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五册目錄

哲學類

易類哲學

周易集解十七卷前附四庫提要 唐 李鼎祚輯解 學津 一
周易口訣義六卷後附四庫提要 唐 史徵撰 岱南 一一六
周易舉正三卷後附四庫提要 唐 郭京撰 范氏 一三八
易說六卷附總論 宋 司馬光撰 聚珍 一四五
蘇氏易傳九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 蘇軾著 學津 一八五
易程傳六卷附易圖 宋 程頤撰 古逸 二三六
吳園周易解九卷附附錄 宋 張根撰 聚珍 二七〇
周易新講義十卷後附四庫提要 宋 龔原撰 佚存 三二五
周易古占法二卷後附四庫提要 宋 程迥撰 范氏 四一四
易原八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 程大昌撰 聚珍 四二六
誠齋易傳二十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 楊萬里撰 經苑 四六〇
易說二卷後附四庫提要 宋 呂祖謙撰 學海 五四〇
東萊呂氏古易一卷後附考、四庫提要 宋 呂祖謙撰 金華 五六八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二卷 宋 呂祖謙撰 古逸 五七五
易說四卷前附四庫提要、統論 宋 趙善譽撰 守山 五八九
郭氏傳家易說十一卷總論一卷 宋 郭雍撰 聚珍 六〇八
易傳燈四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 徐總幹撰 經苑 六九四
易象意言一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 蔡淵纂 聚珍 七〇七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周易集解

韓康伯撰

周易集解十七卷。唐李鼎祚撰。鼎祚、唐書無傳。始末未詳。惟據序末銜稱。知其官爲祕書省著作郎。據宋楊濟容居士集載資州有鼎祚碑。碑書臺。知爲資州人耳。朱隨樑序稱爲祕閣學士。不知何據也。其時代亦不可考。舊唐書經籍志稱餘開元盡時四部新書。而不載是編。知爲天寶以後人矣。其書所書臨文志作十七卷。晁公武讀書志曰。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無所亡失。豈後人併之耶。經義考引李燾之言。則曰。鼎祚自序止云十卷。無亡失也。朱隨樑序作於嘉靖丁巳。亦云自序稱十卷。與燾說同。今所行毛晉汲古閣本。乃作一十七卷。序中亦稱王氏略例。附於卷末。凡成一十八卷。與諸家所說。截然不同。殊滋疑竇。今考序中稱至如卦爻象象。理盡元亨。註文言。書之不盡。別撰索隱。鉤深極賾。晉韓康伯所存。詳之明矣。云云。則集解本十卷。附略例一卷。爲十一卷。尚別有索隱六卷。共成十七卷。唐志所載。蓋併索隱略例數之。實非舛誤。至宋而索隱散佚。刊本又削去略例。僅存集解十卷。故與唐志不符。至毛氏刊本。始析十卷爲十七卷。以合唐志之文。又改序中一十卷爲一十八卷。以合附錄略例一卷之數。故又與朱隨樑序不符。蓋自宋以來。均未究序中別撰索隱一語。故疑者紛疑。改者誤改。卽辨其本止十卷者。亦不能解唐志稱十七卷之故。致意說意謂耳。今詳爲考正。以祛將來之疑。至十卷之本。今既未見。則姑仍以毛本著錄。蓋帙分合。無關宏旨。固不必一一

追改也。其書仍用王弼本。惟以序卦傳散綴六十四卦之首。蓋用毛詩分冠小序之例。所採凡子夏、孟喜、焦贛、京房、馬融、荀爽、鄭元、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弼、姚信、王廙、張璠、向秀、王凱沖、侯果、蜀才、翟元、韓康伯、劉瓛、何妥、崔憬、沈驥士、盧氏、（案盧氏周易計簡 未詳其名。）崔覬、伏曼容、孔穎達、（案以上三家。朱彝尊 經義考所補。）等三十五家之說。自序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蓋王學既盛。漢易遂亡。千百年後學者得考見數卦之本旨者。惟賴此書之存耳。是編可寶之古義也。

周易集解序

韓康伯

夫易。元氣氤氳。三才成象。神功浹洽。八索成形。在天則日月運行。潤之以風雨。在地則山澤通氣。鼓之以雷霆。至若近取諸身。四支百體。合其度。遠取諸物。森羅萬象。備其工。陰陽不測之謂神。一陰一陽之謂道。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仁者見之以爲仁。知者見之以爲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矣。斯乃顯諸仁而藏諸用。神无方而易無體。巍巍蕩蕩。難可名焉。逮乎天尊地卑。君臣位列。五運相繼。父子道彰。震雷索而男女分。咸恆設而夫婦睦。人倫之義既聞。家國之教斯興。故繫辭云。古者庖犧氏王天下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人不倦。神其化。使人宜之。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蓋取諸隨。古者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結繩爲政。後代易之書契。百官以理。萬人以察。蓋取諸夬。故聖人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觸類而長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天下之能事畢矣。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存乎卦。爻。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故曰。乾。夕惕若厲。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也。至於損以遠害。獄以先之。定其交而

後求安其身而後動，履和而至，誰能無心，能研諸慮，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善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乎蓍龜，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將有為也，問之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邇幽深，遂知來物，故能彰理盡性，利用安身，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自然虛室生白，吉祥至止，坐忘遺照，精義入神，口辭焉不能言，心思焉不能知，微妙元通，深不可識，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斯之謂矣，原夫權輿三教，鈐鍵九流，實開國永家，惟身之正術也，自卜商入室，親授微言，傳注百家，緜歷千古，雖競有穿鑿，猶水洄淵深，唯上鄭相公，頗行于代，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得人事，且易之為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致使後學之徒，紛然淆亂，各惟局見，莫辨源流，天象遠而難尋，人事近而易習，則折楊黃華，嘘然而笑，方以類聚，其在茲乎，臣少學元風，游心墳籍，歷觀炎漢，迄今百唐，採摭賢之遺言，議三聖之幽賾，集漢翻、荀爽三十餘家，刊補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各列名義，共契元宗，先儒有所未詳，然後輒加添削，每章章句，僉例發揮，俾童蒙之流，一覽而悟，達觀之士，得意忘言，當仁既不讓於師，論道豈慚於前哲，至如卦爻象象，理涉重元，經注文言，書之不盡，別撰索隱，錯綜根動，昔義兩存，詳之明矣，其王氏略例，得失相參，采蒔采菲，無以下體，仍附經末，式廣未聞，凡成一十卷，以貽同好，冀將來君子，無所疑焉，謹書省著作郎臣李鼎祚序。

道，不致偏滯，而自漢迄唐三十家之言，亦不至堙滅弗聞也，鼎祚，資州人，仕唐，為秘閣學士，以經學稱于時，嘗進平戎論，預察戎人叛亡日時，無毫髮爽，象數精深蓋如此，及閱唐列傳與蜀志，俱不見其人，豈遺之耶，抑別有所載耶，因附著論於此，以俟博雅者攷焉。

嘉熙丁巳冬十二月望日

周易集解序

後學汴上朱睦㮮撰

予觀唐藝文志稱李鼎祚集註周易十七卷，據鼎祚自序云十卷，而首尾俱全，初無亡失，不知唐史何所據而云十七卷也，崇文總目及邯鄲圖書志，亦稱七篇，逸，蓋承唐史之誤耳，鼎祚解經，多避唐諱，又取序卦經于各卦之首，所引有子夏、孟喜、焦貢、京房、馬融、荀爽、鄭元、劉表、何妥、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弼、王廙、張璠、向秀、王凱沖、侯果、蜀才、翟元、韓康伯、劉巢、何妥、崔憬、沈驥士、盧士、崔覬、伏曼容、孔穎達、凡三十二家，又引九家易、乾鑿度、諸說，義有不詳，鼎祚乃加增削，予嘗綜其義例，蓋宗鄭學者也，自商瞿之後，註易者百家，而鄭氏元、王氏弼，為其羅，鄭之學主象數，王之學主名理，漢晉以來，二氏學並立，至劉宋初，顏延之為祭酒，黜鄭崇王，時陸澄、王儉等，皆以為不可，自是河汾諸儒，多主于鄭，江左及青齊，多主于王，唐興，孔穎達受詔撰定五經正義，于易獨取王傳，而鄭學遂廢，先代專門之業，亦復不傳，可勝歎哉，夫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世之言理義之學者，以其辭耳，象變卦占，其可闕乎，昔與委札之魯觀樂，見易象，喜曰，周禮盡在魯矣，是故象者易之原也，象成而後有辭，辭著而後有變，變見而後有占，若乃顯尚文辭，不復推原大傳，天人之道，歧而為二可乎，康成去古未遠，其所纂述，必有所本，鼎祚恐其失墜，以廣異說，均之為神有于易者也，是編剞劂自宋季，人間罕有存者，頃歲予得之李中麓氏，復用梓校以傳，欲使聖人之

周易集解卷第一

唐　資州李鼎祚輯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案說卦，乾、健也，言天之體以健為用，運行不息，應化无窮，故聖人則之，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故名乾，不名天也，○子夏傳曰，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言乾稟純陽之性，故能首出庶物，各得元始、開通、和諧、貞固，不失其宜，是以君子法乾而行四德，故曰元亨利貞矣。

初九，潛龍勿用。

崔憬曰，九者、老陽之數，動之所占，故陽稱焉，潛、隱也，龍、下隱地，潛德不彰，是以君子韜光待時，至成其行，故曰勿用，○子夏傳曰，龍、所以象陽也，○馬融曰，物莫大於龍，故借龍以喻天之陽氣也，初九、建子之月，陽氣始動於黃泉，既未萌牙，猶是潛伏，故曰潛龍也，○沈驥士曰，稱龍者，二象也，天地之氣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龍之為物，能飛能潛，故借龍比君子之德也，初九既尚潛伏，故言勿用，○干寶曰，位始，故稱初，陽重，故稱九，陽在初九，十一月之時，自復來也，初九、甲子天正之位，而乾元所始也，陽處三泉之下，聖德在愚俗之中，此文王在羑里之爻也，雖有聖明之德，未被時用，故曰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王弼曰、出潛離躍、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雖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則不彰、三則乾乾、四則或躍、上則過亢、利見大人、唯二五焉、○鄭元曰、二於三才爲地道、地上卽田、故稱田也、○干寶曰、陽在九二、十二月之時、自臨來也、二爲地上、田在地之表、而有人功者也、陽氣將施、聖人將興、此文王免於羑里之日也、故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鄭玄曰、三於三才爲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虞翻曰、謂陽息至三、二變成離、離爲日、坤爲夕、○荀爽曰、以喻君、謂三居下體之終、而爲之君、承乾行乾、故曰乾乾、夕惕、以喻臣、謂三臣於五、則疾惕柔順、危去惕行、故曰无咎、○干寶曰、爻以氣表、繇以體興、嫌其不關人事、故落君子焉、陽在九三、正月之時、自泰來也、陽氣始出地上、而接動物、人爲靈、故以人事成天地之功者、在於此爻焉、故君子以之憂深思遠、朝夕匪懈、仰憂高會之不序、俯懼義和之不逮、反覆天道、謀始反終、故曰終日乾乾、此蓋文王反國大業其政之日也、凡无咎者、憂中之喜、善補過者也、文惧早輝、文明之德、以蒙大難、增脩柔順、以懷多福、故曰无咎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崔憬曰、言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於時、猶龍自試潛天、疑而處淵、上下進退、非邪離羣、故无咎、○干寶曰、陽在九四、二月之時、自大壯來也、四處中也、離者蓍紀之言、既不安於地、而未能飛於天也、四以初爲人之應、通權道、則違經常之教、故聖人不得已而爲之、故其辭疑矣、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鄭元曰、五於三才爲天道、天者、清明无形、而龍在焉、飛之象也、○虞翻曰、謂四已變、則五體離、離爲飛、五在天、故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也、謂若庖犧觀象於天、造作八卦、備物致用、以利天下、故曰、飛龍在天、天下之所利見也、○干寶曰、陽在九五、三月之時、自夬來也、五在天位、故曰飛龍、此武王克紂正位之爻也、聖功既就、萬物既覩、故曰利見大人矣、

上九、亢龍有悔、

王肅曰、窮高曰亢、知進忘退、故悔也、○干寶曰、陽在上九、四月之時也、亢、過也、乾體既備、上位既終、天之鼓物、寒暑相報、聖人治世、威德相濟、武功既成、義在止戈、登而不反、必陷於悔、　案、以人事明之、若禁放於南巢、湯有慚德、斯類是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劉瓛曰、總六爻純九之義、故曰用九也、○王弼曰、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見羣龍之義焉、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爲不正、則侵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矣、

象曰、

劉瓛曰、象者、斷也、斷一卦之才也、

大哉乾元、

九家易曰、陽稱大、六爻純陽、故曰大、乾者純陽、乘卦所生、天之象也、觀乾之始、以知天德、惟天爲大、惟乾則之、故曰大哉、元者、氣之始也、

萬物資始、

荀爽曰、謂分爲六十四卦、萬一千五百二十策、皆受始於乾也、册取始於乾、猶萬物之生稟於天、

乃統天、

九家易曰、乾之爲德、乃統繼天道、與天合化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虞翻曰、已成既濟、上坎爲雲、下坎爲雨、故雲行雨施、乾以雲雨、流坤之形、萬物化成、故曰品物流形也、

大明終始、

荀爽曰、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於離、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也、

六位時成、

荀爽曰、六爻隨時而成乾、

時乘六龍以御天、

侯果曰、大明、日也、六位、天地四時也、六爻效彼而作也、大明以晝夜爲終始、六位以相揚爲時成、言乾乘六氣而陶冶變化、運四時而統御天地、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故乾鑿度曰、日月終始萬物、是其義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劉瓛曰、陽氣爲萬物之所始、故曰首出庶物、立君而天下皆寧、故曰萬國咸寧也、

象曰、

案象者、像也、取其法象卦爻之德、

天行健、

何妥曰、天體不健、能行之德健也、而如地體不順、承弱之勢順也、晝夜不懈、以健詳其名、餘卦皆名不假於詳矣、

君子以自強不息、

虞翻曰、君子、謂三、乾凶、故強、天一日一夜過周一度、故自強不息、老子曰、自勝者強、○干寶曰、言君子通之於賢也、凡勉強以德、不必須在位也、故堯舜一日萬機、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終夜不寢、顏子欲罷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捨力、故曰自強不息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荀爽曰。氣微位卑。雖有聖德。潛藏在下。故曰勿用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荀爽曰。見者、見居其位。田、謂坤也。二當升坤五。故曰見龍在田。大人、謂天子。見據尊位。臨長萬民。德施於下。故曰德施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虞翻曰。至三體復。故反復道。謂否泰反其類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荀爽曰。乾者、君卦。四者、陰位。故上躍居五者。欲下居坤初。求陽之正。地下稱淵也。陽道樂進。故曰進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荀爽曰。飛者、喻无所拘。天者、首事造制。大人造法。見居天位。聖人作而萬物覩。是其義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九家易曰。陽當居五。今乃居上。故曰盈也。亢極失位。當下之坤三。故曰盈不可久。若太上皇者也。下之坤三。屈爲藩侯。故曰悔者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宋衷曰。用九、六位皆九。故曰見羣龍。純陽則天德也。萬物之始。莫能先之。不可爲首。見之者因。隨之者吉。故曰无首吉。

文言曰。

劉瓛曰。依文而言其理。故曰文言。○姚信曰。乾坤爲門戶。文說乾坤。六十二卦皆放焉。

元者、善之長也。

九家易曰。乾者、君卦也。六爻皆當爲君。始而大通。君德會合。故元爲善之長也。

亨者、嘉之會也。

九家易曰。通者、謂陽合而爲乾。衆善相繼。故曰嘉之會也。

利者、義之和也。

荀爽曰。陰陽相和。各得其宜。然後利矣。

貞者、事之幹也。

荀爽曰。陰陽正而位當。則可以幹理萬事。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何妥曰。此明聖人則天。合五常也。仁爲木。木主春。故配元爲四德之首。君子體仁。故自長人之義也。

嘉會足以合禮。

何妥曰。禮是交接會通之道。故以配通。五禮有吉凶賓軍嘉。故以嘉合於禮也。

利物足以和義。

何妥曰。利者、成也。君子體此利以利物。足以合於五常之義。

貞固足以幹事。

何妥曰。貞、信也。君子受貞正。可以委任於事。故論語曰。敬事而信。故幹事而配信也。案此釋非也。夫在天成象者。乾元亨利貞也。言天運四時。以生成萬物。生地成形者。仁義禮智信也。言君法五常。以教化於人。元爲善長。故能體仁。仁主春生。東方木也。亨爲嘉會。足以合禮。禮主夏養。南方火也。利爲物宜。足以和義。義主秋成。西方金也。貞爲事幹。以配於智。智主冬藏。北方水也。故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則智之明禮矣。不言信者。信主土。而統屬於君。故中孚云。信及豚魚。是其義也。若首出庶物。而四時不忒者。乾之象也。厚德載物。而五行相生者。土之功也。土居中宮。分王四季。亦由人君无爲皇極。而能有天下。水火金木。非土不載。仁義禮智。非君不弘。信既統屬於君。故先言乾。而後不言信。明矣。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干寶曰。夫純陽、天之精氣。四行、君之懿德。是故乾冠卦首。辭表篇目。明道義之門。在於此矣。猶春秋之備五始也。故夫子留意焉。然則體仁正己。所以化物。觀運知時。所以順天。氣用隨宜。所以利民。守正一業。所以定俗也。遭亂則敗禮。其教淫。逆則拂時。其功否。錯則妨用。其事廢。忘則失正。其官敗。四德者。文王所由興。四愆者。商紂所由亡。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

何妥曰。夫子假設疑問也。後五爻皆放此也。

子曰。龍德而隱者也。

何妥曰。此直著言聖人有隱顯之龍德。今居初九潛下之地。隱而不見。故云勿用矣。

不易世。

崔憬曰。言據當潛之時。不易乎世而行者。龍之德也。

不成名。廣以後本。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鄭元曰。當隱之時。以從世俗。不自殊異。无所成名也。

遯世无悶。

崔憬曰。道辯不行。達理无悶也。

不見是而无悶。

崔憬曰。世人雖不已是。而已知不違道。故无悶。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虞翻曰。陰出初震。爲樂爲行。故樂則行之。坤死稱憂。隱在坤中。遯世无悶。故憂則違之也。

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虞翻曰、確、剛貌也。乾剛潛初、坤亂於上、君子弗用、隱在下位、確乎難拔、潛龍之志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

虞翻曰、中下之中、二非陽位、故明言能正中也。

庸言之信。

荀爽曰、處和應坤、故曰信。

庸行之謹。

九家易曰、以陽居陰位、故曰謹也、庸、常也、謂言常以信、行常以謹矣。

閑邪存其誠。

宋衷曰、閑、防也、防其邪而存誠焉、二在非其位、故以閑邪言之、能處中和、故以存誠言之。

善世而不伐。

九家易曰、陽升居五、處中居上、始以美德利天下、不言所利、即是不伐、故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此之謂也。

德博而化。

荀爽曰、處五據坤、故德博、率陰順從、故物化也。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虞翻曰、陽始觸陰、當升五爲君、時舍於二、宜利天下、直方而大、無不利、明言君德、地數始二、故稱易曰。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

虞翻曰、乾爲德、坤爲業、以乾通坤、謂爲進德修業、○宋衷曰、業、事也、三爲三公、君子處公位、所以進德修業也。

忠信、所以進德也。

崔憬曰、忠於五、所以修德也、○崔憬曰、推忠於人、以信待物、故其德日新也。

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荀爽曰、修辭、謂終日乾乾、立誠、謂夕惕若厲、居業、謂居三也、○崔元曰、居三修其教令、立其誠信、民敬而從之。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

崔元曰、知五可至而至之、故可與行幾微之事也。

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姚信曰、知終者可以知始終、終謂三也、義者、宜也、知存知亡、君子之宜矣、○崔憬曰、君子、喻文王也、言

文王進德修業、所以貽厥武王、至於九五、至於九五、可與進修德合、故言知至至之、可與言微也、知天下歸周、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終於臣道、終於臣道、可與進修業合、故言知終終之、可與存義、是故居上位而不驕。

虞翻曰、天道三才、一乾而以至三乾成、故爲上、夕惕若厲、故不驕也。

在下位而不憂。

虞翻曰、下位、謂初、隱於初、憂則進之、故不憂。

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王弼曰、惕、憂也、處事之極、失時則廢、懈怠則墮、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

荀爽曰、乾者、君卦、四者、臣位也、故欲上躍、居五下者、當下居坤初、得陽正位、故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

進退无恆、非離羣也。

荀爽曰、進、謂居五、退、謂居初、故進退无恆、非離羣也。

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崔憬曰、至公欲及時濟人、故无咎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

虞翻曰、謂震巽也、庖犧觀變而放八卦、雷風相薄、故相應也、○張璠曰、天者、陽也、君者、陽也、雷風者、天之聲、號令者、君之聲、明君與天地相應、合德同化、動靜不違也。

同氣相求。

虞翻曰、謂艮兌山澤通氣、故相求也、○崔憬曰、方諸與月、同有陰氣、相感則水生、陽燧與日、同有陽氣、相感則火出也。

水流濕、

荀爽曰、陽動之坤而爲坎、坤者純陰、故曰濕也。

火就燥、

荀爽曰、陰動之乾而成離、乾者純陽、故曰燥也、○虞翻曰、離上而坎下、水火不相射、○崔憬曰、決水先流濕、口火先就燥。

雲從龍、

荀爽曰、龍、喻王者、謂乾二之坤五、爲坎也、○虞翻曰、乾爲龍、雲生天、故從龍也。

風從虎、

荀爽曰、虎、喻國君、謂坤五之乾二、爲離、而從三也、三者、下體之君、故以喻國君、○虞翻曰、坤爲虎、風生地、故從虎也。

聖人作而萬物覩。

虞翻曰。覩、見也。聖人、則庖犧。合德乾五。造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五動成離。日出照物。皆相見。故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也。○陸績曰。陽氣至五。萬物茂盛。故譬以聖人在天子之位。功成制作。萬物咸見之矣。

本乎天者親上。

荀爽曰。謂乾九二。本出於乾。故曰本乎天。而居坤五。故曰親上。

本乎地者親下。

荀爽曰。謂坤六五。本出於坤。故曰本乎地。降居乾二。故曰親下也。○翟愼曰。謂動物親於天之動。植物親於地之靜。則各從其類也。

虞翻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觸類而長。故各從其類。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

荀爽曰。在上。故貴。失位。故无位。

高而无民。

何妥曰。既不處九五帝王之位。故无民也。夫卑土之猶莫非王臣。既非王位。則民不隸屬也。

賢人在下位。

荀爽曰。謂上應三。三陽德正。故曰賢人。別體在下。故曰在下位。

而无輔。

荀爽曰。兩陽无應。故无輔。

是以動而有悔也。

荀爽曰。升極當降。故有悔。

潛龍勿用。下也。

何妥曰。此第二章。以人事明之。當帝舜耕漁之日。卑賤處下。未爲時用。故云下。

見龍在田。時舍也。

何妥曰。此當九月。陽氣大衰。向將極盡。故云偕極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何妥曰。此當三月。陽氣浸長。萬物將盛。與天之運俱行不息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何妥曰。此當五月。微陰初起。陽將改變。故云乃革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何妥曰。此當七月。萬物盛長。天功大成。故云天德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何妥曰。此當九月。陽氣大衰。向將極盡。故云偕極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何妥曰。陽消。天氣之常。天象法則。自然可見。　案王弼曰。此一章全說天氣以明之也。九、剛直之物。唯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乾體能用之。用純剛以觀天。天則可見矣。

虞翻曰。乾始開通。以陽通陰。故始通。

利貞者。性情也。

何妥曰。此當堯舜禪授之日。以聖德而居高位。在上而治民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案此當桀紂失位之時。亢極驕奢。故致悔恨窮蹙之災禍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案此當三皇五帝禪讓之時。垂拱无爲。而天下治矣。○王弼曰。此一章全以人事明之也。九、陽也。陽、剛直之物也。夫能全用剛直。放遠善柔。非天下之至治。未之能也。故乾元用九。則天下治也。夫盛衰之動。則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龍之爲德。不爲妄也。潛而勿用。何乎。必隱處於下也。見而在田。必以時之通舍也。以爻爲人。以位爲時。人不妄動。則時皆可知也。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何妥曰。此第三章。以天道明之。當十一月。陽氣雖動。猶在地中。故曰潛龍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案陽氣上達於地。故曰見龍在田。百草萌芽甲坼。故曰文明。○孔穎達曰。先儒以爲九二當太蔟之月。陽氣見地。則九三爲建辰之月。九四爲建午之月。九五爲建申之月。上九爲建戌之月。羣陰既盛。上九不得言與時偕極。先儒此說。於理稍乖。此乾之陽氣漸生。似聖人漸進。宜據十一月之後。建巳之月已來。此九二爻當建丑建寅之間。於時地之萌芽物有生者。即是陽氣發見之義也。但陰陽二氣。共成歲功。故陰興之時。仍有陽在。陽生之月。尚有陰氣。所以六律六呂。陰陽相關。取象論義。與此不殊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何妥曰。此當三月。陽氣浸長。萬物將盛。與天之運俱行不息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何妥曰。此當五月。微陰初起。陽將改變。故云乃革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何妥曰。此當七月。萬物盛長。天功大成。故云天德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何妥曰。此當九月。陽氣大衰。向將極盡。故云偕極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何妥曰。陽消。天氣之常。天象法則。自然可見。　案王弼曰。此一章全說天氣以明之也。九、剛直之物。唯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乾體能用之。用純剛以觀天。天則可見矣。

虞翻曰。乾始開通。以陽通陰。故始通。

利貞者。性情也。

干寶曰。以施化利萬物之性。以純一正萬物之情。○王弼曰。不爲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正者。必性情也。

乾始而以美利利天下。今本而爲能。古文通。

虞翻曰。美利。謂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故利天下也。

不言所利大矣哉。

虞翻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故利者大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崔覯曰。不雜曰純。不變曰粹。言乾是純粹之精。故有剛健中正之四德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陸績曰。乾六爻發揮變動。旁通於坤。坤來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故曰旁通情也。

時乘六龍。

九家易曰。謂時之元氣。以王而行。履涉乘爻。是乘六龍也。

以御天也。

荀爽曰。御者、行也。陽升陰降。天道行也。

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荀爽曰乾升於坤、曰雲行。坤降於乾、曰雨施。乾坤二卦。成兩既濟。陰陽和均。而得其正。故曰天下平。

君子以成德爲行。

干寶曰。君子之行。動靜可觀。逍遥可度。動以成德。无所苟行也。

日可見之行也。

虞翻曰。謂初乾稱君子。陽出成爲上德。雲行雨施則成離。日新之謂上德。故日可見之行。

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荀爽曰。隱而未見。謂居初也。行而未成。謂行之坤四。陽居陰位。未成爲君。乾者、君卦也。不成爲君。故不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

虞翻曰。謂二陽在二。兌爲口。震爲言。爲講論。坤爲文。故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兌象。君子以朋友講習。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虞翻曰。震爲寬。仁爲行。謂居寬行仁。德博而化也。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虞翻曰。重言君德者。大人濟世不伐。信有君德。後天而奉天時。故詳言之。

九三。飛龍而不中。

虞翻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也。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

何妥曰。上不及五。故云不在天。下已過二。故云不在田。處此之時。實爲危厄也。

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何妥曰。處危懼之地。而能乾乾懷厲。至夕猶惕。乃得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

案。三居下卦之上。四處上卦之下。俱非得中。故曰重剛而不中也。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

侯果曰。案下繫。易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兼三才而兩之。謂兩爻爲一才也。初兼二地也。三兼四人也。五兼六天也。四是兼才。非正。故言不在人也。

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虞翻曰。非其位。故疑之也。

夫大人者。

乾鑿度曰。聖明德備曰大人也。

與天地合其德。

荀爽曰。與天合德。謂居五也。與地合德。謂居二也。案。謂撫育无私。同天地之覆載也。

與日月合其明。

荀爽曰。謂坤五之乾二。成離。離爲日。乾二之坤五。爲坎。坎爲月。案。威恩還被。若日月之照臨也。

與四時合其序。

翟元曰。乾坤有消息。從四時來也。又案。賞罰嚴明。順四時之序也。

與鬼神合其吉凶。

虞翻曰。謂乾神合吉。坤鬼合凶。以乾之坤。故與鬼神合其吉凶。案。禍淫福善。叶鬼神之吉凶矣。

先天而天弗違。

虞翻曰。乾爲天。爲先。大人在乾五。乾五之坤五。天象在先。故先天而天弗違。○崔憬曰。行人事。合天心也。

後天而奉天時。

虞翻曰。奉、承行。乾四之坤。初成震。震爲後也。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四時象具。故後天而奉天時。謂承天時行順也。○崔憬曰。奉天時布政。聖政也。

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荀爽曰。人、謂三。

況於鬼神乎。

荀爽曰。神、謂天。鬼、謂地也。　案。大人惟德動天。无遠不屆。鬼神饗德。夷狄來賓。人神叶從。猶風脫草。豈有逆忤哉。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

荀爽曰。陽位在五。今乃居上。故曰知進而不知退也。

知存而不知亡。

荀爽曰。在上當陰。今反爲陽。故曰知存而不知亡也。

知得而不知喪。

荀爽曰。得、謂陽。喪、謂陰。　又案。此論人君驕盈過亢。必有喪亡。若殷紂招牧野之災。太康遺洛水之怨。卽其類矣。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荀爽曰。進、謂居五。退、謂居二。存、謂五爲陽位。亡、謂上爲陰位也。再稱聖人者。上聖人謂五。下聖人謂二也。　案。此則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言大寶聖君。若能用九天德者。垂拱无爲。豹狗萬物。生而不有。功成不居。百姓日用而不知。豈苟生成之德者也。此則三皇五帝。乃聖乃神。保合太和。而天下自治矣。今夫子文言再稱聖人者。歎美用九之君。能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故得大明終始。萬國咸寧。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斯卽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是其義也。○崔憬曰。謂失其正者。若燕噲讓位於子之之類是也。○案。三王五伯。揖讓風頹。亨恃干戈。滅相征伐。失正忘退。其徒實繁。略舉宏綱。斷可知矣。

周易集解卷第二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干寶曰。陰氣之始。婦德之常。故稱元。與乾合德。故稱亨。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若馬。故乾以龍繇。坤以馬象也。坤、陰類。故稱利牝馬之貞矣。○虞翻曰。謂陰極陽生。乾流坤形。坤含光大。疑乾之元。終於坤亥。出乾初子。品物成亨。故元亨也。坤爲牝。震爲馬。初動得正。故利牝馬之貞矣。

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

盧氏曰。坤、臣道也。妻道也。後而不先。先則迷失道矣。故曰先迷。陰以陽爲主。當後而順之。則利。故曰後得主利。○九家易曰。坤爲牝。爲迷。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崔憬曰。妻道也。西方坤兌。南方巽離。二方皆陰。與坤同類。故曰西南得朋。東方艮震。北方乾坎。二方皆陽。與坤非類。故曰東北喪朋。以喻在室得朋。猶迷於失道。出嫁喪朋。乃順而得常。安於承天之正。故言安貞吉也。

象曰。至哉坤元。

九家易曰。謂乾氣至坤。萬物資受而以生也。坤者純陰。配乾生物。亦善之始。地之象也。故又歎言至美。

萬物資生。

荀爽曰。謂萬一千五百二十策。皆受始於乾。由坤而生也。策生於坤。猶萬物成形。出乎地也。

乃順承天。

劉獻曰。萬物資生於地。故地承天而生也。

坤厚載物。

蜀才曰。坤以廣厚之德。載含萬物。無有窮竟也。

德合无疆。

蜀才曰。天有无疆之德。而坤合之。故云德合无疆也。

含宏光大。

荀爽曰。乾二居坤五、爲含。坤五居乾二、爲宏。坤初居乾四、爲光。乾四居坤初、爲大也。

品物咸亨。

荀爽曰。天地交。萬物生。故咸亨。○崔憬曰。含育萬物爲宏。光華萬物爲大。動植各遂其性。故言品物咸亨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

侯果曰。地之所以含宏物者。以其順而承天也。馬之所以行地遠者。以其柔而伏人也。而又牝馬。順之至也。臣子當至順。故作易者取象焉。

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九家易曰。謂坤爻本在柔順陰位。則利正之。乾則陽爻來據之。故曰君子攸行。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何妥曰。陰道惡先。故先致迷失。後順於主。則保其常慶也。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

虞翻曰。謂陽得其類。月朔至巽。從巽至乾。與時偕行。故乃與類行。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虞翻曰。陽喪滅坤。坤終復生。謂月三日震象出庚。故乃終有慶。此指說易道陰陽消息之大要也。謂陽月三日變而成震。出庚。至月八日成兌。見丁。庚西丁南。故西南得朋。謂二陽爲朋。故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之。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象曰。乃與類行。二十九日。消乙入坤。滅藏於癸。乙東癸北。故東北喪朋。謂之以坤滅乾。坤爲喪故也。馬君云。孟秋之月。陰氣始著。而坤之位。同類相得。故西南得朋。孟春之月。陽氣始著。陰始從陽。失其黨類。故東北喪朋。失之甚矣。而荀君以爲陰起於午。至申三陰。得坤一體。故曰西南得朋。陽起於子。至寅三陽。喪坤一體。故曰東北喪朋。就如荀說。從午至申。經當言南西得朋。子至寅。當言北東喪朋。以乾變坤。而言喪朋。經以乾卦爲喪耶。此何異於馬也。

安貞之吉。

虞翻曰。坤道至靜。故安。復初得正。故貞吉。

應地无疆。

虞翻曰。震爲應。陽正於初。以承坤陰。地道應。故應地無疆。

象曰。地勢坤。

王弼曰。地形不順矣。○宋衷曰。地有上下九等之差。故以形勢言其性也。

君子以厚德載物。

虞翻曰。勢、力也。君子謂乾陽。爲德動。在坤下。君子之德車。故厚德載物。老子曰。勝人者有力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干寶曰。重陰。故稱六。剛柔相推。故生變。古變。故有爻。繫曰。爻者。言乎變者也。故易繫辭皆稱九六也。陽數奇。陰數偶。是以乾用一也。坤用二也。陰氣在初。五月之時。自姤來也。陰氣始動乎三泉之下。言陰氣動矣。則必至於履霜。履霜則必至於堅冰。言有漸也。藏器于身。貴其俟時。故陽在潛龍。戒以勿用。防禍之原。欲其先幾。故陰在三泉。而顯以履霜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九家易曰。霜者、乾之命也。堅冰者、陰功成也。謂坤初六之乾四。履乾命令而成堅冰也。此卦本乾。陰始消。陽起于此爻。故履霜也。馴、猶順也。言陽順陰之性。成堅冰矣。初六始姤。姤爲五月。盛夏而言堅冰。五月陰氣始生地中。言始于微霜。終至堅冰。以明漸順至也。

六二。直方大。

荀爽曰。大者、陽也。二應五。五下動之。則應陽出。直布陽于四方。

不習无不利。

荀爽曰。物唱乃和。不敢先有所習。陽之所唱。從而和之。无不利也。干寶曰。陰氣在二。六月之時。自遯來也。陰出地上。佐陽成物。臣道也。妻道也。臣之事君。妻之事夫。義成者也。臣貴其直。義尚其方。地體其大。故曰直方大。士該九德。然後可以從王事。女躬四教。然後可以配君子。道成於我。而用之於彼。不方以仕學爲政。不方以嫁學爲婦。故曰不習无不利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九家易曰。謂陽下動應之。則直而行布陽氣於四方也。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干寶曰。女德光於夫。士德光於國也。

六三。含章可貞。

虞翻曰。貞、正也。以陰包陽。故含章。三失位。變得正。故可貞也。

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虞翻曰。謂三已發成泰。乾爲王。坤爲事。震爲從。故或從王事。地道无成而有終。故无成有終。○干寶曰。陰氣在三。七月之時。自否來也。陽降在四。三公位也。陰升在三。三公事也。上失其權。位在諸侯。坤體既具。陰蒸成氣。君弱臣強。戒在二國。唯文德之臣。然後可以遭之。運而不失其柔順之正。坤爲文。坤象既成。故曰含章可貞。此蓋平襄之王垂拱以賴晉鄭之輔也。苟利社稷。專之則可。故曰或從王事。遷都誅親。疑於專命。故亦或之。失後順之節。故曰无成。終於濟國安民。故曰有終。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

崔憬曰。陽命則發。非時則含也。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干寶曰。位彌高。德彌廣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虞翻曰。括、結也。謂泰反成否。坤爲囊。艮爲手。巽爲繩。故括囊。在外多爭也。得位承五。繫于包桑。故无咎。陰在二多譽。而遠在四。故无譽。○干寶曰。陰氣在四。八月之時。自觀來也。天地將閉。賢人必隱。慎智爲容。以觀時變。此蓋諸戚、蘧瑗、與時卷舒之爻也。不艱其身。則无咎。功業不建。故无譽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虞氏曰。慎言則无咎也。

六五。黃裳元吉。

干寶曰。陰氣在五。九月之時。自剝來也。剝者。反常道也。黃、中之色。裳、下之飾。元、善之長也。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陰登於五。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百官總已。專斷萬機。雖情體信順。而貌近僭疑。周公其猶病諸。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明。无尤於四海也。故曰黃裳元吉也。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王肅曰。坤爲文。五在中。故曰文在中也。○干寶曰。當總已之任。處疑僭之間。而能終元吉之福者。由文德在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

荀爽曰。消息之位。坤在於亥。下有伏乾。爲其兼于陽。故稱龍也。

其血玄黃。

九家易曰。寶本坤體。未離其類。故稱血焉。血以喻陰也。玄黃、天地之雜。言乾坤合居也。○侯果曰。坤、十月卦也。乾位西北。又當十月。陰窮於亥。窮陰薄陽。所以戰也。故繫卦云。戰乎乾。是也。六稱龍者。陰盛似龍。故稱龍也。○干寶曰。陰在上六。十月之時也。爻終於酉。而卦成於乾。乾體純剛。不堪陰盛。故曰龍戰。

戌亥、乾之都也。故稱龍焉。陰德過度。以逼乾戰。郭外曰郊。郊外曰野。坤位未申之維。而氣接酉戌之間。故曰于野。未離陰類。故曰血。陰陽色雜。故曰玄黃。言陰陽雖則異氣。合則同功。君臣夫妻。其義一也。故文王之忠於殷。抑參二之強。以事獨夫之紂。蓋欲彌縫其闕。而民救其惡。以所殷命。以濟生民也。君道不悛。天命殛之。是以至於武王。遂有牧野之事。是其義也。

長驅戰于野。其道窮也。

象曰。龍戰于野。天道窮至於陰陽和薄也。君德窮。至於攻戰受誅也。柔順窮。至於用權變矣。

干寶曰。陰體其順。臣守其柔。所以秉義之和。履貞之幹。唯有推變。終歸於正。是周公始於負扆南面。以先王道。卒於復子明辟。以終臣節。故曰利永貞也。

用六、利永貞。以大終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侯果曰。用六、妻道也。臣道也。利在長正矣。不長正。則不能大終陽事也。

文言曰。何妥曰。坤文言唯一章者。以一心柔順於主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

荀爽曰。純陰至順。故柔也。

九家易曰。坤一變而成震。陰動生陽。故動也剛。

至靜而德方。

荀爽曰。坤性至靜。得陽而動。布於四方也。

後得主而有常。

虞翻曰。坤陰。先迷後順。得常。陽出初震。爲主。爲常也。

含萬物而化光。

干寶曰。光、大也。謂坤含藏萬物。順承天施。然後化光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荀爽曰。承天之施。因四時而行之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虞翻曰。謂初。乾爲積。善。以坤牝。陽滅出復。震爲餘慶。謂東北喪朋。乃終有慶也。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虞翻曰。坤積不善。以臣弒君。以乾通坤。極姤生巽。爲餘殃也。　案。聖人設教。理貴隨宜。故夫子先論人事。則不語怪力亂神。絕四毋必。今於易象。闡揚天道。故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者。以明陽生陰殺。天道必然。即國脩身。積善爲本。故於坤爻初六。陰始生時。著此微言。永爲深誡。欲使防萌杜漸。災害不生。開國承家。君臣同德者也。故繫辭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是其義也。

臣弒其君。子弒其父。

虞翻曰。坤消至二。且子弒父。至三成否。坤臣弒君。上下不交。天下無邦。故子弒父臣弒君也。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虞翻曰。剛爻爲朝。柔爻爲夕。乾爲寒。坤爲暑。相推而成歲焉。故非一朝一夕。所由來漸矣。

由辯之不早辯也。

孔穎達曰。臣子所以久包禍心。由君父不早辯明故也。此文誡君父防臣子之惡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荀爽曰。霜者、乾之命令。坤下有伏乾。履霜堅冰。蓋言順也。乾氣加之。性而堅。象臣順君命而成之。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

虞翻曰。謂二。陽稱直。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故直其正。方。謂闢。陰闔爲方。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故方其義也。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虞翻曰。陽息在二。故敬以直內。坤位在外。故義以方外。謂陽見癸丁。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故德不孤。孔子曰。必有鄰也。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荀爽曰。直方大。乾之唱也。不習无不利。坤之和也。陽唱陰和。而无所不利。故不疑其所行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

荀爽曰。六三陽位。下有伏陽。坤、陰卦也。雖有伏陽。含藏不顯。以從王事。要待乾命。不敢自成也。

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

翟元曰。坤有此三者也。

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宋衷曰。臣子雖有才美。含藏以從其上。不敢有所成名也。地得終天。功臣得終君事。婦得終夫業。故曰而代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

虞翻曰。謂陽息坤成泰。天地反。以乾變坤。坤化升乾。萬物出震。故天地變化。草木蕃矣。

天地閉。賢人隱。

虞翻曰。謂四。泰反成否。乾稱賢人。隱藏坤中。以儉德避難。不榮以祿。故賢人隱矣。

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荀爽曰。六四陰位。迫近於五。雖有成德。當括而囊之。謹慎且敬也。○孔穎達曰。括、結也。囊、所以貯物。只當心藏智也。閉其智而不用。故曰括囊。不與物忤。故无咎。功名不顯。故无譽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

虞翻曰。謂五。坤息體觀。地色黃。坤爲理。以乾通坤。故稱通理。五正陽位。故曰正位。且爲居體。謂四支也。

且爲兩肱。股爲兩股。故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

虞翻曰。陽稱美。在五中。四支。謂股肱。

發於事業。

九家易曰。天地交而萬物生也。謂陽德潛藏。變則發見。若五動爲比。乃事業之盛。

美之至也。

侯果曰。六五以中和通理之德。居體於正位。故能美充於中。而旁暢於萬物。形於事業。无不得宜。是美之至也。

陰疑於陽。必戰。

孟喜曰。陰乃上薄。疑似于陽。必與陽戰也。

爲其嫌于陽也。故稱龍焉。

九家易曰。陰陽合居。故曰嫌。陽。謂上六。坤行至亥。下有伏乾。陽者變化。以喻龍焉。

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

荀爽曰。實本坤卦。故曰未離其類也。血以喻陰順陽也。○崔憬曰。乾坤交會。乾爲大赤。伏陰柔之。故稱血焉。

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

荀爽曰。消息之卦。坤位在亥。下有伏乾。陰陽相和。故言天地之雜也。

天元而地黃。

王凱沖曰。陰陽交戰。故血元黃。○荀爽曰。天者陽。始於東北。故色元也。地者陰。始於西南。故色黃也。

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蓋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萬物之始生也。

崔憬曰。此仲尼序文王次卦之意也。不序乾坤之次者。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天地之次第可知。而萬物之先後宜序也。萬物之始生者。言剛柔始交。故萬物資始於乾。而資生於坤。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

虞翻曰。坎二之初。剛柔交震。故元亨。之初得正。故利貞矣。

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虞翻曰、之外稱往、初震得正、起之欲應、動而失位、故勿用有攸往、震爲侯、初剛難拔、故利以建侯、老子曰、善建者不拔也、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虞翻曰、乾剛坤柔、坎二交初、故始交、確乎難拔、故難生也、○崔憬曰、十二月陽始浸長、而交於陰、故曰剛柔始交、萬物萌芽、生於地中、有寒冰之難、故言難生、於人事、則是運季業初之際也、

動乎險中、大亨貞、

荀爽曰、物難在始生、此本坎卦也、案初六升二、九二降初、是剛柔始交也、交則成震、震爲動也、上有坎、是動乎險中也、動則物通而得正、故曰動乎險中、大亨貞也、

雷雨之動滿形、今本作亂盈、

荀爽曰、雷震雨潤、則萬物滿形而生也、○虞翻曰、震雷坎雨、坤爲形也、謂三已反正、成既濟、坎水流坤、故滿盈、謂雷動雨施、品物流形也、

天造草昧、

荀爽曰、謂陽動在下、造物於冥昧之中也、

宜建侯而不寧、

荀爽曰、天地初開、世尚屯難、震位承乾、故宜建侯、動而過險、故不寧也、○虞翻曰、造、造生也、草、草創物也、坤冥爲昧、故天造草昧、成既濟定、故曰不寧、言寧也、○干寶曰、水運將終、木德將始、殷周際也、百姓盈、匪君子不寧、天下既遭屯險之難、後王宜蕩之以雷雨之政、故封諸侯以寧之也、

象曰、雲雷、屯、

九家易曰、雷雨者、興養萬物、今言屯者、十二月雷伏藏地中、未得動出、雖有雲雨、非時長育、故言屯也、

君子以經綸、今本作論、

荀爽曰、屯、難之代、萬事失正、經者、常也、論者、理也、君子以經論、不失常道也、○姚信曰、經、緯也、時在屯難、是天地經論之日、故君子法之、須經論艱難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虞翻曰、震起長子、動乎險中、故盤桓、得正得民、故利居貞、謂君子居其室、慎密而不出也、

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

荀爽曰、盤桓者、動而退也、謂陽從二動、而退居初、雖盤桓、得其正也、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荀爽曰、陽貴而陰賤、陽從二來、是以貴下賤、所以得民也、

六二、屯如邅如、

荀爽曰、陽動而止、故屯如也、陰乘於陽、故邅如也、

乘馬班如、

虞翻曰、屯、謂盤桓、謂初也、震爲馬作足、二乘初、故乘馬、班、顛也、馬不進、故班如矣、

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虞翻曰、匪、非也、寇、謂五、坎爲寇、盜、應在坎、故匪寇、陰陽德正、故婚媾、字、妊娠也、三失位、變復體屯、屯爲女子、爲大腹、故稱字、今失位爲坤、坤爲象不見、故女子貞不字、坤數十、三動反正、稱女大腹、故十年反常乃字、謂成既濟定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

崔憬曰、下乘初九、故爲之難也、

十年乃字、反常也、

九家易曰、陰出於坤、今還爲坤、故曰反常也、陰出於坤、謂乾再索而得坎、今變成震、中有坤體、故言陰出於坤、今還於坤、謂二從初即逆、應五順也、去逆就順、陰陽道正、乃能長養、故曰十年乃字、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

虞翻曰、即、就也、虞、謂虞人、掌禽獸者、艮爲山、山足稱麓、麓、林也、三變體坎、坎爲藪木、山下、故稱林中、坤爲兇、虎、震爲麋鹿、又爲善走、艮爲狐狼、三變禽走入于林中、故曰即鹿无虞、惟入林中矣、

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虞翻曰、君子、謂陽、已正位、幾、近、舍、置、吝、病也、三應於上、之應歷險、不可以往、動如失位、故不如舍之、往、必吝窮矣、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

案白虎通云、禽者何鳥、獸之總名、爲人所禽制也、即比卦九五爻辭、王用三驅、失前禽、是其義也、

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崔憬曰、君子見動之微、逆知无虞、則不如舍勿往、往則吝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

虞翻曰、乘三也、謂三已變坎、爲馬、故曰乘馬、馬在險中、故班如也、或說乘初、初爲建侯、安得乘之也、

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崔憬曰、屯難之時、勿用攸往、初雖作應、班如不進、既比於五、五來求婚、男求女、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虞翻曰、之外稱往、體離、故明也、

九五、屯其膏、

虞翻曰、坎雨稱膏、詩云、陰雨膏之、是其義也、

小貞吉、大貞凶、

崔憬曰。得屯難之宜。有容澤之惠。謂與四爲婚媾。施雖未光。小貞之道也。故吉。至於遠求嘉偶。以行大正。赴二之應。冒難攸往。因宜且凶。故曰大貞凶也。貞、正也。

象曰。屯非膏施未光也。

虞翻曰。陽陷陰中。故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

虞翻曰。乘五也。坤爲馬。震爲行。艮爲止。馬行而止。故班如也。

泣血漣如。

九家易曰。上六乘陽。故班如也。下二四爻雖亦乘陽。皆更得承五。憂解難除。今上无所復承。憂難不解。故泣血漣如也。體坎爲血。伏離爲目。互艮爲手。掩目流血。泣之象也。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虞翻曰。謂三變時。離爲目。坎爲血。震爲出。血流出目。故泣血漣如。柔乘於剛。故不可長也。

序卦曰。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

崔憬曰。萬物始生之後。漸以長穉。故言物生必蒙。○鄭元曰。蒙、幼小之貌。齊人謂萌爲蒙也。

䷃ 坎下艮上 蒙亨。

虞翻曰。艮三之二亨。謂二震剛柔接。故亨。蒙亨。以通行時中也。○干寶曰。蒙者、離宮陰也。世在四。八月之時。降陽布德。齊麥並生。而息來在寅。故蒙於世爲八月卦也。正月之時。陽氣上達。故屯爲物之始生。蒙爲物之穉也。施之於人。則童蒙也。苟得其運。雖蒙必亨。故曰蒙亨。此蓋以寄成王之遭周公也。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虞翻曰。童蒙、謂五。艮爲童蒙。我、謂二也。震爲動起。嫌求之五。故曰匪我求童蒙。五陰求陽。故童蒙求我。志應也。艮爲求。二體師象。坎爲經。謂禮有來學。無往教。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崔憬曰。初筮、謂六五求決於九二。二則告之。再三瀆、謂三應於上。四隔於三。與二爲瀆。故二不告也。瀆、古黷字也。

利貞。

虞翻曰。二五失位。利變之正。故利貞。蒙以養正。聖功也。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侯果曰。艮爲山。坎爲險。是山下有險。險被山止。此則未通。蒙昧之象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荀爽曰。此本艮卦也。　案。二遇居三。三降居二。剛柔得中。故能通發蒙時。令得時中矣。故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匪我求童蒙。

陸績曰。六五陰爻。在蒙暗。蒙又體艮少男。故曰童蒙。

童蒙求我。志應也。

荀爽曰。二與五志相應也。

初筮告。以剛中也。

崔憬曰。以二剛中。能發於蒙也。

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荀爽曰。再三、謂三與四也。皆乘陽。不敬。故曰瀆。瀆不能尊陽。蒙氣不除。故曰瀆蒙也。

蒙以養正。聖功也。

虞翻曰。體頤。故養。五多功。聖、謂二。二志應五。覺得正而忘其蒙。故聖功也。○干寶曰。武王之崩。年九十、三矣。而成王八歲。言天後成王之年。將以養公正之道。而成三聖之功。

象曰。山下出泉。蒙。

虞翻曰。艮爲三。震爲出。坎象流出。故山下出泉。

君子以果行育德。

虞翻曰。君子、謂二。艮爲果。震爲行。育、養也。二至上有頤養象。故以果行育德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虞翻曰。發蒙之正。切爲蒙始。而失其位。發蒙之正以成兌。兌爲刑人。坤爲用。故曰利用刑人矣。坎爲穿木。震足艮手。互與坎連。故稱桎梏。初發成兌。兌爲說。坎象毀壞。故曰用說桎梏之應。歷險。故以往吝。吝、小疵也。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虞翻曰。坎爲法。初發之正。故正法也。○干寶曰。初六戊寅。平明之時。天光始照。故曰發蒙。此成王始登周公至誠之象也。坎爲法律。寅爲貞廉。以貞用刑。故利用刑人矣。此成王將正四國之象也。說、解也。正四國之罪。宜釋周公之黨。故曰用說桎梏。既感金縢之文。追恨昭德之晚。故曰以往吝。初二失位。吝之由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虞翻曰。坤爲包。應五據初。一與三四同體。包養四陰。故包蒙吉。震剛爲夫。伏巽爲婦。一以剛接柔。故納婦吉。二稱家。震、長子。主器者。納婦成初。故有子克家也。

六三。勿用娶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虞翻曰。謂三誡上也。金夫、謂二。初發成兌。故三稱女。兌爲見。陽稱金。震爲夫。三逆乘二陽。所行不順。爲

二所淫。上來之三。涉險。故曰勿用娶女。見金夫矣。坤身稱躬。三爲二所乘。兌澤動下。不得之應。故不有躬。失位多凶。故无攸利也。

象曰。勿用娶女。行不順也。

虞翻曰。失位乘剛。故行不順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王弼曰。陽稱實也。獨遠於陽。處兩陰之中。闇蔽之發。故曰困蒙也。困於蒙昧。不能比賢以發其志。亦可矣。故曰吝。

六五。童蒙。吉。

虞翻曰。艮爲童蒙。處貴承上。有應於二。動而成巽。故吉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荀爽曰。順於上。巽於二。有假成王作用周召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虞翻曰。體艮爲手。故擊。謂五已變。上動成坎。稱寇。而逆乘陽。故不利爲寇矣。禦、止也。此寇謂二。坎爲寇。巽爲高。艮爲山。發山偏下。順有師象。故利禦寇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虞翻曰。自上禦下。故順也。

序卦曰。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干寶曰。需、坤之遊魂也。雲升在天。而雨未降。翔翔東西。須之象也。王事未至。飲宴之日也。夫坤者、地也。婦人之職也。百穀果蓏之所生。禽獸魚鼈之所託也。而在遊魂變化之家。即烹爨腥膻以爲和味者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

䷄ 坎上乾下　需。有孚。光亨。貞吉。

虞翻曰。大壯四之五。孚、謂五。離日爲光。四之五。得位正中。故光亨貞吉。謂壯于大輿之輹也。

利涉大川。

何妥曰。大川者。大難也。須之待時。未欲涉難。既能以信而待。故可以利涉大川矣。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

何妥曰。此明得名由於坎也。坎爲險也。有險在前。不可妄涉。故須待時然後動也。

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侯果曰。乾體剛健。遇險能通。險不能陷。義不窮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蜀才曰。此本大壯卦。案六五降四。有孚。光亨貞吉。九四升五。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虞翻曰。謂三失位。變而涉坎。坎爲大川。得位應五。故利涉大川。五多功。故往有功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

宋衷曰。雲上於天。須時而降也。

君子以飲食宴樂。

虞翻曰。君子、謂乾。坎水兌口。水流入口爲飲。二失位。變體噬嗑。爲食。故以飲食。陽在內、稱宴。大壯、震爲樂。故宴樂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

干寶曰。郊、乾坎之際也。既已受命。進道北郊。未可以進。故曰需于郊。處不避汙。出不辭難。臣之常節也。得位有應。故曰利用恆。雖小稽留。終于必達。故曰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王弼曰。居需之時。最遠於險。能抑其進。不犯難行。雖不應變。可以保常。故无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虞翻曰。沙、謂五。水中之陽稱沙也。二變之陰。稱小。大壯、震爲言。兌爲口。四之五。震象半見。故小有言。二變應之。故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

虞翻曰。衍、流也。中、謂五也。○荀爽曰。二應於五。水中之剛。故曰沙。知前有沙灘。而不進也。體乾處和。美德優衍在中。而不進也。

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荀爽曰。二與四同功。而三據之。故小有言。乾雖在下。終當升上。二當居五。故終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荀爽曰。親與坎接。故稱泥。須止不進。不取於四。不致寇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

崔憬曰。泥近乎外者也。三逼於坎。坎爲險盜。故致寇至。是災在外也。

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虞翻曰。離爲戎。乾爲敬。陰消至五。遯。臣將弒君。四上壯坤。故敬慎不敗。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六四體坎。坎爲雲。又爲血卦。血以喻陰。陰體卑弱。宜順從陽。故曰需于血。○九家易曰。雲從地出。上升于天。自地出者。莫不由穴。故曰需于血。出自穴也。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王弼曰、穴者、陰之路也、四處坎始、居穴者也、九三剛進、四不能距、見侵則避、順以聽命也、○九家易曰、雲欲升天、須時當降、順以聽五、五爲天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荀爽曰、五互離、坎水在火上、酒食之象、須者、飲食之道、故坎在需家爲酒食也、雲須時欲降、乾須時當升、五有剛德、處中居正、故能帥羣陰、舉坎以降、陽能正居其所、則吉、故曰需于酒食也、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家易曰、謂乾二當升五、正位者也、○虞氏曰、沈湎則凶、中正則吉也、

上六、入于穴、

荀爽曰、需道已終、雲當下入穴也、雲上升極、則降而爲雨、故時云、朝躋于西、崇朝其雨、則還入地、故曰入於穴、雲雨入地、則下三陽勃而自至者也、

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荀爽曰、三人、謂下三陽也、須時當升、非有召者、故曰不速之客焉、乾升在上、君位以定、坎降在下、當循臣職、故敬之終吉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荀爽曰、上降居三、雖不當位、承陽有實、故終吉、无大失矣、

周易集解卷第三

序卦曰、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也、

鄭元曰、訟、猶爭也、言飲食之會恆多爭也、

䷅ 坎下乾上 訟、有孚、

干寶曰、訟、離之遊魂也、離爲戈兵、此天氣將刑殺、聖人將用師之卦也、訟、不親也、兆民未識天命不同之意、○荀爽曰、陽來居二、而孚於初、故曰訟有孚矣、

窒惕、中吉、

虞翻曰、遯三之二也、孚、謂二、窒、塞止也、惕、懼二也、二失位、故不言貞、訟將成否、則子弒父、臣弒君、三來之二、得中、弒不得行、故中吉也、

終凶、

虞翻曰、二失位、終止不變、則入于淵、故終凶也、

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侯果曰、大人、謂五也、斷決必中、故利見也、訟是陰事、以險涉險、故不利涉大川、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虞氏曰、險而健者、恆好爭訟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蜀才曰、此本遯卦、案二進居三、三降居二、是剛來而得中也、

終凶、訟不可成也、

王肅曰、以訟成功者、終必凶也、○王弼曰、凡不和而訟、无施而可、涉難特甚焉、唯有信而見塞懼者、乃可以得吉也、猶復不可以終、中乃吉也、不閉其源、使訟不至、雖每不枉、而訟至終凶、此亦凶矣、故雖復有信、而見塞懼、猶不可以爲終、故曰、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也、无善聽者、雖有其實、何由得明、而令有信塞懼者得其中吉、必有善聽之主焉、其在二乎、以剛而來、正夫羣小、斷不失中、應其任矣、案天爲訟、善聽之主者、其在五焉、何以明之、案爻辭、九五、訟、元吉、王氏注云、處得尊位、爲訟之主、用其中正、以斷枉直、卽象云、利見大人、尙中正、是其義也、九二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九二居訟之時、自救不暇、訟既不克、懷懼逃歸、僅得免其終凶耳、豈能爲善聽之主哉、年代緜流、師資道喪、恐傳寫字誤、以五爲二、後賢當審詳之也、

利見大人、尙中正也、

荀爽曰、二與四訟、利見於五、五以中正之道解其訟也、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荀爽曰、陽來居二、坎在下、爲淵、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

荀爽曰、天自西轉、水自東流、上下違行、成訟之象也、

君子以作事謀始、

虞翻曰、君子、謂乾、三來變坤、爲作事、坎爲謀、乾知大始、故以作事謀始、○干寶曰、省民之情、以制作也、

武王故先觀兵孟津、蓋以卜天下之心、故曰作事謀始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虞翻曰、永、長也、坤爲事、初失位、而爲訟始、故不永所事也、小有言、謂初四易位成震、言三食舊德、震象半見、故小有言、初變得正、故終吉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虞氏曰、初欲應四、而二牽之、暫爭、事不至永、雖有小訟、訟必辯明、故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

虞翻曰、謂與四訟、坎爲隱伏、故逋、乾位剛在上、坎體失正、故不克也、

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虞翻曰、眚、災也、坎爲眚、謂二變應五、乾爲百、坤爲戶、三爻、故三百戶、坎化爲坤、故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

荀爽曰。三不克訟。故逋而歸。坤稱邑。二者、邑中之陽人。逋、逃也。謂逃失邑中之陽人。

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荀爽曰。下與上爭。卽取患害。如拾掇小物而不失也。坤有三爻。故云三百戶无眚。二者、下體之君。君不爭。則百姓无害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

虞翻曰。乾爲舊德。食、謂初四二已變之正。三動得位。體噬嗑食。四變食乾。故食舊德。三變在坎。正危貞厲。得位二。故終吉也。

或從王事。无成。

虞翻曰。乾爲王。二變否時。坤爲事。故或從王事。道无成而代有終。故曰无成。坤三同義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侯果曰。雖失其位。專心應上。故能保全舊恩。食舊德者也。處兩剛之間。而曰近不相得。乘二負四。正之危也。剛不能侵。故終吉。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

虞翻曰。失位。故不克訟。渝、變也。不克訟。故復位。變而成巽。巽爲命令。故復卽命。渝動而得位。故安貞吉。

謂二已變坤安也。

象曰。復卽命。渝安貞吉。不失也。

侯果曰。初既辯明。四訟妄也。訟既不克。當反就前理。變其訟命。則安靜貞吉而不失初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王肅曰。以中正之德。齊乖爭之俗。元吉也。○王弼曰。處得尊位。爲訟之主。用其中正。以斷枉直。中則不過。正則不邪。剛則无所弱。公則无所偏。故訟元吉。

上九。或錫之鞶帶。

虞翻曰。錫、謂王之錫命。鞶帶、大帶。男子鞶革。初四已易位。三二之正。巽爲腰帶。故鞶帶。

終朝三褫之。今本褫作黜。

虞翻曰。位終乾上。二變時。坤爲終。離爲日。乾爲甲。日出甲上。故稱朝。應在三。三變時。艮爲手。故終朝三褫之。使變應已。則去其鞶帶。體坎乘陽。故象曰。不足敬也。○侯果曰。褫、解也。乾爲衣。爲言。故以訟受服。○荀爽曰。二四爭。三三本下體。取之有緣。或者。疑之辭也。以三錫二。於義疑矣。爭競之世。分理未明。故或以錫二。終朝者。君道明。三者。陽成功也。君明道盛。則褫二與四。故曰終朝三褫之也。鞶帶、宗廟之服。三應於上。上爲宗廟。故曰鞶帶也。○翟元曰。上以六三錫下三陽。羣剛交爭。得不以襲。故終一朝之間。各一奪之。爲三褫。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虞翻曰。服、謂鞶帶。終朝見褫。乾象毀壞。故不足敬。○九家易曰。初二三四皆不正。以不正相訟。而得其服。故不足敬也。

序卦曰。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崔憬曰。因爭必起衆相攻。故受之以師也。

䷆坤上坎下

師。貞。丈人吉。无咎。

何晏曰。師者、軍旅之名。故周禮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也。○王弼曰。丈人、嚴莊之稱。有軍正者也。爲師之正。丈人吉。與役動衆。无功則罪。故吉乃无咎。○陸績曰。丈人者。聖人也。師師未必聖人。若漢高祖光武。應此義也。○崔憬曰。子夏傳作大人。蓋王者之師也。案。此象云。師、衆。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由是觀之。則知夫爲王者必大人也。豈以丈人而爲王哉。故乾文言曰。夫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以斯而論。子夏傳作大人。是也。今王氏曲解大人爲丈人。腹云嚴莊之稱。學不師古。匪說攸聞。既誤違於經旨。輒改正作大人明矣。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虞翻曰。坤爲衆。謂二失位。變之五。爲比。故能以衆正。乃可以王矣。○荀爽曰。謂二有中和之德。而據羣陰。上居五位。可以王也。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

蜀才曰。此本剝卦。案。上九降二。六二升上。是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也。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

于寶曰。坎爲險。坤爲順。兵革刑獄。所以險民也。毒民於險中。而得順道者。聖王之所難也。毒、荼苦也。五刑之用。斬刺肌膚。六軍之鋒。殘破城邑。習所以荼毒奸凶之人。使服王法者也。故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毒又何咎矣。

崔憬曰。以治民。明不獲已而用之。故於象象六爻。皆著戒懼之辭也。剛能進義。中能正衆。既順且應。行險戡暴。亭毒天下。人皆歸往而以爲王。毒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

陸績曰。坎在坤內。故曰地中有水。師、衆也。坤中衆者。莫過於水。

君子以容民畜衆。

虞翻曰。君子、謂二。容、寬也。坤爲民衆。又畜養也。陽在二。寬以居之。五變執言時。有頤養象。故以容民畜衆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案初六以陰居陽，履失其位，位既匪正，雖命不從，以斯行師，失律者也。凡首率師出必以律，若不以律，雖臧亦凶，故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九家易曰：坎爲法律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

九家易曰：雖當爲王，尚在師中，爲天所寵，事克功成，故吉无咎。二非其位，蓋謂武王受命而未即位也。受命爲王，定天下以師，故曰在師中吉。

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荀爽曰：王謂二也。三者，陽德成也。德純道備，故能上居王位，而行錫命，羣陰歸之，故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案二互體震，震木數三，王三錫命之象。周禮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是其義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虞氏曰：坤爲尸，坎爲車，多眚，同人、離爲戈兵，爲折首，失位乘剛，无應，尸在車上，故輿尸凶矣。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虞氏曰：失位乘剛，內外无應，以此帥師必大敗，故有輿尸之凶，功業大喪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荀爽曰：左謂二也，陽稱左，次，舍也。二與四同功，四承五，五无陽，故呼二舍於五，四得承之，故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崔憬曰：偏將軍居左，左次，常備師也。師順用柔，與險无應，進取不可，次舍无咎，得位故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

虞翻曰：田謂二，陽稱禽，離爲言，五失位，變之正，艮爲執，故利執言，无咎。○荀爽曰：田，獵也，謂二帥師禽五，五利度二之命，執行其言，故无咎也。案六五居尊失位，在師之時，蓋由殷紂而被武王擒於鹿臺之類是也。以臣伐君，假言田獵，六五離爻，體坤，離爲戈兵，田獵行師之象也。

長子帥師，

虞翻曰：長子謂二，震爲長子，在師中，故帥師也。

弟子輿尸，貞凶。

虞翻曰：弟子謂三，三體坎，坎，震之弟而乾之子，失位乘陽，逆，故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

荀爽曰：長子謂九二也，五處中應二，二受任帥師，當上升五，故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

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宋衷曰：弟子謂六三也，失位乘陽，處非所據，衆不聽從，師人分北，或敗績死亡，輿尸而還，故曰弟子輿尸，謂使不當其職也。

上六，大君有命，

虞翻曰：同人、乾爲大君，巽爲有命。○干寶曰：大君、聖人也，有命、天命也。五常爲王位，至師之家，而變其例者，上爲郊也，故易位以見武王親征，與師人同處于野也。離上九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上六爲宗廟，武王以文王行，故正開國之辭於宗廟之爻，明己之受命，文王之德也。故稱秦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開國、封諸侯也，承家、立都邑也，小人勿用，非所能矣。

開國承家，

虞翻曰：承、受也。坤爲國，二稱家，謂變乾爲坤，欲令二上居五，爲比，故開國承家。○荀爽曰：大君，謂二，師旅已息，既上居五，當封賞有功，立國命家也。開國、封諸侯，承家、立大夫也。○宋衷曰：陽當之五，處坤之中，故曰開國。陰下之二，在二承五，故曰承家。開國、謂析土地以封諸侯，如武王封周公七百里地也。承家立大夫，爲差次立大夫，因采地名，正其功勳，行其賞祿。

小人勿用，

虞翻曰：陰稱小人，坤虛无君，體迷復凶，坤成乾滅，以弒君，故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

虞翻曰：謂五多功，五動正位，故正功也。○干寶曰：湯武之事。

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虞翻曰：坤反君道，故亂邦也。○干寶曰：楚靈、齊閔、窮兵之禍也。

序卦曰：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崔憬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人衆則羣類必有所比矣。上比，相阿黨，下比，相和親也。相黨則相親，故言比者比也。

䷇ 坤下坎上 比，吉。

虞翻曰：師二上之五，得位，衆陰順從，比而輔之，故吉，與大有旁通。○子夏傳曰：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比之象也。夫凶者生乎乖爭，今既親比，故云比吉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干寶曰：比者，坤之歸魂也，亦世於七月，而息來在巳，去陰居陽，承乾之命，義與師同也。原、卜也，周禮三卜，一曰原兆，坤德變化，反歸其所，四方既同，萬國既親，故曰比吉，考之書籍，以謀王業，大相東土，卜惟洛食，遂乃定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德善長於兆民，戰祿永於被業，故曰原筮元永貞，逆取順守，居安如危，故曰无咎，天下歸德，不唯一方，故曰不寧方來，後服之夫，逆天失人，必災其身，故曰後夫凶也。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

崔憬曰：下比於上，是下順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蜀才曰。此本師卦。案六五降二。九二升五。剛往得中。爲比之主。故能原究筮道。以求長正。而无咎矣。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

虞翻曰。水性流動。故不寧。坤陰爲方。上下應之。故方來也。

後夫凶。

虞翻曰。後、謂上。夫、謂五也。坎爲後。艮爲背。上位在背後。无應乘陽。故後夫凶也。

其道窮也。

荀爽曰。後夫、謂上六。逆禮乘陽。不比聖王。其義當誅。故其道窮凶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

何妥曰。水性潤下。今在地上。更相浸潤。比之義也。

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虞翻曰。先王、謂五。初陽已復。震爲建。爲諸侯。坤爲萬國。爲腹。坎爲心。腹心親比。故以建萬國親諸侯。謂

曰。公侯腹心。是其義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

虞翻曰。孚、謂五。初失位。變來得正。故无咎也。○荀爽曰。初在應外。以喻殊俗。聖王之信。光被四表。絕域

殊俗。皆來親比。故无咎也。

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虞翻曰。坤器爲缶。坎水流坤。初動成屯。屯者、盈也。故盈缶。終變得正。故終來有它吉。在內稱來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荀爽曰。缶者應內。以喻中國。孚既盈滿中國。終來及初。非應。故曰它也。象云。有它吉者。謂信及非應。然

後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干寶曰。二在坤中。坤、國之象也。得位應五。而體寬大。君樂民人自得之象也。故曰比之自內貞吉矣。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翟煦曰。自內而比。不失己親也。

六三。比之匪人。

虞翻曰。匪、非也。失位无應。三又多凶。體剝傷象。弒父弒君。故曰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干寶曰。六三乙卯。坤之鬼也。在比之家。有土之君也。周爲木德。卯爲木辰。同姓之國也。爻失其位。辰情

陰賊。管蔡之象也。比建萬國。唯去此人。故曰。比之匪人。不亦傷王政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虞翻曰。在外體。故稱外。得位比賢。故貞吉也。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干寶曰。四爲三公。在比之象。而得其位。上比聖主。下御列國。方伯之象也。能外親九服。賢德之君。務宥

上志。綏萬邦也。故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九五。顯比。

虞翻曰。五貴多功。得位正中。初三以變體重明。故顯比。謂顯諸仁也。

王用三驅。失前禽。

虞翻曰。坎五稱王。三驅、謂驅下三陰。不及於初。故失前禽。謂初已變成震。震爲鹿。爲蕃走。鹿之斯奔。則

失前禽也。

邑人不誡。吉。

虞翻曰。坤爲邑師。震爲人師。時坤虛无君。使師二上居五中。故不誡告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虞翻曰。謂離象明。正上中也。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虞翻曰。背上六。故舍逆。據三陰。故取順。不及初。故失前禽。

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虞翻曰。謂二使師二上居五中。

上六。比之无首。凶。

荀爽曰。陽欲无首。陰以大終。陰而无首。不以大終。故凶也。○虞翻曰。首、始也。陰道无成。而代有終。无首。

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虞翻曰。迷失道。故无所終也。

序卦曰。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翟煦曰。下順從而上下應之。則有所畜矣。○韓康伯曰。由比而畜。故曰小畜也。

☴☰ 巽乾上 小畜。亨。

侯果曰。四爲畜主。體又稱小。唯九三被畜。下剛皆通。是以小畜亨也。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翟煦曰。雲如不雨。積我西邑之郊。施澤未通。以明小畜之義。　案。雲雨者。陰之氣也。今小畜五陽而一

陰。既微少。纔作密雲。故未能爲雨。四互居兌。西郊之象也。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王弼曰、謂六四也、成卦之義在此一爻者也、體无二陰、以分其應、既得其位、而上下應之、三不能陵、小畜之義。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虞翻曰、需上變爲巽、與豫旁通、豫四之坤初爲復、復小陽潛、所畜者少、故曰小畜、二失位、五剛中正、二變應之、故志行乃亨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

虞翻曰、密、小也、兌爲密、需、坎升天爲雲、墜地稱雨、上變爲陽、坎象半見、故密雲不雨上往也。

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虞翻曰、豫坤爲自我、兌爲西、乾爲郊、雨生於西、故自我西郊、九二未變、故施未行矣、○荀爽曰、體兌位秋、故曰西郊也、時當收斂、臣不專賞、故施未行、喻文王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

九家易曰、風者、天之命令也、今行天上、則是令未下行、畜而未下、小畜之義也。

君子以懿文德。

虞翻曰、君子、謂乾、懿、美也、豫坤爲文、乾爲德、離爲明、初至四體夬、爲書契、乾離照坤、故懿文德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虞翻曰、謂從豫四之初成復卦、故復自道、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何其咎、吉、乾稱道也。

九二、牽復、吉。

荀爽曰、四柔得位、牽剛所應、二以中和牽復自守、不失於行也。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虞翻曰、變應五、故不自失、與比二同義也。

九三、輿說輻。

虞翻曰、豫坤爲車、爲輻、至三成乾、坤象不見、故車說輻、馬君及俗儒皆以乾爲車、非也。

夫妻反目。

虞翻曰、豫震爲夫、爲反、巽爲妻、離爲目、今夫妻共在四、離火動上、目象不正、巽多白眼、夫妻反目、妻當在內、夫當在外、今妻乘夫而出在外、象曰不能正室、三體離需、飲食之道、飲食有訟、故爭而反目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家易曰、四互體離、離爲目也、離既不正、五引而上、三引而下、故反目也、輿以輪成車、夫以妻成室、今以妻乘夫、其道逆、故不能正室。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虞翻曰、孚、謂五、豫坎爲血、爲惕、惕、憂也、震爲出、變成小畜、坎象不見、故血去惕出、得位承五、故无咎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荀爽曰、血以喻陰、四陰、臣象、有信順五、惕、疾也、四當去初、疾出從五、故曰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虞翻曰、孚、五、謂二也、攣、引也、巽爲繩、豫艮爲手、二失位、五欲其變、故曰攣如、以、及也、五貴、稱富、鄰、謂二、兌西震東、稱鄰、二變承二、故富以其鄰、象曰不獨富、二變爲既濟、與東西鄰同義。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九家易曰、有信、下三爻也、體巽、故攣如、如、謂連接其鄰、鄰、謂四也、五以四陰作財、與下三陽共之、故曰不獨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得載、婦貞厲。（今本尚作德。）

虞翻曰、既、已也、應在三、坎水零爲雨、巽爲處、謂二已變、三體坎雨、故既雨既處、坎雲復天、坎爲車、積載在坎上、故上得積載、巽爲婦、坎成巽壞、故婦貞厲。

月幾望、君子征凶。

虞翻曰、幾、近也、坎月離日、上已正、需時成坎、與離相望、兌西震東、日月象對、故月幾望、上變陽消、之坎爲疑、故君子征有所疑矣、與歸妹中孚月幾望義同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

虞翻曰、巽消承坎、故得積載、坎習爲積也。

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虞翻曰、變坎爲盜、故有所疑也。

序卦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荀爽曰、履、禮也、物畜不通、則君子先懿文德、然後以禮導之、故言物畜然後有禮也。

履（兌下乾上）虎尾、不咥人、亨。（今本脫利貞二字。）

虞翻曰、謂變訟初爲兌也、與謙旁通、以坤履乾、以柔履剛、謙坤爲虎、艮爲尾、乾爲人、乾兌乘謙、震足蹈艮、故履虎尾、兌悅而應虎口、與上絕、故不咥人、剛當位、故通、俗儒皆以兌爲虎、乾履兌、非也、兌剛鹵、非柔也。

象曰、履、柔履剛也。

虞翻曰、坤柔乾剛、謙坤辭乾、故柔履剛、○荀爽曰、謂三履二也、二五无應、故无元、以乾履兌、故有通、六三履二、非和正、故云利貞也。

說而應乎乾。

虞翻曰、說、兌也、明兌不履乾、故言應也、○九家易曰、動來爲兌而應上、故曰說而應乎乾也、以喻一國

之君、應天子命以臨下、承上以巽、據下以悅、其正應天、故虎爲之不咥人也、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九家易曰、虎尾、謂三也、三以說道履五、之應上順於天、故不咥人亨也、能巽說之道、順應於五、故雖履虎、不見咥噬也、太平之代、虎不食人亨、謂於五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虞翻曰、剛中正、謂五、謙、震爲帝、五、帝位、坎爲疾病、乾爲大明、五履帝位、坎象不見、故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虞翻曰、君子、謂乾、辯、別也、乾天爲上、兌澤爲下、謙、坤爲民、坎爲志、謙時坤在乾上、變而爲履、故辯上下、定民志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虞翻曰、應在巽爲白、故素、履四失位、變往得正、故往无咎、初已得正、使四獨變、在外稱往、象曰、獨行願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荀爽曰、初九、潛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素履者、謂布衣之士、未得居位、獨行禮義、不失其正、故无咎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虞翻曰、二失位、變成震、爲道、爲大塗、故履道坦坦、謙時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之正得位、震出兌悅、幽人喜笑、故貞吉也、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虞翻曰、雖幽謙獄中、終辯得正、故不自亂、

六三、眇而視、跛而履、（今本而爲能、）

虞翻曰、離目不正、兌爲小、故眇而視、視上應也、謙、坎爲曳、變震時、爲足、足曳、故跛而履、俗儒多以兌刑爲跛、兌折震足、爲刑人見刑斷足者、非爲跛也、

履虎尾、咥人凶、

虞翻曰、艮爲尾、在兌下、故履虎尾、位在虎口中、故咥人凶、既跛又眇、視步不能、爲虎所嚙、故咥人凶、象曰、位不當也、

武人爲于大君、

虞翻曰、乾象在上、爲武人、三失位、變而得正、成乾、故曰、武人爲于大君、

象曰、眇而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而履、不足以與行也、

侯果曰、六三、兌也、互有離巽、離爲目、巽爲股、體俱非正、雖能視、眇目者也、雖能履、跛足者也、故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跛能履、不足以與行、是其義也、

咥人之凶、位不當也、

案、六三爲履卦之主、體悅剛乾、下柔上剛、脅卑合道、是以履虎尾、不咥人、通今於當爻以陰處陽、履非其位、互體離兌、水火相刑、故獨唯三被咥、凶矣、

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案、以陰居陽、武人者也、三互體離、離爲戈兵、與乾上應、故曰志剛、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虞翻曰、體與下絕、四多懼、故愬愬、變體坎、得位、承五應初、故終吉、象曰、志行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侯果曰、愬愬、恐懼也、履乎兌主、履虎尾也、逼近至尊、故恐懼、以其恐懼、故終吉也、執乎偏審、故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

虞翻曰、謂三、上已變、體夬象、故夬履、四變五、在坎中也、爲上所乘、故貞厲、象曰、位正當也、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干寶曰、夬、決也、居中履正、爲履貴主、萬方所履、一決於前、恐決失正、恆懼危厲、故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虞翻曰、應在三、三先視上、故上亦視三、故曰視履考祥矣、考、稽、祥、善也、乾爲積善、故考祥、三上易位、故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盧氏曰、王者履禮於上、則萬方有慶於下、

周易集解卷第四

序卦曰。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

崔憬曰。以禮導之。必通。通然後安。所謂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通而安也。

☷☰ 坤上乾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

虞翻曰。陽息坤反否也。坤陰詘外、爲小往。乾陽信內、稱大來。天地交。萬物通。故吉亨。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

蜀才曰。此本坤卦。小、謂陰也。大、謂陽也。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萬物通。故吉亨。

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

何妥曰。此明天道泰也。夫泰之爲道。本以通生萬物。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各自閉塞。不能相交。則萬物無由得生。明萬物生由天地交也。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何妥曰。此明人事泰也。上之與下。猶君之與臣。君臣相交感。乃可以濟養民也。天地以氣通。君臣以志同也。

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

何妥曰。此明天道也。陰陽之名。就爻爲語。健順之稱。指卦爲言。順而陰居外。故曰小往。健而陽在內。故曰大來。

內君子而外小人。

崔憬曰。此明人事也。陽爲君子。在內。健於行事。陰爲小人。在外。順以聽命。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九家易曰。謂陽息而升。陰消而降也。陽稱息者。長也。起復成巽。萬物盛長也。陰言消者。起姤終乾。萬物成熟。成熟則給用。給用則分散。故陰用特言消也。

象曰。天地交。泰。

荀爽曰。坤氣上升。以成天道。乾氣下降。以成地道。天地二氣。若時不交。則爲閉塞。今既相交。乃通泰。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

虞翻曰。后、君也。陰升乾位。坤、女主。故稱后。坤富。稱財。守位以人。聚人以財。故曰成天地之道。

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虞翻曰。相、贊。左右、助之。震爲左。兌爲右。坤爲民。謂以陰輔陽。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鄭元曰。財、節也。輔、相、左右、助也。以者。取其順陰陽之節。爲出內之政。春崇寬仁。夏以長養。秋教收斂。冬敕蓋藏。皆可以成物助民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王弼曰。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相牽引也。茹、相牽引之貌也。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爲類首。已舉。則從若茅茹也。上順而應。不爲遠距。進皆得志。故以其類征吉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虞翻曰。否泰反其類。否巽爲茅。茹、茅根。艮爲手。彙、類也。初應四。故拔茅茹以彙。震爲征。得位應四。征吉。志在外。外、謂四也。

九二。包荒。

翟元曰。荒、虛也。二五相應。五虛无陽。二上包之。

用馮河。不遐遺。

荀爽曰。河出於乾。行於地中。陽性欲升。陰性欲承。馮河而上。不用舟航。自地升天。道雖遠遠。三體俱上。不能止之。故曰不遐遺。

朋亡。得尚于中行。

荀爽曰。中、謂五。坤爲朋。朋亡而下。則二上居五。而行中和矣。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虞翻曰。在中稱包。荒、大川也。馮河、涉河。遐、遠。遺、亡也。失位變得正。體坎。坎爲大川。爲河。震爲足。故用馮

河。乾爲遠。故不遐遺。兌爲朋。坤虛無君。欲使二上。故朋亡。二與五易位。故得上于中行。震爲行。故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

虞翻曰。陂。傾。謂否上也。平。謂三。天地分。故平。天成地平。謂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往。謂消外。復。謂息內。從三至上。體復象。終日乾乾。反復道。故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

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虞翻曰。艱。險。貞。正。恤。憂。孚。信也。二之五。得正。在坎中。故艱貞。坎爲憂。故勿恤。陽在五孚。險坎爲孚。故有孚。體噬嗑食也。二上之五。據四。則三乘二。故于食有福也。

象曰。无平不陂。天地際也。

宋衷曰。位在乾極。應在坤極。天地之際也。地平極則險陂。天行極則還復。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

虞翻曰。二五變時。四體離飛。故翩翩。坤虛无陽。故不富。兌西震東。故稱其鄰。三陰乘陽。不得之應。象曰。皆失實也。

不戒以孚。

虞翻曰。謂坤。邑人不戒。故使二升五。信來孚邑。故不戒以孚。二上體坎。中正。象曰。中心願也。與比邑人不誡同義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

宋衷曰。四互體震。翩翩之象也。陰虛陽實。坤今居上。故皆失實也。

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九家易曰。乾升坤降。各得其正。陰得承陽。皆陰心之所願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九家易曰。五者。帝位。震象稱乙。是爲帝乙。六五以陰處尊位。帝者之姊妹。五應於二。當下嫁二。婦人謂嫁曰歸。故言帝乙歸妹。謂下居二。以中和相承。故元吉也。○虞翻曰。震爲帝。坤爲乙。帝乙。紂父。歸。嫁也。震爲兄。兌妹。故嫁妹。祉。福也。謂五變體離。離爲大腹。則妹嫁而孕。得位正中。故以祉元吉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九家易曰。五下於二。而得中正。故言中以行願也。

上六。城復于隍。

虞翻曰。否。艮爲城。故稱城。坤爲積土。隍。城下溝。無水稱隍。有水稱池。今泰反否。乾壞爲土。艮城不見。而體復象。故城復于隍也。

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虞翻曰。謂二動時體師。陰背乘陽。行不順。故勿用師。坤爲自邑。震爲言。兌爲口。否。巽爲命。今逆陵陽。故自邑告命。命逆不順。陰道先迷。失實遠應。故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九家易曰。乾當來上。不可用師而拒之也。自邑者。謂從坤性而降也。告命者。謂下爲巽。宣布君之命令也。三陰自相告語。俱下服順承乾也。城復于隍。國政崩也。坤爲亂。否。巽爲命。變在泰上。故其命亂也。

序卦曰。物極則反。故不終通。而否矣。所謂城復于隍者也。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崔憬曰。陰消乾。又反泰也。謂三比坤滅乾。以臣弒其君。子弒其父。故曰匪人。陰來滅陽。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貞。陰倡陽和。故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與比三同義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

崔憬曰。否。不通也。於不通之時。小人道長。故云匪人。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貞也。

大往小來。

蜀才曰。此本乾卦。大往、陽往而消。小來、陰來而息也。

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

何妥曰。此明天道否也。

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何妥曰。此明人事否也。泰中言志同。否中云无邦者。言人志不同。必致離散。而亂邦國。○崔憬曰。君德乖阻。取亂之道。故言无邦。

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

崔憬曰。陰。柔。謂坤。陽。剛。謂乾也。

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崔憬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之義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

宋衷曰。天地不交。猶君臣不接。天氣上升。而不下降。地氣沈下。又不上升。二氣背隔。故云否也。

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虞翻曰。君子。謂乾。坤爲榮。乾爲祿。辟。謂坤爲弒君。故以儉德辟難。巽爲入伏。乾爲遠。艮爲山。體遯象。謂辟難遠遁入山。故不可榮以祿。榮。或作榮。儉。或作險。○孔穎達曰。言君子於此否時。以節儉爲德。辟其危難。不可榮華其身。以居祿位。若據諸侯公卿而言。是辟時衆小之難。不可重受官爵也。若據王者言

之。謂節儉爲憊。辟陰陽厄運之難。不可自重榮貴而屬遇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荀爽曰。拔茅茹。取其相連。彙者。類也。合體同包。謂坤三爻同類相連。欲在下也。貞者。正也。謂正居其所則吉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九家易曰。陰志在下。欲承君也。　案。初六、巽爻。巽爲草木。陽爻爲木。陰爻爲草。初六陰爻。草茅之象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荀爽曰。二與四同功。爲四所包。故曰包承也。小人、二也。謂一爻獨居。間象相承。得繫於陽。故吉也。大人。謂五。乾坤分體。天地否隔。故曰大人否也。二五相應。否義得通。故曰否亨矣。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虞翻曰。否、不也。物三稱羣。謂坤三陰亂弒君。大人不從。故不亂羣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荀爽曰。卦性爲否。其義否隔。今以不正。與陽相承。爲四所包。遂義失正。而可羞者。以位不當故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九家易曰。巽爲命。謂受五之命。以據三陰。故无咎。无命而據。則有咎也。疇者、類也。謂四應初據三。與二同功。故陰類皆離祉也。離、附。祉、福也。陰皆附之。故曰有福。謂下三陰離受五四之福也。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荀爽曰。謂志行於羣陰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

九家易曰。否者消卦。陰欲消陽。故五處和居正。以否絕之。乾坤異體。升降殊隔。卑不犯尊。故大人吉也。

其亡其亡。

荀爽曰。陰欲消陽。由四及五。故曰其亡其亡。謂坤性順從。不能消乾。使亡。

繫于包桑。

荀爽曰。包者、乾坤相包也。桑者、上元下黃。以象乾坤也。乾體在上。坤體在下。雖欲消乾。繫其本體。不能亡也。○京房曰。桑有衣食人之功。聖人亦有天覆地載之德。故以喻。○陸績曰。包、本也。言其堅固不亡。如以巽繩繫也。　案。其亡其亡。近死之嗟也。其與幾同。幾者、近也。九五居否之時。下包六二。二互坤長。長山坤地。地上卽田也。五互巽木。田上有木。木過於桑。故曰。其亡其亡。繫於包桑。言五二包繫。根深蔕固。若山之堅。如地之厚者也。雖遭危亂。物莫能害矣。○鄭元曰。紂紂囚文王於羑里之獄。四臣獻珍異之物。而終免於難。繫於包桑之謂。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崔憬曰。得位居中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侯果曰。剝爲覆也。否窮則傾矣。傾猶否。故先否也。仰巢則通。故後喜也。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虞翻曰。否終必傾。豈不可久。故先否。下反於初。成震體。震。民說无疆。故後喜。以陰剝陽。故不可久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崔憬曰。否終則傾。故同於人。通而利涉矣。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

鄭元曰。乾爲天。離爲火。卦體有巽。巽爲風。天在上。火炎上。而從之。是其性同於天也。火得風。然後炎上。盡燒。是猶人君在上。施政教。使天下之人和同而革之。以是爲人和同者。君之所爲也。故謂之同人。風行無所不徧。通則會通之德大行。故曰同人于野。亨。

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崔憬曰。以離文明。而合乾健。九五中正。同人於二。爲能通天下之志。故能利涉大川。利君子之貞。

象曰。同人。

九家易曰。謂乾舍於離。同而爲日。天日同明。以照于下。君子則之。上下同心。故曰同人。

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翟才曰。此本夬卦。九二升上。上六降二。則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下率上之象。義同於人。故曰同人。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虞翻曰。旁通師卦。巽爲同。乾爲野。師、巽爲人。二得中應乾。故曰同人于野亨。此孔子所以明嫌表微。師震爲夫。巽爲婦。所謂二人同心。故不稱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故言人耳。乾四上失位。變而體坎。故曰。利涉大川。乾行也。○侯果曰。九二升上。上爲郊野。是同人于野。而得通者。由乾爻上行耳。故特曰乾行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何妥曰。離爲文明。乾爲剛健。健非尙武。乃以文明。應不以邪。乃以中正。故曰利君子貞也。

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虞翻曰。唯、獨也。四變成坎。坎爲通。爲志。故能通天下之志。謂五以類族辨物。聖人作而萬物覩。○崔憬曰。君子、謂九二。能舍己同人。以通天下之志。若九三九四。以其人臣。則不當矣。故爻辭不言同人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

荀爽曰。乾舍於離。相與同居。故曰同人也。

君子以類族辨物。

虞翻曰、君子、謂乾、師、坤爲類、乾爲族、辨、別也、乾、陽物、坤、陰物、體姤、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以乾照坤、故以類族辨物、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故於同人家見以類族辨物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虞翻曰、乾爲門、謂同於四、四變應初、故无咎也、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崔憬曰、匪而无應、比二以柔、近同於人、出門之象、又誰咎矣、　案、初九、震爻、帝出乎震、震爲大塗、又爲入門出門之象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荀爽曰、宗者、衆也、三據二陰、二與四同功、五相應、初相近、上下衆陽、皆欲與二爲同、故曰同人于宗也、陰道貞靜、從一而終、今宗同之、故吝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侯果曰、宗、謂五也、二爲同人之主、和同者之所仰也、有應在五、唯同於五、過五則否、不能大同於人、則爲主之德吝狹矣、所同雖吝、亦妻臣之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虞翻曰、巽爲伏、震爲草莽、離爲戎、謂四變時、三在坎中、隱伏自藏、故伏戎于莽也、巽爲高、師、震爲陵、以巽股升其高陵、爻在三、乾爲歲、興、起也、動不失位、故三歲不興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崔憬曰、與二相比、欲同人焉、蓋忌其主、而忌於五、所以隱兵于野、將以襲之、故曰伏戎于莽、五既居上、故曰升其高陵、一爻爲一年、自三至五、頻遇剛敵、故三歲不興、安可行也、　案、三互離巽、巽爲草木、離爲戈兵、伏戎于莽之象也、

九四、乘其庸、弗克攻、吉、今本庸作墉、

虞翻曰、巽爲庸、四在巽上、故乘其庸、變而承五、體謙、乾剛在上、故弗克攻則吉也、

象曰、乘其庸、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王弼曰、處上攻下、力能乘庸者也、履非其位、與三爭二、二自應五、三非犯己、攻三求二、尤而效之、違義傷禮、衆所不與、勢雖乘墉、義終弗克、而得吉者、以困而反正則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虞翻曰、應在二、巽爲號咷、乾爲先、故先號咷、師謙在下、故後笑、巽爲後笑也、乾爲大、同人反師、故大師、二至五體姤遇也、故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侯果曰、乾德中直、不私於物、欲天下大同、方始同二矣、三四失義、而近據之、未獲同心、故先號咷也、時須同好、窺伺其途、以言相克、然後始相遇、故笑也、○九家易曰、乾爲言、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虞翻曰、乾爲郊、失位无應、與乾上九同義、當有悔、同心之家、故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侯果曰、獨處于外、同人于郊也、不與內爭、无悔咎也、同人之時、唯同于郊、志未得也、

序卦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崔憬曰、以欲從人、物必歸己、所以受大有、

䷍ 離上乾下　大有、元亨、

虞翻曰、與比旁通、柔得尊位大中、應天而時行、故元亨也、○姚規曰、互體有兌、兌爲澤、位在秋也、乾則施生、澤則流潤、離則長茂、秋則成收、大富有也、大有則元亨矣、○鄭元曰、六五體離、處乾之上、猶大臣有聖明之德、代君爲政、處其位、行其事而理之也、元亨者、又能長臣以善、使嘉會禮通、若周公攝政、朝諸侯於明堂是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王弼曰、處尊以柔、居中以大、體無二陰、以分其應、上下應之、靡所不納、太有之義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虞翻曰、謂五以日應乾而行於天也、時、謂四時也、大有亨、比初動成震爲春、至二、兌爲秋、至三、離爲夏、坎爲冬、故曰時行、以乾亨坤、是以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

荀爽曰、謂夏火王在天、萬物並生、故曰大有也、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虞翻曰、遏、絕、揚、舉也、乾爲揚善、坤爲遏惡、爲順、以乾滅坤、體夬、揚于王庭、故遏惡揚善、乾爲天休、二變時、巽爲命、故順天休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虞翻曰、害、謂四、四離火、爲惡人、故无交害、初動、震爲交、比、坤爲害、匪、非也、艱、難、謂陽動比初成屯、屯、難也、變得位、艱則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荀爽曰、害、謂四、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虞翻曰、比、坤爲大車、乾來積上、故大車以載、往、謂之五、二失位、變得正應五、故有攸往无咎矣、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虞氏曰、乾爲大車、故曰大車以載、體剛履中、可以任重、有應於五、故所積悉中而不敗也。

九三、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弗克。

虞翻曰、天子、謂五、三、公位也、小人、謂四、二變得位、體鼎象、故公用亨于天子、四折鼎足、覆公餗、故小人不克也。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虞翻曰、小人、謂四也。

九四、匪其尪、无咎。

虞翻曰、匪、非也、其位尪、足尪、體行不正、四失位、折鼎足、故尪、變而得正、故无咎、尪、或作彭、作旁聲、字之誤。

象曰、匪其尪无咎、明辯折也。

虞翻曰、折之離、故明辯折也、四在乾則尪、在坤爲鼠、在震噬肺得金矢、在巽折鼎足、在坎爲鬼方、在離焚死、在艮旅于處、皆无所容、在兌睽孤、孚厲、三百八十四爻、獨无所容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虞翻曰、孚、信也、發而孚二、故交如、乾稱威、發得位、故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侯果曰、其體文明、其德中順、信發乎志、以尊於物、物懷其德、以信應君、君物交信、厥孚交如也、爲卦之主、有威、不用、唯行簡易、无所防備、物威其德、翻更畏威、威如之吉也。

上九、自天右之、吉无不利。

虞翻曰、謂乾也、右、助也、大有通比、坤爲自、乾爲天、兌爲右、故自天右之、比、坤爲順、乾爲信、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履信思順、又以尚賢、故自天右之、吉无不利。○王弼曰、餘爻皆乘剛、已獨乘柔順也、五爲信德、而已履焉、履信者也、居豐富之代、物不累心、高尚其志、尚賢者也、爻有三德、蓋天助道、故繫辭具焉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右也。

九謙易曰、上九、悅五、以柔處尊、而自謙損、尚賢奉己、上下應之、爲乾所右、故吉且利也。

序卦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崔憬曰、富貴而自謙其咎、故有大者不可盈、當須謙、天之道也。

䷎ 艮下坤上 謙、亨。

虞翻曰、乾上九來之坤、與履旁通、天道下濟、故亨。○彭城蔡景君說、剝上來之三。

君子有終。

虞翻曰、君子、謂三、艮終萬物、故君子有終。○鄭元曰、艮爲山、坤爲地、山體高、今在地下、其於人道、高能

下下、謙之象、亨者、嘉會之禮、以謙而爲主、謙者、自貶損以下人、唯艮之堅固、坤之厚順、乃能終之、故君子之人有終也。

象曰、謙亨。

九家易曰、艮、山、坤、地、山至高、地至卑、以至高下至卑、故曰謙也、謙者、兌世、艮與兌合、故亨。

天道下濟而光明。

荀爽曰、乾來之坤、故下濟、陰去爲離、陽來成坎、日月之象、故光明也。

地道卑而上行。

侯果曰、此本剝卦、乾之上九、來居坤三、是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坤之六三、上升乾位、是地道卑而上行者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

虞翻曰、謂乾盈履上、虧之坤三、故虧盈、貴處賤位、故益謙。○崔憬曰、若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

地道變盈而流謙。

虞翻曰、謙二以坤變乾盈、坎動而潤下、水流澤、故流謙也。○崔憬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是爲變盈而流謙、地之道也。

鬼神害盈而福謙。

虞翻曰、鬼、謂四、神、謂三、坤爲鬼、害、乾爲神福、故鬼神害盈而福謙也。○崔憬曰、朱門之家、鬼瞰其室、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其義矣。

人道惡盈而好謙。

虞翻曰、乾爲好、爲人、坤爲惡也、故人道惡盈、從上之三、故好謙矣。○崔憬曰、滿招損、謙受益、人之道也。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虞翻曰、天道遠、故尊光、三位賤、故卑、坎水就下、險弱難勝、故不可踰。

君子之終也。

孔穎達曰、尊者有謙、而更光明盛大、卑者有謙、而不踰越、是君子之終也、言君子能終其謙之善、而又獲謙之福、故曰君子有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

劉彝曰、地中有山、以高下下、故曰謙、謙之爲道、降已升人、山本地上、今居地中、亦降體之義、故爲謙象也。

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虞翻曰、君子、謂三、裒、取也、艮爲多、坤爲寡、乾爲物、爲施、坎爲平、謙乾盈益謙、故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侯果曰、裒聚也。象云、天道益謙、則謙之大者、天益之以大福、謙之小者、天益之以小福、故君子則之、以大益施大德、以小益施小德、是稱物平施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荀爽曰、初最在下、爲謙、二陰承陽、亦爲謙、故曰謙謙也、二陰一陽、相與成體、故曰君子也、九三體坎、坎用涉大川吉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九家易曰、承陽卑謙、以陽自牧養也。

六二、鳴謙、貞吉。

姚信曰、三體震、爲善鳴、二親承之、故曰鳴謙、得正處中、故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崔憬曰、言中正心與謙相得、○虞翻曰、中正、謂二、坎爲心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荀爽曰、體坎爲勞、終下二陰、君子有終、故吉也。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荀爽曰、陽當居五、自卑下衆、降居下體、君有下國之意也、衆陰皆欲攜陽上居五位、羣陰順陽、故萬民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荀爽曰、四得位處正、家性爲謙、故无不利、陰欲撝三使上居五、故曰撝謙、撝、猶揮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九家易曰、陰撝上陽、不違法則。

六五、不富以其鄰。

荀爽曰、鄰、謂四與上也、自四以上乘陽、乘陽失實、故皆不富、五居中有體、故總言之。

利用侵伐、无不利。

荀爽曰、謂陽利侵伐來上、无故不利之者。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荀爽曰、不服、謂五也、案、六五離爻、離爲戈兵、侵伐之象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虞翻曰、應在震、故曰鳴謙、體師象、震爲行、坤爲邑國、利五之正、已得從征、故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九家易曰、陰陽相應、故鳴謙也、雖應不承、故志未得、謂下九三可行師來上、坤爲邑國也、三應上、上呼

三征、來居五位、故曰利用行師征邑國也。　案、上六兌爻、兌爲口舌、鳴謙之象也。

序卦曰、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鄭元曰、言國既大而能謙、則於政事恬逸、當出地奮逸、行出而喜樂之意、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鄭元曰、坤、順也、震、動也、順其性而動者、莫不得、得其所、故謂之豫、豫、喜逸悅樂之貌也、震又爲雷、諸侯之象、坤又爲衆、師役之象、故利建侯行師矣、○虞翻曰、復初之四、與小畜旁通、坤爲邦國、震爲諸侯、初至五、體比象、四利復初、故利建侯、三至上、體師象、故行師、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

侯果曰、四爲卦主、五陰應之、剛志大行、故曰剛應而志行、

順以動、豫。

崔憬曰、坤下震上、順以動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

虞翻曰、小畜、乾爲天、坤爲地、如之者、謂天地亦動、以成四時、而況建侯行師、言其皆應而逸豫也、

而況建侯行師乎、

九家易曰、震爲建侯、坤爲行師、建侯所以興利、行師所以除害、利興害除、民所逸樂也、天地有生殺、萬物有始終、王者盛衰、亦有迭更、猶武王承亂、而應天地、建侯行師、來詢除害、民得逸悅、君得安樂也、

天地以順動、

虞翻曰、豫變通小畜、坤爲地、動初至三成乾、故天地以順動也、

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虞翻曰、過、謂失度、忒、差迭也、謂變初至需、離爲日、坎爲月、皆得其正、故日月不過動、初時、震爲春、至酉、兌爲秋、至五、坎爲冬、離爲夏、四時爲正、故四時不忒、通變之謂事、蓋此之類、

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虞翻曰、清、猶明也、動初至四、兌爲刑、至坎、爲罰、坎兌體正、故刑罰清、坤爲民、乾爲清、以坤乘坤、故民服、

案、帝出震、聖人也、坎爲法律、刑罰也、坤爲衆、順而民服也、

豫之時義大矣哉。

虞翻曰、順動天地、使日月四時、皆不過差、刑罰清而民服、故義大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

崔憬曰、震在坤上、故言雷出地、雷、陽氣、亦謂龍也、夏至後、陽氣極而一陰爻生、陰陽相擊、而成雷聲、雷聲之疾、有龍奮迅、豫溢之象、故曰奮豫、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鄭元曰、奮、動也。帝動於地上、而萬物乃豫也。以者、取其喜佚動搖、猶人至樂、則手欲鼓之、足欲舞之也。樂、充也。殷、盛也。薦、進也。上帝、天也。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各充其德而爲制。配天帝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故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

初六、鳴豫、凶。

虞翻曰、應震稱鳴、失位、故鳴豫凶也。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虞翻曰、體剛覆貞、故志窮凶也。

六二、介于石。

虞翻曰、介、纖也。與四爲艮、艮爲石、故介于石。

不終日、貞吉。

虞翻曰、與小畜通、應在五、終變成離、離爲日、得位、欲四急復初、已得休之、故不終日貞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侯果曰、得位居中、柔順正一、明豫動之可否、辨趣舍之權宜、假如塹石、不可移變、應時則改、不待終日、故曰豫之正吉。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王弼曰、履非其位、承奮豫之主、若其睢盱而豫、悔亦至焉、遲而不從、豫之所疾、進退離悔、位不當也。○

向秀曰、睢盱、小人喜悅佞媚之貌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荀爽作攢、虞作撰、鄭作宗。

侯果曰、爲豫之主、衆陰所宗、莫不由之以得其豫、體剛心直、志不懷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合、若以簪朋、盍、合也。坤爲盍、爲聚、坤爲衆、衆陰竝應、故朋盍簪、荀讀作攢、作宗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崔憬曰、以一陽而衆陰從已、合羣交歡、故其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虞翻曰、恒、常也。坎爲疾、應在坤、坤爲死、震爲反生、位在震中、與坤體絕、故貞疾恒不死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侯果曰、六五居尊、而乘於四、四以剛動、非已所乘、乘剛爲政、終亦病、若恒不死者、以其中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虞翻曰、應在三、坤爲冥、渝、變也。三失位、无應多凶、變乃得正、體艮成、故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荀爽曰、陰性冥昧、居尊在上、而猶豫悅、故不可長。

周易集解卷第五

序卦曰、豫必有隨也、故受之以隨。

韓康伯曰、順以動者、衆之所隨。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虞翻曰、否上之初、剛來下柔、初上得正、故元亨利貞无咎。○鄭元曰、震、動也、兌、悅也、內動之以德、外悅之以言、則天下之人、咸慕其行、而隨從之、故謂之隨也。既見隨從、能長之以義、通其嘉禮、和之以義、幹之以正、則功成而有福、若无此四德、則有凶咎焉。○焦贛曰、漢高帝與項羽、其明徵也。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虞翻曰、否乾上來之坤初、故剛來而下柔、動、震、說、兌也。

大亨貞、无咎。

荀爽曰、隨者、震之歸魂、雖歸從巽、故大通、動爻得正、故利貞、陽降陰升、嫌於有咎、動而得正、故无咎。而天下隨時。

虞翻曰、乾爲天、坤爲下、震春兌秋、三四之正、坎冬離夏、四時位正、時行則行、故天下隨時矣。

隨時之義大矣哉。

蜀才曰、此本否卦、剛自上來居初、柔自初而升上、則內動而外悅、是動而悅隨也、相隨而大亨无咎、得於時也、得時、則天下隨之矣、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

九家易曰、兌澤震雷、八月之時、雷藏於澤、則天下隨時之象也、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張元曰、晦者、冥也、雷者、陽氣、不宜用事、今在澤中、秋冬時也、故君子象之、日出視事、其將晦冥、退入宴寢而休息也、○侯果曰、坤爲晦、乾之上九、來入坤初、嚮晦者也、坤初升兌、兌爲休息、入宴者也、欲君民者晦德息物、動悅黎庶、則萬方歸隨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九家易曰、渝、變也、謂陽來居初、得正爲震、震爲子、得士之位、故曰官也、陰陽出門、相與交通、陰往之上、亦不失正、故曰貞吉而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鄭元曰、震爲大塗、又爲日門、當春分、陰陽之所交也、是臣出君門、與四方賢人交、有成功之象也、背舜偕微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是其義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虞翻曰、應在巽、巽爲繩、故稱係、小子、謂五、兌爲少、故曰小子、丈夫、謂四、體大過老夫、故稱丈夫、承四隔三、故失丈夫、三至上、有大過象、故與老婦士夫同義、體咸象、夫死大過、故每有欲嫁之義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虞翻曰、巳係於五、不兼與四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虞翻曰、隨家陰隨陽、三之上无應、上係於四、失初小子、故係丈夫失小子、艮爲居爲求、謂求之正、得位遠應、利上承四、故利居貞矣、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王弼曰、雖體下卦、二巳據初、將何所附、故舍初係四、志在丈夫也、四俱无應、亦欲於巳隨之、則得其求矣、故曰隨有求得也、應非其正、以係於人、何可以妄、故利居貞也、初處巳下、四處巳上、故曰係丈夫失小子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虞翻曰、謂獲三也、失位相據、在大過死象、故貞凶、象曰、其義凶矣、孚、謂五、初震爲道、三巳之正、四變應初、得位在離、故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明功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

虞翻曰、死在大過、故凶也、

有孚在道、明功也、

虞翻曰、功、謂五也、三四之正、離爲明、故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虞翻曰、坎爲孚、陽稱嘉、位五正、故吉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虞翻曰、凡五言中正、中正皆陽得其正、以此爲例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

虞翻曰、應在艮、艮手爲拘、巽爲繩、兩係稱維、故拘係之乃從維之、在隨之上、而無所隨、故維之、象曰上窮、是其義也、

王用亨于西山、

虞翻曰、否、乾爲王、謂五也、有觀象、故亨、兌爲西、艮爲山、故王用亨于西山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虞翻曰、乘剛无應、故上窮也、

序卦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九家易曰、子行父事、備物致用、而天下治也、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於聖人、子修聖道、行父之事、以臨天下、无爲而治也、

䷑ 巽下艮上 蠱、元亨、

虞翻曰、泰初之上、而與隨旁通、剛上柔下、乾坤交、故元亨也、○伏曼容曰、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爲事也、案尚書大傳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然爲訓者、正以太古之時、无爲无事也、今書蠱者、是卦之惑亂也、時既漸澆、物情惑亂、故事業因之而起惑矣、故左傳云、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是其義也、

利涉大川、

虞翻曰、謂二失位、動而之坎也、故利涉大川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子夏傳云、先甲三日者、辛、壬、癸也、後甲三日者、乙、丙、丁也、○馬融曰、甲在東方、艮在東北、故云先甲、巽在東南、故云後甲、所以十日之中、唯稱甲者、甲爲十日之首、蠱爲造事之端、故舉初而明事始也、言所以三日者、不令而誅謂之暴、故令先後各三日、欲使百姓通習、行而不犯也、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虞翻曰、泰初之上、故剛上、坤上之初、故柔下、上艮下巽、故巽而止蠱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荀爽曰。蠱者、巽也。巽歸合震。故元亨也。蠱者、事也。備物致用。故天下治也。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九家易曰。陽往據陰。陰來承陽。故有事也。此卦本泰。乾天有河。坤地有水。二爻升降。出入乾坤。利涉大川也。陽往求五。陰來求二。未得正位。戎事不息。故有事。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虞翻曰。謂初變成乾。乾爲甲。至二、成離。離爲日。謂乾三爻在前。故先甲三日。賁時也。變三至四、體離。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後。故後甲三日。无妄時也。易出震。消息歷乾坤象。乾爲始。坤爲終。故終則有始。乾爲天。震爲行。故天行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

何妥曰。山者高而靜。風者宜而疾。有似君處上而安靜。臣在下而行令也。

君子以振民育德。

虞翻曰。君子、謂泰乾也。坤爲民。初上撫坤。故振民。乾稱德。體大畜。須養。故以育德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虞翻曰。幹、正。蠱、事也。泰、乾爲父。坤爲事。故幹父之蠱。初上易位。艮爲子。父死大過稱考。故有子考。變而得正。故无咎。厲終吉也。　案。位陽令首。父之事也。爻陰柔順。子之實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王弼曰。幹事之首。時有損益。不可盡承。故意承而已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虞翻曰。應在五。泰、坤爲母。故幹母之蠱。失位。故不可貞。變而得正。故貞而得中道也。　案。位陰居內。母之象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王弼曰。以剛幹事。而无其應。故有悔也。履得其位。以正幹父。雖小有悔。終无大咎矣。　案。爻位俱陽。父之事。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虞翻曰。裕、不能爭也。孔子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四陰體大過。本末弱。故裕父之蠱。兌爲見。變而失正。故往見吝。象曰。往未得。是其義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虞翻曰。往失位。折鼎足。故未得。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荀爽曰。體和應中。承陽有實。用斯幹事。榮譽之道也。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虞翻曰。譽、謂二也。二五失位。變而得正。故用譽。變二使承五。故承以德。二乾爻。故稱德矣。

上九。不事王侯。

虞翻曰。巽、乾爲王。坤爲事。應在於三。震爲侯。坤象不見。故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

虞翻曰。謂五已變。巽爲高。艮陽升在坤上。故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荀爽曰。年老事終。不當其位。體艮爲止。故不事王侯。據上臨下。重陰累實。故志可則。

序卦曰。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崔憬曰。有蠱元亨。則可大之業成。故曰有事然後可大也。

䷒ 坤上兌下 臨。元亨利貞。

虞翻曰。陽息至二。與遯旁通。剛浸而長。乾來交坤。動則成乾。故元亨利貞。

至于八月有凶。

虞翻曰。與遯旁通。臨消於遯。六月卦也。於周爲八月。遯弒君父。故至于八月有凶。荀公以兌爲八月。兌於周爲十月。言八月。失之甚矣。○鄭元曰。臨、大也。陽氣自此浸而長大。陽浸長矣。而有四德。齊功於乾。盛之極也。人之情盛則奢淫。奢淫則將亡。故戒以凶。臨卦斗建丑而用事。殷之正月也。當文王之時。紂爲无道。故於是卦爲殷家興衰之戒。以見周改殷正之數云。臨自周二月用事。訖其七月。至八月。而遯卦受之。此終而復始。王命然矣。

象曰。臨。剛浸而長。

虞翻曰。剛、謂二也。兌爲水澤。自下浸上。故浸而長也。

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虞翻曰。說、兌。順、坤也。剛中、謂二也。四陰皆應之。故曰而應。大亨以正、謂三動成乾。天得正爲泰。天地交通。故亨以正。天之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蜀才曰。此本坤卦。剛長而柔消。故大亨利正也。　案。臨、十二月卦也。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月。凡歷八月。則成否也。否則天地不交。萬物不通。是至于八月有凶。斯之謂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

荀爽曰。澤卑地高。高下相臨之象也。

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虞翻曰、君子、謂二也。震爲言。兌口講習。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坤爲思。剛浸長。故以教思无窮。容、寬也。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坤爲容、爲民。故保民无疆矣。

初九。咸臨。貞吉。

虞翻曰、咸、感也。得正應四。故貞吉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荀爽曰。陽始感升。以剛臨柔。得其正位而居。是吉。故曰志行正。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虞翻曰。得中多援。兼有四陰。體復初。元吉。故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荀爽曰。陽感至二。當升居五。羣陰相承。故无不利也。陽當居五。陰當順從。今尚在二。故曰未順命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虞翻曰。兌爲口。坤爲土。土爰稼穡作甘。兌口銜坤。故曰甘臨。失位乘陽。故无攸利。言三失位无應。故憂之。勉而成泰。故咎不可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虞翻曰。至、下也。謂下至初。應當位。有實。故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當位實也。

荀爽曰。四與二同功。欲升二至五。已得承順之。故曰至臨也。陽雖未乘。處位居正。故得无咎。是當位實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荀爽曰。五者、帝位。大君、謂二也。宜升上居五位。吉。故曰。知臨。大君之宜也。二者處中。行升居五。五亦處中。故曰。行中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荀爽曰。上應於三。欲因三升二。過應於陽。敦厚之意。故曰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九家易曰。志在升二也。陰以陽爲主。故志在內也。

序卦曰。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崔憬曰。言德業大者。可以觀政於人。故受之以觀也。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鄭元曰。坤爲地。爲衆。巽爲木。爲風。九五、天子之爻。互體有艮。艮爲鬼門。又爲宮闕。地上有木。而爲鬼門宮闕。者。天子宗廟之象也。○王弼曰。王道之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乎盥也。至薦簡

略。不足復觀。故觀盥而不薦也。○馬融曰。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國之大事。唯祀與戎。王道可觀。在於祭祀。祭祀之餘。莫過初盥降神。故孔子稱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此言及薦簡略。則不足觀也。以下觀上。見其至盛之禮。萬民信敬。故云有孚顒若。孚、信。顒、敬也。案鬼神者。幽冥微妙。若人君脩德至誠。感神。則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故觀盥而不觀。饗其誠信者也。斯即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是其義也。

象曰。大觀在上。

蜀才曰。此本乾卦。案柔小浸長。剛大在上。其德可觀。故曰大觀在上也。

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虞翻曰。謂陽息臨二。直方大。臨者。大也。在觀上。故稱大觀。順、坤也。中正、謂五。五以天神道觀示天下。成服其化。賓於王庭。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虞翻曰。觀、反臨也。以五陽觀示坤民。故稱觀。盥、沃盥。薦、羞牲也。孚、信。謂五。顒、順。君德。有威容貌。若、順也。坎爲水。坤爲器。艮手臨坤。坎水沃之。盥之象也。故觀盥而不薦。孔子曰。禘自既灌。吾不欲觀之矣。巽爲進退。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則下觀其德而順其化。上之三。五在坎中。故有孚顒若。下觀而化。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君德之義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

虞翻曰。忒、差也。神道、謂五。臨、震兌爲春秋。三上易位。坎冬離夏。日月象正。故四時不忒。

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今本聖人下有以字。

虞翻曰。聖人、謂乾。退藏於密。而齊於巽。以神明其德教。故聖人設教。坤民順從。而天下服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九家易曰。先王、謂五。應天順民。受命之王也。風行地上。草木必偃。枯槁朽壞。獨不從風。謂應外之爻。天地氣絕。陰陽所去。象不化之民。五刑所加。故以省察四方。觀觀民俗。而設其教也。言先王德化。光被四裔。有不賓之民。不從法令。以五刑加之。以齊德教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虞翻曰。艮爲童。陰、小人。陽、君子。初位賤。以小人承君子。故无咎。陽伏陰下。故君子吝矣。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王弼曰。失位處下。最遠朝美。无所覽見。故曰童觀。處大觀之時。而童觀趣順而已。小人爲之。无可咎責。君子爲之。鄙吝之道。

六二。闚觀。利女貞。

虞翻曰。臨兌爲女。巽觀稱闚。兌女反成巽。巽四五得正。故利女貞。艮爲宮室。坤爲閨戶。小人而應五。故

闚觀女貞利、不淫視也。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侯果曰、得位居中、上應於五、闚觀朝美、不能大觀、處大觀之時、而爲闚觀、女正則利、君子則醜也。　案、六二離爻、離爲目、又爲中女、外互體艮、艮爲門闕、女目近門、闚觀之象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虞翻曰、坤爲我、臨震爲生、生、謂坤生民也、巽爲進退、故觀我生進退、臨震進之五、得正居中、故象曰未失道。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荀爽曰、我、謂五也、生者、教化生也、三欲進、觀於五、四既在前、而三故退、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虞翻曰、坤爲國、臨陽至二、天下文明、反上成觀、進顯天位、故觀國之光、王、謂五陽、陽爲賓、坤爲用、爲臣、四在王庭、賓事於五、故利用賓于王矣、詩曰、莫敢不來賓、莫敢不來王、是其義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崔憬曰、得位比尊、承於王者、職在搜揚賢俊、賓薦王庭、故以進賢爲尚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虞翻曰、我、身也、謂我生生、謂生民、震生象、反坤、爲死喪、嫌非生民、故不言民、陽爲君子、在臨二、失位之五、得道處中、故君子无咎矣。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王弼曰、觀我生、自觀其道也、爲衆觀之主、當宣文化、光于四表、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君子風著、己乃无咎、欲察己道、當觀民也。○虞翻曰、坤爲民、謂三也、坤體成、故觀民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虞翻曰、應在三、三體臨震、故觀其生、君子、謂三、三得正、故无咎矣。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王弼曰、觀其生、爲人所觀也、最處上、極天下所觀者也、處天下所觀之地、其志未爲平易、不可不慎、故君子德見、乃得无咎、生、猶動出也。○虞翻曰、坎爲志、爲平、上來之三、故志未平矣。

序卦曰、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雜卦曰、言可觀政於人、則有所合於刑矣、故曰可觀而有所合。

䷔ 離下震上　噬嗑、亨、利用獄。

虞翻曰、否五之坤初、坤初之五、剛柔交、故亨也、坎爲獄、艮爲手、離爲明、四以不正、而係於獄、上當之三、蔽四成豐、折獄致刑、故利用獄、坤爲用也。　案、頤中有物曰噬嗑、謂九四也、四互坎體、坎爲法律、又爲

刑獄、四在頤中、齧而後亨、故利用獄也。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虞翻曰、物、謂四、則所噬乾脯也、頤中无物、則口不噬、故先舉頤中有物曰噬嗑也。

崔憬曰、物在頤中、隔其上下、因齧而合、乃得其亨焉、以喻人於上下之間、有亂章者、當用刑去之、故曰利用獄。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虞氏曰、此本否卦、乾之九五、分降坤初、坤之初六、分升乾五、是剛柔分也、分則雷動於下、電照於上、合成天威、故曰雷電合而成章也。

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侯果曰、坤之初六、上升乾五、是柔得中而上行、雖則失位、文明以中、斷制枉直、不失情理、故利用獄。

象曰、雷電、噬嗑。

宋衷曰、雷動而威、電動而明、二者合而其道章也、用刑之道、威明相兼、若威而不明、恐敎淫濫、明而无威、不能伏物、故須雷電竝合、而噬嗑備。

先王以明罰勅法。

侯果曰、雷所以動物、電所以照物、雷電震照、則萬物不能懷邪、故先王則之、明罰勅法、以示萬物、欲爲方一心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虞翻曰、屨、貫、趾、足也、震爲足、坎爲校、震沒坎下、故屨校滅趾、初位得正、故无咎、○干寶曰、趾、足也、屨校、貫械也、初居剛躁之家、體貪狠之性、以震掩巽、強暴之男也、行侵陵之罪、以絡屨校之刑、故曰屨校滅趾、得位於初、顧震知懼、小懲大戒、以免刑戮、故曰无咎矣。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虞翻曰、否坤小人、以陰消陽、其亡其亡、故五變滅初、否坤殺不行也、○干寶曰、不敢遂行強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或曰、噬、食也、艮爲膚、爲鼻、鼻沒水坎中、隱藏不見、故噬膚滅鼻、乘剛、又得正多譽、故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侯果曰、居中履正、用刑者也、二互體艮、艮爲鼻、又爲黔喙、噬膚滅鼻之象也、乘剛、噬必深、噬過其分、故滅鼻也、刑劓雖峻、得所疾也、雖則滅鼻、而无咎矣。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虞翻曰、三在膚裏、故腊肉、離日煥之、爲腊、坎爲毒、故噬腊肉遇毒、腊、謂矢乾也、失位承四、故小吝、與上易位、利用獄、成豐、故无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荀爽曰。背肉、謂四也。三以不正。噬取異家。法當遇罪。故曰遇毒。爲艮所止。所欲不得。故小吝也。所欲不得。則免於罪。故无咎矣。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陸績曰。肉有骨。謂之胏。離爲乾肉。又爲兵矢。失位用刑。物亦不服。若噬有骨之乾胏也。金矢者。取其剛直也。噬胏雖復艱難。終得中其剛直。雖艱正吉。未爲光大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虞翻曰。陰稱肉。位當離。目中烈。故乾肉也。乾金黃。故得黃金。貞、正。厲、危也。處而得正。故无咎。○王弼曰。乾肉、堅也。黃、中也。金、剛也。以陰處陽。以柔承剛。以噬於物。物亦不服。故曰噬乾肉也。然處得尊位。而居於中。能行其戮者也。雖不正而能行其戮。剛勝者也。噬雖不服。得中而勝。故曰噬乾肉得黃金也。已雖不正。而刑戮得當。故雖貞厲而无咎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荀爽曰。謂陰來正居是而厲陽也。以陰厲陽。正居其處。而无咎者。以從下明上。不失其中。所言得當。

上九。何校滅耳。凶。

荀爽曰。爲五所何。故曰何校。據五應三。欲盡滅坎。上體坎爲耳。故曰滅耳凶。上以不正。優欲无已。奪取異家。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故宜凶矣。○鄭元曰。離爲槁木。坎爲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九家易曰。當據離坎。以爲聰明。坎既不正。今欲滅之。故曰聰不明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崔憬曰。言物不可苟合於刑。當須以文飾之。故受之以賁。

䷕ 離下艮上 賁。亨。

虞翻曰。泰上之乾二。乾二之坤上。柔來文剛。陰陽交。故亨也。

小利有攸往。

虞翻曰。小、謂五。五失正。動得位。體離。以剛文柔。故小利有攸往。○鄭元曰。賁、文飾也。离爲日。天文也。艮爲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二文。相飾成賁者也。猶人君以剛柔仁義之道飾成其德也。剛柔雜。仁義合。然後嘉會禮通。故亨也。卦互體坎艮。艮止於上。坎險於下。夾震在中。故不利大行。小有所之。則可矣。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荀爽曰。此本泰卦。謂陰從上來。居乾之中。文飾剛道。交於中和。故亨也。分乾之二。居坤之上。上飾柔道。兼據二陰。故小利有攸往矣。

天文也。

虞翻曰。謂五利變之正。成巽體離。艮爲星。離日坎月。巽爲高。五、天位。離爲文明。日月星辰。高麗於上。故稱天之文也。

文明以正。人文也。

虞翻曰。人、謂三。乾爲人。文明、離。正、艮也。震動離明。五變據四。三五分則止文三。故以三爲人文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虞翻曰。日月星辰。爲天文也。泰。震春、兌秋。賁、坎冬、離夏。巽爲進退。日月星辰。進退盈縮。謂朓側朒也。歷象在天成變。故以察時變矣。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虞翻曰。泰、乾爲人。五上動。體既濟。賁離象。重明麗正。故以化成天下也。○干寶曰。四時之變。繫乎日月。聖人之化。成乎文章。觀日月而要其會通。觀文明而化成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賁。

王廙曰。山下有火。文相照也。夫山之爲體。層峯嶁嶺。嶄嶮參差。直從其形。已如彫飾。復加火照。彌見文章。賁之象也。

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虞翻曰。君子、謂乾。離爲明。坤爲庶政。故明庶政。坎爲獄。三在獄得正。故无敢折獄。噬嗑四不正。故利用獄也。

初九。賁其趾。

虞翻曰。應在震。震爲足。故賁其趾也。

舍車而徒。

虞翻曰。應在艮。艮爲舍。坎爲車。徒、步行也。位在下。故舍車而徒。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崔憬曰。剛柔相交。以成飾義者也。今近四乘於二比。故曰舍車。車、上大夫所乘。謂二也。四乘於剛。艮止其應。初全其義。故曰而徒。徒、農賤之卑也。自飾其行。故曰賁其趾。趾、謂初也。○王肅曰。在下。故稱趾。既舍其車。又飾其趾。是徒步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侯果曰。自三至上。有頤之象也。二在頤下。須之象也。上无其應。三亦无應。若能上承於三。與之同德。雖俱无應。可相與而興起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盧氏曰。有離之文以自飾。故曰賁如也。有坎之水以自潤。故曰濡如也。體剛履正。故永貞吉。與二同德。故終莫之陵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王弼曰。有應在初。三爲寇難。二志相感。不獲交通。欲靜則失初之應。欲適則懼三之難。故或飾或素。內懷疑懼。皤絜其馬。翰如以待。雖履正位。未果其志。匪緣寇隔。乃爲婚媾。則終无尤也。○陸績曰。震爲馬。爲白。故曰白馬翰如。案皤亦白素之貌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

案。坎爲盜。故疑。當位乘三。悖禮難飾。應初遠陽。故曰當位疑也。

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崔憬曰。以其守正待應。故終无尤也。

六五。賁于邱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虞翻曰。艮爲山。五半山。故稱邱。木果曰園。故賁于邱園也。六五失正。動之成巽。巽爲帛。爲繩。艮手持。故束帛以艮斷巽。故戔戔。失位无應。故吝。變而得正。故終吉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荀爽曰。艮、山。震、林。失其正位。在山林之間。賁飾邱陵。以爲園圃。隱士之象也。五爲王位。體中履和。動賁之主。尊道之君也。故曰。賁于邱園。束帛戔戔。君臣失正。故吝。能以中和飾上成功。故終吉而有喜也。○虞翻曰。五變之陽。故有喜。凡言賁慶。皆陽爻。束帛戔戔。委積之貌。案。六五離爻。離爲中女。午爲蠶絲。

束帛之象。

上九。白賁。无咎。

虞翻曰。在巽上。故曰白賁。乘五。陰變而得位。故无咎矣。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于寶曰。白素也。延山林之人。采素士之賁。以飾其政。故上得志也。○虞翻曰。上之五得位。體成既濟。故曰得志。坎爲志也。

序卦曰。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崔憬曰。以文致飾。則上下情通。故曰致飾然後通也。文者致理。極而无教。則盡矣。盡、猶剝也。

䷖坤下艮上剝。不利有攸往。

虞翻曰。陰消乾也。與夬旁通。以柔變剛。小人道長。子弒其父。臣弒其君。故不利有攸往也。

象曰。剝。剝也。

盧氏曰。此本乾卦。柔陰剝陽。故名爲剝也。

柔變剛也。

荀爽曰。謂陰外變五。五者至尊。爲陰所變。故曰剝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

鄭元曰。陰氣侵陽。上至於五。萬物零落。故謂之剝也。五陰一陽。小人極盛。君子不可有所之。故不利有攸往也。

順而止之。觀象也。

虞翻曰。坤順艮止。謂五消觀成剝。故觀象也。

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

虞翻曰。乾爲君子。乾息爲盈。坤消爲虛。故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則出入無疾。反復其道。易窮巽消。艮出震息。兌盈乾虛。坤故於是見之耳。

象曰。山附於地。剝。

陸績曰。艮爲山。坤爲地。山附於地。謂高附於卑。貴附於賤。君不能制臣也。

上以厚下安宅。

盧氏曰。上、君也。宅、居也。山高絕於地。今附地者。明被剝矣。屬地時也。君當厚錫於下。賢當卑降於愚。然後得安其居。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虞翻曰。此卦坤變乾也。動初成巽。巽木爲牀。復震在下。爲足。故剝牀以足。蔑、无。貞、正也。失位无應。故蔑貞凶。艮止。震在陰下。象曰。以滅下也。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盧氏曰。蔑、滅也。坤所以載物。牀所以安人。在下。故稱足。先從下剝。漸及於上。則君政崩滅。故曰以滅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虞翻曰。指間稱辨。剝二成艮。艮爲指。二在指間。故剝牀以辨。无應在剝。故蔑貞凶也。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鄭元曰。足上稱辨。謂近膝之下。屨則相近。中則相遠。故謂之辨。辨、分也。○崔憬曰。今以牀言之。則辨當在第足之間。是牀莖也。未有與者。言至三則應。故二未有與也。

六三。剝。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荀爽曰。衆皆剝陽。三獨應上。无剝害意。是以无咎。象曰。失上下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虞翻曰。辨上稱膚。艮爲膚。以陰變陽。至四乾毀。故剝牀以膚。臣弒君。子弒父。故凶矣。○王肅曰。在下而

安人者、牀也、在上而處牀者、人也、坤以象牀、艮以象人、牀剝盡、以及人身、爲敗滅深、害莫甚焉、故曰剝牀以膚凶也、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崔憬曰、牀之膚、謂薦席、若獸之有皮毛也、牀以剝盡、次及其膚、剝于大臣之象、言近身與君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虞翻曰、剝消觀五、巽爲魚、爲繩、艮手持繩貫巽、故貫魚也、艮爲宮室、人、謂乾、五以陰代陽、五貫乾、爲寵人、陰得麗之、故以宮人寵、動得正、成觀、故无不利也、○何妥曰、夫剝之爲卦、下比五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魚爲陰物、以喻衆陰也、夫宮人者、后夫人嬪妾、各有次序、不相濟亂、此則貴賤有章、寵御有序、六五既爲衆陰之主、能有貫魚之次第、故得无不利矣、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崔憬曰、魚與宮人皆陰類、以比小人焉、魚大小一貫、若后夫人嬪婦御女、小大雖殊、寵御則一、故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德車、小人剝廬、

虞翻曰、艮爲碩果、謂三已復位、有頤象、頤中无物、故不食也、夫、乾爲君子、爲德、坤爲車、爲民、乾在坤、故以德爲車、小人、謂坤、艮爲廬、上變滅艮、坤陰迷亂、故小人剝廬也、

象曰、君子德車、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侯果曰、艮爲果、爲廬、坤爲輿、處剝之上、有剛直之德、羣小人不能傷害也、故果至碩大、不被剝食矣、君子居此、萬姓賴安、若得乘其車輿也、小人處之、則庶方无控、被剝其廬舍、故曰剝廬終不可用矣、

周易集解卷第六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也、

崔憬曰、夫易窮則有變、物極則反於初、故剝之爲道、不可終盡、而受之於復也、

䷗ 坤震下上 復、亨、

何妥曰、復者、歸本之名、羣陰剝陽、至於幾盡、一陽來下、故稱反復、陽氣復反、而得交通、故云復亨也、

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虞翻曰、謂出震成乾、入巽成坤、坎爲疾、十二消息、不見坎象、故出入无疾、兌爲朋、在內稱來、五陰從初、

初陽正息而成兌、故朋來无咎矣、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案易軌、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坎震離兌四方正卦、卦別六爻、爻生一氣、其餘六十卦、三百六十爻、爻主一日、當周天之數、餘五日四分日之一、以通閏餘者也、約卦陽氣盡於九月之終、至十月末、純坤用事、坤卦將盡、則復陽來、隔坤之一卦六爻、爲六日、復來成震、一陽爻生、爲七日、故言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是其義也、天道玄遠、理絕希慕、先儒已論、繼倪今舉約文、略陳梗概、以候來慧、如積薪者也、

利有攸往。

虞翻曰。陽息臨成乾。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故利有攸往矣。

象曰。復亨。

虞翻曰。陽息坤。與坎旁通。剛反交初。故亨。

剛反動、而以順行。

虞翻曰。剛從艮入坤。從反震。故曰反動。坤順震行。故而以順行。陽不從上來反初。故不言剛自外來。是以明不遠之復。入坤出震義也。

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侯果曰。陽上出。君子道長也。陰下入。小人道消也。動而以行。故出入无疾。朋來无咎矣。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虞翻曰。謂乾成坤。反出於震而來復。陽爲道。故復其道。剛爲晝日。消乾六爻。爲六日。剛來反初。故七日來復天行也。○侯果曰。五月天行至午。陽復而陰升也。十一月天行至子。陰復而陽升也。天地運往。陰陽升復。凡歷七月。故曰七日來復。此天之運行也。繇詩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一之日、周之正月也。二之日、周之二月也。則古人呼月爲日明矣。

利有攸往。剛長也。

荀爽曰。利往居五。綱道浸長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虞翻曰。坤爲復。謂三復位時。雖爲見。坎爲心。陽息臨成泰。乾天坤地。故見天地之心也。○荀爽曰。復者。冬至之卦。陽起初九。爲天地心。萬物所始。吉凶之先。故曰見天地之心矣。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虞翻曰。先王、謂乾初。至日、冬至之日。坤闔爲閉關。巽爲商旅。爲近利市三倍。姤巽伏初。故商旅不行。姤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今隱復下。故后不省方。復爲陽始。姤則陰始。天地之始。陰陽之首。已言先王。又更言后。后、君也。六十四卦。唯此重耳。○宋衷曰。商旅不行。自天子至公侯。不省四方之非。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制之者、王者之事。秉之者、爲君之業也。故上言先王。而下言后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崔憬曰。從坤反震。而變此爻。不遠復也。復而有應。故獲元吉也。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侯果曰。祇、大也。往被陰剝。所以有悔。憑非遠復。故无大咎。以此脩身。顏子之分矣。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王弼曰。得位居中。比初之上。而附順之下。仁之謂也。既處中位。親仁善鄰。復之休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虞翻曰。頻、變也。三失位。故頻復厲。動而之正。故无咎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侯果曰。處震之極。以陰居陽。懼其將危。頻變而復。履危反道。義亦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虞翻曰。中、謂初。震爲行。初一陽爻。故稱獨。四得正應初。故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俗說以四位在五陰之中。而獨應復。非也。四在外體。又非內象。不在二五。何得稱中行耳。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侯果曰。坤爲厚載。故曰敦復。體柔居剛。无應失位。所以有悔。能自考省。動不失中。故曰无悔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

虞翻曰。坤冥爲迷。高而无應。故凶。五變正時。坎爲災眚。故有災眚也。

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虞翻曰。三復位時。而體師象。故用行師。陰逆不順。坤爲死喪。坎流血。故終有大敗。姤乾爲君。滅藏於坤坤爲喪邦。故國君凶矣。○荀爽曰。坤爲衆。故用行師也。謂上行師。而距於初。陽息上升。必消羣陰。故終有大敗。國君、謂初也。受命復道。當從下升。今上六行師。王誅必加。故以其國君凶也。

至于十年不克征。

虞翻曰。坤爲至。爲十年。陰逆坎臨。故不克征。謂五變殺險。故師師敗績。君而无征也。○何妥曰。理國之道。須進善納諫。迷而不復。安可牧民。以此行師。必敗績矣。敗乃思復。失道已遠。雖復十年乃征。无所克矣。

䷫ 震下乾上 无妄。

崔憬曰。物復其本。則爲妄實。故言復則无妄矣。

序卦曰。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虞翻曰。姤乾爲君。坤陰滅之。以國君凶。故曰反君道也。

象曰。坤爲先迷。故曰迷復。坤又爲師象。故曰行師。坤數十。十年之象也。

何妥曰。乾上震下。天威下行。物皆絜齊。不敢虛妄也。

元亨利貞。

虞翻曰。遯上之初。此所謂四陽二陰。非大壯則遯來也。剛來交初。體乾。故元亨。三四失位。故利貞也。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虞翻曰。非正、謂上也。四已之正。上動成坎。故有眚。變而逆乘。天命不右。故不利有攸往矣。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蜀才曰、此本遯卦、案剛自上降爲主於初、故動而健、剛中而應也。於是乎邪妄之道消、大通以正矣、无妄大亨、乃天道恆命也。

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虞翻曰、動、震也。健、大亨、謂乾、剛中、謂五、而應二、大亨以正、變四承五、乾爲天、巽爲命、故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无妄之往何之矣。

虞翻曰、謂四已變、上動體屯、坎爲血、逆如、故何之矣。

天命不右、行矣哉。

虞翻曰、天、五也、巽爲命、右、助也、四已變、成坤、天道助順、上動、逆乘巽命、故天命不右、行矣哉、言不可行也、馬君云、天命不右行、非矣。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九家易曰、天下雷行、陽氣普偏、無物不與、故曰物與也、物受之以生、无有災妄、故曰物與无妄也、○虞翻曰、與、謂舉、妄、亡也、謂雷以動之、震爲反生、萬物出震、无妄者也、故曰物與无妄、序卦曰、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而京氏及俗儒、以爲大旱之卦、萬物皆死、无所復望、失之遠矣、有无妄然後可畜、不死明矣、若物皆死、將何畜聚、以此疑也。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虞翻曰、先王、謂乾、乾盈爲茂、艮爲對時、體頤養象、萬物出震、故以茂對時育萬物、言物皆死、遠此甚矣、○侯果曰、雷震天下、物不敢妄、威震懲治、无物不與、故先王以茂養萬物、乃對時而育矣、時泰、則威之以无妄、時否、則利之以嘉遯、是對時而化育也。

初九、无妄、往吉。

虞翻曰、謂應四也、四失位、故命變之正、四變得位、承五應初、故往吉、在外稱往也。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虞翻曰、四變應初、夫妻體正、故往得志矣。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虞翻曰、有益耕象、无坤田、故不耕、震爲禾稼、艮爲手、禾在手中、故稱穫、田在初、一歲曰菑、在二、三歲曰畬、初爻非坤、故不菑而畬也、得位應五、利四變之益、則坤體成、有耒耜之利、故利有攸往、往應五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虞翻曰、四動坤虛、故未富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虞翻曰、上動體坎、故稱災也、四動之正、坤爲牛、艮爲鼻、爲止、巽爲桑、爲繩、繫牛鼻而止桑下、故或繫之牛也、乾爲行人、坤爲邑人、乾四據三、故行人之得、三係於四、故邑人之災、或說、以四變則牛應初、震坤爲死喪、故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虞翻曰、動得正、故可貞、承五應初、故无咎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虞翻曰、動陰承陽、故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虞翻曰、謂四以之正、上動體坎、坎爲疾、故曰无妄之疾也、巽爲木、艮爲石、故稱藥、坎爲多告、藥不可試、故勿藥有喜、康子饋藥、丘未達、故不嘗、此之謂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侯果曰、位正居尊、爲无妄貴主、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三四妄處、五乃憂疾、非珍攝、則藥不可試、若下皆不妄、則不治自愈、故曰勿藥有喜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虞翻曰、動而成坎、故行有眚、乘剛逆命、故无攸利、天命不右、行矣哉。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崔憬曰、居无妄之中、有妄者也、妄而應三、上下非正、窮而反妄、故爲災也。

序卦曰、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崔憬曰、有誠實、則可以中心藏之、故言有无妄然後可畜也。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

虞翻曰、大壯初之上、其德剛上也、與萃旁通、二五失位、故利貞、此萃五之復二、或臨、臨者、大也、至上、有剛獲之象、故名大畜也。

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虞翻曰、三稱家、謂二五易位、成家人、家人體噬嗑、噬食、故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

虞翻曰、剛健、謂乾、篤實、謂艮、二已之五、利涉大川、互體離坎、離爲日、故輝光日新也、其德剛上而尚賢。

蜀才曰、此本大壯卦、案剛自初升、爲主於外、剛陽居上、尊尚賢也。

能健止、大正也。

虞翻曰、健、乾、止、艮也、二五易位、故大正、舊讀言能止健、誤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

虞翻曰、二五易位、成家人。今體頤養象。故不家食吉養賢也。案乾爲賢人也。艮爲宮闕。乾爲賢人居於闕下。不家食之象。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京房曰、謂二變五體坎。故利涉大川。五、天位。故曰應乎天。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

向秀曰。止莫若山。大莫若天。天在山中。大畜之象。天爲大器。山則極止。能止大器。故名大畜也。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虞翻曰。君子、謂乾。乾爲言。震爲行。坎爲識。乾知大始。震在乾前。故識前言往行。有頤養象。故以畜其德矣。

初九。有厲利己。

王弼曰。四乃畜己。未可犯也。進則災危。有厲則止。故能利己。

象曰。有厲利己。不犯災也。

虞翻曰。謂二變正。四體坎。故稱災也。

九二。輿說輹。

虞翻曰。萊、坤爲車。爲腹。坤消乾成。故車說腹。腹、或作輻也。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盧氏曰。乾爲輿。案。輹、車之鉤心。夾軸之物。處失其正。上應於五。五居畜盛。止不我升。故且說輹停留。待時而進。退得正。故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吉。日閑輿衛。

虞翻曰。乾爲良馬。震爲奮走。故稱逐也。謂二已變。三在坎中。故利艱貞吉。離爲日。二至五。體師象。坎爲閑習。坤爲車輿。乾人在上。震爲驚衛。講武閑兵。故曰日閑輿衛也。

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虞翻曰。謂上而也。五已變正。上動成坎。坎爲志。故利有攸往。與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告。元吉。

虞翻曰。艮爲童。五已之正。萊坤爲牛。告、謂以木楅其角。大畜畜物之家。惡其觸害。艮爲手。爲小木。坤爲繩。繩縛小木。樹著牛角。故曰童牛之告。得位承五。故元吉而喜。喜、謂五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侯果曰。坤爲輿。故有牛矣。牿、楅也。以木爲之。橫施於角。止其觝之威也。初欲上進。而四牿之。角既被牿。則不能觸四。是四羣初之角也。四能牿初。與无角同。所以元吉而有喜矣。童牛、无角之牛也。對人職曰。設其楅衡。注云。楅設於角。衡設於鼻。止其觝觸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虞翻曰。二變時。坎爲豕。劇豕稱豶。今不害物。三至上。體頤象。五變之剛。巽爲白。震爲出。剛白從頤中出。牙之象也。動而得位。豶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虞翻曰。五變得正。故有慶也。○崔憬曰。說文。豶、劇豕。今俗猶呼劇豬是也。然以豕本剛突。劇乃性和。雖有其牙。不足害物。是制於人也。以喻九二之剛健失位。若豕之劇。不足畏也。而六五應止之易。故吉有慶矣。案。九二坎爻。坎爲豕也。以陽居陰。而失其位。若豕被劇之象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虞翻曰。何、當也。衢、四交道。乾爲天。震艮爲道。以震交艮。故何天之衢亨。上變、坎爲亨也。○王弼曰。處畜之極。畜極則亨。何、辭也。猶云何畜。乃天之衢亨、道大行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虞翻曰。謂上據二陰。乾爲天道。離爲行。故道大行矣。

序卦曰。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崔憬曰。大畜剛健。煇光日新。可以觀其所養。故言物畜然後可養。

䷚震下艮上頤。貞吉。

虞翻曰。謂四之初。與大過旁通。養正則吉。謂三爻之正。五上易位。故頤貞吉。反復不衰。與乾坤坎離大過小過中孚同義。故不從臨觀四陰二陽之例。或以臨二之上、兌爲口。故有口實也。

觀頤。

虞翻曰。離爲目。故觀頤。觀其所養也。

自求口實。

虞翻曰。或以大過兌爲口。或以臨兌爲口。坤爲自。艮爲求。口實、頤中物。謂其自養。○鄭元曰。頤中、口車輔之名也。震動於下。艮止於上。口車動而上。因輔嚼物以養人。故謂之頤。頤、養也。能行養。則其幹事故吉矣。二五離爻。皆得中。離爲目。觀象也。觀頤、觀其養賢與不肖也。頤中有物曰口實。自二至五有二坤。坤載養物。而人所食之物皆存焉。觀其求可食之物。則貧廉之情可別也。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

姚信曰。以陽養陰。動於下。止於上。各得其正。則吉也。○宋衷曰。頤者、所由飲食自養也。君子割不正不食。況非其食乎。是故所養必得賢明。自求口實。必得體官。是謂養正也。

觀頤。觀其所養也。

侯果曰。王者所養。養賢則吉也。

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侯果曰。此本觀卦。初六升五。九五降初。則成頤也。是自求口實。觀其自養。　案。口實。謂頤口中也。實事可言。震。聲也。實物可食。艮。其成也。

天地養萬物。

翟元曰。天。上。地。初也。萬物。衆陰也。天地以元氣養萬物。聖人以正道養賢及萬民。此其聖也。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虞翻曰。乾爲聖人。艮爲賢人。頤下養上。故聖人養賢。坤陰爲民。皆在震上。以貴下賤。大得民。故以及萬民。

頤之時大矣哉。

天地養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人非頤不生。故大矣。

象曰。山下有雷。頤。

劉表曰。山止於上。雷動於下。頤之象也。

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荀爽曰。雷爲號令。今在山中閉藏。故慎言語。雷動於上。以陽食陰。艮以止之。故節飲食也。言出乎身。加乎民。故慎言語。所以養人也。飲食不節。殘賊萬生。故節飲食以養物。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虞翻曰。晉離爲龜。四之初。故舍爾靈龜。坤爲我。震爲動。謂四失離入坤。遠應多懼。故凶矣。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侯果曰。初本五也。五互體艮。艮爲山龜。自五降初。則爲頤矣。是舍爾靈龜之德。來觀朵頤之饋。貪祿致凶。故不足貴。　案。朵頤垂下。動之貌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貞凶。

王肅曰。養下曰顛。拂。違也。經。常也。丘。小山。謂六五也。二宜應五。反下養初。豈非顛頤。違常於五也。故曰拂經于丘矣。拂丘雖阻常理。養下。故謂養賢。上既无應。征必凶矣。故曰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侯果曰。正則失養之類。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虞翻曰。三失位體剝。不正相應。弑父弑君。故貞凶。坤爲十年。動无所應。故十年勿用。无攸利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虞翻曰。弑父弑君。故大悖也。

六五。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王弼曰。履得其位。而應於初。以上養下。得頤之義。故曰顛頤吉。下交近濟。則咎矣。故虎視眈眈。威而不猛。故其欲逐逐。而尚教賢。脩此二者。乃得全其吉而无咎矣。觀其自養。則養正。察其所養。則養賢。脩爻之貴。斯爲盛矣。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虞翻曰。晉四之初。謂三已變。故顛頤。與屯四乘坎馬同義。坤爲虎。離爲目。眈眈。下視貌。逐逐。心伏貌。坤爲衆。坎水爲欲。故其欲逐逐。得位應初。故无咎。謂上已反三成離。故上施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虞翻曰。失位。故拂經。艮爲居也。涉上成坎。乘陽无應。故不可涉大川矣。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王弼曰。以陰居陽。拂頤之義也。无應於下。而比於上。故宜居貞順而從上。則吉。

上九。由頤。厲吉。

虞翻曰。由。自從也。體剝居上。衆陰順承。故由頤。失位。故厲。以坤艮自輔。故吉也。

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虞翻曰。失位。厲危之。五得正。成坎。坎爲大川。故利涉大川。艱陽得位。故大有慶也。

序卦曰。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徐懋曰。養則可動。動則過厚。故受之以大過也。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

虞翻曰。大壯五之初。或兌三之初。棟橈。謂三。巽爲長木。稱棟。初上陰柔。本末弱。故棟橈也。

利有攸往。亨。

虞翻曰。謂二也。剛過而中。失位无應。利變應五。之外稱往。故利有攸往乃亨也。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

虞翻曰。陽稱大。謂二也。二失位。故大者過也。

棟橈。本末弱也。

向秀曰。棟橈。則屋壞。主弱則國荒。所以橈。由於初上兩陰爻也。初爲善始。末是令終。始終皆弱。所以棟橈。○王弼曰。初爲本。而上爲末也。○侯果曰。本。君也。末。臣也。君臣俱弱。棟橈者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虞翻曰。剛過而中。謂二。說。兌也。故利有攸往。大壯震五之初。故亨。與遯同義。

大過之時大矣哉。

虞翻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藉用白茅。女妻有子。繼世承祀。故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

象、兌、澤也、巽木浸也、凡木生近水者楊也、過澤太過、木則浸滅焉、二五枯楊、是其義、

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虞翻曰、君子、謂乾初、陽伏巽中、體復一爻、潛龍之德、故稱獨立不懼、爱則逝之、乾初同義、故遯世无悶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虞翻曰、位在下、稱藉、巽爲白、爲茅、故藉用白茅、失位、咎也、承二過四、應五士夫、故无咎矣、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侯果曰、以柔處下、履非其正、咎也、苟能絜誠肅恭不怠、雖置蓋於地、可以薦羞、況藉用白茅、重慎之至、何咎之有矣、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虞翻曰、稊、稗也、楊葉未舒稱稊、巽爲楊、乾爲老、老楊故枯、陽在二也、十二月時、周之二月、兌爲雨澤、枯楊得澤復生稊、二體乾老、故稱老夫、女妻、謂上兌、兌爲少女、故曰女妻、大過之家、過以相與、老夫得其女妻、故无不利、一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虞翻曰、謂二過初與五、五過上與二、獨大過之爻得過其應、故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虞翻曰、本末弱、故橈、輔之、益橈、故不可以有輔、陽以陰爲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

虞翻曰、隆、上也、應在於初、已與五、意在於上、故棟隆吉、失位動、入險而陷於井、故有他吝、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虞翻曰、乾爲動直、遠初近上、故不橈下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虞翻曰、陽在五也、夬、三月時、周之五月、枯楊得澤、故生華矣、老婦、謂初、巽爲婦、乾爲老、故稱老婦也、士夫、謂五、大壯、震爲夫、兌爲少、故稱士夫、五過二、使應上、二過五、使取初、五得位、故无咎、陰在二多譽、今退伏初、故无譽、體姤淫女、故過以相與、使應少夫、象曰、亦可醜也、舊說以初爲女妻、上爲老婦、誤矣、馬君亦然、荀公以初陰失正、當變、數六、爲女妻、二陽失正、數九、爲老夫、以五陽得正位、不變、數七、爲士夫、上陰得正、數八、爲老婦、此何異俗說也、悲夫、畢之難、而以初本爲小、反以上末爲老、彼之遠者、詳其義焉、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虞翻曰、乾爲久、枯而生華、故不可久也、婦體姤淫、故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虞翻曰、大壯震爲足、兌爲水澤、震足沒水、故過涉也、頂、首也、乾爲頂、頂沒兌水中、故滅頂凶、乘剛、咎也、得位、故无咎、與滅耳同義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九家易曰、君子以禮義爲法、小人以畏慎爲宜、至於大過之世、不復遵常、故君子犯義、小人犯刑、而家衆有誅絕之罪、不可咎也、大過之世、君子遯逝、不行禮義、謂當不義則爭之、若比干諫而死是也、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上化致然、亦不可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其義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崔憬曰、大過不可以極、極則過涉滅頂、故曰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也、

䷜坎下習坎、有孚、

虞翻曰、乾二五之坤、與離旁通、于爻觀上之二、習、常也、孚、信、謂二五、水行往來、朝宗于海、不失其時、如月行天、故習坎爲孚也、

維心亨、

虞翻曰、坎爲心、乾二五旁行流坤、陰陽會合、故亨也、

行有尚、

虞翻曰、行、謂二、尚、謂五也、二體震、爲行、動得正應五、故行有尚、往有功也、

象曰、習坎、重險也、

虞翻曰、兩象也、天險地險、故曰重險也、

水流而不盈、

荀爽曰、陽動陰中、故流、陽陷陰中、故不盈也、○陸績曰、水性趨下、不極溢崖岸也、月者水精、月在天、滿則虧、不極溢之義也、

行險而不失其信、

荀爽曰、謂陽來爲險、而不失中、中稱信也、○虞翻曰、信、謂二也、震爲行、水性有常、消息與月相應、故不失其信矣、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侯果曰、二五剛而居中、則心亨也、

行有尚、往有功也、

虞翻曰、功、謂五、二動應五、故往有功也、

天險不可升也、

虞翻曰、謂五在天位、五從乾來、體屯難、故天險不可升也。

地險山川丘陵也。

虞翻曰、坤爲地、乾二之坤、故曰地險、艮爲山、坎爲川、半山稱丘、丘下稱陵、故曰地險山川丘陵也。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虞翻曰、王公大人、謂乾五、坤爲邦、乾二之坤成坎險、震爲守、有屯難象、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離言下用、出征以正邦、是也。　案、九五、王也、六三、公也、艮爲山城、坎爲水也、王公設險之象也。

險之時用大矣哉。

王肅曰、守險以德、據險以時、成功大矣。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陸績曰、洊、再、習、重也、水再至而溢、通流不舍晝夜、重重習相隨以爲常、有似於習、故君子象之、以常習教事、如水不息也。○虞翻曰、君子、謂乾五在乾、稱大人、在坎、爲君子、坎爲習、爲常、乾爲德、震爲行、巽爲教令、坤爲事、故以常德行習教事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王肅曰、窞、坎之深者也、江河淮濟、百川之流行乎地中、水之正也、及其爲災、則泛溢乎地、而入于坎窞、是水失其道也、刑獄之用、必當于理、刑之正也、及其不平、則枉濫无辜、是法失其道也、故曰入于坎窞凶矣。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虞翻曰、習、積也、位下、故習坎爲入、坎中小穴稱窞、上无其應、初二失正、故曰失道凶矣。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虞翻曰、陽陷陰中、故有險、據陰有實、故求小得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荀爽曰、處中而比初三、未足爲援、雖求小得、未出於險中。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虞翻曰、坎在內、稱來、在坎終、故來之坎坎、枕、止也、艮爲止、三失位乘二、則險、承五隔四、故險且枕、入于坎窞、體師三爽、故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王肅曰、坎、十一月卦也、又失其位、喻殷之執法者失中之象也、來之坎者、斥周人觀釁於殷也、枕、安也、險且枕者、言安忍以暴政加民、而无哀矜之心、淫刑濫罰、百姓无所措手足、故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

虞翻曰、震主祭器、故有樽簋、坎爲酒、簋、黍稷器、三至五有頤口象、震獻在中、故爲貳、坎爲木、震爲足、坎

酒在上、樽酒之象、貳、副也、坤爲缶、禮有副樽、故貳用缶耳。

納約自牖、終无咎。

虞翻曰、坎爲納也、四陰小、故約、艮爲牖、坤爲戶、艮小光照戶牖之象、貳用缶、故內約自牖、得位承五、故无咎。○崔憬曰、於重險之時、居多懼之地、近三而得位、比五而承陽、脩其絜誠、進其忠信、則雖祭祀者薄、明德惟馨、故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文王於紂時行此道、從羑里內約、卒免於難、故曰自牖、終无咎也。

象曰、樽酒簋、剛柔際也。

虞翻曰、乾剛坤柔、震爲交、故曰剛柔際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虞翻曰、盈、溢也、艮爲止、謂水流而不盈、坎爲平、祗、安也、艮止坤安、故祗既平、得位正中、故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光大也。

虞翻曰、體屯五中、故未光大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

虞翻曰、徽纆、黑索也、觀、巽爲繩、艮爲手、上變入坎、故係用徽纆、寘、置也、坎多心、故叢棘、獄外稱九棘、故稱叢棘、二變則五體剝、剝傷坤殺、故寘于叢棘也、不得、謂不得出獄、艮止坎獄、乾爲歲、五從乾來、三非其應、故曰三歲不得凶矣。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九家易曰、坎爲叢棘、又爲法律、案周禮、王之外朝、左九棘、右九棘、面三槐、司寇公卿議獄于其下、害人者、加明刑、任之以事、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也。　案、坎於木堅而多心、叢棘之象也、坎下巽爻、巽爲繩、直係川徽纆也、馬融云、徽纆、索也、劉表云、三股爲徽、兩股爲纆、皆索名、以繫縛其罪人矣。

離爲火、麗也。

序卦曰、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離、利貞亨。

崔憬曰、物極則反、坎離陷於地、必有所麗於天、而受之以離也。

䷝ 離下離上

虞翻曰、坤二五之乾、與坎勢通、於爻、遯初之五、柔麗中正、故利貞亨。

畜牝牛、吉。

虞翻曰、畜、養也、坤爲牝牛、乾二五之坤、成坎、體頤養象、故畜牝牛吉、俗說皆以離爲牝牛、失之矣。

象曰、離、麗也。

荀爽曰、陰麗於陽、相附麗也、亦爲別離、以陰隔陽也、離者、火也、託於木、是其附麗也、煙餘飛升、炭灰降滯、是其別離也。

日月麗乎天。

虞翻曰、乾五之坤成坎、爲月、離爲日、日月麗天也。

百穀草木麗乎地。

虞翻曰、震爲百穀、巽爲草木、坤爲地、乾二五之坤成坎、震體屯、屯者、盈也、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萬物出震、故百穀草木麗乎地。

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虞翻曰、兩象、故重明、正、謂五陽、陽變之坤、來化乾、以成萬物、謂離日化成天下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

虞翻曰、柔、謂五陰、中正、謂五伏陽、出在坤中、畜牝牛、故中正而亨也。

是以畜牝牛吉也。

荀爽曰、牛者、土也、生土於火、離者、陰卦、牝者、陰性、故曰畜牝牛吉矣。

象曰、明兩作離。

虞翻曰、兩、謂日與月也、乾五之坤、成坎、坤二之乾、成離、離、坎、日月之象、故明兩作離、作、成也、日月在天、動成萬物、故稱作矣、或以日與火爲明兩作也。

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虞翻曰、陽氣稱大人、則乾五大人也、乾二五之光、繼日之明、坤爲方、二五之坤、離東兌西、離南坎北、故曰照于四方。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荀爽曰、火性炎上、故初欲履錯於二三爲三所懷、故敬之則无咎矣。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王弼曰、錯然、敬慎之貌也、處離之始、將進其業、故宜慎所履、以敬爲務、辟其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侯果曰、此本坤爻、故云黃離、來得中道、所以元吉也。

九三、日昃之離、

荀爽曰、初爲日出、二爲日中、三爲日昃、以喻君道衰也、

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九家易曰、鼓缶者、以目下視、離爲大腹、瓦缶之象、謂不取二也、歌者、口仰向上、謂兌爲口、而向上取五也、日昃者、向下也、今不取二、而上取五、則上九耋之陽稱大也、嗟者、謂上被三奪五、憂嗟窮凶也、火性炎上、故三欲取五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家易曰、日昃當降、何可久長、三當據二、以爲鼓缶、而今與四同取於五、故曰不鼓缶而歌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今本突作突。

荀爽曰、陽升居五、光炎宣揚、故突如也、陰退居四、灰炭降墜、故其來如也、陰以不正、居尊乘陽、壓棄敗絕、天命所誅、位喪民畔、下離所害、故焚如也、以離入坎、故死如也、火息灰損、故棄如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九家易曰、在五見奪、在四見棄、故无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

荀爽曰、六五陰柔、退居於四、出離爲坎、故出涕沱若而下、以順陰陽也。

戚嗟若、吉。

虞翻曰、坎爲心、震爲聲、兌爲口、故戚嗟若、動而得正、得配陽、故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九家易曰、戚嗟順陽、附麗於五、故曰離王公也、陽當居五、陰退處四、五當爲王、三則三公也、四處其中、附上下矣。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虞翻曰、王、謂乾、乾二五之坤、成坎、體師象、震爲出、故王用出征、首、謂坤、二五來折乾、故有嘉折首、醜、類也、乾征得坤陰類、乾陽物、故獲非其醜、无咎矣。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虞翻曰、乾五出征坤、故正邦也。

周易集解卷第七

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韓康伯曰。言咸卦之義也。咸柔上而剛下。感應以相與。夫婦之象。莫美乎斯。人倫之道。莫大乎夫婦。故夫子感歎深述其義。以崇人倫之始。而不係之離也。先儒以乾至離爲上經。天道也。咸至末濟爲下經。人事也。夫易六爻成卦。三材必備。錯綜天人。以効變化。豈有天道人事偏於上下哉。斯蓋守文而不求義。失之遠矣。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虞翻曰。咸、感也。坤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乾坤氣交以相與。正而說。男下女。故通利貞取女吉。○鄭元曰。咸、感也。艮爲山。兌爲澤。山氣下。澤氣上。二氣通而相應。以生萬物。故曰感也。其於人也。嘉會禮通。和順於義。幹事能正。三十之男。有此三德。以下二十之女。正而相親說。取之則吉也。

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

蜀才曰。此本否卦。案六三升上。上九降三。是柔上而剛下。二氣交感。以相與也。

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王肅曰。山澤以氣通。男女以禮感。男而下女。初婚之所以爲禮也。通義正。取女之所以爲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荀爽曰。乾下感坤。故萬物化生於山澤。○陸績曰。天地因山澤孔竅。以通其氣。化生萬物也。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虞翻曰。乾爲聖人。初四易位。咸既濟。坎爲心。爲平。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保合太和。品物流形也。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虞翻曰。謂四之初。以離目見天。坎月見地。縣象著明。萬物見離。故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

崔憬曰。山高而降。澤下而升。山澤通氣。咸之象也。

君子以虛受人。

虞翻曰。君子、謂否乾。乾爲人。坤爲虛。謂坤虛三受上。故以虛受人。艮山在地下爲謙。在澤下爲虛。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母。志在外也。今本母作拇。古文通。

虞翻曰。母、足大指也。艮爲指。坤爲母。故咸其母。失位遠應。之四得正。故志在外。謂四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崔憬曰。腓、腳腨。次於母。上二之象也。得位居中。於五有應。若感應相與。失艮止之禮。故凶。居而承比於三。順止而隨於當禮。故吉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崔憬曰。股、脛而次於腓。上三之象也。剛而得位。雖欲感上。以居艮極。止而不前。二隨於已。志在所隨。故執其隨。下比二也。而遠感上。則失其正義。故往吝窮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虞翻曰。巽爲股。謂二也。巽爲隨。艮爲手。故稱執。三應於上。初四已變。歷險。故往吝。巽爲處女也。男已下女。以艮陽入兌陰。故不處也。凡士與女未川。皆稱處矣。志在於二。故所執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虞翻曰。失位悔也。應初動得正。故貞吉而悔亡矣。憧憧、憂思慮也。之內爲來。之外爲往。欲感上。隔五。感初。隔三。故憧憧往來矣。兌爲朋。少女也。艮初變之四。坎心爲思。故曰朋從爾思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

虞翻曰。坤爲害也。今未感坤。初體遯。遯反。故曰未感害也。

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虞翻曰。未動之離。故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虞翻曰。脢、夾脊肉也。謂四已變。坎爲脊。故咸其脢。得正。故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案。末、猶上也。四咸於初。三獨其二。五比於上。故咸其脢。志末者。謂五志咸於上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虞翻曰。耳目之間稱輔頰。四變爲目。坎爲耳。兌爲口舌。故曰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虞翻曰。滕、送也。不得之三。山澤通氣。故滕口說也。

序卦曰。夫婦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

鄭元曰。言夫婦常有終身之義。夫婦之道。謂咸恆也。

䷟震下巽上恆。亨。无咎。利貞。

虞翻曰。恆、久也。與益旁通。乾初之坤四。剛柔皆應。故通无咎利貞矣。○鄭元曰。恆、久也。巽爲風。震爲雷。雷風相須而養物。猶長女承長男。夫婦同心而成家。久長之道也。夫婦以嘉會禮通。故无咎。其能和順幹事。所行而善矣。

利有攸往。

虞翻曰。初利往之四。終變成益。則初四二五皆得其正。終則有始。故利有攸往也。

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

王弼曰。剛皆柔卑。得其序也。

雷風相與。巽而動。

蜀才曰。此本泰卦。案六四降初。初九升四。是剛上而柔下也。分乾與坤。雷也。分坤與乾。風也。是雷風相與。巽而動也。

剛柔皆應。恆。

九家易曰。初四二五雖不正。而剛柔皆應。故通无咎矣。

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

荀爽曰。恆、震世也。巽來乘之。陰陽合會。故通无咎。長男在上。長女在下。夫婦道正。故利貞久於其道也。

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

虞翻曰。泰、乾坤爲天地。謂終則復始。有親則可久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荀爽曰。謂乾氣下終。始復升上居四也。坤氣上終。始復降下居初者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虞翻曰。動初。成乾爲天。至二。離爲日。至三。坎爲月。故日月得天而能久照也。

四時變化而能久成。

虞翻曰。春夏爲變。秋冬爲化。變至二。離夏至。三。兌秋至。四。震春至。五。坎冬至。故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謂乾坤成物也。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虞翻曰。聖人、謂乾。乾爲道。初二已正。四五復位。成既濟定。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有兩離象。重明麗正。故化成天下。

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虞翻曰。以離日照乾。坎月照坤。萬物出震。故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與咸同義也。

象曰。雷風、恆。

宋衷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二者常相薄。而爲萬物用。故君子象之以立身守節而不易道也。

君子以立不易方。

虞翻曰。君子、謂乾三也。乾爲易。爲立。坤爲方。乾初之坤四。三正不動。故立不易方也。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

陸果曰。浚、深。恆、久也。初本六四。自四居初。始求深厚之位者也。位既非正。求乃涉邪。以此爲正。凶之道也。故曰浚恆貞凶。无攸利矣。

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虞翻曰。浚、深也。初下稱浚。故曰浚恆。乾初爲淵。故深矣。失位變之正。乾爲始。故曰始求深也。

九二。悔亡。

虞翻曰。失位悔也。動而得正。處中多譽。故悔亡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荀爽曰。乾爲久也。能久行中和。以陽據陰。故曰能久中也。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荀爽曰。與初同象。欲據初。隔二。與五爲兌。欲悅之。隔四。意无所定。故不恆其德。與上相應。欲往承之。爲陰所乘。故或承之羞也。貞吝者。謂正居其所。不與陰通也。无居自容。故貞吝矣。

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九家易曰。言三取初隔二。應上見乘。是无所容。无居自容。故貞吝。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虞翻曰。田、爲二也。地上稱田。无禽、謂五也。九四失位。利二上之五。已變承之。故曰田无禽。言二五皆非其位。故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虞翻曰。動正成乾。故恆其德貞。婦人、謂初。巽爲婦。終變成益。震四復初。婦得歸陽。從一而終。故貞婦人吉也。震、乾之子。而爲巽夫。故曰夫子。終變成益。震四從巽。死於坤中。故夫子凶也。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

虞翻曰。一、謂初。終變成益。以巽遠初震。故從一而終也。

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虞翻曰。震沒從巽入坤。故從婦凶矣。

上六。震恆。凶。象曰。震恆在上。大无功也。

虞翻曰。在震上。故震恆。五動乘陽。故凶。終在益上。五遠應。故无功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韓康伯曰。夫婦之道。以恆爲貞。而物之所居。不可以恆。宜與世升降。有時而遯者也。

䷠ 艮下乾上 遯。亨。

虞翻曰。陰消姤二也。艮爲山。巽爲入。乾爲遠。遠山入藏。故遯。以陰消陽。子弒其父。小人道長。避之乃通。故遯而通。則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小利貞。

虞翻曰。小、陰、謂二。得位浸長。以柔變剛。故小利貞。○鄭元曰。遯、逃去之名也。艮爲門闕。乾有健德。互體有巽。巽爲進退。君子出門。行有進退。逃去之象。二五得位而有應。是用正道。得禮見召聘。始仕他國。當尚謙謙小其和順之道。居小官。幹小事。其進以漸。則遠妒忌之害。昔陳敬仲奔齊辭卿。是也。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

侯果曰。此本乾卦。陰長剛殞。君子遯避。遯則通也。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虞翻曰。剛、謂五。而應二。艮爲時。故與時行矣。

小利貞。浸而長也。

荀爽曰。陰稱小。浸而長。則將消陽。故利正。居二與五相應也。

遯之時義大矣哉。

陸績曰。謂陽氣退。陰氣將害。隨時遯避。其義大矣哉。

○宋衷曰。太公遯殷。四皓遯秦之時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

崔憬曰。天喻君子。山比小人。小人浸長。若山之侵天。君子遯避。若天之遠山。故言天下有山遯也。

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虞翻曰。君子、謂乾。乾爲遠。爲嚴。小人、謂陰。坤爲惡。爲小人。故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也。○侯果曰。羣小浸盛。剛德殞倒。故君子避之。高尚林野。但矜嚴於外。亦不憎惡於內。所謂吾家毫逕於荒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陸績曰。陰氣已至於二。而初在其後。故曰遯尾也。遯難當在前。而在後。故厲。往則與災難會。故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虞翻曰。艮爲尾也。初失位。動而得正。故遯尾厲。之應成坎。爲災。在艮宜靜。若不往於四。則无災矣。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虞翻曰。艮爲手。稱執。否、坤爲黃牛。艮爲皮。四變之初。則坎水濡皮。離曰乾。故執之用黃牛之革。莫、无也。勝、能。說、解也。乾爲堅剛。巽爲繩。艮爲手。持革圍三在坎中。故莫之勝說也。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侯果曰。六二離爻。離爲黃牛。體艮履正。上應貴主。志在輔時。不隨物遯。獨守中直。堅如革束。執此之志。莫之勝說。殷之父師。當此爻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虞翻曰。厲、危也。巽爲四變。時九三體坎。坎爲疾。故有疾厲。遯陰剝陽。三消成坤。與上易位。坤爲臣。兌爲妾。上來之三。據坤應兌。故畜臣妾吉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

子夏曰。三上係于二而獲遯。故曰係遯。病此係執而獲危懼。故曰有疾憊也。此於六二畜臣妾之象。足以畜其臣妾。不可施爲大事也。

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虞翻曰。三動入坤。坤爲事。故不可大事也。○荀爽曰。大事、謂與五同任天下之政。潛遯之世。但可居家畜養臣妾。不可治國之大事。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虞翻曰。否、乾爲好。爲君子。陰稱小人。動之初。故君子吉。陰在四多懼。故小人否。得位承五。故无凶咎矣。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侯果曰。不處其位。而遯於外。好遯者也。然有應在初。情未能棄。君子剛斷。故能舍之。小人係戀。必不能矣。故君子吉。小人凶矣。

九五。嘉遯。貞吉。

虞翻曰。乾爲嘉。剛當位應二。故貞吉。謂三已變。上來之三。成坎象。故曰以正志也。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侯果曰。時否德剛。難遯中正。嘉遯者也。故曰貞吉。遯而得正。則尋小應命。所謂紐以素之剛正萃小之志。則殷之高宗當此爻矣。

上九。肥遯。无不利。

虞翻曰。乾盈爲肥。二不及上。故肥遯无不利。故象曰。无所疑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侯果曰。最處外極。无應於內。心无疑戀。超世高舉。果行育德。安時无悶。遯之肥也。故曰肥遯无不利。

繫辭。其稱當此爻矣。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韓康伯曰。遯。君子以遠小人。遯而後通。何可終耶。陽盛陰消。君子道勝也。

䷡ 震上乾下 大壯。利貞。

虞翻曰。陽息泰也。壯、傷也。大、謂四。失位爲陰所乘。兌爲毀折。傷。與五易位乃得正。故利貞也。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

侯果曰。此卦本坤。陰柔消弱。剛大長壯。故曰大壯也。

剛以動。故壯。

荀爽曰。乾剛震動。陽從下升。陽氣大動。故壯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

虞翻曰。謂四通之五乃得正。故大者正也。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虞翻曰。正大、謂四之五成需。以離日見天。坎月見地。故天地之情可見也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

崔憬曰。乾下震上。故曰雷在天上。一曰。雷、陽氣也。陽至於上卦。能助於天威。大壯之象也。

君子以非禮弗履。

陸績曰。天尊雷卑。君子見卑乘尊。終必消除。故象以爲戒。非禮不履。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虞翻曰。趾、謂四。征、行也。震足爲趾。爲征。初得位。四不征之五。故凶。坎爲孚。謂四上之五成坎。已得應四。故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虞翻曰。應在乾。終。故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虞翻曰。變得位。故貞吉。動體離。故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

虞翻曰。變在震也。三陽君子。小人、謂上。上逆。故用壯。謂二已變離。離爲罔。三乘二。故君子用罔。體乾夕惕。故貞厲也。

羝羊觸藩。羸其角。

荀爽曰。三與五同功。爲兌。故曰羊。終始陽位。故曰羝。藩、謂四也。三欲屬四而危之。四反羸其角。角、謂五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侯果曰。藩、謂四也。九四體震。爲竹葦。故稱藩也。三互乾兌。乾、壯。兌、羊。故曰羝羊。四藩未決。三宜勿往。用壯觸藩。求應於上。故角被拘羸矣。　案。自三至五。體兌爲羊。四既是藩。五爲羊角。即羝羊觸藩羸其角之象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虞翻曰。失位悔也。之五得中。故貞吉而悔亡矣。體夬象。故藩決。震四上處五。則藩毀壞。故藩決不羸。坤爲大輿。爲腹。四之五折坤。故壯于大輿之腹。而象曰尚往者。謂上之五。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虞翻曰。四動成泰。坤爲喪也。乾爲易。四上之五。兌遺屬乾。故喪羊于易。動各得正。而處中和。故无悔矣。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案。謂四五陰陽失正。陰陽失正。故曰位不當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虞翻曰。應在三。故羝羊觸藩。遂、進也。謂四已之五、體坎。上能變之巽。巽爲進退。故不能退不能遂。退則失位。上則乘剛。故无攸利。坎爲艱。得位應三。利上。故艱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

虞翻曰。乾善爲詳。不得三應。故不詳也。

艱則吉。咎不長也。

虞翻曰。巽爲長。動失位。爲咎。不變之巽。故咎不長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崔憬曰。不可以終壯於陽蹬。自取觸藩。宜柔進而上行。受蓋錫焉。

䷢ 坤上離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虞翻曰。觀四之五。晉、進也。坤爲康。康、安也。初動體屯。震爲侯。故曰康侯。震爲馬。坤爲用。故用錫馬。艮爲多。坤爲衆。故蕃庶。離日在上。故晝日。三陰在下。故三接矣。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

淮愼曰、師天之義、月從地出、而升于天、故曰明出地上、坤、臣道也、日、君德也、臣以功進、君以恩接、是以順而麗乎大明、雖一卦名晉、而五爻爲主、故言柔進而上行也、

柔進而上行、

蜀才曰、此本觀卦、案、九五降四、六四進五、是柔進而上行也、

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

荀爽曰、陰進居五、處用事之位、陽中之陰、侯之象也、陰性安靜、故曰康侯、馬、謂四也、五以下、卒陰錫四也、坤爲衆、故曰蕃庶矣、

晝日三接也、

侯果曰、康、美也、四爲諸侯、五爲天子、坤爲衆、坎爲馬、天子至明於上、公侯謙順於下、美其治物有功、故蕃錫車馬、一晝三覿也、采叔刺幽王侮諸侯詩曰、雖无與之路、車乘馬、大行人職曰、諸公三饗、三問、三勞、諸侯三饗、再問、再勞、子男三饗、一問、一勞、卽天子三接諸侯之禮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鄭元曰、地雖生萬物、日出於上、其功乃著、故君子法之、而以明自昭其德、○虞翻曰、君子、謂觀乾、乾爲德、坤爲自、離爲明、乾五動、以離日自照、故以自昭明德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虞翻曰、晉、進、摧、憂愁也、應在四、故晉如、失位、故摧如、動得位、故貞吉、應離爲罔、四坎稱孚、坤弱爲裕、欲四之五成巽、初受其命、故无咎矣、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

虞翻曰、初動、震爲行、初一稱獨也、

裕无咎、未受命也、

虞翻曰、五未之巽、故未受命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

虞翻曰、謂二應在坎上、故愁如、得位處中、故貞吉也、

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虞翻曰、乾爲介福、艮爲手、坤爲虛、故稱受、介、大也、謂五已正中、乾爲王、坤爲母、故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九家易曰、五動得正中、故二受大福矣、大福、謂馬與蕃庶之物是也、

六三、衆允悔亡、

虞翻曰、坤爲衆、允、信也、士性信、故衆允、三失正、與上易位、則悔亡、故象曰、上行也、此則改小過、小過、有飛鳥之象焉、臼杵之利、見碩鼠出入坎穴、蓋取諸此也、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虞翻曰、坎爲志、三之上、成震、故曰上行也、

九四、晉如碩鼠、貞厲、

九家易曰、碩鼠、喻貪、謂四也、體離欲升、體坎欲降、游不度濟、不出坎也、飛不上風、不至上也、綏不極木、不出離也、穴不掩身、五坤藏也、走不先足、外震在下也、五伎皆劣、四爻當之、故曰晉如碩鼠也、

象曰、碩鼠貞厲、位不當也、

翟元曰、碩鼠晝伏夜行、貪猥无已、謂離連承五、然溺據下陰、久居不正之地、故有危厲也、

六五、悔亡、矢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荀爽曰、五從坤動、而來爲離、離者、射也、故曰矢得、陰居尊位、故有悔也、以中盛明、光照四海、故悔亡勿恤、吉无不利也、

象曰、矢得勿恤、往有慶也、

虞翻曰、動之乾、乾爲慶也、矢、古誓字、誓、信也、勿、无、恤、憂也、五變得正、坎象不見、故誓得勿恤、往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

虞翻曰、五已變之乾、爲首、位在首上、稱角、故晉其角也、

惟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虞翻曰、坤爲邑、動成震、而體師象、坎爲心、故維用伐邑、得位乘五、故厲吉无咎而貞吝矣、

象曰、惟用伐邑、道未光也、

荀爽曰、陽雖在上、動入冥豫、故道未光也、

序卦曰、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

九家易曰、日在坤下、其明傷也、言進極當降、復入于地、故曰明夷也、

䷣ 坤上離下 明夷、

虞翻曰、夷、傷也、臨二之三而反晉也、明入地中、故傷矣、

利艱貞、

虞翻曰、謂五也、五失位、變出成坎、爲艱、故利艱貞矣、○鄭元曰、夷、傷也、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地、明則傷矣、故謂之明夷、日之明傷、猶聖人君子有明德、而遭亂世、抑在下位、則宜自艱、无幹事政、以避小人之害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蜀才曰、此本臨卦也、案、夷、滅也、九二升三、六三降二、明入地中也、明入地中、則明滅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

荀爽曰、明在地下、爲坤所蔽、大難之象、大難、文王君臣相事、故言大難也、

文王以之。

虞翻曰、以、用也。三喻文王。大難、謂坤。坤爲紂父。迷亂荒淫。若紂殺比干。三幽坎中。象文王之拘羑里。震爲諸侯。喻從文王者。紂懼出之。故以蒙大難得身全矣。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虞翻曰。箕子、紂諸父。故稱內難。五乾天位。今化爲坤。箕子之象。坤爲晦。箕子正之。出五成坎。體離。重明麗正。坎爲志。故正其志。箕子以之而紂奴之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虞翻曰。而、如也。君子、謂三。體師象。以坎莅坤。坤爲衆爲晦。離爲明。故用晦如明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荀爽曰。火性炎上。離爲飛鳥。故曰于飛。爲坤所抑。故曰垂其翼。陽爲君子。三者、陽德成也。日以喻君。不食者、不得君祿食也。陽未居五。陰暗在上。初有明德。雖食其祿。故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也。

有攸往。主人有言。

九家易曰。四者初應。衆陰在上。爲主人也。初欲上居五。則衆陰有言。言、謂震也。四五體震。爲常聲。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祿也。

荀爽曰。暗昧在上。有明德者。義不食祿也。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九家易曰。左股、謂初。爲二所夷也。離爲飛鳥。蓋取小過之義。鳥飛舒翼而行。夷者、傷也。今初傷。垂翼在下。故曰明夷于左股矣。九三憑坎。坎爲馬也。二應於五。三與五同功。二以中和應天。應天合衆。欲升上三。以壯於五。故曰用拯馬壯吉。　案、初爲足。二居足上。股也。二互體坎。坎主左方。左股之象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九家易曰。二欲上三居五。爲天子。坎爲法律。君有法。則衆陰當順從之矣。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九家易曰。讓終田獵。名曰狩也。南者。九五大陽之位。故稱南也。暗昧道終。三可升上。而獵於五。得拯大陽首位。故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自暗復明。當以漸次。不可卒正。故曰不可疾貞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案、冬獵曰狩也。三互離坎。離南坎北。北主於冬。故曰南狩。五居暗主。三處明終。履正順時。拯難興衰者也。以臣伐君。故假言狩。既獲五上之大首。而三志乃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荀爽曰。陽稱左。謂九三也。腹者。謂五居坤。坤爲腹也。四得位比三。處於順首。欲上三居五。以陽爲腹心也。故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言三明當出門庭。升五君位。○干寶曰。一爲室。二爲戶。三爲庭。四爲門。故曰于出門庭矣。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九家易曰。四欲上三居五。爲坎。坎爲心。四以坤爻爲腹。故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馬融曰。箕子、紂之諸父。明於天道。洪範之九疇。儘可以王。故以當五。知紂之惡。無可奈何。同姓恩重。不忍乘去。被髮佯狂。以明爲暗。故曰箕子之明夷。卒以全身。爲武王師。名傳無窮。故曰利貞矣。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侯果曰。體柔履中。內明外暗。羣陰共掩。以夷其明。然以正爲明。而不可息。以爻取象。箕子當之。故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虞翻曰。應在三。離滅坤下。故不明晦。晉時在上麗乾。故登于天。照四國。今反在下。故後入于地。失其則。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侯果曰。最遠于陽。故曰不明晦也。初登于天。謂明出地上。下照于坤。坤爲衆國。故曰照于四國也。喻湯之初興也。後入于地。謂明入地中。晝變爲夜。暗晦之甚。故曰失則也。況紂之亂世也。此之二象。言晉與明夷往復不已。故見暗則伐取之亂。則治取之。聖人因象設戒也。

周易集解卷第八

序卦曰。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韓康伯曰。傷於外者必反諸內也。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虞翻曰。遯初之四也。女謂離巽。二四得正。故利女貞也。○馬融曰。家人以女爲奧主。長女中女。各得其正。故特曰利女貞矣。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

王弼曰。謂二五也。家人之義。以內爲本者也。故先說女矣。

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虞翻曰。遯。乾爲天。三動。坤爲地。男得天。正於五。女得地。正於二。故天地之大義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荀爽曰。離巽之中有乾坤。故曰父母之謂也。○王肅曰。凡男女所以能各得其正者。由家人有嚴君也。家人有嚴君。故父子夫婦各得其正。家家成正。而天下之治大定矣。案二五相應。爲卦之主。五陽在外。二陰在內。父母之謂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虞翻曰。遯乾爲父。長爲子。三五位正。故父父子子。三動時。震爲兄。長爲弟。初位正。故兄兄弟弟。

夫夫。婦婦。

虞翻曰。三動時。震爲夫。巽四爲婦。初四位正。故夫夫婦婦也。

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荀爽曰。父謂五。子謂四。兄謂三。弟謂初。夫謂五。婦謂二也。各得其正。故天下定矣。○陸績曰。聖人教先從家始。家正而天下化之。脩己以安百姓者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

馬融曰。木生火。火以木爲家。故曰家人。火生於木。得風而盛。猶夫婦之道相須而成。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荀爽曰。風火相與。必附於物。物大火大。物小火小。君子之言。必因其位。位大言大。位小言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故言有物也。大暑爍金。火不增其烈。大寒凝冰。火不損其熱。故曰行有恆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荀爽曰。初在潛位。未干國政。閑習家事而已。未得治官。故悔亡。居家理治。可移於官。守之以正。故悔亡。而未變從國之事。故曰志未變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荀爽曰。六二處和得正。得正有應。有應有實。陰道之至美者也。坤道順從。故无所得遂。供肴中饋。酒食是議。故曰中饋。居中守正。永貞其志。則吉。故曰貞吉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家易曰。謂二居貞。巽順於五。則吉矣。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王弼曰。以陽居陽。剛嚴者也。處下體之極。爲一家之長。行與其慢也。寧過乎悲。家與其瀆也。寧過乎嚴。是以家雖嗃嗃。悔厲猶得吉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侯果曰。嗃嗃。嚴也。嘻嘻。笑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九家易曰。別體巽家。陰陽相據。喜樂過節也。別體巽家。謂三五也。陰陽相據。三五各相據陰。故言婦子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虞翻曰。三變體艮。艮爲篤實。坤爲大業。得位應初。順五乘三。比據三陽。故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謂順於五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陸績曰、假、大也。五得尊位。據四應二。以天下爲家。故曰王大有家。天下正之。故无所憂則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虞翻曰。乾爲愛也。二稱家。三動成震。五得交二。初得交四。故交相愛。震爲交之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虞翻曰。謂三已變。與上易位。成坎。坎爲孚。乾爲威如。自上之坤。故威如。易則得位。故終吉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虞翻曰。謂三動。坤爲身。上之三。成既濟定。故反身之謂。此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序卦曰。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崔憬曰。婦子嘻嘻。過在失節。失節則窮。窮則乖。故曰家道窮必乖。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虞翻曰。大壯上之三在蠱。蠱取无妄二之五也。小、謂五。陰稱小。得中陰剛。故吉。○鄭元曰。睽、乖也。火欲上。澤欲下。猶人同居而志異也。故謂之睽。二五相應。君陰臣陽。君而應臣。故小事吉。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

虞翻曰。離火炎上。澤水潤下也。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虞翻曰。二女、離、兌也。坎爲志。離上兌下。无妄、震爲行。巽爲同。艮爲居。二五易位。震巽象壞。故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虞翻曰。說、兌。麗、離也。明謂乾。當言大明以麗於晉。柔、謂五。无妄、巽爲進。從二之五。故上行。剛、謂應乾五。伏羲。非應二也。與鼎五同義也。

是以小事吉。

荀爽曰。小事者。臣事也。百官異體。四民殊業。故睽而不同。剛者、君也。柔得其中。而應於君。故言小事吉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

王肅曰。高卑雖異。同育萬物。○虞翻曰。五動。乾爲天。四動。坤爲地。故天地睽。坤爲事也。五動。體同人。故事同矣。

男女睽而其志通也。

侯果曰。出處雖殊。情通志合。○虞翻曰。四動艮爲男。兌爲女。故男女睽。坎爲志、爲通。故其志通也。

萬物睽而其事類也。

崔憬曰。萬物雖睽於形色。而生性事類言亦同也。○虞翻曰。四動。萬物出乎震。區以別矣。故萬物睽。坤爲事。爲類。故其事類也。

天地之大。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虞翻曰。其人、謂四。惡人也。黥額爲天。割鼻爲劓。无妄、乾爲天。震二之乾五。以陰惡其天。乾五之震二。艮割其劓也。兌爲刑人。故其人天且劓。失位。動得正成乾。故无初有終。象曰。遇剛。是其義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虞翻曰。動正成乾。故遇剛。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虞翻曰。孤、顯也。在內陰間。睽五顯三。故曰睽孤。震爲元夫。謂二已變。動而應震。故遇元夫也。震爲交。坎爲孚。動而得正。故交孚。厲无咎矣。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爲事爲類。故其事類也。

睽之時用大矣哉。

九家易曰。乖離之卦。於義不大。而天地事同。共生萬物。故曰用大。○盧氏曰。不言義而言用者。明用睽之義至大矣。

象曰。上火下澤。睽。

荀爽曰。火性炎上。澤性潤下。故曰睽也。

君子以同而異。

荀爽曰。大歸雖同。小事當異。百官殊職。四民異業。文武並用。威德相反。共歸於治。故曰君子以同而異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虞翻曰。无應悔也。四動得位。故悔亡。應在于坎。坎爲馬。四而失位。之正入坤。坤爲喪。坎象不見。故喪馬。震爲逐。艮爲止。故勿逐。坤爲自。二至五、體復象。故自復。四動。震馬來。故勿逐自復也。離爲見。惡人、謂四。動入坤。初。四復正。故見惡人以避咎矣。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虞翻曰。二動體震。震爲主。爲大塗。艮爲徑路。大道而有徑路。故稱巷。變而得正。故无咎而未失道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虞翻曰。動得正。故未失道。○崔憬曰。處睽之時。與五有應。男女雖隔。其志終通。而三比焉。近不相得。遇者、不期而會。主者、三爲下卦之主。巷者、出門近遇之象。言二遇三。明非背五。未爲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

虞翻曰。離爲見。坎爲車。爲曳。故見輿曳。四動。坤爲牛。爲類。牛角一低一仰。故稱掣。離上而坎下。故其牛掣也。

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虞翻曰。其人天且劓。失位。動得正成乾。故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虞翻曰。孤、顯也。在內陰間。睽五顯三。故曰睽孤。震爲元夫。謂二已變。動而應震。故遇元夫也。震爲交。坎爲孚。動而得正。故交孚。厲无咎矣。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虞翻曰、坎動成震、故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虞翻曰、往得位、悔亡也、動而之乾、乾爲宗、二動體噬嗑、故曰噬。四變時、艮爲膚、故曰厥宗噬膚也。變得正成乾、乾爲慶、故往无咎而有慶矣。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王弼曰、非位悔也、有應、故悔亡。厥宗、謂二也、以剛者、齧柔也、三雖比二、二之所噬、非妨己應者也、以斯而往、何咎之有、往必見合、故有慶也。　案二兌爲口、五爲陰柔、噬膚之象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

虞翻曰、睽三顧五、故曰睽孤也、離爲見、坎爲豕、爲雨、四變時坤爲土、土得雨、爲泥塗、四動、艮爲背、豕背有泥、故見豕負塗矣、坤爲鬼、坎爲車、變在坎上、故載鬼一車也。

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虞翻曰、謂五巳變、乾爲先、應在三、坎爲弧、離爲矢、張弓之象也、故先張之弧、四動、震爲後、說、脫置也、兌爲口、離爲大腹、坤爲器、大腹有口、坎、酒在中壺之象也、之應歷險以與兌、故後說之壺矣。

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虞翻曰、匪、非、坎爲寇、之三歷坎、故匪寇、陰陽相應、故婚媾、三在坎下、故遇雨、與上易位、坎象不見、各得其正、故則吉也。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虞翻曰、物三稱羣、坎爲疑、三變坎敗、故羣疑亡矣。

序卦曰、乘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雜卦曰、二女同居、其志乘而難生、故曰乘必有難也。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

虞翻曰、觀上反二也、坤、西南卦、五在坤中、坎爲月、月生西南、故利西南、往得中、謂西南得朋也。不利東北。

虞翻曰、謂三也、艮、東北之卦、月窮於艮、喪乙滅癸、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則東北喪朋矣。

利見大人。

虞翻曰、離爲見、大人、謂五、二得位應五、故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貞吉。

虞翻曰、謂五當位正邦、故貞吉也。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虞翻曰、離見坎險、艮爲止、觀乾爲知、故知矣哉。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荀爽曰、西南、謂坤、乾動往居坤五、故得中也。

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荀爽曰、東北、艮也、艮在坎下、見險而止、故其道窮也。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虞翻曰、大人、謂五、二往應五、五多功、故往有功也。

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荀爽曰、謂五當尊位、正居是羣陰順從、故能正邦國。

蹇之時用大矣哉。

虞翻曰、謂坎月生西南而終東北、震象出庚、兌象見丁、乾象盈甲、巽象退辛、艮象消丙、坤象窮乙、爽滅於癸、終則復始、以生萬物、故用大矣。

象曰、山上有水、蹇。

崔憬曰、山上至險、加之以水、蹇之象也。

君子以反身脩德。

虞翻曰、君子、謂觀、乾坤爲身、觀上反三、故反身、陽在三、進德脩業、故以反身脩德、孔子曰、德之不脩、是習憂也。

初六、往蹇、來譽。

虞翻曰、譽、謂二、二多譽也、失位應陰、往厭坎險、故往蹇、變而得位、以陽承二、故來而譽矣。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時也。

虞翻曰、艮爲時、謂變之正以待四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虞翻曰、觀乾爲王、坤爲臣、爲躬、坎爲蹇也、之應涉坤、二五俱坎、故王臣蹇蹇、觀上之三、折坤之體、臣道得正、故匪躬之故、象曰、終无尤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候果曰、處艮之二、上應於五、五在坎中、險而又險、志在匡躬、乖情其躬、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補者以此、終无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

虞翻曰、應正厭險、故往蹇、反身據二、故來反也。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虞翻曰、內、謂二陰也。

六四。往蹇。來連。

虞翻曰。連、蹇、難也。在兩坎間。進則无應。故往蹇。退初介三。故來連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荀爽曰。蹇難之世。不安其所。欲往之三。不得承陽。故曰往蹇也。來迎承五。則與至尊相連。故曰來連也。

九五。大蹇朋來。

虞翻曰。當位正邦。故大蹇。震、兌爲朋。故朋來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干寶曰。在險之中。而當王位。故曰大蹇。此蓋以託文王爲紂所囚也。承上據四應二。乘陰位至。此蓋以託四臣能以權智相救也。故曰以中節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虞翻曰。陰在險上。變失位。故往蹇。碩、謂三。艮爲碩。退來之三。故來碩。得位有應。故吉也。離爲見。大人、謂五。故利見大人矣。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侯果曰。處蹇之極。體過在坎。水无所之。故曰往蹇。來而復位。下應於三。三德碩大。故曰來碩。三爲內主。五爲大人。若志在內。心竭於五。則利見大人也。　案。三互體離。離爲明目。五爲大人。利見大人之象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

雷雨作。解。坎下震上。利西南。

崔憬曰。蹇終則來碩吉。利見大人。故言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虞翻曰。臨初之四。坤西南卦。初之四。得坤衆。故利西南。往得衆也。

无所往。其來復吉。

虞翻曰。謂四本從初之四。失位於外。而无所應。故無所往。宜來反初。復得正位。故其來復吉也。二往之五。四來之初。成屯體。復象。故稱來復吉矣。

有攸往。夙吉。

虞翻曰。謂二也。夙、早也。離爲日。爲甲。日出甲上。故早也。九二失正。早往之五。則吉。故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虞翻曰。險、坎。動、震。解二月。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物咸孚甲。萬物生震。震出險上。故免乎險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

荀爽曰。乾動之坤而得衆。西南衆之象也。

无所往。

荀爽曰。陰處尊位。陽无所往也。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荀爽曰。來復居二。處中成險。故曰復吉也。

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荀爽曰。五位无君。二陽又卑。往居之。則吉。據五解難。故有功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

荀爽曰。謂乾坤交通。動而成解卦。坎下震上。故雷雨作也。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宅。今本宅作坼。俗古文宅而皆。

荀爽曰。解者、震世也。仲春之月。草木萌牙。雷以動之。雨以潤之。日以煖之。故甲宅也。

解之時大矣哉。

王弼曰。无所而不釋也。難解之時。非治難時也。故不言用也。體蓋於解之名。无有幽隱。故不曰義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虞翻曰。君子、謂三。伏陽出。成大過。坎爲罪人。則大過象壞。故以赦過。二四失位。皆在坎獄中。三出體乾。剛坎不見。震喜兌說。罪人皆出。故以宥罪。謂三入則赦過。出則宥罪。公用射隼以解悖。是其義也。

初六。无咎。

虞翻曰。與四易位。體震。震得正。故无咎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虞翻曰。體屯初震。剛柔始交。故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虞翻曰。三稱田。田、獵也。變之正。艮爲狐。坎爲弓。離爲黃矢。矢貫狐體。二之五。歷三爻。故田獲三狐。得黃矢。之正得中。故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虞翻曰。動得正。故得中道。

六三。負且乘。

虞翻曰。負、倍也。二變時。艮爲背。謂三以四艮倍五也。五來寇三時。坤爲車。三在坤上。故負且乘。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故象曰。亦可醜也。

致寇至貞吝。

虞翻曰。五之二成坎。坎爲寇盜。上位慢五。下暴於二。慢藏悔盜。故致寇至貞吝。象曰。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虞翻曰。臨坤爲醜也。坤爲自我。以離兵伐三。故轉寇爲戎。艮手招盜。故誰咎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虞翻曰。二動時。艮爲指。四變之坤爲母。故解而拇。臨兌爲朋。坎爲孚。四陽從初。故朋至斯孚矣。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王弼曰。失位不正。而比於三。故三得附之。爲其拇也。三爲之拇。則六初之應。故解其拇。然後朋至斯孚而信矣。　案。九四體震。震爲足。三在足下。拇之象。

六五。君子惟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虞翻曰。君子、謂二。之五得正成坎。坎爲心。故君子惟有解吉。小人、謂五。陰爲小人。君子升位。則小人退在二。故有孚于小人。坎爲孚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虞翻曰。二陽上之五。五陰小人退之二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虞翻曰。上應在三。公、謂三。伏陽也。離爲隼。三失位。動出成乾。貫隼入大過。死象。故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也。　案。二變時體艮。艮爲山。爲宮闕。三在山半。高墉之象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虞翻曰。坎爲悖。三出成乾。而坎象壞。故解悖也。○九家易曰。隼、鷙鳥也。今捕食雀者。其性疾害。喻暴君也。陰盜陽位。萬事悖亂。今射去之。故曰以解悖也。

序卦曰。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雜卦曰。宥罪緩死。失之於僥倖。有損於政刑。故言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者也。

䷨ 兌下艮上 損。

鄭元曰。艮爲山。兌爲澤。互體坤。坤爲地。山在地上。澤在地下。澤以自損增山之高也。猶諸侯損其國之富以貢獻於天子。故謂之損矣。

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虞翻曰。泰初之上。損下益上。以據二陰。故有孚元吉无咎。艮男居上。兌女在下。男女位正。故可貞。利有攸往矣。

易之用。二簋可用享。

崔憬曰。易、何也。言其道上行。將何所用。可用二簋而享也。以喻損下益上。惟在乎心。何必竭於不足而補有餘者也。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蜀才曰。此本泰卦。案、坤之上六。下處乾三。乾之九三。上升坤六。損下益上者也。陽德上行。故曰其道上行矣。

損而有孚。

荀爽曰。謂損乾之三居上。孚、二陰也。

元吉无咎。

荀爽曰。居上據陰。故元吉无咎。以未得位。嫌於咎也。

可貞。

荀爽曰。少男在上。少女雖年尚幼。必當相承。故曰可貞。

利有攸往。

荀爽曰。謂陽利往居上。損者、損下益上。故利往居上。

易之用。二簋可用享。

荀爽曰。二簋、謂上體二陰也。上爲宗廟。簋者、宗廟之器。故可享獻也。

二簋應有時。

虞翻曰。時、謂春秋也。損二之五。震二月。益正月。春也。損七月。兌八月。秋也。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艮爲時。震爲應。故應有時也。

損剛益柔有時。

虞翻曰。謂冬夏也。二五已易。成益。坤爲柔。謂損益上之三成既濟。坎冬離夏。故損剛益柔有時。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虞翻曰。乾爲盈。坤爲虛。損剛益柔。故損益盈虛。謂泰初之上。損二之五。益上之三。變通趨時。故與時偕行。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虞翻曰。君子、泰乾。乾陽剛武。爲忿。坤陰吝嗇。爲欲。損乾之初成兌說。故懲忿。初上據坤。艮爲止。故窒欲也。

初九。祀事遄往。无咎。酌損之。今本祀作已。

虞翻曰。祀、祭祀。坤爲事。謂二也。遄、速。酌、取也。二失正。初利二速往。合志於五。得正无咎。已得之應。故曲往无咎。酌損之。象曰。上合志也。祀、古作巳也。

象曰。祀事遄往。上合志也。

虞翻曰。終成既濟。謂二上合志於五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虞翻曰。失位當之正。故利貞。征、行也。震爲征。失正毀折。故不征。之五則凶。二之五成益。小損大益。故弗

損益之矣。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虞翻曰。動體離中。故爲志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

虞翻曰。泰、乾三爻。爲三人。震爲行。故三人行。損初之上。故則損一人。

一人行。則得其友。

虞翻曰。一人、謂泰初之上。損剛益柔。故一人行。兌爲友。初之上。據坤應兌。故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虞翻曰。坎爲疑。上益三成坎。故三則疑。○荀爽曰。一陽在上。則教令行。三陽在下。則民衆疑也。

六四。損其疾。使遽有喜。无咎。

虞翻曰。四、謂二也。四得位。遠應初。二疾上五。已得承之。謂二之五。三上復。坎爲疾也。陽在五稱喜。故損其疾使遽有喜。二上體觀。得正承五。故无咎矣。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蜀才曰。四當承上。而有初應。必上之所疑矣。初、四之疾也。宜損去其初。使上遄喜。○虞翻曰。二上之五。體大觀象。故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虞翻曰。謂二五已變成益。故或益之。坤數十。兌爲朋。三上失位。三動離爲龜。十、謂神靈攝蓍文筮山澤水火之龜也。故十朋之龜。三上易位。成既濟。故弗克違元吉矣。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侯果曰。內柔外剛。龜之象也。又體兌艮。互有坤震。兌爲澤龜。艮爲山龜。坤爲地龜。震爲木龜。坤數又十。故曰十朋朋、類也。六五處尊。損己奉上。人謀尤叶。龜筮不違。故能延上九之祐。而來十朋之益。所以大吉也。○崔憬曰。或之者。疑之也。故用元龜。價值二十大貝。龜之最神貴者。以決之。不能違其益之義。故獲元吉。變貝曰朋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

虞翻曰。損上益三也。上失正。之三得位。故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動成既濟。故大得志。

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虞翻曰。謂三往之上。故利有攸往。二五已動成益。坤爲臣。三變據坤。成家人。故曰得臣。動而應三。成既濟。則家人壞。故曰无家。○王肅曰。處損之極。損極則益。故曰不損益之。非无咎也。爲下所益。故无咎。據五應三。三陰上附。外內相應。上下交接。正之吉也。故利有攸往矣。剛陽居上。羣下非臣。故曰得臣矣。得臣則萬方一軌。故无家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虞翻曰。謂二五已變。上下益三。成既濟定。離坎體正。故大得志。

序卦曰。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崔憬曰。損終則弗損益之。故言損而不已必益也。

䷩ 震上巽下 益。利有攸往。

虞翻曰。否上之初也。損上益下。其道大光。二利往坎應五。故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也。

利涉大川。

虞翻曰。謂三失正。動成坎。體渙。坎爲大川。故利涉大川。渙、自耕象。木道乃行也。○鄭元曰。陰陽之義。陽稱君。陰稱臣。今震一陽二陰。臣多於君矣。而四體巽之不應初。是天子損其所有以下諸侯也。人君之道。以益下爲德。故謂之益也。震爲雷。巽爲風。雷動風行。二者相成。猶人君出教令。臣奉行之。故利有攸往。坎爲大川。故利涉大川矣。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

蜀才曰。此本否卦。乾之上九下處坤初。坤之初六。上升乾四。損上益下者也。

巽震爲喜笑。以貴下賤。大得民。故說无疆矣。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虞翻曰。乾爲大明。以乾照坤。故其道大光。或以上之三、離爲大光矣。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

虞翻曰。中正、謂五。而二應之。乾爲慶也。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虞翻曰。謂三動成渙。渙、舟楫象。巽木得水。故木道乃行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虞翻曰。震三動、爲離。離爲日。巽爲進。坤爲疆。日與巽俱進。故曰進无疆也。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虞翻曰。乾下之坤。震爲出生。萬物出震。故天施地生。陽在坤初爲无方。日進无疆。故其益无方也。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虞翻曰。上來益三。四時象正。艮爲時。震爲行。與損同義。故與時偕行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虞翻曰。君子、謂乾也。上之三。離爲見。乾爲善。坤爲過。坤三進之乾四。故見善則遷。乾上之坤初。故坤之過。體復象。復以自知。故有過則改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虞翻曰。大作。謂耕播耒耜之利。蓋取諸此也。坤爲用。乾爲大。震爲作。故利用爲大作。體復初得正。朋來无咎。故元吉无咎。震。三月卦。日中星鳥。敬授民時。故以耕播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侯果曰。大作。謂耕植也。處益之始。居震之初。震爲稼穡。又爲大作。益之大者。莫大耕植。故初九之利。利爲大作。若能不厚勞於下民。不奪時於農畯。則大吉无咎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

虞翻曰。謂上從外來益初也。故或益之。二得正遠應。利三之正。已得承之。坤數十。損兌爲朋。謂三變。離爲龜。故十朋之龜。坤爲永。上之三得正。故永貞吉。

王用享于帝。吉。

虞翻曰。震稱帝。王。謂五。否。乾爲王。體觀象。艮爲宗廟。三變。折坤牛。體噬嗑食。故王用享于帝。得位。故吉。○干寶曰。聖王先成其民而後致力于神。故王用享于帝。在艮之宮。處震之象。是則蒼精之帝同始祖矣。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虞翻曰。乾上稱外。來益初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

虞翻曰。坤爲事。三多凶。上來益三。得正。故益用凶事无咎。

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虞翻曰。公。謂三。伏陽也。三動體坎。故有孚。震爲中行。爲告。位在中。故曰中行。三。公位。乾爲圭。乾之三。故告公用圭。圭。桓圭也。○九家易曰。天子以尺二寸玄圭事天。以九寸事地也。上公執桓圭。九寸。諸侯執信圭。七寸。諸伯執躬圭。七寸。諸子執穀璧。五寸。諸男執蒲璧。五寸。五等諸侯。各執之以朝見天子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矣。

虞翻曰。三上失正。當變。是固有之。○干寶曰。固有。如桓文之徒。罪近篡弒。功實濟世。六三失位。而體姦邪。處震之動。懷詐之權。是矯命之士。爭奪之臣。桓文之爻也。故曰益之用凶事。在益之家。而居坤中。能保社稷。愛撫人民。故曰无咎。既乃中行。近仁。故曰有孚中行。然後俯列盟會。仰致錫命。故曰告公用圭。

六四。中行。告公從。

虞翻曰。中行。謂正位在中。震爲行。爲從。故曰中行。公。謂三。三上失位。四利三之正。已得以爲實。故曰告公從矣。

利用爲依遷國。

虞翻曰。坤爲邦。遷。從也。三動坤從。故利用爲依遷國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震翻曰。坎爲志。三之上。有兩坎象。故以益志也。○崔憬曰。益其勤王之志也。居益之時。履當其位。與五近比。而四上公。得藩屏之寄。爲依從之國。若周平王之東遷晉鄭。是故言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矣。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

虞翻曰。謂三上也。震爲問。三上易位。三五體坎。已成既濟。坎爲心。故有孚惠心。勿問之矣。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

崔憬曰。居中履尊。當位有應。而指上之時。自一以指己爲念。雖有孚惠心勿問。猶言也。如是則獲元吉。且爲下所信而懷己德。故曰有孚惠我德。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

虞翻曰。坤爲我。乾爲德。三之上體坎。爲孚。故惠我德。象曰。大得志。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

虞翻曰。莫。无也。自非上无益初者。唯上當无應。故莫益之矣。

立心勿恆。凶。

虞翻曰。謂上不益初。則以剝滅乾。艮爲手。故或擊之。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

上體巽。爲進退。故勿恆。動成坎心。以陰乘陽。故立心勿恆凶矣。

虞翻曰。偏。周而也。三體剛凶。故至上應乃益之矣。

或擊之。自外來也。

虞翻曰。外。謂上。上來之三。故曰自外來也。

周易集解卷第九

序卦曰。夬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夫。夫者、決也。

韓康伯曰。夬而不已則盈。故必決矣。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

虞翻曰。陽決陰息卦也。剛決柔。與剝旁通。乾爲陽爲王。剝艮爲庭。故揚于王庭矣。○鄭元曰。夬、決也。陽氣浸長。至於五。五、尊位也。而陰先之。是猶聖人積德悅天下。以漸消去小人。至於受命爲天子。故謂之決。揚、越也。五互體乾。乾爲君。又居尊位。王庭之象也。陰爻起其上。小人乘君子。罪惡上聞於聖人之朝。故曰夬揚于王庭也。

孚號有厲。

虞翻曰。陽在二五稱孚。孚、謂五也。二失位。動體巽。巽爲號。離爲光。不發則危。故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告自邑。不利卽戎。

虞翻曰。陽息動復。剛長成夬。震爲告。坤爲自邑。夬從復升。坤逆在上。民衆消滅。二發時。離爲戎。故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

利有攸往。

虞翻曰。陽息際消。君子道長。故利有攸往。剛長乃終。

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

虞翻曰。乾決坤也。

健而說。決而和。

虞翻曰。健、乾。說、兌也。以乾陽稽陰之和。故決而和也。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王弼曰。剛德盛長。一柔爲逆。衆所同誅。而无忌者也。故可揚于王庭。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荀爽曰。信其號令於下。衆陽危。去上六。陽乃光明也。○干寶曰。夬九五則飛龍在天之爻也。應天順民。以發號令。故曰孚號。以剛決柔。以臣伐君。君子危之。故曰有厲。德大卽心小。功高而意下。故曰其危乃光也。

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

干寶曰。坤稱邑也。○干寶曰。殷民告周以紂无道。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虞翻曰。乾體大成。以決小人。終乾之剛。故乃以終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

陸績曰。水氣上天。決降成雨。故曰夬。

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虞翻曰。君子、謂乾。乾爲施祿。下、爲剝坤。坤爲衆臣。以乾應坤。故施祿及下。乾爲德。艮爲居。故居德則忌。

陽梅陰生。謂陽忌陰。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虞翻曰。夬變大壯。大壯震爲趾。位在前。故壯于前。剛以應剛。不能克之。往如失位。故往不勝爲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虞翻曰。往失位應陽。故咎矣。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虞翻曰。惕、懼也。二失位。故惕。變成巽。故號。剝、坤爲莫夜。二動成離。離爲戎。變而得正。故有戎。四變成坎。坎爲憂。坎又得正。故勿恤。謂成既濟定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虞翻曰、動得正應五、故得中道。

九三、壯于頄、有凶。

翟元曰、頄、面也、謂上處乾首之前、稱頄、頄、頰間骨、三往壯上、故有凶也。

君子夬夬、獨行遇雨。

荀爽曰、九三體乾、乾爲君子、三五同功、二爻俱欲決上、故曰君子夬夬也、獨行、謂一爻獨上、與陰相應、爲陰所施、故遇雨也。

若濡有慍、无咎。

荀爽曰、雖爲陰所濡、能慍不悅、得无咎也。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王弼曰、頄、面顴也、謂上六矣、最處體上、故曰頄也、剝之六三、以應陽爲德、夫剛長則君子道興、陰盛則小人道長、然則處陰長而助陽則善、處剛長而助柔則凶矣、而三獨應上、助小人、是以凶也、君子處之、必能棄夫情累、決之不疑、故曰夬夬也、若不與陽爲羣、而獨行殊志、應於小人、則受其困焉、遇雨若濡、有慍、而終无所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

虞翻曰、二四已變、坎爲臀、剝、艮爲膚、毀滅不見、故臀无膚、大壯、震爲行、坎爲破、爲曳、故其行趦趄也。

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虞翻曰、兌爲羊、二變、巽爲繩、剝、艮手持繩、故牽羊、謂四之正、得位承五、故悔亡、震爲言、坎爲耳、震坎象不正、故聞言不信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虞翻曰、坎耳離目、折入於兌、故聰不明矣、案、兌爲羊、四五體兌故也、凡卦、初爲足、二爲腓、三爲股、四爲臀、當陰柔、今反剛陽、故曰臀无膚、九四、震爻、震爲足、足既不正、故行趦趄矣。

九五、莧陸夬夬。

荀爽曰、莧、謂五、陸、謂三、兩爻決上、故曰夬夬也、莧者、葉柔而根堅且赤、以言陰在上六也、陸亦取葉柔根堅也、去陰遠、故言陸、言葉豎於莧、莧根小、陸根大、五體兌、柔居上、莧也、三體乾、剛在下、根深、故謂之陸也。

中行无咎。

虞翻曰、莧、說也、莧、讀夫子莞爾而笑之莧、陸、和睦也、震爲笑、言五得正位、兌爲說、故莧陸夬夬、大壯、震爲行、五在上中、動而得正、故中行无咎、舊讀言莧陸、字之誤也、馬君、荀氏、皆從俗言莧陸、非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虞翻曰、在坎陰中、故未光也、○王弼曰、莧、草之柔脆者也、決之至易、故曰夬夬也、夬之爲義、以剛決柔、

以君子除小人也、而五處尊位、最比小人、躬自決者也、夫以至尊而敵於至賤、雖其克勝、未足多也、處中而行、足以免咎而已、未爲光益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虞翻曰、應在於三、三動時體巽、巽爲號令、四已變坎、之應厭險、號象不見、故无號、位極乘陽、故終有凶矣。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虞翻曰、陰道消滅、故不可長也。

序卦曰、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崔憬曰、君子夬夬、獨行遇雨、故言決必有遇也。

䷫ 巽下乾上 姤、女壯。

虞翻曰、消卦也、與復旁通、巽、長女、女壯、傷也、陰傷陽、柔消剛、故女壯也。

勿用取女。

虞翻曰、陰息剝陽、以柔變剛、故勿用娶女、不可與長也。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娶女。

鄭元曰、姤、遇也、一陰承五陽、一女當五男、苟相遇耳、非禮之正、故謂之姤、女壯如是、壯健以淫、故不可娶、婦人以婉娩爲其德也。

不可與長也。

王肅曰、女不可娶、以其不正、不可與長久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荀爽曰、謂乾處於巽、而舍於離、坤出於離、與乾相遇、南方夏位、萬物章明也、○九家易曰、謂陽起子、運行至四月、六爻成乾、巽位在巳、故言乾成於巽、既成、轉舍於離、坤萬物皆盛大、從離出、與乾相遇、故言天地遇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翟元曰、剛、謂九五、遇中處正、教化大行於天下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陸績曰、天地相遇、萬物亦然、故其義大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

翟元曰、天下有風、風无不周布、故君以施令告化四方之民矣。

后以施命誥四方。

虞翻曰、后、繼體之君、姤陰在下、故稱后、與泰稱后同義也、乾爲施、巽爲命、爲誥、復、震二月、東方、姤五月、

南方。巽八月西方。復十一月北方。皆繫在初。故以誥四方也。孔子行夏之時。乾用周家之月。夫子傳象象以下皆用夏家月。是故復爲十一月。姤爲五月矣。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

虞翻曰。柅、謂二也。巽爲繩。故繫柅。乾爲金。巽木入金。柅之象也。初四失正。易位乃吉。故貞吉矣。

有攸往。見凶。

九家易曰。絲繫於柅。猶女繫於男。故以喻初宜繫二也。若能專心順二。則吉。故曰貞吉。今既爲二所據。不可往應四。往則有凶。故曰有攸往見凶也。

羸豕孚蹢躅。

虞翻曰。以陰消陽。往、謂成坤。遯。子弒父。否。臣弒君。夫時。三動。離爲見。故有攸往見凶矣。三、夫之四。在夫。動而體坎。坎爲豕、爲孚。巽繩操之。故稱羸也。巽爲舞、爲進退。操而舞。故羸豕孚蹢躅。以喻姤女繫於五。勝。如豕躅躅也。○宋衷曰。羸、大索。所以繫豕者也。巽爲股。又爲進退。股而進退。則蹢躅也。初應於四。爲二所據。不得從應。故不安矣。體巽爲風。動搖之貌也。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虞翻曰。陰道柔。巽爲繩。牽於二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虞翻曰。巽爲白茅。在中稱包。詩云。白茅包之。魚、謂初陰。巽爲魚。二雖失位。陰陽相承。故包有魚无咎。賓、謂四。乾爲賓。二據四應。故不利賓。或以包爲庖廚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王弼曰。初陰而處下。故稱魚也。不正之陰。處遇之始。不能逆近者也。初自巽來。應己之廚。非爲犯應。故无咎也。憐人之物。以爲己惠。義所不爲。故不及賓。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虞翻曰。夬時動之坎。爲臀。艮爲膚。二折艮體。故臀无膚。復、震爲行。其象不正。故其行趦趄。三得正位。雖則危厲。故无大咎矣。　案。巽爲股。三居上。臀也。爻非柔。无膚。行趦趄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虞翻曰。在夬失位。故牽羊。在姤得正。故未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王弼曰。二有其魚。四故失之也。无民而動。失應而作。是以凶矣。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崔憬曰。羸與初應。而失其位。二有其魚。而賓不及。若起於觀。涉遠行難。終不遂心。故曰无魚之凶。遠民也。謂初六矣。

初六。以杞包瓜。含章。

虞翻曰。杞、杞柳。木名也。巽爲杞、爲苞。乾圓稱瓜。故以杞包瓜矣。含章、謂五也。五欲使初四易位。以陰含陽。已得乘之。故曰含章。初之四。體兌口。故稱含也。○干寶曰。初二體巽爲草木。二又爲田。田中之果。柔而蔓者。瓜之象也。

有隕自天。

虞翻曰。隕、落也。乾爲天。謂四隕之初。初上承五。故有隕自天矣。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虞翻曰。巽爲命也。欲初之四承巳。故不舍命矣。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虞翻曰。乾爲首。位在首上。故稱角。動而得正。故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王弼曰。遭之於極。无所復遇。遇角而已。故曰姤其角也。進而无遇。獨悔而已。不與物來。故曰上窮吝也。

萃。亨。王假有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王弼曰。遭之於極。无所復遇。遇角而已。故曰姤其角也。進而无遇。獨悔而已。不與物來。故曰上窮吝也。

序卦曰。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崔憬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故言物相遇而後聚。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

虞翻曰。觀上之四也。觀、乾爲王。假、至也。艮爲廟。體觀享祀。故通。上之四。故假有廟。致孝享矣。

利見大人。亨。利貞。

虞翻曰。大人、謂五。三四失位。利之正。變成離。離爲見。故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虞翻曰。坤爲牛。故曰大牲。四之三。折坤。得正。故用大牲吉。三往之四。故利有攸往。順天命也。○鄭元曰。萃、聚也。坤爲順。兌爲悅。臣下以順道承事其君。悅德居上。待之。上下相應。有事而和通。故曰萃亨也。假、至也。互有艮巽。巽爲木。艮爲闕。木在闕上。宮室之象也。四木震爻。震爲長子。五本坎爻。坎爲隱伏。居尊而隱伏。鬼神之象。長子入闕升堂。祭祖禰之禮也。故曰王假有廟。二木離爻也。離爲目。居正應五。故利見大人矣。大牲、牛也。言大人有嘉會時可幹事。必殺牛而盟。既盟則可以牲。故曰利往。○案。坤爲牛。巽木下剋坤土。殺牛之象也。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苟爽曰。謂五以剛居中。至陰順悅而從之。故能聚衆也。

王假有廟。

陸績曰。王、五。廟、上也。王者聚百物以祭其先。諸侯助祭于廟中。假、大也。言五親來上矣。

致孝享也。

虞翻曰、享、享祀也。五至初有觀象。謂享坤牛。故致孝享矣。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虞翻曰。坤爲聚。坤三之四。故聚以正也。

利貞。

九家易曰。五以正聚焉。故曰利貞。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虞翻曰。坤爲順。巽爲命。三往之四。故順天命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虞翻曰。三四易位成離坎。坎月離日。日以見天。月以見地。故天地之情可見矣。與大壯威同義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

荀爽曰。澤者卑下。流潦歸之。萬物生焉。故謂之萃也。

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虞翻曰。君子謂五。除。脩。戎。兵也。詩曰。脩爾車馬。弓矢戎兵。陽在三四爲脩。坤爲器。三四之正。離爲戎兵。甲冑矢。坎爲弓。弧。巽爲繩。艮爲石。謂類甲冑。假厲矛矢。故除戎器也。坎爲寇。坤爲亂。故戒不虞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

虞翻曰。孚。謂五也。初四易位。五坎中。故有孚。失正當變。坤爲終。故不終。萃。聚也。坤爲聚。故乃亂乃萃。失位不變。則相聚爲亂。故象曰其志亂也。

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虞翻曰。巽爲號。艮爲手。初稱一。故一握。初動成震。震爲笑。四動成坎。坎爲恤。故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初之四得正。故往无咎矣。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虞翻曰。坎爲志。初之四。其志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

虞翻曰。巽爲繩。艮爲手。故引吉。得正應五。故无咎。利引四之初。使避已。已得之五也。

孚乃利用禴。

虞翻曰。孚。謂五。禴。夏祭也。體觀象。故利用禴。四之三。故用大牲。離爲夏。故禴祭。詩曰。禴祠烝嘗。是其義。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虞翻曰。二得正。故不變也。○王弼曰。居萃之時。體柔當位。處坤之中。已獨履正。與衆相殊。異操而聚。民之多歸。獨正者危。未能變體。以違於害。故必待五引。然後乃吉而无咎。禴。殷春祭名。四時之祭省者也。居聚之時。處於中正。而行以忠信。可以省薄於鬼神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虞翻曰。坤爲聚。故萃如。巽爲號。故嗟如。失正。故无攸利。動得位。故往无咎。小吝。謂往之四。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虞翻曰。動之四。故上巽。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虞翻曰。以陽居陰。故位不當。動而得正。承五應初。故大吉而无咎矣。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虞翻曰。得正居中。故有位无咎。匪孚。謂四也。四變之正。則五體皆正。故元永貞。與比象同義。四動之初。故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虞翻曰。陽在坎中。故志未光。與屯五同義。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虞翻曰。齎。持。資。賄也。貨財爽稱賙。自目曰涕。自鼻稱洟。坤爲財。巽爲進。故齎資也。三之四。體離坎。艮爲鼻。涕淚流鼻目。故涕洟。得位應三。故无咎。上體大過。死象。故有齎資涕洟之哀。

象曰。齎資涕洟。未安上也。

虞翻曰。乘剛遠應。故未安上也。○荀爽曰。此本否卦。上九陽爻。見流遷移。以喻夏桀殷紂。以上六陰爻代之。若夏之後封東樓公於杞。殷之後封微子於宋。去其骨肉。臣服異姓。受人封土。未安居位。故曰齎資涕洟。未安上也。

序卦曰。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也。

崔憬曰。用大牲而致孝享。故順天子而升爲王矣。故言聚而上者謂之升也。

䷭ 巽下坤上 升。

鄭元曰。升。上也。坤地。巽木。木生地中。日長而上。猶聖人在諸侯之中。明德日益高大也。故謂之升。升。進益之象矣。

元亨。

虞翻曰。臨初之三。又有巽象。剛中而應。故元亨也。

用見大人。勿恤。

虞翻曰。謂二當之五。爲大人。離爲見。坎爲恤。二之五得正。故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南征吉。

虞翻曰。離。南方卦。二之五成離。故南征吉。志行也。

象曰。柔以時升。

虞翻曰、柔、謂五、坤也、升、謂二、坤邑无君、二當升五、震兌爲春秋、二升、坎離爲冬夏、四時象正、故柔以時升也、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荀爽曰、謂二以剛居中、而來應五、故能大亨、上居尊位也、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荀爽曰、大人、天子、謂升居五、見爲大人、事除有主、无所復憂、而有慶也、

南征吉、志行也、

虞翻曰、二之五、坎爲志、震爲行、

象曰、地中生木、升、

荀爽曰、地、謂坤、木、謂巽、地中生木、以微至著、升之象也、

君子以順德、積小以成高大、

虞翻曰、君子、謂三、小、謂陽息復時、復小、爲德之本、至二成臨、臨者、大也、臨初之三、巽爲高、二之五、艮爲順、坤爲積、故順德積小成高大、

初六、允升、大吉、

荀爽曰、謂一體相比、允然俱升、初欲與巽一體、升屬坤上、位當得正、故大吉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家易曰、謂初失正、乃與二陽允然合志、俱升五位、上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虞翻曰、禴、夏祭也、孚、謂二之五成坎、爲孚、離爲夏、故乃利用禴无咎矣、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虞翻曰、升五得位、故有喜、○干寶曰、剛中而應、故孚也、又言乃利用禴、於春時也、非時而祭、曰禴、然則文王蓋以恤民、四時之祭、皆以禴禮、神享德與信、不求備也、故既濟九五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九五、坎、坎爲豕、然則禴祭以豕而已、不奢盈於禮、故曰有喜矣、

九三、升虛邑、

荀爽曰、坤稱邑也、五虛无君、利二上居之、故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虞翻曰、坎爲疑、上得中、故无所疑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荀爽曰、此本升卦也、巽升坤上、據三成艮、巽爲岐、艮爲山、王、謂五也、通有兩體、位正乘服、故吉也、四能與乘陰退巽當升者、故无咎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崔憬曰、爲順之初、在升當位、近比於五、乘剛於三、宜以進德、可桥守、此象太王爲狄所逼、徙居岐山之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通而王矣、故曰王用亨于岐山、以其用通、避於狄難、順於時事、故吉无咎、

六五、貞吉升階、

虞翻曰、二之五、故貞吉、巽爲高、坤爲土、震升高、故升階也、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荀爽曰、陰正居中、爲陽作階、使升居五、已下降二、與陽相應、故吉而得志、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荀爽曰、坤性暗昧、今升在上、故曰冥升也、陰用事、爲消、陽用事、爲息、陰正在上、陽道不息、陰之所利、故曰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荀爽曰、陰升失實、故消不富也、

序卦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崔憬曰、冥升在上、以消不富、則窮、故言升而不已必困也、

䷮ 坎下兌上 困、亨、

鄭元曰、坎爲月、互體離、離爲日、兌爲暗昧、日所入也、今上掩日月之明、猶君子處亂代、爲小人所不容、故謂之困也、君子雖困、居險能悅、是以通而无咎也、○虞翻曰、否二之上、乾坤交、故通也、

貞大人吉、无咎、

虞翻曰、貞大人吉、謂五也、在困无應、宜靜則无咎、故貞大人吉无咎、

有言不信、

虞翻曰、震爲言、折入兌、故有言不信、尚口乃窮、

象曰、困、剛揜也、

荀爽曰、謂二五爲陰所揜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荀爽曰、此本否卦、陽降爲險、陰升爲說也、

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荀爽曰、謂二雖揜陰陷險、猶不失中、與正陰合、故通也、喻君子雖陷險中、不失中和之行也、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荀爽曰、謂五雖揜於陰、近无所據、遠无所陰、體剛得中、正居五位、則吉无咎也、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虞翻曰、兌爲口、上變口滅、故尚口乃窮。○荀爽曰、陰從二升上六、成兌、爲有言、失中、爲不信、動而乘陽、故曰尚口乃窮也。

象曰、澤无水、困。

王弼曰、澤无水、則水在澤下也、水在澤下、困之象也、處困而屈其志者、小人也、君子固窮、道可忘乎、君子以致命遂志。

虞翻曰、君子、謂三、伏陽也、否、坤爲致、巽爲命、坎爲志、三入陰中、故致命遂志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

九家易曰、臀、謂四、株木、三也、三體爲木、澤中无水、兌金傷木、故枯爲株也、初者四應、欲進之四、四困于三、故曰臀困于株木。○干寶曰、兌爲孔穴、坎爲隱伏、隱伏在下、而漏孔穴、臀之象也、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九家易曰、幽谷、二也、此本否卦、謂陽來入坎、與初同體、故曰入幽谷、三者、陽數、謂陽陷險中、爲陰所弇、終不得見、故曰三歲不覿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荀爽曰、爲陰所弇、故不明。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

案、二本陰位、中饋之職、坎爲酒食、上爲宗廟、今二陰升上、則酒食入廟、故困于酒食也、上九降二、故朱紱方來、朱紱、宗廟之服、乾爲大赤、朱紱之象也。

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荀爽曰、二升在廟、五親奉之、故利用享祀、陰動而上、失中乘陽、陽下而陷、爲陰所弇、故曰征凶、陽降來二、雖位不正、得中有實、陰雖去中、上得居正、而皆免咎、故曰无咎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翟元曰、陽從上來、居中得位、富有二陰、故中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

虞翻曰、二變正時、三在艮山下、故困于石、蒺藜、木名、坎爲蒺藜、二變艮手、據坎、故據蒺藜者也。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虞翻曰、巽爲人、二動、艮爲宮、兌爲妻、謂上无應也、三在陰下、離象毀壞、隱在坤中、死其將至、故不見其妻、凶也。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

案、三居坎上、坎爲蒺藜而木多心、蒺藜之象。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家易曰、此本否卦、二四同功爲艮、艮爲門闕、宮之象也、六三居困、而位不正、上困於民、內无仁恩、淫戚叛逆、誅將加身、入宮无妻、非常之困、故曰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虞翻曰、來、欲之初、徐徐、舒遲也、見險、故來徐徐、否乾爲金、坤爲輿、之應、歷險、坎困于金、車易位得正、故吝有終矣。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

王弼曰、下、謂初。

雖不當位、有與也。

崔憬曰、位雖不當、故吝也、有與於援、故有終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

虞翻曰、割鼻曰劓、斬足曰刖、四動時、震爲足、艮爲鼻、離爲兵、兌爲刑、故劓刖也、赤紱、謂二、否乾爲朱、故赤、坤爲紱、二未變應五、故困于赤紱也。

乃徐有說。

虞翻曰、兌爲說、坤爲徐、二動應已、故乃徐有說也。

利用祭祀。

崔憬曰、劓刖、刑之小者也、於困之時、不崇柔德、以剛遇剛、雖行其小刑、而失其大柄、故言劓刖也、赤紱、天子祭服之飾、所以稱困者、被奪其政、唯得祭祀、若春秋傳曰、政由霍氏、祭則寡人、故曰困于赤紱、居中以直、在困思通、初雖蹙窮、終則必喜、故曰乃徐有說、所以險而能說、窮而能通者、在困于赤紱乎、故曰利用祭祀也。　案、五應在二、二互體離、離爲文明、赤紱之象也。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

陸績曰、无據无應、故志未得也、二言朱紱、此言赤紱、二言享祀、此言祭祀、傳互言耳、无他義也、謂二困五、三困四、五初困上、斯乃迭困之義。

乃徐有說、以中直也。

崔憬曰、以其居中當位、故有悅。

利用祭祀、受福也。

荀爽曰、謂五爻合同、據國當位、而主祭祀、故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

虞翻曰、巽爲草、木稱爲藟、謂三也、兌爲刑人、故困于葛藟于臲卼也。

曰動悔、有悔、征吉。

虞翻曰、乘陽、故勝悔、變而失正、故有悔、三已變正、已得應之、故征吉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

虞翻曰、謂三未變、當位應上故也、

動悔有悔、吉行也、

虞翻曰、行、謂三變乃得當位之應、故吉行者也、

周易集解卷第十

序卦曰、困乎上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崔憬曰、困極于躁動則反下以求安、故言困乎上必反下也、

䷯ 巽下坎上 井、

鄭元曰、坎、水也、巽、木、桔槔也、互體離兌、離外堅中虛、瓶也、兌爲澤、泉口也、言桔槔引瓶、下入泉口、汲水而出井之象也、井以汲人、水无空竭、猶人君以政教養天下、惠澤无窮也、

改邑不改井、

虞翻曰、泰初之五也、坤爲邑、乾初之五折坤、故改邑、初爲需井、四應兌之、故不改井、

无喪无得、往來井井、

虞翻曰、无喪、泰初之五、坤象毀壞、故无喪、五來之初、失位无應、故无得、坎爲通、故往來井井、往、謂之五、來、謂之初也、

汔至亦未繘井、

虞翻曰、巽繩爲繘、汔、幾也、謂二也、幾至初改、未繘井、未有功也、

羸其瓶、凶、

虞翻曰、鼠、鈎蝶也、艮爲手、巽爲繘、離爲瓶、手繘折其中、故羸其瓶、體兌毀缺、瓶缺漏、故凶矣、○子寶曰、水、殷德也、木、周德也、夫井、德之地也、所以養民性命而清深之主者也、自震化行、至於五世、改殷社北面之亂俗、而不易成湯昭假之敬度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二代之制、各因時宜、損益雖異、桔槔則同、故曰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也、當殷之末、井道之窮、故曰汔至、周德雖興、未及革正、故曰亦未繘井、井泥爲穢、百姓無聊、比者之間、交受塗炭、故曰羸其瓶凶矣、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

荀爽曰、巽乎水、謂陰下爲巽也、而上水、謂陽上爲坎也、木入水出、井之象也、

井養而不窮也、

虞翻曰、兌口飲水、坎爲通、往來井井、故養不窮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荀爽曰、剛得中、故爲改邑、柔不得中、故爲不改井也、

无喪无得、

荀爽曰、陰來居初、有實、爲无喪、失中、爲无得也、

往來井井、

荀爽曰、此本泰卦、陽往居五、得坎爲井、陰來在下、亦爲井、故曰往來井井也、

汔至亦未繘、

荀爽曰、汔至者、陰來居初下、至汔竟也、繘者、所以出水通井道也、今乃在初、下得應五、故未繘也、繘者、綆汲之具也、

未有功也、

虞翻曰、謂二未變應五、故未有功也、

井羸其瓶、是以凶也、

荀爽曰、井、謂二、瓶、謂初、初欲應五、今爲二所拘羸、故凶也、○孔穎達曰、計覆一瓶之水、何足言凶、但此喻人德行不恆、不能善始令終、故就人言之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

王弼曰、木上有水、上水之象也、水以養而不窮也、

君子以勞民勸相、

虞翻曰、君子、謂泰乾也、坤爲民、初上成坎、爲勞、故勞民勸相、相、助也、謂以陽助坤矣、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子寶曰、在井之下體、本十爻、故曰泥也、井而爲泥、則不可食、故曰不食、此託紂之德政不可以養民也、舊井、謂殷之末喪師也、亦皆清深、无水禽之穢、又況泥乎、故舊井无禽矣、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虞翻曰食用也初下稱泥巽爲木果无噬嗑食象下而多泥故不食也乾爲舊位在陰下故舊井无禽時舍也初時舍於初非其位也與乾二同義○崔憬曰處井之下无應於上則是所用之井不汲以其多塗久廢之井不復以其時舍故曰井泥不食舊井无禽禽古擒字禽猶獲也

九二井谷射鮒瓮敝漏

虞翻曰巽爲谷爲鮒鮒小鮮也離爲甕甕瓶毀缺羸其瓶凶故甕敝漏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崔憬曰唯得於鮒无與於人也井之爲道上汲者也今與五非應與初比則是若谷水不注唯及於魚故曰井谷射鮒也甕敝漏者取其水下注不汲之義也　案魚陰蟲也初處井下體又陰爻魚之象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

荀爽曰渫去穢濁清潔之意也三者得正故曰井渫不得據陰喻不得用故曰不食道既不行故我心惻

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荀爽曰謂五可用汲三則王道明而天下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干寶曰此既殷之公侯時有賢者獨守成湯之法度而不見任爾微箕之倫也故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惻傷悼也民乃外附故曰可用汲周德來被故曰王明王得其民民得其王故曰求王明受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

荀爽曰坎性下降嫌於從三能自脩正以甃補五故无咎也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虞翻曰脩治也以瓦甃壘井稱甃坤爲土初之五成離離火燒土爲瓦治象故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

虞翻曰泉自下出稱井周七月夏之五月陰氣在下二巳變坎十一月爲寒泉初二巳變體噬嗑食故洌寒泉食矣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崔憬曰洌清潔也居中得正而比於上則是井渫水清既寒且潔汲上可食於人者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千本·幼無內

虞翻曰幕蓋也收謂以轆轤收繘也坎爲車應巽繩爲繘故井收勿幕有孚謂五坎坎爲孚故元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虞翻曰謂初二巳變成既濟定故大成也○干寶曰處井上位在瓶之水也故曰井收幕勿也井以養生政以養德无覆水泉而不廉民无濫興禮而不興教故曰井收勿幕勿幕則教信於民民服教則大化成也

序卦曰井道不可不革也故受之以革

韓康伯曰井久則濁穢宜革易其故也

䷰ 離下兌上 革

鄭元曰革改也水火相息而更用事猶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色故謂之革也

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虞翻曰惡上之初與蒙旁通悔亡謂四也四失正而得位故悔亡離爲日孚謂坎四動體離五在坎中故巳日乃孚以成既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故元亨利貞悔亡矣與乾彖同義也

象曰革水火相息虞翻曰息長也離爲火兌爲水繫曰謂之以風雨風巽雨兌也四革之正坎見故獨於此稱水也

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虞翻曰二女離兌體同人象蒙艮爲居故二女同居四變體兩坎象二女有志離火志上兌水志下故其志不相得坎爲志也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

干寶曰天命巳至之日也乃孚大信著也武王陳兵孟津之上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未可也還歸二年紂殺比干囚箕子爾乃伐之所謂巳日乃孚革而信也

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虞翻曰文明謂離說兌也大亨謂乾四動成既濟定故大亨以正革而當位故悔乃亡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

虞翻曰謂五位成乾爲天蒙坤爲地震春兌秋四之正坎冬離夏則四時具坤革而成乾故天地革而四時成也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虞翻曰湯武謂乾乾爲聖人天謂五人謂三四動順五應三故順天應人巽爲命也

革之時大矣哉

干寶曰革天地成四時除二叔除民害天下定武功成故大矣哉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

崔憬曰火就燥澤資溼二物不相得終宜易之故曰澤中有火革也

君子以治歷明時

虞翻曰君子遯乾也歷象謂日月星辰也離爲明坎爲月離爲日巽艮爲星四動成坎離日月得正天

地革而四時成。故君子以治歷明時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干寶曰。鞏、固也。離爲牝牛。離爻本坤。黃牛之象也。在革之初。而无應據。未可以動。故曰鞏用黃牛之革。此喻文王雖有聖德。天下歸周。三分有二。而服事殷。其義也。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虞翻曰。得位无應。動而必凶。故不可以有爲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荀爽曰。日以喻君也。謂五巳居位爲君。二乃革意去三應五。故曰巳日乃革之。上行應五。去卑事尊。故曰征吉无咎也。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崔憬曰。得位以正。居中有應。則是湯武行誓。桀紂行惡。各終其日。然後革之。故曰巳日乃革之。行此有嘉。○虞翻曰。嘉、謂五。乾爲嘉。四動承五。故行有嘉矣。

九三。征凶。貞厲。

荀爽曰。三應於上。欲往應之。爲陰所乘。故曰征凶。若正居三。而據二陰。則五來危之。故曰貞厲也。

革言三就。有孚。

董元曰。言三就上。二湯乾得其有信。據於二陰。故曰革言三就。有孚於二矣。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崔憬曰。雖得位以正。而未可頓革。故以言就之。夫安者有其危也。故受命之君。雖誅元惡。未改其命者。以即行改命。習俗不安。故曰征凶。猶以正自危。故曰貞厲。是以武王克紂。不即行周命。乃反商政。一就也。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二就也。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三就也。故曰革言三就。○虞翻曰。四動。成既濟定。故又何之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虞翻曰。革而當。其悔乃亡。孚、謂五也。巽爲命。四動。五坎改巽。故改命吉。四乾爲君。遭退无悔。在離焚棄。體火遇死。傳以比桀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故改命吉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虞翻曰。四動成坎。故信志也。○干寶曰。爻入上象。喻紂之郊也。以逆取而四海順之。動因器而前歌後舞。故曰悔亡也。中流而白魚入舟。天命信矣。故曰有孚。甲子夜陳。而甚至。水德賓服之祥也。故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虞翻曰。乾爲大人。謂五也。坤爲虎變。傳論湯武以坤臣爲君。占、視也。離爲占。卦未之正。五未在坎。故

未占有孚也。○馬融曰。大人虎變。虎變、威猛折衝萬里。望風而偪。以喻聖卿干羽。而有苗自服。周公脩文德。越裳獻雉。故曰未占有孚矣。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宋衷曰。陽稱大五。以陽居中。故曰大人。兌爲白虎。九者變爻。故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虞翻曰。乾爲大明。四爲成離。故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

虞翻曰。蒙、長爲君子。爲豹。從乾而更。故君子豹變也。

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虞翻曰。陰稱小人也。而謂四。革爲離。以順承五。故小人革面。乘陽失正。故征凶。得位。故居貞吉。蒙長爲居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陸績曰。兌之陽爻稱虎。陰爻稱豹。豹、虎類而小者也。君子小於大人。故曰豹變其文蔚也。○虞翻曰。蔚、蔑也。兌小。故其文蔚也。

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虞翻曰。乾、君。謂五也。四變順五。故順以從君也。○干寶曰。君子、大賢。次聖之人。謂若太公周召之徒也。豹、虎之屬。蔚、炳之次也。君聖臣賢。殷之頑民。皆改志從化。故曰小人革面。天下既定。必偃戰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卒之士。使爲諸侯。故曰征凶。居貞吉。得正有應。君子之象也。　案、兌爲口。乾爲首。今口在首上。而之象也。乾爲大人。虎變也。兌爲小人革面也。

序卦曰。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韓康伯曰。革、去故。鼎、取新。以去故。則宜制器立法以治新也。鼎。所和齊生物成新之器也。故取象焉。

䷱ 巽下離上 鼎

鄭元曰。鼎、象也。卦有木火之用。互體乾兌。乾爲金。兌爲澤。澤鍾金而含水。巽以木火。鼎烹熟物之象。鼎烹熟以饗人。猶聖君興仁義之道以教天下也。故謂之鼎矣。

元吉亨。

虞翻曰。大非上之初。與屯旁通。天地交。柔進上行。得中應乾五剛。故元吉亨也。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

荀爽曰。震人離下。中有乾象。木火在外。金在其內。鼎鑊亨飪之象也。○虞翻曰。六十四卦。皆觀象辭。而獨於鼎言象何也。象事知器。故獨言象也。○九家易曰。鼎言象者。卦也。木火互有乾兌。乾金兌澤。澤者、水也。巽以木火。是鼎鑊亨飪之象。亦象三公之位。上則調和陰陽。下而撫綏百姓。鼎能熟物養人。故云象也。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目。爲飾也。羊鼎五斗。天子飾

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象鼎三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銅、士鐵、三鼎形同、享飪養肉、上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虞翻曰、聖人、謂乾、初四易位、體大畜、震爲帝、在乾天上、故曰上帝、體頤象、三動噬嗑食、故以享上帝也。大亨、謂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賢之能者、稱聖人矣。

巽而耳目聰明。

虞翻曰、謂三也、三在巽上、動成坎離、有兩坎兩離象、乃稱聰明、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巽而耳目聰明。

耐而礙、不足以有明、開言不信、聽不明、皆有一離一坎象故也。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虞翻曰、柔、謂五、得上中、應乾五剛、巽爲進、震爲行、非謂應二剛、與睽五同義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

荀爽曰、木火相因、金在其間、調和五味、所以養人、鼎之象也。

君子以正位凝命。

虞翻曰、君子、謂三也、鼎五爻失正、獨三得位、故以正位凝成也、體姤、謂陰始凝、初巽爲命、故君子以正位凝命也。

初六、鼎顛趾。

虞翻曰、趾、足也、應在四、大壯、震爲足、折入大過、大過、顛也、故鼎顛趾也。

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虞翻曰、初陰在下、故否、利出之四、故曰利出、兌爲妾、妾四變得正、成震、震爲長子、繼世守宗廟、而爲祭主、故得妾以其子无咎矣。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

荀爽曰、以陰承陽、故未悖也。

利出否、以從貴也。

虞翻曰、出初之四、承乾五、故以從貴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虞翻曰、二爲實、故鼎有實也、坤爲我、謂四也、二據四婦、故相與爲仇、謂三變時四體坎、坎爲疾、故我仇有疾、四之二歷險、二動得正、故不我能卽吉。

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

虞翻曰、二變之正、艮爲愼。

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虞翻曰、不我能卽、吉、故終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

虞翻曰、動成兩坎、坎爲耳、而革在乾、故鼎耳革、初四變時、震爲行、鼎以耳行、伏坎震、折而大悔、故其行塞、離爲雉、坎爲膏、初四巳變、三動體頤、頤中无物、離象不見、故雉膏不食。

方雨虧悔、終吉。

虞翻曰、謂四巳變、二動成坤、坤爲方、坎爲雨、故曰方雨、三動虧乾、而失位悔也、終復之正、故方雨虧悔終吉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虞翻曰、鼎以耳行、耳革行塞、故失其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今本利作形。

虞翻曰、謂四變時震爲足、足折入兌、故鼎折足、兌爲刑、渥、大刑也、鼎足折、則公餗覆、言不勝任、象入大過、死凶、故鼎足折、覆公餗、其刑渥、凶、○九家易曰、鼎者、三足一體、猶三公承天子也、三公、謂調陰陽、鼎、謂調五味、足折餗覆、猶三公不勝其任、傾敗天子之美、故曰覆餗也。案、餗者、雉膏之屬、公者、四爲諸侯、上公之位、故曰公餗。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九家易曰、渥者、厚大、言暴重也、既覆公餗、信有大辜、刑罰當加、无可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虞翻曰、離爲黃、三變坎爲耳、故鼎黃耳、鉉、謂三、覆鼎兩耳、乾爲金、故金鉉、動而得正、故利貞、○干寶曰、凡鼎者鉉也、尙三公者王也、金喻可貴、中之美也、故曰金鉉、鉉鼎得其物、施令得其道、故曰利貞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陸績曰、得中承陽、故曰中以爲實、○宋衷曰、五當耳中、色黃、故曰鼎黃耳、兌爲金、又正秋、故曰金鉉、公侯、謂五也、上尊、故玉、下卑、故金、金和良、可柔屈、喻諸侯順天子。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虞翻曰、鉉、謂三、乾爲玉、鉉體大有上九、自天右之、位貴據五、三動承上、故大吉无不利、謂三虧悔、應上成未濟、雖不當位、六位相應、故剛柔節、象曰、巽耳目聰明、爲此九三發也、○干寶曰、玉又貴於金者、凡烹飪之事、自鑊升於鼎、載於俎、自俎入於口、馨香上達、動而彌貴、故鼎之義、上爻愈吉也、鼎主烹飪、不失其和、金玉鉉之、不失其所、公卿仁賢、天王聖明之象也、君臣相臨、剛柔得節、故曰吉无不利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宋衷曰、以金承玉、君臣之節、上體乾爲玉、故曰玉鉉、雖非其位、陰陽相承、剛柔之節也。

序卦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

崔憬曰、鼎所以烹飪享於上帝、主此器者、莫若冢嫡、以爲其祭主也、故曰主器者莫若長子也、

䷲震下震上震亨、

鄭元曰、震爲雷、雷、動物之氣也、雷之發聲、猶人君出政教以動中國之人也、故謂之震、人君有善聲教、則嘉會之禮通矣、

震來虩虩、

虞翻曰、臨二之四、天地交、故通、虩虩、謂四也、來應初命、四變而來應已、四失位多懼、故虩虩、之內曰來也、

笑言啞啞、

虞翻曰、啞啞笑且言、謂初也、得正有則、故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虞翻曰、謂陽從臨二、陰爲百二十、舉其大數、故當震百里也、坎爲棘、匕、上震爲鬯、坤爲喪、二上之坤、成震體、坎、得其匕鬯、故不喪匕鬯也、○鄭元曰、雷發聲聞於百里、古者諸侯之象、諸侯出教令、能贊戒其國內、則守其宗廟社稷、爲之祭主、不亡匕與鬯也、人君於祭之禮、匕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也、升牢於俎、君匕之、臣載之、鬯、秬酒、芬芳條鬯、因名焉、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

虞翻曰、懼變承五應初、故恐致福也、

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虞翻曰、則、法也、坎爲則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

虞翻曰、遠、謂四、近、謂初、震爲百、謂四出驚遠、初應懼近也、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虞翻曰、謂五出之正、震爲守、艮爲宗廟社稷、長子主祭器、故以爲祭主也、○干寶曰、周本德、震之正象也、爲殷諸侯、殷諸侯之制、其地百里、是以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故以百里而臣諸侯也、爲諸侯、故主社稷、爲長子、而爲祭主也、祭禮薦陳甚多、而經獨言不喪匕鬯者、匕牲體薦鬯而已、人君所自親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虞翻曰、君子、謂臨二二出之坤四、體以修身、坤爲身、二之四、以陽照坤、故以恐懼修省、老子曰、修之身、德乃眞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虞翻曰、虩虩、謂四也、初位在下、故後笑言啞啞、得位、故吉也、○干寶曰、得震之正、者震之象者、震來虩虩、姜里之厄也、笑言啞啞、後受方國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

虞翻曰、陽稱福、

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虞翻曰、得正、故有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

虞翻曰、厲、危也、乘剛、故厲、億、惜附也、坤爲喪、三動、離爲蠃蚌、故稱貝、在艮山下、故稱陵、震爲足、足乘初九、故躋於九陵、震爲逐、謂四已體復象、故喪貝勿逐、三動時、離爲日、震數七、故七日得者也、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干寶曰、六二、木爻、震之身也、得位无應、而以乘剛爲危、此託文王積德累功、以被囚羑里之厄也、故曰震來厲、億、歎辭也、貝、寶貨也、產乎東方、行乎大塗也、此以喻紂拘文王、圍天之徒、乃於江淮之浦、求微箱之貝、而以賂紂也、故曰億喪貝、貝、水物、而方升於九陵、今雖喪之、猶外府也、故曰、勿逐、七日得、七日得者、七年之日也、故粹曰、謳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虞翻曰、死而復生、稱蘇、三死坤中、動出得正、震爲生、故蘇蘇、坎爲眚、三出得正、坎象不見、故无眚、春秋傳曰、晉獲秦諜、六日而蘇也、

九四、震遂泥、

虞翻曰、坤土得雨爲泥、位在坎中、故遂泥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虞翻曰、在坎陰中、與屯五同義、故未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

虞翻曰、往、謂乘陽、來、謂應陰、失位乘剛、故往來厲也、

億无喪有事、

虞翻曰、坤爲喪也、事、謂祭祀之事、出而體隨、王享于西山、則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故无喪有事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

虞翻曰、乘剛山頂、故危行也、

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虞翻曰、動出得正、故无喪、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

虞翻曰、上、謂四也、欲之三隔坎、故震索索、三已動、應在離、故矍矍者也、

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虞翻曰：上得位，震爲征，故征凶。四變時，坤爲躬、鄰，謂五也。四上之五，震東兌西，故稱鄰。之五得正，故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謂三已變，上應三震爲言，故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

虞翻曰：四未之五，故中未得也。

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虞翻曰：謂五正位，已乘之逆，畏鄰戒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崔憬曰：震極則征凶，婚媾有言，當須止之，故言物不可以終動，止之矣。

䷳ 艮上艮下 艮其背。

鄭元曰：艮爲山，山立峙，各於其所，无相順之時，猶君在上，臣在下，恩敬不相與通，故謂之艮也。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虞翻曰：觀五之三也。艮爲多節，故稱背。觀、坤爲身。觀五之三，折坤，爲背，故艮其背。坤象不見，故不獲其身。震爲行人，艮爲庭，坎爲隱伏，故行其庭不見其人。三得正，故无咎。　案、艮爲門闕，今純艮，重其門闕，闕門之闕，庭中之象也。

象曰：艮，止也。

虞翻曰：位窮於上，故止也。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虞翻曰：時止，謂上陽窮止，故止。時行，謂三體處震爲行也。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虞翻曰：動，謂三；靜，謂上。艮止則止，震行則行，故不失時。五動成離，故其道光明。

艮其止，止其所也。

虞翻曰：謂兩象各止其所。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

虞翻曰：艮其背，背也。兩象相背，故不相與也。

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案、其義已見繇辭也。

象曰：象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虞翻曰：君子，謂三也。三，君子位，震爲出，坎爲隱伏，爲思，故以思不出其位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虞翻曰：震爲趾，故艮其趾矣。失位疑得正，故无咎永貞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虞翻曰：動而得正，故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虞翻曰：巽長爲股，艮小爲腓，拯，取也。隨，謂下二陰，艮爲止，震爲動，故不拯其隨。坎爲心，故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虞翻曰：坎爲耳，故未退聽也。

九三，艮其限，裂其夤，厲，閑心。

虞翻曰：限，要帶處也。坎爲要，五來之三，故艮其限。夤，脊肉，艮爲背，坎爲脊，艮爲手，僖起艮止，故裂其夤。坎爲心，厲，危也。艮爲閽，閽，守門人，坎盜動門，故厲閑心。古閑作熏字，焉因言熏灼其心，未聞易道以坎水熏灼人也。荀氏以熏爲勳，或誤作勳，皆非也。

象曰：艮其限，危閑心也。

虞翻曰：坎爲心，坎盜動門，故危閑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虞翻曰：身，腹也。觀、坤爲身，故艮其身。得位承五，故无咎。或謂妊身也。五動，則四體離婚，離爲大腹，孕之象也。故艮其身，得正承五，而受陽施，故无咎。詩曰：大任有身，生此文王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虞翻曰：艮爲止，五動乘四，則任身，故止諸躬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虞翻曰：輔，面頰骨上頰車者也。三至上，體頤象，艮爲止，在坎車上，故艮其輔。謂輔車相依，震爲言，五失位悔也。動得正，故言有序悔亡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虞翻曰：五動之中，故以正中也。

上九，敦艮，吉。

虞翻曰：无應，靜止，下據二陰，故敦艮吉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虞翻曰：坤爲厚，陽上據坤，故以厚終也。

周易集解卷第十一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崔憬曰。終止難獲敦艮。時行須漸進行。故曰。物不可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虞翻曰。否三之四。女、謂四。歸、嫁也。坤三之四承五。進得位。往有功。反成歸妹。兌女歸吉。初上失位。故利貞。可以正邦也。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虞翻曰。三進四。得位。陰陽體正。故吉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

虞翻曰。功、謂五。四進承五。故往有功。巽爲進也。

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

虞翻曰。謂初已變。爲家人。四進已正。而上不正。三勸成坤。爲邦。上來反三。故進以正。可以正邦。其位剛得中。與家人道正同義。三在外體之中。故稱得中。乾文言曰。中不在人。謂三也。此可謂上變既濟定者也。

止而震。動不窮也。

虞翻曰。止、艮也。三變震爲動。上之三體坤。動震成坎。坎爲通。故動不窮。往來不窮謂之通。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虞翻曰。君子、謂否乾。乾爲賢德。坤陰小人柔弱。爲俗。乾四之坤。爲艮爲居。以陽善陰。故以居賢德善俗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虞翻曰。鴻、大鴈也。離五。鴻。漸、進也。小水從山流下稱干。艮爲山。爲小徑。坎水流下山。故鴻漸于干也。艮爲小子。初失位。故厲。變得正。三動。受上成震。震爲言。故小子厲有言无咎也。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虞翻曰。動而得正。故義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虞翻曰。艮爲山石。坎爲聚。聚石稱磐。初已之正。體噬嗑食。坎水陽物。並在頤中。故飲食衎衎。得正應五。故吉。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虞翻曰。素、空也。承三應五。故不素飽。

九三。鴻漸于陸。

虞翻曰。高平稱陸。謂初已變。坎水爲平。三動之坤。故鴻漸于陸。

夫征不復。

虞翻曰。謂初已之正。三動成震。震爲征。爲夫。而體復。象坎陽死坤中。坎象不見。故夫征不復也。

婦孕不育。凶。

虞翻曰。孕、妊娠也。育、生也。巽爲婦。離爲孕。三動成坤。離毀失位。故婦孕不育凶。

利用禦寇。

虞翻曰。禦、當也。坤爲用。巽爲高。艮爲山。離爲戈兵甲冑。坎爲震寇。自上禦下。三動坤順。坎象不見。故利用禦寇。順相保。保、大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

虞翻曰。坤三爻爲醜。物三稱羣也。

婦孕不育。失其道也。

虞翻曰。三動離毀。陽隕坤中。故失其道也。

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虞翻曰。三動坤順。坎象不見。故以順相保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虞翻曰、巽爲木、桷、椽也、方者謂之桷、巽爲変、爲長木、艮爲小木、坎爲脊、離爲龜、小木附長木、巽繩束之、象脊之形、椽桷象也、故或得其桷、得位順五、故无咎、四已承五、又順得三、故或得其桷也矣。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虞翻曰、坤爲順、以巽順五、案、四居巽木爻、陰位正直、桷之象也、自二至五、體有離坎、離爲飛鳥、而居坎水、鴻之象也、鴻隨陽鳥、喻女從夫、卦明漸義、爻皆稱焉。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

虞翻曰、陵、丘、婦、謂四也、三動受上時、而四體半艮山、故稱陵、巽爲婦、離爲孕、坎爲歲、三動離壞、故婦三歲不孕。

終莫之勝、吉。

虞翻曰、莫、无、勝、陵也、得正居中、故莫之勝吉、上終變之三、成既濟定、坎爲心、故象曰得所願也。

象曰、終莫之勝、得所願也。

虞翻曰、上之三、既濟定、故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

虞翻曰、陸、謂三也、三次爲平、變而成坤、故稱陸也。

其羽可用爲儀、吉。

虞翻曰、謂三變受成既濟、與家人象同義、上之三得正、離爲鳥、故其羽可用爲儀吉、三動失位、坤爲亂、乾四止坤、象曰、不可亂、象曰、進以正邦、爲此爻發也、三已得位、又變受上權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宜无怪焉。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虞翻曰、坤爲亂、上來正坤、六爻得位、成既濟定、故不可亂也。○干寶曰、處漸高位、斷漸之進、順艮之言、謙巽之全、履坎之通、據離之耀、婦德既終、母教又明、有德而可受、有儀而可象、故曰、其羽可以爲儀、不可亂也。

序卦曰、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崔憬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言六比三、女漸歸夫之象也、故云進必有所歸也。

䷵ 震上兌下 歸妹。

虞翻曰、歸、嫁也、兌爲妹、泰三之四、坎月離日、俱歸妹象、陰陽之義配日月、則天地交而萬物通、故以嫁娶也。

征凶。

虞翻曰、謂四也、震爲征、三之四、不當位、故征凶也。

无攸利。

虞翻曰、謂三也、四之三、失正无應、以柔乘剛、故无攸利也。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

虞翻曰、乾天坤地、三之四、天地交、以離日坎月戰陰陽、陰陽之義配日月、則萬物興、故天地之大義、乾主壬坤主癸、日月會北、震爲玄黃、天地之雜、震東兌西、離南坎北、六十四卦、此象最備、四時正卦、故天地之大義也。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

虞翻曰、乾三之坤四、震爲興、天地以離坎交陰陽、故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矣。○王肅曰、男女交而後人民昏、天地交然後萬物興、故歸妹以及天地交之義也。

歸妹、人之終始也。

虞翻曰、人始生乾、而終於坤、故人之終始、雜卦曰、歸妹、女之終、謂陰終坤癸、則乾始震庚也。○干寶曰、歸妹者、衰落之女也、又既沒矣、兄主其禮、子繼父業、人道所以和終始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

虞翻曰、說、兌、動、震也、謂震嫁兌、所歸必妹也。

征凶、位不當也。

崔憬曰、中四爻皆失位、以柔歸妹非正情、故征凶也。

无攸利、柔乘剛也。

王肅曰、以征則有不正之凶、以處則有乘剛之逆也、故无所利矣。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

干寶曰、雷薄於澤、八月九月將藏之時也、君子象之、故不敢恃當今之眞、而慮將來禍也。

君子以永終知敝。

虞翻曰、君子、謂乾也、坤爲永終、爲敝、乾爲知、三之四、爲永終、四之三、兌爲毀折、故以永終知敝、○崔憬曰、歸妹、人之始終也、始則征凶、終則无攸利、故君子以永終知敝爲戒者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而履、征吉。

虞翻曰、震爲兄、故嫁妹、謂三也、初在三下、動而應四、故稱娣、履、禮也、初九應變成二、坎爲曳、故跛而履、應在震、震征、初爲娣、變爲陰、故征吉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而履、吉相承也。

虞翻曰、陽得正、故以恆、恆動初承二、故吉相承也。

九二、眇而視、利幽人之貞。

虞翻曰、視、應五也、震上兌下、離目不正、故眇而視、幽人、謂二、初動、二在坎中、故稱幽人、變得正、震喜兌、

說、故利幽人之貞、與履二同發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虞翻曰、常、恆也、乘初未之五、故未變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虞翻曰、須、需也、初至五、體需象、故歸妹以須、娣、謂初也、震爲反、反馬歸也、三失位、四反得正、兌進在四、見初進之、初在兌後、故反歸以娣、

象曰、歸妹以須、位未當也、

虞翻曰、三未變之陽、故位未當、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虞翻曰、愆、過也、謂二變三動之正、體大過象、坎月離日、爲期三變、日月不見、故愆期、坎爲曳、震爲行、行曳、故遲也、歸、謂反三、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四時體正、故歸有時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虞翻曰、待男行矣、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虞翻曰、三四巳正、震爲帝、坤爲乙、故曰帝乙、泰、乾爲良、爲君、乾在下、爲小君、則妹也、袂、口袂之飾也、兌爲口、乾爲衣、故稱袂、謂三失位无應、娣袂、謂二得中應五、三動成乾、爲良、故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故象曰以貴行也矣、

月幾望、吉、

虞翻曰、幾、其也、坎月離日、兌西震東、日月象對、故曰幾望、二之五、四復三、得正、故吉也、與小畜中孚月幾望同義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

虞翻曰、三四復正、乾爲良、

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虞翻曰、三四復、二之五、成既濟、五貴、故以貴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

虞翻曰、女、謂應三、兌也、自下受上稱承、震爲筐、以陰應陰、三四復位、坤爲虛、故无實、象曰、承虛筐也、

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虞翻曰、刲、刺也、震爲士、兌爲羊、離爲刀、故士刲羊、三四復位成泰、坎象不見、故无血、三柔承剛、故无攸利也、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虞翻曰、泰、坤爲虛、故承虛筐也、

序卦曰、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

崔憬曰、歸妹者、姪娣媵、國三人、凡九女、爲大援、故言得其所歸者必大也、

䷶ 離下震上 豐、亨、

虞翻曰、此卦三陰三陽之例、當從泰二之四、而豐三從噬嗑上來之三、折四於坎、以中而成豐、故君子以折獄致刑、陰陽交、故通、噬嗑所謂利用獄者、此卦之謂也、

王假之、

虞翻曰、乾爲王、假、至也、謂四宜上至五、動之正成乾、故王假之尙大也、

勿憂、宜日中、

虞翻曰、五動之正、則四變成離、離、日、中、當、五在坎中、坎爲憂、故勿憂、宜日中、體兩離象、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干寶曰、豐、坎宮陰、世在五、以其宜中、而憂其側也、坎爲夜、離爲晝、以離變坎、至於天位、日中之象也、殷水德、坎象喪敗、而離居之、周伐殷、居王位之象也、聖人德大而心小、既居天位、而戒懼不怠、勿憂者、勤勉之言也、猶詩曰、上帝臨爾、无貳爾心、言周德當天人之心、宜居王位、故宜日中、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崔憬曰、離下震上、明以動之、象明則見微、動則成務、故能大矣、

王假之、尙大也、

姚信曰、四體震、王假、大也、四上之五、得其盛位、謂之大、

勿憂、宜日中、

九家易曰、震動而上、故勿憂也、日者、君、中者、五、君宜居五也、謂陰處五、日中之位、當昃反矣、

宜照天下也、

虞翻曰、五動成乾、乾爲天、四動成兩離、重明麗正、故宜照天下、謂化成天下也、

日中則昃、

荀爽曰、豐者至盛、故日中、下居四、日昃之象也、

月盈則食、

虞翻曰、月之行、生震見兌、盈於乾甲、五動成乾、故月盈、四變體噬嗑、食、故則食、此豐其屋、蔀其家也、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虞翻曰、五息成乾、爲盈、四消入坤、爲虛、故天地盈虛也、豐之既濟、四時象具、乾爲神人、坤爲鬼、鬼神與人、亦隨時消息、謂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與時消息、

象曰、雷電皆至、豐、

荀爽曰。豐者、陰據不正。奪陽之位而行以豐。故折獄致刑以討除之也。

君子以折獄致刑。

虞翻曰。君子、謂三。噬嗑四失正。繫在坎獄中。故上之三。折四入大過。死象。故以折獄致刑。位三得正。故无敢折獄也。

初九。遇其配主。

虞翻曰。妃嬪、謂四也。四失位在震。爲主。五動、體姤遇。故遇其配主也。

雖旬无咎。往有尚。

虞翻曰。謂四失位。變成坤。應初。坤數十。四上之五、成離。離爲日。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虞翻曰。體大過。故過旬災。四上之五。坎爲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

虞翻曰。日蔽雲中、稱蔀。蔀、小、謂四也。二利四之五。故豐其蔀。噬嗑、離爲見。象在上。爲日中。艮爲斗。斗七星也。噬嗑、艮爲星。上爲北中。巽爲高。舞。星上於中而舞者。北斗之象也。離上之三。變坎雲下。故日中見斗。四往之五。得正成坎。坎爲疑疾。故往得疑疾也。

有孚發若。吉。

虞翻曰。坎爲孚。四發之五。成坎孚。動而得位。故有孚發若吉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虞翻曰。四發之五。坎爲志也。○九家易曰。信著於五。然後乃可發其順志。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

虞翻曰。日在雲下。稱沛。沛、不明也。沫、小星也。噬嗑、離爲日。艮爲沫。故日中見沫。上之三。日入坎雲下。故見沫也。○九家易曰。大暗謂之沛。沫、斗杓旁小星也。

折其右肱。无咎。

虞翻曰。兌爲折。爲右。噬嗑、艮爲肱。上來之三。折艮入兌。故折其右肱之三得正。故无咎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

虞翻曰。利四之陰。故不可大事。

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虞翻曰。四死大過。故終不可用。

九四。豐其蔀。

虞翻曰。蔀、蔽也。噬嗑離日之坎雲中。故豐其蔀。象曰。位不當也。

日中見斗。

虞翻曰。噬嗑。日在上。爲中。上之三。爲巽。巽爲入。日入坎雲下。幽伏不明。故日中見斗。象曰。幽不明。是其義也。

遇其夷主。吉。

虞翻曰。震爲主。四行之正。震明夷。則三體震。爲夷主。故遇其夷主吉也。　案、四處上卦之下。以陽居陰。履非其位。而比於五。故曰遇也。夷者、傷也。主者、五也。謂四不期相遇。而能上行傷五。則吉。故曰遇夷主吉行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

虞翻曰。離上變入坎雲下。故幽不明。坎、幽也。

遇其夷主。吉行也。

虞翻曰。動體明夷。震爲行。故曰吉行。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虞翻曰。在內稱來。章、顯也。慶謂五。陽出稱慶也。譽謂三。三多譽。五發得正。則來應二。故來章有慶譽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虞翻曰。動而成乾。乾爲慶。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

虞翻曰。豐、大。蔀、小也。三垂上。體大壯。屋象。故豐其屋。謂四五已變。上動、成家人。大屋見則家人壞。故蔀其家。與泰二同義。故象曰天際祥明。以大壯爲屋象故也。

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虞翻曰。謂從外闚三應。闃、空也。四動時。坤爲闔。戶闔。故闚其戶。坤爲空虛。三隱伏坎中。故闃其无人。象曰。自藏也。四五易位。噬嗑、離日。爲闚。闚人者、言皆不見。坎爲三歲。坤冥在上。離象不見。故三歲不覿凶。○干寶曰。在豐之家。居乾之位。乾爲屋宇。故曰豐其屋。此蓋紀紂之侈。遺爲瑤室玉臺也。蔀其家者、以紂多傾國之女也。社稷傾亡。宮室虛曠。故曰闚其戶。闃其无人。闃、無人貌也。三者、天地人之數也。凡國於天地有興亡焉。故王者之亡其家也。必大示其祥。地出其妖。人反其常。非斯三者。亦弗之亡也。故曰三歲不覿凶。然則瑤室之成。三年而後亡國矣。　案、上應於三。三互離。巽爲戶。離爲目。目而近戶。闚之象也。既屋豐家蔀。若闚地戶。闃寂无人。震木數三。故三歲致凶於巽。

象曰。豐其屋。天際祥也。

孟喜曰。天降下惡祥也。

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虞翻曰。謂三隱伏坎中。故自藏者也。

序卦曰。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崔憬曰。蓋云作者不居。況窮大甚而能久處乎。故必稽罪去邦。羈旅於外矣。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虞翻曰。賁初之四。否三之五。非乾坤往來也。與噬嗑之豐同義。小謂柔得貴位而順剛。麗乎大明。故旅小亨。旅貞吉。再言旅者。謂四凶惡。進退无恆。無所久處。故再言旅。惡而懲之。

彖曰。旅小亨。

姚信曰。此本否卦。三五交易。去其本體。故曰客旅。○荀爽曰。謂陰升居五。與陽通者也。

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蜀才曰。否三升五。柔得中於外。上順於剛。九五降三。降不失正。止而麗乎明。所以小亨旅貞吉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虞翻曰。以離日麗天。縣象著明。莫大日月。故義大也。○王弼曰。旅者、物失其所居之時也。物失所居。則咸願有附。豈非智者有爲之時。故曰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

侯果曰。火在山上。勢非長久。旅之象也。

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虞翻曰。君子、謂三。離爲明。艮爲愼。兌爲刑。坎爲獄。賁初之四。獄象不見。故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與豐折獄同義者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陸績曰。瑣瑣。小也。艮爲小石。故曰旅瑣瑣也。履非其正。應離之始。離爲火。艮爲山。以應火。災焚自取也。故曰斯其所取災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虞翻曰。瑣瑣。最蔽之貌也。失位遠應。之正介坎。坎爲災眚。艮手爲取。謂三動應坎。坎爲志。坤稱窮。故曰志窮災也。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僮僕貞。

九家易曰。卽、就。次、舍。資、財也。以陰居二。卽就其舍。故旅卽次。承陽有資。故懷其資。故曰旅卽次。懷其資也。初者卑賤。二得履之。故得僮僕。處和得位。故正居是。故曰得僮僕貞矣。

象曰。得僮僕貞。終无尤也。

虞翻曰。艮爲僮僕。得正承三。故得僮僕貞。而終无尤也。　案。六二履正體艮。艮爲關寺。僮僕貞之象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僮僕。貞厲。

虞翻曰。離爲火。艮爲僮僕。三動艮壞。故焚其次。坤爲喪。三動、艮滅入坤。故喪其僮僕。動而失正。故貞厲

矣。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

虞翻曰。三動體剝。故傷也。

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虞翻曰。三變成坤。坤爲下。爲喪。故其義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虞翻曰。巽爲處。四焚棄。惡人失位遠應。故旅于處。言无所從也。離爲資斧。故得其資斧。三動、四坎爲心。其位未至。故我心不快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王弼曰。斧、所以斫除荊棘。以安其舍者也。雖處上體之下。不先於物。然而不得其位。不獲平坦之地者也。客子所處。不得其次。而得其資斧之地。故其心不快。　案。九四失位。而居艮上。艮爲山。山非平坦之地也。四體兌巽。巽爲木。兌爲金。木賁於金。卽資斧斫除荊棘之象者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

虞翻曰。三變、坎爲弓。離爲矢。故射雉。五變乾體。矢動雉飛。雉象不見。故一矢亡矣。

終以譽命。

虞翻曰。譽、謂二。巽爲命。五終變成乾。則二來應巳。故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虞翻曰。逮、及也。謂二上及也。○干寶曰。離爲雉。爲矢。巽爲木。爲進退。艮爲手。佗爲決。有木在手。進退其體。矢決於外。射之象也。一陰升乾。故曰一矢。履非其位。下又无應。雖復射雉。終亦失之。故曰一矢亡也。一矢亡者。喻有損而小也。此記祿父爲王者後。雖小叛慢。終遠安周室。故曰終以譽命矣。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

虞翻曰。離爲鳥。爲火。巽爲木。爲高。四失位變震。爲覆巢之象也。今巢象不見。故鳥焚其巢。震爲笑。震在前。故先笑。應在巽。巽爲號咷。巽象在後。故後號咷。

喪牛于易。凶。

虞翻曰。謂三動時。坤爲牛。五動成乾。乾爲易。上失三。五動應二。故喪牛于易。失位无應。故凶也。五動成涯。六二。牝之用黃牛之革。則旅家所喪牛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

虞翻曰。離火焚巢。故其義焚也。

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虞翻曰。坎耳入兌。故終莫之聞。○侯果曰。離爲鳥。爲火。巽爲木。爲風。鳥居木上。巢之象也。旅而贈資。物

之所惡也、喪牛於易、求之也難、雖有智者、莫之吉也。

序卦曰、旅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崔憬曰、旅寄於外、而无所容、則必入矣、故曰、旅无所容、受之以巽。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虞翻曰、遯二之四、柔得位而順五剛、故小亨也、大人、謂五、離目爲見、二失位、利正往應五、故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矣。

象曰、重巽以申命。

陸績曰、巽爲命令、重命令者、欲丁寧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

陸績曰、二得中、五得正、體兩巽、故曰剛巽乎中正也、皆據陰、故志行也。○虞翻曰、剛中正、謂五也、二失位、動成坎、坎爲志、終變成震、震爲行也。

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

陸績曰、陰爲卦主、故小亨。

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案、其義已見繇辭。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虞翻曰、君子、謂遯乾也、巽爲命、重象、故申命、變至三、坤爲事、震爲行、故行事也。○荀爽曰、巽爲號令、兩巽相隨、故申命也、法教百端、令行爲上、貴其必從、故曰行事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虞翻曰、巽爲進退、乾爲武人、初失位、利之正爲乾、故利武人之貞矣。

象曰、進退、志疑也。

荀爽曰、風性動、進退、欲承五、爲二所據、故志以疑也。

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虞翻曰、動而成乾、乾爲大明、故志治、乾元用九天下治、是其義也。

九二、巽在牀下。

宋衷曰、巽爲木、二陽在上、初陰在下、牀之象也、二无應於上、退而據初、心在於下、故曰巽在牀下也。○荀爽曰、牀下、以喻近也、二者、軍帥、三者、號令、故言牀下、以明將之所專、不過軍中耳也。

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荀爽曰、史以書勳、巫以告廟、紛、變、若、順也、謂二以陽應陽、君所不臣、軍帥之象、征伐既畢、書勳告廟、當變而順五、則吉、故曰用史巫紛若、吉无咎矣。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荀爽曰、謂二以處中和、故能變。

九三、頻巽、吝。

虞翻曰、頻、頞也、謂二已變三、體坎艮、坎爲憂、艮爲鼻、故頻巽、无應在險、故吝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荀爽曰、乘陽无據、爲陰所乘、號令不行、故志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虞翻曰、田、謂二也、地中稱田、失位无應、悔也、欲二之初、已得應之、故悔亡、二動得正、處中履五、有功也、二動、艮爲手、故稱獲、謂艮爲狼、坎爲豕、艮二之初、離爲雉、故獲三品矣。○鄭元曰、田獲三品、下三爻也、謂初巽爲雞、二兌爲羊、三離爲雉也。　案穀梁傳曰、春獵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田獵三品、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注云、上殺中心、乾之爲豆實、次殺中脅、脅、以供賓客、下殺中腹、充君之庖廚、尊神敬客之義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王弼曰、得位承五、而依尊履正、以斯行命、必能獲強暴、遠不仁者也、獲而有益、莫若三品、故曰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

虞翻曰、得位處中、故貞吉悔亡、无不利也、震巽相薄、雷風无形、當變之震矣、巽究爲躁卦、故无初有終也。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虞翻曰、震、庚也、謂變初至二成離、至三成震、震主庚、離爲日、震三爻在前、故先庚三日、謂益時也、動四至五成離、終上成震、震三爻在後、故後庚三日也、巽初失正、終變成震、得位、故无初有終吉、巽究爲躁卦、故无初有終、震究爲躁卦、謂巽也、興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同義、五動成蠱、乾成于甲、震成于庚、陰陽天地之始終、故經舉甲庚于蠱象、巽五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虞翻曰、居中得正、故吉矣。

上九、巽在牀下。

虞翻曰、牀下、謂初也、窮上反下、成震、故巽在牀下、象曰、上窮也、明當變窮上而復初也。○九家易曰、上爲宗廟、禮、封賞出軍、皆先告廟、然後受行、三軍之命、將之所專、故曰巽在牀下也。

喪其齊斧、貞凶。

虞翻曰、變至三時、離毀入坤、坤爲喪、巽爲齊、離爲斧、故喪其齊斧、三變失位、故貞凶。○荀爽曰、軍罷師旋、亦告於廟、還斧於君、故喪齊斧、正如其故、不執臣節、則凶、故曰喪其齊斧貞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

虞翻曰、陽窮上反下、故曰上窮也。

喪其斧、正乎凶也。

虞翻曰、上應於三、三動失正、故曰正乎凶也。

序卦曰、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孔愼曰、巽以申命行事入於刑者也、入刑而後說之、所謂人忘其勞死也。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虞翻曰、大壯五之三也、剛中而柔外、二失正、勸應五承三、故亨利貞也。

象曰、兌、說也。

虞翻曰、兌口、故說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

虞翻曰、剛中謂二五、柔外謂三上也、二三四利之正、故說以利貞也。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虞翻曰、大壯、乾爲天、謂五也、人謂三矣、二變、順五承三、故順乎天應乎人、坤爲順也。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

虞翻曰、謂二四已變成屯、坎爲勞、震喜、兌說、坤爲民、坎爲心、民心喜說、有順比象、故忘其勞也。

說以犯難、民忘其死、

虞翻曰、體屯、故難也、三至上、體大過死、變成屯、民說無疆、故民忘其死、坎心爲忘、或以坤爲死也。

說之大、民勸矣哉、

虞翻曰、體比順象、故勞而不怨、震爲奪笑、故人勸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虞翻曰、君子、大壯乾也、陽息見兌、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兌二陽同類爲朋、伏艮爲友、坎爲習、震爲講、兌兩口對、故朋友講習也。

初九、和兌、吉、

虞翻曰、得位、四變應巳、故和兌吉矣。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虞翻曰、四變應初、震爲行、坎爲疑、故行未疑。

九二、孚兌、吉、悔亡、

虞翻曰、孚、謂五也、四巳變五、在坎中稱孚、二動得位、應之、故孚兌吉悔亡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虞翻曰、二變應五、謂四巳變、坎爲志、故信志也。

六三、來兌、凶、

虞翻曰、從大壯來、失位、故來兌凶矣。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案、以陰居陽、故位不當、諂邪求悅、所以必凶。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虞翻曰、巽爲近利市三倍、故稱商兌、變之坎、水性流、震爲行、謂二巳變、體比象、故未寧、與比不寧方來同義也、坎爲疾、故介疾、得位承五、故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虞翻曰、陽爲慶、謂五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虞翻曰、孚、謂五也、二四變、體剝象、故孚于剝、在坎未光、有厲也、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案、以陽居尊位、應二比四、孚剝有厲、位正當也、

上六、引兌、

虞翻曰、无應乘陽、動而之巽、爲繩、艮爲手、應在三、三未之正、故引兌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虞翻曰、二四巳變而體屯、上三未爲離、故未光也、

周易集解卷第十二

序卦曰。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

崔憬曰。人說忘其勞死。而後可散之以征役。離之以家邦。故曰。說而後散之。故受之渙。渙者、離也。

䷺ 巽下坎上 渙。亨。

虞翻曰。否四之二成坎罪。天地交。故亨也。

王假有廟。

虞翻曰。乾爲王。假、至也。否體觀。艮爲宗廟。乾四之坤二。故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利涉大川。利貞。

虞翻曰。坎爲大川。渙、舟楫象。故涉大川。乘木有功。二失正。變應五。故利居貞也。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盧氏曰。此本否卦。乾之九四。來居坤中。剛來成坎。水流而不窮也。坤之六二。上升乾四。柔得位乎外。上承貴王。與上同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荀爽曰。謂陽來居二。在坤之中。爲立廟。假、大也。言受命之王。居五大位。上體之中。上享天帝。下立宗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虞翻曰。巽巳木。坎爲水。故乘木有功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荀爽曰。謂受命之王。收集散民。上享天帝。下立宗廟也。陰上至四承五。爲享帝。陽下至二。爲立廟也。離日上爲宗廟。而謂天帝宗廟之神所配食者。王者所奉。故繼於上。至於宗廟。其實在地。地者陰中之陽。有假廟中之神。○虞翻曰。否、乾爲先王。享、祭也。震爲帝。爲祭。艮爲廟。

初六。用拯馬壯。吉。

虞翻曰。坎爲馬。初失正。動體大壯。得位。故拯馬壯吉。悔亡之矣。

初六之吉。順也。

翻曰。承二。故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虞翻曰。震爲奔。坎爲棘。爲矯輮。爲足。輮棘有足。艮肱據之。憑机之象也。渙宗廟中。故設机。二失位。變得正。故渙奔其机悔亡也。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翻曰。動而得位。故得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荀爽曰。體中曰躬。謂渙三使承上。爲志在外。故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荀爽曰。渙之爲義。內險而外安者也。散躬志外。不固所守。與剛合志。故得无咎。

六四。王渙其羣。元吉。

翻曰。謂二巳變成坤。坤三爻稱羣。得位順五。故元吉也。

渙有丘。匪夷所思。

虞翻曰。位半艮山。故稱丘。匪、非也。夷、謂震。四應在初。三變、坎爲思。故匪夷所思也。○盧氏曰。自二居四。離則光大。有丘則非平易。故有匪之思也。

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翻曰。謂三巳變成離。故四光大也。

渙汗其大號。

九家易曰、謂五建二、爲諸侯使下君國、故宜布號令、百姓被澤、若汗之出身、不還反也、此本否卦、體乾爲首、來下處二、成坎水、汗之象也、陽稱大、故曰渙汗其大號也。

渙王居无咎。

荀爽曰、布其德教、王居其所、故无咎矣。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虞翻曰、五爲王、艮爲居、正位居五、四陰順命、故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虞翻曰、應在三、坎爲血、爲逖、逖、憂也、二變爲觀、坎象不見、故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虞翻曰、乾爲遠、坤爲害、體遯上、故遠害也。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崔憬曰、離散之道、不可終行、當宜節止之、故言物不可以終離、受之以節。

☱☵ 兌下坎上 節亨。

虞翻曰、泰三之五、天地交也、五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故節亨也。

苦節不可貞。

虞翻曰、謂上也、應在三、三變成離、火炎上作、苦位在火上、故苦節、雖得位乘陽、故不可貞。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盧氏曰、此本泰卦、分乾九三升坤五、分坤六五下處乾三、是剛柔分而剛得中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虞翻曰、位極於上、乘陽、故窮也。

說以行險。

虞翻曰、兌說、坎險、震爲行、故說以行險也。

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虞翻曰、中正、謂五、坎爲通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

虞翻曰、泰、乾天、坤地、震春、兌秋、坎冬、三動、離爲夏、故天地節而四時成也。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虞翻曰、艮手、稱制、坤數十、爲度、坤又爲害、爲民、爲財、二動、體剝、剝爲傷、三出復位、成既濟定、坤剝不見、故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象曰、澤上有水、節。

侯果曰、澤上有水、以隄防爲節、

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虞翻曰、君子、泰乾也、艮止爲制、坤爲度、震爲議、爲行、乾爲德、故以制數度、議德行、乾三之五、爲制數度、坤五之乾、爲議德行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虞翻曰、泰、坤爲戶、艮爲庭、震爲出、初得位應四、故不出戶庭无咎矣。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虞翻曰、坎爲通、二變、坤土塞、初爲塞、○崔憬曰、爲節之始、有應所四、四、四爲坎險、不通之象、以節崇塞、斯不通可謂知通塞矣、戶庭、室庭也、慎密守節、故不出焉、而无咎也。案、初九應四、四互坎艮、艮爲門闕、四居艮中、是爲內戶、戶庭之象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虞翻曰、變而之坤、艮爲門庭、二失位不變、出門應五、則凶、故言不出門庭凶矣。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虞翻曰、極、中也、未變之正、失時極矣。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虞翻曰、三、節家君子也、失位、故節若、嗟、哀號聲、震爲言聲、爲出、三動得正、而體離坎、坎流出目、故則嗟若、得位乘二、故无咎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王弼曰、若、辭也、以陰處陽、以柔乘剛、違節之道、以至哀嗟、自己所至、无所怨咎、故曰又誰咎矣。

六四、安節亨。

虞翻曰、二巳變、艮止坤安、得正承五、有應於初、故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家易曰、謂四得正柔五、上通於君、故曰承上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虞翻曰、得正居中、坎爲美、故甘節吉、往、謂二、二失正、變往應五、故往有尚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虞翻曰、艮爲居、五爲中、故居位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虞翻曰、二三變、在兩離、火炎上作、苦、故苦節、乘陽、故貞凶、得位、故悔亡、○干寶曰、象稱苦節不可貞、在此爻也、棄險伏之教、懷貪狼之志、以苦節之性、而遇甘節之主、必受其誅、革士少正卯之爻也、故曰貞

凶。苦節既凶。甘節志得。故曰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荀爽曰。乘陽於上。无應於下。故其道窮也。

序卦曰。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崔憬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則人信之。故苦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也。

䷼ 巽上兌下 中孚。

虞翻曰。謙四之初也。坎孚象在中。謂二也。故稱中孚。此當從四陽二陰之例。遯陰未及三。而大壯陽已至四。故從謙來。二在謙時。體離。爲鶴。在坎陰中。有鳴鶴在陰之義也。

豚魚吉。

案。坎爲豕。謙四降初折坎。稱豚。初陰升四。體巽爲魚。中二孚。信也。謂二變應五。化坤成邦。故信及豚魚吉矣。○虞氏以三至上體遯。遯以豚魚爲遯魚。雖生曲象之異。見乃失化邦之中信也。

利涉大川。

虞翻曰。坎爲大川。謂二已化邦。三利出涉坎。得正。體渙。渙。舟楫象。故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利貞。

虞翻曰。謂二利之正而應五也。中孚以利貞。乃應於天也。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

王肅曰。三四在內。二五得中。兌說而巽順。故孚也。

乃化邦也。

虞翻曰。二化應五。成坤。坤爲邦。故化邦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荀爽曰。豚魚。謂四三也。艮爲山陸。豚所處。三爲兌澤。魚所在。豚者卑賤。魚者幽隱。中信之道。皆及之矣。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王肅曰。中孚之象。外實內虛。有似可乘。虛木之舟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虞翻曰。謙。乾爲天。二動應乾。故乃應乎天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

崔憬曰。流風合於上。布澤惠於下。中孚之象也。

君子以議獄緩死。

虞翻曰。君子。謂乾也。謙。坎爲獄。震爲議。爲緩。坤爲死。乾四之初。則二出坎獄。兌說震喜。坎獄不見。故議獄緩死也。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荀爽曰。虞。安也。初應於四。宜自安虞。无意於四。則吉。故曰虞吉也。四者承五。有它志於四。則不安。故曰有它不燕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荀爽曰。初位潛應。未得變而應四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虞翻曰。巽。其也。震爲鳴。謙。離爲鶴。坎爲陰夜。鶴知夜半。故鳴鶴在陰。二動成坤。體益。五。艮爲子。震巽同聲相應。故其子和之。坤爲身。故稱我。吾。謂五也。離爲爵。爵。位也。坤爲邦國。五在艮。閽寺庭闕之象。故稱好爵。五利二變之正應坎。故吾與爾靡之矣。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虞翻曰。坎爲心。動得正應五。故中心願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荀爽曰。三四俱陰。故稱得也。四得位。有位。故鼓而歌。三失位。無實。故罷而泣之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王弼曰。三四俱陰。金木異性。敵之謂也。以陰居陽。自彊而進。進而礙敵。故或鼓也。四履正位。非三敵所克。故或罷也。不勝而退。懼見侵陵。故或泣也。四履謙巽。不報讐敵。故或歌也。歌泣无恆。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虞翻曰。謙。坎爲月。離爲日。兌西震東。月在兌二。離在震三。日月象對。故月幾望。乾坎兩馬匹。初四易位。震爲奔走。體遯。遯山中。乾坎不見。故馬匹亡。初四易位。故无咎矣。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虞翻曰。謙。初之四。體與上絕。故絕類上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虞翻曰。孚。信也。謂二在坎爲孚。巽繩。長手。故攣。二使化爲邦。得正應巳。故无咎也。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案。以陽居五。有信。攣二使變巳。是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虞翻曰。巽爲雞。應在震。震爲音。翰。高也。巽爲高。乾爲天。故翰音登于天。失位。故貞凶。禮。薦牲雞稱翰音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侯果曰。窮上失位。信不由中。以此申命。有聲無實。中實內喪。虛華外揚。是翰音登天也。巽爲雞。雞曰翰

晉、雖晉登天、何可久也。

序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韓康伯曰、守其信者、則失貞而不諒之道、而以信爲過也、故曰小過。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

虞翻曰、晉上之三、當從四陰二陽、臨觀之例、臨陽未至三、而觀四之消也、又有飛鳥之象、故知從晉來。

荀爽曰、之利、蓋取諸此、柔得中而應乾剛、故亨、五失正、故利貞、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可小事。

虞翻曰、小、謂五、晉、坤爲事、柔得中、故可小事也。

不可大事。

虞翻曰、大事、四、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也。

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虞翻曰、離爲飛鳥、震爲音、艮爲止、晉上之三、離去震在、鳥飛而音止、故飛鳥遺之音、上陰乘陽、故不宜上、下陰順陽、故宜下大吉、俗說或以卦象二陽在內、四陰在外、有似飛鳥之象、妄矣。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荀爽曰、陰稱小、謂四應初、過二而去、三應上、過五而去、五處中、見過不見應、故曰小者過而亨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虞翻曰、謂五也、陰稱小、故小事吉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虞翻曰、謂四也、陽稱大、故不可大事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

宋衷曰、二陽在內、上下各陰、有似飛鳥舒翮之象、故曰飛鳥、震爲聲音、飛而且鳴、鳥去而音止、故曰遺之音也。

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王肅曰、四五失位、故曰上逆、二三得正、故曰下順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

侯果曰、山大而雷小、山上有雷、小過於大、故曰小過。

君子以行過乎恭。

虞翻曰、君子、謂三也、上貴三賤、晉上之三、震爲行、故行過乎恭、謂三致恭以存其位、與謙三同義。

喪過乎哀。

虞翻曰、晉坤爲喪、離爲目、艮爲鼻、坎爲涕、震爲出、涕洟出鼻目、體大過、遭死喪、過乎哀也。

用過乎儉。

虞翻曰、坤爲財用、爲吝嗇、艮爲止、兌爲小、小用止、密雲不雨、故用過乎儉也。

初六、飛鳥以凶。

虞翻曰、應四、離爲飛鳥、上之三、則四折入大過死、故飛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虞翻曰、四死大過、故不可如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

虞翻曰、祖、謂祖母、初也、母死稱妣、謂三坤爲喪、爲母、折入大過死、故稱祖也、妣二過初、故過其祖、五變三、體姤遇、故遇妣也。

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虞翻曰、五動、爲君、晉、坎爲臣、二之五隔三、艮爲止、故不及其君止、如承三得正、體姤遇象、故遇其臣无咎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虞翻曰、體大過下、止舍巽下、故不可過、與隨三同義。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虞翻曰、防、防四也、失位從或、而欲折之初、戕、殺也、離爲戈兵、三從離上入坤、折四死大過中、故從或戕之凶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虞翻曰、三來戕四、故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

九家易曰、以陽居陰、行過乎恭、今雖失位、進則遇五、故无咎也、四體震動、位既不正、當動上居五、不復過五、故曰弗過遇之矣。

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荀爽曰、四往危五、戒備於三、故曰往厲必戒也、勿長居四、當動上五、故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虞翻曰、體否上傾、故終不可長矣。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虞翻曰、密、小也、晉、坎在天爲雲、墜地成雨、上來之三、折坎入兌、小爲密、坤爲自我、兌爲西、五動、乾爲郊、故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

公弋取彼在穴。

虞翻曰、公謂三也、弋、增繳射也、坎爲弓彈、離爲鳥矢、弋無矢也、巽繩進鳥、弋人鳥之象、艮爲手、二爲穴、手入穴中、故公弋取彼在穴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虞翻曰、謂三坎水、已之上六、故已上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虞翻曰、謂四已變之坤、上得之三、故弗遇過之、離爲飛鳥、公弋得之、鳥下入艮手而死、故飛鳥離之凶、

眚、坎爲災眚、故是謂災眚矣、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虞翻曰、飛下稱亢、晉上之三、故已亢也、

序卦曰、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韓康伯曰、行過乎恭、禮過乎儉、可以矯世厲俗、有所濟也、

䷾ 既濟、亨小、利貞、

虞翻曰、泰五之二、小謂二也、柔得中、故亨小、六爻得位、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故利貞矣、

初吉、

虞翻曰、初、始也、謂泰乾、乾知大始、故稱初、坤五之乾二、得正處中、故初吉、柔得中也、

終亂、

虞翻曰、泰坤稱亂、二上之五、終止於泰、則反成否、子弒其父、臣弒其君、天下无邦、終窮成坤、故亂、其道窮、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荀爽曰、天地氣交、陽升陰降、故小者亨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侯果曰、此本泰卦、六五降二、九二升五、是剛柔正當位也、

初吉、柔得中也、

虞翻曰、中、謂二、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虞翻曰、反否終坤、故其道窮也、○侯果曰、剛得正、柔得中、故初吉也、正有終極、濟有息止、止則窮亂、故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一曰、殷亡周興之卦也、成湯應天、初吉也、商辛毒痡、終止也、由非、故物亂而窮也、物不可窮、窮則復始、周受其末濟而興焉、乾鑿度曰、既濟末濟者、所以明戒慎、全王道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荀爽曰、六爻既正、必當復亂、故君子象之、思患而豫防之、治不忘亂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宋衷曰、離者南陽、一陰、陰方陽囿、輿輪之象也、其一在坎中、以火入水、必敗、故曰曳其輪也、初在後、猶尾、尾濡曳咎也、得正有應、於義可以危而无咎矣、

六二、婦喪其髲、勿逐、七日得、

虞翻曰、離爲婦、泰坤爲喪、髲髢、謂鬢髮也、一名婦人之首飾、坎爲玄雲、故稱髮、詩曰、鬢髮如雲、乾爲首、五爲美、五取乾二之坤爲坎、坎爲盜、故婦喪其髲、泰震爲七、故勿逐七日得、與喪馬勿逐同義、髲、或作髢、俗說以髲爲婦人蔽膝之飾、非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王肅曰、體柔應五、履順承剛、婦人之義也、髲、首飾、坎爲盜、離爲婦、喪其髲、鄰於盜也、勿逐自得、履中道也、二五相應、故七日得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虞翻曰、高宗、殷王武丁、鬼方、國名、乾爲高宗、坤爲鬼方、乾二之坤五、故高宗伐鬼方、坤爲年、位在三、故三年、坤爲小人、二上克五、故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憊也、○干寶曰、高宗、殷中興之君、鬼方、北方國也、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後克之、離爲戈兵、故稱伐、坎當北方、故稱鬼、在既濟之家、而述先代之功、以明周因於殷、有所非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侯果曰、伐鬼方者、興衰除闇之征也、上六闇極、九三征之、三舉方及、故曰三年克之、興役動衆、聖猶疲憊、則非小人能爲、故曰小人勿用、○虞翻曰、坎爲勞、故憊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虞翻曰、乾爲衣、故繻繻、袽、敗衣也、乾二之五、衣象裂壞、故繻有衣袽、離爲日、坎爲盜、在兩坎間、故終日戒、謂伐鬼方三年乃克、旅人勤勞、衣服皆敗、鬼方之民、猶或寇竊、故終日戒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虞氏曰、繻者、布帛端末之識也、袽者、殘幣帛、可拂拭器物也、繻有爲衣袽之道也、四處明闇之際、貴賤无恆、猶或爲衣、或爲袽也、履多懼之地、上承帝王、故終日戒慎、有所疑懼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虞翻曰、泰震爲東、兌爲西、坤爲牛、震動五殺坤、故東鄰殺牛、在坎多眚、爲陰所乘、故不如西鄰之禴祭、禴、夏祭也、離爲夏、兌動二體離明、得正承五順三、故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

崔憬曰、居中當位、於既濟之時、則當是周受命之日也、五坎爲月、月出西方、西鄰之謂也、二應在離、離爲日、日出東方、東鄰之謂也、離又爲牛、坎水克離火、東鄰殺牛之象、禴、殷春祭之名、案尚書、克殷之歲、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四月、殷之三月。春也。則明西鄰之禴祭得其時而受福祺也。

曾受其福。吉大來也。

虞氏曰。明鬼享德。不享味也。故德厚者吉大來也。

上六。濡其首。厲。

虞翻曰。乾爲首。五從二上在坎中。故濡其首。厲。位極乘陽。故何可久。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荀爽曰。居上濡五。處高居盛。必當復危。故何可久也。

序卦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崔憬曰。夫易之爲道。窮則變。變則通。而以未濟終者。亦物不可窮也。

䷿ 坎下離上 未濟。亨。

虞翻曰。否二之五也。柔得中。天地交。故亨。濟、成也。六爻皆錯。故稱未濟也。

小狐汔濟。

虞翻曰。否、艮爲小狐。汔、幾也。濟、渡。狐濟幾度。而濡其尾。未出中也。

儒其尾。无攸利。

虞翻曰。艮爲尾。狐、獸之長尾者也。尾、謂二。在坎水中。故濡其尾。失位。故无攸利。不續終也。○干寶曰。坎爲狐。說文曰。汔、涸也。案、剛柔失正。故未濟也。五居中應剛。故亨也。小狐力弱。汔乃可濟。水既未涸。而乃濟之。故尾濡而无所利也。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荀爽曰。柔上居五。與剛合同。故亨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

虞翻曰。謂二未變。在坎中也。○干寶曰。狐、野獸之妖者。以喻臨父。中、謂二也。困而猶處中故也。此以配紂雖亡國。臨父猶得封矣。

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虞翻曰。否、陰消陽。至剝終坤。終止則亂。其道窮也。乾五之二。坤殺不行。故不續終也。○干寶曰。言臨父不能敬奉天命。以翻既終之禮。謂叛而被誅也。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荀爽曰。雖剛柔相應。而不以正。由未能濟也。○干寶曰。六爻皆相應。故微子更得爲客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

侯果曰。火性炎上。水性潤下。雖復同體。功不相成。所以未濟也。故君子慎辨物宜。居之以道。令其功用相得。則物咸濟矣。

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虞翻曰。君子、否乾也。艮爲慎。辨、別也。物、謂乾陽物也。坤陰物也。艮爲居。坤爲方。乾別五以居坤二。故以慎辨物居方也。

初六。濡其尾。吝。

虞翻曰。應在四。故濡其尾。失位。故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案、四在五後。故稱尾。極、中也。謂四居坎中。以濡其尾。是不知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姚信曰。坎爲曳。爲輪。兩陰夾陽。輪之象也。二應於五。而隔於四。止而據初。故曳其輪。處中而行。故曰貞吉。○干寶曰。坎爲輪。離爲牛。牛曳輪。上以承五命。猶東蕃之諸侯。共攻三監。以康周道。故曰貞吉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虞翻曰。謂初已正。二動成震。故行正。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荀爽曰。未濟者。未成也。女在外。男在內。婚姻未成。征上從四則凶。利下從坎。故利涉大川矣。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干寶曰。吉凶者。言乎其得失也。離父反叛。管蔡與亂。兵連三年。誅及骨肉。故曰未濟征凶。平剋四國。以濟大難。故曰利涉大川。坎也。以六居三。不當其位。猶周公以臣而君。故流言作矣。

九四。貞吉。悔亡。

虞翻曰。動正得位。故吉而悔亡矣。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邦。

虞翻曰。變之震。體師。坤爲鬼方。故震用伐鬼方。坤爲年。爲大邦。賜稱賞。四在坤中。體既濟離三。故三年有賞于大邦。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案、坎爲志。震爲行。四坎變震。故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

虞翻曰。之正則吉。故貞吉无悔。

君子之光。有孚。吉。

虞翻曰。動之乾。離爲光。故君子之光也。孚、謂二。二變應巳。得有之。故有孚吉。坎稱孚也。○干寶曰。以六居五。周公攝政之象也。故曰貞吉无悔。制禮作樂。復子明辟。天下乃明其道。乃信其誠。故君子之光有

孚吉矣。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虞翻曰。動之正。乾爲大明。故其暉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虞翻曰。坎爲孚。謂四也。上之三介四。故有孚。飲酒流頤中。故有孚于飲酒。終變之正。故无咎。乾爲首。五動。首在酒中。失位。故濡其首矣。孚、信。是、正也。六位失正。故有孚失是。謂若殷紂沈湎於酒。以失天下也。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虞翻曰。節、止也。艮爲節。飲酒濡首。故不知節矣。

周易集解卷第十三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虞翻曰。天貴。故尊。地賤。故卑。定、謂成列。○荀爽曰。謂否卦也。否七月。萬物已成。乾坤各得其位定矣。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虞翻曰。乾高貴五。坤卑賤二。列貴賤者。存乎位也。○荀爽曰。謂泰卦也。○侯果曰。天地卑高。義既陳矣。

蓍物貴賤。位宜差矣。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虞翻曰。斷、分也。乾剛常動。坤柔常靜。分陰分陽。迭用柔剛。

方以類聚。

九家易曰。謂姤卦。陽爻聚於午也。方、道也。謂陽道施生。萬物各聚其所也。

物以羣分。

九家易曰。謂復卦。陰爻羣於子也。陰主成物。故曰物也。羣於萬物一成。分散天下也。以周人用。故曰物以羣分也。

吉凶生矣。

虞翻曰。物三稱羣。坤方道靜。故以類聚。乾物動行。故以羣分。乾生。故吉。坤殺。故凶。則吉凶生矣。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虞翻曰。謂日月在天成八卦。震象出庚。兌象見丁。乾象登甲。巽象伏辛。艮象消丙。坤象喪乙。坎象流戊。離象就巳。故在天成象也。在地成形。謂震竹巽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乾金坤土。在天爲變。在地爲化。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矣。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

虞翻曰。旋轉稱摩。薄也。乾以二五摩坤。成震、坎、艮。坤以二五摩乾。成巽、離、兌。故剛柔相摩。則八卦相蕩也。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

虞翻曰。鼓、動。潤、澤也。雷震霆艮。風巽雨兌也。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虞翻曰。日離月坎。寒乾暑坤也。運行往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故一寒一暑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荀爽曰。男、謂乾。初適坤、爲震。二適坤、爲坎。三適坤、爲艮。以成三男也。女、謂坤。初適乾、爲巽。二適乾、爲離。三適乾、爲兌。以成三女也。

乾知大始。

九家易曰。始、謂乾稟元氣。萬物資始也。

坤化成物。今本化爲作。

荀爽曰。物、謂坤任育體。萬物資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虞翻曰。陽見稱易。陰藏爲簡。簡、閱也。乾息昭物。天下文明。故以易知。坤閱藏物。故以簡能矣。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虞翻曰。乾懸象著明。故易知。坤陰陽動闢。故易從。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虞翻曰。陽道成乾。爲父。震、坎、艮、爲子。本乎天者親上。故易知則有親。以陽從陰。至五多功。故易從則有功也。○蜀才曰。以其易知。故物親而附之。以其易從。故物法而有功矣。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荀爽曰。陰陽相親。雜而不厭。故可久也。萬物生息。種類繁滋。故可大也。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姚信曰。賢人、乾坤也。言乾以日新爲德。坤以富有爲業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虞翻曰、易爲乾息、簡爲坤消、乾坤變通、窮理以盡性、故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得、而易成位乎其中矣。今本脫易字。

荀爽曰、陽位成於五、陰位成於二、五爲上中、二爲下中、故易成位乎其中也。

聖人設卦。

案、聖人、謂伏羲也、始作八卦、重之、六十四卦矣。

觀象繫辭焉。

案、文王觀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系焉其辭。

而明吉凶。

荀爽曰、因得明吉、因失明凶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虞翻曰、剛推柔生變、柔推剛生化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

虞翻曰、吉則象得、凶則象失也。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荀爽曰、憂虞小疵、故悔吝也。○虞翻曰、悔則象憂、吝則象虞也。○干寶曰、悔亡則虞、有小吝則憂、憂虞未至於失得、悔吝不入於吉凶、事有小大、故辭有急緩、各象其意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

荀爽曰、春夏爲變、秋冬爲化、息卦爲進、消卦爲退也。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荀爽曰、剛、謂乾、柔、謂坤、乾爲晝、坤爲夜、晝以喻君、夜以喻臣也。

六爻之動、

陸績曰、天有陰陽二氣、地有剛柔二性、人有仁義二行、六爻之動、法乎此也。

三極之道也。

陸績曰、此三才極至之道也、初、四、下極、二、五、中極、三、上、上極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

虞翻曰、君子、謂文王、象、謂乾二之坤、成坎月離日、日月爲象、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故居而安者、易之象也、荀讀象誤作厚、或作序、非也。

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虞翻曰、爻者、言乎變者也、謂乾五之坤、坤五動、則觀其變、荀作樂、字之誤。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虞翻曰、玩、弄也、謂乾五動、成大有、以離之目、觀天之象、兌口玩習所繫之辭、故玩其辭。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虞翻曰、謂觀爻動也、以動者尚其變、占事知來、故玩其占。

是以自天右之、吉无不利。

虞翻曰、謂乾五變之坤、成大有、有天地日月之象、文王則庖犧、亦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天道助順、人道助信、履信思順、故自天右之、吉无不利也。

象者、言乎象者也。

虞翻曰、在天成象、八卦以象告、象說三才、故言乎象也。

爻者、言乎變者也。

虞翻曰、爻有六畫、所變而玩者、爻之辭也、謂九六變化、故言乎變者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

虞翻曰、得正言吉、失位言凶也。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崔憬曰、繫辭著悔吝之言、則異凶咎、有其小疵、比於凶咎、若疾病之與小疵、

无咎者、善補過也。

虞翻曰、失位爲咎、悔變而之正、故善補過、孔子曰、遷思補過者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

侯果曰、二五爲功譽位、三四爲凶懼位、凡爻得位則貴、失位則賤、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矣。

齊大小者存乎卦、

王肅曰、齊、猶正也、陽卦大、陰卦小、卦列則小大分、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也。

辯吉凶者存乎辭、

韓康伯曰、辭、爻辭也、卽爻者言乎變也、言象、所以明小大、言變、所以明吉凶、故大小之義存乎卦、吉凶之狀存乎爻、至於悔吝、无咎、其例一也、吉凶、悔吝、小疵、无咎、皆生乎變、事有小大、故下歷言五者之差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

虞翻曰、介、纖也、介如石焉、斷可識也、故存乎介、謂識小疵。

震无咎者存乎悔、

虞翻曰、震、動也、有不善、未嘗不知之、知之、未嘗復行、无咎者善補過、故存乎悔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虞翻曰、陽易、指天、陰險、指地、聖人之情見乎辭、故指所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下之道、今本天下爲天地。

虞翻曰、準、同也、彌、大、綸、絡、謂易在天下、包絡萬物、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故與天地準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

荀爽曰、謂陰升之陽、則成天之文也、陽降之陰、則成地之理也。

是故知幽明之故。

荀爽曰、幽、謂天上地下不可得觀者也、謂否卦變成未濟也、明、謂天地之間、萬物陳列、著於耳目者、謂泰卦變成既濟也。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今本及作反。

九家易曰、陰陽交合、物之始也、陰陽分離、物之終也、合則生、離則死、故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矣、交、泰時、春也、分、離否時、秋也。

精氣爲物、遊魂爲變。

虞翻曰、魂、陽物、謂乾神也、變、謂坤鬼、乾純粹精、故主爲物、乾流坤體、變成萬物、故遊魂爲變也。

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虞翻曰、乾神似天、坤鬼似地、聖人與天地合德、鬼神合吉凶、故不違。○鄭元曰、精氣、謂七八也、遊魂、謂九木也、七八木火之數也、九六金水之數、木火用事而物生、故曰精氣爲物、金水用事而物變、故曰遊魂爲變、精氣謂之神、遊魂謂之鬼、木火生物、金水終物、二物變化其情、與天地相似、故無所差違之也。

知周乎萬物。

荀爽曰、二篇之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故曰知周乎萬物也。

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九家易曰、言乾坤道濟成天下而不過也。○王凱沖曰、知周道濟、洪纖不遺、亦不過差也。

旁行而不流。

九家易曰、旁行周合、六十四卦、月主五卦、爻主一日、既周而復始也。○侯果曰、應變旁行、周被萬物、而不流淫也。

樂天知命、故不憂。

荀爽曰、坤建於亥、乾立於巳、陰陽孤絕、其法宜憂、坤下有伏乾、爲樂天、乾下有伏巽、爲知命、陰陽合居、故不憂。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荀爽曰、安土、謂否卦、乾坤相據、故安土、敦仁、謂泰卦、天氣下降、以生萬物、故敦仁、生息萬物、故謂之愛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九家易曰、範者、法也、圍者、周也、言乾坤消息、法周天地、而不過於十二辰也、辰、日月所會之宿、謂諏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玄枵之屬是也。

曲成萬物而不遺。

荀爽曰、謂二篇之册、曲成萬物、无遺失也。○侯果曰、言陰陽二氣、委曲成物、不遺微細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荀爽曰、晝者、謂乾、夜者、坤也、通於乾坤之道、無所不知矣。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干寶曰、否泰盈虛者、神也、變而周流者、易也、言神之設萬物無常方、易之應變化無定體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

韓康伯曰、道者何、无之稱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況之曰道、寂然无體、不可爲象、必有之用極、而无之功顯、故至乎神无方而易无體、而道可見矣、故將以盡神、因神以明道、陰陽雖殊、無一以待之、在陰爲無陰、陰以之生、在陽爲無陽、陽以之成、故曰一陰一陽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虞翻曰、繼、統也、謂乾、能統天生物、坤合乾性、養化成之、故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侯果曰、仁者見道、謂道有仁、知者見道、謂道有知也。

百姓日用而不知。

侯果曰、用道以濟、然不知其力。

故君子之道鮮矣。

韓康伯曰、君子體道以爲用、仁知則滯於所見、百姓日用而不知、體斯道者、不亦鮮矣乎、故常無欲以觀妙、可以語至而言極矣。

顯仁藏諸用。

王凱沖曰、萬物皆成、仁功著也、不見所爲、藏諸用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侯果曰、聖人成務、不能無心、故有憂、神道鼓物、寂然無情、故無憂也。

盛德大業至矣哉。

荀爽曰、盛德者、天、大業者、地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王凱沖曰、物無不備、故曰富有、變化不息、故曰日新。

生生之謂易。

荀爽曰。陰陽相易。轉相生也。

成象之謂乾。

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才既備。以成乾象也。

效法之謂坤。

案、爻猶效也。效乾三天之法而兩地成。坤之象卦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

孔穎達曰。謂窮極蓍策之數。逆知將來之事。占其吉凶也。

通變之謂事。

虞翻曰。事、謂變通趨時。以盡利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韓康伯曰。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爲言。不可以形詰者也。故陰陽不測。蓍筮論之曰。原夫兩儀之運。萬物之動。豈有使之然哉。莫不獨化於太虛。欻爾而自造矣。造之非我。理自玄應。化之無主。數自冥運。故不知所以然而況之神矣。是以明兩儀以太極爲始。言變化而稱乎神也。夫唯天之所爲者。窮理盡性。坐忘遺照。至虛而善應。則以道爲稱。不思玄覽。則以神爲名。蓋資道而問乎道。由神而冥於神者也。

夫易廣矣大矣。

虞翻曰。乾象動直。故大。坤形動闢。故廣也。

以言乎遠則不禦。

虞翻曰。禦、止也。遠、謂乾。天高不禦也。

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虞翻曰。地、謂坤。坤至靜而德方。故正也。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虞翻曰。謂易廣大悉備。有天地人道焉。故稱備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

宋衷曰。乾靜不用事。則淸靜專一。含養萬物矣。動而用事。則直道而行。導出萬物矣。一專一直。動靜有時。而物無夭瘁。是以大生也。

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宋衷曰。翕、猶閉也。坤靜不用事。閉藏微伏。應育萬物矣。動而用事。則開闢事業。敬導沈滯矣。一翕一闢。動靜不失時。而物无災害。是以廣生也。

廣大配天地。

荀爽曰。陰廣陽大。配天地。

變通配四時。

虞翻曰。變通趨時。謂十二月消息也。泰、大壯、夬、配春。乾、姤、遯、配夏。否、觀、剝、配秋。坤、復、臨、配冬。謂十二月消息相變通而周於四時也。

陰陽之義配日月。

荀爽曰。謂乾舍於離。配日而居。坤舍於坎。配月而居之義是也。

易簡之善配至德。

荀爽曰。乾德至健。坤德至順。乾坤易簡相配於天地。故易簡之善配至德。

子曰。易其至矣乎。

崔憬曰。夫言子曰。皆是語之別端。此更美易之至極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

虞翻曰。崇德效乾。廣業法坤也。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虞翻曰。知、謂乾。效天。崇禮、謂坤。法地卑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虞翻曰。位、謂六爻之位。乾坤各三爻。故天地設位。易出乾入坤。上下無常。周流六虛。故易行乎其中也。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虞翻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乾爲道門。坤爲義門。成性、謂成之者性也。陽在道門。陰在義門。其易之門邪。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

虞翻曰。乾稱聖人。謂庖犧也。賾、謂初。自上機下稱擬。形容、謂陰。在地成形者也。

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虞翻曰。物宜、謂陽。遠取諸物。在天成象。故象其物宜。象、謂三才八卦在天也。庖犧重爲六爻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

虞翻曰。宜、謂聖人。謂文王也。動、謂六爻矣。

而觀其會通。

荀爽曰。謂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動移。各有所會。各有所通。○張璠曰。會者、陰陽合會。若蒙九二也。通者、乾坤交通。既濟是也。

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

孔穎達曰。既觀其會通。而行其典禮。以定一爻之通變。而有三百八十四。於此爻下。繫周文辭。以斷其吉凶。若會通典禮得。則爲吉也。若會通典禮失。則爲凶矣。

是故謂之爻。

孔穎達曰。謂此會通之事而爲爻也。爻者、效也、效諸物之變通。故上章云。爻者言乎變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

虞翻曰。至賾无情。陰陽會通。品物流宕。以乾易坤。備之至也。元善之尋。故不可惡也。

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虞翻曰。以陽動陰。萬物資生。故不可亂。六二之動直以方。動、衍誤作賾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

虞翻曰。以陽擬坤而成震。震爲言議。爲後動。故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安其身而後動。謂當時也矣。

擬議以成其變化。

虞翻曰。議天成變。擬地成化。天施地生。其益無方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孔穎達曰。上略明擬議而動。故引鶴鳴在陰。取同類相應以證之。此中孚九二爻辭也。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

虞翻曰。君子、謂初也、二變、五來應之。艮爲居。初在艮內。故居其室。震爲出言。謂、乾爲善。故出言善。此亦成益卦也。

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

虞翻曰。謂二變則五來應之。體益卦。坤數十。震爲百里。十之千里也。外、謂震我同聲。同聲者相應。故千里之外應之。邇、謂坤。坤爲順。二變順初。故況其邇者乎。此信及豚魚者也。

居其室。出其言不善。

虞翻曰。謂初陽動。八陰成坤。坤爲不善也。

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虞翻曰。謂初變體剝。弒父弒君。二陽肥遯。則坤逐之。而承於五。故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言出乎身。加乎民。

虞翻曰。震爲出。爲言。坤爲身。爲民也。

行發乎邇。見乎遠。

虞翻曰。震爲行。坤爲邇。乾爲遠。兌爲見。謂二發應五。則千里之外。故行發邇見遠也。

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荀爽曰。艮爲門。故曰樞。震爲動。故曰機也。○翟元曰。樞主關閉。機主發動。關閉有明暗。發動有中否。主

於榮辱也。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虞翻曰。二巳變成益。巽四以風動天。震初以雷動地。中孚十一月。雷動地中。艮爲慎。故可不慎乎。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侯果曰。同人九五爻辭也。言九五與六二初未好合。故先號咷。而後得同心。故笑也。引者。喻擬議於事。未有不應也。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虞翻曰。乾爲道。故稱君子也。同人反師。震爲出。爲語。坤爲默。巽爲處。故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也。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虞翻曰。二人、謂夫婦。師、震爲夫。巽爲婦。坎爲心。巽爲同。六二震巽俱體師坎。故二人同心。巽爲利。乾爲金。以離斷金。故其利斷金。謂夫出婦處。婦默夫語。故同心也。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虞翻曰。臭、氣也。蘭、香草。震爲言。巽爲蘭。離日燥之。故其臭如蘭也。　案、六三互巽。巽爲臭也。斷金之言。良藥苦口。故香若蘭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孔穎達曰。欲求外物來應。必須擬議謹慎。則物來應之。故引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之事。以證謹慎之理也。○虞翻曰。其初雖知。陰又失正。故獨舉初六。

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

虞翻曰。苟、或。錯、置也。頤、坤爲地。故苟錯諸地。今藉以茅。故无咎也。

夫茅之爲物薄。

虞翻曰。陰道柔賤。故薄也。

而用可重也。

虞翻曰。香潔可貴。故可重也。

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

侯果曰。言初六柔而在下。苟能恭慎誠潔。雖置蓋於地。神亦享矣。此章明但能重慎卑退。則悔吝無從而生。術、道者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

孔穎達曰。欲求外物之應。非唯謹慎。又須謙以下人。故引謙卦九三爻辭以證之矣。

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虞翻曰。坎爲勞。五多功。乾爲德。德言至。以上之貴。下居三賤。故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艮爲厚。坤爲至。

故厚之至也。

語以其功下人者也。

虞翻曰。震爲語。五多功。下居三。故以其功下人者也。

謙言盛禮言恭。

虞翻曰。謙旁通履。乾爲盛德。坤爲禮。天道虧盈而益謙。三從上來。同之盛德。故恭。震爲言。故德言盛禮言恭。

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虞翻曰。坎爲勞。故能恭。三得位。故以存其位者也。

亢龍有悔。

孔穎達曰。上既以謙德保安。此明無謙則有悔。故引乾之上九亢龍有悔。證驕亢不謙之義也。

子曰。貴而无位。

虞翻曰。天尊。故貴。以陽居陰。故无位。

高而无民。

虞翻曰。在上。故高。无陰。故无民也。

賢人在下位。

虞翻曰。乾稱賢人。下位、謂初也。遯世無悶。故賢人在下位而不憂也。

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虞翻曰。謂上无民。故无輔。乾盈動傾。故有悔。文王居三。紂亢極上。故以爲誡也。

不出戶庭。无咎。

孔穎達曰。又明擬議之道。非但謙而不驕。又當謹慎周密。故引節初周密之事以明之也。

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

虞翻曰。節本泰卦。坤爲亂。震爲生。爲言語。坤稱階。故亂之所生。則言語爲之階也。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虞翻曰。泰、乾爲君。坤爲臣。爲閉。故稱密。乾三之坤五。君臣毀敗。故君不密則失臣。坤五之乾三。坤體毀壞。故臣不密則失身。坤爲身也。

幾事不密、則害成。

虞翻曰。幾、初也。謂二巳變成坤。坤爲事。故幾事不密。初利居貞。不密。初動則體剝。子弒其父。臣弒其君。故害成。

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虞翻曰。君子、謂初。二動。坤爲密。故君子慎密。體屯盤桓。利居貞。故不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

虞翻曰。爲易者、謂文王。否上之二、成困。三暴慢。以陰乘陽。二變入宮爲萃。五之二奪之。成解。坎爲盜。故爲易者其知盜乎。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

孔穎達曰。凶又明擬議之道。當量身而行。不可以小處大。以賤貪貴。故引解六三爻辭以明之矣。

負也者。小人之事也。

虞翻曰。陰稱小人。坤爲事。以賤倍貴。違禮悖義。故小人之事也。

乘也者。君子之器也。

虞翻曰。君子、謂五。器、坤也。坤爲大車。故乘君子之器也。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

虞翻曰。小人、謂三。既違禮倍五。復乘其車。五來之二、成坎。坎爲盜。思奪之矣。爲易者知盜乎。此之謂也。

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

虞翻曰。三倍五。上慢乾君。而乘其器。下暴於二。二藏於坤。五來寇三。以離戈兵。故稱伐之。坎爲暴也。

慢藏悔盜。野容悔淫。今本野爲冶。

虞翻曰。坎、心爲悔。坤爲藏。兌爲見。藏而見。故慢藏。三動成乾。爲野。坎水爲淫。二變藏坤。則五來奪之。故慢藏悔盜。野容悔淫。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虞翻曰。五來奪三。以離兵伐之。故變寇言戎。以成三惡。二藏坤時。艮手招盜。故盜之招。

周易集解卷第十四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干寶曰、衍、合也。○崔憬曰、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既言蓍數、則是說大衍之數也。明倚數之法當參天兩地、兩地者、謂從二起、逆數而至十、八、六、不取於四也、此因天地設上、以配八卦、而取其數也。艮爲少陽、其數三、坎爲中陽、其數五、震爲長陽、其數七、乾爲老陽、其數九、兌爲少陰、其數二、離爲中陰、其數十、巽爲長陰、其數八、坤爲老陰、其數六、八卦之數、總有五十、故云大衍之數五十也。不取天數一、地數四者、此數八卦之外、大衍所不管也。其用四十有九者、法長陽七七之數也、六十四卦既法長陰八八之數、故四十九蓍則法長陽七七之數焉。蓍圓而神、象天、卦方而智、象地、陰陽之別也。舍一不用者、以象太極、虛而不用也。且天地各得其數、以守其位、故太一亦爲一數、而守其位也。王輔嗣云、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卽易之太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者、但言所賴五十、不釋其所從來、則是儱侗而言、非有實據、其一不用、將爲法象太極、理纔可通、以爲非數而成、義則未允、何則、不可以有對無、五稱五十也。孔疏釋賴五十、以爲萬物之策、凡有萬一千五百二十、其用此策大推演天地之數、唯用五十策也。又釋其用四十九、則有其一不用、以爲策中、

其所揲蓍者、唯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以其虛无、非所用也、故不數矣。又引顧欣同王弼所說、而顧欣云、立此五十數以數神、神雖非數、而著、故虛其一數、以明不可言之義也。○案崔氏探玄、病諸先達、及乎自料、未免小疵、既將八卦陰陽以配五十之數、餘其天一地四無所稟承、而云八卦之外、在衍之所不管者、斯乃說何容易哉。且聖人之言、迴環可解、約文申義、須窮指歸、卽此章云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是結大衍之前義也。既云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卽將五合之數配屬五行也、故云大衍之數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者、更減一以并五、備三才之位、蓍卦兩兼、終極天地五十五之數也、自然窮理盡性、神妙無方、蓍作知來、以前民用、斯之謂矣。

分而爲二以象兩。

崔憬曰、四十九數、合而未分、是象太極也、今分而爲二、以象兩儀矣。

掛一以象三。

孔穎達曰、掛兩儀之中、分掛其一於最小指間、而配兩儀、以象三才。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崔憬曰、分揲其蓍、皆以四爲數、一策一時、故四策以象四時也。

歸奇於扐以象閏。

虞翻曰、奇、所掛一策、扐、所揲之餘、不一則二、不三則四也、取奇以歸扐、扐并合掛左手之小指、爲一扐、則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故歸奇於扐、以象閏者也。

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虞翻曰、謂已一扐、復分掛如初揲之、歸奇於初扐、并掛左手次小指間、爲再扐、則再閏也、又分扐揲之如初、而掛左手第三指間、成一變、則布掛之一爻、謂已二扐、又加一、爲三、并重合前二扐、爲五歲、故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此參伍以變、據此、爲三扐、不言三閏者、閏歲餘十日、五歲閏六十日、盡矣、後扐閏餘分、不得言三扐二閏、故從言再扐而後掛者也。

天數五、地數五。

虞翻曰、天數五、謂一、三、五、七、九、地數五、謂二、四、六、八、十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虞翻曰、五位、謂五行之位、甲乾、乙坤、相得、合木、謂天地定位也、丙艮、丁兌、相得、合火、山澤通氣也、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風相薄也、天壬、地癸、相得、合水、言陰陽相薄、而殿於乾、故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或以一六合水、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五十合土也。

天數二十有五。

虞翻曰、一、三、五、七、九、故二十五也。

地數三十。

虞翻曰：二、四、六、八、十，故三十也。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虞翻曰：天二十五，地三十，故五十有五。天地數見於此，故大衍之數略其奇五而言五十也。

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荀爽曰：在天爲變，在地爲化，在地爲鬼，在天爲神。○姚信曰：此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分爲爻者，故能成就乾坤之變化，能知鬼神之所爲也。○侯果曰：夫通變化，行鬼神，莫近於數，故老聃謂子曰：汝何來道，對曰：吾求諸數，明數之妙，通於鬼神矣。

乾之册二百一十有六。今本脫作始

荀爽曰：陽爻之册三十有六，乾六爻皆陽，三六一百八十，六六三十六，合二百一十有六也。陽爻九，合四時，四九三十六，是其義也。

坤之册百四十有四。

荀爽曰：陰爻之册二十有四，坤六爻皆陰，二六一百二十，四六二十四，合一百四十有四也。陰爻六，合二十四氣，四六二百四十也。

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陸績曰：日月十二交會，積三百五十四日有奇，爲一會，今云三百六十當期，則入十三月六日也。十二月爲一期，故云當期之日也。

二篇之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侯果曰：二篇，謂上下經也，共六十四卦，合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則陽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册，合六千九百一十二册；陰爻亦一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册，合四千六百八册，則二篇之册合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

荀爽曰：營者，謂七八九六也。○陸績曰：分而爲二，以象兩；一營也，掛一，以象三；二營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三營也，歸奇於扐，以象閏；四營也，謂四度營爲，力成易之一爻者也。

十有八變而成卦。

荀爽曰：二揲策，掛左手一指間，三指間滿，而成一爻，又六爻，三六十八，故十有八變而成卦也。

八卦而小成。

侯果曰：謂三畫成天地雷風日月山澤之象，此八卦未盡萬物情現，故曰小成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虞翻曰：引、謂庖犧引信三才，象而兩之以六畫，觸、動也，謂六畫以成六十四卦，故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其取類也大，則發揮剛柔而生爻也。

天下之能事畢矣。

虞翻曰：謂乾以簡能，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故能事畢。

顯道神德行。

虞翻曰：顯道神德行，乾二五之坤，成離日坎月，日月在天，運行照物，故顯道神德行，默而成，不言而信，存於德行者也。

是故可與酬酢，可與右神矣。

九家易曰：陽往爲酬，陰來爲酢，陰陽相配，謂之右神也。孔子言大衍以下，至於能事畢矣，此足以顯明易道，又神易德行，可與經義相斟酌也。故喻以賓主酬酢之禮，所以助神聖發見其神秘矣。禮飲酒，主人酌賓，爲獻，賓酌主人，爲酢，主人飲之，又酌賓，爲酬也。先舉爲酢，答報爲酬，酬取其報，以象陽唱陰和，變化相配，是助天地明其鬼神者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虞翻曰：在陽稱變，乾五之坤，在陰稱化，坤二之乾，陰陽不測之謂神，知變化之道者，故知神之所爲，諸儒皆上子曰爲章首，而荀馬又從之，甚非者矣。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崔憬曰：聖人德合天地，智周萬物，故能用此易道，大略有四，謂尚辭、尚變、尚象、尚占也。

以言者尚其辭。

虞翻曰：聖人之情，見於辭繫辭焉，以垂言也。

以動者尚其變。

陸績曰：變、謂爻之變化，當議之而後動矣。

以制器者尚其象。

荀爽曰：結繩爲網罟，蓋取諸離，此類是也。

以卜筮者尚其占。

虞翻曰：乾稱筮，動離爲龜，龜稱卜，動則觀其占，故尚其占者也。

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

虞翻曰：有爲、謂建侯，有行、謂行師也，乾二五之坤，成震，有師象，震爲行，爲言，問，故有爲有行，凡應九筮之法，則筮之，謂問於蓍龜，以言其吉凶，爻象動內，吉凶見外，善德圓神，卦德方智，故更擬神智以斷吉凶也。

其受命也如響。

虞翻曰：言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不言而應，乾二五之坤，成震巽，巽爲命，震爲響，故受命，同聲相應，故

如響也。

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

虞翻曰。遠、謂天。近、謂地。深、謂陽。陰、謂幽。來物、謂乾坤。神以知來。感而遂通。謂幽贊神明而生蓍也。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虞翻曰。至精。謂乾純粹精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

虞翻曰。逆上稱錯。綜、理也。謂五歲再閏。再扐而後掛。以成一爻之變。而倚六畫之數。引徑下月。故錯綜其數。則三天兩地而倚數者也。

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

虞翻曰。變而通之。觀變陰陽始立卦。乾坤相親。故成天地之文。物相雜。故曰文。

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

虞翻曰。數、六爻之數。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故定天下吉凶之象也。

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虞翻曰。謂參伍以變。故能成六爻之義。六爻之義。易以貢也。

易、无思也。无爲也。

虞翻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故无所爲。謂其靜也專。

寂然不動。

虞翻曰。謂隱藏坤初。幾息矣。專。故不動者也。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虞翻曰。感、動也。以陽變陰。通天下之故。謂發揮剛柔而生爻者也。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虞翻曰。至神、謂易隱初入微。知幾其神乎。○韓康伯曰。非忘象者。則无以制象。非遺數者。則无以極數。至精者无雜策而不可亂。至變者權一而无不周。至神者寂然而无不應。斯蓋功用之母。象數所由立。故曰非至精至變至神則不能與於此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荀爽曰。謂伏羲畫卦。窮極易幽深。文王繫辭。研盡易幾微者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虞翻曰。深、謂幽贊神明。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故通天下之志。而著也。

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虞翻曰。務、事也。謂易研幾開物。故成天下之務。謂卦者也。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虞翻曰。神、謂易也。謂日月斗杳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從天西轉。故不疾而速。晨寂然不動。隱入石周。感而遂通。故不行而至者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侯果曰。言易唯深唯神。蘊此四道。因聖人以章。故曰聖人之道矣。

天一。水甲。地二。火乙。天三。木丙。地四。金丁。天五。土戊。地六。水己。天七。火庚。地八。木辛。天九。金壬。地十。土癸。○此則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蓍龜所從生。聖人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二虞翻義也。

子曰。夫易何爲而作也。

虞翻曰。問易何爲取天地之數也。

夫易。開物成務。

陸績曰。開物、謂庖犧引伸八卦。重以爲六十四。觸長爻象。至於萬一千五百二十。以當萬物之數。故曰開物。聖人觀象而制器。器未耜之利。以成天下之務。故曰成務也。

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虞翻曰、以陽開坤、謂之開物、以陰翕乾、謂之成務、智、觸也、觸類而長之如此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

九家易曰、凡言是故者、承上之辭也、謂以動者尙其變、變而通之、以通天下之志也。

以定天下之業。

九家易曰、謂以制器者尙其象也、凡事業之未立、以易道決之、故言以定天下之業。

以斷天下之疑。

九家易曰、謂卜筮者尙其占也、占事知來、故定天下之疑。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

崔憬曰、蓍之數七七四十九、象陽圓、其爲用也、變通不定、因之以知來物、是蓍之德圓而神也、卦之數八八六十四、象陰方、其爲用也、爻位有分、因之以藏往知事、是卦之德方以知也。

六爻之義易以貢。

韓康伯曰、貢、告也、六爻之變易以告吉凶也。

聖人以此先心、先、悉薦伯。韓康伯曰、洗濯萬物之心者也。

退藏於密。

陸績曰、受蓍龜之報應、決而藏之於心也。

吉凶與民同患。

虞翻曰、聖人、謂庖犧、以蓍神知來、故以先心、陽動人事、巽爲退伏、坤爲閉戶、故藏密、謂齊於巽以神明其德、陽吉陰凶、坤爲民、故吉凶與民同患、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也。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虞翻曰、乾神知來、坤知藏往、來、謂出見、往、謂藏密也。

其孰能與於此哉。

虞翻曰、誰乎能爲此哉、謂古之聰明睿知之君也。

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虞翻曰、謂大人也、庖犧在乾五、動而之坤、與天地合聰明、在坎則聰、在離則明、神武、謂乾、睿知、謂坤、兌坤坎離反復不衰、故而不殺者夫。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

虞翻曰、乾五之坤、以離日照天、故明天之道、以坎月照坤、故察民之故、坤爲民。

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聖人以此齊戒。

陸績曰、神物、蓍也、聖人興蓍以別吉凶、先民而用之、民皆從焉、故曰以前民用也。

以神明其德夫。

韓康伯曰、洗心曰齋、防患曰戒。

陸績曰、聖人以蓍能逆知吉凶、除害就利、清絜其身、故曰以此齋戒也、吉而後行、舉不違失其德、富盛見稱神明、故曰神明其德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

虞翻曰、闔、閉翕也、謂從巽之坤、坤來象夜、故以閉戶者也。

闢戶謂之乾。

虞翻曰、闢、開也、謂從震之乾、乾剛象晝、故以開戶也。

一闔一闢謂之變。

虞翻曰、陽變闔陰、陰變闢陽、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

往來不窮謂之通。

荀爽曰、謂一冬一夏、陰陽相變易也、十二消息、陰陽往來无窮已、故通也。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

荀爽曰、謂日月星辰、光見在天、而成象也、萬物生長、在地成形、可以爲器用者也。

制而用之謂之法。

荀爽曰、謂觀象於天、觀形於地、制而用之、可以爲法。

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陸績曰、聖人制器、以周民用、用之不遺、故曰利用出入也、民皆用之、而不知所由來、故謂之神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干寶曰、發初言是故、總乘蓍之義也、○虞翻曰、太極、太一也、分爲天地、故生兩儀也。

兩儀生四象。

虞翻曰、四象、四時也、兩儀、謂乾坤也、乾二五之坤、成坎離震兌、震春兌秋、坎冬離夏、故兩儀生四象、歸妹卦備、故象獨稱天地之大義也。

四象生八卦。

虞翻曰、乾二五之坤、則生震坎艮、坤二五之乾、則生巽離兌、故四象生八卦、乾坤生春夏、艮兌生秋冬、震巽生秋、坎離生冬者也。

八卦定吉凶。

虞翻曰、陽生則吉、陰生則凶、謂方以知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已言於上、故不言生、而獨言定吉凶也。

吉凶生大業。

荀爽曰。一消一息、萬物繁殖富有之謂大業。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翟元曰。見象立法。莫過天地也。

變通莫大乎四時。

荀爽曰。四時相變。終而復始也。

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虞翻曰。謂日月縣天。成八卦象。三日震出庚。八日兌象見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滅乙。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則離。離象就己。戊己土位。象見於中。月月相推而明生焉。故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者也。

崇高莫大乎富貴。

虞翻曰。謂乾正位於五。五貴坤富。以乾通坤。謂之備物。以坤之乾。謂之致用。乾爲物。坤爲器用。否四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虞翻曰。神農黃帝堯舜也。民多否閉。取乾之二。舟楫之利。否上之初。牛馬之利。謂十三蓋取以利天下。之初。辨稼之利。否五之初。市井之利。否四之二。作而萬物觀。故莫大乎聖人者也。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聖人之媒媒者。莫善乎蓍龜。媒謂。今作蓍。

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虞翻曰。探、取。賾、初也。初隱未見。故探賾索隱。則幽贊神明而生蓍。初深。故曰鉤深。致遠、謂乾。乾爲蓍。乾五之坤。大有。離爲龜。乾生。知吉。坤殺。知凶。故探賾索隱。定天下之吉凶。莫善於蓍龜也。○侯果曰。亹、勉也。夫幽隱深遠之情。吉凶未兆之事。物皆勉勉然願知之。然不能也。及蓍成卦。龜成兆也。雖神道之幽密。未然之吉凶。坐可觀也。是蓍龜成天下勉勉之聖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孔穎達曰。謂成蓍龜。聖人法則之。以爲卜筮者也。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陸績曰。天有晝夜四時變化之道。聖人設三百八十四爻以效之矣。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荀爽曰。謂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也。○宋衷曰。天垂陰陽之象。以見吉凶。謂日月薄蝕。五星亂行。聖人象之。亦著九六爻位得失示人。所以有吉凶之占也。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鄭元曰。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孔安國曰。河圖則八卦也。洛書則九疇也。○侯果曰。聖人法河圖洛書。制歷象以示天下也。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侯果曰。四象、謂上文神物也。變化也。垂象也。圖書也。四者治人之洪範。易有此象。所以示人也。

繫辭焉。所以告也。

虞翻曰。謂繫象象之辭。八卦以象告也。

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繫辭焉。以斷其吉凶。八卦定吉凶。以斷天下之疑也。

易曰。自天右之。吉无不利。

侯果曰。此引大有上九辭以證之義也。大有上九。履信思順。自天右之。言人能依四象所示。繫辭所告。又能思順。則天及人皆共右之。吉无不利者也。

子曰。右者、助也。

虞翻曰。大有、兌爲口。口助稱右。

天之所助者順也。

虞翻曰。大有五以陰順上。故爲天所助者順也。

人所助者信也。

虞翻曰。信、謂二也。乾爲人。爲信。庸言之信也。

履信思乎順。有以尚賢也。

虞翻曰。大有五應二而順上。故履信思順。比、坤爲順。坎爲思。乾爲賢人。坤伏乾下。故有以尚賢者也。

是以自天右之。吉无不利也。

崔憬曰。言上九履五厥孚。履人事以信也。比五而不應三。思天道之順也。崇四匪彭。明辯於五。又以尚賢也。以自天右之。吉无不利。重引易文。以證成其義。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虞翻曰。謂書易之動。九六之變。不足以盡易之所言。言之則不足以盡應變之意也。

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侯果曰。設疑而問也。欲明立象可以盡聖人言意也。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

崔憬曰。言伏羲仰觀俯察。而立八卦之象。以盡其意。

設卦以盡情僞。

崔憬曰。設卦、謂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之情僞。盡在其中矣。

繫辭焉以盡其言。

崔憬曰、文王作卦爻之辭、以繫伏羲立卦之象、象既盡意、故辭亦盡意也、

變而通之以盡利、

陸績曰、變三百八十四爻、使相交通、以盡天下之利、

鼓之舞之以盡神、

虞翻曰、神、易也、陽息巽爲鼓、陰消巽爲舞、故鼓之舞之以盡神、○荀爽曰、鼓者、動也、舞者、行也、謂三百八十四爻、動行相反其卦、所以盡易之神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

虞翻曰、緼、藏也、易藏乾坤、故爲易之緼也、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侯果曰、緼、淵隱也、六子因之而生、故云立乎其中矣、

乾坤毀、則无以見易、

荀爽曰、毀乾坤之體、則无以見陰陽之交易也、

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侯果曰、乾坤者、動用之物也、物既動用、則不能无毀息矣、夫動極復靜、靜極復動、雖天地至此、不違變化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崔憬曰、此結上文、象明易之形器變通之事業也、凡天地萬物、皆有形質、就形質之中、有體有用、體者、卽形質也、用者、卽形質上之妙用也、言有妙理之用以扶其體、則是道也、其體比用、若器之於物、則是體爲形之下、謂之爲器也、假令天地圓盡方軫爲體、爲器、以萬物資始資生爲用、爲道、動物以形骸爲體、以生性爲道、爲用、

化而裁之謂之變、

翟元曰、化變剛柔而則之、故謂之變也、

推而行之謂之通、

翟元曰、推行陰陽、故謂之通也、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陸績曰、變通盡利、觀象制器、舉而措之於天下、民咸用、以爲事業、○九家易曰、謂聖人畫卦爲萬民事業之象、故天下之民皆之、得爲事業矣、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

崔憬曰、此重明易之緼、更引易象及辭以釋之、言伏羲見天下之深賾、卽易之緼者也、

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陸績曰、此明說立象盡意、設卦盡情僞之意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

侯果曰、典禮有時而用、有時而去、故曰觀其會通也、

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崔憬曰、言文王見天下之動、所以繫象而爲其辭、謂之爲爻、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

陸績曰、言卦象極盡天下之深情也、

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宋衷曰、欲知天下之動者、在於六爻之辭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

崔憬曰、言易道陳陰陽變化之事而裁成之、存乎其變、推理達本而行之、在乎其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荀爽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也、○崔憬曰、言易神无不通、明无不照、能達此理者、存乎其人、謂文王述易之聖人、

默而成、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今本、默而成之、

九家易曰、默而成、謂陰陽相處也、不言而信、謂陰陽相應也、德者有實、行者相應也、○崔憬曰、言伏羲成六十四卦、不有言述、而以卦象明之、而人信之、在乎合天地之德、聖人之行也、

周易集解卷第十五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虞翻曰。象、謂三才成八卦之象。乾坤列東。艮兌列南。震巽列西。坎離在中。故八卦成列。則象在其中。天乘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是也。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虞翻曰。謂乾重三才爲六爻。發揮剛柔。則爻在其中。六畫稱爻。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

虞翻曰。謂十二消息。九六相變。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故變在其中矣。

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虞翻曰。謂繫象象九六之辭。故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者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虞翻曰。動、謂爻也。爻者。效天下之動者也。爻象動內。吉凶見外。吉凶生而悔吝著。故生乎動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

虞翻曰。乾剛坤柔。爲六子父母。乾天稱父。坤地稱母。本天親上。本地親下。故立本者也。

變通者。趣時者也。

虞翻曰。變通配四時。故趣時者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

虞翻曰。貞、正也。勝、滅也。陽生則吉。陰消則凶者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陸績曰。言天地正。可以觀瞻爲道也。

日月之道。貞明者也。

荀爽曰。離爲日。日中之時。正當離位。然後明也。月者、坎也。坎正位衡。離衡爲十五日。月當日衝。正值坎位。亦大圓明。故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言日月正當其位。乃大明也。○陸績曰。言日月正以明照爲道矣。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虞翻曰。一、謂乾元。萬物之動。各資天一陽氣以生。故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

虞翻曰。陽在初弗用。確然无爲。潛龍時也。不易世。不成名。故示人易者也。

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虞翻曰。隤、安。簡、閱也。坤以簡能閱內萬物。故示人簡者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

虞翻曰。效法之謂坤。謂效三才以爲六畫。

象也者。象此者也。

虞翻曰。成象之謂乾。謂聖人則天之象。分爲三才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虞翻曰。內、初、上也。陽象動內。則吉見外。陰爻動內。則凶見外也。

功業見乎變。

荀爽曰。陰陽相變。功業乃成者也。

聖人之情見乎辭。

崔憬曰。言文王作卦爻之辭。所以明聖人之情陳於易象。

天地之大德曰生。

孔穎達曰。自此以下。欲明聖人同天地之德。廣生萬物之意也。言天地之盛德。常生萬物。而不有生。是其大德也。

聖人之大寶曰位。

崔憬曰。言聖人行易之道。當須法天地之大德。寶萬乘之天位。謂以道濟天下爲寶。而不有位。是非大寶也。

何以守位曰仁。

宋衷曰。守位當得士大夫公侯。有其仁賢。兼濟天下。

何以聚人曰財。

陸績曰。人非財不聚。故聖人觀象制器。備物通利。以業萬民而聚之也。蓋取聚人之本矣。

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曰義。

荀爽曰。財卑貴賤。衣食有差。謂之理財。名實相應。萬事得正。謂之正辭。成得其宜。故謂之義也。○崔憬曰。夫財貨人所貪愛。不以義理之。則必有敗也。言辭人之枢要。不以義正之。則必有辱也。百姓有非。不以義禁之。則必不改也。此三者皆資於義。以此行之。得其宜也。故知仁義與財。聖人寶位之所要也。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

虞翻曰。庖犧、太昊氏。以木德王天下。位乎乾五。五動見離。離生木。故知火化。炮啖犧牲。號庖犧氏也。

仰則觀象於天。

荀爽曰。震巽爲雷風。離坎爲日月也。

俯則觀法於地。

九家易曰。艮兌爲山澤也。地有水火五行八卦之形者也。

觀鳥獸之文。

荀爽曰。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之屬是也。○陸績曰。謂朱鳥白虎蒼龍玄武四方二十八宿經緯之文。

與地之宜。

九家易曰。謂四方四維八卦之位。山澤高卑五土之宜也。

近取諸身。

荀爽曰。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也。

遠取諸物。

荀爽曰。乾爲金玉。坤爲布釜之類是也。

於是始作八卦。

虞翻曰。謂庖犧觀鳥獸之文。則天八卦效之。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乃四象所生。非庖犧之所造也。故曰。象者、像此者也。則大人造爻象以象天卦可知也。而讀易者成以爲庖犧之時天未有八卦。恐失之矣。天垂象。示吉凶。聖人象之。則天已有八卦之象。

以通神明之德。

荀爽曰。乾坤爲天地。離坎爲日月。震巽爲雷風。艮兌爲山澤。此皆神明之德也。

以類萬物之情。

九家易曰。六十四卦。凡有萬一千五百二十策。策類一物。故曰類萬物之情。以此知庖犧重爲六十四卦明矣。

作結繩而爲罟。以田以魚。蓋取諸離。今本爲罟作爲網罟

虞翻曰。離爲目。巽爲繩。目之重者唯罟。故結繩爲罟。坤二五之乾成離。巽爲魚。坤二稱田。以罟取獸曰田。故取諸離也。

庖犧氏沒。神農氏作。

虞翻曰。沒、終。作、起也。神農以火德繼庖犧王。火生土。故知土則利民播種。號神農氏也。

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虞翻曰。否四之初也。巽爲木。爲入。艮爲手。乾爲金。手持金以入木。故斲木爲耜。耜止所踐。因名曰耜。艮爲小木。手以橈之。故揉木爲耒。耒耜、耕器也。巽爲號令。乾爲天。故以教天下。坤爲田。巽爲股。進退。震足動耜。艮手持耒。進退田中耕之象也。益萬物者莫若雷風。故法風雷而作耒耜。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崔元曰。否五之初也。離象正上。故稱日中也。艮爲徑路。震爲足。又爲大塗。否乾爲天。故致天下之民象也。坎水艮山。寶珍所出。聚天下貨之象也。震升坎降。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噬嗑食也。市井交易。飲食之道。故取諸此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

虞翻曰。變而通之以利。謂作舟楫服牛乘馬之類。故使民不倦也。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虞翻曰。神、謂乾。乾動之坤。化成萬物。以利天下。坤爲民也。象其物宜。故使民宜之也。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陸績曰。陰窮則變爲陽。陽窮則變爲陰。天之道也。庖犧作罔罟。教民取禽獸。以充民食。民衆獸少。其道窮。則神農教播殖以變之。此窮變之大要也。窮則變。變則通。與天終始。故可久。民得其用。故无所不利也。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九家易曰。黃帝以上。羽皮草木。以禦寒暑。至乎黃帝。始制衣裳。垂示天下。衣取象乾。居上覆物。裳取象坤。在下含物也。○虞翻曰。乾爲治。在上爲衣。坤下爲裳。乾坤萬物之縕。故以象衣裳。乾爲明君。坤爲順臣。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故天下治。蓋取諸此也。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九家易曰、木在水上、流行者風、舟楫之象也、此本否卦九四之二、涕、除也、巽爲長、爲木、艮爲手、乾爲金、艮手持金、故斧木爲舟、揖木爲楫也、乾爲遠天、故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矣、決潰而作舟楫、蓋取斯義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虞翻曰、否上之初也、否、乾爲馬、爲遠、坤爲牛、爲重、坤初之上、爲引重、乾上之初、爲致遠、艮爲背、巽爲股、在馬上、故乘馬、巽爲繩、繩束縛物、在牛背上、故服牛、出否之隨、引重致遠、以利天下、故取諸隨、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干寶曰、卒暴之客、爲奸寇也、

蓋取諸豫、

九家易曰、下有艮象、從外示之、震復爲艮、南艮對今、重門之象也、柝者、兩木相擊以行夜也、艮爲手、爲小木、爲止持、震爲足、又爲木、爲行、坤爲夜、卽手持柝木夜行、擊門之象也、坎爲盜、坤水坤長无常、故以待暴客、旣有不虞之備、故取諸豫矣、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虞翻曰、晉上之三也、艮爲小木、上來之三、斷艮、故斷木爲杵、坤爲地、艮手持木、以闢坤三、故掘地爲臼、艮止於下、臼之象也、震動而上、杵之象也、震出巽入、艮手持杵、出入臼中、舂之象也、故取諸小過、木无乾象、故不言以利天下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虞翻曰、无妄五之二也、巽爲繩、爲木、坎爲弧、離爲矢、故弦木爲弧、乾爲金、艮爲小木、五之二、以金剡艮、故剡木爲矢、乾爲威、五之二、故以威天下、弓發矢應、而坎雨集、故取諸睽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虞翻曰、无妄、南象易也、无妄乾在上、故稱上古、艮爲穴居、乾爲野、巽爲處、无妄乾人在路、故穴居野處、震爲後世、乾爲聖人、後世聖人、謂黃帝也、艮爲宮室、變成大壯、乾人入宮、故易以宮室、艮爲待、巽爲風、兌爲雨、乾爲高、巽爲長木、反在上、爲棟、震陽動地、故上棟下宇、謂屋邊也、坤澤動下、爲下宇、无妄之大壯、巽風不見、兌雨隱、震與乾絕體、故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者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虞翻曰、中孚、上下易象也、本无乾象、故不言上古、大過、乾在中、故但言古者、巽爲薪、艮爲厚、乾爲衣、爲野、乾象在中、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土爲樹、中孚无坤坎象、故不封不樹、坤爲喪期、謂從斬衰至總麻、日月之期數、无坎離日月坤象、故喪期无數、巽爲木、爲入處、兌爲口、乾爲人、木而有口、乾人入處、棺斂之象、中孚、艮爲山丘、巽木在裏、棺藏山陵、槨之象也、故取諸大過、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九家易曰、古者无文字、其有約束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衆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夬本坤世、下有伏坤、書之象也、上又見乾、契之象也、以乾照坤、察之象也、夬者、決也、取百官以書治職、萬民以契明其事、契、刻也、大壯進而成夬、金決竹木、爲書契象、故法夬而作書契矣、○虞翻曰、履上下象易也、乾象在上、故復言上古、巽爲繩、離爲罔罟、乾爲治、故結繩以治、後世聖人、謂黃帝堯舜也、夬勢通剝、剝坤爲書、兌爲契、故易之以書契、乾爲百、剝、艮爲官、坤爲衆臣、爲萬民、爲迷暗、乾爲治、夬反剝、以乾照坤、故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故取諸夬、大壯、大過、夬、此三、蓋取直兩象、上下相易、故但言古者、大過亦言後世聖人易之、明上古時也、

是故易者、象也、

干寶曰、言是故、又總結上義也、○虞翻曰、易、謂日月、在天成八卦象、縣象著明、莫大日月、是也、

象也者、像也、

崔憬曰、上明取象以制器之義、故以此重釋於象、言易者象於萬物、象者、形象之象也、

象者、材也、

虞翻曰、象說三才、則三分天象、以爲三才、謂天地人之道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虞翻曰、動、變也、謂兩三才、變、六爻、則變揮剛柔而生爻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虞翻曰、爻象動內、則吉凶見外、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故曰著、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

崔憬曰、此明卦象陰陽與德行也、陽卦多陰、謂震、坎、艮、一陽而二陰、陰卦多陽、謂巽、離、兌、一陰而二陽也、

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

虞翻曰、陽卦一陽、故奇、陰卦二陽、故耦、謂德行何可者也、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韓康伯曰、陽、君道也、陰、臣道也、君以无爲統衆、无爲則一也、臣以有事代終、有事則二也、故陽爻畫一、以明君道必一、陰爻畫兩、以明臣體必二、斯陰陽之數、君臣之辯也、以一爲君、君之德也、二居君位、非其道也、故陽卦曰、君子之道也、陰卦曰、小人之道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翟元曰、此咸之九四辭也、咸之爲卦、三君三民、四獨遠陰、思慮之爻也、○韓康伯曰、天下之動、必歸於一、思以求朋、未能寂寂以感物、不思而至也、

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韓康伯曰、夫少則得、多則惑、途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

天下何思何慮、

虞翻曰、易无思也、既濟定、六位得正、故何思何慮、

日往則月來、

虞翻曰、謂成初往之四、與五成離、故日往、與二成坎、故月來、之外日往、在內月來、此就爻之正者也、

月往則日來、

虞翻曰、初變之四、與上成坎、故月往、四變之初、與三成離、故日來者也、

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虞翻曰、既濟體兩離坎象、故明生焉、

寒往則暑來、

虞翻曰、乾爲寒、坤爲暑、謂陰息陽消、從姤至否、故寒往暑來也、

暑往則寒來、

虞翻曰、陰詘陽信、從復至泰、故暑往寒來也、

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崔憬曰、言日月寒暑、往來雖多、而明生歲成、相推則一、何思何慮於其間哉、

往者詘也、

荀爽曰、陰氣往、則萬物詘者也、

來者信也、

荀爽曰、陽氣來、則萬物信者也、

詘信相感而利生焉、

虞翻曰、感成象、故相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利生、利生、謂陽出震、陰伏藏、

尺蠖之詘、以求信也、

荀爽曰、以喻陰陽氣屈以求信也、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虞翻曰、蟄、潛藏也、龍潛而蛇藏、陰息初、巽爲蛇、陽息初、震爲龍、十月坤成、十一月復生、姤、巽在下、龍蛇俱蟄、初坤爲身、故龍蛇之蟄以存身也、○侯果曰、不詘則不信、不蟄則无存、則屈蟄相感而後利生矣、以況无思得一、則萬物歸思矣、○莊子曰、古之畜天下者、其治一也、記曰、通於一、萬事畢、无心得、鬼神服、此之謂矣、蠖、詘行蟲、郭璞云、蠖蟲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姚信曰、陽稱精、陰爲義、入在初也、陰陽在初、深不可測、故謂之神、變爲姤復、故曰致用也、○韓康伯曰、精義、物理之微者也、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理入寂一、則精義斯得、乃用无極也、○干寶曰、能精義理之微、以得宋然之事、是以涉於神道、而逆禍福也、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九家易曰、利用、陰爲用也、謂姤時也、陰升上究、則乾伏坤中、詘以求信、陽當復升、安身、嘿處也、時既濟、故利用安身、以崇其德、崇德、體卑而德高也、○韓康伯曰、利用之道、皆安其身而後動也、精義由於入神、以致其用、利用由於安、以崇其德、理必由乎其宗、事各本乎其根、辯根則窮、天下之理得之、若役其思慮、以求動用、忘其安身、以殉功業、則僞彌多而理愈失、名彌美而累愈彰矣、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荀爽曰、出乾之外、无有知之、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虞翻曰、以坤變乾、謂之窮神、以乾通坤、謂之知化、乾爲盛德、故德之盛、○侯果曰、夫精義入神、利用崇德、亦一致之道極矣、過斯以往、則未之能知也、若窮於神理、通於變化、則德之盛者能矣、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

孔穎達曰、上章先言利用安身、可以崇德、若身危辱、何崇之有、此章引困之六三、履非其位、欲上於四、四自應初、不納於己、是困于九四之石也、三又乘二、二是剛物、非己所乘、是據于九二之蒺藜也、又有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之象也、

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

虞翻曰、困木感、感三入宮、以陽之陰、則二制坤、故以次感、爲四所困、四失位、惡人、故非所困而困焉、陽稱名、陰爲辱、以陽之陰下、故名必辱也、

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

虞翻曰、謂據二、二失位、故非所據而據焉、二變時、坤爲身、二折坤體、故身必危、

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陸績曰、六三從困卦之家、變之大過、爲棺槨、死喪之象、故曰、死其將至、妻不可得見、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孔穎達曰、剛章先須安身、可以崇德、故此明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是有利也、故引解之上六以經之矣、

子曰、隼者、禽也、

虞翻曰、離爲隼、故稱禽、言其行野容如禽獸焉、

弓矢者、器也、

虞翻曰、離爲矢、坎爲弓、坤爲器、

射之者、人也、

虞翻曰、人、賢人也、謂乾三、伏陽出而成乾、故曰射之者人、人則公三應上、故上合三出而射隼也、

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

虞翻曰、三伏陽爲君子、二變時、坤爲身、爲藏器、爲藏弓矢以待射隼、艮爲待、爲時、三待五來之二、弓張矢發、動出成乾、貫隼入大過死、兩坎象壞、故何不利之有、象曰、以解悖、三陰小人、乘君子器、故上親三出、射去隼也、

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虞翻曰、括、作也、震爲語、乾五之坤二、成坎弓、離矢動以貫隼、故語成器而動者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虞翻曰、謂否也、以坤滅乾、爲不仁不義、坤爲恥、爲義、乾爲仁、爲畏者也、

不見利不動、不威不懲、

虞翻曰、否、乾爲威、爲利、巽爲近利、謂否五之初、成噬嗑市、離日見乾、爲見利、震爲動、故不見利不動、五之初、以乾威坤、故不威不懲、震爲懲也、

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

虞翻曰、噬嗑六五、本先在初、處非其位、小人者也、故歷說小人所以爲罪、終以攻害、雖欲爲惡、能止不行、則无咎、○侯果曰、噬嗑初九爻辭也、校者、以木夾足止行也、此明小人因小刑而大誡、乃福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虞翻曰、乾爲積善、陽稱名、

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虞翻曰、坤爲積惡、爲身、以乾滅坤、故滅身者也、

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

虞翻曰、小善、謂復初、

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

虞翻曰、小惡、謂姤初、

故惡積而不可掩、

虞翻曰、謂陰息姤至遯、子弑其父、故惡積而不可掩、

罪大而不可解、

虞翻曰、陰息遯成否、以臣弑君、故罪大而不可解也、

易曰、何校滅耳凶、

九家易曰、噬嗑上九爻辭也、陰自初升五、所在失正、積惡而罪大、故爲上所滅、善不積、斥五陰爻也、聽不明者、明善不聽、明戒不改、故凶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

崔憬曰、言有危之慮、則能安其位不失也、

亡者、保其存者也、

崔憬曰、言有亡之慮、則能保其存者也、

亂者、有其治者也、

崔憬曰、言有防亂之慮、則能有其治者也、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

虞翻曰、君子、大人、謂否五也、否、坤爲安、危、謂上也、○荀爽曰、在安慮危、

存而不忘亡、

荀爽曰、謂除戎器、戒不虞也、○荀爽曰、在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亂、

荀爽曰、謂思患而逆防之、○荀爽曰、在治而慮亂、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虞翻曰、坤爲身、謂否反成泰、君位定於內、而臣忠於外、故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易曰、其亡其亡、

荀爽曰、存不忘亡也、

繫于包桑、

荀爽曰、桑者、上玄下黃、乾坤相包以正、故不可忘也、○陸績曰、自此以上、皆謂否、陰滅陽之卦、五在否家、雖得中正、常自懼以危亡之辭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

虞翻曰、鼎四也、則離九四、因惡小人、故德薄、四在乾位、故位尊、

知小而謀大、今本少作少、

虞翻曰、兌爲小知、乾爲大謀、四在乾體、故謀大矣、

力少而任重、

虞翻曰、五至初、體大過、本末弱、故力少也、乾爲仁、故任重、以爲己任、不亦重乎、

鼎不及矣。

虞翻曰。鼎、少也。及、及於刑矣。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孔穎達曰。言不能安身。智小謀大。而遇禍也。故引鼎九四以證之矣。

子曰。知幾其神乎。

虞翻曰。幾、謂陽也。陽在復初稱幾。此謂豫四也。惡鼎四折足。故以此次言豫四知幾而反復初也。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虞翻曰。豫上、謂四也。四失位諂瀆。上、謂交五。五貴。震爲笑言。笑言且諂也。故上交不諂。下、謂交三。坎爲瀆。故下交不瀆。欲其復初得正元吉。故其知幾乎。

其知幾乎。

侯果曰。上謂王侯。下謂凡庶。君子上交不至諂媚。下交不至瀆慢。悔吝无從而生。豈非知微者乎。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虞翻曰。陽見初成震。故動之微。復初元吉。吉之先見者也。○韓康伯曰。幾者、去无入有。理而未形者。不可以名尋。不可以形覩也。唯神也、不疾而速。感而遂通。故能玄照鑒於未形也。合抱之木。起於毫末。吉凶之彰。始乎微兆。故言吉之先見。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事用終日。斷可識矣。

孔穎達曰。前章精義入神。此明知幾入神之事。故引豫之六二以證之。○崔憬曰。此爻得位居中。於豫之時。能順以動而防於豫。如石之耿介。守志不移。雖處豫樂。以其見微而不終日。則能貞吉。斷可知矣。

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剛。

姚信曰。此謂豫卦也。二下交初。故曰知微。上交於三。故曰知章。體坤處和。故曰知柔。與四同功。故曰知剛。

萬夫之望。

荀爽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干寶曰。言君子苟達於此。則萬夫之望矣。周公聞齊魯之政。知後世彊臣之勢。幸有見被髮而祭。則知爲戎狄之居。凡若此類。可謂知幾也。皆稱君子。君子則以得幾。不必聖者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虞翻曰。幾者、神妙也。顏子知微。故殆庶幾。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乎。

有不善未嘗不知。

虞翻曰。復以自知。老子曰。自知者明。

知之未嘗復行也。

虞翻曰。謂顏回不遷怒。不貳過。克己復理。天下歸仁。

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侯果曰。復初九爻辭。殆、近也。庶、冀也。此明知微之難。則知微者唯聖人耳。顏子亞聖。但冀近於知微。而未得也。在微則昧。理章而悟。失在未形。故有不善。知則遂改。故无大過。

周易集解卷第十六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

虞翻曰。謂泰上也。先說否。否反成泰。故不說泰。天地交。萬物通。故化醇。○孔穎達曰。以醇章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安身之道。在於得一。若已能得一。則可以安身。故此章明得一之事也。絪緼、氣附著之義。言天地无心。自然得一。唯二氣絪緼。共相和會。感應變化。而有精醇之生。萬物自化。若天地有心爲一。則不能使萬物化醇者也。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虞翻曰。謂泰初之上成損。艮爲男。兌爲女。故男女構精。乾爲精。損反成益。萬物出震。故萬物化生也。○干寶曰。男女、猶陰陽也。故萬物化生。不言陰陽。而言男女者。以指釋損卦六三之辭。主於人事也。

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侯果曰。損六三爻辭也。象云。一人行。三則疑。是衆不如寡。三不及一。此明物情相感。當上法絪緼化醇致一之道。則无患衆者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

虞翻曰。謂反損成益。君子、益初也。坤爲安身。震爲後動。○崔憬曰。君子將動有所爲。必自揣安危之理

在於己身。然後動也。

易其心而後語。

虞翻曰。乾爲易。益初體復心。震爲後語。○崔憬曰。君子恕己及物。若於事心難。不可出語。必和易其心而後語。

定其交而後求。

虞翻曰。震爲定。爲後。交。謂剛柔始交。艮爲求也。○崔憬曰。先定其交。知其才行。若好施與者。然後可以事求之。

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

虞翻曰。謂否上之初。損上益下。其道大光。自上下下。民說无疆。故全也。

危以動。則民不與也。

虞翻曰。謂否上九。高而无位。故危。坤民否閉。故弗與也。

懼以語。則民不應也。

虞翻曰。否上將巽。故懼。來下之初成益。故民不應。坤爲民。震爲應也。

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

虞翻曰。上來之初。故交。坤民否閉。故不與。震爲交。

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虞翻曰。上不之初。否消滅乾。則體剝傷。臣弒君。子弒父。故傷之者至矣。

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侯果曰。益上九爻辭也。此明先安身易心。則慕善自應。若危動懼語。則物所不與。故凶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

荀爽曰。陰陽相易。出於乾坤。故曰門。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

荀爽曰。陽物、天。陰物、地也。

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

虞翻曰。合德。謂天地雜。保大和。日月戒。乾剛以體天。坤柔以體地也。

以體天地之撰。

九家易曰。撰、數也。萬物形體。皆受天地之數也。謂九天數。六地數也。剛柔得以爲體矣。

以通神明之德。

九家易曰。隱藏謂之神。著見謂之明。陰陽交通。乃謂之德。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

於九家易曰。陰陽雜也。名。謂卦名。陰陽錯。而卦象各有次序。不相踰越。

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虞翻曰。稽、考也。三稱盛德。上稱末世。乾終上九。動則入坤。坤弒其君父。故爲亂臣。陽出復震。入卓出坤。故衰世之意邪。○侯果曰。於、嗟也。稽、考也。易象考其事類。但以吉凶得失爲主。則非淳古之時也。故云衰世之意耳。言邪。示疑。不欲切指也。

夫易、章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

虞翻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微者顯之。謂從復成乾。是察來也。闡者幽之。謂從姤之坤。是章往也。陽息

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干寶曰。辨物類也。正言、言正義也。斷辭、斷吉凶也。如此。則備於經矣。

稱名也小。

虞翻曰。謂乾坤與六子俱名八卦。而小或。故小復、小而辨於物者矣。

取類也大。

虞翻曰。謂乾陽也。爲天爲父。觸類而長之。故大也。

旨遠。其辭文。

虞翻曰。遠、謂乾。文、謂坤也。

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

虞翻曰。曲、謂肆。產也。陽曲初。震爲言。故其言曲而中。坤爲事。隱未見。故肆而隱也。

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虞翻曰。二、謂乾與坤也。坤爲民。乾爲行。行得。則乾報以吉。行失。則坤報以凶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

虞翻曰。興易者。謂庖犧也。文王世經。繫庖犧於乾五。乾爲古。五在乾中。故興於中古。繫以黃帝堯舜爲後世聖人。庖犧爲中古。則庖犧以前爲上古。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虞翻曰。謂憂患百姓未知利興。遠害。不行禮義。茹毛飲血。衣食不足。庖犧則天八卦。通爲六十四。以德化之。吉凶與民同患。故有憂患。

是故履、德之基也。

虞翻曰。乾爲德。履與謙旁通。坤柔履剛。故德之基。坤爲基。○侯果曰。履、禮。蹈禮不倦。德之基也。自下九卦。是復道之最。故特言矣。

謙、德之柄也。

虞翻曰。坤爲栖。栖、木也。凡其德背广爻也。○干寶曰。栖、所以持物。謙、所以持禮者也。

復、德之本也。

虞翻曰。復初乾之元。故德之本也。

復、德之根也。

虞翻曰。立不易方。守德之固。

損、德之修也。

荀爽曰。微於窒慾。所以修德。

益、德之裕也。

荀爽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德之優裕也。

困、德之辨也。

鄭元曰。辨、別也。遭困之時。君子自別。小人窮則濫。於是別也。

井、德之地也。

姚信曰。井養而不窮。德居地也。

巽、德之制也。

虞翻曰。巽風。爲號令。所以制下。故曰制之制也。○孔穎達曰。此上九卦。各以德爲用也。

履和而至。

虞翻曰。謙與履通。謙坤柔和。故履和而至。禮之用。和爲貴者也。

謙尊而光。

荀爽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也。

復小而辨於物。

虞翻曰。陽始見。故小。乾、陽物。坤、陰物。以乾居坤。故辨別物。

恆雜而不厭。

荀爽曰。夫婦雖錯居不厭之道也。

損先難而後易。

虞翻曰。損初之上。失正。故先難。移反成益。得位於初。故後易。易其心而後語。

益長裕而不設。

虞翻曰。謂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故不設也。

困窮而通。

虞翻曰。陽窮否上。變之坤二。成坎。坎災通。故困窮而通也。

井居其所而遷。

韓康伯曰。改邑不改井。井所居不移。而能遷其施也。

巽稱而隱。

崔憬曰。言巽申命行事。是稱揚也。陰助德化。是微隱也。自此以下。明九卦德之體者也。

履以和行。

虞翻曰。禮之用。和爲貴。履履爲行。故以和行也。

謙以制禮。

虞翻曰。陰稱禮。謙三以一陽制五陰。萬民服。故以制禮也。

復以自知。

虞翻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故自知也。

恆以一德。

虞翻曰。恆德之固。立不易方。從一而終。故一德者也。

損以遠害。

虞翻曰。坤爲害。泰以初上坤上。故遠害。乾爲遠。

益以興利。

荀爽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故興利也。

困以寡怨。

虞翻曰。坤爲怨。否弒父與君。乾來上。折坤二。故寡怨。坎水性通。故不怨也。

井以辨義。

虞翻曰。坤爲義。以乾別坤。故辨義也。

巽以行權。

九家易曰。巽象號令。又爲近利。人君政教進退釋利而爲權也。春秋傳曰。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此所以說九卦者。聖人履憂濟民之所急行也。故先陳其德。中言其性。後敍其用。以詳之也。西伯勞謙。殷紂驕暴。臣子之禮有常。故創易道以輔濟君父者也。然其重義廣遠幽微。孔子指撮解此九卦之德。合三復之道。同西伯之於紂不失上下。易之爲書也。不可遠。

使果曰。居則觀象。動則玩占。故不可遠也。

爲道也屢遷。

虞翻曰。遷、徙也。日月周流。上下無常。故屢遷也。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虞翻曰。變、易。動、行。六虛、六位也。日月周流。終則復始。故周流六虛。謂甲子之旬。辰巳虛坎。戌爲月。離巳

爲日。入在中宮。其處空虛。故稱六虛。五甲如次者也。

上下无常。剛柔相易。

虞翻曰。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在天稱上。入地爲下。故上下无常也。

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虞翻曰。典、常。要、道也。上下无常。故不可爲典要。適乾爲晝。適坤爲夜。○侯果曰。謂六爻剛柔相易。遠近恆唯變所適。非有典要。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虞翻曰。出乾爲外。入坤爲內。日行一度。故出入以度。出陽知生。入陽懼死。使知懼也。○韓康伯曰。明出入之度。使物知外內之戒也。出入、猶行藏。外內、猶隱顯。遷以遠時爲吉。豐以幽隱致凶。漸以高顯爲美。明爽以處昧利貞。此外內之戒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

虞翻曰。神以知來。故明憂患。知以藏往。故知事故。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虞翻曰。臨、見也。言陰陽施行。以生萬物。无有師保生成之者。萬物出生。皆如父母。孔子曰。父母之道天地。乾爲父。坤爲母。○干寶曰。言易道以戒懼爲本。所謂懼以終始。歸无咎也。外爲丈夫之從王事。則夕惕若厲。內爲婦人之屏密。則无敢遠也。雖无師保切磋之劇。其心敬戒。常如父母之臨己者也。

初。帥其辭而揆其方。

虞翻曰。初、始下也。帥、正也。謂脩辭立誠。方、謂坤也。以乾通坤。故初帥其辭。而揆其方。○侯果曰。率、修。方、道也。言修易初首之辭。而度其終末之道。蓋有典常。非虛設也。

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虞翻曰。其出入以度。故有典常。苟、誠也。其人、謂乾爲賢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謂之德行。故不虛行也。○崔憬曰。言易道深遠。若非其聖人。則不能明其道。故知易道不虛而自行。必文王然後能弘也。

易之爲術也。

干寶曰。術、發易者。別殊行也。

原始要終以爲質也。

虞翻曰。質、本也。以乾原始。以坤要終。謂原始及終。以知死生之說。○崔憬曰。質、體也。言易之書。原窮其事之初。若初九潛龍勿用。是原始也。又要會其事之末。若上九亢龍有悔。是要終也。易原始潛龍之勿用。要終亢龍之有悔。復相明以爲體也。諸卦亦然。若大畜而後通之類是也。

虞翻曰。陰陽錯居稱雜。時陽則陽。時陰則陰。故唯其時物。乾、陽物。坤、陰物。○干寶曰。一卦六爻。則皆雜有八卦之氣。若初九爲震爻。九二爲坎爻也。或若見辰戌言艮。己亥言兌也。或若以甲壬名乾。以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名離。以子位名坎。或若德來爲好物。刑來爲惡物。王相爲興。休廢爲衰。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

侯果曰。本末、初上也。初則事微。故難知。上則事彰。故易知。

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干寶曰。初擬議之。故難知。卒終成之。故易知。本末勢然也。○侯果曰。失在初微。猶可擬議而之福。過在卒成。事之終極。非擬議所及。故曰卒成之終。假如乾之九三。噓唏初九。猶可擬議而之善。至上九。則凶災不移。是事之卒成之終。極凶不變也。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虞翻曰。撰德、謂乾辨別也。是、謂陽。非、謂陰也。中、正。乾六爻。二、四、上、非正。坤六爻。初、三、五、非正。故雜物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故非其中。則爻辭不備。道有變動。故曰爻也。○崔憬曰。上既具論初上二爻。次又以明其四爻也。言中四爻雜合所主之事。撰集所陳之德。能辨其是非。備在卦中四爻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

虞翻曰。謂知存知亡要終者也。居乾吉。則存。居坤凶。則亡。故曰居可知矣。○崔憬曰。噫、歎聲也。言中四爻亦能要定卦中存亡吉凶之事。居然可知矣。孔疏扶王弼義。以此中爻爲二五之爻。居中无偏。能統一卦之義。事必不然矣。何則。上文云。六爻相雜。唯其時物。言雖錯雜。而各獨會於時。獨主於物。豈可以二五之爻。而兼其雜物撰德。是非存亡吉凶之事乎。且二五之撰德與是。要存與吉。則可矣。若主物與非。要亡與凶。則非其所象。故知其不可也。且上論初上二爻。則此中總言四爻矣。下論二四三五。則是重述其功位者也。

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韓康伯曰。夫象堅立象之統。論中爻之義。約以存博。簡以兼衆。雜物撰德。而一以貫之者也。形之所宗者道。衆之所歸者一。其事彌繁。則愈滯乎形。其理彌約。則轉近乎道。象之爲義。存乎一也。一之爲用。同乎道矣。形而上者。可以觀道。過乎半之益。不亦宜乎。

二與四。同功。

韓康伯曰。同陰功也。○崔憬曰。此重釋中四爻功位所宜也。二主士大夫位。佐於一國。四主三孤三公牧伯之位。佐於天子。皆同有助理之功也。

而異位。

韓康伯曰。有外內也。○崔憬曰。二、士大夫位。卑。四、孤公牧伯位。尊。故有異也。

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

韓康伯曰：二處中和，故多譽也。四近於君，故多懼也。

柔之爲道，不利遠者。

崔憬曰：此言二四皆陰位，陰之爲道，近比承陽，故不利遠矣。

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崔憬曰：言二是陰，遠陽雖則不利，其要或有无咎者，以二柔居中，異於四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

韓康伯曰：有貴賤也。○崔憬曰：三、諸侯之位，五、天子之位，同有理人之功，而有貴賤之位異者也。

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

崔憬曰：三處下卦之極，居上卦之下，爲一國之君，有威權之重，而上承天子，若无含章之美，則必致凶。

五既居中不偏，貴乘天位，以道濟物，廣被寰中，故多功也。

其柔危，其剛勝邪。

侯果曰：三五陽位，陰柔處之，則多凶危，剛正居之，則勝其任，首邪者，不定之辭也，或有柔居而吉者，得其時也，剛居而凶者，失其應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

荀爽曰：以陰易陽，謂之廣，以陽易陰，謂之大，易與天地準，固悉備也。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崔憬曰：言易之爲書，明三才，廣无不被，大无不包，悉備有萬物之象者也。

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崔憬曰：言兼卦六爻，亦象天地人道，兩爻爲一才，六爻爲三才，則是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卽三才之道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

陸績曰：天道有晝夜日月之變，地道有剛柔燥濕之變，人道有行止動靜吉凶善惡之變，聖人設爻以效三者之變動，故謂之爻者也。

爻有等，故曰物。

干寶曰：等，羣也。爻中之義，羣物交集，五星四氣，六親九族，禍德刑殺，衆形萬類，皆來發於爻，故總謂之物也。象，顯中有物曰喧嘘，是其義也。

物相雜，故曰文。

虞翻曰：乾陽物，坤陰物，純乾純坤之時，未有文章，陽物入坤，陰物入乾，更相雜，成六十四爻，乃有文章。

故曰文。

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干寶曰：其辭爲文也，動作云爲，必考其事，今與爻義相稱也，事不稱義，雖有吉凶，則非今日之吉凶也。

故元亨利貞，而穆姜以死，黃裳元吉，而蘇以敗，是所謂文不當也。故於輕，則有君子吉，小人否，於占，則王相之氣，君子以遷官，小人以遇罪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虞翻曰：謂文王演易六爻之辭也。末世、乾上、盛德、乾三也。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矣。故周之盛德，紂窮否上，和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終以焚死，故殷之末世也。而爲荀鄭君從俗，以文王爲中古，失之遠矣。

是故其辭危。

虞翻曰：危、謂乾三，夕惕若厲，故辭危也。

危者使平。

陸績曰：文王在紂世，有危亡之患，故於易辭多趨危亡，本自免濟，建成王業，故易爻辭危者使平，以象其事，否卦九五，其亡其亡，繫於包桑之屬是也。

易者使傾。

陸績曰：易、平易也，紂安其位，自謂平易，而反傾覆，故易爻辭易者使傾，以象其事，明夷上六，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之屬是也。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虞翻曰：大、謂乾道，乾三爻，三十六物，故百物不廢，略其奇八，與大衍之五十同義。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虞翻曰：乾稱易道，終日乾乾，故无咎，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懼益禍謙，故易之道者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

虞翻曰：險、謂坎也，謂乾二五之坤，成坎離，日月麗天，天險不可升，故知險者也。

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虞翻曰：阻、險阻也，謂坤二五之乾，艮爲山陵，坎爲水，巽高兌下，地險山川丘陵，故以知阻也。

能說諸心，

虞翻曰：乾五之坤，坎爲心，兌爲說，故能說諸心。

能研諸侯之慮，

虞翻曰：坎心爲慮，乾初之坤，爲震，震爲諸侯，故能研諸侯之慮。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虞翻曰：謂乾二五之坤，成離日坎月，則八卦象具，八卦定吉凶，故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謂莫蓍龜也。○荀爽曰：亹亹者，陰陽之微，可成可敗也，順時

者成、逆時者敗也。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

虞翻曰、祥、幾祥也。吉之先見者也。陽出、變化云爲、吉事爲祥。謂復初乾元者也。

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虞翻曰、象、謂坤。坤爲器。乾五之坤成象。故象事知器也。占事、謂乾以知來。乾五動成離。則蓍其占故知來。○侯果曰、易之云爲、唯變所適、爲善則吉事必應、觀象則用器可爲、求吉則未形可覩者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虞翻曰、天尊五、地卑二。故設位。乾爲聖人。成能、謂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故成能也。○崔憬曰、言易擬天地、設乾坤二位、以明重卦之義、所以成聖人伏羲文王之能事者也。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虞翻曰、乾爲人。坤爲鬼。乾二五之坤、坎爲謀。乾爲百。坤爲姓。故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朱仰之曰、人謀、謀及卿士、鬼謀、謀及卜筮也。又謀及庶民、故曰百姓與能也。

八卦以象告。

虞翻曰、在天成象。乾二五之坤、則八卦象成。兌口震言。故以象告也。

爻象以情言。

崔憬曰、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以備萬物、而告於人也。爻、謂爻下辭。象、謂卦下辭。皆是聖人之情見乎辭。辭而假爻象以言。故曰爻象以情言。

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虞翻曰、乾二之坤、成坎。坤五之乾、成離。故剛柔雜居。民爲居。離有巽兌。坎有震艮。八卦體備。故吉凶可見也。○崔憬曰、言文王以六爻剛柔相推、而物雜居、得理則吉、失理則凶。故吉凶可見也。

變動以利言。

虞翻曰、乾變之坤成震。震爲言。故變動以利言也。

吉凶以情遷。

虞翻曰、乾吉坤凶。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故以情遷。

是以愛惡相攻而吉凶生。

虞翻曰、攻、摩也。乾爲愛。坤爲惡。謂剛柔相摩、以愛攻惡、生吉以惡攻愛、生凶。故吉凶生也。

遠近相取而悔吝生。

虞翻曰、遠、陽、謂乾。近、陰、謂坤。陽取陰生悔。陰取陽生吝。悔吝、言小疵。○崔憬曰、遠、謂應與不應。近、謂比與不比。或取遠應而舍近比、或取近比而舍遠應。由此遠近相取、所以生悔吝於繫辭矣。

虞翻曰、情、陽、僞、陰也。情感僞生利、僞感情生害。乾爲利、坤爲害。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

韓康伯曰、近、況比爻也。易之情、剛柔相摩、變動相通者也。近而不相得、必有乖違之患也。或有相遠而无忠者、得其應也。相須而偕凶、乖於時也。隨事以考之、義可見矣。

戒害之、悔且吝。

虞翻曰、坤爲害。以陰居陽、以陽居陰、爲悔且吝也。

將叛者其辭慙。

荀爽曰、謂屯六三往吝之屬也。○虞翻曰、坎人之辭也。近而不相得、故叛。坎爲隱伏、將叛、坎爲心、故慙也。○侯果曰、凡心不相得、將懷叛逆者、辭必慙恧。

中心疑者其辭枝。

荀爽曰、戒從王事无成之屬也。○虞翻曰、離人之辭也。火性枝分、故枝疑也。○侯果曰、中心疑貳、則失得无從、故枝分不一也。

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

荀爽曰、謂睽上九之屬也。○虞翻曰、震人之辭也。震爲決躁、恐懼號笑言啞啞、故多辭。○侯果曰、躁人煩急、故辭多。

誣善之人其辭游。

荀爽曰、游豫之屬也。○虞翻曰、兌人之辭也。兌爲口舌、誣乾、乾爲善人也。○崔憬曰、妄稱有善、故自敍其美、而辭必浮游不實。

失其守者其辭詘。

荀爽曰、謂泰上六城復于隍之屬也。○侯果曰、失守則沮辱而不申。故其辭詘也。爻有此象、故占辭亦從矣。○虞翻曰、巽人之辭也。巽詰詘、陽在初守巽、初陽入伏陰下、故其辭詘、此六子也。離上坎下、震起艮止、兌見巽伏、上繫終坎離、則下繫終既濟未濟、上繫終乾坤、則下繫終六子、此易之大義者也。

周易集解卷第十七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孔穎達曰。據今而稱上代。謂之昔者。聰明睿智。謂之聖人。卽伏羲也。案下繫云。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始作八卦。今昔作易。明是伏羲。非謂文王也。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荀爽曰。幽、隱也。贊、見也。神者在天。明者在地。神以夜光。明以晝照。蓍者、册也。謂陽爻之册三十有六。陰爻之册二十有四。二篇之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配列宿。下副物數。生蓍者、謂蓍從爻中生也。○干寶曰。幽昧、人所未見也。贊、求也。蓍伏羲用明於昧冥之中。以求萬物之性。爾乃得自然之神物。能通天下之精而管御百靈者。始爲天下生用蓍之法者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

虞翻曰。倚、立、參、三也。謂分天象爲三才。以地兩之。立六爻之數。故倚數也。○崔憬曰。參、三也。謂於天數五地數五中。以八卦配天地之數。起天三配艮。而立三數。天五配坎。而立五數。天七配震。而立七數。天九配乾。而立九數。此從三順配陽四卦也。地從二起。以地兩配兌。而立二數。以地十配離。而立十數。以地八配巽。而立八數。以地六配坤。而立六數。此從兩逆配陰四卦也。其天一地四之數。無卦可配。故虛

而不用。此聖人取八卦配天地之數。總五十而爲大衍。蓍。此說不盡。已釋在大衍章中。辭之明矣。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虞翻曰。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乾坤剛柔。立本者卦。謂六爻。爻變成震坎艮。陰變成巽離兌。故立卦六爻。三變三六十八。則有十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是也。繫曰。陽一君二民。陰二君一民。不道乾坤者也。

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虞翻曰。謂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發、動。揮、變。變剛生柔爻。變柔生剛爻。以三爲六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故生爻。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虞翻曰。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和順、謂坤。道德、謂乾。以乾通坤。謂之理義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虞翻曰。以乾推坤。謂之窮理。以坤變乾。謂之盡性。性盡理窮。故至於命。巽爲命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虞翻曰。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以陽順性。以陰順命。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崔憬曰。此明一卦立爻。有三才二體之義。故先明天道既立陰陽。地道又立剛柔。人道亦立仁義。以明之也。何則。在天雖剛。亦有柔德。在地雖柔。亦有剛德。故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人稟天地。豈可不兼仁義乎。所以易道兼之矣。

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虞翻曰。謂參天兩地。乾坤各三爻。而成六畫之數也。

分陰分陽。迭用柔剛。

虞翻曰。迭、遞也。分陰爲柔。以象夜。分陽爲剛。以象晝。剛柔者。晝夜之象。晝夜更用。故迭用柔剛矣。

故易六畫而成章。

崔憬曰。謂文理。乾三畫成天文。坤三畫成天理。

天地定位。

謂乾坤。五貴二賤。故定位也。

山澤通氣。

謂艮兌。同氣相求。故通氣。

雷風相薄。

謂震巽同聲相應。故相薄。

水火不相射。

謂坎離射、厭也。水火相逐。坎戊離巳。月三十日。一會於壬。故不相射也。

八卦相錯。

錯摩。則剛柔相摩。八卦相蕩也。

數往者順。

謂坤消從午至亥。上下。故順也。

知來者逆。

謂乾息從子至巳。下上。故逆也。

是故易逆數也。

易、謂乾易。故逆數。此上虞義。

雷以動之。

荀爽曰。謂建卯之月。震卦用事。天地和合。萬物萌動也。

風以散之。

謂建巳之月。萬物上達。布散田野。

雨以潤之。

謂建子之月。含育萌牙也。

日以烜之。休璋反。

謂建午之月。太陽欲長者也。

艮以止之。

謂建丑之月。消息畢止也。

兌以說之。

謂建酉之月。萬物成熟也。

乾以君之。

謂建亥之月。乾坤合居。君臣位得也。此上荀義。

坤以藏之。

九家易曰。謂建申之月。坤在乾下。包藏萬物也。乾坤交索。既生六子。各任其才。往生物也。又雷與風雨。變化不常。而日月相推。迭有來往。是以四卦以義言之。天地山澤。恒在者也。故直說名矣。○孔穎達曰。此又重明八卦之功用也。上四卦象。下四卦卦者。上蓋以爲互相備也。則明雷風與震巽同用。乾

坤與天地同功也。

帝出乎震。

崔憬曰。帝者、天之王氣也。至春分則震王。而萬物出生。

齊乎巽。

立夏則巽王。而萬物絜齊。

相見乎離。

夏至則離王。而萬物皆相見也。

致役乎坤。

立秋則坤王。而萬物致養也。

說言乎兌。

秋分則兌王。而萬物所說。

戰乎乾。

立冬則乾王。而陰陽相薄。

勞乎坎。

冬至則坎王。而萬物之所歸也。

成言乎艮。

立春則艮王。而萬物之所成終成始也。以其周王天下。故謂之帝。此崔新義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

虞翻曰。出、生也。震初不見東。故不稱東方卦也。

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

巽陽隱初。又不見東南。亦不稱東南卦。與震同義。巽陽藏室。故絜齊。

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

離爲日、爲火。故明。日出照物。以日相見。離象三爻。皆正日中。正南方之卦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離、南方。故南面。乾爲治。乾五之坤。坎爲耳。離爲明。故以聽天下。向明而治也。

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

坤陰無陽。故道廣布。不主一方。含弘光大。養成萬物。

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

兌三失位不正。故言正秋。兌象不見西。故不言西方之卦。與坤同義。兌爲雨澤。故說萬物。震爲言。震二動成兌。言從口出。故說言也。

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

乾剛正、五月十五日晨象西北、故西北之卦、薄、入也、坤、十月卦、乾消剝入坤、故陰陽相薄也。

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

歸、藏也、坎二失位不正、故言正北方之卦、與兌正秋同義、坎月夜中、故正北方、此上虞義。○崔憬曰、以坎是正北方之卦、立冬已後、萬物歸藏於坎、又陽氣伏於子、潛藏地中、未能浸長、勞局衆陰之中也。

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虞翻曰、艮三得正、故復稱卦、萬物成始乾甲、成終坤癸、艮東北、是甲癸之間、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者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韓康伯曰、於此言神者、明八卦運動變化推移、莫有使之然者、神則无物、妙萬物而爲言也、明則雷疾風行、火炎水潤、莫不自然相與、而爲變化、故能萬物既成。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

崔憬曰、謂春分之時、雷動則草木滋生、蟄蟲發起、所動萬物、莫急於此也。

橈萬物者、莫疾乎風。

言風能鼓橈萬物、春則發散草木枝葉、秋則摧殘草木枝條、莫急於風者也。

燥萬物者、莫熯乎火。

言火能乾燥萬物、不至潤濕、於陽物之中、莫過乎火、熯亦燥也。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

言光說萬物、莫過以澤而敏說之也。

潤萬物者、莫潤乎水。

言滋潤萬物、莫過以水而潤之。

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言大寒立春之際、艮之方位、萬物以之始、而爲今歲首、以之終、而爲去歲末、此則叶夏正之義、莫盛於艮也、此言六卦之神用、而不言乾坤者、以乾坤而發天地、无爲而无不爲、能成雷風等有爲之神妙也、艮不言山、獨舉卦名者、以動橈燥潤功是雷風水火、至於終始萬物、於山義則不然、故言卦、而餘皆稱物、各取便而論也、此崔新義也。

故水火相逮、

孔穎達曰、上章言水火不相入、此言水火相逮者、既不相入、又不相及、則无成物之功、明性雖不相入、而氣相逮及。

雷風不相悖。

孔穎達曰、上言雷風相薄、此言不相悖者、二象俱動、若相薄而相悖逆、則相傷焉、亦无成物之功、明雖相薄而不相逆者也。

山澤通氣。

崔憬曰、言山澤雖相繇遠、而氣交通、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虞翻曰、謂乾變而坤化、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成既濟定、故既成萬物矣。

乾、健也、

虞翻曰、精剛自勝、動行不休、故健也。

坤、順也、

純柔承天時行、故順。

震、動也、

陽出動行。

巽、入也、

乾初入陰。

坎、陷也、

陽陷陰中。

離、麗也、

日麗乾剛。

艮、止也、

陽位在上、故止。

兌、說也、

震爲大笑、陽息震成兌、震言出口、故說、此上虞義也。

乾爲馬、

孔穎達曰、乾象天行健、故爲馬。

坤爲牛、

坤象地任重而順、故爲牛。

震爲龍、

震象龍動、故爲龍、此上孔正義。

巽爲雞、

九家易曰、應八風也、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一九十八、主風精、爲雞、故雞十

八日剖而成雛。二九順陽歷。故雞知時而鳴也。

坎爲豕。

九家易曰。汚辱卑下也。六九五十四。主時精。爲豕。坎豕懷胎。四月而生。宜時理節。是其義也。

離爲雉。

孔穎達曰。離爲文明。雉有文章。故離爲雉。

艮爲狗。

九家易曰。艮止主守禦也。艮數三。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爲犬。故犬懷胎三月而生。斗運行十三時日出。故犬十三日而開目。斗屈。故犬臥屈也。斗運行四面。犬亦夜繞室也。火之精畏水。不敢飲。但舌舐水耳。犬關。以水灌之。則解也。犬近奎星。故犬淫當路。不避人者也。

兌爲羊。

孔穎達曰。兌爲說。羊者。順從之畜。故爲羊。

乾爲首。

乾體面在上。故爲首。

坤爲腹。

坤能包藏含容。故爲腹也。

震爲足。

震動用。故爲足。

巽爲股。

巽爲順。股順隨於足。故巽爲股。

坎爲耳。

坎北方。主聰。故爲耳。

離爲目。

離南方。主視。故爲目。

艮爲手。

艮止。手亦止持於物。使不動。故艮爲手。

兌爲口。

兌爲說。曰所以說言。故兌爲口。此上孔正義。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

崔憬曰。欲明六子。故先說乾稱天父。坤稱地母。

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

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孔穎達曰。索、求也。以求乾坤爲父母而求其子也。得父氣者爲男。得母氣者爲女。坤初求得乾氣、爲震。故曰長男。坤二得乾氣、爲坎。故曰中男。坤三得乾氣、爲艮。故曰少男。乾初得坤氣、爲巽。故曰長女。乾二得坤氣、爲離。故曰中女。乾三得坤氣、爲兌。故曰少女。此言所以生六子者也。

乾爲天。

宋衷曰。乾動作不解。天亦轉運。

爲圜。

宋衷曰。動作轉運。非圜不能。故爲圜。

爲君。

虞翻曰。貴而嚴也。

爲父。

虞翻曰。成三男。其取類大。故爲父也。

爲玉。爲金。

崔憬曰。天體清明而剛。故爲玉爲金。

爲寒。爲冰。

孔穎達曰。取其西北冰寒之地。○崔憬曰。乾主立冬已後。冬至已前。故爲寒爲冰也。

爲大赤。

虞翻曰。太陽爲赤。月魄出入時也。○崔憬曰。乾、四月純陽之卦。故取盛陽色爲大赤。

爲良馬。

虞翻曰。乾健。故良也。

爲老馬。

九家易曰。言氣衰也。息至已必當復消。故爲老馬也。

爲瘠馬。

崔憬曰。骨爲陽。肉爲陰。乾、純陽爻。骨多。故爲瘠馬也。

爲駁馬。

宋衷曰。天有五行之色。故爲駁馬也。

爲木果。

宋衷曰。羣星著天。似果實著木。故爲木果。

坤爲地。

虞翻曰。柔道靜。

爲母。

虞翻曰。成三女。能致養。故爲母。

爲布。

崔憬曰。徧布萬物於致養。故坤爲布。

爲釜。

孔穎達曰。取其化生成熟。故爲釜也。

爲吝嗇。

孔穎達曰。取地生物而不轉移。故爲吝嗇也。

爲均。

崔憬曰。取地生萬物。不擇善惡。故爲均也。

爲子母牛。

九家易曰。土能生育。牛亦含養。故爲子母牛也。

爲大輿。

孔穎達曰。取其能載。故爲大輿也。

爲文。

九家易曰。萬物相雜。故爲文也。

爲衆。

虞翻曰。物三稱羣。陰爲民。三陰相隨。故爲衆也。

爲柄。

崔憬曰。萬物依之爲本。故爲柄。

其於地也爲黑。

崔憬曰。坤、十月卦。極陰之色。故其於色也爲黑矣。

震爲雷。

虞翻曰。太陽火得水有聲。故爲雷也。

爲龍。

龍、青色。震、東方。故爲龍。舊讀作龍。上已爲龍。非也。

爲元黃。

天元地黃。震、天地之雜物。故爲元黃。

爲專。

陽在初隱靜。未出觸坤。故專則乾靜也。專、延、叔堅說以專爲專大布。非也。此上虞義也。

爲大塗。

崔憬曰。萬物所出在震。故爲大塗。取其通生作也。

爲長子。

虞翻曰。乾一索。故爲長子。

爲決躁。

崔憬曰。取其剛在下動。故爲決躁也。

爲蒼筤竹。

九家易曰。蒼筤、青也。震陽在下。根長堅剛。陰爻在中。使外蒼筤也。

爲萑葦。

九家易曰。萑葦、惡草也。根莖荒生。葉衍相連。有似震行也。

其於馬也。其善鳴。

虞翻曰。震雷。故善鳴也。

爲馵足。爲作足。

馬白後左足爲馵。震爲左、爲足、爲作。初陽白。故爲作足。

爲的顙。

的、白。顙、額也。震體西。在日上白。故的顙。詩云。有馬白顙。是也。此上虞義也。

其於稼也。爲反生。

宋衷曰。陽在上。陽在下。故爲反生。謂皋豆之類。戴甲而生。

其究爲健。爲蕃鮮。

虞翻曰。震兩相薄。變而至三。則下衆究。與四成乾。故其究爲健。爲蕃鮮。馬究爲躁卦。躁卦則震。震書雲風無形。故卦稱起耳。

巽爲木。

宋衷曰。陽動陰靜。二陽動於上。一陰安靜於下。有似於木也。

爲風。

陸績曰。風、土氣也。巽、坤之所生。故爲風。亦取靜於木而動於末也。

爲長女。

荀爽曰。柔在初。

爲繩直。

鄭元曰。上二陽共正一陰。使不得邪行。如繩之直。○孔穎達曰。取其號令齊物。如繩直也。

爲工。

荀爽曰、以稈木、故爲工。○虞翻曰、爲近利市三倍、故爲工。子夏曰、工居肆。

爲白。

虞翻曰、乾陽在上、故白。○孔穎達曰、取其風吹去塵、故絜白也。

爲長。

沛愷曰、取風行之遠、故爲長。

爲高。

虞翻曰、乾陽在上、長、故高。○孔穎達曰、取木生而高上。

爲進退。

虞翻曰、陽初退、故進退。○荀爽曰、風行无常、故進退。

爲不果。

荀爽曰、風行或東或西、故不果。

爲臭。

虞翻曰、臭、氣也、風至知氣、巽二入二、故爲臭。聲、其臭如蘭。

其於人也、爲宣髮。

虞翻曰、爲白、故宣髮、馬君以宣爲白、非也。

爲廣顙。

變至三、坤爲廣、四動成乾、爲顙、在頭口上、故爲廣顙、與震的顙同義、震一陽、故的顙、巽變乾二陽、故廣顙。

爲多白眼。

爲白、離目上向、則白眼見、故多白眼。

爲近利市三倍。

變至三、成坤、坤爲近、四動、乾、乾爲利、至五、成噬嗑、故稱市、乾三爻、爲三倍、故爲近利市三倍、動上成震故其究爲躁卦、八卦諸爻、唯震巽變耳、

其究爲躁卦。

變至五、成噬嗑、爲市、動上成震、故其究爲躁卦、明震內體爲車、外體爲躁、此上虞義。

坎爲水。

宋衷曰、坎陽在中、內光明、有似於水。

爲溝瀆。

虞翻曰、以陽闢坤、水性流通、故爲溝瀆也。

爲隱伏。

虞翻曰、陽藏坤中、故爲隱伏也。

爲矯輮。

宋衷曰、曲者更直爲矯、直者更曲爲輮、水流有曲直、故爲矯輮。

爲弓輪。

虞翻曰、可矯輮、故爲弓輪、坎爲月、月在於厄、爲弓、在車、象輪、故弓輪也。

其於人也爲加憂。

兩陰失心爲乏、故加憂。

爲心病。

憂勞而加憂、故心病、亦以坎爲心、坎二折坤爲心病、此上虞義也。

爲耳痛。

孔穎達曰、坎、勞卦也、又主聰、聰勞則耳痛。

爲血卦、爲赤。

孔穎達曰、人之有血、猶地之有水、赤、血色也。　案、十一月一陽爻生在坎、陽氣初生於黃泉、其色赤也。

其於馬也、爲美脊。

宋衷曰、陽在中央、馬脊之象也。

爲亟心。

崔憬曰、取其內陽剛動、故爲亟心也。

爲下首。

荀爽曰、水之流、首卑下也。

爲薄蹄。

九家易曰、薄蹄者在下、水又趨下、趨下則流散、流散則薄、故爲薄蹄也。

爲曳。

宋衷曰、水曳地而行、故曳。

其於輿也、爲多眚。

虞翻曰、眚、敗也、坤爲大車、坎折坤體、故爲車多眚也。

爲通。

水流瀆、故通也。

爲月。

坤爲夜、以坎陽光坤、故爲月也。

爲盜。

水行潛竊。故爲盜也。

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陽剛在中。故堅多心。棘、棗屬也。此上虞義也。○孔穎達曰。乾震坎皆以馬喻。乾至健。震至動。坎至行。故皆可以馬爲喻。坤則順。艮則止。巽亦順。離文明而柔順。兌柔說。皆无健。故不以馬爲喻也。雁、坤卦利牝馬。取其行不取其健。故曰牝也。坎亦取其行不取其健。皆外柔。故爲下首、薄蹄、曳也。

離爲火。

翟煥曰。取卦陽在外。象火之外照也。

爲日。

荀爽曰。陽外光也。

爲電。

鄭元曰。取火明也。久明似日。暫明似電也。

爲中女。

荀爽曰。柔在中也。

爲甲胄。

虞翻曰。外剛。故爲甲。乾爲首。巽繩貫甲。而在首上。故爲胄。胄、兜鍪也。

爲戈兵。

乾爲金。離火斷乾。燥而鍊之。故爲戈兵也。

其於人也爲大腹。

象日常滿。如妊身婦。故爲大腹。乾爲大也。

爲乾卦。

火日燥物。故爲乾卦也。

爲龜。爲蟹。爲蠃。爲蚌。爲龜。

此五者皆取外剛內柔也。

其於木也爲折上槁。（今本爲科。）

巽木在離中。體大過死。巽蟲食心。則折也。蠹蟲食口木。故上槁。以離火燒巽。故折上槁。此上虞義。○宋衷曰。陰在內。則空中。木中空。則上科槁也。

艮爲山。

宋衷曰。二陰在下。一陽在上。陰爲土。陽爲木。土積於下。木生其上。山之象也。

爲徑路。

虞翻曰。艮爲山中徑路。震陽在初。則爲大塗。艮陽小。故爲徑路也。

爲小石。

陸績曰。艮、剛卦之小。故爲小石者也。

爲門闕。

虞翻曰。乾爲門。艮陽在門外。故爲門闕。兩小山。闕之象也。

爲果蓏。

宋衷曰。木實謂之果。草實謂之蓏。桃李瓜瓞之屬。皆出山谷也。

爲閽寺。

宋衷曰。閽人主門。寺人主巷。艮爲主此職。皆掌禁止者也。

爲指。

虞翻曰。艮手多節。故爲指。

爲拘。

虞翻曰。指屈伸制物。故爲拘。拘、舊作狗。上已爲狗字之誤。

爲鼠。

虞翻曰。似狗而小。在坎穴中。故爲鼠。晉九四是也。

爲黔喙之屬。

馬融曰。黔喙、肉食之獸。謂豺狼之屬。黔、黑也。陽元在前也。

其於木也爲多節。（今本爲堅多節。）

虞翻曰。陽剛在外。故多節。松柏之屬。

兌爲澤。

虞翻曰。坎水半見。故爲澤。○宋衷曰。陰在上。令下溫。故爲澤也。

爲少女。

虞翻曰。坤三索。位在末。故少也。

爲巫。

乾爲神。兌爲通。與神通氣女。故爲巫。

爲口舌。

兌爲震聲。故爲口舌。

爲毀折。

二折震足。故爲毀折。

爲附決。

乾體末閡。故附決也。

其於地也爲剛鹵。

乾二陽在下故剛。澤水潤下故鹵。此上虞義。○朱仰之曰。取金之剛不生也。剛鹵之地不生物故爲剛鹵者也。

爲妾。

虞翻曰。三少女位賤故爲妾。

爲羊。

羊、女使、皆取位賤。故爲羊。仍讀以震騮爲龍。艮拘爲狗。兌羊爲羊。皆已見上。此爲再出。非孔子意也。震巳爲長男。又言長子。謂以當繼世守宗廟主祭祀。故詳舉之。三女皆言長中少。明女子各當外成。故別見之。此其大例者也。此上虞義。

周易序卦。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干寶曰。物有先天地而生者矣。今正取始於天地。天地之先。聖人弗之論也。故其所法象。必自天地而還。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上繫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春秋穀梁傳曰。不求知所不可知者。智也。而今後世浮華之學。强支離道義之門。求人蘊奧之域。以傷政害民。豈非聖說殄行。大舜之所疾者乎。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

荀爽曰。謂陽動在下。造生萬物於冥昧之中也。

屯者。萬物之始生也。

韓康伯曰。屯、剛柔始交。故爲萬物之始生也。○崔憬曰。此仲尼序文王次卦之意。不序乾坤之次者。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天地次第可知。而萬物之先後宜序也。萬物之始生者。言剛柔始交。故萬物資始於乾。而資生於坤也。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物之穉也。

一崔憬曰。萬物始生之後。漸以長穉。故言物生必蒙。○鄭元曰。蒙、幼小之貌。齊人謂萌爲蒙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荀爽曰。坎在乾上。中有離象。水火交和。故爲飲食之道。○鄭元曰。言物穉不養則不長也。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韓康伯曰。夫有生則有資。有資則爭興也。○鄭元曰。訟、猶爭也。言飲食之會恒多爭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九家易曰。坤爲衆物。坎爲衆水。上下皆衆。故曰師也。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有將。皆命卿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也。○崔憬曰。因爭必起相攻。故受之以師也。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韓康伯曰。衆起而不比。則爭无息。必相親比。而後得寧也。

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韓康伯曰。比非大通之道。則各有所畜。以相濟也。由比而畜。故曰小畜。而不能大也。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者。禮也。四字作社。

韓康伯曰。履禮也。禮所以適時用也。故既畜則須用。有用須禮也。

履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今本作履。

荀爽曰。謂乾來下降。以陽通陰也。○姚信曰。安上治民。莫過於禮。有禮然後泰。泰然後安也。

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崔憬曰。物極則反。故不終泰通而否矣。所謂城復於隍。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韓康伯曰。否則思通。人人同志。故可出門同人。不黨而今。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崔憬曰。以欲從人。人必歸己。所以成大有。

有大有。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今本有大者。

崔憬曰。富貴而自遺其咎。故有大者不可盈。當須謙退。天之道也。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鄭元曰。言國既大而有謙德。則於政事悅豫。需出地奮豫。豫行出而喜樂之意。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韓康伯曰。順以動者。衆之所隨也。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九家易曰。子行父事。備物致用。而天下治也。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於聖人。子脩聖道。行父之事。以臨天下。無爲而治。

有事然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荀爽曰。陽稱大。謂二陽動升。故曰大也。○宋衷曰。事立功成。可推而大也。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虞翻曰。臨反成觀。二陽在上。故可觀也。○崔憬曰。言德業大者可以觀政於人也。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虞翻曰。頤中有物食。故曰合也。○韓康伯曰。可觀。則異方合會也。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虞翻曰。分剛上文柔。故飾。○韓康伯曰。物相合。則須飾以悟外也。致飾而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今本。而作然。）

荀爽曰。極飾反素。文章敗。故爲剝也。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

虞翻曰。陽四月窮上。消姤至坤者也。

故受之以復。

崔憬曰。夫易窮則有變。物極則反於初。故剝之爲道。不可終盡。而使之於復也。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崔憬曰。物復其本。則爲誠實。故言復則无妄矣。

有无妄物。然後可畜。故受之大畜。（今本。有无妄下脫物字。）

荀爽曰。物不妄者。畜之大也。畜積不敗。故大畜也。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虞翻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崔憬曰。大畜剛健。煇光日新。則可觀其所養。故言物畜然後可養也。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虞翻曰。人頤不動則死。故受之以大過。大過否卦。棟之象也。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韓康伯曰。過而不已。則陷沒也。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韓康伯曰。物極則變。極陷則反所麗。

有天地。

虞翻曰。謂天地否也。

然後有萬物。

謂否反成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故有萬物也。

有萬物然後有男女。

謂泰已有否。否三之上。反正成咸。艮爲男。兌爲女。故有男女。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咸反成恒。震爲夫。巽爲婦。故有夫婦也。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謂咸上復乾成遯。乾爲父。艮爲子。故有父子。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謂遯三復坤成否。乾爲君。坤爲臣。故有君臣也。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

否乾君位上。坤臣卑下。天尊地卑。故有上下也。

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錯。置也。謂天、君、父、夫、象竹。錯上。地、婦、臣、子、禮卑。錯下。坤地道。妻道。臣道。故禮義有所錯者也。此上展義。○干寶曰。錯。施也。此詳言人道三綱六紀有自來也。人有男女陰陽之性。則自然有夫婦配合之道。有夫婦配合之道。則自然有剛柔竹卑之義。陰陽化生。血體相傳。則自然有父子之親。以父立君。以子貴臣。則必有君臣之位。有君臣之位。故有上下之序。有上下之序。則必禮以定其體。義以制其宜。明先王制作。蓋取之於情者也。上經始於乾坤。有生之本也。下經始於咸恒。人道之首也。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有妃己之禍。當周之盛德。有三母之功。以言天不地不生。夫不婦不成。相須之至。王教之端。故詩以關雎爲國風之始。而易於咸恒備論禮義所由生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鄭元曰。言夫婦當有終身之義。夫婦之道。謂咸恒也。

物不可以終久於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今本。久居其所。）

韓康伯曰。夫婦之道。以恒爲貴。而物之所居。不可以不恒。宜與時升降。有時而遯者也。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韓康伯曰。遯。君子以遠小人。遯而後通。何可終邪。陽盛陰消。君子道勝也。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崔憬曰。不可以終壯於陽盛。自取觸藩。宜柔進而上行。受茲錫馬。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

九家易曰。日在坤下。其明傷也。言晉極當降復入于地。故曰明夷也。

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

虞翻曰。晉時在外。家人在內。故反家人。○韓康伯曰。傷於外者。必反諸內矣。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韓康伯曰。室家至親。過在失節。故家人之義。唯嚴與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家人尚嚴。其弊必乖者也。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崔憬曰。二女同居。其志乖而難生。故曰乖必有難也。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

崔憬曰、蹇終則來碩吉、利見大人、故言不可終難、故受之以解者也。

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崔憬曰、宥罪緩死、失之則德倖、有損於政刑、故言緩必有所失、受之以損。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崔憬曰、損終則弗損益之、故言損而不已必益。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韓康伯曰、益而不已則益、故必決也。

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韓康伯曰、以正決邪、必有喜遇。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崔憬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故言物相遇而後聚也。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崔憬曰、用大牲而致孝享、故順天命而升爲王矣、故言聚而上者謂之升。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崔憬曰、冥升在上、以消不富、則窮、故言升而不已必困也。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崔憬曰、困及于艱險、則反下以求安、故言困乎上必反下。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韓康伯曰、井久則濁穢、宜革易其故。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韓康伯曰、革去故、鼎取新、既以去故、則宜制器立法以治新也、鼎、所以和齊生物成新之器也、故取象焉。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

崔憬曰、鼎所烹任、享於上帝、主此器者、莫若家嫡、以爲其祭主也、故言主器者莫若長子。

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崔憬曰、震極則征凶、婚媾有言、當須止之、故言物不可以終動、故止之也。

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虞翻曰、否三進之四、巽爲進也。

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虞翻曰、震嫁兌、兌爲妹、嫁、歸也。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

崔憬曰、歸妹者、姪、娣、媵、凡三人、九女爲大極、故言得其所歸者必大也。

窮太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崔憬曰、雜云、作者不居、況窮大甚、而能處乎、故必獲罪去邦、羈旅於外也。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韓康伯曰、旅而无所容、以巽則得所入也。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虞翻曰、兌爲講習、故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

虞翻曰、風以散物、故離也。

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韓康伯曰、夫事有其節、則物之所同守、而不散越也。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韓康伯曰、孚、信也　已有節、宜信以守之矣。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韓康伯曰、守其信者、則失貞而不諒之道、而以信爲過也、故曰小過。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韓康伯曰、行過乎恭、禮過乎儉、可以矯世勵俗、有所濟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韓康伯曰、有爲而能濟者、以已窮物、物窮則乖、功極則亂、其可濟乎、故受之以未濟。

周易雜卦

韓康伯曰、雜卦者、雜糅衆卦、錯綜一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矣。

乾、剛、坤、柔。

虞翻曰、乾剛健堅、故剛、坤陰和順、故柔也。

比、樂、師、憂。

虞翻曰、比五得位、建萬國、故樂、師三失位、輿尸、故憂。

臨、觀之意、或與或求。

荀爽曰、臨者、教思无窮、故爲與、觀者、觀民設教、故爲求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虞翻曰、陰出初震、故見、盤桓利居貞、故不失其居、蒙二陽在陰位、故雜、初雜爲交、故著。

震、起也。艮、止也。

震陽動行。故起。艮陽終止。故止。

損、益、衰盛之始也。

損泰初益上。衰之始。益否上益初。盛之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大畜五之復二成臨。時舍坤二。故時也。无妄上之遯初。子弒父。故災者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

坤衆在內。故聚。升五不來之二。故不來之內曰來也。

謙、輕而豫、怡也。

謙位三賤。故輕。豫薦樂祖考。故怡。怡、或言怠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頤中有物。故食。賁離日在下。五動巽白。故无色也。

兌、見而巽伏也。

兌陽息二。故見。則見龍在田。巽乾初入陰。故伏也。

隨、无故也。蠱、則飾也。

否上之初。君子弗用。故无故也。蠱泰初上飾坤。故則飾也。

剝、爛也。復、反也。

剝生於姤。陽得陰熟。故爛。復剛反初。

晉、晝也。明夷、誅也。

誅、傷也。離日在上。故晝也。明入地中。故誅也。此上並虞義。○干寶曰。日上中。君道明也。明君在上。罪惡必刑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虞翻曰。泰初之五爲井。故通也。困三遇四。故相遇也。

咸、速也。恒、久也。

相感者不行而至。故速也。日月久照。四時久成。故久也。

渙、離也。節、止也。

渙散。故離。節制度數。故止。

解、緩也。蹇、難也。

雷動出物。故緩。蹇險在前。故難。

睽、外也。家人、內也。

離女在上。故外也。家人女正位乎內。故內者也。

否、泰、反其類也。

否反成泰。泰反成否。故反其類。終日乾乾。反復之道。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壯止陽。陽故止。遯陰消陽。陽故退。巽爲退者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五陽並應。故衆也。夫婦同心。故親也。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革更。故去。鼎亨飪。故取新也。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五以陰過陽。故過。信及魚豚。故信也。

豐、多故。親寡、旅也。

豐大。故多。旅无容。故親寡。六十四卦。皆先言卦及注。至旅體離四。焚棄之行。又在旅家。故獨先言親寡。而後言旅。此上虞義。

離、上而坎、下也。

韓康伯曰。火炎上。水潤下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虞翻曰。乾四之坤初。成震。一陽在下。故寡也。乾三之坤上。成剝。剝窮上失位。故不處。

噬、不進也。謙、不親也。

險在前也。故不進。天水違行。故不親也。

大過、顛也。

顛、殞也。而載澤中。故顛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

坤遇乾也。

漸、女歸待男行也。

兌爲女。艮爲男。反成歸妹。巽成兌。故女歸待。艮成震。乃行。故待男行也。

困、養正也。

謂養三五。五之正爲功。三出坎爲聖。故曰困養正。與蒙以養正聖功同義也。

既濟、定也。

濟成六爻。得位定也。

歸妹、女之終也。

歸妹，人之終始，女終於嫁，從一而終，故女之終也。

未濟、男之窮也。

否、艮爲男位，否五之二，六爻失正，而來下陰，未濟主月晦，乾道消滅，故男之窮也。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今本「消」作「盡」。

以乾決坤，故剛決柔也，乾爲君子，坤爲小人，憂患，故君子道長，坤體亡滅，故小人道憂，論武王伐紂，曰大過至此八卦，不復兩卦對說，大過死象，兩體姤決，故次以姤而終於夬，言君子之決小人，故君子道長，小人道憂，此上虞義。○干寶曰，凡易既分爲六十四卦，以爲上下經，天人之事，各有始終，夫子又爲序卦，以明其相承受之義，然周文王周公所遭遇之運，武王成王所先後之政，各精受命短長之期，備於此矣，而夫子又重爲雜卦，以易其次第，雜卦之末，又改其例，不以兩卦反覆相酬者，以示來聚後王，明道非常道，事非常事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是以終之以決，言能決斷其中，唯陽德之主也，故曰易窮則變，通則久，總而觀之，伏羲黃帝，皆繫世象賢，欲使天下世有常君也，而堯舜禪代，非黃農之化，朱均頑也，湯武逆取，非唐虞之迹，桀紂之不君也，伊尹廢立，非從順之節，使太甲思愆也，周公攝政，非湯武之典，成王幼年也，凡此皆聖賢所遭遇異時者也，以政尚忠，忠之弊野，故殷自野以救敬，敬之弊鬼，故周自鬼以救文，文弊薄，故春秋閱諸三代，而損益之，顏回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弟子問政者數矣，而夫子不與言三代損益，以非其任也，回則備言王者之佐，伊尹之人也，故夫子及之焉，是以聖人之於天下也，罔不是，異不非，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一以貫之矣。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十七卷，見唐書藝文志，漢之說易者，惟費長房以象象繫辭文言十篇解說上下經，故解經獨正，其後馬鄭荀虞諸人宗其說而爲傳注，費學始顯，唐孔穎達爲正義，專用王氏說，而各家古注遂散佚，蜀州李氏以王鄭相沿，鄭多參天象，王專釋人事，二家之說皆偏滯，於是集子夏以來，說易者三十餘家，而采虞仲翔、荀慈明之說爲多，名爲集解，其解卦異者，家世變正，時來旁通，無義不備，漢人解費卦之宗旨，賴以猶存，誠可寶也，余初就汲古本校梓，繼得閬陵孫觀察本，又心奠吳君處假雅雨堂盧氏本，互爲參訂，盧得宋慶歷間平陽氏刻本，校正極爲精審，凡毛本訛舛脫佚，悉從盧本改正，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與十五卷顏氏之子爲一節，毛本誤分到十六卷之首，今從盧本，仍刻入十五卷，又漢藝文志，惟費氏易與古文同，是編本費氏古文易，故經文字有與今本不同者，亦從盧本校正，而以今文附注云，乙丑夏六月，張海鵬識。

周易集解後序

易之爲書，無所不通，大焉天地之變，細之鱗介之動，數究象索，惟神之測，聖師殁，七十弟子喪，後出之師，各專其習，故異同滋焉，暨漢之際，傳者尤衆，獨王氏爲異，摘去拘滯，時論人事，蓋得聖人所以爲易之意，人間鮮有傳者，慶歷壬午，相府策賢良，六題一出此書，素未嘗見，賢良多下者，是冬，予放謫北歸，復宮漢東，至淮安，太守平陽公館焉，公先德學士，弱之儒宗，名爲博古，因問以請，遂出先學士所藏李氏易本，俾予與其子彥孚習焉，其書會數十章句，取其合者著之，其解卦異者，家世變正時來，旁通互采，顏爲如悉，若何范之爲春秋者，其所取，荀慈明、虞仲翔爲多，而序王氏、李氏之志也，彥孚既授卒業，且欲中都官文與先學士之意，因輯別本，屬所親眉陽孫景初，葉工刊刻，以廣傳布，噫，此神意例雖異，其精者，連環錯綜，有理證，假非一人之學所能舉，意仲尼之後，師師相承，以及翻爽，豈易之道，天地人鬼神，萬化巨細無不貫，後之學者，不能兼明，在順所聞言之邪，古之能事，亡佚者多矣，後或有惜之者，況此神聖賢之遺旨，所存乎，他日有洗深志者，得之恰然以自廣，斯亦平陽氏之世德也，慶歷甲申七月，計用章撰。

李氏易傳序

兩漢傳易者數十家。唯費氏爲古文易。今所傳之易。乃費易也。費長翁以象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頗得聖人遺意。庶有補句四卷。惜已亡佚。其後荀慈明祖述費學。亦以十篇之義詮釋經文。故當時竟豫言易者。皆傳荀氏學。九家亦以荀爲主。虞仲翔注易。其說六爻升降之義。皆荀法也。二家之業。爲兩漢最。故唐資州李氏撰易傳集解。共三十餘家。荀虞獨多。先是王輔嗣易專尚黃老。謂卦中所取之象。皆假象也。韓康伯因之。易之大義始乖。六朝王氏之易。與鄭氏並行。自孔穎達寫韶爲五經正義。易用王氏。而兩漢之學亡矣。今幸李氏易傳尚存。前明朱氏胡氏毛氏刊本流傳。然板皆迷失。又多訛字。余學易數十年。於唐宋元明四代之易。無不博綜元覽。而求其得聖人之遺意者。推漢學爲長。以其去古未遠。家法猶存故也。爲校正譌誤。刊以行世。并附宋王伯厚所采鄭氏易於後。以存古義。荀虞逸象最多。故李氏序云。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晁公武謂李氏刊王存鄭。此誤解序義也。爲辨而正之。

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序

周易口訣義

史徵撰

周易口訣義序

唐人易義存于今者、孔氏正義、李氏集解之外、惟史徵周易口訣義及郭京周易舉正二書、後人因周易舉正不見于新唐書藝文志、疑其僞託、然猶有剏本在津逮秘書中、周易口訣義世無傳者、通志堂經解搜集唐宋人經學書至廣、亦未及刊、予以乾隆丁未年入詞館、預校文淵閣秘書、始得永樂大典中存本、闕十二年、官于東魯、乃刊行之、其書缺豫、隨无妄、大壯、晉、睽、蹇、中孚、八卦、前有史徵序、猶未散失、原書體例、亦可覩也、夫漢魏人學易、確有師說、自爻等互體以及消息貞悔、飛伏升降之義、無不闡發無遺、唐時更晉代板蕩、既無師傳、諸儒墨守古義、或輯其遺文、或衍爲口訣、終不參以臆說、而經學益明、此其所以長也、王注空疏、雖無精解、徵之口訣、止取便于循誦、然古書更宋南遷、十皆淪喪、徵時猶得見之、能引漢魏諸家之義、徵言賴以不絕、又其所以不可廢也、書目家載史徵姓名殊異、或作史證、或云魏鄭公撰、鄭都書目引田氏、或云史之徵、直齋書錄解題、或云史文徵、宋藝文志、或云不知何代人、或云非唐卽五代人、其徵證之異、宋避諱字、徵或徵之譌、當以徵爲是、其卷數不同、據序云六卷、譌爲七卷者、蓋因王弼注本上下經及略例七卷、疑徵既闡王書、亦同爲七卷、實則此書止推弼經義、不及略例、當以序言爲是也、東海舉孝廉以田、瑕邱牛徵君約、皆好學之士、助予校勘、遂以成書、時嘉慶二年二月陽湖孫星衍撰于兗州觀察使署

乾象既分、蒼牙應運、三才闡位、八卦昭彰、故能道濟不通、人用無極、自茲已降、視遞多家、京房得之樵貢、遂使異聞競起、踳駁紛多、深乖述作之由、全諛聖人之見、若使廣求文句、博引證驗、浮譏日與華僞、滋蔓誠謂周氣、終虧于鄭璞、魚目以混于隨珠、今則但舉宏機、纂其樞要、先以王注爲宗、後約孔疏爲理、至于卦繇六位、並備而釋之、象以詳略、闕而不敘、大抵舉其六名、分爲上下兩經、直以口訣爲義、決疑祛理悟、攄希述作之功、學寡難周、恥膠波于翰海云爾、

周易口訣義卷一

唐 賜進士及第署山東提刑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黃河兵備道孫星衍撰
校

上經一 乾坤小畜

周易傳爲上經第一者。先儒云。易有三名。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康成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歸藏者、莫不歸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竊謂易者、是文王所演。因代爲名。故稱周也。易取變通爲義。上經者、三十卦。象陽。取其三之奇數也。經、猶徑也。謂聖人亦以易道教人。可以踐履。濟涉徑路。無所不通也。卦者、挂也。謂懸挂物象。吉凶之理顯焉。傳者、傳也。如孔氏傳之類也。

乾卦

乾元亨利貞者。乾、天也。天是情名。乾是用名。謂天體蕭寂。非人所法。故聖人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故名之曰乾。而不名之爲天也。若元、亨、利、貞、此四者。亦是天之四德也。天以四時之氣。春生、秋殺、冬藏、夏暑。有此四時之義。故名爲天也。周氏云。元、始也。於時配春。言萬物始生。得其元始之序。發育長養。亨、通也。於時配夏。夏以通暢。合其嘉美之道。利者、義也。於時配秋。秋以成實。得其利物之宜。貞者、正也。於時配冬。冬以物之終。納幹正之道。若以五行言之。元、木也。亨、火也。利、金也。貞、水也。土則資運四事。故不言之。若以人事。則元爲仁。亨爲禮。利爲義。貞爲信。不言智者、謂此四事因智而用。故乾鑿度云。水土二行。象智象

信是也。初九。潛龍勿用者。潛、隱也。龍者、變化之物。喻天之陽氣。初九、建子之月。陽氣始動於地中。既未萌芽。猶是潛伏。比聖人有龍德。時未可行。惟宜潛藏。韜光遁世。故言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此當建丑之月。陽氣發見。文明顯著。故言在田也。利見大人者。此以人事明之。猶似聖人道德漸顯。爲天下衆庶之所利見。若夫子教于洙泗。人虛往實歸。見者皆利。故稱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者。若、如也。厲、危也。既居下卦之上。不可驕盈。入上卦之下。心懷猶豫。故曰。終日乾乾。從晝至夕。常懷憂惕。若有危厲。如此戒懼。乃得无咎。先儒云。若文王反國大蒐政之日。九四。或躍在淵。无咎。或、疑辭。躍、跳也。陽氣漸盛。猶龍飛躍在乎淵。如聖人位漸尊高。欲進王位。心懷疑慮。未敢果決。相時而動。故得无咎。若武王觀兵孟津。候時而進。合經常道。故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如聖人有聖德而登盛位。爲天下衆庶利見。故云利見大人。夫龍之爲物。在地則行。在淵則躍。在天則飛。上九。亢龍有悔。亢、極也。驕也。以陽氣盛極喻之。聖人久處君位。不能謙和自守。而爲驕亢。故致悔恨。先儒云。但九五之位。亦有大聖而居者。亦有非大聖而居者。非大聖而居者。不能免其憂悔。猶如堯之末年。四凶在朝。是以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者。用、總也。此九陽之德也。謂聖人用此九陽之德。不可驕盈。爲物頭首。更在謙柔卑退。降情接下。如此乃吉。故曰。无首吉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行者、運動之稱。健者、強壯之名。所以乾稱健者、以其運行不息。无時虧退。故宋衷云。晝夜不懈。以健詳其名。餘卦當名。不假于詳也。君子以自強不息者、凡言君子。聖賢之通呼。故堯舜一日萬幾。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終夜不寢。顏子欲罷不能自已。蓋是修德乾乾。无時休息也。

坤卦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坤、地也。順也。地之爲體。能始生萬物。各得亨通。故云元亨也。利牝馬之貞者。地體必以柔順而爲其正。故借牝馬而爲其貞。牝馬是柔順之物。所以將馬爲喻。馬行地。能窮其邊疆。是明地有廣之德。故先儒云。在天爲龍。在地爲馬。君子有攸往者。明君子但以柔順爲德。又復行其貞正。故利有所往也。先迷後得主利者。夫陰之爲道。不可首倡居先。若在陽氣之先。則不能發生滋育。必待陽而爲首。所以後得主利也。猶如臣子處君之朝。順事主終。在家爲迷。得主爲利也。西南得朋者。西南、坤位。是陰也。今以陰就陰。是得朋也。東北喪朋安貞吉者。東北、艮位。爲陽也。西南陰類。往雖得朋。必无所利。若能喪失朋而就陽。則獲安靜貞正之吉。以人事明之。猶人臣離其黨。入君之朝。女子舍其家。入夫之室是也。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者。天圓地方。是形不順也。其勢承順。天道之常。故曰。地勢坤也。君子當須以容厚爲德。包載萬物。象地之道廣育也。初六。履霜堅冰至者。初六陰氣之微。要假積漸以成其功。故引履霜以爲其喻。且五月一陰爻始生。九月五陰。始爲霜降。至于十一月。乃至堅冰。此明禍福之由。積久乃顯。所以防萌杜漸。慎終于始。故文言云。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猶辨之不早辨也。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二、居中得位。盡地之美。故有三德。直方大。生物不邪。直也。地體安厚。方也。无所不載。大也。既有斯德。盡地之善。故不假積習。而无不利。施之于人。爲臣忠。爲子孝。與朋友信。故也。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者。

六三既居上位，有造爲陽之事者，含章美之德，待時而發，可以得貞之吉。既居臣體，不可先倡，或從王事者，言其不敢自專也。无成有終者，不敢居事之先，主成于物，惟順君命，而成其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者，括、結也，囊所以盛物，喻人心藏智也。既是陰位，不可顯發，亦猶不遇其時，閉而不用也。故曰括囊也，戒慎自守，不與物忤。故曰无咎也。德既不施，无聲譽之美，故曰无譽也。六五黃裳元吉者，六五是貴位，以陰居之，是臣道極貴者也。黃是中之色也，裳是下之飾也。上衣比君，下裳法臣。六五既是臣體，不可比衣，故云黃裳，以喻臣道。黃中之美也，以文德居中，盡臣之善，故獲大吉也。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者，上六陰極似陽，故稱龍也。陰既強盛，則侵于陽，故與陽氣之龍交戰也。戰于卦外，故曰野也。陰陽俱傷，故有玄黃之色也。陽色玄，陰色黃也。用六利永貞者，用總此六爻之義也。坤體柔順，不可用之剛暴，故須永長貞正，則能廣大而終也。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

屯卦

屯元亨利貞者，屯、難也，盈也。天地造始，剛柔始交，動則難生，故曰難也。元、大也，以天地始交爲難，由難始大通也，故曰元亨。因此大通，而乃以行貞正，故曰利貞也。勿用有攸往者，攸、所也。當屯難之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若有所往，即爲小人侵害，故勿用有所往也。利建侯者，處屯難之時，弱求于強，民思其主之時，故利建君侯，以爲民主也。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者，邅、回也，字、愛也。處屯難之時，強者陵弱，六二是九五之匹，時遭險難，與初相近，情不相得，被初爲難，不獲前進，故邅回也。乘馬班如者，班、旋，不進貌也。二既去五將遠，但乘馬班旋，而不敢前進。女子貞不字者，二是五之匹，故執貞奉五，而不受初之字愛也。十年反常，難道乃通，故受五之所愛矣。易之爲書，曲暢義理，發明人事，所言女子不字，亦猶忠臣遇難，上下睽違，守節不違，其如蘇武困于單于，後乃歸漢也。六三即鹿无虞，惟人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各者，即祈也。虞、是掌山澤之官也。六三處屯難之時，陰者求陽，弱者求強，而六三既无正應，往依于五，五又有應在二，而六三若往就五，五所不納，猶如獵鹿，要假虞官，揆度山川，知鹿所在，既无虞人，徒入于林，終不獲鹿，故君子見此，不如棄舍，若強就之，徒勞而已，終至悔吝，故略例云，見幾者獲，直往即違是也。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者，六四意就初九，見二與初相近，疑二與初相合，心懷嫌疑，故乘馬班旋而不敢進。今六二不從於初，而六四見其情狀，可以就往初九，必獲媾合，是以往獲吉而无不利。言兩情相得也。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者，九五既處尊位，當屯難之時，固宜拯弱救衰，濟民危難，而乃獨應于二，即是用心褊狹，所濟不廣，處難以斯，乃非大人宏博之道，即是小貞吉，大貞凶也。膏、喻恩澤施惠之義。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者，居陰柔之質，而无應援，處難之時，不能自濟，雖復乘馬之班旋，而无所適，故泣血沱嗟，滅亡在近。說文云，漣如、泣垂下之貌也。

蒙卦

蒙亨者，蒙者，童稚之名，暗昧之義，處童蒙之時，所願獲通，故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匪、非也，童蒙、謂五也。我、謂二也。五處童蒙之時，當求九二之明師也。再三瀆，瀆則不告者，瀆、亂也。蒙昧之人，心多疑惑，若明師與之決蒙，須一理而說，使其曉悟，若其廣說引喻，至于繁多，即蒙者瀆亂，亂即還同不告，利貞者，蒙而未曉，心須養正，乃通至聖之功也。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者，于君云，山下出泉，未知所適，蒙之象也。君子處是時，而未獲通，當須果決爲行，育養已德，德立道成，可以適蒙之險。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者，初六雖是暗昧，而與九二相近，即是親比明師，以去蒙暗，蒙既已發，即心无凝滯，乃能利用刑罰罪人，又能脫去罪人桎梏之象。言其明于法律，舉事合宜，凡刑罰之道，不可常行，輾扑不可弛之家，刑罰不可弛之國，若用刑不已，民所不堪，即有悔吝之道，故曰以往吝。爾雅云，枷、謂之桎、謂之梏也。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者，凡言婦者，配已成德，九二剛陽之德，而居中，羣陰悉來，物來歸已，而能納之，故曰包蒙吉也。心既宏通，不拒于物，即配德者歸焉，故曰納婦吉也。剛而處中，納此匹配，是能幹濟家事，施之子孫，而能克荷家事，故曰子克家也。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者，蒙之爲體，陰先求陽，弱先求強，六三是陰柔，即是先求，上九者也。喻之人事，是女先求于男也。女以婉順爲德，待禮而行，今既先求于男，故不可取也。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者，金、剛也。上九剛夫，而乃往就之，是无閑之德，故不可取之，而无所利也。六四困蒙，吝者，既不近明師，无人顯發，其暗深可鄙也。六五童蒙，吉者，柔而處尊，不自任察，但委付于二，不勞已之聰明，猶如童稚之人，自可獲吉，如成王委用周公之義。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者，上九陽明之德，處衆陰之上，能于衆陰擊去蒙暗，故曰擊蒙也。衆陰親託，皆願求安，能爲羣陰去除寇難，則荷戴彌深，若因人之隨便生苟且，而以取之，則衆陰叛矣，故云不利爲寇，而利用禦寇也。

需卦

需有孚光亨貞吉者，需、待也。乾健獲進，坎險在前，畏而不進，故稱待也。凡人待物，必須有信，信既立矣，則道德亨通，于正獲吉，故曰光亨貞吉也。利涉大川者，以信待物，又以乾之剛健，不患于險，故可濟涉大川，不憂沉溺也。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者，坎爲雲也，乾、天也，雲上于天，待時降雨，是需待之象也。君子當其時，待養而成，故王氏云，童蒙已發，盛德光亨，飲食宴樂，其在茲乎。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者，爾雅云，邑外謂之郊也。初九去難既遠，雖不能應變速進，但可處于郊境之外，待時而已也。利用恆无咎者，既不逼于險難，其所營爲，不失恆道，故不陷于咎也。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者，沙、謂水之旁，去難漸近，既近于難，不能不有責讓之言，以其剛健寬而處中，待時而進，雖有責讓之言，終保吉矣，故曰小有言，終吉也。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者，九三已逼于難，故稱泥，泥、謂險難也。致寇至者，招也，既逼險難，即是招致寇害，以相侵敵，然而不爲遽進，猶有待焉，故不爲困憊。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者，血是陰陽相傷也。六四以

陰柔之質當剛健之路、乾剛既進、必見侵偪、故曰、需于血、陽既強壯而前進、力不能敵、故以出于穴而避之、故曰出自穴也、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者、人之所須、以求貴位、身既處于尊位、而爲天下所歸、卽何更望求焉、但施酒食、暢其中情而已、故曰需于酒食也、然至飲食過節、患所生焉、故紂作膏膏之樂、天下爲之離叛、必須飲食以宜、而不失貞正之道、可以獲吉、故曰貞吉也、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者、上六需難既終、不須出穴、安于舊位、故曰入于穴也、速、召也、三人謂乾三陽也、言難道既終、三陽務進、不待上六召喚、而自來矣、故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也、陽貴陰賤、而上六既是陰柔、又居无位之地、三陽若來、必須恭敬之、而終獲吉、故曰敬之終吉、

訟卦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者、訟者、喧競之名、乖爭之義、窒、塞也、惕、懼也、凡爲訟之體、必須信實被人止塞、若能因此而懷懼惕、于中途而止、卽獲吉也、若終竟相訟、雖暫獲勝、而終必有凶、故曰終凶也、利見大人者、大人能斷枉直、不失情理也、不利涉大川者、爭訟之時、人心乖異、涉難濟川、必見謀害、故周氏云、與相爭、必被囊謀、當見墜於深泉也、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者、天自西轉、水乃東流、二體相違、故是訟也、君子與爲、必須謀慮其始、若初始分明、不相忤犯、訟無由生也、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者、爭訟之體、剛先犯弱、初六既是陰柔、不敢先訟、九四、九四、先訟者也、往就辯答、道理分明、不被稽留、故不永所事、雖不永長爲爭訟之事也、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者、克、勝也、逋、逃也、九二體剛居陰、好爲爭訟之事、乃與九五相爭也、以下訟上、以臣訟君、勢不可敵、爭訟如何得勝、故不克訟也、然訟既不勝、禍患必至、懼罪及身、遂將逃竄、竄歸小邑、可免災也、若其邑大人強、君疑不息、必被誅罰、故曰三百戶乃无眚也、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者、六三體柔弱、順從上九、不敢有違、所有舊日之恩德而不被棄、故曰食舊德也、然處兩剛之間、情不相得、以貞自危、故曰貞厲也、體柔事上、不敢爲先、但須從上九之王事、不敢先成、故曰或從王事无成也、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者、克、勝也、卽、就也、復、反也、渝、變也、四體剛而訟初六、初對答、道理分明、四既不勝于初六、故曰不克訟也、若因此不勝、而能反就初六、悔過自新、卽獲安貞之吉、故曰安貞吉也、九五訟元吉者、餘皆不當尊位、悉是爭訟之人、九五體尊履正、卽是斷訟之主、剛卽无所滯溺、中卽心无偏曲、處位以斯、故獲大吉、故曰訟元吉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者、以剛處上、是訟而得勝、乃受鞶帶之錫、然則不義而富、于我如浮雲、以訟受榮、如何可保、故終一朝間三被褫脫、不足敬也、因訟致錫、非德而受、故不足敬也、且至食時爲朝、馬云、鞶帶、大帶之衣也、

師卦

師貞丈人吉无咎者、師者、衆也、軍旅之名、法長之義、故陸績云、師爲衆首、法長而行是也、以師爲正、故曰師貞、丈人吉无咎者、丈人、謂嚴毅德長之人、可以監臨于衆、故曰丈人也、夫興師征伐、必須有功勞、卽无咎、故曰吉无咎也、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者、繰地能包水、亦猶爲師之主容納于民也、君子爲衆之長、當含小過、不尙絕嚴、容納民人、畜聚于衆也、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者、律、法也、否、破敗也、臧、戚、皆見凶也、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者、九二以剛德處中、爲君委任、故曰在師中也、既爲君所任、任大役重、必須有功、无功卽凶、故曰吉无咎也、吉者、有功之辭也、王三錫命者、以其能招萬邦而有功、故君王三度錫賜其命、六三師或輿尸凶者、六三體質柔弱、而復乘剛、又无應援、若使之行師、必見喪敗、故曰輿尸而歸凶也、六四師左次无咎者、以陰得位、而无其應、无應卽不可征伐也、得位則可以自處也、夫爲師衆而處、必須量其便宜、取其右背山陵、前左水澤、而次止之、則无咎也、又云、左是偏將處之、右是上將、有主死之權也、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者、以柔處尊、不先威猛、只是物來先犯者也、猶如田之苗稼、爲禽所犯、故用執之言語、問其情、誅亦无咎、故云、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六五體既柔弱、不可自行攻伐、故任用長子、帥領師衆也、若任之弟子、則致輿尸之凶、故莊氏云、長子、謂九二德長于人也、弟子、謂六三德劣于物也、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者、上六處師之極、卽是有功之人、既有功勞、卽天子錫之爵命矣、若其功大、開國爲諸侯、若其功小、使之承家、爲卿大夫也、若小人有功、但錫之金帛、不可任之以位、故勿用小人、必亂邦也、大君、爲天子、亦喻大人有天命、用之開國、小人无命、止于爲榮、

比卦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者、比、是親比之義、與人親比、自然獲吉、故曰比吉也、與人親比、必須尋其根源、是問也、審其情原、方得大永貞、是貞正之人、與之親比、乃得无咎、若遇姦邪之人、則不能保其親比之道、不寧方來者、比是寧樂之時、亦猶人君有德、不寧之方、悉來歸化焉、後夫凶者、比道宜速、若處後而來、被人疎隔、所以凶也、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者、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是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者、萬方各據境地、聞王者封建有功之臣也、親諸侯、謂爵賞及親友、令助君之化也、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者、處比之初、唯須以信待物、先須以信、始得免咎、故曰有孚比之无咎、初六既无偏黨、來者皆與相親、著信立誠、登盛于質素之器、心无偏黨、應者非一、故有它人而來、終亦不相拒、故有它吉、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者、專應于五、不能更比它人、劣于初六、故得當家內正之吉也、六三比之匪人者、匪、非也、處比之時、雖近二四、情不相得、二四柔諂、非己所親、故曰匪人、謂非己親比之人也、六四外比之貞吉者、本應在初、初既遠、則親于所近、九五有德行、可以親比之、故稱貞吉也、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者、處比之時、居得尊位、固當心无偏黨、來者比親、而乃獵應于二、顯明親比之道、是用心褊拘、故曰顯比也、夫不能普及于物、而乃親于二、亦如王用三驅田獵相似、凡三驅之禮、愛來棄去、故逆來趨己者捨之、背己而走者射之、故失前禽也、然有中正之德、不妄加之征伐、所有背叛、必須攻討、以其當邑之人、不須防誡、而得吉矣、獨親邑人、心不宏通、非君上之道、可以爲君上之德、故云上使中也、上六比之无首凶者、處比之終、最在于外、衆皆先至、而相親比、己獨在後、違衆叛義、

所以凶也。若禹會諸侯于塗山。防風氏後至。禹乃戮之。此之謂也。

小畜卦

小畜亨者。畜謂止積制遏之名。乾陽上進。巽體柔順。陽氣上升。陰不能固。所畜微劣。故曰小畜。以陽氣得通。故曰亨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者。陰既微劣。不能止畜于陽。陽氣上通。雖復至盛。密雲而不能施降于雨。但止在西邑之郊而已。亦喻德薄位尊。不能廣其恩惠。所化止于一隅也。象曰。風行天上小畜者。風喻恩教之義。風既行于天上。即是教化不及于下。故云小畜象也。君子以懿文德者。懿。美也。化既不行。可以修美文德之行。待時乃施也。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者。復。反也。處畜之初。畜道未盛。往之于四。无所見闇。猶似反歸之家。何處咎害。所以吉矣。九二牽復吉者。牽挽相連也。畜道未極。猶可牽挽而進。反復就五。可以吉也。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者。夫小畜之道。先通後畜。至于九三。畜道已成。不可前進。故輿敗輻破。難可以行。故輿說輻也。三是陽卦之極。上是陰卦之極。陰而制陽。亦猶女之制夫。室家不正。反目相視。故曰夫妻反目也。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者。孚。信也。惕。懼也。血。傷也。九三前進。四塞其路。必被侵傷。故稱血也。畏三侵害。故惕懼也。然則上九處物之極。而惡于三。乃得安其位。不被侵傷。遂得血去而畏懼總除也。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者。二欲上升。而五不相拒也。二牽于五。五又攣二。合信同體。牽攣而行。故曰有孚攣如也。五處尊位。富貴昌盛。不獨己有。而與于鄰。鄰。謂二也。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者。上九雖是陽爻。而統屬陰卦。以上九陰極。而制九三之陽。陽不得通。故既雨也。不被陽侵。而安其位。既處也。以陰制陽。是婦制其夫。臣制其君。正之危也。故曰婦貞厲。處陰卦之極。積久方顯。其猶人之積尚道德。可以逐載于下。故曰尚德載也。陰之盛極。如月近望。以敵日也。故曰月幾望也。處極盛之地。不可以盈。盈而求進。必見侵傷。故君子之行亦凶。故曰君子征凶也。

周易口訣義卷二

上經二履泰

履卦

履虎尾不咥人亨者。履。禮也。踐也。故先儒云。統之于心曰禮。踐而行之曰履。夫禮尚卑謙。今六三以柔乘剛。違謙越禮。如履踐虎尾。言其危懼之甚也。不咥人亨者。咥。齧也。雖復履踐虎尾。以其悅奉于剛正之德。所以不被咥齧。而得亨通也。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者。天尊澤卑。各得其序。故曰履。禮之象也。君子以分辨上下。君臣有禮。正定人民志意。使尊卑有別也。初九。素履往无咎者。禮貴儉約。今初九處履之初。不尚華飾。以質素爲用。既行其禮。以素可以往。而无咎矣。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者。坦坦。平易之貌。九二。以陽居陰。而用卑巽。往之於應。途路平坦。无所險厄。故曰履道坦坦也。在內履中。謙巽以行。不以處內爲屈。居外爲榮。是幽隱之人。而不失貞正之道。故曰幽人貞吉也。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者。以陰居陽。不行謙巽之道。猶如眇目之人。所視不明也。跛足之人。所行不能遠也。既無謙巽之行。則爲物害。猶如履踐虎尾。必見咥齧。所以凶也。以微劣之軀。而欲行其剛武。爲于大君。是凶頑之甚。故曰武人爲于大君也。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者。子夏傳。愬愬。恐懼之貌也。九四逼近至尊。心之憂懼。若蹈虎尾。而愬愬恐懼。故書云。若蹈虎尾。涉于春冰是也。以陽居陰。用之謙巽。上奉于君。故

謙吉也。九五夬履貞厲者、夬決也。履之主、裁之以義、正之以禮、故以剛決貞、故曰夬履貞厲也。然以陽居尊、滿之道矣、禮尚謙虛、而以登滿爲用、是危厲者也。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者、考、是察也。祥、謂禍祥也、旋、反也。上九處履之極、能察禍福禍祥也、又能視其所履踐之德行、不爲驕怠、而能旋反行禮、以尊卑施惠向下、故獲大吉也。

泰卦

泰小往大來吉亨者、泰、是通泰之名、以天地交感、萬物長育、故名泰也。陰氣消、故曰小往。陽氣長、故曰大來。以天地通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以此吉而亨通矣、故曰吉亨也。象曰、天地交泰者、天氣降下、地氣騰上、上下交感、萬物資育、故是通泰之象也。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后、君、財、裁也、翦也。道不失其宜、即是春生秋殺、各有宜也。相、助也。謂助天地所宜之物、五土所生、各以其時也。左右者、助也。謂左右羣臣、助君之化也。裁成天地、發育所生之宜、欲明通泰之時、助天地之化、非南面之君、不可以施其化。成天地之功也。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茹、相牽引之貌也。夫通泰之道、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三陽皆欲上升。初爲三陽之首、若行、則衆類從之、似拔其茅根、以相連茹、以其三陽之類、陰不敢拒、所以征進而獲吉矣。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者、包、含也。荒、穢也。馮河、是無舟渡水、馮陵於河、此頑愚之人也。言九二以剛處中、心又通泰、即物无不納、雖復荒穢之物、頑愚之人、悉皆包含、不計遐遠、無所棄遺、故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也。心既宏大、无偏无黨、即不私於朋友、天下皆悉納之、故曰朋亡也。亡、无也。謂无私於朋友、得尚于中行者、尚、配也。中行、君也。此九二既備衆德、无物不納、即可以配於君位、下治天下也。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者、陂、險陷也。復、反也。九三處天地之際、當通泰之時、天氣降下、地氣騰上、今泰道將極、否道卻至、即天氣上升、地氣下復、猶似平路、必致崩陷、如暫往必有反復、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時既變革、必致危殆、當須艱固其志、守正不回、乃得无咎、故曰艱貞无咎。衆皆同志、已去即從、故不須憂恤、而同其信、故曰勿恤其孚。誠信既施、德澤歸矣、自獲福慶、故曰于食有福。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者、翩翩者、飛動之貌也。六四處坤之首、衆陰皆隨之、故六四翩翩飛動、歸於下、故曰翩翩。泰道既極、坤復其體、衆皆志願同歸於下、六四若行、五之與上、皆相隨從、故六五、上六、不待六四與之財、相誘、故曰不富以其鄰也。鄰、皆願下、而不待勸誘、衆願同行、故不假戒告、而自孚信、故曰不戒以孚也。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者、歸妹猶言嫁妹也。以五貴位、降德就二、猶似帝王嫁妹於二、故曰帝乙歸妹也。處通泰之時、天地交好、以帝王之妹、降於庶人、得配匹之宜、盡通泰之道、故獲祉福、而得大吉也。故曰、以祉元吉、祉、福也。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者、隍、城塹也。處通泰之時、上下相扶、君臣和順、猶似當初以土相培、而就其城、今泰道已極、否道至、即是城之崩倒、卻至於塹、故曰城復于隍也。否道既至、教令不行、故不煩用師、假使歸其已邑、告戒令命、亦皆不從、是正之賤矣、故曰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也。

否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者、否以上下不交、君臣不孚、故爲閉塞之義也。尚否塞之時、小人道長、非是君子德通之時、故曰匪人也。小人僥倖君子、邪道乃興、故不利君子而爲正、故曰不利君子貞也。象曰天地不交否者、天氣上、地氣下、二氣不相交通、故曰否閉之象也。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者、言君子當否閉之時、不可處榮求安、故以節儉爲德、避于小人之難、不可榮其身、食以祿也。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者、夫柔之爲道、必依于剛、弱之爲道、必親于強、故小人不可獨處、須託之以君子、今初六體既柔劣、不事于德、但以衆類親比于上、既不往諂、守正應上、所以護正之吉也。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者、六二以柔順之質、但施包納承順于君、故曰包承也。處否閉之時、是小人道長、故小人獲吉、大人當否閉之時、雖復小人爲亂、但防之以道、遏絕小人、所以獲亨通也、故曰大人否亨也。六三包羞者、羞、恥辱也。六三以諂媚之身、而爲小人之行、所爲之事、皆包羞恥故也。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者、夫君子親于小人、則有恥累至焉、今九四若有招命于初、是親于小人、禍咎必至、只爲初六修正、不敢爲諂、故九四命之、則无咎、故曰有命无咎。既有招命初六、初六必當受福、故曰疇離祉也。疇、初也。謂初六離著也、祉、福也。謂九四命之、因此招命、得其福也。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者、休、美也。處否閉之時、而居尊位、以休美之德、悅服小人、使小人不妄爲非、故曰休否也。有斯美德、悅服小人、若非大德之人、拯世之君、即不能獲吉、故曰大人吉也。以小人道長之時、恐有危亂及身、故丁寧戒懼、慮其滅亡、再言之者、憂懼之甚、故云其亡其亡也。既慮危亂、故必繫于苞桑之固矣。苞、本也。桑者、根多、故有牢固之義、故曰繫苞桑也。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者、處否之極、泰道將至、故傾棄其否、以至通泰、故曰傾否。先塞後通、故後有喜慶、故曰先否後喜也。

同人卦

同人于野亨者、同人者、謂和同于人、故曰同人也。既與人同、若不廣遠、即不能宏博矣。野者、曠野之所、喻其與人相同、必須廣遠、无所不通、故曰同人于野亨也。利涉大川、利君子貞者、既與人同、不憂患難、雖大川、亦能濟涉、故曰利涉大川也。與人和同、若不以正、則是同于邪妄之道、故曰君子相同、利以爲正、利君子貞、象曰天與火、同人者、天體高、火炎上、即火勢上逼、以同于天、喻已之同于人也。君子以類族辨物者、族、聚也。辨、分也。物、事也。君子以類而聚、君子小人如有所同、又須分辨事物、各處其道也。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者、初九志既宏廣、不拒于物、出門與人同、即無人與之爲咎也。六二同人于宗吝者、六二專志在五、所與人同、其意褊狹、是鄙吝之道也。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者、與二相近、而欲親二、故盜憎其主、惡于五、所以潛匿兵戎于草莽之中、將以襲五、故曰伏戎于莽也。時升高陵、以窺前敵、故曰升其高陵、以九三之臣、而欲拒九五之君、勢不可敵也。縱三年、亦不能興起兵衆、以傷害于君、故曰三歲不興也。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者、處下卦之極、似乘墉壘、而不能克敵也、困罷乃反、以改過修其德、乃獲吉也。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者、九五所應在二、隔于三、四、不得其應合、乃悲泣也。三、四、是臣、而五是君、以臣拒君、力不可敵、後乃與二相遇、故後笑、不能以德服物、而以興舉師旅乃克、以明失同人之德

也。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者。獨處于外。與人和同。在于郊境之外也。內无其應。无所陵競。未得和同之志。但无悔而已。

大有卦

大有。元亨者。柔處尊位。不拒于物。羣陽並應。大爲所有。故稱大有。故老子云。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元亨者。能包容萬物。則大得亨通也。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火是日。如日在天上。无所不照。无遠不燭。是大有之象也。君子當須遏匿人之過惡。稱揚人之德善。又須順天之道。休美萬物之性命。是好生惡殺之義也。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者。處大有之初。不能履中謙柔。必至驕盈陵物。故戒之則曰。雖无交切之害。後必將至。若欲免其凶咎。當須艱固不盈。則得无咎也。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者。以剛居中。而應于五。爲君委任。即是持正之臣。任重專權。猶如大車。所載非少。體既剛強。不懼傾敗。猶車材強壯。以斯而往。何咎之有。故曰。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也。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者。公、謂臣之貴極也。九三以剛健盛極。權臣之象也。若以賢良處之。即得亨于天子。助化之道也。若以小人處之。禍害立至。故曰。小人弗克也。九四匪其彭无咎者。彭、旁也。謂去三之旁。而從于君也。九四逼近九三。三是權臣威權之盛。所以九四欲捨九五。而從九三。捨君事臣。違于常理。若能棄三旁而歸于五。即得无咎也。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者。以柔處尊。志又宏大。體柔。即和順于物。居中。即所納不違。事實悉歸。信接于下。故不言之化。而教自行。不令之威。而人皆服。自然獲吉。何難何妨。任之得人。故易而无備矣。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居大有之時。而不履位。尚賢也。除皆乘剛而上。九獨乘柔。是思順也。五有信德。而親比焉。是履信也。有此三德。故從天以下。皆祐助之。而得其吉。无所不利也。

謙卦

謙。亨者。謙、是屈己先人。以自卑巽爲用。如是。何往而不亨也。君子有終者。小人行謙。多不能久。惟有君子。爲能保終也。象曰。地中有山謙者。九家易義曰。山至高。地至卑。以高下卑。故云謙也。所以言地中者。以明多之與少。俱行其謙也。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者。裒、聚也。寡、少也。謂人資財比多者行謙。即物益裒聚。故曰裒多也。比寡少行謙。即物漸增益。故曰益寡也。稱量事物。隨其多少。均平而施給。故曰稱物平施也。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者。處謙更在下。則是卑退之甚也。故曰謙謙也。君子以謙自牧。守謙不失。用濟大難。物无見害。故曰用涉大川吉。牧、養也。六二鳴謙貞吉者。鳴者、聲名聞之謂也。處謙之時。位居中正。即謙之聲聞于外境。是正而獲吉。故曰鳴謙貞吉。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者。九三以剛陽之質。爲一卦之主。上即承奉于君。下又撫綏萬人。勞勤於謙。以君子處之。能保其終。而獲吉也。六四无不利撝謙者。六四近至尊。下近權臣。處是時。不可違於謙巽。故三之與五。有事指撝。无不從順。不敢違於法則。故曰无不利撝謙也。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者。六五爲謙之君。教化大行。下既行謙。人自富貴。故不假以財物。周贍於鄰。故曰不富以其鄰。身既謙卑。不妄加討伐。若有驕逆不行此道者。故用誅伐。故云利用侵伐。无不利。張氏云。葛伯仇餉。湯往伐之是也。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者。不預內政。於謙不實。惟有虛聲外揚而已。故曰鳴謙也。有所興爲。其功未得。但可征旁邑國驕逆之人。故曰。利用行師。征邑國也。

豫卦 闕

隨卦 闕

蠱卦

蠱。元亨。利涉大川。蠱、事也。謂創制立法有爲之事也。教化必大通。故曰元亨也。立法施令大行。故曰利涉大川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甲、創制之始。故創令立法先三日。恐人未曉。殷勤告示之。後甲三日。如此再三丁寧宣布。此後犯者必誅。使民无怨。乃得无咎也。象曰。山下有風蠱者。先儒云。蠱、惑也。按春秋。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既有惑亂。當以教事制之。非是蠱訓爲事。亦猶風行山下。惑亂萬物。姦在人間。惑亂衆庶。故以教法齊之也。君子以振民育德者。君子以振濟人民。象風之散布。育養其德。象山之安靜也。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者。考是父。妣是母。此即先儒通稱也。初六處事之初。即能幹成父事。故曰幹父之蠱也。子能幹了家事。父又何憂。父能无慮。故曰有子考無咎也。治家之初。恐有危厲。而能幹濟家事。克終父命。故曰厲終吉也。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者。以陽居陰。而又處中。女人以內爲本。故曰幹母之蠱也。女人之性情多狠戾。故不可全爲正。故云不可貞。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者。以陽居陽。處一家之剛正。能幹濟父事。故曰幹父之蠱。爲无其應。即不可以行。故小有悔吝。能堪家事。即終无大咎矣。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者。裕、寬也。以陰得位。寬猛得宜。即是能容裕父之蠱也。亦是无應而行。人所不親。故曰。往見吝也。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者。幹事得至尊位。是能幹辦父事。承先之德。故有美譽于外。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是也。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最處事上。是能高尚其名。不繫其身。但可濟虛守道。不事君侯。衆多尊仰。故曰高尚其事也。

臨卦

臨。元亨利貞者。臨、大也。以陽氣方長。萬物皆盛。亦猶王者盛大之德威臨于下。故稱臨也。凡物盛之時。能備四德。故曰。元亨利貞也。至于八月有凶者。夫盛極必衰。自然常理。臨爲盛大之卦。故以垂戒之。言凶者。臨卦是建丑之月卦。陽氣方長。至及八月。即四陰已長。四陽卻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故曰。八月有凶也。象曰。澤上有地臨者。是以大臨小。以高臨下之義也。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者。凡爲君長。以臨于下。當須教化思念。无有窮已。又須含容保愛民人。人即歸德。邊境不計遠邇也。初九咸臨貞吉者。咸、感也。以陽感應于陰。相感而臨。志行其正。故曰貞吉也。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者。以陽應陰。相感而臨也。二是剛陽。五是柔陰。若全順于五。則剛德全損。全與相違。又失感應之道。必須量時進退。如君臣獻可替否之義。故得吉无不利。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者。以陰居陽。即是越陰柔之道。小人之行也。甘、謂言辭甘美。邪佞不正之名也。六三以邪諂之行。以臨于物。患必生焉。故无施而利。故曰。甘臨无攸利。若能恆憂其危。改過自新。乃得无咎。故曰。既憂之无咎也。六四至臨无咎者。以陰應陽。不懼剛長。以至極之善。而應臨于初。乃得无咎也。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者。以柔處尊。納剛以禮。不以威武爲用。而知臨于物。如似大

君之宜；所以獲吉也。上六敦臨吉无咎者、敦、厚也。處坤之極、即是敦厚以爲臨也。處于上體、志在尊賢、故獲吉也。

觀卦

觀、盥而不薦者、觀、謂王者道德、民所觀看也。盥、謂瓶罍灌洗之器物也。薦、謂籩豆陳薦之屬也。今所觀王者施瓶盥之禮、爲民祈福、還威儀嚴敬否。故不觀陳薦之物也。有孚顒若者、孚、信也。顒、是嚴整之貌。謂君子行禮潔信、立誠端敬、顒然若鬼神在。則下觀其德、民順其化。故詩云、顒顒卬卬、如珪如璋、君德之義也。象曰風行地上、觀者、風、如王者風教、行於地上、人所觀也。先王省方觀民設教者、先王以省視萬方、觀看民俗、施設教化。故鄭衆云、從俗所爲、順民之教。故君子治人、不求變俗是也。如封太公于齊、五月報政、爲簡其君臣禮從俗、不同伯禽於魯、變其俗、易其禮、三年報政也。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者、觀之爲體、下賤上貴也。最處於下、而不近朝廷之美、所觀褊狹、如童稚之見、故云童觀也。大觀之時若如是、乃小人之見、纔得无咎、君子居之、深可鄙吝也。六二闚觀利女貞者、居內處中、所見非大、猶闚竊而觀望、此乃利女之正、非丈夫之正、處大觀之時、而爲闚竊觀看、誠可醜也。六三觀我生進退者、生、猶道也。六三處下卦之上、是可進之時、居上卦之下、又是可退之地、處此之時、可以觀風相幾、而不失其道也。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者、處近君之尊、故可觀國之光華矣、習國之禮儀、故可利爲王賓也。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者、居得尊位、爲觀之主、四海之內、皆由我化、我化若善、天下習君子之風、我化不善、天下有小人之俗、故觀我之道有君子之風著、又有何咎也。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者、觀其生、則是爲人所觀者也。最處上極、爲天下所觀、於己之道、若能自戒慎、高尚其事、著君子之風、故得无咎。王傅云、獨處巽地、不易執持、此明上九但卓立其身、異於塵俗、何咎之有。故論語云、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周易口訣義卷三

上經三 噬嗑 至離

噬嗑卦

噬嗑亨利用獄者、噬、齧也、嗑、合也。喻人口中有物、則隔人、隔塞正法、使正法不行、如口中有物、間齧而必通、刑去姦邪、正法无礙、故曰利用獄也。象曰雷電、噬嗑、雷動而威、電照而明、明動相合、故曰噬嗑也。先王以明罰勅法者、勅、整理也、謂先王以明罰之德、刑罰兼施、整齊法度也。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者、屨、猶履也、滅、沒也、趾、足也。初九既居无位之地、是受刑之人、罪之尚微者也。若能于是時著械、沒其趾足、而因懲戒爾後、改行修德、故終身无咎、故云小懲大戒、此小人之福也。六二噬膚滅鼻无咎、二爲得位處中、所刑者當、故曰噬膚滅鼻、膚是柔脆之物、喻伏罪之人、然乘剛用刑、即刑人深矣、噬過其分、以至滅鼻、雖復過深、而所刑者當、故曰无咎。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者、以陰處陽、不正行刑、罪人不伏、怨生、而不乘剛、不失順道、雖有小吝、於義無咎、故曰小吝无咎也。噬、喻刑人、腊、喻不伏、毒、喻怨生。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者、九四以陽失位、不正行刑、罪人不伏、故曰噬乾胏、乾胏、肉之乾者、得金矢、利艱貞吉、金、剛也、矢、直也、雖刑不伏物、而能得其剛直也、既剛且直、又利艱固、不失其正、可以獲吉也。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位既不正、有所刑人、人亦不伏、猶如噬齧乾堅之肉物、所以難噬也、得黃金貞厲无咎者、黃、中也、金、

剛也。以其居中履剛。得其剛正之道。剛勝也。位既不正。刑罰得當。然則居貞以危。亦免咎也。上九。何校滅耳。凶。何、擔何也。校、枷鎖也。滅、沒也。上九。惡人積惡之極。不能悔改。須至擔何枷鎖。以沒其耳。將至誅滅之凶。故云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

賁卦

賁亨小利有攸往者。賁、飾也。以剛柔交雜。而相文飾也。象曰。山下有火。賁。王廣云。山下有火。文明相照。夫山之爲體。層峯巖嶺。巖巒峭麗。參差被日光照耀。如以彩飾。而見文章。賁之象也。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庶、衆也。敢、果也。折、斷也。君子以明鑒之德。必須審察。爲衆庶之政。无直果敢。折斷獄訟。當審慎用刑也。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者。趾、足也。處无位之地。不尚華侈。所飾在于足趾。故曰。賁其趾。以其執志耿介。不乘不義之車。而從有義徒步。故曰。舍車而徒也。六二。賁其須。須、鬚也。與三相近。情意相得。以下親上。猶如鬚之附面。修其所理。隨三與動。故小象云。與上興也。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者。與二相得。以飾以潤。故曰、賁如濡如也。以其非應相親。永保其正。物莫能犯。故曰。永貞吉也。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者。四應在初。被三隔礙。志唯猶豫。或文或素。故曰。賁如皤如。質素也。既不得前進。但鮮潔其馬。翰如徘徊。以待之矣。故曰。白馬翰如也。若非九三與已爲寇讎。卽與初已爲媾婚。故曰。匪寇婚媾也。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者。處得尊位。爲飾之主。不尚華飾。所貴質素。故其致飾。如似丘園。丘園所生草木。質素而已。則不靡費。國之盈盛。乃束帛珍寶。戔戔衆多。故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若能儉而約。侈費用得宜。處儉約之吝。乃得終吉。故曰吝終吉也。上九。白賁无咎者。處飾之終。終乃反素矣。他人以色爲飾。而我以素爲飾。守志任眞。得其本性。何咎之有哉。

剝卦

剝。不利有攸往者。剝、落也。以陰剝陽。以小人損君子。是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小人侵害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攸往。象曰。山附于地。剝。山本高峻。今附于地。是剝落之象也。上以厚下安宅者。宅、人居者也。剝之爲體。自下而起。爲乾從初九而至剝也。卽是小人在下而起。上侵于君子。君子卽可教厚爲德。制伏下人。各令安其居也。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蔑、削也。牀者、人所安之物也。今剝道自下而起。似侵剝牀足。人漸不安處。削除中正之道。所以凶也。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是牀榰之間。牀足之上。分辨之處也。剝之漸盛。削不已。至于牀榰之間。分辨之處。削去正道。正道陵夷。所以凶也。六三。剝之无咎。衆皆剝陽。唯六三與上九相應。是獨親狎于君子。雖當剝時。可以无咎也。六四。剝牀以膚。凶。牀既剝盡。以至人膚。身體被其侵剝。切近于災。故爲凶矣。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者。獨處于尊。爲剝之主。衆陰皆歸。駢頭相次。如貫穿之魚。小人得寵。以消君子。若接待衆陰。而似宮人在內。未能害于外政矣。既不預政事。故云无不利也。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者。處剝之上。獨處不落。猶碩果之不食。若君子處于此位。似車輿運載下人。令其獲安。故云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處此上位。卽侵削下人廬舍。民何以安。故曰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復卦

復亨者。復是歸本之名。靜默爲義。故老子云。歸根曰靜。是謂復命也。陽氣反復。所以亨通。故曰亨也。出入无疾。朋來无咎者。出則剛長。入則陽復。理會其時。故无疾也。朋、謂衆陽也。以陽氣漸長。衆陽朋聚而來。故无咎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者。反之與復。理會其宜。故曰。反復其道也。陽氣滅絕之後。不過七日。陽復生來。故云七日來復也。利有攸往者。以陽氣漸盛。陰柔乃消。故利有所往也。彖曰。雷在地中。復。以靜默爲義。雷本動物。今在地中。靜默之象。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者。方、事也。先王于至之日。閉塞視聽。不親其事。商旅不行道路。在于君后。亦不省察四方之事也。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祇、大也。最處復初。初知禍福之機。不爲迷遠。尋能求復。歸于善道。故无大悔。而終獲大吉也。六二。休復。吉。處復之時。近初之陽。是親仁善鄰。既親賢德之行。而獲休美之吉也。六三。頻復。厲。无咎。頻、蹙之貌也。六三去復已遠。雖勝上六之迷暗。猶可頻蹙而復。于危厲之中。而得无咎也。六四。中行獨復。獨應于初。卽是棄惡歸善。處四陰之中。獨得善道。故曰。中行獨復。六五。敦復。无悔。敦、厚也。處尊位。以敦厚之德。而能考成其行。故无悔而已也。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者。上爲最處復後。是迷暗而更求復也。以迷求復。去善既遠。必致凶災。故曰迷復。凶。有災眚。用此迷暗之人。興行師旅。終有大敗。若用于其國內。卽反違君道。故曰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也。縱使修身改悔。至于十年。猶不能征進矣。故曰至于十年不克征。傷害曰災。妖祥曰眚。

无妄卦 闕

大畜卦

大畜。利貞者。艮止于上。乾剛前進。不得通。故曰大畜也。柔能制剛。非正不可。故曰利貞也。不家食。吉。有大畜之財。當須養賢。以供賢德。食祿。非食自家之食也。利涉大川者。豐財養賢。是合天之道。應人之心。故可濟涉大川。不懼沉溺也。象曰。天在山中。大畜者。艮山上止。乾陽不得通。故曰大畜也。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君子識前代人言。往哲之行。使多聞多見。以畜積而爲己德也。初九。有厲。利已。已、止也。初欲前進。遇四畜盛。若進。卽有危厲。若休已不進。卽有所利。故曰。有厲利已。九二。輿說輹。處畜之盛。不可前進。進而不已。則輿說輹敗。不可以行。然九二有居中之德。不妄前進。豈有過尤哉。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者。夫大畜者。先畜後通。今處乾之上。畜道見通。可以升進。以上九有尚賢之德。而不拒于九三。三可以乘良壯馬。馳騁而進。故曰良馬逐。途路近通。而未全泰。宜艱固而守貞。故曰利艱貞。日閑輿衛者。閑、礙也。衛、護也。雖日日見有人閑礙于輿。此則人之助已。乃是防衛見護也。何衛既通。少爲阻礙。故无妨攸往。六四。童牛之牿。元吉。童牛、一歲之牛。其角如齒栗。處艮之下。是畜之首。畜道將盛。初既止而不進。故六四可以童牛之角。而止牿于初。以柔制剛。以息強爭。非惟獲其大吉。而亦有喜慶也。六五。豶豕之牙。吉者。豕牙、橫猪難制之物。謂九二也。九二前進。如豕之牙。五處畜盛。而能制之。故豶制其牙。使不前。能止強暴。非唯獲勝。乃得吉慶。故云有慶也。上九。何天之衢亨者。處畜之極。何須更畜。乃途逕大通。

无復爲礙。衢者、四達之路。爾雅云。四達謂之衢是也。

頤卦

頤貞吉者。頤、養也。養正則吉。故曰。頤貞吉也。觀頤者。謂在下之人。觀其君上所養之人。若所養之人賢良。卽能助君行化也。自求口實者。謂其自養。求其口中之實物。飲食不節。患必生焉。故荀爽云。飲食失宜。患之所起是也。象曰山下有雷頤者。艮止于上。雷動于下。猶人口動。咀嚼飲食。皆下動上止。頤之象也。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者。啓發言語。榮辱之階。不可不愼。飲食過傷。患之所起。不得不節也。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者。靈龜、謂神靈明兆之物。喻己之明德。朶、猶動嚼也。喻貪婪躁求食祿之人。當養賢之初。不能修德待用。而貪羨它人。躁欲求之。如舍己明德。貪祿躁求。所以凶也。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者。顚、倒也。謂倒下養初也。拂、違也。經、猶義也。邱、所履之常。凡頤養之道。只合以下養上。今旣倒下養初。卽是違于經義所履之常。以此而養。所行必凶。故曰頤征凶也。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者。頤養之體。貴于守正。今六三以陰居陽。是納上以諂媚也。旣爲諂行。違養之道。是正之凶矣。雖復十年。猶未可見用。故无施而利。故曰。无攸利也。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者。眈眈、威肅也。逐逐、敎實也。以上養下。所養賢人。故曰。顚頤吉也。親德養賢。不可以慢。必須威而不猛。如虎之視近志遠。雖不怒而有威。又須寡欲少求。情志逐逐。修此二德。是頤養之美。故无咎也。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者。以陰居陽。而位不正。是違經義。若居之能守貞正。卽吉。以不正之身。而處尊位。故不利涉大川也。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者。四陰皆宗歸上。莫不由上九而養之。故曰由頤也。爲衆陰之主。又非其尊位。不可以慢。故厲厲乃得吉。故曰厲吉。爲衆之主。旣能嚴正。卽物不敢違。故利涉大川也。

大過卦

大過者。謂過越也。衰亂之世。德大之人。過越常分。以拯患難。故曰大過也。棟橈者。棟、謂屋棟也。橈、弱也。曲也。衰亂之世。始終皆弱也。利有攸往亨者。謂德大之人。挺身救難。維持叔世。往必亨通。象曰澤滅木大過者。滅、沒也。澤、水也。如水泛溢。以至沒木。亦如小人過越常分也。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者。此論國之大柄。故先儒于此不敢梗概而言也。謂君子欲有救難之心。卓爾獨立。无所憂懼。不然。遯遯避世。而心无憂悶也。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者。以柔處下。苟能恭肅不怠。而用潔白之茅。置羞于地。謹愼如此。雖遇大過之難。而亦无咎也。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者。以陽處陰。是拯難之人。又无偏應。而无私黨。猶如枯槁之楊。更生稊穗。所益久也。衰老之夫。得其少妻。可有後嗣也。救難旣多。所濟宏廣。故无所不利也。九三棟橈凶者。以陽處陽。不能救拯危難。又應于上。有偏係之心。故棟折榱崩。而致凶也。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者。以陽處陰。猶有救難之心。故棟得隆起也。獨應于初。心不宏廣。救難褊狹。故有它吝也。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者。以陽居陽。不能拯救衰難。以其居尊。未卽橈弱。猶如枯槁之楊。雖復生華。尋見衰落。亦猶衰老之婦。而得少壯之夫。卽不能有益也。以其處得尊位。纔得免咎而已。旣不能拯救于人。故无譽譽之美。故曰。无咎无譽也。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者。處大過之極。是救難過甚。遂滅頂也。

爲救時之苦。身至喪亡。深可哀而嗟之。又何有咎也。

習坎卦

習坎者。習、謂便習也。坎、險陷也。夫險難之事。非經便習。不可以行。故加習坎之字。有孚維心亨者。維于險難之中。而有剛中之質。故其孚信維係于心。所以通也。行有尙者。內心剛正。信實不失。以此而行。人所尊尙也。象曰水洊至習坎者。洊、因仍也。兩水因仍相洊而至。故重險。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者。王君云。至險未夷。教不可廢。維處險難之中。以恆常德行。習修政教之事。故莊氏云。雖處危難之時。道教豈可忘哉。是也。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者。習坎、猶其始習險事。窞、坎底也。處坎之底。无人救援。失道而窮。所以凶也。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者。實德无應。猶處險中。故曰坎有險也。與初三相近。緣初三陰柔。皆是小人。不足以爲大援。故只可求小得也。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者。位旣不正。又居兩坎之間。來之與往。皆入于坎。故曰來之坎坎也。枕者、不安之貌。出卽无應。居又不安。故曰。險且枕也。往來皆危。入於坎底。故曰。入于坎窞也。失位无應。雖復往來。徒勞而已。故曰勿用也。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者。以柔得位。上奉于君。君臣相親時。明信顯著。雖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而用瓦缶爲此儉約。進獻于牖。明德維馨。故終无咎也。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者。獨陷難中。而无救助。是无匡弼之臣。故曰。坎不盈也。身處尊位。不可安然。必須釋難濟時。使天下安平。乃得无咎。故書云。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是也。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者。徽纆、猶纆索也。上六處險之極。卽是犯于嚴法之人。遂乃以徽纆之繩而係縛之。置于叢棘之中。令其思過矣。虞氏云。以置九棘。取改過自新。故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也。若置之九棘之中。而不能改過自新。必致罪咎。故曰三歲不得凶也。

離卦

離利貞亨者。離、麗也。柔著于中正。柔而處中。恐陷邪諂。邪諂、則不獲亨通。故須利貞正後乃得通。故利貞亨。麗、猶著也。如火著于物也。畜牝牛吉者。畜養也。牛者、外強內順。然離之爲體。故不可養剛猛之物。則可畜養牝牛。牛者、順從之物。而又牝焉。象曰明兩作離者。上下重明相照。故云明兩作離也。故東宮有重明門。欲令太子繼于明也。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者。繼明、猶緝熙之義。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者。履而錯然。謂不安之貌也。初九處无位之地。必當不安。常慮危害。若能恭敬爲本。以避于害。卽得无咎。故曰。敬之无咎也。六二黃離元吉者。黃、中色也。離、文明也。得黃中之色。而又處文明。故復大吉也。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者。處下卦之上。如日昃之離。喻人中年以上。可委政于人。求樂于己。鼓缶而歌。樂天知命而已。若不知天命。猶親執政事。至于耄老。嗟怨无益。所以凶也。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者。三處下離已沒之際。四爲上離始出之初。突如始出。忽然而來。故曰。突如其來如。欲進炎而焚于君。故曰焚如。以臣害君。命必不全。故曰死如也。違于臣節。衆之所棄。故曰棄如也。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者。陰居陽位。不勝所履。四爲逆首。欲來害己。若其出涕沱。憂戚嗟傷。如此戒懼。爲衆所助。乃得吉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者。處離之極。離道已盛。則須除其非類。以去民害。故王用出征伐。必有

嘉美之功。折衝罪人之首。獲得非類者。始可免咎。以處窮極之地。當須去民之害。乃得无咎。故曰。獲匪其醜。无咎也。醜類也。

所感在于脢。明其非在衷心。薄于交義。故但无悔而已。脢亦心之上。口之下也。上六。咸其輔頰舌。輔頰、是言語之具。上六咸道之末。所感在于口舌頰頷之間。不能以心相感。但滕達口舌。傳說而已。故小象云。滕口說也。

恆卦

恆亨者。恆、久也。恆久之道。所貴變通。不能變通。无由長久。故繫辭云。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也。无咎利貞。利有攸往者。恆而亨以濟三事也。謂既變通。即无咎過。故利以修正。正道既行。即何往不利也。象曰。雷風恆。先儒皆云。雷發風而益遠。風假雷以增威。故君子以立不易方者。方、道也。言君子立身修行。舉事合宜。不移其道。宜于世俗也。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者。浚、深也。初六處恆之始。即合漸漸以求于恆。而乃浚然。使深深爲恆。是凶正害德。无施而利。故貞凶。无攸利也。九二。悔亡。以陽居陰。位既不正。所以有悔。守其謙道。所以悔亡也。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者。居下卦之上。即是進慕高位。處上卦之下。又欲靜退自守。故不恆守其一德。是執心不定。德行无恆。即有恥辱至焉。以此爲正。亦可賤矣。故貞吝也。九四田无禽者。田、獵也。禽、喻有功也。處恆之時。位既不正。即是田獵无所獲。喻有事而无功也。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因處恆之時。而得尊位。當須普親天下。而乃專志在二。即是執守一德。故曰恆其德貞也。既不能廣親賢德。守一而已。斯乃婦人之道。若審之丈夫。即致凶災。故夫子因也。上六。振恆。凶者。振、躁動也。處夫動極。即合安靜。无爲无事而已。反以躁動求爲。即有凶危及也。

遯卦

遯亨者。遯是逃隱退避之名。喻小人道長。君子當退避而後可亨也。小利貞者。雖居小人道長之時。正道亦未全滅。亦可小利爲正也。象曰。天下有山遯者。積陽爲天。積陰爲地。山者、陰長之象。山勢漸長。以通于天。天性高遠。遍而不至。如天漸高。避于山。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者。處小人道長之世。近之必致危害。故須遠避。不可與之爲惡。又須莊敬嚴恭。自保其身也。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者。尾之爲物。最在體後。處遯之時。衆皆逃遯。唯初六最在于後。即必被執獲。故致危厲。若能知尾爲危。不如不往。即无災害。故曰。勿用有攸往也。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者。黃、中色也。以譬中和也。牛革、即是牛皮。喻其厚順也。處逃遯之時。衆皆逃遯。唯六二得位守中。不肯逃遯。意欲率衆以安其處。何以勸勉之。必須用中和之道。厚順之德。有此之善。人莫勝己。可脫免逃遯而去也。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者。夫親昵小人。即爲小人侵傷。故有疾患危厲也。然親洽于二。雖得如似畜養臣妾。不可興建大事。故小象云。不可大事也。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者。有應在內。即情有所繫。身處于外。即志欲遠遯。若知幾君子。思慮危害。而能超然不顧所應。而好遯避。即獲吉矣。故曰好遯。君子吉。小人處此。情有所戀。不肯遯。故曰小人否。否、是否臧之否也。九五。嘉遯。貞吉者。嘉、美也。五居尊位。爲遯之主。率正小人之志。以安于俗。不令遯散。故獲美善之吉也。上九。肥遯。无不利者。肥者、優饒之名。上九處遯之時。最居于外。內又无應。即无顧戀。超然高舉。不爲小人所累。是逃遯之時。而得優饒者也。既有如斯之德。即无不利矣。

周易口訣義卷四

下經一 咸至益

咸卦

咸亨利貞者。咸、感也。感、應也。以二氣交感。所以亨通。感應之道。必須以正。故曰利貞也。取女吉者。以艮位俱是少。相配交感。感而又正。備禮乃行。即是婚取之善也。象曰。山上有澤。咸者。山體空虛。艮陽澤性潤下。兌陰山受澤潤。萬物以生。是相感之象也。君子以虛受人者。夫欲感人之心。懷來萬邦者。必須空虛其心。受納諸物。无所棄遺。何妨云。虛心受人。不問不拒。即物來歸己。君子之志也。初六。咸其拇者。拇、是足大指。初六處感之始。而應于四。喻體之中。在于足指。相感微淺。故无吉凶悔吝也。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者。腓、腨也。腨體動躁。或屈或伸。不能安靜。若以躁感物。必致凶災。若靜而相感。即懷吉慶。故曰。咸其腓。凶。居吉。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者。股、腿胜也。隨、謂足。九三漸進于腿胜之間。股之爲體。動靜不能自處。常執隨其足。股非動躁之物。而强抑其情。譬之于人。自无特操。卓然獨處。而乃隨從于人。是所執卑劣。以斯而行。必招恥辱。故曰往吝也。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以陽居陰。邪辟相感。患必生焉。故須貞正獲吉。憂悔乃亡。故云。貞吉悔亡也。憧憧、往來之貌。夫相感之道。因當修德。安處其位。使物自來。即朋黨從爾所思。斯未爲光大。故小象云。未光大也。九五。咸其脢。无悔者。脢、背脊也。夫感應之道。貴乎心實。今九五

大壯卦　晉卦　明夷卦

明夷利艱貞者夷、傷也、離爲日、喻日入地中、傷明之象、故曰明夷、以人事明之、亦猶君在上、臣不敢顯其明德、必須艱固爲貞、又不可隨世傾邪、故曰利艱貞也、象曰明入地中明夷者、夫日之爲道、卽合升高照耀、今在地中、傷其光耀之象、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者、莅、臨也、晦、暗也、故君子當是時以臨于衆、內懷明德、外彰晦暗、无爲无事、清淨不欺、閉智塞耀、故老子曰、我无爲而人自化是也、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者、上六以陰居上、是暗君之象、初九既居无位之地、未食暗君之祿、可以逃避危難、不由軌路、如鳥之飛、故曰于飛、懷懼而行、以求懲罰、故曰垂其翼、雖處危懼、志存道義、故曰于行、切于逃難、饑不暇食、故曰三日不食、處危懼之時、與衆乖異、故主人有相疑之言、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也、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者、左者、明所傷小也、左股被傷、猶得順而處位、六二以柔居中、不爲剛猛之事、卽不爲暗主所疑、猶處其位、然後進退乃得隨時、用拯馬而避之、得吉也、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者、南、是陽明之方也、狩者、征伐之義、九三以離明之極、而以征伐至暗之主、乃獲暗君之頭首、故曰南狩得其大首也、既誅暗主、將正其民、民迷日久、卽可化之以漸、不可速使從正、故曰不可疾貞也、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左者、取其順也、腹者、獲其心、既知君意、雖近不危、難使逃難、不遠適、止于門庭而已也、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者、最近暗君、猶箕子之近殷紂、執正不回、而不能滅、利以正貞、故小象云、明不可息也、息、滅也、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者、處明夷之極、是暗晦之主、殷紂當之也、初登于位、本謂光德顯于四方、其後无道、果致被伐、至于喪滅、故後入于地也、

家人卦

家人利女貞者、家人、謂室家之人、故孔氏云、明家內之道、正一家之人是也、治家之道、非丈夫獨正、內在女子、故曰利女貞也、象曰風自火出家人者、離、火、巽、風、夫火之爲體、因風而生、火既炎盛、還復生風、風火相成、似夫婦成家之義也、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者、物、事也、君子所言、皆須有事、論語典實、事不虛妄矣、所行德行、不虧于常、故曰、行有恆也、初九、閑有家、悔亡者、閑、防也、夫治家之道、必須先以防慮、不令潰亂、若候潰亂之後、方始治之、卽愛悔生矣、今治家之初、便能防閑、悔必亡矣、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者、以柔處中、以陰應陽、正夫婦之義也、婦人職務、但可供給饋食祭祀而已、全非遂志之人、故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也、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者、嗃嗃、嚴整之貌、嘻嘻、喜笑之聲、悔過也、九三處一卦之上、爲一家之長、理家之道、必須嚴整、直是過于猛烈、雖似危酷、後乃獲吉、故曰、家人嗃嗃、悔厲吉、若從婦人笑語、不制不節、終致悔吝、故曰、嘻嘻、終吝也、六四、富家大吉者、富、謂祿位昌盛之名也、六四柔巽之質、上奉其君、而得其位、卽是祿位昌盛、而富其家、長保安吉之大也、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者、假、至也、體剛居巽、而得尊位、能以巽順接待于下、至于天下盡有其家、莫不歸王之化、故不假憂恤、自然獲吉、先儒云、猶如舜能治家、處于嬀汭、卽是歸讓至焉、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者、處家人之極、家道大成也、刑于寡妻、彰于外、信被天下、故曰有孚、威及遐邇、故曰威如、威信並至、敬愛交接、終保其吉、故曰終吉也、

睽卦　蹇卦

解卦

解利西南者、解、緩也、謂難道解釋、物情舒緩、故謂解也、西南坤位、坤、訓衆也、夫散難釋險、利施于衆、卽所濟宏大、故曰利西南也、无所往、其來復吉者、若難道已散、无難可救、卽宜反覆守其靜默、卽合于常理也、有攸往、夙吉者、夙、早也、速也、若難道方殷、慮其侵傷乎人、必須速往救濟、以安險俗、故曰、夙吉、象曰、雷雨作解者、雷既發動、雨澤施降、物情舒暢、故是解緩之象也、君子以赦過宥罪者、赦、放也、宥、寬也、過、謂誤犯罪、謂故爲、過輕、卽放赦、罪重、卽寬宥、如似合死從流、合流從徒、皆是緩其罪刑也、初六、无咎者、難道已散、上有所應、故无咎也、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者、隱伏之物、喻奸猾之人、九二以剛居其位、爲君委任、能散險難、能除奸慝之人、如似田獵、而獲三狐、能持中直之道、而全其正、故曰得黃矢貞吉也、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者、六三位既不正、而以諂媚上附九四、下乘于二、如似擔負之人、乘君子之乘、卽寇盜、必見其侵傷、故曰負且乘致寇至、以不正之身、雖幸而免、是正人之所棄、故曰貞吝也、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者、拇、足指也、而汝也、九四位既不正、三亦不正、以相親比、三附于四、如指附足、然九四本應在初、若與三相附、卽失其本應、若四能棄三之拇、卽初六之朋、與已合信、故曰朋至斯孚也、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者、以柔居尊、不自專制、而委九二任用得人、是有君子之德、而能解釋險難、故曰、君子維有解吉也、以君子之道、而能散難、卽小人雖伏暗昧、亦能信服君子、不敢爲非、故曰有孚于小人也、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者、公者、臣之極貴者也、上六以陰居極、故稱公也、居動之上、爲解之極、是能去貪暴、除兇悖、故以射隼喻之、隼者、貪賊之鳥、鷹鸇之屬、爲六三失位不正、隼之爲鳥、宜居山林、而止于人家墉墻之上、卽爲人所憎、射之克中、故曰、獲之、无不利也、

損卦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者、損、是減損之名、喻人臣損下而益于上、故名損也、夫損之爲道、若不以誠信、卽咎莫大焉、必須有信、然後大吉、故曰有孚元吉也、既立誠信、而獲大吉、卽无咎可貞、以无咎可貞之德、故利有攸往也、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者、曷、何也、當損之時、物皆儉損、何用豐厚、但以簋簿之禮、應時而行、可以享獻神明也、象曰、山下有澤、損者、澤在山下、澤卑山高、以澤自損、以崇于山、亦猶卜之自損、奉益于上也、君子以懲忿窒欲者、懲、止也、窒、塞也、夫情欲所興、隨境而動、若任其情欲、卽善莫大焉、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者、已、竟也、遄、速也、損之爲道、損下益上、猶如人臣損己而奉于君、然初九猶有權務、若廢職而往、潛爲求進、卽咎莫大焉、若已事不往、卽爲拒上傲貴、故事竟速往、乃得无咎、故曰已事遄往无咎也、夫剛往卽柔

危。若全以剛往。卽四不相納。故酌減損之。興四合志。故曰酌損之也。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者。當損之時。雖以下奉上。損雖益柔。然損剛太極。卽剝道成焉。故九二利居其位。守正而處。卽可以貞。若進于柔。卽凶。故曰利貞征凶。然知進必有凶。故九二以中爲志。不求損已而務增益。故曰弗損益之也。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者。處損之時。損之爲義。其道上行。三人、謂六三已上三陰也。夫天地之道。以淳一相感。男女之道。以正一相配。今六三應于上九。若往就上九。卽六四、六五、緣同類必隨之俱行。此拔茅義也。若六三獨行。卽上九納之无疑。而得匹友。故曰三人行。卽六三獨損。六三自行。卽得匹配。此是致一之道也。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者。疾、謂相思之疾也。久而不相見。必有勤望之憂。故積憂成疾。六四以柔納剛。同志斯來。卽无復勤思之病。故使遄速乃有喜。有喜乃无咎矣。故曰。使遄有喜。无咎也。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者。處損之時。以柔處尊。是能益損于己。而用柔和。則天下莫不歸而益之。故曰或益之。朋、黨也。龜者、決疑明鑒之物。喻明智也。克、能也。六五以柔居尊。是損己奉人。納賢自輔。卽賢智必歸。各貢其能。不違于五。故曰。不克違也。羣才既至。天與我民。无不扶祐。天人並助。故獲大吉。故曰元吉也。先儒皆云。十朋龜者。一曰神。二曰靈。三曰攝。四曰寶。五曰文。六曰筮。七曰山。八曰澤。九曰水。十曰火。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者。損極反益。象人能抑損其身。而奉它人。乃爲物所益。故曰。弗損益之。損極而反受益。卽剛德遂長。不憂于咎。用正而吉。故曰无咎貞吉也。既備斯德。何往不利。故曰。利有攸往也。居上乘柔。損極反益。體本剛德。爲物所歸。故曰。得臣。得臣者、謂得臣子。而輔君爲政。使天下通而爲一。故曰无家。无家者、光宅天下。不爲私己。以天下爲一家。故曰无家也。

益卦

益。利有攸往者。益、是增長之名。饒裕爲義也。損卦損下益上。益卦損上益下者。亦猶人君能自損己而惠下人。故宋衷云。明君之德。必須損己而利人。則下盡益矣。君能以益物爲意。物而无有違者。卽斯而往。何所往不利。故曰利有攸往也。利涉大川者。能益于物。則理絕難險。故利涉大川也。象曰。風雷益者。雷以發生。風能長育。萬物皆益。故益之爲義。在風雷也。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遷、進移也。改、更懲也。君子求益。莫過遷進。企慕道德。其有過惡。改更懲戒。不再爲也。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者。處益之初。應巽之始。體剛幹公。能堪建大事之端。以成王事者也。然雖有其才。而得其時。不居其位。卽時人不輔。欲有興作。卽禍必生焉。必須有大功。以補其過。卽得无咎。故曰。元吉无咎也。元吉、是有功之詞。大作、謂興作大事也。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者。以柔居中。又應于巽。處益而懷巽。卽物皆歸焉。故曰或益之。朋、衆也。龜、靈龜也。六二既懷謙沖。卽物自外來。朋靈獻策。羣才響應。故十朋之龜弗克違也。然位不當尊。故永貞吉也。處益如斯。上下歸德。故王用此時。可以享獻天帝。卽明靈降福。故曰。王用享于帝吉也。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者。以陰居陽。以剛健而求于益。故曰益之。不能行謙。而用剛壯求益。卽物所不與。若以謙讓責之。理合誅討。若以意測。原本情志在救難。卽物皆恃之。是用凶事。而得免咎。故曰用凶事无咎也。若乃求益。不爲私己。志在救難。用壯不至剛暴。斯乃適合時宜。是有信

實。而得中行。此中行之道。執圭以告于公。救凶危之事。故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也。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者。以柔處臣位。居巽之初。在上應下。位雖不中。用中而行。故曰中行。與君相近。卽是藩屏之臣。以此中行之道。而告于公。公必從之。以此道依人而遷國。人无不順。明以中行之道而遷國。人无不利矣。故曰。利用爲依遷國也。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者。得位處尊。爲益之主。兼張德義。德義之本。莫盛乎信。爲益之大。莫大于心。因人所欲。而已與人有信有惠。虛物之心。益之甚矣。既有斯德。必獲大吉。不假疑問。德必昭彰。故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我既以信惠被于物。則天下皆以信惠歸我。故有孚惠我德也。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者。處益之極。益之甚也。既已過盈。卽人之不與。故曰。莫益之也。无厭之求。怨怒非一。故曰。或擊之也。勿、无也。益以過極。而更有求。是立心无恆。凶禍必至。故曰。立心勿恆。凶也。

周易口訣義卷五

下經二夬至巽

夬卦

夬揚于王庭者。夬決也。陽長至五。上六一柔。而乘五剛。以人事喻。猶小人乘陵君子。而爲不順。衆共決之。故曰夬也。以剛決柔。以君子除小人。以剛正之德去邪諂。故可顯然于王者之庭。發揚決斷之事。示公正而无私隱。故曰揚于王庭。王庭、亦公庭也。孚號有厲者。號、號令也。厲、危也。以剛正之德而行孚信號令。施決斷之事。卽上六之柔。亦喻邪諂小人。變危之懼。分理可見矣。告自邑不利卽戎者。夫興師動衆。必慢國亂人。今上六一柔。既乘剛不順。更喻小小之人。要除。只可獨行決斷。不必更興師旅。故不利卽戎也。利有攸往者。剛德既長。柔邪必消。剛道既成。利有所往也。象曰。澤上于天。夬者、澤性流動。雖盪上天。必決而下。故取夬象。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者。夫行決斷之道。必威恩並行。若威而不恩。卽過在苛暴。若恩而不威。卽失于制斷。君子行決之時。必須恩祿及于下人。又須居德于身。人則稟其威禁也。忘是禁也。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趾、足也。處體最下。初九處決之首。欲行決斷之事。必須審其事宜。量其可否。然後始行其令。今爲剛健之初。所壯在于趾足。剛壯未全。往必不勝。先有咎生。故曰往不勝爲咎也。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者。惕、懼也。號呼也。九二以剛處中。剛則正直。中又不偏。而有此德。能行決斷。雖有人懼呼

來報云至真必有戎寇侵害、緣九二自恃中直、不枉刑斷、雖聞此言、心无疑慮、憂惑、故曰勿恤也、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者、頄、面顴也、謂上六也、上六居衆陽之上、居而不安、若顴之處面、以九三剛陽、而應上六、即是君子以助小人、頄之處面、雖人不見、故曰壯于頄、有凶也、剝卦以陰應陽爲善、爲陰柔須有所附、今九三以陽應陰、衆欲決去、獨往應之、爲凶、若達理君子、知小人不可與親、而能舍其本應、決之不疑、故曰君子夬夬也、若獨行殊志、應于小人、即有罪罰、如遇雨沾濡、徒懷忿恨、能无怨于人、即須有慍、无咎也、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者、次且、行不前之貌也、羊、壯也、九四據下三陽前進、必見侵傷、猶如臀无膚、則居不得安、居不得安、行亦難進、然五陽當位、體又剛壯、四若牽繫于五、身有所託、即不剛、不敢侵傷、故曰牽羊悔亡也、然四亦是剛陽、雖五有剛壯、未肯信服事五、故曰、聞信不信也、九五、苋陸夬夬、中行无咎者、苋陸、草之柔脆、謂上六也、以九五之剛、決上六之柔、決之至易、如決柔脆之物、故曰苋陸夬夬、以居尊位、而親決上六、即是以至尊而敵至卑、雖其克勝、不足爲貴、但處位中行、纔得免咎而已、故曰、中行无咎也、上六无號、終有凶者、以柔乘剛、而居衆陽之上、其猶小人乘陵君子、凶危必至、故戒之曰、不用號咷、終至凶也、

姤卦

姤女壯勿用取女者、姤者、遇也、初六一柔、而遇五剛、譬之人事、即是一女、而遇五男、夫女之爲道、固合婉娩貞順、處于幽室、待禮乃行、今遇五男、淫壯若斯、故不可取、故曰女壯勿用取女也、象曰天下有風姤者、風行天下、无物不遇、故是姤象也、后以施命誥四方者、后、君也、誥、誡也、風、譬王者風教也、故風行草偃、所以人君象此、以施命誥戒于四方也、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者、金者、堅剛之物、柅、制動之主、謂九四也、初六應在九四、若繫于正應、制動由四、即合理之宜、正之吉矣、故曰、繫于金柅、貞吉也、然初六處遇之初、性又躁動、即是不牽繫于四、而有所往、斯乃凶危立見、故曰有攸往見凶、然淫躁若斯、又如羸弱之豕、蹢躅而進、故曰、羸豕孚蹢躅也、羸豕、牝豕、爲淫醜也、蹢躅、行不正貌、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者、初六陰柔處下位、故稱魚也、初六與二相近、不能遠于所近、樂充九二之庖廚、故曰、包有魚也、初自願來、非已侵奪、故无咎也、賓人之物、以爲己惠、故不利賓也、九三臀無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者、九三居下卦之上、是一卦之主、今初六與二相得、而九三失其所據、居即不安、行亦不進、故曰、臀無膚、其行次且、然九三履得其位、非爲妄處、直以不遇其時、故致危厲、災非已招、故无大咎、故厲无咎也、九四、包无魚、起凶、初六與二相近、樂充九二之庖廚、四失本應、故曰、包无魚、九四既失其應、即是下无民人、无人而動、失應而作、有所興爲、即致凶災、故曰、起凶也、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者、杞、枸杞也、瓜、瓠瓜也、杞生于肥地、瓠瓜爲物、繫而不食也、五居尊位、下无其應、猶如杞包瓜、繫而不食、其猶人君、雖居貴位、下既无人、何以施其教命、故曰以杞包瓜也、下无應援、教命不可行、雖有章美之德、而但包含之、故曰含章也、然以剛居尊、懷剛中之德、雖即教命不行、无人敢有傾隕矣、所有隕絕、維天而已、故曰、有隕自天也、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者、處遇之極、无所復遇、其猶一體之中、遇角而已、故曰、姤其角也、角既處上、即非所安、與不遇无異、故生悔吝、然下既无應、不與物競、故无凶災、故曰吝无咎也、

萃卦

萃亨者、萃、聚也、其猶王者有德、懷來萬邦、人皆歸己、故曰萃也、人既歸己、即无所不通、故曰萃亨也、王假有廟者、假、至也、天下離散、雖則有廟、與无廟同、縱使享祭、神明不降、今王既有德、人神大同、孝德乃洽、王至此時、始可假有宗廟、故周宏正云、鬼神享德、不在食也、利見大人亨、利貞者、當聚之時、必須德大之人、而爲其主、故書云、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亂、故曰、利見大人也、大德之人、能宏正道、即使下民亨通、而利以爲正、故曰、亨、利貞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大牲、犧牛也、大德之人、而爲其主、聚道既全、即宜用大牲、吉、利用攸往也、象曰澤上于地萃者、澤處地上、水潦聚物、是萃聚象也、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者、除、治也、當大聚之時、慮恐人心有異、故曰、君子以修戎器、戒備防備不虞、文聚武備是也、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者、初六應于九四、見六三與九四相近、心生嫌疑、始以誠信相就、忽然生疑、未進、故曰有孚不終也、當萃之時、貴于合會、奔馳而往、進不以禮、故曰乃亂乃萃、夫謙恭之道、百行之本、若以謙而行、即無不合、今初六若執之謙遜、自比身如一握之小、又等柔儒卑劣之容、即六三邪偶、安能固守于四、即初六往必相得、不用憂慮、所以无咎、故曰勿恤往无咎也、一握者、卑小之質、己身如一握之微小也、爲笑者、儒劣之容、不敢作強剛之貌也、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者、禴、殷春祭名、四時最薄也、處聚之時、貴相聚集、方始合宜、今六二體柔居坤、守中不變、意欲靜退、不肯相從、以爲聚會、斯乃違衆、時即凶危、必至、必須牽引、然後始行、遂得吉而免咎、故曰引吉无咎、以六二體中懷信、不求苟進、既有斯德、即可以往、至辨之物、薦于鬼神、鬼神降福、故曰孚乃利用禴也、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各者、六三與九四不正、不正相聚、陰邪之應、患必生焉、故乃憂嗟、而无所利、故曰、萃如嗟如、无攸利、然上六與三本是正應、上六懷巽之道、以求朋友、故六三可以往而无咎、與上合志、而无所咎、故往无咎、然上六與三、俱是陰柔、雖是相應、俱失其匹配之義、故有小吝也、九四、大吉、无咎、居位不正、又下據三陰、即擅君之權、禍咎將至、必須立大功、以補其過、可以免咎、故曰、大吉无咎、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者、處聚之時、最得尊位、故曰、萃有位也、九四下據三陰、專制己權、己所宣命、人不信服、但自守而已、故曰、无咎匪孚也、若能不與物競、但自克修仁德、久而遠福、即憂悔可銷、故曰元永貞悔亡、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者、齎咨、嗟歎辭也、居萃之極、乘剛居上、內无應援、則憂患生焉、故□咨涕泣不安、如此憂懼、即衆所不害、遂得免咎、故曰无咎、先儒云、自曰曰涕、自鼻曰洟、

升卦

升、元亨者、升者、漸進之名、登升之義、計必大通、故曰元亨、褚氏云、猶人日思善道、進而不已、其德日新、故能亨也、用見大人勿恤者、剛不居中、无以統御于下、故須用見德大之人、然後无復憂恤也、南征吉者、南、是陽明之方、當升之時、若往陰方、即彌加暗昧、既見德大之人、復宜適陽明之方、即升進之道通矣、二方、以喻人之明昧也、象曰地中生木升者、升、是漸漸登升、道長之義、亦猶地中生木、從下升高、自微至著也、

君子以順德積小以成高大者、孔義云、君子象之、所以順行其德、積其小善、以成高大、又何安云、君子謹習爲先、修習道德、積其微小、以至高大、案此之義、順字恐當爲慎也、初六允升大吉者、允、當也、二三皆有應于上、故升之不疑、唯初六上无其應、體又柔劣、不能自進、當九二、九三升進之時、與之俱行上合、志必大得矣、故曰、允升大吉、亦猶九二、九三蔚允、卽獲吉也、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者、九二與五爲應、九二雖進、五必信任、故曰有孚也、二體剛中、誠乎信實、進不求寵、志宏大業、直是享薦神明、但可儉約薄省而已、亦得喜慶臻至、更有何咎、故利用禴、无咎、蓋爲上應于君矣、九三升虛邑者、以剛得位、已以進前、上體應柔、不拒于己、若升其虛邑、无所疑滯、故小象云、无所疑也、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者、體柔居四、下體三爻、皆悉上升、處升之際、可納而不可拒、其猶太王避狄之難、居岐山之會、故曰、王用亨于岐山也、若能因物而成、順事之情、納而不拒、所以得吉而无咎、故曰吉无咎也、六五貞吉升階者、以柔居尊、不自專制、委任九二、任用得人、故得保其升階、而踐貴位也、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者、冥、猶暝也、既處升極、而更升進、卽是暝暗不得明了、而猶求升、故曰、冥升、若冥然求升、欲爲物之主者、卽喪亡交至、如克己修身、而不暫息、施于正、卽利莫大焉、故曰利于不息之貞也、

困卦

困亨者、困者、窮阨委頓之名、道乖力疲之義、小人遭困、則窮斯濫矣、君子處之、貞節不改、而不失自通之道、困而獲濟、故曰、困亨、困而不能得通、小人也、貞大人吉无咎者、處困不濫、而能自通、此唯體正修德之人、處困而能保之、然後吉无咎也、有言不信者、當困之時、欲希濟困、必須修身慎行、立德立誠、而乃巧辭飾言、以求其濟、人何以信、轉益困窮也、象曰、澤无水困者、水在澤下、澤中萬物枯槁、困之象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者、君子守道而處、雖遭困阨之世、而不渝濫、以諂世俗、假使致命喪身、固當守節不移、以遂高尚之志、故素書云、如其不遇、沒身而已是也、初六臀困于株木之上、故曰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者、以陰爻最居窮下、卽是沉滯窮困、居不得安、若處于株木之上、故曰臀困于株木也、處困之時、欲進、卽二隔其路、欲且處、又居之不安、懼于困危、遂乃逃竄、故曰入于幽谷也、困極卽通、事之常理、不過數年、困危必釋、可以出矣、故曰三歲不覿者、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者、以剛處中、以陽居正、又无偏應、體剛、卽能濟困、居陰、卽以謙待物、物之所歸也、處中、卽德行不邪、无應、卽心无私黨、有此衆美、卽物皆歸己、不勝飽飫、故曰、困于酒食也、朱紱、南方祭服也、九二體剛、坎卦、坎爲北方、蓋九二有此美德、陽明方物而來、卽東西二方必至、故曰、朱紱方來、四方歸向、庶物豐盈、可以享薦神明、克降其福、故曰、利用享祀也、徒而又進、傾敗道也、以此征行、凶危交至、故征凶、凶禍自己所招、豈合咎怨他人、卽得无咎也、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者、石者、爲物堅剛、而不可入、謂九四也、蒺藜之草、有刺而不可踐、謂九二也、六三以陰居陽、不正而處、上无應援、无所之適、志懷剛武、欲親于四、四又不受、如石之堅、欲附九二、二又不許、猶如蒺藜、刺而難踐、故曰、困于石、據于蒺藜也、无應而行、失其配偶、譬之入于宮中、而不見其妻、處困如斯、固其凶矣、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者、徐徐、是疑懼不速之貌也、金車、謂九二、以剛處中、如車

材強壯也、四欲就初六、懼九二爲難、心懷疑懼、不敢速進、是困于九二之金車、故曰來徐徐困于金車也、有應在初、而未相遇、是以有吝、以謙得物、故乃有終也、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者、以陽居陽、而无謙遜、物則不附、怒其不來附己、乃行劓刖之刑、故異方之人、轉更離叛、故曰困于赤紱矣、以剛居中、不昧所見、改修其道、以謙得衆、故用寬徐、人悉歸己、乃有喜悅、故曰乃徐有說、剛而處尊、而用中直、卽可享祭、而獲福慶、故曰利用祭祀也、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者、葛、蔓也、藟、纏繞貌、臲卼、搖動不安貌、上六處困之極、卽是困極也、无應乘剛、行卽被物纏繞、居則臲卼不安、故曰困于葛藟于臲卼也、曰、思謀之辭也、凡物窮思變、極卽謀通、處至困之地、何有通路、故須思謀曰、我若守此、必見不濟、謀逃遁、可以免之、發意逃時、其悔乃生、故繫辭云、吉凶悔吝生乎動、是初動而有變悔、當奔逸冒險之時、又生憂悔、既出險外、卽不慮危困、所以征行而獲吉、故曰、動悔有悔、征吉也、

井卦

井改邑不改井者、井者、古人穿地汲水、以供人用、故謂之井、井以潔靜爲義也、邑、民產也、其屋遷移、井體不改、亦猶人之常德、故適不吝、德行有恆、故曰、改邑不改井也、往來井井者、往者、來者、皆汲引之、而不以貴賤汲引、故其清潔之性也、无喪无得者、此舉井體有恆、不隨物之遷變、故終日泉注、未嘗言溢、終日汲引、未嘗言竭也、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者、繘、綆繩也、汔、將至之義、羸、舒展也、言汲水將至井口、其綆猶未盡出、而鉤舒繩斷、傾覆其瓶、卽是勞而无功、喻人行其恩德、須善始令終、若有始无終、不能永保其故、就人事言凶也、書云、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是也、象曰、木上有水井者、木上有水、卽是汲水而上、井之象也、君子以勞民勸相者、勞、賚、相、助也、井之爲義、養而不窮、以勞賚之恩、恤勤惠令、勸助百姓、使有成功、故周宏正云、勸助民人、使功日濟是也、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者、初六最處井底、卽是井下、淤泥沉滓、而不可食、故曰井泥不食、井既舊穢、不曾淘渫、卽禽鳥賤類、而尚不向、卽人與禽、俱在棄捨、故曰舊井无禽、喻人不潔己修身、爲人所棄是也、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者、鮒、井底小魚也、夫井之爲道、以下給上爲義、今九二與初六相近、而附于初、卽是附給下之義、如以溪谷之水、從上注下、射徹鮒魚、故曰、井谷射鮒也、井不上汲、反以下注、失井之道、又似甕之破漏、出水注下、故曰甕敝漏也、子夏傳曰、鮒、是蝦蟆也、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者、爲、猶使也、渫、治也、言井既淘渫修治、其水清潔、可以食之、猶人德行已成、可以任用、今既不食、卽使我中心惻愴、故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若王者明睿、用我以爲輔弼、既喜其行、又欽其用、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也、得人助己而化治、民之有幸、故獲其福矣、六四井甃无咎者、甃、猶修治也、壞處以塼甃壘也、六四得位无應、得位、卽可以自處、无應、卽不可以行、其猶人之爲道、无施行之功、卽可以修德自處、故无咎也、九五井洌寒泉食者、洌、清潔也、寒者、表清潔之義也、餘爻不當貴位、皆修德待用、九五既居尊位、能擇人而用之、以剛居中、下无私應、剛中、卽能斷制非妄、下无私應、卽无偏曲之心、猶剛正之主、不任貪濁之臣、必須行潔賢明、而後始用、故曰寒泉食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者、凡五穀收成、倍于常年者、曰收也、上六處井之極、井道大成、如五穀之有收成、故曰井收也、幕、是覆蓋

也。井既大成。不須覆蓋。而不私其利。使天下悉皆汲引。卽是信被天下。而致大成。故獲大吉。故曰勿幕有孚元吉也。

革卦

革已日乃孚者。革、改變之名。易舊之義。故名革也。革既改舊易新。卽是王者創制命令。改前王之法度。以其初施法令。民有所疑。未便從伏。必須已竟。今日明日方始從令。故宋衷云。人心習常。不說改易。及變之後。樂其所成。故卽日不孚。已日乃孚矣。故曰。已日乃孚也。已、竟也。元亨利貞悔亡者。悔吝之所生。生乎變動也。今革既變故。人心不安。必有憂悔。今革道既當。卽得大、通、利、貞。而憂悔乃亡。故須備此四德矣。象曰。澤中有火革者。火居澤下。火炎上。澤潤下。二性交。故能變革也。君子以治歷明時者。寒暑迭終。日月更運。天時人事。各以時遷。故君子觀茲革象。修治歷數。以明天時也。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者。鞏、固也。黃、中也。革是牛皮。生曰革。熟曰韋。今初九處革之初。未肯從變。言其執志堅口。守中和之道。不肯造次從變。如似牛皮堅韌。不從改變之命也。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者。陰柔之體。不敢爲先。故革命已行竟日之後。乃始從之。故曰已日乃革之。既從革命。無復疑阻。往就于五。不被疑難。故可以征進。而獲无咎也。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者。三處炎極。火性上炎。上體是水。水性柔順。九三以剛居火極。火性剛猛。故有革命之言。而上體三爻。以受命令。不敢有違。其言不虛。故曰。革言三就有孚也。人既從命。更興征伐。卽是非理興師。所以致凶。夫興師動衆。是正道之危。故曰征凶貞厲也。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者。无應故有憂悔。能從革命。故曰悔亡也。居水火之際。不爲固吝。信彼改命之制。合時之願。所以獲吉。故曰。有孚改命。吉也。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者。居得尊位。以大人之德。爲革之主。卽是革去前王之命。爲新創之君。信德自著。合人之心。不勞占決。斯湯武之君是也。虎變者。謂改正朔。易服色。取其文章炳煥。又取虎之威猛可畏之義也。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者。處革之極。變道已成。君子居之。雖不如大人之變。如虎之文。然亦可順時而行。如豹文之暎蔚。故曰。君子豹變也。若小人處之。但能變其顏面。順上而已。故曰。小人革面也。革變已極。人皆從命。固宜靜處。而更以征伐爲求。卽是躁擾于人。所以致凶。如靜而居之。皆獲吉。故曰。征凶。居貞吉也。

鼎卦

鼎。元吉亨者。鼎者、器象之名。故何妥云。古者鑄金爲此器。能調五味。變故取新。以成烹飪之用。以供宗廟。次養聖賢。天子以天下爲鼎。諸侯以國爲鼎。變故成新。尤須當理。故先元吉。後乃亨通。故曰元吉亨也。象曰。木上有火鼎者。巽、木也。又爲人。離、火也。木入火中。是烹飪。鼎之象也。君子以正位凝命者。凝、嚴整也。鼎既變故成新。所以君子象之。正定脩卑之位。使其有別。布示嚴凝之命。使其不妄輕犯也。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者。趾、足也。顛、倒也。鼎之爲義。下實上虛。虛以納物。實以受物也。今初六以陰處下。卽是鼎口向下。鼎足倒上。卽是鼎傾覆。足倒在上。故曰鼎顛趾也。鼎既顛趾。其所利者。利在傾棄鄙穢之物。故曰利出否也。以事明之。亦猶正室難亡。媵妾不可爲室主。若以妾爲室主。亦猶鼎之顛趾。咎莫大焉。

妾若有子。卽母以子貴。以此繼室。猶可免咎。故曰。得妾以其子。无咎也。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者。實、謂陽也。卽、就也。鼎之爲義。虛中待物。乃是其常。今九二以陽居中。失虛中之義。施之人事。卽是志意盈滿。不受規誨。故曰。鼎有實也。我仇、謂五也。仇、匹也。然六五是我之仇匹。有乘剛之疾。不得來就于我。爲六五下有二剛爻。爲疾也。我得全其志。不爲驕盈。卽獲吉也。故曰。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也。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者。鼎之爲義。下實上虛。九三既處下卦之上。卽是鼎耳。鼎耳之用。唯在虛空以待鉉。而舉之。今九三以陽處之。而自實塞。卽是變革鼎耳之常道也。故曰。鼎耳革。以人事明之。是懷小人之行。而自實塞。不納賢良。故曰其行塞也。既无虛中待物之心。物亦不來歸己。猶雉膏美物。而終不得食。故曰。雉膏不食也。方雨虧悔終吉者。此戒其勿行剛處亢。以柔和爲用。若不全任剛亢。務在和通。方欲爲此和通。卽虧減其悔。終獲吉矣。雨、喻陰陽和順也。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者。餗、是八珍糝鼎之實也。渥、霑濡之貌。九四有應在初。初已傾棄穢物。卽九四有以受其珍美之物也。九四上近于五。卽有承五之心。下又應初。又有施下之義。既承且施。力所不任。卽至折足。而傾棄其餗。故曰。鼎折足。覆公餗。鼎足既折。覆餗于地。卽被沙、鹵霑濡。喻之于人。智小謀大。力小任重。受其至辱。災及其身。故曰。其形渥。凶。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者。黃、中。謂五也。金、剛。謂二也。鉉者、扛鼎之物也。六五以柔居中。故曰。黃耳。應在九二。以柔納剛。納金鉉而以舉之。故曰。金鉉也。所納剛正。不爲虛妄。故曰利貞。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者。堅剛之物。而懷潤澤之性。喻道大成。而有斯美。體剛履柔。是用玉鉉。而以自舉。故曰鼎玉鉉也。應不在下。不私其用。故獲大吉。而无不利。故曰大吉无不利也。

震卦

震亨者。震、動也。此象雷之卦。雷、是天之威動也。雷之威震。人皆驚懼。因此恐懼。而乃修德。恭儉整肅。所以獲通。故曰震亨也。震來虩虩。笑言啞啞者。虩虩、恐懼之貌。啞啞、語笑之聲。故迅雷風烈。君子爲之變容。天既威震。人皆恐懼。不敢怠慢。遂乃修德。道成德立。福慶亦至。福至之後。方敢喜樂。故曰笑言啞啞也。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匕者、其形如畢。可以舉鼎中之物也。鬯、是香草。取之釀酒。宗廟之用也。震卦體剛長子。若君出于外。或爲巡狩等事。卽長子監臨于國。威震肅齊。廣及百里。百里者。取雷震百里之義。承主祭祀粢盛之器。守而不失。故曰不喪匕鬯也。象曰。洊雷震者。洊者、因仍之義。雷聲連續。威震相仍。雷電赫赫。故曰。洊雷震也。君子以恐懼修省者。恐、怖也。懼、驚駭也。君子立身。恆懷驚肅。若臨泉谷。如履薄冰。況遇天之威怒。彌益修身。省察己過也。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者。以剛處卦之先。剛則不暗於機。先則能有前識。當威震之時。天威大行。而能懼以脩德。遂至笑語之盛。吉福臻焉。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者。初九以剛居下。因懼修德。卽是有德之人。今六二不能敬剛。陽尊有德。而反乘之。卽爲天之所誅罰。故威震若來。卽致危厲。哀嗟傷嘆。亡其資貨糧用之屬也。故曰震來厲。億喪貝也。億、傷嘆之辭也。貝者、資貨糧用之屬也。違天不敬。遂被天誅。懼天之威。而乃逃竄。威嚴大行。人不容舍。无糧而走。必將困危。雖超九陵。不過七日。爲有司所獲。故曰。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也。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者。蘇蘇、是心

懷憂慮、不安之貌、六三履位不正、心恆憂慮、不獲安寧、故曰、震蘇蘇也、雖心不安、而不乘剛、不爲乖逆、故可以懼行而无災眚、故曰、震行无眚也、九四、震遂泥者、泥、沉溺也、九四以剛陽之質、在四陰之中、爲四陰之主、固宜挺身獨立、以安于衆、若以自懷恐懼、不能挺拔、即致泥溺沉困于難、故鄭衆云、身既不安、豈能安衆是也、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者、往即无應、來又乘剛、往之與來、不免危厲也、夫處危厲之時、而居尊位、即是天助君命、威令大行、斯乃有事之機矣、故戒之曰、但保其位、守中自安、能高大其行、无所喪失、即懷大事、故曰億无喪有事也、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者、索索、不安不專之貌、矍矍、視不正、不審諦之容也、上六處震之極、是擺之極矣、既居極懼之地、而欲求安、亦不能得、故心懷不安、乃索索然、而所瞻視又不專審、乃矍矍矣、蹙懼若此、更有征、即將有凶危至、故曰征凶也、若所懼之事非是已作、若因鄰家有事、懼相連及、預先防戒、即得免咎、故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處極懼之時、雖復姻親、亦不无相疑之言、故曰婚媾有言也、

艮卦

艮其背、艮者、靜止之義、此卦象山之爲體、安然靜止、不動不移、故以爲名也、以人事喻之、貪欲之情、傷性壞義、防其動欲、制其未成、故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也、背者、无見之物、既止在其背、目之不見、即動欲之情不生、故曰艮其背也、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者、夫對面而止、即情有所動、抑傷其情、而強使止、患必生焉、今止在其背、故不獲其身、雖行于庭、不見其人、即无咎矣、象曰、兼山艮、兼山艮者、孔氏云、兩山兼重、謂之兼山也、直置一山、已能鎮止、兩山重疊、止義彌大、故曰、兼山艮也、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者、艮之爲義、各止其所、故君子象之、思慮不出己位、不妄動求、不相侵也、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者、趾、足也、又處卦之下、即是止在于足、既止于足、不爲躁動、而得无咎、故曰、艮其趾、无咎、靜止之初、心无動欲、其利在于永長貞正、故曰利永貞也、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者、腓、腨腓也、拯、舉也、隨、謂足也、六二、止于腓、腓體動躁、屈伸搖動、皆隨其足、今止在腓腨、足既不舉、腓无由動、故艮其腓、不拯其隨也、腓性動躁、而強止之、則傷其本性、情與體乖、故其心不能快樂矣、故曰其心不快也、九三、艮其限、裂其夤、厲薰心者、限、是身之中、人繫帶之處、三居兩卦之際、即是止在其限、故曰、艮其限也、夤、當中脊之肉也、薰、燒灼也、三既處二卦之際、即上下不通、是分裂其夤、身將喪矣、乃憂危之切、故薰灼其心、故曰厲薰心也、然君子治國、若治于身、上下不通、君臣不接、故裂夤即身亡、不接則國喪、故王注云、體分兩主、大器喪矣、大器、謂國之與身也、六四、艮其身、无咎者、已入上體、與九三相得、兩體不分、全乃謂之身、履得其位、而全其身、不陷非妄、所以无咎也、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者、輔、夾車也、六五、艮于輔頰之間、即是慎止言語、密于樞機、故曰口无擇言、言有倫序、所以悔亡、故曰言有序悔亡也、上九、敦艮吉者、敦、厚也、居止之極、敦厚在上、不爲妄動所牽、故獲吉也、

周易口訣義卷六

下經三漸至未濟

漸卦

漸、女歸吉、利貞者、漸者、徐進之名、歸、嫁也、女人生有外成之義、以夫爲家、故嫁爲歸也、女人之嫁、備禮乃行、吉而善矣、故曰女歸吉也、漸進禮全、嫁娶之正、故曰利貞也、象曰、山上有木漸者、山上生木、漸漸進長、因山而高、非是忽然而起、故曰漸之進也、君子以居賢德善俗者、君子求人、須求賢德、使其居位、施發教令、善誘風俗也、侯果云、賢者、德成之名、德、是貴賢之實也、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者、鴻、是水鳥、以況從下至高、漸進之義、干、水涯也、鴻之進、至于水涯、故曰鴻漸于干也、進未得位、必被陵辱、乃困于小子、危于謗言、故曰小子厲有言也、雖困于小人之言、而但懷道德、安能損于君子之道、故曰无咎也、干、亦喻水上、非安之所、更以无應也、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者、磐者、山中磐石也、以柔處中、進而得位、猶鴻鳥棲于磐石、得可安之地、故曰鴻漸于磐、既得可安之地、居中有應、吉福至焉、故飲食豐飽、不素飽而已、故曰衎衎吉也、衎衎、是喜樂之貌也、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用禦寇者、陸、是山頂之高處也、九三處下卦之上、如山之頂、如鴻升進、至于山頂、故曰鴻漸于陸也、三之與二、同處一體、其猶夫婦一體之義、今九三務進、不肯卻回、即是夫之征進、不肯反家、故曰夫征不復也、九三前進、與四相得、貪

務邪偶。即婚亦不能守貞。非夫而孕。故不能育。故曰婚孕不育也。見利忘義。貪進忘舊。凶之道也。與四相得。邪偶相與。恐人爲難。以爲間阻。故利用防禦寇害。順相保也。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者。桷、棲桷也。以柔得位。如鴻棲于平直之枝。堪棲桷之用。是可棲息之處。故曰鴻漸于木。或得其桷。與三相得。心无憂慮。雖乘剛相合。固无咎也。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陸續云。陸、陵、俱是高處。然陵卑于陸也。九五進處尊位。如鴻進高。以止于陵。故曰鴻漸于陵也。正應在二。隔于三四。不得與應相交。是兩情勤慕。阻隔不通。故曰三歲不孕也。二與五各懷中正。九五是君。三四是臣。以臣欺君。勢不可勝。三歲已來。道成事濟。久塞其路。不得勝于君。五二各得其願。故曰終莫之勝。吉也。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者。三之與上。皆處山頂。並稱陸也。然上九最居卦上。是能爲超塵進處高潔。不累名位。德高之人。无物屈心。不亂其志。故其羽翼清虛。可爲世之儀表。峨峨清奇。可貴可則。故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也。

歸妹卦

歸妹者。女人以嫁爲歸。歸妹、即是從姊而嫁。故曰歸妹也。然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姪娣從之。虞翻云。九女者、貴其男女繼嗣。宗享不絕也。征凶无攸利者。征、謂進而求龍也。妹從姊而行。固宜卑遜。敬事女后。若妄求進寵。希謂並后。即有並后之亂。凶禍斯至。而无利。故曰征凶。无攸利也。象曰。澤上有雷。歸妹者。澤上有雷。悅而有動。歸妹之象也。君子以永終知敝者。諸儒於此。各以意見互說不同。不可隨波而流。彌增惑亂。今則取師說爲義也。所以一娶九女者。貴其蕃育繼嗣。宗享不絕。則是永長延祚。保後之終。若九女无子。即絕其後嗣。即有不終之敝。蓋爲正經云。天地之大義。人倫之終始矣。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者。少女謂之娣也。以兌適震。以幼從長。非其匹配。是從姊而行。故歸妹以娣也。雖不失其道。然幼從長。譬之跛足之人。足雖蹇跛。不妨履踐。故曰跛能履。妹從姊行。不可僭進。爲嫡即凶。爲娣即吉。故曰征吉也。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者。位雖不正。而居內處中。守其卑禮。不爲妄進。猶如眇目之人。不妨所視。故曰。眇能視也。居內守中。不失常道。是居幽而不虧其正。故曰。利幽人之貞也。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者。六三處下卦之上。位又不正。即是僭進。求爲室主。室主猶存。進不值時。故宜待時。故曰歸妹以須也。既不值時。周當反歸。且爲娣從。俟時而進。故曰反歸以娣也。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者。以陽居陰。位不正也。下又无應。以不正无應而行。是爲妄進。故須愆過於期。若有所適。候彼道弱。乘待時而行。然後可往。故遲歸有時也。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者。居得尊位。應在九二。是帝王嫁妹。以降於二。故曰帝乙歸妹。袂者、衣袖。爲禮容。帝王嫁妹。則以衣裳爲崇飾也。其君、即五也。應在九二。以震適兌。以長從幼。即是降尊就卑。不如以卑就尊。合於常道。故曰。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陰之盛。猶如月。近望可以敵日。以貴而行。以斯適配。往亦必合。故月幾望。吉。幾、近也。陰盛爲位在於中。以貴而行也。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者。女人之行。以承順爲德。士之爲道。以下之應命爲美。今上六居卦之上。而无承應。其猶女人承捧虛筐。空无所有。筐本盛幣帛。今既空虛。即上无所奉。故曰女承筐无實也。下既无應。人不奉命。譬之刲刺其羊。而无血矣。羊本有血。今既无血。即是教令不行。故曰士刲羊无血。進退莫與。故曰无攸利。羊、謂六三也。

豐卦

豐、亨者。豐、是宏大之名。皖徒爲義。財德盛大。故謂之豐。財多、能濟於衆。德大、无所不通。故曰豐亨也。王假之者。假、至也。王能至於豐大之德。无所不周也。勿憂宜日中者。勿无也。德能廣大。无所不通。如日之中。盛明照臨萬國。德偏如此。无復憂慮。爲天下主。須令微細隱滯者。獲通豐亨。勿憂之德。故宜日中也。象曰。雷電皆至。豐者。雷、天威也。電、光輝也。威光並至。所以豐大也。君子以折獄致刑者。折、斷也。致、至也。君子法天而行。故折斷獄訟。須察虛實。至於刑罰。不濫及无辜也。文明以動。不失情理也。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者。以陽應陽。旬、爲均平也。豐大之世。文明以動。所貴光大。以合時宜。今初九與四俱陽爻。兩體均平。安得有咎。故曰遇其配主。雖旬无咎。能相光大。往有嘉尚也。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者。處豐之時。貴于光顯。而蔽暗昧。今六二以陰之質。應五又陰。是重暗之極。故日中盛明。乃見星斗。故曰豐其蔀。日中見斗也。蔀者、曖光明之物也。往就于四。四又暗昧。不能啓發其明。心生狐疑。而不自決。居乎下位。則暗疾未除。往之與來。不免暗疾。故曰往得疑疾。然處中居位。處暗不邪。但懷忠信。不爲暗疾所累。而能啓發其志。故獲吉矣。故曰有孚發若吉也。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沛、幡幔。禦蔽光明之物也。沫、是微暗不明之謂也。九三應在上六。志在乎陰。雖免豐蔀見斗。蓋乎以陰處陰。而猶豐沛見沫。是日中盛明。而見微沫矣。故曰豐其沛。日中見沫。處豐大之時。而見物微沫。斯則不可施于大事。其猶人之所用。在於左右之肱。今右肱既折。況復見物微沫。只可自守而已。乃得无咎。故曰。折其右肱。无咎。爲施明即見沫。施用則折肱矣。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者。九四以陽居陰。而懷暗昧。如日中見斗也。夷、平也。應在初九。以陽適陽。二體均平。能相顯發。若遇初九夷主。所以獲吉。故曰遇其夷主吉也。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者。以陰之質。來居陽位。是暗而求明。既居尊位。能獲章美。慶譽所以吉。是光大彰顯其德矣。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者。屋者、蔽陰隱之處。上六以陰處外。而不居其位。即是幽隱之人。絕跡深藏者。既是藏隱。恐爲人所見。故豐厚其屋。而又蔀覆其家。假使闚覘其戶。隱翳之深。而闃寂不見其人。故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也。亦是乘其所止。外處深藏以高其行。然處豐大之時。即是明君之德。光被天下。野无遺賢。固合睹斯明代。居位佐時。共施政事。而反以自隱。三年者。豐道已成。而猶不見。所以致凶。治道未濟。隱藏猶可。治道既濟。何爲藏身不出。失時尚凶。況復更藏。凶其宜也。

旅卦

旅、小亨。旅貞吉者。旅者、客寄之名。羈旅之稱也。旅人觸目乖阻。困於途路。求容僅存。假使濟通。所通非大。但小亨而已。故旅小亨也。羈旅而得小通。是旅之正吉。故旅貞吉也。象曰。山上有火。旅者。火在山上。因風而起。遂草而行。勢不久留之象也。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者。旅卦而引斷獄案。六十四卦。有文明者。多稱用刑。今旅卦有艮止離明。止、即審慎用刑。明、即不濫不枉。故聖人之意。取其明察止審。不妄刑罰。蓋

以人命至重。故陽膚爲上師。曾子臧之曰。治獄之道。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是也。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者。瑣瑣者。細小卑賤之貌也。處旅之時。故居人下。是卑賤細小矣。故旅瑣瑣也。身處人下。不得所安。有所興爲。災禍自致。故曰斯其所取災。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者。次。是旅店。旅人所居之處也。六二以柔居中。得位承上。即是旅人得其所安。只可店舍而處。故曰旅即次也。處旅行謙。不爲剛猛。但有童僕之正。懷來資貨。不盧喪失。故曰懷其資。得童僕貞也。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者。九三處下卦之上。上无應。與初二相得。遂欲自尊。而施惠於下。當旅之時。不能謙和靜慎。而乃預萌侵權。爲君所疑。遂被黜奪。焚其次舍。是喪童僕之正。而身危矣。故曰喪其童僕貞厲。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者。九四以陽居陰。即懷謙之道。處旅行謙。雖不得平坦之處。而得用斧之地。謂除荊棘而治坎舍。以自居之。故曰旅于處。得其資斧也。寄旅求安。不得平坦。而得荊棘之地。即其心不樂。故曰我心不快也。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者。羈旅之時。不可以處盛位。縱使居之。終不可保有。喻射雉一矢射之不中。而失其矢。雉雖有。而終不可得。故曰射雉一矢亡也。然五居文明之中。能審禍福之機。不乘剛而專權。但棄下而恭愿奉上。故終以美譽而見命也。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者。居高位危以爲宅。鳥巢之象。旅人最處上位。衆心所嫉。居嫉害之地。因被侵奪。必致凶寒。得高位而先笑也。凶禍至而後號咷也。侵奪而似鳥焚巢。牛。是稼穡之首。喪失其牛。理在不難。衆所同嫉。物莫之與。危而弗扶。無人以爲聞報。無所依託。即傷切甚矣。故于易凶。

巽卦

巽小亨者。巽。是卑順之名。和入爲巽。故謂之巽也。夫人用巽。必須恭儉莊敬。進退合宜。若過于卑巽。踰尊卑之分。敬恭不合禮。即所通非大。故曰小亨也。利有攸往者。巽順以行。物不違拒。故曰利有攸往也。利見大人者。人用巽順。即无往不利。大人用巽。其道愈隆。巽順之美。上下皆須之。故曰利見大人也。象曰隨風巽者。按說卦云。巽入也。風之所入。物无不順。風相隨而行。故曰隨風巽也。君子以申命行事者。風行草偃。亦有王者風教行于天下意。故君子象此。申其命令。行其政教之事也。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者。出令之初。人未從化。心懷猶豫。進退遲疑。申命之初。人未信服。成命齊邪。莫過威武以整齊之。故曰進退。利武人之貞也。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者。史謂祝史。巫謂巫覡。皆是接事鬼神之人。九二處巽之中。在下位。而以陽居陰。卑巽而順。故曰巽在牀下。卑謙過甚。失于正道。咎過生焉。然鬼神无形。所在怠慢。九二卑恭如是。事神祇而可獲多福。故曰用史巫紛若吉。无咎也。紛者。盛多之貌也。九三頻巽。吝者。頻。是頻蹙不樂之貌也。九三體剛居正。爲四所乘。志意窮屈。不得舒暢。故懷頻蹙。即是鄙吝之道。故曰頻巽吝。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者。六四乘九三之剛。所以有悔。然得位承五。上奉君命。所以悔亡。親近至尊。即是權臣。以斯行命。必有功勞。譬之田獵。而獲三品之物。故曰田獲三品也。一曰乾豆。爲豆實。以奉宗廟。二曰賓客。以助君明目達聰。三曰充君之庖廚。供君之費也。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者。五以剛居位。違乎謙巽。故有憂悔。能用中正。以宣命令。人不敢違。所以悔亡。而无不利也。初施命令。

新用剛直。人未從化。故曰无初。以中正之德。宣布命令。人漸從化。故曰有終也。申命令。謂之庚。以人迷既久。不可卒然而理。故先申三日。慇懃勸諭。使其變惡從善。令著之後。復再申三日。人若不從。即當誅罰。民服其罪。所以獲吉。故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也。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者。處巽之極。言巽過甚。似巽于牀下。斧者。是斬斷之物。喻決斷威制。今既處上。剛合威斷。臨下。而乃過于謙。即是喪其威斷。是正道之失。故曰喪其資斧貞凶也。

兌卦

兌亨利貞者。兌澤能潤悅萬物。故謂兌悅也。喻人君能以兌澤潤于萬人。恩流人悅。无所不通。故曰兌亨也。以悅相親。恐陷邪諂。其所利者在貞正。故曰利貞也。象曰麗澤兌者。麗。猶連也。兩澤相連。上下俱悅。故曰麗澤兌也。君子以朋友講習者。先儒云。同處師門曰朋。共執一志曰友。友。猶黨也。必須友者。學記云。獨學无友。即孤陋寡聞。謂朋友聚居。講解道義。修習文禮。相悅之盛。莫盛于此。故鄭衆云。樂耽于酒。則有沉酗之因。志累于樂。則有傷性之患。所以君子樂之美者。莫過于尚詩書。敦習道義。教之盛矣。樂在斯焉。初九和兌吉者。處悅之初。而无私應。與衆和悅。天下皆親。以斯而往。何所疑乎。所以獲吉也。九二孚兌吉悔亡者。以剛處中。是懷信實之人。悅而施信。即吉從之。故曰孚兌吉。失位而處。所以有悔。志在忠信。所以悔亡也。六三來兌凶者。以陰居陽位。是來求悅。以不正之身。妄來求悅。是佞邪之道。所以致凶也。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者。商。謂商量裁制之謂。介。隔也。六三以諂佞之身。而近至尊。妄求于寵。夫佞邪之人。國之患害。今九四既是權臣。爲君委任。固宜與君商量裁制。介隔邪佞之人。內掌樞機。以匡王室。經營論理。未遑安寧。故曰商兌未寧也。介疾。是除邪。與君除害。四方安靜。故有喜慶。故曰介疾有喜也。九五孚于剝。有厲者。剝。是小人道長之稱也。九五爲悅之主。固宜中正自安。惟賢是任。而乃反親上六。昵狎小人。遂爲小人所害。危厲。故曰孚于剝。有厲。書曰。遠耆德。比頑童。是爲亂風也。上六引兌者。六以陰最居悅後。是自靜退。不妄求進。必須他人牽引。乃從衆悅。故曰引兌也。

渙卦

渙亨王假有廟者。渙者。離散之名。經釋爲義。然則小人遭難。奔逸逃散。逃散方始獲濟。大德之人。處難之時。能建功立德。散釋險難。以安時人。故謂之渙也。能釋險難。人皆獲濟。所以亨通。王能釋難而通。天下太平。至於建立宗廟。德洽人神。雖復大川。亦可濟涉。險難既釋。宜宏道化。利物聚人。莫過於正。故曰利涉大川。利貞也。象曰風行水上渙者。風行水上。激揚波濤。散釋之象。先王以享於帝。立廟者。先王既釋險難。民泰時安。可以享獻上帝。建立宗廟。祭祀祖考。告以太平也。初六用拯馬壯吉者。拯。拔也。初六處難之初。乖散未甚。可以用馬拯拔。得其志而遠離。難初未至危劇。相時而行。是壯而獲吉也。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者。机。是案机。以承物也。謂初與二。俱无應相得。既託於初。得其所安。逃難離散而奔。故曰渙奔其机。悔亡也。六三渙其躬无悔者。渙之爲義。內險外安。六三有應於外。不顧所守。脫身而出。與剛合志。故得悔亡。故曰渙其躬。无悔也。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者。六四既在險外。即是已險難之人。近於至尊。爲君

委任內主權密外宜王命而能散羣衆之難以安綏萬人也而獲其大功所以元吉故渙其羣元吉然爲君所任任重憂深雖能散衆之難猶疑散難之中恐有未平丘墟之險恆懷思慮心未得安故曰渙有丘匪夷所思也丘丘墟也夷平也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者人之驚怖既汗從體流故以訓釋爲汗也九五處於尊位而能發號施令大散天下之險危故曰渙汗其大號也爲渙之主能散險難若非王者正位則不能然正位不可假人故王居无咎也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者血傷害之義逖遠也上九所居最是險外是不爲物之侵傷逖遠而去拔出險外故曰渙其血也散患於遠害之地誰能與我爲咎也

節卦

節亨者節制度之名節止之義故謂之節也節制要在得宜尊卑有別其道乃通故曰節亨也苦節不可貞者爲節之道必須當理若過於刻薄傷於物情物所不堪非爲節道不可爲正故苦節不可貞也象曰澤上有水節者澤陂陷之處也澤之大小各有區別今水居澤上隨其大小得宜各有止節故爲節象也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者數謂禮數等差也度謂上下優劣也議人德行輕重得宜皆是節制度數之義所以周禮五等諸侯所受錫命皆有度數是也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者節者制度之義今初九處節之初即是初制法度宜其慎密不令泄露若教令未宣而乃泄露即人心多險姦詐生焉若慎密不失施制合宜應時無僞乃得无咎知通塞矣九二不出門庭凶者初爲制度之始法制未成固宜慎密今至九二是法制已成而猶漏之失時之中乃乖於理失時之極所以致凶故曰不出門庭凶也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者處節之時固宜各得其序不相乖越今六三以陰居陽以柔乘剛以爲嗜僧而不爲節禍將及身以至哀嗟故曰不節若則嗟若也禍自已招非人所與无所怨咎於人故曰无咎六四安節亨者以柔得位承順於君是得節之道但稱安行此節而不改變則何往不通故曰安節亨也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者不苦而美謂之甘也九五爲節之主履正居中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人爲節而無傷即是不苦而甘所以甘吉矣爲節不傷苦而能甘以此而往人所嘉尚故曰往有尚也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者居節之極是過節之中傷於爲正物所不堪正之凶矣故曰苦節貞凶若以施人則是正道凶若以苦節於身修己自厲則可以悔亡矣

中孚卦

小過卦

小過亨利貞者小過者過於小事故謂小過也以小事而濟用物乃可通故曰亨也順時矯俗利在歸正故曰利貞也可小事不可大事者世既小通即可正以小事不可正以大事也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者鳥之所棲止於林澤飛而向上則入杳冥羽翮摧頹遺其音響哀以思處顧求所安故不止則意困下則棲於林藪故曰不宜上宜下大吉也此論上乘剛逆也下承陽順也故君子爲過矯之行上則逆鱗下則執柔守順故以飛鳥上下而取義焉象曰山上有雷小過者雷本出震於地上今既出至山上過其本處故曰小過也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小過之世戒其所過小人居之則慢易奢

僧故君子爲過矯之行過乎恭敬喪孝之禮過乎哀戚費用之宜過於儉約之謂也初六飛鳥以凶者小過之義上逆下順初處在四若往就四則是逆於逆也同於飛鳥上而無所措足所以致凶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者過而得之謂其過也六二居初之上而居中位是過於初而遇六二也祖始也謂初也妣者母之稱也六二居中履正故謂之妣矣已過初遇二位遇母之處內故曰過其祖遇其妣而得位處中不至於僭縱守臣位安可有咎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也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者小過之世大者不能立德故令小者僭過驕慢陵上也九三以陽當位又處下卦之上固合防過小人不令奢僭而九三更應上六與小人同情反爲小人所害也故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也戕者殺害之義也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者居小過之世小人有過差之行須大德之人防閑遇絕不令過差今九四雖復陽爻而不居位故其所過咎責不在己故得无咎九四所以得免咎者以其失位在上卦之下不爲過厚之行故得遇於无咎之宜故曰无咎弗過遇之也既無防止遇制之能自守其位則免咎而已若有所往則致危厲故曰往厲也不交於物物亦不親既無人相親是無援助欲有所往必致危厲無所告救故必自戒慎以全其身故曰必戒也既不能裁制小人亦不可任用以其如此故不足長行其正故曰勿用永貞也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者小過者小過於大也陰居陽位是小者過於大陰之盛矣陰止於上陽氣不通雖復至盛密雲止在西郊而不能降其雨以人事明之是陰柔之主以處尊位未能施其風教恩惠及下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公者臣之極貴也五極陰盛故稱公也小過之時其過猶小是不能大作猶爲隱伏以小德之才治小過之失能獲在穴隱伏之物又如公之弋獵而獲隱伏之獸故曰公弋取彼在穴也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害者處於小過之極是小人過甚不知限際遂至穴梅過至穴無所復遇故曰弗遇過之也以小人之行不守限量過而不已遂遭憲網亦如飛鳥飛而不已無所棲託必罹矰繳所以凶矣故曰飛鳥離之凶過於亢極以稱其凶是謂不慎其身災害斯及復何恨哉故曰是謂災害王注過至于亢將何所過飛而不已將何所託也

既濟卦

既濟亨小利貞者既盡也濟渡也剛柔得正上下相應故曰既濟也萬物盡皆濟渡若小者不通則无濟之理今小者猶尚亨通則柔大之物自然獲濟故曰亨小也物既盡濟非正不可故曰利貞初吉終亂者此設戒之辭當既濟之時若能戒慎謙守不爲驕恣則既濟无窮安有危亂及已若其不能居安慮危慎終如始則既濟其梅危亂至矣故王注云終亂不爲自亂由止故亂是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者孔穎云水在火上炊爨之象飲食以之而成性命以之而濟故是既濟象也君子以思患預防之者處既濟之時舉事合宜恣情所欲固當恭儉保守存不忘亡思慮後患預爲防慎故書云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是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者初九處既濟之初是始濟渡也始濟險難未至乾燥之地猶拖曳其輪濡溼其尾言其勞苦方始獲濟其于義理安有咎哉故曰无咎也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者茀者婦

人之首飾也。六二居中爻正，而應于五，雖與初三相近，情不相得，遂被初三相奪，以人事明之，其猶貞潔之婦，容貌光艷，夫暫不在，遂被他人侵陵，頭上花飾，強爲攜奪，故曰婦喪其茀，稱婦者，明已自有夫，而被見侵，當既濟之時，法令明峻，不容邪道，婦既執貞如此，衆尚節志，皆願助之，假使逃竄，勢不能久，不過七日，必見執獲，故曰勿逐七日得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者，處既濟之時，居文明之末，將入險難，是居衰末，而能濟，其猶殷王高宗，諒陰三年，盛德中興，克伐鬼方，以其盛德始興，不能即勝，故三年已後，乃始克勝，故曰三年克之也。高宗者，武丁之號，殷之賢王，挺濟衰世，能伐遠方，若小人居之，必致危亂，不可任用，故曰小人勿用也。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者，繻，宜曰濡，是高澤之義，袽者，衣敝爛者，可以塞漏舟也。六四處得其位，而與三五相近，情不相得，常慮危患及身，如舟之穿漏，而能得濟渡者，必須有敝爛之衣塞之，免爲濡溺，方遂獲濟，故曰濡有衣袽也。鄰，不親而得全者，須防戒得免，故曰終日戒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者，牛，祭之盛也，禴，是殷時春祭之名，四時最薄之祭也。九五處既濟之時，得居尊位，天下盡皆獲濟，亦何所營爲，喻天下太平，不勞思慮，其所務者，莫過祭祀，祭祀之本，莫過修德，今九五履正處中，修德如此，但可禴祭省薄，精誠致敬，合時之宜，則神明降福，假使東鄰殺牛，豐厚之盛，神靈不饗，不如西鄰薄祭，吉福大來，此蘋蘩可薦之義，故惟德是馨矣。上六濡其首厲者，處既濟之時，守謙保位，无爲无事，安能有咎，今既進而不已，遂遇危難，故濡其首也，既被濡首，將陷於難，危莫甚焉，故曰濡其首厲也。

未濟卦

未濟亨者，未濟是未能濟渡之名，喻人德薄居位，才德劣小，不能拔濟危難，必須任之于賢，委之于德，則利者，汔，將盡之名，其猶小才之人，不能濟拔險難，當及於岸，力已疲憊，遂濡溺其尾，幾至沒溺，豈有利焉，之小狐渡水，智力孱劣，必須待水乾淺，方可涉川，未濟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者，君子見未濟之患，以謹故曰濡其尾，无攸利也。象曰，火在水上，未濟者，火水之用，相合而成，即能濟人之性命，今火居其上，而火之用，相合而成，即能濟人之性命，今火居其上，而上炎，水流於下而下注，火水各抗，焉能烹飪，故爲未濟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者，君子見未濟之患，以謹慎爲用，故分辨事物，各安其居也。初六濡其尾，吝者，初六處未濟之初，最居險下，而欲強進求濟，其如力薄何，所以進未達岸，濡溺其尾，故曰濡其尾也，然體雖陰柔，不爲剛狠之性，而乃猶不思反，以斯而往，頭亦甚矣，故曰吝也。九二，曳其輪，貞吉者，九二以剛居中，而應於五，爲君委任，即是救難之人，然二雖處險中，不爲難之所溺，故經綸屯蹇，任重憂深，所以曳拔其輪，以出險外，故曰曳其輪也，救難濟危，莫過于正，故曰貞吉也。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者，六三處未濟之時，以陰柔之質，失位不正，安能自濟，若征而冰濟，必致凶危，故曰未濟征凶也。然九二剛陽，爲君委任，即是能救難之人，六三若能委質親二，即不虛沒溺，自然獲濟，故曰利涉大川也。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者，九四履失其位，所以有悔，然出險難之外，居文明之初，接近於君，志行其正，所以獲吉，憂悔乃亡，故曰貞吉悔亡也，爲君所任，正志既行，能有禁其威者，故震發威怒，以伐遠方，故曰，震用伐鬼方，伐鬼方者，興衰之征也，每至興衰取義

焉，四處文明之初，其德未盛，不能即服，故曰三年也。五處中位，體包明德，既居尊位，不奪物功，九四既有功勞，而乃以自里之國賞之，謂封以茅土，故曰有賞于大國也。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者，以柔居尊，所以有悔，然以文明之質，爲未濟之主，故必貞正，所以獲吉，憂悔乃亡，故曰貞吉无悔也，以文明之質，居尊位，不自任察，而委于二，是使武以文，御剛以柔，故有君子之光耀也，委其權于有能之人，而心不疑，則人皆竭其誠信，功勞克濟，故曰有孚吉也。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者，處未濟之極者，即人于既濟，既得濟矣，任人又當，心即无疑，信任得人，自取逸樂，飲酒而已，不慮危咎，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也，飲酒不節，樂過淫荒，所以濡首之難，還復及之，故曰濡其首也，所以濡首之難及之者，良由信任于人，不憂禍患，失于所是，故曰有孚失是。

附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周易口訣義目錄及提要

周易口訣義目錄

卷一　上經　說卦　序卦　雜卦

卷二　上經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卷三　上經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卷四　下經　咸　恆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卷五　下經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卷六　下經　漸　歸妹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臣等謹案周易口訣義六卷。唐史徽撰。崇文總目曰。河南史徽。不詳何代人。晁公武讀書志曰。田氏以爲魏鄭公撰。誤。陳振孫曰。三朝史志有其書。非唐則五代人。避諱作澈字。宋史藝文志又作史文徽。蓋以徽徽二字相近而訛。別本作史之徽。則又以之文二字相近而訛耳。今定爲史徽。從永樂大典定爲唐人。從朱彝尊經義考也。永樂大典載徽自序云。但舉宏機。纂其樞要。先以王注爲宗。後約孔疏爲理。故崇文總目及晁氏讀書志。皆以爲直抄注疏。以便講習。考之實不虛然。如乾象引周氏說。大象引宋衷說。屯象引李氏說。訟象引周氏說。師象引陸績說。六五引莊氏說。謙六五引張氏說。觀大象引鄭衆說。賁大象引王廙說。頤大象引荀爽說。坎大象引莊氏說。上六引虞氏說。咸大象引何妥說。萃象引周氏說。升象引褚氏說。大象引何妥說。井大象引周氏說。革象引宋衷說。鼎象引何妥說。震九四引鄭衆說。漸大象引侯果說。九五引陸績說。歸妹象引虞翻說。兌大象引鄭衆說。諸家原書。今並亡佚。惟孔疏及李鼎祚周易集解。間有存其說者。是書所引。則多出二家所載之外。又如賁大象所引王氏說。頤大象所引荀爽說。雖屬集解所有。而其文互異。坎上六虞翻說。則集解刪削過略。此所載獨詳。蓋唐去六朝未遠。隋志所載諸家之書。猶有存者。故徽得以旁蒐博引。近時惠棟作九經古義。余蕭客撰古經解鉤沈。于唐以前經義。單辭隻字。搜采至詳。而此書所載。均未之及。信爲難得之祕本。雖其文義間涉拙滯。傳寫亦不免訛脫。而唐以前解易之書。子夏傳既屬僞撰。王應麟所輯鄭康成注。姚士粦所輯陸績、干寶二家注。亦非完書。其實存于今者。京房、王弼、孔穎達、李鼎祚四家。及此書而五耳。固好古者所宜寶重也。自序作六卷。諸家書目並同。今僅缺豫、隨、无妄、大壯、晉、睽、蹇中孚八卦。所佚無多。仍編爲六卷。存其舊焉。乾隆四十五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翰林院編修臣周永年

周易舉正

郭京撰

周易舉正序

我唐御注孝經，刪定月令，蓋爲前儒用意未極精研。後漢太學刊石，撰集說文，慮其日月浸深，轉寫訛謬，京也歷代傳授五經爲業，其於易道，討覈偏深，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註定傳授眞本讀誦，比校今世流行本及國學鄉貢學人等本，或將經入註，用註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辭註內，移後義却處於前，又衆有脫漏，兩字顚倒，謬誤增省，義理不通，今並依定本，舉正其謬，仍於謬誤之處，以朱書異之，希奸事君子，志學通儒，詳而觀之，則經註通流，雅鄭不紊，都計一部中差謬處，總一百三節，列爲一部，具述訛舛，因目爲周易舉正，分爲上中下三卷，傳諸志學者云，

周易舉正卷之上

唐　蘇州司戶參軍郭　京撰

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註，純修下道，則處下之禮懼，謹按定本，猶字在惕字上，則夕字爲絕句，今則惕字在猶字上，則惕字爲絕句，則下若字宜訓爲如，夕字爲絕句，則若字宜爲語辭，若字爲語辭，則與周公爻辭體同，亦與夫子文言義合，又與註意相順，其爻辭則豐六二，有孚發若吉，註云，若，辭也，巽九二，用史巫紛若吉，節六二，不節若，則嗟若，无咎，離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其文言，則云雖危无咎矣，且雖危則是實有危，假如有人雖馬墜不傷，雖病不死，則雖危是實有危也，若訓爲如，則與周公爻辭體背，又與夫子文言義乖，亦與註意不順，足明轉寫誤爲顚倒矣，

九五，註，龍得在天，則大人之路亨也，謹按得字誤作德行之德字，龍若在九四之位，雖或跳躍，未得在天，則喻大人路未通也，今居九五之位，則是飛騰騫翥，得在於天，乃喻大人道路通達，得失之理，義切相當，喻其德行，未詳何德也，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註，天也者，形之名也，乾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虧，爲陽之首，統之者皆非至健歟，萬物資始而生，雲施雨潤，品類之物，各得流布其形，大明乎終始之道，故六位不失時而成，刃將九霄，隨時而用，蹤則乘飛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而御大道，靜專動直，不失太和，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謹按乾字誤作健字，疏云，天是定

體之名．乾是體用之稱．體卽形也．足明用形是乾．不合作健．誤理昭矣．又脫萬物資始四句．審詳經文．細尋註義．足明轉寫脫遺也．

文言第二節．是以動而有悔．註．文言皆不論乾而先說元．　謹按今本文言字上．誤增乾字．旣在乾．文言註義不合更舉乾．文言旣與王氏理殊．又乖易簡之體．雖非反背入邪．終是不依正本．

坤象．註．地也者．形之名也．坤也者．用形者也．　形字誤作地字．地是定體之名．坤是用形之稱．體卽形也．秖合用坤順之體用．不合用定體之地名．

初六．履霜堅冰至．註．始於履霜．至於堅冰．所謂至柔而動也剛．陰之爲道．本於卑弱．而後積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象曰．履霜．陰始凝也．　謹按陰始凝也上．誤增堅冰字．履霜與堅冰時候頗異．不合相連結．義疏云．初六陰氣之微．初寒之始．履踐其霜．微而漸積．乃至堅冰也．履霜者．從初至三．堅冰者．從四至上．觀注尋疏．誤亦昭然．

文言第六節．猶未離其類也．註．猶未去其陰類．爲陽所滅也．　去字誤作失字．謹按註中去字．本解經文離字．言上六雖陰盛似陽．尙未去離陰之□體類．義在去離．非在失却．又秦隸書以前．去字多作无字．轉寫筆誤．理亦可知．

屯卦六二．屯如邅如．註．時方屯難．正道未通．涉遠而行．難可以進．　謹按進字誤作通字．亦有作濟字者．且進義則理切．通與濟則義疎．然王註易聲勢相避．成其文章．詳諸義理．誤亦可知．

六三象曰．卽鹿无虞．何以從禽也．脫何字．非但定本．詳尋義理．何字不可无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註．窒謂窒塞也．皆惕然後可以獲中吉．　謹按今本註奪中吉字上．夫子彖辭．六十四卦．皆先舉卦名．釋訖．次舉爻辭．每句以義釋之．訟則以上剛下險．險而健．訟釋之．有孚窒惕．則以剛來而得中釋之．終凶．則以訟不可成釋之．利見大人．則以尙中正釋之．不利涉大川．則以入于淵釋之．若註在中吉字上．卽是背夫子意義．又是隔註爲句．古今註書．无此體例．用心詳之．見誤矣．

象．註．不閉其源．使訟得至．　謹按得字誤作不字．若閉其訟源．則訟不至．不閉訟源．則訟得至．得至不閉其源義通．不至則與閉義弗合．觀文尋義．誤亦可知．

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註．可以執之．　經註之字．並誤作言字．謹按定本之字．行書向下引脚．稍類行書言字．轉寫相仍．遂成謬誤．言字都无義理可安．

比．象曰．比吉．吉字下誤增也字．凡象先舉爻辭．後以義結．下皆有也字．爻辭下並无也字．且據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此三節爻辭下无也字．足爲體例．又下經漸卦．女歸吉．下亦誤增也字．餘六十二卦爻辭下．並无也字．誤亦明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註．處比之始．爲比之首者也．夫以不信爲比之首．則禍莫大焉．故必有孚．然後乃得免比之咎．故曰．有孚比之无咎也．處比之首．應不在一．心无私吝．則莫不比之．著信立誠．盈溢乎質素之器．則物終來无衰竭也．親乎天下．著信盈缶．應者豈一道而來．故必有它吉也．　故必有孚字下．今本多誤增盈缶字．從處比之首．應不在一下．方釋盈缶之義．審詳首末註理．義自明矣．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舍逆取順

一句．誤在失前禽上．此小象三句釋爻辭．其第一第三句．並先舉爻辭．後以義結．中間一句．獨先申義．後舉爻辭三百八十三爻．並无此例．誤亦明矣．

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註．乾樂上復．坤樂下復．四處坤首．不固所居．見命則退．故曰翩翩也．坤爻皆樂下．已退則從．故不待富而用其鄰也．莫不與已同其志願．故不待戒而自孚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反實也．反誤作失字．註云．坤爻皆樂下復．九三註坤本下也．足明下是坤位本實之處．則義在翩翩然下反上歸本實之地．乃非失其本實也．詳文及註義可見矣．

否九五．休否．大人吉．註．惟大人乃能然．故曰大人吉也．　惟大人字下脫乃字．誤加而後字．謹按定本則如此不同．尋義理亦非妨礙．務歸正本．故亦舉之．

同人象．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註．所以能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非二之所能也．　註所以下誤加乃字．與前否九五註相類．亦務歸正也．

謙．六五．利用征伐．註．以謙順而征伐．所伐皆驕逆者也．　象曰．利用征伐．經註象三征字．並誤作侵字．夫謙順之道．不妨征伐驕逆之人．故上爻云．征邑行師．征邑國是也．其侵奪之義．皆是越已之分．乃謂之侵．質非君上之所行．秖合征正之．不合侵奪．誤亦明矣．

卦末．註．夫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之所起．興於利也．故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未有居衆人之所惡．而爲動者所害．處不競之地．而爲爭者所奪．是以六爻雖有失位无應乘剛．而皆无凶咎悔吝者．以謙爲主也．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　謹按所惡下不字誤作而字．審詳若知其所惡之事．及吉凶悔吝．又知其因何立義．則明不爲則義順．而爲則理乖．夫理有微妙．諒難口傳．故父子不能相授受．豈翰墨能載而究其極也．故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也．非孔子．則不可言其盡也．

隨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利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註．相隨而不爲利．正災之道也．故大通利貞．乃得无咎也．爲隨而令大通利貞．得於時也．　謹按象大亨下脫利字．觀文驗註．理亦昭然．

賁．不利有攸往．象．故不利有攸往．註．故不利有攸往也．　爻象註三不字．並誤作小字．謹按定本．不字草書勢如小字．然九二棄中和之道．就亢極无位之地．故疏云．九二棄善從惡．凡棄善從惡．皆非人所願欲．此乃大惡．豈有小利．誤亦明矣．

剛柔交錯．天文也．註．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註．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　天文上脫剛柔交錯一句．此是夫子廣美賁卦有天文之象．欲人君取義．以理化人．審詳天文及人文．註義誤脫．昭然可知．

剝象曰．剝．剝落也．按今本脫落字．其落字本與剝字成義．若无落字．縱加剝字．義亦不圓．卽與序卦象者．象也．比者．比也．幷解卦註解者．解也相類．舉此明彼．則可知矣．

六二．剝牀以辨．註．辨者．足之上也．剝道浸長．故剝其辨也．稍近於人．轉欲滅物之所處．　謹按註人字誤作牀字．旣云剝牀以辨．何得云稍近於牀．若近於牀．則不是牀也．誤亦明矣．

六四．剝牀以膚．凶．註．初二剝牀．人所以安．未剝其膚也．至四．剝道浸長．牀旣剝盡．以及人身．小人遂盛．物將失身．　謹按註未剝其膚膚字．註作身字．又牀旣剝膚膚字．誤作盡字．次下欲及人身欲字．誤作以字．觀文尋義．誤亦明矣．

上九，碩果不食。註：鳥則之餘，鳥全不啄，故果至於碩，而不見食也。　劉字誤作卦字，觀文義，理亦自明。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註：剛，動而健，註：乾健也。剛中而應，註：剛，五也。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註：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則威剛方正，私欲不行，何可以妄，使有妄之道滅，无妄之道成，乃大亨利貞而何，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則非邪之道消來，剛中而應，則剛直之道是來，剛中而應，則青明之德著矣，故大亨以正也，天之教命，何可違乎，何可妄乎，是以匪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攸往也。　謹按經脫眚字，註脫剛字，詳其義理，脫亦明矣。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物。物上誤增萬字，今本見註中萬字，不審是註家意義，便致誤增，但註末舉經文，歎美對時育物，莫盛於斯，足明其誤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註：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代耕已成而不造也，不擅其美，乃歸臣節，則利有攸往。　謹按象曰，不耕而穫，求富也，求字誤作未字，凡立身仕宦，皆從徵至著，務求爵位漸高，而成富貴，揚名顯親，其六二不擅其美，盡其臣節，而豈圖謀未審而已，故井九三，井渫不食，使我心惻，象曰，求王明受福也，子曰，富而可求，是此類也。

大畜上九，象何天之衢，亨，道大行也。脫亨字，詩其義理不圓，足明其脫也。

頤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註：以陰居陽，拂經之義，行則失輔，故宜稽貞也，无疆於下而比於上，故可守貞從上得順之吉，雖得居貞之吉，盛順達義，屬未可涉，　謹按順字誤作頤字，審詳註義，義自見矣。

大過。音過，越之過也。　謹按音字下誤增相字，之字上脫越字，其過越之過惟在去聲，相過之過在平聲，誤亦明矣。

九三，棟橈，凶。註：傑心在一，宜其淹溺而凶矣也。　謹按衰字誤作橈字，大過義在極衰危，非在喪亡死喪之義，誤亦明矣。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少夫。註：生華不可久，少夫誠可配也。　象曰，老婦少夫，謹按爻註象三少字，並誤作七字，定本少字蟲傷，類於七字，誤亦明矣，七字義理无取。

坎習坎。註：坎陷之名也，習習，慣習之。　象曰，坎習坎，重陷也。謹按卦首習字上，脫卦名坎字，象曰下，亦脫坎字，且王註卦首先解坎義，後論便習，足明習字上有坎字，凡按說卦，明八卦生成之用，云勞乎坎，且无習字，又說八卦名，乾、健也，坤、順也，坎、陷也，亦无習字，又離卦，離上而坎下也，乾爲馬，坎爲水，並无習字，誤脫益明矣。

離，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明照繼明照于四方。註：繼、明不絕也，明照相繼不絕體也。謹按脫明照字，審詳註中，義自見矣。

六二，黃離，元吉。註：居中得位，以柔處柔，體文明之盛，而得其中，故曰黃離也，柔居中正，處得其位，初則尚敏而我比焉，爲卦之主，能遵其道，體明履順，吉之大者，故曰元吉也。　少三十七字，謹按脫離者解黃離，朱書者解元吉，今本多脫朱書者，故錄出之，以備其義也。

九四，註：无疆。　謹按乘字誤作承字，然四應在初，初復陽體，兩雄必爭，是无應也，三雖在下，得位剛強，是无乘也，蓋乘承聲同，轉寫爲誤，詩義趣可知也。

周易舉正卷之中

成，象，註：不能弗知云。　謹按不字誤作亦字，或非類，多筍之膽候，註疏比類況詳之。

遲，象，小利貞，浸而長。註：陰道漸浸而長，正道亦未全滅，故小利貞也。　謹按雖字誤作欲字，子欲居九夷，子欲往，皆未往之辭，卦有六爻，兩爻已變，不可言欲，誤亦明矣。

大壯，六五，喪牛于易。註：牛壯也，而喪其牛，失其所壯者也，能喪壯于易，不於險難，故得无悔二履正，故曰喪牛于易。　象曰，喪牛于易，經註象五牛字，並誤羊字，大壯之義，莫先於牛，義可見矣。

明夷，上六，至晦。註：處明夷之極，是則晦者也。　謹按晦字上脫至字，誤增不明字，按初九註，爲至暗者也，據此三爻註義，至晦之理極明，斷可知矣。

蹇，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正身修德。註：除難莫若正身修德也。　謹按經註正字，並誤作反字，且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既成君子之名，若反君子之身，則是小人之道，又曰，蹇由正濟，又曰，遇難失正吉，可得乎，足明反身之義乎矣，亦固在不惑，昭然顯著。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註：履中行義，以存其正也。　謹按正字誤作上字，疏云，六二是五之臣，往應於五，履正居中，志王家，能涉蹇難，而往濟蹇，疏意祇爲六二履正居中，能濟蹇難，觀疏尋義，誤亦可知。

九三，往蹇來正。註：進則入險，來則得位，故曰往蹇來正，爲下卦之主，是內之所恃也。　象曰，往蹇來正，謹按經註象三正字，並誤作反字，此爻

辭註。爻皆當位。各履其正。又六四註。得位履正。當其本實。九五註。居不失正。據四節正字義。足明三處反字誤也。

解。初六。无咎。註。解者、解也。屯難盤結、於是乎解也。謹按脫散字。已於上經剝卦論訖。

損。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註。陰非先唱。柔非自任。尊以自居。損以守之。故人用其力。事竭其功。智者慮能。明者慮策。弗能違也。則衆才之用盡矣。謹按士字誤作事字。按註疏初論庶民。次舉衆士。三用才智。四任明達。則是衆才之義。非關物務諸事。舊寫士事聲相近。因而誤寫。

益。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註。以陰居陽。求益者也。故曰益之。益不外來。已自爲之。物所不與也。故在謙則戒。救凶則免。以陰居陽。處下卦之上。壯之甚也。用救衰危。物所恃也。故用凶事得无咎也。若能益不爲私。志在救難。壯不至亢。信不失中。以此告公。國主所任也。用圭之禮。備此道矣。故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也。公者臣之極也。凡事足以施天下。則稱王。次天下之大者。則稱公。六三之才。不足以告王。足以告公。而得用圭也。故曰告公用圭也。謹按亢字下脫信字。中字下誤增行字。其信字本爲有孚生義。審詳首末註義。義亦自明。

姤。女壯。勿用取女。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女壯勿用取。不可與長也。謹按爻辭。勿用取字下。誤增女字。彖辭勿用取上。脫女壯字。勿用取下。誤增女字。非但不背定本。審詳六十四卦爻彖理例。誤增誤脫。亦甚昭斷可知。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註。羸豕。牝豕也。羣豕之中。豭強而牝弱。故謂之羸豕也。孚猶務躁也。夫陰質而躁恣者。羸豕特甚焉。言以不貞之陰。失其所牽。其爲淫醜。若羸豕之務躁也。謹按鶩字並作務字。字義合作鶩字。觀察義理自明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註。初陰而窮下。故稱魚。不正之陰。處遇之始。不能逆近者也。初自樂來應已之廚。非爲犯奪。故无咎也。擅人之物。以爲己惠。義所不爲。故不利賓也。九四。包无魚。起凶。註。二有其魚。故失之也。无民而動。失應而作。是以凶也。謹按无字誤作失字。審詳九二爻註義義所見矣。

九五。似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註。杞之爲物。生於肥地。包瓜爲物。繫而不食者也。九五履得尊位。而不遇其應。得地而不食。含章而未發。不遇其應。命未流行。然處得其所。體剛居中。志不舍命。而不可傾隕。故曰有隕自天也。謹按似字誤作以字。審詳爻註文義。義自見矣。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謹按象舉爻辭。脫利貞字。凡六十卦象先舉爻辭。後以義結。皆无遺漏。具錄象如前。審而詳之。脫亦明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註。履非其位。以比於四。四亦失位。不正相聚。患所生也。今本註履非其位。以比於四。四亦失位。不正相聚。相聚不正。患所生也。謹按註失位不正字下。更合有不正字。相聚字下。不合更有相聚不正字。具錄定本。今本如上。審而詳之。誤可見矣。

困。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謹按不明字上。誤增幽字。義亦甚明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謹按脫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凡彖先舉卦名釋訖。次舉爻後以義結。六十三卦无如此者。足明誤脫矣。

鼎。元吉。亨。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註。亨者、鼎之所爲也。革去故而鼎取新。故爲亨飪調和之器也。去故取新。取

聖賢不可失也。飪。熟也。天下莫不用之。乃上以享上帝。而下以養聖賢也。謹按經帝字下。誤增而大亨字。註養字上。誤增大亨字。非但定本。且義理亢長。誤自明焉。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註。明所以堪長子之義也。不喪匕鬯。則已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也。謹按經脫不喪匕鬯字。註脫社稷字。非唯定本。理義且乖。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註。凡物對面而不相通。否之道也。艮者止而不相交通之卦也。各止而不相與。何得无咎。唯不相見乃可也。施止於背。不見其所欲。得其所止也。背者无見之處也。无見則自然靜止。靜止而无見。則物莫之見。夫施止不於无見。令物自然而止。而強止之。則姦邪並興。近而不相得則凶。其得无咎者。相背故也。近而不相見。故行其庭不見其人。艮其背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故也。謹按註見其所字誤作隔物字。背者无見之處。處字誤作物字。其得无咎下。脫者字。亦詳義可知矣。

象。艮其止。止其所也。註。艮背曰止。以明背則止也。施止不可於面。施止於背。得其所也。施止於止。不施止於行。得其所也。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謹按註首艮字今本多作易字。觀其義。義可見矣。

九三。艮其限。註。其限。正加。謹按限字誤作身字。但詳六四爻及註。則義可知矣。

六四。艮其身。无咎。註。中上稱身。履得其位。止求諸身。得其所處。故不陷於咎也。謹按於字誤作求字。義亦可知矣。

漸。象。女歸吉也。謹按漸象女歸吉下。誤增也字。已於上經比卦論訖。

象。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註。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則善。謹按脫風字。觀註可知。文句圓暢。若无風字。則文闕理亦甚明矣。

歸妹。六五。小象。不知其娣之袂良。謹按良字下。誤增也字。驗三百八十三爻小象先舉爻辭。後以義結。爻辭下盡无也字。誤亦明矣。

豐。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註。處豐之初。其配在四。以陽適陽以明之。動能相光大者也。旬均之也。初四俱陽爻。故曰均也。是以雖旬无咎。往有尚也。今本註處豐之初。其配在四。以陽適陽以明之。動能相光大者也。旬均也。初四俱陽爻。故曰均也。謹按註初四俱陽爻。故曰均也。雖字上。仍脫是以字。雖字下旬字。又誤作均字。爲脫誤相仍。恐難分別。故兩錄定本今本。對明。在達者審而詳之。是非可見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志行也。謹按脫志字。小象皆先爻辭。後以義結。遇其夷主吉。既是爻辭。行之一字。亦未成義。謹按睽卦初四俱陽爻。小象云志行也。比例詳義。足見其脫矣。

旅。小亨。旅貞吉。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註。夫物失其主則散。柔乘於剛則乖。既乖且散。物皆羈旅。何由得小亨而貞吉乎。夫陽爲物長。而陰皆順陽。唯六五乘剛而復得中乎外。以承於上。陰各順陽。不爲乖逆。止而麗明。動不履妄。雖不及剛得尊位。恢弘大道。是以小亨。令附旅者不失其正。得所安也。謹按附字誤作得字。審詳經註大義。斯明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註。最處下極。寄旅不得所安。而爲斯賤之役。所取致災。志窮且困。謹按斯字並合作廝賤之義。不合作斯此之意。觀詳經註。察其義理。亦甚分明可知矣。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註、射雉以一矢、而又亡之、則雉有雉、而矢不可得、譽而遠、離矢則之中、唐書而見子豐傳、矢不可有也、以其能知離之義、不安其離、以離其下而上乘於上、故終以譽命、謹按乘字誤作乘字、未有緣書已前、乘字與乘字相類、轉寫漸誤、理亦可昭矣、

巽、象重巽以申命、命乃行也、註、未有不巽而命行也、謹按命乃行也一句、誤入註、觀文意義、義亦相連、了不關註、至如大過象註、以此救難、難乃濟也、又與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與艮象、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與蠱爻註、屠難履正、正邦之道、何殊、並義理相連、誤亦明矣、

九五、註、以陽居陽、損於謙巽、然乘乎中正、以宣其命、物皇之道、故曰以吉悔亡、无不利也、謹按註然字下、誤增後字、其六四註、乘剛則悔也、然得位承五、卑得所奉、雖以柔御剛、而位尊履正、斯行命必能獲強暴遠不仁、驗六四註然字義、與九五然字義理一同、誤增後字、理亦明矣、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註、二以剛來居內以不窮於險、四以柔得位乎外而與上同、內剛而无險、因之難、外順而无遠道之疑、是以亨利涉大川利貞也、凡剛柔相間无差回之事、皆屋正而同志乎離、則皆亨、利涉大川利貞也、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利貞、乘木有功也、註、乘木卻涉難也、木者所以涉川也、涉難而常用正道、必有功也、謹按利涉大川下、脫利貞字、審詳爻辭及象註、足明脫矣、又註木者所以涉川也、所以字下、誤增專字、專字訓獨、不二之義、木之爲用、廣矣大矣、而云專涉川、豈不大乖乎、又註涉難而常用正道、正字誤作渙字、案爻註、正道未否、難由正濟、過難失正、吉可得乎、此涉難與塞難何殊、足明合用正道、不合用渙難散之義、誤甚昭然、節、亨、苦節不可貞、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而節中、正以通、然後乃亨也、註、无說而行險過中而爲節、則道窮也、謹按然後乃亨也一句、誤將入註、此一句、元釋節卦有亨通之義、審詳六十四卦爻象義例、足見誤矣、且序卦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又孝經、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子曰、吾自衛反於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且六經三史、及凡著述、未有无發端而以然後爲首辭者、理亦明矣、

中孚、豚魚吉、信及也、謹按及字下、誤增豚魚字、驗六十四卦象、先舉爻辭、後以義結、更不重言爻文、足明誤矣、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註、居內而處重陰之下、而履不失中、不徇於外、任眞者也、立誠篤信、雖在暗昧、物亦應焉、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唯德是與、誠之至也、故曰吾與爾靡之、言與物散之、謹按脫吾與爾靡之并言字、驗三百八十四爻註義例、足明誤矣、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象、小過、小者過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謹按是以下脫可字、小事下誤增吉字、象舉爻辭、例无增損、若可小事下合有吉、則不可大事下合有凶、則小事不合有吉、斷可知也、

六五、小象、密雲不雨、已上也、註、陽已上下故也、謹按經註止字、並誤作上字、故字上仍脫下字、察其文義可見矣、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象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註、既濟者、以皆濟爲義也、小者不道、不爲皆濟、故舉小者以明既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註、柔得中、則小者亨也、柔不得中、則小者未亨、小者未亨、雖則得正、則未爲既濟也、故既濟之要、在柔得中也、以既濟者、柔者道極无進、終惟有亂、故曰初吉終亂也、終亂不爲自亂、內止故亂、故曰終止則亂也、謹按象亨小下脫小字、既濟之義、只在小者亨、若小者不亨、不爲既濟、故夫子先舉爻辭既濟亨小、然後以小者亨也、爲義結之、若小字空者亨兩字、實不成義也、審而詳之、義則明矣、註小者不通、通字誤作道字、註中通字、本釋經文、又通字下不字、誤作乃字、上句通既誤作道字、下句不字理當變爲乃字、則與閏月五日不殊、審詳之、義可見矣、

象第三註、既濟焉焉字、誤作爲字、此註上文云、柔得中則小者亨、柔不得中則小者未亨、雖剛得正則未既濟、故既濟之要、在柔得中也、以既濟焉、柔者道極无進、今誤作爲字、則義理殊矣、

上繫第四章、一陰一陽之謂道、註、道者何、无之稱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況之曰道、故於无體、不可象象、故有之用極、而无之功顯、故重于神无方而易无體、而道可見矣、故窮變以盡神、因神以明道也、陰陽雖殊、无一以待、在陰爲无陽、陽爲无陰、陰以之成、故曰一陰一陽也、謹按註在陰爲无陽、陽字誤作陰字、在陽爲无陰、陰字誤作陽字、以上兩節本解陰陽雖殊无一以待之說者、言陰之與陽、雖有兩氣、恒用虛无之一以待之、言在陽之時、亦以爲虛无、此陽也、在陰之時、亦以爲虛无、此陰也、言道所在皆无也、雖无於陰、陰終由

道而生故言陰以之生也雖无於陽陽終由道而成故言陽以之成也聞諸師說在陰爲无陽陽以之生者是十月純陰用事至冬至之前正在純陰用事是在陰爲无陽冬至一陽生是陽以之生也在陽爲无陰陰以之成者則是四月純陽用事至夏至之前正在純陽用事是在陽爲无陰夏至一陰生是陰以之成也一陽下生時陰氣猶在地上一陰下生時陽氣亦在地下不待一陰氣盡始生陽一陽氣盡始生陰是陰陽雖殊无一以待之之義也

第九章子曰知變化之道其知神之不爲乎（註：夫變化之道不爲而自然，故知變化者，則知神之不爲乎。）謹按經註不字並誤作所字詳文義可明誤

第十二章是故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謹按是故字下誤增夫象字此一節本是第六章首於此引之者爲極天下之賾者以下爲引文成義之勢有夫象字驗第六章足見誤矣

下繫第一章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而命之動在其中矣（註：剛柔相推，況入卦相盪，或否或泰也。繫辭而命之，況六爻之動，動以適時者也。立卦之義，則見於象象，適時之功，則存於爻辭。王氏之例詳矣。今本註剛柔相推，八卦相盪，或否或泰也，繫辭之義，則見於象象，適時之功，則存於爻辭，王氏之例詳矣。）謹按

定本解變動則其舉經文論八卦六爻則義理相當其今本解變義則全舉經文釋動義則經文不具其經文具者易會經文不具者難明兩註具像如前正謬昭然可見矣

第二章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註：制器致民以益萬物也。）謹按耜字誤作耒字

誤作豐字數與之始未至收穫豈遽見豐足明誤也

第十四章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大戒此小人之福也謹按勸字誤作勵字凡悔吝所生生乎動者則是小人見利而動其勸勉之義皆是善道故季康子問使人敬忠以勸則勸是勉令向善之義審其文句義理甚昭矣

又能者勸之敬吉之先見者也（註：能者去无入者，而項未澈，不可名狀，不可形狀者也，雖神也不能通，故能勸敬吉凶，蓍龜未形者也。）謹按而理字顛倒作理而且而理則易悟作理而則難明凡註釋本在曉人豈強爲難會者也理亦昭然矣

又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輔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謹按輔字誤作與字輔輔助之義甚明矣與之與大失況无交而求此則是與與字不可重用況大義又乖亦斷知矣

第九章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註：懼近也，位逼於君故多懼。）謹按誤將近也字作經近字上仍脫懼字三與五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三多凶五多功審其上下文足明經註殊理誤亦可知矣

繫卦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居之坤以藏之謹按居字誤作君字夫子於此一節明八卦長養萬物之功无君臣父子之義

又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註：於此言神者，明八卦運動，變化推移，莫有使之然者，神則存物，物萬物爲言者也。）謹按非字誤作无字義理非字切當從其定本

序卦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蓋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始生必蒙

謹按始字誤作物字蓋義不甚乖貴從正本也

又蒙者蒙昧也謹按脫昧字已於上經卦論訖

又比者親比也謹按脫親字亦同卦之論也

又故受之以履履者禮也（註：履師履禮也。）謹按履字誤作實字然實亦義通貴從正本也

又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謹按此一句今本脫者多詳其諸卦例可知也

又物不可以終遯（註：君子以遠小人，遠而後亨，何可終耶，則小人道勝，君子道消也。）故受之以大壯（註：陽盛陰消，君子道勝也。）謹按前註小人道勝字誤作遂令字驗後註君子道勝可知矣遂令字何所取義也

又有過物者必濟（註：行過乎恭，用過乎儉，可以補世匡俗，有所濟也。）謹按用字誤作醫字此一節本因小過論義故引小過卦大象辭爲義誤作醫字理亦可知

雜卦屯見而不失其居（註：雖見難而能相與，不失其居也。）謹按註脫難字處屯之初盤桓不進雖見其難爲其利貞不失其居詳文句可明其義理矣

又蒙雜而著（註：雜者未知所定，來發其蒙，則得所定也。著，定也。）謹按經註雜字並誤作難字蒙之爲義當蒙昧幼稚之時心无所定非叢雜之義矣

又履不處也（註：王弼云，履卦陽爻，皆以不居其位爲美也。）謹按美字誤作吉字此是略例正文註首既引王弼云則自然合依本文義在无惑矣

略例明象面或者定焉於乾謹按按文實卦有乾无焉今本作有焉无乾其按文實卦只按實乾卦文辭既云有焉則乾卦文辭實无焉字既云无乾則易无乾卦矣推而尋之理甚明矣

四庫全書提要

周易舉正三卷。舊本題唐郭京撰。京不知何許人。崇文總目稱其官爲蘇州司戶參軍。據自序。言御註孝經刪定月令。則當爲開元後人。序稱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眞本。比校今世流行本及國學鄉貢人等本。舉正其謬。凡所改定。以朱墨書別之。其奇字文總目始著錄。書錄解題於宋咸易補註條下。稱咸得此書於歐陽修。是天聖慶曆間。乃行於世也。洪邁李燾。竝以爲信。晁公武則謂以經義相正。有闕漏可推而知。託言得王韓手札及石經。趙汝楳亦詆其挾王韓之名。以更古文。王應麟又援後漢書左雄傳。職斯祿薄句。證其改旅卦斯字爲澌之非。近時惠棟作九經古義。駁之尤力。今考是書。唐志不載。李燾以爲京開元後人。故所爲書不得著錄。案燾說見文獻通考。然但可以解舊書經籍志耳。若新書藝文志。則唐末之書。無不具列。豈因開元以後而遺之。疑其書出宋人依託。非惟王韓手札不可信。併唐郭京之名。亦在有無疑似之間也。顧其所說。推究文義。往往近理。故晁公武雖知其託名。而所述易解。乃多引用。卽朱子本義。於坤象傳之履霜堅冰。賁象傳之剛柔交錯。震象傳之不喪匕鬯。亦頗從其說。則亦未嘗無可取矣。晁公武讀書志。載京原序。稱所改正者一百三十五處。二百七十三字。而洪邁容齋隨筆。趙汝楳易序叢書。皆作一百三處。今本所載原序。亦稱差謬處一百三節。則晁氏所云。殆爲疎舛。又原本稱別以朱墨。蓋用經典釋文之例。今所行本。已全以墨書。蓋非其舊。以非宏旨之所繫。故仍從近刻焉。

易說

司馬光撰

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明二者之不可偏廢也。

易說總論

或曰。易者聖人之所作乎。曰。易者先天而生。後天而終。細無不蔡。大無不容。遠無不臻。廣無不充。惟聖人能索而知之。逆而推之。使民誠其所來。而知其所歸。夫易者自然之道也。子以爲伏羲出而後易乃生乎。或曰。以問易者天事歟。抑人事歟。曰。易者道也。道者萬物所由之塗也。執爲天。執爲人。故易者陰陽之變也。五行之化也。出於天。施於人。被於物。莫不有陰陽五行之道焉。故陽者君也。父也。樂也。德也。陰者臣也。子也。禮也。刑也。五行者五事也。五常也。五官也。推而廣之。凡宇宙之間皆易也。易在其專於天專於人。二者之論皆蔡也。且子以聖人爲取諸胸臆而爲仁義禮樂乎。蓋有所本之矣。

或曰。易道其有亡乎。天地可敝則易可亡。孔子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人雖甚想。而易未嘗亡也。推而上之。邃古之前而易已生。抑而下之。億世之後而易無窮。是故易之書或可亡也。若其道則未嘗一日而去物之左右也。萬物蚩蚩。若魚蝦蠕蚌之處於海。食焉游焉死焉。而終莫之知也。

或曰。聖人之作易也。爲數乎。爲義乎。曰。皆爲之。二者孰急。曰。義急。數亦急。何爲乎數急。曰。義出於數也。義何爲出於數。曰。禮樂刑德、陰陽也。仁義禮智信、五行也。義不出於數乎。故君子知義而不知數。雖善無所統之。夫水無源則竭。木無本則槁。是以聖人抉其本源以示人。使人識其所來。則益固矣。易曰。君子居則九師興而易道微。易之微豈專九師咎哉。象翼而下。旁薄深廣。留七分者亡幾。田、丁、施、費、脈脈師授俾勿墜。龍龕圖書。或左用之而不悟。京房守緯數。其失也浮。二千年間。易道倜倜。如蒙霧行。遠而不論。河汾猶雖之。歷越五國。異人御宇。王澤萃匯。異人間世。希夷抉羲畫而成于邵。濂溪潛周經而融于程。以至匯爲漢上而尙變。濱爲考亭而尙占。支析爲合沙而尙象。三聖玄蘊。剖抉旅遺。而讀者瞭然如生三代之世。曉得溫公易說一編。視諸老尤最通暢。今流傳人間世。蓋雖未完。其論太極陰陽之道。乾、坤律呂之交。正而不頗。明而不鑿。獵獵與濂、洛其穿。中間分剛柔中正配四時。微疑未安。學者直心會爾。易之作。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書也。非隱奧愈深而難見也。讀易而病其隱且艱。非深于易者也。參習是編。易道庶其明乎。

時丙申臘月朔。茶陵後學古汪陳仁子同倩序。

易說目錄

卷一……一
上經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卷二……二五
上經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卷三……五七
下經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卷四……七七
下經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妹歸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卷五……一〇三
繫辭上
卷六……一二九

繫辭下 說卦 序卦 雜卦

臣等謹案易說宋司馬光撰光事蹟見宋史本傳攷蘇軾撰光行狀載所作易說三卷、註繫辭二卷。宋史藝文志作易說一卷又三卷又繫辭說二卷晁公武讀書志云易說雜解易義無詮次未成書。朱子語類又云嘗得溫公易說于洛人范仲彪蓋隨卦六二其後缺焉後數年好事者于北方互市得板本喜其復全是其書在宋時所傳本已往往多寡互異其後乃并失傳故朱彝尊經義考亦註爲已佚今獨永樂大典中有之而所列實不止于隨卦似即朱子所稱後得之本其釋本卦彖三四爻或一二爻且有全無說者惟繫辭差完備而說卦以下僅得二條亦與晁公武之言相合又以陳友文集傳精義、馮椅易學、胡一桂會通諸書所引光說核之一一具在知爲宋代原本無疑其解義多闕者蓋光本撰次未成如所著潛虛轉以不完者爲眞本並非有所殘佚也光傳家集中有答韓縱國書謂王輔嗣以老、莊解易非易之本旨不足爲據蓋其意在深闢虛無玄渺之說故于古今事物之情狀無不貫徹疏通推闡深至如解同人之象曰君子樂與人同小人樂與人異君子同其遠小人同其近坎之大象曰水之流也習而不止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成之九四曰心苟傾焉則物以其類應之故喜則不見其所可怒怒則不見其所可愛大都不襲先儒舊說而有得之言要如布帛菽粟之切于日用惜其沈湮滋久說易家竟不獲覩其書今幸際聖朝表章典籍復得搜羅故簡裒次成編亦可知名賢著述其精意所在有不終泯于來世者矣謹校勘釐訂略仿宋史原目定爲六卷著于錄乾隆四十七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翰林院編修臣周永年

易說卷一

宋司馬光撰

上經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

初九。陽之始也。于律爲黃鍾。于厤爲建子之月。陽氣方萌于黃泉。太陰始墜。萬物未被其澤。故曰潛龍。龍者何。陽也。陽則曷謂之龍。龍者神獸。變化無常。升降有時。故象陽也。其言勿用何。聖人觀象而爲之戒也。潛龍之時。伏于泉。不可用也。是故冬華而雷爲妖。爲災。人躁而狂。爲凶。爲殃。皆時不可用而用之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者。陽之見也。于律爲太蔟。于厤爲建寅之月。陽氣蔟達。發而在田。萬物忻忻。生意昭著。故曰見龍在田。其言利見大人者何。通之于人也。君子修德行義。始聞于人。人莫不悅。莫不歸焉。雖未有功。善之

端也。治之本也。故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三。陽之進也。于律爲姑洗。于厤爲建辰之月。萬物暴生而趨于繁茂之時也。故君子進德修業。自强不息也。其言夕惕若厲無咎者何。聖人爲之戒也。九三在下體之上。居上體之下。動則進乎上。怠則退乎下。故夕惕若厲。然後得无咎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四。陽之盛也。于律爲蕤賓。于厤爲建午之月。萬物滋茂矣。而未及于大成。德業誠盛矣。而未至于大亨。安居則不能。欲進而自疑。故躍以試之也。夫言在淵无咎者何。失于進。不若失于止之愈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陽之成也。于律爲夷則。于厤爲建申之月。黍稷既實。功德成矣。德業普施。大人亨矣。萬物熙熙。道大行矣。故曰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乾上九。或曰。物之盛則蕤賓不若林鍾也。物之成則夷則不若仲呂也。舉其微而舍其彰。何也。曰。君倡而臣和。陽生而陰成。故陰者佐陽而代有終也。陽者倡陰而尸其功也。是君臣之道也。又何疑焉。（案）先解乾坤六爻。本于景王時鍾無射等。韋昭注云。十一月日黃鍾。乾初九。正月曰太蔟。乾九二。三月曰姑洗。乾九三。五月曰蕤賓。乾九四。七月曰夷則。乾九五。九月曰無射。乾上九。據此則此爻注于律。應爲無射。爲建戌之月。乃此條復論蕤賓。林鍾夷則。仲呂。不及無射。疑上有脫文。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龍者神獸。能隱能見。有變化之象。陽氣能生能成。聖賢能出能處。故易皆謂之龍。惟聖知賢。惟賢知賢。聖賢見己之類。當推而下之。勿爲之首。爲之首則亢矣。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反復道也。君子進德修業。反復以求先王之道而力行之。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進无咎也。言進亦无咎。而君子寧在淵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大人造也。大人之所宜爲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元者善之長也。體仁足以長人。長猶首也。仁者愛人。人皆歸之。可爲之首。亨者嘉之會也。嘉會足以合禮。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上下皆美。際會交通。然後成禮。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仁者聖人不殺之義。則事失其宜。人喪其利。故君子以義制仁。政然後和。貞者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時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故貞者事之幹也。君子固守其正。以楨幹萬事。使不散亂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不見是而无悶。舉世非之亦無悶也。樂行憂違。君子遇有道得行其志則樂。遇無道不得行其志則憂。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正中信謹以下。皆所以修身也。君子有君德而無其位。修己以俟時。德己及人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君子外修言辭。內推至誠。內外相應。令無不行。事業所以日新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君子時行則上進。時止則下退。非爲邪以求利。非違衆以干名也。恐失時而已。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聖人在位。萬物無不知之。故聖賢畢集。亦從其類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既亢驕自賢。則賢人在下位。莫肯輔其難危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

爲時所捨。故有君德而無其位。

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久。乃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曰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乾之象曰。自強不息。坤之象曰。厚德載物。何也。曰。強者勉之謂也。載者安濟之謂也。君子自強法天。厚德法地。德不厚則物不得而濟也。是故自強不息。則道無不發。厚德而載。則物無不濟。夫乾、坤者易之門戶。二象者道德之關隘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初六者。陰之始也。于律爲林鍾。于辰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陰生而物未之知也。是故君子謹之。其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先也。冰者寒之盛也。君子見微而知彰。原始而知終。擴聚于未芽。杜禍于未萌。是以身禔而國家乂事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者。于律爲南呂。于辰爲建酉之月。草木黃落。暑去而寒至也。其曰直方大何。直方而大。地之德也。

六二何爲擅地之德。坤之主也。六二何爲坤之主。夫陰陽雖殊。皆主中正者也。故乾九五、陽之主也。坤六二、陰之主也。地之德其爲直方大者何。直者言其氣。方者言其形也。大者兼形與氣而言之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乾、坤之爻得位未必吉。失位未必凶。其故何也。曰。陽非陰則不成。陰非陽則不生。陰陽之道。衰襲相承。陰勝則消。陽勝則亢。是故乾、坤以陰居陽。以陽居陰。不皆爲咎也。乾之九三。以陽居陽而不中。故曰夕惕若厲無咎。坤之六四。以陰居陰而不中。故曰括囊无咎无譽。皆剛柔太過。故須畏慎而後免咎也。然未失其正。故不凶也。九五六二。居中履正。其德最美。九二六五。不失其中。德美次之。九三六四。不失其正。雖危無疑。九四六三。雖無中正之德。九四以陽處下。剛克而沈潛者也。故曰在淵无咎。六三以陰處上。柔克而高明者也。故曰含章可貞。

六三。于律爲應鍾。于厤爲建亥之月。百穀斂藏。萬物備成。陰功小終。體執乎柔而志存乎剛。故曰含章。柔不泥乎下。剛不疑乎上。故曰可貞。王者尊之極也。爲臣之業。從王役也。不敢專成。下之職也。承事之終。臣之力也。物以陽生。得陰而成。令由君出。得臣而行。故陽而不陰。則萬物傷矣。君而不臣。則百職曠矣。陰陽同功。君臣同體。天之經也。人之紀也。虞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此之謂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四。于律爲大呂。于厤爲建丑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天驗地閉。萬物伏死。陰氣大盛。陽將更始。體卑體順。以陰居陰。處不得中。而潛伏乎其深。是以幽晦否塞而不通。雖无咎亦无譽也。

六五。黃裳。元吉。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六五者。于律爲夾鍾。于厤爲建卯之月。天地始闢。和氣融明。孳甲發散。庶物滋榮。體柔而志剛。乘陰而佐陽。中美能黃。上美則元。下美則裳。是以吉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上六者。陰之窮也。于律爲仲呂。于厤爲建巳之月。純陰用事。陽道已窮。冒進不已。不能守中。是以戰也。夫下不能自重。重之者上也。臣不能自大。大之者君也。重而不已。上必危。大而不已。君必虧。既危且虧。能無戰乎。故君子執臣之樞。守臣之機。謹其樞。固其機。禍無從來。樞機之失。儘僕爲災。雖得而勝之。猶有傷也。故曰其血玄黃。文言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也。嗚呼。聖人之戒爲人上者。如此其深乎。

用六。利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君子法地之直方。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則大也。何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則所受不陷于敗也。義則所適不失其宜也。直且方者。守諸己而無待于外也。君子居則不陷于敗。動則不爽其宜。施于身而身正。施于國而國治。夫又何習而何不利焉。可以斷然無疑矣。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屯者何。草木之始生也。貫地而出。屯然其難也。象曰君子以經綸。經綸者何。猶云綱紀也。屯者結之不解者也。結而不解則亂。亂而不緝則窮。是以君子設綱布紀。以緝其亂。解其結。然後物得其分。事得其序。治屯之道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屯初九。磐桓者何。治屯之道。不可遽也。利居貞者何。治之不正。愈以亂之也。利建侯者何。建侯所以治其綱也。治其綱。百目張。夫又何亂之不緝。何結之不解乎。此之謂經綸之道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人臣之道。患不正也。患不一也。苟一而正。通可必也。十年之屯。猶一日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者何。百姓蚩蚩。莫知所之。聖人教之以道。然後曉然識其是非。故夫蒙者。教人之象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孔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夫人不求我而強教之。則志不應而嘗不從矣。故君子之教。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也。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又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陸希聲曰。初筮告。敢其宗也。再三瀆。以塞聰也。瀆則不告。告乃成蒙也。夫鍛礪者工也。犀利者金也。植藝者圃也。堅實者木也。則工雖巧不能持土以爲兵。圃雖良不能植穀而生梓也。故才者天也。不教則棄。教者人也。不才則悖。故人者受才于天。而受教于師。師者決其滯。發其蔽。抑其過。引其不及。以養進其天才而已。繫辭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此之謂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果行者。言其動也。育德者。言其靜也。君子動果而靜專。內明而外晦。此之謂蒙以養正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六四。困蒙者。孔子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聖人于是爻也。將以戒夫不學者也。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童蒙者何以吉也。得人而信使之也。昔齊桓公、衛靈公之行。犬彘之所不爲也。然而大則霸諸侯。小則有一國。其故何哉。有管仲、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爲之輔也。二君者天下之不肖君也。得賢人而信使之。猶且安其身而收其功。況明哲之君用忠良之臣者乎。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者何。待時而行之謂也。孚者見信于人之謂也。夫信者己之所爲也。孚者待人而後成者也。故夫需之道。利安而不利躁。修己以待人者也。非夫信義著明。道德光大。則不能以亨也。居正待時。然後吉也。用邪求益。宜其凶也。需以涉難。難可濟也。躁以涉川。沈可必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坎。陷也。其云不陷何。需然後進。故不陷也。又曰。位乎天位以正中者何。有孚光亨貞吉者。人君所以待天下之道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需之爲飲食何也。雲上于天。萬物蔭之。滂沱下施。萬物飲之。以豐以肥。以榮以滋。飲食燕樂。及下之道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寇雖至。不犯不至。故曰自我致寇。敬愼不敗。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德也。

需于血者。人險而傷也。出于險者。不競乃吉也。以需血者非需之地也。子曰。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此之謂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需九五。需于酒食貞吉。酒食者何。福祿之謂也。九五以中正而受尊位。天之所佑。人之所助也。然則福祿既充矣。而又何需焉。曰。中正者所以待天下之治也。書曰。允執其中。又曰。以萬民惟正之供。夫中正者足以蓋天下之治也。舍乎中正。而能享天之福祿者。寡矣。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案）經并設原本缺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貞丈人吉无咎何也。曰。難之也。夫治衆、天下之大事也。非聖人則不能。夫衆之所服者武也。所從者智也。所親者仁也。三者不備而能用其衆。未之有也。然或得之小。或得之大。或用之正。邪正大小之流。其得失吉凶相去遠矣。彼小人者。以矯矯爲武。瞞瞞爲智。煦煦爲仁。衆人亦有悅而從之者。所謂小也。聖人者。以正人爲武。安人爲智。利人爲仁。天下皆悅而從之。所謂大也。夫小人之得衆也。以爲上則暴。以爲下則亂。故謂之邪。聖人之得衆也。所以禁暴而止亂也。故謂之正。夫衆、非小人之所用也。小人用之以爲不正。將孰大焉。子罕曰。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此之謂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王者何。大人之謂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治衆而不以剛。則慢而不振。用剛而不濟中。則暴而無親。

上無應。下無應。下民則身危而功不成。所施不在于順。則衆怒而民不從。四者非所以吉而无咎也。吉而无咎。則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乎。夫兵者危事也。故曰行險。財用之蠹。而民之殘也。故曰毒天下。毒之者。其志將以安之也。若鍼砭之所以已疾也。是以民從而无咎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師之所以爲容民畜衆者。非特施于治兵之謂也。故天子用之以治天下。諸侯用之以治其國。卿大夫用之以治其家。其道一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師六五柔也。其爲師之主奈何。古者人君之道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進止之制。賞罰之權。皆決于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責成功而已矣。六五以柔居尊。下應于二。二以剛中能任其事。是以動則有功。若田狩而獲禽也。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利執言。執者何。率制伐罪之間也。舉國家之衆而委之一人。此安危之機。存亡之端。不可以不謹。謹擇其人。是人君之事守也。故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者。雖正猶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吉。比之所以吉者何。雜卦曰。比樂師憂。凡物孤則危。羣則强。比者上下相親。他不能間。外不能侵者也。故吉。原筮者何。比者不可苟合也。是故初六曰。有孚比之无咎。夫初六、比之始也。始謀相親者。不可不謹擇其人。人之誠信未孚而親愛之。取禍之道也。故曰有孚比之无咎。繫辭曰。君子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此之謂也。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何。凡比之道。不可以不善也。不可以不長也。不可以不

正也。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夫物比而不以剛中。則柔邪也。故彖曰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外比者何。棄親而從疎也。棄親而從疎者。非親賢而從上則不可也。親賢而從上者。苟不出乎正。猶不免乎凶也。夫比非大公之道也。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故比而不中正者。皆非君子之道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九五顯比吉。何也。九五履至貴之位。爲衆陰所歸。暢其中正。以懷海內。從命者賞。違命者誅。善善惡惡。而不在于私。用中正以求比者也。故曰顯比吉。顯者光顯盛大之謂也。王用三驅失前禽。前禽者何。背去之禽也。失名何。求與之相親而不可得者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案〕小畜卦說原本缺。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履者何。人之所履也。人之所履者何。禮之謂也。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禮者人所履之常也。其曰辨上下定民志者何。夫民生有欲。喜進務得。而不可厭者也。不以禮節之。則貪淫侈溢。而無窮也。是故先王作爲禮以治之。使尊卑有等。長幼有倫。內外有別。親疎有序。然後上下各安其分。而無覬覦之心。此先王制世御民之方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夬者何。決也。履者何。人之所履也。人之所履。有得有失。爲人君者。決而正之。得則有賞。失則有罰。勸賞畏刑。然後人莫敢不愼其履。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治也。五以剛健爲履之主。乘其中正。以決得失。任斯重也。可不戒乎。故曰貞厲。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易說卷二

上經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何也。夫萬物生之者天也。成之者地也。天地能生成之而不治也。君者所以治人。而成天地之功也。非后則天地何以得通乎。太玄曰。天之所貴曰生。物之所尊曰人。人之大倫曰治。治之所因曰辟。崇天菩地。分羣偶物。使不失其統者。莫若乎辟。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此之謂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

象曰。包荒得尙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物極則反。天地之常也。是故治者亂之原也。通者塞之端也。三居天地之際。剛德將退。柔德將進。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君子于是時也。何爲而可哉。必也執節守道。而獨行其志乎。故曰艱貞无咎。君子之道也。患志之不篤。不患人之不信。譬如農夫。是穡是蓺。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故勿恤其孚。君子之于祿也。修其性俟其命而已矣。然後能永享安樂也。故曰于食有福。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六四。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之匪人。何也。凡君子小人。更爲否泰也。故君子泰則小人否。君子否則天下亂。小人否則天下治。今大往小來。則君子之道否也。故曰否之匪人。否之所施弄其人也。否者壅塞使之不進之謂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否而得位。以柔應君。包承者也。故小人居之則爲吉。大人居之則爲否也。然大人者體順履正。和而不同。否不能久。久而必通。故曰亨也。

六三。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君子之不得其時也。失位而居于下。則爲小人之所侮。居于上。則爲君子之所恥。故六三不當其位。而

進退包羞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四者陰退而陽進之時也。命者上之所以施于下也。四以陽居上。變否爲泰。命之所施。必施于賢者。賢人進則泰之端見矣。故有命无咎。疇者羣陽之謂也。陽德將亨。故曰疇離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同人者何。同于人之謂也。君子樂與人同。小人樂與人異。與人同者。人亦同之。與人異者。人亦異之。同則相愛。異則相惡。愛則相利。惡則相害。相利則交安。相害則交危。利害安危之端。在于同人。不可不察也。何謂君子樂與人同。睹借魯事以言之。夫季、孟異室而皆出于桓。魯、衛異國而皆出于姬。姬、姜異姓而皆爲中國。夷夏異俗而皆列于會。此君子之樂與人同也。是以近者悅。遠者來。同人之利。豈不大哉。何謂小人樂與人異。小人曰。季、孟異室也。吾何與哉。又曰。彼此異民也。吾何與哉。又曰。爾汝異身也。吾何與哉。此樂與人異也。是以民有災而君弗恤。父有疾而子弗憂。兄有禍而弟弗救也。異之爲害。豈不大哉。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同之至也。又曰。翕翕訿訿。亦孔之哀。又曰。唔唔背憎。職競由人。異之至也。然則同而已矣。其曰同人者何。同之道極于人也。草木禽獸不可同也。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何也。曰野者。言其遠也。君子同其遠。小人同其近。遠故無不同也。近故迭相攻也。迭相攻。非同人之道也。然則聖人其有私乎。曰有。聖人之私大。衆人之私小。聖人者以天下爲私者也。藝穀樹蔬而食之。犧牛乘馬而畜使之。皆所以役物而養人也。所私不亦大乎。夫惟聖人爲能愛其身。愛其身故愛其親。愛其親故愛其國。愛其國故愛其道。道者所以保天下而兼利之也。未有危人之親而人不危其親者也。害人之身而人不害其身者也。天下交寧之。而身不亡者。未之有也。然則危人適所以自危。害人適所以自害也。烏在其能私哉。夫君子小人。其爲愛身一也。君子之愛身也遠。小人之愛身也近。遠故大。近故小。小者非他也。智不及也。是故識其大者爲大人。識其小者爲小人。非其志之異也。識之蔽也。君子同于正。故其同大。小人同于邪。故其同小。邪正者小大之分也。何謂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天下之志。莫不欲利而惡害。欲安而惡危。欲治而惡亂。君子能安之利之治之。使天下皆一人也。此之謂能通天下之志。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初者動之始也。夫向于左者。必背于右。附于前者。必離于後。故同者必有所異也。初九。出門同人无咎。言未有係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宗、類也。類之中又有類焉。同其類者。所同狹也。故吝。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三。伏戎于莽。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何也。三四者上下之際。同異之分也。故迭爭而交不勝也。伏戎于莽者。下變上。乘其墉者。上陵下。上可變下。不可變。逆順之勢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五。君也。以中正而施同人者也。夫君子好同。小人好異。德之未充。信之未孚。近者不服。遠者不懷。故號咷也。中則不阿。正則不私。不阿不私。天下歸之。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後笑也。同者之與多。異者之與寡。寡不足以勝衆。故聖人在上。天下大同者。化于衆也。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迹之異也。二人同心。猶可以斷。況于衆乎。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蘭、芬物也。言猶如是。況其道乎。美之至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郊者外也。不同于人。而亦不異于人。是以无悔。而志未得也。按序卦之義。否者物不相交之卦也。不相交則異。異則爭。爭則窮。故受之以同人。同人者所以通之也。物通則大有矣。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大有者何。富有之謂也。天子富有天下。諸侯富有其國。大夫富有其家。非得大有之道。烏能得其下乎。

然則大有何故以柔爲主夫爲人上者，言面人莫敢違也，勝而人莫敢逆也，故戒之在剛也。夫上之所以能有下者，得其心也，得其心者，能以恩信結之也，故大有以柔中爲主也。柔而不明，則前有幾而弗見，後有厭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亂亡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衆而元亨也。然則大有何以上明而下健，曰，明勝于健，則賞不失功，罰不失罪，健勝于明，則反之，此大有所以當明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明之至也，至明則善惡無所遁矣，善則舉之，惡則抑之，上之職也，明而能健，重賞刑威，得其當，然後能保有四方，所以順天美命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故曰厥孚交如，言孚發于中，而應之者交至也。夫以柔德而主衆剛，推誠任物，易而无備，所可戒者，在于無威，故曰威如吉，此聖人所以儆戒人君優游不斷，柔而不立者也。爲人君者，剛而不暴，柔而不可犯，此所以爲皇極之道。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人之所有行也，將有爲也，施之以謙，則無不通也，君子之德誠愛矣，乘誠大矣，不謙以持之，則無以保其終也，故夫謙者君子之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二，鳴謙，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勞謙，有勞而謙者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者，春分候也，春分之時，雷迅出地，以動萬物，萬物莫不奮迅悅豫而從之也，豫，喜樂也，作樂所以飾喜也，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用樂之盛者。

初六，鳴豫，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 震下坤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案）四，卦說原本缺。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者物有蠹敝而事之也，事之者治之也，除蠹補敝，故大通也，剛上而柔下，蓋登而惡降也，巽而止之，利以濟難也，甲者生之始，爲仁爲德，庚者殺之始，爲義爲刑，先之三日，以護其始，後之三日，以慎其終，蠱以少陽在上而行令，故主仁，巽以少陰在上而行令，故主義，天以陰陽終始萬物，君子以仁義修身，以德刑治國，各有其事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艮爲丘爲山，巽爲風爲號令，君子洗濯其心，一以待人，以育德于上，山之象也，發號施令，革弊除蠹，以振民于下，風之象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子者所以承父之事而成之，臣者所以成君之事而終之，天下之事，大矣多矣，自非聖人，不能無過，故以爲子，李斯以爲臣，不旋踵而亡矣，天下後世之言惡者必歸焉，武帝得昭帝以爲子，靈光以爲臣，而國家乂寧，後世稱之爲明君，隋唐之祖亦然，故必有賢子，然後考得无咎也，幹事之始，敢自安乎，故戰戰兢兢，乃得終吉也，夫事有蠱敝，不可不更，臣子之心，非以高君父而自名也，欲以掩惡而全美，故曰意承考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親有過，下氣怡聲以諫，禮也，三以重剛幹之，故小有悔也，然不失其正，故无大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裕父之蠱，楚屈到嗜芰，有疾，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葬，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豕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易曰，裕父之蠱，往見吝，裕之爲言饒也，益也，父不義而順之，是裕之也，往而不變，斯可醜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五居盛位，以柔承剛，又有中和之德，故有譽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志。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陽者君子之象，致仕而無位，年高而德尊，雖不能以力幹事，而智慮深遠，志可法也，故先王養老乞言焉，非夫矯亢以驚俗，虛驕而無用者也。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八月者周之八月也，陽生于復，長于臨，陰生于姤，長于遯，遯與臨反者也，聖人防微杜漸，故于陽長之初而著陰之戒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功之所以大也。

初九。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君子之所以能自大者。學于道也。學充于內。則志氣夷懌矣。浸長于外。則人化而順之矣。人化而順之。所以大也。有應于外。化順之象也。夫道以正心爲本。初九所以能感物而大。志行正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傳曰。大學之本。心正然後身修。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二在下體而不當位。故小人未肯盡受命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四。進升上體。至大之境。已得其位。故无咎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觀者上以德示人。使人觀而化之也。盥、圭潔其德也。薦、豐備其物也。顒、人君有德之容也。夫德由內出。物自外至。苟內德不充。雖外物豐備。不能化人也。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況下民乎。故曰盥而不薦。君人者能降內殺外。勤本略末。德信誠著。物皆信之。然後可以不爲而成。不言而化。恭己南面。順然而已。所謂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故曰有孚顒若。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先王省方。考禮樂。協時日。飭法度。以示人爲觀之象。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明罰勅法。先王明罰。非以殘人。所以正法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噬嗑、食也。故皆以食物明之。禽獸全乾者謂之腊。噬之至難者也。乾肉者。難于噬膚。而易于乾胏者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六二。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案）賁卦說與本畧。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剝以厚下安宅。夫基薄則屋壞。下薄則上危。故君子厚其下者。所以自安其居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六三。剝之。无咎。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碩果不食。將墜于地而復生也。剝之爲道。舉卦皆陰。而上獨以陽乘之。猶衰世之君子。獨立不懼。以斷羣陰。雖不當位。民所載也。或者陰來伐之。則是小人得志。君子道窮。禍亂遂成。民無所庇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此之謂也。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七日來復。何也。冬至卦氣起于中孚。次復。次屯。次謙。次豫。凡一卦御六日二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一。五卦合三十日二百四十分日之一百五。此冬至距大寒之數也。故入冬至凡涉七日而復之氣應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六二。休復。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象曰。頻復之咎。義无咎也。

復者過而能復之謂也。不懼其始。頻過而復。亦已危矣。雖然。猶愈于迷而不復也。故曰无咎。

六四。中行獨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中行者。行于衆陰之中也。四行衆陰之中。獨能履正思順。下應于陽。不陷溺于羣邪。而能自復于善者也。故曰中行獨復。孔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此之謂也。

六五。敦復。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 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初九。无妄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案）无妄卦或原本此

䷚ 艮下震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初九。有厲。利己。

象曰。有厲利己。不犯災也。

九二。輿說輹。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童牛。不角之牛也。牿者貫角之木。所以止其觸也。四用柔正以畜剛健。不用威武而物自服。故曰童牛之牿。言雖設而無用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凡萬物。有者爲陽。無者爲陰。日光之所灼者爲陽。所不灼者爲陰。和氣之所煦者爲陽。所不煦者爲陰。聖人之于仁義猶是也。愛養萬物謂之仁。其所不愛不養謂之義。義者義仁以就宜者也。或曰。聖人之仁無不及也。而有不愛不養乎。曰。暴亂而爲物害者。聖人所不得而愛養也。聖人世樂殺哉。何謂觀其所養。其人賢。則其所養必賢也。其人不肖。則所養必不肖也。何謂觀其自養。取于人以義。自奉養以禮。斯賢也。取于人無度。自奉養無節。斯不肖也。故當觀其所與。貴觀其所取。將觀其所主。遠觀其所舉。足以知其爲人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者何。大者陽也。陽之過差者也。陽之所以過差者奈何。陽當居外以衛陰。陰當居內以佐陽。今大過多陽而居內。小過多陰而居外。此其所以爲過也。然則彖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何

也。大過者剛之過也。有攸往者。猶云有爲而然者也。夫剛過而不得其中。又不以巽說行之。其志非以有爲也。苟求過人而已矣。如是則何以得亨乎。故大過之所以得亨者。此數德故也。君子或爲過人之行者。將以有爲也。非道之常也。故曰利有攸往乃亨。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橈。凶。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大過九三棟橈凶。九四棟隆吉有它吝。何也。夫大過剛已過矣。正可濟之以柔。而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爲吉。而不以得位爲義也。九三居陽履剛。而在一體之上。剛很强愎。不可輔弼者也。故曰棟橈凶。九四以陽居陰。而在一體之下。剛不違謙。隆其棟者也。然過而失中。故曰有它吝。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大過九二无不利。九五无咎无譽。何也。夫大過本末弱也。初已弱矣。進入于二而遇陽。故曰枯楊生稊。稊者始生而向茂者也。五陽之盛也。盛極將落。故曰枯楊生華。華者已榮而將落者也。初過于弱。二過于强。强弱相濟。厥功已成。其于國也。如剛毅之君。以寬柔之臣輔之。故无不利也。上以衰陰符于盛陽。其于國也。如驕盈之君。以愚庸之臣輔之。雖幸而无咎。不足以有譽也。五居中履正。故无咎。輔弼非人。故无譽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以常德行習教事。何也。水之爲德。無有方圓曲直高下夷險而不失其平者也。故君子以常德行。水之流也。習而不止。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習教事。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者事之始也。聖人之教人也。禁其始不禁其終。防其微不防其著。故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震之初九曰。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皆原其始而要終也。夫人之于險也。始皆有恐懼之心焉。及幸而濟也。則狃以爲常。至于失身而不自知也。是以聖人于險之初而戒其將來之禍。曰習坎。入于坎窞。凶。窞者坎中之坎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利貞亨。離麗也。麗者不可以不正也。夫明者常失于察。察之甚者。或入于邪。是以聖人重明以麗乎正。乃能化成天下。柔者失于弱而不立。故柔麗乎中正。然後乃亨。夫太明則察。太昧則蔽。二以明德而用中正。是以獲元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初九敬之无咎。何也。夫火者始于微微。而至于不可撲滅者也。是以明者慮于未兆。見于未萌。方事之初。而錯然矜慎。以避其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突者子之不順者也。火性炎上。而九四以剛乘剛。用其不正以陵于上。若火之方燄。其來苟盛。猶焚必棄。故死如棄如也。死者禍之極也。棄者衆所不與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易說卷三

下經

咸 恆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初六。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四在腓下。感其心者也。心感于物。爲善爲惡。爲吉爲凶。無不至焉。必也執一以應萬。守約以御衆。其惟正乎。夫正而過禍。猶爲禍也。求仁得仁。又何悔。故心正則事無不吉。而悔亡也。憧憧。心動貌。朋。類也。心苟正矣。則往也來也。屈也伸也。而心不爲之動焉。動于往來。則心傾矣。心苟傾焉。則物以其類應之。是故喜則不見其所可怒。怒則不見其所可喜。愛則不見其所可惡。惡則不見其所可愛。順右則失左。瞻前則忘後。視必有所蔽。聽必有所偏。故曰未光大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歸與致者。豈非正歟。故子文一止爲正。正者止于一而無不周也。夫又何思而何慮焉。譬諸止水。寂然不動。物有萬變。而所以應之者一也。日月者大地之精也。寒暑者天地之氣也。天地猶以屈伸相感。而況于人乎。故大人之道。正其心而已矣。治之養之。以至于精義入神。則用無違矣。用之于身。則身安而德崇矣。遇此以往。不足思也。久而不息。則可以窮神而知化。大人之德。莫盛于斯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 巽下震上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恆。亨。無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恆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無不通也。行而可久。必無咎也。常久之利。利居貞也。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九二。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上六。振恆。凶。

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振者木之搖落也。上以柔弱之質。當恆久之終。體動而應風。搖落之象也。常久之道。由茲而墜。故曰大无功也。

䷧ 艮下巽上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遯之爲道。遯內而趨外者也。二以柔居內。未得自去者也。然屬中守正。和而不流。執志之堅。人不能奪故曰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黃者中也。牛革取其柔而堅韌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三以剛德居位。而宴安于內。係于榮利。不能自退。故曰有疾。小人道長。貪位不退。危之道也。故曰厲。臣妾者係于人而不能自去者也。故畜臣妾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四以剛德而處非其位。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反是者也。故曰好遯。君子吉。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中正德之嘉也。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可以進而進。可以退而退。不失其時。以中正爲心者也。故曰嘉遯貞吉。

上九。肥遯。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案）大壯卦數少本缺。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君子進其明德。如日之升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進者。德業未著。人莫之信。躁以求之。則凶。寬以待之。无咎。未受命者。受上命然後可進。无命而進。凶道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三。衆允。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象曰。鼎顛趾。適出否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無咎。貞吝。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君子之晦。以避難也。內修明德。不可息也。爲人臣者。有箕子之正則可也。無箕子之正。苟生以忘其君者。彝莫大焉。故曰利貞。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六之象。其言失則何。國家之所以立者。法也。故爲工者。規矩繩墨不可去也。爲國者。禮樂法度不可失也。虞差而機失。網絕而網紊。紀散而綠亂。法壞則國家從之。嗚呼。爲人君者。可不慎哉。魯有慶父之難。齊桓公使仲孫湫視之。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然則法之于國。豈不重哉。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者治之至小者也。然有嚴君之道焉。嚴恭也。知事親則知事君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初九。閑有家。悔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假。大也。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其家以至于有天下。親其親以及人之親。長其長以及人之長。上下交相愛而天下和矣。故曰交相愛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九以陽居上。家之至尊者也。家人望之以爲表式。苟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以內盡至誠。爲人所信。然後有威可畏而獲終吉也。大學曰。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此之謂也。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九四。朕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 蹇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六四。往蹇來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案）睽蹇二卦疏證原本缺。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解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何也。夫能濟難者存乎中。能有功者存乎時。時未可往。而用之太速。則不達。時可以往。而應之太緩。則無功。故上六藏器于身。待時而動。君子韙之。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初六。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 兌下巽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損益之名。以內爲主者也。內爲己。外爲彼。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惠心者何益之所施孚于心然後善也夫人墜于絕壑而遺之珠玉寢疾垂死而餽之酒肉其物非不美也而人不以德者何哉非其心之所欲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九立心勿恆凶何也戒人勿以求益爲常心也莫益之象曰偏辭者何也知益于己而不知恕于人之辭也

䷪ 兌下乾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壯于頄壯形于面也三爲健極故曰壯于頄也物極太健故有凶然君子居之體剛履正決決无疑信志獨行而不易于世故雖慍怒不足爲咎也而濡者怨謗之象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任其剛決以據健之上故居與行皆不安也羊猥物也牽羊者制其猥心也制其猥心則悔亡矣不正而決故聞言不信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剛陽德也君子所尙也然剛而不中則亢剛而不正則戾亢則人疾之戾則人違之故剛遇中正然後可以大行于天下也姤之時義大矣哉姤消卦也孔子何大焉夫世之治亂人之窮通事之成敗不可以力致也不可以數求也遇與不遇而已矣舜遇堯而五典克從百揆時敘禹稷契皋陶遇舜而六府三事允治地平天成伊尹遇湯而格于皇天師尙父遇文武而天下大定不然泯泯于衆人之中後世誰克知之以是觀之姤之爲義豈不大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姤九四。包无魚。起凶。魯昭公將去季氏。宋樂祁諫之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還其志者。未之可也。國君以是鎮撫其民。魯君失民矣。靖以待命。猶可勛。必憂。已而昭公伐季氏。果不勝而出死于外。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材之美者也。包瓜、不食之物也。九五剛遇中正。有美材矣。遇小人道長之時。無應于內。不食者也。藏生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故有美而含之。以俟命也。抑材之不良。德之不臧。身之憂也。材既良矣。德既臧矣。雖不遇其時。以至于隕越而不振。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故修己以俟命者。君子之志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姤其角者。行無所之之謂也。

易說卷四

下經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物順以說。萃之象也。上剛中而下應之。亦聚之象也。大人者以正聚物者也。聚得大人。然後通也。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九四。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以剛中之德。惟能保位无咎。而德信不洽于民。未足光也。故必以元永貞之道聚民。然後悔亡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初六。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太王避狄。順也。肇基王迹。升也。

六五。貞。吉。升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剛掩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谷者。險而窮下之象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谷。窮也。窮于井中。所守隘也。射鮒于井。所獲微也。甕者所以汲也。甕敝而漏。水不可得也。九二處下而在內。又不當位。上无其應。應斯象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井洌寒泉食。居位用事。而澤及于民之謂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 離下兌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革之爲道。不可易也。故元亨利貞而後悔亡也。初則民心未孚。故鞏用黃牛。不可變也。二則得時之中。故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厤明時。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上九鼎玉鉉大吉無不利。黃者中也。耳者所以聽也。君子虛其耳以聽于下。非則不受也。金者剛而忍者也。玉者堅而溫者也。五陰也。故尙乎剛。上陽也。故尙乎溫。夫柔不失剛。剛不失溫。然後能舉其大器者也。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九四。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泥者以陽居陰。喪其威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大主大器者。不可以無威也。無威則民不服。民不服則所守喪矣。故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九四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泥者以陽居陰。喪其威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者。嗣有彼而思在此也。楚人滅江。秦穆公爲之降服。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公之謂矣。出次。不舉過數。曰。吾自懼也。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其位則下也。其事則初也。止而不行。何咎之有。抑君子于其所止。不可不謹擇也。止乎永貞。利莫大焉。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凡剛柔當位。正之象也。孔子贊乾之九二龍德而正中。艮之六五曰以中正。何也。曰艮六五。文之誤也。當云以正中也。正中者正得其中。非既正又中也。然則二爻其爲不正乎。曰。非謂其然也。中正者道之貫也。相須而成。相輔而行者也。

上九。敦艮。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 巽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案）漸卦說原本略。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不正而合。是以跛也。以娣而行。故能履也。所以吉者。說以承上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六二處下在內。以陰居陰。如蔀屋幽塞。而不見知于人者也。故曰往得疑疾。論生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居中履正。久幽而不變。人將信之。然後可以發其蔀而行其志矣。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豐。歸妹之象。先陳其善而後釋其凶。豐九四之象。先叙其惡而後著其吉。望人之辭。至公以直善惡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大壯之六五喪羊于易、旅上九喪牛于易、易者不憂險阻之謂也。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三、頻巽、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巽之彖曰重巽以申命、重巽、隨風也、隨風者申命之象也、風爲號令、九五之君、爲號令之主、得位以行其令、不失其中正、故曰貞吉悔亡无不利、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曰九初有終、庚屬西方金、金主斷制、號令不嚴則不行、故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初九、和兌、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六三、來兌、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上六、引兌。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案）兌卦疏原本脫。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渙利涉大川、坎下巽上、乘木有功也、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王者號令之從出也、庶人稟于士、士稟于大夫、大夫稟于君、君稟于天子、天子至尊、出令而非受令者也、其餘則有所稟而不敢專也、故王居无咎。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六四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節者貴乎適事之宜者也故初无咎而二有凶也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德行者議之而後動動而中節然後爲善也兌說也和易也坎險也嚴峻也知說而不知險則民不虞知險而不知說則民不親不得節之宜也三極說而過乎中故曰不節若則嗟則慢不親則乖慢與乖亂亡之道也是以說以行險嗟若上極險而過乎中故曰苦節不可貞節物者無位則不能也故曰當位以節子臧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九五正不違中中不離正達節者也六四以下承上以柔承剛而不失其正守節者也九二以陽居陰六三以陰居陽失夫節者也九五居夫尊位以中節物故曰居位中也

䷼巽下震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者發于中而孚于人也豚魚幽賤無知之物苟飼以時則應聲而集而況于人乎至誠以涉險如乘虛舟物莫之害故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至誠以待物無遠不應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何小者陰也陰之過差者也不宜上宜下與其過而僭上不若過而逼下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初六飛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小過初六飛鳥以凶者止過宜在初也與坤、豫之初同因、豫皆戒于初而慮于終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小過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夫過者上也、不及者下也、遇者得其中也、陽、君象也、陰、臣象也、九三居下體之上、而用小過之道、上之所狎、故弗過防之、則或就戕之矣、九四以陽居陰、過恭者也、故无咎、行過乎恭、非過也、故曰弗過遇之、若守以爲常、則消陽之道、故往厲必戒、勿用永貞也、上六弗遇過之、初與上、皆過而失中之甚也。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曳輪、不速進也、濡尾、後其難也、險已濟、故難輕、无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上六、濡其首、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狐者審于濟水者也、汔、幾也、幾濟而陷、猶未濟也、濡其尾、无攸利、未出險中、而力衰不繼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既濟、未濟、反復相承也、險難未濟、功業未成、故君子以矜慎之心、辨物之宜、處之以道、如是、則險無不濟、功無不成、無所復爲、則又患未萌之患而豫防之、是以君子能康又民物、而永保安榮也。

易說卷五

繫辭上

繫辭、雜記前聖及孔子解易之語、上下、以簡帙重大故分之。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言天地設位、則易已著。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天地萬物、皆有卑高、故易之六位、亦有貴賤。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方、道也、道同則類聚、志異則羣分、同則相愛、異則相惡、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易皆則之。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象有隱見、形有死生、猝變漸化、互相推移、易皆效之。

是故剛柔相摩。

日月寒暑、一往一來。

八卦相盪。
出震成艮。迭相推盪。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日舒月疾。一南一北。而寒暑生焉。此皆變化之道。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乾、坤變化。萬物自成。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知猶主也。萬物始生者乾之所主。終成者坤之所爲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一以貫之。故曰易簡。乾言易。坤言簡。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情無幽險。故易知。事不煩苛。故易從。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難知則人不親。難從則功不成。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輔之者衆。故可久。日滋月益。故可大。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凡勝人者皆謂之賢。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不能出乾、坤之外。
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言聖人上觀于天。下觀于地。中觀萬物而作易也。易道始于天地。終于人事。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
聖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欲立有于無。統衆于寡。故設卦以觀萬物之象。
繫辭焉而明吉凶。
八卦成列。以盡天下之象。因而重之。變化備矣。猶未得與衆共之。故聖人復繫以爻彖之辭。明吉凶以告。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爻象所言者。有形之常道。猶未足以窮無形之神理。故復以剛柔相推。極變化之數。而占事知來。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得之爲吉。失之爲凶。失而知悔。凶中之吉也。得而可恥。吉中之凶也。事雖小而皆可憂虞。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
天地萬物。皆有消息盈虛。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一往一來。迭爲賓主。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天地人至極之道。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序上下終始之序。動謂有所興爲。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右第二章
象者。言乎象者也。
物之本體。
爻者。言乎變者也。
變化云爲。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
得道則吉。失道則凶。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事之可憂虞者也。
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
陰幽禍惡爲小。陽明福善爲大。
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示人吉凶大趣。使人引而伸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與天地準。與天地相似。孔穎達曰。彌綸、綬彌補合。經綸牽引也。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天文地理。皆不能離陰陽五行。以其所見。揆所不見。則知幽明之理一也。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物有始必有終。人有生必有死。

右第三章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萬物。無所不知。道濟天下。無所不利。如此則何有過差。

旁行而不流。

旁行謂觸類而長之。不流謂既有典常。

樂天知命。故不憂。

知易則吉凶有命。惟天所授而樂之。夫復何憂。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介甫曰。安土謂不擇地而安之。光謂。仁者求諸己不求諸人。安土敦仁。則內重而外物輕。乃能自愛。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範謂則效。圍謂周徧。

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知陰陽通變。反復無窮。則無所不知。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韓曰。神則陰陽不測。易則惟變所適。光謂。神者言其妙。易者言其變。

一陰一陽之謂道。

反復變化。無所不通。

繼之者善也。

易指吉凶以示人。人當從善以去惡。就吉而避凶。乃能繼成其道。

成之者性也。

人之性分不同。因易而各有成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仁者守其常分。知者應變不窮。易道兼而有之。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物之于易。猶魚之于水。朝夕起居。不離于其中。而莫之能知。故夫知易之君子爲少。韓曰。君子體道以爲用也。仁知則潛于所見。百姓則日用而不知。體斯道者。不亦鮮矣乎。

右第四章

顯諸仁。

曲成萬物。

藏諸用。

韓曰。日用不知。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振動之而无爲。

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

廣大悉備。

日新之謂盛德。

其益无方。

生生之謂易。

形性相續。變化无窮。

成象之謂乾。

見乃謂象。乾知大始。

效法之謂坤。

制而用之謂之法。坤作成物。

極數知來之謂占。

錯綜其數。遂知來物。

通變之謂事。

物各居其所則无事。

陰陽不測之謂神。

可測則不爲神。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

莫之止。

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靜謂寂然不動。正謂貞夫一。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百物不廢。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

陽能制陰。陰不能制陽。故陽之動靜。得以專直。

是以大生焉。

大可以象廣。

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

收斂發生，和而不暢。

是以廣生焉。

廣不可以象大。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

法易簡以成久大。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易所以通成知禮之功。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人各有性，易能成之，存其可存，去其可去，道義之門，皆由此塗出。

右第五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

賾者精微之極致，人莫之見，聖人必有以見之，立形于無形而爲卦。

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物之質性各有宜。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

動謂變化，必有可會之地，可通之道，典禮猶法度。

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合其法度則吉，違之則凶，讀者至理幽微無形者也，故聖人立象所以謂之形容也，會通、交衢也，典禮、法則也，聖人以一類萬，以要知繁，故謂之爻，爻者羣動之交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有條而不紊。

擬之而後言，

擬之于易。

議之而後動，

議之于易。

擬議以成其變化。

成其龍德。

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

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鶴鳴子和，誠信發于中，無幽而不應，樞機謂得失至要，言行動天地，而況于人。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中直求合，同之者寡，故先憂，聖賢相值，天下大同，故後喜。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迹不必同。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二人心同，至堅可斷，況于衆多。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志同言合，芬芳條暢。

右第六章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必言初六者，見其以柔處下，謙言易有，用可重，可以供神明。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雖有功勳，不謙則不能保其終，德言盛禮言恭，德愈盛，禮愈恭，致恭以存其位，保其富貴。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

仁不能守，是爲无位。

高而无民，

衆心不附，是爲无民。

賢人在下位而无輔，

雖無道而有賢人爲輔，猶可以不亡，今在下位，是无輔也。

是以動而有悔也。

守靜猶愈。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

忠臣不親，

臣不密則失身。

陷于罪戮。

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事未動而先露，則無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

知盜之情。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

德薄位尊，必不能守。

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

上慢下暴者，慢其上而暴其下也。慢上暴下，皆所以致伐禍也。

慢藏誨盜。

守國不謹，則敵人取之。立身不謹，則禍辱乘之。

冶容誨淫。

先自敗，然後人敗之。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右第七章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關子明曰：數兆子一，生于二，極于三。此天地人所以立也。地二天三，合而爲五。其一不用者，六來則一去也。既成則無生也。有生于無，終必有始。既有則無去矣。既終則始去矣。五位皆个，衍之極也。故曰大衍。光謂易有太極，一之謂也。分而爲陰陽，陰陽之間，必有中和。故夫一衍之則三，而小成；十而大備，小衍之則爲六，大衍之則爲五。一者數之母也，數者一之子也。母爲之主，子爲之用。是故小衍去一而爲五行，大衍去一而爲揲蓍之數。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

奇者四揲之餘，扐者不用之數。

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左右手之扐，皆合于所掛之一。

天數五。

韓曰：五奇也。

地數五。

韓曰：五偶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生成相合爲水、火、木、金、土。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皆積數。

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老陽一爻九揲三十六策，少陽七揲二十八策，獨舉老，取其變。

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老陰六揲二十四策，少陰八揲三十二策。

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

自分而爲二至歸奇于扐。

十有八變而成卦。

三變而成一爻。

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顯道神德行。

呼動靜能之事皆畢。

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右第八章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神之所爲，變化不測，惟易能知之。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

繫辭以盡言。

以動者尙其變。

君子動靜效易變化。

以制器者尙其象。

若舟楫杵臼之類。

以卜筮者尙其占。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

爲行所以巽。

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

天有三辰五星、地有三正五行。

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達物情。

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幾者動之微、慮之于微、則事無不濟。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右第九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天地自然之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開物、專示吉凶、成務、成天下之務、冒天下之道、包面有之。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

韓曰、圓者運而不窮、方者止而有分、光謂、蓍未形而不測、故曰神、卦已形而變通、故曰知。

六爻之義易以貢。

發揮變化、以進于人。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洗心、滌諸邪惡、存養精明、藏密、返于無形。

吉凶與民同患。

豫以告之。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藏往謂不知其始、所以言往。

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韓曰、服萬物而不以威刑。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神物謂蓍龜、凡卜中然後用之、故曰以前民用。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韓曰、洗心曰齋、防患曰戒、光謂、德盛則合于神明。

是故闔戶謂之坤。

坤主收斂。

闢戶謂之乾。

陽發生也。

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見乃謂之象。

仿像可見、而未有形。

形乃謂之器。

形質已定、各有常分。

制而用之謂之法。

各守其分、不相爲用、故聖人制而用之。

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出外人內、無所不用、而百姓不知、故謂之神。

右第十章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易有太極、極者中也、至也、一也、凡物之未分、混而爲一者、皆爲太極、兩儀、儀、匹也、分而爲二、相爲匹敵。四象、陰陽復分老少而爲匹、相爲匹敵、大業、富有萬象、太極者何、陰陽混一、化之本原也、兩儀者何、陰陽判也、四象者何、老少分也、七九八六、卦之體也、八卦既形、吉凶全也、萬物皆備、大業成也、極、中也、儀、匹也、太極、天也、乾、坤、日月也、四象、五宮也、八卦、十二辰也、六十四卦、列宿也、彖爻、三百六十有六度也、太極、地也、乾、坤、山澤也、四象、四方也、八卦、九州也、六十四卦、萬國也、彖爻、都邑也、太極、歲也、乾、坤、寒暑也、四象、四時也、八卦、八節也、六十四卦、十二月也、彖爻、三百六旬有六日也、太極、王也、乾、坤、方伯也、四象、四岳也、八卦、州牧也、六十四卦、諸侯也、彖爻、卿大夫士也、或問太極有形無形、曰、合之則有、離之則無、何謂也、曰、請以宮喻、夫宮者土木之爲也、舉土木則無宮矣、土木者堂奧棟宇也、舉堂奧棟宇則無土木矣、雖然、合而言之、則宮巍然在矣。

太極者一也、物之合也、數之元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算不能勝也、書不能盡也、口不能宣也、心不能窮也、培而聚之、歸諸一、析而散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未始有極也、陰陽相遠、非太極則不成、剛柔相戾、非中正則不行、故天下之德誠衆矣、而萃于剛柔、天下之道誠多矣、而會于中正、剛柔者德之

府。中正者道之津。是故有剛而無中正。則暴以亡。有柔而無中正。則邪以消。嗚呼。中正之于人也。其厚矣哉。剛者抑之。柔者被之。不慮而成。不思而得。不卜而中。不筮而吉。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非中正而何。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以中正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易之卦六十有四。其爻三百八十有四。得之則吉。失之則凶者。其惟中正乎。剛、夏也。柔、多也。中、春也。正、秋也。何謂才。曰聰明强勇。何謂行。曰孝友忠信。何謂德。曰中和正直。何謂道。曰遠大高深。行以濟才。德以濟行。道以濟德。是故才而不以行則凶。行而不以德則偏。德而不以道則隘。四者兼足。謂之聖人。

陰陽不相讓。五行不相容。正也。陰陽醞而行之。不雜。中也。陽盛則陰微。陰盛則陽微。火進則木退。土興則水衰。陰陽之治。無少無多。五行之守。無偏無頗。尸之者其太極乎。故太極之德。一而已。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富貴。富有四海。貴爲天子。備物致用。蓍育萬物以爲人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謂法度也。亹亹、勉勉也。使人去凶就吉。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右第十一章

子曰。書不盡言。

言有不可書者。

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意有不可言者。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

象能盡言外之意。

設卦以盡情僞。

盡萬物之情僞。

繫辭焉以盡其言。

盡彖言之要。

變而通之以盡利。

若冥豫成有渝无咎。

鼓之舞之以盡神。

乾、坤其易之緼邪。

緼、聚也。陰陽者易之本體。萬物之所聚。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變而通之。

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言更相爲用。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

無形之中。自然有此至理。在天爲陰陽。在人爲仁義。

形而下者謂之器。

有形可考。在天爲品物。在地爲禮法。

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

物久居其所則窮。故必變而進之。在天爲氣節。在人爲明哲。

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易道既成。施之天下。則爲聖人之事業。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知之非艱。行之惟艱。

右第十二章

易說卷六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萬物之象以備。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舉爻大備。曲盡無遺。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
極其變也。
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效天下之動。因辭而後明。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不動則無得失。
剛柔者。立本者也。

材性有分。
變通者。趣時者也。
時異事變。
吉凶者。貞勝者也。
正則吉凶不能動矣。故易道貴之。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以正道示之。
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子文。一止則爲正。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守夫至正故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此效像天地之正道。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以不見爲內。
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天地之大德曰生。
日新。
聖人之大寶曰位。
非位不能濟物。
何以守位曰仁。
人心歸之。乃能保富貴。
何以聚人曰財。
韓曰。財所以資物生。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三者皆當斷之以義。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
成象之謂乾。
俯則觀法于地。

效法之謂坤。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鳥獸之文若的顙駰鬣之類。地之宜若剛鹵之類。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情雖萬端而聚之不過健順動入麗陷止說。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

法久必弊爲民厭倦。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變而民莫之知。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聖人守道不守法故能通變。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取諸乾坤取其上下有分上曰衣下曰裳聖人垂衣裳而天下治乾尊坤卑之象也。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取諸渙取其木在水上。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取諸豫豫怠也柝以警怠。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取諸小過震仲翔曰取其上動而下止。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取諸睽取其先遠而後利。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風雨動物也風雨動于上棟宇健于下大壯之象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巽木也入也兌說也棺槨衛死者入于土而生者之情得以爽慄大過之象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書者要約也古之要約未有文字相與結繩爲誼而已其後浸相欺背亂不可知故聖人作爲書契書契既明則是非立決夬之象也。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

立象以盡意。

象也者像也。

擬諸其形容。

彖者材也。

各言其本質。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舉指隨時何謂材材者天賦之分也何謂動動者感物之情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吉凶悔吝生乎動。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

陽卦奇一奇二偶凡五陰卦偶一偶二奇凡四。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陽一君而二民以寡制衆陰二君而一民無常心。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憧憧心動貌朋類也夫得喪往來物理之常也苟能居正以待物則往來不足爲之累儻以往來動其心則夫物之感人無窮將惟爾所思舍以其類而至所謂物至而人化物也天下何思何慮皆正夫一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皆因屈以致信。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聖人虛一以靜存誠素至故能精義入神以致其治世之用。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先治其本。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言此聖人之極致。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知化謂修己以安百姓。

右第二章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困于石。不量力而犯强敵。據于蒺藜。不度德而居人上。入于其宮。己所有也。不見其妻。失其配輔。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小人之情壹如是。小懲而大誡。懲其小惡。使人戒懼。不至于大。屨校滅趾。止之于下。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積惡貫盈。不得不誅。或先告以禍敗。終不能聽。故曰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桑之爲物。深根而難拔。叢生曰苞。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承輔非才。覆敗美實。其形沾漬。喪國亡家。子曰。知幾其神乎。

除惡于未萌。銷禍于未形。身安而後國治。百姓莫知其所以然。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諂上瀆下。亂之所由生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吉下脫凶字。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見幾而作。戒在不正。故曰正吉。萬夫之望。衆人望之以爲表。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庶幾。庶幾近于道。无祇悔。祇。大也。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天地男女。皆一陰一陽相匹敵也。三人并進。或哲或愚。莫知適從。無以致治。雖志在于益。而不免于損。故聖賢相遇。一人足矣。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

衆附身安。乃能衆人。彼不我疑。言則見信。定其交而後求。

先施恩德。無求不獲。君子恬此三者。故全也。

無失。危以動。則民不與也。

身不能自安。他人其誰附之。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

審其所以適人。知人之所以求我。交者恩相往來之謂也。己無施于人。而欲望人之施。人誰與之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忿其貪妄。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戒其立心勿以貪得爲常。

右第四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易之門。易由此出。乾、坤合德而剛柔有體。交錯而成衆卦。然其剛柔各自爲體。撰。故也。乾、陽物。坤、陰物。凡萬物之陽者皆爲乾。陰者皆爲坤。乾、坤相雜而成六子。六子者非他也。乾坤之雜也。乾坤者、陰陽之祖也。陰陽之精。麗爲日月。散爲水火。鼓爲雷風。流爲山澤。乾、健也。坤、順也。動險止者。健之枝也。入麗說者。順之體也。夫乾不專于天也。坤不專于地也。凡事物之健者皆乾也。順者皆坤也。動者皆震也。入者皆巽也。陷者皆坎也。麗者皆離也。止者皆艮也。說者皆兌也。夫八卦者。事之津。物之衢也。所以貫三極而體萬物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雜而不越。雜舉事物以名其卦。而皆有倫理。不相違越。衰世之意。世衰則憂患多。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

既兆爲往。未至爲來。顯者微之。幽者闡之。微顯闡幽者。微其顯闡其幽也。

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斷辭謂彖也。開釋義類。當其卦名。辨其爻物。正言其吉凶。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肆謂不可爲典要。

右第五章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

易更三聖。然後能極深。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有憂患則慮事深。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履、德之基。履、禮也。進德必由禮。謙、德之柄。執而用之。復、德之本。反求諸身。損、德之修。克己。益、德之裕。日新。困、德之辨。韓曰。困而益明。井、德之地。韓曰。所處不移。象居得其所也。巽、德之制。發號施令以爲制度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履和而至。禮之用。和爲貴。至者言事倫之極致。復小而辨于物。韓曰。微而辨之。不遠復也。損先難而後易。韓曰。剝損以修身。故先難。無患。故後易。困窮而通。困而不失其所亨。井居其所而遷。韓曰。井居不移。而能遷其施。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損以遠害。損己則人莫之害。益以興利。興利以益人。困以寡怨。牛僧孺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寡怨者。不怨天。不尤人。井以辨義。辨義所在。處之不移。

右第六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

道不可須臾離。

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

凡易之六位。剛柔迭居。二有君位。上用謙德之象。五有臣子居盛位之象。五不必專于爲君。故有箕子之明夷。二不必專于爲臣。故有王用享于帝。

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典、常。要、約。自內適外爲出。自外適內爲入。易出入六爻。以爲人內外之法度。

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故謂事之所以然。无有師保。自得楷法。如臨父母。言可敬畏。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

易以窮物之終始爲本質。

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

時異事殊。吉凶不同。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雜物撰德。錯綜時物。數其德行。中爻謂二至五。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彖統卦德。

右第七章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

同功。韓曰。同陰功也。多懼。韓曰。遠近君。故多懼。

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柔之爲道。或以近而多懼。或以遠而不利。其要在于隨時適宜。不犯于咎。以中爲用而已。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三才各有陰陽。

道有變動。故曰爻。

爻以效三才之變動。

爻有等。故曰物。

上下剛柔。各有貴賤等級不同。以象萬物。

物相雜。故曰文。

剛柔相雜。然後成文。

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或承或乘。有愛有惡。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其辭危。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易者使傾。韓曰。易。慢易也。其要无咎。禍莫長于無禍。

右第八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乾健坤順各守一德以生萬物故曰易簡然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萬物之情僞不能逃故知險阻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王輔嗣略例曰能研諸慮則侯之衍字也人以易能言吉凶之所在故悅之知得失之有報故審而行之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象事知器以制器者尙其象占事知來以卜筮者尙其占韓曰夫變化云爲者行其吉事則獲嘉祥之應觀其象事則知制器之方玩其占事則覩方來之驗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天地能示人法象而不能教也能生成萬物而不能治也聖人教而治之以成天地之能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韓曰鬼謀寄卜筮以考吉凶也光謂聖人謀之於人謀之于鬼以考失得故事無不當能如是者則百姓與之

八卦以象告

示以吉凶之象

爻象以情言

言其失得之情

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各居其所而不相交則無吉凶

變動以利言

韓曰變而通之以趨利

吉凶以情遷

恃吉而驕恣則凶畏凶而戒慎則吉故曰以情遷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攻猶取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辭慙者不能隱其實辭枝者一左一右辭寡者敏于行辭多者急求人知辭游者必苟巧飾辭屈者內無主

右第九章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三才者天陽也地陰也人者陰陽之中也以物言之則陽也陰也太極也以事言之則始也壯也究也以位言之則下也中也上也三才之中復有陰陽焉故因而重之以爲六爻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小女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于地也爲黑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于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于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于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于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于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于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于木也爲堅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于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于木也爲科上槁。

坎陽也而爲月、離陰也而爲日、何也、日者至陽之精也、月者至陰之精也、坎、北方也、陰之極也、陰極則陽生其中矣、離、南方也、陽之極也、陽極則陰生其中矣、故坎、離者、陰陽之交際、變化之本原也。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于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序卦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

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之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人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雜卦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恆、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長、小人道憂也。〔案〕序卦說、雜卦說皆原本缺。

蘇氏易傳

蘇軾著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東坡易傳九卷。宋蘇軾撰。是書一名毘陵易傳。陸游老學菴筆記。謂其書初遭元祐黨禁。不敢顯題軾名。故稱毘陵先生。以軾終於常州故也。蘇籀欒城遺言。記蘇洵作易傳未成而卒。屬二子述其志。軾書先成。轍乃送所解於軾。今蒙卦猶是轍解。則此書實蘇氏父子兄弟合力爲之。題曰軾撰。要其成耳。籀又稱洵晚益讀易。玩其爻象。因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故朱子謂其惟發明愛惡相攻。情僞相感之義。而譏其粗疎。胡一桂記晁說之之言。謂軾作易傳。自恨不知數學。而其學又雜以禪。故朱子作雜學辨以軾是書爲首。然朱子所駁。不過一十九條。其中辨文義者四條。又一條謂蘇說無病。然有未盡其說者。則朱子所不取者。僅十四條。未足以爲是書病。況朱子語類。又嘗謂其於物理上亦有看得著處。則亦未嘗盡廢之矣。今觀其書。如解乾卦彖傳性命之理諸條。誠不免杳冥恍惚。淪於異學。至其他推闡理勢。言簡意明。往往足以達難顯之情。而深得曲暢之旨。蓋大體近於王弼。而弼之說惟暢玄風。軾之說多切人事。其文辭博辨。足資啓發。又烏可一概屏斥耶。李衡作周易義海撮要。丁易東作周易象義。蓋其剿作周易會通。皆採錄其說。非徒然也。明焦竑初得舊本。刻之爲程閱齋倣以朱墨板重刻。頗爲工緻。而無所校正。毛晉又刻入津逮祕書中。三本之中。毛本最舛。如漸卦上九。併經文皆改爲鴻漸于逵。則他可知矣。今以焦本爲主。猶不甚失其眞焉。

蘇氏易傳卷之一

宋蘇軾子瞻著

䷀ 下乾上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

乾之所以取于龍者。以其能飛能潛也。飛者其正也。不得其正而能潛。非天下之至健。其孰能之。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飛者龍之正行也。天者龍之正處也。見龍在田。明其可安而非正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夫初九之所以能潛。二之所以能見。四之所以能躍。五之所以能飛。皆有待於三焉。甚矣。三之難處也。使三不能處此。則乾喪其所以爲乾矣。天下莫大之禍。不測之禍。皆萃於我而求決焉。其濟不濟。間不容髮。是以終日乾乾。至於夕而猶惕然。雖危而无咎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上上之下。其爲亟闕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者。均也。而至於九四獨躍而不惕者。何哉。曰。九四既進而不可復反者也。退則入於禍。故教之躍。其所以異於五者。猶有疑而已。三與四皆禍福難。故

有以處之然後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今之飛者。昔之潛者也。而誰非大人歟。曰。見大人者。皆將有求也。惟其處安居正。而後可以求得。九二者龍之安。九五者龍之正也。

上九。亢龍有悔。

夫處此者。豈无无悔之道哉。故言有者。皆非必然者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見羣龍。明六爻皆然也。蔡墨云。其蛎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古之論卦者以定論爻者以變。蛎者初九之變也。同人者九二之變也。大有者九五之變也。夬者上九之變也。各指其一。而坤則六爻皆變。吾是以知用九之通六爻也。用六亦然。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此論元也。元之爲德。不可見也。其可見者。萬物資始而已。天之德不可勝言也。惟是爲能統之。此所以爲元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行。

此所以爲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此所以爲利也。生而成之。乾之終始也。成物之謂利矣。

時乘六龍以御天。

飛潛見躍。各適其時。以用我。則健之德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此所以爲貞也。

保合大和。乃利貞。

通言之也。貞。正也。方其變化各之。於情无所不至。反而循之。各直其性以至於命。此所以爲貞也。世之論性命者多矣。因是請試言其蘊。曰。古之言性者。如告瞽者。以其所不識也。瞽者未嘗有見也。欲告之以是物。患其不識也。則又以一物狀之。夫以一物狀之。則又一物也。非是物矣。彼惟无見。故告之以一物而不識。又可以多物眩之乎。古之君子。患性之難見也。故以可見者言性。夫以可見者言性。皆性之似也。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循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亦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堯、舜不能加焉。桀、紂不能亡焉。是豈非性也哉。君子之至於是。用是爲道。則去聖不遠矣。雖然。有至是者。有用是者。則其爲道常二。猶器之用於手。不如手之

自用。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性至於是。則謂之命。命、令也。君之令曰命。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亦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无以名之。而寄之命也。死生禍福。莫非命者。雖有聖智。莫知其所以然而然。君子之於道。至於一而不二。如手之自用。則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此所以寄之命也。情者性之動也。泝而上。至於命。沿而下。至於情。无非性者。性之與情。非有善惡之別也。方其散而有爲。則謂之情耳。命之與性。非有天人之辨也。至其一而无我。則謂之命耳。其於易也。卦以言其性。爻以言其情。情以爲利。性以爲貞。其言也互見之。故人莫之明也。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夫剛健中正純粹而精者。此乾之大全也。卦也。及其散而有爲。分裂四出。而各有得焉。則爻也。故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以爻爲情。則卦之爲性也明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以各正性命爲貞。則情之爲利也亦明矣。又曰利貞者性情也。言其變而之乎情。反而直其性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至於此則无爲而物自安矣。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夫天豈以剛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盡。故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强則日長。偷則日消。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王弼曰。居上不驕。在下不憂。反復皆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

陰陽和而物生曰嘉。

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禮非亨則偏滯而不合。義非利則慘刻而不和。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

王弼曰。不爲世所易。

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堯、舜之所不能加。桀、紂之所不能亡。是謂誠。凡可以閑而去者。无非邪也。邪者盡去。則其不可去者自存矣。是謂閑邪存其誠。不然。則言行之信謹。蓋未足以化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

修辭者。行之必可言也。修辭而不立誠。雖有業不居矣。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至之爲言往也。終之爲言止也。乾之進退之決在三。故可往而往。其幾可止而止。其義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燥濕不與水火期。而水火卽之。龍虎非有求於風雲。而風雲應之。聖人非有意於物。而物莫不欲見之。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明龍之在天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

王弼曰。下无陰也。

賢人在下位而无輔。

夫賢人者。下之而後爲用。

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

時之所舍。故得安於田。

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王弼曰。夫能全用剛直。放遠善柔。非天下至治。未之能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以言行化物。故曰文明。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天以无首爲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

君子度可成則行。未嘗无得也。故其行也。日有所見。日可見之行也。

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或者未必然之辭也。其躍也未可必。故以或言之。非以或爲惑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坤下坤上。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龍變化而自用者也。馬馴服而用於人者也。爲人用而又牝焉。順之至也。至順而不貞。則陷於邪。故利牝馬之貞。

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坤之爲道。可以爲人用。而不可以自用。可以爲和。而不可以爲倡。故君子利有攸往。往求用也。先則迷而失道。後則順而得主。此所以爲利也。西與南。則兌也。離也。以及於巽。吾朋也。東與北。則震也。坎也。以及於乾與艮。非吾朋也。兩陰不能相用。故必離類絕朋而求主於東北。夫所以離朋而求主者。非爲邪也。故曰安貞吉。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坤未必无君德。其所居之勢。宜爲臣者也。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始於微而終於著者。陰陽均也。而獨於此戒之者。陰之爲物。弱而易人。故易以陷人。鄭子產曰。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以六居二。可謂柔矣。夫直方大者。何從而得之。曰。六二順之至也。君子之順。豈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故其動也爲直。居中而推其直爲方。既直且方。非大而何。夫順生直。直生方。方生大。君子非有意爲之也。循理无私。而三者自生焉。故曰不習无不利。夫有所習而利。則利止於所習者矣。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三有陽德。苟用其陽。則非所以爲坤也。故有章而含之。坤之患。弱而不可以正也。有章則可以爲正矣。然以其可正而遂專之。則亦非所以爲坤也。故從事而不造事。无成而代有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夫處上下之交者。皆非安地也。乾安於上。以未至於上爲危。故九三有夕惕之憂。坤安於下。以始至於上爲難。故六四有括囊之慎。陰之進而至於三。猶可貞也。至於四。則殆矣。故自括結以求。无咎无譽。咎與譽。人之所不能免也。出乎咎。必入乎譽。脫乎譽。必罹乎咎。咎所以致罪。而譽所以致疑也。甚矣。无咎无譽之難也。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黃而非裳。則君也。裳而非黃。則臣也。非賢臣也。六五陰之盛。而有陽德焉。故稱裳以明其臣。稱黃以明其德。夫文生於相錯。若陰陽之專一。豈有文哉。六五以陰而有陽德。故曰文在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至於此。則非陰之所能安矣。陰雖欲不戰而不可得。故曰其道窮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易以大小言陰陽。坤之順。進以小也。其貞。終以大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

夫物非剛者能剛。惟柔者能剛耳。蓄而不發。及其極也。發之必決。故曰沈潛剛克。

至靜而德方。

夫物圓則好動。故至靜所以爲方也。

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惟其順也。故能濟其剛。如其不順。則辨之久矣。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小人惟多愧也。故居則畏。動則疑。君子必自敬也。故內直。推其直於物。故外方。直在其內。方在其外。隱然如名師良友之在吾側也。是以獨立而不孤。夫何疑之有。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方其變化。雖草木猶蕃。及其閉也。雖賢人亦隱。

君子黃中通理。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中之色也。通是理。然後有是色也。君子之得位。如人之有四體。爲己用也。有手而不能執。有足而不能馳。神不宅其體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嫌也。疑也。皆似之謂也。陰盛似陽。必戰。方其盛也。似无陽焉。故稱血以明其雜。若陰已變而爲陽。則无復玄黃之雜矣。

䷂䷂屯下坎上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因世之屯。而務往以求功。功可得矣。而爭功者滋多。天下之亂愈甚。故勿用有攸往。雖然。我則不往矣。而天下之欲往焉者皆是也。故利建侯。天下有侯。人各歸安其生。難有往者。夫誰與爲亂。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屯有四陰。屯之義也。其二陰。以无應爲屯。其二陰。以有應而不得相從爲屯。故曰剛柔始交而難生。物之生。未有不待雷雨者。然方其作也。充滿潰亂。使物不知其所從。若將害之。霽而後見其功也。天之造物也。豈物物而造。蓋草略茫昧而已。聖人之求民也。豈人人而求之。亦村之諸侯而已。然以爲安而易則不可。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九以貴下賤。有君之德而无其位。故盤桓居貞。以待其自至。惟其无位。故有從者。有不從者。夫不從者。初彼各有所爲貞也。初九不爭以成其貞。故利建侯。以明不專利而爭民也。民不從吾。而從吾所建。猶吾耳。

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欲從五而內忘於初。故屯邅不進也。夫初九屯之君也。非寇也。六二之貞於五也。知有五而已。苟異志者。初五者。則吾寇矣。吾焉知其德哉。是故以初爲寇。曰吾非與寇爲婚媾者也。然且不爭而成其貞。則初於九五之德至矣。

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勢非可以得民。從而君之者。初九是也。因其有民。從而建之。使牧其民者。九五是也。苟不可得而強求焉。徒不得而已。後必有患。六三非陽也。而居於陽。无其德而有求民之心。將以求上六之陰。譬猶无虞以即鹿。鹿不可得。而徒有入林之勞。故曰君子幾。不如舍之。幾、殆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未知所從也。而初來求婚。從之。吉可知矣。

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方屯其膏。惟下之者爲得民。九五居上而專於應。則其澤施於二而已。夫大者患不廣博。小者患不貞正。惟下之者爲得民。

屯。一。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故專於應。爲二則吉。爲五則凶。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三非其應。而五不足歸也。不知五之不足歸。惑於近而不早自附於初九。故窮而至於泣血也。

䷃䷃蒙下艮上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者有蔽於物而已。其中固自有正也。蔽雖甚。終不能沒其正。將戰於內。以求自達。因其欲達而一發之。迎其正心。彼將沛然而自得焉。苟不待其欲達而強發之。一發不達。以至於再三。雖有得。非其正矣。

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彼將內患其蔽。卽我而求達。我何爲求之。夫患蔽不深。則求達不力。求達不力。則正心不勝。正心不勝。則我雖告之。彼无自入焉。故初筮告者。因其欲達而一發之也。再三瀆。瀆則不告者。發之不待其欲進而至於再三也。蒙亨以亨行者。言其一通而不復塞也。夫能使之一通而不復塞者。豈非時其中之欲達而一發之乎。故曰時中也。聖人之於蒙也。時其可發而發之。不可則置之。所以養其正心而待其自勝也。此聖人之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果行者。求發也。育德者。不發以養正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所以發蒙者。用於未發。既發則无用。既發而用者。瀆蒙也。桎梏者。用於未刑。既刑則說。既刑而不說者。瀆刑也。發蒙者。慎其初。不可使至瀆。故於初云爾。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童蒙若无能爲也。然而容之。則足以爲助。拒之。則所喪多矣。明之不可以无蒙。猶子之不可以无婦。而无婦不能家矣。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王弼曰。童蒙之時。陰求於陽。上不求三。而三求上。女先求男者也。女之爲體。正行以待命者也。見剛夫而求之。故曰不有躬也。施之於女。行不順矣。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實陽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六五之位尊矣。恐其不安於童蒙之分。而自彊於明。故教之曰童蒙吉。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以剛自高而下臨弱。故至於用擊也。發蒙不得其道。而至於用擊。擊蒙教有以戒之。王弼曰。爲之捍禦。則物咸附之。若欲取之。則物咸叛矣。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謂九五也。乾之欲進。凡爲坎者皆不樂也。是故四與之抗。傷而後避。上六知不可抗。而敬以求免。夫敬以求免。猶有疑也。物之不相疑者。亦不以敬相禦矣。至於五則不然。知乾之不吾害。知己之足以御之。是以內之而不疑。故曰有孚。光亨。貞吉。光者。物之神也。蓋出於形器之裏矣。故易凡言光。光大者。皆其見遠知大者也。其言未光未光大者。則隘且陋矣。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見險而不廢其進。斯有功矣。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乾之剛。爲可畏也。坎之險。爲不可易也。乾之於坎。遠之則无咎。近之則致寇。坎之於乾。敬之則吉。抗之則傷。二者皆能相懷也。惟得廣大樂易之君子。則可以兼懷而兩有之。故曰飲食宴樂。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尙遠於坎。故稱郊。處下不忘進者。乾之常也。遠之不惰。近之不躁。是爲不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廣衍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漸近則爲沙。逼近則爲泥。於沙則有言。於泥則致寇。坎之爲害也如此。然於有言也。告之以終吉。於其致寇也。告之以敬愼不敗。則乾以見險而不廢其進爲吉矣。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需于血者。抗之而傷也。出自穴者。不勝而避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敵至而不忌。非有餘者不能。夫以酒食爲需。去備以相待者。非二陰之所能辦也。故九五以此待乾。乾必心服而爲之用。比所以正而獲吉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乾已克四而遂於五矣。其勢不可復抗。故入穴以自固。謂之不遠之客者。明非所願也。以不願之意。而固守以待之。可得爲安乎。其所以得免於咎者。特以敬之而已。故不如五之當位。而猶愈於四之大失也。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

初六信於九四。六三信於上九。而九二塞之。故曰有孚窒。而九四上九亦不能置而不爭。此訟之所以作也。故曰上剛下險。險而健。訟。九二知懼。則猶可以免。故曰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言其來則息訟而歸矣。終之則凶。

利見大人。尙中正也。

謂九五也。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夫使川爲淵者。訟之過也。天下之難。未有不起於爭。今又欲以爭濟之。是使相激爲深而已。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王弼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夫无訟在於謀始、契之不明、訟之所以生也、故有德司契、而訟自息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九二處二陰之間、欲愛有之、初不予而强爭焉、初六有應於四、不永事二而之四、以爲從强求之二、不若從有應之四也、二雖有言、而其辯則明、故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若事二、則相從於訟、无已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初六六三、本非九二之所當有也、二以其近而强有之、以爲邑人力征而心不服、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故九二不克訟而歸、則初六六三皆棄而逋之、失衆知懼、猶可少安、故无眚、眚災也、其曰逋其邑人三百戶者、猶曰亡其邑人三百戶云爾、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六三與上九爲應、二與四欲得之、而强施德焉、夫六三之應於上九者、天命之所當有也、非爲其有德於我也、雖二與四之德、不能奪之矣、是以食舊德、不從其配、食者食而忘之、不報之謂也、猶曰食言云爾、與二陽近、而不愛其德、故厲而後吉、或從王事无成者、有討於其舊、從之可也、成之過矣、

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命之所當得者、初六而已、近於三而强求之、故亦不克訟、然而有初之應、退而就其命之所當得者、自改而安於貞、則猶可以不失其有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處中得位、而无私於應、故訟者莫不取而直焉、此所以爲元吉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六三、上九之配也、二與四皆有之矣、不克訟而歸於上九、上九之得之也、譬之鞶帶、奪諸其人之身而已、服之於人情有銀焉、故終朝三褫之、既服之矣、則又褫之、愧而不安之甚也、二與四、訟不勝者也、然且終於无眚與吉也、上九、訟而勝者也、然且有三褫之辱、何也、曰、此止訟之道也、夫使勝者自多其勝、以夸其能、不勝者自恥其不勝、以逞其忿、則訟之禍、吾不知其所止矣、故勝者褫服、不勝者安貞无眚、止訟之道也、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丈人、詩所謂老成人也、夫能以衆正、有功而无後患者、其惟丈人乎、故彖曰吉又何咎矣、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用師猶以藥石治病、故曰毒天下、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兵不可一日无、然不可觀也、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而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无震、故地中有水、師言兵當如水行於地中、而人不知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出不可以不律也、否則雖臧亦凶、夫以律者正勝也、不以律者、奇勝也、能以奇勝、可謂臧矣、然其利近、其禍遠、其獲小、其喪大、師休之日、乃見之矣、故曰凶、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夫師出不先得主於中、雖有功、患隨之矣、九二有應於五、是以吉而无復有咎、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賞有功而萬邦懷之、則其所賞皆以正勝者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九二體剛而居柔、體剛則威、居柔則順、是以无專權之疑、而有錫命之寵、六三體柔而居剛、體柔則威不足、居剛則勢可疑、是以不得專其師、而爲威者之衆主之也、故凶而无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王弼曰、得位而无應、无應則不可以行、得位則可以處、故左次无咎、行師之法、欲左背高、故左次、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夫以陰柔爲師之主、不患其好勝而輕敵也、患其弱而多疑爾、故告之曰、禽暴汝田、執之有辭矣、何咎之有、既使長子帥師、又使弟子輿尸之、此多疑之故也、臣待命而行、可謂正矣、然將在軍、則不可、故曰貞凶、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夫師始終之際、聖人之所甚重也、師出則嚴其律、師休則正其功、小人无自入焉、小人之所由入者、常自不以律始、惟不以律、然後能以奇勝、夫能以奇勝者、其人豈可與居安哉、師休之日、將錄其一勝之功、而以爲諸侯大夫、則亂自是始矣、聖人之師、其始不求苟勝、故其終可以正功、曰、是君子之功邪、小人之功邪、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比吉、比未有不吉者也、然而比非其人、今雖吉、後必有咎、故曰原筮、筮所從也、原、再也、再筮、愼之至也、元、始也、始既已從之矣、後雖欲變、其可得乎、故曰元永貞、始既已從之、則終身爲之貞、知將終身貞之故再筮而後從、孰爲可從者、非五歟、故曰以剛中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

不事方來。謂五陰也。五陰不能自安。而求安於五。
後夫凶。其道窮也。
窮而後求比。其離親之。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五陰皆求比於五。初六最處其下。而上无應。急於比者也。夫急於求人者。必盡其誠。故莫如初六之有信也。五以其急於求人也。而忽之。則來者懈矣。故必比之然後无咎。是有信者。其初甚微且約也。其小盈缶而已。然而因是可以致來者。故曰終來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言致他者初六之功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以應爲比。故自內。於二可謂貞吉。不自失者。於五則陋矣。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近者皆陰。而遠无應。故曰匪人。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上謂五也。非應而比。故曰外比。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王弼曰。爲比之主。而有應在二。顯比者也。比而顯之。則所親者狹矣。夫无私於物。惟賢是與。則去之與來。皆无失也。三驅之禮。舍逆來趨己。則舍之。背己而走。則射之。愛於來而惡於去也。故其所施。常失前禽也。以顯比而居王位。用三驅之道者也。故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用其中正。征討有常。伐不加邑。勝必討叛。邑人无虞。故不誡也。此可以爲上之使。非爲上之道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无首猶言无素也。窮而後比。是无素也。
䷈乾下巽上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謂六四也。六四之謂小矣。五陽皆爲六四之所畜。是以大而畜於小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未畜而亨。則巽之。所以畜乾者。順之而已。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乾之爲物。難乎其畜之者也。畜之非其人。則乾不爲之用。雖不爲之用。而脊脊焉不決去之。卒受其病者。小畜是也。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夫陽施於陰則爲雨。乾非不知巽之不足以任吾施也。然其爲物也。健而雲於用。故進而畜試焉。既已爲密雲矣。雖爲密雲而不能爲雨。豈其不能哉。不欲雨也。雨者乾之有爲之功也。不可以輕用。用之於非其人。則喪其所以爲乾矣。乾知巽之不足以任吾施也。是以遲疑而重發之。欲之於巽而未決。故次於我之西郊。君子是以知乾之終病也。既已爲雲矣。則是欲雨之道也。能終不雨乎。既已次於郊矣。則是欲往之勢也。能終不往乎。雲而不雨。將安歸哉。故卦以爲不雨。而又不免於雨者。勢也。君子之於非其人也。望而去之。況與之爲雲乎。既以爲雲矣。又可反乎。乾知巽之不足與雨矣。而猶往從之。故曰密雲不雨。尚往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夫畜己而非其人。則君子不可以有爲。猶可以雍容講道。如子夏之在魏。子思之在魯可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陽之畜乾也。厲而畜之者。非以害之也。將益其氣而作之爾。陰之畜乾也。順而畜之。順而畜之者。非以利之也。將卽其安而廉之爾。故大畜將以用乾。而小畜將以制之。乾進而求用則可。進而受制則不可。故大畜之乾。以之艮爲吉。小畜之乾。以之巽爲凶。乾之欲去於巽。必自其交之深也。去之則易。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進而畜之。知其不可。反循故道而復其所。則无咎。九二交深於初九矣。故其復也。必自引而後脫。蓋已難矣。然猶可以不自失也。至於九三。其交益深而不可復。則脫輻而與之處。與之處可也。然乾終不能自革其健而與巽久處。而无尤也。故終於反目。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凡巽皆陰也。六四固陰矣。九五上九。其質則陽。其志則陰也。以陰畜乾。乾知其不可也易。以質陽而志陰者畜乾。乾知其不可也難。何則。不知其志而見其類也。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六四之所孚者初九也。初九欲去之。六四欲畜而留之。陰陽不相能。故傷而去。懼而出也。以其傷且懼。是以知陰之畜乾。其欲害乾之意見於外也。如此以其爲害也淺。而乾去之速。故无咎。若夫九五之畜乾也。則不然。所孚者既已去我矣。我且挽援而留之。若中心誠好之然。此乾之所以脊脊而不悟。自引而後脫。二者皆欲畜乾而制之。顧力不能。是以六四與上合志。而九五以其富附其鄰。并力以畜之。鄰。上九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小畜之世。宜不雨者也。九三之於上九。其勢不得不雨者。以密雲之不可反。而舍上九則无與雨也。既已與之雨。則爲其人矣。可不爲之處乎。乾非德不止。九五上九。質陽而志陰。故能尚德以蓄乾。尚德者。非眞有德之謂也。九五上九。知乾之難畜。故積德而共載之。此陽也。而謂之婦。明其實陰也。以上畜下。故貞。乾不心服。故厲。以陰勝陽。故月幾望。君子之征。自其交之未合則无咎。既已與之雨矣。而去之。則被疑。我交疑則害之。故凶。
䷉兌下乾上履虎尾。不咥人。亨。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

而不疚。光明也。

履之所以爲履者。以三能履二也。有是物者不能自用。而无者爲之用也。乾有九二。乾不能用。而使六三用之。九二者虎也。虎何爲用於六三而奠之咥。以六三之應乎乾也。故曰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應乎乾者。猶可以用二。而乾親用之。不可何哉。曰乾剛也。九二亦剛也。兩剛不能相下。則有爭。有爭則乾病矣。故乾不親用。而授之以六三。六三以不校之柔。而居至尊之地。故九二樂爲之用也。九二爲三用。而三爲五用。是何以異於五之親用二哉。五未嘗病。而有用二之功。故曰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夫三與五合。則三不見咥。而五不病。五與三離。則五至於危。而三見咥。卦統而論之。故言其合之吉。爻別而觀之。故見其離之凶。此所以不同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履六爻皆上履下也。所履不同。故所以履之者亦異。初九獨无所履。則其所以爲履之道者。行其素所願而已。君子之道。所以多變而不同者。以物至之不齊也。如不與物遇。則君子行願而已矣。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之用大矣。不見於二。而見於三。三之所以能視者。假吾目也。所以能履者。附吾足也。有目不自以爲明。有足不自以爲行者。使六三得坦途而安履之。豈非才全德厚。隱約而不慍者歟。故曰幽人貞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眇者之視。跛者之履。豈其自能哉。必將有待於人而後能。故言跛眇者。以明六三之无能而待於二也。二。虎也。所以爲吾用而不吾咥者。凡以爲乾也。六三不知其眇而自有其明。不量其跛而自與其行。以虎爲畏已。而去乾以自用。虎見六三而不見乾焉。斯咥之矣。九二有之而不居。故爲幽人。六三无之而自矜。故爲武人。武人見人之畏已。而不知人之畏其君。是以有爲君之志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愬愬。懼也。九二之剛。用於六三。故三雖陰而九二之虎在焉。則三亦虎矣。雖然。非滅虎也。三爲乾用。而二輔之。四履其上。可无懼乎。及其去乾以自用。而九二叛之。則向之所以爲虎者亡矣。故始懼終吉。以九四之終吉。知六三之衰也。六三之衰。則九四之志得行矣。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九二之剛。不可以剛勝也。惟六三爲能用之。九五不付之於三。而自以其剛決物。以此爲履危道也。夫三與五之相離也。豈獨三之禍哉。雖五亦不能无危。其所以猶得爲正者。以其位君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三與五。其始合而成功。其後離而爲凶。至於上九。歷見之矣。故視其所履。考其禍福之祥。知二者之不可一日相離也。而復其舊。則元吉旋復也。

蘇氏易傳卷之二

䷊ 坤下乾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陽始於復而至於泰。泰而後爲大壯。大壯而後爲夬。泰之世。不若大壯與夬之世。小人衰而君子盛也。然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爲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迫而逐之。使之窮而无歸。其勢必至於爭。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故獨安夫泰。使君子居中常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爲无措。然後君子之患无由而起。此泰之所以爲最安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財。材也。物至於泰。極矣。不可以有加矣。故因天地之道而材成之。即天地之宜而輔相之。以左右民。使不入於否而已。否未有不自其已甚者始。故左右之。使不失其中。則泰可以常有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王弼曰。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相連引者也。茹。相連之貌也。三陽同志。俱志於外。初爲類首。舉則類從。故曰以其彙征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尙于中行。以光大也。

陽皆在內，據用事之處，而擯三陰於外，此陰之所不能塞也。陰不能塞，必疾陽，疾陽，斯爭矣。九二陽之主也，故包荒用馮河。馮河者，小人之勇也。小人之可用，惟其勇者，荒者其無用者也。有用者用之，無用者容之，不過棄也。此所以懷小人爾。以君子而懷小人，其朋以爲非也，而或去之，故曰朋亡。然而得配於六五，有大援於上，君子所以愈安也。雖亡其朋，而卒賴以安，此所以爲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乾本上也，坤本下也，上下交，故乾居於內而坤在外。苟乾不安其所，而務進以追坤，則夫順者將至於逆，故曰无平不陂。坤不獲安於上，則將下復以奪乾。乾之往，適所以速其復也，故曰无往不復，當是時也，坤已知難而貞於我，則可以无咎之矣。九三之所孚者，初與二也。以其所孚者爲樂，進以追坤而重違之，則危矣。故教之以勿恤其孚，而安于食，是以有泰之福。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王弼曰，乾樂上復，坤樂下復，四處坤首，六五上六，皆失其故處而樂下者，故翩翩相從，不必富而能用其鄰，不待戒而自孚。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妹，女之少者也。易女少而男長，則權在女。六五以陰居尊位，有帝乙歸妹之象焉。坤樂下復，下復而奪乾，乾則病矣，而亦非坤之利也。乾病而疾坤，坤亦將傷焉。使乾不病，坤不傷，莫如以輔乾之意而行其下復之願，如帝女之歸其夫者，帝女之歸也，非求勝其夫，將以祉之。坤之下復，非以奪乾，將以輔之，如是而後可。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取土於隍而以爲城，封而高之，非城之利，以利人也。泰之所以厚坤於外者，非以利坤，亦以衛乾爾。坤之在上，而欲復於下，猶土之爲城，而欲復於隍也。有城而不能固之，使復於隍，非城之罪，人之過也。故勿用師，上失其衛，則下思擅命，故自邑告命。邑非所以出命也。然既以失之矣，從而懷之，則可，正之則吝。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春秋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君子道消，雖有國，與无同矣。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自泰爲否也易，自否爲泰也難，何也。陰陽易位，未有不志於復。而其既復，未有不安其位者也。故泰有征而否无征。夫苟无征，則是終无泰也。而可乎。故坤處內而不忘貞於乾，斯以爲泰之漸矣。故事。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陰得其位，欲包羣陽，而以承順取之。上說其順，而不知其害。此小人之吉也。大人之欲濟斯世也，苟出而爭之，上則君莫之信，下則小人之所疾，故莫如否。大人否而退，使君子小人之羣不相亂，以爲邪之勝正也。常於交錯未定之間，及其羣分類別，正未有不勝者也。故亨。

六三，包羞。象曰，位不當也。

三本陽位，故包承羣陽而知羞之矣。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君子之居否，患无自行其志爾。初六有志於君，而四之應，苟有命我，无庸咎之矣。故君子之疇，獲離其福，疇，類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九五大人之得位，宜若甚安且強者也。然其實制在於內，席其安強之勢，以與小人爭而求勝，則不可。故曰休否，大人吉，恃其安強之勢，而不虞小人之內勝，亦不可。故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休否者，所謂大人否也。小人之不吾敵也審矣，惟乘吾急則有以幸勝之，利在於急，不在於緩也。苟否而不爭，以休息之，必有不吾敵者見焉。故大人吉。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至於此，不可復因，非傾蕩掃除，則喜無自至矣。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此專言二也。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

此言五也，故別之。

利涉大川，乾行也。

野者无求之地也。立於无求之地，則凡從我者，皆誠同也。彼非誠同，而能從我於野哉。同人而不得其誠同，可謂同人乎。故天與人同，物之能同於天者蓋寡矣。天非求同於物，非求不同於物也。立乎上，而天下之能同者自至焉，其不能者不至也。至者非我援之，不至者非我拒之，不拒不援，是以得其誠同，而可以涉川也。故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苟不得其誠同，與之居安則合，與之涉川則潰矣。涉川而不潰者，誠同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水之於地爲比，火之與天爲同人。同人與比相近而不同，不可不察也。比以无所不比爲比，而同人以有所不同爲同。故君子以類族辨物。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初九自內出同於上，上九自外入同於下，自內出，故言門。自外入，故言郊。能出其門而同於人，不自用

者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凡言睽者。其外應也。凡言宗者。其同體也。九五爲睽。九三爲宗。從睽。正也。從宗。不正也。六二之所欲從者。睽也。而宗欲得之。正者遠而不相及。不正者近而足以相困。苟不能自力於難。而安於易。以同乎不正。則吝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六二之欲同乎五也。歷三與四而後五。故三與四皆欲得之。四近於五。五乘其墉。其勢至迫而不可動。是以雖有爭二之心。而未有起戎之迹。故猶可知困而不攻。反而獲吉也。凡三之於五也。稍遠而肆焉。五在其陵。而不在其墉。是以伏戎于莽。而伺之。既已起戎矣。雖欲反。則可得乎。欲與不能。欲歸不可。至於三歲。行將安人。故曰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由此觀之。豈以用師而少五哉。夫以三四之强而不能奪。始於號咷。而卒達於笑。至於用師相克矣。而不能散其同。此所以知二五之誠同也。二陰也。五陽也。陰陽不同而爲同人。是以知其同之可必也。君子出處語默不同而爲同人。是以知其同之可必也。苟可必也。則雖有堅强之物。莫能間之矣。故曰其利斷金。蘭之有臭。誠有之也。二五之同。其心誠同也。故曰其臭如蘭。

上九。同人于郊。無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物之同於乾者已寡矣。今又處乾之上。則同之者尤難。以其无所苟同。則可以无悔。以其莫與共立。則志未得也。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謂五也。大者皆見有於五。故曰大有。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以健濟明。可以進退善惡。順天之休命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二應於五。三通於天子。四與上近焉。獨立无交者。惟初而已。雖然。无交之爲害也。非所謂咎也。獨立无

恃而知難焉。何咎之有。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明惟初九爲然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大車虛而有容者。謂五也。九二足以有爲矣。然非六五虛而容之。雖欲往。可得乎。積中明盡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三以陽居陽。其勢足以通于天子。以小人處之。則敗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彭、三也。九四之義。知有五而已。夫九三之剛。非强也。六五之柔。非弱也。惟明者爲能辨此。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處睽剛之間。而獨用柔。无備之甚者也。以其无備而物信之。故歸之者交如也。此柔而能威者。何也。以其无備。知其有餘也。夫備生於不足。不足之形見於外。則威削。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曰祐曰吉。曰无不利。其爲福也多矣。而終不言其所以致福之由。而象又因其成文无所復說。此豈眞无說也哉。蓋其所以致福者遠矣。夫兩剛不能相用。而獨陰不可以用陽。故必居至寡之地。以陰附陽。而後衆予之。履之六三。大有之六五是也。六三附於九五。六五附於上九。而羣陽歸之。二陰既因羣陽而有功。九五上九。又得以坐受二陰之成績。故履有不疚之光。而大有有自天之祐。此皆聖賢之高致妙用也。故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信也。順也。尚賢也。此三者。皆六五之德也。易而无備。六五之順也。厥孚交如。六五之信也。羣陽歸之。六五之尚賢也。上九特履之間。我之所履者。能順且信。又以尚賢。則天人之助。將安歸哉。故曰。聖人无功。神人无名。而大有上九不見致福之由也。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此所以爲謙亨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此所以爲君子有終也。不於其終觀之。則爭而得。謙而失者。蓋有之矣。惟相要於究極。然後知謙之必勝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裒、取也。一之爲名。生於過也。物過然後知有謙。使物不過。則謙者乃其中爾。過與中相形。而謙之名生焉。聖人卽世之所名而名之。而其實則反中而已矣。地過乎卑。山過乎高。故地中有山。謙。君子之居是也。多者取之。謙也。寡者益之。亦謙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此最處下。是謙之過也。是道也。无所用之。用於涉川而已。有大難。不深自屈折。則不足以致其用。牧者。養之以待用云爾。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雄鳴則雌應。故易以陰陽唱和。寄之於鳴。謙之所以爲謙者。三也。其謙也以勞。故聞其風被其澤者。莫不相從於謙。六二其鄰也。上六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鳴。於謙。而六二又以陰處內卦之中。雖欲九三。其有不謙乎。故曰鳴謙。又曰貞吉。鳴以言其和於三。貞以見其出於性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勞、功也。謙五陰一陽。待是而後爲謙。其功多矣。艮之制在三。而三親以艮下坤。其謙至矣。故曰勞謙。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非獨以自免而已。又將以及人。是得謙之全者也。故象曰君子有終。而三亦云。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是亦九三之所致也。二近其內。有配之象。故曰鳴。四近其外。三之所向。故稱撝。以柔居柔。而當三之所向。三之所撝。四之所趨也。以謙撝謙。孰不利者。故曰无不利。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直者曲之矯也。謙者驕之反也。皆非德之至也。故兩直不相容。兩謙不相使。九三以勞謙。而上下皆謙以應之。內則鳴謙。外則撝謙。其甚者。則謙謙相追於无窮。相益不已。則失所謂衰多益寡。稱物平施者。將使誰爲之。若夫六五則不然。以爲謙乎。則所據者剛也。以爲驕乎。則所處者中也。惟不可得而謂之謙。不可得而謂之驕。故五謙莫不爲之使也。求其所以能使此五謙者而无所有。故曰不富以其鄰。至於侵伐而不害爲謙。故曰利用侵伐。莫不爲之用者。故曰无不利。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其爲鳴謙一也。六二自得於心。而上六志未得者。以其所居非安於謙者也。特以其配之勞謙而强應焉。貌謙而實不至。則所服者寡矣。故雖有邑國而猶叛之。夫實雖不足。而名在於謙。則叛者不利。叛者不利。則征者利矣。王弼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之所起。興於利者也。故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未有居衆人之所惡。而爲動者所害。處不競之地。而爲爭者所奪。是以六爻雖有失位无應乘剛。而皆无凶吝悔吝者。以謙爲主也。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之言暇也。暇以樂之謂豫。建侯所以豫。豫所以行師也。故曰利建侯行師。有民而不以分人。雖欲豫可得乎。子重問晉國之勇。欒鍼曰。好以暇。是故惟暇者爲能師。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

言天地亦以順動也。

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上以順動。則凡入於刑罰者。皆民之過也。

豫之時義大矣哉。

卦未有非時者也。時未有无用者也。苟當其時有義有用。焉往而不爲大。故曰時義。又曰時用。又直曰時者。皆遭遇其及之而已。從而爲之說。則過矣。如必求其說。則凡不言此者。皆當求所以不言之故。无乃不勝異說而厭棄之歟。盍取而觀之。因其言天地以及聖人王公。則多有是言。因其所言者大而後及此者。則其言之勢也。非說也。且非獨此。見天地之情者四。利見大人者五。其餘同者不可勝數也。又可盡以爲異於他卦而曲爲之說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所以爲豫者四也。而初和之。故曰鳴。已无以致樂。而恃其配以爲樂。志不遠矣。因人之樂者。人樂亦樂。人憂亦憂。志在因人而已。所因者窮。不得不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以陰居陰。而處二陰之間。晦之極。靜之至也。以晦觀明。以靜觀動。則凡吉凶禍福之至。如長知黑白陳乎吾前。是以動靜如此之果也。介于石。果於靜也。不終日。果於動也。是故孔子以爲知幾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以陽居陽。猶力人之馭健馬也。有以制之。夫三非六之所能馭也。乘非其任。而聽其所之。若是者。神亂於中而目盱於外矣。據靜以觀物者。見物之正。六二是也。乘動以逐物者。見物之似。六三是也。物之似而疑者誘之。似禍者劫之。我且睢盱而赴之。既而非也。則後雖有誠然者。莫敢赴之矣。故始失之疾。而其終未嘗不以遲爲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盍。何不也。簪、固結也。五陰莫不由四而豫。故大有得。豫有三豫二貞。三豫易懷。而二貞難致。難致者疑之。則附者皆以利合而已。夫以利合。亦以利散。是故來者去者。觀望而不至者。畢勿疑之。則吾朋何有不固者乎。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二與五皆貞者也。貞者不志於利。故皆不得以豫名之。其貞同。其所以爲貞者異。故二以得吉。五以得疾也。二之貞非固。欲不從四也。可則進。否則退。其吉也不亦宜乎。五之於四也。其質則陰。其居則陽也。質陰則力莫能較。居陽則有不服之心焉。大力莫能較。而有不服之心。則其貞足以爲疾而已。三豫者。皆內喪其守。而外求豫者也。故小者悔吝。大者凶。六五之貞。雖以爲疾。而其中之所守者未亡。則恆至於不死。君子是以知貞之可恃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冥者君子之所宜息也。豫至上六。宜息矣。故曰冥豫。成有渝者。盈輒變也。盈輒變。所以爲无窮之豫也。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大時不齊。故隨之世容有不隨者也。責天下以人人隨己而容其貞者。此天下所以不說也。是故大亨而利貞者。貞者无咎。而天下隨時。時者上之所制也。不從己而從時。其爲隨也大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在澤中。伏而不用。故君子晦則入息。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物有正主之謂官。九五者六二之正主也。二以遠五而苟隨於初。五以其隨初而疑之。則官有變矣。官有變。初可以有獲也。而非其正。故官雖有變。而以從正不取爲吉也。初之取二也。得二而失五。初之不取二也。失二而得五。何也。可取而不取。歸之其正主。初信有功於五矣。五必德之。失門內之配。而得門外之交。是故捨其近配而出門。以求交於其所有功之人。其得也必多。故君子以爲未嘗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小子、初也。丈夫、五也。兼與必兩失。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四爲丈夫。初爲小子。二无適應。有求則得之矣。然而從四正也。四近三在上。從上則順。與近則固。故係丈夫而利居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六三固四之所當有也。不可以言獲。獲者取非其有之辭也。二之往配於五也。歷四而後至四之勢可以不義取之。取之則於五爲凶。不取則於五爲有功。二之從五也甚難。初處其鄰。而四當其道。處其鄰不忘貞。當其道不忘信。使二得從其配者。初與四之功也。故皆言功。居可疑之地。而有功足以自明。其誰咎之。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嘉謂二也。傳曰。嘉偶曰配。而昏禮爲嘉。故易凡言嘉者。其配也。隨之時。陰急於隨陽者也。故陰以不苟隨爲貞。而陽以不疑其叛已爲吉。六二以遠五而貳於初。九五不疑而信之。則初不敢有。二不敢叛。故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居上无應。而不下隨。故拘係之而後從。從而又維之。明强之而後從也。强之而後從。則其從也不固。故歉之曰。當如王之通于西山。王、文王也。西山、西戎也。文王之通西戎也。待其自服而後從之。不强以從也。

䷑巽下艮上。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器久不用而蟲生之。謂之蠱。人久寧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天下久安无爲而弊生之。謂之蠱。易曰。蠱者

事也。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爲无事而不事事。則後將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爲事也。而昧者乃以事爲蠱。則失之矣。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事。故曰巽而止蠱。夫下巽則莫逆。上止則无爲。下莫逆而上无爲。則上下大通。而天下治也。治生安。安生樂。樂生媮。而衰亂之萌起矣。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發也。人之情。无大患難。則日入於媮。天下既已治矣。而猶以涉川爲事。則是其媮也。蠱之與巽一也。上下相順。與下順而上止。其爲媮一也。而巽之所以不爲蠱者。有九五以幹之。而蠱无是也。故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而巽之九五曰。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陽生於子。盡於巳。陰生於午。盡於亥。陽爲君子。君子爲治。陰爲小人。小人爲亂。夫一日十二干相值。支五干六。而後復。世未有不知者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則世所謂六甲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則世所謂六庚也。甲庚之先後。陰陽相反。故易取此以寄治亂之勢也。先甲三日子、戊、申也。中盡於巳。而陽盈矣。盈將生陰。治將生亂。故受之以後甲。後甲三日午、辰、寅也。寅盡於亥。然後陰極而陽生。蠱。无九五以幹之。則其治亂皆極其自然之勢。勢窮而後變。故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夫巽則不然。初雖失之。後必有以起之。蠱之於庚。先庚三日午、辰、寅也。後庚三日子、戊、申也。庚之所後。甲之所先也。故先庚三日盡於亥。後庚三日盡於巳。先陰而後陽。先亂而後治。故曰无初有終。又特曰吉。不言之於其彖。而言之於九五者。明此九五之功。非巽之功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鼓之舞之之謂振。振民使不惰。育德使不竭。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蠱之爲災。非一日之故也。及其微而幹之。初其任也。見蠱之漸。子有改父之道。其始雖危。終必吉。故曰有子考无咎。言无是子。則考有咎矣。孝愛之深者。其迹有若不順。其迹不順。其意順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陰之爲性。安无事而惡有爲。是以爲蠱之深。而幹之尤難者。寄之母也。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以是爲之難也。非九二其孰能任之。故責之二也。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无用剛之迹。可以免矣。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之德。與二无以異也。特不知所以用之。二用之以陰。而三用之以陽。故小有悔而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之所居。與二无以異也。而无其德。斯益其疾而已。裕、益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父有蠱而子幹之。猶其有疾而砭藥之也。豈其所樂哉。故初以獲厲。二以獲悔。六五以柔居中。雖有幹蠱之志。而无二陽之決。故反以是獲譽。譽歸於己。則蠱歸於父矣。父之德惟不可承也。使其可承。則非蠱矣。蠱而承德。是以无巽。九五後庚之吉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君子見蠱之漸。則涉川以救之。及其成。則不事王侯以遠之。蠱之成也。良醫不治。君子不事事。

䷒䷁兌下坤上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復而陽生。凡八月而二陰至。則臨之二陽衰矣。方長而慮消者。戒其速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所以容水。而地又容澤。則无不容也。故君子爲无窮之教。保无疆之民。記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弊。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有應爲咸臨。咸。感也。感以臨。則其爲臨也易。故咸臨所以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二陽在下。方長而未盛也。四陰在上。雖危而尚强也。九二以方長之陽而臨衆陰。陰負其强而未順命。從而攻之。陰則危矣。而陽不能无損。故九二以咸臨之而後吉。陽得其欲。而陰免於害。故无不利。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樂而受之。謂之甘。陽進而陰莫逆。甘臨也。甘臨者。居於不爭之地而後可。今居於陽。陽猶疑之。拒之固傷。不拒猶疑之。進退无所利者。居之過也。故六三之咎。位不當而已。咎在其位。不在其人。則憂懼可以免矣。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以陰居陰。而應於初。陽至而遂順之。故曰至臨。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見於未然之謂知。臨之勢。陽未足以害陰。而其勢方銳。陰尚可以抗陽。而其勢方卻。苟以其未足以害我而不內。以吾尚足以抗之而不受。則陽將怒而攻陰。六五以柔居尊。而應於二。方其未足而收之。故可使爲吾用。方吾有餘而柔之。故可使懷吾德。此所以爲知也。天子以是服天下之强者。則可。小人以是畜君子。則不可。故曰大君之宜吉。惟大君爲宜用是也。大君以是行其中。小人以是行其邪。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敦。益也。內。下也。六五既已應九二矣。上六又從而附益之。謂之敦臨。復之六四。既已應初九矣。六五又從而附益之。謂之敦復。其義一也。

䷓坤下巽上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无器而民趨。不言而物驗者。觀之道也。聖人以神道設教。則賞爵刑罰。有設而不用者矣。寄之宗廟。則

盥而不薦者也。盥者以誠。薦者以味。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大觀在上。故四陰皆以尚賓爲事。初六童而未仕者也。急於用以自衒賈。惟器小而夙成者爲无咎。君子則吝矣。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二遠且弱。宜處而未宜賓者也。譬之於女。利貞而不利行者也。苟以此爲觀。則是女不待禮而鬻以相求。貞者之所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三上下之際也。故常自觀其生。以卜進退。夫欲知其君。則觀其民。故我之生。則君之所爲也。知君之所爲。則進退決矣。進退在我。故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進退之決在六三。故自二以下。利退而不利進。自三以上。利進而不利退。進至於四。決不可退矣。故利用賓于王。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此二觀。所自言之者不同。其實一也。觀我生。讀如觀兵之觀。觀其生。讀如觀魚之觀。九五以其至願觀之於民。以我示民。故曰觀我生。上九處於至高而下觀之。自民觀我。故曰觀其生。今夫乘車於道。負者皆有不平之心。聖人以其一身擅天下之樂。厚自奉以觀示天下。而天下不怨。夫必有以大服之矣。吾以吾可樂之生而觀之。人人亦觀吾生可樂。則天下之爭心將自是而起。故曰君子无咎。君子而後无咎。難乎其无咎也。

蘇氏易傳卷之三

䷔䷲震下離上噬嗑亨利用獄

進之衰也。而物至於相噬以來合。教化則已晚矣。故利用獄。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所以爲噬嗑者四也。否則爲頤矣。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

噬嗑之時。噬非其類而居其間者也。陽欲噬陰以合乎陽。陰欲噬陽以合乎陰。故曰剛柔分動而明也。

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謂五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居噬嗑之時。六爻未有不以噬爲事者也。自二與五。反覆相噬。猶能戒以相存也。惟初與上。內噬三陰。而莫或噬之。貪得而不戒。故始於小過。終於大咎。聖人於此兩者。寄小人之始終。於彼四者。明相噬之得喪。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以陰居陰。至柔而不剛者也。故初九噬之若噬膚然。至於滅鼻而不知止也。夫滅鼻而不知止者。非初之利也。非初之利。則二无咎矣。

六三。噬臘肉。遇毒。小吝。无咎。

臘肉、乾肺、乾肉、皆難噬者也。凡易以陰居陽。則不純乎柔中有剛矣。故六三六五皆有難噬之象。夫勢之必不能拒也。則君子以不拒爲大。六二是也。六三之於九四。力不能敵。而懷毒以待之。則已陋矣。故曰小吝。出於見噬而不能決也。故非其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若以陰居陰。則无復有毒矣。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

取其堅而可畏。

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六五。噬乾肉。得黃金。

取其居中而貴。

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九四居二陰之間。六五居二陽之間。皆處爭地而致交噬者也。夫不能以德相懷。而以相噬爲志者。惟常有敵以致其噬。則可以少安。苟敵亡矣。噬將无所施。不幾於自噬乎。由此觀之。无德而相噬者。以有敵爲福矣。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六五噬乾肉得黃金。九四之難噬。是六三六五之得也。六五之難噬。是九四上九之得也。得之爲言。猶曰賴此以存云爾。利艱貞吉。貞厲无咎。皆未可以安居而享福也。惟有德者爲能安居而享福。夫豈賴有敵而後存邪。故曰未光也。得當者。當於二陽之間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滅趾者。止其行而已。不行猶可以无咎。滅耳則廢其聰矣。无及也。故凶。

䷡乾下艮上賁。亨。小利有攸往。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剛不得柔以濟之。則不能亨。柔不附剛。則不能有所往。故柔之文剛。剛者所以亨也。剛之文柔。小者所以利往也。乾之爲離。坤之爲艮。陰陽之勢數也。文明以止。離、艮之德也。勢數推之天。其德以爲人。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而其最著者賁之象也。故學者沿是乎推其所從變。曰泰變爲賁。此大惑也。一卦之變爲六十三。豈獨爲賁也哉。學者徒知泰之爲賁。文鳥知賁之不爲泰乎。凡易之所謂剛柔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皆一陽而二陰。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皆一陰而二陽。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故凡言此者。皆三子三女相錯之卦也。非是卦也。則无是言也。凡六畫之象曰。剛上而柔下。賁之象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成之象曰。柔上而剛下。恒之象曰。剛上而

柔下損之象曰損下益上益之象曰損上益下此六者適遇而取之也凡三子三女相值之卦十有八而此獨取其六何也曰聖人之所取以爲卦亦多術矣或取其象或取其爻或取其變或取其剛柔之相易取其象天水違行澤之類是也取其爻六三履虎尾之類是也取其變頤中有物曰噬嗑之類是也取其剛柔之相易賁之類是也夫剛柔之相易其所取以爲卦之一端也遇其取者則言不取者則不言也又可以盡怪之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明庶政明也无敢折獄止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文剛者六二也初九九三無文者也自六二言之則初九其趾九三其須也初九之應在四六二之文初九之所不受也車者所以養趾爲行文也初九爲趾則六二之所以文初九者爲車矣初九自潔以答六四之好故義不乘其車而徒行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施陰於二陽之間初九有應而不受九三无應而內之无應而內之者正也是以仰賁其須須者附上而與之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初九之正配四也而九三近之九三之正配二也而初九近之見近而不貞則失其正故九三不貞於二而貳於四則其配亦見陵於初九矣初九亦然何則无以相賁也自九三言之賁我者二也濡我者四也我可以兩變焉然而以永貞於二爲吉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當可疑之位者以近三也六二以其賁賁初九而初九全其潔皤然也初九之所以全其潔者凡以爲四也四可不以潔答之乎是以潔其車馬翼然而往從之以三爲寇而奧之媾也此四者危疑之間變爭之際也然卒免於侵陵之禍者以四之无不貞也

六五賁于邱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邱園者僻陋无人之地也五无應于下而上九之所賁也故曰賁于邱園而上九亦无應者也夫南窮而无歸則蒞禮可以相靡而長久也是以雖吝而有終可不謂吉乎彼苟有以相喜則吝而吉可也戔戔小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夫柔之文剛也往附于剛以賁從人者也剛之文柔也柔來附之以人從賁者也以賁從人則賁存乎人以人從賁則賁存乎己此上九之所以得志也陽行其志而陰聽命惟其所賁故曰白賁受賁莫若白

䷖坤下震上剝不利有攸往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

見可而後動

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身安而民與之則剝者自衰不與之校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陽在上故君子以上三爻爲已戴已者牀也故下爲剝牀陰之長猶水之溢也故曰蔑辨足之上也牀與足之間故曰辨君子之於小人不疾其有邱山之惡而幸其有毫髮之善剝牀以足且及其辨矣猶未直以爲凶也曰蔑貞而後凶小人之於正也絕滅无餘而後凶可必也若猶有餘則君子自其餘而懷之矣故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小人之爲惡也有人與之然後自信以果方其未有與也則其愧而未果之際也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王弼曰羣陰剝陽已獨協志雖處於剝可以无咎上下各有二陰應陽則失上下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剝牀以膚始及已矣雖欲懷之而不可得矣故直曰凶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觀之世幾於剝矣而言不及小人者其主陽也六五剝之主凡剝者皆其類也聖人不能使之无寵於其類故擇其害之淺者許之四以下貫魚之象也自上及下施寵均也夫寵均則勢分勢分則害淺矣以宮人之寵寵之不及以政也不及以政豈惟自安亦以安之故无不利聖人之教人也容其或有而去其太甚庶幾從之如貫之以必无則彼有不從而已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果未有不見食者也碩而不見食必不可食者也智者去之愚者奪焉上九之失民久矣五陰之勢足以轢而取之然且獨存於上者彼特存我以爲名剛與之合則存不與之合則亡君子以爲是不可食之果也而亟去之彼得志於上必食其下故君子去其上而出其下可以得民載於下謂之輿庇於上謂之廬廬者既剝之餘也豈可復用哉

䷗震下坤上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

自坤爲復謂之入自復爲乾謂之出疾病也

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坤與初九爲七

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見其意之所向謂之心。見其誠然謂之情。凡物之將亡而復者。非天地之所予者不能也。故陽之消也。五存而不足。及其長也。甫一而有餘。此豈人力也哉。傳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其所支。亦不可壞也。違天不祥。必有大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復者變易之際也。聖人居變易之際。靜以待其定。不可以有爲也。故以至日閉關明之。下至於商旅不行。上至於后不省方。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去其所居而復歸。亡其所有而復得。謂之復。必嘗去也。而後有歸。必嘗亡也。而後有得。无去則无歸。无亡則无得。是故聖人无復。初九未嘗見其有過也。然而始有復矣。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休。初九也。以陰居陰。不爭之至也。退而休之。使復者得信。謂之休復。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以陰居陽。力不得抗。而中不顧。數頻於初九之復也。外順而內不平者。危。則无咎。頻。數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獨與初應。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要悲未至而應之。則无悔。六五陰之方盛也。而內自度其終不足以抗初九。故因六四之獨復而附從之。以自託焉。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乘極盛之末。而用之不已。不知初九之已復也。謂之迷復。災眚者。示天之罰也。初九之復天也。柔莫不予。而己獨迷焉。用之於敵。則災其國。用之於國。則災其身。極盛必衰。驟勝故敗。在其終也。國敗君凶。至于十年而不復者。明其用民之過。而師旋之甚也。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謂初九。

動而健。剛中而應。

謂九五。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无妄者。天下相從於正也。正者我也。天下從之者天也。聖人能必正。不能使天下必從。故以无妄爲天命也。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故而爲惡者。天之所甚疾也。世之衰也。則其不正者容有不得已焉。无妄之世。正則安。不正則危。來安即危。非人情。故不正者必有天災。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妄者。物所不與也。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茂。勉也。對。濟也。傳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天下既已无妄矣。則先王勉濟斯時。裕養萬物而已。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所以爲无妄者。震也。所以爲震者。初九也。无妄之權在初九。故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善爲天下者。不求其必然。求其必然。乃至於盡喪。无妄者。騙人而內之正也。君子之於正。亦全其大而已矣。全其大有道。不必乎其小。而其大斯全矣。古之爲過正之行者。皆內不足而外慕者也。夫內足者。恃內而略外。不足者反之。陰之居陰。安其分者也。六二是也。而其居陽也。不安其分而外慕者也。六三是也。陽之居陽。致其用者也。九五是也。而其居陰也。內足而藏其用者也。九四是也。六二安其分。是故不敢爲過正之行。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夫必其所耕而後穫。必其所菑而後畬。則是揀髮而櫛。數米而炊。擇地而蹈之。充其操者蚓而後可。將有所往。動則躓矣。故曰於義可穫。不必其所耕也。於道可畬。不必其所菑也。不害其爲正。而可以通天下之情。故利有攸往。所惡於不耕而穫者。惡富之爲害也。如取之不失其正。雖欲富可得乎。故曰不耕穫。未富也。六三不安其分。而外慕其名。自知其不足。而求詳於无妄。故曰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或者繫其牛於此。而爲行道者之得之也。行者固不可知矣。而欲責得於邑人。宜其有无辜而遇禍者。此无妄之所以爲災也。失其牛於此。而欲必求之於此。此其意未始不以爲无妄也。然反至於大妄。則求詳之過也。九五以五用九。極其用矣。用極則憂廢。故戒之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无妄之世。而有疾焉。是大正之世。而未免乎小不正也。天下之有小不正。是養其大正也。烏可藥哉。以无妄爲藥。是以至正而毒天下。天下其誰安之。故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九四內足而藏其用。詘其至剛而用之以柔。故曰可貞无咎。可以其貞正物而无咎者。惟四也。其象曰固有之。固有之者。生而性之。非外掠而取之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之世。有大妄者。六三也。而上九應之。六三外慕於正。而竊取其名。三以苟免可也。至於上九。窮且

敗矣。

䷙乾下艮上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剛健者乾也篤實者艮也輝光者二物之相磨而神明見也乾不得艮則徒健而已矣艮不得乾則徒止而已矣以止厲健以健作止而德之變不可勝窮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大者正也謂上九也故謂之賢賢者見畜於上九所以爲大畜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乾之健艮之止其德天也猶金之能制火之能熱也物之相服者必以其天魚不畏網而畏鵜畏其天也故乾在艮下未有□□不止而爲之用也物之在乾上者常有忌乾之心而乾常有不服之意需之上六小畜之上九是也忌者生於不足以服人爾不足以服人而又忌之則人之不服也滋甚今夫艮自知有以畜乾故不忌其健而許其進乾知艮之有以畜我而不忌故受其畜而爲之用不家食者以艮爲主也利涉大川者用乾之功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孔子論乾九二之德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是以知乾之健患在於不學漢高帝是也故大畜之君子將以用乾亦先厚其學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小畜之畜乾也順而畜之故始順而終反目大畜之畜乾也厲而畜之故始利而終亨君子之愛人以德小人之愛人以姑息見德而懼見姑息而喜則過矣初九欲進之盡无已也至於六四過厲而止六四之厲我所謂德也使我知戒而終身不犯於災者六四也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小畜之說輹不得已也故夫妻反目大畜之說輹其心順之故中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三乾並進故曰良馬逐馬不憂其不良而憂其輕車易道以至泛軼也故利艱貞九三乾之殿也故相與防戒閑習其車徒則利有攸往上上九也上利在不忌三利在必戒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童牛初九也牿角械也童牛无所用牿然且不敢廢者自其童而牿之迫其壯雖不牿可也此愛其牛之至也豶豕羠豕也九二之謂也有牙而不驚者羠豕也不驚則可畜矣大畜之畜乾也始厲而終亨初九陽之微者也而遂牿之故至於九二雖有牙而可畜也其始牿之其漸可畜其終雖進之天衢可也童而牿之愛以德也故有喜不惡其牙而畜之將求其用也故有慶凡物有以相德曰喜施德獲報曰慶孔子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天衢者上之所履而不與下共者也德有以守之雖以予人而莫敢受苟无其德雖吾不予夫將有取之者上九之德足以自固是以无忌於乾而大進之其曰何天之衢者何天之衢有而不汝進也夫惟以天衢進之而乾大服矣

䷚震下艮上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

謂上九

自求口食觀其自養也

謂初九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上止下動有頤之象故君子治所以養口者人之所共知而難能者慎言語節飲食也言語一出而不可復入飲食一入而不可復出者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爾初九也我六四也龜者不食而壽无待於物者也養人者陽也養於人者陰也君子在上足以養人在下足以自養初九以一陽而伏於四陰之下其德足以自養而无待於物者如龜也不能守之而觀於四見其可欲朵頤而慕之爲陰之所致也故凶所貴於陽者貴其養人也如養於人則不足貴矣

六二顛頤拂經于邱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從下爲顛過擊曰拂經厭也邱空也豫之六五失民而九四得之則九四爲由豫頤之六五失民而上九得之則上九爲由頤六五有養人之位而无養人之德則邱頤也夫由邱二者皆匪相安者也邱以其位由以其德爾立而不相忌者未之有也六二六三之求養於上九也皆壓五而後至焉夫有求於人者必致怨於其所忌以求說此人之情也故六二六三之過五也皆擊五而後過非有怨於五也以悅其所求養者也由頤者利之所在也邱頤者位之所在也見利而蔑其位君子以爲不義也故曰顛頤拂經于邱頤征凶六二可以下從初九而求養也然且不從而過擊五以求養於上九无故而陵其主故征凶征凶者明顛頤之吉也二陰也五亦陰也故稱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拂頤者拂經于邱頤也六二已詳言之矣因前之辭故略其實一也拂頤之爲不義二與三均也然二有初可從而三不得不從上也故曰貞凶雖貞於其配而於義爲凶由頤之興邱頤之廢可坐而待也其勢不過十年盍待其定而從之故戒之曰十年勿用用於十年之內則大悖之道也夫棄其主而悅其配雖其配亦不義也故无攸利

六四顛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四於初爲上自初而言之則初之見養於四爲凶自四言之則四之得養初九爲吉初九之剛其始若

虎之耽耽而不可馴也。六四以其所欲而致之，逐逐焉而來。六四之所施，可謂光矣。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既失其民，爲六二六三之所拂而過也。慢而起爭之，則亡矣。故以順而從上，居貞爲吉。失民者不可以犯難，故曰不可以涉大川。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莫不由之以得養者。故曰由頤。有其德而无其位，故厲而後吉。无位而得衆者，必以身犯難。然後衆與之也。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二五者用事之地也。陽自內出，據用事之地，而擯陰於外，謂之大過。大者過也。陰自外入，據用事之地，而囚陽於內，謂之小過。小者過也。過之爲言，偏密而不均之謂也。故大過者，君驕而无臣之世也。易之所貴者，貴乎陽之能御陰，不貴乎陽之陵陰而蔑之也。人徒知夫陰之過乎陽之爲禍也，豈知夫陽之過乎陰之不爲福也哉。立陰以養陽也。立臣以衛君也。陰衰則陽失其養，臣弱則君棄其衛。故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四陽者棟也。初上者棟之所寄也。弱而見擯，則不任寄矣。此棟之所以橈也。棟橈將壓焉。故大過之世，利有事而忌安居。君侈已甚，而國无憂患，則上益張而下不堪，其禍可待也。故利有攸往。所利於往者，利其有事也。有事則有患，有患則急人。患至而人急，則君臣之勢可以少均。故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大過之時大矣哉。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白茅，初六也。所藉者九二也。茅之爲物，賤而不足收也。然吾有所甚愛之器，必以藉之，非愛茅也，愛吾器也。初之於二，強弱之勢固相絕矣。其存亡不足以爲損益。然二所以得安養於上者，以有初之藉也。棄茅而不收，則器措諸地。棄初而不錄，則二親其勞矣。故孔子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卦合而言之，則大過者君驕之世也。爻別而觀之，則九五當驕，而九二以陽居陰，不驕者也。盛極將枯，而九二獨能下收初六以自助，則生稊者也。老夫，九二也。女妻，初六也。凡人之情，夫老而妻少，則妻倨而夫恭。妻倨而夫恭，則臣難進而君下之之謂也。故无不利。大過之世，患在亢而无與。故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九四，棟隆，吉。有他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卦合而言之，則本末弱，棟橈者也。爻別而觀之，則上六當棟橈。初六弱而能立，以遇九二，不橈者也。初

上非棟也。棟之所寄而已。所寄在彼，而隆橈見於此。初六不橈於下，則九四棟隆。上六不足以相輔，則九三之棟橈。以其應也。九四專於其應，則吉。有他則吝矣。棟之隆也，非初之福，而四享其利，及其橈也，上亦不與，而三受其名。故大過之世，智者以爲陽宜下陰，而愚者以爲陰宜下陽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盛極將枯，而又生華，以自耗竭，而不能久矣。稊者，斷而復孽，反其始也。華者，盈而畢發，速其終也。九五以陽居陽，汰侈已甚，而上六乘之，力不能正，祇以速禍。故曰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老婦、上六也。士夫、九五也。夫壯而妻老，君壓其臣之象也。故教之以无咎无譽，以求免於斯世。咎所以致罪，譽所以致疑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過涉至於滅頂，將有所救也。勢不可救，而徒犯其害，故凶。然其義則不可咎也。

䷜坎下坎上　習坎。

坎、險也。水之所行而非水也。惟水爲能習行於險。其不直曰坎而曰習坎，取於水也。

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

險故流。流故不盈。

行險而不失其信。

萬物皆有常形，惟水不然。因物以爲形而已。世以有常形者爲信，而以无常形者爲不信。然而方者可斲以爲圜，曲者可矯以爲直。常形之不可恃以爲信也如此。今夫水，雖无常形，而因物以爲形者，可以前定也。是故工取平焉，君子取法焉。惟无常形，是以遇物而无傷。惟莫之傷也，故行險而不失其信。由此觀之，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所遇有難易，然而未嘗不志於行者。是水之心也。物之窒我者有盡，而是心无已。則終必勝之。故水之所以至柔而能勝物者，維不以力爭而以心通也。不以力爭，故柔外。以心通，故剛中。

行有尚，往有功也。

尚、配也。方圜曲直，所遇必有以配之。故无所往而不有功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朝廷之儀，上下之分，雖有強暴而莫敢犯。此王公之險也。

險之時用大矣哉。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事之待教而後能者，教事也。君子平居常其德行，故遇險而不變。習爲教事，故遇險而能應。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六爻皆以險爲心者也。夫苟以險爲心，則大者不能容，小者不能忠，无適而非寇也。惟相與同患，其勢

有以相待。然後相得而不叛。是故居坎之世。其人可與同處患。而不可與同處安。九二九五。二險之不相下者也。而六三六四其蔽也。夫有事於敵。則蔽者先受其害。故九二之於六三。九五之於六四。皆相與同患者也。是以相得而不叛。至於初上處內外之極。最遠於敵而不被其禍。以爲足以自用而有餘。是以各挾其險以待其上。初不附二。上不附五。故皆有失道之凶焉。君子之習險。將以出險也。習險而入險。爲寇而已。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險。九五也。小。六三也。九二以險臨五。五亦以險待之。欲以求五。焉可得哉。所可得者。六三而已。二所以能得三者。非謂其德足以懷之。徒以二者皆未出於險中。相待而後全故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之。往也。枕。所以休息也。來者坎也。往者亦坎也。均之二坎。來則得生。往則得敵。遇險於外。而休息於內也。故曰險且枕。六三知其不足以自用。用必无功。故退入于坎。以附九二。相與爲固而已。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樽酒簋貳用缶。薄禮也。納約自牖。簡陋之至也。夫同利者不交而敵。同患者不約而信。四非五无與爲主。五非四无與爲敵。餽之以薄禮。行之以簡陋。而終不相咎者。四與五之際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祇猶言適足也。九五可謂大矣。有敵而不敢自大。故不盈也。不盈所以納四也。盈者人去之。不盈者人輸之。故不盈適所以使之既平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夫有敵而深自屈以致人者。敵平則汰矣。故九五非有德之主也。无德以致人。則其所致者。皆有求於我者也。上六維无求於五。故徽纆以係之。叢棘以固之。上六之所恃者險。險窮則亡。故三歲不得凶也。

離下離上

火之爲物。不能自見。必麗於物而後有形。故離之象取於火也。

利貞。亨。畜牝牛。吉。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言茲物各以其類麗也。

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六麗二五。是柔麗中正也。物之相麗者。不正則易合而難久。正則難合而終必固。故曰利貞亨。欲知其所畜。視其主。有是主。然後可以畜是人也。有其人而无其主。雖畜之不爲用。故以柔爲主。則所畜者惟牝牛爲吉。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火得其所附。則一炬可以傳千萬。明得其所寄。則一耳目可以盡天下。天下之續吾明者衆矣。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六爻莫不以相附離爲事。而火之性炎上者也。故下常附上。初九附六二者也。以柔附剛者。寧偪而无諂。以剛附柔者。寧敬而无瀆。瀆其所以附。則自棄者也。故初履聲錯然敬二。以辟相瀆之咎。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黃。中也。陰不動而陽來附之。故元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火得其所附則傳。不得其所附則窮。初九之於六二。六五之於上九。皆得其所附者。以陰陽之相資也。惟九三之於九四。不得其傳而迫其窮。如日月之昃。如人之耋也。君子之至此。命也。故鼓缶而歌。安以俟之。不然。咨嗟而不寧。則凶之道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九三无所附。九四人莫附之。皆窮者也。然九三之窮。則咨嗟而已。九四見五之可欲。而不度其義之不可得。故其來突如。其炎焚如。其五拒而不納。故窮而无所容。夫四之欲得五。是與上九爭也。而上九離之王公也。是以死而棄之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王公。上九也。六五上附上九。而九四欲得之。故出涕戚嗟。以明不貳也。六五不貳於四。則上九勸之矣。故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凡在下者。未免離於人也。惟上九離人而不離於人。故其位爲王。其德可以正人。各安其所離矣。而有亂華者焉。則王之所征也。嘉者六五也。非其類者九四也。六爻皆无應。故近而附之者。得稱嘉也。其嘉之所以能克其非類者。以上九與之也。

蘇氏易傳卷之四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下之而後得必貞者也取而得貞取者之利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情者其誠然也雲從龍風從虎无故而相從者豈容有僞哉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拇志在外也

外四也咸其拇者以是爲咸也咸者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心而況於身乎身忘而後神存心不遺則身不忘身不忘則神忘故神與身非兩存也必有一忘足不忘屨則屨之爲累也甚於桎梏要不忘帶不知厭者以其忘之也道之可名言者皆非其則帶之爲虐也甚於縲紲人之所以終日躡屨束帶而至而咸之可分別者皆其餘也是故存卦者咸之全也而在爻者咸之餘也爻配一體自拇而上至於口當其處者有其德德有優劣而吉凶生焉合而用之其爲卦也離而觀之則拇能履而不能捉口能言而不能聽此其爲爻也方其爲卦也見其咸而不見其所以咸猶其爲人也見其人而不見其體也六體各見非全人也見其所以咸非全德也是故六爻

未有不相應者而皆病焉不凶則吝其善者免於悔而已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順九三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執牽也下二也體靜而神交者咸之正也艮止也而所以爲艮者三也三之德固欲止而初與二其之聽者往從其配也見配而動雖三亦然是故雖三欲止而不免於隨也附於足而足不能禁其動者拇也附於股而股不能已其行者腓也初與二者艮之體而艮不能使之止也拇雖動足未必聽故初之於四有志而已腓之所以无不隨者以動靜之制在焉故可以凶可以吉也股欲止而牽於腓三欲止而牽於二不信己而信人是以往吝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四之所居心之所在也方其爲卦也四隱而不見心與百體並用而不知是以无悔无朋及其表之以四也而心始有所在心有所在而物疑矣故憧憧往來以求之正則吉不正則不吉不正則不吉既感則悔亡未則害我者也其朋則從非其朋則不從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拇之動腓之行股之隨心之憧憧往來皆有爲之病也惡其病而舉不爲者以无爲之病也五之所在脢也而脢者體之不動而无事者也畏其有事之勞而咸於无事求无悔而已志已卑矣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上六之所在者口也夫有以爲咸者口未必不用而恃口以爲咸則不可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

所以爲恒者貞也而貞者施於既亨无咎之後者也上下未交潤澤未渥而驟用其貞此危道也故將爲恒其始必有以深通之其終必有以大正之方其通物也則上下之分有相錯者矣以錯致亨亨則悅悅故无我咎者无咎而後貞貞則可恒故恒非一日之故也惟久於其道而無意於速成者能之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物未有窮而不變故恒非能執一而不變能及其未窮而變則有變之名此其所以爲恒也故居恒之世而利有攸往者欲及其未窮也夫能及其未窮而往則終始相受如環之无端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照者日月也運之者天也

四時變化而能久成

將明恒久不已之道。而以日月之運四時之變明之。明及其未窮而變也。陽至於午。未窮也。而陰已生。陰至於子。未窮也。而陽以萌。故寒暑之際人安之。如待其窮而後變。則生物無類矣。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非其至情者。久則厭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非天地之常用也。而天地之化所以无常者。以有雷風也。故君子法之。以能變爲恒。立不易方。而其道運矣。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恒之始。陽宜下陰以求亨。及其終。陰宜下陽以明貞。今九四不下初六。故有浚恒之凶。上六不下九三。故有振恒之凶。二者皆過也。易地而後可。下沈曰浚。上奮曰振。初六以九四不見下。故求深自藏以遠之。使九四雖出而無獲。可謂貞矣。然陰陽否而不亨。非所以爲恒之始也。故凶。始不亨而用貞。終必兩廢。故无攸利。夫恒之始。宜亨而未宜貞。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艮、兌合而後爲咸。震、巽合而後爲恒。故卦莫吉於咸、恒者。以其合也。及離而觀之。見己而不見彼。則其所以爲咸、恒者亡矣。故咸、恒无完爻。其美者不過悔亡。恒之世。惟四宜下初。自初以上。皆以陰下陽爲正。故九二九三六五上六。皆非正也。以中者用之。猶可以悔亡。以不中者用之。則无常之人也。故九三不恒其德。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傳曰。人而无恒。不可作巫醫。子曰。不占而已矣。夫无常之人。與之爲巫醫且不可。而況可與有爲乎。人惟有常。故其善惡可以外占而知。无常之人。方其善也。若可與有爲。及其變也。冰解�universe。而吾受其羞。故與是人遇者。去之吉。貞之吝。善惡各有徒。惟无常者无徒。故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四懷非其位。而重下。初六。初六其所欲得也。故曰无禽。上亢而下沈。欲以獲初。難矣。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恒以陰從陽爲正。六五下卽二。則婦人之正也。九二上從五。則夫子之病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恒之終。陰宜下陽者也。不安其分而奮於上。欲求有功。而非其時矣。故凶。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彖曰。遯亨。遯而亨也。

陰蓋於否而至於剝。君子未嘗不居其間也。遯以二陰而伏於四陽之下。陰猶未足以勝陽。而君子遂至於遯。何也。曰。君子之遯。非直棄去而不復救也。以爲有亨之道焉。今夫二陰在內。遯之主也。其勢至

銳。而其囿至寡。銳則其終必勝。寡則其心常欲得衆。君子及其未勝而遯。則陰无與處而思求陽。陰思求陽。而後陽可以處。故曰遯亨。遯而亨也。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時當遯。雖有應。不得不遯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浸而後長。則今猶微也。微而忘貞。則廢矣。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山有企天之意而不可及。陰有嘉陽之志而不可追。遯之象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遯者皆外向。故初六爲尾。首之所趨。尾所不能禁也。遯而不能禁。近者衆矣。衆近則我無與處。故危。勢不能禁而往追之。則陽怒而爲災。故不利有攸往。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六二遯之主。而與五爲應。則有以固執之矣。方陽之遯。其所以執而留之者。非出於款誠至意。陽不顧也。故必有如牛革之堅者。而又用其黃焉。則忠確之至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雖陽。而與陰同體。是爲以陰止陽。徒欲止之。而无廉於上。止之不由其道。蓋係之而已。彼欲去矣。而以力係之。我惟无疾而後可。一日有疾。則彼皆舍我而去爾。何則。所以係之者恃力也。故曰畜臣妾吉。係者畜臣妾之道。而非所以畜君子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九四有初六之好。舍其好而遯。則君子吉。而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六二九五配也。合其配而遯。故曰嘉遯。猶懼其懷也。故戒之以貞吉。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无應於下。沛然而去。遯之肥也。夫九三牽於二陰而爲之止。我不知勢之不可以不遇而止之。非其利也。然則上九之遯。非獨以利我。亦以利三也。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以大者爲正。天地之至情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所以全其勇壯也。

初九、壯丁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乾施壯于震者也、壯者爲羊所施爲藩、故五以二爲羊、三以六爲藩、以類推之、則初九之壯、施于九四、九四藩決不羸、則初九亦觸四之羊也、以其最下而用壯、故曰壯于趾、自下之四、故曰征、衆皆觸非其類、己獨觸其類、觸其類、則有孚於非其類矣、不孚於方壯之陽、而孚於已窮之陰、故雖有孚而不免於凶者、其孚窮而不足賴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初九以觸陽凶、九三以觸陰厲、皆失中者也、九二之於五也、進不觸之、退不助之、安貞而已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羊、九三也、藩、上六也、羸、廢也、九三之壯、施於上六、上六窮陰也、九三壯陽也、以壯陽觸窮陰、其勢若易、然而陽壯則輕敵、陰窮則深謀、故小人以是爲壯、而君子以是爲罔已也、以陽觸陰、正也、而危道也、是以君子不觸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九四有藩、是以知初九之觸也、欲進而消二陽者、九四之貞吉也、外有二陰之敵、而內有初九之觸、此九四之所以有悔也、然其觸而羸其角、則是敵未亡而內自戰四、以是爲病也、故見觸不挍、即而懷之、以爲其徒、則可以悔亡、故曰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九四自決其藩、而不以羸初九之角、則向之觸我者止而爲吾用、適所行以壯吾輹爾、臨敵而輹壯、可以往矣。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羊、九二也、六五者、九二施壯之地也、以陰居陽、則不純乎陰、有志於助陽矣、是以釋九二之羊而縱之、故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人皆爲藩、以觀羊、而已獨无有、豈非易之至也歟、有藩者羸其角、而易者喪之、羸其角者无攸利、則喪之者无悔、豈不明哉。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羊、九三也、藩、上六也、自二言之、三不應觸其藩、自上言之、上不應羸其角、二者皆不計其後而果於發者、三之觸我、我既已罔之矣、方其前不得遂、而退不得釋也、豈獨羊之患、雖我則何病、如之且未有羊羸角而藩不壞者也、故无攸利、均之爲不利也、則以知難而避之爲吉。

䷣坤下離上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以離爲君、坤爲臣、坤之爲物、廣大博厚、非特臣爾、乃諸侯也、故曰康侯、君以是安諸侯也、夫坤順而離明、以順而進趨於明、无有逆而不受者、故曰錫馬、馬所以進也、錫之馬而使蕃之、許其進之甚也、一日三接、喜其來之至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三陰皆進而之離、九四居於其衝、欲并而有之、衆之所不與也、初六有應於四、將以衆適四、故進而衆摧之也、夫初六之適四、正也、其以衆適四、不正也、已獨行而不以衆、則得其正矣、故曰貞吉、我雖正矣、而衆莫吾信、故裕之而後无咎、裕之而後无咎者、衆未肯受吾命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將進而之五、而四欲得之、故晉如愁如、我守吾正、雖四爲拒、不能終附也、故受福于王母、六五之謂王母也、以其爲王母、故二雖陰、亦可得而歸之矣。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將適上九、而近於四、悔也、雖與之近、而衆信其不與也、故悔亡。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求得而未必能者、鼫鼠也、六二六三、非其所當得也、因其過我、欲兼有之、而衆不與、故曰、晉如鼫鼠、九四之有初六、正也、非其正者、固不可得矣、而正者猶危、則位不當之故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四奪其與、悔也、然而衆不與四、是以悔亡、夫以五之尊、而下與四爭、其所附則隨矣、故雖失所當得、勿恤而往、則吉、夫下與四爭、必來來者爭也、則往者不爭之至也、五猶不爭、而四何敢不置之、故其所失、終亦必得而已矣、苟終於得、則其不爭、非獨四之利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剛之上窮者角也、晉其角者、以是爲晉也、以角爲晉、必有所用其觸、三五應也、而四閉之、則上九之所伐者四也、四與上同體、故爲邑也、邑人而閉吾應、无以令之、而至於用兵、道不光矣、此正也、而吝道也、故知戒於危、然後其吉可以无咎。

䷠離下坤上明夷、利艱貞、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王弼曰、顯明於外、乃所辟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明夷之主在上、六二與五、皆其用事之地、而九三勢均於其主、力足以正之、此三者皆有資於明夷之世者也、夫君子有資於斯世、力能救則救之、六二之用拯是也、力能正則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既不能救、又不能正、則君子不敢辭其辱、以私便其身、六五之箕子是也、君子居明夷之世、有資必有以塞之、无資必有以全其身、而不失其正、初九六四、无資於斯世、故近者則入腹雞心于出門庭、而遠者則行不及食也、明夷者、自夷以全其明也、將飛而舉其翼、必見縻矣、故垂其翼、所以示不飛之形也、方其未去也、垂其翼、殺之至也、及其去也、三日不進食、亟之至也、是何也、則懼不免也、明夷之主、既已失其

民矣。我有所適。所適必其敵也。去主而適敵。主且以我爲謀之。故曰主人有言。主人、上六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爻言左右。猶言內外也。在我之上。則於我爲左矣。明夷之世。坤、君也。而將廢也。離、臣也。而方壯也。自離言之。坤之廢。左股之傷也。六二忠順之至。故往用拯之。愛其忠而憂其不濟也。故戒之曰。徒往不足拯也。馬壯而後吉。馬所以載傷者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二所居順而不失人臣之則。故可以拯不明之君。有功而不見疑。是以吉也。至於九三。其勢遏矣。雖欲拯之而不可得。故南狩以正之。明夷始自晦也。南狩發其明之地也。以陽用陽。戒在於速。故大首既獲。則不可疾貞。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其心意也。

近不明之君。而位非用事之地。雖以遜免可也。是故入其左腹。獲其心意。而君子莫之咎者。以去其門庭之遠也。君子之居此。懼不免爾。既免。未有不去者。既免而不去。懷其門庭。將以有求。則吾罪大矣。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六五之於上六。正之則勢不敵。敵之則力不能。去之則義不可。此最難處者也。如箕子而後可。箕子之處於此。身可辱也。而明不可息者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以下。明而晦者也。若上六。不明而晦者也。故曰不明晦。言其實晦非有託也。明而晦者。始晦而終明。不明而晦者。強明而實晦。此其辨也。

䷤巽下離上　家人。利女貞。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

謂二也。

男正位乎外。

謂五也。

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火之所以發者風也。火發而風出焉。家之所以正者我也。家正而我興焉。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家人之道。寬則傷義。猛則傷恩。然則是无適而可乎。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至矣。言之有物也。行之有恒也。雖有悍婦暴子弟。莫敢不肅然而未嘗廢恩也。此所以爲至也。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如是何閑之有。初九用剛於家之始。九三用剛於家之成。是以皆有悔也。夫所以至於閑者。惟德不足故也。德既不足。而又忘閑焉。則志變矣。及

其未變而閑之。故悔亡。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有中饋。无遂事。婦人之正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以陽居陽。過於用剛。故悔且危也。人見其悔且危也。而矯之以寬。則家敗矣。故告之以斯人之終吉。戒之以失節之終吝。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家人有四陽二陰。而陰皆不失其位。以聽於陽。陽爲政而陰聽之。家欲不治。不可得也。富者治之極也。故六二貞吉。其治也。六四富家。其極也。以治極致富。則其富可久。此之謂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假、至也。王至有家。則是家也大矣。王者以天下爲一家。家人之家。近而相瀆。天下之家。遠而相忘。知其患在於相瀆也。故推嚴別遠。以存相忘之意。知其患在於相忘也。故簡易勿恤。以通相愛之情。家人四陽。惟九五有人君之德。故稱其德。論天下之家焉。君臣欲其如父子。父子欲其如君臣。聖人之意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九之所信者三也。家人之无應者。惟三與上而已。人皆剛柔相與。而已獨兩剛相臨。是以終身不忘畏也。畏威如疾民之上也。故畏人者人亦畏之。慢人者人亦慢之。此之謂反身。凡言終者。其始未必然也。嬉子嘻嘻。其始可樂。威如之吉。其始苦之。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謂五也。

是以小事吉。

有同而後有睽。同而非其情。睽之所由生也。說之麗明。柔之應剛。可謂同矣。然而不可大事者。以二女之志不同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人苟惟同之知。若是必睽。人苟知睽之足以有爲。若是必同。是以自其同者言之。則二女同居而志不同。故其吉也小。自其睽而同者言之。則天地睽而其事同。故其用也大。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同而異。晏平仲所謂和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睽之不相應者。惟初與四也。初欲適四。而四拒之。悔也。四之拒我。逸馬也。惡人也。四往无所適。无歸之

馬也。馬逸而无歸。其勢自復。馬復則悔亡矣。人惟好同而惡異。是以爲睽。故美者未必媿。惡者未必狠。從我而來者未必忠。拒我而逸者未必貳。以其難致而捨之。則從我者皆吾疾也。是相率而入于咎爾。故見惡人所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主所主也。有所適必有所主。九二之進。則主五矣。巷者。二五往來相從之道也。使二決從五。則見主於其室。五決從二。則見主於其門。所以相遇於巷者。皆有疑也。何疑也。疑四之爲寇也。然而猶可以无咎者。皆未失相從之道也。特未至爾。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三非六之所宜據。譬之乘輿而非其人也。非其人而乘其器。无人則肆。有人則怍矣。故六三見上九。曳其輪而不進。掣其牛而去之。夫六三配上九。而近於九四。九四其寇也。无所應而噬之。未達於配而噬於寇。是以天且劓也。乘非其位。而汙非其配。可以殲罪矣。然上九猶脫弧而納之。上九則大矣。有是大者容之。故无初有終。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睽之世。陽惟升。陰惟降。九二升而遇五。故爲遇主。九四升而无所遇。故爲睽孤。元夫、初九也。夫兩窮而後相遇者。不約而交相信。是以雖危而无咎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六五之配九二也。九二之宗九四也。二與四同功。故亦曰宗。膚、六三也。自五言二之宗。故曰厥宗。六五之所以疑而不適二者。疑四之爲寇也。故告之曰。四已噬二矣。夫既已噬三。則不暇寇我。我往從二。何咎之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上九之所見者六三也。汙非其配。負塗之豕也。載非其人。載鬼之車也。是以張弧而待之。既而察之曰。是其所居者不得已。非與寇爲婚者也。是以說弧而納之。陰陽和而雨也。天下所以睽而不合者。以我求之詳也。夫苟求之詳。則孰爲不可疑者。今六三之罪。猶且釋之。羣疑之亡也。不亦宜哉。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艮、東北也。坎、北也。難在東北。則西南者无難之地也。君子將有意乎犯難以靖人。必先靖其身。是故立於无難之地。以觀難之所在。勢之可否。見可而後赴之。是以往則得中也。難之所在。我亦在焉。則求人之不暇。其道窮矣。然此非爲大人者言也。初六九三六四上六。皆因其勢之遠近。時之可否。以斷其往來之吉凶。故西南之利。東北之不利。爲是四者言也。若九五之大人。則不然。

當位而正。五也。五之謂大人。大人者。不擇其地而安。是以立於險中而能正邦也。是豈惡東北而樂西南者哉。得見斯人而與之往。其有功无疑也。上六當之。

蹇之時。用大矣哉。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九五以大蹇爲朋來之主。以中正爲往來之節。未及於五。難未艾也。犯之有咎。過五以上。難衰而可乘矣。故上六往蹇來碩。而六四以下。皆以往蹇爲病。而其來有先後之差焉。見難而往。難不可犯。窮而後反。人不以窮而後反者爲有讓。以其不得已也。惟初六涉難未深而遽反。不待其窮。是以有譽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初六九三六四上六。彼四者或遠或近。皆視其勢之可否以爲往來之節。獨六二有應於五。君臣之義深矣。是以不計遠近。不應可否。无往无來。蹇蹇而已。君子不以爲不智者。以其非身之故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夫勢不可往者。非往而无幾。亦將來而失其故也。何則。險難在前。不應可否。而輕以身赴之。苟前不得進。則必有議吾後者矣。九三往蹇。而其來也。得反其位。則內喜之也。內之一險。不能自立於險難之際。待我而爲捍蔽。是故完位以復我。我之所以得反者幸也。至於六四。則九三躡而襲之矣。外難未夷。而歸遇難。故曰往蹇來連。連者。難之相仍也。實、陽也。九三以陽居陽。其有乘虛而不敢者乎。故曰當位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險中者人之所適也。而已獨安焉。此必有以任天下之大難也。是以正位不動。无往无來。使天下之濟難者。朋來而取節焉。謂之大人。不亦宜乎。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六爻可以往者。惟是也。故獨享其利。天下有大難。彼三人者皆不能濟。而我濟之。既濟而天下不吾宗者。未之有也。故曰。往蹇來碩。利見大人者。明上六之有功。由九五爲之節也。內與貴。皆五之謂也。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所以爲解者。震也。坎也。震、東也。坎、北也。解者在此。所解在彼。東北解者之所在。則西南所解之地也。在難而思解。處安而惡擾者。物之情也。方其在難。我往則得衆。故利西南。及其无難。我往則害物。故來復吉。復者復東北也。東北有時而當復。是以不言其不利也。來復之爲吉者。九所往之時也。苟有攸往。非夙不可。有攸往而不夙。則難深而不可解矣。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解有二陽。九二有應於六五。而九四有應於初六。各得其正而分定矣。惟六三者。无應而處於二陽之

闇。彖與二陽而解。始有爭矣。故解之所疾者。真如六三也。六三欲以其不正亂人之正。故初與五皆其所疑而爭之。以其疑而爭之也。故特明其无咎。曰此與九四剛柔之際也。於義無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之所當得者。六五也。近而可取者。初六六三也。此之謂三狐。三狐皆可取。而以得六五爲貞吉也。此之謂黃矢。黃中也。矢直也。直其所當得也。是以六五爲黃矢。釋其所不當得之三狐。而取其所當得之一矢。息爭之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三於四爲負。於二爲乘。乘而不負。若負而不乘。猶可以免於寇。寇之所伐者。負且乘也。夫三苟與四而不與二。則四不伐。與二而不與四。則二不攻。所以致寇者。由彖與也。二與四皆非其配。雖貞於一。猶吝也。而況彖與乎。醜之甚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拇。六三。朋。九二也。三來附已。解而不取。則二信之。未當位者。明勢不可以爭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六五九二之配也。而近於四。六三欲附於二與四。故疑而疾之。夫以六五之中直。豈與六三爭所附者哉。而六三以小人之意。度君子之心。故六五維有解吉。維有解者。无所不解之謂也。近則解四。遠則解二。是以六三釋然而退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隼者六三也。墉者二陽之間也。悖者爭也。二陽之所以爭而不已者。以六三之不去也。孰能去之。將使二與四乎。二與四固欲得之。將使初與五乎。則初與五二陽之配。三之所疑也。夫欲兼所爭而解交鬬。惟不涉其鋒者能之。故高墉之隼。惟上六爲能射而獲也。隼獲爭解。二與四无不利者。

䷨兌下巽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自陽爲陰謂之損。自陰爲陽謂之益。兌本乾也。受坤之施而爲兌。則損下也。艮本坤也。受乾之施而爲艮。則益上也。惟益亦然。則損未舊不益。益未嘗不損。然其爲名。則取一而已。何也。曰。君子務知遠者大者。損下以自益。君子以爲自損。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爲自益也。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

損下而下信之。必有道矣。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使民知所以損我者。凡以益我也。則信之矣。損者下之所患也。然且不顧而爲之。則其利必有以輕其所患者矣。利不足以輕其所患。益不足以償其所損。則損且有咎。是故可以无咎者。惟元吉也。上之所以損我者。豈徒然哉。蓋吉之元者也。如此而後无咎。

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有孚元吉无咎。爲上卦言也。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爲下卦言也。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然而下不可以无貞也。以損之道爲上行。而舉不可貞。則過矣。故損有可貞之道。九二是也。皆貞而不往。則无上。皆往而不貞。則无下。故可貞利有攸往。有往者。有貞者。故曰曷之用。曷之者擇之也。二簋。兌之二陽也。兌本乾也。而六三以身徇上。故自陽而變爲陰。初九九二。意則向之。而身不徇。故自如而不變也。祭祀之設簋也。亦以其意而已。我豈予之。神豈取之哉。君子之益人也。蓋亦有无以予之而人不勝其益者也。然此二陽皆有應於上者也。初九遄往。而九二征凶。故曰二簋應有時。言雖應而往有時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象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則損。益。視盈虛以爲節者也。初九陽之未損。則方益也。六四陰之未益。則猶虛也。下方益而上猶虛。則其往也不可後矣。故我雖有事。當且已之而遄往也。其往也自我。則損之多少。我得酌之。若盤桓不進。追於上之勢而後往。則雖欲酌之。不可得矣。其損必多。故勢不可以不損者。惟遄往可以无咎。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初九已損矣。六四已益矣。九二之於六五。不可復往。故利貞征凶。其迹不往。其心往也。故弗損益之。言九二以无損於己者益六五也。兌之三爻。未有不以益上爲志者。初九迹與心合。故曰尚合志也。九二則其心向之而已。故曰中以爲志也。夫以損己者益人。則其益止於所損。以无損於己者益人。則其益无方。故損之六三。益之六四。皆以損己者益人。而損之九二。益之九五。皆以无損於己者益人。以其无損於己。故受其益者皆擬十朋之龜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兌之三爻。皆以益上爲志。故曰三人行。卒之損己以益上者。六三而已。故曰損一人。且曰一人行也。友。九二也。六三以身徇上。使九二得以不征。此九二之所深德也。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以心言之。則三人皆行。以迹言之。則一人而已。君子之事上也。心同而迹異。故上不疑。苟三人皆行。則上且以我爲有求而來。進退之義輕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遄者初九也。下之所損者有限。而上之求益者无已。此下之所病也。我去是病。則夫遄者喜我矣。自初言之。已事遄往。則四之求我也寡。故酌損之。自四言之。損其疾。則初之從我也易。故遄有喜。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者。受益之主。而非受益之地也。以受益之主。而不居受益之地。不求益者也。不求益而物自益之。故曰或。或者。我不知其所從來之辭也。十朋之龜。則九二。弗損之益也。龜之益人也。豈有以予人。而人亦豈有所取之。我亦效其智而已。六五之於九二。无求也。自上祐之。而二自效其智。雖欲避之而不可。以其不可以避。知其非求也。故元吉。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者受益之地不可以有損而六三之德不可以无報也故以无損於己者益之則大得其志矣六三忘家而徇我我受其莫大之益苟安居而无所往則是以其益厚已而已故利有攸往然後有以受之而无愧也

䷩巽下巽上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六四自損以益下巽之致用未有如益者也故曰木道乃行涉川者用木之道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天施乾爲巽也地生坤爲震也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君子之視民與己一也益者要有所損爾故時然後行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懲忿窒慾則上之爲損也少改過遷善則下之蒙益也多矣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上之有爲也其勢易有功則其利倍有罪則其責薄故損之上九僅能无咎而益之下損之上也故知損則知益矣逆而觀之益之初九則損之上九也自初已上无不然者惟其上下內外不同故其迹不能无少異若所以益初之情處事之宜則損益一也損之上九益之初九皆正受益者也彼之所以自損而專以益我者豈以利我哉將以厚責我也我必有以塞之故上九利有攸往而初九利用爲大作上之有爲也其勢易有功則其利倍有罪則其責薄故損之上九僅能无咎而已正且吉矣下之有爲也其勢難有功則利歸於上有罪則先受其責故益之初九至於元吉然後无咎何則其所居者非厚事之地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益之六二則損之六五也六五所獲之龜則九二弗損之益也六二所獲之龜則九五惠心之益也是受益者臣也則以永貞於五爲吉王也以享帝爲吉皆受益而不忘報者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益之六三則損之六四也或益之者人益我也益之者我益人也六四之於初九損其疾以益之六三之於上九用凶事以益之其實一也君子之遇凶也惡衣糲食致殼以自貶上九雖吾應然使其自損以益我彼所不樂也故六三致殼以自貶然後能固而有之彼以我爲得其益而不以自厚也則信我而來矣故曰有孚中行益以六二爲主則初與三皆得爲公告者有以語之益之也禮之用圭也卒事則反之故圭非所以爲賄所以致信也上九之益六三以信而已弄有以予之而六三亦享其信而无所取也則上九樂益之矣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益之六四則損之六三也皆以身爲益者也六四中行而益初九豈特如上九用圭而已哉非徒告之乃以身從之夫能損身以徇人者此以益爲志也初九本陰也六四本陽也而相易也故初九爲遷國也六四自損而初受其益初九之遷六四賁之故初九利用依我而遷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益之九五則損之九二也惠之以心則惠而不費九二益之以弗損之益而九五惠之以不費之惠其實一也夫不費之惠其有擇哉故勿問元吉我惟信二也故二信我我惟德二也故二德我有孚惠我德永貞之報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大得六二之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益之上九則損之初九也二者皆不樂爲益者也故損其疾用凶事而後能致之初九在下勢不得已故已事遷往而上九則益不益在我者也且損上益下君子之所樂而小人之所戚也故至於上九特以莫益勿恒之凶戒之莫益之者非无以益我固曰莫益勿恒者非不可恒我固曰勿恒莫與勿者我之偏見不廣之辭也衆莫不益下所謂恒也我特立是心而勿恒之凶其宜矣上者獨高之位下之所疾也而莫吾敢擊者畏吾與也莫益則无與矣孔子曰无交而求則民不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故或擊之上九之致擊如六二之致益徒有是心而物自有以應之故皆曰或或者物自外來而吾不知也

蘇氏易傳卷之五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五陽而一陰陰至寡弱而皆重於決者以其得所附也上六之所乘者九五之剛所謂王也欲決上六必暴揚之於王之庭此其勢有不使者故五陽雖相信而不忘警以爲有危道焉號者所以警也在强而知危所以光也

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尙乃窮也

邑者民之所在也與小人處必先附其民彼无民將无與立戎上六也五陽之强足以卽之有餘然而不卽也此所以不窮也自以爲不足雖窮有餘自以爲足雖强有所止矣故其所尙乃所以窮也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陽益則變溢溢則變釁故利有攸往往則有所施用所以求不益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君子之於祿利欲其在人德業欲其在己孔子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澤上於天其勢不居故君子以施祿不以居德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大壯之長則爲夬故夬之初九與大壯之初九无異也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而夬之初九曰壯于前趾二者皆有羊之象見於其所施壯之爻是以知其无異也曰前者通大壯之辭也必通大壯而爲辭者明其所壯同而所過異也大壯之初九施壯于震震吾朋也觸而過其朋是以決藩而遂之因以爲用夬之初九施壯于兌兌非吾朋也苟不能勝則往見牽矣豈我決藩而遂我哉君子之動見勝而後往故勝在往前不能必勝而往宜其爲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戎上六也惕號莫夜警也有戎勿恤靜也能靜而不忘警能警而不用得中道矣與大壯九二貞吉同故皆稱其得中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上六爲臀故九三爲頄與小人處而壯見于面顏有凶之道矣易凡稱其尤者申言之乾乾謙謙蹇蹇之類是也九三之所以見壯于面顏者避私其配之嫌也故告之以不然曰九三之君子以陽居陽夬之尤者也何嫌于私其配也哉苟舍其朋而獨行以答其配使上六之陰和洽而爲雨以至於濡雖有不知我心而慢者然終必无咎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上六九四之所謂臀也困之六三據于蒺藜故初六之臀困於株木夬之上六見夫故九四之臀无膚皆謂其同體之末者爲臀也與衆陽處而同體者見夫故其行次且而不安也羊者初九也初九之觸則我之悔也而能牽之故悔亡雖能悔亡而聰不明矣號與大壯九四既悔亡而得壯輹哉夫君子惟能釋怨而收士故爲之聰明者衆大壯之九四是也今初九觸我我牽而縻之莫肯釋則懼者衆矣雖其左右前後將无不可疑故聞言不信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上六之不足夬莧如陸也九五以陽居陽夬之尤者也於所不足夬用夬之尤雖中而未光故中行无咎中行者反與四陽處而釋上六也此與上六爲同體者與九四均爾然不至於次且者以其剛之全也剛之全者則不戚其同體之傷矣故九四之象以爲位不當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无號者不警也陽不吾警則吾或有以乘之矣然終亦必凶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姤者所遇而合无適意之謂也故其女不可與長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姤者乾之末坤之始也故曰天地相遇以四時言之則建午之月品物咸章之際也易曰萬物相見乎

離。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剛者二也。中正者五也。陰之長。自九二之亡而後爲遯。始无臣也。自九五之亡而後爲剝。始无君也。姤之世。上有君。下有臣。君子欲有爲。无所不可。故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剛而能止物者謂之金柅。九二是也。初六之勢。足以牽羸五陽。然其始遇而合者九二也。既合不真。又捨而之他。則終身无所容矣。故以繫二而貞爲吉。有所往見爲凶。初六者羸豕也。雖羸而不可信者。以權在焉。以其羸而信之。則蹢躅而不可制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魚者初六也。包者魚之所不能脫也。賓者九四也。姤者主求民之時。非民求主之時也。故近而先者得之。遠而後者不得也。不論其應與否也。據其若有咎。故曰无咎。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以姤之初六爲夫之上六。則姤之九三。夫之九四也。故其象同。九三之所謂臀者初六。初六剝陽而進者也。處衆陽之間而同體者。有剝陽之陰。宜其次且而不安也。夫之九四。下牽初九之羊。故有聽不明之咎。而九三无是也。故雖危无大咎。而象曰行未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既已失民。起而爭之。則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金柅也。包也。杞也。皆九二也。豕也。魚也。瓜也。皆初六也。杞。枸櫨也。木之至庳者也。包瓜者。籠而有之也。瓜之爲物。得所附而後止。不得所附。則攀援而求。无所不至。幸而遇喬木。則雖欲抑之。不可得矣。故授之以杞。則杞能籠而有之。杞之所至。瓜之所及也。九五者姤之主也。知初六之勢。將至於剝盡而後止。故授之以九二。九二之所至。初六之所及也。姤者陰長之卦。而九五以至陽而勝之。故曰含章。凡陰中之陽爲章。陰長而消陽。天之命也。有以勝之。人之志也。君子不以命廢志。故九五之志堅。則必有自天而隕者。言人之至者天不能勝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剛之上窮者角也。姤其角。以是爲姤也。以角爲姤。物之所不樂遇也。小人雖不能合。而君子亦无自入焉。故吝无咎。

三三坤下兌上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有聚必有黨。有黨必有爭。故萃者爭之大也。盍取其爻而觀之。五能萃二。四能萃初。近四而无應。則四能萃三。近五而无應。則五能萃上。此豈非其交爭之際也哉。且天下亦未有萃于一者也。大人者惟能因其所萃而即以付之。故物有不萃於我。而天下之能萃物者。非我莫能容之。其爲萃也大矣。順以說。剛中而應者。二與五而已。而足以爲萃乎。曰。足矣。有餘矣。從我者納之。不從者付之。其所欲從此大人也。故萃有二亨。萃未有不亨者。而其未見大人也。則亨而不正。不正者爭。非其有之謂也。故曰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大人者爲可以聚物之道而已。王至於有廟。而盡其孝享。非安且暇不能。物見其安且暇。安得不聚而歸之。此聚之正也。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易之言薦。蓋禴享。非正言也。皆有寄焉。用大牲者。猶曰用大利祿云爾。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所聚者大。則所用者不可小矣。天之命者。爲是物主。非以厚我也。坐而享之。則過矣。故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不期而聚者。必其至情也。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王弼曰。聚而無防。則衆生心。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六之所應者。九四也。九四有信之者。而不終。六三是也。始以无應而萃於四。終以四之有應。咨嗟而去之。故其象曰萃如嗟如。此志亂而苟聚者也。若號。一握爲笑者。號且笑也。一握者其聲也。號笑雜也。君子之於禍福審矣。故笑則不號。號則不笑。先否而後通。則先號而後笑。未有號笑雜者也。此其志已亂。焉能爲我寇哉。故勿恤。往无咎。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陰之從陽。以難進爲吉。六二得位而安其中。不急於變。志以從上者也。故九五引之而後從。引之而後從。則其聚也固。是以吉而无復有咎。禴者禮之薄者也。故用於既信之後。上以利祿聚之。下豈以利祿報之哉。故上用大牲而下用禴。以爲有重於此者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三之萃於四。四與我與初皆不利也。去而之上。上亦无應。巽而納我者也。故雖小吝而无咎。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非其位而有聚物之權。五之所忌也。非大吉則有咎矣。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萃之主也。萃有四陰。而九四分其二。以位爲心者。未有能容此者也。故曰萃有位无咎。存位以忌四爲无咎而已。志不光矣。惟大人爲能忘位以任四。夫能忘位以任四。則四且爲吾用。而二陰者獨何

往哉。匪孚者非其所孚也。元者始也。元永貞者。始既以從之。則終身爲之貞也。自六二之外。皆非我之所孚也。非我之所孚。則我不求聚。使各得永貞於其始之所從。悔亡之道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未安上者。不樂在五上也。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巽之爲物。非能破堅達強者也。率而遇坤。故能升。其升也有時。故曰柔以時升。坤既順之。五又應之。是以大亨。大人之於物也。危者安之。易者懼之。下巽而上順。巽柔而遇易。志得而輕進。以此見大人所畏者也。故不曰利。雖不利。不可不見也。見而知畏。其爲利也大矣。利之遠者曰慶。以其有慶。故雖有畏勿恤也。

南征吉。志行也。

彖曰。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而六五爲升階。由此觀之。非獨巽之上卽坤。亦坤之下援巽也。巽之求坤。坤之求巽。皆會於南。南征吉。二者相求之謂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所以爲升者巽也。所以爲巽者初也。升之制在初。故初六雖陰柔。而其於升也。蓋誠能之。故曰允升。陰升而遇陽。若陽升而遇陰。皆得其所升者也。初六以誠能之實而遇九二。宜其爲吉之大者矣。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升而遇九三。三蓋升而窮者也。雖窮於三而配於五。窮而之五。五亦无所升而納之。故薄禮可以相縻而无咎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九三以陽用陽。其升也果矣。六四以陰居陰。其避之也審矣。故曰升虛邑。无所疑也。不言吉者。以至強克至弱。其爲禍福未可知也。存乎其人而已。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上有所適。下升而避之。失於此而償於彼。雖不爭可也。人或能之。今六四下爲三之所升。而上不爲五之所納。此人情必爭之際也。然且不爭而虛邑以待之。非仁人其孰能爲此。大王避狄於豳而亨於岐。方其去豳也。豈知百姓之相從而不去哉。亦以順物之勢而已。以此獲吉。夫何咎之有。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貞者貞於九二也。巽之所以能升者。以六五之應也。曰。此升之階也。階者。有可升之道焉。我惟爲階。故人升之。我不爲階。而人何自升哉。木之生也。克土而後能升。而土以生木爲功。未有木生而土不願者也。故階而升。則六五爲得志矣。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冥者君子之所息也。升至上六。宜息也。然而不息。則消之道也。施於不息之正者則可。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在我者。此不息之正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在外者。此不息之不正者也。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象曰。困。剛揜也。

九二爲初六六三之所揜。九四九五爲六三上六之所揜。故困。困者坐而見制。无能爲之辭也。陰之害陽者多矣。然皆有以侵之。夫惟侵之。是以陰不能堪而至於戰。戰者有危道也。而无所謂困。困之世惟不見侵而見揜。陰有以消陽。而陽无所致其怒。其爲害也深矣。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剛中者二也。二之謂大人。貞於大人而後吉者五也。

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潤下者也。在澤上則居。在澤下則逝矣。故水在澤下。爲澤无水。命與志不相謀者也。故各致其極。而任其所至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初六揜九二者也。揜者非一人之所能。故初六之揜九二。必將有待於六三。六三則其所謂臀也。臀得其所據而後其身能有所爲。今六三之所據者蒺藜也。則臀已困于株木。身且廢矣。株木也。蒺藜也。皆非臀之所據者也。夫以柔助剛。則其幽可明。以柔揜剛。其誰明之。入谷者也。有配在四而不善二。是以三歲不得見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困之世。利以柔用剛。二與五。皆剛者也。二以柔用之。而五以剛用之。天下之易懷者。惟小人也。方其見揜也。爭之以力。雖刀鋸有不足。而將懷之也。則酒食有餘矣。故九二困于酒食。所以懷小人也。九五則不然。揜我下者我劓之。揜我上者我刖之。輕用其威。威窮而協不服。乃大困也。既困則无助。則雖欲不求二。不可得矣。赤紱者。所以爵命二也。故曰困于赤紱。五以赤紱爲困。而二以是爲方來。言此五之所困。而二之所不求而至也。困而求二。乃徐有說。以其用說爲已晚矣。說於未困。則其所以爲說者小。故九二之所困者。酒食而已。說於已困。則其所以爲說者重。故九五之所困者。爵命也。祭祀者。人之求神。而神無求也。祭之者人也。享之者神也。五求二。故祭之。二不求五。故享之而已。享之者固不征。而征以求之。故凶。雖然。其義則不可咎。以其所從者君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六三上揜四。下揜二者也。堅而不可勝者石也。四之謂石。傷而不可據者蒺藜也。二之謂蒺藜。六三陰也。而居于陽。自以爲陽。而求配於上。六不祥也。三之應在上。而上六非其應也。宮則是矣。而非其妻。故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小人易合而難久。故困之三陰。其始相與締交而揜剛。其終。初六之臀困。六

三之妻亡。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初六我之配。二之所惡也。二剛而在下。載已者也。故爲金車。欲下從初六而困於二。故其來徐徐。不急於配。配之所惡。剛之所與也。故雖吝而有終。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其曰赤紱正也。朱紱嚴之也。下受上之辭也。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用九二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柔而牽已者葛藟也。三之謂臲卼。剛而難乘者臲卼也。五之謂臲卼。上六困於此二者而不能去。則謀全之過也。曰不可動。動且有悔。而不知其不動乃所以有悔也。上无揜我者。則吉莫如征也。而不征。何哉。以柔用剛。則乘之者至以爲蒺藜。以剛用剛。則乘之者以爲臲卼而已。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

上六足以爲配。而六三未足以當也。

動悔有悔。吉行也。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食者往也。不食者來也。食不食存乎人。所以爲井者存乎己。存乎人者二。存乎己者一。故曰往來井井。汔。燥也。至井而未及水曰汔。至得水而未出井曰未繘井。井未嘗有得喪。繘井之爲功。羸瓶之爲凶。在汲者爾。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人之於井。未有錮之者也。故君子推是道以勞民勸相。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易以所居爲邪正。然不可必也。惟井爲可必。井未有在潔而不消。處穢而不濁者也。故卽其所居而邪正決矣。孔子曰。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初六惡之所鍾也。君子所受於天者无變。養之則日新。不養則日亡。擇居所以養也。象曰。井養而不窮。所以養井者。豈有他哉。得其所居則潔。潔則食。食則日新。日新故不窮。井泥者无禽之漸也。泥而不食則廢矣。舊井廢井也。其始无人。其終无禽。无人猶可治也。无禽不可治也。所以爲井者亡矣。故時皆舍之。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九二居非其正。故无應於上。卽趨下而已也。下趨者谷之道也。失井之道而爲谷。故曰井谷。九二之所

趨者初六也。初六之謂鮒。井而有鮒。則人惡之矣。然猶得志於甕。何也。彼有利器。而肯以我汙之歟。此必敝漏之甕。非是甕不汲是井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渫。潔也。九三居得其正。井潔者也。井潔而不食。何哉。不中也。不中者。非邑居之所會也。故不食。井未有以不食爲戚者也。凡爲我惻者。皆行道之人爾。故曰行惻。行惻者。明人之惻我。而非我之自惻也。是井則非敝漏之甕所能容矣。故擇其可用汲者。曰孰可用者哉。其惟器之潔者乎。器之潔。則王之明者也。器潔王明。則受福者非獨在我而已。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修。潔也。陽爲動。爲實。陰爲靜。爲虛。泉者所以爲井也。動也。實也。井者泉之所寄也。靜也。虛也。故三陽爲泉。三陰爲井。初六最下。故曰泥。上六最上。故曰收。六四居其間而不失正。故曰甃。甃之於井。所以禦惡而潔井也。井待是而潔。故无咎。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此其正。與九三一也。所以食者中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收者甃之上窮也。收非所以爲井。而井之權在收。夫苟幕之。則下雖有寒泉而不達。上雖有汲者而不獲。故勿幕則有孚元吉。

䷰離下兌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水火則有男女之象。然後能相生。此非水火也。二女同居而已。二女同居則睽。所以不睽者。兌欲下而遇離。離欲下而遇兌。雖欲相違而不能也。既不相得。又不相違。則不能无相攻。攻而不已。必有一勝。勝者斯革之矣。火能革金。離革兌者也。故曰革。火者金之所畏也。而金非火則无以就器。用器成而後知火之利也。故夫革不信於革之日。而信於已革之日。以其始之不信。是以知悔者革之所不能免也。特有以亡之爾。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歷者天事也。時者人事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以卦言之。則離革兌者也。以爻言之。則陽革陰者也。六爻皆以陽革陰。故初九九三九四九五四者所以革人。而六二上六者人革之。初九九三所以爲革者火也。而六二者火之所附。初九、九三之所欲革者也。火以有所附爲利。而所附者以得火爲災。故初九九三常願六二之留而不去也。夫六二苟留而不去。其見革也无日矣。六二之欲去。如遯之九三之欲遯也。故初九常用遯之六二。所以執九三者固

而留之。六二之所以去者。以我有革之之意也。故不可以有爲。有爲則革之之意見矣。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初九之所以固我。非愛我也。畏我去之。故未見其革爾。徒見其今之固我而不我革。以爲可信而與之處。則及矣。君子見幾而作。彼今日不革。巳日必革之。故征吉。爲初九計。則宜留。自爲計。則宜征。六二之所謂嘉者五也。五之所以爲革者。與初異矣。捨初從五。其吉也豈復有咎哉。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三有應於上。故其意常欲征也。六二之所以不得去者。以我乘之也。捨之而征。則二去矣。二苟去之。則我與初九。无所施其革。二陽相約。而喪其所附。則窮之道也。故征凶。貞厲。貞者不征之謂也。不征則與六二處而不相得。以相革者也。故危。雖危而不凶。言者以也。革言三就。猶曰革以三成。三者相持而成革。明二之不可去也。二存則初與三相信。二去則初與三相疑。此必然之勢也。故曰革言三就有孚。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下之二陽。以火爲革者也。故見革者。惟欲去之。此德不足者也。德不足而革。則所革者亡。革者亦凶。故初九九三。皆以六二之留爲吉也。上之二陽則不然。其革也以說。革而人莫不說。非有德者其孰能之。九四未當位者也。未當位而革。故悔。革而說。故悔亡。有孚也。改命者始受命也。雖未當位。而志自信矣。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鳥獸蔚。龍鳳從。虎。虎有文而能神者也。豹有文而不能神者也。故大人爲虎。君子爲豹。非大人而革者。皆毀人以自成。殺人以自興。故人之從之也疑。見其可從而後信。若大人之革也。則在我而已。炳然日新。天下之所謂文者自廢矣。此豈待占而後信者哉。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上六見革於大人者也。此見革者君子也。則其向之未革。乃其避世之過爾。豹生而有文。豈其无素而能爲之哉。若小人也。則革面而已。朝爲寇讐。莫爲腹心。无足怪者。下之二陽。德不足者也。故六二以征爲吉。上之二陽。大人也。故上六以征爲凶。

鼎。元吉。亨。象曰。鼎。象也。

象者可見之謂也。天之生物不可見。既生而剛強之者可見也。聖人之創業。其所以創之者不可見。其成就熟好。使之堅凝而不壞者可見也。故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革所以改命。而鼎所以凝之也。知革而不知鼎。則上下之分不明。而位不正。雖其所受於天者。流泛而不可知矣。

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大器非器也。大亨非亨也。取鼎之用。而施之天下。謂之大亨。鼎之用。施於享帝而已。以其道養聖賢。則亨之大者也。國有聖賢。則君位定。而天命固矣。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元亨。所謂元吉亨也。柔進而上行者五也。五得中而應乎剛。則所以爲耳目者巽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六爻皆鼎也。當其處者有其象。故以初爲趾。二與三四爲腹。而實在焉。五與上爲耳。初六上應九四。顛趾之象也。夫鼎。聖人將以正位凝命。亨而熟之。至於可食而後已。苟有不善者在焉。則善與不善皆亨而並熟。而善者棄矣。鼎於是未有實也。故及其未有實而顛之。以出其不善。如待其有實。則夫不善已汙之矣。實非吾之所欲棄也。於是焉而顛之。以其所欲棄。出其所不欲棄。則天下之亂。或自是起矣。故曰鼎顛趾。未悖也。顛趾而出否。盡去之道也。盡去之則患。鼎无實。聖人之於人也。責其身不問其所從。論其今不攷其素。苟辟且角。犁牛之子可也。鼎雖以出否爲利。而擇之太詳。求之太備。天下无完人。故曰得妾以其子。无咎。從其子之爲貴。則其出於妾者可忘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二始有實者。仇者六五也。所謂耳也。九二之實。六五之所舉也。故其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而不能卽我。畏九四也。鼎以耳行。故耳能卽之則食。不能卽之則不食之道也。始有實者。以不食爲吉。惡其未足而輕用之也。故曰鼎有實。愼所之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耳、上九也。九三之實。上九之所舉也。熟物之謂革。鼎之熟物。以腹不以耳。而上九離之極。火之所炎。以耳革者也。耳之受炎也。足以廢塞其行。而不足以革。故曰鼎耳革。失其義也。九三、實之將盈者也。於是可食矣。而其行廢。故雖有雉膏而不食也。耳以兩舉者也。六五之耳可鉉。而上九之耳不可鉉。則六五雖欲獨舉得乎。陰欲行而陽欲留。其爲悔也大矣。故至於雨然後悔。虧而終吉。兩者陰陽之和。玉鉉之功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鼎之量極於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疑以爲溢也。故九三以不食爲疑。明不可復加也。至於九四溢則覆矣。故孔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方其未及也。必有告之者。而不信。及其已信。則无如之何矣。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六五上九。皆所謂耳也。上九之耳見於九三。故不復出也。在炎而不灼者玉也。金則磨矣。六五之爲耳也。中而不亢。柔而有容。故曰黃耳。則其所以爲鉉者。以金足矣。上九之爲耳也。炎而灼。不可以迫。故曰耳革。則其所以爲鉉者玉而後可。金鉉可以及五。而不可以及上。玉鉉則可以兩及矣。可以兩及。則上九之剛。六五之柔。我爲之節也。九二之實。利在於不食。故六五之耳。利在於貞而不行。九三之實。以不食爲疊。故上九之耳。得玉鉉則大吉无不利。无不利者。上與五與三之所利也。以鼎熟物。人皆能之。至

於鼎登而變蒸。耳炎而不可舉。非玉鉉不能。此鼎之所以養聖賢也。

䷲震下震上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震者陽德之先。震陰而達陽者也。故亨。震驚百里。言其及遠也。不喪匕鬯。言其和也。若震而不和。則必有偃仆隕墜者矣。匕鬯、祭器也。必取祭器者。以見震長子也。若威而不猛。則可以爲祭主矣。出之爲言見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二陽震物者也。四陰見震者也。震之爲道。以威達德者也。故可試而不可遂。試則養而无窮。遂則玩而不終。初九試而不遂者也。以虩虩之震。而繼之以啞啞之笑。明其不常用也。惟其不常用。故四陰莫敢犯其鋒。皆逃避而後免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以其威之不常用。故知其所以震物者。非以害之。欲其恐而致福也。有則者。言其不遂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初九之威。不可犯也。來則危。往則安。故難喪貝而勿逐。躋于九陵以避之。以初九之不遂其震。而繼之以笑言也。故七日可以得所喪也。喪貝以明初九之威。七日得以明初九之不以威窮物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六三不鄰於震矣。而猶蘇蘇然懼也。行而避之。然後无眚。以明初九之威能及遠也。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震於已震之後。遂而不知止者也。故泥。泥者以言其不能及遠也。故二陰皆以處而不避爲吉。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九四以其遂泥之威加于六五。非六五之所當畏。其衰可坐而待也。夫九四雖未可乘。然往而避之則過矣。故曰往來厲。往來皆危。則以處爲安矣。九四之威既已泥矣。豈復能如初九一震而喪六二之貝哉。以六五居中處而待之。非獨无喪。億將有功。故曰億无喪有事。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九四至此。其實不能爲。徒襲其餘威以加上六。上六未得其已衰之情。故猶索索矍矍而畏之。苟畏之不已。而征以避之。則四張而不可止矣。故凶。聖人知其不足避也。故告之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言九四之威。僅可以及五。而不及上。可以戒而无咎。无庸征也。九四始欲以威加物。及其泥而物莫之畏也。則其及於上六者。有言而已。衰之甚也。六爻皆无應。故九四雖有二陰。得稱婚媾也。六二喪貝而五无喪。六三震行无眚而上六征凶。九四之不及初也遠矣。

䷳艮下艮上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所貴於聖人者。非貴其靜而不交于物。貴其與物皆入于吉凶之域而不亂也。故夫艮。聖人將有所施之。艮、止也。止與靜相近而不同。方其動而止之。則靜之始也。方其靜而止之。則動之先也。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言艮之得其所施者也。施之於天下之至動。是以爲頤。施之於天下之至健。是以爲大畜。今夫兼山艮。是施之於背而已。背固已止矣。艮何加焉。所以爲梶者。爲輪也。所以爲防者。爲水也。今也不然。爲輿爲梔。爲山爲防。不亦近於固歟。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此所以不獲其身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此所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物各止於其所。是果能止也哉。背止於身。身與之動而背不知也。今我施止於物之所止。有大於是物者。則挾而與之趨矣。我焉得知之。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其庭未嘗无人也。有人焉敵應而不相與。則如无人。是道也。非向之所謂光明者也。以爲无咎而已。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自趾而上至於輔。當其處者有其德。與威一也。威以上六爲輔。而五爲脢。艮之輔在五。而脢不取。何也。脢則背也。艮皆取諸動者而已。艮則何爲皆取於動者也。曰。卦合而觀之。見兩艮焉。見其施艮於止。故取其體之靜者而配之。曰艮其背。爻別而觀之。不見艮之所施。而各見其所遇之位。位有不同。而吉凶悔吝生焉。故取其體之動者。而不取其靜。以爲其靜者已見於卦矣。上止而用下。下止而聽於上。此艮之正也。趾能動而聽於腓者也。艮其趾。不害於腓之動也。趾不自動而已。止而聽其上。上止則止。上行則行。此艮之正者也。故利永貞。腓能動而不聽於股者也。故曰。威其股。執其隨。隨者股之德也。故謂股爲隨。艮其腓。則股雖欲行而不能矣。下止而不聽於上。上雖有憂患而莫之救。則上之所不快也。以是爲失其正矣。故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三不艮於股。而艮於限。亦取諸動者也。限者上下之際。所以俛仰之節也。夤者自上而屬於下者也。艮於下之極。則其自上而下者絕矣。上下絕。心之憂也。心在六四。故憂之及心也。謂之薰。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威之九四曰。朋從爾思。則四者心之所在也。施之於一體。則艮止於所施。所不施者不及也。施之於心。則无所不及矣。故曰艮其身。艮得其要。故无咎。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口欲止。言欲寡。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敦、篤也。艮至於輔極矣而又止之。故曰敦艮。格者不忘釋。藏者不忘起。物之情也。在止之極而不志於動。非天下之至厚其孰能之。

䷴巽下震上漸女歸吉利貞。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

此文轉以次相釋也。漸之中有進者。則女歸之吉也。而利於正。正者孰謂。謂得位而有功可以正邦者也。其得位者何也。剛中者也。由此觀之。女則二與四。所歸則五也。

止而巽。動不窮也。

止而巽。有所觀望而後進者。故不窮。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雲上於天。天所不能居。故君子不以居德。木生於山。山能居之。山以有木爲高。故君子以是居德業。善風俗。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尤咎也。

鴻、陽鳥而水居。在水則以得陸爲安。在陸則以得水爲樂者也。故六爻雖有陰陽之異。而皆取於鴻也。初六、鴻之在水者也。遠則无應。近則遇二。以陰適陰。故曰鴻漸于干。干、水涯也。兩陰不能相容。故爲小子之所厲。以至於有言。雖然。其所適非志於利也。則未至於六三之凶。无咎可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六二、鴻之在水者也。近則遇三。遠則應五。无適而不得其遇。故擇其尤可恃者從之。二之從三也。雖近而難信。其從五也。雖遠而可恃。二陽皆陸也。在陸而尤可恃以安者磐也。九五之謂磐。六二知五之可恃。不漸於三而漸於五。則食且樂。如是衎衎、樂也。素飽、徒飽也。夫飲食何爲若是樂也。豈非以五之足恃而不徒飽歟。苟爲徒飽而已。則雖三可從。夫苟從三。則飲食末終而憂繼之矣。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九三、鴻之在陸者也。而上九非其應。故曰鴻漸于陸。无應于上。而近於四。見四之可欲。則離類絕朋而趨之。故曰夫征不復。六二之從我。非正也。將視我而進退者也。上之所爲。下必有甚者。九二適四而不反。則難以令於二矣。故曰婦孕不育。凶。四順於五者。而三寇之。言禦寇之利。以明三之不利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六四、鴻之在水者也。近於五而非其應。故曰鴻漸于木。木生于陸。而非鴻之所安也。鴻之爲物也。足不能握。其漸於木而无咎。蓋得其大而有容如桷者焉。九五之謂也。或者、幸而得之之辭也。无應而從非其配。非巽順何以相保乎。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九五、鴻之在陸者也。進而遇上九。上九、陵也。陵者陸之又高者也。進而之陵。動乎无嫌。故六二之爲婦也。三歲不孕。而終莫之勝。夫以陸之陵。以爲不得其順矣。而婦爲之貞如此。則順孰大焉。故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不求之人而求之身。雖服天下可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上九、鴻之在陸者也。上无所適。而三非其應。故曰鴻漸于陸。漸有三陽。其二爲陰之所溷。非其有應。則近而慕之。惟上九不然。夫无累於物。則其進退之際。雍容而可觀矣。

䷵兌下震上歸妹。征凶。无攸利。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

說少者人之情也。故說以動。其所歸者妹也。天地之所以交。必天降也。男女之所以合。必男下也。若女長而男少。則大過之所謂老婦士夫。烏肯下之。夫苟不下。則天地不交。男女不合矣。故歸妹者。女少而男長。女用事而男下之之謂也。夫所以下之者。豈一日之故哉。將相與終始故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歸妹之爻。男女皆曷位。柔皆乘剛。此男所以說女而致其情者。權以濟事。一用而止可也。以此而征。則凶。且男女皆不利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歸妹。女之方盛者也。凡物之有敝者。必自其方盛而慮之。迨其衰。則无及矣。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歸妹以陰爲君。在兌則六三是也。而初與二其娣也。在震則六五是也。而四其娣也。所以爲兌者三也。故權在君。所以爲震者四也。故權在娣。權之在君也。則君雖不才。而娣常爲之用。權之在娣也。則娣雖无能爲損益。猶要其君。六三不中而居非其位。跛眇者也。其所以能履且視者。以初與二屈而爲之娣也。二者各致其能於六三。故初九曰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六二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已有能履能視之才。不以自行而安爲娣。使跛者得之以征。眇者得之以視。豈非上下之常分有不可易者邪。故其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而九二之象亦曰未變常也。九二亦娣也。其不言娣何也。因初九之辭也。且跛眇者一人。而爲之視履者二人。是二人者。豈可以廢一歟。故其象曰跛能履。吉相承也。是以知其皆娣也。已有其能而不自用。使无能者享其名。則九二非幽人而何哉。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古者謂賤妾爲須。故天文有須女。六三不知其託行於初九。而自以爲能履。不知其借明於九二。而自以爲能視。是以棄娣而用須。未足以當娣也。夫二娣之助。則以跛眇見歸而歸矣。歸然後知用娣。故曰反歸以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四、六五之婦也。以爲猶在巳。故愆期不行。以要其君。君猶待之有時焉而後歸。此其志以爲吾君必有所待而後能行者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歸妹未有如六五之貴者也。故曰帝乙歸妹。以帝乙之妹而屈得其中。則其袂之良否。不足以爲損益。非若嫁者之託行。眇者之借明也。而九四欲以袂之良而加之。夫袂之良。豈足以加其君哉。月幾望者。陰疑於陽。易之所惡也。然至於娣之欲加其君。則以月幾望爲吉。以爲寧月之幾望而无寧娣之加其君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歸妹男女皆異位。柔皆乘剛。此豈永終无敝者哉。上六則敝之所終也。天地之情。正大而已。大者不正。非其至情。其終必有名存實亡之禍。女承筐无實。食不續之餐也。士刲羊无血。用巳死之牲也。皆實亡之禍也。象曰歸妹征凶。无攸利。上六處其終。故受其凶之全也。

蘇氏易傳卷之六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者極盛之時也。天下既平。其勢必至於極盛。故曰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者。不憂其不至。而憂其已至也。宜日之中。而不宜其既中也。既盈而虧。天地鬼神之所不免也。而聖人何以處此。曰。豐者至足之辭也。足則餘。餘則溢。聖人處之以不足。而安所求餘。故聖人无豐。豐非聖人之事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傳曰。爲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故易至於雷電相遇。則必及刑獄。取其明以動也。至於離與艮相遇。則曰无折獄。无留獄。取其明以止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凡人知生於憂患。而患生於安佚。豐之患常在於闇。故爻皆以明闇爲吉凶也。初九六二九三三者皆離也。而有明德者也。九四六五上六。則所謂豐而闇者也。離、火也。日也。以下升上。其性也。以明發闇。其德也。故三離皆上適於震。初九適四。其配之所在也。而九四非其配。故曰配主。旬之爲言。猶曰周浹云爾。尚、配也。九四以陽居陰。不安於闇者也。方其患蔽而求發。則雖兩剛可以相受。故曰往有尚。言其與

配同也。及其闇去而明全。離之功既周浹矣。則當去之。既浹而不去。則有相疑之災。九四之爲人。可與共憂患而不可與同安樂者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蔀、蔽也。蔽之全者也。見斗、闇之甚也。沛、旆也。蔽之不全者也。沫、小明也。明闇雜者也。六五之謂蔀。上六之謂沛。何也。二者皆陰也。而六五處中。居闇以求明。上六處高。强明以自用。六二之適五也。適於全蔽而其闇者也。夫蔽全則患蔽也深。闇甚則求明也力。六五之闇。不發則已。發之則明矣。故曰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以陰適陰。其始未有不疑者也。六二雖陰。而所以爲離明之所自出也。故始疑而終信也。若夫九三之適上六。則適於明闇雜者也。用人則不能。自用則不足。故不可以大事也。君子不畏其蔽。而畏其雜。以爲无時而可發也。爲之用乎。則不可。不爲之用乎。則不敢。故折其右肱。以示必不可用而後免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夷、等夷也。初九之謂夷主。不得其配而得其類也。幽不明者。以言其闇之甚而不雜。吉行者。言初九之不可以久留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以陰居陽。有章者也。而能來六二之明。故曰來章。借明於人而譽歸於己。君子予之。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上六翔於天際。自以爲明之至也。而其闇則足以蔽其身而已。故曰豐其屋。蔀其家。九三自折其右肱。而莫爲之用。豈眞无人哉。畏我而自藏也。三歲不覿。其自以爲明者窮矣。故凶。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六二六五二陰。據用事之地。而九三九四上九三陽寓於其間。所以爲旅也。小者爲主。而大者爲旅。爲主者以得中而順乎剛爲亨。故曰小亨。爲旅者以居貞而不取爲吉。故曰旅貞吉。止而麗乎明。則居貞而不取之謂也。貞吉者。指三陽。非二陰爲主者之事也。故特曰旅貞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羈旅之世。物无正主。近則相依。自六二至上九。皆陰陽相鄰。而初獨孑然處六二之下。其細以甚。故曰旅瑣瑣也。斯、隸也。六二近於九三。三之所取也。初六窮而无依。隸於六二。役於九三。三焚一次。并以及初。故曰斯其所取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六二。九三之所即以爲次也。因三之資以隸初六。故曰得童僕貞。初六雖四之應。而四爲三所隔。終无

尤之者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下、初六也。六二我之次也。而初隸於二。懷二而并有之。則初亦我之童僕矣。九三以剛居上。見得而忘義。焚二以取初。則一舉而兩失之矣。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資斧所以除荊棘。治次舍也。九四剛而失位。所乘者九三。有斧而无地者也。故處而心不快。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居二陽之間。可以德懷。不可以力取。如以一矢射兩雉。理无兼獲。得四則失上矣。若不志于取。亡矢而不射。則夫二陽者。皆可以其功譽而爵命之。非獨得四可以及上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九三次于六二之上。上九巢於六五之上。皆以剛臨柔。六二六五皆无應而在我下。其勢必與我。上九九三知其无應而必我與也。故易而取之。九三焚其次。上九焚其巢。其爲不義一也。而三止於貞厲。上至於號咷之凶者。六五旅之主也。離之象曰。畜牝牛吉。六五之謂牛矣。易五以喪牛。終莫之聞者。驕亢之罪也。

䷸巽下巽上。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象曰。重巽以申命。

君子和而不同。以巽繼巽。小人之道也。无施而可。故用於申命而已。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所以爲巽者。初與四也。二五雖據用事之地。而權不在焉。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言必順二五而後亨也。利有攸往。爲二五用也。利見大人。見九五也。有其權而无其位。非九五之大人。孰能容之。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申、重也。兩風相因。是謂隨風。申命之象也。古之爲令者。必反覆申明之。然後事必行。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初六有其權而无其位。九二九三之所病。故疑而進退也。小人而權在焉。則易謂之武人。武人負其力而不貞於君。志亂也。及其治也。則以貞於其君爲利。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二以陽居陰。能下人者也。知權在初六。故巽於牀下。下之而求用也。初六、武人也。方且進退。我則下之而求其用。故求者紛然。而用者不力。譬之用史巫。將以求福於神。神之降福未可知。而史巫先享其利也。故吉而後无咎。紛然而求人者。非吉之道也。其所以吉者。居得其中。用事之地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以陽居陽。而非用事之地也。知權之在初六也。下之則心不服。制之則力不能。故頻蹙以待之。復之六三。不能止初九之爲復也。故頻復。巽之九三。不能止初六之爲巽也。故頻巽。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有其權而无其位者。與初六均也。蓋亦居可疑之地矣。而有九五以爲之主。坦然以正待之。故悔亡。九五不求。而六四自求用。故其用也力。譬之於田。田者盡力以獲禽。而利歸於君。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君子不勞而獲三品。其與史巫之功亦遠矣。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履正中之位。進不頻蹙以忌四。退不過巽以下之。蓋貞而已矣。此四所以心服而爲之用也。是以吉且悔亡而无不利。无不利者。四與五皆利也。九五之德如此。故有後庚之終吉。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九二以陽居陰。上九處巽之極。故皆巽於牀下。而上九陽亢於上。非能下人者也。九三之巽。將以用初六。而上九之巽。將以圖六四也。有用斧之意焉。特以處於无位之地。故喪其斧也。以上下言之則正。以勢言之則凶。

䷹兌下兌上。兌。亨。利貞。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小惠不足以勸民。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取其樂而不流者也。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和而不同。謂之和。兌。信於其類。謂之孚兌。六三小人。而初九九二君子也。君子之說於小人。將以有所濟。非以爲利也。初九以違之而无嫌。至九二則初九疑之矣。故必有以自信於初九者而後悔亡。文予而實不予。所以信於初九也。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五、兌之主也。上有上六。下有六三。皆其疾也。傳曰。美疢不如惡石。九四介于其間。以剛輔五而離二陰者也。故曰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言疾去而後有喜也。疾去而後有喜。則易之所謂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以陰爲質。以說爲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間。以求說爲兌者。故曰來兌。言初與二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爲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之託於无求以爲兌者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爲害深。故九五孚于剝。剝者五陰而消一陽也。上六之害何至于此。曰。九五以正當之位。而孚於難知之小人。其至於

剛豈足怪哉。雖然其心蓋不知而實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凶。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難進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世之方治也。如大川安流而就下。及其亂也。潰溢四出而不可止。水非樂爲此。蓋必有逆其性者。泛溢而不已。逆之者必衰。其性必復。水將自擇其所安而歸焉。古之善治者。未嘗與民爭。而聽其自擇。然後從而導之。渙之爲言。天下流離渙散而不安其居。此宜經營四方之不暇。而其彖曰。王假有廟。其象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何也。曰。犯難而爭民者。民之所疾也。處危而不媮者。衆之所恃也。先王居渙散之中。安然不爭。而自爲長久之計。宗廟既立。享帝之位定。而天下之心始有所繫矣。剛來而不窮者。九二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六四也。渙之得民。惟是二者。此所以亨也。然猶未免乎渙。王假有廟。謂五也。王至於有廟。而後可以涉大川。於是渙始有所歸矣。有所歸而後有川。有川而後可涉。乘木、乘舟也。舟之所行。川之所在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九二在險中。得初六而安。故曰用拯馬壯吉。明夷之六二。有馬不以自乘。而以拯九二之險。故象皆以爲順。言其忠順之至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得初六而安。是謂机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之世。民无常主。六三有應於上。志在外者也。而近於九二。二者必爭焉。故渙其躬无所適從。惟有道者是予而後安。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上九之有六三者。以應也。九五之有六四。九二之有初六者。以近者皆有以羣之。渙而至於羣。天下始有可收之漸。其德大者。其所羣也大。其德小者。其所羣也小。小者合于大。大者合于一。是謂渙其羣也。近五而得位。則四之所羣者最大也。因君以得民。有民以自封殖。是謂丘也。夷、平也。民之蕩蕩焉未有所適從者也。彼方不知其所從。而我則爲丘以聚之。豈夷者之所思哉。民之所思。思夫有德而爭民者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汗取其周浹而不反也。宗廟既立。享帝之位定。而大號令出焉。其曰渙王居何也。象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渙然之中。不知其孰爲主。孰爲臣。至於有廟而天下始知王之所在矣。故曰渙王居。言渙之中有王居矣。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上九求六三。必與九二爭而傷焉。渙其血。不爭也。九二剛來而不窮。不可與爭者也。雖不爭而處爭之地。猶未免也。故去而遠出。然後无咎。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剛柔分者。兌下而坎上也。剛得中者。謂二五也。此所以爲節亨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謂六三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謂九二也。兌施節於坎。故曰說以行險。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數度者。其政事也。德行者。其教化也。皆所以爲民物之節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節者事之會也。君子見吉凶之幾。發而中其會。謂之節。詩東方未明。刺无節也。其詩曰。不能晨夜。不夙則莫。言无節者不識事之會。或失則早。或失則莫也。澤上有水。節。以澤節水者也。虛則納之。滿則流之。其權在澤。初九九二六三。澤也。節人者也。六四九五上六。水也。節於人者也。節之於初九。則太早。節之於六三。則太莫。故九二者施節之時。當發之會也。水之始至。澤當塞而不當通。既至。當通而不當塞。故初九以不出戶庭爲无咎。言當塞也。九二以不出門庭爲凶。言當通也。至是而不通。則失時而至於極。六三是也。是禍福之交。成敗之決也。故孔子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吝嗟而節之。以爲不可不節也。九二之節。節於未滿。節之者樂。見節者甘焉。六三之節。節於既溢。節之者嗟。見節者苦焉。苦節人之所不能堪。而人終莫之咎者。知六三之不得已也。嗟者不得已之見於外者也。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二施節於九五。在其上不在其身。故六四安焉。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蓄而至於極。然後節之。其節也必爭。九二施節於不爭之中。此九五之所樂也。故曰甘節。樂則流。甘則墮。故以往適上六。陰陽相配。甘苦相濟。爲吉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易有凶而无咎者。大過之上六。困之九二是也。則未有凶而能悔亡者。亦如人之未有既死而病愈者也。上六貞凶悔亡者何也。凶者六三。悔亡者上六也。是以知節者在坎。而見節者之在兌也。六三施苦

節於我。出於不得已則无咎。以是爲正則凶矣。而我悔亡。

䷼巽上兌下　巽上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中孚、信也。而謂之中孚者。如羽蟲之孚。有藩中而後能化也。羽蟲之孚也。必柔內而剛外。然則頤曷爲不中孚也。曰。內无陽不生。故必柔內而剛外。且剛得中然後爲中孚也。剛得中則正。而一柔在內則靜而久。此羽蟲之所以孚天之道也。君子法之。行之以說。輔之以巽。而民化矣。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信之及民。容有僞。其及豚魚。不容有僞也。至於豚魚皆吉。則其信也至矣。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曷至於巽在上而云涉川者。其言必及木。益之彖曰。木道乃行。渙之彖曰。乘木有功。中孚之彖曰。乘木舟虛。以明此巽之功也。以巽行兌。乘天下之至順而行於人之所說。必无心者也。舟虛者。无心之謂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天道不容僞。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化邦之時。不可以用刑。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虞、戒也。燕、安也。六四、初九之應也。而近於五。爲五所擊。所謂它也。六四不專於應。而有心於五。其色不安。此必變者也。初九及其未變而戒之。不輕往應。則遠於爭矣。故吉。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此中孚也。而爻未有能中孚者也。中孚者。必正而一。靜而久。而初九六四六三上九有應而相求。九五无應而求人者也。皆非所謂正而一靜而久者也。惟九二以剛履柔。伏於二陰之下。端慤无求。而物自應焉。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鳴鶴而子和者天也。未有能使之者也。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有爵者求我之辭也。彼求我而我不求之之謂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三履非其位。雖應在上九。而上九非下我者也。上不求三而三求之。求之必過五。五无應而寇我。故曰得敵也。得敵而躁。躁而失常。故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初九以應而從我。九五以近而擊我。一陰而當二陽之求。蹙之至也。故曰月幾望。月幾望者。非四之所任也。故必捨五而從初。如有二馬而亡其一。然後无咎。類、五也。四與五皆巽也。故得稱類。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有孚者六四也。自五言之。則以得四爲无咎。非應而求從。必攣而後固。特以其位當。是以无咎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翰音。飛且鳴者也。凡羽蟲之飛且鳴者。其飛不長。雉雞之類是也。處外而居上。非中孚之道。飛而求顯。鳴而求信者也。故曰翰音登于天。九二在陰而子和。上九飛鳴而登天。其道蓋相反也。惟不下從陰。得陽之正。故曰貞凶。

䷽震下艮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陰自外入。據用事之地。而因陽於內。謂之小過。小過者。君弱而臣強之世也。小者過而亨。則大者失位而否矣。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彖之所謂利貞。則象之所謂過乎恭儉與哀者。時當然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小過者。臣強而專。小事雖專之可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有鳥之象。四陰據用事之地。其翼也。二陽因于內。其腹背也。翼欲往。腹背不能止。翼欲止。腹背不能作也。故飛鳥之制在翼。鳥之飛也。上窮而忘返。其身遠矣。而獨遺其音。臣之僭也。必孤其君。遠其民。使其君如飛鳥之上窮。使其民聞君之聲不見其形也。而後得志。故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小過之世。其臣則逆。而其民順。故不宜上。宜下。上則无民。而主孤。下則近民而君強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小過之君弱。是以臣子痛自貶以張君父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大過之棟。小過之飛鳥。皆以爲一卦之象。而其於爻也。皆寄之於初上者。本末之地也。春秋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飛鳥見以於翼。欲左而左。欲右而右。莫如之何也。故凶。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卦合而言之。小過者臣強之世也。爻別而觀之。六五當強臣。六二以陰居陰。臣強而不僭者也。大過以夫妻爲君臣。而小過寄之祖與妣者。大過君驕。故自君父言之。而小過臣強。故爲臣子之辭。其義一也。曰不幸而過其祖矣。而猶遇其妣。妣未有不助祖者也。不幸而不及其君矣。而猶遇其臣。臣未有不忠於其君者也。故小過之世。君弱而不能爲政。臣得專之者。惟六二也。然而於祖曰過。於君曰不及者。以見臣之不可過其君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小過陽失位而不中。故其君在三四。三之所臣者。初與二也。四之所臣者。五與上也。春秋臣弒其君。或

曰弑。或曰戎。弑者其所從來有漸。而戎者一朝一夕之故也。六二弼臣也。而未之過。九三離而不中。真能容也。故曰弗過防之。從戎戎之凶。言六二弗過。而九三疑之。故戎從而戎其君。謂之戎者。以明二本无意於逆。吝在三也。九四以陽居陰。可謂无咎矣。然而失位自卑。臣雖弗過。我則開之。過逢也。臣未僭而逢其惡。故曰遇。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言九四失位而往從五。危而非正。不可長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已上者。其勢不可復下之辭也。六五之權。足以爲密雲。而終不爲雨。次於西郊而不行。豈眞不能哉。其謀深也。强臣之欲爲變也。憂在內。是故見利而不爲。見益而不取。蘊蓄以自厚。持滿而不發者。凡皆以遂其深謀也。當是時也。必有穴其間而爲之用者。故戒之曰。公弋取彼在穴。君子之居此。苟无意於爲盜。莫若取其在穴者以自明於天下。而天下信之矣。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至於是則亢而不可復返也。故曰弗遇過之。言君雖不逢其惡。而臣自僭也。離。遭也。君失其正而臣得之。其所從來遠矣。而憂患集於我。非我失政而遭其凶者。天禍也。故曰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 離下坎上。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凡陰陽各安其所。則靜而不用。將發其用。必有以蘊之者。木在火上。火欲炎而不達。此火之所以致其怒也。陰皆乘陽。陽欲進而不遂。此陽之所以奮其力也。火致其怒。雖險必達。陽奮其力。雖難必遂。此所以爲既濟也。故曰既濟亨。小者亨也。言小者皆在上而亨。大者皆在下而否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坎上而離下。剛柔正也。陰皆居陰。陽皆居陽。位當也。剛柔正而位當。則小者不可復進。以貞爲利也。

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柔皆乘剛。非正也。以濟則可。既濟則當變而反其正。以此終焉。止而不變。則亂矣。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既濟者。難平而安樂之世也。憂患常生於此。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濟者皆自內適外。故既濟。未濟。皆以初爲尾。以上爲首。曳者欲行而未進之象也。初九方行於險。未畢濟者也。故无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安樂之世。人不思亂。而小人開之。開之有端。必始於爭。爭則動。動則无所不至。君子居之以至靜。授之以廣大。雖有好亂樂禍之人。欲開其端。而人莫之予。蓋未嘗不旋踵而敗也。既濟爻爻皆有應。六二六四居二陽之間。在可疑之地。寇之所謀。而六二居中。九五之配也。或者欲間之。故竊其茀。茀者婦之飾也。婦喪其茀。其夫必怒而求之。求未必得。而婦先見疑。近其婦者先見詰。怨怒並生。而憂患之至。不可

以勝防矣。故凡竊吾茀者。利在於吾之逐之也。吾恬而不逐。上下安然。非盜者各安其位。而盜者敗矣。故曰勿逐七日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未濟方其未出於難也。上下一心。譬如胡越同舟而遇風。雖厲民以犯難可也。及其既濟。已出於難。則上之用其民也。易以致怨。而下之爲其上用也。易以致疑。故未濟之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而既濟之九三。以是爲憊也。未濟之主在六五。而九四爲之臣。有震主之威者也。其威不用之于主。而用之於伐鬼方。雖三年之久。未見其克。不克也。而猶賞之以大國者。以難未平也。若出於難。則臣必用其威於主。而主亦疑其臣矣。既濟之九三。以九五爲主。臣主皆强。故曰高宗伐鬼方。以見三之爲五用也。雖以高宗之賢。三年而後克之者。既濟之世。民安於无事而不可用也。未濟之賞。以少國也。豈嘗問其君子小人哉。有功斯賞之矣。而既濟則小人勿用。蓋已疑其臣矣。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繻當作濡。衣袽所以備舟隙也。四居二陽之間。而不相得。故備且戒如是也。卦以濟爲事。故取於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東西者彼我之辭也。祭未有不殺牛者。而云殺牛不如禴祭。何也。曰。禴祭、時祭也。國之常事。而殺牛者非時。特殺而祭以求福者也。小人以爲禴祭常事。不足以致福。故以非時殺牛而求之。而不知時祭之福不來。而大來也。人之情。在難則厭事。而无難之世。常不能安有其福。故聖人以爲既濟之主。在於守常安法而已。求功名於法度之外。則易之所謂殺牛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既濟之上六。墨濟之時也。而以陰居上。未免於危也。

䷿䷾ 坎下離上。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謂六五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未濟陽皆乘陰。上下之分定。未可以有爲也。汔、涸也。坎在離上。則水涸而火滅。是以雖涸而可以濟。坎在離下。則水涸而火安於上。不進之象也。是以雖涸而不可以濟。君子見其遠者大者。小人見其小者近者。初六六三。小人也。見水之涸。以爲可濟也。是爲小狐汔濟。而九二君子也。以爲不可曳其輪而不進。則小狐安能獨濟哉。是謂未出中也。陰輕進而九二不予。是以六三征凶。初六濡其尾。雖九二亦病矣。故无攸利。見易而輕犯之。遇難而退。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故曰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易二三四五皆失位。惟未濟與歸妹也。故皆无攸利。而歸妹之征凶者。剛柔不應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上下方安其位。而不樂於進取。則君子愼靜其身。而辨物居方。以待其會。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水火相射。極乃致用。故濟必待其極。汔濟非其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外若不行。中以行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未濟非不濟也。有所待之辭也。蓋將盡其全力。一用之於大難。大難既平。而小者隨之矣。故曰利涉大川。六三見水之涸。幸其易濟。而驟用之。後有大川。則其用廢矣。故曰征凶。見涸而濟者。初與三均也。初吝而已。三至於凶。位不當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九四有震主之威。苟不用於鬼方。則无所行其志矣。震主者悔也。貞於主而用於敵。所以悔亡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光出於形之表。而不以力用。君子之廣大者也。下有九二。其應也。旁有九四上九。其鄰也。險難未平。三者皆剛。莫能相用。將求用於我之不暇。非謀我者也。故六五信是三者。則三者爲之盡力。而我无爲。此貞吉无悔君子之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節。事之會也。是。是時也。至於是而不濟。終不濟也。故未濟之可以濟者。惟是也。險難未平。六五信我。將以用我也。我則飲酒而已。何也。將安以待其會也。故无咎。上九之謂首。濡其首者。可濟之時也。若不赴其節。飲酒於可濟之時。則倡我者失是時矣。

蘇氏易傳卷之七

繫辭傳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苟非其常。則剛而靜柔而動者有之矣。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方本異也。而以類故聚。此同之生於異也。物羣則其勢不得不分。此異之生於同也。有成而後有毀。有廢而後有興。是以知吉凶之生於相形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爲象。或爲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人見其上下。直以爲兩矣。豈知其未嘗不一邪。繇是觀之。世之所謂變化者。未嘗不出於一。而兩於所在也。自兩以往。有不可勝計者矣。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之始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天地之間。或貴或賤。未有位之者也。卑高陳而貴賤自位矣。或剛或柔。未有斷之者也。動靜常而剛柔自斷矣。或吉或凶。未有生之者也。類聚羣分而吉凶自生矣。或變或化。未有見之者也。形象成而變化

自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雷霆風雨。日月寒暑。更用迭作於其間。雖然施之而未嘗有擇也。忽然成之而未嘗有意也。及其用息而功顯。體分而名立。則得乾道者自成男。得坤道者自成女。夫男者豈乾以其剛強之德爲之。女者豈坤以其柔順之道造之哉。我有是道。物各得之。如是而已矣。聖人者亦然。有惻隱之心而未嘗以爲仁也。有分別之心而未嘗以爲義也。所遇而爲之。是心著於物也。人則從後而觀之。其惻隱之心成仁。分別之心成義。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上而爲陽。其漸必虛。下而爲陰。其漸必實。至虛極於无。至實極於有。无爲大始。有爲成物。夫大始豈復有作哉。故乾特知之而已。作者坤也。乾无心於知之。故易。坤无心於作之。故簡。易故无所不知。簡故无所不能。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易簡者一之謂也。凡有心者。雖欲一不可得也。不一則无信矣。夫无信者。豈不難知難從哉。乾、坤惟无心故一。一故有信。信故物知之也易。而從之也不難。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知之與作。易之與簡。易知之與易從。有親之與有功。可久之與可大。德之與業。皆有隱顯之別矣。此乾、坤之辨也。不可以不知也。古之言賢人者。賢於人之人也。猶曰君子云爾。夫賢於人者。豈有極哉。聖人與焉。而世乃曰聖人无德業。德業賢人也。夫德業之名。聖人之所不能免也。其所以異於人者。特以其无心爾。見其謂之聖人則隆之。見其謂之賢人則降之。此近世之俗學。古无是論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夫无心而一。一而信。則物莫不得盡其天理。以生以死。故生者不德。死者不怨。无怨无德。則聖人者豈不備位於其中哉。吾一有心於其間。則物有饒倖夭枉不盡其理者矣。饒倖者德之。夭枉者怨之。德怨交至。則吾任重矣。雖欲備位可得乎。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繫此觀之。繫辭則象象是也。以上下繫爲繫辭。失之矣。雖然。世俗之所安也。而无害於易。故因而不改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得之則吉。失之則凶。此理之常者。以爲未足以盡吉凶之變也。故又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一生。則吉凶之至。亦多故矣。是以有宜若吉而凶。宜若凶而吉者。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得失未決。則爲憂虞。及其已決。則爲吉凶。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夫剛柔相推而變化生。變化生而吉凶之理无定。不知變化而一之。以爲无定而兩之。此二者皆過也。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一不可執。知其未嘗不一。而莫之執。則幾矣。是以聖人既明吉凶悔吝之象。又明剛柔變化本出於一。而相摩相盪。至於无窮之理。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象者以是觀之之謂也。夫出於一而至於无窮。人之觀之。以爲有无窮之異也。聖人觀之。則以爲進退晝夜之間耳。見其今之進也。而以爲非向之退者可乎。見其今之明也。而以爲非向之晦者可乎。聖人以進退觀變化。以晝夜觀剛柔。二觀立。无往而不一者也。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未極則爲三。既極則動。動則爲六。三六无異道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至於占。則君子之慮周矣。故祐且吉无不利者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大小者存乎卦。

陰陽各有所統。御謂之齊。夫卦豈可以爻別而觀之。彼小大有所齊矣。得其所齊。則六爻之義。未有不貫者。吾論六十四卦。皆先求其所齊之端。得其端。則其餘脈分理解。无不順者。蓋未嘗鑿而通也。

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

介、小疵也。

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辭、爻辭也。卦有成體。小大不可易。而爻无常辭。隨其所適之險易。故曰象者言乎象。爻者言乎變。夫爻亦未嘗无小大。而獨以險易言者。明不在乎爻。而在乎所適也。同是人也。而實於此。愚於彼。所適之不同也如此。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準、符合也。彌、周浹也。綸、經緯也。所以與天地準者。以能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此與形象變化一也。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說者。駭之耳。故原始反終者。使之了然而不駭也。

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必有所見而後知。則聖人之所知者寡矣。是故聖人之學也。以其所見者。推至其所不見者。天文地理。物之終始。精氣遊魂。可見者也。故聖人以是三者舉之。物、鬼也。變、神也。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无

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爲魄。魄爲鬼。志氣爲魂。魂爲神。故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鄭子產曰。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古之達者。已知此矣。一人而有二知。无是道也。然而有魄者有魂者。何也。衆人之志。不出於飲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强。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爲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禍之以天下。窮至於匹夫。无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爲魂。衆人之死爲鬼。而聖賢爲神。非有二知也。志之所在者異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天地與人一理也。而人常不能與天地相似者。物有以蔽之也。變化莫大於幽明。禍福莫烈於死生。所不可知者莫深於鬼神。知此三者。則其他莫能蔽之矣。夫苟无蔽。則人固與天地相似也。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知之未極。見之不全。是以有過。故箕子以極爲中。明夫極則不過也。知周萬物。可謂極矣。道濟天下。可謂全矣。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

避礙故旁行。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使物各安其所然後。厚之以仁。不然。雖欲愛之。不能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範圍。規摹也。

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晝夜相反而能通之。則不爲變化之所亂。可以知矣。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陰陽果何物哉。雖有婁、曠之聰明。未有得其髣髴者也。陰陽交然後生物。物生然後有象。象立而陰陽隱矣。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然謂陰陽爲无有可乎。雖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謂之陰陽。與不見陰陽之髣髴而謂之无有者。皆惑也。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蓋道之似。莫密於此者矣。陰陽一交而生物。其始爲水。水者有无之際也。始離於无而入於有矣。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於道。聖人之德。雖可以名言。而不囿於一物。若水之无常形。此善之上者。幾於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陰陽之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謂之无有。此眞道之似也。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道而謂之仁。智者見道而謂之智。夫仁智、聖人之所謂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指以爲道則不可。今不識其人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

可以爲其人。則不可。故曰繼之者善也。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昔者孟子以善爲性。以爲至矣。讀易而後知其非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夫善、性之效也。孟子不及見性。而見夫性之效。因以所見者爲性。性之於善。猶火之能熱物也。吾未嘗見火。而指天下之熱物以爲火。可乎。夫熱物則火之效也。敢問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聲也。性之似則聞也。有聲而後有聞邪。有聞而後有聲邪。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其所以爲人者也。非是无以成道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夫觸目於无形者。或見其意之所存。故仁者以道爲仁。意存乎仁也。智者以道爲智。意存乎智也。賢者存意而妄見。愚者日用而不知。是以知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

顯諸仁。藏諸用。

仁者其已然之迹也。用者其所以然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人見聖人之憂也。豈知其中有不憂者。未嘗與其所見者同歟。

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

我未嘗有。卽物而有。故富。如使已有。則其富有畛矣。

日新之謂盛德。

富有者未嘗有。日新者未嘗新。吾心一也。新者物耳。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相因而有。謂之生生。夫苟不生。則无得无喪。无吉无凶。方是之時。易存乎其中而人莫見。故謂之道。而不謂之易。有生有物。物轉相生。而吉凶得喪之變備矣。方是之時。道行乎其間而人不知。故謂之易。而不謂之道。聖人之作易也。不有所設。則无以交於事物之域。而盡得喪吉凶之變。是以因天下之至剛而設以爲乾。因天下之至柔而設以爲坤。乾、坤交而得喪吉凶之變。紛然始起矣。故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效見也。言易之道。至乾而始有成象。至坤而始有可見之法耳。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生生之極。則易成矣。成則唯人之所用。以數用之謂之占。以道用之謂之事。夫豈惟是。將天下莫不用之。用極而不勸者。其惟神乎。故終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使陰陽而可測。則其用廢矣。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遠邇猶深淺也。得其深者。雖爲聖人有餘。而其淺者不失爲君子。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至剛之德果。至柔之德深。果則其靜也。絕意於動。而其動也不可復回。深則其靜也。斂之无餘。而其動

也發之必盡。絕直於動。專也。不可復回。直也。斂之无餘。翕也。發之必盡。闢也。夫小生於難。隘生於疑。故專直生大。翕闢生廣。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明乾坤非專以爲天地也。天地得其廣大。四時得其變通。日月得其陰陽之義。至德得其易簡之善。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易之言德業。有顯隱之別。而德之微者莫若智。業之著者莫若禮。故又以其尤者明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天地位則德業成。而易在其中矣。以明无別有易也。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性所以成道而存存也。堯、舜不能加。桀、紂不能亡。此眞存也。存是則道義所從出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賾、喧錯也。古作嘖。從口從臣。一也。春秋傳曰。嘖有煩言。象、卦也。物錯之際難言也。聖人有以見之。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而繫以爲卦。剛柔相交。上下相錯。而六爻進退屈信於其間。其進退屈信不可必。其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者可必也。可必者。其會通之處也。見其會通之處。則典禮可行矣。故卦者至錯也。爻者至變也。至錯之中有循理焉不可惡也。至變之中有常守焉不可亂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變化之間。不容毫釐。然且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則虛以一物。難容之至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夫論經者。當以意得之。非於句義之間也。於句義之間。則破碎牽蔓之說。反能害經之意。孔子之言易如此。學者可以求其端矣。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合而相因。則爲五十。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分而各數。則爲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數五十。

五行蓋交相成也。水火木金不得土。土不得是四者。皆不能成。夫五行之數。始於一而至於五。足矣。自六以往者。相因之數也。水火木金得土而後成。故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土无定位。无成名。无專氣。水火木金四者成而土成矣。故得水之一。得火之二。得木之三。得金之四。而成十。言十則一二三四在其中。而言六七八九則五在其中矣。大衍之數五十者。五不特數。以爲在六七八九之中也。一二三四在十之中。然而特數者何也。水火木金特見於四時。而土不特見。言四時足以舉土。而言土不足以舉四時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皆有以名之。而土爰稼穡。曰於是稼穡而已。五藏六府。无胃脈則死。而脾脈不可見。如雀之豚。如水之漏下。是脾之衰見也。故曰。土无定位。无成名。无專氣。

其用四十有九。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分而爲二以象兩。則其一不用。太極之象也。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分而爲二。一也。掛一。二也。揲之以四。三也。歸奇於扐。四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四營而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爲十八變也。三變之餘。而四數之。得九爲老陽。得六爲老陰。得七爲少陽。得八爲少陰。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九六爲老。七八爲少之說。未之聞也。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爲老。其次爲少。則陰當老於十而少於八。曰。陰不可加于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稱於子午。而壯于己亥。始於復、姤。而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易嘗有進陽而退陰。與逆順之別乎。且此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惟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爲易固已言之矣。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眞之思也。變之扐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爲多。五與四爲少。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爲少陰。而四數

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學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此生生之極也。

顯道神德行。

道、神而不顯。德行、顯而不神。故易以顯道神德行。

是故可與酬酢。

應對萬物之求。

可與佑神矣。

助成神化之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神之所爲。不可知也。觀變化而知之。爾天下之至精至變。與聖人之所以極深研幾者。每以神終之。是以知變化之間。神无不在。因而知之可也。指以爲神則不可。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聖人之道。求之而莫不皆有。取之而莫不皆獲者也。以四人者之各有獲於易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昧者乃指此以爲道。則過矣。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此筮占之類。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

世之通於數者。論三五錯綜。則以九宮言之。九宮不經見。見於乾鑿度。曰太一行九宮。九宮之數。以九一三七爲四方。以二四六八爲四隅。而五爲中宮。經緯四隅。交絡相值。无不得十五者。陰陽老少皆分取於十五。老陽取九。餘六以爲老陰。少陽取七。餘八以爲少陰。此與一行之學不同。然皆以爲相表裏者。二者雖不經見。而其說皆不可廢也。

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此蓍術之類。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深者其理也。幾者其用也。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至精至變者。以數用之也。極深研幾者。以道用之也。止於精與變也。則數有時而差。止於幾與深也。則道有時而窮。使數不差。道不窮者。其唯神乎。故曰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而此二者。亦各以神終之。既以神終之。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明彼四者之所以得爲聖人之道者以此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所謂斯者。指此十者。而學者不以此十者求之。則過矣。水至陰也。必待天一加之而後生者。陰不得陽。則終不得烝而成也。火至陽也。必待地二加之而後生者。陽不得陰。則无所傳而見也。五行皆然。莫不生於陰陽之相加。陽加陰則爲水爲木爲土。陰加陽則爲火爲金。苟不相加。則雖有陰陽之資。而无五行之用。夫易亦然。人固有是材也。而渾沌朴鄙。不入於器。易則開而成之。然後可得而用也。天下各治其道術。自以爲至矣。而支離專固。不適於中。易以其道被之。然後可得而行也。是故乾剛而不折。坤柔而不屈。八卦皆有成德。而不竄。不然。則天下之物。皆棄材也。天下之道。皆棄術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

蓍有无窮之變。故其德圓。而象知來之神。卦著已然之迹。故其德方。而配藏往之智。以圓適方。以神行智。故六爻之義易以告也。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以神行智。則心不爲事物之所塵垢。使物自運而己不與。斯所以爲洗心退藏於密也。

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其迹不出於吉凶之域。故與民同患。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故其實无患。來者應之。謂之知來。已行者真見其迹。謂之藏往。

其孰能與於此。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莊子曰。聚真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夫能洗心退藏。則心雖用武。而未嘗殺。況施德乎。不然。則雖施德。有殺人者矣。況用武乎。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天者死生禍福之制。而民之所最畏也。是故明天之道。察民之故。而作蓍龜。蓍龜之於民用也。其實何能益。亦前之而已。以虛器前之。而實用者得完。是故禮義廉恥以前賞罰。則賞罰設而不用矣。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齋戒所以前祭祀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同是戶也。闔則謂之坤。闢則謂之乾。闔闢之間。而二物出焉。故變者兩之。通者一之。不能一。則往者窮

於仲來者窮於屈矣。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象而後器。器而後用。此德業之敘也。而神常終之。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太極者有物之先也。夫有物必有上下。有上下必有四方。有四方必有四方之間。四方之間立而八卦成矣。此必然之勢。无使之然者。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入於吉凶之域。然後大業可得而見。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天地四時日月。天事也。天事所不及。富貴者制之。富貴者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蓍龜決之。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之者。則其无心而知吉凶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效之者。效其體一而周萬物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象之者。象其不言而以象告也。河圖、洛書。其辭不可得而聞矣。然蓍於易見於論語。不可經也。而今學者或疑焉。山川之出圖書。有時而然也。魏晉之間。張掖出石圖。文字粲然。時无聖人。莫識其義爾。河圖、洛書。豈足怪哉。且此四者。聖人之所取象以作易也。當是之時。有其象而无其辭。示人以其意而已。故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聖人以後世爲不足以知也。故繫辭以告之。定吉凶以斷之。聖人之憂世也深矣。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

聖人非不欲正言也。以爲有不可勝言者。惟象爲能盡之。故孟子之譬喻。立象之小者也。

設卦以盡情僞。

情僞臨吉凶而後見。吉凶至則情者自如。而僞者敗矣。卦者起吉凶之端也。

繫辭焉以盡其言。

辭約而文廣。故能盡其言。

變而通之以盡利。

既變之。復通之。則反覆於萬物之間。无遺利矣。

鼓之舞之以盡神。

鼓鼓之歟。鼓舞之歟。莫適爲之。則謂之神。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緼、蓄也。陰陽相緼而物生。乾坤者、生生之祖也。是故爲易之緼。乾坤之於易。猶日之於歲也。除日而求歲。豈可得哉。故乾、坤毀則易不可見矣。易不可見。則乾爲獨陽。坤爲獨陰。生生之功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

道者器之上達者也。器者道之下見者也。其本一也。化之者道也。裁之者器也。推而行之者一之也。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有其具而无其人。則形存而神亡。有其人而修誠无素。則我不能默成。而民亦不能默喻也。

蘇氏易傳卷之八

繫辭傳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有辭可繫。未有非動者。故雖括囊介石。皆有爲於世者也。如必遲行而後爲動。則吉凶悔吝。未有不生於動者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

貞、正也。一也。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夫貞之於天下也。豈求勝之哉。故勝者貞之衰也。有勝必有負。而吉凶生矣。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不以貞爲觀者。自大觀之。則以爲小。自高觀之。則以爲下。不以貞爲明者。意之所及。則明。所不及。則不明。故天地无異觀。日月无異明者。以其正且一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剛而无心者。其德易。其形確然。柔而无心者。其德簡。其形隤然。論此者。明八卦皆以德發於中。而形著

於外也。故爻效其德。而象像其形。非獨乾、坤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動者我也。而吉凶自外趨之。

功業見乎變。

未嘗无功業也。因變而見。

聖人之情見乎辭。

其性不可容言也。

天下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位之存亡寄乎民。民之死生寄乎財。故奪民財者。害其生者也。害其生者。賊其位者也。甚矣斯言之可畏也。以是亡國者多矣。夫理財者。疏理其出入之道。使不壅爾。非取之也。正辭者。正名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无道之世。唯不正名。故上有愧於民。而民不直其上。令之不行。誅之不止。其禍皆出於財。故聖人之言理財。必與正名俱。曰理財正辭。以此二者爲一言。猶醫之用毒。必與其投者俱也。名一正。上之所行。皆可以名言。則財之出入有道。而民之爲非者可得而禁也。民不爲非。則上之用財也約矣。又安以多取爲哉。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斲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制器者尚其象。故凡此皆象也。以義求之則不合。以象求之則獲。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孔子之述彖象也。蓋自爲一篇。而題其首曰象曰。象也歟。其初无象曰象曰之文。而後之學者。散之卦爻之下。故以彖曰象曰別之。然孔子所謂象者。蓋謂卦辭。如乾元亨利貞之類是也。其所謂象者。有大小。其大象。指八卦。震爲雷。巽爲風之類是也。其小象。指一爻。潛龍勿用之類是也。初不謂已所遺者爲

象象也。而近世學者失之。乃指孔子之言爲彖象。不可以不辨也。象者像也。像之言似也。其實有不容言者。故以其似者告也。達者因似以識異。不達則又見其似似者。而日以遠矣。彖者、豕也。爻者、折俎也。古者謂折俎爲爻。其文蓋象折俎之形。後世以易有六爻也。故加肉爲肴以別之。象則何爲取於豕也。曰。象者材也。八卦相值。材全而體備。是以爲豕也。爻則何爲取於折俎也。爻者效天下之動。分卦之材。發卦之體。而適險易之變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陽卦以陽爲君。陰卦以陰爲君。其曰陰二君而一民何也。曰。陽宜爲君者也。陰宜爲民者也。以民道而任君事。此所以爲小人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致、極也。極則一矣。其不一者。蓋未極也。四海之水。同一平也。胡、越之繩墨。同一直也。故致一而百慮皆得也。夫何思何慮。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易將明乎一。未有不用變化。晦明寒暑往來屈信者也。此皆二也。而以明一者。惟通二爲一。然後其一可必。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又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皆所以明一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精義者窮理也。入神者盡性。以至於命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豈徒然哉。將以致用也。譬之於水。知其所以浮。知其所以沈。盡水之變。而皆有以應之。精義者也。知其所以浮沈而與之爲一。不知其爲水。入神者也。與水爲一。不知其爲水。未有不善游者也。而況以操舟乎。此之謂致用也。故善游者之操舟也。其心閒。其體舒。是何故。則用利而身安也。事至於身安。則物莫吾測而德崇矣。過此以往。末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恐天下沿其末流。而不知反其宗。設窮之不知以爲无窮。恐天下相追於无窮而不已。故指其盛德以爲蘊極。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而見邪。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

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

夫无守於中者，不有所畏則有所忽也。忽者常失於太早，畏者常失於太後。既失之，又德而矯之，則終身未嘗及事之會矣。知幾者不然，其介也如石之堅，上交不諂，无所畏也；下交不瀆，无所忽也。上无畏，下无忽，事至則發而已矣。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知幾者，衆之所望以爲進退之候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其心至靜而清明，故不善觸之未嘗不知，知之故未嘗復行。知之而復行者，非其知也。世所以不食烏喙者，徒以知之審也。如使知不善如知烏喙，則世皆顏子矣。所以不及聖人者，猶待知而後耳。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

絪緼以生變化，易之所自出也。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

陰陽二物也。其合也未嘗不雜，其分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未嘗雜也。故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陰陽合德，故雜；剛柔有體，故不越。

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

至靜而明，故物之往來屈信者无遁形也。

而微顯闡幽。

顯道神德行。

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此解剝至道自元適著之敍也。夫道之大全也，未始有名，而易實開之，賦之以名，以名爲不足，而取諸物以寓其意，以物爲不足而正言之，以言爲不足而斷之以辭，則備矣。名者，言之約者也；辭者，言之悉者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

夫名者，取衆人之所知，以況其所不知。

其旨遠，

不得不遠。

其辭文，

不得不文。

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象三材而兩之，所謂貳也。夫道一而已，然易之作必因其貳者。貳而後有內外，有內外而後有好惡，有好惡而後有失得。故孔子以易爲衰世之意，而與於中古者，以其因貳也。一以自用，貳以濟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

基者厚下以自全也。履之九五，待六三而不疚，六三待九二而能履。故和則至，乖則廢矣。

謙，德之柄也。

旁出而起物者柄也。謙之爲道偏矣，而德非謙莫能起者。

復，德之本也。復，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

修之爲言，長也，遠也。民見其損之患，而未見其終以爲益之效，故先難而後易，此德之遠者也。

益，德之裕也。因，德之辨也。

因則異僞別。

井，德之地也。

地者所在之謂也。老子曰：埏埴以爲器，當其无有，器之用。夫井亦然，以其无有，故德在焉。

巽，德之制也。

无作於物而能勝物者，風也。故德之制在巽，而可以行權。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

雖微也，而其爲陽物也著矣。

恆雜而不厭。

雷風相與，故雜；雜故不厭。如使專一，則厭而離矣。

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

有孚惠心，何設之有。

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

內足者，不求於物而物求之。

巽稱而隱。

解、舉也。舉而人莫見者風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

居憂患之世。而有得民之形。則害之者來矣。故損以遠害。

益以興利。困以寡怨。

致命遂志。故不怨天。不尤人。尤人者人亦尤之。則多怨矣。

井以辨義。

居有常所。則分義明矣。

巽以行權。

此九卦者。爲憂患者言也。其意以屬文王歟。孔子之於文王也。見其禮樂。觀其易。考其行事。而得其爲人。其必有以合此九卦者。而世莫足以知之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

凡言爲書者。皆論其已造於形器者也。其書可以指見口授。不當遠索於文辭之外也。其道則遠矣。

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六位也。此六者虛器爾。吉凶悔吝存乎其人。

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此所謂屢遷。屢遷者其道也。非其書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卦所以有內外。爻所以有出入者。爲之立敵而造憂患之端。使知懼也。有敵而後懼。懼而後用法。此物之情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

憂患之來。苟不明其故。則人有苟免之志。而怠於避禍矣。故易明憂患。又明其所以致之之故。

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去父母。遠師保。而不敢忘畏者。知內外之懼。明憂患之故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

此所謂不可遠。不可遠者其書也。非其道也。不可以遠索。故循其辭。度其所向而已。初者爲未達者言也。未達者治其書。用其出入之度。審其內外之懼。明其憂患之故。而蹈其典常。可以寡過。達者行其道。

无出无入。无內无外。周流六位。无往不適。雖爲聖人可也。故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戒非其人而學其道者。非其人而學其道。則无所不至矣。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

吉凶成敗。非要終不得其實質實也。

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各以其時物之。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

非固欲爲難易。本末之勢然也。

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物雜而德可撰者。以其中爻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

不必在中爻。故又以存亡吉凶要之。

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彖者常論其用事之爻。故觀其彖。則其餘皆象爻之所用者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

近於五也。有善之名。而近于君。則懼矣。故二之善宜著。四之善宜隱。

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柔者有依而後能立。二遠无依。而免於咎者。中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

三與五者。厚事之地也。故大者先享其利。而小者先受其害。

其柔危。其剛勝邪。

以剛居之則勝。柔則危。自此以上。皆典要之粗也。皆非必然者也。從其多者言之爾。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彖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

等、類也。凡乾之類皆陽物。坤之類皆陰物。

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故吉凶者。勢之所不免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得其大者。縱橫逆順。无施不可。而天下无廢物矣。得其小者。懼以終始。猶可以无咎。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天下莫不備之。天下莫不備之。則其已險而能知險。已阻而能知阻者。天下未嘗有也。夫險阻在躬。則天下莫不備之。天下莫不備之。則其所備者衆矣。又何暇知人哉。是故處下以徇高。則高者暴赴。用晦以求明。則明者必見。易簡以觀險阻。

則險阻无隱情矣。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

侯之衍文也。吾心和易則可以究盡萬物之慮也。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此向以言蓍龜者重見於此。與也。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言易簡者无不知也。禮曰至賊之遠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必先知之。故至賊如神。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言易簡者取諸物而足也。萬物自生自成。故天地設位而已。聖人无能因天下之已能而遂成之。故人爲我謀之明。鬼爲我謀之幽。百姓之愚可使與知焉。書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

以利言之則有變動而道固自如也。

吉凶以情遷。

順其所愛則謂之吉。犯其所惡則謂之凶。夫我之所愛彼有所甚惡則我之所謂吉者彼或以爲凶矣。

故曰吉凶以情遷。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

在我爲吉則是天下未嘗有凶。在彼爲凶則是天下未嘗有吉。然而吉凶如此其紛紛者是生於愛惡之相攻也。

遠近相取而悔吝生。

悔吝者生於不宏通者也。天下孰爲眞遠自其近者觀之則遠矣孰爲眞近自其遠者觀之則近矣。遠近相資以爲別也。因其別也而各挾其有以自異則或害之矣。或害之者悔吝之所從出也。

情僞相感而利害生。

信其人則舉以爲利己不信則舉以爲害己。此情僞之感也。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此明凶與悔吝輕重之差也。近而不相得則相害故凶。或害之者非我之罪也。然亦有以致之矣。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故或害之者我必有以見於外也。

蘇氏易傳卷之九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介紹以傳命謂之贊。天地鬼神不能與人接也故以蓍龜爲之介紹。

參天兩地而倚數。

天數五地數五其曰三兩何也。自一至五天數三地數二明數之止於五也。自五以往非數也。皆相因而成者也。故曰倚數。以是知大衍之數五十孔子論之已悉豈容有異說哉。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何爲順何爲逆曰道德之變如江河之日趨於下也。沿其末流至於生著倚數立卦生爻而萬物之情備矣。聖人以爲立於其末則不能識其全而盡其變是以泝而上之反從其初道者其所行也德者其道德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說則行而有成者也理者道德之所以然而義者所以然之說也。君子欲行

役於其名而爲之爾。夫苟役於其名而不安其實，則小大相害，而後相陵，而道德不和順矣。譬如以機發木偶，手舉而足發，口動而鼻隨也。此豈若人之自用其身，動者自動，止者自止，曷嘗關之而後和，理之而後順哉。是以君子貴性與命也。欲至於性命，必自其所以然者泝而上之。夫所以食者爲飢也，所以飲者爲渴也，豈自外入哉。人之於飲食，不待學而能者，其所以然者明也。盍徐而察之，飢渴之所從出，豈不有未嘗飢渴者存乎。於是性可得而見也。有性者，有見者，孰能一是二者，則至於命矣。此之謂逆。聖人既得性命之理，則順而下之，以極其變，率一物而爾之，以開生生之門。所謂因貳以濟民行者也。故象三才，設六位，以行於八卦之中。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紛然相錯，盡八物之變，而邪正吉凶悔吝憂虞進退得失之情，不可勝窮也。此之謂順。斷竹爲篪，竅而吹之，唱和往來之變，清濁緩急之節，師曠不能盡也。反而求之，有五音十二律而已。五音十二律之初，有峙然者而已，峙然者之初，有寂然者而已。古之作樂者，其必立於寂然者之中乎。是以自性命而言之，則以順爲往，以逆爲來。故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據其末而反求其本者也。故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於是方以四時言也。八卦之用，於四時也，震、巽、坎、離各以其物。故曰雷、曰風、曰雨、曰日，而不言其德也。天地山澤各以其德。故曰乾、曰坤、曰艮、曰兌，而不言其物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古有是說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此孔子從而釋之也。曰：是萬物之盛衰於四時之間者也。皆其自然，莫或使之。而謂之帝者，萬物之中有妙於物者焉。此其神也。而謂之帝云爾。震、木也。兌、金也。離、火也。坎、水也。故各位於其方。巽亦木也。故從震而位於東南。乾亦金也。故從兌而位於西北。坤與艮皆土也。坤位於西南，季夏之位也。艮位於東北，蓋從坎也。艮則曷爲從坎？季夏土十一月水，其律皆黃鍾。傳曰：夫水、土衍而民用也。古之達者，其有以知此矣。坤不言其方何也。所謂致養者，取於地，非獨取於季夏也。二言衍文也。當云說乎兌，誠乎艮。古者兌說通，无從言者，或從而加之，故遂以爲說言。而離誠以爲二也。記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內躁而外靜，內柔而外剛，蓋有之矣。至於死生終始之際，其情必得艮。終始萬物者也，亦不容僞也。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疾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各以其物言也。而不及乾、坤者，乾、坤不可物。六子之功顯，而乾、坤之德存乎其中。艮亦不言其物何也。艮之物，山。山之用，坤象之矣。故艮亦不得以物言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循萬物之理，无往而不自得，謂之順。執柔而不爭，无往而不見納，謂之入。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爲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爲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凡八卦之所爲，主於俚俗雜亂，无所不有，其說固不可盡知。蓋用於占筮者而已。意不止於此，將使人以類求之歟。不然，則有亡逸不全者矣。曷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得見於此也。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

義有不盡於名者，履爲禮，盡爲事，臨爲大，觀爲觀之類是也。故曰蒙者蒙也。屯者屯也。比者比也。剝者剝也。皆義盡於名者也。

物之稺也，物稺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大畜、小畜皆取於畜而已。大過、小過皆取於過而已。不復論其大小也。故序卦之論易，或直取其名，而不本其卦者多矣。若賦詩斷章然，不可以一理求也。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

必兼。故受之以兼。兼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

以喜隨人者、溺於燕安者也。故至於蠱。蠱則有事矣。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苟則易合。易則相瀆。相瀆則易以離。賁則難合。難合則相敬。相敬則能久。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飾極則文勝而實衰。故剝。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

有无妄者。不能必之以情无妄之辭也。

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養而不用。其極必動。動而不已。其極必過。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

夫婦者咸與恆也。則男女者坎與離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明咸、恆之所以次坎、離也。六子皆男女。而獨取於坎離。何也。艮、兌爲少。非少无以相感。震、巽爲長。非長无以能久。是故少者爲咸。長者爲恆。而以其中者爲男女之正。

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

晉以柔進也。

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人窮則反本。疾痛則呼父母。故傷則反於家。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

施決於壅已者。故有所遇也。

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聚而无主則亂。故必有相推而上之者。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不革則變。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

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漸、女歸吉也。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君子之信也。物信之而已。不有。故時行時止。未嘗必也。有其信而必行之。則過矣。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權以濟物。有時而過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未濟所以爲无窮也。以雜卦觀之。六十四卦皆兩不相從。非覆則變也。變者八。乾、坤也。頤、大過也。坎、離也。中孚、小過也。覆變具者八。泰、否也。隨、蠱也。漸、歸妹也。既濟、未濟也。其餘四十八皆覆也。卦本以覆相從。不得已而從變也。何爲其不得已也。變者八。皆不可覆者也。雜卦皆相反。序卦皆相因。此理也。而有二。變者八。覆變具者八。覆者四十八。此數也。而有三。然則六十四卦之敍。果何義也。曰理二。曰數三。五者无不可。此其所以爲易也。步歷而歷協。吹律而律應。考之人事而人事契。循乎天理而行。无往而不相值也。且非獨此五者而已。將世之所有。莫不咸在。是故從孔子之言。則既有二說矣。曰。物不可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又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方其爲男女。則所謂陷與麗者不取也。自是以往。吾豈敢一之哉。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有親則樂。動衆則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以我臨物。故曰與。物來觀我。故曰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

君子以經綸。故曰見。盤桓利居貞。故曰不失其居。

蒙雜而著。

蒙以養正。蒙正未分。故曰雜。童蒙求我。我求人以自明。故曰著。雜則不見。著則不居。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以艮畜乾而可者。時也。以乾行震而不可者。災也。六三行人得牛。邑人之災。又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

易以上爲往、下爲來。澤上於地、萃聚於下也。地中生木、升、升於上也。

謙輕而豫怠也。

輕者銳於有爲、怠者安於无事。折節以下人、必銳於有爲者也。知樂而不憂、必安於无事者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自二至五、皆以相噬爲事、繇於食者也。賁自初至四、皆賁而不受汙、安於无色者也。

兌見而巽伏也。

柔在外則見、在內則伏。

隨、无故也。蠱、則飾也。

隨以隨時爲安、故其象曰君子以向晦入宴息。蠱以媯安爲危、故其象曰君子以振民育德。故、事也。飾、修也。

剝、爛也。復、反也。

爛者非一日之故、而不可反者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晝日三接、故曰晝。得其大首、故曰誅。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居其所而人卽之、困欲行而遇剛揜也。

蹇、迍也。睽、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壯小人止、而遯則君子退。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親則於衆有所擇也。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陰在外、據用事之地、故爲小過。陰在內、不據用事之地、故爲中孚。

豐、多故也。旅、寡、旅也。

豐以豐大而多憂、旅以寡弱而相親。

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小畜之卦不兩、其爻兩。履之卦不匪人、其爻匪人、皆以一陰而遇五陽、故曰寡。六四居陰、而六三居陽。

有爲君之志、故曰不處。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天水相迫、故不進。相違、故不親。

過、順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雜卦自乾、坤以至需、訟皆以兩兩相從、而明相反之義。自大過以下、則非相從之次、重傳者失之也。凡八卦、今故正之曰、頤、養正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其說曰、初上者、本末之地也。以陽居之則正、以陰居之則顛。故曰頤、養正也。大過、顛也。艮下巽上爲漸、男下女、非其正也。故曰漸、女歸待男行也。兌下震上爲歸妹、男女之正也。當以是終。故曰歸妹、女之終也。離下坎上爲既濟、男女之正也。故曰既濟、定也。坎下離上爲未濟、男失其位、窮之道也。故曰未濟、男之窮也。如此而相從之次、相反之義、煥然若合符節矣。

放翁云、易道廣大、非一人所能盡。堅守一家之說、未爲得也。漢儒治易、入神要路、宋儒則未免繁衍。或流於術數、或釋老互發。餘論充塞、如人眩時、五色無主矣。推東坡匯百川支流、滴滴歸源、而滔滔汩汩以出之、萬斛不能量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自漢以來、未見此奇特、但宜和中方禁蘇氏學。既之毘陵先生、得以不減此書、亦危矣哉。謝氏晉謹。

東坡先生易傳、汲古舊有刊本、多脫處。吾友黃琴六借得其外異周君鶴林家所藏明萬歷間刻本、有琅琊焦竑序者校之、知毛刻不僅漸卦上九陸誤改經文作逵之謬、如需七緊傳上四象生入卦解有上下、必有四方下、脫有四方必有四方七字、需八緊傳下理財正辭、理訛禮、加肉爲脅、脅訛希、裂卦之體、卦訛象、又震和而至起至巽以行權九卦傳解俱脫簡、共百七十九字、需九雜卦傳蒙雜而著、重字下脫蒙求我我求人以自八字、大畜時也、无妄災也傳解六三行人得牛上、本有以艮畜乾而可者時也、以乾行震而不可者災也二句、誤移以艮畜十二字在損益盛衰句下、脫震而不可者災也七字、其他一字二字之訛舛、不可悉數。今依焦序本校正、按此本桐柏顧御史所刻、不知其名、而焦爲之序、故亦稱焦本云。乙丑夏日、虞山張海鵬識。

易程傳

釋頤撰

易傳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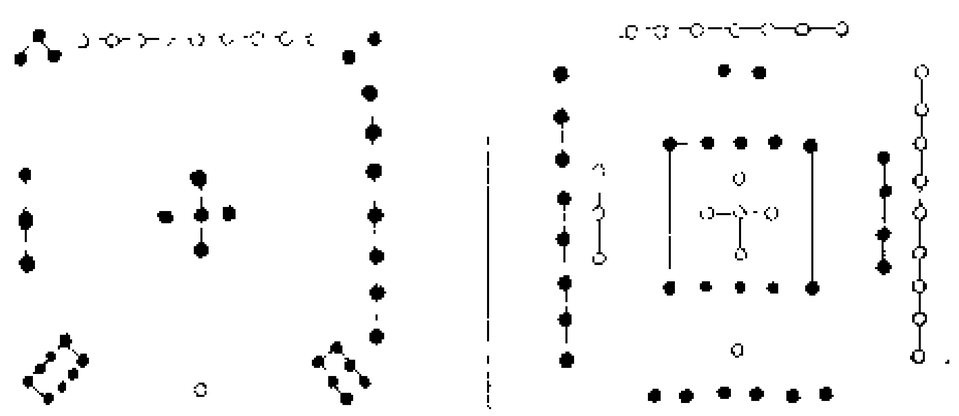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无傳矣予生千餘年有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无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有乎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頤正叔序

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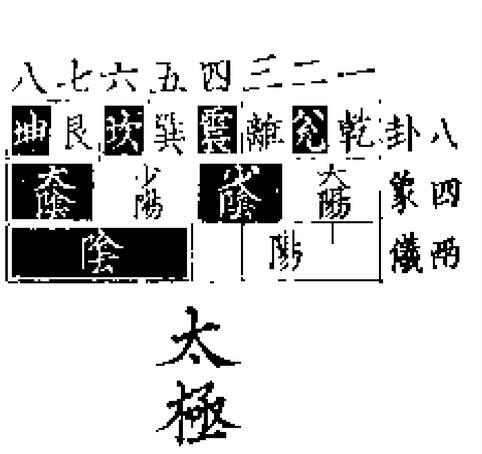
朱子集録

河圖　洛書

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洛書蓋取龜象故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蔡元定曰圖書之象自漢孔安國劉歆魏關朗子明有宋康節先生邵雍堯夫皆謂如此至劉牧始兩易其名而諸家因之故今復之悉從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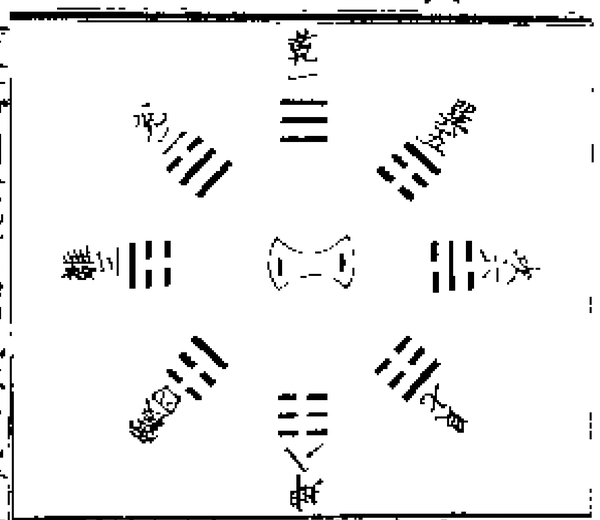


伏羲八卦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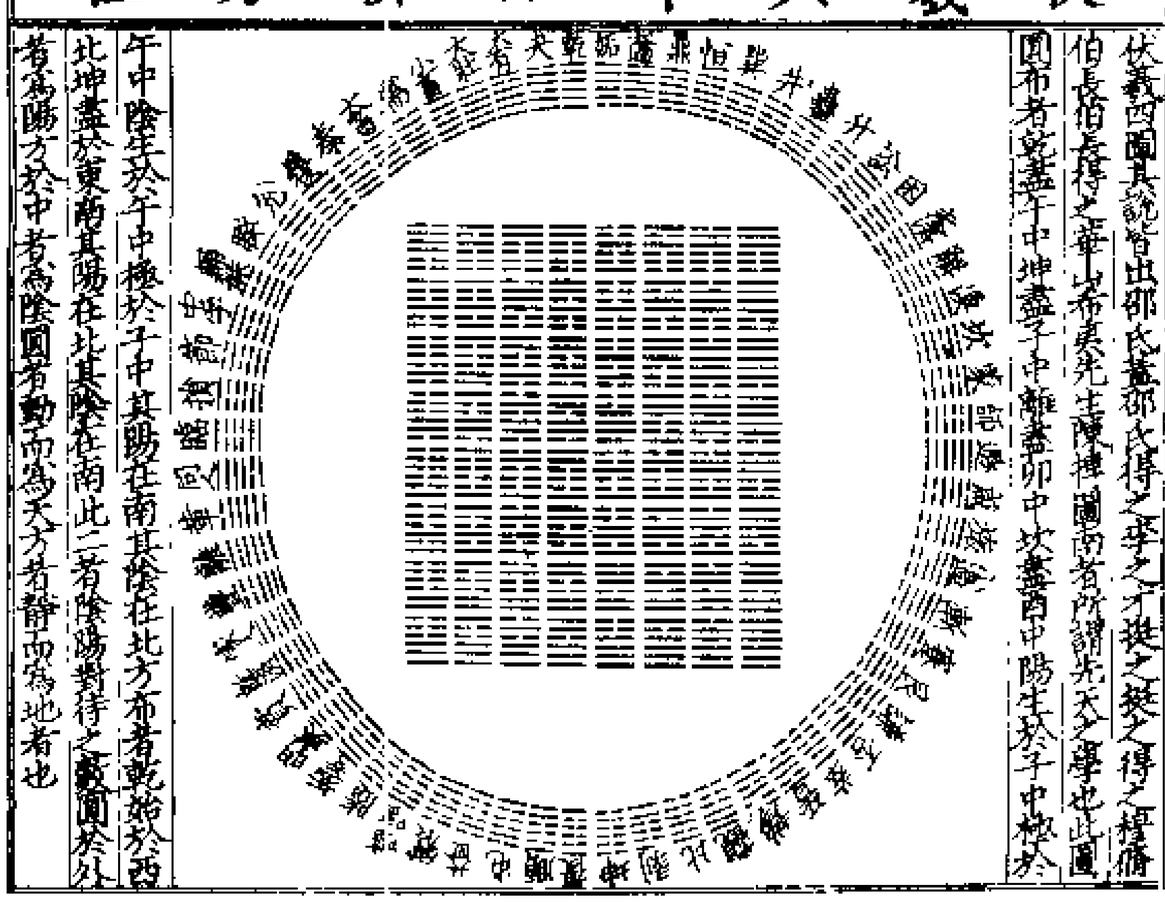
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邵子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也說卦傳曰易逆數也邵子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次六艮七坤八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時之比也後六十四卦次序放此

伏羲八卦方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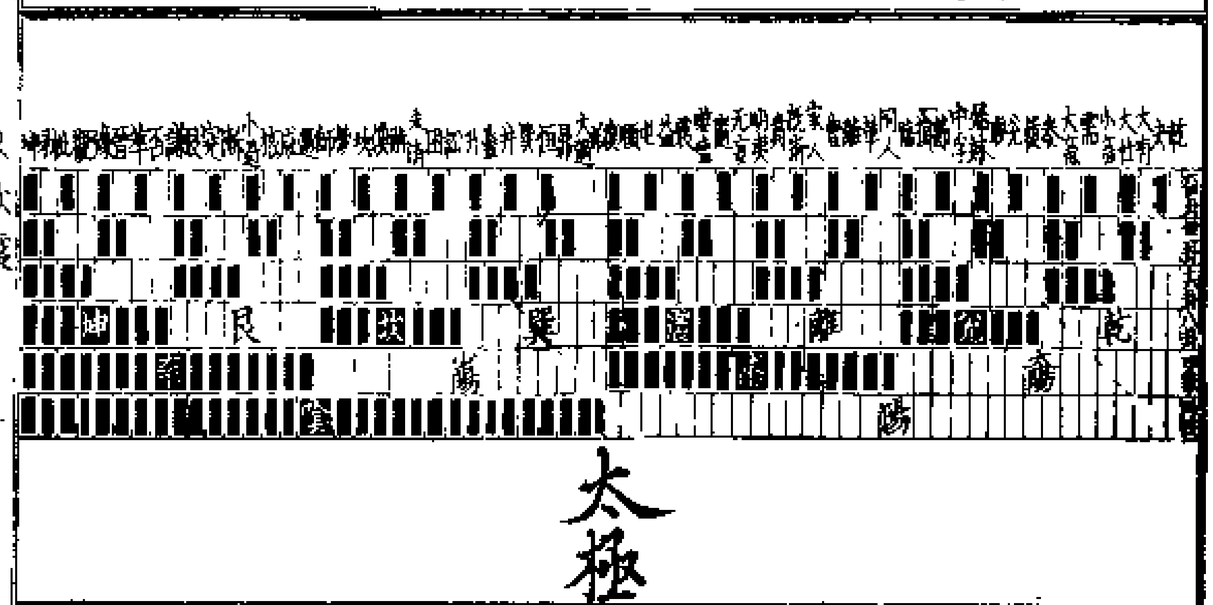
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邵子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爲順自巽至坤爲逆後六十四卦方位放此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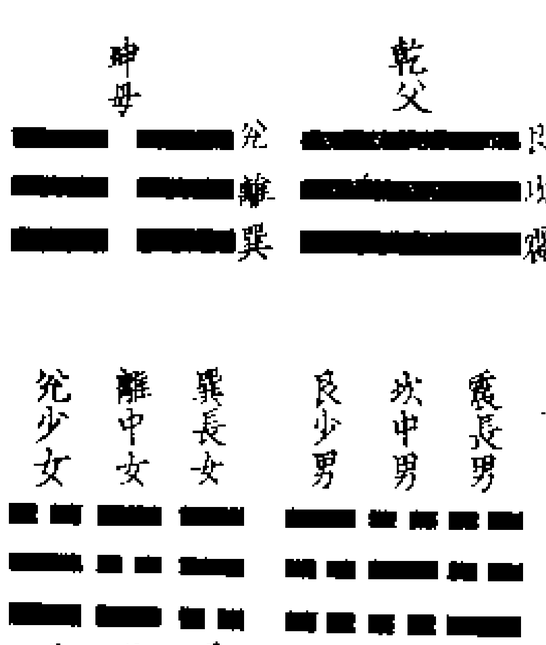
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蓋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脩伯長脩長得之華山希夷先生陳摶圖南者所謂先天之學也此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爲陽方於中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者也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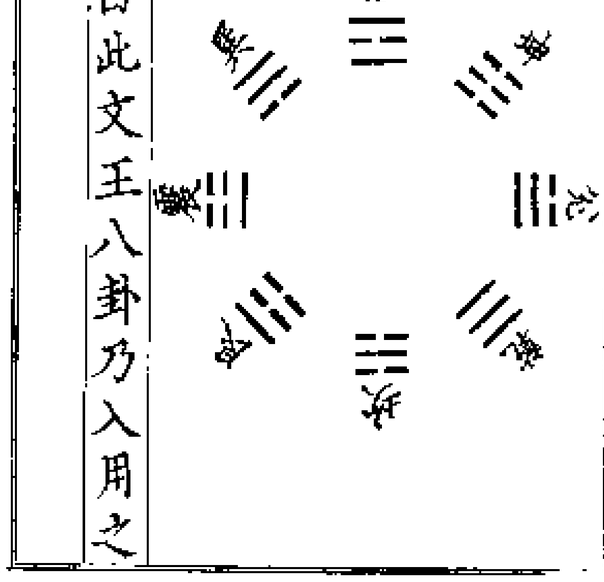


前八卦次序圖即繫辭傳所謂八卦成列者此圖即其所謂因而重之者也故下三畫即前圖之八卦上三畫則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爲八也若逐爻漸生則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尤見法象自然之妙也

文王八卦次序



文王八卦方位



右見說卦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

卦變圖

家傳或以卦變爲說今作此圖以明之蓋易中之一義非盡卦作易之本指也

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五陰五陽卦同圖異

剝 比 豫 謙 師 復

夬 大有 小畜 履 同人 姤

凡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四陰四陽卦同圖異

頤 屯 震 明夷 臨

蒙 坎 解 升

艮 蹇 小過

晉 萃

觀

大過 鼎 巽 訟 遯

革 離 家人 无妄

兌 睽 中孚

需 大畜

大壯

凡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來

損 節 歸妹 泰

賁 既濟 豐

噬嗑 隨

益

豐 井 恒

未濟 困

渙

旅 咸

漸

否

咸 旅 漸 否

困 未濟 渙

井 豐

恒

隨 噬嗑 益

賁

既濟

豐

節 損

歸妹

泰

凡四陰四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壯觀而來二陰二陽圖已見前

大畜 需 大壯

睽 兌

中孚

離 革

家人

无妄

鼎 大過

巽

訟

遯

萃 晉 觀

蹇 艮

小過

坎　蒙

解

升

屯　頤

震

明夷

臨

凡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 一陰一陽圖已見前

大有　夬

小畜

履

同人

姤

比　剝

豫

謙

師

復

右易之圖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也

至正己丑孟春
積德書堂新刊

易圖　終

周易上經卷第一　程頤傳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

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无民无輔，動則有悔也。

潛龍勿用，下也。此以下言乾之時。勿用，以在下未可用也。見龍在田，時舍也。隨時而止也。舍音捨。終日乾乾，行事也。進德脩業。或躍在淵，自試也。隨時自用也。飛龍在天，上治也。得位而行，上之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窮極而災至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用九之道，天與聖人同，得其用則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此以下言乾之義。方陽微潛藏之時，君子亦當晦隱，未可用也。見龍在田，天下文明。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之化也。終日乾乾，與時偕行。隨時而進也。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離下位而升上位，上下革矣。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正位乎上，位當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矣。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用九之道，天之則也。天之法則，謂天道也。或問：乾之六爻皆聖人之事乎？曰：盡其道者，聖人也。得失則吉凶存焉，豈特乾哉？諸卦皆然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又反覆詳說以盡其義。既始則必亨，不亨則息矣。利貞者，性情也。乾之性情也。既始而亨，非利貞其能不息乎？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利之大曰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大哉，贊乾道之大也。以剛健中正純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以六爻發揮旁通盡其情義。乘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用著矣，故見雲行雨施，陰陽溥暢，天下和平之道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德之成，其事可見者，行也。德成而後可施於用。初方潛隱未見，其行未成。未成，未著也，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脩業而已。學聚問辨，進德也；寬居仁行，脩業也。君德已著，利見大人，而進以行之耳。進居其位者，舜禹也；進行其道者，伊傅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三重剛，剛之盛也。過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於天，而下已離於田，危懼之地也。因時順處，乾乾兢惕以防危，故雖危而不至於咎。君子順時惕懼，所以能泰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四不在天，不在田，而出人之上矣，危地也。疑者，未決之辭。處非可必也，或進或退，唯所安耳，所以无咎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合於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極之甚為亢。至於亢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理也。聖人則知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於亢也。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為貞，坤則柔順而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合坤德也。陰，從陽者也，待唱而和。陰而先陽，則為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主利，利萬物則主於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勞於事者，臣之職也。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喪息浪反。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得其常則安，安於常則貞，是以吉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也。聖人於尊卑之辨，謹嚴如此。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承天施，以成其功，坤之厚德也。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坤以厚德載物，合於乾之无疆也。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中正純粹也。含，包容也；弘，寬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有此四者，故能成承天之功，品物咸得亨遂。取牝馬為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无疆，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為柔也。柔順而利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乾之用，陽之為也；坤之用，陰之為也。形而上曰天地之道，形而下曰陰陽之功。先迷後得以下，言陰道也。先唱則迷失陰道，後和則順而得其常理。西南陰方，從其類，得朋也。東北陽方，離其類，喪朋也。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與類行者本也，從於陽者用也。陰體柔躁，故從於陽，則能安貞而吉，應地道之无疆也。陰而不安貞，豈能應地之道？彖有三无疆，蓋不同也。德合无疆，天之不已也；應地无疆，地之无窮也；行地无疆，馬之健行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坤道之大猶乾也，非聖人孰能體之？地厚而其勢順傾，故取其順厚之象，而云地勢坤也。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載庶物。

初六，履霜堅冰至。陰爻稱六，陰之盛也。八則陽生矣，非純盛也。陰始生於下，至微也。聖人於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為之戒。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陰始凝而為霜，漸盛則至於堅冰。小人雖微，長則漸至於盛，故戒於初。馴謂習，習而至於盛，習因循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二，陰位在下，故為坤之主。統言坤道，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盡地之道矣。由直方大，故不習而无所不利。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在坤體，故以方易剛，猶貞加牝馬也。言氣則先大，大，氣之體也；於坤則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直方大足以盡地道，在人識之耳。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乾則二五相應。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承天而動，直以方耳。直方則大矣。直方之義，其大无窮。地道光顯，其功順成，豈習而後利哉？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為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忌惡之心，下得恭順之道也。可貞，謂可貞固守之，又可以常久而无悔咎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惟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臣之道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為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為也。含而不為，不盡忠者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他卦皆然。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四居近五之位，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无譽矣。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能慎如此，則无害也。

六五，黃裳元吉。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為之戒云黃裳元吉。黃，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元，大而善也。爻象唯言守中居下則元吉，不盡發其義也。黃裳既元吉，則居尊為天下大凶可知。後之人未達，則此義晦矣，不得不辨也。五，尊位也。在他卦，六居五，或為柔順，或為文明，或為暗弱；在坤，則為居尊位。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或疑在革，湯武之事猶盡言之，獨於此不言，何也？曰：廢興，理之常也；以陰居尊位，非常之變也。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黃中之文，在中不過也。內積至美而居下，故為元吉。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陰從陽者也，然盛極則抗而爭。六既極矣，復進不已，則必戰，故云戰于野。野謂進至於外也。既敵矣，必皆傷，故其血玄黃。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陰盛至於窮極，則必爭而傷也。

用六，利永貞。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用陰之道也。陰道柔而難常，故用六之道，利在常永貞固。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陰既貞固不足，則不能永終，故用六之道，利在盛大於終。能大於終，乃永貞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陰之道不唱而和，故居後為得，而主利成萬物，坤之常也。含容萬類，其功化光大也。主字下脫利字。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承天之施，行不違時，贊坤道之順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弒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辯之於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霜而至於冰，小惡而至於大，皆事勢之順長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為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代上以終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主於天也。妻道亦然。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四居上近君而无相得之義，故為隔絕之象。天地交感則變化萬物，草木蕃盛；君臣相際而道亨。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遂；君臣道絕，賢者隱遯。四於閉隔之時，括囊晦藏，則雖无令譽，可得无咎，言當謹自守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黃中，文居中也。君子文中而達於理，居正位而不失為下之體。五，尊位，在坤則惟取中正之義。美積於中而通暢於四體，發見於事業，德美之至盛也。

陰疑於陽必

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陰既盛極與陽偕矣疑於无陽也故稱龍猶未離其類故稱血陰陽雜而不可辨天地之色也

䷂ 震下坎上

屯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爲盈塞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亡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以二象言之雲雷之興陰陽始交也以二體言之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陰陽相交乃成雲雷陰陽始交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爲屯若已成澤則爲解也又動於險中亦屯之義陰陽不交則爲否始交而未暢則爲屯在時則天下屯難未亨泰之時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非貞固何以濟屯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

以雲雷二象言之則剛柔始交也以坎震二體言之動乎險中也剛柔始交未能通暢則艱屯故云難生又動於險中爲艱屯之義

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

所謂大亨而貞者雷雨之動滿盈也陰陽始交則艱屯未能通暢及其和洽則成雷雨滿盈於天地之間生物乃遂屯有大亨之道也所以能大亨由夫貞也非貞固安能出屯人之處屯有致大亨之道亦在夫貞固也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上文言天地生物之義此言時事天造謂時運也草草亂无倫序昧冥昧不明當此時運所宜建立輔助則可以濟屯雖建侯自輔又當憂勤兢畏不遑寧處聖人之深戒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坎不云雨而云雲者雲爲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以爲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濟於屯難經緯綸緝謂營爲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當屯難之世居下位者也未能便往濟屯故磐桓也方屯之初不磐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固守其志凡人處屯難則鮮能守正苟无貞固之守則將失義安能濟時之屯乎居屯之世方屯於下所宜有助乃居屯濟屯之道也故取建侯之義謂求輔助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

賢人在下時苟未利雖磐桓未能遂往濟時之屯然有濟屯之志與濟屯之用志在行其正也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九當屯難之時以陽而來居陰下爲以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陰柔不能自存有一剛陽之才眾所歸從也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或疑方屯於下何有貴乎夫以剛明之才而下於陰柔以能濟屯之才而下於不能者以貴下賤也况陽之於陰自爲貴乎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二以陰柔居屯之世雖正應在上而逼於初剛故屯難邅迴如辭也乘馬欲行也欲從正應而復班如不能進也班分布之義下馬爲班與馬異處也二當屯世雖不能自濟而居中得正有應在上不失義者也然逼近於初陰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當屯時固難自濟又爲剛陽所逼故爲難也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矣婚媾正應也寇非理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合於初所以不字苟貞固不易至於十年屯極必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通况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爲賢明剛正之人而爲寇以侵逼於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而爲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居屯之時而又乘剛爲剛陽所逼是其患難也至於十年則難久必通矣乃得反其常與正應合也十數之終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三以陰柔居剛柔既不中正而又上无應援以此而動何所得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惑陷入于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吝而已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事不可而妄動以從欲也无虞而即鹿以貪禽也當屯之時不可動而動猶无虞而即鹿以有從禽之心也君子則見幾而舍之不從若往則可吝而困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六四以柔順居近君之位得於上者也而其才不足以濟屯故欲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己既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賢以自輔則可濟矣初陽剛之賢乃是正應己之婚媾也若求此陽剛之婚媾往與共輔陽剛中正之君濟時之屯則吉而无所不利也居公卿之位己之才雖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在下之賢親而用之何所不濟哉

象曰求而往明也

知己不足求賢自輔而後往可謂明矣居得致之地己不能而遂已至暗者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爲之輔則能濟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爲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己也威權去己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馴致爲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昭也不爲則常屯以至於亡矣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膏澤不下及是以德施未能光大也人君之屯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六以陰柔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而无應援居則不安動无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窮厄之甚至於泣血漣如屯之極也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可濟矣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屯難窮極莫知所爲故至泣血顛沛如此其能長久乎夫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分三而又兩之足以包括衆理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 坎下艮上

蒙序卦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穉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爲卦艮上坎下艮爲山爲止坎爲水爲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爲蒙及其進則爲亨義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致亨之道六五爲蒙之主而九二發蒙者也我謂二也二非蒙主五既順巽於二二乃發蒙者也故主二而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柔順之德而方在童蒙與二爲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以發其蒙也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爲君所信嚮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己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於童蒙乃童蒙來求於我也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己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利以貞正又二雖剛中然居陰故宜有戒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爲故爲昏蒙之義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蒙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時也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二以剛明之賢處於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於五蓋五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初筮告以剛中也

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其蒙則當以剛中之道告而開發之

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再三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爲煩瀆故曰瀆蒙也求者告者皆煩瀆矣

蒙以養正聖功也

卦辭曰利貞彖復伸其義以明不止爲戒於二實乃蒙之道也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陽爲治蒙者四陰皆處蒙者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人蒙穉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觀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而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初以陰暗居下下民之蒙也爻言發之之道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自古聖王爲治設刑罰以齊其眾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雖聖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故爲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畏威以從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則可以移風易俗矣苟專用刑以爲治則蒙雖畏而終不能發苟免而无恥治化不可得而成矣故以往則可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罰正其法也使之由之漸至於化也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包含容也二居蒙之世有剛明之才而與六五之君相應中德又同當時之任者也必廣其含容哀矜昏愚則能發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其道廣其施博如是則吉也卦唯二陽爻上九剛而過唯九二有剛中之德而應於五用於時而獨明者也苟恃其明專於自任則其德不弘故雖婦人之柔闇尚當納其所善則其明廣矣又以諸爻皆陰故云婦堯舜之聖天下所莫及也尚曰清問下民取人爲善也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事猶子能治其家也五既陰柔故發蒙之功皆在於二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乃人子克治其家也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二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專也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爲羣蒙所歸得時之盛故捨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

六四困蒙吝

四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於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吝不足也謂可少也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蒙之時陽剛爲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於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於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於賢明之人也不能親賢以致困可吝之甚也實謂陽剛也

六五童蒙吉

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爲人君者苟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己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舍己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於天下矣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爲寇爲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爲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爲剛暴乃爲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爲寇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不爲過暴下得擊去其蒙禦寇之義也

䷄ 乾下坎上

需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爲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卦之大意須待之義序卦取所須之大者耳乾健之性必進者也乃處坎險之下險爲之阻故須待而後進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者須待也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爲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爲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无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辨也

彖曰需須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唯孟子為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與前所云世儒之見異矣。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三居下卦之上，居位當任者也。不唯其才陰柔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眾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眾主也，蓋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倚付二三，安能成功？豈唯无功，所以致凶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師之進，以強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為咎也。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行師之道，因時施宜，乃其常也，故左次未必為失也。如四退次，乃得其宜，是以无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五，君位，興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眾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長子謂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眾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承，受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為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況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爻義，蓋以其大者。若以爻言，則六以柔居順之極，師既終而在无位之地，善處而无咎者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亂邦。小人恃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

䷇ 坤下坎上 比

比，序卦：眾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親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眾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為卦上坎下坤，以二體言之，水在地上，物之相切比无間，莫如水之在地上，故為比也。又眾爻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君位，眾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為比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為吉道。故雜卦云比樂師憂。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蓍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得所比則能保其安。當其不寧之時，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獨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後，則雖夫亦凶矣。夫猶凶，況柔弱者乎？夫，剛立之稱。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謂我非夫。凡生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雖剛強之至，未有能獨立者也。比之道，由兩志相求。兩志不相求，則睽矣。君懷撫其下，下親輔於上，親戚朋友鄉黨皆然。故當上下合志以相從。苟无相求之意，則離而凶矣。大抵人情相求則合，相持則睽。相持，相待莫先也。人之相親固有道，然而欲比之志，不可緩也。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

比吉也，比者吉之道也。物相親比，乃吉道也。比輔也，釋比之義，比者相親輔也。下順從也，解卦所以為比也。五以陽居尊位，群下順從以親輔之，所以為比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推原筮決相比之道，得元永貞而後可以无咎。所謂元永貞，如五是也。以陽剛居中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以陽剛當尊位為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而貞也。卦辭本泛言比道，彖言元永貞者，九五以剛處中正是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

人之生不能保其安寧，方且來求附比。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為安。不寧而來比者，上下相應也。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故上下之志必相應也。在卦言之，上下群陰比於五，五比其眾，乃上下應也。

後夫凶，其道窮也。

眾必相比而後能遂其生。天地之間，未有不相比而能遂者也。若相從之志，不疾而後，則不能成比，雖夫亦凶矣。无所親比，困屈以致凶，窮之道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夫物相親比而无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為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也。誠信充實於內，若物之盈滿於缶中也。缶，質素之器，言若缶之盈實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它吉也。它，非此也，外也。若誠實充於內，物无不信，豈用飾外以求比乎？誠信中實，雖它外皆當感而來從。孚信，比之本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言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乎始也。始能有孚，則終致有它之吉。其始不誠，終焉得吉？上六之凶，由无首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二與五為正應，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處於內，自內，謂由己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己。己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內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守己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易之為戒嚴密，二雖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无乃涉後凶乎？曰：士之修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

六三：比之匪人。

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陰柔而不中，二存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比於匪人，其失可知，悔吝不假言也，故可傷。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人之相比，求安吉也。乃比於匪人，必將反得悔吝，其亦可傷矣，深戒失所比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於五，乃得貞正而吉也。君臣相比，正也；相比相與，宜也。五剛陽中正，賢也；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為貞吉。以六居四，亦為得正之義。又陰柔不中之人，能比於剛明中正之賢，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賢從上，必以正道則吉也。數說相須，其義始備。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外比謂從五也。五，剛明中正之賢，又居君位，四比之，是比賢且從上，所以吉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為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先王以四時之畋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為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皥皥，而莫知為之者也。邑人不誡吉，言其至公不私，无遠邇親疏之別也。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國中也。誡，期約也。待物之一，不期誡於居邑，如是則吉也。聖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於顯比見之矣。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奉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於鄉黨親戚，於眾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處正中之地，乃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為善，故云正中。凡言正中者，其處正得中也，比與隨是也。言中正者，得中與正也，訟與需是也。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比以向背而言，謂去者為逆，來者為順也，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言來者撫之，去者不追也。

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不期誡於親近，上之使下，中平不偏，遠近如一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六居上，比之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則其終善矣。有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終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終則凶也。此據比終而言，然上六陰柔不中，處險之極，固非能比者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比既无首，何所終乎？相比有首，猶或終違；始不以道，終復何保？故曰无所終也。

䷈ 乾下巽上 小畜

小畜，序卦：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相比附則為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則聚矣。為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為巽所畜，故為畜也。然巽陰也，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又四以一陰得位，為五陽所悅，得柔巽之道，能畜群陽之志，是以為畜也。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所畜之事小，以陰故也。彖專以六四畜諸陽為成卦之義，不言二體，蓋舉其重者。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倡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觀之，雲氣之興，皆自四遠，故云郊。據西而言，故云自我。畜陽者四，畜之主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言成卦之義也。以陰居四，又處上位，柔得位也。上下五陽皆應之，為所畜也。以一陰而畜五陽，能係而不能固，是以為小畜也。彖解成卦之義，而加曰字者，皆重卦名，文勢當然，單名則不加曰字，同人曰、履曰之類是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以卦才言也。內健而外巽，健而能巽也。二五居中，剛中也。陽性上進，下復乾體，志在於行也。剛居中為剛而得中，又為中剛，言畜陽則以柔巽，言能亨則由剛中。以成卦之義言，則為陰畜陽；以卦才言，則陽為剛中。才如是，故畜雖小而能亨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畜道不能成大，如密雲而不成雨。陰陽交而和，則相固而成雨。二氣不和，陽尚往而上，故不成雨。蓋自我陰方之氣先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其功施未行也。小畜之不能成大，猶西郊之雲不能成雨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乾之剛健而為巽所畜，夫剛健之性，惟柔順為能畜止之。雖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其剛健也，但柔順以擾係之耳，故為小畜也。君子觀小畜之義，以懿美其文德。畜聚為蘊畜之義。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義為小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初九陽爻而乾體。陽，在上之物，又剛健之才，足以上進，而復與在上同志，其進復於上，乃其道也，故云復自道。復既自道，何過咎之有？无咎而又有吉也。諸爻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云无咎者，善補過也。雖使爻義本善，亦不害於不如是則有咎之義。初九乃由其道而行，无有過咎，故云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陽剛之才，由其道而復，其義吉也。初與四為正應，在畜時乃相畜者也。

九二：牽復，吉。

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以陽剛居中，為陰所畜，俱欲上復。五雖在四上，而為其所畜則同，是同志者也。夫同患相憂，二五同志，故相牽連而復。二陽並進，則陰不能勝，得遂其復矣，故吉也。曰：遂其復，則離畜矣乎？曰：凡爻之辭，皆謂如是則可以如是，若已然則時已過矣，尚何教誡乎？五為巽體，巽畜於乾，而反與二相牽，何也？曰：舉二體而言，則巽畜乎乾；全卦而言，則一陰畜五陽也。在易隨時取義，皆如此也。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

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履虎尾不咥人亨

象曰履虎尾不咥人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象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

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履虎尾不咥人亨

象曰履虎尾不咥人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 坤下乾上 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三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 離下乾上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上九居卦之上上下之應也故曰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大有元亨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象曰大有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之初大無交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大有之九三小人害也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謙亨君子有終

象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二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第甲令之語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誡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更變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以卦變及二體之義而言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九上而為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為初六也陽剛尊而在上者也今往居於上陰柔卑而在下者也今來居於下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也由剛之上柔之下變而為艮巽艮止也巽順也下巽而上止止於巽順也以巽順之道治蠱是以元亨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治蠱之道如卦之才則元亨而天下治矣夫治亂者苟能使尊卑上下之義正在下者巽順在上者能止齊安定之事皆止於順則何蠱之不治也其道大善而亨也如此則天下治矣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所事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夫有始則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後甲而為之慮所以能治蠱而致元亨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為有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於民養育其德也在己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於此二者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初六雖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內在下而為主子幹父蠱也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為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事自當兢畏以六之才雖能巽順體乃陰柔在下无應而主幹非有能濟之義若以不克幹而言〔一无而字〕則其義甚小故專言為子幹蠱之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為子幹蠱之大法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子幹父蠱之道意在承當於父之事也故祗敬其事以置父於无咎之地常懷惕厲則終得其吉也盡誠於父事吉之道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陽剛為六五所應是以陽剛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為義以剛陽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為多幹母之蠱之道也夫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使之為甚高之事乎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為乎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為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為羲黃堯舜之事也二巽體而得中是能巽順而得中道合不可貞之義得幹母蠱之道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二得中道而不過剛幹母蠱之善者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三以剛陽之才居下之上主幹者也子幹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在巽體雖剛過而不為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過咎也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以三之才幹父之蠱雖小有悔終无大咎也蓋剛斷能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四以陰居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為寬裕以處其父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處正僅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也以陰柔而无應助往安能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以四之才守常居寬裕之時則可矣欲有所往則未得也加其所任則不勝矣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之幹而下應於九二是能任剛陽之臣也雖能下應剛陽之賢而倚任之然己實陰柔故不能為創始開基之事承其舊業則可矣故為幹父之蠱夫創業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資苟能任剛賢則可以為善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九居蠱之終无係應於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徇時既不得施設於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如上九之處事外不累於世務不臣事於王侯蓋進退以道用舍隨時非賢者能之乎其所存之志可為法則也

周易上經卷第二

周易上經卷第三

程頤傳

☱ 兌下坤上 臨 臨序卦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受之以臨也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為臨也為卦澤上有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臨近乎水故為臨天下之物密近相臨者莫若地與水故地上有水則為比澤上有地則為臨也臨臨民臨事凡所臨皆是在卦取自上臨下臨民之義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以卦才言也臨之道如卦之才則大亨而正也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向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曰陽雖方長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則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浸漸也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說而順也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得正合天之道剛正而和順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兌為說說乃和也夬彖云決而和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二陽生陽方漸盛之時故聖人為之戒云陽雖方長然至于八月則消而凶矣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故云消不久也在陰陽之氣言之則消長如循環不可易也以人事言之則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方君子道長之時聖人為之誡使知極則有凶之理而虞備之常不至於滿極則无凶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之上有地澤岸也水之際也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為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无窮親臨於民則有〔一无有字〕教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觀含容之象則有容保民之心无疆廣大无疆限也含容有廣大之意故為无窮无疆之義

初九咸臨貞吉 咸感也陽長之時感動於陰四應於初感之者也比他卦相應尤重四近君之位初得正位與四感應是以正道為當位所信任得行其志獲乎上而得行其正道是以吉也他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蓋初終之義為重也臨則以初得位居正為重凡言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有貞固守之則吉者各隨其事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所謂貞吉九之志在於行正也以九居陽又應四之正其志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二方陽長而漸盛感動於六五中順之君其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於所施為无所不利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未者非遽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又云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跖之所樹歟是未可知也史記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古人用字之意皆如此今人大率用對已字故意似異然實不殊也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蓋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五順體而二說體又陰陽相應故象特明其非由說順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說體又處不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兌性既說又乘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安而益甘既知危懼而憂之若能持謙守正至誠以自處則无咎也邪說由己能憂而改之復何咎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陰柔之人處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陽是處不當位也既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強勉自改故其過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於下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為至四居正位而下應於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於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居近君之位為得其任以陰處四為得其正與初相應為下賢所以无咎蓋由位之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六二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六三剝之无咎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

言其所以然也。下動而上順，是動而以順行也。陽剛反而以順動，是以得出入无疾，朋來而无咎也。朋之來亦順動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七日而來復者，天之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理也。陽剛君子之道長，故利有攸往。**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雷者陰陽相薄而成聲，當陽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祇，宜音柢，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祇悔，不至於悔也。坎卦曰：祇既平，无咎，謂至既平也。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祇，陸德明音支，玉篇、五經文字、羣經音辨並見衣部。**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脩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无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六二：休復，吉。**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志從於陽，能下仁也，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於禮也，復禮則為仁。初陽復，復於仁也。二比而下之，所以美而吉也。**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為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於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六三：頻復，厲，无咎。**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頻復頻失，雖為危厲，然復善之義則无咎也。**六四：中行獨復。**此爻之義，最宜詳玩。四行羣陰之中，而獨能復，自處於正，下應於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吉凶者，蓋四以柔居羣陰之間，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而必凶也。曰：然則不云无咎，何也？曰：以陰居陰，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六五：敦復，无悔。**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於復善者也，故无悔。雖本善，戒亦在其中矣。陽復方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能无悔而已。**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陰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有災眚：災，天災，自外來；眚，己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己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之終。至于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行也？**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復則合道，既迷於復，與道相反也，其凶可知。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眾，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復，反君之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於復者，皆反道而凶也。

☰☳ 震下乾上

无妄　序卦：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為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言人由无妄之道也。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則為過眚。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謂初九也。坤初爻變而為震，剛自外而來也。震以初爻為主，成卦由之，故初為无妄之主。動以天為无妄，動而以天動為主也。以剛變柔，為以正去妄之象。又剛正為主於內，无妄之義也。九居二，為內之主。下動而上健，是其動剛健也。剛健，无妄之體也。剛中而應：五以剛居中正，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不妄也。故其道大亨通而貞正，乃天之命也。天命謂天道也，所謂无妄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所謂无妄，正而已，小失於正，則為有過，乃妄也。所謂匪正，蓋由有往。若无妄而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乃入於妄也。往則悖於天理，天道所不祐，可行乎哉？**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雷行於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茂對之為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初九：无妄，往吉。**九以陽剛為主於內，无妄之象。以剛實變柔而居內，中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謂既无妄，不可復有往也，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蓋誠之於物，无不能動，以之脩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為者，乃妄也。故以耕穫菑畬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為動能順乎中正，乃无妄者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為，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穫與畬是也。蓋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畬，是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為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无害也。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為之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為也。**象曰：不耕穫，未富也。**未者，非必之辭，臨卦曰未順命是也。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因其事之當然，既耕則必有穫，既菑則必成畬，非必以穫畬之富而為也。其始耕菑，乃設心在於穫畬，是以其富也。心有欲而為者，則妄也。**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三以陰柔而不中正，是為妄者也。又志應於上，欲也，亦妄也。在无妄之道，為災害也。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動而得，亦必有失，雖使得其所利，其動而妄，失已大矣，況復凶悔隨之乎？知者見妄之得，則知其失必與稱也。故聖人因六三有妄之象，而發明其理云：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言如三之為妄，乃无妄之災害也。設如有得，其失隨至，如或繫之牛。或謂設或也，或繫得牛，行人得之以為有得，邑人失牛，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人失馬，乃是災也。言有得則有失，不足以為得也。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為彼己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固不足以為得也。人能知此，則不為妄動矣。**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行人得牛，乃邑人之災也。有得則有失，何足以為得乎？**九四：可貞，无咎。**四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剛而无私，豈有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九居陰，得為正乎？曰：以陽居乾體，若復處剛，則為過矣，過則妄也。居四，无尚剛之志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貞固守之，則无咎也。**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九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為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為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固守其正，不以為妄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人之有妄，理必修改；既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為妄也，其可用乎？故云不可試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於理也，過於理則妄也。故上九而行，則有過眚，而无所利矣。**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无妄既極，而復加進，乃為妄矣，是窮極而為災害也。

☶☰ 乾下艮上

大畜　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為卦艮上乾下，天而在於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為畜止，又為畜聚，止則聚矣。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為蘊畜；取艮之止乾，則為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為畜義。**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莫大於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於下，皆蘊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專言其大者。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於內，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為於天下，則不獨於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於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彖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惟有止畜之義。蓋易體道隨宜，取明且近者。**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剛上，陽居上也。陽剛居尊位之上，為尚賢之義。止居健上，為能止健之義。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以陽居上，尊尚賢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於家則吉，謂居天位，享天祿也。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也。利涉大川，謂大有蘊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彖更發明卦才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君也，下應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可濟，況其他乎？**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初九：有厲，利已。**大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為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為義。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於己，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在他卦，則四與初為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為相止畜。上與三皆陽，則為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有危則宜已，不可犯災危而行也。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矣。**九二：輿說輹。**二為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上之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道，故進止无失，雖志於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說去輪輹，謂不行也。**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輿說輹而不行者，蓋其處得中道，動不失宜，故无過尤也。善莫善於剛中，柔中者不至於過柔耳，剛中中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進止自无過差，故但言輿說輹，謂其能不行也，不行則无尤矣。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日常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illegible]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illegible]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illegible]

六五豶豕之牙吉 [illegible]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illegible]

上九何天之衢亨 [illegible]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illegible]

䷚ 震下艮上 頤 [illegible]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illegible]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illegible]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illegible]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illegible]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illegible]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illegible]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illegible]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illegible]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illegible]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illegible]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illegible]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illegible]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illegible]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illegible]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illegible]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illegible]

䷛ 巽下兌上 大過 [illegible]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illegible]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 [illegible]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illegible] 大過之時大矣哉 [illegible]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illegible]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illegible]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illegible]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illegible]

周易上經卷第三

程頤傳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周易下經卷第四

程頤傳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初六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恆於善可恆之道也小人恆於惡失可恆之道也恆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恆謂可恆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唯其有往故能恆也一定則不能常矣又常久之道何往不利

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

卦才有此四者成恆之義也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初下居於初剛爻上而柔爻下也二爻易處則成震巽震上巽下亦剛上而柔下也剛處上而柔居下乃恆道也雷風相與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故云相與乃其常也巽而動下巽順上震動為以巽而動天地造化恆久不已者順動而已巽而動常久之道也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剛柔皆應一卦剛柔之爻皆相應剛柔相應理之常也此四者恆之道也卦所以為恆也

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

恆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恆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恆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恆之正道也不恆其德與恆於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

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

天下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恆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恆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堅厚未有能不變者也故恆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於常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極言常理日月陰陽之精氣耳唯其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成美俗也觀其所恆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恆之象以常久其德自立於大中常久之道不變易其方所也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

初居下而四為正應柔暗之人能守常而不能度勢四震體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浚深之也浚恆謂求恆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於上之深堅固守此凶之道也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

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居恆之始而求望於上之深

九二悔亡

在恆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於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恆久於中也能恆久於中則不失正矣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九二以剛中之德而應於中德之勝也足以亡其悔矣人能識重輕之勢則可以言易矣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所以得悔亡者由其能恆久於中也人能恆久於中豈止亡其悔德之善也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於上六不唯陰陽相應風復從雷於動處上而從陰是不能常其德也

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人既无恆何所容處當處之地既不能恆處非其據豈其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

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處非其所雖常何益人之所為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故以田為喻言九之居四雖使恆久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謂徒用力而无功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處非其位雖久何所得乎以田為喻故云安得禽也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五應於二以陰柔而應陽剛居中而所應又中陰柔之正也故恆久其德則為貞也夫以順從為恆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為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為恆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況人君之道乎在他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為失也在恆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為恆也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如五之從二在婦人則為正而吉婦人以從為正以順為德當從一而終夫子則以義制者也從婦人之道則為凶也

上六振恆凶

六居恆之極在震之終恆極則不常震終則動極以陰居上非其安處又陰柔不能堅固其守皆不常之義也故為振恆以振為恆也振者動之速也如振衣如振書抖擻運動之意在上而其動无節以此為恆其凶宜矣

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居上之道必有恆德乃能有功若躁動不常豈能有所成乎居上而不恆其凶甚矣象又言其不能有所成立故曰大无功也

䷠ 艮下乾上

遯序卦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夫久則有去相須之理遯所以繼恆也遯退也避也去之之謂也為卦天下有山天在上之物陽性上進山高起之物形雖高起體乃止物有上陵之象而止不進天乃上進而去之下陵而上去是相違遯故為遯去之義二陰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而退小人漸盛君子退而避之故為遯也

遯亨小利貞

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為亨故遯所以有亨也在事亦有由遯避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齊與時消息无必同也陰柔方長而未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遯退乃其道之亨也君子遯藏所以伸道也此言處遯之道自剛當位而應以下則論時與卦才尚有可為之理也雖遯之時君子處之未必須遯也五以陽剛之德處中正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長之時如卦之才尚當隨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无不至誠自當力於扶持豈必於遯也與時行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當陰長之時不可大貞而尚小利貞者蓋陰長必以浸漸未能遽盛君子尚可小貞其道所謂小利貞扶持使未遂亡也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若有可變之道可亨之理更不假言也此處遯時之道也故聖人讚其時義大矣哉或久或速其義皆大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下有山山下起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違是遯避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他卦以下為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為尾尾在後之物也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於晦藏往既有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見幾先遯固為善也遯而為尾危之道也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處微故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二與五為正應雖在相違遯之時二以中正順應於五五以中正親合於二其交自固黃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繫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在遯之時故極言之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上下以中順之道相固結其心志甚堅如執之以牛革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陽志說陰三與二切比係乎二者也遯貴速而遠有所係累則安能速且遠也害於遯矣故為有疾也遯而不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三與二非正應以昵比相親非待君子之道若以正則雖係不得為有疾蜀先主之不忍棄士民是也雖危為无咎矣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遯而有係累必以困憊致危其有疾乃憊也亦力不足矣以此昵愛之心畜養臣妾則吉豈可以當大事乎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四與初為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昵於所好牽於所私至於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之戒恐其失於正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君子雖有好而能遯不失於義小人則不能勝其私意而至於不善也

九五嘉遯貞吉

九五中正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為貞正而吉九五非无係應然與二皆以中正自處其心志及動止莫非中正而无私係之失所以為嘉也在彖則概言遯時故云與時行小利貞尚有濟遯之意於爻至五遯將極矣故唯以中正處遯言之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然人君之所避遠乃遯也亦在中正而已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志正則動必由正所以為遯之嘉也居中得正而應中正是其志正也所以為吉人之遯也止也唯在正其志而已矣

上九肥遯无不利

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唯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為善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係是遯之遠而无累可謂寬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為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其遯之遠无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无應則无累故為剛決无疑也

䷡ 乾下震上

大壯序卦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遯為違去之義壯為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長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次遯也為卦震上乾下乾剛而震動以剛而動大壯之義也剛陽大也陽長已過中矣大者壯盛也又雷之威震而在天上亦大壯之義也

大壯利貞

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強猛之為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所以名大壯者謂大者壯也陰為小陽為大陽長以盛是大者壯也下剛而上動以乾之至剛而動故為大壯為大者壯與壯之大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者既壯則利於貞正正而大者道也極正大之理則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大至正也正大之理學者默識心通可也不云大正而云正大恐疑為一事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震於天上大而壯也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謂強中庸於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強哉矯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禮弗履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初陽剛乾體而處下壯於進者也在下而用壯壯於趾也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九在下用壯而不得其中夫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故征則其凶有孚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得凶可必也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在最下而用壯以行可必信其窮困而凶也

九二貞吉

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於壯得貞正而吉也或曰貞非以九居二為戒乎曰易取所勝為義以陽剛健體當大壯之時處得中道无不正也

四則有不正之戒人能識時義之輕重則可以學易矣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所以貞正而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中則不失正況陽剛而乾體乎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又當乾體之終壯之極者也極壯如此在小人則為用壯在君子則為用罔小人尚力故用其壯勇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猶云蔑也以其至剛蔑視於事而无所顧憚也以剛處剛雖正亦危厲也羝羊剛壯喜觸之物故取為象羊喜觸藩籬以藩籬當其前也蓋所當必觸喜用壯如此必羸困其角矣猶人尚剛壯所當必用必至摧困也三壯甚如此而不至凶何也曰如三之為其往足以致凶而方言其危故未及於凶也凡可以致凶而未至者則曰厲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在小人則為用其強壯之力在君子則為用罔志氣剛強蔑視於事靡所顧憚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四陽剛長盛壯已過中壯之甚也然居四為不正方君子道長之時豈可有不正也故戒以貞則吉而悔亡蓋方道長之時小失則害亨進之勢是有悔也若在他卦重剛而居柔未必不為善也大過是也藩所以限隔也藩籬決開不復羸困其壯也高大之車輪輹強壯其行之利可知故云壯于大輿之輹輹車之要處車之敗常在折輹輹壯則車強矣云壯于輹謂壯于進也輹與輻同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剛陽之長必至於極四雖已盛然其往未止也以至盛之陽用壯而進故莫有當之藩決開而不羸困其力也尚往其進不已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羊群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四陽方長而並進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難勝而有悔唯和易以待之則群陽无所用其剛是喪其壯于和易也如此則可以无悔五以位言則正以德言則中故能用和易之道使群陽雖壯无所用也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陰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陽剛中正得尊位則下无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也故設喪羊于易之義然大率治壯不可用剛夫君臣上下之勢不相侔也苟君之權足以制乎下則雖有強壯跋扈之人不足謂之壯也必人君之勢有所不足然後謂之治壯故治壯之道不可以剛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羝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也才本陰柔故不能勝己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極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摧必退是不能遂也其所為如此无所往而利也陰柔處壯不能守其分若能知艱而處之以艱則得其分而吉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非其處而處故進退不能是其自處之不詳慎也艱則吉柔遇艱難又居壯終自當變矣變則得其分過咎不長乃吉也

䷢ 離上坤下 **晉** 序卦壯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繼大壯也為卦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於地升而益明故為晉晉進而光明盛大之意也凡物漸盛為進故彖云晉進也卦有有德者有无德者隨其宜也乾坤之利貞也晉之盛而无德者无用有也晉之明盛故更不言亨順乎大明无用戒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為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故為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寵數錫之馬眾多也車馬重賜也蕃庶眾多也不唯錫與之厚又見親禮晝日之

中至於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則進於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於地益進而盛故為晉所以不謂之進者進為前進不能包明盛之義明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於離以順麗於大明順德之臣上附於大明之君也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為能待下寵遇親密之義是以為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國之侯也故謂之康侯是以受錫馬蕃庶之寵晝日三接之禮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昭明之也傳曰昭德塞違昭其度也君子觀明出地上而益明盛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己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明明德在己故云自昭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則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无進无抑唯獨行正道也寬裕則无咎者始欲進而未當位故也君子之於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概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在下上无應援以中正柔和之德非強於進者也故於進為可憂愁謂其進之難也然守其貞正則當得吉故云晉如愁如貞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雖上无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蓋六五大明之君與之同德必當求之加之寵祿受介福於王母也介大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受茲介福以中正之道也人能守中正之道久而必亨況大明在上而同德必受大福也

六三眾允悔亡 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咎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眾同志眾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有順上向明之志而眾允從之何所不利或曰不由中正而與眾同得為善乎曰眾所允者必至當也況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是以悔亡蓋亡其不中正之失矣古人曰謀從眾則合天心

象曰眾允之志上行也 上行上順麗於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眾志之所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以九居四非其位也非其位而居之貪據其位者也貪處高位既非所安而又與上同德順麗於上三陰皆在己下勢必上進故其心畏忌之貪而畏人者鼫鼠也故云晉如鼫鼠貪於非據而存畏忌之心貞固守此其危可知言貞厲者開有改之道也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賢者以正德宜在高位不正而處高位則為非據貪而懼失則畏人固處其地危可知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眾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也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夫私意偏任不察則有蔽盡天下之公豈當復用私察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以大明之德得下之同推誠委任則可以成天下之大功是往而有福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為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極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內也言伐邑謂內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為可吝也不失中正為貞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維用伐邑既得吉而无咎復云貞吝者其道未光大也以正理言之猶可吝也夫道既光大則无不中正安有過也今以過剛自治雖有功矣然其道未光大故亦可吝聖人言盡善之道

䷣ 坤上離下 **明夷** 序卦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夫進之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次晉也為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群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於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為明夷

明夷利艱貞 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貞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為明君子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明入於地其明滅也故為明夷內卦離離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為人內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順也昔者文王如是故曰文王以之當紂之昏暗乃明夷之時而文王內有文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內不失其明聖而外足以遠禍患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曰文王以之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夷之時利於處艱厄而不失其貞正謂能晦藏其明也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箕子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內切近其難故云內難然箕子能藏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 明所以照君子无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於莅眾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眾眾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為明也若自任其明无所不察則己不勝其忿疾而无寬厚含容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莅眾之道適所以為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者不欲明之盡乎隱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明上升者也故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朵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明照見事之微雖始有見傷之端未顯也君子則能見之矣故行去避之君子于行謂去其祿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眾人所能識也故明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眾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為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或曰傷至於垂翼傷已明矣何得眾人猶未識也曰初傷之始也云垂其翼謂傷其所以飛爾其事則未顯也君子見幾故亟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見故異而非之如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況世俗之人乎但譏其責小禮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當其言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雖二儒者亦以為過甚之言也又如袁閎於黨事未起之前名德之士方鋒起而獨潛身土室故人以為狂生卒免黨錮之禍所往而人有言胡足怪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君子遯藏而困窮義當然也唯義之當然故安處而无悶雖不食可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體順順時自處

曰見惡人以辟咎也睽離之時人情和虛求和合之時其不[illegible]能得也若以惡人而[illegible]絕之則[illegible]以免辟咎也[illegible]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二與五為正應相與者也然在睽孤之時陰陽相求之道當[illegible]合而已非往已應道也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當睽時君臣未合而已至誠與賢[illegible]以求其合[illegible]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陰柔於平時且不足以自立況當睽離之際[illegible]

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以六居二非正則不安[illegible]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志行也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无應而在二陰之間是睽孤也[illegible]

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illegible]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illegible]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illegible]

象曰往遇雨之吉羣疑亡也[illegible]

象曰往遇雨則吉[illegible]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illegible]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二以中正之[illegible]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illegible]

九三往蹇來反內喜之也[illegible]

象曰往蹇來反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illegible]

六四往蹇來連當位實也[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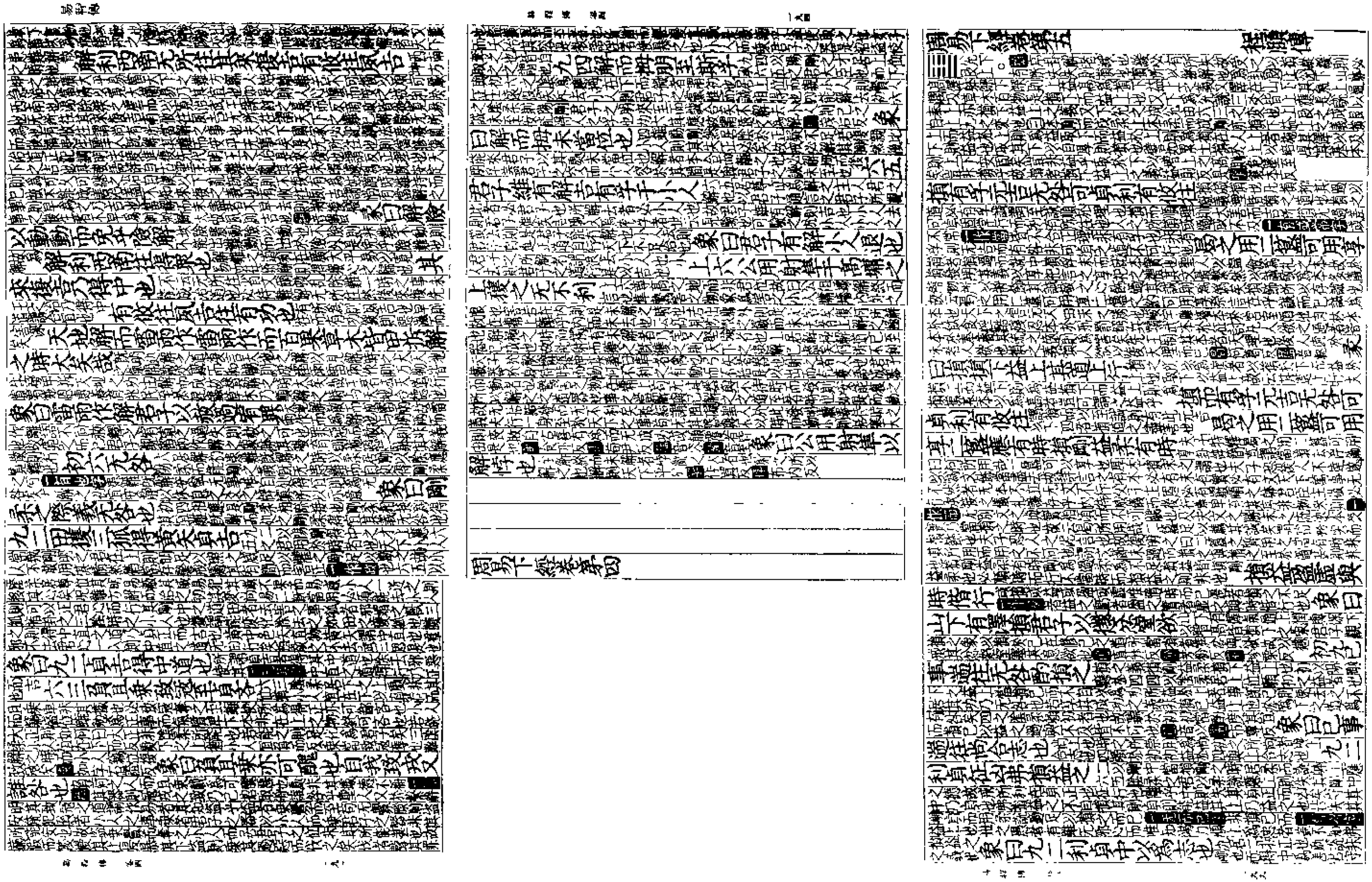
九五大蹇朋來以中節也[illegible]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illegible]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illegible]

象曰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以從有功也[illegible]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illegible]



[illegible]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illegible]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illegible]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illegible]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illegible]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illegible]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illegible]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illegible]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illegible]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illegible]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illegible]

上六无號終有凶

[illegible]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illegible]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illegible]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illegible]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illegible]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illegible]

姤之時義大矣哉

[illegible]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illegible]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illegible]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illegible]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illegible]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illegible]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illegible]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illegible]

九四包无魚起凶

[illegible]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illegible]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illegible]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illegible]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illegible]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illegible]

坤上兌下

萃亨王假有廟

[illegible]

利見大人亨利貞

[illegible]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illegible]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illegible]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illegible]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illegible]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illegible]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illegible]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

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於地，為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備於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眾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除者，脩而聚之之謂。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初與四為正應，本當相從，以其有孚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舍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之間變戚為笑矣。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九四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南征吉志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初六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六五貞吉升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剛揜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象曰困于石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象曰來徐徐之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象曰劓刖之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井巽下坎上

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象曰井泽不食為我惻也行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在上大成也

五井洌寒泉食

象曰寒泉食中正也

上六井汲勿

象曰井泽無禁也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悅剛中而正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天地革而四時成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周易下經卷第五

周易下經卷第六

程頤傳

☳☳ 震下震上 ○ 震 序卦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鼎者器也震為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為主器之主序卦取其一義之大者為相繼之義震之為卦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動而上者也故為震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動而奮發震驚之義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生物之長也故為長男其象則為雷其義則為動雷有震奮之象動為驚懼之義

震亨 陽生於下而上進有亨之義又震為動為恐懼為有主震而奮發動而進懼而脩有主而保大皆可以致亨故震則有亨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 當震動之來則恐懼不敢自寧旋顧周慮虩虩然也（一作周旋顧慮虩虩然也）虩虩顧慮不安之貌蠅虎謂之虩者以其周環顧慮不自寧也處震如是則能保其安裕故笑言啞啞啞啞笑言和適之貌 虩許逆反 啞烏客反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言震動之大而處之之道動之大者莫若雷震為雷故以雷言雷之震動驚及百里之遠人无不懼而自失雷聲所及百里也唯宗廟祭祀執匕鬯者則不至於喪失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匕以載鼎實升之於俎鬯以灌地而降神方其酌祼以求神薦牲而祈享盡其誠敬之心則雖雷震（一无而字）之威不能使之懼而失守（一作雷）故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卦才无取故但言處震之道 喪去聲 匕必以反 鬯勅亮反

彖曰震亨 震自有亨之義非由卦才（一无之字）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來而能恐懼自脩自慎則可反致福吉也笑言啞啞言自若也由能恐懼而後自處有法則也有則則安而不懼矣（一作啞啞笑言自若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 雷之震及於百里遠者驚近者懼言其威遠大也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彖文脫不喪匕鬯一句卦辭云不喪匕鬯本謂誠敬之至威懼不能使之自失彖以長子宜如是因承上文用長子之義通言之謂其誠敬能不喪匕鬯則君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也長子如是而後可以守世祀承國家也（一有以字）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為洊雷雷重仍則威益盛君子觀洊雷威震之象以恐懼自脩飭循省也君子畏天之威則脩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不唯雷震凡遇驚懼之事皆當如是 洊在甸反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初九成震之主致震者也在卦之下處震之初也知震之來當震之始若能以為恐懼而周旋顧慮虩虩然不敢寧止則終必保其安吉故後笑言啞啞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來而能恐懼周顧則无患矣是能因恐懼而反致福也因恐懼而自脩省不敢違於法度是由震而後有法則故能保其安吉而笑言啞啞也（一作然）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二居中得正善處震者也而乘初九之剛九震之主震剛動而上奮孰能禦之厲猛也危也彼來既猛則己處危矣億度也貝所有之資也躋升也九陵陵之高也逐往追也以震來之厲度不能當而必喪其所有則升至高以避之也九言其重岡陵之重高之至也九重之言也如九天之類也勿逐七日得二之所貴者中正也遇震懼之來雖量勢巽避當守其中正无自失也億之必喪也故遠避以自守過則復其常矣是勿逐而自得也逐即物也以己即物失其守矣故戒勿逐避遠自守處震之大方也如二者當危懼而善處者也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不失其守雖一時不能禦其來然時過事已則復其常故云七日得 躋子西反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當震而乘剛是以彼厲而己危震剛之來其可禦乎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蘇蘇神氣緩散自失之狀三以陰居陽不正處不正於平時且不能安況處震乎故其震懼而蘇蘇然若因震懼而能行去不正而就正則可以无過眚三行則至四正也動以就正為善故二勿逐則自得三能行則无眚以不正而處震懼有眚可知（一有中字） 眚生領反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其恐懼自失蘇蘇然由其所處不當故也不中不正其能安乎

九四震遂泥 九四居震動之時不中不正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陷溺於重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故云遂泥泥滯溺也以不正之陽而上下重陰安能免於泥乎遂无反之意處震懼則莫能守也欲震動則莫能奮也震道亡矣豈復能光亨也 泥乃計反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陽者剛物震者動物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剛正而陷於重陰以致遂泥豈能光也云未光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六五雖以陰居陽不當位為不正然以柔居剛又得中乃有中德者也不失中則不違於正矣所以中為貴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六二六五可見五之動上往則柔不可居動之極下來則犯剛是往來皆危也當君位為動之主隨宜應變在中而已故當億度无喪失其所有之事而已所有之事謂中德苟不失中雖有危不至於凶也億度謂圖慮求不失中也五所以危由非剛陽而无助若以剛陽有助為動之主則能亨矣往來皆危時則甚難但期於不失中則可自守以柔主動固不能致亨濟也（一有然字）（一作難）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往來皆厲行則有危也動皆有危唯在无喪其事而已其事謂中也能不失中則可自守也大无喪以无喪為大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索索消索不存之狀謂其志氣如是六以陰柔居震動之極其驚懼之甚志氣殫索也矍矍不安定貌志氣索索則視瞻徊徨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而處震動之極故征則凶也震之及身乃于其躬也不于其躬謂未及身也鄰者近於身者也能震懼於未及身之前則不至於極矣故得无咎苟未至於極尚有可改之道震終當變柔不固守故有畏鄰戒而能變之義聖人於震終示人知懼能改之義為勸深矣婚媾所親也謂同動者居震之上始為眾動之首今乃畏鄰戒而不敢進與諸處震者異矣故婚媾有言也（一作親）（一作動） 索桑落反 矍俱縛反 媾古豆反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所以恐懼自失如此以未得於中道也謂過中也使之得中則不至於索索矣極而復征則凶也若能見鄰戒而知懼變於未極之前則无咎也上六動之極震極則有變義也（一作之終）

☶☶ 艮下艮上 艮 序卦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无常動之理艮所以次震也艮者止也不曰止者艮山之象有安重堅實之意非止義可盡也乾坤之交三索而成艮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於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為艮也然則與畜止之義何異曰畜止者制畜之義力止之也艮止者安止之義止其所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无我則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一无也字） 艮根恨反 背音佩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艮為止止之道唯其時行止動靜不以時則妄也不失其時則順理而合義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動靜合理義不失其時也乃其道之光明也君子所貴乎時仲尼行止久速是也艮體篤實有光明之義

艮其止止其所也 艮其止謂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止而不得其所則无可止之理夫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 以卦才言也上下二體以敵相應无相與之義陰陽相應則情通而相與乃以其敵故不相與也不相與則相背為艮其背止之義也（一有為字）

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相背故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以能止能止則无咎也（一有言字）（一作艮其背）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上下皆山故為兼山此而并彼為兼謂重復也重艮之象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一作復）

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六在最下趾之象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於動之初也事止於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以柔處下當止之時也行則失其正矣故止乃无咎陰柔患其不能常也不能固也故方止之初戒以利在常永貞固則不失止之道也（一作正）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當止而行非正也止之於初故未至失正事止於始則易未至於失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六二居中得正得止之道者也上无應援不獲其君矣三居下之上成止之主主乎止者也乃剛而失中不得止之宜剛止於上非能降而下求二雖有中正之德不能從也二之行止係乎所主非得自由故為腓之象股動則腓隨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二既不得以中正之道拯救三之不中則必勉而隨之不能拯而唯隨也雖咎不在己然豈其所欲哉言不聽道不行也故其心不快不得行其志也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无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所以不拯之而唯隨者在上者未能下從也退聽下從也 腓符非反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限分隔也謂上下之際三以剛居剛而不中為成艮之主決止之極也已在下體之上而隔上下之限皆為止義故為艮其限是確乎止而不復能進退者也在人身如列其夤夤膂也上下之際也列絕其夤則上下不相從屬言止於下之堅也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一有心字）（一作其） 夤引真反 薰許云反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謂其固止不能進退危懼之慮常薰爍其中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四大臣之位止天下之當止者也以陰柔而不遇剛陽之君故不能止物唯自止其身則可无咎所以能无咎者以止於正也言止其身无咎則見其不能止物施於政則有咎矣在上位而僅能善其身无取之甚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不能為天下之止能止於其身而已豈足稱大臣之位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五君位艮之主也主天下之止者也而陰柔之才不足以當此義故止以在上取輔義言之人之所當慎而止者唯言行也五在上故以輔言輔言之所由出也艮於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也言輕發而无序則有悔止之於輔則悔亡也有序中節有次序也輔與頰舌皆言之所由出而輔在中艮其輔謂止於中也（一有之字）（一无之字）（一作其）（一作發）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五之所善者中也艮其輔謂止於中也言以得中為正止之於輔使不失中乃得正也

上九敦艮吉 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居止之極極於敦厚者也敦篤實也居止之極故不過而為敦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六爻之德唯此為吉（一无上字）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天下之事唯終守之為難能敦於止有終者也上之吉以其能厚於終也

☶☴ 艮下巽上 ○ 漸 序卦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止必有進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進也所反亦進也漸所以次艮也進以序為漸今人以緩進為漸進以序不越次所以緩也為卦上巽下艮山上有木木之高而因山其高有因也其高有因乃其進有序也所以為漸也（一有字字）

漸女歸吉利貞 以卦才兼漸義而言也乾坤之變為巽艮巽艮重而為漸在漸體而言中二爻交也由二爻之交然後男女各得正位初終二爻雖不當位亦陽上陰下得尊卑之正男女各得其正亦得位也與歸妹正相對女之歸能如是之正則吉也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於朝人之進於事固當有序不以其序則陵節犯義凶咎隨之然以義之輕重廉恥之道女之從人最為大也故以女歸為義且男女萬事之先也諸卦多有利貞而所施或不同有涉不正之疑而為之戒者有其事必貞乃得其宜者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也所謂涉不正之疑而為之戒者損之九二是也處陰居說故戒以宜貞也有其事必貞乃得宜者大畜是也言所利在正也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者漸是也言女歸之所以吉利於如此貞正也蓋其固有非設戒也漸之義宜能亨而不云亨者蓋亨者通達之義非漸進之義也（一作有）（一作歸）（一有利貞字）（一有字） 漸捷檢反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illegible] 進得位往有功也 [illegible] 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illegible] 其位剛得中也 [illegible] 止而巽動不窮也 [illegible]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illegible]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illegible]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illegible]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illegible]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illegible]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illegible]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 [illegible] 婦孕不育失其道也 [illegible] 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illegible]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illegible]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illegible]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illegible]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illegible]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illegible]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illegible]

☳☱ 兌下震上 [illegible]

歸妹征凶无攸利 [illegible]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 [illegible]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illegible] 說以動所歸妹也 [illegible] 征凶位不當也 [illegible] 无攸利柔乘剛也 [illegible]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illegible]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illegible]

象

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illegible]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illegible]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illegible]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illegible]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illegible]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illegible]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illegible]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illegible]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illegible]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illegible]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illegible]

☳☲ 離下震上 [illegible]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illegible]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illegible] 王假之尚大也 [illegible]

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行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旅小亨旅貞吉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三頻巽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初九和兌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六三來兌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上六引兌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

无咎正位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六四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初六飛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之凶。小過陰過陽失位之時，三獨居正，然在下无所能為，而為陰所忌惡，故有當過者，在過防於小人。若弗過防之，則或從而戕害之矣，如是則凶也。三於陰過之時，以陽居剛，過於剛者也。既戒之過防，則過剛亦在所戒矣。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三不失正，故无必凶之義，能過防則免矣。三居下之上，居上為下，皆如是也。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陰過之時，必害於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當過為之防。防之不至，則為其所戕矣，故曰凶如何也，言其甚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四當小過之時，以剛處柔，剛不過也，是以无咎。既弗過，則合其宜矣，故云遇之，謂得其道也。若往則有危，必當戒懼也。往，去柔而以剛進也。勿用永貞，陽性堅剛，故戒以隨宜，不可固守也。方陰過之時，陽剛失位，則君子當隨時順處，不可固守其常也。四居高位，而无上下之交，雖比五應初，方陰過之時，彼豈肯從陽也？故往則有厲。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位不當，謂處柔。九四當過之時，不過剛而反居柔，乃得其宜，故曰遇之，遇其宜也。以九居四，位不當也，居柔乃遇其宜也。當陰過之時，陽退縮自保足矣，終豈能長而盛也？故往則有危，必當戒也。長，上聲，作平聲則大失易意。以夬與剝觀之可見，與夬之象文同而音異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五以陰柔居尊位，雖欲過為，豈能成功？如密雲而不能成雨，所以不能成雨，自西郊故也。陰不能成雨，小畜卦中已解。公弋取彼在穴：弋，射取之也。射止是射，弋有取義。穴，山中之空，中空乃穴也。在穴，指六二也。五與二本非相應，乃弋而取之，五當位，故云公，謂公上也。同類相取，雖得之，兩陰豈能濟大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陽降陰升，合則和而成雨。陰已在上，雲雖密，豈能成雨乎？陰過不能成大之義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六陰而動體，處過之極，不與理遇，動皆過之，其違理過常，如飛鳥之迅速，所以凶也。離，過之遠也。是謂災眚，是當有災眚也。災者天殃，眚者人為。既過之極，豈惟人眚？天災亦至，其凶可知，天理人事皆然也。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居過之終，弗遇於理而過之，過已亢極，其凶宜也。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既濟，序卦：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能過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為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則為用矣，各當其用，故為既濟，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既濟之時，大者既已亨矣，小者尚有未亨也。雖既濟之時，不能无小未亨也。小字在下，語當然也。若言小亨，則為亨之小也。利貞，處既濟之時，利在貞固以守之也。初吉，方濟之時也。終亂，濟極則反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既濟之時，大者固已亨矣，唯有小者亨也。時既濟矣，固宜貞固以守之。卦才剛柔正當其位，當位者其常也，乃正固之義，利於如是之貞也。陰陽各得正位，所以為既濟也。

初吉，柔得中也。 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當必變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為既濟。時當既濟，唯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豫防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初以陽居下，上應於四，又火體，其進之志銳也。然時既濟矣，進不已則及於悔咎，故曳其輪，濡其尾，乃得无咎。輪所以行，倒曳之使不進也。獸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則不能濟。方既濟之初，能止其進，乃得无咎，不知已則至於咎也。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既濟之初而能止其進，則不至於極，其義自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時已既濟，无復進而有為矣，則於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意？故二不得遂其行也。自古既濟而能用人者鮮矣。以唐太宗之用言，尚怠於終，況其下者乎？於斯時也，則剛中反為中滿，坎離乃為相戾矣。人能識時知變，則可以言易矣。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喪其茀則不可行矣。二不為五之求用，則不得行，如婦之喪茀也。然中正之道，豈可廢也？時過則行矣。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得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為上所用，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於異時也。聖人之勸戒深矣。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中正之道，雖不為時所用，然无終不行之理，故喪茀七日當復得，謂自守其中，異時必行也。不失其中則正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用剛之至也。既濟而用剛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必商之高宗，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為之，則以貪忿私意也，非貪忿則莫肯為也。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發此義以示人，為法為戒，豈淺見所能及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言憊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為之則可，无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民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為義。四近君之位，當其任者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為急。繻，當作濡，謂滲漏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備濡漏，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於患也。既濟之時，免患則足矣，豈復有加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終日戒懼，常疑患之將至也。處既濟之時，當畏慎如是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五中實，孚也。二虛中，誠也，故皆取祭祀為義。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二五皆有孚誠中正之德，二在濟下，尚有進也，故受福。五處濟極，无所進矣，以至誠中正守之，苟未至於反耳。理无極而終不反者也，已至於極，雖善處，无由甚吉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五之才德非不善，不如二之時也。二在下，有進之時，故中正而孚，則其吉大來，所謂受福也。吉大來者，在既濟之時為大來也，亨小，初吉是也。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極，固不安而危也。又陰柔處之，而在險體之上，坎為水，濟亦取水義，故言其窮至於濡首，危可知也。既濟之終，而小人處之，其敗壞可立而待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既濟之窮，危至於濡首，其能長久乎？

☵☲ 坎下離上

未濟，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為卦離上坎下，火在水上，不相為用，故為未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惟在慎處。狐能度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慎，故勇於濟。汔，當為仡，壯勇之狀，書曰：仡仡勇夫。小狐果於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未濟之時，求濟之道，當至慎則能亨。若如小狐之果，則不能濟也。既不能濟，无所利矣。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以卦才言也。所以能亨者，以柔得中也。五以柔居尊位，居剛而應剛，得柔之中也。剛柔得中，處未濟之時，可以亨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 據二而言也。二以剛陽居險中，將濟者也，又上應於五，險非可安之地，五有當從之理，故果於濟如小狐也。既果於濟，故有濡尾之患，未能出於險中也。

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始雖勇於濟，不能繼續而終之，无所往而利也。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雖陰陽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當未濟而有與，若能重慎，則有可濟之理。二以汔濟，故濡尾也。卦之諸爻，皆不得位，故為未濟。雜卦云：未濟，男之窮也。謂三陽皆失位也。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不交，不相濟為用，故為未濟。火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慎處於事物，辨其所當，各居其方，謂止於其所也。

初六：濡其尾，吝。 六以陰柔在下，處險而應四。處險則不安其居，有應則志行於上。然己既陰柔，而四非中正之才，不能援之以濟也。獸之濟水，必揭其尾，尾濡則不能濟。濡其尾，言不能濟也。不度其才力而進，終不能濟，可羞吝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不度其才力而進，至於濡尾，是不知之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在他卦，九居二為居柔得中，无過剛之義也。於未濟，聖人深取卦象以為戒，明事上恭順之道。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五以柔處君位，而二乃剛陽之才，而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陵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尤當盡恭順之道，故戒曳其輪，則得正而吉也。倒曳其輪，殺其勢，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剛過則好犯上而順不足。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為得正而能保其終吉也。於六五則言其貞吉光輝，盡君道之善，於九二則戒其恭順，盡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二得正而吉者，以曳輪而得中道，乃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未濟征凶，謂居險无出險之用，而行則凶也。必出險而後可征。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險，不足以濟，未有可濟之道，出險之用而征，所以凶也。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然三之陰柔，豈能出險而往？非時不可，才不能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三征則凶者，以位不當也。謂陰柔不中正，无濟險之才也。若能涉險以從應，則利矣。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主，又已出於險，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者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為義。力勤而遠伐，至於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之道，當貞固如是。四居柔，故設此戒。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如四之才與時合，而加以貞固，則能行其志，吉而悔亡。鬼方之伐，貞之至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五文明之主，居剛而應剛，其處得中，虛其心而陽為之輔，雖以柔居尊，處之至正至善，无不足也。既得貞正，故吉而无悔。貞其固有，非戒也。以此濟天下，无不濟也。五文明之主，故稱其光。君子德輝之盛而功實稱之，有孚也。上云吉，以貞也。柔而能貞，德之吉也。下云吉，以功也。既光而有孚，時可濟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光盛則有暉。暉，光之散也。君子積充而光盛，至於有暉，善之至也，故重云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九以剛在上，剛之極也。居明之上，明之極也。剛極而能明，則不為躁而為決。明能燭理，剛能斷義。居未濟之極，非得濟之位，无可濟之理，則當樂天順命而已。若否終則有傾，時之變也。未濟則无極而自濟之理，故止為未濟之極，至誠安於義命而自樂，則可无咎。飲酒，自樂也。不樂其處，則忿躁隕穫，入於凶咎矣。若從樂而耽肆過禮，至濡其首，亦非能安其處也。有孚，自信於中也。失是，失其宜也。如是則於有孚為失也。人之處患難，知其无可奈何，而放意不反者，豈安於義命者哉？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飲酒至於濡首，不知節之甚也。所以至如是，不能安義命也，能安則不失其常矣。

周易下經卷第六終

吳園周易解

附管

張栻撰

吳園周易解目錄

卷一……一
上經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卷二……三一
上經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卷三……五三
上經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卷四……七五
下經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卷五……一〇一
下經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卷六……一二七
下經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卷七……一四七
繫辭解上

卷八……一七五
繫辭解下

卷九……一九三
說卦傳解
序卦傳解
雜卦傳解

附錄……二〇一
序論
雜說
泰論

臣等謹案吳園周易解九卷，宋張栻撰。栻，字知常，德興人，年二十一登進士第，大觀中官至淮南轉運使，以朝散大夫終于家。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末有其孫垓跋，跋語原文不令，稱爲先祖太師者，其子燾孝宗時爲參知政事，追贈官也。栻所撰述甚多，垓跋稱有宋朝編年數百卷，五經諸子皆爲之傳注，晁公武讀書志載有春秋指南十卷，今亦未見，惟此易解僅存，明祁承㸁家有其本，此爲從氏傳是樓所鈔，自說卦傳乾健也節以下，蠹蝕殘缺，攷通志堂經解之中，遺而不刻，豈得本于刻成後耶。書中次第悉用王弼之本，詮義理而不及象數，不襲河洛之談，詞文簡略，亦無支蔓之弊。末附錄序論五篇、雜說一篇，皆論繫辭；又泰論一篇，專論泰卦，于經義頗有發明，而泰論一篇，于人事尤三致意焉，蓋作于徽宗全盛時也，亦可云識微之士矣。乾隆四十六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司經局洗馬臣劉權之

吳園周易解卷一

宋張根撰

上經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

伯夷之事。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仲尼之事。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文王之事。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武王觀兵之事。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禹、湯之事。

上九亢龍有悔。

紂王之事。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堯、舜之事。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乾道无所不該四德特舉其應物之驗耳故有人君之象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帝之所興王之所成皆原于此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于人乎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四德所配惟乾爲然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時命大謬而樂則行此所以爲聖人之隱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有君德而无位私淑艾者也閑邪存其誠是以能守其中庸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是以无思不服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內文明所以進德也外柔順所以居業也三分天下有其二非幾而何以服事商非義而何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時哉不可失何咎之有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聖賢相須。然後可大有爲于天下。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變則通故。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聖人所以在下。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所以時出而舍。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所以行其能事。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所以進而自試。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所以居上而治。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所以處窮爲災。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所以常治而不亂。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乾造始而萬物自亨。无一物不得其所。而各正其性命之情。此其所以爲大。而人君法之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具此七德。是以能不息而首出。无所不利。爲人君之象焉。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待時而動之謂。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寬以居之。无欲速之謂。仁以行之。不欲一物失所之謂。學問以成之。寬仁以用之。此德之所以博。而施之所以普也。以此處下。无聖素王。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徹柔懲恭。小心翼翼之謂。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動以不得已之謂。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持滿有道。天下所以常治而不亂也。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雖具四德。而所利已小。況屯、隨、臨、无妄、革一時一事者乎。（案）易卦元亨利貞四德全具者。自乾、坤外。惟屯、隨、臨、无妄、革五卦。原本多一貞卦。係傳寫之誤。今刪。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此學易者所以當變而通之然後可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此所以爲坤而爲人臣之象。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隨天所覆。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生育亨毒。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

不爾。不足以配天之健。

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柔順而不正。則小人之徒爾。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陰以從陽爲正。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

巽、離、兌。皆陰卦也。

東北喪朋。

坎、艮、震皆陽卦也。

乃終有慶。

陰以佐陽爲功。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不安于正。其能无疆乎。人臣之道盡此矣。

象曰。地勢坤。

天動故言行。地靜故言勢。

君子以厚德載物。

于國有不聞。于家有不見之謂。

初六。履霜。堅冰至。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罔不在初之義。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皇陶之事。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此所以爲大。

六三。含章可貞。

可猶可卷而懷之之謂。

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大禹之事。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既明且哲之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微子之事。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坤道革故。

六五。黃裳。元吉。

伊、周之事。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后羿之事。

用六。利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大而能終。伊、周告歸之事。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不剛不方。不足以配天。然行之有時。必主于順而後可。往而不返。斯有至于龍戰者矣。此君子所以當辨早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不辨。故積習而不自知。辨者察其善惡之謂。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有敬以直內。然後可盡義以方外。不然。能免于疑乎。不孤之謂大。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謙靜輔拂。人臣所以察實。何疑之有。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三公北面。執璧而面槐。義取于此。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

陰道勝故。

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非盡言之時。

君子黃中通理。

遂據之謂。謹案御纂周易折中引蔡氏書曰。黃中非通則無以暢乎外。與通暢之義正合。原本作通暢。傳寫寫之誤。今改正。

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功成治定。制禮作樂之謂。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也。

明其爲賊之謂。

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各正其分。用六所以大而能終也。

䷂䷁ 貫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震、坎皆陽。而曰剛柔始交者。此論乾、坤而不論卦。與損剛益柔之義同。

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

于物則利。于人則屯。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无主益亂。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拯危定難。固屬君子。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應物則利。治亂則因。〔案〕初九雖保有爲之才。然當屯難之初。伏處在下。未可由而治亂也。故曰治亂則因。原本作治亂興卦義本隱。今改正。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歲寒然後知松柏。擾攘然後見君子。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屯難之際。失位无應。進退之幾。于是乎在。惟君子爲能不俟終日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

屯道革故。

往吉。无不利。

以貴求下。利孰大焉。

象曰。求而往。明也。

不失時故。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人主病不廣大。況多難之時乎。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下无交。志窮益壯。而乃效兒女之悲。不足道矣。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險在下而止。所以爲蒙。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蒙而溫。寬而栗之謂。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蒙也。

剛而无虐。簡而无傲之謂。

蒙以養正。聖功也。

守之以恩。

象曰。山下出泉。蒙。

初出于山。莫適所之。蒙之始也。道之以道。可至于海。蒙之終也。不知所以道之。茫然无所歸宿。斯爲下矣。

君子以果行育德。

乃免于蒙。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

發蒙之道。以威爲先。始雖甚艱。終乃甚福。治亦如之。

以往吝。

蒙之始故。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正法所以警之。宥罪所以待之。不少假借之謂。

九二。包蒙。吉。

善救之謂。

納婦吉。

勿庸疾張之謂。

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夫義婦德。宜有子焉。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此所以爲蒙。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自擇之謂。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成王之事。

上九。擊蒙。

待之臺故。

不利爲寇。利禦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 乾下坎上

需。

交則爲屯。不交則爲解。

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所以異于蹇。二得之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所以異于屯。五得之矣。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萬物皆得故。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處難之初故。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

乾之體故。

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義不勝故。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密邇于難故。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過剛不中。猶有待故。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待傷而出。亦已晚矣。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險難既平。雨澤既降。天下宴樂之時。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萬邦庶民。惟中正之供耳。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處卦之外。不與物爭。三陽象進。于己无嫌。能敬以待之。可无虞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此所以異于需。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之不可如此。故聖人反復戒焉。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

天左旋。水東注。此訟之端。

君子以作事謀始。

所以防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猶所謂果而已。不敢取强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君无尤焉。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食德雖未至于訟。然有訟之端矣。爲能從之。所以異于二而終吉也。以此從王事。亦可以免。或、猶或事不說之成。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非始事故。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閑理而止。不遂而遜。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

中不取强。正則我直。訟之元吉孰大于是。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此天下所以利見而順質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取强之辱如此。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丈人之義如此。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威而後動之謂慝。我直彼曲之謂順。兵凶器。惟如此然後可以免于咎。甚于訟故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

伍法示儆焉。

君子以容民畜衆。

惟如此然後爲有名。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以嚴爲貴。故初失律。三輿尸。四左次。五弟子。則皆凶。其有功者惟二而已。至上六則又以柔終焉。蓋夫顯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

從順天討故。

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兼愛夫民故。

六三。師或輿尸。凶。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初、事之始。失律而已。三、事之成。故有輿尸之象焉。

六四。師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左次、不能用衆之謂。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田以教戰而已。執言問罪而已。故雖不剛无害。若夫欲用師。惟長子爲可。何則。民素服其貴也。雖未必有功。然未有輿尸之患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賞之師是已。苟小人是用。則師復起矣。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

此所以吉。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此戒于私。不慎必爭。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

非獨順從而已。

後夫凶。其道窮也。

所謂後服者必凶。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比孰大焉。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

虛中而質。誠應之象。

終來有它吉。

當比之初。无應乎外。然而上比于賢也。苟能强而附之。可以无咎。至誠不已。則終與之同升矣。故曰有它吉。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之謂乎。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雖以陰居陰。然中正而應。故吉。

六三。比之匪人。

順乎上六故。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君子所以居必擇鄉。遊必擇士。

六四。外比之。貞吉。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水性趨下。而四得位故。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惟正中爲能顯。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田有驅禽逐奔之義。邑人不誡。天下可知。蓋中正以觀天下。下求于物而物自歸焉。莫不取于中正。區區上六。何足爲累乎。舜之舞干。蓋得之矣。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 巽下乾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所畜小故。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位非中正故。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西方收斂之地。故以懿文德爲貴。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

巽于觀矣。

君子以懿文德。

始于自益。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小畜之初。有應于上。吾斯未信。量力而止。豈徒免賊夫之譏。且无自傷之患。

九二。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雖无初自知之幾。亦免夫三不勝任之辱。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重剛不中。其理固然。然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況能任重乎。益成括是已。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上雖貞孚。所畜未大。以弱制强。不免于傷。懼以終始。庶可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居位得中。而乃攣如。不能獨富。所畜小故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懿德之極。雖可施爲。所畜者小。當思危滿。與夫大畜之上九異矣。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剛柔如虎。而柔能勝之。禮之可尚如此。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上健下順。蓋爲辟之義。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正名分爲本。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所謂无入而不自得。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上无應而不比于三。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有其志而无其才。處非其位。而不度時之可否者也。惟于武人爲宜。職在犯難故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所謂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者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履而泰。然後安。五以剛克者也。其來泰乎。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乾剛之極。下應于三。所謂和而至者。其是之謂乎。遯極當返。物之理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德之基故。

吳園周易解卷二

上經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上下交而其志同。然後爲泰。非咸有一德其可乎。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泰者中和之極致也。燮理寅亮。此正其時。非君聖臣賢千載之會。不可與此。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不出。不足以爲君子。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不如是不足以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尚中行。大有爲之君。庶光大可願之業。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中行之事。包荒爲尤難。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惟亂乃能有其治。惟亡乃能保其存。

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上下之交。于此已極。苟患失之。將焉用彼相哉。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南有嘉魚。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之詩。斷章言翩翩者雖。烝然來思。言人主至誠與賢。久而格于天下。則賢者无事于引去。若雖然。誠有所托。則翩然來矣。其義與泰之六四同。蓋泰之君能下下不已。故賢者始則以其彙征。終則以其鄰至。非利祿之謂也。蓋欲行其道。以遂其素志云耳。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王公尊賢。于是爲盛。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蓋惟皇極可以斂五福于身。而敷錫于庶民。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物極則反。理之必然。惟聖人然後持滿有道。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

言否之匪人。則泰之必得君子可知。

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變志言无邦。極論其弊。

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

變健順而言剛柔。推本其所自也。

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遠害真若儉。全生真若容。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于否見聖人惡亂之深。憂君之切。愛民之志。處下則相與守正。以養其德。在位則包承委順。以伺其隙。隙未可乘。則辭尊居卑。以俟之。有隙可治。則引其黨類以決之。決之諾退。則戒懼以守之。務本以絕之。是无念而不在于君也。雖然。惟有大人之才。然後可以預此。不然。則適以益亂而已。黨錮之君子是已。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在位。故曰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遠養之義。

六三。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才不足以有爲。則已矣。而固位不去。何辱如之。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否道革。故可願治之。彙貞之人。可同升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不愼必復亂。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傾者絕其本根之謂。因其已傾之勢而傾之。宜若易爲。而小人之黨。根結深固。所以難也。可不愼哉。君子自謂爲君子。而謂小人爲小人。小人亦自謂爲君子。而謂君子爲小人。是以人主常不能勝其惑。然則如之何而辨之。惟察其所從之小大而已矣。從其大體爲君子。從其小體爲小人。上能尊君。下能愛民。是從其大體者也。上則阿君。下則虐民。是從其小體者也。觀其所從之小大。綱類而長之。則君子小人之實。不能逃矣。然泰之君固无此患。特在否之時爲尤難也。此所以獨言匪人不言大人者如此。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之道。以柔爲主。然後有所合。以善爲宗。然後有所成。以廣爲貴。然後有所濟。以正爲守。然後有所立。觀夫損益三友。斯可見矣。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柔不能自行。必同乎乾。然後能有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通天下之志。非中正不可。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道不同。不相爲謀。火炎上而天下覆。同人如之。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雖未能盡。然可以免矣。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二爲同人之主。（案）彖辭。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故二爲同人之主。惟其爲卦主。而偏向下所係應。故爲吝。原本二字誤作然。今改正。是以爲吝。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剛而不中。其弊如此。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以陽處陰。故不曰悔亡。而言吉。聖人貴遷善如此。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五恃居尊。不能屈己。以與二爲三所阻。戰乃勝焉。我直故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志雖未得。亦无憾矣。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此同人之在上者。大舜之事。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王公之尊賢。其效如此。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

惟明可以有大。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重明顯幽。退姦進良。是謂天命。非明之大者不預焉。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居大有之初。无上下之交。惡未盡退。害之者衆。非我之咎。能勿汲汲于進。乃免于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託付之重。惟中可免焉。泰之九二同意。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寵遇之盛。惟有德乃堪。是以河陽之狩。君子猶有遺恨焉。

九四。匪其彭。无咎。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之謂。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所以能保其身。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不如是。不足以大有爲。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此伊、周之事。所謂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公孫碩膚是已。蓋大有之時。天之所助者。能遏惡揚善。人之所助者。以厥孚交如。上九能履發志之信。而思體命之順。則推賢遜能。何往而不利哉。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君子所以有終。惟君子爲能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多者裒之、寡者益之、謙之政、高高下下、无偏无陂、謙之事、由是觀之、聖人所謂謙者、豈過于中庸之謂哉。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雖猶可涉、況其他乎。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謂之牧者、去其驕悍之謂。

六二、鳴謙、貞吉。

吉也、故戒于不正。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吐哺握髮之事、其勞如此、非君子能有始卒乎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可以有爲矣。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當故謂之則。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干戈省厥躬、惟謙之主爲至。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怒也、二爻已應故。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雖異乎无不利、然亦可用征邑國、謙无不通如此。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順天下之欲以賞罰、何不利之有。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非剛應而志行、則其順爲干譽容悅而已。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

而民服。

所謂殺之而不怨、于刑如此、其他可知。

豫之時義大矣哉。

存亡之幾。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則萬物皆奮而和悅、是之謂豫、樂之感人如之、先王作樂、非僞爲也、凡以象成而已、故可以薦上帝、配祖考、而神祇祖祖考安樂之。

初六、鳴豫、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當豫之時、上下皆怠、惟四以剛毅有以厲俗、而二能以中正自守、見稱知變、其他皆未免于悔吝、而初居豫始、鳴爲好樂者也、故有志窮之凶焉、人无遠慮、必有近憂、其爲人也多暇逸者、其出入不遠者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惟中正故能知幾。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雖非其位、最近于四、而驕奢自若、能勿悔乎。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才足以濟世厲俗者也、上下由之、以保其安存、何疑之有。

六五、貞疾、恒不死。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四爲輔故。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豫極矣、苟不知懼、嗚斯及之。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時之義、惟是四德、乃可无咎、此其所以大。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非剛來而下柔，則其動而悅也，乃小人之隨耳。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惟大亨貞天下无咎，而後天下隨之。

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莫動于雷，而息于澤，隨時故也。君子嚮晦亦如之，蓋不得不然耳。

初九：官有渝，貞吉。

從道不從君之謂。

出門交有功。

吾豈匏瓜之義。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

苟不從正，則徒亂舊章耳。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惟體才震之故，能无所係而隨時焉，故曰隨无故也。二三俱失之矣。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初切近勢，不得不從，罪在不能兼與爾。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舍小從大，何求不獲乎。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

務爲容悅之謂。

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權以濟事乃可。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從諫弗咈之謂。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以剛下柔，惟正之聽，此興王之事。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其見困于羑里，所以爲亨歟。隨時之義大矣哉，惟文王盡之。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雖彷彿之事，然戒于欲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此蠱之所由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惟元亨然後治。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物極當反故。

象曰：山下有風，蠱。

所謂風落山，有掃除之象。

君子以振民育德。

振民謂作而新之，育德謂養而威之。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繼述之始，能以意承，損益潤澤，歸于至當，所以爲有子，雖危何傷，大而天下，小而一家，其義一也。巽之體故。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貞則咈矣。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志在憂親故。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一于從命，巽夫盡承矣。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審其所從之謂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所謂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者也。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與君子愛人以德之德同、由是觀之、裕父者其姑息之謂乎。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于家可知。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當蠱之時、雖不宜外、而猶能固守其節、志亦可尚矣。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

君臨之道、當具四德。

至于八月有凶。

當制于未亂。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向于泰矣。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盈虛消息、必至之序故。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此所以爲大。

初九、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初應四者也、故正則吉、二應五者也、苟能審其所有、何不利之有。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兌之體故。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至誠與賢、无所媚忌、異夫竊位者矣、夫如是而後可以免。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含己從人、堯舜之事。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惟行中然後可爲大。

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乃心罔不在王室之謂。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化人之道、誠爲本。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所以爲大。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所謂不言而信。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所謂神道者何哉、誠而已矣、故曰、天地爲大矣、不誠不能化萬物、聖人爲智矣、不誠不能化萬民。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此之謂順而巽。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君子、人之所觀者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所觀非故。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伊、傅之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雖中正以觀天下。然觀我生而已。道未宏也。與知陣之義異矣。故无咎而已。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道有餘而无其位。然不怨天。不尤人。自信而已。咎之所以免。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所謂天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哉。

吳園周易解卷三

上經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除間之謂。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剛柔分。足以有別。動而明。足以有察。雷電合而章。足以大畏民志。柔得中而上行。則有哀矜之心。而无并制罔差之患。其于獄也何有。使其當位。豈特用獄而已哉。

象曰。雷電。噬嗑。

氣于是通。二月之卦。

先王以明罰敕法。

所以噬嗑當如此。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誅以馭過之義。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不得不誅。

六三。噬臘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才不足故。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金矢猶所謂東矢。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黃金猶所謂鉤金。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是所謂怙終。趾下耳上。各從其類。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白宜正白。黑宜正黑。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

隱逸剛者之事。

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剛柔相雜。天之文。訪遺舉逸。人之文。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所謂天下歸心焉。

象曰。山下有火。賁。

獨于幽隱。賁于丘園之象也。

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此之謂文明以止。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招賢聘才。天下之盛節。而初最在下。其禮尚薄。義不屑就故也。

六二。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所謂分剛上而文柔。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嚴光之事。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進而當位。若不固其節然。上既致恭而盡禮。則可以行道之時也。何尤之有。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禮聘未幾。志亦可尚。廉否相半。故終亦有喜。

上九。白賁。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含光隱耀。超然遠引。徵聘莫之及者也。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蠱。君子失是矣。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本固則邦寧。所以止剝。就大于此。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凡剝。皆小人剝君子。君子、民所恃以安。而小人害之。與所謂厚下安宅異矣。終于凶而已。故剝每進上而益凶。終于自剝其廬矣。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使五爲之應。則其禍不止辨而已。

六三。剝之。无咎。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獨應于六。茲失也。其所以爲得歟。

六四。剝牀以膚。凶。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最近于君。得毋其毒故。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柜、蠱失是矣。

上九。碩果不食。

艮爲果蓏。

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

能止剝故。

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當自敗故。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在姤則戒勿用取女。在復則曰朋來无咎。聖人之意可見矣。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

惟順爲能復其所。

七日來復。天行也。

陰陽之數不過六。天地不能違。況于人乎。陽故言日。陰故言月。

利有攸往。剛長也。

君子之時。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爰物无已。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安身所以利用。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顏子所以爲好學。蓋修身。

六二。休復。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親人以爲復。吉孰大焉。

六三。頻復。厲。无咎。

比于初故。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雖未能不貳。然猶愈于迷復故。

六四。中行獨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中立不倚。惟道是與。應于初故。

六五。敦復。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動容周旋中禮。仲尼之事。中以自考。何悔之有。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兵凶器也。省躬无缺而後動。猶戚難焉。況迷復以行之乎。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

夫是之謂无妄。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當无妄之世而欲妄動。其可哉。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

乾上坤下。一索而得震故。

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无妄之獲報如此。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妄之不可僥倖如此。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默然感應。何妄之有。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所謂草木固有生矣。鳥獸固有羣矣。吾何爲哉。茂對時以育而已。聖人之无妄如此。

初九。无妄。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震之體故。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欲生无妄之主。當如此。耕穫菑畬。小人之事。樊遲所以見貶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行人得牛而邑人災。是謂无妄之災。雖非我作。而動與位極。處非其稱故。

九四。可貞。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輔无妄之主。當如此。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徒擾之而已。堯湯之水旱是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所謂用靜吉。物不可極故。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

夫樂天大人之事。

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夫是之謂大畜。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能尚賢而止健、非所畜之大、其能之乎。

不家食吉、養賢也。

君能下下故。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時當大有故。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所謂大畜之器如此。

初九、有厲、利已。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大畜雖優于小畜、然進之難久矣、故初必有厲、惟能動心忍性、增益所不能、而不急于自售、以與小人爭、所以免于災而益大也。

九二、輿說輹。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二雖從盛、（案）大畜九二與小畜九三、皆有不能進之義、故爻辭取象亦相似、原本作三雖從盛、玩此文義、不應繫下文既、故改三作二、然亦未能大有爲、與小畜之三同、其所以免于尤悔者、姑藉中以自養待成器而勵故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所畜已成、可以致遠矣、然以難進焉、曰閑輿衛可也、戒于疾馳故也、失是謂大器晚成。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九在上故。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童牛之牿、所謂犯而不校、豶豕之牙、所謂不怒而威、夫然後可以有爲、非所畜之大而正、其能之乎、自勝之謂强如此。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伊、傅之事。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天人之頤如此、豈自養而已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

頤之時也。

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此人之所忽而取禍莫速焉者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不能自養而望養于人、賤之至也。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舍五養初、非常之道、居下則可、征則凶矣、丘者丘園之謂。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頤養正則吉、而拂之、是謂大悖。

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象曰、顚頤之吉、上施光也。

此上所養以養萬民者也、光輝盛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舍二養六、雖違于常、而能順乎正、雖未可大有爲、而吉无疑矣。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成卦之主、功成不居。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拯危救難、君子之事。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不仁而在高位。

棟橈。本末弱也。

孤而无輔。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非大人不能有爲。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處大過之世當如此。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居大過之世。處衆之下。非愼以潔。其能免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將以救過。不得不爾。

九三。棟橈。凶。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難以扶持故。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惟不橈乎下。然後可以疑成孔安。苟有偏黨。則悔吝至焉。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觀過可以知仁。巽夫患失者矣。陳寶是也。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

濟險之道當如此。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此之謂習坎。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是以不陷。

行有尙。往有功也。

盈科而後進之謂。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形勢不如德。非大人莫能守也。據險之守。非大人莫能用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常德行所以處險。習教事所以除險。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才不足故。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五在上故。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水自上下。而三以柔當其衝。能有濟乎。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際猶天地際之際。初脫內難。行禮而已。不求其豐焉。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未能虛心屈己。禮才賢自輔。僅能濟難而已。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迷復之咎如此。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

凡有所麗。惟正乃亨。

畜牝牛。吉。

坎。君道也。離。臣道也。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臣之麗君也。猶日月之麗天。

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明明在上。惟正之麗。化何爲而不成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文、武之謂。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麗最在下。不得不爾。

六二。黃離。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傅說之事。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過分而不能退故。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主弱臣强。王敦之謂。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雖非其位。而傳襲之正。遭變能戚。終得公侯之助。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周公東征是已。王導似之。

吳園周易解卷四

下經　咸　恆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之謂。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未有不相下而能感者。

象曰。山上有澤。咸。

水潤下而山虛。感應如此。

君子以虛受人。

如響之投谷。

初六。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咸之道。以虛爲主。故近取諸身。則下卦皆失。莫若靜之爲貴。至四然後悔亡。惟五爲无悔。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追而後動可矣。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既不能先人。又不能守靜。區區之志。在隨人而已。豈可羞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

惟正可免。

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此有心于感。而未能无心于求者也。无心者其惟五乎。

九五。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末。无也。與末如之何之末同。

上六。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是謂辭費兌之體故。

䷟ 巽下震上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

貞固之謂。

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此所以爲恆。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化成在久。

象曰。雷風。恆。

其序順也。

君子以立不易方。

萬物莫足以傾之謂。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

未可以貞而貞。

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居恆之始。而遂責人之知。其能免乎。

九二。悔亡。

久中之利如此。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重剛而不中故。

貞吝。

非所貞而貞。

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兌寇幸矣。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君道主變故。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上六。振恆。凶。

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變更易常之謂。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遯亨利貞。未至于否。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无成之主。

小利貞。浸而長也。

聖人不畏剝而畏蹇。以其方長也。

蹇之時義大矣哉。

見險而作。非大人不能。

象曰。天下有山。蹇。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全身遠害之道。

初六。蹇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曰。尾蹇之厲。不往何災也。

二爲蹇首。初在其後。其危可必。勿往乃免。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此爲蹇者也。尙欲收賢市譽。所以異于否。

九三。係蹇。有疾厲。畜臣妾吉。

象曰。係蹇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最近于二。見執者也。欲去不能。祿仕乃可。

九四。好蹇。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蹇。小人否也。

稍遠于二。善爲辭而去。

九五。大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正志也。

剛明中正。素爲小人所服。知其不可爲。以禮而去。守節不失。眞之敢當者。

上九。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剛明中正。素爲小人所服。知其不可爲。以禮而去。守節不失。眞之敢當者。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不正不足以爲大。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

教龜之事。

剛以動。故壯。

謂大壯如此。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由中而行。非大壯而何。天地以正大爲壯。況人乎。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勝廣之事。

九二。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與芮之事。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項籍之事。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藩決不羸。尙往也。

漢祖之事。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子嬰之事。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田橫之事。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君子有不進。進當如此。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明明在上。可進之時。道合志從。无嫌于銳。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當无餘蘊。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若書寬以居之之謂。進之始。其勢必如是。是以君子難處。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王母猶文母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三。衆允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信則人任焉。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尸素貪鄙之謂。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毋悼後害之謂。柔進而上行。麗乎大明。何恤之有。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進不可極如此。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不可夷也。人謂之夷耳。文王具一卦之體。箕子得一爻之用。文王在外面勢大。箕子在內而地親。易地則皆然。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察見淵魚者不祥。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明夷之初。避難早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儆子之事。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文王之事。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飛廉、惡來是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得仁者之中。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家人之正。莫難于女。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惟正身者。然後可以正家。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所謂明內而齊外。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正身莫大乎此。

初九。閑有家。悔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家人之道。尤貴于初。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所謂婦順而正。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家道貴嚴。難過无害。婦子貴順。興嘆非宜。

六四。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忠孝所致。何吉如之。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上正下順。何疑之有。文王之事。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家人之終。不弛其嚴。疑若有悔。惟反身以率之。此所以信服而无怨也。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此論其常。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非大人莫能通之。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可否相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子見南子之事。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異乎泄柳之已甚矣。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一陰處二陽之間。故見疑于上九。上九剛明。不終疑也。故有遇雨之吉。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無咎。志行也。

失位无應。下交于初。同志相求。何咎之有。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所謂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睽極則反。斷決之義。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文王與紂之事。所謂往來之義如此。

利見大人。貞吉。

呂望之事。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睽、蹇皆君子用權之時。而睽以柔得中。蹇以剛得位。此所以或言小事吉。或言利見大人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

其流通之性闕矣。

君子以反身修德。

下學上達而已。

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待時之謂。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比干之事。

九三。往蹇來反。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季子之事。

六四。往蹇來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連猶連茹之連。微子之事。

九五。大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二老是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難脫難而在下。以動爲體。附上乃吉。蹇于之事。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

蹇難之散。故不言東北。

无所往。其來復吉。

箕子之事。

有攸往。夙吉。

微子之事。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

方以類聚之謂。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經綸之際。故。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非大人莫能建不拔之基。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與天下更始。

初六。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坎爲難者也。震脫難。斯討難矣。故上卦皆有討難之辭。而下卦皆有受討之義。初非難首。而以柔在下。

復居解始。是以免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二爲難首。進退疑懼。六五之君。不爲已甚。故得以自歸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爲難之蔽。既免于討。幸矣。復竊高位。宜見伐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既脫難而強進之謂。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大賚四海之謂。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險難大平。可以行其道矣。得位而在一卦之上。故謂之公。周召之事。

䷨䷩ 兌下巽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下不可損。其咸損者。必在上也。上行而不悖。然後可信于天下而无咎也。賢者可貞。君子利往。蓋損也。

在所以爲益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惟如是然後可損。蓋不勞百姓以從己之欲可知。

二簋應有時。

亦非下事上之常道也。

損剛益柔有時。

損而不已。則至于否矣。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惟當之爲貴。

象曰。山下有澤。損。

所謂山殺瘦。澤增肥。

君子以懲忿窒欲。

天下之可損。莫大于此。苟能如此。則其所謂損下益上。豈有不孚者哉。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損益之事。不教以先事而言。格君之非。待其已事。然後遄往。而斟酌以救之。庶幾其可耳。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雖征則凶。而守正不變。其所爲少損。乃所以益之。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是謂致一密勿之義。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納初之說者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爲損之主。柔而得中。下說而附。所以獲祐。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損而不已必益。苟患失之。焉能與此。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損上益下之時。何用不可。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益而不已。遂至于泰。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

言中正。則非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可知。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中虛故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不自滿假之謂。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過則失中。

象曰。風雷。益。

鼓舞萬物者雷風乎。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此其常也。又從而鼓舞之。此物之所以益而不已歟。

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天下所謂益者。莫大于此。人主所謂損者。莫難于此。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民忘其勞之謂。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案）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皆作享。惟益六二。王用享于帝。作享。朱子語類已言之。相沿已久。今仍其舊。

顧俊尊上帝之義同。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與行險以奪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之義同。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與若固有之之義同。言民不震不動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事莫難于遷國。當依人而行。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所謂不從厥志。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之爲務。益下之道。孰大于此。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所謂益而不已必決。

吳園周易解卷五

下經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如是而後可以无悔吝。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必勝于外。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尙乃窮也。

不爲已甚。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除惡務盡。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于天。其勢必決。君子法之。是以施祿及下。而忌居德焉。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欲速之患。又云。欲速不達之弊。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在我无歉。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決小人之道。不惡而嚴。壯于頄。所以凶也。君子反之。是以免也。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外卦受決者也。據其非位。自宜遠引。庶可以免。而剛厲不信。其危可知。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中猶未光。況不中乎。人君而讎匹夫。其誰不懼。

上六。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勢必至是。惟中道乃免。以侯樓僅免于一時。終必見討。觀上爻之義。則夬夬之道未易可知。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臣遇君之象。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堅冰之戒。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伊呂之事。

姤之時義大矣哉。

非大人不足以大有爲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萬姓悅服之謂。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此所以勿用取女必不得已惟剛以制之乃可蓋女子小人在所馭之如何尤當謹之于始也又解云。當辨之于早。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四在外故曰賓。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此非推賢讓能之事。

九三臀无膚其折次且厲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雖過剛不中而无所偏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據非其位安得民乎。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時以杞喻賢以言包瓜非所遇也能含其章遵養也志不舍命者蓋在天下之謂天降之福不亦宜乎。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姤極斯窮惟吝可免。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順以說而應非以剛中則悅非道而已何由得聚乎。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合乎祖之謂。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聚以正故亨。

用大牲吉。

可以備禮矣。

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平治之時□□。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順說之謂。

象曰澤上于地萃。

澤上于地物故萃焉。

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物極則反故。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萃之初羣下爭進三獨无應而比于四故初疑貳淆亂以萃至于若號亦可笑也三志不在四故勿恤往无咎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終未變也。

方萃之時上下順說衆多不正而二獨特引而往是以獲吉而无咎其操守如此宜見信于人神而以薄致孝享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獨无外應而上六以同惡相憂故。（案）萃之時皆以六三陰柔雖不能來事于四退居典二則二又以中正應五懷往而從上六雖非陰陽正應然以順相從上亦說而受之今玩上六言吝揣度之占與六三嗟如之吝原本作六四以同惡相憂故不但本爻無六四即四與三亦不見有同惡意故改六四爲上六與上文嗟如于三之辭亦皆爲吝也。

九四大吉无咎。

惟功可以補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爲萃之主有剛健之才宜大有爲而下皆容順己又悅以應之豈鄙愈戒敕之義哉志在保位而已此其所以未光而以正中故悔免焉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 巽下坤上

能巽于三。是以免焉。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象曰。柔以時升。
自下升上。必得其時。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南征與南狩同義。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姑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君子之升。蓋如此。
初六。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巽之體故。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五爲正應故。
九三。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湯、武之事。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所以爲至德。
六五。貞吉。升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舜之事。所謂盡善盡美。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升而不已。必顛。修身如此。則利莫大焉。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惟大人能以正而免。況尚口乎。處困之難如此。
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免爲口而在上。故曰尚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卷而懷之。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處困之初。最在其下。險難方燬。深藏乃免。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
坎爲赤故。
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噬然以容之時。安可征乎。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據非其位。其患如此。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志在于民。遲遲其行。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羑里之事。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困極則亨。亨調則不安。悔則獲吉。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
分定故也。
无喪无得。

所謂天府。

往來井井。

象有象多。

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能爲己而不能爲人。不足貴也。

所以貴夫勞民勸相。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惟剛。故萬物莫之能挫。

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以濟物爲事。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井以渫而美。性以修而成。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无所可用故。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所養可知。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汲汲皇皇如此。學之爲王者事故也。雖然。惟王明可求耳。

六四。井甃。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自修而已。安能及人。

九五。井洌。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泉以寒爲美。以甘爲貴。自古及今。未有非中正而可以養天下者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道濟天下之謂。

䷰ 離下兌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如此然後宜革也。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

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无欲速之謂。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時爲大故。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革之初。固當徐之。黃牛雖小而堅固。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周公革商頑民之謂。信而後革故。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中行以率之。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下卦受革者也。待之至矣。猶負固怙終。不亦宜乎。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革雖不當。志不害民。旋能改之。何疑之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所謂作而萬物覩。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有其德而无其位。故止于革面。苟强欲改作以服之。適增昏而已。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

象之備莫如鼎。

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養聖賢。以及萬民。是所以享上帝。大亨者。欲其无方之義也。

巽而耳目聰明。

養賢之效。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正、與正位居體之義同。凝、與庶績其凝之凝同。位、與周公位冢宰之位同。命、與說命總百官之命同。能正位然後能凝命。此之謂大臣之任。若鼎趾折足之類。俱非所謂正位。若方雨虧覆公餗之類。俱非所謂凝命。正位凝命。其惟六五上九乎。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轉敗爲功之謂。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

待時之謂。

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過剛不中。故有耳革之象焉。耳革故行塞。行塞故雉膏不食。而不能救。初已出否。故也。方雨虧象也。與覆巽矣。故曰虧而已。悔則有存焉。故終吉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據非其位。理之必然。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鼎既成。惟在舉而用之。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中以爲實。故弄正不趨。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是之謂大成。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繼體之主。未有不更憂患而能恐懼者也。未有不恐懼而能有守者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居有威。然後出可以守。畫主器之難如此。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恐懼而不能修省。猶不懼爾。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恐懼當在初故。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乘剛不能無失。得位不能不復。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雖不當位。而能震斯可免矣。

九四。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不足驚懼遠邇故。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懼而以中故。雖危无咎。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象曰。蔓索索。中未是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失中故凶。得鄰故无咎。婚媾有言。況他乎。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得其所止故。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知嘿猶知言故。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
勢力均故。
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君子无止其所以止。惟于位爲然。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此一卦所喻一身。上宜止。下宜動。初在下而止。猶未失正。二則不快于心。三則危矣。至四則无咎。五則悔亡。六則吉。此所謂時止時行。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上九。敦艮。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自趾至輔。一身之象。上止下動。乃其常也。今下卦皆止。則趾所以立。苟不失正。猶之可也。腓不能使趾。則不快矣。至于限則又甚焉。限。要也。所以限別上下之際。而爲動之主。今一于此。則危斯及之矣。躬也。輔也。止則宜矣。所謂以敦艮。其首乎。記曰。足容重。目容端。口容止。頤容直。觀斯則其義過半矣。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臣之進當如此。又不窮所以能漸。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進銳則退速故。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未有枉己而能正人者。
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巽者順民心之謂。又君子之進當如此。
象曰。山上有木。漸。
非一朝之積。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美成在久。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君子之進。小人不利也。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羣臣嘉賓之謂。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人臣失節者如之。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鴻。水鳥也。棲宿水石之間。而遊于陵陸。至于木。則失其所矣。順以巽。庶可免乎。
六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不枉道以從人者也。巽夫持祿養交者矣。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鴻飛冥冥。乃其最也。而易之所取。在于漸耳。故極于可用爲儀焉。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無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少女歸長男。非獲已也。時不可過耳。

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

異乎咸之下女矣。

無攸利。柔乘剛也。

上僭之謂。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

歸妹之時。

君子以永終知敝。

敝常在于歸妹。又戒在不終。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歸妹惟以娣爲可久而吉也。又慎于羣小。何咎之有。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未敢失正配之禮故。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說故歸迭。二未變。故反以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二五無隙故。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歸妹以娣。復以行帝乙。宜其有幾望之寵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無血。無攸利。

象曰。上六無實。承虛筐也。

時過動極。宜其然。

吳園周易解卷六

下經

震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反乎貢者也。

王假之。尚大也。

无此疆彌界之謂。

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大有爲之謂。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從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于鬼神乎。

當持之有道耳。

象曰。雷電皆至。豐。

至猶極也。

君子以折獄致刑。

亦猶藉雪之意發也。

初九。遇其配主。

所配之主。謂五也。

雖旬无咎。

豐之初故。

往有尚。

多故之時故。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

雖在下故。

有孚發若。吉。

不改其明之謂。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明雖稍盛。然未可大事。剛而不中。是以動而有折肱之象焉。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夷與蔽有夷之行之夷同。五以尊居位故也。故雖不當位而主行焉。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用晦而明。取于人以爲善者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明動皆有極故。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處旅以柔順麗明爲貴。

旅之時義大矣哉。

惟仲尼爲能盡此。

象曰。山上有火。旅。

非其所故。

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觀寡故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不能自激昂故。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得處旅之道。然必正乃可以免。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剛而不中。傷矣乎。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雖非其位。而麗乎明故。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此旅而得位者。所謂開其政。非有所助而然。特其譽上逮而已。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剛而无應。以處乎上。其能免乎。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是以柔順之。而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行事不厭丁寧。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方事之初。人情猶豫。尤貴乎果斷故。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其巽已甚。君子不貴。

九三。頻巽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行權之道。安可常哉。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不爭而得之謂。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戒告丁寧庚之謂矣。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九三之巽已吝。況上九乎。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然後可以爲說。不然。則說亦不以道。所謂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耳。何足貴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天下之所說。莫大于此。所謂說者。惡夫不以道。故六爻皆以剛爲貴也。

初九。和兌。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所謂和而不同。

九二。孚兌。吉。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以剛中故。

六三。來兌。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此與佞人來矣之來同。无因而至。佞可知矣。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糾逐小人而疏之。宜有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居中履正。而欲惟天下之說已。所謂一言喪邦。不亦危乎。

上六。引兌。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處卦之外。雖異乎來兌。然將順而已。是以未光也。與夫引君以當道異矣。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此險難所以散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不失位故。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此之謂濟難。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險難既散。將建國家。郊廟爲先。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坎爲難者。險難既平。卽當見討。能自歸者爲上。故初以先順達吉。二爲難首。舍九而奔則悔亡。三從難者也。雖不能歸其羣。而能殷身自歸。亦可以免。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光武散赤眉之衆。使各返其家。是也。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

與天下更始。

渙王居。无咎。

反正之謂。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所以爲節而亨。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已甚之謂。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惟中正然後可以通天下之志。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皆以中和爲貴。

象曰。澤上有水。節。

水性散漫故。

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所謂內節于己。而外節于萬物。德行猶議之。而況其他乎。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外卦受節者也。內卦節物者也。節之初。最處于下。故不出戶庭无咎。至二則失之矣。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以歸而居內故。況爽下乎。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姑息之謂。

六四。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承上道者。受節而无所迕之謂。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躬行以率之之謂。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物雖不堪。于己寡過。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不能通變之謂。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柔在內。故能虛。剛得中。故能執信。說而巽。是以不疑于物焉。其化宜矣。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其他可知。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中孚似之。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變化大興。是謂天德。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宥過无大之謂。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其子和之。則其信可知矣。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據非其位。有疑于四。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絕類于上一人。此大臣之无朋者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中不虛。故未能廣。然无可无不可。故无咎而已。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此信不足而急人之知者。異乎在陰之鶴矣。

䷽䷲ 震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權不足故。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小過可耳。非大人所宜。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不可爲常。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上逆而下順也。

同于隨矣。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君子之過。如此而已。是過于厚者也。故可以知仁。

初六。飛鳥以凶。

應于四故。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最在下故。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臣。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相過謂之過。遐遠謂之遇。小過之時。宜下不宜上。故可過其臣。不可過其君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妣之與臣。何可遐遠。以得位而在中故。至三則雖過有所不可。不得弗過焉。又當防之。弗防而從之。

凶斯及之矣。上六已亢。非所應故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雖不當位。然以下應于初。故不可過耳。然亦不可久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雷在山上之象。

公弋取彼在穴。

下而小取。庶幾焉。上自應二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已亢矣。雖過不可。況欲過焉。飛鳥之上。必離于網罟。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所以貴夫防微。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小者皆亨。則上下儉惰之時。故以利貞終止爲戒。與牽作興事同義。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此微戒无虞之意。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既濟之初已如是。況其久乎。此高宗伐鬼方所以至憊。而九五之禴祭所以吉大來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居既濟之時，而中道自守，雖見侵于羣枉，必无失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其憊者，小人好恃其强，出以取勝，而不恤國家之患故。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處坎之下，當如是耳。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文王之事。

上六，濡其首，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此亦飲酒而濡其首故，謂終止則亂。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處未濟而不果如此，何利之有。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凡得中，皆有亨之道焉。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濟難之道，惟克果斷，乃罔后艱，非柔之所能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孟正以待之。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此亦曳其輪而濡其尾者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曳其輪而已，是以爾之中。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剛在險中故。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下卦皆在險，而二獨以中獲吉，初不量力，而三不當位，故其凶如此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已出險故。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兼容并包，虛己委任之謂。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處卦之外，孚于酒以全身可也，濡其首則已甚矣。未濟之終，有既濟之象焉。飲酒可也，濡其首則過也。

吳園周易解卷七

繫辭解上

繫辭有三，有繫一卦之辭，所謂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是也。有繫一爻之辭，所謂繫辭焉以斷吉凶，是故謂之爻是也。有繫易之辭，所謂上下繫是也。蓋聖人既本陰陽而寓吉凶之理于卦爻象矣，于是統而繫之，論其所以然，以示天下後世，使知其說而玩之，始于修身，終于復命，始于參天地而成位，終于理天地而成能，以此處上，則帝王天子之極也，以此處下，則元聖素王之道也，此先聖所以垂教之極致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天尊地卑，則乾坤之體可見。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上下既列，則貴賤之位可明。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天動地靜，則剛柔之才可識。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陰陽既辨。則異同立。異同立則愛惡形。同者以類聚而相愛。異者以羣分而相惡也。愛惡相攻。吉凶所以生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陽輕清。故升而爲象。陰重濁。故降而成形。形象分。則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逮。此萬物所以生。而變化所以兆也。

是故剛柔相摩。

所以有八卦。

八卦相盪。

所以有六十四卦。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此所以有萬物。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此萬物所以生生不窮。而人事于是乎始也。

乾知大始。

主通其數。父道也。君道也。

坤作成物。

主成其功。母道也。臣道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付之六子而已。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

故不言而人推高焉。

易從則有功。

故不言而人推厚焉。

有親則可久。

物莫離焉。

有功則可大。

物所歸焉。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所貴乎易者如此。易道有三。下焉者以之成己。中焉者以之成位。上焉者以之成能。成己者。六十四卦

之義也。成位者。乾坤之德也。成能者。大易之道也。引而伸之。成己者。君子事也。成位者。賢人事也。成能者。聖人事也。此言聖人法乾坤成位之事。故稱賢人焉。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所謂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

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此章明聖人本陰陽作易。以寓吉凶之理。而法其道以成位乎其中之事。易之大教。具于此矣。故以爲繫辭之首焉。夫易之爲書。明吉凶而已。吉凶之理。具于六十四卦。而其原皆本于八卦。八卦又本于乾、坤。故學易當自乾坤始。然乾坤無形。不可億度。觀諸天地。乃可概見。蓋乾、陽物也。統天者也。坤、陰物也。統地者也。觀天尊地卑。則乾坤上下之體定矣。卑高以陳。則乾坤貴賤之位見矣。天動地靜。則乾坤剛柔之材審矣。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惟因象設卦。故觀象繫辭。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此六十四卦所以殊用。而吉凶各不同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晝宵進。夜宵退。能憂則常得之。無虞則常失之矣。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因陰陽之理以寓人事。是天地之道而人法之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大象也。

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小象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攷之于卦。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決之于蓍。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聖人法六十四卦以修身應物之事。故曰君子而已。吉則行之。凶則違之。何不利之有。

此章明聖人既設卦矣。然後觀其象而繫之辭。以明吉凶。以教天下。後世使人法之。可以無大過。是故

有大象之辭。卦辭是也。泰之小往大來吉亨之類是已。有小象之辭。爻辭是也。拔茅彙征吉之類是已。

二象之辭。雖不相同。皆因剛柔之變而已。剛柔相推而變化生。變化生則利害形。利害形則吉凶著。其在人。則語默進退之象。故聖人寓以得失悔吝之旨焉。君子能居而安之。樂而玩之。因時應變。行其吉而違其凶。何不利之有。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于象言象。則知爻者小象也。于爻言變。則知象者大象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吉凶悔吝生乎動。特有小大耳。

无咎者。善補過也。

本有過而能補。所以免咎。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

位不過六爻。卦不過陰陽。而吉凶所以不同者。惟其卦之義別耳。卦名定。然後小大可見。爻象可命。

辨吉凶者存乎辭。

此象爻之不可易也。非辭則情不可見。

憂悔吝者存乎介。

欲无悔吝者。當辨之于早也。

震无咎者存乎悔。

易之爲教。莫大于此。悔則動而轉禍爲福矣。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

惟其取象如何耳。取象不同。言大則易。言小則險。

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此无事之時。所以當玩其辭。然後有事之時。能惟變所適。

此章全明繫辭之意。學者不可不委曲盡心焉。毋以一端而取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此聖人體易以成能之事。所謂因陰陽以統天地也。

仰以觀于天文。

日月是也。

俯以察于地理。

山川是也。

是故知幽明之故。

觀日月之象。則天明可知。察山川之形。則地幽可見。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始于震。終于艮。則始終之說可知。始于復而萬物生。終于剝而萬物死。則死生之說可知。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生生死死。往來乎天地之間耳。精氣之聚而爲生。散而爲死。則知鬼神之情狀。亦與人同而已。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觀于易而知二者。則與天地相似矣。故莫之或違。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與天地相似。則知周乎萬物矣。故能以其道濟天下而莫之或過。

旁行而不流。

不過者經也。旁行者權也。

樂天知命。故不憂。

順天之數故。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體地之德故。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若然者。非特不違而已。又有以成其違。

曲成萬物而不遺。

非特不過而已。又有以輔相其宜。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惟其能裁成輔相。故不違消息進退之理。此其所以无違過也。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變化不測。故曰无方。數所不及者。體而用之。故曰无體。

一陰一陽之謂道。

體而用之。寓于卦象者也。有所存焉。此易之所以爲體。而萬物之本也。

繼之者善也。

功用益顯。四德是已。

成之者性也。

人皆具是。惟君子爲能默而該之。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此易所以不得不興而聖人所以不得不作也。顯諸仁、藏諸用。

所以列于卦、故曰顯。所以寓于蓍、故曰藏。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與民同患之道盡矣。

盛德大業至矣哉。

內外兼進之謂。

富有之謂大業。

廣大悉備之謂。

日新之謂盛德。

萬世無弊之謂。

生生之謂易。

變化无窮之謂。

成象之謂乾。

凡所以造始者、皆乾之道。

效法之謂坤。

凡所以成終者、皆坤之道。

極數知來之謂占。

通天下之性是也。

通變之謂事。

成天下之務是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凡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使民由之而不知者是也。聖人體此以治天下、則天下治、侍王之能事畢矣。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

極乎形氣之表。

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默而該之。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所以有廣大之號。

夫乾、其靜也專。

其動也直。

無所待也。

無所屈也。

是以大生焉。

无所不覆。

夫坤、其靜也翕。

收斂之謂。

其動也闢。

敷施之謂。

是以廣生焉。

无所不載。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聖人之德如此、能廣大則可以配天地、能變通則可以配四時、能顯晦則可以配日月、能易簡則可以配乾、坤之至德。廣大者、易之道也。變通者、易之用也。陰陽之義、易之行也。易簡之善、易之德也。此皆成位之事。

子曰、易其至矣乎。

不可以有加矣。

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

聖人體易而法天地之大、故德崇而業廣。德高明而道中庸之謂。

知崇。

北方之物也。

禮卑。

南方之物也。

崇效天、卑法地。

崇效天、故德言崇。卑法地、故業言廣。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由而不知之耳。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惟聖人爲能成其性而存之、惟能成性、故能存其所存。能存其所存、故道義之所自出也。道、天也。故御以之崇、義、人也。故業以之廣。知夫天之所爲、則知人之所爲至矣。故聖人重禮治。

此章言聖人立爻象之教不可進如此學者當擬之而言能之而動則可以成變化之道天道不可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

八卦是也

象其物宜

六十四卦是也

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象言其體非極深不足以知之爻言其用非研幾不足以知之典禮者治人之具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

故當擬之而後言

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故當議之而後動

擬之而後言

象有定體故言擬

議之而後動

爻主通變故言議

擬議以成其變化

神而明之之謂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道行于妻子則无所往而不行矣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此所以貴乎擬議五十而學易可以无大過如此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又明言行不必同也惟其當而已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又明慎則寡過之義故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勞謙君子有終吉

謙之利如此可不務乎

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又明寡過之義不特以慎爲美又以謙爲貴

亢龍有悔

亢之害如此可不戒乎

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不謙之咎

不出戶庭无咎

藉用白茅慎以往也不出戶庭慎以居也

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此又明寡過之義不獨以謙爲貴又當以不密爲戒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又明寡過之義當以任重爲終故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

知此則可以保天下國家矣聖人雖立象以盡意意有不可以言盡故繫辭焉以盡其言而言又有不可以窮故卦爻之辭亦舉其大略耳觸類而長之然後易之道明故聖人舉是數爻而廣喻之以爲教使學者知其旨而期于自得也如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象以爲中心願焉而繫辭乃推言行之動天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象以爲中直爾而繫辭乃有出處語默斷金如蘭之義故所貴乎觸類而長之者如此學易者不可不知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商子曰繪事後素固已出于詩人之意外矣子夏又云禮後乎又出于仲尼之意外故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蓋六經俱然不獨詩也而易象尤重此聖人所以至于韋編三絕而不知老之將至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案）朱子爾類云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揲蓍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爲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揲蓍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爲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闕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是朱子之時節次已錯今此本天一至地十至地十二十字移在第十章首而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四十四字移在再扐而後掛之下即朱子所見舊本也

聖人既爲卦爻以示教而卦可以藏往而不可以知來爻有變動學者莫知所適故作爲大衍之法質諸神明以求之使天下後世有攷焉四時十二月二十四氣與閏是爲一歲天地之功成而萬物之理備矣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數具此矣而著之數適合焉是謂神物故取而用之

分而爲二以象兩

陰陽。

掛一以象三。

沖氣。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言再扐而後掛。則未扐不掛可知。言掛而後言揲。則掛亦揲可知。凡分揲无常數。惟盡所欲。質諸鬼神之義也。蓋分而爲二。先揲其左。後揲其右。皆扐其餘數。謹其奇耦。然後掛。而又四揲三觀其餘。以定陰陽。此三者皆奇爲老陽。皆耦爲老陰。一奇爲少陽。一耦爲少陰。凡三揲而成六爻。是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每卦每爻必具三才之義也。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此不易之理也。後世以三金易之。蓋得其遺法。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五行之所以生成也。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故乾坤之策取焉。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參天之數。

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兩地之數。

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乾坤之策。乾坤一爻共六十策。此一候之數也。故三百六十日而七十二候具焉。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大衍之數所以五十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

陰陽體也。

十有八變而成卦。

陰陽之氣全。

八卦而小成。

四時具矣。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萬物之義備焉。

天下之能事畢矣。

體常盡變。無所不過之謂。

顯道。

所謂顯諸仁。

神德行。

所謂藏諸用。

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大衍之數。一歲之數也。天地之數。五行之數也。五行運于天地之間。五歲而小成。故五日爲一候。三候而爲氣。二氣而爲月。三氣而爲節。二節而爲時。四時八節十二月二十四氣。凡七十二候三百六十日而歲功成。乾坤之策。具于此矣。故欲求乾坤之策以合大衍之數。當自五位始。所謂五位者。有相得之位。有相合之位。其相得也。分而爲十日。其相合也。分而爲十二辰。故天一與地二相得而爲甲乙。天三與地四相得而爲丙丁。天五與地六相得而爲戊己。天七與地八相得而爲庚辛。天九與地十相得而爲壬癸。此屬乎天者也。其相合也。天一生水于亥子。而地六成之。地二生火于巳午。而天七成之。天三生木于寅卯。而地八成之。地四生金于申酉。而天九成之。天五生土于辰戌丑未。而地十成之。此屬乎地者也。天道常動。故十日運乎上。地道常靜。故十二辰定乎下。天地相合。而後萬物生乎甲子。而終于癸亥。凡六十日而一周。是謂之策。是五日所以爲一候。而五歲所以爲小成。故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火金屬乎地。是謂兩地。合其生成之數。凡四。四六二十四。故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合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是爲一歲。而萬物所以終始可見矣。變化之所以成。鬼神之所以行。可知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濟世之具。

以言者尙其辭。

謂繫辭。

以動者尙其變。

謂爻。

以制器者尙其象。

謂卦。

以卜筮者尙其占。

謂大衍。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

孰能與于此。

此卜筮所以當之。

參伍以變。

謂九六。

錯綜其數。

謂六爻。

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

謂八卦。

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

謂六十四卦。

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此制器所以當之。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此言動者所以當之。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此之謂至變

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此之謂至神。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章明易之爲教。有聖人之道四焉。據上蓍事。是亦聖人所以應世之迹而已。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至神之事也。以制器者尙其象。至變之事也。以卜筮者尙其占。至精之事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遂知來物。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遂成天下之文。定天下之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遂通天下之故。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案）漢書律曆志引天一至地十二十字。與天數五五章行鬼神也四十四字相連。則蓍因時。此簡錯未書也。朱子本義云。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則已并誤矣。此本亦仍錯簡之舊。

此重言卦蓍之妙用。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

陽以開之。陰以成之。

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不離五行之數。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萬物莫能逃數故也。謂明卦爻之辭。所以斷吉凶者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

蓍之知來。故曰圓。通變。故曰神。

卦之德方以知。

卦有定體。故曰方。預言禍福。故曰知。

六爻之義易以貢。

觀其動爻以斷吉凶。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

既有以藏往。又有以洗心。退藏。待其來則應之。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有以研萬物之理。然後有以藏往。有以窮萬物之數。然後有以知來。可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使天下萬世服從聽順。而不知所以然。是以謂之神武而不殺者也。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明于天之道。故有以興神物。察于民之故。故有以前民用。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齋戒者。將與民同患故也。神明其德。顯仁藏用之謂也。蓍卦既設。則天下之故无不知。雖千萬世之後。吉凶无不著。非神而何。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

言萬物所以出入也。

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此論卦之德。言萬物所以始終也。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此論蓍之德。陰陽各二。老少各二。

是故易有太極。

所謂太初。

是生兩儀。

一奇一耦。

兩儀生四象。

此乾坤所以三畫而後成卦。

四象生八卦。

八方之義所以設。

八卦定吉凶。

變爻自此始。

吉凶生大業。

人道自此成。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

是以聖人效之而立卦。

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是以聖人象之而立象。

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通而變之。使民不倦。必得崇高備物之事。

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所以有繫辭。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所以有爻。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所以有象。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所以有卦。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奇耦之畫。一也。八卦。二也。六十四卦。三也。三百八十四爻。四也。

繫辭焉。所以告也。

觀陰陽之形象。而繫卦爻之辭。以明吉凶。使天下後世。或動或靜。可以免乎大過。非以告而何。

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定之以吉凶。吉凶生大業之謂。所以斷也。以斷天下之疑之謂。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章通言立卦之因。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變而通之者。若黃帝堯舜設法立制之謂。鼓之舞之者。若黃帝堯舜使民由之而不知之謂。作易之旨。至于是而極矣。非聖人孰能與此。故終之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苟不能然。欲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不可得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章統明立象之意。

吳園周易解卷八

繫辭解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六十四象皆出于八卦。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三百八十四爻皆出于六位。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

陰陽之象盡于此。

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天下之事具于此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此聖人所以憂患而設教。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立本以守常。趣時以適變。

吉凶者。貞勝者也。

鶴鳴倚伏。守正者勝。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貞者固也。天地以貞而能明。天下之動。以一而能勝。一于善則吉。一于惡則凶。惟其所貞而已矣。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確然隤然。皆貞固之謂。易簡之道。常不失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天地易簡。自然之理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可不貞乎。

功業見乎變。

所謂吉凶生大業。舉而措之之謂。

聖人之情見乎辭。

爻人治物之意。

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繼天地而爲民之父母。如此而已。

聖人之大寶曰位。

行道之具。

何以守位曰仁。

爻人爲本。

何以聚人曰財。

養人之具。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已養然後可教。教之然後可治。是以歷世聖人。所以通變盡神。无非生民之道而已。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地植物也。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通神明之德。八卦是也。類萬物之情。六十四卦是也。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蓋有中虛之象焉。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益民莫大于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頤中有物之象。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所謂通變之謂事。鼓之舞之以盡神。至于黃帝堯舜而其法成矣。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乘木之象。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隨物之宜而施之。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思慮而豫防之。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震艮爲木爲石之象。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之象。此數事皆先聖所作。皆通變之謂事之謂。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壯之大者。莫大乎宮室之屬。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喪過乎哀。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揚于王庭。夬大于是。自宮室棺槨書契以下。皆巧者遇之之謂。故但言後世聖人而已。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此制器者以一取之。而其文无不一也。

象者。材也。

言其一卦之材。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制器者尚象。則取像而已。未盡變通之理。若夫明天下之動。而言其吉凶。非爻不可。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

兩儀爲主。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

順故也。

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逆故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來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一往一來。一屈一伸。此天地萬物之理。而道之所以冒天下者。如此而已。何容私于其間哉。而憧憧然耶。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非可戚之事而勞之。則徒敗其名焉。非可據之物而據之。則徒喪其身耳。名敗而身喪。妻猶不可見。況他人乎。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天下无難事。人自不爲耳。使其規模先定而後爲之。有所不發。發无不中矣。射隼之難。先審其括。尚猶可獲。況其下者乎。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利則勸之。威則止之。小人之福也。惡積而身滅。罪大而已爽。小人之禍也。不能防患于至微。而僥禍于已顯。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又焉能逃罪哉。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小人之不可大受如此。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于石焉。事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非神不足以知幾。非介不足以斷幾。知而能斷。惟天下之至聖爲能如此。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先幾而作者。謂之聖。後幾而改者。謂之賢。見幾而改。則與夫遠祇悔者異矣。惟顏子近之。茲所以其殆庶幾乎。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名乾以配坤。名男以合女。天地之義。盡于此矣。三人行。失其配。一人行。則一遇其偶。

乾坤之道。無非致一而已。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先定而終不易。其所守。惟有恆心者能之。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

萬物所由安也。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

此況兩儀

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其剛柔有體。故以體天地之撰。其陰陽合德。故以通神明之德。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

合德。故其名也雜。有體。故其義不越。

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

此言爻象也。

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此言卦辭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此章言爻象變化。以示吉凶。因此吉凶之理。而示天下後世。使知吉之可爲。而凶不可爲。以濟民行。以明得失之報。此作易之意也。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憂天下之憂者能之。

是故履德之基也。

履、禮也。非禮勿履。而爲德之基立矣。
謙、德之柄也。
謙則有所持。
復、德之本也。
克己爲仁之闢。
恆、德之固也。
恆久不已。故物莫能傾焉。
損、德之修也。
遠害。故能自修。
益、德之裕也。
善者進之。故裕。
困、德之辨也。
不辨辨之。
井、德之地也。
井是已。
巽、德之制也。
行權故也。
履和而至。
故以和行。
謙尊而光。
故以制禮。
復小而辨于物。
故以自知。
恆雜而不厭。
故以一德。
損先難而後易。
故以遠害。
益長裕而不設。
故以興利。
困窮而通。
故以寡怨。
井居其所而遷。
故以辨義。
巽稱而隱。
故以行權。
履以和行。
非禮勿履。貴和爲至。
謙以制禮。
稱物平施。是以尊而光。
復以自知。
退藏于密。是以能辨于物。
恆以一德。
立不易方。是以雜而不厭。
損以遠害。
懲忿窒慾。是以先難後易。
益以興利。
遷善改過。是以長裕而不設。
困以寡怨。
致命遂志。是以困而不窮。
井以辨義。
往來井井。
巽以行權。
申命行事。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
得失之故。
爲道也屢遷。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未嘗同也。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天地之間。
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此之謂履遲。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

此所以不可遠。

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此聖人所以爲善教。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

雖上下无常。不可爲典要。而卦爻之辭。以斷以告。亦已明矣。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小人亦不可饒倖。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

始作卦書。終作卦體。書之與體。非易之質而何。

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此六爻所以不同。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

本明而末得矣。先難後獲之謂。

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初爻爲一卦之門戶。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二與四。三與五之謂。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

此聖人所以斷吉凶者也。

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明一卦之材故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此論明夫中爻之義。二四俱陰位。常以柔爲主。三五俱陽位。常以剛爲勝。柔居外卦之下。而多懼。剛居內卦之上而多凶。非其柔危其剛勝耶。此亦聖人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之旨。雜物撰德。辨是與非。舍此何以備哉。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八卦之作。本于陰陽。以明人事。然後成卦。卦成而後三才之道具乎其中。故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自陰陽言之。天道也。自剛柔言之。地道也。自仁義言之。人道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此易因陰陽以明人事。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此周易之作。所以興于連山、歸藏也。

是故其辭危。

遲而隱也。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雖畏勿畏。出畏入畏。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求者皆得焉。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其爲教如此。所謂易之道故。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此言天地健順。猶常知險阻以爲進退。況人可不視治亂以自爲懼乎。是故聖人內研諸心。外研諸侯之慮。而作易。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使後世變化云爲者。于此以研治亂吉凶之理。而以明進退焉。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吳園周易解卷九

說卦傳解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聖人作易不起于蓍。所謂幽贊于神明而生蓍者。數天下。求易之法耳。以行易之道于天下後世也。既作易而无以行之。則夫後世義從而師乎。故既作易之成。于是幽贊于神明而生用蓍之法。參天兩地而倚數。其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也。觀變于陰陽而立卦。十有八變是也。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引而伸之是也。卦爻既明。而吉凶之理可見。和于道而无乖。順乎德而不逆。理于義而不亂。以窮理。以盡性。以至命。無入而不自得。此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所謂性者何也。三才之道而已。三才之道。在天則爲陰與陽。天統元氣故也。在地則爲柔與剛。地統元形故也。在人則爲仁與義。人統元識故也。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易之成卦。先六而成爲是也。六畫俱而三才之義在其中矣。此之謂將順之法。所謂觀變于陰陽而立卦是也。然易之道。无所不順也。故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六位而成章。陰陽言其體。剛柔言其用。所謂發揮于剛柔而生爻是也。不言人道。即因天地以明人事故也。將使人明性命之理。則如之何。明乎三才之道而已。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天地之定位。山澤之通氣。雷風之相薄。水火之不相射者。天地定位。然後六子得以致其用故也。然有所謂八卦相錯者。言乎其氣而已。易主定未來之吉凶。故曰逆順也。此亦明蓍龜之用。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天地定位。然後六子得致其用。故始于天地。六子致用。而天地收其功。故終于乾坤。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乎言。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主歲功者天也。故獨稱帝而已。此言帝出入之序。而非所以論八卦之位也。八卦之所以分于四方。各有義矣。帝未嘗出也。萬物之出。帝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入。帝與之入。而不拒。此所以爲帝。不言天與乾。而言帝。天地者形也。乾坤者氣也。其所以轉運升降。必有物以主之。此所以配昊天上帝。然則所謂出者。果何物哉。亦氣而已。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深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萬物之所以出入。惟從仁而已。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火水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妙萬物而爲言。故收功于無爲。付之于六子而已。天之高。地之厚。猶自其根本中來。況六子乎。此六子之所以變化既成萬物者。各得成之一體故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解同。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解同。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解同。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解同。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于地也爲黑。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于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于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于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于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于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于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于木也爲堅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于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于木也爲科上槁。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于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凡此諸象、于卦爻中未嘗有所寫焉、何也、以是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其所以爲物、在實孜之歟。

序卦傳解

〔案〕此下二篇、並無解釋、錄經文以存其舊。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右下篇

雜卦傳解

〔案〕此篇全用朱子本義、別無解釋、姑仍其舊。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或曰二卦互有與求之義。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震遇坎、震動故見、坎險而不行也、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也、或曰、屯以初言、蒙以二言、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止健者時有適然、无妄而災自外至。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白受采。

兌見而巽伏也。

兌陰外見、巽陰內伏。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前无故、蠱後當飭。

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

誅、傷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剛柔相遇而剛見掩也。

咸、速也。恆、久也。

咸速恆久。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大壯則止。蹇則退也。

止、謂不進。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旣明且動。其故多矣。

離上而坎下也。

火炎上。水潤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不處。行進之義。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

來讀、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自太過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錯簡。今以韻協之。又似非錯。未詳何義。

吳園周易解附錄

序論一

生生不窮。故謂之易。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蓋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循之不可得。故曰易。

序論二

聖人取夫陰陽變化之理。而寓之卦。以著吉凶悔吝利害成敗之說。雖非道之妙。而所以微顯闡幽。爲教之法。舍是則亦不可得而見矣。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此言陰陽之理待易而後明。易亦待陰陽而後顯也。君子所以修身爲家爲國爲天下。得是而窮之。知夫變化之所自然。後趨時乘理。應對酬酢。無所凝滯。人苟不明乎此。是未免乎膠柱鼓瑟。刻舟求劍之比也。易之爲名爲義。可不察歟。

序論三

爲天下國家與夫修身。皆人事也。其吉凶悔吝。利害成敗。何與乎陰陽之說。而聖人取是以明之。何也。曰。修身也。齊家也。治國也。平天下也。其事不一。其時不齊。所謂吉凶悔吝。利害成敗。不可以偏舉。而又不可以概論。則將示訓于天下。備垂教于後世。無定法而可乎。雖不可無定法。而萬事萬物之變。今昔異宜。一日萬機。觸禍倚伏。又不可以言盡。此聖人所以體夫天地萬物之象。推剛柔變化之說。而寓其意于爻。以示吉凶悔吝利害成敗之大法。使天下後世可放焉。中才學之。可以守身。可以有家。可以持國。可以保天下。智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不可見乎。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而終之以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此易之爲道。所以唯變所適。而異乎詩書禮樂不可爲典要。非中人以上。焉足以與此。嗚呼。學易而不知通變之義。不盡鼓舞之能。是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舟而求劍。豈知夫易之所以爲易者哉。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黃帝堯舜所以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也。三代之書。或曰連山。或曰歸藏。或曰周易。而易之名莫之或改。豈非變通之義不可易歟。由是觀之。易之爲教也。象而已矣。而所以爲教。在意不在象。舍象則無以見意。此八卦所以爲易之本。而三代同之也。昔虞翻好易。遇飲三之夢而不得其說。猥曰。易道在天。三爻足之矣。豈眞知易者哉。管公明有云。善易者不論易。可謂知言矣。惜乎其效止于占相。而未能闡聖人之圖奧。是以君子不多焉。

序論四

易者象也。則無適而非象。今獨以八卦爲易之本。豈非天下之象備于此歟。曰。然。易不云乎。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然則易之象八卦而已。而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何。曰。此先儒所以紛紛而莫之或一也。夜諸聖人之辭。而觀其立言之序。其得失可見矣。其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繼之繫辭焉所以告也。則所謂四象者。卦爻之謂爾。果以爲卦爻。則非生八卦之四象可知矣。非生八卦之四象。則非金木水火與七九六八之數。又可知矣。旣曰易有四象。則易中之象焉。果易中之象。則非蓍龜河圖之類可知矣。有四象然後繫辭焉以告。則非所謂得失憂虞進退晝夜之象。又可知矣。然則果何爲而四耶。曰。亦索諸卦爻而已。奇耦之畫。一也。八卦。二也。六十四卦。三也。三百八十四爻。四也。有奇耦之畫。然後八卦成。八卦成。然後六十四卦立。六十四卦立。然後三百八十四爻顯。易之象于是乎備矣。奇耦者。陰陽之象也。八卦者。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也。六十四卦者。天下至賾之象也。三百八十四爻者。天下至動之象也。陰陽之變而至于天下之至動。則所謂爲天下國家。與夫修身吉凶悔吝成敗利害之理具矣。聖人之意于是盡矣。易之爲教于是宣矣。故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不其然乎。然則聖人以此繼夫天生神物。與夫河圖洛書之後。豈無意耶。曰。惡得無意。此意所以明作易取象垂教之所由也。豈苟然哉。蓋生覆者天之職。形載者地之職。教化者聖人之職。萬物失其理。則天地之過也。萬民失其性。則誰之過

無。故聖人效天地變化。而欲作爲書以示教。以爲言不切則不能動人。故又取則蓍龜。而告人以吉凶禍福之理。然言不能盡意也。故又法天之垂象。使其如日月星辰然。人皆觀而自得焉。然天下之象衆矣。悉備之則不勝其煩。而特言之則又恐不足以盡意。故又法河圖、洛書之文。而畫卦。于是四象立而吉凶之理著矣。四象者。所以法圖、書之文。而象日月之著也。繫辭焉。所以則神物之告人也。定吉凶。所以效天地之變化。既成萬物也。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所謂大業者。是聖人變通鼓舞以盡易之妙。效天地變化之極致也。故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大乎蓍龜。此言聖人據崇高之勢。而能法象則效。成器致用。利天下以盡變通鼓舞之事業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則取諸離作結繩而爲網罟之類。作爲耒耜衣裳舟楫弓矢臼杵之器。雖然。苟有其位而無其德。雖欲有爲不能也。苟有其德而無其位。雖欲有爲不可也。故古之帝王多矣。而能通其變神而化之者幾何耶。仲尼以大聖之才。不得紹三王之業也。然聖人之心。易嘗一日而忘天下。故歷聘七十二君。無所用。老矣。退而修易。作繫辭焉。然後易道彰明。無餘蘊矣。此其功所以與伏羲、文王同。而其澤百世不斬也。是以言崇高富貴。必繼之以聖人。而論蓍龜之功。獨在聖人之後也。然則不及圖、書何耶。曰。首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則圖、書之功見矣。此聖人立言之深旨。不可不攷也。

序論五

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圖、書之功著。則八卦果圖、書之成法。而四象果金木水火與六七八九之數歟。曰。若是則伏羲不足謂之聖。而五行先于天地也。蓋伏羲之作易也。深探陰陽之本。而究太極兩儀四象之旨矣。而未得所以顯之之方。俯仰以觀。遠近以取。畫類天下之象矣。而未得所以類之之體。于是則圖、書之文。有奇耦相生之義。而作畫卦之法焉。然後神明之德可以通。而萬物之情有以類。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言揆其大法以爲卦爻云爾。所謂金木水火之象。與夫六九七八之數。皆後儒之妄也。然則所謂兩儀四象。果何物耶。曰。易變爲一。是謂太極。此道之所以包括天地五行之樞要。而氣之母也。一氣初判。陰陽始分。輕清者上浮。重濁者下聚。故謂之二氣。二氣不變。變化不成。一陽一陰。或左或右。更進迭退。斯有老少。故謂之象。儀者陰陽之體。而象者陰陽之用也。此天地五行所資以生化萬物而不窮者也。是謂神明之德。此八卦之所由別也。然兩儀四象。其數六矣。而八卦皆成于三者何也。豈非所謂三極之象歟。曰。易固備三才之道矣。然方畫卦之始。取則于陰陽之道未興也。及夫三畫既列。然後人道存乎其中爾。取則于陰陽。而獨以三何也。曰。經不云乎。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蓋陰陽不竝立。剛柔不竝行。獨立亦不能以自生。獨行亦不能以自成。是故二儀以爲主。四象以爲輔。合而爲乾坤。布而爲六子。乾也者。純乎陽者也。坤也者。純乎陰者也。陽用事則爲艮、爲震、爲坎。陰用事則爲巽、爲離、爲兌。此乾坎艮震所以處乎東北也。而坤兌巽離所以處乎西南也。各從其類也。然則八卦皆始于一。立于兩。而成于三。此三才之象所以形乎。聖人必言于重卦後者。蓋易至于重卦而後人道見故也。雖至于重卦而後人道見。然三畫之中。三才之道已具矣。何則。兩儀者陰陽之合。而四象者陰陽之分也。自形名以觀之。陰陽之分不同。自太極以觀之。則陰陽又合有沖氣。是故少陽者陰中之陽也。老陽者陽中之陽也。少陰者陽中之陰也。老陰者陰中之陰也。而所謂兩儀。陰陽之沖氣也。惟沖氣然後可以生萬物。此八卦所以兩儀爲主。而四象輔之而已。猶人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然皆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由是觀之。所謂卦皆具三才之道。豈不然乎。至于重卦。然後兩儀四象之體全。而所謂陰陽也。剛柔也。仁義也。隨所取而自足。是之謂三才之道備。嗚呼。沖氣者。天地五行之本歟。萬物之祖歟。此三才所以謂之三極。而太極所以爲三才之主也。

雜說

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此而已。何謂也。言易之所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以天地之道而已。易无體。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何則。萬物皆不離乎數故也。蓍之德圓而神。知來也。卦之德方以知。藏往也。聖人以卦藏往。預言天下之吉凶。以蓍知來。以開天下之惑。其開天下之惑如何。亦以六爻之辭而已。聖人以此洗心退藏。待其來則歷之而已。其孰能與于此。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何也。非聰明睿知。固不足以藏往而知來。是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天下服從而聽順之。不知所以然。是以謂之神武也。是以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夫惟有聰明睿知之才。神武之德。是以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而且以蓍預言。而以前民用也。蓋不明于天道。則不知蓍之可用。不察于民之故。則不知蓍之不可不用。興神物。前民用。則聖人雖不出戶庭。知天下之利害矣。雖千萬世之後。聖人不作。民亦有所攷矣。故曰聖人以此齊戒而爲後世法夫。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至民咸用之謂之神。何謂也。此言六十四卦所以與民同患。而民由之而不知者也。其本皆出于乾坤而已。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何謂也。此言六十四卦所以生生之本也。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此所以數也。變通莫大乎四時。此所以象也。所謂天地變化。聖人則之也。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此八卦之所象也。故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崇高莫大乎聖人。此惟聖人有處崇高之勢。然後爲此利天下事也。莫大乎此。興功以利民用也。故曰河圖、洛書。聖人則之。

泰論

易本爲乾坤。而六十四卦惟泰爲君臣道合。此古人所以謂之千載一時。而治世不數得也。蓋有

君面无臣，有臣而无君，或有君臣而異志不相同，或志雖同而施爲不合，于天道皆不足致天下于太平，此唐虞三代之盛所以後世不可跂及者也。何則，觀夫卦象爻象之辭，而其說可知。夫聖人所以爲教之意，亦可見矣。其在卦曰，小往大來，吉亨。其在彖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其在象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在民。其在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其在六五曰，中以行願，此其大略。前聖後聖，互相發明，以爲萬世君臣之戒。廟堂之上，不能鑒此以爲治，而欲反天下于否塞，措天下于泰和者，未之有也。其要乃在乎皇極而已矣。請先明泰之說，然後論人事以合之。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蓋獨陰不生，獨陽不成，陰陽合而後萬物得。此天地交所以爲泰。其在四時，則春是已。聖人觀乎此，是以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于民。剛不過猛，柔不過寬，喜不過予，怒不過奪，施爲注措，以至一談一笑，無不循大中之道，而以偏黨已悉爲戒。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鳳龜不作，五刑不用，兵革不試。方其時也，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甘露降，醴泉湧，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在郊藪，何哉。本于人和而已。蓋政和則人和，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發于言動，興于嗟嘆，形于歌詩，見于鼓舞，無非致和也。是以能感格天地之和氣。此之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夫是之謂小往大來，不然，則其施爲亦少貶矣。君子小人可不辨乎。夫君子小人之所以爲異，正在夫中不中之間而已矣。是以皇建其有極，則能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而小人反是，則六極從之。而天下受其殃矣。故庶徵曰，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繁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五者來備，非中和之謂歟。一極備，一極無，非皆不及之謂歟。由是觀之，則六五之君，非中以行願，不能以融元吉。九二之臣，非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不足以尙于中行。何則，人主之道，不可以自爲也。擇一相而已，得一相而謙虛退聽，禮貌而體下之，委任而責成功。一相不能獨治也，擇百官而任用，授之以政而已。其所與其政者皆賢，則政日治。其所用或一不肖，則政日亂。此統百官，均四海，所以責之冢宰，而一相之職，莫大于進賢退不肖也。自非虛其心，平其意，懲其慶，大其志，本之以忠恕，而無作好惡于其間，又安能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耶。不能如是，則所進者未必皆賢，則所謂賢者有不進，所退者未必皆不肖，則所謂不肖者有未退。夫如是，故雖言正論不聞，而阿諛順旨是信，則舉措施設，安能合乎大中之道耶。故所因者或非善，所革者或非惡，利者或損之，害者或益之。如是而欲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莫可得也。此慈恩之所以日深，而水旱疾疫之所以不息。此不肖之所由致也。是以古之建官，尊者謂之公，卑者謂之孤，而其職則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寅亮天地，所謂論道者，非是之謂歟耶。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治至于此，則君享其功，臣獲其報，民受其利，社稷日安，邦家益固。此之謂天下盛福，豈不偉歟。故先聖贊之曰，包荒，得尙于中行，以光大也。此與詩南山有臺、嘉樂得賢之詩，言邦家之光同意。然則聖人之教，豈不了然明白歟。而後世一切欲徇一己之私，不恤天下之公道，而欲馴致于泰，其可得歟。夫以聖賢相遇，秉持中道，猶有無平不陂，城復于隍之戒。況不恤天下之公道，而欲常保其福祿，不可得也。嗚呼，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周公于制禮作樂之後，申教在位之臣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蓋聖人之意深矣。故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此而不恤，而區區唐虞是慕，此古人之所以有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之嘆，非大人孰能膺千載之運乎。

吳園周易解原跋

先祖太師年十四與鄉薦，連三舉，以二十一登進士第，三十一官至□□，重親在堂，適遇郊霈，有旨，願以敘封回授祖父母者聽，是歲即丐休致，遂獲恩封上逮。當時朝貴成賦詩相慶，如右丞黃公扈詩云，一發誠心四美俱，謂以官及親，一美也，以父之封及大父，一美也，以母之封及大母，一美也，以妻之封及母，一美也，與參養志便爲徒，及親從事于今有，爲祖休官自古無，豈但高情申李密，堪嘉存治顯姚虞，後來子姪從頭說，喜墮翻悲獨早孤，士大夫傳誦，莫不欽歎，後因居廬，羣鶴朝夕集于墓上，孝行著聞，有薦于朝者，特落致仕，召對時，年四十一，寢膺擢用，將濟淮南、江西，陞祕閣修撰，閒居十年，杜門著書，自歷代至本朝編年，凡數百卷，五經諸子，皆爲之傳注，楚公忠定收拾于兵火之餘，綴緝殘蠹，未及全備，而復謝世，遂不肖，弗克負荷，未能悉以刊行，大儘湮沒不彰，惟有易解（案）此案原文缺，

易上繫大衍之數以下經文，五代以前，皆如注疏本，未之有易也。安定胡氏始疑其有脫落倒錯，自爲考定，其詳見於倪天隱所述口義，程子易傳不注繫辭，其經說曰，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失其次也。其言即本之胡氏，而朱子因之，移易前後，遂爲今本。夫天地之數，即五行生成之義，亦即大衍之數，鄭康以來，其說從同，宋儒雖推衍河洛，而五十五之數，亦非有異也。善夫橫渠張子之言易也，其注天一地二二十字，謂此語當在天數五、地數五處，然聖人之於書，亦有不欲

併一說盡。蓋易知則不復研究。故有易有難。或在此說。或在彼說。然要終必見。但俾學者稽心。此不欲輕易經文也。顧自明以來。讀易惟主本義。竹宋諸儒釋經。舊文多爲竄亂。如汲古閣刻東坡易傳。其文一與本義同。豈可信哉。卽知常易解。後皆殘闕。胡廣諸人。竟以本義補之。曾未計朱子之書。非知常所得見也。猶幸繫辭經文次第。得仍其舊。斯可寶貴。知常之名。文獻通考誤作毓。焦竑經籍志。誤作驤。亦賴此本正之。若其生當叔季。主闇臣諛。上下相蒙。方爲豐亨豫大之說。猶能進泰卦之論。凜復隙之戒。愼苞桑之防。惓惓入告。冀其君之一悟。時之一治也。乃未幾而有北轅之難。蘇洵所謂天下被其禍。而徒獲知言之名者也。亦可慨也夫。嘉與後學後儀吉識後。

周易新講義

龔原 撰

周易新講義序

鄒浩撰

易之旨不明於世久矣神宗皇帝以道授天下於是造士以經表通經者講於大學以訓迪四方時陸公佃詩孫公覺昌來公濤周禮屈公常禮記而先生專以易授諸公咸推先焉先生蓋七文公門人之高弟也三聖之所秘文公既已發之於前文公之所畧先生又復申之於後始而冒說之終以反說約故自熙寧以來儿學易者靡不以先生爲宗師因以取上科躋顯位爲從官爲執政被明天子所眷遇而功名動一時者踵相躡而起至於今不絕也先生之於斯文豈曰小補之哉某獲從先生游二十餘年矣始見之廣陵乃先生廢黜之後也聽其言而視其貌未嘗戚然猶在太學也中見之京師乃先生復用之初也聽其言而視其貌未嘗欣然猶在廣陵也晚見之西垣又見之東省又見之中臺先生之所以出入進退數數然矣恬不以爲欣戚亦無異於前日也頃聞其歿初無甚苦一旦正坐若隱几然而逝矣莊子曰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然則先生之於易非徒言之躬行之矣是以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言天下之至靜而不可亂使人擬議以成其變化亦易而已後之學者果忘言而忘象雖捐書可也若猶篤志於韋編則先生之說方且與易皆行而不朽亦何待於序乎姑以夫可以容聲者塞其子見屬之意云

進周易新講義序

龔原 深甫

易之爲道體之則爲神用之則爲易由之則爲道總之則爲命言雖不同其實一也故无常體也而以萬物爲體无常名也而以萬物爲名天地之間高者卑者小者大者動者植者无物而非易也一陰一陽大化密移消息盈虛新故不停終而復始无時而非易也无物而非易則是无乎不□也无時而非易則是无乎不爲也故仰而觀之則易在天俯而察之則易在地中而求諸人則易在人遠近縱橫而取之則亦隨所取而得焉古之聖人之於是也常以所獨在已而後以所同與人故體而行之則見於德業言而明之則見於書以道也而卑以德也而常以業也而王變化因革各以其時此體而行之者也其象不可見也則作八卦以示其定象其變動不可窮也則因八卦而重之其理於義也則卦爲之彖爻繫之辭焉此之謂言而明之也體而行之猶運蓋也其迹无足數者言而明之其書具在其義則可言也繫辭曰神无方易无體則是易之所在蓋不可以方位言也方位之中備易之道具易之位可指以示人者唯天地人之三才故作八卦之初則舉三卦以象三才之定位至重卦而備六爻以象三才之變動說卦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繫辭又曰生生之謂易則是大而爲天地細而爲萬物无不得易而□也□□之中其才足以配八卦其象足以明□□□八物故作爲乾坤震巽艮兌坎離之八卦則象以天地雷風山澤水火之八物說卦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是也故以八卦而言重卦則八物者象也而六十四卦者其變也學易者因象以窮變因

物以明道可也揚雄之言太玄也曰蓋闔其姓而審其家觀其所遭遇劇之於事詳之於數逢神而天之觸地而田之則玄之情也得矣此學易之說也

周易新講義卷第一

宋 葉原 深甫 撰

乾

䷀ 上乾下乾 元亨利貞

易之道有形而上者陰陽是也有形而下者乾坤是也自形而上者言之則陰陽者道之物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自形而下者言之則乾坤者陰陽之物也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自乾坤而下則天地者又乾坤之物也乾爲天坤爲地是也故聖人以易之道在陰陽而陰陽之道立於乾坤因陰陽合德而定剛柔之體因參天兩地而定九六之數以奇耦辨其畫以貴賤等其位乾陽物也故其畫奇坤陰物也故其畫耦三畫以象三才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畫而成卦乾天道也其象則天也其事則聖人之分也坤地道也其象則地也其事則賢人之分也故乾之德行常易而所知則太始於易成象於卦成男其於戶爲闢其於物爲大生其於天下爲至健其於人爲君爲父爲夫坤之德行常簡而所作則成物於易効法於卦成女其於戶爲闔其於物爲廣生其於天下爲至順其於人爲臣爲子爲婦至於制宜亦然乾之文有出而上行者足以阻陰有人而下藏者亦不爲陰所陷而有所作凡以純陽故也坤之文以主爲賓以中於陽爲事凡以純陰故也故乾者道也元亨利貞者其德也在天則爲春夏秋冬之時也在人則爲仁義禮智之性也元□□□□物有始者未必能通故亨者氣之通也通而无節則□□□□則失理而有害故於物而有制者爲利利則成矣然而□□□□以化終矣而不能始則不足於變故因其萬物之成而□之□□貞者亨與利之所歸而元之始也發而通之則爲元爲亨歛而制之終而始之則爲利爲貞元亨者出之序也利貞者入之序也故卦道之象則謂之乾分乾之德則爲元亨利貞凡成卦則有才有才則德生焉初无待乎外也唯其卦有小大才有高下則德有等耳故乾則元亨利貞而坤則元亨利牝馬之正其它或三德或一德或无德或因各因其材而无德者多矣未聞无材而或有德也

初九潛龍勿用

大而能變者乾也而聖人體之故潛見以龍德消息以天行也至而有常者坤也而賢人體之故其德爲牝馬其業爲黃裳也潛龍者聖人之在下也其性雖動也而能歸根以復命此之謂勿用龍之爲物能屈能伸能小能大不制於人不食於人仁足以澤物知足以乘時其變不可測乾之象也馬則制於人食於人其行也親乎下有常而不可變坤之象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潛則以道藏而爲神見則以德施而爲明順命而已矣勿用則遁萬物而不受有用則見大人而不辭盡義而已矣脩之身其德乃眞潛龍之謂也脩之天下其德乃普見龍之謂也出者平夷著見可以利養興作之地也而非龍之所在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聖人也與時偕行者君子也乾道多變方動方止方止方動故九三有固幾有方義知五之可至而至之則其行健知三之可終而終之則其心惕天猶不違況人乎聖人在下則不可以有爲故勿用而已其在中也不可以趨變故守常而已一反一復惟道是從者其惟九三

平乾乾行不息也惕若居不寧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陽也四陰也陽動矣而未飛故或躍或躍矣而未離陰故在淵淵者深而可止之地也上體之下也夫以陽則動而進以陰則靜而退上則非君下則非臣乾道革矣又非行事之君子當未可必進之時也而位无定在此所以疑也能疑之故及時而无咎蓋可疑而必進則先時不可疑而必退則後時皆人之所進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飛者不可階而升故能在天以下爲順故利見大人王者受天命利澤天下之時也大人者充實而有光輝也剛則充實中則通上下而有光輝九二之謂也易以陰陽相應凡所謂九六是也有以同德相應乾姤之二五是也故文言曰同聲相應姤象曰剛遇中正

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過極而不知變位高而不在中能言而不能默能出而不能入亢龍也故有悔易以陰陽之義配日月以卦爲月則復者十一月而乾者四月也以爻爲月則乾之有九陽始生於子至上九則建巳之月極盛之陽也方陽之極盛而能先知一陰之將生故以時則有悔以用九則悔不成而吉故聖人之幾先陰未生而知之賢人之幾二陰生而後知之以賢人處上九雖未能知退知亡未爲有悔也於聖人之道則已有悔矣上九者定體也即定體而不能變則窮而爲災上九則□上九之定體有變而能通故以下爲順則見羣龍不以□□□□□□首吉蓋易卦之上唯乾剛能生變坤柔能生化故上九上六□言用九用六焉亦以知險知阻而

已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自大哉乾元以至品物流形四德之體也自時乘六龍以至乃利貞四德之用也體極則見於用故寓之六位焉蓋卦之變動在爻也用極則歸諸體故寓之人焉蓋爻之發揮在人也大者形也資始者我施之也天之形大矣而元以氣統之元之德也雲行雨施物物通焉亨之德也品物流形爲利爲正目逝而不窮利正之體也德之於正則終矣終則復始而乾實大明之故六位時成而德足以稱位也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元之用也乾道變化則亨之用也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則利貞之用也故曰乾元之成體同乾而已故曰乾元及其致用則行止以時不特爲始而已也故以御天統者總統體而歸一也御者酌行止以趨時也天道升於北則陰降於南則陰陽交而雲行雨施其變之事也陽以窮而變陰以生而化變者不徇故化者不離形水火相逮其變之道也雲雨功顯其成在外故其性有品其命有物其物有形變化流通其成自利故其生以中其成以和其負陰而抱陽也各以中而不相亂其冲氣以爲和也則陰不干陽陽不病陰與天地之大和相協而无間也凡直利而爲正者人而歸根也其自正而爲利者出而成形也其出而成形者乃所以人而歸根也故曰乃利正利正則歸諸體矣故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寓諸人也大明者知之周也非先迷者也首出者治之主也非後得主者也天下之動正夫一也首出同咸寧之謂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道生物故有象有象故有器一陰一陽者道之謂也掛道之象者八卦也其才足以爲象者八物也故乾以天坤以地艮以山震以雷兌以澤巽則以風以木坎則以水以雨以泉離則以日以火以電故卦有象有象象者舍上下內外之才而發其隱也象則別上下之體而擬諸物也發其隱故名因其才之小大而其辭微擬諸物故各隨其物宜而其辭繼夫乾者道也其成德則有剛有健有中有正有所謂純粹精則其行之健也不足以舉乾故君子自強不息法健而已矣自強者體也不息者用也陽剛故強陰柔故弱易者聖人之事也故謂之而无不在君子非能體之也取易之象而有所用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能處也勿用在下也蓋爲陽中之陰或謂陽中性爲乾能之處也爲仁處爲陰中之陽故曰居而性爲乾能之處也蓋其爲不可制而其用不可則其爲物則物處其爲氣則上陽其爲人則爲平而已陽在下也者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自所得而无自則將潛藏以自遂其志況有施乎无所得於己則不足以利物而及近況其遠且眾乎夫二以宏則足能以直則中正而其見在田故具施普蓋見不在田而稱澤不足以及物而及物亦不能周方天下文明日日而見於平矣普見之地以仁則善世以德則博而化所謂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反者復之未至已復者反之已全也蓋反乎彼乃能復乎此方其未至則以反彼而之及其已至則

以復此言之自三以至五則復之末至也終於九三則反之已至也然乾者天道也非至於九五則不足以爲其所故其終也具至也以反復言之若文王反而道者也若伊尹周公復而道者也君子循理无往而非道故所得爲德所行爲道道有變德有常知至知終者君子之所知也至之終之者君子之所能也反復者其行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九四以或躍爲主而其於躍也能有所疑故進无咎无所疑而欲速則咎矣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造至也飛以下爲順也故大人以其類至元者在上而已矣故賢人在下位而无輔賢者賢於上九之謂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物不及中則虛虛則益過中則盈盈則虧上九亟剛而過中者也其盈不可久而有悔不可久矣而君之以爲常則悔矣此堯之所以咨四岳之庸命舜亦以倦于勤而咨禹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行止莫不首之者道也且道制變以始萬物故可以爲萬物首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故雖剛健矣而不以中爲首則成亢矣此上九之體所以用九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則乾道而元亨利貞爲善成其善者德也以德趨時而不可一者事也故文言之序四德有順其所生之序者有因於物者有因於性者有合於所同之體者元者善之長也此所生之序也長幼者天倫也元爲長則利爲幼猶惡之亞於善也周以宗伯長三官則亨之相繼而通利之收斂以止貞之在東北而爲少男亦善之仲叔季也亨者嘉之會也此則因於物也嘉者美之至也而會者集衆嘉之辭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善是也以可欲故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則嘉是也以萬物相見乎離其充實之至故也亨爲會則元者嘉之出利者嘉之成而貞者嘉之人也利者義之和也此則因於性也元亨利貞者天也仁義禮智者人也人而不足於天則其爲義也有我而已利則有剛以制之有柔以濟之雖以肅殺爲功而以收斂成實爲利利爲義之和則元者仁之始也亨者禮之而也貞者智之正也若夫合其所同之體則貞者事之幹是也夫木有本有根有幹本命也根性也幹材也動而不止事也貞爲事之幹則元者事之始亨者事之枝也亨者事之葉也利者事之實也夫四德之相繼必有爲之先者而元於卦爲震於時爲春萬物之所出也故於元言長有長則衆所會也而亨在時爲夏在卦爲離天道降於南方而萬物相見之時也故於亨言會會則和和者利於秋爲斂於兌爲息萬物挫其銳實其□□□□故於利爲和和則同而貞於冬則方終於長則止萬物之所成始而所成終也猶之幹者本根之所蓄以爲枝葉英華之所蓄以□□實其時雖異其體則同也故於貞言幹各稱其宜也楊子曰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四德者天也以天繼者君子也故體仁足以長人則禮之下人義之治人智之知人可知矣嘉會足以合禮則百出之於

體仁和成之於制義貞固之於藏智可知也利物足以和義則知仁者可以齊物而不止於愛禮有可以體物而不止於通智有可以周物而不止於辨貞固足以幹事則知元始之於事有所謂數字通之於事有所謂蓄利成之於事有所謂成凡一言不足以盡者則各舉一端焉所謂交相足也夫體道者无言可也至於示人以象發道以言者凡以爲人而已故曰元亨利貞者以君子行此四德者故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自有形而大於不可見則謂之隱自所大之隱而加深焉則謂之潛德者言性之所得與能同故其行有爲能之道爲世者所生之同於人也所生同於人而不爲世者性有所得也名者所成之得於人也所成足以得於人而不我成者行有所由也惟性有所得故遯世无悶不以同於人者喪己也惟行有所由故不見是而无悶不以可得於人者徇人也夫處世至於无悶極矣然而其應時也有所樂而不行則失人有所憂而不違則失己失人非道也失己非德也故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此孔子之所以可久則久可速則速而異乎人之遯也確者剛之材也不可拔者剛之用也乾爲剛故確潛而勿用故不可拔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易之言中正者以陽居陽以柔居柔中正也二與五皆中正也其中者以不所

止而後中也其言中正者以中行而後有所止也其言位正當者其才各稱其位也而不必中位正中者不止當而已又能以中行也此九二也而言正中者蓋自其所止而言也艮之六五爲中正則不必陽居陽陰居陰爲正苟有所止斯正矣故乾之九二其正則以位有所止也其中則所行无過无不及也方其潛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未有所止也而九二則見而在田舍而有所止也故離潛而見爲正見而在田爲中由龍德而正中也故其言庸而信其行庸而謹內能閑邪存其誠外能善世而不伐以至德博而化夫九陽也二陰也陽則變故有庸陰則有常故信而謹信者非爲義者也謹者非制行者也邪能壞誠而常自中出故閑之使不生誠性之德也而常患乎不存故存之使不亡在田者所以善世也居下體之中所以不伐也故陸則□□□則博飛則變見則化變君道也化君德也不在天則下□□□道而爲君德稱君德者對君位而君者所以對臣猶言潛龍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二者中也三以純陽之質過中而有所行能以忠信進德者也其位則在上而臨下其時則自外而之內雖過中而有所懼能脩辭立其誠以居業者也由進德故終日乾乾知五之可至而至之可與先見之幾由居業故夕惕若知三之可終而終之可與存有方之義由可與幾故居下體之上而不驕蓋所至者有進於此也由可與存義故在上體之下而不憂蓋所終者能止於此也不驕者性也不憂者命也辭者雖有所止而不脩則无以達已誠者雖有所得而不足於辭則无以成物故九三自內者主忠信以進德其自外者則修辭以立其誠德者直心而得已者也欲直心而得已而不以忠信則內不止業者致事以飾物者也欲致事以飾物而不能修辭以立其誠則外不行存其誠居中以爲己也立其誠過中以爲物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乾道極於九五而九三方在下體之上已能知其可至而至之舜湯文王之事也義者君臣之分而所以制事也雖乾道極於九五不敢過分也而能終於九三伊尹周公之事也君子之於幾不終日未爲速而於義雖終身不爲後時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上下位也已之所立以處已也而无不變之常則疑於爲邪也進退爲也已之所行以趣時也而无可久之常則疑於離羣也而九四皆非是者蓋君子之進德欲及時則已之所以立者非爲邪修業欲及時則已之所以行者非離羣故常者性所復也合之則同離之則異乾純陽也而二與四雜於陰故言邪猶坤雖陽則有文章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聲氣陽類也相聞故相應相通故相求故勢流而下者順若水流濕是也形就而上者明若火就燥是也有求則有所從有性則有所應從其求者氣也應其唱者聲也雲從龍者其氣之上同也風從虎者其聲之下同也凡以明上之聖人作而下之萬物覩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凡以明萬物之所覩大人之所利見各以其類也覩者有所別而見也親者有所因而比也覩聖人者衆矣而九五則下見九二之大人在下者亦衆矣惟九二之大人則利見九五各以其類而已矣夫九二爲龍德則九五亦龍德也以在田爲中正則在天亦中正也以田爲平夷著見而利之所生則天者高明光大而利之所成也以在田爲德施普則在天者道化行也故止論所以利見大人之意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二之大人在下者亦衆矣惟九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九德之貴也上位之高也雖貴而不中故无位雖高而莫承故无民无位則不足以保其高无民則不足以守其貴賢人在下位而无輔則无與成其終故无所言凡所以動則不可以動斯有悔焉其動則悔生故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下者下而潛也時舍者人而未可見行事者外有所爲也自試者內有所爲也上以言其所至治以言其所行窮亢之極也災物之極也乾元者終而復始也天下治者主治之所稽也陰陽之義以位則有上下以爲則有升降故易以位言時以爲言人之所爲也故有上而治有舍有行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初言陽氣潛藏則二之發見可知也二言天下文明則初之幽晦可知也文以與物交明以與物辨在田之時也在田則中故時舍過中則不可舍矣故與時偕行乾道乃革者自下體而升也乾上也而在下體故升則爲革九天德也而在五以天德在天位者也所謂乃位乎天德也夫以天德在天位不可以有進矣而上九則過之不可以有行也故與時偕極在下卦之上則時方行而向之故與時偕行不可失也在上卦之終則時極有悔矣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者所謂終則有始大行也位者時也天之所爲也故潛藏而幽文明而見或與之偕行或與之偕極也夫有卦則有成才有成才然後有定位故文言之序有別而言者有合而言者先論四德次及六爻而終之以人與時位者時者天之所爲也爻者人之所爲也此別而言之也別而言故爻與位亦別合而言故六爻亦合也初與二皆曰君子所以言能之爲人也二與四皆舉所在所以明人之在位也五與上則始於大人之所合終於聖人之所知所以明在下者不可以不利見而在上者不可不用九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文言之初則別四德之名而終於君子者人道也故君有所分用有所主而君子能行之此則合四德之名而歸之乾乾者大道也故其名不分其成體其致用則相通也夫爲長者不必會者不必和和者不必幹於乾元則知始而亨於利則知性爲體於貞則知情爲用此成體之相通也乾之四德以名舉則曰元曰亨曰利曰貞以類舉則爲元亨爲利貞用則元亨利是也體則貞而已矣故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乾元者元也而不曰乾元者方論致用也美所以爲嘉之會也利則所謂和也積三者以利天下故无所不利而成大也大哉乾元者自此始之也則亨亦大矣不言所利大矣哉者自此終之也則正亦大也此致用之相通也有以成體故乾之所成至於大乾之所以大者非一物能成之也其體剛其用健其行中其止正其不雜於物爲純其无所駁也爲粹其生萬物而不粗者精也精者天德之至也神之所舍所以人神也故五行一曰水二曰火水爲精火爲神精其則神從之此乾之所以成也乾之體極於精而已矣有以致用所謂乾之於人至於人下平六爻發揮乾之情也旁通情也者萬物之情也以乾之情而旁通萬物之情故元也亨也利也貞也而不同也時乘六龍以御天元之用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者亨之用也平者无此疆爾界之辭也乾之用至於平而已矣元亨利貞德之在物者也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德之在天者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成者无虧之辭也以德則全以行則備此謂之无虧若靜而聖動而王是也潛之爲言也憂則違之隱而未見也樂則行之行而未成也是以君子弗用潛龍者原其始弗用者要其終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問以窮理寬仁以盡性窮理在致明以九爲用也盡性在致中以二爲用也學欲博故所聚衆問欲審故所言辨居不以寬則不足以得已行不以仁則不足以爲人九二以乾體而在下以君德而處中善取諸物而見於世者也故用言用行者要其終而學問者乃原其始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易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畫而成卦乾之六爻初九九二在三才則地道也故爲潛龍爲見龍而文言之初則稱君子以人事明卦象也九三九四在三才則人道也故爲君子爲或躍而文言之初則稱君子其終則稱卦象者以卦象明人事也九五上九在三才則天道也故終則爲飛龍過則爲亢龍而文言之初則於飛龍言聖人之作於亢龍言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其中則九五言大人而已明所以利見九二上九言聖人而已明所以用九也以卦象明人事故舉卦之成體爻之成位方在人則欲乾乾而惕不在人則欲及時而疑惕故其止有待乾乾矣而不惕則怠而怠者非所以因時也可疑矣而必進則欲速欲速者非所以及時也其於人道能无咎乎故人道彼於仁則休有所故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大人者充實而有光輝之謂也充實故合德輝光故合明合德則可以合道而未足以窮變通之理

故合四時之序而已序者道之所可循也合明則可以合神而未足以盡不可測之用故合吉凶而已吉凶者神之有所示也合者集異於一人同者合所任之一爲同也聖人者同之也大人者剛中之體有合而已矣故以體則合以用則或失之或后之九者能制變者也故先天而天弗違五則能守中者也故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萬物所以覩而大人所以用九也幽明者言之序也而此以人先鬼神者自大人而爲言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進退者時也存亡者人也得喪者位也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則乘時而變无往而不通知其一不知其二則執方以上各有所固在下而能固者能已而不能仕是也在上而固者則所謂亢龍也聖人者大而化之者也即此大而不化故積大而成亢即此大而化之此所以上九而用九也不失其正者所謂知得知喪者也知得而不知喪斯失正矣故于屈爲失不能守之也喪亡爲喪不能存之也不言得喪而言不失正者蓋自上九之位而言則有進退有存亡有得喪自聖人而言則雖有進退存亡而无得喪於其間故不失其正而已至於坤賢人也則有得有喪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是也重卦之義以內外言之則爲二體以奇耦言之則爲六畫以陰陽言之則爲六位以九六言之則爲爻以始中終言之則爲二四三五爲中爻而初上者終始也孔子之釋卦尤於乾詳焉其初則各隨其爻而釋之蓋言六爻雖出於一卦而其變動則各有一時也其中則分爻與位而釋之蓋言人有升降時有晦明雖若異然而同歸於用九也其終則以濟爲始以亢爲終以原始要終之意也故自初而上則稱君子以德也至五則稱大人以業也至上而後稱聖人焉兼德業而能化也乾聖人之事也君子不足道也兼業而能化則乾之義終矣

坤

䷁ 坤上坤 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地者形也有所包藏畜止之謂也坤者道也因於陽而有所通之謂也故其物純陰其畫六耦其體至柔其用至順承天則爲地承君則爲臣承父則爲子承夫則爲婦對聖人則爲賢人其元亨雖同乾德而爲利爲貞則在牝馬非无不利也蓋乾以動知則无方坤以簡能則有方乾成象則未有法坤効法各有等故其元德則有所至而不足以爲大其於萬物則有所生而不足以資始其於天則有所順承而不足以有統順者以道循而達之也承者以事左右之也此所謂元則廣生而已矣无疆厚載之德則不能亨故次以坤厚載物德合无疆然後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也萬物之資生非順承天則不足以善其性及其已生也非厚載物則不足以遠其才故元以順承爲終亨以厚載爲始順承勢也厚載形也含言翕弘言闢翕故其道光闢故其事大雲行雨施乾以動而亨也坤以靜則含弘光大而已牝馬所利之貞也牝牢柔馬有行乾馬也趣其動而能變故以龍坤牛也趣其順而能行行九不至故以馬元亨利牝馬之貞其德也其行則柔順是也柔順則不利小人之不正故曰君子有攸往先迷者以待陽而後明也後得主者以從陽而後行也迷則行失道也況主乎西南坤位也以柔復其位則得朋朋者吾黨也主者我所隨也東北艮位也艮則陽上而陰下各得所止而萬物終始之地故利東北喪朋始不得朋則无所稱以成已終不喪朋則无所主以爲利故有攸往之始則欲得主次欲得朋又其次欲喪朋有攸往之終則欲安貞占利貞者智之事也猶之利仁也安貞者仁之事也猶之安仁也地安貞而无疆君子亦安貞而无疆所謂應地无疆一也以德四欲合以行則欲至而其終則欲應應斯吉也故有攸往者无辨已之所先後而後及所利之方有所利之方矣而不能有安則利往而不利后矣

彖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一而大在上而无不覆者天也以土爲質在下而无不包者地也天則而動其健見於行行者因時而與之偕也地之以靜其順見於勢於勢者因形而有所向也天德剛天行健行不足於德健不足於乾故不言乾而言健坤順也其形雖方而形之所向以卑承尊能順乎乾者也故足以率坤而行尚力所以強勢尚德所以厚載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下則潛高則亢乾之終始也微則履霜盛則龍戰坤之始終也有成形而在下故履霜上无陽以逆之故堅冰至此日之履而行也有此則彼至自然

之應也積此而後至彼習使之然也履在下之道也初之象也霜者陰之始凝而有成形也五月一陰生之象也堅冰者重陰用事之時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此臣之德也動而不屈則直靜而有常則方充二者之實而有光輝則大其體則柔順而正中其位則遠於君而伸故因性而已矣則不習循理而已矣則无不利大人之事也以靜爲道以習爲事坤之常也其趨時也動其成德也无事於習地道之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此臣有君之時也六二中故无不利六三者不中也不足以直方故含章可貞而已不足以无不利故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而已以含爲常以發爲有時不敗過也或從王事而已矣此之謂知光大文者章之始也章者文之就也成者終始之辭也君道也發者因始而化之也臣道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履自下而積也以順故也括自外而結也以謹故也六五得乎尊位大中故其美發乎事業六四重柔而不中也上无所承下无所從括囊而已矣此臣之括而藏也不欲者无時焉可也故以欲成德則无不利故慎則有所爲而已故不害也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者中之色也其道得中而光也裳者下之飾也其事在下而代終也此臣之業也位尊則不敢直質卑則不能方其文在中而其美發於外其位在上而其事勞於下美人之事也章者文之就也非有中也文在中也者其唯六五乎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龍陽之盛也血陰之傷也戰相敵也野无所適莫之地也上六純陰而无陽其勢不兩大則戰而戰生於陰之盛故雖陰亦謂之龍戰則相傷而傷成於陽之微故雖陽亦謂之血力其陽在下而成始陰在下而成終則玄與黃各有位而其體純今陰疑於陽陽疑於陰无所適莫之時也故交相傷而其色雜其血玄黃所謂雜也陽之色以玄爲正以赤爲美陰之色以黃爲正以黃爲美天言玄以時也地言黃以盛也上六位以剛則過中以柔則因位窮美而不能退非可通者也故用六利永貞用六則得常而不失故无戰永貞則性順而不弱故无傷乾者天道也其終用九故不爲亢而爲聖人坤者地道也其終用六故不爲戰而爲大人聖人天道也大人地道也自聖而下則其業爲大人故乾爲大生元爲大哉然後反變化自美而上則其成爲大人故坤爲廣生元爲至哉然後及含弘光大故坤卦全地道自道者唯六二爲然五則在上矣在下則遠於君而有所伸故其成至於大在上則近於君而有所制故其成者美而已矣上六不能退其美而爲大至於交戰之傷所謂不以大終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乾知大始者也故文言要其終坤作成物者也故文言原其始要其終故上至於君子之能行能者人也原其始故上至於承天而時行時行者天也至柔而動也剛所以爲亢也至靜而德方所以爲直也其動雖剛然而後得主而有常故能利其

德雖方然而含萬物而化光故能亨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蓋以主柔至順爲名而見於事也坤以至柔爲體以剛爲用猶乾之至動而動則柔也以柔靜爲性以方爲德猶乾之至動而其德圓也剛所以爲大也方所以爲至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陽之體顯故言其以時而潛見陰之體蘊故言其積微而後著也臣道也子道也故其初言家積微而後著也故善不善皆積漸之所以有餘也慶者福之衰久也殃者禍之方盛也其道有因日故其端可絕曰禍順有言日无陽以逆其欲也明王以制知人以禮明分善則道之天善則絕之常察於可辨之用不至於嫌疑之地也以此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以義爲道以靜爲德雖與乾相爲終始而未嘗失常爲此之謂止正者所以直也施者生之生者成之効法而已矣而无與於道得常而已矣而无與於變此之謂義義者所以爲有方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蓋言地道也以敬體正然後爲直以義體義然後爲方敬義立矣然後德不孤德不孤矣然後爲大蓋言人道也故陰常先迷則不能无習利牝馬之貞而已則不能无不利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陰陽皆有大美焉而陽則發之以明爲道也陰則含之以和爲事也含之爲言有待而後發也故陰

雖有美含之天地之理也從王事弗敢成也君臣之義也地道如之則妻道臣道可知也妻道也臣道也妾之則子道可知也故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

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履霜堅冰至陰陽之義也故以臣子所積釋之猶以君子而釋潛龍見龍也括囊无咎无譽人事也

故以天地變化草木蕃釋之猶以九二九四而釋君子也聖人微顯闡幽類多如此三才之理迭相感應故天地變化其道通也則草木蕃賢人見天地閉其道塞也則草木死賢人隱二者莫非天也故小雅序由庚崇丘于南而有嘉魚南山有臺後之亦自然之理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陽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德以中爲美而其美外發焉未待陽爲明而其明上達焉此之謂黃中通理蓋臣之德也其位在五而无所嫌其體坤也而无所離此之謂正位居體蓋臣之業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兩物相似焉疑此欲兼彼爲嫌陽大而陰小陽尊而陰卑則无疑矣陽用之陰和之陽爲之陰成之則无嫌矣上六疑於陽也而戰嫌於无陽也而爲龍其傷也而无辨焉天地之雜也用六而利永貞者其唯天玄而地黃乎

宋 龔原 深甫 撰

屯

䷂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乾坤道也天地形也在天地之間惟萬物而屯者萬物始生而未達也故於文從屮在一下而有變屈之形在天地之道則萬物始生而未達也在人道則天下方難而未解也萬物始生而未達雷雨之時也天下方難而未解則初建侯之時也剛柔始交而難生此屯之成體也剛柔始交者震也難生者坎也乾坤之書一索而得震故曰剛柔始交一陽陷乎二陰之間而在蹇爲難故曰難生有動斯有用震動乎坎險之中者用也故一體含而成卦成卦而後致用惟屯也故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而不離屯不離屯故大亨正則雷雨之動滿盈而近解所謂滿盈者未溢之辭也溢則有災易之四德用七卦而獨用其名曰乾蓋爲然至文言或舉體若大哉乾元是也或舉用若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是也其卒則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惟元與亨而已猶之四端以中舉之則仁義以終始舉之則禮智也故或稱大亨正以體言之也或稱大亨貞正以用言之也而體以起用故屯之大亨正而後雷雨之動滿盈之大亨正无咎而後天下隨時臨也无妄也革也則以用而已矣元之與大其體一也元言善大言形大亨正者以形舉善而亨正隨之也大亨以正者積正以爲貞也故雲雷屯則爲未亨未正而貴者不必上賤者不必下雷雨動則亨而其施通貞

而物各得其正矣屯者人求其主之時也莫爲之經始則亂莫爲之代終則勢故天造之地成之而後物生王者造之諸侯終焉而後民定草有生而未齊昧有形而未明則天造之事也造則无爲以經其始故勿用有攸往建侯者所以齊而明也故不寧者動而有爲以成其終者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經者理其始也綸治約其終也方草昧之時有不齊故經之有不明故綸之經之則齊綸之則明物之情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屯之事經綸而已而初九經綸之君也六四經綸之臣也爲臣而權不足者六二也爲君而施不足者九五也有求而往各者六三也有待而終窮者上六也初九經綸之君也方屯之時動乎險中故剛者磐桓柔者班如初九動則起險磐桓而後起者也以貴下賤民之所求也故靜則利居正而勿往動則利建侯而不寧方屯之初事皆草昧故居正以經其始人皆求其主也故建侯以代其終磐桓者有志於動未進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此權不足之臣也其位則乘剛而不安其道則乘馬而有待其德則守正而不字初雖以情求之而義不合非知權而應變者也乃守經而處常者也故反常而後得志焉馬者地類之能行而臣道之所利也寇者作難者也婚媾者作合者也初之來犯已也非寇也作合而已矣女子正者有常德以待正應也十年數之終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此有求而往吝也異乎六四矣躁而極動進則遇險不能乘馬有待而乃即鹿无虞於義有求而无與者也故所入愈窘而其往吝此君子所以度其始不如舍也處度之也幾殆辭也鹿者物之善走而難即也林中坎險之象也隨而不通非若平原之易即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屯之時陰皆求陽者也或得中而乘剛或有應而在險或在險而无應雖有臣道而未得行故曰乘馬班如六四所謂有應而在險者也其性靜而止不爲六三之无虞而待初九之求故雖乘馬班如則吉无不利吉者祥也无不利者有功也易稱无不利者反无攸利者也无攸利則所往有害矣无不利則所往无不利矣吉无不利者吉而後无不利也猶吉无咎也節也中孚也既濟也六四皆以不從私應爲善惟屯之主在初故六四以求而往爲明哉乎惟入于林中之幽者矣此經綸之臣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膏者陽之施也血者陰之傷也爲屯之主不能以貴下賤而固其位不能无所不施而係應於二屯其膏者也小者之道欲嗇而以爲正則吉大者之道欲施而以爲正則凶故屯雖利居正而不可以不行正雖勿用有攸往而利在於建侯初九之大得民大者之事也九五蓋有所不足於大矣所謂爲君而施不足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在陰之極而下乘剛居非所安也下則无應雖欲趨下五自應二而行非所求也故乘馬班如以言行非所求也馬上六之才也泣血漣如以言居非所安也血幽陰之傷也屯之時在上者欲有求而得民得民則其施光矣在下者必有應而得主得主則有常

蒙

☶☵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山下有險非險在前也險而止非見險而能止也險在前而能止也猶不免於難者非不知也蹇蹇也山下有險可進以避也而止於險非難也蒙故也蒙則塞矣而能亨者九二也以之性內明而剛得中則有亨之道二之道上行而五應之則有亨之時明足以發不明中足以養不中是以亨行也非困之亨也險以說而已矣二雖下而志應匪我求童蒙也五雖上而有求童蒙求我也我則有已所以教也童蒙无知所以學也筮以有求不能誠意豈筮之道乎告欲有應不能剛中豈告之道乎故初筮告之明可發也瀆則不告蒙滋瀆也以明決蒙則爲行正大人功也以蒙養正則爲成德聖人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蒙以養正取諸蒙也果行育德以明之也果行則其材達育德則其性明譬諸百川放於海矣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物之始生則有善惡善則達之惡則制之達故有童蒙而无困蒙制故有發蒙而无擊蒙初六蒙之

始也其質闇其體下而上承九二之剛能責諸人以爲材也故其體則發蒙言辨之於早也蒙之極者則法不足以正之故利用刑人言懲之於小也若噬嗑之初則屨校滅趾使之不行也其初不能用刑人之爲利而用說桎梏以往則其終不能正法故吝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蒙之性雜而後著故純柔則一於晦而无所發純剛則一於明而无所包故在柔則發蒙在剛則包蒙剛過則暴而无所容九二以剛居中下則初六承之上則六三從之故包蒙吉外則六五以柔順應之故納婦吉也包者中有所容也納者內有所受也婦者順我者也以同體則包蒙以正應則納婦此子所以克家也家內事也子則有所承克則有所勝以柔而順我則五者婦也以下而承上則五者父也父道主剛而五以柔應二子道主柔而二以剛事五故謂之以子克家剛剛柔接也際者以禮相親也接者以恩相通也禮欲其不亂故言際恩欲其不離故言接包者无不納也納者无不包也九二剛中以容而上下從之包蒙者也未著有求於童蒙也而六五實求之其志應其時中納婦吉者也以道則无不包以德則有所納在下而上有應在內而志上行雖以剛克也而不失蒙子克家者也父剛而子柔天理也今九以剛克而六五以柔從可謂剛柔接也接者以恩相與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初六蒙之始上九蒙之極皆在內也九二則爲子而克家六三則爲女而不可取皆在外也六四則困蒙吝九五則童蒙吉或以所行或以所居故不

同六三女之不正也猶始之女也不待正應而超下以從九二見金夫不有躬者也舍正應而從人欲以利求也而九二納婦矣故无攸利納婦者正也見金夫不有躬女之不正也行不順也九二剛而能化爲內卦之主故曰金夫從人而行不順故曰不有躬蒙雖以求爲義而不可以有求故九二以男下女則納婦吉而六三舍應從二則勿用取女蓋其性之趣下也見金夫而不有躬其行之不順而來剛也无攸利故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家之陰以承陽而發者初六是也有應陽而得吉者六五是也六三行雖不順而下比陽上應陽而六四承乘皆陰獨與陽遠故其所知有困而无通所行有吝而无改也陽爲盈爲息故實陰爲消爲虛故虛實則足以應物而虛者之所宜近也蒙而能以亨行者九二之剛也故明足以發幽實足以贍虛以行則无不應也蒙而至於困者六四之柔也故闇而无所實虛而獨遠實以止則不能通也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剛而包蒙教者之事也柔而童蒙學者之事也其性止者常失於不能順其位尊者常失於不能巽六五以柔居尊而能不固其位以受教於九二順以巽者也童无知者也困不通者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蒙之初其惡始生故刑之者正法而已蒙之極則非法之不能正也故上以剛過擊之以柔發蒙者患在於不及故用說桎梏以往吝以剛過擊蒙者患在於太甚而有爲寇之道故不利爲寇利禦寇則上下順之蓋亂極則思治蒙極則思明人情之

所同也

需

☵☰ 需下乾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須也險在前也非若蹇之卒於止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非若困之卒於剛掩也此需之成卦也其剛健也有孚其上達也光亨其德位稱也正吉位乎天位无所復需也而萬物實須之此需之成功也有待而後進進而无所揜也乃爲萬物之所需術斯以往何難之不濟乎故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有需欲進之時者需之成卦是也有需欲食進之人者需之上體是也有需在上之澤者需之象是也故需之字從雨從而雖有用无用不同皆物之所需也雲上於天所謂從雨而爲物之所需也故君子之在位則以飲食宴樂爲朋友故舊忠臣嘉賓之所需也九五以酒食之材而需天下萬物之求又裕於此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險在前而下者或需于郊或需于沙或需于泥此需欲進之時也乾在下而上者或需于血或需于酒食或需于穴此需欲進之人也邑外曰郊郊近於有事之地也剛性好進而又有應則其需常失於暫故利用常无咎蓋不犯難行者須之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需以險爲遠近初九遠險故在郊二則近之矣故

于沙沙則善制水而不溺於水衍寬平之地二得中之象也沙雖不溺於水而性善與水通故雖未能作難而二已小有言田寬平而在中也故終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水性善溺泥性善陷九三與坎相近而未入乎險故需于泥寇者好作難而性善敗人之成也坎險之象也坎性趨下不需于郊而與之近則自我致之也故致寇至災猶在外也而能外行所事內有所待故不敗慎者有所待也敬者有所事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以一陰當三陽之進非止而有之也作難而已矣其性滯其力不足以支其勢必至於傷故需于血血者陰之傷也居陰而順趨下而應不固其位而順以聽者也故出自穴穴者陰之居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需之道不先時而進故行則不犯難不後時而縮故進則得位以天德處天位乃萬物之所需也非需於物者也故需于酒食貞吉酒食者人之所需以養也以言五爲萬物之所需而能斟酌飽滿其所欲也先乎此者位未正也則已方須而未有以需物過乎此者不正也則可以有欲而不足以有養故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六四方需以當三陽之進則傷而失其居上六需之道終矣而以陰居外能保其居故曰入于穴三陽上道也初以待難而居下難平則无所復需于同進所謂不速之客三人來也上六不固其位以爲之主而不至於傷所謂敬之終吉陽上而陰下則易之所謂當位也陰而居上不當位而宅不足上不能有欲故雖曰不當位未大失也不速需之名也敬之斯實之矣

訟

☵☰ 坤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上剛而下麗則其志同而爲同人下險而上巽則其險散而爲渙上剛矣而下不同下險矣而上不巽其才又險而健也此卦之成訟也訟而後吉凶利不利生焉九二有孚而窒也則訟訟而不當位也則惕故中吉上九剛過中矣而其訟至於成故終凶此訟之吉凶也訟者之情未嘗无所陷也九二窒而後訟而九五則以中正聽之故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下險則訟之所起也不知險而人險則所陷深矣故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此訟之利不利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與火同人同人親也天與水違行訟訟不親也夫事有成形而後作作而後能行訟之初必有作之者矣能謀始則何有於違行哉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上下違行訟之始也剛而過中訟之成也初與四相應而剛與險質相違背非過中故不永所事夫柔不能始事而始事者在剛故初不敢陵上而陵下者在四故曰雖小有言其辨明也其辨明也者由在四也故終吉要其有言之後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以剛居險好訟者也不聽乎五訟上者也五以中正居上可順而不可訟而九二訟之自作眚者也故不克訟以九居一而又在險之中歸而不言其富則无眚矣三百戶富也眚所見妄也竄所居窮也掇所取審而疾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居口之終非口訟者也故不往訟不至於歸而逋竄能食舊德者也居不正也故以爲正則厲上終巽其才又險而健也此卦之成訟也訟而後吉凶成其訟而已以柔從之故終吉以食舊德可也以爲任責則從事无成而已非含章可正而有終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初辨明故不克訟剛能變而承上故復即命渝不失其至自外而在險中則口歸擺動而安于上體則曰復命者上所出也即命者順而承之也口无不變也非宮有渝而已所謂改過也四雖陰位而剛善動不安口則所居不足以得已故安正則吉此所謂遷善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此大人之訟也大人而至于訟有所不得已也行不離中居不无正故元吉元仁也易之元吉或以陰或以陽陽性仁故有以剛而得元吉者因其性也君子於仁也柔故有以柔而得元吉者因其行也復之初九无祇悔元吉而六二爲下仁所謂因其性也泰之六五中以行願與柔並而上行所謂因其行也大人者德足以立信位足以有臨无訟可也而九五與同人交訟曲直務直其情已而不至于終凶其性亦一矣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不以訟而終吉者初與三也上九則以訟而受服故獨言六三所與而已鞶帶者言自下而受飾也六三從上之象也或錫之者與之志不一也所得不可以久保則欲奪之者衆也故終朝三褫之三者衆辭也夫上者下所敬而上九以訟受飾未久而衆奪之其可慢也甚矣易之舉時遠者十年近者終日甚者一朝一夕之間非有定例量其勢稱其義而已矣

師

☷☵ 坤上坎下 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坎險在下而坤順在上險難作而順是以勝之者師之成卦也先王之制軍稻伍而上至師而後內足以爲衆主外足以圍敵故曰師衆也四德之序惟貞爲事之幹則是无物而无正无動而不正夫一也衆而无正則亂而已矣故莫不善下師或或者不一也莫善乎師正正者能以衆正也不一者小子也故使不當而无功能以衆正者丈人也故可以王可以毒天下可以王者師之德也以此毒天下者師之事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所謂正也法度出焉而仁足以長人者所謂丈人是也惟丈人實懼之故順乎天而天與之應乎人而人從之雖凶事也而吉雖憂也而无咎先王之於天下其節猶醫師耳病淺則養之政之譬也甚則療之刑之譬也其害不可療者則以五毒攻之師之譬也故易以事爲蠱以師爲毒治毒謂之毒猶治亂謂之亂也易之言剛中者多矣在蒙坎則爲亨在師困則爲正蓋德无自性隨所在而成名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之于水也柔足以容之剛足以畜之故止之斯爲淵疏之斯爲川君子之于民也仁足以容之其于衆也義足以畜之故其居自比而上則成邦焉自伍而上則成軍焉易之取象有原其始者若訟之作事謀始是也有要其終者若既濟思患而預防之是也有稱其體者師之容民畜衆是也以三者求之則易之象舉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周官之法有大師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故凶可預防而吉非幸勝初六出師之時也以理則吉凶之來形以事則勝負之來決故以律則吉之道不以律則失律者也失律而臧焉是幸勝也幸勝非吉之道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初六方行師者也九二方自師者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丈人之事也長子不足以當也故剛无逸德上順而下應之謂中吉將憂而行險雖毒天下也而民實從之此之謂无咎德足以承天寵仁足以當人心萬邦之所歸也故可以王可以王則以柔濟剛以文經武之時也故王三錫命用師至於錫命而已非剛克者也乃所以柔克者也非威爲邦者也乃所以懷萬邦者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衆欲正正則一莫善于師貞貞正也莫不善於師或或者不一也輿所以取勝也尸靜而无爲者也輿尸則不足以取勝矣柔而不當位以統衆則不一以禦敵則不可以必勝是失常者也是大无功者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輿尸者有可勝之資而不能爲也左次者非不能爲也靜而有待者也其才雖不足以應變而其道未至于失常保无咎而已失律者自內以出之事也失常者在外以動之事也用師之道莫不善于失常而失律次之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懼順以行險履中以問罪田有禽之時也柔而不正則不能以衆正利執言无咎者也利執言則有任其事者矣故長子帥師其使當而中言弟子輿尸大无功而正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初六師之出也上六師之還也以柔在上非周武也大君有命之時也師之出也有大功者有大无功者有失常者有不失常者无以中之則功之爭不明不明而君子小人无所勸沮故開國承家以報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周賚善人而求定焉可謂懼之矣

比

☵☷ 坤上坎下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以文則向陰而反從以道則有所與而反周以事則有所樂而反師比向陰從向陽周繼五家爲比而比各有長君子无所適衆於天下同趨義之爲比則比之情向陰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易曰中行告公從則從之信向陽陰則大陽則出

此比反從者也忠信爲周阿黨爲比君子雖不爲阿而未嘗无所倚雖不爲黨而未嘗无所與此比之道立而周之名亡此比反周者也坎在卦則險在比則與地比而已故師向陰而變比向陰而樂所向雖同而變樂則異此比反師者也比卦有以上下之體而成者有以一爻所在而成者比之成卦九五而已故一陽在上而五陰比之有比者有比之者比吉所謂比者也原筮元永貞无咎所謂比之者也故以陰比陽則陰得陽爲主陽得陰爲輔自九五而言則比吉也自衆陰而言則比輔也下順從也以比之者爲輔比吉者也故初曰比吉言比然後吉也又曰比吉也言當體則吉也筮有初筮有原筮蒙者致一于所求故初筮告再三瀆則審人之可比辭已所以比之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剛則大故爲元中則久故爲永貞元則信足以長人而爲首永貞固信足以爲人所助而有終此原筮者所以无咎而萃之九五雖曰匪孚而亦悔亡也萃无不聚故廣於比有窮則有仇故比有方來者有後夫者不寧方來者以九五爲主也方來者自此而至也巽乎初六之終來也以比吉之定體則曰下順從蓋已承我也以不寧方來則雖乘我者亦將聽矣故曰上下應順從者有所承之也應者心有所聽也後夫凶者上六也吳非比也而夫婦爲夫五以剛居上夫也凶從自下而順從之婦也上六承五而不順以夫爲後者也故其道窮而凶矣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澤上于地則聚故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地上有水則相比而已矣故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建萬國則方來者有所比親諸侯則已比者有所從立法而後世稽焉者先王也德足以君國子民者君子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无咎者比乎人也吉者人所比也比之始剛者不求比信柔者不求比不信初六柔在下而无應故必求有孚者比之然後无咎比之久則體之故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缶之爲器質而虛圓而善應者也有孚以盈之則德足以信於人而終來有它矣比乎人者有己而人所比者有它也爲比之初名分未定故比人不若人所比及其名分已定雖比人亦吉也故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比者近相比也二與初近相比可也乃能捨近比而應五比之自內者也比之道私柔剛柔正而位當正吉者也雖不足以有它亦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陰宜比陽者也六三下比六二而六二從五上比六四而六四從五非其人也初亦无比而所比得其人其極至于人比之者方比之初以柔在下故也六三行不中居不正故比之非其人則傷傷者亦非所樂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皆比也不寧者比寧君臣之義也不得者比賢朋友之義也六四不徇性以比下而反性以從上向陽而不向陰者也故以情則樂得所願也以性則吉不失正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陰則尚陽則順陰爲尚黨陽爲顯比九五位正中而上下應之顯比者也比之道陰也而德與位足以顯之是以德而不以力敵西陰在下而順我則取之王用三驅之謂也上六在前而逆我則捨之所謂失前禽也用三驅者仁有所不忍也失前禽者義有所不爲也有所疑捨焉上而使民中者也故邑人不誡吉此之謂柔遠能邇邑人寧而嬉也二之象也在內者應不誡之象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九五在上皆從以爲夫也而上六獨後之後夫者也衆皆承九五以爲首而上六獨乘之无首者也卦欲辨所從則後者爲後夫又欲辨所承則乘者爲无首陰常先迷而後得主而不以陽爲首則无所終矣

小畜

䷈ 巽上乾下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大畜大者畜也以君畜臣也小畜小者畜也以臣畜君也以臣畜君而不得位則勢不行得位矣而上下不應焉則衆剛孚以六四言之則以柔得位而上下應之爲小畜小畜之爲道非健而巽則欲畜而不入健而巽矣非剛中而志行難入而不通故以內外二五爻言之則以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健而巽非順而巽也順而无所主迕若大觀是也剛中而志行非剛應而志行也應之爲言彼求則應之不必中也若由豫是也陰陽得中而後和和而後雨天之道也六四爲陰盛矣而未及中則是密雲不雨也故尚在東陽位也西陰位也邑有事之地郊郊於行事者也此物之理也矣帶之

其反類而後有事六四猶未離於陰也方遠於有事而不及勝則是自我西郊也故其施未行及夫離所居而畜極則交際之道通則既雨也无不施既處也无所事矣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以一爻言之則爲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施未行之象也既雨既處則巽乎此以二物言之則爲風行天上功不及物之象也風行地上則巽乎此故大畜之道剛日新其德可也小畜之道柔懿文德而已矣一朝之勢之能畜也則積之久而後畜一人之力不能畜也則合衆志而畜之未嘗暴也而後以光大者懿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成卦之初惟六四爲小畜成卦矣則六爻皆小畜也故有能復于初者初九是也有復于終者上九是也有已失于初而猶足以牽復者九二是也有未至于終而强畜之以至于反目者九三是也有勢不足以畜則上合志以畜之者六四是也有德與位足以畜之而又以其鄰者九五是也初九以剛畜于初而六四以巽從之過未形而反于正復自道者也所難於爲畜者下畜而上不從也不畜而上不從則君臣之難傷矣今以畜爲事而復所畜者自道則是吾之義全也故何其咎吉何其咎者无過之可補也傳曰畜君何也其意類此故小畜莫善于復自道而牽次之又其次則待其終而已矣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二以剛中畜所謂剛中而志行也五雖不應而終以巽與已所謂牽之而後復也雖不足乎復自道而亦不至於與說輻故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自失矣而欲正君則君將反目以怒我因修以擠我其能吉乎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小畜之道剛中然後志行九三過進而剛不中德不足以載上而敢其可行之才者也故輿說輻非尚德載也九三過剛而尚往上九過剛而不受畜則巽不足以相制而恩不足以相親故夫妻反目非婦正厲也古之人諫則以爲謗已甚者或因其所修而擠之其失蓋以此故夫夫婦婦則能正室能正室則无事于畜矣雖畜矣不至於反目也

大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小畜六爻惟六四九五爲有孚蓋惟正當正中然後能發志也柔而當位以巽爲畜有孚者也三陽方進一柔不足以畜則勢必至于傷柔弱不果於進難則必傷而後去夫血者也知三陽之失正則過分以畜之者義也知九五之同德則易志以合之者智也初雖傷焉終无咎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剛不失中巽不失正不應于陽而與四合志有孚攣如者也方小畜之時而以盛德處尊位合衆力以畜其君而人莫不從富以其鄰者也有孚者誠足以結之也富者利足以使之也固高位而无所同于衆此獨富者也雖謂之竊位可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小畜之初不雨柔不及中也其終既雨剛過中也剛中者亨而已剛過而畜極則勢足以畜其勢君足以畜其君則剛柔和矣故既雨无事于畜則无待于尚往故既處其畜之也固非一人一目之力而其體終于巽尚德載者也夫妻雖不反目而婦

道失正矣故婦正厲陰陽雖和也而於陰爲盛矣故月幾望君臣雖和也而於臣爲疑矣故君子征凶

履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之爲道有以柔履者有以剛履者以柔履者以進不爲陽所害爲通以剛履者以居不爲陰所病爲盛故履之成卦其亨在六三而光明在九五六三以柔履者也惟說而應乎乾是以雖履虎尾而不咥人蓋不爲陽所害故在下而亨九五以剛柔履者也惟以中正也是以履帝位而不疚蓋不爲陰所病也故在上而光明要之以柔爲始以剛爲終以在下爲亨爲通以在上爲光明爲盛也使非以禮立德以和制行其往有漸其施有成孰能與此哉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上天而下澤則上下辨有名以陳之也上健而下說則民志定有分以一之也上下辨而民志定則各安于所履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有履而善始者有履而善終者有履而甚安者有履而近危者有臣道而履者有君道而履者有幽人而履者有武人而履者初九履而善始者也行德而无位故曰素履履以不處爲義宜上而在下也則亢不可以處故往无咎往非有應也獨行願而已矣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此幽人之履也剛得中非素履也遠于五而安非
愬愬也故曰履道坦坦愬愬危之至也坦坦安之
至也无應乎上而有得乎內故曰幽人正吉正吉
斯不失正矣進退去就中不自亂者也非獨行願
而已矣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此武人之履也不正而視爲不足以有明也不中
以行爲不足以與行也承上體之末而九四實乘
之非說而應乎乾也位不當者也其志剛而有應
非獨行願而已果於有爲者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此臣道而履者也承上體之末而處多懼之地非
履道坦坦者也履虎尾而愬愬者也逼其上體而
承其君非獨行願而已也其志行者也終吉者非
往无咎而已也往无咎則自此而始終吉而要其
終貞吉元吉則當體而足矣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此君道而履者也以柔履者常陰于剛以剛履者
常疚于柔九五體剛而中正履帝位而无累于陰
焉非幽人也乃明王之夬履也履之道以柔應而
九五獨以剛決故貞厲以六三爲亨以九五爲光
明盛大之才也故位不當也而凶位正當也而厲
爻不足以具其成才也故履以和行和行貴中六
三之柔不中而九五之剛太過皆不和者也一則
以凶一則以厲其能元吉乎其能貞吉乎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此履而善終者也智以有明仁以有行雖有爲乎
外而常有應乎內視履考祥者也禍福之生皆有
時焉而履道之終考祥之時也履之可欲往而履
之終欲旋故其旋元吉貞吉智也元吉仁也履柔
道也元吉下道也而在上故其考而也大有慶非
履而善終乎

泰

☷☰ 坤下乾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

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
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
人道消也

陰陽行乎天地之間其相推也則爲往來其相感
也則爲屈伸其成象于始也則爲消息爲消長其
成器于終也則爲盈虛爲盛衰蓋非一日之積也
否泰者反其項者也三陰之外以順而三陽之內
以伸則爲泰三陰之內以伸而三陽之外以順則
爲否泰則吉亨否則不利君子貞吉亨也者以爲
莫適而不通也不利君子貞也者以爲趨君子貞
亦不利也故言二體之和交則天地交而萬物通
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言內外之相爲用則內陽
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也夫如是何適而不通乎內陽所以生
也而外陰則成之也內健所以用賢也而外順則
際之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

天地之道民所由也天地之宜民所利也裁成其
道輔相其宜以左右民者后也陰陽風雨晦明之
氣淫則生疾故損其有餘而裁成之四時之行百
物之生皆有理焉故順其自然而輔相之盡若道
而大有爲者惟泰之時爲然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一上之進未足以爲泰衆賢皆進泰之時也君獨
有交乎下者未泰也君與臣皆願交焉者泰之時
也否之時亦然故泰之時君子以其類出否之時
小人以其類處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者以其類出
也拔茅茹以其彙正吉亨者以其類處也舜之二
十有二人周之多士可謂泰矣茅之爲物潔白柔
韌拔之則牽連以出君子以類之象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皆以剛居陰也蒙則有蒙而已故包蒙泰則上下
交无不有也故包荒則中也而以下交於人爲道
包荒者也九三不中交而猶承之用馮河者也外
與衆陰爲應故其在不遐遺內與環陽同志故其
義則朋亡六五中以行願之君也方以至柔下之
而已之志方上行得尚于中行者也臣道而大
有爲者惟泰之九二爲然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
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天地交言相通也天地際言相近也九二有平而
无陂有往而无復行義於易之時也故中行而得
尚以體常也九三則平者將陂往者將復卻幾於
未然之時也故艱貞則无咎以慮變也存之而已
交則是以命滅故也勿恤其孚則是以人勝天也
雖不足以得同而于食有福亦異乎不榮以祿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
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泰上下交也剛者願交乎上以柔應之也柔者願
交乎下以剛應之也故初以彙即四則四者君也
四以其鄰即初則初者臣也德之可用者皆也拔
茅者以德言也位之相比者鄰也以其鄰者以位

言也翩翩者順而下也不富以其隣者皆失實而有求也皆有實而有求則其即初也以中心願而非強故不富以其鄰非利使也不戒以孚非言喻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以至尊而下卑以至柔而接剛帝乙歸妹者也不于其難而于其易中以行願也而不違仁以祉元吉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此卒者陂往者復之時也城復于隍卑不上承而外不內衛也勿用行師其志不同而衆不爲用也自邑告命大者往而小者擅命之意也柔之爲德上而不足與變故在既濟爲紊亂而在泰爲貞吝九三則智足以與變矣在泰而持盈者如九三可也

否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則是不可以人爲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則是不可以力致也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爲也所謂莫之爲而爲之也道之將興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所謂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君子之於行已盡常有泰之道矣而反遇否則否之者天也故曰否之匪人易有大貞有小貞有女貞有童僕貞有君子貞小貞小者以爲貞也大貞大者以爲貞也柔順

中正而獨見乎其慮則謂之女貞无所與也而有所承則謂之童僕貞文明以健中正而應能通天下之志者則謂之君子貞否之時上下之志不通矣君子方且以儉德避難其能通天下之志如同人之時乎故曰不利君子貞姤曰女壯吉勿用取女蓋言小人不可遇也遯曰小利貞蓋言君子不可以大有爲也否曰不利君子貞蓋言君子不得盡其性也剝則不特不利君子貞而已有攸往斯不利矣自復姤而上惟否泰爲反其類故君子小人各以其類而消長而泰則曰小往大來否則曰大往小來泰之極至於上下交而其志同蓋如然後同也否之極至於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蓋人道息矣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晉而萬物覩者明德也故君子以自昭約已而已矣不敢以自大者儉德也故君子以避難以儉德避難則不可榮以祿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泰之初以其彙征吉以其類出也否之時以其彙貞吉以其類處也征吉者動不失道也貞吉者靜不失德也動不失道故其志在外而有行靜不失德故其志在君而有待否非尙口之時而君者出命者也方否之初不尙口以有求而守正以俟命不特遂吉而已雖亨可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君子之於否避難而不亂羣可也上足以休否而美之下足以通否而亨之者惟大人爲能六二柔中而已非大人也故包承小人則吉未能不亂羣

也大人則否亨包承不足爲也不亂羣則不避難不避難則可以反否矣在下而比我則包之在上而乘我則承之亦異乎泰之包荒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大人之才雖足以治否而位不正當則猶不足以致美況小者之才乎六三以位則不正以才則不當波者將乎矣而不足以有爲包羞者也包之爲言不能有所發者也故羞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初六否而未行則志在君而已九四上遠而近君故志行而能有爲也近君而不能有爲則猶位有爲而无待於君則擅命竊位則不仁擅命則非義人之所違也豈能爲人乎故有命則无咎无咎則疇離祉泰之六四皆失實而有求者也否之九四皆得志而有爲者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故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此大人而在臣位者也況身爲君乎九五大人而爲君者也則則泰變中則能通以變通之才而居正當之位休否者也亨不足道也易以陰居陽則不能有之才不足故也以陽居陽則固有之才當位故也九五可謂固有之矣在否而固有其位非保其存者也其亡其亡者也其亡其亡則當存矣故繫于苞桑苞桑言其本固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莫適而非塞也而我通之則曰否亨皆非可善之道也而我休之則曰休否至於傾否則非或使之也否終則傾自然之理也故上九先否所遇不利也後喜无往不同也

周易新講義卷第三

宋　龔原　深甫　撰

同人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皆柔也得位而上下應之而小畜則是以小畜大也非同乎人也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則是以小有大也亦非同乎人也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者所謂同人也以一卦言之則上健而下麗以二爻言之則以柔而應剛以成德言之則如乾行乎上而萬物莫不同之也故于野亨无所謂也利涉大川莫能陷也利君子貞天下之志可通也文明以健雖斷金可也況于易乎中正而應雖于野可也況于宗乎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同人則君子小人聚矣故所聚同者類之使不雜而所生同者辨之使不亂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同人之道无方莫如野无事莫如郊出莫通於門入莫吝於宗其宅或攻而不克或伏而不興或大師而後相遇皆不能无異也初九善處而上同者也上无乘之者則非伏而不能興故同人于門无咎以通道也

六二同人於宗吝象曰同人於宗吝道也

門者衆所由也通道也宗者己所屬也吝道也同人之道以野爲亨而惟其應之麗非通道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二正應而已乘之五敵剛而已禪之雖私有所欲而勢不可夷行伏戎于莽者也乘不中之征而躍炎上之性不能困而反則升其高陵者也三歲不興何可行也莽非可以夷行也伏則有待而興也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升者自下而升也乘者在上乘之也九三之於五升之者也九四之於三乘之者也陵高以待五之象也墉在內而捍外三之象也二實應五也而以力求之三特犯已也而以勢侵之義弗克也惟其居陰而善變故初雖違則而其困也而能反則斯吉矣何三歲不興之有乎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二五之相去也一則以出一則以處一則以語一則以默此其迹不同也其利斷金其言如蘭此其心能同也故初雖喪正應而終相得二雖隔三四之大師而終相遇使中直不得乎前則豈能善其後乎後笑所謂相得也大師克相遇所謂善其後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同人之時有伏而不興者有困而反則者有大師克相遇者可謂擾擾多事矣而上九在外而獨遠於事同人于郊者也雖同人之志未得而處己之心无悔矣況咎乎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君尊而剛臣卑而柔剛者在上而能畜柔者方止

而不犯此君臣之義也无時而不然者也故大畜之君則欲健剛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而後盡大畜之義則健篤實美也輝光日新其德大以聖也蓋大畜之君不能終始如一則不足以利貞利貞大正之謂也大有則君以柔有臣者也君道以畜臣爲常而以柔有之則是賓師之禮也有時而然者也故其君之德則欲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而後盡大有之道剛所以立也健所以行也文所以交也明所以辨也應乎天而時行設之當也蓋大有之君有德矣而設之不當則不足以元亨元亨也者以其善而亨也易之言應乎天者三有自然而應者有感之而應者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此自然而應也大畜之利涉大川大有之元亨則有時而然也此感之而應也猶革之應乎人也女君之於臣有上而養之者有下而交之者有而有之者大畜以剛健爲實爲體而不家食此上而養之也泰則內健而外順此下而交之也大有剛健而文明此尚而有之也

彖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莫非天也而遏惡揚善者天之休命也君子之於有所之衆用明而順之使善者興惡者莫行焉然後大者可終有也惡者投隙而入善者畏忌而不進則大者見幾而并矣其能有之乎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有之君之於臣也有下而交之者有尚而尊之者有下而交之者則猶泰之六五也有尚而尊之者則猶大畜之六五也惟下而交之也故最下者以无交爲害積中以載者以有彼往爲善在上而尊者則用亨于天子在下而近君者則用明而匪其彭益君有以下之則臣得以上達也惟尚而尊之君則欲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而後盡大畜之義則健篤實美也輝光日新其德大以聖也蓋大畜之君不能終始如一則不足以利貞利貞大正之謂也大有則君以柔有臣者也君道以畜臣爲常而以柔有之則是賓師之禮也有時而然者也故其君之德則欲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而後盡大有之道剛所以立也健所以行也文所以交也明所以辨也應乎天而時行設之當也蓋大有之君有德矣而設之不當則不足以元亨元亨也者以其善而亨也易之言應乎天者三有自然而應者有感之而應者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此自然而應也大畜之利涉大川大有之元亨則有時而然也此感之而應也猶革之應乎人也女君之於臣有上而養之者有下而交之者有而有之者大畜以剛健爲實爲體而不家食此上而養之也泰則內健而外順此下而交之也大有剛健而文明此尚而有之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莫非天也而遏惡揚善者天之休命也君子之於有所之衆用明而順之使善者興惡者莫行焉然後大者可終有也惡者投隙而入善者畏忌而不進則大者見幾而并矣其能有之乎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有之君之於臣也有下而交之者有尚而尊之者有下而交之者則猶泰之六五也有尚而尊之者則猶大畜之六五也惟下而交之也故最下者以无交爲害積中以載者以有彼往爲善在上而尊者則用亨于天子在下而近君者則用明而匪

其彭益君有以下之則臣得以上達也惟尚而尊之也故上九以信順之德而爲大人之所助也君子之於困獨立可也大有則尚賢矣而初九在下无應以无交爲害者也其害非其咎也在下而已矣故匪咎艱則无咎艱者難進之謂也臣无交則欲難君有交則欲易各稱其義爾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剛善任中善容六五以信委焉而已則積中不敗大車以載者也上以柔任之已以剛爲之用不能有爲則止於陰矣故有攸往无咎上方畜我以剛則有法守矣雖无往可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君臣守義賓師任道守義則難犯故在中者无尤有應者利已任道則无方故中行者往過中者乃亨九三公也而用亨于天子則是大人之事也小人而爲之則害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

大有之世君以柔任臣而不爲弱臣以剛事君而不爲强九四上承以柔任臣之君下比以剛事君之臣兩有所親則上下之禮齊下比而上不比則君臣之義廢其迹在嫌疑之間而其明足以辯晳終於趨上耳此善用明者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上欲爰乎下而下有不應者非信以發志也六五則異乎此矣其與九二也以誠而不以位至相忘而无間所謂懼敵而志同也故厥孚交如志其有不發乎別嫌疑嚴分守而下猶有犯者非易而无備也六五則異乎此矣其與九二也以誠而不以位至相忘而无間所謂懼敵而志同也故厥孚交如志其有不發乎別嫌疑嚴分守而下猶有犯者非易而无

備也六五則異乎此矣未嘗畜臣以剛也而載之者不敗承之者不疑過中以逆之者无憚用是德威懼畏者也人其有不畏乎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有德而无時則莫尊況欲尚乎有時而无德則莫尚況助之乎上九兼信順之德而遇尚賢之時以位則極上以道則至尊乃天人之所助也尚何以无交爲害乎

謙

䷎ 坤下艮上 謙亨君子有終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剛下柔而不上柔上行而莫禦此謙所以亨也盈則爲虧爲變爲害爲惡謙則爲益爲流爲福爲好此謙之異乎盈也謙之所以亨不惟見於卦之二體而天地之道實如之謙之異乎盈不惟天地鬼神人道亦如之而又見於爻之九三故君子雖甚盛德成功每以謙爲終焉若九三是也九三以一陽下衆陰謙尊而光也雖在下也而衆陰貧歸之卑而不可踰也其能无終乎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多以謙而聚寡以謙而益此謙之在物也待賤者之禮不以待貴待不肖之禮不以待賢此謙之在已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懼有吉凶用有利不利在下在內者謙之體也故常吉在上在外者謙之用也故常利初六柔在下謙謙君子也卑以自牧則能成德而人歸之故用

涉大川吉初六以德下人者也君子之始也九三以功下人者也君子之終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以柔承剛以下感上鳴謙者也因性而已矣非有所迫而爲之也九三方以功下人非感而求應也故以動則中心得以靜則貞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剛來而下柔上承而下綏有功而謙者也故曰勞謙有功而不終者多矣君子致恭以存其位能因有之者也故曰有終吉卑以自牧也者德足以成己也以其功下人也者功足以服人也以賢隨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故舜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柔順而當位居則无不利者也不敢乘剛以爲逆而邪之以爲謙行則撝謙者也則者吾性之所有也動而順之豈違則哉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以謙居尊不自盈也而衆陰從之不富以其鄰者也人道惡盈而好謙五誠謙矣而二不應則人所惡也以征不服何不利哉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九三衆陰之主也而已實應之鳴謙者也自下而承剛非不得已也中心得者也自上而應剛不得已也志未得者也上六在上而謙衆所好也九三上而不應衆所惡也故利用行師征邑國六五尊位而大中不富以其鄰行師可知也利用侵伐无不利不必邑國也上六所用者衆而所征者狹其爲利僅矣

豫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豫之爲道與物通之時也自上下而言則衆陰求豫於一陽而一陽有由豫之道所謂剛應而志行也非剛中而後志行也自內外而言則坤體順震體動所謂順以動也非險以動也其本雖由剛應而志行及其與物通也則順以動而已矣故大則天地如之小則建侯行師亦如之衆无定主建侯之時也上順而下作險行師之時也二者背順以動者也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蓋運速中而寒暑當也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蓋輕重當罪而不煩以益也易之卦有言時者有言時用者有言時義者卦皆時也而爲大者之時則四顯之養賢解之解難革之革命大過之過是也蓋卦大者不可以有爲也有時則有用有義矣其用方不利也而大者可與利用者三坎之險蹇之乖蹇之難是也其義方難知也而大者可與精義者五豫之知幾隨之隨時遯之有厲姤之相遇旅之旅人是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德者成於樂也故德盛而樂成爲樂者德音也詩者德言也舞者德容也故作樂而德崇爲季札一觀韶舞而知舜德之難及樂實崇之也故可以和同天人之際而无間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豫者與物交者也上交則失於諂下交則失於瀆故有應則欲有待而无求无應則欲知幾而不動由中正則不待久而吉非中正則動與止皆悔也初六在豫之初而求豫於上失於諂者也非有待而无求也故鳴豫可也厚已以下人也鳴豫不可也厚已而求諸人也方豫也則屈已而求諸人其志不行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天下方動以求豫也而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於濱辨於衆而不動介于石者也不離中正見幾而作衆人方沉溺於所欲以取凶悔而已超然得其所矣不終日貞吉者也非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之君子孰能與於此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鳴豫者感諸中而求之也盱豫者形諸外而求之也介于石者與衆辨也由豫者與衆同也矣豫則失其性矣六三承九四而求豫上交而諂者也故不旋日而悔止而有待於上六雖終无應猶愈於諂矣故遲有悔遲有悔也者不必有之者也故豫之爲道有以得已爲善者有以通物爲善者中不離道正不失德衆方動也而獨止此以得已爲善也而六二以之非中也非正也而才足以當位道足以應衆而衆非我不豫此以通物爲善也而九四以之六三則異乎此矣動而有求悔靜而有待亦傷內无以得已外无以通物所謂位不當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衆陰由我以豫而无陽以分之由豫大有得者也處多懼之地而大有得焉則不能无疑疑則下不

足以應衆人之所欲而上不足以格君心之非故勿疑朋盍簪六五冠象也而四制之則簪象也朋盍簪至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豫之時雖以志行爲善而其德以中正爲美六二不終日正吉以中正故也六五貞疾以不正故也方豫之時上雖不正也而无臣以正之則不正未爲疾也而六五乘剛焉則是有法家拂士以正之也故雖在豫之時非所樂也貞疾者也疾宜亡矣而有所畏懼能□中而不過非所以亡也恒不死者也六二可豫而不爲豫者也其吉則以知變也六五欲豫而不得豫者也其不亡則以守常也孔子之釋爻也有井卦舉之者義在卦也若大自初九是也有舉爻而已者義在爻也若初六鳴豫六五貞疾是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豫之初未可以求也不能有待以求之則適所以失志故初六鳴豫則志窮蓋初不可以求也豫之終可以已矣不能以中自節則其性蔽於所欲矣故上六冥豫則不可以長蓋在上不可以冥豫也然豫極則反而震之性非止故成有渝无咎成者終始之節也於其成焉有渝則非官有渝也官者我所守也

隨

䷐ 兌下震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隨反咸者也咸之爲咸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則是兩相與也止而說則是不必動也隨剛來而下柔則是屈已以求之也非兩相與也動而說則是有爲而得之也非止而說也故咸之道虛來斯受之而已无事於隨也隨之勢迫過此則失時矣非得已而不已也隨之名立則咎從之惟大亨貞而後无咎无咎而後天下隨時猶革斯有悔元亨利貞而後悔亡也故隨无定時而有精義泰否損益各以所遇非大人不能善也可隨也而不隨則失時不可隨也而隨之則失已非大人不能精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出於澤歸妹之象也雷息於澤隨之象也嚮晦入宴息則无事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隨之爲道其初則欲適變其次則欲從正又其次則欲下人知守常而不知適變知適變而不知從正知從正而不知下人皆不可以爲隨也初九可謂體之矣官者所守也而有渝則是適變也有渝而已非吉渝也而正吉則是從正也門者二三之謂也四无應而往從之出門交有功則是下人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隨莫善於交莫不善於係交者我下之也值已之所與而已係則有所屬有所屬則有所不兼也故六二以柔爲隨則不能遠近剛故係小子小子者在下而從我者也初九之謂也有所係則不能兼與正應故失丈夫丈夫者在下而率我者九五之謂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承在上之四而舍在下之初此之謂係丈夫失小子雖不足以兼與而以陰係陽其才足以長我而率我此之謂隨有求得皆隨也一則從正吉義在動也一則利居正義在止也應動不中之時則故利居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隨之道以從正爲吉以不從正爲凶初九官有渝正吉從正故也九四隨有獲貞凶以從陰爲不正故也以陽從陽可也以陽從陰則非義矣苟有孚在道則信足以發志以明趨事則智足以成功以功補過未爲有咎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正而說非隨也動而說者隨也初九則來而下柔者也九五則非下柔也位乎正中者也位乎正中以說爲道而天下隨之隨之盛也故曰孚于嘉吉亨于西山而已嘉者美之至也天下相會之時隨之正動故初則渝二則係三則吉以也隨之時則悅故四則有孚在道五則孚于嘉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隨道成矣上六乘陽而上窮隨之不從者也故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而已故曰窮也

蠱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易之成卦其體不一有取諸物象而成卦者其德

不足以正其名也若噬嗑頤井之類是也有兼物象而成卦者物不足以正其名則又取諸德而貳之也若否泰咸常之類是也有備上下內外而成卦者无待於物象也若師訟之類是也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則蠱之成卦訟師之類也有成卦與德不同者德无待於成卦也若大有之類是也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則德无待於成卦也有即德以成卦即成卦以爲德者德无異乎成卦也若咸恒之類是也於恒之成卦則知咸之所以成卦於咸之爲德則知恒之所以爲德此德无異乎成卦也蠱則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則蠱之爲德咸恒之類也故蠱之成卦以剛上而柔下以巽而止蓋言不可以爲恒也其元亨也亦以剛上而柔下亦以巽而止蓋言不可以革也恒雖剛上而柔下能巽而動矣非巽而止也此蠱之不可以恒事之爲蠱也非若白轉爲黑其陵夷漸漬以至於壞也故雜卦則欲飭之衆爻則欲幹而无裕非革之也因之而已剛上而柔下因其位也巽而止因其勢也此蠱之不可以革也而因之此蠱之所以元亨而天下治也治則无事矣无事則行事之所由生故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事之所由生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事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先甲者知之於微之前也此有始而能終也後甲者圖之於已著之後也此有終而能始也甲東方之日也以時則春以事則始以道則仁巽而止之才也庚西方之日也以時則秋以事則終以道則義九五之才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蠱之時事廢而民不興故事欲飭民欲振振民而已不知所以育德則與事轉從而離道遠矣故濟以育德而後上可以立道而下可以善事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有家事有國事居家理者故治可移於官故幹蠱者始於家父子天性也則以恩屬而不離君臣人合也則於事終而可退故不事者終於臣初六事之始也以柔巽乘剛中有子者也九二剛中而无違德所謂考也考以无違德而成名子以意承考而无違志則父子之美也故雖莫之應而无終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蠱之六爻雖終於臣而上下相承家事而已故有母子而非其正者有父子而非其中者有父子並美者有父雖過中也而子以中用譽者有已有才不足以幹而裕父之蠱者九二之於六五所謂母子而非其正也從子而巽乎內者母道之正也制義而止乎外者子道之正也六五母道也而止乎外九二子道也而巽乎內皆非正也故剛之巽乎中正也雖可以幹蠱而不可以貞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此爻子而非中也上九不中而止乎上爲父而不義者也九三過中而不應爲子而不從令者也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故其不中則小有悔其巽乎正也不至於失道故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此才不足以幹也隨廢而興之幹父之蠱也委而客之裕父之蠱也性柔以止而遠於上往不足以得親也往則見吝而已吝者反終吝也見吝者不

待有事也猶言見凶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剛父道也柔子道也子剛而父柔非理之正也出乎義故也父剛而子柔理之正也生乎德故也上九剛矣而六五以柔中事之承以德者也故用譽皆幹蠱也或厲无咎或无大咎而已六五至於用譽則子之成名也故剛中而无違德父之成名也柔中而无失道子之成名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方事之初不能事事非臣道之正也故雖權疾風沐甚雨不以爲勞義則然也事終矣而不知所謂不事亦非臣道之正也故雖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以爲逸道則然也上九事終而退剛而无口靜而无累事道之昌子也其可則也豈獨行乎哉

臨

䷒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反遯者也二陰長則陽避陰而遯二陽長則剛當位而臨前此者復而已未足以臨也後此則交矣非所以爲臨也惟二陽進而得位然後爲臨也故剛浸而長則爲元亨剛中而應則爲利貞故陽由是而進陰由是而退君子由是而後長小人由是而後消則爲天之道也蹔然有進者必退有長者必消其理不可以不早辨故於方長之臨則告之以不久之遯至于八月有凶所謂不久之遯也陽生於復而臨次之陰生於姤而遯次之自復至遯所謂八月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臨者與民親也與民親則非辨上下之時也教

思无窮以厚終也政則容保民无疆以厚載也不以厚終則苟豈能久乎哉不以厚載則薄豈能遠乎哉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臨之爲道有行正以爲臨者有行中以爲臨者有在上而志在內者有在下而志在外者有位當者有位不當者初九在下而猶應陰剛長而志在外所謂行正以爲臨在下而志在外者也故以道則爲咸臨猶與陰也以德則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咸之爲言感應以相與以德則君義臣仁无所用其剛以位則君上臣下无所用其臨而九二以剛正君六五以柔納之則君之所受教而非君之所教也故以義則未順命不特憐吉而已其用則无不利也晉之初未受命也者未進也此則未順命也者方臨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臨之爲道以中正爲利者也初九六四則行正而未中六五九二則行中而未正雖未足於道而皆可以臨者也六三以不中不正爲說甘臨者也甘非所以臨也而又乘剛无攸利者也然在下卦之上而不固其位以趨下則初雖東之而其終必有以順之故既憂之无咎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方臨之時以柔居正以順應剛以至而臨者也非以大而臨也中者德性誠心足以臨也雖不足以行中亦无咎矣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臨之爲義或與以臨物或求以臨己方是時也知剛而不知柔知柔而不知剛皆非所以行中也惟六五也用晦而明其位雖有與也而其德則每求諸人柔不至弱剛不至亢以知而臨也故爲大君之宜以行中也以王臨下則有位而已矣安所事知哉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以知臨者欲用晦而明故六五以之以仁臨者欲以厚終故上六以之居上而體順剛長而能從陽仁而知所厚者也故曰敦臨雖在外而不應而其志在內順足以長君子故吉无咎

觀

☴☷ 巽下坤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觀生於有所觀觀者有所示也大而在上者有所示則小而在下者觀之也雖然大者在上而不得位不足以觀也剝是也在上而非大者亦不足以觀也大壯是也下陽得位而在上四陰在下而觀之此足以觀也故曰大觀在上大觀在上有位而已矣有位而无道德以示之則雖有觀焉而不及化故曰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順而巽者以道因民也中正者以德觀民也宗廟之祭初有盥以成其誠矣有薦以致其物大觀方以道德示民則下觀而化也无待於薦矣故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要之觀爲禮觀之者爲用天也聖人也皆以神道而觀也聖人則觀諸天衆人則觀諸聖人皆以彼有觀焉而此觀之也道之爲言九乎不在則亦无乎不是而此曰神道者以爲是也雖有所示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无言思運以至能之精照以燦然之象而四時不忒者天之神道也无爲也順性命之理以化萬物之神而天下服者聖人之神道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觀者有見於上下也觀天者有見於上也省方觀民設教者有見於下也无見於上則教之本不立无見於下則教之末不成聖人之於天下所以能使人自得於性命之中无小无大无賢不肖如饑者食渴者飲各滿其欲者本末具而已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有君子之觀有小人之觀有女子之觀當位則觀我生不當位則觀其生君子之觀也內无所知外无所與童觀而已矣小人之觀也雖有所觀也而獨見其應者女子之觀也初六不而遭所有下而无應於上童觀者也小人常以卑才而用智故童觀无咎君子則以多識爲德而爲童觀則吝矣故初六童觀非君子之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觀之爲道以近陽爲美以在上爲貴在外爲賤六二以陰處內又下而遠於陽雖有所觀也獨見其應而已矣女子之觀也故曰闚觀猶柔以中正也故利女貞方觀有而利女貞亦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无邪也无與也則爲童觀有所見矣有所與矣而致一焉則爲闚觀此以所能而觀也或觀我生或觀其生或觀國之光此言觀之所在也六三順而應上柔而不有其位非致一者也觀我生進退者也可則進否則退蓋无君子之成才而能度德處位雖非中正也而不失道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觀我生而進退者才不足也才足矣則其進退也

觀國而已六四以德當位而上承陽觀國之光也

近君矣而有所觀則不純乎臣故利用賓于王蓋

守君之命而進退者臣道也觀國之光而進退者

賓道也易有尚賢之時有尚賓之時大有大畜之

六五尚賢也觀之六四尚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以已當物則所生者自我故六三九五則觀我生

我无所事觀也觀彼而已則觀其生九五位乎天

位天下之所觀也而无以觀民則我生之得失不

足自反故剛中而應以巽爲道觀我生者也其

觀民也以觀我生君子之道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初六觀之始也上九觀之成也力觀之始也不知

達所知擇所與以所觀則不足以成德故童觀君

子者方觀之成也不能觀彼之可否而苟欲達其

志則不足以行其義故觀其生君子无咎可以久

則久可以速則速觀彼而已矣孔子之事也故以事言

道言之則君子无所事觀也消然而已矣以事言

之則有與民同患者矣故觀其生者忘其平也小

人之於觀有不可以觀者有非所能觀者故惟童

觀无咎

噬嗑

䷔ 噬嗑亨利用獄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

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

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易有取諸物而成卦者若噬嗑之類是頤中有物

者噬嗑也虛中而不實合以覆其上分以承其下

者鼎也巽乎水而上水者井也水火相息二女同

居其志不相得者革也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

同居其志不同行者睽也水火相逮男女相得則

爲既濟水火不相逮男女不相得則爲未濟此皆

取諸物而成卦也而彖則參互以見之故於睽卓

則既濟未濟之成卦可知也於噬嗑則鼎之成卦

可知也不獨成卦如此也而其卦之才亦參互以

見之鼎之彖曰以木巽火烹飪也言鼎之才也以

鼎而求噬嗑則動而麗者噬嗑之才也噬嗑除間

之卦也其卦具頤之上下也而其中有物所謂間

也其才動而麗也則能除間矣故頤中有物曰噬

嗑噬嗑而亨蓋有間則能合合斯亨也卦德之亨

也有言其所以亨者其亨不在成卦而在其德也

若蒙亨困亨之類是蒙之亨也時中故也困之亨

也險以說故也有不言其所以亨者其亨不離乎

卦體也若豐小過之類是明以動故豐則豐之亨

也可知矣小者過而亨也則小過之亨也可知矣

噬嗑而亨豐小過之類也剛柔分動而明雷合

而章柔得中而上行此言所以利用獄也剛柔分

者分不亂也動而明者才足以有爲也雷之爲物

也善發隱伏動之至也電之爲物也善燭幽暗明

之至也動而明者非明以動也動而能明而已雷

電合而章則動而明不足道也蓋若天行然也其

初動而明其盛合而章則宜大有爲矣而終利用

獄者柔不當位也柔不當位矣而利用獄者動而

明合而章故也易言不當位者不足以有是也故

以陰居上以陰而得尊位大中皆謂之不當位以

噬嗑之才而濟之以剛中則豈特除間而已哉故

噬嗑利用獄聯小事吉一義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立法以除間者先王也行法以治罪者君子也有

間則欲正其始故明罰勑法豐則刑故无小矣故

折獄致刑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噬嗑利用獄之卦也初與上受刑者也中爻則有

位而用刑也刑非先王之所得已而人常至於受

刑者凡以非所行而行之非所明而明之非所通

而通之也故先王皆有以治之校者治之械也而

噬者治之法也在下而屨之者屨校也所以懲其

始故滅趾趾在下而行也滅趾則不行也在上而

負之者何校也所以治其終也故滅耳耳在上而

聰也滅耳則不明也其中噬膚則至於滅鼻鼻者

在中而通也滅鼻則不通也初爲下爲始者也故

懲其始絕其行則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柔脆者膚也全體而乾者腊肉也乾肉雖堅而不

聯骨乾胏則聯骨而復堅故噬膚爲至易而乾肉

次之噬腊爲至難而乾胏次之二與五皆乘剛而

得中也而二爲正五六失正此噬乾肉者所以不

如膚之易也六三九四皆不中而失正也而九之

才有餘六之才不足此噬乾胏者所以未至腊肉

之難也二柔也柔則不能有爲而能噬膚滅鼻者

乘剛也柔而乘剛則能資諸物以爲明故柔以行

之明以議之外足以除間而內足以絕其通也易

有才不足而資諸物者其例見於此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用刑之道中正而已矣正則詳而當中則決而和

六三失正而不中者也故以除間則不足以噬膚

而噬腊肉言至難也以治人則不足以遇毒而遇

毒言不和也夫除間而至於和所謂噬嗑而亨也

六三之位不當而動則乘之可謂不和矣故其

不能亨也爲小吝其卒有應也爲无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九四之與六三同德者也而九之才爲有餘故其初噬乾胏蓋異於腊肉也其終得金矢蓋異於遇毒也金剛而能化也九之才也矢直而利於行也離之性也剛而有所噬噬而有所得則動斯吉矣而猶待於艱貞者下不應故也下不應則所難在已故艱貞而後吉雖吉而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噬而有所滅者義足以制其非也噬而有所得者不惟制其非而已其終又足以得諸己也噬而遇毒則非所宜得矣六五柔而不正也則德不當其位故噬乾肉其行得中而上行也故得黃金矢者剛而能有行也得黃金者中而能制變也所居雖失正而所得則得當故貞厲无咎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此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之時也失非所明而明者聽不明也然後絕其明則則其非所行而行非所通而通也亦如此而已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賁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賁者乾坤交相文也以坤上六之柔而來文乾之九二者文剛也以乾九二之剛而文坤之上六者文柔也剛大者之才也大者之才而柔以文之者大者之事也故亨柔小者之才也小者之才而剛以文之者小者之事也故小利有攸往剛柔相雜而成文者天文也二爻之謂也文明以止各有形名而不相雜者人文也二體之謂也天文則時變存焉故觀之以察時變人文則教化生焉故觀之以化成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旅則明在上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尚恕也賁則明在下故明庶政无敢折獄尚文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賁之成卦剛柔相爲文者也爻則或自賁或兩相賁或无不賁各以其才而已初九剛而在下賁其趾者也六二在前而可乘也欲載已以爲車而已以非正不從舍車而徒者也賁之時雖分剛上而文柔而柔不以正則弗乘者所謂義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賁其趾者剛足以有行也故義弗乘非正之車賁其須者柔而不能自立也則與上興而已六二以柔承剛九三得之以爲飾賁其須之象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有自飾者有待物以爲飾者自飾則以其德故九三皆曰賁如者自飾也待物以爲飾者不以相近則以相應而已故三之濡如者二飾之也夫剛上文柔可也而在下體皆非正應也而以近相飾則近於苟合矣豈可以久哉故永貞然後吉吉則在物終莫之陵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九三无應而陰乘之文明而麗者也故其受飾也濡如六四則靜而止者也九三雖欲飾之而不受故其潔已也皤如而已皤如以待應則應至矣故曰白馬翰如初九在下而无定飾剛動而趨上白馬之象也然當位而止則不能无所疑故雖正應之來也匪寇也乃所以爲婚媾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丘園物所生也束帛禮所厚也以陰居陽則是以文爲約之時也故物所生則致飾以強本體所厚則加少而節用也其性嗇故吝其行猶不中也故終吉而有喜有喜者得所欲之謂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賁者剛柔相文之時也或有應而相遠或无應而相近雖其初不同而其相爲文則一也文之極則反於約故六五則強本而節用上九則白賁而已傳曰白受采白賁則受飾衆矣此其所以在上而得志歟

剝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易有以一爻所在而成卦者大有同人是有以中爻相勝而成卦者大過小過是有以爻之消長而成卦者自復以至夬自姤以至剝是剝與夬反者也夬顯而易剝幽而難陰不內比非順理也以嵐謠言而決之則其道顯其勢易故夬決也剛決柔也決言其體順也陽在上非逆理也徒以失位而下不厚故陰以漸而傷之則其道幽其勢難故曰剝剝也柔變剛也變言其成速也有剝者有剝之者剝剝也言君子之剝也非剝之也易貴陽而賤陰尊君子而卑小人故自姤以至剝自復以至夬

背以君子爲主夬則君子盛利有攸往之時也剝則君子衰不利有攸往之時也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象則敝器則著方其始剝也其勢必窮上反下反下則陽息而陰消矣故君子之於剝則順而止之蓋方剝則知其反下也天之行也一陰一陽而已小則積晦明而爲晝夜大則積寒暑而爲四時消者不得不息息者不得不消盈者不得不虛虛者不得不盈皆有數焉可策而知也天之行也如是則人之道亦如是故君子仰觀陰陽之理而知君子小人消息盈虛之分方小人之息也則逆而絕之不使之有爲若姤之一陰是絕之不得也則先患而避之也若遯之四陽是小人盛矣上下否矣遯不可以不亨矣則儉德避難而已若否之六爻是剝則小人極而君子將復之時也故雖不利有攸往而其勢有可順而止之者其消也以爲息而小人不能絕其欲息之形其虛也必爲盈而小人不能亢其方盈之勢如一陽之氣復乎陰盛之下雖未生焉其勢必復也昧者不察乎此小人之方息也不能迎而絕之及其盛也則急與之爭小以殺身大以亂國豈知所謂天行也哉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象之言物性也性本下也而在上則謂之上若雲上於天澤上於天是性本乎上也而比乎下則謂之附若山附於地是夫高以下爲基貴以賤爲本基本之不固則高者易顛貴者易覆矣故制字者反亨爲厚蓋亨以亨上爲道厚以厚下成名厚者所以固其基本也剝之象在下爲五陰所剝下不厚矣下不厚則宅於上者危故爲反亨以厚下然後安宅詩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厚下之意也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安宅之意也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豈有剝哉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牀者所安也足者在下而止也不上以厚下則所謂宅者安宅豈有剝哉惟其无以厚下則下薄而上危此剝之所由起也初六剝之初起方是時也而上有以正之則其勢必至於滅下也惟无以正之也故滅貞凶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足者下道也初之象也辨者上體之與足分也其下則遏於足其上則未及膚二之象也其勢猶正也而卒无以正之此其所以亦蔑貞凶也皆滅下也初則滅下者方變剛也二則未有與者未與剛也變剛者方剝也未與剛者剝未已也至三則有與矣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剝與夬反者剝之六三猶夬之九三也剝之六三曰剝之无咎者以其失上下而與上九也夬之九三應上六矣而亦曰終无咎也者九三猶不失正也故小人之於君子初雖剝之而終或與之有悔之道焉君子之於小人初雖與之而終不與有決之道焉剝之六三順而不固其位可謂有悔之道矣九三剛不失正方事夬夬可謂有決之道矣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初六六二之爲剝也柔與陽異體也則剝其所安而已六四之爲剝也則進與陽同體矣故其剝之近至於膚也上雖有以正之亦无及矣故曰切近災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以柔居尊非剝者也下承衆陰則逆而不從上承一陽則順而不犯以中治剝者也故貫魚以宮人寵急者柔巽隱伏能得其道則易剛小人之象也貫魚者剝之使不上行也宮人者幽而不得有爲也以宮人寵者使之不得有爲也治剝之道如是則无不利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貫魚者衆陰在下之象也碩果者一陽在上之象也果陽之實也碩實之外著也居上而不剝於衆陰碩果不食者也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君子小人各復其所君子則安宅而民載之所謂得輿也小人則窮上而无所庇所謂剝廬也故方消方息方盈方虛天之理也方君子之受剝也自足至於以膚災可謂迫矣未幾而得輿不惟得已之所安也而民實載之方小人之剝也亦自足至於膚以其害人也亦甚矣未幾而剝廬則不唯不能奪人之所安而亦自失其所庇焉故君子之道至六五而後終无尤蓋其勢方伸也小人至上九而後終不可用蓋其道方窮也終不可用也者蓋方言其道也夬之上六曰无號終有凶終不可長也者則其勢迫矣

宋 龔原 深甫 撰

復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反正之名也陽上而陰下陰陽之正也前此者陽下而藏陰上而有爲非其正也復則陰陽各反正矣故彖曰剛反以言復也動而以順行以言復則亨也出入无疾言一陽之外不病於陰也朋來无咎言衆陰之反无違於陽也前此者陽常病矣遯則爲厲爲疾剝則剝牀以足以膚豈非病乎故陽至於復而後出入无疾前此者陰常違於陽矣自姤而上爲否爲遯爲剝豈非咎乎故陰至於復而後朋來无咎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兼陰陽而言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則以剛反爲主也反者反乎彼也復者復乎此也七日陽之義也易有以爻爲日者自剝而至復通七日也反復其道蓋言循理也七日來復蓋言乘時也循理乘時不先不後此天行也利有攸往自此而爲臨自此而爲夬也自復至夬皆利有攸往之時也而易獨言於復夬者復言始夬言終也臨則戒其有凶夬故復言始夬則成終之時也故夬言終蓋至夬而不能往則剛雖長而不終也故復利有攸往剛長也夬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易於大壯見天地之情於復見天地之心大壯者大而交於物也則業之所由成也復者小而辨於物也則德之所由生也業之所由成由成也情可知矣德之所由生心可知矣性也心也情也一物而三名也隨其所見而言耳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復者陰陽各復其所之時也先王之法也亦使君子小人各復其所閉關商旅不行小人之復也后不省方君子之復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初九賢人之復也六五聖人之復也六二仁者之復也六四智者之復也不得已而後復者六三也迷而後復者上六也莫遠於上六莫不遠於初也神天道也祇地道也聖人知幾窮理而悟故无祇悔賢人則殆庶幾也造形而後悟故无祇悔初九賢人之復也在理雖昧而其復獨在初不遠復者也故靜則无祇悔道足以配天也動則元吉德足以盡人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敦復者因性而復也休復者因人而復也因性而復則厚於德故敵性之至也因人而復則依於仁故休行之至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不及中而來復者不遠復者也其心然也過中而後求復者頻復者也其勢不得已也其過中也故厲卒能復者也故无咎无悔者得於性也无咎者得於行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遠不至於迷復近不至於不遠復能順而中行非過中而厲也四遠初矣在四陰之中而獨應之非不得已而復也此智者之復也乘初而下之者安而行之也建初而從之者利而行之也下仁者事也從道者理也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下仁者資諸人也資諸人者非自得之也終身者未及中者也未及中者非從容中道者也六五有含章自知之明有至順无所逆之德因性則厚循理則中其復也非有所待也中以自考而已此聖人之復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非其心曰頻非其道曰迷在上而遠陽則不能下仁在外而過中則不能自反失道遠矣而後求復所謂迷復也故近則凶反元吉也遠則有災眚反无咎也在外而不能自反故用行師終有大敗蓋不知所謂干戈省厥躬也在上而不能下仁則失道遠故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蓋不知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以其國猶曰以其鄰也

无妄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易之成卦有雜取物象而與孔子之象不同者成卦與象相行也若順鼎噬嗑之類是腦中有物曰噬嗑此取諸物象而成卦也象則曰雷電噬嗑此成卦與象兩行也有直以孔子之象成卦者盡乎象也若明夷无妄之類是明夷之家象皆曰明入地中明夷則是卦盡乎象也无妄之象言卦之德而不言所以成卦以明夷求之則其成卦在象矣天下雷行无妄以動也雷行而物與无妄應之也動者无妄應者亦无妄則无妄之理无大於此所謂成卦盡乎象也无妄之爲言非正也以正爲德待應而後動者女之正也反此則妄矣各歸其根

爲而靜以復命者物之正也離此則妄矣故序卦曰復則不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无陰以貳之者无妄之時也其應時也動而健則是與天同也其與物也剛中而應此其所以大亨以正也无妄至於大亨以正則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者妄而已矣若夫雷動風行而物應之福善禍淫而人畏之其精爲性命而其粗爲災祥无毫釐之差而有影響之應豈有妄哉故中孚者一人之孚也既濟者萬物之定也不必皆无妄也至於順天命盡人心正者行匪正者不利惟无妄之時爲然故元亨利貞者其上下也其內外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上九也蓋所止不正則其行不利其行不利則所謂眚也非災也天命之所不祐豈災也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茂對時而育萬物者不以人爲傷其性也不以人爲傷其性亦輔其自然而已矣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剛爲主於內者天德也動而健者天行也故其靜正其動正无往而非天命也方是時也有一不正焉則天不祐矣九人乎故有以往爲吉者正也自以行爲吉者不正也初九以陽在下非正也所謂以往爲吉者也動而之上則得志矣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陽上而陰下者正也故初九往則占君唱而臣和者正也故五造始而二因之則利因性而動不待唱而往則雖得富猶不利也故不耕而穫因五之功不菑而畬因五之業然後利有攸往非往則吉也穫者耕事之終也畬則因菑之業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无妄之時正者不疑妄者不容以妄正人尚疑而止之況妄乎六三柔順而正應也而九四乘之无妄之災也惟其不當位也似妄故九四疑而止之則不得致其順焉或繫之者牛也要之正者不疑妄者无容故行人得而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无妄貴正故六三則以疑而得災九四則可貞而後无咎可正者不足於利貞也大亨以正者无妄而利貞也九四失正矣雖不足以利貞而才有餘於位勢足以固有之故无咎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陽上而來陰柔下而乘剛各以其正者无妄之道也九五剛中而應未嘗失正也而下猶乘剛无妄之疾也疾生於妄則疾可憂而藥者所以攻之也已則无妄其疾何足憂哉勿藥則有喜矣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者剛上而柔下各得其所之時也初九陽而在下其在可也上九在上矣而猶往則雖正而入妄矣故行有眚止則三應之行則上九與故无攸利其窮天之所不祐也豈獨有眚而已哉

大畜

☶☰ 艮下乾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畜君畜臣之時也賢者難進而易退人君之德不足以與之終始則內不足以畜其德賢者之心有德矣而君臣之義不足以稱其情則外不足以盡賢者之才故大畜之體以德爲主而以義輔之其剛健也爲信其篤實也爲美其輝光也爲大其日新其德也爲聖此以德爲主也一剛以賢而在上則尚而承之三陽方健以進則止而用之此義以輔之也小畜之道欲亨故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大畜之道利貞故剛上而尚賢能止健而後爲大正大正也者大畜之正也知大正之爲利則下可以養賢以及萬民雖不家食而吉與頤之養正同也上可以應天時而行雖涉大川而利有爲與同人之乾行同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因性者德也行之則爲德行言之則爲德言譬取援焉取之而足則无待於外矣而大畜之道必待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蓋前言可以證理往行可以明事也故堯之欽明文思舜之濬哲文明禹之祗承于帝敷于四海皆以若稽古而成名則學之成性也尚矣故傅說之告高宗也初告以底事終告以學亦出乎此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大有之君以禮有臣則臣之道伸故初利交二利往三則亨大畜之君以義畜臣則臣之道屈故初利已二不行至三而後利往宜伸也而屈則失道宜屈也而伸則失義故初九雖有應於上而六四方畜則不可以其柔而往往則犯災矣故曰有厲利已未可伸也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凡言利者以爲反此則害隨之也六二非有所利也有載上之道而不行之也初未得中則不安其所而欲速故利已二者安於中者也故輿說輹而无尤說輹者非敗其才者也中无尤也者非終无

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君之於臣也不以畜爲常亦隨義之所當而已初九九二應上而受命焉則畜之斯止也九三不應則无所制命良馬逐者也過中則不能无尤故利艱貞衆皆畜也而已獨上行則不可以无戒曰閑輿衛者戒以習也輿載上也衛自防也義足以載上而行禮足以自防而上方以通天衢爲己任則其攸往也不爲犯災而合志矣以內則不知艱正以外則不知習而徇利焉則是欲速者也良馬逐健者方進之象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童无與也牛至順也牿所以自止而无犯也君臣以禮則愛有所忘雖不應亦可以相與及以義相靡則名分嚴而雖犯雖有應而不私也六四有應而无與順而物莫敢犯柔克者也元柔也其吉則喜得其所欲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豶豕之爲物雖不純柔而與陽異類雖俯其首而私欲不行者也牿者善止物而莫犯也牙者善制物而莫犯者中也六五含陽而无私欲以健進者莫敢犯豶豕之牙者也書所謂平康正直也柔克而已矣柔克也者以柔爲表以剛爲裏其雖物也剛而不暴柔而不易正直之謂也喜則已喜之慶則人慶之五得乎尊位太中故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大畜之時剛者皆在下也而已獨上達進者皆受畜也而已獨得尙盛德之君子也故天下之士由之而進焉何天之衢者也故亨何者上任也亨者非所畜也

頤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其中虛其上止其下動頤之形也艮在上而止止則无爲以養下震在下而動動則有爲以養上上下交相養爲頤之才也頤有自養有所養一動一止二者各因其性而不失其道所謂養正則吉也養正則吉者在已也觀頤也自求口實也則在人也蓋所養正則可以觀其所養之質否自養正則可以觀其自養之得失也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養賢以及萬民皆所養者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言語所出也則欲愼飲食所入也則欲節二者養小體之道也小體如此則大體可知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頤之道內則觀其自養外則觀其所養而已初九欲自養可不足者也六二雖有所養而不足者也自養也有所養也皆不善者六三也自養也有所養也皆善者六四也六五勢足以有所養而道不足者也上九勢足以有所養而道有餘者也初九在下自養之時也其資剛有自養之資也初九不能體上以成德而志動以求養喪已而徇物者也故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善潛而不志於養其智足爲者蘊龜也在下而自養如靈龜可也而初九實舍之此欲自養而不足也賤丈夫之事也亦不足貴也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柔順中正以成德在位非自養而已也有所養之時也而所養有可否初在下而求養焉而已養之則是顚頤也頤以上養下爲經而二猶未離乎下體以下養下是拂經也雖體非上施而初實求養此有所養而可也六五雖順以從上无山之德而亦不待下以養丘之象也不待養也而二往與之則上下不足以相通已非陽也而欲養五之陰則彼已不足以相益故于丘頤征凶此有所養而不可也爲二謀者居以守正雖得友可也行則失類矣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拂頤非拂經而已也居不正不能自養也由上而養下不能有所養也頤之爲養虛於斯二者而六三兩失故貞凶言其失性也上雖有應其敢即用之乎故十年勿用應不與也无攸利動則害也失性至此可謂道大悖矣道大悖也者反大有慶也道大悖也者莫與也大有慶也者莫不與也賢者在上也莫善於由頤莫不善於拂頤

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顚頤之吉上施光也

順而止則是有成德也作拂頤也上達矣則是有利勢也非拂經也故以施則光以動則吉謂之顚頤吉此有所養而善也安靜而有應損約而不失眞則是擬而後動動而有獲者也非觀我朶頤者也故義足以得令謂之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此自養而善也皆自養也在下貴智在上貴義在下而不智則失已故初舍爾靈龜則凶在上而无

義則失人故曰虎視則无咎龜智虎義龍仁易之象如此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以上養下頤之經也在下而養下非頤之經也在上而不能養下亦非頤之經也故二與五皆有拂經之辭序卦曰不養則不可以動有養之道而位不足不可動也位足而无養之道亦不可以動也六五位足矣而无養之道故居貞吉言順以從上而已非可以行正也不可涉大川言靜以守常而已非可以犯難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由頤非顛頤也顛頤以此養彼而已由頤則自君而下皆由我以養也厲吉非貞吉也貞吉則以其性而已厲吉則行過中而得吉也夫頤然後大過則是養然後可動也上九體可貴之成才棄臾禦之利勢順經而行止近則君尚之遠則民從之大川猶可涉也況常道乎故頤之可動者莫盛於利涉大川其不可動也莫甚於无攸利則五之不可涉大川猶足以行盜道也

大過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易有以爻之消長而成卦者有以一爻所在而成卦者有以中爻相勝而成卦者復剛反也姤柔遇剛也二陽得位則陽爲臨二陰得位則陽爲遯四陽壯而二陰羸者大壯也二陽在上四陰觀之者觀也夬則五剛而決一柔剝則五陰而剝一陽此皆爻之消長而成卦也皆柔也履剛則爲履得位而上下應之則爲小畜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則爲同人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則爲大有此以一爻所在而成卦也四陰衆矣又得位而得中則爲小者過四陽衆矣又得位而得中則爲大者過此以中爻相勝而成卦也大過衰弱之世也故在木爲枯楊在屋爲棟橈惟爲枯楊在屋爲棟橈受屋之重任而衆樣會焉者棟也隆則強橈則弱大過之卦初終皆柔則是本末弱也本末弱則棟橈矣故利有攸往矣然後亨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大過之才也方衰弱之世大有爲可也剛中而不過則是自守而不爲者也剛過矣而不中則是有爲而未善也故欲剛過而中矣而不及巽則是不足以應世變巽矣而不及說則亦不足以當人心故欲巽而說行巽而說行者猶言以亨行也巽而說矣而不行猶不足以亨也故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則利有攸往乃亨利有攸往乃亨者巽乎小者過而亨也過乎小者之任也不過則斯亨矣大過之亨非利有攸往則不能亨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易之取物象有以所无爲象者以无是物也若澤无水是有以所有爲象者以有是物也若澤上有水是有言生者以自无而有也若地中生木是有言滅者以自有而无也若澤滅木是木上而澤下物理也澤而滅木則是大者過矣故獨立不懼惟勇於義者能之遯世无悶惟安於命者能之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大過之世一在下而慎无爲者莫如初六在上而敢有爲者莫如上六在下而慎无爲者求以避難也在上而敢有爲者求以濟難也避難者莫如慎故其位在下所謂錯諸地而可也體柔而乘剛所

謂藉用白茅也茅之爲物柔潔修直熟而後可用而初六實體之故其內无悶而其外无咎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大過者衰弱之世也在木爲枯楊在屋爲棟橈惟剛過而中者然後能使衰者盛弱者強小者不能陵也九二剛過而中者也仁足以扶衰而濟難故枯楊生稊則衰者盛弱者強勇者足以制羣小而作大事故老夫得其女妻則小者不能陵雖過以相與而无咎於行宅故无不利夫大過而无不利則利有攸往不足道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大過之世仁以濟世勇以任重剛者之事也柔不足以當之柔則在下而藉用白茅可也在上而過涉滅頂則凶矣剛者之事在下則欲過而中在上則欲過而不橈乎下其過以相與則欲小者不能陵也故過而中則枯楊可以生稊中而不過則雖生華而不久過而不橈乎下則其棟隆而不橈橈乎下而不過則其棟橈而不隆相與也而小者不能陵則爲老夫女妻相與也而小者陵之則爲老婦士夫也九三橈乎下而不過所謂棟橈也橈則不足以任重故不可以有爲矣

初六則不可以有爲矣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九三橈乎下而不過者也九四才足以過弱世位足以制羣小其道上達矣故棟隆吉不橈乎下其性趨下也而无可久之中則其勢不足以无不利故有它吝不可以亨也過而亨者其爲九二乎過以相與而无私應則何吝之有哉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九曾象曰枯楊

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生稊言過以濟世也棟隆吉言過以任重也老夫女妻言過以相與也過以任重剛過而在上則能之不必中也過以濟世而衰者盛過以相與而小者不能陵非剛過而中者不能也九五大過而自居非能過者也其行雖中也而其遭時不足以充實是爲枯楊生華不若稊之久也其位雖尊而上六實乘之是爲老婦得其士夫非若女妻之承我者也大者過而小者事之可也小者過而大者事之則可醜矣故其无過也則无咎其无處也則无譽勢猶不足以利往何況亨乎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大過之世智足以守身仁足以濟物勇足以任重者雖剛過而中者能之上六過而不中志有餘而才不足也故其利有攸往也不足以利涉乃過涉者也其患不止於濡首乃滅頂者也此之謂殺身以成仁故雖凶而不可咎

坎

☵☵ 坎上坎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兌離巽皆陰卦也而其名以柔爲主兌者柔外見也巽者柔內伏也離者柔之上下麗也震艮坎皆陽卦也而其名以剛爲主震者陽自下而動也艮者陽在上而止也坎者陽陷乎兩陰之間也故坎陷也言陽也坎險也言陰也陽爲動爲顯爲生則易陰爲靜爲幽爲殺則險二陰作險而陽陷焉此之謂坎八卦之名也上下內外皆如之此之謂習坎習坎者重險也則重卦之名也故以重巽推之則知習坎之爲重險也以重險推之則知乾之爲重剛離之爲重明也八卦皆重也而故曰習坎以見震艮亦然也猶巽曰重巽以見兌離也八卦皆有才也而離曰重明以見七卦之才皆然也水流而不盈者陽動乎二陰之間而不能出乎險中也此之謂重險行險而不失其信者陽雖求出乎險而其常在中也此之謂有孚所居在險所行在險未能无不亨也雖心亨而已其心亨也乃以剛中也蓋其所以陷乃其所以亨也惟其不可以不出也故行則有尚尚者上道也入于坎窞者下道也凡此者皆險之體也若夫其用則天地王公无不資之矣其高也不可以升此天之資乎險也爲山川爲丘陵此地之資乎險也設險以守其國內之則臣也民也不敢陵外之則四夷也鄰國也不敢侵此王公之資乎險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常德行所以居險也習教事所以行險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離之性上坎之性下性上而好炎上則犯分而不順故突如其來如者无所容性下而好趨下則失道而不達故習坎入于坎窞者无所尚初六在衆險之下所謂習坎也猶謙之初六爲謙謙也在下而繼下入于坎窞者也非行有尚也故坎之性以出爲得道以行爲有尚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坎之時大者以出乎險爲安小者以求乎大者爲利九二大者也在乎險中而六三實乘之坎有險者也非出乎險以爲安也未能出乎中以求有尚而下比於初初亦承之求小得者也非求乎大者以爲利也雖有剛中而不至於入坎而其位在下未能出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下乘剛其來坎也性則无應其之坎也其性趨下則其勢必乘剛而不可安則往之應此來之也非往來者也在下卦之上不能出險以自達而苟求安於險中險且枕也非渙奔其机也入于坎窞勿用終无功者也非利涉大川者也才足以利涉則往有功矣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坎之時惟剛柔正而位當者爲能无陷五與四剛柔正而位當者也四以樽酒簋五之陽而五以簋貳食四之陰其相際以相養故曰樽酒簋貳天下方險也而能以禮相際非險且枕而已所謂因虛有容以應者也故曰用缶六四陰而不富所謂約也六四暗而九五明所謂自牖也以陰納約雖非得中之常道而能自暗以即明反性以從上終无咎者也終非其時也終无功者遇中而近上可以有爲矣而不能有爲也終无咎者術斯以往可以无咎矣坎之時惟在有功而後爲行有尚非行有尚則皆无咎而已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盈則出險平則无險物之理也九五達於上體矣而猶爲上六所掩未能出乎險中坎不盈者也非坎有險也其中可久而其心能亨則卒於行有尚也祇既平者也非險且枕也故无咎未出中也者也非出乎險以爲安也未能出乎中以求有尚而下比於初初亦承之求小得者也非求乎大者以爲利也雖有剛中而不至於入坎而其位在下有功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

道凶三歲也

六四柔在上承以禮而相濟也上六居險峭之極則用刑以爲威也係用徽纆欲物之從也寘于叢棘欲維之也然坎之性隱伏而六三則不應是下以隱伏反其上者也故三歲不得凶非求小得者也蓋處險而爲初六失處險之道也行險而爲上六失行險之道也

離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麗也有以明而麗者有以柔而麗者以明而麗者日月是也以柔而麗者百穀草木是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此以明而麗一卦之體也猶之日月也柔麗乎中正故亨此以柔而麗也二五之體也猶之百穀草木也重明者言乎其才也故麗乎正而已矣則其性也由正性以化天下其變不成乎柔者言乎其性也故麗乎中正有中有正則其行也由中正之行以行其變不亨乎坤曰利牝馬之貞則牝馬者坤之性也言坤所利如此反之則无攸利也離曰畜牝牛吉則牝牛者離之性也畜之爲言牧而止之也蓋既剛矣而又牧則狠之至也故曰牂羊既柔矣而又麗則順之至也故曰牝牛坎之性下不能行有尙則有入坎而已矣豈能有功哉離之性上不能畜牝牛則有炎上而已矣豈足以逢吉哉故離利正然後亨既亨矣不畜牝牛猶不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兩作者並興也繼明者代照也惟充實而有光輝者然後能體之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炎上者離之性也故九四喜突九三喜焚而初九之於六二雖敬之然後无咎也初九方炎上而六二實乘之六二之德有餘而初九之性喜上不敬而犯之則咎隨之矣故文明之時六二者美人也則禮以敬之聚之時九二者惡人也故權以見之而其辟咎一也履柔履剛也錯然文明之盛也六二貫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亨者嘉之會也柔之所以亨者柔麗乎中正也正則所麗安中則所行善而六二實體之雖乘剛也而初不犯雖處上也而體在下位不足而德有餘者也故在離爲黃離黃中之色也在吉爲元吉元吉順之至也頁大日昃而不可久麗王公而後无患者不同矣日昃而不可久非中道也麗王公而後无患非盛德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位過中日昃之離也過中則宜退矣而其實固位其性炎上不能虛而回有容而善應以求所樂者也故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歌者所樂也嗟則有憂矣離其嗟也非已事也三猶在下而能善變以還則其勢亦不至於上窮矣顧何凶之有哉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性好炎上而六五乘之則其勢必犯上而六五方以誠心操利勢非四之所能克也則必復其所居故突如其來如則乘九三之陽而其性亦必勃尤而犯上曾子所謂反乎爾而老子所謂好還也故焚如不得中非常不死者也故至於死如无正應者然後能體之

非衆之所與也故至於棄如何可久也者猶可料也无所容也者則不可料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以柔乘剛而四犯之有難者也麗乎好位大中而內至於出涕而沱若外至於戚而嗟若既變之者也夫惻怛之心發於聲容而其善言懿行形於衆人之觀聽操以順討逆之利勢非九四之所能克也故吉使之徒有惻怛之變心而无所見於吉行與夫失位而有所憂者不及者也故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五陽也故其聲嗟若而貞大爲王六陰也故其形沱若而其盛爲公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居離之成上下各有所麗之時也上下各有所麗而有不應則衆所不助也故王用出征有嘉嘉者美之至也其四炎上其行過中則不能无逸德故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衆與之也六五以誠心操利勢以衆所不能克以柔克者也上九王用出征以正邦以剛克者也離之才也畜牝牛吉者則是以柔爲道也故六爻之動以柔則吉以剛則凶其善用剛者无咎而已方離之初初九以禮而不犯上上九離道成矣而上九以義出征此所謂善用剛者也若九三之嗟九四之焚其无咎乎

咸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離男女之道也咸恒夫婦之道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咸者夫婦之始也恒者夫婦之久也咸之

爲道以性命之理爲上以人爲爲下柔上而剛下能相下以爲感也二氣感應以相與以爲感也相下以位相與以情感之者爲主而應之者爲隨此之謂亨相與而不止於當則入於人爲矣故止而說者非動而說也此之謂利貞知止而已矣而无見於動則感之道窮矣故艮少男也其性止而能下兌少女也其性說而能上男下女者也此之謂取女吉感之道如是而已矣故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亦如是而已矣化生者化而生也天地交而萬物興不足道也異同相濟者和也上下如一者乎也上下變而其志同不足道也萬物之於天地雖其心之復其情之正大者有不足焉其相與以感其相與以久其相與以聚其情則一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有所損而爲損以形爲主也澤有所減以氣爲主也咸之道唯无心者能之故君子以虛受人焉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易之取象惟咸與艮則全取諸身蓋无心而相感者四肢之相爲也各止其分而不相亂者一身之上下也初六性止而處下體小而无用雖應四也而不足以爲四之增損咸其拇者也拇者在下而无能爲者也方咸之初不能以虛受人而其志在外此咸而无能爲者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在下體之中而隨上以動者腓也二應五之象也咸之亨也柔上而剛下然後能相與五方承上不止而說乃動而應故凶止而居焉則相與之理順而不害矣故吉夫情僞相感而後利害生則二之居也乃利之所生也此感而失於動動而又能止爲者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股隨上體以動者也三在下體之上而應上咸其股者也夫動而說爲隨止而說爲咸不能爲主於內而乃過中以之外在咸而隨者也故其所執下其不處而往也爲吝咸之正止而其悔說六二九三皆失於不止者也此咸而失於道者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敢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咸之利在貞而六二九三九五皆正故雖所感有當否而皆不失於貞九四失於正者也故正然後吉吉而後其悔亡以其感害也咸之道以无心爲貴而九四在二陽之間獨與初爲應則是有黨有仇者也上則五乘之下則三承之而皆非所與者故憧憧往來雖不足於无心而能守正應以權下則初必從之故朋從爾思此只有思感也朋者已所同也思者心所在也无乎不在則无乎不從以德則光以道則大豈止朋從而已哉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以剛下柔感應之義也以中正感物光大之道也不私其應而上有承以爲則不隨人以思則不在朋咸其脢者也脢心之上口之下也此以无心感者也故无悔其道可以自止也而所執下此之謂志在隨人其位可以自大也而所志乃在於上九此之謂志末末言必陰之謂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在下而求感感而无能爲者拇也在上而求感感而不由中者輔也頰舌也故在下應上則動不若止故居者吉往者吝居上而感下則有心不如无心故无心者无悔若內勞心思外事口說皆非所感也

恒

䷟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易有成卦與德不同者若大有之類是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此成卦與德不同也有卽德以成卦卽成卦以爲德者若咸恒之類是恒曰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則咸之咸卦可知也咸曰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則常之亨无咎利貞可知也此卽德以成卦卽卦以爲德也恒久也上下非其位不可久也上下當其位矣而莫相與亦不可久也況欲動乎故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然後亨亨而已矣无衝以動焉則久斯厭厭則人之所違也況可終乎故巽而時然後无咎无咎者无過行而已動而巽之應則亦不是以終則有始故剛柔皆應然後利貞亨也无咎也利貞也別而言之則各以其德爲常闕一不可總而言之則亨然後无咎然後利貞要之久於其道而已故常之爲久也久於其道是也久於其道者若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是也知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則常之爲久可見矣故彖言久於其道則以天地之道明之利貞也者常之終也終而无以始之則其爲久亦暫而已故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以

久於其道爲體以終則有始爲用而後常之爲常盡矣終則有始則以日月之得天四時之變化聖人之久於其道明之日月之得天而能久照常之體也四時之變化而能久成常之用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體用具者也易以无咎爲善補過則卦體之與六爻凡言无咎者皆出於過惟有以補焉耳故困貞丈人吉无咎師丈人吉无咎損有孚元吉无咎則是以吉終然後无咎也隨元亨利貞无咎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常亨无咎則是以德而後无咎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則是以正其所而後无咎也困也師也比也隨也損也其咎可知也猶革之爲悔元亨利貞而後悔亡也艮止也恒久也而猶爲咎者蓋止者人所難而久則人所厭也以不善補之其能无咎乎既濟之利貞則曰剛柔正而位當也而常之利貞則以剛柔皆應而不必正當者蓋既濟方定而恒則欲久於其道故也動而莫應焉其能終久乎故對晳爲恒不失其所爲久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則无待於久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相與蓋言用也雷風而已蓋言物也立不易方然後久於其道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常之六爻有常其德者有不常其德者有久當其位者有久不當其位者有始求深以爲恒者有終於動以爲恒者常其德者反不常其德者也常其德者不足於義故至於凶則不常其德者可知矣久非其位者反久當其位者也久非其位者非正不足以有功則不當其位者可知矣不始求深久爲常常非不可以求深也始於求深不可也終於動以爲常常非不可以動也在上而終動不可也初六所謂始深求以爲常也常之道久而後成故日月之久照四時之變化豈一日而至哉初六在常之初則非久也巽而求應至於越二陽而應四則是浚常者也常非不可以求深而始則求之乃欲速而不達者也故貞凶已難繼也无攸利人不堪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傳以中庸爲至德而久者不失其所者也過此非其所也不及此求至其所也非其所與求至其所可暫而已非可以爲常也故恒之六爻貴中而不貴正過中也雖貞而吝九三是也不及中則才足以有爲而无獲九四是也以巽而久中爲剛雖不正而悔亡九二是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剛而不中剛之過也巽而應柔巽之過也一過乎剛一過乎巽則其立本无以爲己故不常其德初六九二雖同在下而各有應則所承之志不一无以服人也故或承之羞常則无方而不可守不常則雖有位而无所容故貞則吝與離之九四類矣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可久者常之道也而中者可久之地也故以居揲其位安以動則其勢利雖以柔行險以求得獲亦可以常不死大可以田有禽也又況於剛乎九四久非其位者也雖大有爲也其能後乎故背不正也二以中而悔亡四以不及中而不得禽也用與事之大者也禽可獲之物也田无禽甚五六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常者中也而不必正柔而得中常其德者也久中而不動然後爲正也故以陰應陽則婦人以吉從一而終故也夫子以凶制義而從婦故也以制義言之使婦從夫母從子可也而已則從婦其凶官矣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巽入也在下以入爲常者浚恒也震動也在上以動爲常者振恒也久非其位不可以有功也在上矣而以動爲常亦不可以爲功也故九四田无禽久非其位也上六大无功以動爲常也

宋 龔原 深甫 撰

遯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二陰生爲姤姤者柔遇剛也二陰生爲遯遯者陽避陰也君子退欲其易進欲其難難則難壯不過故於壯則止易則難患不及故於遯則退遯非亨也剛當位而應則是與時行者也剛當位則不失已當位而應則不失物故雖遯而亨九五之謂也方臨之時剛浸而長雖大亨以正可也遯則陰浸而長矣惟其止而健也則小利貞而已九三之謂也至於三陰長而爲否則不利君子貞矣故一陰未生而知之者聖人之知幾也遯則二陰生而後遯者大人之義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下有山小人不足以陵君子之象也君子之遠小人也不惡其不仁而遯以遠之不懼其不遜而嚴以遠之故外不失身內不失道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遯者避患之時也惟智者爲能早辨辨之有後先則其行亦隨之惟仁者爲能力行先莫安於遯首剛足以遠小人也後莫危於遯尾柔猶近小人也初六遯尾厲者也惟其以柔在下有藉用白茅之道故往雖往未必不利不往亦不至於災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牛順也黃中之色也革柔而能固者也執之者其性止也此美人之遯也居中履順至柔以固雖下有承外有應而所執无所易此遯而能固志者也在內也在下也固志而已在外也在上也則固志不足以言之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止而未能絕類則下比係遯者也有所倚而不行則居下不安有疾憊者也方是時也二陰乘之不可以大事也小利貞而已故畜臣妾吉臣妾者謀仕之所畜也六二居中以止非小人之所能近也故莫之勝說九三則小人近之矣故內雖不能无係而外不能无畜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係形所屬也好性所欲也三在內而比二形所屬也四在外矣而應初性所欲也惟剛也則无欲故君子吉惟陰也則否故小人否故好遯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亨者嘉之會也嘉者美之至也遯非亨也而九五則亨遯不可與陰也而五則應剛健而中正嘉遯者也猶有應也則義不能以正行可一正志而已故貞吉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嘉遯者大人之遯也猶當位也肥遯者聖人之遯也勝无累矣陰與陽雖不可以相无而陰之性常消陽故係之則有疾憊上則外无累於位內无係於陰能自充其實者也故肥遯无不利與碩果不食同也不食者陽之消也肥者陽之益也

大壯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易之成卦有以陰陽之屈伸者有以陰陽之相消者有以陰陽之強弱者泰之時三陰往而三陽來則小者方屈大者方伸此所謂以陰陽之屈伸也大過四陽而二陰則陽爲得數爲得位爲得中可以過小者之時也則爲大過此所謂以陰陽之相遇也大壯則四陽而二陰則進於泰矣而陰猶有得位得中者未足於大過也以勢言之二陰退以弱四陽方進以強則是小者衰大者壯之時也故爲大壯此所謂以陰陽之強弱也故大壯之時則爲仲春在物則爲雷在天上在道則爲剛以動之時也剛大者之才也剛以動則是大者壯也大者壯而非正則雖壯矣而无攸利如羝羊觸藩是也故大壯欲利貞則是大者正也大者壯其情也大者正其性也情之與性一物而兩名方其寂然未動則謂之性及其有感而動也則謂之情性則小而辨於物情則顯而與物交辨於物如復之時是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心則所謂性也顯而與物交如大壯之時是也故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正之爲言猶曰正者大也正則靜以幽大則動以著正而至於大則是天地之情未嘗失性也故天地之道以正而觀以不離性也天地之情以正而見以不失性也萬物之情則異乎天地之情矣萬物之性未嘗不正也一動而爲情則或失之過或失之不及故善用壯者觀天地之情可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禮柔也剛壯也非禮勿履用壯之道也六爻之中或征凶或貞厲或无攸利蓋不足於禮矣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大壯剛以動之卦也剛以動而无節焉則太甚矣故大壯欲止止所節也六爻之中有節則善无節

則不善矣善乎六五的九二九四次之莫不善乎九三而上六初九次之六五无悔九二貞吉九四悔亡皆有節而善者也故大壯之道以不用壯爲美用壯而不失節者次之六五喪羊于易九三君子用罔此不用壯也初九壯于趾九四壯于大輿之輹此用壯而不失其節也壯于趾者以剛健而行乎下也以剛健行乎下而上應之猶可以進也位不足以有爲而上无應則征斯凶矣故壯于趾而征凶莫之應也雖征凶而有孚才足以有爲而窮也征凶而後言有孚則凶不在於有孚矣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大者之壯其道欲止其才欲正故壯利貞大者正也九二九四皆正所以止也九三正也而貞厲九四不正也而貞吉蓋大壯之正不在盡性而存節性也九二貞吉以中而節之也九四悔亡以柔而節之也九三以陽自處而又過焉則是盡性而不節者也故爲貞厲吉言動則吉也厲言居則危也其居猶危況欲動乎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君子小人之相爲盛衰得位失位之間而已大壯以中爲正以不當位爲美而九三不中之位也小人當位則用壯勢足以張其羸者也君子雖當位則用壯道足以勝其任也以居則非九二之中也故貞厲非所宜安也以進而應陽則喪大者之壯而九四塞其前故羝羊觸藩羸其角非所宜壯也藩物之塞其前者也角觸而上窮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之道以中爲正以正爲節而九四方動以陽處陰知所節者也故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則是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也故有攸往則二柔與之進而莫之禦有所承則六五與之合而莫之說藩決不羸莫之禦也與夫觸藩而羸其角者異矣壯于大輿之輹莫之勝說也與夫輿脫輹者異矣故用壯而不循理過中而有應不能如其志九三是也用壯而知節雖无應而不及中猶足以行其道九四是也二陰處藩決之象也猶升虛邑也輹車之輔四承五之象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剛動大者壯也柔而不當位大者正也大者正則无所難而爲仁矣故喪羊于易非不得已也无悔動而中猶泰之六五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羊性狠而羝羊狠之至也六五猶喪羊爲兌於羝羊乎九三之壯也極健而不中上六之壯也極動而不中雖相應也而九四剛隔之故皆羝羊觸藩不詳所可過中以動動而无止以困而不知反也則其行不能退非可以何往也則其志不能遂正者壯之所利也不能退不能遂則无正則人之所違何所利哉故其終无攸利然震性善變而九三復應之故艱則吉初九剛健以壯求伐所艱也故祉內上六終動而无攸利矣故艱則吉易之用貳以濟民行者類如此

晉

☲☷ 下坤上離 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明出地上非日中也晝日不進之時也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非五公也乃康侯可往之道也在天時則當晝日在臣道則爲康侯因可進之時而體之道則上之所與之禮多而所見之思數矣錫馬蕃庶所與之禮多也晝日三接所見之思數也馬地類也臣道也以順故也接者見之也以上行故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自昭明德者不止麗乎大明而已所麗雖在人而能昭者在己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進而有應者晉初也柔而在下者摧如也君子獨行進易退之時也長道未及中則能與民由之獨行其正而已矣故貞吉其進未爲眾所允也而以柔順安乎无位之地故罔孚裕无咎君子之於進也有出官守言責之外而無辭然有餘裕者初六之謂也有進修砥礪守其官次唯目之效以待上之察已者六二之謂也有言而人聽之行而人視之功名昭乎當世忠精達乎上心者六三之謂也有雖委質於槐棘之下而常抗志乎青雲之上禮貌稍衰焉則委而去之者六五之謂也若夫徇利而有求至於才不足以當位進而不知窮至於伐邑而已者皆非君子之道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得位則明不夷晉如之謂也无應則心未舒愁如之謂也柔順而中正則動足以達其道故貞吉在國而不失正无應而不邪則靜足以致其誠故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无位有應則欲行正六五則不

足以重已也有位无應則欲誠不誠則不能以動人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初六有應而无位獨行其正而已故罔孚六三體順而麗明含章而應上其志上行者也故衆允罔孚則人未與故裕而後无咎蓋欲有處也衆允則人應焉故雖有不正之悔而亡也蓋无所待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遲尚剛晉尚柔剛之性速柔之性止故遲初則上麗則肥晉六三則悔亡九四則貞厲遲欲速而晉欲雜故也九四剛而趨上動乎幽而行求也鼫鼠之謂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衆允而後悔亡者在三而上行也无得於外而悔亡者在上而中行也初自下而未受命故進退有裕五得尊位而不有之故失得物恤有裕者道也勿恤者德也貞吉者性也往吉者行也无不利者非特維用伐邑而已乃其德也自內處已則无咎而已及其失得勿恤則德尊而光也故往有慶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柔上而晉極剛上窮者也故晉其角剛不得中而在外則不可以大事也故維用伐邑不應而伐之其危乃光也故厲吉无咎剛只進不能大有為而卒於伐邑而已故貞吝晉之道惟柔為不窮惟中為可以无不利惟有應為可以自達而上九皆反之故其无咎也

明夷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

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入地中則明者傷也明者傷則暗者在上暗者在上非自昭明德之時也故與暗者異體而寇則為文王之明夷一卦之成體是也文王之明夷可以有為也故蒙大難而不懼惟不可疾正而已者聖人之事也箕子之明夷不可以有為也故內難而不變則利艱而已矣者仁人之事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上下位也衆寡人也臨下而以類則撥而无益於治故簡者臨下之道也莅衆而以明則察而不足於寬故用晦而明莅衆之道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明夷之時惟剛為能辟惡其性果故也惟柔為能辟難其性順故也剛者其德明故也夷之難在上而初九最遠之宜下而不宜上者也故明夷于飛垂其翼不宜上而就下也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利而辟難速難其處亦棄也使以應而從上則犯難亦淺矣故有攸往主人有言退則辟難速進則犯難淺非盛德之君子孰能與於此主人我所尊也婚媾我所親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以柔在下體以麗而承九三明夷夷于左股者也左下也股一體之輔也九三雖有南狩之志而猶未離於下體六二猶足以拯其危順足以附其明拯馬壯吉者也馬地類而能行也此大頓所以擇上而輔周也故曰順以則非去以義則往不足道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

志乃大得也

此文王之事也以位則蒙大難以德則明而大有為雖與上六應而明足以誅暗強足以制弱所謂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者也紂猶在上而已實服事之內文明可也疾貞不可也南明也狩大田也得力能制之也大首謂紂也故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左者腹在下而有所容也九三之象也門庭者在外而可出也二陰之象六四柔順而正下比入于左腹者也九三麗而不辭六四棄其同體而從之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也微子之事也其幾心也于出門庭則不待入于左腹矣獲難辭也非其志也紂方虐故也意非其志也迫而後動故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柔順而中正箕子之利貞也力足暗比干諫紂而死則其迹雖正而不利微子去之迹雖利而不正者箕子而已故其雖晦而其實不可息也雖然三人者其初為謀則各稱其義而制行故書曰首靖人自獻于先王其終則同歸於仁而成名故語曰商有三仁焉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不明晦非用晦而明也晉之明也至於自昭昭者明之散也明夷之不明則至於晦晦者明之入也其初在上猶无不照也在後失則故誅隨之明者性之則也傳曰毀則為賊況失之乎初者終之對也後者不待終也震初九之致福明夷上六之致

動蓋不待終矣

家人

☲☴ 巽下離上 家人利女貞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止而麗乎外旅也人而麗乎內家人也家人之成卦有所謂男女有所謂父母有所謂家人有所謂家道六二柔而麗乎內九五剛而巽乎外此所謂男女也而獨曰利女貞者貞始必自內也九三在內而女承之者母也上九在外而男承之者父也此所謂父母也而同謂之嚴君者以威而濟恩也謂男女者其人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則合乎天地之大義陰陽各得其自者天地之大義也父子兄弟夫婦其道也故男女正而父母嚴則父子有仁兄弟有義夫婦有禮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二南之風所以具仁義禮智由是道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非法而言則有所苟非可踐也故欲有物道而行則爲過不及非可久也故欲行恒言有物而行恒者修其身以齊其家者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家人之道正始而已始之不正而欲其終之正也不可得矣故初九以剛而在家人之初則因其志之未變而爲之閑閑者齊其內者也過此則有可防而已故雖未及中也而其悔亡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以柔巽爲德而麗乎內无攸遂者也五正位乎外而已以中恩之无非無儀而惟酒食是議在中饋者也以順則不失德以巽則不失職貞吉者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中正以治內者六二也中正以治外者九五也故不失所謂節九三正而不中者也正則其性堅而其剛太嚴太嚴則恩有至於傷行有至於危家人嗃嗃太嚴也悔恩之傷也厲行之危也猶未失節也故曰惟其不中而不反故失節而後吝家人者我所有也婦子者比我而承我也嗃嗃嘆辭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此居家理其治可移於官之時也以正得位以柔得陽自內而達之外富家大吉者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此齊其家以及其國之道也夫爲國者必自家道治外者必有內助九五正位乎外而六二爲之助以位則內外自以德則剛柔應以王德假有家者也此周南之事也閑有家者其始也假有家者其至也至者則无加矣何所恤哉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其志未變而能閑之者善正始也其道不窮而能終之者善成終也善正始者尤宜修身而已善成終者无它反身而已剛而已也巽所謂反身而成德所謂有孚威如者也家人有嚴君也則其終焉

睽

☲☱ 離下兌上 睽小事吉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水火相逮男女相求自然之理也故其未相遇也則爲未濟其既相遇也則爲既濟濟之與水非相逮也少女之於中女非相求也故其相遇也則爲革革之言變之也其不相遠也則爲睽睽之爲言乖也故睽之成卦以物言之則爲火動而上澤動而下相遠而不相逮也以人言之則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相異而不相求也異體則相遠而不相逮同體則相異而不相求此睽之所以爲乖也睽之成卦以二體言之則爲說而麗乎明非文明以說也文明以說雖革之可也以中爻言之則爲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非剛過而中也剛過而中雖大過可也大者不可以革次則不可以大過此睽之所以小事吉也雖然要有可以合者有不可以合者人爲之不當也可以合者天理之自然也方睽之時上下不一內外不同旅者无與離者无合志人爲之不當也故可以合天對而在上地卑而在下男剛而在外女柔而在內以生萬物之動者惟者未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此天理之自然也故不可以合不可以合者非終睽也有不睽也有不睽者存焉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可以合者非小事吉而已也惟大人然後合之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君子之道有同而无異者有異而无同者有異而同者有同而異者與物无間渾然而已此所謂有同而无異也獨立不懼一世從之此有異而无同也如川焉其原則一而江河淮濟隨地不同此同而異者也睽之時可謂危疑矣獨以同而處之則病矣已獨以異而遠之則病忤物故同而異者所以趨睽之時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无咎

以辟咎也

睽之六爻起疑似而招陵犯者六三爲甚蓋過中失正而才不足於位也九二六五雖失正而得中初九九四雖不及中而才有餘於位得中則有孚才有餘於位則衆莫犯故皆爲有悔也初九則以陽在下而悔亡衆莫犯也六五則以柔得中而悔亡德足以有孚者也初九守經而不知權成德之君子也方睽之初雖以无應而失道而九四同氣相求終能與之无事於求也故喪馬勿逐自復守終以有待也九二乘之則近而不相得近而不相得則勢不得不見之故見惡人无咎此知權以有行也知无事於求而不知有見之勢則不足以辟咎矣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初九有所見非得已也九二得所遇非所期也睽之時疑者欲信而乖者欲合故有可以无求者有不得不相求者非應也而求之則病失己相應也而求之則病失人故初九喪馬勿逐自復可以无求也九二遇主于巷不可以不求也六五得尊位大中故謂之主相應而相求則是同志而同道也故謂之巷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初九剛而有權故有所不求有所不得不見九四鄰道而相與九二雖近而不相求猶足以辟咎也六三則剛不足矣故介乎兩陽之間其志不相得其志不相得則在上者莫爲之先在下者莫爲之後矣故見輿曳則是乘者无載道也其牛掣材足引我者无順道也不惟承我引我不相得也而應我者亦疑其宅矣故其人天且劓則是我之所恃以生者欲刑之以絕其通矣故其刑近於疑似而上不足以相信則无初有終以誠守應而无定上終以明察已相與故有終善處睽者如初可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睽之道欲合而已故莫不有應而能相求者欲之有應而疑之與獨立而无應皆所謂睽孤也故九四上九皆曰睽孤而九四則遇元夫交孚然後離厲而无咎初九剛而同德所謂元夫也背无與也出而相求則相遇矣相遇則交孚而其志行雖不得中猶无咎也故睽之時以有應相信爲善非應也以相求相信爲善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六四所謂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者也睽之時可謂上下乖離而不相合矣相近而不相得況異志乎相應者獨相應況非應乎不相疑者有間況疑者乎故初九見九二以辟以相近而不相得也六三无初而有中以相應者相疑也六五必待厥宗噬膚而後往无咎以不相疑者有間也宗言九二之親國言六三之間往何咎者初疑於不合也往有慶也者則人善之也方上下疑難之間而臣能除間以求合君屈已以有求則由是而爲泰由是而爲同人豈特慶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上九之於六三其初可謂甚相疑其終可謂甚相得矣見其似是而非則以爲豕負塗其以无爲也則以爲載鬼一車者而欲攻之也則先張之弧此之謂相疑稍釋也則爲後說之弧其羣疑亡也則爲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此之謂甚相得婚媾也乃以爲寇而攻之豈非甚相疑乎其合則如婚媾具和也則如雨豈非甚相得乎雖然皆以明而已矣其用明之過也則至於甚相疑其用明而不過也則至於甚相得故人君者患於用明亦患於不用明患於用明者以用明過則審疑也患於不用明者以用明而不足及則不足以善察乎

蹇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君子之有時有不必用智者有无所用智者有不可不用智者有非智之所及者需之時乾德剛健坎之所不能陷也其不進也待時而已矣此不必用智也坎之維心亨也非信不能也困之險以說也非仁不能也此无所用智也豫之時天下方動以豫而九二則介于石而不動知幾之事也此非用智之所及也蹇之爲難也險在前而已矣往而犯之則失身見而能止知矣哉蹇之爲蹇也險在前也順而遠險則利止而近險則不利必至之坤也故坎險也正北方之卦也蹇利西南則往得中以坤順而遠險也不利東北則其道窮以艮止近險也蹇非若困之甚也困則揜焉右前後无適而可雖大人亦正而已蹇則其險在前所適有利者則是可以有爲矣有爲而才不足不可以解難也才足矣而莫爲之助亦不可以解難也故利見大人往有功也九五之謂也其才足故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六二九三六四之謂也爲之助故也故蹇非小者之所能爲亦非一人之所能爲者如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此之謂也

蹇來濟之類是濟无攸利矣而終能濟者以剛柔故也蹇可謂難矣而終能正邦者以中爻皆當位故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蹇之時有反身以修德者有亡身以立事者反身修德所以處蹇待解亡身立事所以治蹇而解之也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蹇之成卦則坎爲險成卦矣則所往皆蹇也故自初以往爲蹇以來爲宜初六柔而在下最遠于險智足有濟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蹇之時有出以避險者智之事也有趨險而犯險者義之事也智欲保身故宜待不宜行義則匪躬故宜行而不宜待六二當位正邦之才而應生德在險之后宜行而不宜待也故王臣蹇蹇進不避險也匪躬之故義不爲身也雖非智事豈有它哉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來譽者得其名也來反者得其位也蹇之時以見險而能避爲智而初六能之此所以得其名也以當位吉而九三尤爲近險而內又喜之此所以得其位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蹇非利用之時也蹇不可以利用者惟大人能之而柔者之所利見也故九三來反則內喜之六四乘剛陽也則爲當位實柔者有所賴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剛中而未出險大蹇者也二犯險而應之二當位而乘之朋來者也蹇者正邦之時也爲臣則欲无以己犯難故六二以中行爲君則欲朋來以解難故九五以中節也者以至誠待之而已矣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蹇之初則以避患爲名故曰來譽譽得諸人也蹇之終則以保身爲實故曰來碩碩得諸己也其志不在內而往蹇則其身之不保何充實之外見哉其志在內而來碩則雖利見大人可豈惟吉而已哉乘剛遵也以從貴順也

解

䷧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屯者解之始也解者屯之終也屯則雷雨之動滿盈而未作解則險以動動而免乎險此也與解相因而爲終始而蹇之爲難道則迫險而止則反身而不行其勢亦窮矣解則凡所謂解者緩而不至於窮此蹇與解相反而爲先後也易之道以得中爲保常以過中爲濟難故坎之九五中未大則曰坎不盈未濟之九二未出中則曰小狐汔濟此中未足以濟難也大過九二剛過而中利有攸往乃亨則濟難者必有所過也故雖未解則往而過乎中所以求解也解則分定矣而猶出乎中則過乎道故无所往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者可久之道坎解之性緩則有所失而難作難作矣而不以夙救之則不及於道故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夙者敏於事之謂也蹇非可久也故以西南爲中解不正勝全也故以西南爲衆得其時也大地解而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功也蓋詘者閉塞則不解則无所作解而至於自所作則結者散塞者通矣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之動滿盈未足以有解也雷雨作則解赦過宥罪乃與民更始之時也若夫間來除則明罰勑以俟之盡則折獄致刑過者罰罪者誅則无事於寬矣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剛柔始交而難生則貴者不必上賤者不必下故初九以貴下賤則大得民解則貴賤履位剛柔相際故初六以柔在下上承而外應不待有爲而於義爲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剛中而應大有爲者也方難之始辭雖免險而其迷久矣而不能九去就之疑故周之戒告商民勿以非予小子敢行稱亂惟大絕商民以疑故也九二才足以大有爲德足以釋衆疑而解者无不從田獲三狐者也田大事也獲以力得之也三狐衆疑狐疑物也所謂有攸往以解也无攸往而來復則又得中正之道焉黃者中見於外矢者也直而利於行也正者以中道可久也非可久之道則非其正也乃以速禍矣

大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在下卦之上柔而不正小人而居君子之位也此之謂負且乘負者以力下道也乘者以德上道也君子之器也小人而當君子之器則无德以稱其位而可致取寇盜思奪之矣居下而无應在上而

乘陽不足以四矣而又以解爲性上慢下盜而无與者也故審思伐之矣此之謂致寇至故貞則吝以可醜之行而致不可禦之戎其爲惡亦甚矣而止於吝者在宥罪之時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陽可以有解也而未當位非維有解者也解其所應而已初六小而在下拇之象也解其所應故朋至斯孚使之當位而无不解則无不至矣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剛中者大人也柔得尊位大中者君子也柔則不固其位不私其應苟有難者維有解而已矣動則吉而有孚于小人小人者作難者也解之矣而无以信之則其罪難已罰而不孚其上其勢難已退而不安其所將作難而已矣則不爲已甚者其孰能使之退乎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貪殘而止乎高者隼也險而可以保內捍外者墉也六三之象也人乘墉可也而六三正焉在解而爲捍者也上六以柔藏器以震趨時成器而動射而獲之能解悖者則无不利也

損

☶☱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陽爲實爲忌爲强爲富故所居則益陰爲虛爲消爲弱爲貧故所居則損以乾之九三而居坤之上六則爲損下益上以乾之九四而居坤之初六則爲損上益下厚之義也厚則反亨而下有餘難損於上乃所以致益故成卦曰益損而上則亨之義亨則反亨而下不足雖益於下而益上則亨之義亨則反亨而下不足雖益於上乃所以致損故成卦曰損益則其道下行而民說无疆損則其道上行而上九受其益夫損非以聲音笑貌爲也有損而非益其損有孚也而上九受其益此之謂有孚損人而益己可咎者也而損益至於有孚故元吉无咎然後可貞乎貞者非利貞也利貞者若九二是也自孚以至於己也損之極則益之者至故利有攸往損之以人也若上九是也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損之於神也享牽上之辭也二陰數也簋達陽氣之物也有所謂常道有所謂常物常物无時而不用常道无時而不行二簋非所謂常物也故應有時損剛益柔非所謂常道也故用即損剛益柔而皆不可以爲常故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天行者因於天也與時偕行者成於人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有澤山殺澤增肥之意也君子之所性无加損也可損者忿欲而已矣忿者人所有餘而加於人也故懲之於己然有所以遷善欲者人之所不足而受於己故窒之於未然所以改過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益上之道先事而行則咎後事而往則怠初九以剛應四益上者也故已事遄往從所應也剛而下勢已損矣而不能有所酌則失損己所居也益不後時損不失節此所以上合志也

九二利貞征凶形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illegible]志

九二非正也而利貞者以陽居陰損得其中故也過則征凶則不可損矣不可損則益之者至故弗損益之陽以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天得之報若九二者或以濟之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損之道以益上爲主以致一爲益上九在上而六三與之應六四六五又順而乘之同類以往者也所應者一而往者三人則上九疑所與三人者雖欲益之而實損之惟六三獨往則得其友所謂致一爲益也禮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致一而已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陰陽均則安陰偏則疾物之理也六四陰矣而又居二陰之中偏矣陰也故疾疾則有變而所運在陽損其疾者也柔之性常迷故六四使遄有喜然後无咎不若初九之自遄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以柔居陽而得中能自損者也能自損之則益之者不一故曰或益之夫物莫不益於己則雖賢有智而能弗志於養者弗違也況其宅乎十朋衆辭也龜者靈於人而其智先知其志不求養者也賢有智之象也其智先知其志不求養則易盡人違人者雖衆而弗克所謂好謙也永貞吉者益在下也元吉益在上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居損道之成而益之者至弗損益者損至於有益則人可以无咎已可以貞吉而利有攸往利有攸

往者已所利也得臣无家人益之无家者公爾忘家之謂也六三致一不二无家之臣也友輔我者也臣事我者也六三自下應上故得友上九以下臨上故得臣夫益下至於遷國益上至於得臣无家所謂大得志也

益

☴☳ 巽下震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之成卦以能益言之則損上益下也以受益言之則自上下下之也損上益下者以二體也其損在己其益在人故民說无疆此仁而能益於人也自上下下初九也剛來而下柔則柔益之故其道大光此謙而受人之益无以益下則雖損而民不說況乎无疆乎无以下下則雖尊而道不光況大乎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二五之德也益常失於有餘而能中正以保常故可以居易而興利利涉大川木道乃行巽之道也益之極則元而能體巽以應變故可以犯難除害其性曲直其材善載所謂木道也損之道約而敗故其極至於二簋之享益之道益而施故其極至於利涉大川而其亨則王之與帝也凡此言上下之體也名大自內而致用則益動而巽日進无疆者在己之益也天施也生其益无方者在物之益也在己之益德也在物之益業也德益則日新而爲盛所謂益長而不設也業益則富有而爲大所謂益裕而不設也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言常以立本則可久益以趨時則不可爲常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雷者動散之常也故於象爲常風雷者終則有始也故於象爲益見善則遷所以取益也有過則改所以去損也取益亦益也去損亦益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以大者之才而居益之初動而有應於上上又以巽應之利用爲大作也大作者猶曰作大事也下非厚事之地也故元吉乃无咎厚事者與詩王事一埤益我同意作在己事在物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亨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六二柔順中正而在下在益而能損者也在益而能損則益之者至故其德則或益之其有則十朋能違之者至故其德則或益之其有則十朋之龜弗克違大道惡益好謙故益而傷之者至雖永貞也凡益之道立心勿恒凶損而益之者至則永貞也凡益之道與時偕行非可以爲常也六二至於永貞者中而已矣故永貞吉王用亨于帝吉臣之於君猶王之於帝也受益所謂厚也能應上亨之道也故於文反亨爲厚受益所謂厚也能應上者所謂亨也帝之於王君之於臣則有厚上之於帝臣之於君則有亨故天保言下報上由君之下下也俾爾單厚下也俾爾多益益下也有厚下有益下則下得以報上猶王之於帝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有所謂吉事有所謂凶事吉事有常在享于帝是也故中則當凶事多變若殺禮蕃樂以救凶歲衣布冠帛以撫亡國是也故過中則宜六三不正而過中損己以益人用凶事者也故无咎損則不足益則有餘六三而益用凶事非有餘者也其信在中爻而能有孚以中行者也故才不足以固其位而其中行足以當事而適時至於在上者告以圭所以能行之也詩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是也公位之尊也圭德之達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六三雖非中正而能用凶事故有孚中行於孚吉者用圭有功而上應之也六四柔順而正以承九五非益而有餘也當位而中行也故九五益其志而告公從者順聽之也夫當位而中行承五而從巽不失正而上有依下有應利用爲依遷國可也凶事之與遷國皆損下益上者也凶者過中而行之非已所欲也依遷國者從上而爲之非已所安也以居則非已所安而且爲之凶以益下而已矣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剛中而應有孚以有孚惠我德者也惠益者益之惠心者也有孚惠心人以有孚惠我德非益者而已也乃大得志者也惠者順而從其欲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過中則屬非安其身而後動者也益極矣猶危而求益非易心而後語者也六三與其類以惠五之德而已責其應非定而交其後求也故民莫與則謂莫益之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所謂或擊之也雖立心勿常亦凶象言不可以恃其大過之

以柔物使兩儀不安者偏辭也合彼己以爲一而中行者恒之可久之道也故益六爻在內而未及中者利用爲依遷中者利出爲大作在外而未及中者利用爲依遷國在下而中者受衆益而孚上在上而中者受益之在下而過中者能中行則其公用主在上而過中者雖立心勿恒亦固也爽无方故曰之自外來

周易新講義卷第五

周易新講義卷第六

宋　龔原　深甫　撰

夬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其人雖不順也而罪不極未可決也其罪極矣而助我者不衆亦未可決也方夬之時柔乘五剛而不順罪可謂極矣五剛同力以決之其助可謂衆矣然後以順誅逆以衆治寡其勢猶決水而下也孰禦之哉故曰夬決也剛決柔也未嘗勝以力也而其道足以長君子而不亢其勢足以通小人而不爭則是健而說決而和者也王庭者衆君子之所會也揚于王庭謂言而衆與奔之也蓋公以治其罪也治其罪而已矣未足以服其心也孚號有厲信以服其心也惟信以服其心故雖危乃光也蓋中而已矣則未光也又以五剛而決一柔其道明非私揚于王庭可也其事則未大告自邑可也剛過中則有厲況尚力乎□□□□□□力窮也方是時也君子之道□長矣而未通決而□□□□□不能作險而五剛可以成□□□□□故往者剛長乃終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決以衆濟事而祿所以叙其功故既夬則施祿及下衆所同也居德則忌衆所忌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若初九也夬壯未夬則壯于趾自壯也夬則志行壯于前趾有所以決也然在下則不足於位尚往則不足以勝小人也適所以爲咎而已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惕心之變常也號聲之變常也莫夜陰盛也九二方夬而上无應則未足以決小人以中道而止乎陰則小人不能勝盡變常以變之則防患之道至異乎往不勝爲咎者也

九三壯于頰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有可以夬之時而非可以決之位不可以夬也有可以決之位而非可以夬之時亦不可以夬也九三未上行也而趨於動志於夬也而不當位又與上應爲壯于頰而已頰者上體之无爲也故有凶君子則不累於應矣故夬夬雖夬夬也而不失和故獨行遇雨若濡雨言口濡言行也衆行皆欲決也而已獨若濡則有憂之者矣惟其與□和而志在於夬故終无咎若九三者可謂決而和矣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臀者下體之无能爲也衆狠而不順可強而□□前也九四居陰而趨下也无志於夬而不進者也衆剛方進而□□當其路故居則无能爲而衆侵之行則非同志而出於不得已也方是時也牽強而前焉則不當位之悔亡矣而用智不明雖聞言不信也其能中行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莧性寒而材脆善生於澤而在陸莫在陸易去也上六之象也九五勢足以夬之而不服之以孚號則爲已甚矣故中行而後无咎夫在上而中行則尊而光九五僅以免咎亦未光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乘陽而過中无號者也君子之於小人不盡其道

以治之欲其服而已上六猶能懲陽也故終有凶

姤

䷫ 姤女壯勿用取女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女陰而從人也后繼世之君也此姤之成文所以言陰出遇陽而繼之用事也內者陰之所也外者陽之所也陽主出陰主入此姤之成卦所以言陽內入陰外出而相遇也故曰姤遇也柔遇剛者柔之爲道爲靜爲弱爲內爲入其於陽也則待唱而應從一而終者也今姤之柔則動而之外出而遇五陽其志欲變剛而後已女壯者也故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與長則智不足以察其幾體不足以別其嫌自此而爲逐自此而爲吝而卒於剝矣蓋柔常積微而后勝陽故陽以早辨之方履霜則言堅冰至方遇剛則言勿用取女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合二體而言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指二五而言也方姤之時純陽用事則品物咸亨言亨者通也一陰生則萬物同咸矣品物咸章言咸者矣也此天地之遇也剛遇中正則君臣之遇也君在下也以一柔而遇五剛則與剛異德而欲變剛以從己壯而失所遇也故有攸往見凶況欲大行乎以剛而遇中正則與剛同德而能從剛以治人異而得所遇也故天下大行言莫之能禦也豈特利有攸往而已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下有風萬物之所遇也以一人而臨四方勢不可以家至而人說施命以誥之則莫不遇矣后者有所繼而出命者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姤之初六以大言之則履霜之陰也以人言之則勿用取女也以物言則蹢躅羸豕也皆小人之謂也金者剛而能化也柅之爲物能制柔而□□□□也九三之象也九二乘初而初六以柔承之繫于金柅□故也□□吉者不止有利而已无所繫而有攸往則有應故見凶見凶者言不待其行事當之而所見已凶也羸弱也豕豶之微也孚蹢躅者其□□動也羸豕未壯也猶蹢躅而羸制則其壯也有與陽戰而□□□矣柔道牽也者欲制之於初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以剛來柔以上臨下而初則承之包有魚者也包者中有所容也魚之爲物柔巽陰伏制得其道則以仁易制民之象也一陰方長能制得其道故以仁則无咎民方正夫一而四來焉則上以分民爲謙而下以二君爲疑故以義則不利賓賓者自外至而我所敬也九四之象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居位以乘二乘二以爭初二而已得中初已從二勢不忘舊者也故爲二之所侵則臀无膚言其才无能爲而居不足以安也習不能辨之於早至侵而後行故其行次且言其欲之不能得而有所不獲已也過中厲也行則未牽於初故无大咎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二之於初位足以乘之德足以有之善近民者也故包有魚而莫違況有命乎四在上而遠初則□愛不足以得民故包无魚而起凶況有征乎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性剛九二之才也瓜能蔓而實脆初六之才也自己包瓜則任賢以制小人也任賢以制小人則我无爲矣故以德自處則爲含章言中正而行待時也應時而造則爲有隕自天言光大而无私雖含章也而不舍命雖不舍命也而含章所謂君哉舜也如此而已柔一也以其好動而未壯則曰羸豕以其在下而善蔓則曰瓜以其衆而宜伏制得其道則易制曰魚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以剛居上而无應姤其角而上窮也其變不足以越時而有吝然不自姤非其應故雖過中而无咎

萃

䷬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反於渙而廣□比萬物之生初散而終聚渙則散萃則聚比反於渙者□□□□不比而萃則萬物同爲比廣於比已順以說者聚所聚也則□□應者有以一之也故其利也聚則亨不必見大人也王假有廟致孝亨而已不必用大牲也其終也利見大人亨利貞不往聚爲亨而已也致飾於其所聚而聚之以正也乃制禮作樂之時也大牲吉□□假有廟而已也利有攸往又不時利貞而已也方物之聚也□□所及也故致孝亨以盡人道其極則萬物之盛有天命矣故曰則備禮明則大有爲所以順天命也故易之觀會通以行典禮者聲萃之時爲盛而先王之於是時也財用足

而百志成惟周公成王爲然方周公之初營洛也所祭者羊一牛一豕一而已及其既營也則始用騂所謂用大牲吉也以雅則備物足以告神以頌則豐年足以講武所謂利有攸往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兵作於暇偃於萃偃之久則弊故治其弊而新之者除戎器也其除戎器也非思患而預防之也亦戒不虞而已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方萃之初柔者應剛有孚者也不中也而與其明進則疑四之不應已也故不終不終則忘不一故乃亂順而說則不能不聚也故乃萃萃而從應理之正也故若號一握爲笑勿恤而往則无咎號憂之形乎聲也有勿恤則內无所憂矣一握所執小也而往則能大有爲也爲笑非所謂无咎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萃之時有聚而志亂者初也有中未變而未聚者二也上方有位而已則在中而未變有待而后萃者也故引吉无咎非往无咎也此通於人者也孚乃利用禴則通於神者也禴祭之薄也薄祭而利用者至誠而有應也柔順中正所謂至誠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以順承四欲求所聚也萃如如四時則應初非已所求也故嗟過中而失正故居則无攸利皆有應也而上六獨无所與則中巽而與已故往則无咎夫萃道利正而所從非其正亦小吝矣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在上而未及中以剛而乘衆陰上則嫌於有爲之君下則疑於方聚之民故大吉然後无咎以位不當故也非引吉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渙則欲正位以一已散之民故渙王居无咎萃則欲有位以聚方萃之衆故萃有位无咎順以說者萃也而柔乘之而不能有位其无咎乎然有位而已其志未光則不能虛中矣故匪孚惟剛中則元永貞也故其悔亡元仁也仁則有所與之非有位而已也永貞則有孚非所謂匪孚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萃之時柔應剛而後无咎皆无應也六三在下涕而□□□嗟如而已上六乘剛而未安非齎咨涕洟則不能无咎也齎咨□□咨者也涕洟□□

升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止而巽漸也漸則有止之道故其極亦漸于陸而已巽而順剛中而應升也升則无所止矣故其極至於冥升此雜卦所謂升不來也陽上而陰下位也陽降而陰升時也故彖曰柔以時升有可升之時而无以可升之德則雖升必困故順而巽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然小者待大而後正柔者待剛而後行升而不見大人則外失正而內可恤故柔以時升剛中以合德然後用見大人勿恤有慶夫升之爲卦以柔爲主者也柔而用晦則不及剛而以明行則過故以柔而升以明而行然後南征吉而其志行若初六之允升能用見大人者也上六之冥升不能南征者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升以時漸以位地中生木非木漸也木自下而升也順德者因性循理而无所於逆也積小以高大者所謂聚而上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自下而上曰升動而人信之曰允初以位則下以德則巽其得時可升也九二方以剛中上應已能以柔承之其資諸人可升也故人信之而不以爲妄合志而不以爲疑雖非柔道之常也而爲升雖在下而无應也而大吉進欲難故初因孚至於六三而後衆允之升則不以漸非難進也故初則允

升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以剛巽乎中以柔應乎外不待吉无咎而後孚也當位而孚也其孚不獨大亨而已其孚乃利用禴也萃方聚故柔得中而應者乃利用禴升以柔故孚乃利用禴者剛中而有應也以剛居柔則約道也故居雖不正而其行无咎升雖可恤而其孚有喜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邑易而小之也虛无人之辭也剛得位而不中其升有進而无阻故曰升虛邑湯武之事也有剛在前與夫所從非其應皆不能无疑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有承而无應時未可以升者也柔正而承五順事者也故曰王用亨于岐山文王之事也岐所有之國也以言其位也山者地之高以上而物附焉者

也以言其德也蓋卦時之未可升則能順事後天而奉天時者也是以无咎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以柔得尊位大中其進至易而有□貞吉升階者也階者以禮而升也此堯舜之事也允升大吉升□□也貞吉而後升階者吉九待於升也升自下故欲上合志□則人□合也乃大得志之時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柔而上窮冥升者也冥升則不來故消不與陽相應□故不富此以位而升者也在上則其升息而不利序卦之所謂□□太元之所謂山鎮靈也愈升而愈不息者正而已矣故利於不息之貞乾之所謂曰強繫辭之所謂曰新也故有曰永貞有曰牝馬之貞語性也有曰不息之貞有曰幽人之貞有曰武人之貞語行也

困

☱☵ 兌下坎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險之在前需而不進可也見而能止可也困之險也剛皆揜於柔則是與險相遇而无所逃之也故惟險以說也則困而不失其所亨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君子能之非小人之所能與也惟剛中而不能爲也則困而不失其正困而不失其正者惟大人能之非君子之所能與也其上則性不足以順之其次則行不足以安之尚口以爲說也而不能通則是有言不信也所謂小人尚口而窮者也故易之剛中雖一而其趨則不同有爲而出險者坎也有爲以濟弱者大過也貞而已矣其惟困乎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困非君子之常也蓋所以防患之道而不免焉則是力不可以有爲也致命而已矣致命則是行无疑而可也亦遂志而已矣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有能爲之才而上无應未終困也位雖在下也而才足以上達亦未終困也初六无能爲也而所居最下而不中則是待正應而後達也九四隔於二爲而勢不足以庇之臀困于株木者也在下矣而又趣下則不足以達人于幽谷者也雖有應也其能見之乎所謂三歲不覿也臀者下體而无能爲也初六之象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困之所在有以失所欲爲困者九二之於酒食是也有非所欲而得之爲困者上六之于巇巇六三之困于石是也九五有養物之材而九五所待以爲養也而九五方困于剛則勢未足以致養故困于酒食朱紱天子之所以飾下也九五之象也剛中者不終困而九五方用應之朱紱方來者也非三歲不覿也九二終上應於九五利用亨祀者也亨祀臣禮也非人于幽谷也此其位在中而後有慶也故征則凶失所謂慶也有志出險則非可咎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止而不動者石也剛而善傷者蒺藜也六三處非其位進而求應則上六之柔不動故困于石非所困而困也退而止焉則九二之剛不以乘故困于蒺藜非所據而據也雖所居在內而无所應於上故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惟趨口口口故莫不明於初六莫不祥於六三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困者久而後通也故无應者徐而說有應者來徐甚者三歲不覿也九四應志在下而畏九二六三來徐徐者也九二方以剛動而爲之阻困于金車者也九四亦剛也而有所畏故吝九二終不困已也故有終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劓絕鼻刖絕足行九五材足以通也而上揜於柔則是上劓之也其行足以行也而下乘剛則是下刖之也九二方以朱紱飾上而不應困而赤紱者也初雖不通而終則相覿雖小人不能間乃徐有也以中正免困而獲應則是其道可以受福於神明矣利用祭祀者也君之於臣不惟養之而又飾之故五爲酒食爲朱紱君則待臣之飾而已矣此所以困于赤紱也

上六困于葛藟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柔之不能自立與天下不可乘剛也尚矣況困之時乎故上六奉於六三之柔困愈困于葛藟者也九五之剛則不安困于臲卼是也然進无所揜而困者將亨可進而求吉之時也其自謀也猶曰動則悔悔乃所以有悔也故居則未當征則吉

井

☵☴ 巽上坎下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

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水於地中无所不通鑿之則爲井道於天下无所不在得之則爲性故易井以喻性巽乎水而上水井猶之所得深而能施然後成性也成性則成體而无以養之則其用不足以日新故曰井養而不窮也有以成有以養而不窮然後可以涉事而有常故曰改邑不改井邑有事之地井德之地事則趨時而爲之其因革增損猶邑也德則立本立末則有常而不變雖事之趨時不同一於剛中而已矣夫剛者窮而能通中者通上下而不一則是善變者也而能有常者惟善變乃能不變也故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剛則无欲中則不偏由剛中故能无喪无得在己者分定故也往來井井在人者施普故也此內外皆得以剛中而有功也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者未有功也此九二雖巽乎水而上水而无以出之也汔至者人未得其利也未繘井者已未終其事也而羸其瓶所謂幾成而失之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以出爲功也勞民勸相者勸其民而作之也逸居而无教則民廢而不興故因其能而勸以功因其性而相以道小以成小大以成大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此不能達其性也性之初若泉之始出則蒙之天下則隨而通所用而足初六陰也其性趨下而止於下井泥不食者也泥者可深而清也時所本舍也於上无應以引之則泥亦亡矣故爲舊井无禽舊井者已廢而不可用也无禽者言其已亡雖禽不食也況人乎此孔子所謂下愚不移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此欲達其性而不由其道也性出於命德出於道以性至命以德至道行其所无事則智矣不由其道而以人爲旁行是以智爲鑿也九二有中而不能以己爲功井谷射鮒者也谷者水注也鮒物之在下而汙也非所與而與之雖引而上亦敝漏而已矣此孟子所謂惡於智者爲其鑿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此以正養其性而達之於行也剛則无欲正則无邪雖在下體而能以直養氣順而通之至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故曰井渫不食與井泥者異矣其德正故爲我心惻誠足以感人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其位應故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明足以趨時也在陽而不雜於陰可謂誠矣有應而能以不求求之可謂明矣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此以正修而性而歸之於道也性未嘗不由道而旁行者任情以動而无以防之故也有信以治其偽則生於內者誠有禮以治其怠則作於外者善雖未足於德施而其私淑艾也物有不能動其心矣六四在上體而性趨下不以出爲功而能靜以正故井甃无咎修井者與井谷者異矣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此性之復也萬物復乎北北者天一之所舍而天一者水所生其源湛然未與物則其地洌其泉寒其靜无所雜則足以觀萬物之復其動无所係則足以應萬物之求故井洌寒泉食以中正也中所以應物正所以得己此之謂德性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此性之大成也大成則以斂藏爲體以施散爲用居其所遷之時也居其故而不遷與遷之而投其私皆不足以通天下之故勿幕則无所不與无所不與則有孚元吉有孚者其信有諸己也元吉者其善可欲也此井之以出爲功也故井一也或收或洌或甃或渫甚洌塞而泥甃而谷猶之性也或塞之或治而通之或順而修之以至復在中成在上故其才皆不同也

革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水火相息天理也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人情也天理出於自然則息之而已人情則出於或使故勢不得不服之也革之爲道有出於自然者如水火相息是也有出於或使者如二女不相得是也雖與處婚者民也而革之道或以息之或以服之則人有未孚者矣故已日乃孚革而信之也始文明而終說以至大亨以正革而當者也孚革之始也故動而信之當革之終也故正而所悔亡矣革寒以爲暑革暑以爲寒非天地之節也革夏以爲商革商以爲周非聖人之因也因與革雖不同而順乎天應乎人一也猶革與節雖不同而亦一也理如是則順之无時而非理也情如是則應之應之則有時矣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革人事也而有時歷天時也而有數體而行之者聖人也治而明之者君子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革者有爲之時也初九剛健而文明在下而无應不可以有爲也以剛乘柔不失中順革用黃牛之革而已黃牛中順之象也而革者革之固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已日乃孚君道也已日乃革之臣道也六二得中而應上雖可以有爲而勢不可以先事已日乃革之者也革惟剛爲能而六二者柔得中而已矣故征吉无咎征吉者有或以濟行也有或以濟行則行有嘉矣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在上者剛中在下者柔中革而當名也九三上六則征者凶也九三不可以過矣故貞厲在上而不失正則材足以革物故革言三就有孚虎變者以德爲吉也雖未占有孚可也革言者以言而革者也雖其正足以立信於衆猶以正而後信也三衆辭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君之於民革而信之故已日乃孚臣之於君信而後諫故承上而无私與然後不當位之悔亡不當位之悔亡故有孚改命吉革言三就者下不言之也改命吉者上信之也如治皮焉曰革則其爲由多改者有所治而已矣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龍陽而生仁也虎陰而殺義也仁則順理而已矣義則有革而不因也九五以剛中革大人虎變者口與鬼神合其吉凶而六二貫上應上應之未占有孚者也物故而後有革革速而後有變變而後成文文則无不當也炳者文之盛也蔚者文之茂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變而不得尊位大中其文蔚然而已非虎變而炳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而已非有孚革其心也革道成矣則不可以有爲故征凶非行有嘉者也欲以柔而止於當也故居貞吉非貞隱者也

鼎

☲巽下☲離上鼎元吉亨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之成形其下則趾其中則實其上則有耳有鉉有蓋而鼎之成卦亦然有合以覆其上有分以承其下有實以塞其中故曰鼎象也言與鼎之成形同也鼎之成文其上舍陰陽之精而其下則折木以炊也鼎之成卦徒有象而无用則鼎與物等而不足以享飪故二體則離火而巽木可以相與而成功故曰以木巽火亨飪也言與鼎之爲文同也易以井言德性以鼎明才器德性在己也无待乎外而足故窮不損達不加猶井之无喪无得也才器有小大在人之所用猶鼎之有小大各隨其量而自所受也故體用不具不足以爲成鼎木未不具不足以爲成才鼎之足以亨飪猶才之足以致用也而聖人之用人猶之鼎也鼎之爲器小而聖人用之下則可以享上帝下則大亨以養聖賢其用人亦然故上可以與事上帝下可以與養天下此自亨飪而言也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此自成卦而言也巽伏也而二體之合全於耳目聰明柔言以巽行已而能資諸物也柔下也六五至於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言以柔立本而能趨時也此所以元吉亨元仁也柔巽之德也以元而吉亨則與否之初六貞吉亨者異矣鼎才之用也故元而吉亨必則有才而不用其吉亨也正而已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正位凝命用才之法也位有小大正之使有所正命有貴賤凝之使有所定位不正則差命不凝則亂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諸卦以爻爲人以位爲時鼎則以位爲鼎以爻爲寶而大爻各因其人之才初六未得中而知權者也九二得中而知權者也九三則得正而不知權者也九四則失正而不知量者也六五聖人之應變也則權不足以盡之上九聖人之立本也則量不足以盡之知權者能變知量者有常應變者无方立本者不易曰才之不同也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反常而除惡也得妾以其子違正而興利也量以陽爲實而初六以陰居下顛趾者也非其當而爲之者利出否以從貴也否者所惡也故曰反常而除惡得妾違正无咎者有子足以興利也初在下而賤者妾也九四應之以其子也故違正以興利此之謂知權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以陽居陰鼎有實者有應於五而五爲剛所間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者也二陰位也而陽居之則鼎小而實有餘實有餘則不可以外受故已欲慎所之應以不能即爲吉來則敗已雖疾爲仇猶中孚六三得敵也此之謂不知量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居下卦之上鼎耳也以陽自處不能虛中以受鉉鼎耳革者也雉物之文明者也膏陽之施也保常守正久而後通方雨虧悔者也方非今辭也虧未能亡之也其智雖未足以知權而其巽至於不失正故終吉此之謂得正而不知權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不正而上近君德薄而位尊也上承下應而不得中智小而謀大也以不足之才而受有餘之實力小而任重也故爲己則鼎折足爲人則覆公餗以至其形渥凶雖而爲盈他而爲來妄欲有爲信如何哉此之謂失正而不知量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柔得尊位大中其美有所見虛有所受鼎黃耳者也受九二焉而柔足以有容剛足以自舉其才足以趣時應變所謂金鉉也者其性從革其聲善應剛而能化者也鉉者能舉鼎以行也所居雖非正而能應變於外故其中則利貞孟子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始條理也者智之事也聖人之應變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人之才一於剛則亢一於柔則弱上九剛過中矣而能乘柔以爲卑其剛有資於柔而不亢其柔有資於剛而不弱剛柔節者也制中之謂也故爲玉鉉鉉者溫潤粹美剛而不變者也孟子所謂聖人之事也智以應變故隆殺如金聖則立本故不變如玉應變道之用六五在中之謂也不變者道之體上九在上之謂也故其成在上則大吉其應在下則无不利利貞不足以言之也并性之立本也其終欲致用故上六言井收勿幕鼎言才之趣時也其終則歸於性故六五曰金鉉上六曰玉鉉

震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上陽之所也下陰之所也陰陽各得其所焉則勢不得不止分定故也艮之成卦是也陰陽各失其所焉則勢不得不動分未定故也如震之成卦是也故艮爲靜而震爲動動而起則亨矣故曰震亨言无待於外也剛性好動而常失於暴則其用欲反諸己故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則爲恐致福言入而反諸己也初九之才也夫樂天者得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動而能懼則是畏天者也畏天則可以加諸人矣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則爲驚遠懼邇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言出而加諸人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恐懼者動於誠心也修省者形於行事也重震之象也動於誠心而不形於行事未爲臨事而懼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之道莫善於自反莫不善於征凶初九居動之始而始而能以剛下柔自反而懼者也故其恐致福非喪匕鬯也其後有則非遂泥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初九方動以進而已則已之震來厲者也安其位而不動則初作難而喪其所寶億喪者進而托九五以爲主則已之所喪可以勿逐而自得矣故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自反方止則欲自行交相養之理也六五九陵也自二即五自五復二七日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中可之久地也故動得中則安不得中則危而六爻莫善於億无喪而億喪貝求之莫不善於震索索而震蘇蘇久之蘇蘇動不可久也位不當故也不固其位而動焉猶足以自善也故震行无眚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震亨者動則亨也震遂泥者自此而不通也以剛而動動而在上在上矣而止於陰不足以驚遠懼邇也故未光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往无所之來无所應危行者也非安而行故也震往來厲止乎尊位大中其勢足以主天下之動也故億无喪有事聖人之大寶曰位則喪貝者以其位言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主則不喪匕鬯者以其事言也九五无喪有事可謂保國之君矣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君子之動求而已矣上六不能求之於動之始而求之於動之極則是中未得也故震索索者有求而未得之謂也視矍矍者方懼而有求之謂也有求而未得與夫勿逐七日得者異矣方懼而有所求與夫億无喪有事者異矣甚危矣而極動則性不足以得志故征凶與夫行无眚者異矣惟其乘剛而猶懼先事而知於不于其躬而于其鄰故凶无咎以柔乘剛而不畏焉則其凶也乃自取之爾

故艮鄰可止以求婚媾則有言而莫應矣

艮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震從長從雨者動欲及時而澤欲及下也艮從白從上者其視反人而自內以觀復也以方言之則其位在東北而萬物之所終始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先止而後行者始於艮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先動而後靜者終於艮也光動物也動之道也明靜物也靜之道也老子曰用其光復歸其明此艮之謂也故卦辭曰艮其背又曰艮其止背者无營焉之所也言止其所可止也此一卦之體也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上下敵應不相與此六爻之用也故行其庭不見其人爻者制得之辭也見者爻際之辭也庭者人所聚也人之所以離其所而動動而相與者凡以有求也有求則有義以相制得有禮以相交際矣故艮則止其所故其身雖至近而不相制得其六爻則不相與而應故其人雖有在而不相交際并失可止之時或止之非其所謂爲者爲亂矣其能无咎乎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兼者取彼而合諸此也山即止矣而艮兼之止之至也故君子思不出其位思曰睿睿作聖思者无不通也而能不出位蓋知有所止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周靜者柔之常也然皆非其所止則不能无動艮之初六在上而止以同體則无承只異體則无應只靜爲常者也故曰艮其趾

趾在下而行也雖未及中亦无咎矣時止則能止故未失正未失正故利永貞所謂以靜爲常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腓者應上而動者也六二上承九三宜以動者也而當位則止艮其腓者也剛上而不下則柔爲隨而剛亢止於上未退聽以拯已不拯其隨者也以進則不得拯以退則不能違其心不快者也雖愛則違之未足於乾之初九而能以柔乘剛不至於反其心不快異乎旅之九四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限者上下之所同也夤者上體之接乎下者也心者體之主也在四陰之中上下之所同爲者而能止故曰艮其限雖爲上下所同而陰陽各止其所不相爲用故列其夤上下不相與之時而所居不得中不安其所止也故其危薰心不止不快而已易之言內主於臧頂者其行過也其厲至於薰心者其止始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身之形信故俟執信圭躬之形迥故伯執躬圭六四之與初六其爲止同而柔順柔順達與上體躬者也不惟艮其身而已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君子之行已也其繼有漸伸其微有語嘿而爲之偁者艮也六五以柔居中制行无累於應則至也故君子思不出其位思曰睿睿作聖思者无不通也而能不出位蓋知有所止矣

所止不爲屈伸自已又能致精於語嘿之間也艮其輔嘿也言有序語也此之謂以中正以中正者中以行正也故雖不正而悔亡與未濟之九二正同也

上六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爲敦書曰敦德易曰敦乎仁盡仁與德皆言敦艮以陽在上而能終於止敦艮者也靜而能止可也其資動矣而能止止而能終非敦艮不能也故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漸

☴☶ 巽下艮上 漸女歸吉利貞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巽而順者升也不特進而已也止而巽者漸也自此而之進之進也者女歸吉之謂也女歸得男行故也其進得位也其進以正也利貞之謂也其位剛得中而其德則止而巽故也故漸之爲道有成位而後有功有成德而後可以正功正功矣然後不窮也之進也而不得位得位也而不由正雖謂之窮位可也其能正邦乎不能正邦雖謂之不能一朝居可也其能不窮乎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地中生木以時升也山上有木以漸成也居賢德以漸者修爲而後得也善俗以漸者久而後化成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揚雄曰井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鴻漸也故其進有時其行有序而漸之六爻加之而有不同者干者水在上也木得中也木者生達也在體也皆一卦之上也故取高平之陸惟五爲高平而大也故取大陸之陸也般則平而平也二得中之象也初六之位而未得中漸于干者也未在下小子也非九三之夫也未得中厲也非九三之安也之道自

厚者地之德敦者地之中又加隆焉爾雅曰邱成爲敦書曰敦德易曰敦乎仁盡仁與德皆言敦艮以陽在上而能終於止敦艮者也靜而能止可也其資動矣而能止止而能終非敦艮不能也故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四不聽故言止而漸也故无咎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柔順中正安而不危鴻漸于磐也進而上巽之德足以稱所養飲食衎衎者也衎衎進而樂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剛得高位鴻漸于陸也无應則可以正矣而猶之於進則其動而不反夫征不復吉也二不論其應而志從三則不可以有功婦孕不育也无應而奪人之應則寇之招也惟順以相保也故利禦寇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桷木之與上上而承之也六四之進而在上以順而承剛非所安也故鴻漸于木比乎兩剛之間雖疑於所與而於羣指乘剛之逆而從與上之順則是順以巽者也故或得其桷无咎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剛健而在尊位天中鴻漸于陵也二雖爲應而三隔之則其勢未即合也故婦三歲不孕中正相與而二方之進非終不孕也故終莫勝吉漸極高矣而下有配之者此所以得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極進而上窮者其才順而巽也故晉其角漸極矣猶不失其平者其才止而巽也故漸陸其進也以漸而不失其翔也以羣而不失其序與三同所而以爲法也故其羽可用爲儀吉

九不孕之婦與衆同進而无可累之位下之所說

宋 龔原 深甫 撰

歸妹

䷵ 歸妹征凶无攸利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兌西方之卦也震東方之卦也兌少女也震長男也以方則東西相配以位則內外相從以人則少女而歸長男以才則說以動婚姻之卦也咸則少男少女相感以通恒則長男長女相與以久睽則二女相違睽則二女不相得皆非婚姻之正配也婚姻之正禮男娶以三十爲正女嫁以二十爲正參兩以相成有若歸妹少女歸長男是也家人彖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以位言也歸妹天地之大義也以情言也陰在外而謂之也說以動所謂情也在陰陽則相交之道也故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興者有所得而起也在男女則終始之道也故曰說以動所歸妹也男成於冠終於婚女成於笄終於嫁男女之道終則艾母之道始此嘗之正也故立卦曰歸妹其位不當而失正其柔乘剛而不順此一卦之才也故繫辭曰征凶言其體也无攸利言其用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男女不以禮合則不可以終不可終則敝矣若詩谷風之類是也故君子以事則永終以理則知敝詩曰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豈有敝哉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娣者從嫡而非正也初九在下而无正應歸妹以娣者也剛以順承上則非中行乃娣之常也故征

則吉以初承二則爲嬪承嬪以二承五則爲嬪承夫所謂相承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不正而上有應不足以與明者也故曰眇能視以剛得中而所視在內未變常也故曰利幽人之貞

履之九二无應剛幽人貞吉歸妹之九二有應矣而不足以與明則非幽人也故利幽人之貞猶賁之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須待也六三不正而乘剛失歸妹之道也欲求正應而爲嫡則上不與而志未得歸妹以須者遲下而能反則可以承其正應之九四反歸以娣也娣之所承非正應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在動之始歸妹者也未有應愆期者也以陽居陰動而能止有待而後行者也故曰遲歸有時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以柔而應陽帝乙歸妹者也與詩王姬下嫁同意六五在上歸妹之爲女君者也九二在下以娣歸妹之爲女娣者也二以陽處陰娣之德者也五以陰處陽女君之謙者也謙而退下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良衣上飾也君也袂者體乎衣而爲用也猶之接乎君也皆接乎君也而二爲良嫡无妬忌之心焉耳月幾望陰德而不亢貴位在中而以貴行之與謙尊而光泰之六五行願同故吉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上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之於六三非相應也六三以陰居陽非夫也士之未娶者也上六以陰在上非婦也女之未歸者也上六失爲婦之道而不得其所承故曰女承筐无實六三失爲夫之道而不得其所御故上刲羊无血羊狠也此之謂无攸利

豐

䷶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者明以動也則是光明盛大之時也故其德亨无所蔽也其事則王假之尚大也其時則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之變乎大地猶虛與時消息此所以勿憂也故豐之時在日爲中在月爲盈其利卿尚大而其終窮大憂與時消息然後宜之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豐者刑故是小之時也故折獄致刑焉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遇非所期而見也配我與之也豐者明以動之時也初九趨上而居剛而同德而非應遇其配主者也明盛與西均而已能下之故无咎過之則災矣以明趨動得時而不可行者也故往有尚以柔則得疑疾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蔀所以蔽也曆法有章有蔀蔀以蔀之章以明之而二六位中亦可執其家以明明蔀明闇物之情也六二懼闇而居陰不能明以動豐其蔀者也日中豐之時也斗者宅乎中正昏而後見而人所取正也六二之才也其懼闇不明矣而又在上者不應往則不足以信故得疑疾疾者心不明之失也能有孚以明志則上信之而吉矣何疾有哉六二柔順中正而善麗有孚者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沛者有應於上而後爲澤也沫明之微也猶日昃之離也九三以陽居正其才可以大事而豐其沛者也而非所應則施不行豐其沛而已右上也肱者輔上體也上六不明雖有輔上之才終不可用也故折其右肱无咎不可用也而與之行爲則人違之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六二雖當位而不明九四雖明而不當位故以位則宜曰豐其蔀以其才則宜曰日中見斗六五柔而得中其德常易者也趨上而承之故遇其夷主吉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易有含章有來章含章者有待而發也來章者貧諸物而爲用也方光明盛大之時而六五以謙符盛不自任下九四之賢以成己所謂來章也故在日不昃在月不食其成功有慶其成名有譽以動則吉此成王假樂之事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室外也家內也窮天而外見豐其屋也懼闇而自藏蔀其家也窮天則无人懼闇則无人知人

故九三之賢人不爲用而自藏至於三歲不覿凶也翔者失所安也戸者九三之象也豐之時時以動者也故以暗變明雖非正應亦吉以明變暗雖正應凶也

旅

䷷ 離上艮下 旅小亨旅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人而麗乎內則所謂家人內也止而麗乎明則所謂親寡旅也其義則從人而不自用非剛者有爲之時也有柔而已矣六五之爻以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是以大亨小亨者柔之道也以內外之體則內有所止而麗乎外是以旅貞吉蓋其貞者可以旁行也孔子嘗爲旅矣或絕糧於陳或伐木於宋甚者以兵圍之然而歷國應聘外不絕物內不失己得之不得曰有命體此而已矣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旅者君子之失所也刑獄者小人之失所也君子因己之失所而推之於小人故明愼用刑而不留獄明離也愼艮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旅之六爻有以柔未得位而旅之志不通者初六是也有以剛未得位而旅之心不快者九四是也有君子之旅者六二是也有聖人之旅者六五是也有雖未在上而失於與下者九三是也有雖不與下而失於在上者上九是也初六旅而在下柔而不中止而不麗於明旅瑣瑣者也瑣瑣者所利之小也上雖有應而才不足以自達九四又趨上而不與之交斯其所取災也災者口以壅之也此以柔未得位而旅之志不通也不止心不決而已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彖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次者所息也非定舍也資者所有也无與之謂童僕貞者也此君子之旅也

有承之謂僕六二以柔得位而不失中旅卽次者也陰而无應不敢顯其所有於外懷其資者也不敢自居成德以旅與下而卑順中正以承其上得童僕貞者也此君子之旅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柔得中而无與則旅卽次言方得其位而可止也剛不中而與下則旅焚其次言雖已得位而不安也下无所與而上无所應喪其童僕貞也故厲此旅之雖未在上而失於與下也與下者欲得人也故其義喪在上者欲安宅也故其義焚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以陽而止於陰未得位者也故旅于處處者非定居也與野處同也陰止而靜足以爲利陽剛而動足以爲用故得其資斧資者利所在也斧者用所在也雖有所麗而未及中雖有所應而未相與故我心不快者剛所有也此以剛未旅位而旅之心不快也其志則未窮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六二懷其資而得正者仁者之旅也九四懷其資斧而心不快者智者之旅也雖仁智不同而有懷於心則一也六五射雉一矢亡則无所懷者也无所懷則不累於器聖人之旅也雖文明之物也一矢者器也以射則不必獲也一矢亡者雖不必獲之器亦不存也解欲解悖故公用射隼獲之无不利旅之射雉不可必獲也故用我則一矢存捨我

則一矢亡不累於器也以不必獲之志爲旅而又不累於器則在上者必逮之也故終以譽命終者不必其時也以譽命者不必其德也夫子之德德參而至於足邦必問其政者乃以溫良恭儉不爭而已所謂譽命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鳥者不宜上也巢者託於高而危也以剛居上而无位鳥焚其巢者也最在於外旅人也乃其剛乘柔而得志故先笑已而下不應故後號咷與同人九五相反者也剛而在上无所難也而已則趨上而過中失順故喪牛于易凶與大壯六五相反者也此旅之雖不與下而失於在上也家人反旅者也故家人以居則得所以道則得常在內者无效遂而在外者假有家旅則失所矣故在內者有次在外者有處而其危有巢失常矣故有得有喪有存有亡而其極至於焚也

巽

䷸ 巽上巽下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兌之反對以柔而已矣見而有以說萬物者兌也澤之性也伏而有以入萬物者巽也風之性也故巽以伏爲體以入爲用在天爲風在君爲命卦之上下內外如之者所謂重巽也重巽則爲隨風爲申命重巽以申命一卦之才也是以小亨言巽不可大事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二與五之才也是以利有攸往言立本雖在柔而有剛以濟之也柔皆順乎剛初與四之才也是以利見大人言初之所利見者二而四之所利見者五皆剛中大人

也剛於中正故言巽柔於剛故言順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重巽者有定體可以申命而已矣隨風則其用廣故上以申命下以行事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其性進退其行不果者巽也初六退則伏乎內而進則承乎陽其性行巽者也故志疑則進退志治則利武人之貞武人果者也果而能巽者武人之貞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牀人所安也史以言事神也巫以藝事神也紛若非一人也九二憑巽居陰下比於初其爲巽過甚非所安者也故以事人則失禮而勞巽在牀下是也以事神則得中而當用史巫紛若吉无咎是也先王之制禮欲使設之當而已矣用巽於所宜用豈有咎哉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復欲反其所故六三下仁則吉六三頻復則厲厲者不安其所也巽欲剛巽乎中正而後志行故九二九五則吉九三頻巽則吝頻巽者剛不得中而後巽不得已之辭也志窮反志自者也故雖正亦吝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柔而乘剛悔也惟居不失正也故悔亡也柔不可大事也惟動而巽乎剛也故田獲三品利武人之貞內也田獲三品外也三品有功之盛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履柔也故九五位正當則剛巽亦柔也故九三則吝九五則剛巽吝九五則悔然九三不中故卒於吝九五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故貞吉悔亡與萃之九五元永貞悔亡同也柔在下而承之故无不利此人君由人命行大事之時也非常之命黎民懼焉以剛行巽則未能人故无初萃於志行而其往則也故有終惟有終故能先事而有所圖後事而有所戒先甲三日後庚三日是也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盛之无亨柔也故圖事之先後皆以仁巽之九五剛也故圖事之先後皆以義以仁則稱甲以明有始也以義則稱庚以明有終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皆巽也九二居陰而下比上九過中而上窮皆非所安也故皆曰巽在牀下不得中不正以利己故喪其資過於巽則不足以制物故喪其斧此所以不如旅之九四也以爲正則凶所謂正乎凶者也

兌

䷹ 兌亨利貞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萬物致役乎坤則勞而說者小息之時也勞而小息則說者兌之意也故无所擇而役物者天道也有所辨而說之者人道也兌則人於人道矣故說卦曰兌說也雜卦曰兌見也凡以剛中而柔外也柔外而已矣无剛中以主之則所說不足以得已剛中而已矣而柔不見於外則所說不足以得人故剛中而柔外則說以利貞柔外也則所謂亨也剛中也則所謂利貞也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湯武以之說以先民民忘其勞文王以之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周公以之其盛雖未足以得其心而其大亦可以盡民力矣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人之相麗以爲說者莫善於朋友講習故語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兌者以說爲道也以說而與物交則近於同故剛欲擇所說而柔欲自守也剛而不擇所說則淺者至於疑甚者至於屬柔而不知自守則其來墨下引而從人无施而可者九二君子也初說而承二和說者也非同之也故其行未疑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剛中而无應无應而能說信志者也非說六三而與和之也九二承之則可疑信雖可疑而其志信小人也而九二君子也而初九承之未疑也六三爲是以其動吉而不正之悔亡也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來者不尚上往而與下剛中而柔外然後說以利貞也六三失位而不中承上可也而以來爲說非說以利正也以不正位者也故凶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商者擇所利以爲說也九四在六三九五之間三爲邪五爲正疑於有說者也故商兌未寧六三比四而承之猶資上之有介也然三在下而乘剛故雖爲介而有疾有疾則不能即我不能即我則我得一志於承五所說正矣故其初有喜其終有慶與鼎之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同意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剝者小人之所以消君子也上六柔而不中小人也九五以陽剛當不能振已以應九二而承上六

孚于剝者也君子之於位方亂則欲有之方治則欲忘之其於道也剛則濟之以柔柔則濟之以剛九五純剛而无應可謂位正當矣故有厲天下之理雖止於當而有當不足以成功者必離當焉若兌之九五當不足以成功者也與夬履正厲同意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來以性言引以行言在上而无應於下自守可也五无損己尚賢之志引之則說以隨引兌者也在上而引兌與在下而孚兌者異矣故未光也

渙

☴☵ 巽下坎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屯與解同體而爲終始也故動乎險中曰屯動而免於險曰解言屯之難解也渙與萃巽體而爲先後也故巽而免於險曰渙順以說剛中而應曰萃言險難散而人物聚也渙從與人爲也旁從水天理也解者有難而我散之也若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是也渙則與難相離而已老子所謂渙若冰將釋是也下險而上巽巽而免乎險渙之所以爲渙也九二則剛來而不窮非說之有孚而窒也六四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於五非因之剛揜也此渙之所以亨也夫萃而假有廟可也渙非萃也而假有廟者王乃在中故也險難方散而王乃在中以孝先之此所以得四海之歡心以事先王也九五之才也利涉大川未能利有攸往也上巽而下坎乘木有功之時也渙亨者渙之始也利貞者渙之終也兌之說以利貞中孚以利貞小過之過以利貞皆以其卦之體則渙之所以利貞者亦若此而已矣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人有仁義之性斯有尊尊親親之心推尊尊之心以至於享帝義之至也推親親之心以至於立廟仁之至也仁義之至所以得人之誠心豈待法制之得其身而已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蹇之險在前故往則爲蹇來則爲利渙之險在內故初六則用拯馬九二則奔其机六三則渙其躬皆欲出而之外也九二剛中而在下馬之象也初六乘之以出險用拯馬者也二得拯初得隨故其才壯其動吉凡以順故也與明夷六二之於九三同也在險之下而不能順則人于坎窞矣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机之爲物在前而尊者之所憑以爲安也五之象也九二果於去難雖悔亡矣其所居而奔於五五以同志而不拒焉不相出險而得願而不當位也故曰渙奔其机悔亡奔者速辭也剛之性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蒙之六三宜從上而從下不有其躬者也故无攸利渙之六三宜趨下而從上在險而應外仁足以不固其位智足以不失其時渙其躬者也故自非正應而无悔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邱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躬所以行已羣所以與物渙其躬則无已渙其羣則无物六四離在下之陰位而致一以承五渙其羣者也故其羣无吉渙之時以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以近則不比三以遠則不應初其感物无所思其應物无所係渙有邱者也故其義則匪夷所思其義也至於夷所思則其光大也異乎朋從爾思者矣羣我與之同也夷我與之等也四次於五九五之象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順常理而告之者命也以患害告之而使之有警者號也九五剛巽乎中正當險難方散之時而二陰貳承之非申命而已出大號而當者也故曰渙汗其大號汗者出而不反者也險難方散而能以王德居正位非有邱而已正位而定天下也故曰渙王居无咎居者利貞之時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渙之險在內也故以動而上順而離羣者吉以止則得願而志在外者无悔與人則正位而遠害者无咎上九與六三爲應者也從內之應則已傷矣故渙其血然以巽爲道則疑於不能去離去矣而疑於不能逖出故去逖出无咎去者離之也逖者遠之也出者反其性也與人也故出爲反其性

節

☵☱ 坎上兌下 節亨苦節不可貞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相與而无以止之則分守雜而不明萬物之情也故雜卦曰節止也兌陰而在下坎陽而在上剛柔分也此之謂節在下者剛得中在上者剛亦得中剛則善變而不窮中則善通而不過此之謂亨二五之才也柔之道節而又終止則節之道窮而不亨矣故苦節不可貞上六之才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合二體而言也險則能有制而說以行之節之所以行也當位以節節之所以止也中正以通節之所以久也三者節之可貞也非特

亨而已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之節也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人道之節也天地之節以道若陰陽是也陰盛則節以陽揚盛則節以陰其名有分其氣有候然後四時成人道之節以法若制度是也制者因物而裁之也與制節同度者有數可守之謂也與議度同不傷財者有以生之也不害民者有以利之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節者以中制者也物不一則制數以納之物不齊則制度以等之議德則无逆德於心議行則无過行於已皆所謂以中制者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節之道內兌以趨外則有出有處在上而臨下則有苦有甘各不同也初九得出處之節也九二以陽在前相近而不相得塞而不通之時也故上雖有應而能慎密不出以爲君則不失臣以爲臣則不失身以臨機事則害不成而利隨之无咎者也

九二戶庭之象也應在上故知通陽在前故知塞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此失出處之節也上雖无應而六三六四在前非塞之也自初至二非時中也趨下而不能出險時極而不能趨時不出戶庭凶者也六三六四門庭之象也故可以出而不出則失時不可以出而出則失身二者不可以不知節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此其仁不足以安節而其智能知節者也故柔而不當位不節若也趨下而不固位不節若則嗟若也者憂之見乎言也與臨之六三類矣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此其智不止於知節而其仁能安節者也故知則靜而正當位也動則亨承上道也方剛柔分之時則下難有應而不可從從則乘我者作難矣故其亨也與屯之六四異而其時與中孚既濟之六四同矣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黃中之色也甘中之味也節非人所欲故莫善於甘莫不善於苦九五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甘節者也故以位則中以節則甘以居則吉以往則有尚甘節人所說也尚者人之所宜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柔過中而乘陽苦節者也故以爲正則凶以趨時則悔亡以爲正則凶者非中正以通也以趨時則悔亡者惟不可以正非不可苦節也

中孚

☴☱巽下兌上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而不孚則不足以有感孚而不中則不足以有行中孚之成卦也柔在內而剛得中中足以有行也說而巽孚孚足以有感也故其大以化邦其微以成物其動以涉難其靜以應天无不可者中孚者至誠也惟至誠爲能化所謂其大以化邦也其德則說而巽巽則所入深而所感周雖豚魚亦及焉所謂其微以成物也其乘木舟虛也則外无累於險此其動足以涉難也中孚信也信人道也乃化邦也者信之下達也利貞則天道也信不足以名也中孚以利貞則信之上達也此其靜足以應天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議獄則不折獄緩死則不致刑怒已以化人也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中孚之道以致一行已以虛中感人惟致一也故雖有應而不從惟虛中也故雖在上而未善若初九六四有應而不從也若九五上六在上而未善也初九之於六四應也而四絕類孚五非與己也故虞吉虞者虞其不可求則不變其志以求之也與鹿无虞者異矣志不足以自守而在所應則有它不燕矣不燕者累於物而不安也不知避就者也與終來有它吉者異矣孔子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初九之謂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鳴之以時而遠聞者鶴也子己之類也陰之至幽也九二至幽而言行善鳴鶴在陰也九五以類應之所謂其子和之也九五者有我而吝好爵者也至於親而欲與靡之中孚之至者也爾親辭也及乎我者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三位不當不中孚者也與人而不中孚則所應者不相得而反相敵故曰得敵與欲靡好爵者異矣行己而不中孚則其言行无常也故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與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者異矣得敵者兩相敵也得尚者彼尚我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中孚者中而孚也六四得位而不中上則近五下則有承有應而不失巽盛而不亢者也故曰月幾望柔順中正而无窮絕類上者也故曰馬匹亡初在下而欲處故有他則不燕匹在上而多懼故絕

類則无咎不止於所同者他也同區而有別者匹也絕類者有而不引之也非失類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五以剛得中四以柔得位正當以相與者也故曰有孚攣如中孚之道虛中而後无所不感故其微足以及无知之豚魚其往足以犯難涉之大川而九五以剛有位其孚不足焉適无咎而已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鳴鶴在陰中孚者也其言行以誠而宜上者也故其利至於靡好爵翰音登于天不中孚者也其聲聞過情而不宜上者也故不貞則貞乎凶翰飛鳥之象言不在內不在中而愈上也

小過

䷽ 震下艮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四陰位而得中小者過也小者過則所過亦小矣故大者之過可也小者而過則非正矣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與升謂柔以時升同也二與五皆以柔得中是以可小事吉與巽之小事吉同也剛失位而不中則不可大事也與豐之九三豐其沛同也飛龍乾之象也乾大者之事也飛鳥小過之象也小過小者之事也上則乘陽此之謂逆下則比陽而承之此之謂順順而資於陽則其音下矣故大事可小事不可大事以剛柔之位言之也不宜上下者以柔之才言之也可不足於利而宜者利所生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非大壯之時也小有所過而已故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所以致厚而救弊也先王之制禮也常以中爲大法故行恭者不勞喪哀者不傷用儉者不陋雖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也及夫內以致天性之厚外以救習俗之弊然後小有所過焉故在已者過乎恭親者過乎哀在物者過乎儉亦不可以爲常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小過飛鳥之象也其才以下爲宜者也初六小過之始也其性止其位下不可以過也而應上以動雖未至於離之凶飛鳥以凶者也不可如何者以理言也凶如何者以事言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六二之才過於私恩而不敢過於公義者也初六小過之始也祖之謂也而妣者以順配祖也九三下卦之主也君之謂也而臣者以順承君也六二過初而以順配之承三而以順從之在內則遇其妣在外則遇其臣也祖我所尊也君亦我所尊也祖之恩勝義猶可以過也君則義有餘而恩不勝故不及其君二者皆得中故无咎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小過之時大者不過則小者作雖矣有以常道治之者有以權道治之者若九三則以常道治之也在下而應上六止而不失正弗過防之也防所以止外患也不防而從之則伐之者不一矣故凶戕者自外至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小者過則大者屈之時也九四智足以權時雖動而能靜无咎者也已不當位而與上六同體則非常道之可防也故弗過遇之權以道治之也權道非得已也故往厲必戒戒所以謹不虞也然不可長故勿用永貞蓋與利永貞者反而與不可貞者類矣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六二在下而求上也故能有所過有所不敢過六五則已上者也故陰雖盛而施不行位雖尊而不可以大有爲大有者以柔而得尊位大中可也小者過矣而六五又得尊位大中猶爲已過者也小者已過則大者不應大者不應則不足於相矣不是於和則豈能離其所而大有爲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時也此之謂施未行柔得中也可小事而已矣故曰公弋取彼在穴公盛位也弋小事也在穴者物之動乎陰也九四之象也有以乘之斯得之矣此之謂不可大有爲飛龍在天上治已蓋與已上者異矣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過遇之已亢也

小過之才柔得中則吉而已則過中柔以下爲宜而已則在上過於三而與九四相反弗遇過之也所謂已亢也井若亢龍有悔而已小過終矣而不知宜下則有所厲而不能去故飛鳥離之凶凶則天人之所不祐也故曰是謂災眚災者自外至而無之也眚者自內取而陷之也爻之具災眚者惟復與小過焉復者動而以順行也故出入者无疾朋來者无咎而迷復者有災眚小過者與時行也

故得中者吉不及其君者无咎而飛鳥離之凶者是謂災眚也

既濟

䷾ 其上下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離火也坎水也火上而水下則其用相違而不相逮未濟之象也水上而火下則其功相逮而不相違既濟之象也成卦之體有剛亨者有柔亨者既濟之時剛柔正而位當不獨大者亨也雖小者亦亨矣故卦辭曰亨小而彖曰小者亨也利貞者剛柔正而位當也正者各止其位而不相亂也當者各稱其才而不相過也此卦之成體也柔初得中則吉柔終止則亂此卦之致用也以成卦之始則小者亨以致用之終則小者亂此既濟所以生未濟也剛之性善變故乾之上九雖爲亢龍有悔而能用九則吉柔之性善止非能變者也故既濟終止則亂易之所謂正中者二五而已所謂正當者六二六四九三九五是也言位正當者四惟九五爲然有以大人吉否之時欲存也有正厲者履之道欲柔也此以正當正已也免則孚于剝有厲中孚則有孚攣如无咎此以正當與人也天下之理有上於當而足者若既濟之頌是也有當不足以成功必離當而後足者若正當而用者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離卦曰既濟定也定則无患矣无患者有患之所生也故曰思患而豫防之豫防者使无隙而起焉所以定既濟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易之六爻有以一物之所在言者若漸是也有以一身之所有而言者若咸是也有以一物舉其始末而不及中爻者若小過是也有雜舉物而不同者若大過是也有曰以首尾表其初上者若既濟未濟是也輪者以剛動也尾者物之末也初九剛不中才不足者也故曳其輪在既濟之後故濡其尾曳者不能轉也濡者不能濟也然而應上以求濟義无咎者也故既濟者定也非剛中不能勝其任也未濟者欲有爲也非過中不能勝其任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婦者順而從應二之象也茀者在車之前而爲蔽五之象也六二順而從應九五在前而應之近爲三之所棄遠爲四之所爭喪其茀者也然而六二中正最不能陵九五在上亦无偏係雖性趨上而勿逐七日得也七日自應而往反之數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剛過中而得正能有爲者也上比五而不應可伐者也以能有爲之才當既濟之時而治可伐之罪過中之事也故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鬼方者幽遠也三年克之憊也過中而伐之憊然後克之必有任其事者矣故其正功也小人勿用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繻宜曰濡濡者自隙而溺敝者也衣袽者窒而止之也六四當剛柔正而位當之時而上承九五九五又比而從之致一而不私其應初九亦不得其隙而入善載上而不溺者也繻有衣袽之象也衣者上之飾也初趨上四趨下又爲正應而不能无可濡之疑也故終日戒戒者先事而致慎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東鄰君位也西鄰臣位也殺牛盛禮也禴者薄祭也九五以剛而當尊位既濟之君也其爲禮薄者也聖人常觀會通以行典禮方萃之萬物盛則用大牲以順天命所以備禮也物盛者必衰而既濟致飾而盡亨之時也故居之以約持之以損殺牛雖盛不如禴祭之實受其福祥以趣時也唐虞之臣禹功爲多而舜乃以克儉爲賢亦猶此而已時者飾之當也吉大來者福之盛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乾之上九用九而天下治者也故不可爲首而不窮既濟上六終上而天下亂者也故濡其首而不可久此所以入於未濟也

未濟

䷿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未濟者非不濟也終有濟之道焉而時則未濟也以天理言之則水火相逮以人事言之則中男中女相求以六爻言之則剛柔相應所謂終有濟之道也其成卦也火趨上而不下水趨下而不上與既濟反對而不相成所謂時則未濟也既濟之柔得中而在二故小者亨未濟之柔得中而居五非小者也故三曰亨六五之才也未濟之時非過中不能濟也而九二居陰其才不足其志不果未能出乎險中故曰小狐汔濟汔幾辭也九二之才也濡其尾无攸利者初六之才也才而未及中不能續其終者也六爻皆不當位此所以未濟也其上下內外相應此所以終於既濟也蓋不特中男中女相求而已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亦位之不當也故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使之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所以成既濟之定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吝亦不知極也

未濟而在下則位不足以行志柔不中則才不足以趨時而以有應求濟亦不知極者也故濡其尾吝尾物之後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未濟之時非在上者不足以行志非過中者不足以成功九二剛中而未出險曳其輪者也所居雖不正而出中以行正故貞吉蓋終有應以相濟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事有取諸己而不足資諸人則有餘者若六三是也位不當則不可以有為故未濟征凶能乘剛以動則足以免險故利涉大川與噬嗑六二乘剛噬膚同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既濟之時剛柔正而位當故利貞未濟則不當位故六三征凶而九二九四六五皆曰貞吉蓋不正則不吉也若九四者貞吉而後悔亡也與初為應而初則趨下不從震用伐鬼方之時也震動也雖麗於陰而動足以適時剛足以承五能用武以輔未濟之君也未濟之道久而後濟故三年有賞于大國也三年久辭也大國者六五之位也六五以柔下四而四足麗之受賞者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柔而得中不惟悔亡也至於貞吉无悔也方未濟之時而貞吉无悔德足以正己也君子之光有孚

吉信足以感人也臨以智知人以柔行中者大君之宜也宜者行也未濟而以信任人用晦而明者君子之光也光者才也聚為光散為暉暉則有孚矣若夫剛中則大人之事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既濟以柔在上終止則亂者也故濡其首厲未濟之事也未濟以剛在上能窮則通者也故有孚于飲酒无咎既濟之事也飲酒而知節則有得而无失不知節則雖已得也必失之矣故濡其首有孚失是與否之九五其亡繫于苞桑相反而同意不知極者失於不進也不知節者失於不止也易卦以未濟為終而未濟之爻有得有失亦以未濟為終者也則物之不可窮不獨見於卦而又見於爻也

周易新講義卷第八

宋 鄭原 深甫 撰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自乾坤定以至變化見則自體以致用自相摩相盪以至成男成女則攝用以歸體然後天地之道備則人道有所因也故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而終於賢人之成位乎其中莫非道也一言而盡者易也兩言而盡者乾坤也兩言者一言之所寓故繫辭自乾坤而立易乾坤者道也天地者物也道微而難知物顯而易見則物者又道之所寓故首章自天地而定乾坤○有道然後有位有位然後有體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言其道也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其位也動靜有常剛柔斷矣言其體也自形而上則道无方也无體也混然同而已矣孰為乾哉孰為坤哉自形而下則相因以生相代以成健者无為而尊順者有為而卑以體則有成形以方則有定所此之謂乾坤定矣有一定之道斯有一定之位而位不能自高也必積卑以至高故卑者陳則貴者位高者陳則賤者位卑高者以所積言也貴賤者以所利言也貴賤位然後剛以之動柔以之靜皆有常焉常者體也變者用也剛非

不靜也而其常在動柔非不動也而其常在靜此之謂剛柔斷矣定者各有分守而不亂也位者各有形名而不同也斷則其體辨之謂也其體辨然後相與而爲聚散相繼而爲始終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此言相與而爲聚散者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此言相繼而爲始終者也坎在北震在東西北則乾東北則艮皆陽也離在南兌在西東南則巽西南則坤皆陰也各以其所居之方此之謂類聚也陽物也而與陰爲羣陰物也而與陽爲羣各以其所居之物此之謂羣分也方其各止於一而不相與則无失也无得也貞而已矣或類聚也或羣分也則得失隨之此吉凶所以因其動而生以爲得失之報也象者不必日月星辰凡天之所造而有見者皆象也形者不必山川草木凡地之所作而爲器者皆形也物極之謂變則變然後成象物生之謂化則化然後成形吉凶因事故曰生變化自道故曰見見則乾坤之妙用顯矣是故剛柔相摩卦相盪則變化之始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變化之中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變化之終也有終則有始乾知大始始之也有始則有終故坤作成物終之也故以體則始於乾坤定而終於變化見以用則始於相摩相盪而終於成男成女然後合於簡易則天地之道備而人道有所因矣故賢人之德業亦以易簡序也所謂相摩者剛柔以體而相合也剛摩柔則爲震爲坎爲艮柔摩剛則爲巽爲離爲兌是也與八卦相錯同意相盪者往來以時而相推也若震盪艮兌盪坤離盪巽坎盪乾是也與剛柔相推同意雷霆風雨百物之所以生也日月寒暑四時之所以行也乾道成男者爲震爲坎爲艮柔摩剛則爲巽爲離爲兌是也與八卦相錯同意相盪者往來以時而相推也若震盪艮兌盪坤離盪巽坎盪乾是也與剛柔相推同意雷霆風雨百物之所以生也日月寒暑四時之所以行也乾道成男者爲震爲坎爲艮柔摩剛則爲巽爲離爲兌是也與八卦相錯同意相盪者往來以時而相推也若震盪艮兌盪坤離盪巽坎盪乾

爲艮爲坎皆男也坤道成女者爲巽爲離爲兌皆女也自男女而爲夫婦自夫婦而爲父子自父子而爲君臣凡屬乎男道者皆乾之所成也凡屬乎女道者皆坤之所成也陽始於亥生於子成於丑而乾位亥之前故知太始言以爻道始於天地而太極則以母道生之也陰始於巳生於午成於未而坤位未之後故作成物言施氣以生物者在乾而坤則因其成形而作之也知猶所謂良知也能猶所謂良能也太始則自然也而乾以易知則乾之德行无非易也太極之於物也亦自然而已而坤之作成物亦以簡能則坤之德行无非簡也所謂易簡者因時乘理无所用其私焉凡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故至健而陰不能陷至順而陽不能阻其日新則爲盛德其富有則爲大業也悖理而動違時而行則險阻之不知程足以成變化哉文人道亦如之易則因性因性則易知簡則循理循理則易從不因性而強人以難知則其道險而不平何以有親乎不循理而強人以難從則其事煩而无統何以有功乎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道之所同然也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事之所同然也可久則賢人之德德者成己之名也可大則賢人之業業者成物之名也凡此言易簡而欲人體之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凡此言人體之以配天地也天下之理得非得之而得也我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各當其體也成位乎其中者天一位地一位人一位是也猶中庸所謂與天地參也聖人體乾坤者也體乾坤則其易爲陰德其簡爲大業而成能能天能地而无不爲也賢人者法乾坤者也法乾坤則其易爲可久之德其簡爲可大之業而成位則

以人道參天地而已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敘聖人之繫辭而君子用之也有作卦者言八卦之始也有索卦者言六子之生也有重卦者兼三才而兩之也有成卦者積六畫而成之也至於設卦則因其時順其序而設之所謂序卦是也聖人之於蓋意蓋情爲盡其言則各因其所盡者言故其上有立象其次有設卦又其次有繫辭其於明吉凶則以設卦爲主故於設卦然後觀象繫辭焉晝夜進退憂虞失得所謂象也吉凶悔吝變化剛柔所謂辭也故曰繫辭而明吉凶則悔吝變化剛柔亦明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則悔吝積而成吉凶所謂悔吝吉凶亦從而生也剛推柔所以生變柔推剛所以生化指其事之不同則曰明明而後其體定其疑斷推其理之相因則曰生生而後其象見其形成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人道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天地之道也象猶天之垂象也不以言致用而口以示人故吉者得之象也則繫以吉之辭凶者失之象也則繫以凶之辭所以告之也有所謂禍福者有所謂吉凶者有所謂失得有所謂得喪禍福天也其序與書之災祥同吉凶人也其序與書之休咎同失得之與得喪其義亦如之失得者原其所生也故有失然後有得得喪者因其成而已矣悔吝憂之象也吝者虞之象也憂虞

之序猶所謂得喪也憂在心虞在物在心則方有端而未爲患成悔而已矣悔者心每有之而不忘故積之以成吉在物則已形而可虞非悔之可及也故成吝者口以爲是而不改也故積以成凶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生於剛柔進退生於晝夜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易也易則其道有陰陽有陰陽然後其時有晝夜而進退從之其體有剛柔而變化從之剛柔體也變化其用也晝夜體也進退其用也凡不繫於故而動者變也而變者陽之事也故主進因其故而易之者化也而化者陰之事也故主退此之謂進退之象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則剛者陽之體也其所居之時爲晝猶日之昱乎晝也柔者陰之體也其所居之時爲夜猶月之皎乎夜也此之謂晝夜之象也故自此爲進退自此爲幽明自此爲死生以至天地之相爲消息盈虛君子小人之相爲損益盛衰未嘗窮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所謂道有變動是也三才者以相通故言三才三才者爲用六畫者定體也則欲相通故言三才三才者上下通也六爻之用則欲有體故言三極極者中而已矣此聖人設卦觀象繫辭之意也故易有序而不亂爻有辭而不同君子所居而安者易序也因聖人之設卦也所樂而玩者爻辭也因聖人之繫辭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因其所謂吉凶失得憂虞悔吝變化進退剛柔晝夜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因其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言有合乎三極之道則天人之所助安者言其形也樂者言其性也玩者所好篇也觀者所見屬也象有定體故其用見於辭變无常形故其應見於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此敘繫辭之所言也夫卦者象也其象不同則其言亦不同或以上下或以內外或以一爻所在或以二體相與或以物爲客或以事明義或主柔或主剛或一剛或一柔或以來往或以出入成之卦體雖上下內外无不具備而象之辭或舉其一或舉其詳或不言爲而皆足以相明此象之所以言乎其象也爻者以動爲言也所謂六爻之動道有變動是也爻者凡六之數也於爻從五而重之五者具九六之數也兩地則二四爲大參天則一三五爲九九六之數具而卦成卦成則爻在其中矣故八卦則三畫以象天地人之三才未有爻也至於兼三才而兩之則重卦而爲六畫然後有中爻有初上故道无變動則爲三才道有變動則爲六爻此爻之所以言其變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吉者所以言乎得若元吉征吉往吉大吉中吉終吉之類是也雖其爲吉不同而要之皆爲得也凶者所以言乎失若征凶貞凶終凶見凶之類是也雖其爲凶不同要之皆爲失也故制字之法以七之口爲吉而以不能固命爲凶以行度於見爲得而以不能執守爲失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憂虞是也積而大之則成得失也无咎者善補過也蓋止於當則其德全全則人以爲休而依之過於當則其行缺缺則人以爲咎而違之也惟隨其闕而補之然後无咎然易言有凶而不及吉言有悔而不及吝蓋凶與悔則欲辨之於早故方其有也亦言之吝則固而不改非可无也亦非可有也有之則成吝非有吝而不必无也自言乎其象至言乎其小疵明觀象而繫辭也善補過者明辨之意欲有所善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列貴賤者存乎位中爻之所言也以陰陽言之則陽貴而陰賤以位言之則二四陰位也三五陽位也二與四三與五又有貴賤正與列者以序陳其不同也齊小大者存乎卦中象之所言也以陰陽言之則陰小而陽大以卦言之則得時者爲主故大者不常有餘而小者不常不足齊者以時齊其不等也象者方見也小大者器也故爻言變則位言常象言象則卦言器辨吉凶者存乎辭此中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辨者以言別其不一也憂悔吝者存乎介此中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有所辨則有所憂辨者以理憂者以事吉凶有辨則悔吝无咎者亦有辨也故於悔吝言憂憂則存乎介介者別其未與物通之時也與物通則雖憂无及矣震无咎者存乎悔中无咎者善補過也震者動以時也悔者不憚於改過也故以思則憂以爲則動精可以无悔粗可以无咎言者辭之所命也存者理之所歸也是故卦有小大立本之不同也辭有險易趨時之不同也辭也者各指其所之之有險易則辭亦有險易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易有與天地準者天道也有與天地相似者人道也準言大體與之等也非過之也相似言其小體似之也非正如之也與之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天地之道陰陽剛柔是也其用不能无不足亦不

能无有餘彌者補其不足而周之也論者約其有餘而條理之也與之相似故不違者凡損益廣益順其理之自然而不以人爲之也卽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因其與之準推而上之也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此因其似推而下之也所謂推而上之者何也夫其粗者有所能然後其精有所知論論天地之道易之所能也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易之所知也夫陰陽相摩剛柔相錯道有變化事有經緯天之文也天之體遠而幽其文則明之故觀以參其文是故知幽之故高下相傾廣輪相維動植之所生形勢之所宜地之理也地之體近而明其理則微之故察以精其理是故知明之故文則雜而見理則別而藏幽之所因疑若難知也而其顯在文猶所謂陽幽也明之所因疑若易知也而其理在幽猶所謂微顯也幽明者萬物之域也死生者萬物之數也以道則爲陰陽以時則爲晝夜以域則爲幽明以數則爲死生故知幽明之故然後可以知死生之說也夫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能陰能陽而非陰陽之所能揣也故无晝无夜无死无生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若夫萬物則同制於陰陽矣晝夜之運死生之期始者復終終者復始如循環然蓋未嘗窮也故原始則知死之說反終則知生之說循理而言之則生爲始死爲終探先後而言之則生之始乃自死死之終乃有生列子所謂死於此者未必不生於彼而莊子所謂萬物出於機入於機是也故事人然後能事鬼知生然後能知死知死生之說然後

知鬼神之情狀精氣爲物言其聚也遊魂爲變言其散也五行之數天一而地二水生則火化坎之精者天一之所生而神則從精者也有精有神而後魂也魄也意也各有所藏而人之爲人具矣故精氣爲物之始也爲物則大化密移自嬰兒以至老死死則體魄降于地魂氣升于天降則爲化化則因形而盡如月之哉生魄以至於死魄也升則爲變變則无不至也如雲之无所定也故魄與月魄同而魂從云云與雲同從鬼者言得所歸也則凡物之化者可知之矣神者无不在者也則凡遊魂者聚魂之變可知之也精氣者神奇之對也遊魂者聚魄之對也爲變者爲化之對也故者其事之所因也說者其理之所在也精者可以意通也狀者可以形測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所謂推而下之何也夫天地之於萬物无不周也无不濟也而易與之相似則是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也故中則不過非太高也旁行則不流非太卑也旁行者所謂六通四闢也蓋非中行而已智周萬物聖不足以言也而樂天知命所謂聖也道濟天下仁不足以言也而安土敦乎仁所謂仁也由智周萬物而爲樂天知命智之盡也由道濟天下而爲安土敦仁仁之盡也故莫之爲而爲之者天也非人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非力也无所謂遇者樂之而不辭凡所謂變者順之而不逆故不憂不變者其得在己也安土者其居寡所惡者也敦乎仁者其行兼所愛者也寡所惡則不擇地而

安之兼所愛則不擇物而厚之故能愛能愛者其施在物也推而上之則所知者愈精推而下之則所能者愈粗各從其序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此言與天地準之成功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言與天地相似之成功也通乎晝夜之道而智又合二者而言之也故神无方而易无體範者形之使有體也圍者制之使有方也春則生夏則長秋則斂冬則藏一寒一暑終則復始天地之化也使之各因其時而成功此之謂範至於寒不陵暑暑不奪寒陰不至於太蕭陽不至於太溫而萬物各得中氣以生此之謂圍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則是皆中節也曲成萬物而不遺則是无棄物也故流形於天地之間者无不受命於陰陽而從役於晝夜其微有消息其著有盈虛其分有幽明其數有死生隨流轉從未嘗知其爲晝夜也故長然止冥然行惟晝夜所驅耳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則異乎此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而有所謂不往故其體爲神其用爲易神則有所示而无所屈而以易爲方易則生生而不生於生而以神爲體以易爲方者无方之方也故无乎不在以神爲體者无體之體也故无乎不爲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此辨易之爲道繼於陰陽而成於德業故有所謂易有所謂乾坤而歸於陰陽之不測也天下之言有所謂極理者四曰神曰易曰命曰道是也四者非同也非異也非卽也非離也自其陰陽不測則爲神自其一陰一陽則爲道自其生生日新則爲易自其渾然无間則爲命陰陽不測非離於一陰

一陽也生生日新非異於渾然无間也其名雖有四其宗則一而已故其道始於寂然不動而後感而遂通寂然不動則其體小而幽其極則至於渺无形深不測所謂陰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其體大而明其極則至於瑩天工明萬物所謂陽也故自形而上言之則爲陰陽自形而下言之則爲日月爲天地自道言之則柔弱者勝剛强自事言之則剛强者勝柔弱故一陰一陽之謂道言萬物莫不由之者也獨陽而无陰獨陰而无陽皆萬物之所不由也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言道以陰陽爲體而其用則在善其復則在性故道譬則祖善譬則宗道譬則父善譬則子言繼此而有生也繼此而有生必有成之者矣成之者終始之辭自天言之則善者元也於時爲春性者正也於時爲冬自人道言之則善者仁也性者智也故道爲始善爲繼性爲終善以性爲體性以善爲用善者可欲之名也性者可成之實也言繼則知有所始言成則知有所生此以理言也或以仁見之或以智見之此以性言也夫道雖一宗而性不同得所得有厚薄則所見亦如之无見也无不見也則謂之君子見而愛之也則謂之仁者見而知之也則謂之智者君子道備故爲聖爲神无不可者仁智之見偏故仁者以仁成名智者以智成名不能相易也其下則可以知而不知者則謂之百姓夫飲食寢興皆具仁智聲咳語言莫非妙用而百姓者日用而不知況有見乎此君子之道鮮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自道而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所以之人也故仁智別而言之其極至於百姓之不知而其道鮮言顯諸仁藏諸用所以之天也故仁智合而言之也其極至於不與聖人同憂而盛德大業至矣哉仁者體也道以之顯用者智也道以之藏言顯則知用之爲智言藏則知仁之爲體至於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則寂然不動之時也聖人有思有爲者也故吉凶與民同患道則无思无爲故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所以其德日新其業富有而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此所謂富有之謂大業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所謂日新之謂盛德也故曰盛德大業至矣哉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此言道德業三者之成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則知有生生之謂易有日新之謂盛德則知有成象之謂乾有富有之大業則知有効法之謂坤有一言而具一陰一陽者道而已矣有一言而盡生生之理者易矣自道而後兩言可盡者德與業是也自易而後兩言可盡者乾坤是也夫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故萬物生於天地天地生於易易无體也故不生不生則命萬物而无所聽道萬物而无所由此之謂生生其易以知太始者成象也象者形之始而形者因於生也盛德之事也其簡以示人者効法也法者象之終而効者因於象也大業之事也自生至象自象至法極矣然內之人心不能无疑故極數知來之謂占所以斷天下之疑外之物理不能窮故通變之謂事所以定天下之業也疑者斷之窮者通之而後可以攝用以歸體陰陽不測之謂神所謂體也蓋一陰一陽則有方體有方體則有左有右有前有後有上有下有內有外陰知陰

而不知亦在陽陽知陽而不知亦在陰此之謂陰陽不測陰陽不測此之謂神夫易以神爲體神以易爲用故自生生之謂易而卒之於陰陽之不測神之體也所以攝用也自闔戶謂之坤至於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神之用也所以見體也以體攝用故曰之謂神即體而正名之也以用見體故曰謂之神因用而强名之也自天言之則陰陽不測自人言之則聖而不可知不測以深言不知以妙言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此章自易之廣大而及乾坤之廣大自易之至而及聖人之德業自易之行以至道義之門也廣以言无不載也大以言无不覆也无不覆載則通上下矣故以言乎遠則不禦所謂推而行之謂之通矣不禦者所謂通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所謂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靜而正則貞也不雜故也此因其四旁中央而橫說之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則无不有矣此易一名而具廣大也有易則有乾坤有乾坤則大在乾廣在坤乾坤之廣大則易之廣大也乾知太始者也其道則形而上故所見者氣氣斯大矣坤作成物者也其道則形而下故所成者形形斯廣矣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大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其靜也專則外无所待也非有所施而後化也其動也直則前无所屈非資始而後生也此以氣言也是以大生焉坤其靜也翕其所有納也其動也闢以言其有所出也此以形言也是以廣生

焉以乾對坤則乾爲動爲始坤爲靜爲生各就其體而言之則皆有動靜皆有生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上則別易與乾坤之所有也此則合其所有而爲配也配者異類而相合也廣大者其生有形也故配天地變通者其動无窮也故配四時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則有義故配日月乾之德行常易坤之德行常簡皆以善繼道者也故配至德陰陽之在天則爲道其在人則爲義也易簡之在天則亦爲道也其在人則爲善天地者上下之定位也四時者周行乎天地之間也日月者相推而成四時也皆道之著乎物者也故廣大變通陰陽之義配之至德則道之在乎人者也故易簡之善配之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无對於物而亦无乎不在者易之所以爲大也其生物有體其成物有配者易之所以爲至也易有太易有太極太易者其大也太極者其至也大則无方故聖人以之極深而研幾至則有體故聖人以之崇德而廣業自其无方而言之則神而已矣无事乎禮智也自有體而言之則其智崇其禮卑崇者極高明而日新卑者道中庸而富有乃德業之所由也故崇効天則與天之所以造萬物而覆之者同也卑法地則與地之所以成萬物而載之者同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者智崇禮卑而已矣至於成性存存則所謂神也禮智不足言也禮智者可以崇德廣業而已成性存存則爲道義之門也雖天地亦得是而生也蓋所謂生天生地神鬼神帝是也萬物同受命於无而各所形於有受命於无者皆是所受之命而不能自存則至於中絕早墜而不正其成形於有者皆具所得之性而不能自成則至於倍蓰相遠而不盡其才惟易爲能順性命之理而輔萬物之自然故成其成以正天下之性存其存以正天下之命故性命之理有順而无逆有得而无喪自其自然而出之則爲道自其或然而理之則爲義此之謂道義之門蓋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者用崇德廣業故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者易之體也立象設卦故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前既終於道義之門故此自擬議爲始繼之以八卦之言行而終於作易之知盜也卦者所以示象也故有以見天下之賾賾者理之所藏可探以示人也上下內外所謂擬諸其形容也靜而行則者形也動而有儀者客也陰象陰之物宜陽象陽之物宜陰陽雜者亦然此所以謂之象而成卦爻有所以趣動也故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會者方合而不乖通者方變而不窮此時也典則有敘而略禮則有秩而詳此所以趣時也趣時有口失則吉凶生焉此所謂之爻而成章象者有所擬象不以言致用而人觀之也故入卦成列而象在其中爻者九六之所處而九六者皆生於五故重卦而爻在其中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焉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此象之所言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此爻之所言也有所謂至賾而至賾常遠於人情之所愛故可惡而易以象言之有形容有物宜則雖至動而不可惡也有所謂動有所謂至動而至動常若不可治故可亂而易以爻言之有內外有上下則雖至動而不可亂也故擬之而後言度其所示也議之而後動教其所宜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則變化之所始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則變化之所終也在易道則爲剛柔相推在人事則爲擬議言動此所以變化自生而不孤也故爻以中孚

之九二同人之九五大過之初六謙之九三乾之上九飾之初九解之六三中孚之九二其言行在內而人應之也同人之九五不止言行而已其語默出處在外而人同之也言行至於在外而與人同則在己者不可以不慎不慎則不可有始與人者不可以不謙不謙則不可以有終初六藉用白茅无咎慎之有始也勞謙君子有終吉謙之有終也不能謙則亢故繼之以乾之上九言其動而有悔也不能慎則縱故繼之以節之初九言亂之所生也亢則失人縱則失己皆盜之招也故終之以解之六三言中孚之九二剛中而說九五以巽應之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也故以兄在室之君子或應或違其理也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其事也此別而言之也合而言之則言行之成體君子之樞機而榮辱之主也言行之致用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出則人有應有違發則己有榮有辱其始則加乎民見乎遠其極則動乎天地此所以欲其慎始也慎始則言行在內而人應之同人之九五與人同者也故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出者五也處者二也二爲陰則默五爲陽則語其迹雖相異而其同心足以除間其處雖相遠而其同氣足以協德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又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所謂在外而人同之也與人同故內欲慎外欲謙大過之初六其位則在下可謂錯諸地矣大過而錯諸地已爲慎矣而又體柔藉用白茅者也此慎之至也謙之九三其性止其德謙已爲厚矣而又勞在已而不伐功在人而不德厚之至也由慎之至也故往足以无所失蓋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由厚之至也故位足以有所存蓋德言盛而九三能體之禮在

恭而九三能救之反此而不謙則雖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若乾之亢龍有悔是也不慎則亂之所生也言語以爲階以至君失臣臣失身雖幾事亦害成若節之不出戶庭則非也不謙不慎則又至於致寇至矣益思奪之不慎之過也益思伐之不謙之過也慢藏誨盜非所謂慎也冶容誨淫非所謂謙也解之六三在下卦之上柔而不正小人而居君子之位故曰負且乘負以力下道也小人之事也乘以德上道也君子之器也小人而當君子之器則无德以稱其位而可取故盜思奪之居下而不應在上而乘陽不足以固位矣而又以解爲性上慢下暴而无所與者也故盜思伐之故曰致寇至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故易以卦示象以蓍綜數象有體故卦之德方以智數无窮故蓍之德圓而神大衍之數五十總四十有九之成數又合而爲一也此蓍之體也其用四十有九自分而爲二言也此蓍之用也以蓍之體合蓍之用四十有九則五十也故一爲虛數四十九爲實數而一者四十有九之所生也故道則爲太極太和者兩儀之所生也故分而爲二以象兩不止兩儀也凡所謂兩者皆是也掛一以象三不止三才也凡所謂三者皆是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推遷之數也歸奇於扐以象閏積分之數也日之行也每歲餘十二日則五歲積六十日三年一閏五年再閏蓍數亦再扐而後掛再扐者再歸奇也再歸奇則四營而成易後掛則三變而成爻凡此

言大衍之用數而各有象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天數五一三五七九是也地數以下原本闕一頁

之蓋性也窮神所以爲日新之盛德盡神所以爲富有之大業至於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所以知神也窮神者知化而已知變知化則知神矣故精義所以入神崇智所以窮神惟入神然後知神變化之道雖不足以具神之成體而神之所爲也知變化之道斯知神之所爲矣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易者具變化之道者也故有聖人之道四焉辭者因天下之動而鼓之也故以言者尚之變者因萬物之化而裁之也故以動者尚之象則藏往故以制器者尚之占則知來故以卜筮者尚之四者易之所有而聖人之所以爲道也君子則由之也易道也聖德也君子業也聖之於文有聽以耳有問以口然后獨立於上此所以爲君國子民之業也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君子將有爲也所謂言也將有行也所謂動也君子之言未嘗无爲也若禮所謂君子有爲言之也故言者曰有爲爲者言之意也動者離靜之辭也起則行矣故動者曰有行行者動之形也言斯有爲動斯有行言所以對默至於有爲則離默動所

以對靜至於有行則離靜謂焉而以言者所謂尚其辭尚其變也其受命也如響此言而有爲者有應而无違也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也此動而有行者不惟因物能變而遂知來物者非已事也遠近者言來物之方幽深者言物之情方靜則見受命也如響自加於民者而言也方動則見遂知來物自得於已者而言也故曰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至精者天德之至而致一者不足言也故其用則知其數則一其義則入神其體則合神而其極則至於无體有天下之至精然後有天下之至變故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而其極至於无方夫一與二爲三則參者因成數也二與三爲五因備數也三天也參之者人也五天也伍之者人也數起於一立於二成於三行於四備於五因三而參之則八卦之體成矣因五而伍之則六爻之數備矣以至積爲九合而爲二十有五此之謂變變陽之事錯綜其數則天地之數合天地之數合則其錯也有十五數而九六七八因之以爲體也其綜也有五十有五而四十九數推之以爲用此之謂數數奇耦具也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若制器是也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若卜筮是也天地雖有天地目然之文而无器以成其形則卒於樸而无用其能成文乎天下雖有自然可畫之象而无蓍以探其爻則藏於隱而難形其能有定乎象之用在變若使民不倦使民宜之通其變者也占之用在數若當期之日當萬物之數極其數者也夫窮則變以通之疑則數以極之故曰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神其孰能與於此

至精者猶有思至變者猶有爲有至精有至變然後有至神故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至神之用也天下之故至神之用也天下之之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至神之用也天下之理當體而足則无事於思天下之事隨意而成則无事於爲无思故寂然无爲故不動非待物者也而物之所待也非求物者也而物之所求也由物之所求故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所通者故而已矣故者待命而後通神者有應而无求也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自人道而言則以易言動以神制器以易卜筮者之謂君子自天道而言則以易極深而研幾者之謂聖人極深故能深能探則能通天下之志而爲至精況己之言動乎由研幾故能幾能幾則成天下之務而爲至變況制器卜筮乎深者理之難測也不極則不足以制之幾者理之微妙而難見者也不研則足不以精之古之人有謂潛心者所以極深也不特深而已有所謂研幾焉其易爲大於其細者所謂研幾也不特始焉幾而已能深能幾則惟神矣故曰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以成至神也不疾者无所即也不行者无所離也不即不離而能速能至者至神也故探可以成至精幾可以成至變皆有所假者也者夫至神則无所假惟神然後成其神也故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神其孰能與於此

至精者猶有思至變者猶有爲有至精有至變然後有至神故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至神之用也天下之故至神之用也天下之之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至神之用也天下之理當體而足則无事於思天下之事隨意而成則无事於爲无思故寂然无爲故不動非待物者也而物之所待也非求物者也而物之所求也由物之所求故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所通者故而已矣故者待命而後通神者有應而无求也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自人道而言則以易言動以神制器以易卜筮者之謂君子自天道而言則以易極深而研幾者之謂聖人極深故能深能探則能通天下之志而爲至精況己之言動乎由研幾故能幾能幾則成天下之務而爲至變況制器卜筮乎深者理之難測也不極則不足以制之幾者理之微妙而難見者也不研則足不以精之古之人有謂潛心者所以極深也不特深而已有所謂研幾焉其易爲大於其細者所謂研幾也不特始焉幾而已能深能幾則惟神矣故曰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以成至神也不疾者无所即也不行者无所離也不即不離而能速能至者至神也故探可以成至精幾可以成至變皆有所假者也者夫至神則无所假惟神然後成其神也故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爲此之謂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前章既辨易有聖人之道而聖人以易極深研幾故此先叙易之所爲而後聖人以之終敘易之所有而聖人又繫之以辭大一至天五生數也地六至地十成數也其兆有五其合有中其奇耦相得其先後相承以序則有始終以用則有微章參伍之則其變化无窮錯綜之則其成有統大則天地細則萬物則鬼神无不攝焉此自然之數也易之爲書亦若此而已矣故曰易何爲者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也開物者猶之生數也成務者猶之成數也冒天下之道猶之无不攝也无柔近有麗於陰陽者背物也不易則不生不生則塞故生生之謂易所以開物也无微无章天下之所睿達而不已者務也不易則不成不成則窮故通變之謂事所以成務也開物者深也成務者幾也冒天下之道者神也冒者自上而覆猶天之於萬物也莫非物也而天冒之莫非道也而神冒之聖人者道者也易開物也故以通天下之志易成務也故以定天下之業易冒天下之道也故以斷天下之疑開則塞闔則通務者事之始也業者事之終也成則定斷斯明此易之道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

有易道然後蓍卦之德六爻之義次之圓者其體動而不窮神者其用虛而善應蓍之德也方則有所止知則有所能卦之德也圓而神者當體是也

方以智者積以致也故神則无方智則有方无方故常知來來亦无方也有方故常藏往往則有方矣卦者象也象則示之以定體與天之垂象同也爻者變也變則其義不可爲要故易以貢者効以利之謂也與賦貢之貢同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

聖人以此洗心者所以无思也以此退藏於密者所以无爲也以此吉凶與民同患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有心則有思有思則與物雜而不清故洗之莊周所謂疏瀹而心是也有爲則出而與物相見而已之利器皆以示人故退藏於密莊周所謂吾未始出吾宗也此其所獨也故有貞而无吉凶至於告以吉而使之不失吉凶則告以凶而使不得凶民之所患已亦患之所以與民同也凡此蓍卦六爻之用也非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

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此四蓍卦之德而求古人之成能也神蓍之德也智卦之德也知來者有數藏往者有象知來者未然藏往者已然故惟古之聰明叡智而不殺者能與焉聰者於道則洞闇於事則作謀明者於道則見曉於事則作哲以思窮理而能探通者叡也故足以極深而通天下之志以息則往來不窮以動則无所闔塞者知也故足以研幾而成天下之務此之謂德神武而不殺者則不以威刑而服萬物也皇與帝之事也聖武則以殺也殺王之事也此之謂業也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有是德有是業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也剛柔變化自然之道也其體幽以遠故欲明之吉凶悔吝使然之故也其用顯以近故欲察之蓍龜而知數龜動而知象神物也其用則待合而後興也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有思則與物雜故欲齊齊者所以齊不一之思與所謂齊心同有爲則與物敵故欲戒戒者所以警不虞之患也與所謂有戒心同也齊可以人而致一故其德神戒可以出而蓍象故其德明易之道无方故其用在天下其德也其義也其神也其智也則出於蓍卦故有所在有所用其所獨在已其所同在民而神明者在德或在天下或在已或在民在民者自體而致用也在已者攝用以歸體也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總所謂易也闔方辨聖人之所以故有可以者以之者雄而言之也自此則合而言之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易之道也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易之事也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總所謂易也闔物成務易之終也闔戶闔戶易之始也戶者萬物之所由以出也先闔後闢陰陽之序也天下之物未有不由闔而後闢者也故戶一也坤則闔之乾則闢之斂散之相須也一闔一闢唯物而已者則謂之變先後之相因也往來不窮唯時而已者則謂之通終始之相乘也此之謂道有道斯有事道則微事則彰道則精事則粗故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見所謂彰也故有文而人見之此乾之所成也形所謂粗也故有分守而人用之此坤之所効也有象有器制而用之則謂之法法者方圓曲直因物而不同也利用出入民咸用之則謂之神神者无乎不在也在象爲器在制爲法幽明顯晦死生終始一出一入與物而來與物而往此易之所以爲易也故易有之謂者有謂之者之謂者卽其體而正名之也謂之者因其用而强名之也故生生則易之謂利用出入民咸用之則謂之神成象効法則乾坤之謂闔戶闢戶則謂之乾坤闔闢不測則變之謂一闔一闢則謂之變无門无旁四達之皇皇則通之謂往來不窮則謂之通以至爲象爲器爲法爲神皆稱其名然後其實皆有所生若易之有太極以至大業是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太始父道也乾之所知也太極母道也坤之所知也方言有所生故自太極爲始太極中也故兩儀受之以生兩數之敵也儀形之匹也天高以覆地卑以載是也有天地則四象生若所生之神物所成之變化所垂之象所出之圖書是也其序或以始終或以上下皆非器也方有象而已變化者道也吉凶者事也蓍龜圖書始終之象數也聖人或作其物或効其道或象其事或則其象數以作爲八卦故曰象生八卦乾爲天坤爲地象也陽奇而陰偶數也乾成男坤成女所謂變化也故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吉凶生天下之動有所止而生大業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

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夫有所生則有所成生者象也成者器也器則有大小矣故自天道而言則法象莫大於天地變通莫大於四時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自人道而言則崇高莫大於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之利莫大於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天道則以法象爲體以變通爲用而縣象著明所以見吉凶以示人也人道則以崇高爲體以備物立成器爲用而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所以定吉凶而告人也崇者聚而高富也高者以卑所事貴也因物而爲用故曰備物制器而用之故曰立成器故富貴爲先聖人本之蓍龜又本之吉聖人待富貴而後有爲而蓍龜待聖人而有用也賾者理之未發也故索之鉤深則探之所不及也致遠則索之所不及也定天下之吉凶者所以通志成天下之亹亹者所以成務此蓍龜之所以爲大也崇高之所以爲大者聖人以德而居之也蓍龜之所以爲大者聖人以道而興之也聖人之所以爲大者因崇高之利勢而用蓍龜之成法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聖人之作易窮神而已矣无一物不生於神則无一法不見於易故於天地之間鬼神之所生者无不取以爲法无不取以爲用是故天生神物謂蓍龜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謂四時也天垂象見吉凶謂日月也河出圖洛出書謂象數則者彼有物而此則之也猶以則之爲不足也則效四時之變化效者彼有法而此效之也又以爲變化者冥運而難知則又象見吉凶之日月夫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至於彼有象而此象之則蓋矣然无可爲之時則猶以爲未也至於河出圖洛出書然後作焉蓋蓍龜而龜動象數之始也圖有象而書有法則崇高莫大於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於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天道則以法象爲體以變通爲用而縣象著明所以見吉凶以示人也人道則以崇高爲體以備物立成器爲用而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所以定吉凶而告人也崇者聚而高富也高者以卑所事貴也因物而爲用故曰備物制器而用之故曰立成器故富貴爲先聖人本之蓍龜又本之吉聖人待富貴而後有爲而蓍龜待聖人而有用也賾者理之未發也故索之鉤深則探之所不及也致遠則索之所不及也定天下之吉凶者所以通志成天下之亹亹者所以成務此蓍龜之所以爲大也崇高之所以爲大者聖人以德而居之也蓍龜之所以爲大者聖人以道而興之也聖人之所以爲大者因崇高之利勢而用蓍龜之成法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聖人之作易窮神而已矣无一物不生於神則无一法不見於易故於天地之間鬼神之所生者无不取以爲法无不取以爲用是故天生神物謂蓍龜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謂四時也天垂象見吉凶謂日月也河出圖洛出書謂象數則者彼有物而此則之也猶以則之爲不足也則效四時之變化效者彼有法而此效之也又以爲變化者冥運於蓍不若得於言得於言不若得於意也聖人之繫辭牛輪扁之斲輪皆可以神解矣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聖人之於易以言不足以盡意則立象以盡之若乾坤之象所以盡健順之意也意有情僞則自此而爲利害自此而爲悔吝自此而爲吉凶而一定之象又不足以盡故設卦以盡情僞若乾坤否泰之作爲是也立象則有成形八卦之謂也設卦則有定所因而重之謂也繫辭焉以盡其言合象與卦而言也辭者言之用也在已者盡意以至盡言在物者盡利以至盡神利者所以和同天人而无間者也物之所使則與時宜之物之所厭則與時去之大則因革小則損益或制器或立法順人心之所同然以應萬物之求使民有宜而无倦此之謂盡利神者即陰陽之道而不測者也故闔而藏之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而其妙无體及夫散而在物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在坑滿坑在谷滿谷方興者鼓之方成者舞之至於一曲之圖一莽之微无非妙用此之謂盡神盡者无餘之辭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夫粗則盡利精則盡神所謂易也故繼之以乾坤爲易之緼言義之所藏也又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言義之所立也蓋乾坤者立象之意也成列者設卦之位也一乾一坤則謂之成列也緼者所裹而藏也立者所倚以見也有乾而无坤則有見於下而无見於上有坤而无乾則有見於下而无見於上是之謂不成列不成列則乾坤之體

不全而天以見易易不可見則道之先後失序而事之本末不明所謂乾坤者或幾乎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一陰一陽者道也易之道則陽爲乾陰爲坤相與成列而後易之體與天地並立而易之用无適而不在人也以上則道以下則器以日新則爲盛德以富有則爲大業而乾盡其爲乾坤盡其爲坤也故易待乾坤而後立猶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也乾坤待易而後生猶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也是故形而上者爲道即乾之成象也形而下者爲器即坤之效法也以剛柔則有體以奇偶則有數以左右則有方者形也形而上則爲一陰一陽以至於下剛故謂之道形而下則爲仁義爲禮樂以分則有守以實則有名故謂之器有道有器則乾坤全而易見故化而裁之謂之變易之與物化也推而行之謂之通易之與時行也有道器以爲體有變通以爲用故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易至於爲事業則无所緼矣故聖人因其形而上也有以見天下之賾者則謂之象因其形而下也有以見天下之動者則謂之爻所以作易也由作易故天下之理有所歸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以有象也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以有爻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故可以一闔一闢推而行之存乎通故可以往來不窮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言道非人不行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言事業非德行則无所止也神而明之道也默而成之德也不言而信行也三者易之所以見而乾坤之所以不息也

周易新講義卷第八

周易新講義卷第九

宋 龔原 深甫 撰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者易之義也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者易之象也易之義蘊於乾坤而已矣故乾坤成列而易之義立易之象則乾坤不足以盡之故八卦成列而易之象見方其三畫以像三才之定體則謂之八卦作則无所因至於兼三才而兩之以像三才之變動則非復有所作也因之而已矣故曰因而重之成列者八卦而已而曰象在其中者蓋八卦相錯則六十四卦成也另而重之者成卦而已而曰爻在其中者蓋爻者九六之數也九六之數定而卦成卦成則爻亦隨之也象者一卦之成體也故天下之賾存焉爻者六位之變動也故天下之動存焉剛柔相推所以成爻也而爻者言乎變則變斯在其中矣繫辭而命之所以明爻也而辭者以鼓天下之動則動斯在其中矣一闔一闢而不可以常言者變也往行作爲出入往來而不可以靜言者動也命之定吉凶而不易也猶天之命萬物也卦則兆於成列而備於重爻則兆於變而備於動故吉凶悔吝生焉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此言卦也變通者趣時者也此言爻也成列者設卦之序也立本者成卦之才也變化者異體也故陽爲變陰爲化變動也變通也

則同體者也故有爲有行者則謂之動往來不窮者則謂之通有以剛立本而以柔變通者有以柔立本而以剛變通者立本者不變趣時者无常非直隨時而已也時之所趨者我則赴之也隱時者後之也趣時者先之也乘時者下之也應時者待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此言吉凶雖生乎動而靜足以止之也易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貞者靜而止也悔者動而過也動然後有悔有吉凶不動則貞而已矣故靜勝躁貞勝吉凶方其有吉凶則非貞不足以勝也然貞之爲道不獨勝吉凶而已矣天雖天地日月之道天下之動亦本諸此而已矣天地之道以正則其用足以周物貞明是也天下之動以貞則貞夫一是也自其靜而正言之則爲貞自其靜而一言之則爲一天地日月之道不正則差故曰正天下之動不一則亂故曰貞夫一一之與正非一也非二也所主之不同耳故自八卦至生乎動者離靜而涉動者也自立本至貞夫一者攝動以歸靜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攝動以歸靜則有體而已矣故可以示人若乾坤之簡易是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之用也確然堅高也然示人易隤然示人簡易簡之體也確然堅高也隤然卑順也乾體堅高矣則疑若難而其示人則易易者因性也坤體卑順矣則疑若煩而其示人則簡簡者循理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言乾坤之示人皆以簡易則爻之所效象之所像亦以簡易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此以卦體爲主也吉凶則事物也內在所此而顯外在所彼而顯功業見乎變一闔一闢之謂也聖人之情見乎辭一吉一凶之謂也以情則功業者事也以變則辭者常也蓋有動乎內故有見乎外有見於變故其情見乎辭也聖人之心則无思也无爲也感通而已矣非可以言也及夫興民同患則吉凶悔吝變虞得失凡可以示人者則一繫之以辭所以盡其言也示人者所謂象也猶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見乎辭則或言變或言象是也猶曰所以告所以斷也天下之理有隱有見曰變有其中曰動在其中者其理隱也至乎動而有吉凶變而有功業又繫之以辭則其理見而示人矣上則自乾坤而至八卦自易簡而歸賢人之德業下則自八卦而至乾坤自簡易而歸之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入之序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自天地之有生以至聖人之制器自聖人之制器以見易之爲象也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成能者所以裁成天地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位者所以輔相天地者也天以乾元資始也地坤元資生此之謂大德曰生與所謂元者善之長同也聖人者配天地而理萬物者也无位則爲元聖人王而已矣有位則操天下之利器而无所行而不得志此之謂大寶曰位與所謂城中有四大而王亦大者同也位也故聖人以大寶觀之所生者德也故聖人以仁配之在天地爲生在聖人爲仁故曰何以守位曰仁聖人而有位則大歸之矣人歸之矣而无財以聚之則亦窮而效曰何以聚人曰財仁者德也財者政也義者所以輔德而行之也天天生之地成之人爲之所和生也无以理之則生之闔散收斂不得其中下之強者奪富者并曰出而无窮故生之有道取之有義用之有禮所以謂理財也理財則天下之用有制度而不困矣雖然財者民所利也以利養民而不能正其辭則民知利而不知義飽食逸居而无所不爲故明禮義以道之立法度以齊之有名者如其實所以正辭也辭正則天下之民有分守而不亂矣理財以富之正辭以教之然後禁民爲非非罔民也所以養善而去惡也此亦天地之理也天地之於萬物春以生之夏以通之通之則極矣然後斂之以秋歸之以冬而華者實銳者撓勞者息亦猶此而已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若伏犧神農以至黃帝堯舜皆古之王天下者也其守位其聚人其禁民謂非皆具乎仁義者也故孔子順大道之序而陳之只作八卦爲始其作八卦也在於俯仰以觀遠近以取而已矣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生生之謂易則萬物之體莫妙於神萬物之用莫先於易无一物不生於神无一決不見於易故合而爲渾淪散而爲兩儀其變化爲陰陽其往來爲晝夜其融爲江河其結爲山嶽以至爲人而坤靈爲草木而華實爲鳥獸而飛走其形其色其象其數其動其息其消其長莫非神也亦莫非易也天自天地之大以至萬物之細皆兆於神易斯其神易之體用此伏犧所以有所觀有所取也故仰以觀象於天俯以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有所觀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有所取也觀以達其體取以致其用此所以始作八卦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

大焉以伏犧之智且不求諸備物之我而求諸俯仰遠近之間者蓋神无乎不在而易无乎不爲故伏犧亦无乎不觀觀之而理當則亦无乎不取也豈特如此而已也又嘗有待而後興上繫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所謂有待而後興也觀之而後取者以人法天也有待而後興者以天相人也天成象故仰則觀象於天地效法故俯則觀法於地象微而略其粗在文法顯而詳其精在理雷震風薄雲徂雨潤凡有象於天者皆象也山上澤說水潤火炎凡有形於地者皆法也萬物負陰而抱陽其形體其容色皆有相錯之文而鳥獸之文爲著故觀鳥獸之文以求陰陽之理山川高下邱陵墳衍動植之所生皆有所宜也故觀地之宜以求諸陰陽之義觀鳥獸之文則草木之華可知矣觀地之宜則天之明可知矣近取諸身則四支百骸耳目鼻口動靜出納凡麗乎性命之理者舉矣遠取諸物則凡有形名有分守方圓曲直精粗小大凡宿乎道德之意者舉矣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一陰一陽之謂道則八卦者陰陽而已矣象者天事也陽之所資始也法者地事也陰之所代終也文則陰陽雜者也易曰物相雜故曰文夫所觀至於文則自然之理盡矣然後觀地之宜宜義之所生也理義備然後取而用之也古之人言道以謂无乎不在自其體而言之則其夷不可視其希不可聞其大至无方其妙至无體此乃七聖者之所失道而智者之所大迷也則是神不降明不出神明之德何由而通乎自其用而言之則應時有動靜之體成物有出入之方有氣者具其聲有形者具其色高卑小大萬物陳露此聖智有得於俯仰遠近之間而其象可畫其實可名也故健者爲乾順者爲坤動者爲震止者爲艮伏者爲巽說者爲兌陷者爲坎麗者爲離其象巽則其畫巽其性巽則其德巽此所謂通神明之德也萬物之生雖受命於无者同宗而成於有者異族其性不一則其情不同故本於天者不下本於地者不上同聲者相應同氣者相求其雜不一而八卦各以其性類之天下之所謂健者皆乾屬也天下之所謂順者皆坤屬也以至動者屬震止者屬艮說者屬兌伏者屬巽陷者屬坎麗者屬離其類不同則其方不同物之不得其情者可以類求焉此所謂類萬物之情也莫幽於神明之德而易以八卦類之故凡在乎圖者闡莫離乎萬物之情而易以八卦類之故凡在乎顯者徵使人即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物而識八卦之體即八卦之性而知健順動伏陷麗說止之用則易象具矣易之象具則萬物之象具此制器者所以尚其象也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卦有象有義一奇一偶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者象也陰陽相配內外相承或因或貳各以其理之所宜者義也其序則有自然之象而義寓之也諸卦之中有稱時義者六爻之中有以物明象者有以事明義者非有象者无義有義者无象也各有所當也故聖人之制器唯以尚其象爲主而義者實生於象尚其象則義亦隨之也若耒耜之取益重門擊柝之取豫其實雖取卦之象而亦并卦之義也蓋以佃漁而加之以農事者益義也待木至之暴客者豫義也以至佃漁之取離衣裳之取乾坤亦如之也詩之緇衣敝爲而後改造改造而後改作此則言作結繩而爲罔罟者亦各以其序也爲者動而有所爲也故通於爲天下之爲而不必作也作者爲而起之也在天則雷雨作是也在人則詩之所謂作人傳之所謂作氣是也其用力勞則人不可以久故作從人從乍而神農黃帝堯舜之相繼亦言一設一作蓋莫顯於作莫不顯於設繩則結之木則斲之揉之者作也即結繩而爲罔罟即斲揉而爲耒耜者也爲而後作者即一物而致精也作而後爲者作此以爲彼也故罔罟之用賅以佃禽川以登魚隨所取而得猶離之成卦以一柔而麗兩剛之間則小者无不麗也故曰蓋取諸離離者麗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耜者耒首也斲木之銳而爲之耜耒者耜之柄也屈木之直而爲之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猶益之成卦上震而下巽其巽爲木以動入爲用也故曰蓋取諸益而益者於佃漁爲益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上古之時爲獸多而人民少故佃漁而衣食足既而佃漁不足養也故教之耒耜而後農事興洪範之八政一曰食是也然而有无不相交易則貨不通故爲日中之市以致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猶噬嗑之象則離上明而日中震下動而交易動而合合而爲益也故曰蓋取諸噬嗑噬者動而相合之義也八政而其序與二曰貨是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天下之理其變未極則其法未備至黃帝堯舜三聖人者作然後變極而法備楊雄曰法始乎伏犧成乎堯此之謂也通其變言其政也神而化之言其道也物之於人其用不能常通其久必窮言其政則昔之所急今之所緩後之所是前之所非惟聖人爲能通其變其可者則因之否則革之若四時焉先後之相因終始之相循使民不後時而厥故不先時而作新則其應時即事常已新而不窮此之謂使民不倦不倦者其心也道者因其自然而已矣爲无爲事无事順性命之理而不強其所欲使之生乎故長乎性成乎命卒不知其所以然如邱陵墳衍高下肥磽雖不同而居之者莫不宜焉此之謂使民宜之宜其性也自黃帝堯舜言之則事也事在民故有不倦者有宜之者自易言之則理也易窮則變通其變之謂也與通變之謂事同也變則通通則久神而化之之謂也與舉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者同也理在天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繫辭有推理以及事者有攝事以歸理者有理與事通者推理以及事者若聖人設卦觀象而繫之以君子之動之類是也有攝事以歸理者若黃帝堯舜之使民而終之以易窮則變之類是也有理事通融者凡所謂易是也故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君子之於易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之於易也雖理事所主不同而爲天人之所助則一也故昔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此皇帝王之序也皇道也帝德也王業也與孟子所謂神也聖也其序亦同也王則內聖而外王帝則內神而外帝皇則內聖而外神也此精粗之體不同也猶傳曰皇

步驟王馳騖其疾徐之節亦不同也至於立氏以相別或以其體或以其事或以其德或以其功或以天命或以人心則不必如其序各隨世之所尚而已故三皇者道也自其道之在天則曰太昊自其功之在物則曰包犧自其德之在火則曰炎帝自其事之在民則曰神農此制器也則稱其事而已矣其德以土則曰黃帝蓋與炎帝同也三皇一也而稱帝者以其道雖在皇而其功向帝也猶堯之在帝而曰放勳者以其功向於王也故皇與帝同體則稱皇帝堯舜與王同體則稱堯舜禹湯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包犧神農方聚人以財能富民者也黃帝堯舜則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能教民者也富民終於交易而退而後食貨足教民始於有君臣上下而後禮義有所措故衣上裳下示之以有君臣之義也猶之乾尊坤卑之象也故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天下治則四方之川塗通故爲舟楫以施諸川服牛乘馬以施諸塗刳木爲舟以利載剡木爲楫以利行也猶渙之上巽而下坎以木行險難者也故曰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施諸塗以利天下猶隨之前動而後說也故曰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蓋取諸夬

用舍通則暴客至矣故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猶豫之成卦也二陰以偶在前重門之象也一陽在下而動擊柝之象也三陰安於內豫之象也故曰蓋取諸豫暴客小害也小害止則居者乃可以治粟而食矣杵臼所以治粟而食也斷木爲杵而上動掘地爲臼而下止猶小過之上動而下止小而有過所以利人也故曰蓋取諸小過渙與隨言來者故繼之以待暴客小過言居者故繼之以威天下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其用相睽而不可以相无而卒所以治睽猶之火動而上澤動下也故曰蓋取諸睽其居者則富之其來者則教之其不通者於川塗以通之其小害則警之以擊柝然後可以養生送死而无憾矣然而器以利爲體而後致用故凡皆制器也若耒耜舟楫杵臼弧矢則言利以體爲主也若罔罟以佃以漁垂衣裳則不言利者以用爲主也爲罔罟以佃以漁垂衣裳而天下治者皆用之謂也皆利也有曰教天下者其利特教而後成也有曰利天下者所以養之也有曰威天下者所以治之也養之者仁也治之者義也聖人之所以輔相天地而理萬物者仁義而已矣聖人之於物有作之者有易之者古未有是而民利之也今則作之古有口而民厭之也今則易之而已矣以上古對後世皆易之事其序所以養生喪死而无憾也穴居者所常也野處者所暫也穴居則非棟宇之逸野處則有風雨之苦故易之以宮室上棟以致高下宇以致周以待風雨猶大壯二陰在上以動四陽在下而壯而二陰不能敵也故曰蓋取諸大壯所以養生也待暴客者言其內警則其外足以備人

也待風雨者言其下壯則其上足以應天時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不使土侵圍而已喪斯无數直情而已故易之以棺槨棺以周其內槨以周其外惟厚而美者爲隆禮以至其筮有宅其復有封其喪有木喪期各以其情之隆殺而爲之遠近之數以與棺槨稱猶澤之滅木以大而有所過也故曰蓋取諸大過所以送死也宮室不嫌於不周所足者壯也故取諸大壯之義棺槨之於死者欲其過而已矣故取諸大過之義治民至於養生送死而无憾則其道備矣其法有以記久而明遠以貽後世者故結繩而治後世聖人則易之以書契言有所不能記者則書述之事有所不能信者則契別之百官以治事辨而不相亂也萬民以察情蓋而不相欺也猶夬之以象明照闇猶五剛決一柔也故曰蓋取諸夬睽以武治也夬以文治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自周器以至書契以一聖人之才足以成之於一日而必至於五六聖人而後備者蓋聖人因物通變而已物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物之所未安聖人不強行也自包犧以至堯舜一沒一作皆係乎世運而所作之器不必如其先後者蓋繫辭因其制器尚象而言治天下之序如此也故衣裳者所以易羽皮也而不言相易易之象无不有也而聖人所取者十三卦亦以其序盡於此故也然而其通變之道其尚象之智皆取諸易故終諸易易者象也象者言其剛柔相推相易一奇一偶而有見與天之象同也然而未成形也象也者像也言人像之也所謂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也與人之像同也聖人之所以作卦以通神明之德而制器以成天地之文者皆所謂像之也有是像則有是才象者有常之體也蓋以上下言也才者不息之用也蓋以內外言也以人言之則股肱耳目方圓上下之像也能視能聽能動能靜者才也故象者象也言易之成卦如此也彖者才也言卦之成德如此也合而言之則是彖者言乎其象也彖之才具而後其動足以趣時也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則是象者像天下之象者也故曰爻者微此者也象者像此者也動者形聲也吉凶悔吝者影響也吉凶因於得失故曰生言有本者如是也悔吝者小疵也故曰著言自微以至著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尚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前章既序易象皆具聖人之制作故此辨卦之陰陽又有君子小人之道也聖人之名卦各以其所主震坎艮陽卦也以一奇爲主故多陰巽離兌陰卦也以一偶爲主故多陽所以之故也成卦之所主不同則德行亦不同者所得之性也一則精君道也二則雜民道也陽卦以奇爲主則見以一爲君者也以一爲君則言貴在一而所隆在二所主在一而所役在二可以爲天下正者也君子之道也陰卦以偶爲主則是以二爲君者也以二爲君則雜而不一乃小人之道也故孔子以九卦明之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寒來暑往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知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感之九四憧憧往來非致一也而致一之道在乎精義利用而已精義者乃所以入神以致用也利用者乃所以安身以崇德也困之六三不能安身以崇德況利用乎解之上六猶能利用況安身以崇德乎即精義而致用者致用之全也即利用而安身者安身之至也不能有見於其始孚至而後懼禍萌而後悔者則其次也若噬嗑之初九是也過而不能止則爲噬嗑之上九矣否之九五能安身者也鼎之九四不能利用者也此五卦之六爻者申利用也豫之六二知幾神之事也精義不足以名之復初九殆庶幾所謂精義也精義則足以致一若損之六三是也益之上九不能致一者也此四卦者申精義也感之九四思以感初而初應此有思而朋從之也天下則无事於思慮也夫有心則有思而思以有歸也同歸而殊塗則天下何思有慮則有慮而慮以有致也一致而百慮則天下何慮同者道也无是无非无彼无此其體至大而无方雖歸之者殊塗而其所歸者則同此之謂同歸而殊塗一者德也其變有形其約有數以奇爲貴以偶爲賤以奇爲主以偶爲賓其體至精而不可貳雖所致者百慮而致之者則一此之謂一致而百慮故以思而有歸者則不同不同而殊塗者乃乖於道也非所謂殊塗也以慮而有致者則不一不一而百慮者乃違於德也非所謂百慮也以道而殊塗者乃其所自同也以德而百慮者乃其所自一也故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此言天地之自然其往以屈其來以伸皆同歸而殊塗非思以有歸也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

蛇之蟄以存身也言萬物之自然其動以求伸其靜以存身皆一致以百慮非慮以有致也相推者所謂殊塗也或明生或歲成所謂同歸也求伸也存身也所謂百慮也或屈以求之或蟄以求之所謂一致也同者合異而爲同也一者自己而一也日與月同於生明寒與暑同於成歲所謂合異而同也尺蠖屈也而爲伸龍蛇伸也而爲屈所謂自己而一也往來者時也故相推相感則有動而其明生者有靜而其歲成者屈伸者形也故相感相感則利生而已矣尺蠖者動而其利生也與日月同也龍蛇者靜而其利生也與寒暑同也屈者猶以求伸則精義者不可不知入神以致用也蟄者以存身則利用者不可不知安身以崇德也性命理天之所爲也道德義人之所爲也理精故欲窮因其所在而窮之則爲窮今彼此而爲一則爲通理通理則可以窮神義粗故欲精因其所爲而精之則見自然之理自然之理見則可以入神入神者初與神異體也故欲入不入則不可窮神窮神者初與神同體也故欲窮不窮則不足以盡神能入而窮神然後可以出而盡神也知精義而已而不能入神以致用者非所謂精義也知利用而已而不能安身以崇德者非所謂致用也即精義而致用即利用而崇德者聖人之事也崇智之所及也過此以往非神之事也乃七聖之所失道而智者之所大迷也非知變知化以神者不能與此也窮神者非以神知神也知化者非知變者也凡此崇智之事也崇智以爲盛德可也以爲道則未也道也者神而已矣蓋非崇智之所及也若困之六三不能安身以崇德也上六非所困也而困焉故名必辱非崇德也九二非所據也而據焉故身

必危非安身也不能安身以崇德斷入乎其害而不見其妻況出而動乎解之初六能利用者也以除則藏器於身以終時待時而動以動而解而不拔則出則獲而有利待成器而後動者也雖高墉之隼可獲況人而止乎此達於終始善於用人先事而思待時而動者君子也異乎噬嗑之小人也故心不純不仁行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也故以利勸其善不威不懲也故戒以懲其惡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履校滅趾是也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則小人之禍也何校滅耳是也解之上六利用之始也故曰藏於身待時而動反困之六三不能安身以崇德也否之九五利用之終也故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反鼎之九四不能安身以崇德也安危以身言存亡以國言治亂以天下言利用之終則歸於安身故其序以身爲先而位與事次之不正而應上則德薄而位尊上承下應而不得中則智小而謀大以不足之才而受有餘之實則力少而任重不能安身以崇德則以德爲先而智與力次之言理則先精義言事則先利用言利用則先粗者也言精義則先精者也各以其序也知幾其神乎又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中知幾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也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中見幾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此言六二之爲君子也君子知幾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因六二以言君子之所謂知幾也君子獨居而无交則內忘我外遺物頹然於吉凶之外來故无事乎知幾也一與物交則吉凶隨之故上交有人於諂下交有流於瀆其端不齊於毫末之甚微而其末之盛遂至於合抱不知幾而已矣幾

之爲名非於靜生也乃動之微也非逐吉而後見也乃吉之先見也君子之於動所以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者知幾而已矣故曰知幾其神乎蓋神也者无知也无不知也況幾乎无見也无不見也況吉乎豫之時莫不動以求豫而六二上无應下无承則介于石而不動可謂知幾矣故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幾者理也見幾者事也六二之才可謂體之也故曰介于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斷者不凝滯於物之謂也故知幾之道體之則爲神用之則爲明知幾其神乎體之也與神以知來同也非若先知幾於神而已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用之也非特萬民之望而已也與所謂爲衆父者同也微彰者道也柔剛者德也知微知彰故能晦能明知柔知剛故能屈能伸此所以動則善上下之交靜則爲萬夫之望而已矣豫之六二當理則悟聖人之知幾也復之初九造形而後悟賢人之殆庶幾也知幾其神而已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用之也非特萬民之望而已也與所謂爲衆父者同也微彰者道也柔剛者德也知微知彰故能晦能明知柔知剛故能屈能伸此所以動則善上下之交靜則爲萬夫之望而已矣豫之六二當理則悟聖人之知幾也復之初九造形而後悟賢人之殆庶幾也知幾其神乎則道足以同歸德足以一致故无祇悔言聖人之於天道也殆庶幾則非能庶於幾幾又殆焉故无祇悔言賢人之於地道也殆與庶幾皆訓近殆近凶幾近吉吉者象之所願故庶爲衆所願之辭言顏子之行雖不足於先見常近於吉也故有不善未嘗不知所謂不足於先見也知之未嘗復行所謂近於吉也故以過言之則不貳以復言之則不遠未嘗復行不貳也在復之初而近中不遠者也能殆庶幾然後可以精義而致一天地絪緼萬物化醇言天地之致一也男女搆精萬物化生言男女之致一也絪緼與氤氳同氤者氣相因氳者氣相溫相因以爲合相溫以爲和則萬物之化也醇而已矣至於男女相爲夫婦然後萬物化生自氣而言則曰醇醇

者言厚也自搆精而言則曰生生者言形也凡以致一而已矣損卦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而六三者益上九者也三陰應上則上致疑而有損致一以益上則上得交而爲益傳曰爲物不貳其生物也不測致一之謂也其不能致一者若益之上九是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則行不招辱易其心而後語則言不招憂定其交而後求則人與之故其道有全而无損益之上九以剛乘剛乘危以動者也立心勿常懼以語者也莫益之或擊之无交而求者也是欲求益而適有損也非所以致一也故一君而一民者君子也一致而百慮者聖人也精義者所謂致一也利用者所謂百慮也過此以往永之或知者所謂殊塗而同歸也九卦者利用精義之別也要之始於一而終於一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節章既序陰陽之卦有君子小人之不同而繼之以致一故此序乾坤爲陰陽之物而易道之所自出也夫道无異相言有不同渾而言之則彌滿六虛无處非道莊子所謂无門无旁四達之皇皇是也散而言之則與物往來與物出入有所自有所自之者其玄之又玄則爲衆妙之門蓋物性自之也其成性存存則爲道義之門蓋道人道自之也玄之又玄也成性存存也皆形而上也故有自之者至於乾也坤也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下則形之所自也易也者則所謂玄也成性存存也其出入往來无方也而乾坤爲之方其出入往來无體也而乾坤爲之體以至示有象倣有變易之所謂陰陽之卦剛柔之爻皆出焉此之謂有所自者故以

爲易之門門者往來出入之所自也莊周曰有大物者不能物而物物者非物也則易所謂非物也其體雖以一陰一陽成名而其實不物於陰陽古之人所謂未始有物者至矣易之謂也至於陰不可以爲陽陽不可以爲陰則所謂成物者也有成物則有成體道散則无往非物故乾純剛而无柔則爲陽物坤純柔而无剛則爲陰物陰陽者形而上者也蓋道之物也乾坤者形而下者也則陰陽之物也形而上者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合德者莊周所謂肅肅出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是也乾坤者有體是也其序則反乎陰陽者也故以體則乾剛而坤柔以數則乾奇而坤偶以位則乾上而坤下以道則乾尊而坤卑以靜則乾專而坤翕以動則乾直而坤闢以至爲大生爲廣生其時爲晝夜其德爲四時大者與天地準小者與天地相似此之謂以體天地之撰道无方也而乾坤爲之方道无體也而乾坤爲之體乾以至健資始則坤以至順代終乾以常易知險則坤以常簡知阻易之凡麗乎陽者則乾屬凡麗乎陰者則坤屬也其常者象像之其變者爻倣之此之謂以通神明之德體者无辨於同異之謂也通者无間於幽顯之謂也不以一道而作物者撰也天地之所爲也別於道而萬物各以其性得之者德也神明之所爲也乾坤則體天地之撰入卦則類萬物之情體者所別也類者所同也物有成體則有成名有成名則各有所類故凡乾屬者則其體爲剛其時爲晝其道爲變其德爲君子凡坤屬者其體爲柔其時爲夜其道爲化其德爲小人其立本也其趣時也則相爲盛衰相爲消長使人觀其象則知其德觀其辭則

知其變然後趨害而就利釋凶而取吉民之所患已亦患之故曰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故世未衰則同乎道同乎道則在混茫之中莫之爲而常自然雖結繩而天下治蓋无事乎作易也及夫世衰道喪則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心情僞相感而愛惡相攻而極擾萬緒起矣此聖人所以興民同患而作易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上繫自易而及乾坤者易立而乾坤爲用也故爲靜專爲翕闢爲大生爲廣生此則自乾坤而及易者乾坤立而易爲之用也故爲彰往察來爲微顯闡幽以至開而當名乾坤者兩言之也其體則合一故天地則體其撰神明則通其德而已易者一言之也其用則兼於兩故往者彰之來者察之顯者微之幽者闡之往來者相因之時也猶所謂死生之說也幽顯者相待之體也猶所謂幽明之故也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蓍卦之德也彰往而察來者易之道也彰者藏之顯也察者知之盡也夫消无不理而理之所在有幽有顯有方有體其度有數可陳而不可亂其下至於人倫之纖悉者顯也有氣矣而未有形有象矣而未有器其上至於陰陽之不測者幽也而易於顯則微之故君臣之際則有進退之幾顯背之細則有陰陽之義所謂微顯也於幽則闡之故天下之至變見於剛柔相易天下之至精見於揲蓍制器所謂闡幽也惟闡幽也故明惟微顯也故神能神則能明此所以開而當名也蓋易以乾坤爲蘊故闡而无體以乾坤爲

門故開而當名由開而當名故辨物正言於繫辭則備矣原易之廣大則所言遠近而其旨之備在乎天地之間辨物之用人故言乎往來幽顯而其辭之備在乎辨物正言之際備者无不足之謂也自設卦觀象爲主故謂之繫辭繫者有所屬也以辨物正言爲主故謂之斷辭斷者有所辨也夫備者无不盡之辭也自廣大而言則有遠有近而天地之間則備矣可當之名則有可辨之物物則有可正之言故有名則有分分有則實有則類雜而不越言名之有分也開而當名言名之有實也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言名之有類也若辭馬以況乾之健稱牛以況坤之順其辭雖近而其旨遠皆所謂類也有類然後有旨有辭有言有事旨者美意也辭者成文也言則有謂事則有理其言雖近而其旨遠者意有餘也故婚媾取女情之至近也而陰陽之消長之數存焉蹠貧胼輔體之至微也而君子之行止存焉故言天下之至顯而不可惡其事雖賤而其辭文文者物相雜也故所因者自然之質而已矣至於相感而爲利害相攻而爲吉凶皆剛柔相錯之文故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人道則常以中爲主而後有變若中庸是也庸者中之小變也天道以變爲主而後能中故上下无常剛柔相易則不可爲典要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此之謂其言曲而中曲者非理之直也形而下者器也故有分守有形名一者不可以爲二方者不可以爲圓則其事肆而顯形而上者道也故風薄而雷興雲徂而雨潤莫知其變之所以然則其事肆而隱肆故散爲天下之至明隱故合爲天下之至神也方世之未衰也民同於道自然而已矣蓋无所謂因貳也至當而已矣蓋无

所謂得失也易者衰世之意也故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可因者因之若无悔无咎是也可貳者貳之若征吉征凶是也民行不同有可因而不因者有可貳而不貳者有宜因而貳者有宜貳而因者皆不足以自達故濟之或因以吉或因以凶或貳以吉或貳以凶皆失得之報雖同爲所患而智有不足以知者故明之所以告之也蓋不特示之以象而已濟者所以助之也蓋不特同其患而已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上古穴居而野處而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以堯舜爲後世則上古者伏羲也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又曰易之興也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則中古者文王也上古之時爲天下者无思也无爲也因之而已故易藏乎天惟中古之世衰則聖人不特有思也而又有所憂不特有爲也而又有所患故易顯乎人興者有待而起也作者因其興而起之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惟其有憂患故設卦之序亦有修德之意若九卦是也履德之基也履禮也基者自下而立也此立於禮也謙德之柄也謙者禮之卑以自牧也柄執而用之也蓋德言盛禮言恭也復德之本也此復命知常之時也柄則與事接本則與道俱與道俱則仁足以復命智足以知常仁足以復命則德之所生也於德爲本智足以知常則萬物莫能傾也故曰常德之固也蓋有履而不復則不能常矣故基者人事也本者天理也柄者有爲也本者无爲

而无不爲也常也者立本也有常以立本必有損益以趨時故損則損其有餘所以爲修益則益其不足所以爲裕趨時之變具而後可以處困故困者德之辨也巽乎尙口乃窮也尙口乃窮者以言爲辨也井德之地也地者言所居之常也巽德之制也制言所行之有變也困无井則不通故曰井通而困相遇井而无巽則无所入故曰巽入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蓋卦有德則有體有體則有用故三言之履德之基以德言也履和而至以體言也自履以和行以用言也履者以柔履剛而能說故曰和說而應乎乾則亨故曰至此禮之用和爲貴也謙之成卦在九三而九三以剛下人上承下綏崇陰蹈之故尊而光尊而光者隆而與人同也復小而辨於物則外而與物辨也謙則其體光光斯大矣復則其體幽幽斯小矣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然後可以行所謂雜也雜則宜厭而愈久所謂不厭也與涅而不緇同也損以自損爲先而後人益之故曰先難而後易益之道以進則无疆以施生則无方能長裕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以人爲設之故曰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者說也井居其所而遷者施也外剛則見內柔則伏故稱而隱巽爲權故能稱其性人故能隱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履以柔履剛以說應乾以和行則不至於不可行謙稱物平施故以制禮則不至於失節復反本而靜并知物也故以自知常則終始惟一故以一德行之始欲和和則剛柔不乖德之始欲一一則終始无二自益而不已則傷之者至故損以遠害與荀子所謂恭儉者併五兵同也有損而无益則利已而不及物故益以興利與楊子所謂成天子之大利同也君子非无怨也寡而已矣處窮而能通故以寡怨井居其所而遷則其剛足以體常故以之辨義則明也巽稱而隱則其柔足以虛變故以之行權則稱也辨者稱智也行者仁也行不同故濟之以禮知常則一故濟之以損益困者致命遂志之時也故有義有權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有乾坤爲易之門則易與矣故繼言易之爲書者三章初言易之本體中言易之六爻末言易之三才也君子之於易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故其爲書也不可遠方消方息方盈方虛或在此或在彼而不可以一方求故爲道也屢遷惟不可遠也則雖說天而有近用惟屢變也則雖爲書而无懼體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所謂无定體也變動不居言无乎不爲也周流六虛言无乎不在上下其位也剛柔其體也位斯有常矣而其不居至於无常體斯不易矣而其相推至於相易故不可以爲要與者法之有常也要者體之不易也有常位則有與有定體則有要物之理也惟不可以典要也故惟變所適而已矣掛以示人曰畫立以遠已曰位剛柔无不容曰虛方其周流而无不在則所謂虛也此易之道也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也辭有指故率之言循以往也方有所宜故揆之言擇而居也率其辭揆其方其初也如其終此之謂既有典常也然則易之爲書雖不可遠而其爲道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則道不虛行也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原始要終以爲質此言其六爻之終始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此言其六爻之剛柔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此言其六爻之微彰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此言六爻有初有終有始有卒有少有成有疑有議也卦皆有所始而難測良原之原者探辭也卦皆有所終而難窮故要之要者定辭也有終始之定質然後剛柔相錯以成文故曰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時者晝夜也物者陰陽也有一定之質斯有相雜之文則位有初上事有本末本則微微則難知末則彰彰則易知而一見於辭也位有初上辭有始卒知有難易故有所謂擬之

有所謂成之其初方生故辭以指其所之所謂擬也其上則始者卒生者成如人之化如木之就所謂卒成之終也卒成之終則无事於擬矣故易以初上爲質以六爻爲文以初上爲質以中爻爲文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中爻者以事則非本末以道則非始終也惟其中而已矣故曰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或以陰居陽或以陽居陰所謂雜物也或以中或以正或以過或以不及所謂撰德也是非者事也以體而不一者雜也以道而迭作者撰也以言而明之者辨也辨是與非者原中爻之始也要存亡吉凶者要中爻之終也蓋有是非則位之存亡事之吉凶者要中爻之終也以言无待於辨是與非則存亡吉凶居可知矣言无待於動也以彖爲要則智者觀其彖辭而思過半矣言无待於爻也蓋所要者愈約則所知者愈易矣中爻者六爻之要也彖者一卦之要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所謂中爻者二四三五是也而四位之中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此言二也陰陽者所同也內外者所異也其善不同者所謂多譽多懼也夫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也其用柔中也此言二雖遠而多譽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此言三也以陽則同功以貴賤則異位故三則多凶五則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言以柔在三則危以剛在三則勝也此所以多凶也二爲下爲內爲靜爲入也以德則柔以道則臣子之分也故多譽譽者以德也五爲上爲外爲動爲出也以德則剛以道則君父之分也故多功功者以事也四雖同於二而自內以之外離下體而近上爲動爲出而不中則非柔之所安也故多懼懼者近尊也二則多譽者遠於尊也先王之制禮近君則嫌於用遠君則无所屈而伸亦猶此而已矣三雖同於五而以位則在下以德則不中以柔則不當以剛則大厲故動則多凶多者非常之辭也以中爻較之則此爲多也多凶功者貴賤之等也則多譽多懼者以遠近言也无所待於陰宜貴不宜賤者剛也故三與五以貴賤等之有所待於陽利近而不利遠者柔也故二與四以遠近別之用柔中者多譽則五之多功者用剛中二之柔危則二與四之柔爲安三之剛勝則五之剛爲當而二之剛爲不及皆所以相明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兼三才故也方其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自陰陽而後有剛柔自剛柔而後有仁義及其爲書也故有天道也人道也地道也順六爻之序而已故八卦有三畫而无六爻則三才者方成象兼三才而兩之則九六之數具而其道變動矣凡反常者皆變也凡離靜者皆動也故曰爻所謂爻者言乎變者也道之初无爲也而變動在爻以變動爲體者也而其等在位等者貴賤之序也故以內外而言則二爲卑五爲尊以至初

終亦然其位不同故爻之名亦不同遇九而爲陽遇六而爲陰故曰物物者陰陽之體也物相雜故曰文言自此而成章也文不當故吉凶生焉言自此而爲大業也陰爲陰陽爲陽所謂相辨也陰與陽交陽與陰交所謂相雜也相雜而當則適得其分而已矣无過也无不及也惟其雜而不當或過焉或不及焉此吉凶所以生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序作易者之尚德則言衰世之有憂患蓋德者盛患之所據也序易之爲書也其辭危則言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蓋事者辭之所繫也故有末世然後有盛德二者相爲盛衰則事作矣上古事簡而人質其於易也觀象而足則无待於辭也中古則情僞起而文華多而文王與紂以物則相雜以文則不當繫之辭者所以周世變而同民患也是故其辭危危者方困於險而求安則使平易者方狃於安而輕難則使傾其辭則疑於无所容然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近之於身遠之於物微之於无知幽之於无形苟可以取類者皆在所取權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蓋懼以終始則有平而无傾其要无咎則離大而有要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上繫始於乾坤之變化以易簡卒於賢人之德業以至成位末章則自卦象而言乾坤自道而見於事業自聖人而歸於德行下繫首章則始於八卦

之變動而卒於聖人之情不事則自乾坤之易簡而言聖人之成能自八卦以至易之情自易之情以至六辭蓋上繫以理爲主而始終於乾坤下繫以事爲用而終始於八卦也乾坤一也上則言其動靜以至大生廣生者自易而言也下則言其至順至健以至定吉凶成亹亹者自天下而言也易簡一也上則始於知大始作成物拿以善配至德以天而言也下則始於示人知險知阻以人而言也或自易或自天下或自天或自人其字亦不同也出而其用足以阻陰人而其剛足以自達純剛而无柔此謂至健至健則疑若難也而德行常易以知險非陰之所能陷也以資生爲質以申於陽爲事其體與坤同而无所屈純柔而无剛此之謂至順至順則疑若繁也而德行常簡以知阻非陽之所能止也陽陷於二陰之間則爲難故陽之陷在險陽唱而陰和陽尊而陰卑陰出而非其時則爲陽之所止故陰之所陷在阻乾之上九知一陰之將生則能用九而无首可謂知險也坤之上六知一陽之生則能用六而永貞可謂知阻也常易以知險常簡以知阻乾坤之所知也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則乾坤之所能也以易知則有親以易從則有功此人心之所以能說也知險而陰不能陷知阻而陽不能止此諸侯之慮所以能研也心者有思之所生也故能說則慮慮者有爲之所生也故能研則精諸侯者以爲上則君以爲下則臣有爲之據也精則能說粗則能研故靜足以定天下之吉凶動足以成天下之亹亹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變化生於陰陽天道之盡也云爲生於言行人道之盡也云如雲爲如爲制字之意也祥者福之始見吉事有祥探其始也器者形而下者也象事知器要其終也此事之已然也占事則未然者也知來得之於未然者也天地設位乾坤之定體也故天一位地一位而乾坤之尊卑定聖人之成能乾坤之妙用也故不特成位乎天地之間而已至於能乾能坤无所不能也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此言聖人之成能而百姓與之也猶與賢之與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自乾坤之德言聖人之成能以至百姓與之以事爲主也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以理爲主也八卦成列則以象告與天垂象同也爻言變彖言象則以情言與人之情同也陰陽之情人情是也有以象告有以情言故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剛柔一也相摩言其成文相推言其趨時立本則各爲主而相辨雜居則交爲羣而相遁此其所以吉凶可見也八卦爻彖其成體也故有所告而後有所言言者因於象也變動吉凶其致用也故有所言而後有所遷遷者因於利貞而已矣貞則无變動性而已矣利則无吉凶以爻趨時然後貞出而爲利性發而爲情所謂以利言以情遷也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愛惡者其情之相違也故甚則相攻遠近者其位之相辨也故動則相取情僞者其心之相異也故止則相感而已方其泯然大順則无吉无凶各止其位而不動則无悔吝任其情而不明近則无利害惟其以愛攻惡以惡攻愛或以愛相攻或以惡相攻以至於相剋以遠取近以近取遠或以遠相取或以近相取以至於相用以情感僞以僞感情或以情相感或以僞相感以至於相通各隨其事有而當否此吉凶悔吝利害之所以各因其當否而生也積而言之則相感然後相取相取然後相攻別而言之則情者天之所有也僞者人爲之也非若遠近之位愛惡之情也凡此因八卦而言也因八卦則其體備故其吉凶必待剛柔雜居而後見其吉凶利害悔吝必待相攻相取相感而後生凡易之情則趨其變而已矣故近而不明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不必相攻相取相感而後生也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故求易之情必自察辭始辭也者所以達情而察物也故將叛者其辭慙辭慙萬物之情親則不叛叛則不親壹者不疑疑者不壹靜則吉躁則凶誣善者反揚善者也失守者反得守者也故其辭亦如之慙者非其誠也枝者非其本也寡則當多則累游者非可據也屈者非可伸也夫言者心之聲而其情常見乎辭由辭以察其情則易之情得矣故上繫以理爲主而終於不言而信蓋所以成己也下繫以事爲用而終於六辭蓋所以知人也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反身而求之不言而足神而明之不言而喻出乎吉凶悔吝之域其極至於无已尚何事於辭哉故曰不言而信所以成己也以己與人之情不同人之情不同則其辭亦不同而所謂吉凶悔吝利害亦擾擾而走矣欲求其情必以其辭故曰六辭蓋所以知人也成己仁也所以盡

性也知人智也所以窮理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序也

周易新講義卷第九

周易新講義卷第十

宋　龔原　深甫　撰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作卦者因於易作易者因於卦因於易者莫非易也故无所不觀无所不取雖神物亦四象之一物耳因於卦者則有成法故以大衍爲宗蓍者大衍之謂也倚數者九六之謂也因而重之故曰立卦剛柔相推故曰生爻理於義者人道之盡也至於命者天道之盡也生蓍有道幽贊於神明者生蓍之道也倚數有法參天兩地者倚數之法也幽贊者反顯相也顯相者以事幽贊者以道其作神也猶贊者之贊也贊主之意贊者通之神明之德聖人通之以大衍之法而推天地之數此之謂生蓍牛者自所本而爲之也參大爲參兩地爲兩大一天三天五凡三故參之而成九地二地四凡二故兩之而成六天地之數多矣而參兩之以取九六以爲用此之謂倚數也倚者有所托而見也為其作卦也具三才之象而已其道蓋未變動也至於立卦則觀變於陰陽而立之也或出乎天或出乎地者陰陽之常也一闔一闢者陰陽之變也故方消方息方盈方虛其交通也或利其合德也有體聖人之立卦也或主陰或主陽或陰陽分或陰陽雜觀其變而爲之也此之謂立卦立者具二體之謂也神明者道也道无爲故幽贊之天地者形也形有數故參兩之陰陽形而上者也故觀變之剛柔形而下者也故發揮之剛柔之爲物始隱而終見始聚而終散也方其隱者發之使明方其聚者揮之使散或以剛推柔或以柔推剛其時則爲晝夜其道則爲變化其事則爲君子小人此之謂生爻則作易之體具矣故祖可以之大精可以之天道德義人之所爲也性命理天之所爲也道德者出於性陰之理也故欲和順和者雖異而不乖也致天下之大利是也順者有同而无逆也成天下之大順是也積和以爲順積順以爲同同也无彼无此而和順之迹具矣義者又理之變也故欲理理者有倫而不亂者也皇道也帝德也和順而已王業也理於義而已天使我有是者命也命之在我者性也有性有命則其之者理也道德之體故同於和順理在物性在己在物者甚微而難窮察之可也非可盡也在己者莫非性也推之斯盡之矣則无事於窮之也故以人道理所謂窮理者智之事推之无餘所謂盡性也盡性者仁之事也理不窮暗於物非所以盡其性也性不盡役於己非所以至於命也至命則內无己外无物尚何性理之分哉故以人言之則非智也以无所用明故也非仁也以无所用力故也乃聖人之於天道之時也故至於命則與命爲一其體則爲神其用則爲易以命則命萬物而无所聽以道則道萬物而无所由其緒餘土苴猶足以陶鑄堯舜也故天地萬物有成理有常性有正命順其成理達其常性以受正命者易之道也要之此一章以作易爲主也故兩言之則初爲蓍數中爲卦爻終爲卦命三三而言之則生蓍然後倚數而立卦生爻然後理於義而至於命也總而言之則六者之序以生蓍爲始以至於命爲終也蓋聖人之言大通四隅无乎不中理如河圖之數縱橫之皆十五也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生蓍生爻皆歸於義命故順性命之理在乎成卦成章而已性命之序說者不同莊子曰未形者有形渾然无間之謂命流動而生物物成生理之謂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因受命之節而言也故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於我之謂性與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同也至於性命理者深探其本始而言也故以五行言之則水生而後有火水有定體正而不雜性之喻也火无常形因物而見命之喻也故人之生也精具而後神從之精爲母神爲子精者性之至者也故在乾爲天德神則所謂命也故其舍雖在心而不役於陰陽其成德之序亦如之故歸根然後復本不失性然後能制命也有所謂性命之情有所謂性命之理情者動而見理者靜而隱自理而言則在物者爲理在己者爲性在天者爲命故有可窮者有可盡者有可至者自性命而言之則理者出於性命有可順而已矣故道德有義性命有理義人也理天也統言之則爲道別言之則爲理道者无彼无此而萬物之所同也故由是而生由是而死由是而終由是而始无乎不在也理則有所在故即此者爲是離此者爲非有生一也而爪牙角翼華實之不同有智亦一也而爲避就取舍好惡則亦不同所謂性命之理也易之爲書順性命之理而已欲順性命之理而不立其道則性命之理亦終於必亂而已矣故有太易有作易太易者以渾淪爲體而太初太素藏焉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蓋未有所謂陰陽柔剛仁義也故其

體則渾淪而无所待倚何理之可順道之可立哉作易者將以順理也故有所待而以立道爲體立者立於兩之謂也陰陽剛柔仁義是也陰陽者氣也剛柔者形也仁義者性也三者相待而後立也故言其相編則曰一陰一陽言其相待則曰陰與陽與者不可偏之辭也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則言其所有而已矣故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將以順性命之理也故必立道立道則不待有是而已矣故隨其所立而名之造始者天道也故以氣言之蓋其幽出於陰其顯成於陽然後能統元氣成終者地道也故以形言之蓋其靜也以柔其動也以剛然後能統元形其生也受天地之中其靈也貴於萬物者人道也故以性言之人者性之柔義者性之剛故立仁與義然後統元識三者之道合之則一離之則三人之生也无不受氣於天成形於地而有仁義之心一身而三才具此之謂合之則一也天以氣覆而不能載地以形載而不能覆人以其性生于其間或成位或成能各隨其所宜而不出其所位或以爲口爲或以爲三才此所謂離之則之也易之爲道天地人是也方其作卦則像其上中下之謂而已及重卦而作易則兼三才而兩之而內爲貞外爲悔相待而後立者兩之謂也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則二與四爲陰而上亦如之三與五爲陽而初亦如之所謂定體也或以剛居柔所謂迭用也有定體以爲經有迭用以爲緯故易六位而成章畫以定奇偶位以辨貴賤成卦則純成章則雜三畫者卦之生也六畫者卦之成也物相雜者文也若有經有緯者章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聖人之作易也以人相天故繫之八卦之定象然八卦不自生待易而後生易无定體即八卦以爲體方其在渾淪之中雖陰陽之氣未有也況八物乎太極之後則陰陽之氣華而八物者形矣故陽而輕清者爲天陰而重濁者爲地上而高者爲山陽屬也下而深者爲澤陰屬也是皆以止爲體也匪陽也故動風陰也故入水陽也故內景火陰也故外景是皆以動爲用也以止爲體故其相絕也爲定位其相屬也爲通氣以動爲用故其同功也則相薄其異德也則不相體其定位也故其繼爲上下其周爲四方其上成象其下成形其交爲泰其塞爲否其通氣也故其氣爲雲其降爲雨其凝爲冰其降爲雹其藏此而成彼則爲咸其殺上而增下則爲損相薄者反相與也相薄則相勝相與則相親不相射者反相遠也相遠則相至不相射則不相入始雖相薄而終不相悖則爲益始雖不相射而終於相逮則爲未濟既濟之八物也其成體也則各有用若乾坤坎離震艮巽兌之八卦是也其定位也其通氣也其相薄也其不相射也則以相交爲用若泰否咸恆損益既濟未濟之八卦是也相錯則不特上下相交而已又縱橫相爲用焉而後六十四卦備然後可以數往而知來往有體故順數之來无方故逆知之順數者知之事也逆知者神之事也易具神智者也此所以於知來不特知之而又數之而已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上言八卦自然之象此言八卦自然之用而用自雷始風次之萬物方靜雷則動之萬物方聚風則

散之其生欲潤故潤之以雨其潤欲乾故烜之以日動與散所以生之也潤與烜所以長之也長則有極故艮以止之有止則有所說故兌以說之萬物自動而止自止以說物極矣而莫爲之君則无主乃亂故乾以君之所以治之也治之而已无以安之猶不得所也坤以藏之所以安之也六子者用也乾坤者體也六子者事也乾坤者道也雷風雨日物也艮兌乾坤象也言物則山澤天地亦物也言象則雷風雨日亦象也此就一體之生成而具八治之可也故始於雷風而終於乾坤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自帝出乎震以至成言乎艮則就四時之終始而具八卦之用也故始於震而終於艮艮者動靜之界也人道內聖而外王天道內神而外帝帝之乘時在八卦其成功在萬物之所出則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所歸則與之歸而不忤其道則神而已矣故先言其爲帝萬物次之而終於神其乘時也自震出而震者東方春萬物草昧之時也至於巽則其位爲東南其時爲春夏之交而後昧者明草者齊所謂絜齊也絜齊然後長短小大莫不相見離也者明也明也者以相見也所謂南方夏也相見則物成矣故致役乎坤坤者雖爲西南夏秋之交而其體實爲母道萬物之所由生也故物成則各致其所養而爲之役而不已則物窮故說言乎兌兌爲西方秋所以摯斂而爲萬物小息之時也戰與兌交者也於方爲西北於時爲秋冬之交以時則陰盛而將退陽衰而將生陰陽相疑甚則至於相薄故曰戰而陰卒退陽卒生則可以勞還矣故勞乎坎坎以方則爲北以時則爲冬而萬物之所歸也有歸則萬物之始也有終者復始矣故成言乎艮艮東北也冬春之交也言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此帝與萬物乘時之序也然有合方而言者卦之與方未始異也有言其方之卦者所示之象未嘗同也震東方也則知兌離坎皆方也巽東南也則知乾艮皆維也兌正秋也則正春正夏正之可知也坎北方之卦也則正南方可知也四方者位之正也言方之正則非四時者爲四時者氣之正也言秋之正則非四時者爲變出乎震則知入乎兌勞乎坎則知饑乎震致養者母道則知致飲者父道也坤爲致役則知戰斯致敵也齊斯致一也離也以其才言也即知坎爲幽震爲暘兌爲昧西南爲衆東北爲險矣坤也者地也以其象言也則知乾爲天震爲雷巽爲風離爲火兌爲澤艮爲山矣坎者水也則知巽爲木兌爲金艮爲土而離爲火矣相見乎離則知相背乎坎相戰乎乾則知相遇乎離望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則向所面作向晦而息宅幽而无爲者亦非有所取也兌爲說則所謂動蟄之類可知矣艮言成則所謂生育之類可知矣坎勞卦也則知離之爲乾卦也皆四時也兌言正秋者收斂而正夫一也皆五行也而坎獨言水者天一生水而藏精於北也皆方也而震獨言東方者出而有方故也皆卦也而坎獨言正北方之卦者陰陽辨故也皆象也而坤獨言地者萬物之所致養而地以包藏畜育爲名故也此八卦也以序則有時以居則有方以象則有物相繼以爲王相推以爲變化相錯以无窮也若夫神者則无物也其用无時其居无方其實則即萬物以爲體其用則妙萬物以爲言也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上言物之序則歸於乾坤此言生物之成功則歸諸六子帝之所用則在於成萬物故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其序則因帝之所出也獨言艮者以終始非一事也言莫疾者動撓之勢疾也言莫熯者燥之形熯也言莫盛者蓋終始則日新也故以天地爲始而六子者繼之自體以致用也以水火爲始而天地則不與攝用以歸體也不相體者相違也而相逮者相繼也相薄者相敵也而不相悖者相順也通氣而後相薄相薄而後不相體者相反以爲用也相反以爲用故八卦而後通氣者相因以爲用也相因以爲用故能變化既成相錯以至數往知來相因以爲用故能變化既成萬物也知在理能在事各因其所主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上序八卦之相爲用此序八卦之各有才也其性至剛而其才不息者乾之健也其性至柔而其勢者承者坤之順也陽之性動而又起乎二陰之下善動者也此震之反乎艮也陰之性靜而伏乎二陽之下善入者也此巽之反乎兌也陽明而陰闇陽易而陰險故一陽在乎二陰之間則爲陷以非所麗也陽尊而陰卑陽强而陰弱故一陰在乎二陽之間則爲麗以非所陷也一陽止乎上而二陰不違之則動者可止之時也故艮爲止一陰見乎外而二陽不違之則伏者可見之時也故兌爲說震也坎也艮也皆陽卦而生乎乾也故其才剛極下則動極上則止在中則陷於陰巽也離也兌也皆陰卦而生乎坤也故其才柔極下則伏極上則見在中則麗乎陽也然蒙於坎不言陷而言險者以陽陷乎陰險於陷也於巽不言巽入而言巽者以巽有順意而入不息體巽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有是才故可以遠取諸物近取諸身馬行不息者也牛順以載者也龍者性動而善變自潛以至於飛也雞者羽屬也而不能飛其性則爲入爲伏知時而善應也豕則性趨下而卑污雜則文明而介潔剛而善禦柔而附人者狗也狠而善觸銳而不能害人者羊也此遠取諸物也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其外圍諸陽之所聚者首也其中寬衆陰之所藏者腹也足則在下而善動股則附上而善隨耳則內陽而聰目則外陽而明在上而上者手也在外而說者口也此近取諸身也萬物同出於一道雖大小不同而皆具道之形容有一身而具八卦者人是也有一物而具一卦者八物是也伏羲之所以俯仰觀遠近取然後作八卦者亦以无物而非道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上言八卦之成才各有象此言八卦之相生各有名也乾天也萬物之所資始故稱乎父坤地也萬物之所資生故稱乎母乾父坤母此男女之所以生也乾三畫皆陽也故索之而成男若震坎艮是也坤三畫皆陰也故索之而成女若巽離兌是也以索之數則爲一爲再爲三以得之序則爲長爲中爲少乾坤之三畫有男女之道藏焉索而後得之也

乾爲大爲國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積諸陽而成者天也運而无所積者圖也君者首出庶物之謂也父者萬物資始之謂也粹而不雜故爲玉剛而能變故爲金其位西北秋冬之交也故其氣凝嚴而爲寒積寒而爲冰其卦四月也故爲大赤在動物則馬是也在植物則木果是也其性以健而善故爲良馬其行久而不息故爲老馬其形確然者瘠馬也其色有中有正卒於不純者駁馬也剛實在上而不制於陰者木果也○八卦者類萬物之情其情不可勝言者則觸類而長之故乾爲君則坤爲臣乾爲圜則坤爲方巽爲繩直則離爲戈兵坤爲吝嗇爲均則乾爲施爲平乾爲寒則巽爲暑坤爲涼艮爲溫也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積諸陰者地也生萬物者母也廣生也故爲布善成也故爲釜其靜也翕則不施故爲吝嗇其動也闢則无疆故爲均其生物也終始相因而不逆其所出者子母牛也其載物也方圖大小精粗无不具者大輿也其質柔所以爲文其數偶所以爲衆其道有終者柄也地之色以黃爲中以黑爲正坤之黃裳色之中也其於黑色之正也由黑以推之則知乾爲玄坤爲黃坎爲宋離爲纁風生木而青熱生火而赤燥生金而黑猶大輿以見蓋文以見武衆以見寡柄以見本也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震者陽動以起也故相薄而有聲則爲雷屢遷而極變則爲龍玄黃者天地雜也故一剛變於下則其色玄而二柔變爲前則其色黃旉始生則榮矣子夏傳曰陽動而始華是也萬物所由以出者大塗也一索而得男者長子也其性剛以動故善則爲決否則爲躁其色正青其體下剛而上柔剛少而柔多故其剛爲蒼筤竹爲萑葦陽在內而其氣動者善鳴也二陰在上其色見於外者馵足也其行不輟其形仰者作足也其色在上而爲陰者的顙也稼人工之所爲也物之載甲而生者之謂反生以其實在下故也方動而未進也故究其體則三陽爲健方生而未盛也故究其時爲蕃鮮震言長子則知坎爲中男艮爲少男而女之爲子亦猶陰卦言女以見子之爲男也長子任事故在物後女子不同行故歷敘之震之才非健也其究爲健

獨巽之性躁也震之究爲健則是巽爲乾也巽之究爲躁則是震爲靜也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案問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者曲直非一節故在地爲木其用順而有向入也故在天爲風其象則寮於坤而得之故在人爲長女此巽之體也繩因形而直物巽之柔也工知時而制變巽之剛也爲白者凡所人而不受采也爲長者風之行也爲高者木之升也此體之所生也陰內則退陽外則進故爲進退也以巽適事則柔而已矣故爲不果无所不入故爲臭此用之所生也血陰也髮血之餘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猶髮之藏乎上也寡故於人爲寡髮二陽在上則於象爲廣顙廣者陽之昭著也東方木也其竅於目而西方金也其色爲白而金生於巳其性勝木故爲之白眼此體之在人也商人執雞則知時而善動故爲近利市三倍此用之在人也其究爲躁卦合體用而言也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坎內明而善陷故其象爲水不盈而善通故其形爲溝瀆陰陰而陽陷其性隱伏而不明也矯柱以爲直揉直以爲曲其行因地之曲直也車之蓋撓爲弓以吐水言流而不積也其下爲輪以利轉言行險而不礙也此器也有成器然後有成體有定色其進爲曳其終爲通也成器則有用故案問曰西方生金在志爲憂北方生水在志爲恐以恐對憂則憂甚矣故爲加憂寒氣水之勝也水熱受弱心病生焉故爲心病恐則傷腎腎傷則耳痛有成體故爲血卦言水之周行猶血也有定色故爲赤信蟾在陰而正陽之所出也有成體有定色故在馬爲美脊陽之實在中也爲亟心陽之性善動也爲下首性趨下也爲薄蹄行不利也此因於爲血卦爲赤也爲曳者所謂益科而後進也一陽在內而實則其載重口陰在下則其勢弱其敗乃自取也故其於輿也爲多眚此因於爲曳也爲通者所謂行險而不失其信也其形由漸而內明故在天則爲月其險善陷而潛行故在人則爲盜其中剛故於木也爲堅多心此因於爲通爲月爲盜也猶長外剛則堅多節離中虛則科上槁也水爲隱伏則知木之敷和火之彰顯金之清潔也其勝爲心病則知木之爲脾病火之爲肺病金之爲肝病而震爲肝離爲心兌爲肺坎爲腎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龜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其明繫物以爲體者火也其光麗天而久照者日也離麗乎陰而其光發散者電也其象再索而後得之故爲中女其形外剛而柔故爲甲冑其形上銳而麗物故爲戈兵麗物故爲大腹背陽也腹陰也大腹者內陰而外陽也其性躁故爲乾卦背外剛內柔也柔之性靜故爲龜蟹蠃則形銳而善麗蚌則內虛而含明龜則外明而顯幽皆離之象也其卒於木也爲科上槁中虛而外乾故也離爲乾卦則坎斯爲溼坎爲血卦則離斯爲氣卦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艮山也止象也以象言則止而近險而萬物出之以出震故爲徑路非所謂蟾也以體言之一陽止於上而不動故爲小石非正所謂石也以象言之則上實而下虛者門也二陰分而不屬者闕也以形言之實者止於上虛者止於下故爲果在人則止於外內者閽寺也止於四支之末而能止者指也在物則以陽止於外者狗也以陰止於內者鼠也其剛在外而善噬者黔喙之屬也外剛而已矣木之堅多節也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兌柔而說澤象也二索而得之故爲少女以言說說折反所謂蕃鮮也以立本言之則陰見而有所附陽動而有所決及所謂決躁也桑問曰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耎而此於地爲剛鹵者外柔而二陽在下故也外柔而有所承故於女爲妾二陽在下則內狠故於物爲羊自爲羊而推則爲雞爲豕可知也自口舌而言則爲指爲大腹可知也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故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易之爲名有易之者有相易者易之者一言也相易者兩言也故自一卦則內外上下相易自乾坤

以至坎離自咸恆以至既濟則兩卦相易雖名有六十四而反對相成實二十有二卦也反對者自兩卦而言也若雜卦是也積兩卦而相易若序卦是也雜卦則反對而不相通序卦則相通而爲一說卦者各因其材也故具名辨而不雜序卦則以序而言之也故其事類而相通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此乾坤爲易之門也卦以象則以乾坤之道序以事則以天地之物屯者盈也言其所以充天地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言其所以有蒙也屯則塞塞則盈故曰盈此以雲雷言也以文則中在一下而屈故曰物之始生此以草木言也蒙者蒙也言其體則蒙也非蒙之而蒙也猶比者比也非比之也剝者剝也非剝之也蒙之爻從人物之稱也以蒙言之也稱者求之成也此所以欲養也皆需也而飲食者凡人之所需也故萬物之於天則以雨爲需人之於君則以飲食爲需需非飲食也飲食之道也飲食者人之所大欲也不得其欲則訟訟起周所謂以禮飲酒者常卒乎亂也訟必有衆起者險在下故也衆必有所比者坤在下故也故曰比者比也非比之者也兩相比者情也而義不足以畜則情勝義而不可久故比必有所畜所以止之也師者衆也以人言也比者以情言也比則樂樂則忘返矣故以情相比必有所畜物畜則萬物盛多而禮之所由興也故曰物畜然後有禮所以和行也物畜然後可養養者所以成其性也樂育之謂也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履虎尾危也故履而泰然後安安者不傾之謂也通者不窮也物不可以終通物不可以終否消長之說也自陰陽之變化晝夜之闔闢以至天下之一治一亂若有數焉於其間未嘗或爽也否則與人異故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同人則與人同故通天下之志而必歸有大而能謙必豫此持盈守成之君子所以成假樂也以喜 人者必有事此无患无慮之聖人所以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豫所謂喜也有事而後可大其大在物也得其所歸者必大其大在已也臨者大也以所臨言也豐大也以所積言也物畜然後有禮言禮之所出也履下道也物大然後可觀言觀之所在也上道也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可觀而後有所合萬物相見之時也物不可以苟合賁以飾之誇苦之光禮樂之容重服之彰所謂飾之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若周公成王之時是也方是時也禮義三百威儀三千事爲之制曲爲之防可謂致飾亨則盡矣蓋致飾而後亨之道盡剝之所由生也言君子之剝也則剝之者小人也陽上而陰下理之正也自姤而上則失正矣故剝窮上反下而後復復則陰陽各得其正而不妄老子所謂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於常之時也此必有所畜言物之所畜也有无妄然後可畜言已之所畜也无妄者天之命也萬物之所聽也故有无妄然後可畜物釋不養不養則不可動也養而後動則其體大故受之以大過有其信者必行之則其用小故受之以小過者有過於物而已矣有過者方其有所濟而未有所陷大過則過之極矣故不可以終過而受之以坎坎者陷必有所麗與衆必有所比比必有所畜同也離之爲麗離乎彼也渙之爲離者蓋聚則相合散則相離也故理之所必有而不使之无者以相因而受之也自事之相後則不能更之受勢不可久安能不變未嘗不以其序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上經始於乾坤終於坎離言天道也下經始於咸恆終於既濟未濟言人道也咸恆者震兌艮巽之所成而雷風山澤者天地之用也未濟既濟坎離

之用孔子之序卦也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始以序上經所以明天道也故其卦象亦以體爲主若天行地勢水流全明雨作是也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以至禮義有所錯爲始以序下經所以明人道也故其卦象亦以用爲主若澤雷兼山隨風麗澤是也男女天性也夫婦人倫也父子內也君臣外也上下所離之定位也禮義者所錯之成法也禮義始於夫婦夫婦始於男女坎離者男女之序也咸恆者夫婦之道也咸則少男少女感莫如少恆則長男長女久莫如長也老子曰不失其所者久道之正也不可久居其所者物之變也故受之以遯遯者求遠小人而已欲潔身而不仕則廢君臣之義故物不可以終遯遯反壯者也以人道言之則成功者去以天時言之則大化有四故不可以終壯明出爲晉則晉者日也而進者人也明入爲夷則夷者日也而傷者人也以人屬者迫患難相奔以天屬者迫患難相攻故傷於外者必反其家家人之道以和爲主以嚴輔之則其終雖威如而不窮以和而已則其所以爲和者乃所以致乖也故家道窮必乖睽離也則解之時易解緩也則蹇之勢急緩必有所失者不能夙之謂也損而不已則虛故必益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益而不已則益益故必決決必有所遇者小人不足以間君子也物相遇而後聚者自三以往則成衆多也傳曰躍於龠合登於升故聚而上者謂之升剝自下而窮上則陽盡矣故曰剝窮上反下而受之以復復命也所謂德之本也困之道不必自下其在上其在下皆困也故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性也所謂德之地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以內外言也家者吾之所安宅也困乎上者必反下以上下言也井者吾之所得也反吾之所安宅則明斯完矣反吾之所自得則窮斯通矣井者立本者也革者趨時者也立本必以性故改邑不改井井不可改而井之道不可不革故泥則不滯而舊井則不食也趨時必以材故革物者莫若鼎鼎者器也國家之所寶故主器者莫若長子有所謂家道有所謂井道有所謂夫婦有所謂長子各因其序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者艮也則物不可以終止而動之者漸也晉者進也以晉而進也故進必有所傷漸者進也以漸而進之也故進必有所歸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物不可久居其所者天理也窮大而必失其居者人爲也人而麗乎內者家人也故窮則爲乖此而麗乎外者旅也故元所容而不入外不入則內不說故入而後說之變則聚說則散故說而後散之說而後散之者其散後於說也審而信之者其信不有節也故已有節則足以信人无所待於外也信者有諸己也不必信者非有信者也大者之事也有其信者必信也小者之事也夫變化之相生晝夜之相隨五行之相繼四時之相推其无端如環其不窮如輪周而復始未嘗有終也者易而已矣故有生生者有化化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死化之所化者生矣而化化者未嘗生未嘗生故能无不化未嘗死故能无不生此萬物所以日新而无窮而序卦之所以始而復終終而復始卒於未嘗終焉故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則所謂終者未嘗終也

雜卦傳

乾剛坤柔

乾剛坤柔體也乾健坤順用也雜卦言體說用言

用微顯闡幽也

比樂師憂

比則相親故樂師則在險故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以上臨下以下臨上觀以己觀物以物觀己故或與或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見而不失其居者越時以爲行也不見則不足以制衆不居則不足以爲主雜而著者資物以爲材也人見之故見已積之故著

震起也艮止也

起者生於動也陽在下故也止者主於靜也陽在上故也

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之終必益則損者乃益之始也益之終必損則

益者乃衰之始也損益者其漸也盛衰者其成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蒙井時也而大畜者時之盛也君有以畜臣有以進賢者尚健者止古之君子所以欲得其時如此而已大有則君不尊臣不用奚妄作凶者人也无妄災者天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

萃聚而上也故往升巽而順也故不來

謙輕而豫怠也

謙之意在卑則不自重故輕豫之意在樂則不自勤故怠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食也言其除間則爲頤也賁无色也言其色色者无色也

兌見而巽伏也

柔之說在外故兌爲見柔之入自內故巽爲伏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順理爲隨宴息之時也所以无故反常爲蠱有故之時也所以欲飭

剝爛也復反也

爛剝之極也雖碩果亦爛也反復之初也雖陰亦反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晉晝也未及乎日中也則進而不亢故錫馬蕃庶所以賞之也明夷則明者傷明者傷則闇者不可久也故上六後入于地所以誅之也大玄曰晝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與此同意

井通而困相遇也

往來井井故通二卦之剛皆揜於柔而无所逃故相遇

咸速也恆久也

咸感也言其初之情也咸速也言其終之效也速莫如咸久莫如恆

渙離也節止也

渙所以散之也故離節所以制之也故止

解緩也蹇難也

蹇則急解則緩蹇則難解則易也

睽外也家人內也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故睽外也利女貞故家人內也

否泰反其類也

陽與陽陰與陰類也泰則陽下而陰上否則陰下而陽上反其類者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君子非用壯也勢足以勝小人則止亦非好遯也勢不足以勝小人則退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大有衆也自所有而言也同人親也自所同而言也有則无不廣同則无彼此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變而有之革去故之謂也當而利用鼎攻新之謂也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大者之過所謂分也小者之過所謂過也中而不孚孚而不中皆非所謂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故者□本

有之也方豐

故曰豐多故也至旅則本有之者也曰親寡而爲旅□豐而多故也

離上而坎下也

離上而坎下言其性也與書所謂火曰炎上水曰潤下同

小畜寡也

柔爲君故大有則衆柔爲臣故小畜則寡

履不處也需不進也

履以往爲義故不處需以須爲義故不進

訟不親也

訟非同人也故不親

大過顛也

本末弱者大過之所以爲顛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

其遇者非固之相遇也柔遇剛也此之謂姤其得於進也非苟之進也女歸待男行也此之謂漸

頤養正也

頤正吉故曰養正

既濟定也

既濟亨小故曰定止者自止也定者止之而定也定之而止也

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

女始於笄終於嫁故曰歸妹女之終也離中女也而趨上坎中男也而趨下非相求也故曰未濟男之窮也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此所以剛長乃終而復於乾也雜卦之義或原其始或要其終或因其體或備其用與序卦相明者也

周易新講義卷第十

周易新講義十卷宋龔原撰原字深甫又字深之遂昌人官至寶文閣待制宋志著龔原易傳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卷數同晁公武讀書志載爲二十卷二字疑誤晁志有云介甫三經義皆頒學官獨易解自謂少作未善不專以取士故紹聖後復有龔原耿南仲註易偕行于場屋斯知當時盛傳於世矣若李衡義海撮要趙汝楳筮宗李簡學易記熊良輔本義集成董季眞會通往往援引龔說互有出入而又載今本不載之說按宋志又著龔原續易義十七卷則其所取各書援引而今本不載者或當出於續義此書在元時並存爲苦永樂大全所載則皆龔會通康熙折衷亦似非原書據出及查文淵閣書目未有是書宋彝尊經義考亦註爲未見乾隆四庫總目獨錄耿南仲講義而不錄斯編則書之失傳一定無疑矣本傳云安石改學校法引原自助原亦爲盡力其後司馬光召與語議切王氏原反覆辨抵不少怠光嘆曰王氏習氣尚銷邪龜山楊氏曰深究說易元無所見一生用功都無是處果然其人與書無足貴重也但以宋代古籍存世頗希殘簡零編尚然寶愛況一家完帙亦可據以證見王學一派則在好古家或所不廢固較以付活版文化五年夏四月天瀑山人識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阮元撰

周易新講義十卷提要

宋龔原撰原字深甫遂昌人少與陸佃同師王安石為士高第元豐中為國子直講官至寶文閣待制事蹟詳宋史本傳宋藝文志稱原著易傳十卷續解易義十七卷朱彝尊經義考則云未見東都事略傳原著有易傳春秋解論語孟子解各十卷并載有鄭浩一序按所云易傳疑即是書是氏讀書志云宋王安石三經義當時俱頒學官獨易解以為少作未善不專以取士故紹聖後又有龔原耿南仲註易並行塾屋考之宋楊時之說曰龔原本王學一派其人其書似無足取惟宋時古義尚世絕少而此書完善猶存李衡義海撮要李簡學易記趙汝楳演宗多取其說且耿南仲書已收四庫茲編續出亦未可偏廢矣

周易新講義十卷宋龔原撰原字深甫又作深之遂昌人官至寶文閣待制宋志著龔原易傳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卷數同晁公武讀書志則作二十卷二字疑羨晁志有云介甫三經義皆頒學官獨易解自謂少作未善不專以取士故紹聖後復有龔原耿南仲注易偕行于場屋斯知當時盛傳於世矣若李衡義海撮要趙汝楳演宗李簡學易記熊良輔本義集成董季眞會通往往援引龔說互有出入而又載今本不載之說按宋志又著龔原續易義十七卷則其所名書援引而今本不載者或當出於續義此其書在元時並存焉若永樂大全所載則皆襲會通康熙折衷亦似非原書採出及於查文淵閣書目無是書朱彝尊經義考亦注為未見乾隆四庫總目獨錄耿南仲講義而不錄斯編則其為失傳蓋當無疑焉本傳云安石改學校法引原自助原亦為盡力其後司馬光召與語譏切王氏原反覆辨捄不少衰光嘆曰王氏習氣尚爾邪龜山楊氏曰深父說易元無所見一生用功都無是處果然其人與書無足貴重也但以宋代古義存世頗希殘簡零編尚可葆愛況一家完帙亦可據以證見王學一派則在好古家或所不廢因較以付活版文化五年夏四月天瀑山人識

周易古占法

沙隨 程迥 編
四明 范欽 訂

迥嘗聞邵康節以易數示吾家伯淳伯淳曰此加一倍法也其說不詳見於世今本之繫辭說卦發明倍法用逆數以尚占知來以補先儒之闕庶幾象數之學可與士夫共之不爲讖緯瞽史所惑於聖人之經不爲無助也昔陸績讀宋氏太玄曰太玄大義在揲蓍而仲子失其指歸雖得文間義說大體乖矣迥亦以是論易紹興三十年夏五月沙隨程迥題

太極第一

太極者乾坤未列無象可見大衍未分無數可數其理謂之道其物謂之神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者非也太極與道不可以差殊觀也是故道之超乎象數則爲太極行乎象數則爲乾坤一出一入皆道也雖然以時論之不必求諸天地開闢之先今一晝一夜陽生於子陰生於午蓋有不倚於陰陽而生陰陽者也太極者大中也非若日之中而有昃國之中而有外位之中而有上下太極無方無體其所謂中者因陰陽倚於一偏而後見也先儒謂天地未分元氣混而爲一老子謂道生一是也故說者謂太極已見氣也非無也胡不以在物者驗之乎當乾未資始惡可謂之有氣未麗天一惡可謂之有一故一物具天地之理明乎此則可以探易之原矣

兩儀第二

兩儀者乾坤之初畫也大衍三變而得之者也爾雅曰儀匹也言陰陽之相匹也自太極而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其麗於數者皆遞升而倍之則兩儀爲乾坤之初畫可知矣劉牧以一二三四爲兩儀既兩矣而四之可乎先儒以天地爲兩儀或謂天地爲乾坤之象四象所生八卦之二爾蓋不知兩儀爲乾坤之初畫八卦爲乾坤三畫之相變故也

四象第三

四象者乾坤初與二相錯而成也大衍六變而得之者也所以配陰陽老少之分也劉牧以九六七八爲四象夫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謂之九六七八矣即數也非象也先儒以金木水火爲四象夫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是四者既有定形嘗以配乾巽坎離矣即器也非象也或以神物變化垂象圖書爲四象然上與兩儀下與八卦不相連屬故曰四象者乾坤初與二相錯而成也

八卦第四

八卦者乾坤初二三相錯而成也大衍九變而得之者也既已小成則三才之理備矣配之以八物位之以八方所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具矣

重卦第五

陰陽之運極六月而反此八卦不得不重也今每卦之下曰某下某上是三畫之卦相配而六也然麗於數者亦遞升而倍故以兩儀乘八卦至四則其別一十有六此大衍十有二變得之以四象乘八卦至五則其別三十有二此大衍十有五變得之以八卦乘八卦至上則其別六十有四此大衍十有八變而成卦也

變卦第六

六畫既成六十四卦既具若夫極數之占則有變卦存焉其初列六十四卦以兩儀乘之其別一百二十八其二以四象乘之其別二百五十六其三以八卦乘之其別五百一十二其四列四卦之數復以兩儀乘之其別一千二百四其

五復以四象乘之其別二千四十八其上復以八卦乘之其別四千九十六故朱震曰周易以變者占一卦變六十四卦六十四卦變四千九十有六此皆出於加一倍法也四千九十六變之中六爻不變與五爻變者其別各六十有四一爻變與四爻變者其別各三百八十有四二爻變與四爻變者其別各九百有六十三爻變者其別一千二百有八十

占例第七

六爻不變以卦彖占內卦爲貞外卦爲悔

春穆左氏傳昭七年孔成子筮立衛元遇屯曰利建侯僖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貞風也其悔山也者是也

一爻變以變爻占

閔元年畢萬筮仕遇屯之比初九變也蔡墨論乾曰其同人九二變也僖二十五年晉侯將納王遇大有之睽九三變也莊二十二年周史筮陳敬仲遇觀之否六四變也昭十二年南蒯之筮遇坤之比六五變也僖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他倣此

二爻三爻四爻變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

國語重耳筮尚得晉國遇貞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變也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數不純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屯爲八在豫亦八故舉其純者而言皆八也下章詳出

五爻變以不變爻占

襄九年穆姜始往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蓋五爻皆變唯八二不變也劉禹錫謂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是也然謂八非變爻不曰有所之史謂艮之隨爲苟悅于姜者非也蓋他爻變故之隨惟之隨然後見八二之不變也杜征南引連山歸藏以七八占其失遠矣

六爻變以乾坤二用爲例此占法之大略也若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昭二十九年蔡墨對魏獻子曰在乾之坤曰見群龍无首吉此六爻皆變也

占說第八

重耳筮尚得晉國遇貞屯悔豫皆曰利建侯屯初九無位而得民重耳在外之象九五雖非失位而所承所應者皆嬀初九惠懷無親之象至豫則九四爲衆陰所宗無有分其應者震爲諸侯坤爲國上重耳得國之象利行師一戰而霸之象九四總衆陰以安土如簪之總髮以莊首重耳率諸侯以尊周室之象或謂古冠服無簪弁服之笄是也按鹽鐵論曰神禹穆姜比於叔孫僑如欲廢成公僑如敗遷穆姜於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其辭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腓附下體六二隨九三當艮止之時上下不相與不見拯者也艮之隨亦隨之艮其辭曰係小子失丈夫應九五順也宜應而失乘初九逆也宜失而係且諸爻皆動以明八二之不動不可出矣

閔元年初畢萬筮仕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乾大焉昭七年孔成子筮立衛縶遇屯之比史朝曰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孟將不列于宗其筮同而占異者事不同故也非忠信之事遇黃裳元吉友以爲凶則占法大槩可知已矣

孔子筮易遇賁愀然色不平貞離文明柔中而當位其君位止而不應此聖人道不行於當世之象

孫權聞關羽敗使虞翻筮之遇節之臨占曰不出二日斷頭節自泰卦中來乾爲首九三之五九遷二位故有是象

緯書有以世應占者以八純卦自初變爲其宮一世卦以至於五其上爻不變復變第四爻爲遊魂其後舉內卦三爻同爲一變爲歸魂是故一卦變八卦其不相通者五十有六按易經六爻皆九六用變今乃上爻不變五既變而不復自四而下所復不同體天地之撰配四時之變通者如是乎以其爲數不密故不得不用六神以配焉卜筮是與辭象乖矣陸德明引此以附易音辨劉禹錫解貞屯悔豫之說非也若納甲卦氣之類皆出緯書不能合于正經今不取

連山歸藏宜與周易數同而其辭異先儒謂周易以變者占非也連山歸藏以不變者占亦非也古之筮者兼用三易之法衛元之筮遇屯曰利建侯是周易或以不變者占也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此因二易辭也既之乾則用變矣是連山歸藏或以變者占

也

大衍初揲扐一二三者爲少扐四者爲多是少者三而多者一也或以錢寓多少之數雖適乎而非陽饒陰乏之義

奇數有一有二有三有四策數有六有七有八有九而五與十不用故成易者無非四營也

或曰九變六六變九非也九當變八六當變七何以言之國語董因爲晉文公筮遇泰之八謂初二三以九變八而四五上不變爲八故曰泰之八也唐人張輶作周易啓元曰老陽變成少陰老陰變成少陽蓋與此合

八衍卦數七衍蓍數九六不極其衍故發揮而爲爻

貞者靜而正悔者動而過動乎外豈皆有悔哉曰有戒懼之義焉

大舜志定謀同然後用筮楊雄曰不以其占不如不筮王通曰驟而語易則玩神其旨一也

一卦變六十四卦一爻變六十四爻謂如乾初變姤則自二至上亦變姤之九不待本爻變而後謂之變也二篇之中其變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六謂六爻各四千九十有六

天地數衍爻數一不用二衍三四衍十六五衍二十五六衍三十六七衍四十九八衍六十四九衍八十一十衍百以上積爲三百八十四爻

揲蓍詳說第九

蓍四十九分於兩手曲一於左之小指以左手之半四揲之歸其餘於扐扐揲間也復以右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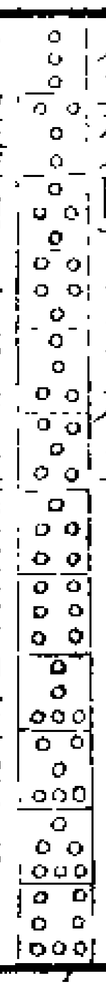
之半四揲之再扐是爲十有八變之一扐揲之扐不五則九第二第三揲之扐不四則八八九爲多四五爲少三少得老陽之數九三多得老陰之數六兩多一少得少陽之數七兩少一多得少陰之數八皆取過揲之策而四之也

第一揲左手餘一或餘二或餘三則弁掛一與別手者其爲五是少也左手餘四則弁掛一與別手者其爲九是多也惟掛一然後得九

第二揲取第一揲所餘之數或四十四或四十復分二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扐又再扐以求之左手者餘一或餘二則弁掛一與別手者其爲四是少也餘三或餘四則弁掛一與別手者其爲八是多也或第二第三變不掛一於文則非再扐而後掛之義於數則老陽之變十七老陰一少陽九少陰二十七有八變之間多不得老陰蓋不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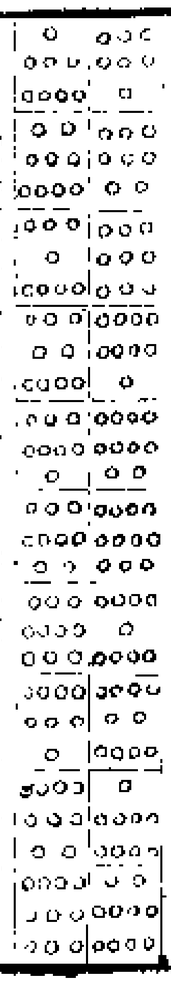
第三揲取第二揲所餘之數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如第二揲求之左手得一二爲少三四爲多是故三少之餘其策三十有六故四之而得九謂掛與扐者十有三也三多之餘其策二十有四故四之而得六謂掛與扐者二十有二也兩多一少之餘其策二十有八故四之而得七謂掛與扐者二十有一也兩少一多之餘其策三十有二故四之而得八謂掛與扐者十有七也

以上三變然後一畫立其三變之間其別六十有四老陽十二老陰四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是故以四營之而得一三五七之數皆天數也蓍得天數故能圓而神卦得地數曰兩儀曰四象曰六爻曰八卦故能方以智今詳推變數爲之圖只點左手扐數其掛與右手即此可推皆自下而之中自中而之上以做爻畫云三少爲老陽者十二謂四營得天三之數積有數一百八其策四百三十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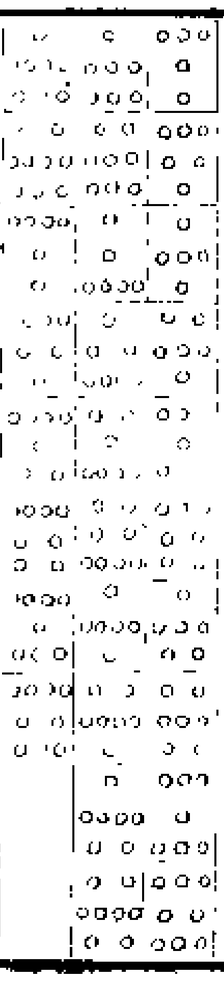


三多爲老陰者四謂四營之得天一之數積其數二十有四其策九十有六

兩多一少爲少陽者二十謂四營之得天五之數積其數三百四十其策五百六十



兩少一多爲少陰者二十有八謂四營之得天七之數積其數三百二十有八其策八百九十有六



右陰陽各九百九十策合爲一千九百八十有四策是爲一爻之變數總六爻之變得萬有一千九百四策內爻位當三百八十四二篇之策當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位數也者合九六而一之也策數也者離九六而分之而又四營之也太玄始於十八終於五十四并始終七十二爲一曰與此義同

卦變六十四卦圖第十

乾 餘卦倣此

一爻變者六　二爻變者十五　三爻變者二十　四爻變者十五　五爻變者六　六爻變者一

姤　遯　否　觀　剝　坤

同人　訟　漸　晉　比

履　巽　旅　萃　豫
小畜　鼎　咸　艮　謙
大有　大過　渙　蹇　師
夬　无妄　未濟　小過　復
家人　困　蒙
離　益　坎
革　噬嗑　屯
大畜　隨　頤
中孚　蠱　解
睽　賁　震
兌　損　升
需　井　明夷
大壯　既濟　臨
節
恒
豐
歸妹
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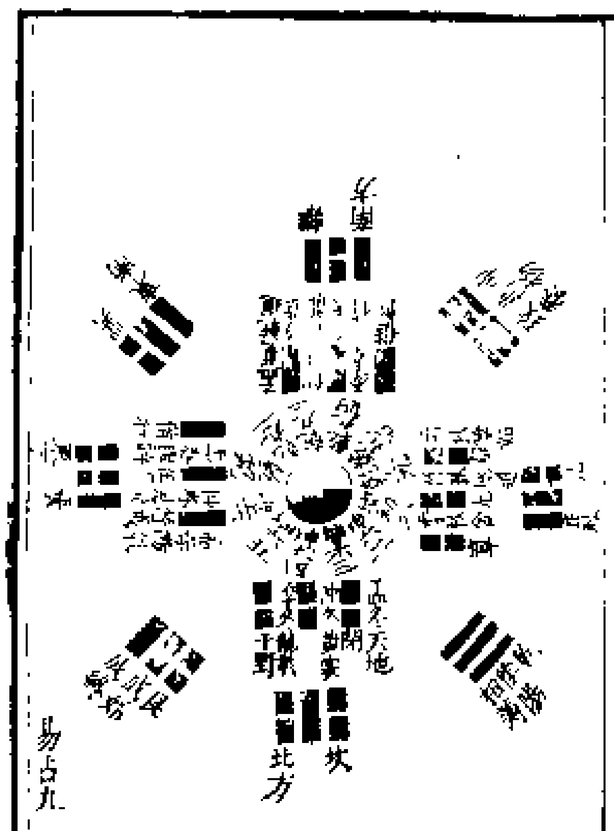
天地生成數配律呂圖第十一

天一 子 生水 十一月 黃鐘	宮	地二 未 生火 六月 林鍾	徵	天三 寅 生木 正月 太簇	商	地四 酉 生金 八月 南呂	羽
天五 辰 生土 三月 姑洗	角	地六 亥 成水 十月 應鍾	宮	天七 午 成火 五月 蕤賓	徵	地八 丑 成水 十二月 大呂	商
天九 申 成金 七月 夷則	羽	地十 卯 成土 二月 夾鍾	角				

右各以所王之方而生五行而土寄王於辰其成數皆在生數之後以其周流於十二辰也自天一至地十順序生之則與律呂上生下生之說相符而虛無射仲呂爲畸數故十二律能生六十

今以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宮考之黃鍾爲宮下生林鍾徵又上生太簇商又下生南呂羽又上生姑洗角此天一至天五數也林鍾爲宮上生太簇徵又下生南呂商又上生姑洗羽又下生應鍾角此地六至地十數也故二均獨無無射仲呂之聲以十二律各五聲考之無射自爲宮爲夷則之商蕤賓之角夾鍾之徵太呂之羽仲呂自爲宮爲夾鍾之商大呂之角無射之徵夷則之羽故二均竟無黃鍾林鍾之聲故曰無射仲呂爲畸數也

乾坤六爻新圖第十二



圖之說曰天形如雞子地居天之中之半其勢西北高東南下乾天也乾之三畫位乎上坤地也坤之三畫位乎下三也者三才之象也然天有十二次陰陽極六月而反故重乾之三畫於東南方重坤之三畫於西北方然後乾初九位乎寅伏于地下經曰陽氣潛藏是也處艮之位前萬物成終始是也九二見于地上見龍在田是也九三春時巳成而陽方上行與時偕行是也九四革春而爲夏乾道乃革是也九五位之中飛龍在天是也上九夏時巳成而陽巳極矣與時偕極是也坤之初六配孟秋之月陰始凝是也六二應地上而當正秋之時地道光是也六三一陽猶存而伏于地下含章是也六四純陰用事天地閉是也六五處中居下黃裳是也陽生於陰中文在中是也上六陽將位乎內陰已極於外龍戰于野是也是故二五中爻位四方之中矣雖然陽生於子故坎位焉陰生於午故離位焉陰陽歷三月而後位以其被於萬物也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吾得夏時焉此連山所以首艮也又曰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吾得坤乾焉此歸藏所以首坤也今乾初在艮位坤初在坤位三易無異致也夫明夷之謙初九變也左氏載卜楚丘之言以爲旦之日古人以寅配初其來尚矣醫家難經爲百刻圖一歲陰陽升降會於立春一曰陰陽昏曉會於艮時此說與易合舊說不同者不暇辨也或難之曰復卦以初九爲主大象何以稱至日曰冬

至乃先王朔巡狩之時是日閉關無是理也王曰元后諸侯曰羣后后通諸侯言侯無省方之禮也然則柰何曰春秋公行書至自某者八十三先王於至之日閉關后於至之日不省方是也如今之歇泊假是也然則何爲商旅不行曰出入關者給納傳符關吏有假則商旅不得行矣是故陰陽生於子午巳見於坎離之畫若畫震兌於東西亦見乾坤始於寅申也

周易古占法下　古周易章句

沙隨　范欽　訂

四明

天左旋一日一周天日月五星右旋期三百六十五度畸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畸一歲日月相會者十有二故天有十二次陰陽中分所以乾坤皆六爻也相變而爲六十四發揮而爲三百八十四爻所以當期之日兼閏而除小月六日著法四營蓋法四時也

王弼謂伏羲重易伊川先生曰舜典曰龜筮協從則重易尚矣司馬遷楊雄謂文王重易者非伊川先生曰著之德圓而神猶日月五緯也卦之德方以知猶二十八舍也

王沆之問六虛介甫曰位虛而爻實之

或問二極迴曰三才各有不倚於一偏處伊川曰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无首吉以臨川只在上九一爻爲非

先儒謂物理深義理淺王泉俞先生曰物理義理不可作兩般看

迴言易爻之變建康李大諒曰易有活法自此始如巽之九五變蠱乃與蠱卦彖相迴先甲先庚是也先儒言變只在蠱之六五爻也履六三應上九然後九五大君以剛健夬決以決其履也九五曰夬夬六三曰武人爲于大君此以應言也睽六五曰厥宗噬膚舊說皆以九二爲宗而不知九二變噬嗑此應爻自變也漸初六曰小子厲有言舊說皆指九三長爲少男爲小子然初六艮之止體本不應四非有乘九三之志而三乃疑其見乘故危之以言謂之小子非禮法之所在也實不能相加也此以應爻之情言之既濟西鄰雖曰六二自是九五君爻處之六二之時不當言九五之君不如六二之臣故小象以時言之

紹興中經筵講頤象

光堯曰自常人觀之慎言語所以省禍節飲食所以省疾人主則凡自內及外如言語皆不可不慎自外及內如飲食皆不可不節

葉石林言易中唯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爲難知迴謂十有八變成六爻每爻蓋參以變故通其變則陰陽相錯遂成天地之文天地之數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蓋伍以變綜其數而極之遂定天下之象如織婦之用綜合衆經相間而上下之也

建陽丘程字憲古嘗賦詩曰易理分明在畫中誰知易道畫難窮不知畫意空箋註何異丹青欲畫風憲古之學傳鄭東卿迴謂易起數以定畫因畫以生辭因辭以明象立象以盡意

繫辭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又曰震无咎者存乎悔王弼畧例乃曰罪自已招无所歸咎亦曰无咎不知何所依據節六三曰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謂過而不知節能嗟怨自治亦得无咎嗟與戚嗟若之嗟同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與出門同人之象同唯王介甫於此不

用王弼畧例

玉泉先生曰泰小人之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爲君子也

漢志曰商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必有所傳也繫辭曰其衰世之意乎

迥嘗解坤之六二曰以敬養其直於內以義行其方於外或曰不若先儒敬立則內自直義形則外自方且曰直方無體可據對曰外不方則害內直義不立則害內敬敬見於正心義見於行事實相爲形未嘗無體也

井谷射鮒舊說爲蝦蟇子然古書未有以鮒爲蝦蟇子者今考爾雅等書宜作蚹爲蠬螔蝓郭樸曰蝸牛古今注曰陵螺廢井中多有之莊子注鮒小鯽顏師古注急就章鯽乃鯽魚載鬼一車舊以爲鬼神然易之爲象也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見鬼神載車豈物之宜哉今以爲鬼方之人所以疑其爲寇而先張之弧也木朝獲羊酉月鬼章猶以鬼爲氏

恒上六振動以爲恒不恒其德者也九三以當位之剛自下應之爭救之者也上既不恒安能容受故羞辱及其所承此陳之洩冶唐高宗時褚遂良輩也語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巫醫治疾者也若九三自不恒其德豈待正固而後吝乎論語古注與此說同

其形渥渥厚漬也公餗所以養賢九四上不得君既覆養賢之餗而膏潤於已者獨厚所以凶也所與者才弱不勝其任故以折足云是亦九四不勝其任也

無祗悔中說薛收問地祗子曰示之以民此其義也詩序以鰥爲矜漢書刑法志哀鰥折獄却以矜爲鰥古書以祗爲示今復以爲祗亦如矜鰥二字可以互用也韓康伯曰祗大也古無以祗訓大者先儒以爲祗然皆改本字矣

迥謂天地之大德曰生此天地之心達乎外者也復其見天地之心此天地之德蘊於內者也不必論動靜

聞人茂德先生謂迥曰頃在京師見人問張無垢曰如何天在山中無垢曰是洞天也迥曰此是戲言天之氣在山中所畜者大也如天地交泰亦以氣言

以六居五以九居二者爲卦一十有六雖爲時不同其十有五皆吉謂人君柔中虛己而任剛德之臣其臣亦以剛中應之唯常卦則不然常從所應漢元帝似之迥嘗爲書以上王刑部刑部名自勤字茂德分水人

芮祭酒國器謂包承小人吉且曰小人不當有吉蓋楊文靖公之論也如王允之於董卓是也迥曰包承之事在小人則吉如婦人吉女子貞之類在大人則否而亨孟軻所以聞王命而不果朝也此事甚難非汎言君子者所能堪故以大人處之上饒公汪先生與玉泉書曰程可久大不以爲然玉泉易說與迥畧同

井雖以汲井爲義然亦有井田之義改邑不改井舊井无禽勞民勸相是也舊以禽飲不擇潔豐鎬之井至深禽獸安能即之

天形如雞子二十八宿布於中規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大象曰天行健所以寓重乾之象大河出戎虜經中國注渤海是也勢西北高東南下也故地勢坤所以寓重坤之象

北方之氣至陰之中而陽生焉家曰習坎重險也於物爲龜爲蛇於方爲朔爲北於太玄配罔與冥所以入純卦中獨冠以習

記曰不耕穫不菑畬凶荀子曰括囊无咎无譽爲儒儒之謂也皆未見彖象文言時爲此異論迥嘗謂古人思慮之微猶不出位舜命禹治水故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同禮曰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不在其位者何以任其責玉泉先生曰心之官則思思則不出其位凡出其位者不思者也

卦爻之辭皆古人已行之事故曰彰往蓋以高宗帝乙岐山箕子之事微見其端或以岐山箕子事在文王後乃曰周公作爻辭若文王之前聖人有辭安得不用況文王者乎如恒九二解之初六萃之九四大壯之九二皆未有辭故小象略發其義

繫辭多古先聖人爲易之辭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之類是也子曰者以別孔子

之文

晁說之作古易彖象別異於卦爻欲學者不執彖以論卦不執象以論爻

迥作古易考曰上篇曰下篇曰彖上曰彖下曰象上曰象下曰文言曰繫辭上曰繫辭下曰說卦曰序卦曰雜卦凡十有二篇與邵康節百源易次序同

唐蘇州司戶參軍郭京作周易舉正自言得王韓手寫定本如曰即鹿无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

學者當本末具舉小學亦不可廢小象有聲韻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下音戶與詩在南山之下同或躍在淵進无咎也咎音咎繇之咎讀爲上聲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慶音羌古人文字中多此類蓋四聲與切響皆借用不可不知也明辨晳也與明星晰晰之晰同音制

卦反對者理亦反如否泰既濟未濟是其章著者也爻之變者理亦變一爻變六十四爻雖初不出初二不出二然乘承而有愛惡應否而有用舍各隨其時非一理之能該故曰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隋煬帝來江都筮易遇離之賁乃以離宮爲寺名曰山火取卦象也後改曰山光在揚州北十五里地名灣頭其辭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王觀賦詩曰不須談賁卦與廢古今同觀字通叟

顏亮入寇會稽士夫筮之遇蠱遯爲占之曰內卦巽初六巽於二剛惟柔巽者能發爲剛故初六利武人之貞至四則田有獲矣田有獲者用武而有功也外卦艮上下不相與以剛上窮其變隨隨內震爲動爲威怒外兌爲毀折隨自否卦中來斷乾之首墜於地下當殺亮

玉泉先生爲都督張魏公筮遇蒙之未濟其伏卦有震用伐鬼方之言魏公書曰程君於此學却是曾留心也衰晚日媿罔功但辦此心一聽之天

魏公罷都督府俾屬官李侍郎椿筮之遇順之賁李曰雖不再用却無他慮以之卦有終莫之陵也李字壽翁洺州人

迥初寓餘姚僧舍筮之遇巽占曰有風火之恐而不及害未幾舍北火發焚十餘室至寓舍止縣取綱維與遺火僧杖之其占曰巽爲風互體離爲火兌爲毀折變震爲驚懼初六爲內卦之主不與離應故曰不及害巽爲寡髮重巽二僧之象反對重兌兌爲決二僧受杖之象

李郁光祖曰易有辭同而旨異前發而後明舉此而見彼者多矣大抵有類於春秋學者有得於此則春秋庶幾矣

荀爽於說卦添物象以足卦爻所載者查元章曰通論類不須添不然更多添亦不盡小象又誰咎也三其二爻辭有无咎字當如前說第三條獨解之六三曰自我致戎又誰咎也其爻中不言无咎雖罪自已招與王弼略例不同

小象稱固有之也者二言貞固乃有是无咎也

說卦於乾坎艮震四陽卦爲馬者三獨艮不爲馬以艮止非馬之性

說卦震爲長男於坎艮不列中男少男有尊嫡之義

紹興三十一年沈丞相判明州時顏亮入寇聞有窺海道者沈以易林筮之遇比之隨曰過時不歸若悲雄雖裴徊外國與叔分離亮前此來洛中留金虜主乎國及虜馬飲江爲其下所殺而今虜主代立所謂與叔分離者乎然其書於乾之姤曰仁政不暴鳳凰來舍四時順節民安其處曾不與潛龍之辭合乾之同人曰子號索哺母行求食返見空巢皆我長息亦不與見龍之辭合其泰之豫曰東鄰好女爲王妃后莊公築館以尊王母歸于京師李姜悅喜其用事蓋誤也莊公築館豈妃后事邪其文不逮太玄遠甚

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王輔嗣作明忌嘗爲說曰居德不一出一入也上六近君衆君子決之當知投鼠忌器之嫌內國器曰禮運百姓明君而自治也貞明亦誤作則蓋八分書石經而明字從日頗曳其兩旁歲久剥缺所以但則字也不見是而無悶朱新仲舍人曰見人所行不是后無悶焉此心潛法也若爲人慟哭流涕身安能潛我方潛而未見人

孰非之此正義中意

司馬溫公議改科舉法范忠宣曰朝廷欲求衆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但非明夷滔裴之義不若清心以俟衆論可者從之不可者更俟衆賢議之忠宣公之意欲用晦以來衆論

坎在內卦或曰有水或曰無水或曰出泉或曰雨作或曰水違行之類殊不以一義該之他象皆然非訓詁之家言象者所能及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即乾坤見之繼之者善也即四德見之成之者性也即利貞性情見之

或曰易占法中有天地生成數配律呂圖於易何用曰此所以辨六爻圖乾初始於寅舊以黃鍾配初九故也

漢儒引易曰君子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緯書通卦驗之文也亦猶先儒引左氏傳爲春秋也近世儒者舉此十六字附于坤卦文言之中曾建大不謂然而黃曾直爲大易傳不知何所本也

張叔潛知遂州筮之遇否張不樂爲解之曰坤爲國土上承于君吉占也但以否故不召還爾成資復得劍州又得隨州

芮公以司業召先筮之得亢龍有悔之爻次年卒爲庚寅年

或人占婚姻筮之遇小過不知其占再筮之亦得小過而占之曰內卦兼互體爲漸漸女歸吉外卦互體爲歸妹說以動所歸妹也

迴鄉作古占法將有九六七八衍策數今見於此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約而半之得五千七百六十是謂中數老陽爻六十九百一十二饒一千一百五十二策老陰爻四千六百有八之一千一百五十二策右列饒之數以十乘之復得二篇之策十也者自甲至癸以當日少陽爻五千三百七十六之三百八十四策少陰爻六千一百四十四饒三百八十四策右列饒之數以三十乘之則復得二篇之策三十也者自朔至晦以當月

或問乾坤動靜曰乾動而坤靜有常也方乾動而直坤乃順乾而行故其動闢及乾化既終乃靜而專而坤用事坤亦靜而翕

童蒙童觀宜作僮童僕宜如字

列子曰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迴謂一變爲七其中有六七變爲九其中有八九復變而爲一其中具天地之數然不若只爲易不必偶合他書

朋盍簪王弼曰簪疾也陸希聲本作捷所以訓爲疾晁以道云古冠服無簪故迴於豫傳占法中辨之即弁服之笄也

武人爲于大君古今訓詁之家未有能彷彿者王沇之問介甫曰議者以謂上九爲大君六三應於上九有用於大君之象介甫曰武人以有爲爲大君用舊說以陵武加人欲爲大君尤不近理蓋六三應上九則陰柔乘剛故九五大君以剛健夬決六三之履耳故九五言夬履六三小象言志剛也者以此

先儒曰七八卦數九六爻數沈存中筆談曰卦爻之辭皆九六惟連山歸藏以七八占迴於古占法中辨之矣然七八之數必將馴致於六九謂其無朕易不能言者非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謂聖人成天地之能也易有陰陽而道行乎其中非是元氣中列而爲三才也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而太玄三摹以準三才者宜非是蓋律數三紀布於十二辰紀分四辰初不自太極中分

蜀人馮時行字當可嘗言易之象在畫易之道在用號縉雲先生其學傳李舜臣仙井人字子思亦有易傳

元城先生論易曰今之學者言象數則諱談義理言義理則恥說象數若象數可廢則無易矣若不說義理又非通論

易與太玄皆以道義配禍福故爲聖賢之書陰陽家獨言禍福而不配以道義故爲伎術如李林甫之得君彼則曰吉顏魯公以正行乎患難彼則曰凶故文中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

邵堯夫曰誰信畫前元有易畫之前豈無天地陰陽乎或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不知何故發此語

近世儒者言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蓋泰言志在外否言志在君之意也此義雖精而與易象不合廟堂豈初九之位乎

迥與南康使君朱秘書論太極曰一室之小六合之大春熙之而溫秋肅之而凉晝而明夜而昏其體定不隨溫凉昏明之變化也推之於一身之近萬物之散殊亦莫不然

或問性命迥聞於師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故乾爲君坤爲臣者命也盡君道盡臣道者性也其他上下交際皆然

譙定字天授涪州人嘗授易于羌夷中郭載載告以見乃謂之象與擬議以成變化之義郭本蜀人其學傳自嚴君平定嘗過武侯廟觀八陣圖謂必本於易嘗見伊川先生于涪伊川欲與同修易書後迥伯舅和國許公薦于朝授通直郎扈從維揚先是胡原仲嘗與定游從於京師劉勉之爲作傳

迥謂凡乾道資始者皆有可見之象也鳴鶴在陰則擬易而爲言者也藉用白茅則議易而爲動者也下文七爻乃發明言動變化之義不必求之於深遠

迥作周易古占法其序引曰邵康節以易數示吾家伯淳或謂明道先生道德嚴重不當輕易字之迥曰楊修曰吾家子雲老不解事強作一書悔其少作蓋有來處也聖如仲尼門人猶字之

隨之初九曰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此文王之時二南國君從周召者也故上六曰王用亨于西山彖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隨時之義大矣哉非文王孰能與於此

无妄六二小象曰未富也蓋本爻以耕穫菑畬爲辭不耕不菑方聽九五倡始未暇爲富也小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家語記孔子曰凡持滿而能久者未之有也非道益之謂也道

彌益而身彌損

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九五爻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蓋日有十辰有十二相錯而爲六十其間之日六故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也其意義則事物之始必飭其終必蠱伊川曰始終惟一時乃日新先後甲者屢提其始而飭蠱也如商人每稱成湯周人每稱文武唐人每稱武德貞觀間皆此義也六十之間庚之日六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者於事物過中則屢施之號令所以防蠱也巽九五之爻變蠱先儒論爻變只變蠱六五今乃入蠱之繇辭其意義特精深此類不一蓋於前章論之

或問古人罰弗及嗣書有孥戮之文何也迥曰易謂小懲而大誡故誡之之辭可過也玉泉先生再三稱之曰不着仁心安能測知淺深也哉然先儒謂懲治小罪而大罪知誡不以爲誡告之辭當有能辯之者先是建炎中某公謂玉泉先生曰圍城中人大者宜誅三族小者誅其身不如是不足以振起衰弱先生曰若解迫令弟在圍城中公置太夫人於何地其公愕然字書曰誡言警也則迥說爲是

坤地道也爲均里井之義

先儒以西鄰禴祭爲文王東鄰殺牛爲紂然文

王與紂非既濟之時

伯舅和國易傳曰乾元一陽也坤元一陰也迥謂乾內卦三爻配元外卦三爻配亨內卦變配利外卦變配貞其四時變通之運如此

先儒曰序卦非易之蘊朱待制新仲嘗謂迥曰序卦非聖人書唐僧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然則今序卦亦出於經師可知也而其間臧及對卦變之義其雜卦之末又出一卦特立之義

易有无悔有悔悔亡又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震无咎者存乎悔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亢而卒不悔悲夫乃以龍亢爲非有悔爲善以有悔爲善則無悔爲不善乎

張芸叟疑大觀在上之文且言陸希聲深病爻辭之不類輒欲去取歐陽公童子問王景山儒志亦疑於易文聖人之言遠如天固難知也謂不類非也

泰小往大來否大往小來陽數饒其體大陰數乏其體小在人則如孟子所謂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玉泉先生屢言君子有天下之私小人有一己之公其言本王景山儒志所載也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序謂列貴賤者存乎上下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其言偶與大有上九爻同實不相謀

井公讀迥古易占法曰兩儀者乾坤之初畫也

四象者乾坤初與二相錯而成也曰方其爲兩儀四象時未有乾坤之名迺曰春秋公羊傳當隱公時公子翬謂威公曰吾爲子日隱矣漢紀高祖嘗繇咸陽蓋借後來定名稱於前日也

先儒曰周以建子爲正夫陽之始十干十二辰之端也日月初躔爲星之紀而其辰在丑故商以之爲正夏正建寅人事之所始也仲尼取之矣迺曰易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兌正秋也則夏王建寅可知不可但言便於人事

易者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也而辭象變占皆易中之一體主於一則用其三至秦指爲卜筮之書豈秦人以巽言對暴君俾得不焚抑所見者然邪近世郭兼山乃曰周易古者卜筮之書是襲秦人之繆也

伏羲文王孔子之爲易由略以致詳未嘗有異道也後世訓詁所得有淺深或支分派別乃入於讖緯壬遁之學耳故曰前聖後聖其歸一揆

漢東萊費直序焦延壽易林曰易者廣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推此言之繇辭說卦所以爲未盡也故連山歸藏周易皆異辭而其卦雖三家並行猶一隅爾

隱者書曰無窮妙義盡在畫中辭外見義方審、易道則觀象識辭可以知變占矣

杜欽巽於王鳳以剛巽柔故小象謂志窮吝也

伊川先生序易傳門人曰太漏泄天機此未得先生之意者也乾坤示人以易簡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初未嘗祕何漏泄之有

比之初六曰終來有他吉子夏傳曰非應稱他也

子夏易傳京房爲之箋先儒疑非卜商也近世有陋儒用王弼本爲之注鄙淺之甚亦託云子夏凡先儒所引子夏傳此本皆無之熙寧中房審權萃訓詁百家凡稱子夏者乃取後本贋

奇數一二三四策數六七八九五與十不用變數九六卦數七八陽升而陰降九六者易數之窮也

木火字立坎離之畫古文以字亦坤畫　或曰木字離合巽畫

迺隆興甲申易傳成筮之遇巽之恒淳熙癸卯將爲文史評遇大畜

未濟之九四應於初六患在內也既濟之九三應上六患在外也患在內者如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患在外者如抵掌於伊吾之北者矣

莫子齊爲會稽校官忽問迺曰邵康節云宋四世而盛九世而中興何以知其然對曰周公曰商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是以聖人爲易必於道德而不必於數有以是意告上饒公汪先生者先生曰若以此論康節則待康節亦淺矣

碩果不食井渫不食兩不食字詞同而旨異前不食字謂陽實碩大不侵食於衆陰也後不食字言君子之才既已修治而不爲時用前爲美後爲恨

迺謂艮爲果蓏在草曰果蓏故曰上實而下柔也舊說木實爲果草實爲蓏爲二物然則與乾爲木果者何以分別也說文曰在木曰果在地曰蓏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蓏皆指爲二物也幽詩曰果臏之實亦施于宇則爲一物可知若木之實豈能延施于宇邪近世有江棄才孺曰肉在內殼在外有包裹之義者謂之果核在內肉在外者有倮露之義者謂之蓏此由字說中來皆臆說也

待制程昌禹建三年守蔡州屢挫羣盜敗虜人初令術士趙井筮易孟之无妄趙曰吉俄除鼎澧鎮撫使時中原其亂蔡人盡隨待制渡江復破楊么鍾相李合戎等劇盜蓋利用爲依遷國之爻也見劉瑞祐蔡鼎紀實錄（仍趙井占曰吉蓋以興利而且无妄軍必捷不出三日克在西南井未能知遷國之義也）

京房易積數曰初爲下貞二爲中貞三爲上貞四爲下悔五爲中悔上爲上悔二三四爲互體三四五爲約象今傳注未有約象之名唯術家見之

乾九五下應坤六五坤六五上應乾九五如舜湯得皐伊故皐伊爲聖人之耦

曹建立之以无妄名齋迺告之曰无妄有正與

匪正先儒以无妄對有妄者非若爲齋名於理未安建玩繹經文大以爲然久之建殺趙成玉爲作行狀晦翁朱先生作墓表皆曰立之以无妄名齋豈不果改邪

繫辭論易言非夫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似指文王也內無睿知爲之主宰則視聽接于外者必惑是以書稱堯舜聰明故耳目聰明皆聖人極則之德也其曰古之云者非見而知之

都聖與少卿作周易變體推廣沈丞相小傳如觀之九五不言觀我生君子无咎獨論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推象數過當

孫皓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頤三四五變也以乾變坤內動而外止尚廣謂青蓋入洛者如此

彖言象者三剝也鼎也小過也然易者象也無非象也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王介甫曰安土則不擇也而安之司馬公謂仁者求諸己不求諸人安土敦仁則內重而外物輕乃能自愛迥曰君子敦乎仁愛則使下民安土彼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民卒流亡者以君子不用仁愛故也

解九二曰田獲三狐劉彝傳曰狐者性疑而情姦晝伏夜動小人之道也其說若有思致然未濟彖曰小狐汔濟未出中也蓋謂九二也則不見情姦之義

六爻不變以卦彖占一爻變以變占此諸家言占例之所同也然巽之九五變入蠱卦彖辭之六三其凶在所應此非例之所能拘故古人三人占許爲別說蓋易變動不居非一理之能盡也當因所問而推其義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介甫曰內隱而外顯今章句曰指易之書言之蓋爻象動乎易書之內吉凶見乎易書之外也

沙隨卜筮圖

謀及乃心
自忖度
不離於道
不害於義然後筮
揚雄曰不軌不筮
謀及卿士
是皆識古今知道義之人
苟可告心已鮮覩矣
謀及庶民
彼皆愚而神
且可告彼皆愚而神
謀及卜筮
鬼神聰明亦爲而一焉吾聞戒不敢爲儆告必不我誣

周易古占法卷下

周易古占法書後

蕭廣卿曰迴字可久號沙隨雅陽人登隆興元年第嘗爲德興丞以女妻嵩烟卒老女家今墓在焉外曾孫壽民謀表章之初嗣邑庠朱文公爲書沙隨先生之嗣六字文公嘗稱迴爲愷悌博雅君子迴作古易考曰上篇曰下篇曰彖上曰彖下曰象上曰象下曰文言曰繫辭上曰繫辭下曰說卦曰序卦曰雜卦凡十有二篇與康節古源易次序同易書之外有春秋顯微例目

浙江通志程迴寧陵人靖康之亂徙居餘姚嘗受經學于嘉興聞人茂德嚴陵喻樗

胡一桂曰康節百源易實古易也沙隨蓋本諸此而篇第與二呂氏合只以文言在繫辭之前爲不同耳

周易古占法一卷古周易章句外編一卷

宋程迥撰迥字可久初家甯陵之沙隨後徙餘姚受經於嘉興聞人茂德嚴陵喻樗隆興元年舉進士嘗爲德興丞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此書世無刊本凡藏書家所傳寫者均作二卷前卷題曰周易古占法上凡十一篇復卷雜論易說及記古今占驗題曰周易古占法下又題曰古周易中有一條云迥作周易古占法其序引云云顯非占法之下卷矣考宋史藝文志載迥古易占法周易外編二書均止一卷然則止前卷十一篇者爲周易古占法其後卷自爲周易章句外編後人誤合爲一書因妄標解題以迥周易章句十卷外編一卷占法一卷古易考一卷並列而總注其下曰程迥可久撰其論占法雜記占事尤詳易考一卷並列而總注其下曰程迥可久撰其論占法雜記占事尤詳占法雜記占事尤詳則通爲一編自宋已然傳寫淆亂固亦有由矣其說本邵子加一倍法據繫辭說卦發明其義用逆數以尚占知來大旨備見於自序後朱子作啟蒙多用其例吳澄謂迥於朱子爲丈人行朱子以師禮事之云

四庫總目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周易古占法一卷古周易章句外編一卷

此書世無刊本凡藏書家所傳寫者均作二卷前卷題曰周易古占法上凡十一篇後卷雜論易說及記古今占驗題曰周易古占法下又題曰古周易章句外編中有一條云迥作周易古占法其序引云云顯非占法之下卷矣考宋史藝文志載迥古易占法周易外編二書均止一卷然則止前卷十一篇者爲周易古占法其後卷自爲周易章句外編後人誤合爲一書因妄標解題以迥周易章句十卷外編一卷占法一卷古易考一卷並列而總注其下曰程迥可久撰其論占法雜記占事尤詳則通爲一編自宋已然傳寫淆亂固亦有由矣

豐氏目錄有舊鈔本云首卷題曰周易古占法上凡十二篇曰太極曰兩儀曰四象曰八卦曰重卦曰變卦曰占例曰占說曰揲蓍詳說又圖三曰一卦變六十四卦圖曰天地生成數配律呂圖曰乾坤六爻新圖其雜論易說及起古今占驗題曰周易古占法下又即於是行下題古周易章句外編案陳氏書錄解題有周易章句十卷云云則外編附於章句與占法雜分二種此蓋由撮拾殘賸者誤合之也天一閣范氏刊本與此同玉繩案提要前稱十一篇誤陸氏盧書志有范刊周易古占法三卷並載紹興三十年迥自題其標題及卷數與盧說異蓋誤丁氏藏書志載范刊本標題與提要同亦未晰

易原

撰昌大程

易原序

卽易求易。設有見焉。則不越乎乾坤之變耳。夫子之所以論卦也。旣從无易之初。而言其所由播。又從有易之後。而究其所由復。顧學者少能反隅耳。易之播復。旣不可見。則象數編緒。恐无宿矣。太極之一。旣不知其以何爲一。則遂折而入于天一也。妙物之神。旣不知其終與一會。則遂付之易外也。天地五十五數。洽書紀其全。河圖著其變。大衍又極其變。凡其增損離合。由不書而宿之于胷。其必有道矣。而參晉其宿者絕少也。則是裂一易而四之。亦无害也。噫此易原也。世此而他談。雖詳。抑末也。況末之不究。又其多歟。于是四象之四。參五之參。因二之二。逆數之逆。三人一人之損益。天五地十之隱見。陰陽分明之有初。卦爻變與不變之所起。皆易總也。考求諸家之說。則往往各是其是。旣已无所統一矣。而其所立之則。推諸解例。設有不通。率皆沒而不說。則易旨何由可明也。又況別有因誤生誤者焉。于是別異四卦。(離震、離兌、坎、)以信其分爻當日之說。類立七數。以變夫揲蓍用四之則。諸如此類。未易究舉也。予夙嗜不安于此。淳熙辛丑。歸自泉南。僑居吳興奉祠。凡四更年。多病罕出。遁得以其暇力。深探覃討。乃粗有見。已而反諸先儒之論。率多不合。姑亦未敢自信也。揚子雲曰。彖言淆亂。折諸聖。夫子之立繫辭說卦也。正與一易立爲權度也。于焉而求其衷。則有宿矣。使諸家之說。協諸夫子而協歟。則無問乎何人。無問乎其說之嘗行乎否也。予嘗主而用之矣。如其未也。則予不敢舍夫子而詭隨也。嗚呼。其亦不量也矣。疑衆人之所不疑。不主

久導。而務求其初。思而未遂。至忘寒暑寢食疾病。及每有得。則心開神王。不知世間得喪。而身之疲老也。書成。名曰易原。易之原未易見矣。姑識吾志焉耳。世必有知道者。而加取舍于斯矣。苟知我乎。其將在此。而或罪其不量。亦不過惟也。苟有達識之士。得易之衷。而與之是正。則予亦樂聞其誤也。吾求遂于易焉耳。其說之出乎人我无間也。若夫蓍非易也。而易之象數寓焉。苟其揲歸失指。則理亦隨戾。故別爲蓍說以明之。說雖致察。而稱謂雜複。易以相亂。故又加立之圖。圖成而數著于象。凡其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皆可卽此以求矣。不謂卦爻在是。而易亦止是也。新安程大昌序。

易原

提要

臣等謹案易原八卷。宋程大昌撰。大昌、字泰之。休寧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歷官權吏部尚書。龍圖閣直學士。謚文簡。大昌學術淵深。于諸經嘗有論說。以易義自漢以來。紛紛尤甚。因作是書以貫通之。苦思力索。四年而成。宋藝文志、文獻通考。皆著于錄。陳振孫稱其首論五十有五之數。參之圖書大衍。爲易之原。而卦變揲法。皆有圖論。往往斷以己見。出先儒之外。今考其所論分爻值日。乃京焦卦氣。其始于中孚。本用太初法。與夫子所謂乾坤之策。當期之日者不合。復姤生卦。說始邵子。但乾坤生六子、說卦、傳有明文。不得先有六畫之卦。後有三畫之卦。鄭康成用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以應大衍五十之數。本于乾鑿度。與馬融之增北辰。荀爽之增用九用六。不過以意決擇傳足。初无不易之理。張行成別立二十五數。以推大衍。則是五十有五數之外。別有二十五數。更非孔子所曾言。其參互折衷。皆根據大傳。旁通交推。于易義實有所闡發。不徒文詞之辨博已也。其書久无傳本。惟程敏政新安文獻志載有三篇。故朱彝尊經義考。以爲已佚。今散見于永樂大典中者。採掇得百有餘篇。尚爲完璧。謹釐訂編次。分爲八卷。大昌禹貢圖說。嘗刻入通志堂經解中。脫佚不完。已從永樂

大典考輯補正。今是書又爲寘綴成編。數百年儒儒未見之本。重得表章傳世。庶俾大昌撰述之苦心。藉以不泯焉。

易原目錄

卷一

河圖洛書論

一 河圖之圖 五行志 先階

二 河圖所起

三 河圖所起

四 洛書圖并說

五 五行生克異序

六 五行相克之圖并說

七 五行生克相濟

八 五行生克之原

九 五行生克之理

十 漢志五行生克

十一 漢志五行相克應河圖之圖并說 依河圖位序 與洛書不同

十二 五行相生遇三致克之圖并說 用洛書五行位序與河圖不同

十三 漢志五行生克譜凡五

十四 圖書入易

十五 參伍

十六 一期節候以五而三河圖寫其數

十七 易用河圖參伍立數

十八 易數以合期爲準

十九 逆數

二十 圖象日蓍象斗

二十一 三數始巽終坤

卷二

論十八篇

一 五爻變始其數不定

二 七之立數不常

三 五行半五遺十

四 土數不可虛加

五 太元无十

六 古數主九

七 列子九變圖

八 列子言河圖

九 列子言河圖

十 五行生位本是王位

十一 八卦无士卦圖

十二 八卦不立士卦

十三 八卦分載士德

十四 分爻當日遂至別異四卦

十五 分日應五行

十六 立分當日

十七 六日七分

十八 分爻記日之誤

卷三

論數十八篇

一　本數用數設數
二　設數
三　本數凡兩譜
四　用數凡三譜
五　設數凡七譜
六　用數設數之別
七　九六倚數名爻
八　筮設數問
九　皇極无數
十　圖數已入八卦自用圖序配卦之圖并說
十一　八卦分朋之圖
十二　六卦分朋附乾坤
十三　卦數
十四　三數爲大衍可取四策

卷四

論一凡七篇

一　諸家說虛一異同
二　誤以實一言借一
三　老子說一本易惟王弼能知
四　王弼說虛一
五　易以一爲祖以神爲至
六　一神
七　一能无爲无不爲

論二凡五篇

一　因二明失得
二　事物悉載二
三　易總數悉用二爲致變之地
四　六十二卦奇耦多少凡四譜
五　卦序

卷五

論三凡八篇

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二　天地男女兌艮
三　三人損一一人得友
四　陰陽之合爲三
五　實二設三
六　實二設三
七　三損一一得友象適在損
八　二之取象以陰陽配對不專用數之多少

太極生兩儀論七篇

一　陰陽本分爲一
二　老子明一爲太極
三　一非數
四　借數明一
五　老子以同獨明一
六　老子以同獨明一
七　易書无太極

儀生四象論六篇

一　劉牧以一二三四爲四象
二　七八九六非四象
三　易數皆本四
四　五行未爲五材故可象
五　諸家言四象
六　劉牧言四象

象生八卦論十二篇

一　八卦分成四氣
二　八卦配四時圖　四正四維唱應并說
三　參天兩地
四

四　五不爲象
五　九不爲象
六　四象取象不在天五以後七八九六不主四時
七　七八九六非四象
八　易數迭爲唱應
九　九六生七八圖
十　九六生七八
十一　合爻成卦分爻名七八
十二　二四函五

卷六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辨張氏述衍
蓍法
分而爲二　掛一
歸奇于扐

卷七

孔穎達揲圖
畢中和圖
揲蓍說
一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
二　掛一以象三
三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四　歸奇于扐
五　揲四出扐
六　扐
七　張程始正唐人以扐爲策之誤
八　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九　三大揲出扐掛一歸奇出策成爻之序
十　準策畫爻

十一　四營而成易
十二　十有八變而成卦
十三　孔穎達說掛扐
十四　劉禹錫傳畢中和揲法

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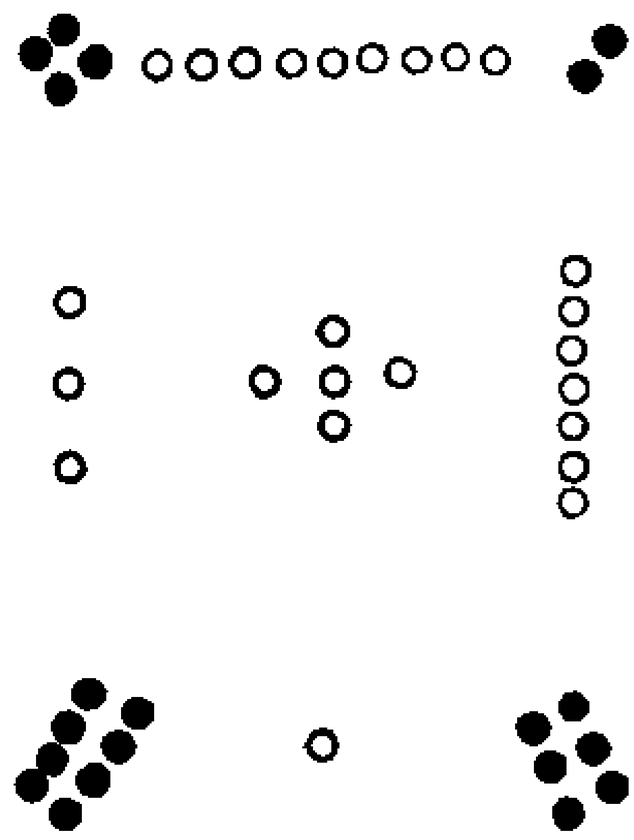
論卦二十六篇
一　重卦非文王
二　設卦占卦之別（案自第三篇重第十九篇及缺）
二十　古筮論卦無引及三卦是一重卦止于一變（案自第二十重二十三篇及一缺）
二十四　著卦與重卦先後之序
二十五　聖人不專用占
二十六　春秋時取卦不以占
附一篇
辨疑四篇
一　鄭復姤生卦
二　古卦以數同相比與鄭鄭異
三　鄭鄭異同
四　鄭鄭本之卦而不用之卦
乾坤之卦圖
復姤之卦圖
乾坤六子圖

易原卷一

宋 程大昌 撰

河圖洛書論

一 河圖之圖五行生克附



案劉牧易數鉤隱圖，以四十有五爲河圖，五十有五爲洛書。朱子作易學啓蒙，用蔡元定之說，因互易之，遂與於本義。大昌遵遵劉氏鉤隱圖，故與諸家不同。

二 河圖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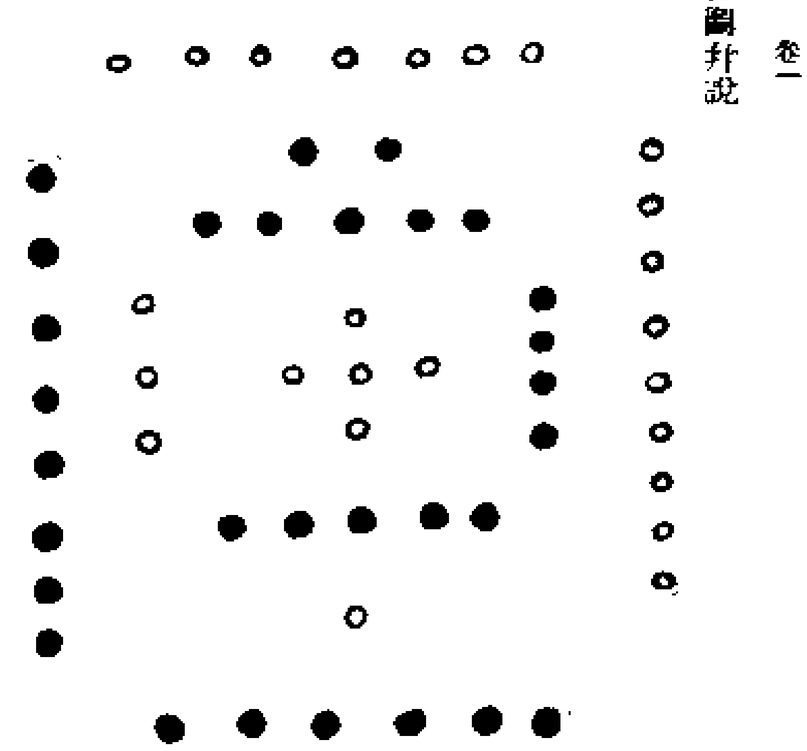
案程敏政新安文獻志，載易原三篇，其一爲河圖洛書，而無一河圖之圖；二河圖所起，三河圖所起，標目且誤合爲一篇，遂依原本校正。

劉牧易數鉤隱圖所載河圖九位，朱震曰：本出陳摶四傳，而牧受之。此圖之附著五行者，則予之所明也。案新安文獻志，載此篇，劉牧李明也四十字。夫子之言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易于圖書，固所兼法也。周人寶藏河圖，孔子歎河不出圖，是河圖也者，方盛世實有之，非後世傳會也。孔安國曰：龍馬出河，伏羲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皆歷代寶傳之。案新安文獻志無此六字。又曰：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出川，于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次。案新安文獻志無此字。第之，以成九類。劉歆曰：虙犧氏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保其眞，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也。案新安文獻志聖人以下十九字，無歆又序洪範曰：自五行至六極，凡六十五字，合。案新安文獻志無合字。洛書本文也。夫安國之謂文者，數著乎象，而錯綜可觀焉耳。非謂後世文辭之文也。歆謂洛書有字，則全與孔異矣。夫二子在漢，皆號精博，而違異如此，予于是疑此時圖書已自不存，故各出意想而終无定證也。然而劉歆專佐符命，正使漢家秘藏有之，歆何以不得而見，此不可曉也。

三 河圖所起

鄭康成則直曰：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說者謂其本諸緯書，緯書者，衰平間，實始有之，非古也。不可據也。而其誤有可以理證者，典籍之字，生于卦畫，卦畫之智，發于圖書，易謂書契取夬爲象，是八卦已重，而文字始生也。若圖書方出，而篇章已具，則夫子謂書契取夬者誤矣。此自可以意曉也。特不知漢未遠古，二圖尚皆茫昧，而陳摶之徒，生一二千年後，何從得之也。然而九位者三列數之，旁正縱橫，无有不爲十五。故劉牧、李泰伯、悉謂非人智所能僞爲也。劉李之言近也。而乾鑿度本出漢世，其書多言河圖，而曰：太一取之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十五也。夫太一非所論也。其所謂四正四維，環拱一五，无往而不爲十五，卽此圖也。然則昔之作爲乾鑿度者，實嘗親見其案新安文獻志作是。圖矣。其書言七八之象，九六之變，皆以十五爲宿，蓋于圖乎得之也。乾鑿度也者，世儒多有引之以明易指者矣。而鄭康成之論大衍，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爲五十，而亦自乾鑿度出也。晉人張湛傳列子，至七變爲九曰，此章全是周易、乾鑿度，則漢魏以降，凡言老者，皆已宗而用之，非後世乃始案新安文獻志無乃始二字。託爲也。然則圖書也者，乾鑿度實能得之，而孔劉反不得見，不可曉也。案新安文獻志不可曉也，什何耶。所可言者，其四維四正，皆爲十五，正符陳摶所傳，則其來已古，可篤信耳。且說易者，莫古于繫辭矣，而繫辭之言圖書也，正與天地變化、天象吉凶、同在聖人法效之數也。則謂以數發智者，信而可證也。謂有字有書者妄也。天何言哉，而況遺字成書，明與世接乎。

四　洛書圖并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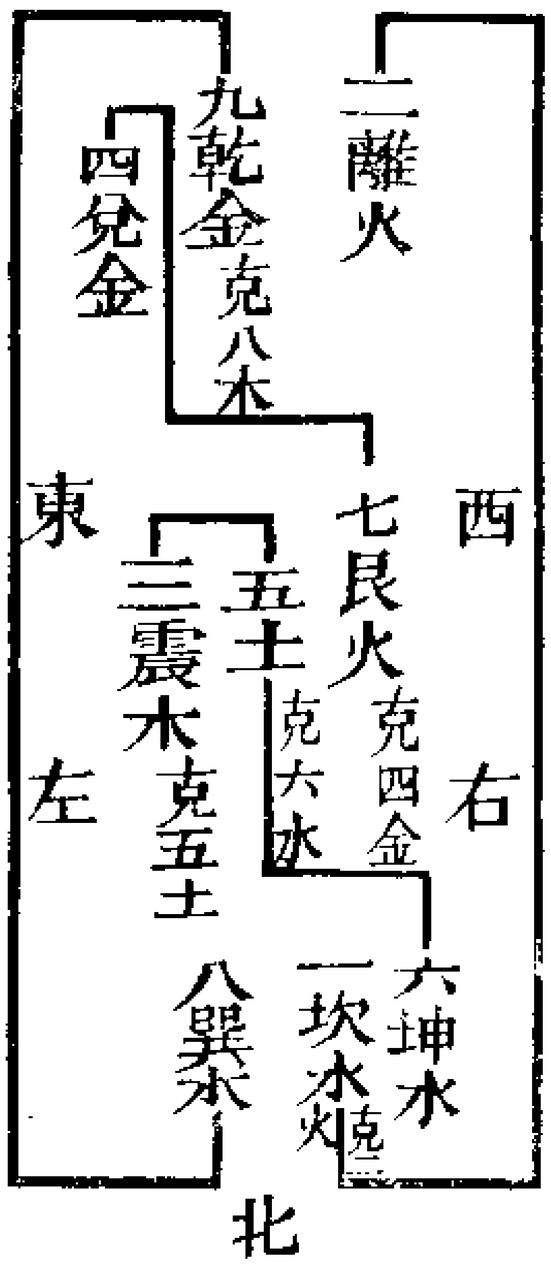


右洛書圖，亦牧傳也。易之天一以至地十，正此書之數也。揚雄太元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雖蓋見此書，而得其駢立之位，故曰宗，曰朋，曰友，曰道，曰守也。

五　五行生克異序

圖書之寫造化，固皆天地五行之數矣，而其並數立象，有不同者。蓋八子四而生成相襲者，書也。書之五德，則皆即東、南、中、西、北之五位，而以序相生也，析四爲八，而羅立以宗一五者，圖也。圖之五德，則又循北、西、南、東、中五位，而以序相克也，均之其爲模肖五行焉，相生者，順天而自左旋右，則四時迭遞之序也。相克者，逆天而自右轉左，則五德交濟之原也。何謂順，木、火、土、金、水，次比而爲春、夏、秋、冬者，是其左行而右旋者，正與天合也。何謂逆，處土于中，而水北木東，固其位矣，金南火西，乃與生位相反，則皆自右而向左，其行正與天反也。革天行之序，而致其矯，夫是以命之爲逆也。故易之取數也，无不參四而增多，即寫四時之序，進之，而至于八八其卦者也，其制變也，率皆本五而致衍，則依放參伍，以成文定象，而制其生，使入于成者也，故圖也，書也，皆易原也。

六　河圖五行相克之圖并說



右河圖白有本序，今用五行之數，附著八卦者，貴其相克者之與卦數，亦皆見前可考也。相克之次，歷土、水、火、金、木、五位，而序來之，則其自右旋左者，皆其展轉相制者也。至震木而復克中土，則其序一周矣。

七　五行生克相濟

五行之既爲五材也，遂可舉末明本矣。雨露之于木，薪擠之于火，是其能生者也。木受斲而材，金就冶而器，是其能克者也。諸如此類，生克之理，信而有證矣。然所談不過形下之器焉耳，及夫能生能克者，其理必有所起，既生而復克也，其用必有所著，則是超乎器而爲道者也。理之及此，則罕有究而言之者也。蓋嘗深思其故矣，有陰有陽，然後有交有變，故陰陽二者，未嘗或能偏无，而亦不免偏重也。惟夫造物者，兩存消息之機，對出盈虛之則，陽進則陰退，陰盛則陽起，故剛柔盛衰，相倚以濟，生生不窮也。古語曰，天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人見其抑陰若陽而退之也，則指以爲能克也，又見其舉陰若陽而進之也，則指以爲能生也，要其實致，則皆不離乎更益而迭虛者也。故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又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此二者，生克對起之理甚明也。蠖屈其體，而後有以爲信，則克能致生之理也，橐之不虛，則无以再致其翕，是生亦能資克也。有生有克，故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造化遂以對出也，然則生與克，同機括而異形見耳。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則其克非生也哉。

八　五行生克之原

循五德以求其故，則其生其克，大抵遇三則變，周五則復也。五之復也，循生數而造極，則遂反初也。二之變也，革其生序，而數其偏重也，是爲同一機括也。何謂至五而復，天一之水，主右爲向，而歷木、火、土、金，迭遞相生，盡五而後再返其初也。故五德周竟，而一水復起也。他四行之同復，準此可推也。此可以見其有增无損矣。何謂至三而變，水生木，木生火，水、木、火，則三矣。故水輒克火也。火之所生者爲土，已乃轉而生金，既而火又自克其再傳所生之金也，亦已三變也。金、水、木、具而金遂克木，木、火、土、具而木遂克土，土、金、

水、長。而七遂克水。則皆遇三而變也。三而必變者。可以見其礙而必抑也。若舉生克之理。而驗氣節之序。則周五而復者。蓋今歲之除。明歲之初也。四時皆竟故也。遇三而變者。中分一歲。而具寒暑相更者也。此皆其生克。可以事驗而效言者也。惟土之寄王。不可槩約。而理亦不出乎此也。且夫生之與克。疑其不容參合矣。而圖之始北。而自右向左以旋也。循五德求之。則比比相次者。皆其相克之位也。書之始東。而自左旋右也。從八列求之。則列八相比者。皆其相生之次也。左右雖異。合而言之。則其生其克。皆以序應也。然則河有圖而洛又有書者。蓋天地以此互寫生克。而啓悟聖人。不厭其詳也。洪範之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即書序也。六府之水、火、金、木、土、即圖序也。方其紀數。則用本然之序。故初一之五行。自水至土。顯顯五行耳。无所預乎人力也。及其效用。則相克之理。實效乎人。其曰六府孔修。又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致用之謂也。故劉歆約此類而槩爲之言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九　五行生克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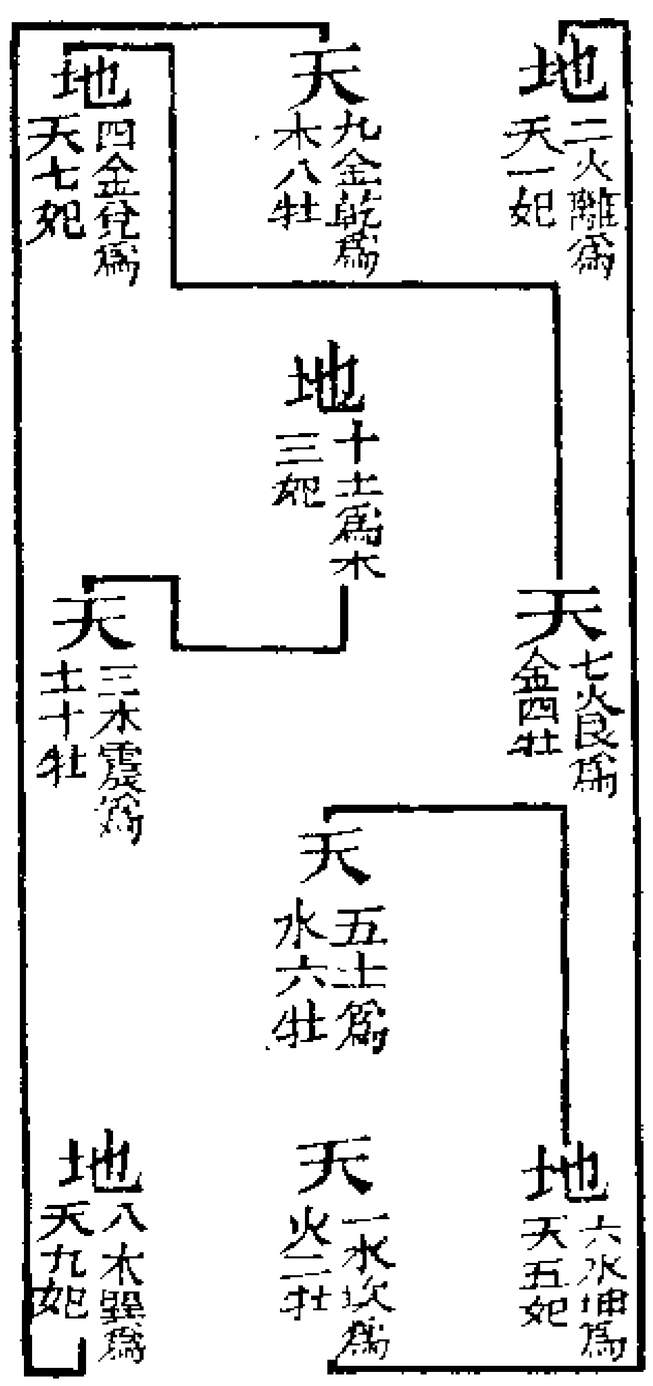
斗杓所建。而當亥、寅、巳、申、則四行所生之月也。謂木之生于水也。以其從亥至丑。更冬序者三。而其生始著乎寅也。是爲水能生木也。驗之以事。則土得雨潤。而木以成質。是其顯而可見者也。類而推之。火之自寅而巳也。金之自巳而申也。水之自申而亥也。皆一理也。惟土之生。雖寄體乎更迭之序。而四行之類。以成體者。實不與四行均敵也。其曰火能生土。木能克土者。非夫火力誠能盡予之以生。而木力盡能致克也。方且推明回復之理。則不容不以序言也。亦猶乾坤實生六子。而著諸八卦。則分位就列。反與六子周匝相次也。今日即五行以成五材者。而求其生克。則易明矣。回山迤隄。能障怒水。是水固嘗見克于土矣。木根土行。壞地爲之墳起。新衍再種。則地力爲之退減。則木力亦能克土也。此其爲生爲克。咸有狀。（草木也。）月雨皆水也。）若超回復之序。而槩言其祖。則天下无不土自根之木也。則土固不止于生金而已也。茫茫九土。皆非灰燼所化也。則土生豈專資火也。今謂土獨生金。而火能生土者。姑從五生五克而取一理。以明回復焉耳。而四行之生之克。无不資於土方者。乃其正理也。若夫書之敘生者。則固協諸四時而易見矣。而圖之致克者。則常先乎四氣而難推。故當別白圖理而詳言之也。

十　漢志五行生克

漢儒常言五勝矣。最爲明審也。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合。而陰陽異位。故曰妃以五成也。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大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牡也。火水妃也。此正從遇二之變。而命其克制也。夫水爲火牡。能制之謂也。火爲水妃。受制之謂也。此其立喻。兼生克而參言。最爲得情也。牡之能制。妃之肯聽。則其氣類同。而肯相受。故其克制得行也。蓋木也者。資生於水。而火也者。又資生于木也。以其所從得生者。而還以制之。是皆其以氣類相成者也。是故火之牡必剛乎水。而不剛乎土金也。水之妃必剛乎火。而亦不剛乎土金也。既其隔二而資生。故亦隔二而受制也。他四行可以類推也。其說之異于剛者。兼用天地十全數。而又于陰陽乎詳分妃牡焉。則

漢儒來以終竟其說云耳。其實一土不容分二也。至於更二而變者。則五德迭相資主。而凡生克之理。皆不相戾也。圖雖極于九列。而一土之五。既能生金。尋亦爲木所克。則循二而數。皆與河圖之九位無忤也。今事爲之圖。以使稽詳。

十一　漢志五行生克應河圖之圖。并說。　係河圖位序。與洛書不同。



河圖本无十位。今將援漢語。以明遞克。若非悉列妃牡。其狀不白。于是用洛書十位。具配五克。使生序遞在十位者明。而後遇三致克之序。始可得而枚數也。

十二　五行相生遇三致克之圖。并說。　用洛書位序。與河圖不同。

右五德，率皆互生互克，往來交午，故予于五德，亦皆假立三位，使克彼與見克于彼，生彼與見生于彼，不相錯雜，然後隔三之爲克位者，始明也。猶恐未覺，再取漢語，疏列于左方，使之易考。

十三　漢志五行生克譜凡五

天一水，生地八木，地八木，生地二火。　自水至木，自木至火，凡更三德，則皆以序相生者也。相生之序及三，則其第三位，遂見克于初生之位，故三生而克見也。何謂三生，曰水生木，木生火，是之謂三生也。故水之能克乎火也，是隔三而命克位也。其曰克者，非有的然可指之迹也。大抵一年之間，寒暑相變，最爲大節，故謂水能生木，而又克火者，主冬之能生，而夏實受克也。既取其能先春以導陽，而又能先秋以變陰也。率以半朞爲斷也。所謂天地革而四時成者，由此而可類推也。土之生金，而又克水也，其爲半朞之間，能起陰而又能發陽，亦猶是也。秋金冬水，俱爲陰類，而其克金者必以火，則本所從得生，以見其所從受克焉者也。若夫土也者，實常該乎四行之上，而貫乎一朞之久，雖循序以言，而曰火能生土，土能生金，其實卽夫可以形求者，而言之耳。若要其實，則四行之大，无一行焉，而能不資土力，故一朞之間，亦无一日焉，而不載土德也。是故惟土不可以定序而言也。

天三木，生天七火，天七火，生地十土。　自三木，而爲七火、十土，是爲遇三，故漢志云，木以天三爲土，十牝言木能克土也。

天五土，生地四金，地四金，生地六水。　五土、四金、六水、三也，故漢志云，土以天五爲水，六牡。

天七火，生地十土，地十土，生地四金。　七火、十土、四金、三也，故漢志云，火以天七爲金，四牡。

天九金，生地六水，地六水，生地八木。　九金、六水、八木、三也，故漢志云，金以天九爲木，八牡。

十四　圖書入易

易雖不言，何者爲圖，何者爲書，而童指所及，可究考也。其于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則歸諸十全數，而成變化，行鬼神，又歸五十五數也。夫此十全數者，五十五數也，則皆洛書也。又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此之參伍，卽十五也，通參伍而三之，則四十有五也，四十有五者，河圖也。然則天地之間，明而爲物務，幽之爲變化，大而爲天地之文，廣而爲像物之象，皆不出乎圖書所寫之數，則夫作易之初，雖曰仰觀俯察，近取遠取，莫不有得，而其機要出于河洛兩圖者，特居其總也，此圖書入易之凡也。詳見五論

十五　參伍

參伍者，取一五而三之，以爲十五也。猶參天者，取天數之一三五者，兼而用之，以爲乾九也，用參天之法，以觀參五之則，而五之錯乎三，以總乎四十五者，可明矣。而說者，傅致大難，恐失統也。且夫圖之三其三列，而縱橫旁正，可以羅絡而數者，悉皆十五也。是其錯而可綜者也。羅絡者，其錯也。會三五以爲十五，而又三其十五，以爲四十五，則皆綜也。若其錯綜所及，則功用不勝其廣矣。天地十全數，奇耦相間，因寄有文矣。而其相交相變，以極乎萬有千策者，非藉此之錯綜，則陰陽不能自形乎象數，則夫子謂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者，用此理而通，用此通而成也。推一五而三之，以爲十五，十五已見，又從而三之，則夫始而象四變五也，已而爲參兩之九六也，已又爲七八之六子也，則八純卦已成，而六十四者悉有其象矣，已又取八純卦者，疊寫而八之，則凡天地、人物、事爲、吉凶、何者當爲何象，何象當生何驗，遂皆可以堅定也，夫子所謂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者，如此其極，而如此其定也。故聖人尊崇變五，謂其功用該貫一易者，皆圖數也。

十六　一朞節候累五而三河圖寫其數

參伍錯綜之象，雖著乎圖，豈自爲若數也哉。一朞氣令，莫非基乎五而變乎三，故發揮其情，而寫諸象數焉耳。何謂基五，五日而爲一候，七十二候而成一氣，彖三氣而成一節，則又從十五者而三之也。三其十五，卽四十五矣，四十五者具，而一節具，一節具，而一朞之日居其八一矣，故圖之立，則不獨演五及九，而不可復演也。三其參伍者，既能以一起八，而亦不事更演也。今取圖數而槩氣令，則知其應矣。一五中立，而錯出爲八，所向莫非十五，夫非一候而三之，以爲十五者歟，三其三列而十五者，凡三出也，非其彖三氣以成一節，而爲四十五者歟，以此之四十五者，而致參伍之變，于八初卦之間，則凡圖數之一周也，其于出震終艮之序，正居八分之一也，是爲八重卦之一也，以一槩八，而一朞之卦，爲六十四者悉具，可以通而極之，因自不事再變矣，而前謂不容他變者，又有深理也。變之極乎三其參伍也，是五數至變之極也，何以知其然也，五雖得爲變始，而九實常爲變極也，主五而及九，則始變之五，既已九出矣，遂五之九，亦又九變也，是兩皆臻極也，若強益以五，則四十五者，遂爲五十矣，夫四十五之不爲五十五也，蔽地十于四行，而不使不變之十，贅出乎其間也，何可更于其上，益五以爲五十，而強裁地十之半，以入變中也，故圖之極于五九也，自立則以至應用，不可少少增損也，至夫大衍之出，別爲設數，則其理又非正用五行矣，不可槩言也。詳見設數

十七　易用河圖參伍立數

參伍之人易也，大率三變也，以四象而遇天五，是其初也，夫其四象，析數則既十矣，益以天五，則十五也，是參伍之初入乎用者也，取一三五者而參之，以成其爲九，九出而乾見矣，取二與四者而兩之，以成其爲六，六出而坤見矣，以九合六，又十五也，是參伍而再用者然也，九貫生七、震、坎、艮、出焉，六貫生八、巽、離、兌、出焉，則參伍而三用者然也，總而言之，一變而四象遇五，功用以始，今著之所著，凡揲數出策，無不立本于四，而變變于五者是也，二變而九六有象，乾坤以成，則易之蘊，於是乎具矣，三變而七八對峙，六子以生，則八卦具，而可伸之以爲六十四矣，六十四者具，而易成矣，夫子嘗謂小成之變，引伸類長，而天下之能事可畢者，其原亦出于參伍也，是皆聖人發智于圖之錯綜者，而定著合期之象，以成其爲易者然也。

十八　易數以合朞爲準

易數之得天也，以參伍也，從一五而參之，至爲四十五者，凡八，而其數遂爲三百六十矣，從五日一候者，

積而及乎七十有二也。其數亦三百六十也。三百六十者。一朞之日也。出震終艮。則其分爲此數者也。然則一朞之氣令。固該乎此。而一易之象數。亦具乎此矣。是故乾坤之策。其數固爲三百有六十矣。乾坤一索爲巽震。而震巽六爻之策。亦三百六十也。再索爲坎離。三索爲艮兌。其六爻亦皆三百六十其策也。此八重卦者。行乎五十六卦之上。而其分策以爲卦體也。莫非合朞之數也。故易之立數。雖其深賾難究。而竟以合朞爲成也。

十九　逆數

夫子列敍八卦相錯。而繼爲之明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此正參言圖書成易之由也。往者。指氣所趨而言也。易之廓四爲八。而出震終艮者是也。從其往而數之。則皆倣天而左旋。故其數遂爲順數也。來者。迎推四氣於未然者也。圖之三生致克。而寒暑可以前知者是也。其生其克。實相矯革。若不翻變書序。則无由可以參伍也。故著之于數。則爲逆數也。下是總一易而言其凡。則參伍之成爲九六。九六之派爲七八。九六七八。錯出而爲八卦。八卦又從而八之。則易成矣。此逆數可以成易者。其序然也。若稽其逆之所始。則三生致克。而一歲之間。變暑爲寒。反寒爲暑。是其放以立數之要也。細細推之。則三其五日之候。而爲一氣。三其十五日之氣。而爲一節。亦其五行遇三致克之積也。何者。十日之運。是五行之再周者也。日之運而及五。則五行已具一周矣。以一周之五行。而又三其周徧焉。則三而致克者。其理亦可準五德以推也。故三候而變爲一氣。是一逆也。三氣而變爲一節。是三逆也。三逆而成一節。八節而成一歲。則一朞之數。蓋非成乎積三之逆也。故夫子槩謂易爲逆數也。（詳見論三）

二十　圖象日書象斗

大元之測天也。其別有二。順天而推。則曰。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逆天而推。又曰。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二者全相拂異矣。拂異之間。矯革行焉。其相須以濟者。正在是也。故太元又從而明之曰。日之南也。右行而左旋。斗之南也。左行而右旋。或左或右。或死或生。神靈合謀。天地乃并。天神而地靈。然而逆順合并也者。正其生克之能相資者歟。故書數率同斗運。而圖數則略如日行也。是圖書也者。正造化秘蘊。而天地寓之象數。以發悟聖人者也。聖人既得此象。則又翔意立極。以垂法萬世也。其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是其致也。是故蓍龜之神也。天地之變化也。天文所垂之象也。河洛所出之圖書也。四者。均在所法。而亦均在所示也。就四者而別言之。惟蓍龜位乎有易之後。自當從卦爻以求。而其大地之出變化也者。即四時之生之克。是其都會也。天之垂象也者。即斗日逆順。是其綱要也。圖書也者。又其生克之著乎象數者也。及夫會四者爲一。而著諸易書。則大衍又其總要也。此一易之凡也。

二十一　三數始異終同

三數雖異。而終歸一揆。故可會也。圖之周迴八列也。固當變盡火金之位矣。而揆以書之疊四。則雖更易數。而四行之生成。自相次比者。原不至于離析也。是故三八之木。一六之水。仍其相依于東北。而四九之金。二七之火。亦皆相倚于西南也。惟其相克之與相生。必資變以致其成。故其布列命方。不容不異焉耳。

而无害其爲同也。若夫圖以人衍。衍以成卦。則四正之位。仍是書序。未嘗紊亂也。乾、坤、艮、巽、雖略變圖位。然而反藉天地生成之序。與夫陰陽分明之理。則皆協合无間也。木水處乎東北。而三八一六。既相附以立矣。金火位乎西南。而四九二七。皆聯比无爽也。以是知圖書本爲一理。而聖人設數以追寫其妙。乃能如此之精也。嗚呼。微哉。（八卦分明。詳見論數。）

易原卷二

論十八篇

一　五爲變始其數不定

一水三木。受數于天。而未有得乎地。二火四金。受數于地。而未有得乎天。若夫五。則天生之。地承之。地天于此乎交。變化于此乎起。則與向之水、火、木、金、絕異矣。自有此五。以後奇耦皆變矣。向之得一者。合五爲六。而水行遂成矣。以其生于陽而成于陰也。向之得二者。合五爲七。而火行亦成矣。以其生于陰而成于陽也。木三金四之得五。而成八成九者。亦皆一理也。漢志推說五行生克。而曰。五位皆以五合。而陰陽易位者。正指此也。（詳見五行生克論。）故五者。天地生成之衝。變化之始也。非如四行之質。一受定形。而遂不能流變也。方其應感。則五之氣。固已分播于所主之方。及其凝聚。則五之體。又皆隨著于賦物之地。故五能冒四。而四亦載五也。從其播而命之。則一五固可該四矣。隨其著而言之。則四之成體者。亦可指爲五之託體也。是以五之爲數。時隱時見。而多少不可得齊也。河圖一之。是示其生于本數。而寓其成于四行也。洛書有五而又有十。則本其生以爲已生。而收四行之成。以爲已成也。則其多少不齊。皆不害其爲紀實也。大衍者。本五行之數。而追其變。故雖依並五行。而非正以五行爲用也。故五十數者。所以多于圖而減于書也。至此則當從設數求之。不可概泥定數也矣。（詳數、本數。詳見論數。）

二　七之立數不常

河圖之一其五者何也。四宗乎五。故成幷于生也。土之生也。受其奇于天。而會其耦于地。其子然而獨立也。以至該之體。擅至中之位。故能四面受感。分氣而應也。播于四時。散于萬物。无所不值。亦无不徧。遇水火則與之爲水火。值金木則與之爲金木。氣分于此。質成于彼。故凡四之成材者。皆五之委形也。所謂寄旺四季者。正其凡最也。故成數可以幷乎生數也。圖之特出一五。而寫成于八列。不自著十者。正以此也。天地所布。洛書所畫。既有一五。又別出二五者。何也。一五之君四氣也。其理固无異于河圖也。然而四氣得五。而變數既增多。四行亦益因大。則其增立二五。正收四行之成。而總之于已也。百昌皆主于土。而反于土。人物禽獸。凡有形質。而粲然神奇。莫不終于臭腐。而復乎壞地也。所謂木落還覆其本者。特從速化而易見者。舉以爲況耳。類而推之。何時而不有此物。何物而不復乎此土也。則土雖不能自生其質。而四材亦能與之爲質也。是雖下同四行受五之例。而兩其五以識成。亦有其理也。

三　五行十五遺十

一五中土。授四行以生。而不居其成。此正理也。土无生土之理。故五土之數。不當更增二五也。天地洛書。土皆有十。而圖獨左十者。五能變而十不能變也。圖之所主者制變也。十隱于四行之八。八者可見。而十不可見。故圖惟一五也。不曰自一而萬。无所用十也。若究求制變之元。則一五之外。尚无二五。況可重之。以及于三五也乎。故右書之並數言變者。皆極九而遺十也。呂氏月令。即周公時訓也。其繫五行于四時也。冬六、夏七、春八、秋九、皆成數也。惟中土則不十而五者。亦以變言。故不著其成也。黃帝、岐伯、之講明五德也。他皆紀成。而中十仍自紀生也。又從而明爲之言曰。五常之德。土數常生。釋之者曰。正土不以虛加。此最知本也。加者。一之加五而爲六者也。二三四之加五。而爲七八九者也。皆其生五而加焉者也。四行本无其成。而皆資成于土焉。故四行之數。悉可隨加也。若夫五之爲土。則正土也。既自爲土。誠便更益一土。則決不能有所孳息。故地十之十名爲虛加也。

四　土數不可虛加

五行造化。其底蘊難究矣。五材也者。皆凝五德以成其質者也。從其凝。以推其所從得凝。庶其可以循影想形也矣。今夫雨泉之水。五金之金。木之得土。火之得木。皆孕體于地。而得此形質者。是異類能生異類之驗也。九仞之山。中天之臺。長城千里。其培積非不厚且多也。而常開止聳休役之後。復有毫毛增長。如世傳息壤之怪乎。則同類不能自相生育。其驗甚明也。其曰正土不以虛加者。言因土得形。而可以形加者。皆非正土也。故天五可以總變。而地之二其五者。不能也。黃岐之論。又曰。天有九宮。不可至十。九宮云者。五行遊變之方也。正並圖之九位。而立爲此名也。故循五行而言者。常至九而極也。蓋洪範之言五行也。鹹、酸、苦、辛、甘、者。五材之已成五味者也。既其成味。則不可復指爲生矣。然其列敍五數。則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遂皆舍其成而言其生也。是亦黃、岐、周公、之意也。及其著稼穡于土行。而反援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四者以自例。正欲著其重穀之意。以成養民之德焉耳。然而稼穡出于人力。終不與炎潤之類。實爲本性者同也。故四行之凝聚也。其有性可名者。率能敍以一言。曰炎曰潤之類是也。而土爰稼穡云者。于是乎可稼可穡焉耳。此即因其實而別言之者也。爲于此亦遂別擬一撫。出五行之外。而命爲六府。知其不可強以傅致也。然則五行也者。爲能增一穀而六其五矣。終不能正歸其甘于十。此非不可虛加之類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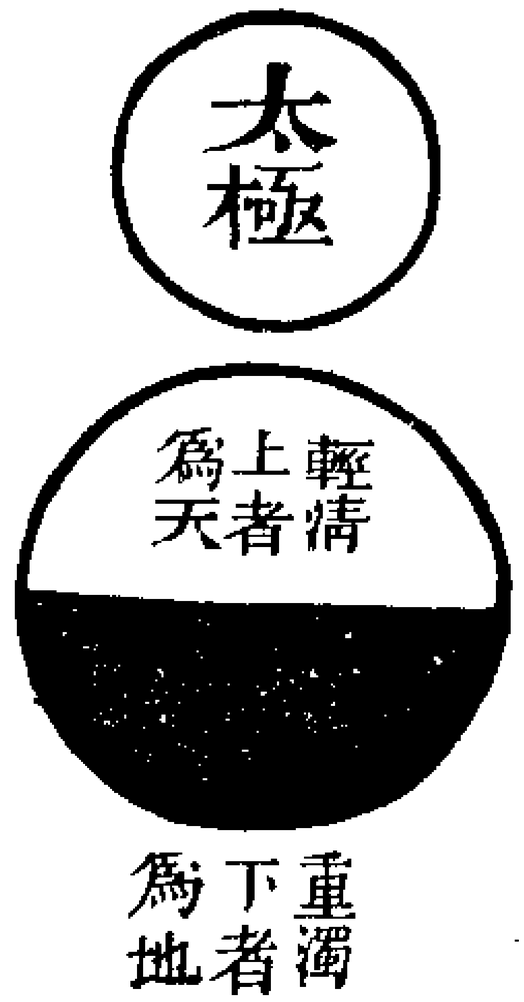
五　太元无十

太元五行。其生成位置。全與洛書數合。其言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夫宗、朋、友、道。皆以耦言也。正今圖之生成相數者也。其成數多于生數。則皆經五而加焉者也。若夫五五相守也者。揆以今圖。則其一列已自爲五。其一列又自爲十。不止于兩五而已也。雖以五五之外。不言更有餘數也。豈有隱天五于數總。而獨析地十以爲兩五也耶。然雖之書。有五无十者。觸類皆是也。充其三方而九之。九九而八十一。是其具九贊以成其爲元者也。而九贊亦遂盡九而止。不更演也。至于四行記數。則水、火、木、金、皆兼生成兩數也。上之五五。雖皆駢立兩五。亦不正名爲十也。其意實存能變之五。而不主不變之十也。又其推天地人體屬序之類。皆至九而極。則雖其有得于列子究九者歟。而古之名事名物。率以九紀。又可觸類而推也。

六　古數主九

上古之世。治道人事。多以九名。如三皇之世。九邱、九扈、堯禹之世。九州、九官、九疇、九功、九歌、九德、九辯、九共、黜陟之用九載。簫韶之極九成。皆九也。不以十竟也。周制之存乎周官者。特詳矣。而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九穀、九命、九夏、九籩、九祭、九掺、九伐、九畿、九服、皆不于十取數也。總而言之。能六卿六屬。已象天道。而必增三孤以爲九卿。亦其理也。九州雖實患其太廣。析爲十二。無何復九。終三代不能易也。此亦一理也。又若九疇之別類也。矜微、休徵、既已合爲一疇。五福、六極、又復合爲一疇。推原其意。殆謂古因雖反。而事類正同。故合一爲一。不礙也。然則五事即五行之在人者矣。三德即皇極之應變者矣。則夫五事之與五行。皇極之與三德。亦當合爲兩疇矣。而何以遂離爲四也哉。用此理以推禹意。則夫九疇。或離或合。義例不同。而必欲遷就以成其爲九焉耳也。古人尊九。乃不謀而同如此哉。

七　列子九變圖　易以聲反　无形畔音畔



陽數凡五變　一三五七九

陰數止四變　二四六八

地十不入變

右列子言一變爲七、七變爲九者。蓋以天一至天九者。而言之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皆有形矣。而水居其首。故一爲形變之始也。形變至九。則天五之氣。周行乎四德者。已極乎此。而不可他變。故曰九者究也。按列子作九變者究也。九復變一。則金實生水也。金九而水一。故也。若夫輕清而上者爲天。重濁而下者爲地。則其別自更端以言人事者耳。故繼之曰。沖和氣者爲人也。則列子之指形變者。蓋自天一而始也。

八　列子言河圖

列子之言數變曰。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究也。復變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此正歲說太極不入形變。而河圖數當極九者也。此之謂一。蓋實天一之一。而非太極之一也。是取其已形者而言之也。至夫易无形畔也者。乃始正指未形之太極也。易者。夷易之謂也。非變易之易也。天地已判。乃始有形。故一爲變始。而夷易无形畔之地。方且混淪无朕也。則安得有變可言。有一可數也。夫非太極。而孰能與此也。（變清輕列子。至形畔之語云。不知形下一字。按字當讀如埒。以耕田趨土爲義。其曰。易无形畔。則直混淪而已。太極之混成渾淪者是矣。）及乎夷易无形畔者。又動而至于可以生物也。則天也者。實爲形始。而一也者。實爲數始也。至此而後其形畔始著也。故夷易所變之一。乃爲有形之一。而太極渾淪者。未嘗著形而亦未及乎變也。

九　列子言河圖

一遷變七。七遷變九。九復變一。諸家皆知其爲易發理。而无有能言其宿者。惟張湛之言爲得也。曰。一變爲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也。夫一三五七九者。陽之全數也。二四六八者。陰數之對。變而包乎陽數之內者也。既其從陽數之會。舉一七九以該三五。則夫二四六八。亦皆包乎陽變之內矣。不待枚數也。若夫十土。非不預變也。能生成四行。而不肯自爲四行。故使五以出變。而十之爲數。遂暗寓乎四生四成之列也。是以數變者。以九爲極也。以天地十數之效乎四時者觀之。冬水、春木、夏火、中土、秋金、即其一三七五九形變之序矣。秋之金。其數九。而九不變十也。乃復變水。水之數一。是九復變一也者。復從形變之初。循環再起者也。故凡列子此語。專以發明太極之无數。而河圖之无十者也。若用无形畔之夷易反。以爲變易之易。音亦則失之遠矣。而理亦不貫也。蓋列子此語。惟從易理以求。則遂可曉。而舍易則无見也。予嘗深探老氏一教。見其綱條悉自易出。而其徒相與極口詆訾孔子。則遂疑其特見繫辭、太極、兩儀、之序。而恥其不能終成一家。則遂立詆以自文也。詳見易老通言。

十　五行生位本是王位

謂天地五初數。爲五行初度。後五數。爲五行增數。古固有知之者矣。至其名先五爲生。名後五爲成。則至漢人實始詳言也。然而四氣所生。自直亥、寅、巳、申。而一二三四之直子、午、卯、酉者。乃四氣王地耳。然而漢儒何所取則。而萬世何以无議也。是特主五以推變化。而不專爲四氣發凡也。蓋禪瀧占陳。以五德言之。謂其興復之數。當在五年。故漢儒訓釋其義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也。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也凡具言五行生成。至此而加詳矣。審求其理。實皆以變五爲成。而四時生王。非所專主也。若從五行生成。而推易數之生成。則泥矣。

十一　八卦无十卦圖

地六水坤	地四金兌	天九金乾
地二火離		天一水坎
地八木巽	天三木震	天七火艮

十二　八卦不立土卦

四行之在卦也。其有數可數者。巽八震三之爲木。離二艮七之爲火。兌四乾九之爲金。坎一坤六之爲水。總而計之。則爲四者凡十。是四行生成。短長相補。合而數之。可及四十矣。至夫天五地十也者。四行依之以成其體者也。乃遂无卦可立。无數可推。以較天地圖書。不獨无十。亦且无五矣。此正大衍受河圖減五之則。而定蓍以爲卦數者也。夫五之无也。豈其八卦自能變化也哉。土之施德乎四行也。其功用至于可爻可卦。則五也。十也。皆藏乎四象已成之盡矣。觀易者。苟其于此有見。則夫卦之六十有四者。雖无主土尊立之卦。而爻之三百八十有四者。亦无一爻焉。而能不載乎土也。安用局乎卦爻。而下與四行同體也哉。故說卦枚數八列名數。而曰。此其秋也。此其水也。曰秋者。不過域乎四時。曰水者。不能外乎四德也。而土也。亦不隸時。亦不著德。以見其該也。及夫卦之已成。則不問何卦。凡六其爻者。率皆指五以爲宗主。則

五亦不能終藏也。此其致甚遲也。予既得此理矣。于是始從无卦无爻之地。而探求夫天五地十之所存也。

十三　八卦分載土德

土之用事。柯模懿順。不主故常。故自綱紀以及大衍。立數寓有。則皆時多時少。不可準度。說者病其无居。則遂依時日以立分際。故其言曰。土王四季各十八日。此其爲說。蓋深明乎四行之載土。而土五之能昌四也。故于一時之九十日者。五分而取其一。以爲土日也。合四時所取各十八日。而參數之。則其爲日。蓋七十有二也。稽七十二者五。而爲當朞之日。則是土之一德。亦常居其五一也。此其分際。確乎其能得五土該四之分矣。第其于四季中。剔取一十八日。以爲土日。則或執而不通焉耳。（詳見後篇）然其意可師也。若能放之。而求土數于分五隱一之地。則五雖不自立卦。而卦皆涵五也。惟夫讀易者。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乃遂欲以三百八十四爻者。均配等三百六十日。于是以一爻配對一日。而餘遺二十四爻。无日可配。則又多方其說。而反以汩易也。

十四　分爻當日遂至別異四卦

分爻當日。皆經生以意言之。初无依據也。其說或曰。乾、坤、坎、離、者、天地日月也。或曰。坎、離、震、兌。分主四氣而運行之。不自囿于五行也。或曰。八初卦之爻。既爲卦體矣。及其疊初卦以爲重卦也。本氣用盡。而他氣迭起。則夫八純卦之本爻。不更入用也。說凡三變。而皆蹈除卦象。乃得傳會乎二十四爻之不用也。此其爲皆不通也。且以易類推之。乾坤之有用九用六也。爲夫六爻不足以盡其意。而遂別設二用。以教亢戰之過也。則八八相承。而爲六十四卦者。卦之與爻。率皆相須以承四氣。安有虛卦虛爻。不麗于用者耶。且其謂乾坤不用。納其稍稍並本矣。坎離者。水火也。乃夏也。何爲而不入于用也。若曰。水火者。日月也。日月可以該冒他卦。則震雷巽風。其用狹于日月。而水火二象。亦何從而得專生成也。若曰。陰陽之義配日月。日月者。陰陽之著象。而可該他卦者也。則夫山澤通氣。氣非陰陽也乎。雷風相薄。雷風非陰陽。而孰與爲體也。至謂震、離、坎、兌。分位四正。可該他卦。則乾坤豈不該于四氣也耶。夫乾坤兩卦。不止六爻皆用。而又增設兩辭。以極其至。則四卦之爻。安得不用也。又謂八卦本氣不用。可盡諸用外。則夫八初卦也者。皆以六爻入諸六十四重卦。則既分應氣令。无一卦可除也。夫既无卦可除。則其本氣何嘗用盡也。凡此數者。皆易之大節也。而其无宿。且猶如此。予故詳思其意。而得其致誤之由也。蓋夫子之言策也。曰。乾坤之三百六十者。可以當一朞之日也。此其所指。則乾坤十二爻之策也。初无與乎六十二卦之爻也。若其策之在卦。則夫萬有一千二百五十者。夫子明以配對萬物。而未嘗用以配日也。此其爲誤。自當質夫子而正之。不當襲誤生誤也。

十五　分日應五行

累四時之日。而每季取其十有八者。以爲土王之日。其爲分四載五之理。固甚遠矣。而分日寄王之說。則泥也。姑以春序而例其餘。則可見矣。木德用事。則凡九十日發生者。莫非春也。孰使春而能出此之生。則

土德其實爲之也。凡其死者。苗枯者榮。則春間有象矣。而土之授春以生者。溥乎其无殷也。苟欲于九十日之末。剔取十有八者。而曰。此土德之寄旺乎四季者也。則又當別存七十二者。而曰。此木德之實旺者也。其說若可辯矣。不知立何爲際。而名何日以爲土王也。又不知十八日者。安得別有奇力。以自表乎木德之外。而云不爲木王之日也。然則十有八日云者。吾知其說矣。約其分際。猶曰。五德者。率五而均計。則土力當居其一也。惟其日之三百六十者。分當爲一朞。故其分際可數。因得借之。以論率分焉耳。若師其意。通其泥。常于土德隱而不見之地。五分四德。而取其一。以明土力。則凡五之能該四也。四之當載五也。皆有宿矣。而三百八十四爻者。亦可隨卦當時。而无所費焉。凡其傳會之說。皆遂可徹也。

十六　立分當日

十六卦而當一時。則此之九十六爻者。皆當隨時用事。如在春則皆爲木德。而在夏皆爲火德。其類可推也。續而致之歲焉。則四其三月者。月仍各以九十六爻爲四德分王之日。而土德之居五一者。自在其中也。蓋四德也者。无一日焉可以離土。則是三百八十四爻也者。亦无一爻焉。而能不載乎土也。土之兼四時也。其力雖散而薄。然而合四時之薄。以概一時之王。則總三百八十四爻之力。亦當據其爻之七十六而奇也。此非襲其舊失。而專以爻計也。五其分而均計之。无所寄算。姑此率爻而言也。若夫當日之卦。則自有定位矣。卦有定位。則爻亦隨卦以繫乎四時也。以此立則。是每卦每爻。悉皆有土。不至如分爻之執泥也。

十七　六日七分

分爻起于爻卦。而卦之當日也。其說出于易緯。謂以六十卦。而分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一卦而當六日。則六十卦已爲三百六十日矣。然尚餘五日。以及四分日之一者。未有所宿。則遂用此之五日有奇者。析一日以爲八十分。積四百二十分。而五日有奇者。乃始有宿也。故六十卦者。既皆全受六日。又當別受七分也。此其所從以爲六日七分之則也。後人因此而推廣之。則不止分卦而已也。乃遂至于分爻也。然審審而求之。則知其破碎无理。當不足尚矣。何者。秋冬之氣。不可以入之春夏。亦猶陰卦之爻。不可入諸陽卦也。今也。不分四季之屈信。不立八卦之分際。概以一日析爲八十分。而凡卦均受七分。固可以傳足乎周天之度矣。而其大不通者。勢必至于分卦以出卦外。則必有卦陽而爻陰者矣。亦有卦陰而爻陽者矣。其爲破碎不待多辨也。

十八　分爻記月之誤

一卦而均傳七分。積十一卦有奇。而八十分始足。則是合六十七八爻之餘分。始能共當一日矣。然而攜之不通也。自垢至坤。凡卦皆趨乎坤。則皆陰能消陽之卦也。自復至乾。凡卦皆趨乎乾。則皆陽能消陰之卦也。卦能消陽。則其爻不能以直乎陽。卦能消陰。則其爻不能以直乎陰。此不難見也。今其積八十分以爲一日也。法當跨涉兩月。則其六十七八爻者。亦當通十一二卦而參取也。設若時月適在姤復之交。則夫十一二者。必有以陰卦陰爻。而直陽日者矣。亦有以陽卦陽爻。而遂直陰日者矣。此乃自用其分爻之

指以明分爻之失，而被碎卦體，乃遂至此，他固不足深論也。

易原卷三

論數十四篇

一　本數用數設數

水、火、金、木、土，初亦無數也，而其生或遞相輸灌者，有漸有積，聖人既知其度，而無言可論，故必立數以紀，而後初終漸次，學者始可序求也。然則五行也者，蓋其託數以記實，而非因數以得體也。故天一之一，其在十全數中，固皆爲一矣，已而見諸著象，則包乎象兩之中，向之爲一者，不得復專其一矣，安可見其在天爲一，而謂天下之一，皆在是也。洪範五行，水居其一，即天一也，此其爲一，特以冠五行而首出，故名之曰一耳，而五紀八政，亦皆有一也，歲也，食也，是皆一也。若見五行之一爲水，而謂五紀之歲，八政之食，皆爲一水，可乎不可也。故凡指天一以爲太極之一者，如執歲食而言一水者也，是皆不能隨事索理者也。于是易之言數，雖不一途，而其立數之原，則派別爲三，不可雜已。何謂三，曰，有本數，有用數，有設數，本數也者，自然而然，天地之十全數是也，及其載之洛書，亦此之本數也。用數也者，倚本數而致功用也，河圖倒易水火，以明克制，則本數之爲用數，此其發端也。推夫四象所象之四，參伍所倚之五，則皆直取天地五初數，以爲之用也，及夫三兩之成而爲九六也，九六之派而爲七八也，天地元无此數，而聖人設焉，以追寫變化者也。凡此之類，皆爲設數也。

二　設數

本數已具，而未入于用，用數未起，而人未知其所用，則本數也者，雖曰實其有之，其亦徒數而已也。若夫何數可以入用，何數不可爲用，則皆不容其意徒擇也，聖人也者，探其樞要，約其歸宿，別立一數以斂散之，使不可得見者，皆形見于所立之則，而其參差不齊者，又皆移會于一，是設數之所由起也。設數云者，本无此數，而以理類立也。正夫子謂言不盡意，而設卦以盡其意焉者也。此其設卦，則正從設數以出也。易本无卦，天地圖書，亦本无大衍一數也，是故聖人之設爲大衍也，其數非數也，虛一之一，非水也，象兩之兩，非火也，八卦之八，非取象于巽木，而七八九六之在蓍者，亦非水、火、木、金之成也，皆其本七而屈立，夫是以名之爲設也，是故本數猶川也，用數者，知川之可浮，而即焉以行其舟者也，設數則出軸軸之外，爲維楫以操縱之者也。今從三數者，各立之譜，而明其以也。

三　本數凡兩譜

天一至地十所數爲五，五數謂如所。

右皆皆有此象，乃立此數以記之，推而極乎百千萬億，皆記實也，自有此數，而後世之欲名事物者，其多少先後，率資此以命其序也。天之十日，地之十二辰，卦之爲六十四，經禮之爲三百，而刑之爲三千，號物之位而爲萬，皆記實也，記實也者，一二則誠有一二，千萬則誠有千萬，第第相次，不可少損，損之則闕，不可少益，益之則贅，以是知形變之一，既其得之于天，說者乃欲即之，以求生兩之太極，確乎其誤也。用數本設之別，詳見參天兩地譜。

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右此五數者，五行成數也，而凡易數之出于乾坤者，元非此之五數也，其用已統于四象故也。乾坤之初爲九六，九六之出爲七八，其爲九六七八，固皆就此立名矣，然姑且依以爲準焉，是倚數也，倚者依也，實非正以爲用也，故地六以至地十，此五數者，不爲用數，而仍爲本數也。

四　用數凡三譜

河圖一至九

洛書之自一至九，自水生以至金成，皆以本數居本位，以其未入于用故也。至圖數則異矣，變西金而位之于南，變南火而置之于西，以著其相克之序者，是其用也，則夫火之二也，已遂爲克金之用矣，金之四也，又已爲克木之用也，是已非其本然者矣，然則天之示此數于圖也，亦既明言當用之機，以昭示夫人矣。論作圖而凡聖人之擇數，以入乎用者，未必不發智于此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

自一至五爲天地五初數，自六至十，爲天地五後數，概而言之，則十數者，莫非五行矣，析而求之，則五初數者，五行受天地初氣，而純一不雜者也，无方數之變化，莫不管是，雖五後數者，亦皆資始乎此也，故易之取數，无不用四，其制變無不用五者，立本而該末也，是故方其未用，則爲本數，及既入用，則爲

用數也。

參天兩地

竝天之一三五。而合其數以爲九。竝地之二四。而合其數以爲六。天地固有此數矣。聖人知其可用。而差擇用之。此其所以獨爲用數也。然地四以前。四全數者。既嘗用爲四象矣。大五一位。其獨爲五者。又嘗立爲變祖矣。至此而又參天兩地。則遂再入于用也。此有以見五初數之該徧事事物物。无不由之以出也。故亦不容不以此爲用也。或疑一數不當兩用。則泥矣。

五、設數凡七譜

大衍五十

五行之五十五者。實有五十五象。故竝實有以名實序。今損其五以爲五十。則天地本无此數也。直以推測所至。後先漸次。无所云識。故借實數以識虛象而已也。故衍之所及。上不爲五十五。而下不爲四十五者。以虛攝實。聖人設數之智也。（詳見後篇。）

參天兩地

三數之別。惟于參天兩地。可以象攷也。蓋一三五二四。天地元有此數。是之謂本數也。知一三五之當用。而參之。知二四當用。而兩之。則五初數者。皆入于用。是之謂用數也。一三五本不爲九。二四本不爲六。今其參之兩之。而合其數以爲九六。而九六遂爲一易卦祖。則是本无此數。而設爲之也。

虛一

五十數之總。有一數焉。不入四十九用。故後人以虛一名之。而實无此一。姑借一數之能始萬者。以形容太極所奠焉耳。而聖人猶不肯正以一名。則可以見其不爲實有也矣。惟其元非實有。故可以虛之而无闕也。楊氏蓋嘗則其理。而著爲太元矣。其曰。一元都覆三方者是也。一元之覆三方也。三方者。入八十一數。而一元未嘗預乎九九也。此正放太極之一。而立爲此則也。則安可從實有而求太極也。

象兩

此之象兩。蓋借地二記二之名。以識蓍象焉耳。故兩儀之位。正次虛一。是天地皆在象兩之中也。則其謂二也。豈從地二得數也哉。夫是之謂借數也。自此以下。凡其借實有之數。而名類設之象。皆放此也。

象三

所象之三。三才也。而非取諸天三也。掛一于分二之後者。以象夫人之參覆載而爲三也。及其配策之爻。既已疊三。則自下而上。地人天相次而位者。是其三也。六書既重。則又象三才而兩之矣。

八卦

自天一至地八。數非至此而始變。又非至此而變極。直取四時之氣。起四正而周四隅者。其方面凡八也。故遂倍四爲八。以識其位。而一掛之數。悉有隸屬。是正借八爲數。而名其有耳。

用九用六

凡卦六爻。爻既六。故爻辭之與小象。以莫不六也。槩六十二卦悉同。而獨乾坤二卦。上九上六之外。復有用九用六者焉。有辭无爻。有意无象。此在易書。則設數之尤著者也。他卦不設。而乾坤獨設者。他卦之剛柔已具。則雖直循見數。遂可致用無闕也。至夫純乾則純于剛。故積九而龍亢。純坤則純于柔。故積六而龍戰。亢且戰。何可無救也。其曰。羣龍无首者。用剛之道。貴乎應而不倡也。是謂能用其九也。利永貞者。雖其立體當順。然必能不苟爲隨。乃云善用其六也。是皆本无此爻。而以意立用。此其所以爲設也。洪範三德。于剛克則沉潛之。于柔克則高明之。沉潛高明也者。是剛柔之過。而立則以致矯者也。若夫正直也者。則常不剛不柔。行其所无事而已。不必更立沉潛高明二救也。然則沉潛而用其剛。高明而用其柔。夫非用九用六之意乎。

六、用數設數之別

聖人贊易。虛後世雜三數而混言之。蓋嘗從用數設數。而別言其用矣。第其言微隱。可以意會。而不可以數求焉耳。六十四卦之內。從方體而言。則曰。裁成輔相也。裁成輔相者。所立在此。所因在彼。則是後乎天地而奉之者也。出多卦而言。无方无體者。則曰。範圍天地之化。範者。器之模也。圍者。周物之身而挈度之也。曰範。曰圍。有包括天地之象焉。則是聖人先之。而天地莫之能逸也。此用數設數之別也。而設數所起。又有夫子之語。可以推證者矣。則予前審論設卦之類設數者。皆以其本无此象。此數而類意爲之。故得名之以設也。

七、九六倚數名爻

設數之用。不能操縱天地陶甄。使其異數合爲一數。此聖人類物之智也。而其齊不齊以入于齊者。正在九六七八所倚之數。所名之爻也。何者。天地十數。陰數常多。陽數常少。如天一而地二。大九而地十。以是其則也。夫其陽之必少于陰者。在天之象。必少于在地之形也。以虛實凝散。而分多少故也。使聖人于此。不能別立推測之則。而于陽徑取其少。于陰徑取其多。則夫數之在陽者。與夫爻之爲奇者。率當爲陰數之所蓋冒矣。故聖人之于倚數也。別有操縱之道焉。十全數者。五陽五陰。內當對出矣。陰之進則極乎十。而陽之進僅及乎九也。此其爲極一也。而聖人之倚數也。在陽則取其極九。而陰之極十者不取也。非徒不極乎十也。引而伸之。直迫天五起變之地。數可遇。乃始取諸地六。此其立爲抑陰舉陽之則者。亦已至矣。及其名爻立義。又益有異也。乾之一其徒也。以象天一也。其數實一而已。而遂名其實以爲九。坤之兩其耦也。以象地二也。其數倍一矣。而又名其實以爲六。是又抑陰舉陽之甚者也。于是反本末而對推之。方其自然而然也。陰之多常過于陽。及其抑多舉少而及乎此也。則陽九之于陰六。率常贏三也。積而多之。陽又太張。而陰又太減矣。于是又于九六之流。而有相補相除者也。九雖比六而多其三。然九之出而爲七也。遂已明指其二矣。六雖比九而減其三。然其出而爲八。則遂明增其二也。此皆其立數以矯偏。而對施益減者焉也。設數而及乎此。則天道之張弓也。韜橐也。尺蠖之屈信也。其中有機。聖人率皆攬取。以入乎設立之數矣。夫其出天地而加範圍焉。其非此類矣乎。

八 合設數圖

或曰、實有之數、自然而然者也、所謂真之爲而爲者天也、今謂聖人而能設數、則是自然者可以使然也、曰、予固言之矣、本數猶舟也、而設數則出舟外、而立維楫者也、順行舟之理、而求其可以操縱者耳、非外立一則、而拂其當然之理也、是故聖人之設數、減陰派之十、而立名以六、減陽派之九、而定數于七、非其眞有所削也、既已極陽數而取諸九矣、又遂從六派而取其八、亦非能有所增益也、是皆因其自然而然者也、惟其知所參揉焉、而措之于數、以寫其衰多益寡之機、以成其抑高舉下之則、以求權夫太盈太減者、而使一陰一陽之道、見乎寓算立則之地焉耳、而其于多少之自然者、元无一毫變動也、至此而後知夫聖人之設數者、其範圍之妙、能超象數而幹象數也、然則設數也者、豈其舍其自然、而強以使然也歟、此與設卦以肖陰陽者、其理正同、故予嘗援之、以明設數之所自也、

九 皇極无數

洪範八疇、其族類皆可枚數、而皇極一疇、无數可命也、謂其不著事功也耶、其派流所播、與人爲德、則其德已三、與事爲福、則其福又五、而皇極不肯自別于五若三也、此其意象、殆且函萬于一、是人事中之太極也、故其列諸九疇、雖嘗序次在五、而此之一五、實能該乎九疇之九、非五數之所能域矣、則夫太極之強名以一、而實不爲一者、又其象也、若夫天一之一、則特五行之一水焉耳、五行之五也、水其一也、以一并四、而相與爲五、蓋以實數而紀實象也、如曰、虛一之當屬乎此也、則火、金、木、土、直四行耳、而安得云五也、總其該而言、又如九疇而去其五行、則八疇耳、強名爲九、其又可得乎、故天一之不可盡也、既已入于形變矣、形在焉而數與之俱、不容別去也、若夫太極也者、總統五十、而不自預乎五十之一也、則古聖人之秉一无迹者、其類尚可意逆也、堯舜相與語、泯迹狀而傳心、尹湯所協、該德善而居總、孔子所貫、又非多學而能識也、則夫一之所寄、其眞有耶、抑其无也、此王弼之謂非數、而數以之通者也、五三六經、孔子要妙、實皆在是、夠豈偏宗老氏者耶、

十 圖數已入八卦、自用圖序配卦之圖數說

二離火　七艮火　六坤水

九乾金　一坎水

四兌金　三震木　八巽木

右圖序、雖嘗改變舊序、然其於五行生成、仍自相屬也、水之坎一坤六、火之離二艮七、金之四兌九乾、木之三震八巽、一生一成、連相聯綴、元不判別也、

十一 八卦分朋之圖

地六水坤　地四金兌　天九金乾

地二火離　地十土　天五土　天一水坎

地八木巽　天三木震　天七火艮

十二 六卦分朋附乾坤

始吾見八卦之分、惟四正得位、而其行列、布乎四維者、既非循書、亦不用圖、久之未解其故、嘗得坤象分朋之理、而求諸六子列位之次、見其陰陽皆以類聚、而遂欣然會意曰、本乎天者親天、本乎地者親地、則天地氣類之眞也、予是又有以見八卦分主四氣、亦非聖人以意定著也、何者、震、坎、艮、三陽卦者、位乎東北、无一陰卦、而能附出其間、是爲東北之朋矣、而乾亦位乎轉北之初、以統攝之也、巽、離、兌、三陰卦者、立乎西南、亦无一陽卦、而能附出乎其間、是亦西南之朋矣、而坤亦介乎西南以受之也、夫謂我朋者、我之所主也、則我之謂朋者、主我者也、故東北之朋皆主乾、而西南之朋皆主坤、推極其致、則九實生七、故三陽卦皆其男也、六實生八、故三陰卦皆其女也、男女父母、其取義固重于資主、要皆準氣類以言、氣類而已也、則夫乾坤之得爲天地也、以其凡陽凡陰、皆自此立總也、予于是又有以知、天五聚著乎乾、而地十聚著乎坤也、故凡陽附乾、而凡陰附坤也、其位序方面、亦自可推也、夫惟陰陽各附其類、則復乎天地奇耦之初矣、夫凡天地之數、在焉而全、八衍、人疇、而減、及其會輯爲一、乃遂彼此无二、此非天地至理、出乎自然、而復乎本然者歟、故卦象至此、而易遂以成也、

十三 卦數

夫子未嘗正、卦數也、獨于說卦命坎爲水、故論數者、得以知坎之爲一、而離震兌之當爲二三四也、非必他證也、以類而推、則一行可準四行也、然則乾九巽八、其必從說卦之謂爲金爲木者而命之爲九爲八也矣、是亦夫子之言、故亦不必眞辯也、惟夫配坤以六、配艮以七、說卦既无明指、又且坤既爲地、而復以水配、艮既爲山、而復以火配、人因疑之、此不足疑也、易象變通、蓋有不勝其言者矣、故皆舉一以告、而待夫悟者之反三也、若謂坤地所包者廣、而不當爲水、則乾天愈廣矣、而何以局乎九金也、謂艮爲山、而與火不當同屬、則夫畧多節者、亦已屬木矣、既可爲木、何以不可爲火也、于是後世從易起算、如十日、十二辰、五聲、六律、陰陽太一、雖然各立一數、以自成一家、不容參合矣、而其五行眞數、載諸天地圖書、以及卦象者、未嘗少少改變也、如三八之木、二七之火、不以何地、何用、凡其得數、在三、在八、則皆仍爲木也、及得一六、亦必爲水、而四九亦必爲金也、故由其得數之末、尚可推知五行之爲何屬也、是夫四正得數、稟諸五行、而事事物物、莫不由之以出、故亦未嘗輒異其初也、若大衍所衍、因其本諸四象之與天五、而其自出之變、則設爲一二、而一二非水火、設爲三四五、而三四五非木金土也、若循衍數以言本數、猶用日辰聲律之類、而言易也、

十四 三數爲大衍可取四策

四策之可以成卦也、惟五十數、而後四无一闕也、蓋嘗進而取五十五、退而取四十五、悉用大衍舊法、虛一掛一、而後四四數之、凡其五十五者、已自全不應策矣、而四十五者、則三策中、有六七而无八九也、何者、四十五既先虛一、已而又復掛一、其在用止于四十三焉耳、于四十三者、設使三扐皆少、又當去其十二矣、則其在而爲策者、但爲三十有一耳、則夫三十二而爲八、三十六而爲九、无由形見乎四策之內也、

故夫大衍之四策，因其取，則于圖之參伍者矣，不圖之用，而別設五十以爲之總者，蓋惟增此五數，然後數之在蓍者，七八九六，隨占隨得，无有揲足而數不足者，亦无有扐見而策不應者，（洋見揲蓍節觸）百占百成，悉不虛揲，亦无一揲而能別出他數，以與七八九六相亂也，譬夫四十九用，既已周其，止存一位以奠太極耳，其无一蓍虧也，則是大衍也者，其于應造化而出爻卦，莫之能尚也，故易之卦數，悉出于此也，夫惟非圖非蓍，而圖蓍得之，乃始可成，此聖人範圍天地之妙也。

易原卷四

論一凡七篇

一 諸家說虛一異同（案原本脫論一篇目，謹據他篇校補）

古今推大衍而傳者，如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顧歡、韓康伯、董遇、孔穎達、近世劉牧、胡旦，皆其自出機軸，追想易本，非不力也，然其推說五十五者，已自匡枳不定，故朱震輯衆說而折衷之，歷詆其迂且遠者，皆有歸宿，已而自致其說，則明稽鄭康成之減五，暗用沈括之虛一，蓋嚴諸家膠執，而欲圓機以通造化，其思精矣，然以其說而求諸易，多不合也，康成用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以應五十之數，蓋乾鑿度語，亦京房語也，而揆天地五十之外，尚餘一五，未有所宿，遂謂五行之氣，流通乎五十之中，故其流通者不可得見，此其意，自以爲得減五之以矣，而不知等爲五行，中又自分子母，母能該子，則一土固能通諸四行矣，子皆受氣于母，而不能自出氣變，則水、火、木、金，安能迭相該貫也哉，則又何自而能流通隱見也，又其所取日律星宿也者，特以己意決擇而傅足之，若沿類以求，則氣數物象，與其所取相當者，尚不乏也，試以其類而增減之，則其增也，既不覺贅，其減也，亦不覺少，非有確定不易之理，則與馬融之增北辰，荀爽之增用九用六，亦何異也，震因其說，而遂采之以爲數本，則夫三大數者，或一其五，或三其五，又或衍五而十，凡其何以參差不齊者，震皆不能致察，則失其本故也，括之言則曰，四十九蓍，聚之則一，而四十九隱于一中，散之則四十九，而一隱于四十九中，靜則歸于一，動則惟觀其用，一在其間，而不可取也，震又因括說而廣之曰，五十去一，則一在四十九中，使四十九去一，則一在四十八，其說皆未確也。

二 誤以實一言借一

一之可虛者，爲其借數寓名，不與實有之數，相次相比，故虛之而无所礙也，若夫天地之十全數者，實著其位，實致本用，（詳已作論數中）此其爲一，是天一之與地二，相次而可以枚數者也，虛之，則五行遂且无水，而十全數无一，遂无所發始也，如之何其可虛也，劉牧之虛天一也，朱震固已詆之矣，曰，若謂天一居尊不動，則筮者當置一策以象天，不當言其用四十有九也，震之詆牧，似矣，而謂一在四十九，與四十八中，則又大非也，震于衆蓍同爲一握之時，以其同而未分者，命之爲一，此全誤也，抑不思虛一之語，起于五十數者，闕其一而不以人著，故得名以爲虛也，若在握所有，止于四十有九，是直四十九耳，本自不爲五十，則亦本无此一，而命何爲虛也，是說也，孔穎達其實倡之，故謂皆不得其解者，多折而歸之也，苟如諸子所云，虛數在四十九內，則易之立文，當曰，大衍之數，四十有九，其用四十八也，此无他，不知設數本數之別，而從定數以言虛象，方欲不虛其一也，其總五十，而其用止于四十有九，是明遺其一，而无以究其所之也，必欲別指一一而虛之，以應易文耶，則出四十九用而求之，茫乎其无取一之地也，故不免支離其辭也，且震之言，又曰，凡有數者，莫不有一，一之所在，无往而不爲萬物之祖，夫謂一爲萬物之祖，意指太極也，故无間乎四十九、四十八，而一皆可去也，雖其可去，而一之爲一，亦无乎不在也，然究其所從言之一，則非太極萬之一也，其言曰，凡數莫不有一，既謂之凡，則有疇有類者，皆是也，正劉牧所謂在天爲天一，在乾坤爲初九，在十日爲甲之類也，是謂冠冒同類之一，而非該總萬類之一也，正震之所譏，而又躬自言之，此古人所以衍論于目睫也與，若夫易家者流，用天一以爲太極之一者，十人而九，不比此之數子也，姑即其書有彖文者，從而正之，以期易本之有明耳，讀者，用吾言而求諸三數，苟知夫殊塗而同歸者，率以太極爲宿也，則虛一之不爲天一，自如白黑也。

三 老子說一本易惟王弼能知

王弼之釋大衍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夫從五十全數，以觀四十九之闕一，而知夫所虛之一，是爲太極，蓋已深得易旨矣，而曰不用之用，非數之數，尤其深明道總也，世之溺象數，而不能通諸易理者，率常以虛无詆之，此特習聞老氏科條，當與儒件，而不知其書本自易出也，夫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此蓋易繫贊明數變之功也，夫惟數變已定，能使體易之君子，未與物接，則泯思爲于无有，及其應感而動，輒能措酬酢于蓍蓍，則夫太極之散而在易者，尚能使不用之用存乎，是理也，惟老子得之最深，故言之最該，其曰，无爲而无不爲者，不專爲易蓍發語，而王弼能知不用之用，非數之數者，正從此語而得其流灌之以也，故夫用蓍之四十九者，萬物也，五十而虛其一者，能生兩儀、

因象、八卦、以及乎萬物、而不見其生生之迹者、是也、故其能生者、在易爲通、在蓍爲用、在老爲无不爲、其不自生者、則太極之生生立獨、而易之无思无爲、寂然不動者也、思爲皆泯、卽老氏取之、以立无爲、无言、无事、无味、之目也、其在孔孟、則舜之无爲、禹之行其无事、堯之順帝而不識不知、文王之儀天而无聲无臭皆是也、從其不自生而无所不生、不自化而无所不化者、合而言之、則妙萬物而神者也、聖人亦盡其理之起乎象數、而卦爻之語、所不能包也、蓋皆對爲之言曰、神无方而易无體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夫有方有體、則皆物也、雖大地陰陽亦物也、用不離物、而功超物表、則妙萬物而不測者也、是運雷、風、水、火、而坐牧動、撓、燥、潤、之用者也、故六子役于乾坤、而說卦之于妙物也、不以天地入六物之列也、是故易以一爲祖、以神爲至也、善乎晉人孟景翼之論一也、曰、一之爲妙、空元絕于有境、神化贍于无窮、爲萬物而无爲、處一數而无數、莫之能名、強號爲一、推此言也、而入諸易、則太極之該衆萬者、有則可求矣、

五　易以一爲祖以神爲至

一者、從虛出實、太極以之生萬者是也、神者、積實化虛、以可測之積、而致不測之用者是也、故妙萬物而言之也、變化運乎冥冥、閒難究言、而卦爻之理、苟不達諸性命人事、則易爲无用也、于是借人事可見者、以推天地之難見者、則倫類相朋也、蓋喜怒哀樂之未發也、一未爲兩、有太極之象焉、及其發也、喜與怒對、哀與樂對、類而推之、有仁則有義、有禮則有樂、有上則有下、有是則有非、諸如此類、則昔之一者、皆出而分爲兩矣、自兩以往、涉迹轉多、則去一轉遠、故信善美大、自二中四下者、積而上之、皆求及乎化也、苟及乎此、則皆會其散、而返其初矣、及其初用既至、不散而會、則一之謂也、一則信善美大、皆无可見之迹、而隨感出應、有一能生萬之象矣、當仁而仁、欲義而義、遇禮智而出禮智、人莫見其勉且行、而其德之日出者、蓋容泛應曲當也、此正伊尹所謂一而日新者也、凡其日新之地、化而不膠、故迹之所出、人見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在孟子、則謂之聖、不可知、而在易則爲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是皆入事之本乎天理、而可相發明者也、從易道而對言之、則自生者立卦、而推極乎盡性至命者、其理一也、王弼曰、太極者、无稱之稱、蓋有見于一未爲兩之初、其理達矣、而劉牧譏之、朱震和之、則皆无見乎一且神者也、則其議之宜也、蓋牧震之所長者、象數也、象數之中、精義入神者因在、而二子之言象數、則亦不出乎象數也、宜其不喻无有之眞也、時不知无思无爲者、果如聚魂積魄、全无心思作用也乎、于此无見、宜乎求太極于有形无形之間也、故干弼之學遺數、而易師之學泥數、遺數者、理不異數、尙可推而達之也、其專于言數者、則直數耳、而遂有不與理會者也、故易指常至于偏倚也、

六　一神

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在象數之中、形焉而上者也、陰陽不測之謂神、則不獨形而上之、且出象數之表矣、若夫蓍者、有數可數、有象可稽、未至甚賾也、而聖人之言蓍數也、則皆盛稱其神矣、于大衍則曰、可與祐神、于變化則曰、天下之至神、既謂蓍之物神、又謂蓍之德神者、此非專以贊蓍也、易寓于蓍、易神、蓍亦神也、故皆論之、神生于化、化生于變、變生于剛柔之交、凡陰陽之遞代、寒暑之倚伏、皆其物也、交

而變、變而化、則无轉爲有、舊革爲新、人見其遠且至、而不見其疾且行也、是妙物而不囿于物、本乎陰陽而不可測度者也、有其效而无其迹、是以命之以爲神也、夫其既神而迹泯者、不容言矣、而陰陽之交且變者、其消息有初、對代有漸、盛衰有序、從其初且漸漸而序者、次比記之、夫是之謂數、數具而神藏乎其中、故易自一陰一陽以後、則皆數之可紀者也、自陰陽不測以往、則无數可紀矣、有數可紀者、易蓍也、不出乎兩相變易也、无數可紀、則兩相變者、皆泯其迹、而无不爲者、皆不見其爲也、殊者同、百者一、則能復乎生兩之初矣、故曰、以一爲祖、以神爲至也、然而蓍法既傳、知理者悉能有見、則豈人人而能神歟、聖人言其可以神者、而待夫人之能神者也、故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七　一能无爲无不爲

列子之論生化曰、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消自息、自智自力、自形自色、謂之生化、消息、智力、形色者、非也、此正指太極之運、生化而能无爲者也、其語蓋出于易也、下繫之論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推其極致、則窮神知化者、可以由此其有得也、此易之言一以達乎神、而列子得之者也、其曰、自生自化、自消自息、而無生化消息之者、則何思何慮、而順往來屈信之自然者也、夫其可以无思无慮者、亦非委其具而付之自爾也、日月寒暑、與之爲役、而已得據其總也、已据其總、彼效其詳、已則无爲而尊、彼則任責而勞、彼常往來、屈信、遞代、而此則坐收、生明、歲歲之利、卽書之所著、虛一不用之象也、夫一雖虛于用外、而兩儀以至六十四卦、皆受此而致之、分掛揲歸、以成其爲萬有千餘之策者、是其所謂无爲而能无不爲者也、是正生化、消息、智力、形色、若不出諸己者也、故人不見其爲、而常有與之爲之者也、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蕃而不知、此之謂本根、此又卽列子之言、而詳陳之者也、陰陽四時、運行得序、不形之神、存乎其間、則竝與易之變化生神者、言之矣、萬物皆受生育之德、而不知其執爲之、是見四十九、而无見于一者也、覆載之內、萬物之象、皆受生焉、安知兩儀之上、更有兩生儀者哉、此太極也、故莊子指之以爲本根也、孰謂老子之徒、專于談虛也哉、

論一凡五篇

一　因貳明失得

易生于一、立于兩、故一出而兩見、兩見而一藏也、譬夫變兩之極、化而及神、則混異爲同、向之兩者、亦遂不一、而一自復矣、此合易之始終、而究言其播復者然也、（詳見總論）若夫易之名書也、專以變易言之、則凡象蓍數、雖其屢遷屢變、而皆不出乎兩相更迭也、非兩則无變、舍變則无易也、其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者、是兩之可以出變者也、又曰、一闔一闢之謂變、是兩之終能成變者也、用此求之、凡其相錯、相雜、相得、相易、相薄、相蕩、相盪、相推、相感、相攻、相取、相逮、相悖者、莫非以兩爲體、而形見乎相交之地也、人而知夫兩之所當而措焉、則可以常吉而不凶也、苟惟不能參觀而倚于一偏、則其敝、必至于知得而不知喪、知進

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也。故夫子之言易曰，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貳即兩也。貳之可以濟民也，即參彼我而裁可否之謂也。其爲失得之報，則用兩之當否，有以取之也。故聖人于此焉而務白也。

二　事物悉載二

極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事爲之繁，而其形體情實，无有不相配對者也。寒暑，日月，雷風，晝夜，山澤，水火，君臣，父子，夫婦，牝牡，道器，剛柔，仁義，治亂，進退，生死，得失，吉凶，榮辱，有萬不同，而无有孑然獨立者也。夫其每出必兩者何也，陰陽其實爲之也。陰陽之未出也，太極則其總也。及其既出也，則天地其初也。事事物物，无有外乎天地，而自生自立者矣。而天地又從太極而受陰陽焉。故事物之无不有兩者，其源實出于陰陽也。于是究其極而言之，天之陰陽，即地之柔剛，人之仁義，而卦爻之乾坤也。四易其地，四變其名，而皆不離乎兩也。故兩之攝也，不可勝原，而兩之所從爲兩，則一陰一陽，正其總也。六十二卦，无一卦焉，而不載乾坤，則何事何物，而非兩出也。故說兩明，而易之本末著矣。措兩明，而有得无失矣。宜乎聖人之濟物者，務明乎此也。

三　易總數悉用二爲致變之地

易一數固无不用四矣，然究循其本，則直倍兩耳。天雖有三，而同于爲陽也。地雖有二，有四，而同于爲陰也。四時之四，亦終總于寒暑也。是四者，皆其即兩而倍從倍四而加八焉耳。其祖无不自兩也，不獨此也，揭一之象變三才而兩之，乃從六爻之六以求成其爲易，則雖用三之後，猶復以兩爲宿也。（與後論通。）故聖人作易也，措兩之理，既具列諸附卦之辭，而其明兩之機，尤著乎立卦諸奇耦相同者，是其間也。今譜列左方。

四　六十二卦奇耦多少凡四譜（於上標數即是卦之本序）

連四卦數同，凡二十八卦。

三屯、四蒙（並一奇、四耦，下放此。）五需、六訟（一耦、四奇）、七師、八比（五耦、一奇）、九小畜、十履（五奇、一耦）、

三同人、十四大有（一耦、五奇）、十五謙、十六豫（一奇、五耦）、十三隨、三十四大壯（二耦、四奇）、三十

五晉、三十六明夷（四耦、一奇）、三十七家人、三十八睽、三十九蹇、四十解（二奇、四耦）、四

十九萃、五十蹇（四奇、一耦）、五十一震、五十二艮（四奇、二耦）、五十三漸、五十四歸妹、五十五豐、

五十六旅（並三奇、三耦）、

連兩卦數同。

十一泰、十二否、十七隨、十八蠱、二十一噬嗑、二十二賁、三十一咸、三十二恆、四十一損、四十二益、四十七困、四十八井、五十九渙、六十節、六十三既濟、六十四未濟（上已上六卦，並三奇、三耦。）

連兩卦數同，凡十二卦。

十九臨、二十觀（四耦、二奇）、二十三剝、二十四復（五耦、一奇）、二十五无妄、二十六大畜（四奇、一耦）、

四十三夬、四十四姤（五奇、一耦）、四十五萃、四十六升（四耦、二奇）、五十七巽、五十八蠱（四奇、二耦）、

前一卦與後一卦數同，凡六卦。

二十七頤（四耦、二奇）、二十八大過（四奇、二耦）、二十九坎（四耦、二奇）、三十離（四奇、一耦）、

六十二小過（四耦、二奇）、六十一中孚（四奇、二耦）、

五　卦序

卦自有理，而二十四卦，悉以奇耦數同者，次比爲序，是其理著乎數，而聖人欲從致變之地，主其同以究其變也。于是數同而類別者，則多至于四卦，而其无類可比，獨爲一卦者，猶隔卦相匹也。是六十四者，无一卦焉，而不與他卦奇耦相配者也。以是知聖人之因貳而明失得者，其于因數致察，如此其審也。序卦之自乾坤而極未濟也，率皆相受相人，而于其末，特爲之言曰，未濟易之終也。夫其指未濟爲易終，則是六十四序者，作易之初，既已定著之矣。非夫子以意推說也。蓋致變之地，必屬乎此，而三乃有措也。（三生于二，見論二。）

論三凡八篇

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天地圖書之外，別有一二三者焉，非復五行之一二三矣，是謂聖人設爲之數也。此之謂二也，一陰一陽，是其總也。尚其有迹可求也。至于一之立總而生二也，三之合二而出變也，則皆居虛而難究，故太極之一，予既不憚辭費矣，而三之爲三，凡易之合兩起變者，莫不屬焉，可謂要且該矣。而予之論數，未暇亟言者，盡其名稱相沿，反以紊經也。然則孰爲三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其語雖始老氏，而理本易出也。一之爲太極也，予因數言，不待申復矣。自二及三，夫子固嘗極言其總，而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也，男女搆精，萬物化生也。夫其天也，地也，是爲兩矣，兩之合也，別有絪緼者出焉，既不可分以屬天，亦不可別而爲地，又不可斥諸數外，則安得不參乎二，而成其爲三也。凡易之從二出三者，其象皆總乎此也。故夫子隨舉男女以配對天地，而期夫人之類求也。然則男女之搆精，即天地之絪緼者矣。絪緼者，與天地而三，而其化既可醇矣，則夫搆精者，合男女而三，其化亦可由此以生也。凡天下事事物物，從交而變，從變而凝者，莫不出乎此之三者，而凡三之類，悉可放此以推矣。

二　天地男女兌艮

男女云者，以人言也。人雖可名以物，而物理不同乎人也。今于男女搆精之下，槩萬物化生言之，猶曰，男女搆精者，其理即萬物所從化生者也。是蓋舉隅以告，而期夫人之類推也。若要其所宿，則天地男女也者，實指乾坤六子以爲之原也。故作爻辭者，從損之兌下艮上，按象而爲之言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甚言陰陽相二，而乃有三可變也。（詳見後論。）且夫男女也者，陰陽之賦乎人者也。以類觀類，則凡分派于陰陽，而兩相配對者，莫非男女相二之理也。二在而三自形，其于禽獸蟲魚，凡有血氣者，則皆

以牝牡相二也。而構精者自參其間也。其在日月、雨露、雪、山川、水火草木。凡因氣凝聚者。則以陰陽爲二。而二之交。亦卽爲三也。及其著而爲理。麗而爲事。則夫剛柔、奇耦、利害、當否。凡其彼此參互之際。无不因三以致其成也。故論二明。而三始可推也。牝牡而構精。卽陰陽之隨降者。是其理矣。人事之有利害也。利害之相反發也。則亦天地絪緼之理也。絪緼之在天地。蓋其二氣方交。而欲變者也。自此登進。而至于凝結。則形質具而爲物矣。迹狀著而爲事矣。極天下之大。而凡事凡物。莫不因交以出變。故亦皆因三以成體也。此其三能生萬物之則也。且夫三之距萬數之相絕。不勝其遠也矣。而老氏之言遠也。一之生二也。二之生三也。尙其可以序求也。三之所生。不至聯比爲四。而遂隔越爲萬。豈一其三者。遂能生此之萬也哉。凡萬莫非三出焉耳。攷之于易。則凡有形質者。莫不資生于三。其理甚著也。予故謂此理之爲易理。而非老氏臆揣也。

三　三人損一一人得友

大傳既發絪緼構精之理。乃始正引爻辭。而爲之明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此言凡從陰陽而得質體者。无適而非二也。實有之象。莫著乎人矣。三則損一。是損三而成其爲二也。一則得友。是益一而成其爲二也。損益之間。率以及二爲底止。夫是之謂致一也。蓋易一書。莫非主兩起變。卽皆以二而爲底止者也。貳見明于是天地男女皆二也。二具而三自形。則從二得變者是也。故老氏表發其理。而立爲二能生三之論。以補三聖人之所未言也。若夫易之從二言三。而三能成物。則不勝其多矣。而皆有可以案故而求也。方其言總。則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一陰一陽。而道自隨之。是其三也。人之所爲。又能繼道。而時當則爲善矣。是舊之質生乎三者然也。及言卦本。則又曰。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是又用乾坤易相參而三也。易立而六物可紀矣。及其參會同殊一百之理。又舊從日月、寒暑、屈信、而明立分際也。其言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夫日月、寒暑、往來、屈信。其非二乎。兩體對峙之中。有相推相感者焉。如絪緼之非天非地。而實別爲一理也。則安得而不三也已。又從其相推相感者。而致諸可以成物之地。則歲也。明也。利也。悉皆隨之以生也。是物雖有萬不同。而无不稟生于二也。十三卦之敍類物也。凡棟宇、弧矢、杵臼、舟楫、衣裳、書契、之類。无有一物而能自出一用者。故夫子謂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也。然則器之成也。雖其形而上。與之立總者乎。

四　陰陽之合爲三

易象既成而爲書也。陰陽之交。有互體相入者焉。凡曰。相錯。相雜。相得。相易。相盪。相推。相磨。相資。相感。相攻。相逮。相悖。是皆合二以成其互者也。二其分也。互其合也。分之外有互焉。則不得不三也。原其始。則皆陰陽而交焉者也。故老氏于三已生物之後。又舊卽其所形。而明其所始矣。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夫且負且抱。是二之相交者也。負抱之中有和焉。則萬物之所從爲物者也。詳見子所著易老通言。莊子又推本

此理所出。而明言之曰。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肅肅發乎天。赫赫出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是亦指夫肅肅赫赫之交者。以爲兩。而兩之通以成和者。爲三也。兩以三出。而物生矣。是又卽三之末及生物。而與老氏之語。本末相感者也。

五　實三設三

夫子于乾坤出易之地。其言三尤爲詳審也。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言无二則三不可見也。乾坤易合而成三。已見前又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又言三不可見。則二遂登于无用也。夫乾坤天地也。天地安得而有毀也。曰。陰无陽助。陽无陰佐。或者偏用陰陽。而失其交通成和之理。如乾亢坤戰。亦皆未免偏倚于一也。則下乎乾坤者。其爲毀特易也。是言陰陽兩對之間。而輒毀其一。則遂无地可以出變。三无從而生也。三旣无託以自形。則二之可以出變者。亦遂窒塞不行矣。故二毀而三遂息也。夫子之言三也。蓋如此其該且悉矣。然謂三行必損其一。而三人必及于疑。則又不足常恃。此其故何也。曰。是有妙理焉。有實三。有虛三。實三也者。其象其體。可以枚數及三者也。積三需以成初卦。兼兩三以成重卦。卦一象三之爲三才。六其三爲十有八變。皆其實有此三者也。爲夫體質已具。故云六物。旣曰物矣。則其功用所及。不能越出形範之外也。今由六物而推其象。則凡爲人。爲器。爲事。爲異類。盡其所得。定體。而以數數之。可以及三者。是皆不能自運。而有待乎運之者也。世之知道者至此。而能與之擬切增損。然後功用始自。于是實旣三。而又重以三焉。人旣三。而必損其一焉。人已一而期得友焉。皆其曲從陰陽至理。與之調適其偏。而求以追明浮出變之理者也。

六　實三虛三

虛三也者。本无數也。以化醇化生之則。次第求之。其序則當在三。而此三實无形質也。于是循號物之數。率十以言。則夫自三以降。歷四五以及九十。自當次數。而老氏道序。殊不其然。蓋三外徑以生萬。則此三也者。固无在三之質。而實能擴擴生萬之用。故得目之以爲虛三也。然則旣曰三矣。則有數可識矣。而尙得謂之虛乎。曰。不獨三也。自造化未爲萬物已上。一也。二也。三也。皆借數也。故雖天地、男女、寒暑、日月、往來、屈信。凡其數實在二者。夫子亦不肯正以二名也。其所謂二。則凡有陰有陽。不至偏乏。則雖數過乎二。亦爲一易因忒濟民之本也。于是復之五耦一奇。得爲有陽之卦。而坤之純耦。積爻至六。乃遂嫌于无陽。卽其坤之基則而可例者也。此其爲二。豈可循實數以求也。寸是卽虛三而推虛三。則三之有其次。而无其實者。其玄奧妙也。率此而上之。太極據生兩之表。而不肯名一者。其案數益虛矣。嗚呼。微哉。

七　三損一一得友象適在損

三而損一。一而得友。此損卦一爻之辭耳。而夫子引之以該一易者。何也。一二一變化之原。效乎變卦重卦者。象適聚此。故夫子卽之以立槩也。損之得爲重卦也。合艮兌以成體者也。類而推之。此六十四卦。皆與損同。故其一而友得者。可以通諸一易也。卦初无艮。因乾之三爻乎坤也。而遂以一奇二耦爲艮也。初亦无兌。因坤之三爻乎乾。而又以一耦二奇爲兌也。是兩卦初變以爲六子。而凡卦變。莫不皆然者也。故

其三而損一者。亦可通諸一易也。于是從卦以求一人得友之象。則夫損之稽爻。而至于六三。兌三畫之奇耦。其用已竟矣。自此而上。六四以及上九。則自屬艮而不屬兌也。卦法自上而上爲往。兌之以其六三。而聯屬乎艮之六四也。是其二卦上行。而別與一卦相得者也。故其爲象。正如一人行而得友也。于是又從變卦。以求三行一損之象。則夫坤之初卦也者。其三畫本皆耦也。及夫出而爲艮。則三耦變一以爲奇矣。乾之初卦。其三畫本皆奇也。及其出而爲兌。則變一以爲耦矣。是皆三畫之出。而變損其一者也。故其象爲三行而一損也。夫此四象者。雖形于損之六物。而八卦之自始及終。悉包乎六物之內。故爻辭之與大傳。得從一爻之語。以該明一易也。

八　二之取象以陰陽配對不專用數之多少易之謂二。本无定數。而凡能兩異相兼。乃得爲二也。其在造化。則以兼有陰陽爲二。而陰陽之或多或少不間也。及其入畫。則以兼有奇耦爲二。而奇耦之或多或少。亦不拘也。及其畫而成卦。則此卦彼卦。又復爲二。亦不以奇耦多少爲間也。是故乾坤初卦。各以三畫爲父母。是皆以三畫其象一人矣。及其分派而生六子。則三畫各爲三子。則又以一畫而象一人也。若其既已重卦。則重乾六爻。乃遂其象一君。重坤六爻。亦遂其象一臣。是爻畫之自一及三。自三及六。凡其一也。三也。六也。皆可取以象一人。元无定也。夫子之論象曰。聖人擬諸其形容。而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則凡易之爲象。取其可以擬似而已耳。非其體質實然也。則夫象類之或少或多。何可膠泥也。所可知者。必其兩相匹對。乃能彼此交濟。以開物成務焉耳。故聖人槩論易理而曰因貳以濟民行者。本陰陽以言二。而遠諸人事。以見凡二悉生乎二也。未及乎二。則偏而不該。苟過乎二。則贅而爲礙。故乾坤之三。必損一者。純奇純耦。乃能生生不窮也。是蓋以奇耦對出爲二。而不以二畫爲拘也。兌必合艮。是少女少男相會而成二。夫二奇一耦。與夫一奇二耦者。皆不枚數而卦配也。雖夫子至此。亦不肯發機竭告。而槩以致一爲言。使人思夫三則損之以及二。而一又益之以及二者。其所歸宿。率以一人行三則疑也。是亦一理也。一人也者。乾之一奇。坤之一耦。皆其象也。乾以一奇入陰。坤以一耦入陽。皆得爲行。不必更拘三奇三耦之當爲三人也。且即其三奇三耦以求疑。則其疑可言矣。位置已定。无所交感。爻畫牽若疑立不動。則无所于決矣。夫安得而非疑也。其在重卦。則夫艮兌爻畫。既皆兼三而重六。其體已足。若使艮兌之外。更有一卦。如震離之徒。儷立其側。則此焉山澤兩象。既已對出。則損之卦地。已自无可容受。又安得而不名爲疑也。故小象之疑。即大傳一致之反也。

易原卷五

太極分兩儀論七篇

一　陰陽未分爲一。

天地已判。變化已形。尚其不可俄測俄度也。則前乎此者。茫昧無朕。獨以何見而命爲太極也。曰。是有理焉。非徒之也。兩儀之出爲四象。四象之出爲八卦。是易序矣。而凡有象有卦。則皆以兩爲初也。夫其出焉而初者。可以命之爲兩。則夫未出而該者。不容不命爲一也。其曰太極。猶言天地陰陽。未得爲至。而此能獨至也。若夫一氣判而爲兩儀。則陰陽既已對立而一矣。其力可以施生。而未遽名爲天地也。其象當爲乾坤。而未遽畫爲乾坤也。有兩之儀。無兩之形。是陰陽初分。而未凝於物者也。四象也者。木、火、金、水。位在四正。而未爲春、夏、秋、冬者也。是陰陽之已出。而將爲四時者也。至於八卦所紀。則是四正之氣。周徧八方。而後世命爲八節者也。故其立爲震、巽、離、坤、兌、乾、坎、艮。八其名而八其列者。乃其序也。至此而後陰陽始著於卦畫矣。然則自無形而及于有形。自紀數之少。以及乎紀數之多。皆不出乎陰陽之源派也。所謂易道陰陽者。是其凡也。然則由易之所成。以要其所始。則夫據生兩之地。而能與之爲初者。其當爲未分之陰陽也。豈不昭然可想也哉。故太極所稟。惟繫辭發之。而循五經以達論孟。皆未見其嘗言也。

二　老子明一爲太極。

夫子亦嘗言一矣。若有天地後。總統萬物之一。非太極未爲天地之一也。其曰。一致而百慮。又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則皆並人事以名之耳。若其未麗事爲。能生天地。而不爲天地。則實未嘗明以一名也。夫子嘗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中庸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二語也。固皆髣髴乎象數之表矣。而其所指。亦皆從天地已得一後。模擬其似焉耳。若超出象表。而究出天地之所從始。則皆未之嘗言也。予故曰。太極之一。求諸五經論孟。未有明說也。此非聖賢有所斬祕也。寓道于器。而藏性天於文章。以期天下之自得焉耳。老子意見。既已窮極造化。而又慮夫學者之迷本也。故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者。是其究極始末而竭告焉者也。一太極也。二兩儀也。易之太極。理當爲一。而未名以一者。此語既出。而人始知其可以會而同之也。

三　一非數

老氏盧此理之未白也。則又申言夫一之無乎不在者。而曰。天地、谷神、侯王。位置不同。而皆分稟此一。以爲清寧盈靈貞焉。則是一也。蓋皆隨在隨有也。此其爲一。無間乎幽明大小。而皆能與之爲祖也。然則天也。地也。方且與人物。均受此一者也。則天地安能反生此一也。諸家指天一爲五十所虛之一。則是以變形之一。爲太極之一。其原既誤。故推之無或能通也。（詳在列傳列圖下。）是以老子之明此理也。立一以爲始。立二以爲承。而立三以致極。自三以往。繼其下者。遂爲萬物。則其爲一二三萬也。與易之本數。自一至萬。次比而不可闕一者。全不倖矣。則安可混爲一。則也。（生脈。詳見論貳。二生三。詳見予所著易老通言。）列子尚慮若語之簡而難明也。則自作之問而自爲之答以究極其詳也曰。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人有形生于無形。則天地安從生。于是列殺未有天地之先。形氣體質。具而未離者。命爲渾淪也。渾淪之動而爲形氣也。體質之具而爲形變也。其輕清而上者。自名爲天。重濁而下者。別名爲地。則夫渾淪之函陰陽者。出焉而二矣。人惟有清而又有濁。有上而又有下。是向者一。而今者二矣。然則清濁未分。而渾淪無間。其非一與。已分清濁。而有上有下。其非兩與。課二子話言。殆如隋易立訓。而其發揮焉。特不肯明以易言耳。是所謂深於易者。不言易也。世人見其別立軌則。期以自成一家言。則遂斥之儒外。然魏晉間。知道者。已深知其理矣。故嘗槩易老以爲一稱也。凡今世之能說易者。率皆濫取世傳。以爲己出焉。是特立影求形者耳。而老氏則直究其形矣。是故可尊也。

四　借數名一

數者。因紀物而有也。無物可紀。則無數可命矣。太極也者。本無其質。則固不可繫之以數。而名之爲一矣。然太極之能生天地也。惟聖人而後能得其以。自非聖人。安能聞言輒解也。聖人其亦有變乎此矣。故不免借人人可識之數。而發造化難言之妙也。此借數名一之所由起也。何以知其爲借也。曰。圖書命數。雖其多少。或有不同。而次比已定。則五十五者。不可損爲五十有四也。四十五者。亦不可增爲四十有六也。皆其實有此數。不容贅闕故也。若夫大衍之五十者。其立數固本天五矣。然其爲五十也者。元非實用天地五十五數也。故一非生水之一。而十非生土之十。則可以見其不爲紀實之數矣。是豈可從實有之數。以求其宿哉。且其分蓍象兩之上。不立一數。與之爲始。則固示人以其可闕之象矣。象四而下。又遂虛五六七而不用也。直至借八以名八卦。而後八始入用也。是所借八數。半用半不用。而元不乏事也。則凡大衍之數。豈其自一至萬。不容中闕者耶。又四八策中。每得一策。且如三十六而爲乾。則自三十六外。皆爲扐數。扐數第以識閏。而不全爲用也。是四十九中。其所虛者。不止蓍數之一也。今見其所虛者爲一。而不知此一之非實一也。乃遂從借數以求實有。而指天一之爲此一也。則推之如何可通也。老、莊、列三子者。蓋恐流傳滋久。譌而求諸實數。則夫太極也者。將遂淪於有形有體之域矣。故皆更迭發明。著諸其書。而世人罕覺也。

五　老子以同獨明一

老子之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又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天物之母。此兩者同出。夫天也。地也。是其二也。此既爲一。則生此之二。而能與之爲始者。決當爲一也。至其謂同者。則取有無未分而混然者也。獨則又孑立無名之象也。然則同也。獨也。擬數而言。固可借名爲一矣。離數而觀。則遂不復爲一也。故取同獨一。殊名而共義者。參錯言之。使人悟此一之非數也。予故于此有見而云借一之非實一也。列莊二子。固其師老者矣。而申言同獨之爲一。則又附事出理。愈益明白也。列子之言造化也。曰。生生者不生。不生者疑獨。及言道德。則曰。多歧亡羊。多方喪生。惟反同歸一者。爲無其弊。是又用一同獨三語者。遞相發揮。而明乎一之非數焉者也。莊子曰。物物而不物于物者。是爲獨有。則是用超物者爲獨也。又曰。一之所起。有一而成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性反修德。德至同初。初則亦用反同復初者。以形容夫一之爲同爲初也。故言及乎道。而前聖後聖。皆歸一揆。無分乎彼此也。

六　列子以同獨明一

列子尚嘗極言陰陽、剛柔、仁義。而會歸于一矣。曰。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是既明援易語。以會諸其書矣。雖其立教。常欲自成一家。而此語一出。安能終掩其原也。及其言數之播復。則全是釋易也。一之變七。七之變九。固河圖矣。而夷易無形畔者。（易羊吏反。畔音判。）能生形變之一。則正指太極之生天一也。此其爲書。何往而非易出也。（詳見論數。）是理也。惟王弼能于易老左右采獲。故其釋衍最精。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其言深得易理。而世無悟者。患在以實數說借一。故弼語反乘也。

七　易書無太極

或曰。夫子自言。易有太極。則非無矣。而弼之所訓。乃曰。無不可以無明。必因於有。故常于有物之極。而明其所由之宗也。夫夫子明以爲有。而弼乃推而入之于無。是以諸家多致疑議也。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以辭害意。而不能以意逆志。故其執滯如此也。夫子此語。主變易而發也。易理之已著乎變者。皆其爲物而可見者耳。非其役物而制變者矣。故凡乾坤立畫。以象天地陰陽。是直已傳形質。而事事物物。無不爲兩者耳。非其能生此兩。而造夫無可增加之極也。其曰。易有太極者。猶曰。變易之道。固有立乎其極者焉。

則凡象兩象三象四以備乎八固皆由此出變也是爲制變之祖也不曰易書自能有此之極也蓋易之繫辭也有書而制變者有理六十四卦之爻之辭則書也制六十四變而居總無爲者則其理也故繫辭之言易也生蓍倚數立卦布爻則皆指夫有狀可書者矣而推致其至則必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乃居其成也是卦爻以上更有理有性且有命也理也者言其所以然者也性也者言其所已得者也命也者言其所從來者也是不獨欲窮其書而必欲窮其所爲書也然則變易之所起固在兩儀以下矣孰使兩儀而有此變者則必有命之者也故太極當爲變祖也若曰太極立不變之地未嘗肯入于變不當與數變同言則非圖機之士也

兩儀生四象論六篇

一　劉牧以一二三四爲四象

兩儀天地也天以一生水三生木地以二生火四生金水火木金有其似而無其體是之謂象本其象之所出而言故曰兩儀生四象也古今通以七八九六爲四象則在地六以後獨劉牧取諸天五以前是二說也固皆祖天地而本五行矣予以經考知牧說之合易者其據凡四也揲蓍之法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四時也者方其在數則爲一二三四及其播氣則中乎冬夏春秋入之于卦則爲坎離震兌也故一坎直冬二離直夏三震直春四兌直秋此四位四氣者人更萬古經更萬說而四數者未嘗少少變易也則擬四所指之四時安可易四位而他之也牧說之合易者此其一也

二　七八九六非四象

六七八九固爲四行成數矣諸古書如月令之屬亦嘗取而入諸四時矣然其所云六七八九者乃其陰陽經五而既足者故從而立數以識之焉耳非如一水二火三木四金自能授氣于四時而不受四時之氣者也則雖嘗以入諸四氣而不得正爲四時也（詳見論五・及乾坤卷・）殷夫子之言易序既嘗以四象次兩儀是天地之生四時也矣已而猶慮其未明也則又繼辭其下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以示次天地而爲四象者正爲一冬二夏三春四秋總之可名爲四而非四數以外別有一四也則牧說之合易者此其二也古今又有命四策之六七八九以爲四象者矣爲夫易之書爻象卦悉自此出也殊不悟四策之數乃其受諸四時者即四營成易者是其則也四營之所以必四者揲四之象四時者即其起數之原也四營既成而後七八九六始出則四策之數安能先乎春夏秋冬而與之立則也（詳見此下一篇）夫惟四策反依四時以得數則牧說之合易者三也若夫一二三四當爲四時正數則夫子之言又有可據者矣說卦之以卦配時也明立四位明分四氣其端緒甚明也曰兌秋也兌正爲秋則坎冬離夏震春不可易而他之也又曰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坎既爲水則離火震木兌金又可槩見也夫坎離震兌其德既爲水火木金而水火木金之數即一二三四之位也則夫揲四之象四時也夫子嘗用一二三四正主其象矣經生乃謂七八九六與之相當是欲更夫子之所配而易以乾坤艮巽也雖甚昧者亦知其不可也此牧說之合易者四也凡此四者皆即易言易而四象所屬明白如此故予不敢舍夫子而順世傳也

三　易數皆本四

有天地陰陽而後有四時有春夏秋冬而後有萬物易之所寫者造化也造化之所託者萬物也人而欲撫造化則必從其所出者而求之而寫之則無一或遺矣是故蓍之首尾離四者本所授以臨所受蓍得母必能知子也分二之後數蓍定策每揲必以四者四也凡成一爻必取其于四營者亦四也揲足數定積四數之以出七八九六者亦四也隨策畫爻而立卦以極乎八者倍其四也八其卦而八之以爲六十有四者從倍四之八而又八之者也莫非權輿于四也予是細而推之得策三十六而累四數之知其爲乾者九其四也得策二十四而知其爲坤者六其四也得七而爲二十八者四其七也得八而爲三十二者四其八也亦皆從揲四象四者以出贏縮也自此以往演乾坤之策以追朞歲之度會爻策之數以當萬物之數莫非本祖乎四也凡其謹守此四者以四氣四中之象得天地四初之數而居四方正中之位故可以總物原而該數本也凡易之他數隨事遷變不常其度而四行之四未嘗或改蓋以此也（兩・四・出於兩・兩以爲體・四以爲用・皆相貫穿・詳見論數・）

四　五行未爲五材故可象

孔穎達疏經大率多仍先儒故雖指七八九六以爲四象而其所謂四者仍指水火木金則亦不離乎四惟曰四象也夫其立上以對四象不援十而援五則固舍成數而就生數矣五行生成皆一體也孔之主士言象也既取諸生則水火木金不當獨取於成矣今其生成雜取則是存疑示後而不敢專主七八九六以爲定則也王昭素胡旦劉牧朱震因其指四行爲象則皆非之而牧震同辭曰金木水火有形之象安得爲象此又泥辭失指之甚也繫辭之言象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則象者物之形容而已非眞有取乎體質也其曰物宜者惟其宜焉而擬以爲象正如兩儀固可以肯象天地已而求諸陰陽則陰也陽也亦可象兩也求諸乾坤則乾也坤也亦可象兩也既曰象矣則以肯似言之安可執五行以爲五材而謂形質不當取象也則四子之譏穎達又皆失之也

五　諸家言四象

此數說者雖異而猶並四時乎取象其失未遠也若夫莊氏則曰有實象有假象有義象有用象語不本經而率意以言揔達既已非之矣易繫嘗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或亦有援此以言者特不知此之四示乃其著書而垂世者耳非兩儀初生四象之謂也此其爲四即蓍龜也天地變化也天象也圖書也是其四也蓍蓋受易爲數而非能與易立數者也則自不得在生卦之列矣既曰天地即兩儀是矣天地變化若居四象之一則是兩儀自生兩儀也王昭素曰象兩象三象四象閏其象凡四也胡旦曰此聖人著法也非由兩儀而生也旦之言是矣而自出其見則遂曰陰陽剛柔其象可四也此尤誤也聖人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爻之剛柔即卦之陰陽也今取剛柔陰陽四之因以命爲四象是謂水火燥濕可以配對爲四也是數說者固皆不通矣而支離及此者則皆不安乎七八九六之爲四時也

故遂轉而他求也。

六　劉牧言四象。

予以經考而知。惟劉牧之說。合經而可據也。其言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兼天五之變化。上下交易。四象備其成說。而後能生八卦。于是乎坎、離、震、兌。居四象之正位。不云五象者。以五無定位。舉其四。則五可知矣。諸家惟朱震因牧之說。始疑坎、離、震、兌。與四時相應。亦皆徵以佑牧。而不能確也。其說曰。據四之象四時者。坎、離、震、兌。此六七八九之數也。夫坎、離、震、兌。不爲六七八九。不難見也。朱氏兩冒而兼言之。亦猶孔氏以不敢自主矣。至其立爲坎離。能中天地之圖。則明爲之言曰。坎、震、離、兌。四時也。氣數時日。自有之序。不容故而他之也。則前語之爲存疑益明也。然則烟推四象於地四之前。有如牧者。亦可謂確乎其有見矣。所可恨者。據四之象四時。夫子自有明則。而牧不知援以爲據。故震驚鹿牧誤爲烟說。遂亦不敢堅主也。

四象生八卦論十二篇

一　八卦分成四氣。

卦之八也。前不爲六。後不爲九。何所取之。取諸倍四也。四之必倍者。四氣行乎四正四維。而其爲象。必當列八也。然則八卦所起。其源流可考矣。自太極而兩也。以其全而分二也。自兩儀而四也。則二氣者。又遂分四也。四氣者。有唱有隨。故其四者。又遂爲八也。是以震、離、兌、坎。與夫巽、坤、乾、艮。不得不耦出而錯立也。善乎乾鑿度之明易序也。曰。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推此言也。則二四六八之更相灌輸。其序甚明也。已而又取八卦而分唱隨。則曰。震生。離長。兌收。坎藏。以言其唱也。巽、坤、乾、艮。仍四氣而散之。而養之。而制之。而終始之。以言其應也。是正夫子出震終艮。八卦更迭之序也。既著其序。然後辨方命位。明列先後承乘。則其唱隨之則。又益白矣。命坎、離、震、兌。爲四正。言居四行正位。而唱發四氣也。命乾、坤、艮、巽。爲四維。言居四正隅角。而攝達四氣也。四正也者。卽夫子之謂東方也。南方也。西北方也。四方正位故也。四維也者。則夫子之謂東南也。西北也。東北也。西南也。以其居于隅角故也。然則四正者。非四維之唱也歟。四維者。非四正之輔也歟。故易謂四象生八卦者。蓋夫子之言。得乾鑿度而益明也。

二　八卦配四時圖。四時四維唱應、并說。

右內一重爲四正四維。是八卦之位也。外一重生散長養。收制藏終始。是八卦之功用也。說皆出于乾鑿度也。以其語明。因取一歲而八其節者。附著以致其詳。觀乎此者。足以知四時之主四正。而四象不屬四維也矣。易之出震終艮也。蓋其補足書序。而以八節成四時者也。是爲一期之日也。

三　參天兩地。

夫子之極言卦始也。曰。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夫有變可觀。則是立數已定。而其奇偶。可以遞易者是也。卽今八其節而八之。以寫肖一歲氣節者。是其成也。若夫參天兩地也者。知天地五初之數。可爲數本。而參之兩之。以求夫可用之數。當何所屬者也。故夫子著之以爲卦始也。參天云者。並天之一二三四五。而成其爲九也。陽主進九者。在天地後五數中。陽進而極者也。（謂自一而往。愈進愈增。至九而極。）故聖人書奇以象乎天。而名其爻爲九。命其卦爲乾也。兩地云者。並地之二四六也。陰主減六者。在天地後五數中。陰退而極者也。（謂陰進至十始極。而聖人取諸地六。致變之初。故云退也。詳見論數。）故聖人書耦以象乎地。而名其爻爲六。命其卦爲坤也。此其倚數以成九六之初也。及其九六既具。而六子也者。又從九六而得七八焉。則奇偶相純卦者立。而六十四卦由之以成矣。則卦數在易。無有不生乎天地五初之數者也。（九六生七八在後論。）

四　五不爲象。

兩地以成九六。則夫五者。亦居其一矣。而生卦之象。獨不數五何也。五、士也。分氣以爲水、木、火、金。而主一德也。故一二三四。有象可像。而五之隨感出靡者。無定致可傚也。下繫之言易曰。其爲道也。屢

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是語也蓋數變之已著于卦而猶屢遷不可執據則夫天五也者又其出變之元也奈之何而可象也歟故五之不預四象也非不及象之言也過乎象之言也方其倚數則五初數者皆在所倚今其參之兩之而皆于五初數乎取則者是也及其言象則四行可像而五土不可得像也四時無土月而八卦無土卦者是也（詳見五論）然則五之能出變其象何以也曰天之一也三也其皆以純奇屬天未及交乎地者也地之二也四也又其以純耦隸地而未及交乎天者也迨夫數之運而至五也奇因屬天矣而土于此乎生則是天之奇數方傳乎土而正爲地體也故土之一位有地有天非如四正之位天奇地耦判乎其未會也夫惟奇耦既已相會地天又已相得此其爲象蓋如重卦之屯繼乾坤而首出者也乾六其奇坤六其耦天陽地陰非不各極其至也必待重震坎以爲屯而後奇耦始能參會也故象辭命爲剛柔始交者其理正與五之奇耦始合者同爲一理也故天五之五所以遂爲一易交變之始也屯雖不能總統卦變如五之該然而經綸草昧是亦陰陽變而吉凶見大業遂可因此而生者也其理又與五之起變正相符也

五　五不爲象

一三五合而爲九二與四合而爲六則成變之初也九與六其中皆蘊一五以較四象曰一則專于一曰二曰三曰四則專于二三四者其體質不侔矣自六而後益推益廣以及于萬亦莫不然則天下之變無非本五也故易象皆出于四（詳見兩儀生四象論）而易變皆出于五也（詳見圖書論）夫其有象可像者水火木金皆有定位亦有定時故也其不可象也者變動周流不可撫擬故也故劉牧立論謂五無定位而遂不容做象者有見乎此也是理也夫子固嘗明著其則矣說卦之敍四時四德也配水于坎以槩乎離火震木兌金而土不著方也明兌爲秋以槩乎坎冬離夏震春而土不附時也此正土不著象之明驗也夫子言之非後人所皆增拈也由是觀之牧之言其皆有本惜乎不能充竟其理焉耳若夫牧之論象并生成言之則又不知變之奇卦專出乎五而七八九六之入爻畫者本非有取于四行之成數也然則牧之言是殆得其然而不究其所以然者歟

六　四象取象不在天五以後七八九六不主四時

天地十全數莫非自然而然皆可則矣而取數必于四制變必于五者即本以該末故末不能離本也天下萬物無有不生于五行者矣而前乎天五者則皆五行初度也受天地初數有其象而未著乎質不爲物變所雜故木火能生春夏金水能生秋冬也而土也又能該四者而授之以生也則天地之間雖其方位有萬不同而何事何物能不受其管攝也耶故可宗莫尚乎此象也若夫天地之六七八九十也者五行于此乎成其亦要矣而皆非四時之謂也六七涵五而一水二火之氣于此乎足八九函五而木三金四之氣亦于此乎始足也則漢志謂五行大數者是也以其並五行而言故世儒亦遂援之以言四時而四時本無此數也（詳在圖書論）若究其何以名之爲成則數之本奇者得五而成其爲陰焉耳數之本耦者得五而成其爲陽焉耳而非四時之外別有七八九六之象也是故六七八九固可以紀四行之成而一

三四之生四氣也其已久矣初無所待乎此地也故夫子之配四時也以震三之木爲春而不以巽八之木爲春也類而推之則艮七坤六乾九其不能爲夏爲秋爲冬也亦已審矣七八九六既其不爲四時則撰四之象四時也安得越取六七八九以亂其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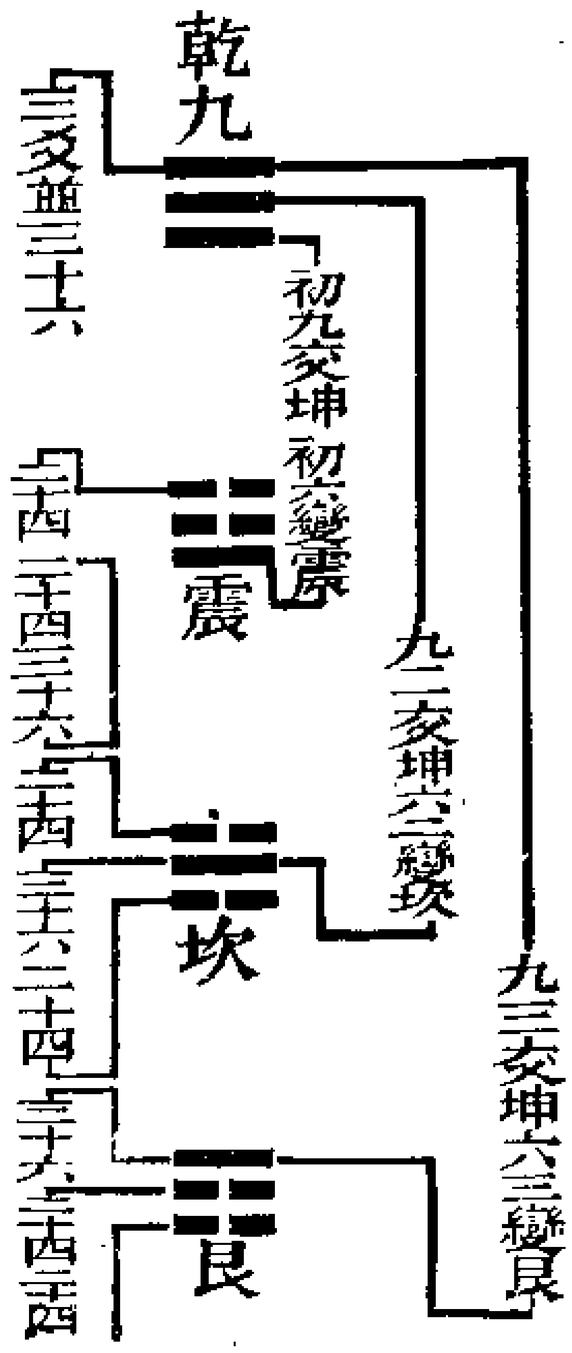
七　七八九六非四象

蓍策之有七八九六也自從大衍衍而得之所謂倚數也倚者依天地本數以立其則而非直受其數也是故衍數之與本數相戾者可考也衍之一二非水火而其象三非木象四非金也然則衍之一二三四既其不應四行四初之數則夫七八九六也者特其記策之數耳豈皆正爲四行四德也予既得其以而病其淆雜也故蓋其名而巽之命大衍爲設數而求別乎天地圖書之本數也（設數・本數・詳見論數・）且夫易以變易爲體凡其隨事取數至不常也是故卦之有數本宗五行者也而六爻既賁其初爻之當爲一者自爲本卦之一而不爲五行之水也又其蓍數正寓卦數者也而八卦之八亦遂不爲巽木之八也並此而推夫數之所出凡其屬諸日辰播乎星厤派爲樂律流爲方技道術百出百變而各自爲數無一之能同也惟夫坎離震兌也者其出數之爲一二三四其凝氣之爲水火木金其配時之爲冬夏春秋蓋自初有天地圖書以及既成八卦而此四數者常與四正四行謹相傳著無時而或他故也此足以見四時之不可他易而四正之巽乎四隅也矣至夫卦數之與策數雖其偶有同者如坤之六艮之七以至震八乾九之類驟而觀之似可參合于八卦所得之數矣審而求之則有異也九之策專于畫乾也六之策專于畫坤也倘可援之以爲生卦之證矣若夫策之七者遂當爲震爲坎爲艮而卦之以七爲數者乃獨屬乎艮之一卦也八策之當爲巽離兌而卦數亦惟一巽獨擅其七也凡如此類足以見其策之七八不專屬乎艮巽之七八也況又有甚易見者坎一震三離二兌四已皆據四中而配四數矣則雖更有七八安能攙四正而入之也凡其言此者皆不悟大衍所衍特其倚五行以立之說而非受其數于五德者也故皆執偏而不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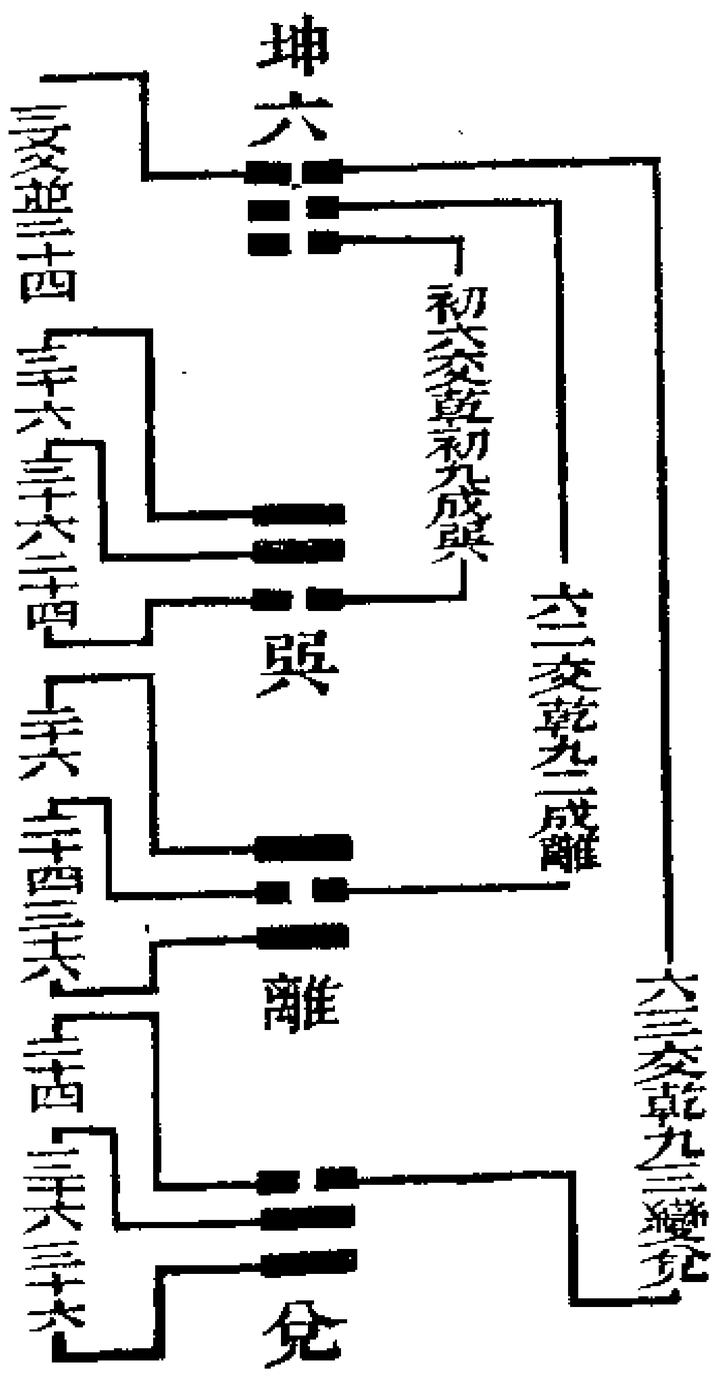
八　易數迭爲唱隨

或曰八卦也者乾坤與居其二矣今以四象屬之震離坎兌而曰四象能生八卦則是四子反能父母乾坤也此不然也天地萬變固皆不外乎陰陽也以一陰一陽而萬不同之變皆出焉是其取象必皆循環往復不一其主也陰當時則陽爲客陽用事則陰退聽必先明其執主執客然後互爲彼此者始可別其唱隨也當其定著卦始也本天地以臨四氣則乾坤固生六子矣及其主四氣以推變化則四初之氣該乎八方而乾坤所位乃其八方之二焉耳安得不並體爲八也夫子已恐後世求之無要故嘗明示賓主于說卦矣當其列言八卦之出震終艮也是本氣序以爲之主也故八卦列敵爲八而不容別出乾坤兩位也至其本卦性而言其以則巽矣雨日之潤烜雷風之動散艮兌之止說六子之功用亦已廣矣而夫乾之君也坤之藏也實能倉張此之六物而制其命也則其位雖離六子而道實冒之也惟其因事記變不一其體故每言而每不同焉耳

九　九六生七八圖



十　九六生七八



九六之生七八也。奇耦交而盈減變也。凡奇爻皆九。而其一爻之策。二十有四。故以九較六。其盈減登降。皆以三也。三其九而爲乾。則其三奇爻者。積策之多。至于一百有八。用以比六。則進而盈之之極也。三其六而爲坤。則其三耦爻者。得策之少。至爲七十有二。用以比九。則退而減之之極也。及其九六之爻有交變。則盈減之數。亦隨爻而異矣。乾來交坤。則坤之三耦者。其一遂變爲奇。故隨爻數策。則兩耦者。當爲四十八。而一奇者。當爲三十六也。合焉而數。則八十四也。八十四者。均諸三畫。則其每爻得策。皆二十八也。二十八也者。四其七也。以其每爻得七。故云九能生七也。及其成卦。則震、坎、艮三陽卦是也。至夫坤之交乾。則其三爻之兩奇一耦也。合而言之。實九十六策也。以九十六策。而均諸三爻。則每爻皆三十二也。三十二者。四其八也。故云六能生八也。及其成卦。則巽、離、兌三陰卦是也。于是乾之三交乎坤。而取數皆當爲七也。是父焉而三其男者也。後世命九爲老陽。而名震、坎、艮以爲少陽者。正撫易而爲之言也。坤之三交乎乾。而取數皆當爲八。是母焉而三其女者也。後世命坤爲老陰。而名巽、離、兌以爲少陰者。語亦易出也。世皆外易而談九六七八。故立說雖巧。而夫老少之名。皆減之度。終無歸宿也。盈減詳見數。

十一　合爻成卦分爻名七八

分策畫爻者。並蓍生卦之本法也。乾六爻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六爻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則兩卦爻策。固皆分數矣。而二體之策。總會以爲萬有一千二百五十也者。則無分乎乾也。坤也。是策數亦可合數也。當其分也。乾自乾而坤自坤也。及其合數也。乾坤既交。而九六七八雜出。則其卦變爲它卦矣。其當爲震、艮、坎者。不復爲純乾之爻也。當爲巽、離、兌者。亦不復爲純坤之爻也。則六卦所畫之爻。乃六子之爻。而非乾坤之爻矣。故雖會九六以爲策。總而必分全策以均三畫也。九六之變爲七八者。此其理也。後世以十二律配卦氣。而其律管分寸。視上下生以生增損者。其法正相乎此也。黃鍾九寸。而下生林鍾。則林鍾所得止于六寸。爲夫陽既爲陰。則分寸隨陰而減也。林鍾上生太簇。則太簇遂爲八寸。以陰既變陽。則分寸亦隨陽以增也。夫其陰陽已變。而分寸隨之。即制律者能師易意。而立爲此則者也。是故黃鍾之九。至林鍾而減爲六。林鍾之六。至太簇而增爲八。其于九之降七。六之升八。又一類也。此造化至理。聖得之而能作。賢得之而能述。其知巧之所繫爲也。

十二　二四與五

或曰。子以一二三四也者。得五始成變。則參天之一三五。而成其爲九。是固有五矣。兩地所倚。不出乎二也。四也。是未嘗函五也。然則徒二徒四。亦豈害其爲六也哉。易嘗必待遇五也。曰。此當即變言變。而不當守常論變也。易之象數。未變則從本。已變則從變。是一畫通例也。方二四之在地也。二則專二。四則專四。是其本然之數也。及其二與四合。則始而判然者。今遂合而爲六矣。既已爲六。則六中已自函五。安得而云無五也。且如河圖之五。其九者。元無十也。參伍以變。而其爲十五者。自成乎錯綜之地也。三其十五。而五其九。又遂成其爲四十有五也。夫其圖本无十也。爲夫合他數而十之。遂可名以爲十。況二四皆爲地數。而謂六中无五也乎。此理固明。然而不辨。則人以兩地无五者爲疑也。疑則五之制變者。近乎臆說矣。

故不可不論。

易原卷六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地之十全數也。取天之一三五七九者、而析數之。則其數二十有五。又析地數而數之、則二四六八十者、三十也。凡五十有五也。洛書所著、正其數矣。而河圖大河、則皆以差降殺、遂異乎天地之本然者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衍之爲言、引而伸之之謂也。天地本數、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者、自其衍五而及乎十、故五十以外、不更有五。其別可見也。然則既以名衍、則實人者爲之、非其本然之數矣。世常卽本數以求衍數、故天一之一、遂爲太極之一、如之何其可通也。然而衍獨祖五何也。一水、二火、三木、四金、各守其有定而不動、故其數無變、無變則不容推衍矣。積而至於天五、則剛柔參會、有感有革、變化於此乎始、故遂祖之以爲變元也。自一五而衍之、以及乎十、則五凡十變矣。比物醜類、自未有天地、以至既爲萬物、象率管此、不惟不必更衍、亦自不可復衍、故遂命爲大衍也。曰大者、至極而無以加也。十其五而後始爲大衍、則一其五以肇變者、是爲小衍也。命名之意、端緒可考也。其究五十、而五十不皆爲用、且其用止於四十有九者、有非類之類、寓乎其間、不可槩以數言也。夫子之繫易也、固常立易敍以對奢序、而期學者之有悟矣。是故四十九數之上、闕一數而無著、兩儀四象之表、立太極而無數、則是四一九數、象固始兩、而乾天坤地、又其以兩爲受生之始者也。是蓍易象數、皆極乎兩、而其上無一也。夫惟有兩無一、而別有生兩者焉、則夫太極之位、雖不容徑以數數、而其超先立獨、象固爲一、不可掩也。此聖人舉隅、而期人之反三者、其微指固如此也。凡今爲蓍易虛一者、皆後世之所追言、而聖人未嘗肯以一名也。象固爲一、而不肯名、乎人豈有其斬而不盡也與。似數非數、不容正以數紀焉耳。故凡卽定數以虛一者、皆無見乎非數之數者也。

辨張氏遯衍

三大數者、藩家率多分派立說、惟張行成氏、嘗會三爲一、而寫其以入蓍卦、此於訓易固甚知本矣。又其立則運算、自初及終、往往犬牙相人、則甚可尙、而詳駁其歸、多與易異也。衍之所虛者一耳、張氏之說、則既三變其指矣。天一是其一也、掛一又其二也、七七四十九蓍之外、當存一蓍、可以應五十數、而无不入用也。又其三也、如此則是五十之所虛者、不止一數、乃遂至於三數也。三數皆去、則是五十而去其三也。五十去三、則是四十七而已也、非四十九矣。若夫天一之不可虛也、予既屢辨之矣、（辨在後篇、而掛一之一、初雖不在分揲之數、然卦以象三、與夫歸奇于扐、其在四營成易中、皆居其半、安得名爲不用也。既麗于用、則安可名以爲虛也。夫虛一也者、本以象夫太極之獨立無耦者耳。既其象三、則何可云一也。觸類而長者、皆未敢恃以爲信也。

張氏亦疑天一、幷地二以下、更相承續、苟去其一、則五十五者、闕而不備、于是別采奇說、立合數以附本數、使夫天之一數、而遂有兩一者焉、則雖虛闕其一、而別有相合之一焉、不至虛闕也。故其言曰、天數二十有五、合之則五十也。是附並天之本數二十五者、而別立二十五數、以爲合數也。既其二十五者、騈會而出、則夫冠數之首、各皆有一、是謂兩一也。兩一既立、則遂別有一一、可得而虛矣。故其言又曰、自一一而起者、用在地上、與一本藏也。是取本數二十五者、配屬乎天、而合數二十五者、謂可以分隸乎地也。于是命本數之一、謂爲眞一、而命合數之一、以爲附一、則附一代天、而眞一可隱也。故其言又曰、一與一耦、一遂不見、一非地上之數、以其不用也。是分明有兩一、而以其一一爲可不用也。此其爲說、蓋並五位有合者、以爲宗本、故當主易語以與之辨也。易語明而誤自見矣。

易之言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易之謂得者、地得天一而爲二、天得地二而爲三、推極乎十、則天地五位、莫非相得、乃能成數也。是其五位交相得者然也。至其言合、則不該乎十位矣。一能合六、而不能合七、三能合八、而不能合十也。所謂各有其合也。此其言合、皆在五十五數中、而張氏言合、乃數乎五十五數外、則其異易者一也。成變化而行鬼神、易固取具於五十五矣。今而瓶增合數、則是五十五者、不能自遂其成、且行而猶必有賓於外也。則夫子之贊十全數、而曰可以冒天下之道者、如何其冒也。此其異易者二也。五十五者、天居二十五、而地居三十、凡天皆陽、凡地皆陰、不可易也。今純用天數二十五、以爲之主、而別立二十五、

以爲之合。則此之五十者。既出乎天。是皆當屬天矣。不知憑何立義。而曰。本數當爲天之陽。而合數當爲天之陰也。此其異易者三也。既用類增之二十五者。以合夫本數之二十五者。則此之其爲五十者。已自充滿大衍之數矣。而夫地之三十。與天地之合焉而爲六十者。乃遂溢出五十數外矣。張氏已度其無所于置。又遂指此之六十者。以爲六十卦祖本。不知據易何文。而立此分齊。遂裂卦蓍以爲兩法也。正使六十可應卦數。而成易之卦。乃其六十有四也。本易何語。而刊去四卦。以遷就其爲六十也。此其異易者四也。

其言蓍也。曰。五十者。蓍數也。四十九。則五十之中去一也。又曰。天用極于七。七七得四十九。五十之中。自然虧一。故蓍去一而卦去四也。此其意正以七七充滿四十九。而七七之外有蓍焉。元不入用。遂可援之以爲太極位置也。此又無據也。辭求易文。固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則五十者。數之總耳。未必每數皆有一蓍也。及其卽四十九而言用。則曰分。曰掛。曰揲。曰歸。乃始形容蓍策衆散之狀矣。是一數明有一蓍也。至其不用之一。則終于漠然不著形兆也。卽此求之。是數之入用者有蓍。而其不用者無蓍也。夫有蓍而不用。乃始可以言虛矣。本不立此一蓍。則眞無耳。正使七數能起蓍數。而五十之總。本自無蓍。則安得命之爲虛耶。且夫蓍之策扐。悉從揲四而分。經文甚明。不聞別有一法。專言用七也。四策之中。固有七矣。然正與九六八相參而出。非四十九蓍。顓顓主七也。又況七生於九。則夫七者。反從乾策得數耳。乾之策。四其九而三十六。乃自主四用九。何嘗用七也。不獨乾九然也。七之得爲七。亦四其八而爲三十二者耳。皆不外乎用四也。則用七之說何起也。此其異易者五也。五皆戾易。使其運算。每推每應。亦失其本矣。而又推驗或差。則不免旋加增損。不與初則相應也耶。此無他。皆起于誤認天一。以爲虛一。故說愈多。而原愈失也。予非樂與張氏致辨也。他人分三大數而異之。與之辨焉而微。猶未遽爲易助也。張氏合三爲一。若與之辨而得其解。則三大數者。悉有歸宿。而易總明矣。故不容但已也。

蓍法

分而爲二　掛一。

四十九蓍。分左右手握之。是爲分二。取一蓍掛左手小指。是爲掛一。凡言分二。皆信手析開。隨兩手所得多少爲數。

揲者數（上聲）也。以手數蓍也。分二既竟。先以右手數左蓍。是名第一小揲。揲竟。又以左手數右蓍。是第二小揲也。每揲皆四。揲四至盡。所餘或一。或二。或三。皆名爲扐者。數（去聲）之餘也。其或數四。欲竟。而最後所計。亦是全四。則此之全四。亦當爲扐也。凡遇扐。別置一處。更不再取爲用。候六小揲皆畢。成三大揲。始取蓍之不當爲掛爲扐者。隨多少數之。一蓍卽爲一策。

第一小揲。係將分二而兩握各半者。先以右數左蓍也。此之數左既畢。始名六小揲中。第一小揲也。易以數蓍爲揲。有兩等。每以左手數右。又以右手數左。則交揲之揲也。予前命爲小揲者。是也。每左右交揲。已當一周。乃去其爲扐者不數。再以見蓍分二而又左右揲之。既再見扐。亦去此扐不數。又取見蓍而左右揲之。又再見扐。則左右交揲者。至此凡六周矣。乃始取在手見存之蓍。而數以爲策。隨多少畫以爲爻。是爲畫爻之揲也。故予命爲大揲。以別異于左右交揲之揲也。凡左右交揲者。一周始爲一大揲。經三大揲。乃成一爻。此三大揲者。乃十八變中之三變也。聖人知易之奧而難明也。故其立象措辭。率當本隱以之顯。予爲此說。既不主文。亦不惜語複者。期于曉者易顯耳。

第二小揲。係以左手却數右蓍。候積四已盡。以其餘數爲扐。與左扐同置一處。此兩小揲皆畢。始名第一大揲。則六經小揲。乃爲三大揲也。三大揲足。乃用見存不當爲扐之蓍。數以爲策。

歸奇于扐

第一大揲。其左右蓍都數盡。其扐又已別置。始取小指所掛一蓍者。而混諸左右兩扐。是謂歸奇于扐也。掛一者。以蓍掛指者爲言也。歸奇于扐者。取掛指之一。而入諸兩小揲之餘數也。奇者。無與正耦之稱也。故此所歸之奇。卽先來所掛之一也。

第二小揲畢。既見扐數。又當以此扐歸合于奇。則是第一大揲已具矣。其第二大揲所用之蓍。卽其已經兩小揲。而不爲奇扐者也。其揲法亦先分二。隨以此兩握蓍。左右交互揲之。揲竟扐見。是爲第二大揲也。其第三大揲。亦猶是也。其異者。初一大揲有掛一。而此之兩大揲者。但分二不掛一耳。其數既雜。語易複採。且其所揲多少。未可豫定。今用純乾一爻。當得策數。分三大揲。而譜之下後。庶可因其已成爻象者。而立爲之則。以例夫七初卦也。七初卦具有其爻。而後案爻位以出卦象。則五十六卦倫要。皆在是矣。

乾爻第一大揲　合扐奇共得五。

置扐（右一。左三。）

掛一　左手小指衙一蓍

不爲扐之蓍（十十十十四）　凡四十四。

左餘一。右餘三。是四扐也。初一大揲有掛一。故合而爲五也。四十九蓍。除此五數外。其不爲掛扐之蓍。當爲四十有四也。其第二大揲。止用四十四蓍。分二而數之。更不再取已當掛扐之蓍也。

乾爻第二大揲　無掛。獨數兩扐。合而成四。

置扐（右三。左一。）

無掛。

不爲扐之四（十十十十）　凡四十。

四十四蓍。至此又去其四。卽第三大揲之當揲者。止有四十蓍。

乾爻第三大揲　無掛。合兩扐共爲四。

置扐（右二。左二。）

無掛。

不爲扐之蓍（九九九九）　凡三十六。

四十蓍又去其四，則夫不爲奇扐者，止有三十六蓍，至此而六小揲皆足矣。六小揲足，則三大揲亦遂周足也。自此以後，其見存不爲奇扐之蓍，乃始正爲策數也。以此之策，積四數之，其爲四者凡九，則所得者正三十六策也。九其四者，固三十六矣，而乾之爻數九，故得用三十六策而盡之，以爲乾之一奇爻也。亦卦之後，一卦六爻，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也。

右係乾一爻策數，放此推他卦之爻。凡其得策而二十四，則巽、離、兌之爻也。其分揲、掛、歸，悉可隨數而記其策，以成卦爻也。坤爻也。二十八，則震、坎、艮之爻也。三十二，則

易原卷七

孔穎達揲圖

孔之揲法，不與易經，今用其說爲圖，實其誤易見，中和圖並闕，其說具存，可備參核。

第一大揲，係用右手數左蓍扐一掛一，當其爲二。

孔氏謂此左蓍揲者，使爲第一大揲，則其乖誤之由也。今取其誤揲者，立圖以正其失，而策扐多少，不可預定，則遂因前純乾一爻之策，以立凡例，例立，而他爻悉可類推矣。孔之說，固不能知乾爻當時之策，姑借乾之扐策爲言，免辭費耳。

第二大揲，係用左手數右蓍，无掛，其右扐爲三，止有三扐。

右按正義槩叙，數扐出策之例曰：易十八變而成卦者，每一爻有三變，其謂三變者，明列第一揲、第二揲、第三揲，而總之以爲三變也。此其所記三變，與易合矣，而所從誣變則誤也。其言曰：既分天地，天手左手，地手右手，乃四四數天之數，是爲一揲，則是用右手數左者，便名之以爲第一大揲也。又曰：以四四數地之數，又爲一揲，則是以左手數右，遂爲第二大揲也。夫左右手交揲者，既已命爲兩揲，猶當更出一揲，乃可應三變之數，則遂確然礙誤，推衍不行，今別出于後。

第三揲，先揲左，係以第二揲，不爲扐之四十四蓍，分在左者，以右手揲之，其扐當二。

孔氏既命兩小揲爲兩變矣，則所闕者第三變耳，又以四十四蓍，分二數之，將其左揲所扐，又復爲二，則三大揲皆足，而三變已竟，已可畫之爲爻矣，而其右握半蓍，尚未經揲也，爻已成而蓍无所寘，其勢遂當乘而不用矣。夫惟以蓍出卦，而蓍不盡用，遂有乘者，此其爲誤，不待他辨矣。則安可循其法，以求通乎易也。

畢中和圖

畢中和法誤，全在于祖襲孔氏而已。孔氏以三小揲爲三大揲，則是指一大揲而半者，遽云三變已足，惟論揲既失其本，故其推衍，輒皆礙泥，而畢氏又以其三小揲所出之扐，分列三指，又三扐皆出掛，又因誤增誤也。

畢說

一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

兩儀也。兩儀者，天地也。數之五十者，既虛其一以象太極，遂以四十九蓍，分左右手對握之，是從虛一之後，分以爲二，如太極生兩儀然也。

二　掛一以象三。

從左握取一蓍，掛之左手指間，故曰掛一也。三者三才也。所掛之一，與左右握而三者，象兩儀之大，而人參其間也。故易之未重也，乾坤之爻皆三，其書而與天地人相應，正本此也。

三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揲者，猶數也。上蓍也，自數扐數策，悉皆積四數之，故曰揲四也。詳見兩儀生四象論。

四　歸奇于扐。

所掛之一也，既左右數而得其扐矣，則取掛指奇蓍，況已扐者，而別寘一所，是謂歸奇于扐也。

五　揲四出扐。

九蓍既分兩手，先以右手數左蓍，而疊四計之，至全四已盡，其有餘數，或一，或二，或三，皆謂之扐也。盡矣，而最後一揲，猶是全四，亦當爲扐也。故扐者，蓋四之外，所餘之數也。得此餘數，則遂別而置之，又以左手而數右蓍，其當揲當餘，悉如左法，其有餘扐，則亦皆左扐同寘一所，仍以掛一合諸，此之左右兩扐，直待三大揲俱竟，乃始取夫不皆爲扐爲掛者，而數以爲策，此揲法凡最也。若其所從爲揲，則大小有異矣。左之數右，右之數左，則兩手交揲之揲也。每左右交揲既竟，乃始見扐，凡三去其扐，而其存者，乃爲策，策見而後三變皆足，三變足而一爻成，其在十八變中，則此之三變，始得盡爲一爻也。故左右交揲，凡六周徧，而爲生爻之揲者始三也。此二者，語複而難明，孔穎達平此致誤，予故別其分際，而異其名稱，凡曰小揲者，皆左右交揲之謂也。曰大揲者，總兩小揲之成，以爲一揲也。此之一大揲，蓋十八變中之一變也，用此致別焉其不雜也。

六　扐

扐者、數之餘也、古扐亦爲勒、考工記、輪人以數圍之、勒捎其藪、鄭氏曰、勒三分之一也、扐又爲仂、王制曰、祭用數之仂、鄭氏釋之曰、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也、扐又爲溯、考工記曰、石有時以溯、鄭司農釋之曰、讀如易記蓍之扐、太元則遂直書爲芳、范望釋之曰、今之數十取出一、名以爲芳、蓋以融之也、合古語考之、則溯、扐、仂、芳、也者、皆以爲餘義也、至唐人、始謂蓍之衡指者爲扐、故舉中和、又有第一指、第二指、第三指法也、張載、程頤、不安其說、而皆本太元之語、以扐爲餘、今會古語以求經指、而皆與之合、則張程之說信、而舉氏誤也、夫古謂餘數爲扐、以其分合、皆屬人手、故字亦從手、不必掛諸指間、乃始爲扐也、繫辭言歸奇於扐、是奇與扐、明爲二事矣、又言再扐而後掛、則扐與掛、亦二事也、孔穎達正義、以左右兩手之餘爲扐、復爲奇、爲四揲之餘、則是奇與扐當合爲一、而易語何緣兩出也、粗（案粗疑組之譌）此言之已知張程二子、說經有指矣、

七　張程始正唐人以扐爲策之誤、

自唐以前、孔穎達、舉中和、皆誤以扐爲策、又以策爲餘、皆失之也、至張程出、乃始正之、此兩論者、不必他辨也、乾之二百一十六策者、夫子固已名之爲策矣、而此之二百一十六策者、乃其積六爻所得、而會言之也、一爻三十六、故六爻二百一十六、則張程以見存之蓍爲策、其語正與夫子合矣、若孔舉之論則誤也、十八揲者、當有六掛、六掛自爲六蓍矣、而夫子嘗言歸奇于扐以象閏也、若果以扐爲策、則二百十六策之上、當更增六掛之六蓍也、是其策當爲二百三十有二也、此數也、可數焉而知也、則孔舉之言、不合易甚明也、

八　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天度多于日躔、故歲歲常有餘度、大率首尾五歲、則置再閏以受之、所謂歸餘于終者也、蓍之總數、猶天之有度也、故其掛一之一、與夫既揲之扐、皆撮出策數之外、正如日躔不盡天度、而積餘以成其閏也、故五歲再閏者、舉其凡也、載攷古曆、大抵前閏後閏、多以三十二月、而離立相望也、假如第一閏在甲年七月、則第二閏在丁年二月、第三閏在己年十月、第四閏在壬年六月、雖數疏不皆如此之齊、姑舉四閏、而率其大致、則三年間、常以一年遇閏、兩年無閏、故蓍之三大揲、而才用一掛者、固徵此爲象也、初年遇閏者、第一大揲有掛者也、繼乎閏之兩年、而皆無閏者、則第二第三大揲、有扐無掛者也、夫聖既用掛一、識閏矣、猶恐夫人之未察也、則又從而詳之曰、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以見前之歸奇象閏者、第一大揲之掛也、後之再扐而後掛者、必待夫有扐無掛者、率至於再、而後始復有掛也、通前後言之、是大三揲皆周、而第四大揲、乃始再掛也、凡掛皆一、而一卽奇也、奇之象卽閏也、此聖人借閏記掛之詳也、

九　三大揲出扐掛一歸奇出策成爻之序、

凡左右交揲也、徧在十八變中、姑名一變、在三大揲中、則名第一大揲也、自此更有兩大揲、乃成一爻、方其三大揲之已時、一欲再也、凡蓍記扐之蓍、自存一處、不入第二小揲數內也、第二大揲既已見扐、其記扐之蓍、亦不入第三小揲數內也、須三大揲皆竟、其見存之蓍、不蓍爲扐者、隨多少數之、一蓍卽爲一策、

至此而後方名策數也、凡三小揲者、其分揲記餘、或左、或右、或先、或後、皆同一法、惟第二大揲、第三大揲、悉不掛、是爲異耳、其曰再扐而後掛、言歸奇之後、兩經記扐、乃始再有一掛、故凡其當掛者、是皆三大揲中、第一大揲也、三大揲中、後兩大揲、皆不當掛一也、諸家或有當掛爲卦者、下文十八變成卦、始爲爻卦、而此之掛一、與夫再扐而後掛、皆取衡諸指間、以爲之義也、則當再扐而掛之時、未遽及乎成卦也、是凡當掛爲卦者、皆誤也、

十　準策畫爻、

枚數事物是謂數、得數而記之以蓍、是之謂策、諸家多雜揉其名、則經指全失矣、名既亂、則實因以紊、不可不辨正之也、天地之五十五、河圖之四十五、大衍之五十、蓍之四十九、皆謂之數、不得爲策也、蓍既揲盡、去其奇與扐者、不以爲數、而數其蓍之不爲奇扐者、是名策數也、易曰、乾策若干、坤策若干、是也、奇扐與策、常以多少、對分四十九數、奇扐多則策數少、奇扐少則策數多、率而計之、則不過四大數耳、凡初一大揲、合奇扐得五、第二大揲、獨數（上聲）扐數得四、第三大揲、亦獨數扐數、又遂得四、此世之所謂三少也、三少、三多、與夫一少兩多、一多兩少、凡其少多云者、其扐數也、奇扐者也、予之所是者、洛法也、則其數多少、當以見存之蓍爲正、而復仍諸語、以奇扐爲數者、惟與奇扐、常對分四十九者、奇扐有數、而策數亦可時數也、今且語揲蓍易曉、予故因之、合此三者而數之、奇與扐居十三、則四十九蓍、所存者三十六、以四四數之、其爲四者凡九矣、九四三十六、是爲得三十六策也、九者乾數、是爲乾卦一爻之策也、合重爻之六而言、則其策二百一十六也、此其四大數之一也、第一大揲、合奇扐而得九、第二大揲、獨數扐數而得八、第三大揲、又獨數扐數而又得八、世所謂三多也、合此三者、而奇扐既居二十五矣、則四十九蓍、所有者二十四也、更以四四數之、其爲四者凡六也、四六二十四、是謂得二十四策也、六者坤數、故爲坤卦一爻之策、合重爻之六而言、則其策百四十四也、此其四大數之二也、世之名兩多一少、而爲少陽者、謂三大揲之間、通其扐數、有一簡九、有一簡八、又有一簡四、合而數之、是爲二十一也、（此義語也、因數論數、再策則理素、此雖不攻、貴其易曉、故因之、）或有二簡八、而又有一簡五、亦二十一也、奇扐既爲二十一、則存而爲策者、二十八也、四七二十八、故在易數爲七、而爲爻、爲長、本之以成其卦也、此四大數之三也、世之名兩少一多者、謂三大揲之間、通奇扐有四、有五、而又有八、則十七也、或時有兩簡四、一簡九、亦十七也、奇扐既爲十七、則存而爲策者、三十二也、四八三十二、故在易數爲八、而巽、離、兌、得之以成其卦也、此四大數之四也、四大數既具、而八初卦可爻可畫矣、八初卦既出、而五十六卦、亦遂可重矣、故四大數者、易卦之所從出也、

十一　四營而成易、

孔穎達謂四度經營是也、而不指子何者爲營、何營而四也、韓康伯曰、分二一也、掛一二也、揲四三也、歸奇四也、故孔氏因之、而不復申言也、易者、以變易爲義、但一事而前後相變者、皆謂之易也、四營既足、卦其歸揲、方爲第一大揲耳、未及乎三扐而出策也、而未能遽以成爻也、而遂云成易者、蓋四十九蓍既置、扐歸奇、依前後兩大揲者、皆從已減之扐、已掛之一、而數見蓍以爲之數、是其變易之理、已肇于四營

之初也。且如乾爻第一大揲已足，則左一右三，與夫小指之一，共去四蓍，而第二大揲之蓍，止存四十有四也，則四十四者，已異乎四十九之全矣。爲夫變易之已成于此，故命其所始，而曰成易也。非謂易書遽成乎此也。易于四營之下，繼爲之言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夫十有八變者，積三大揲而六之者也。三大揲者，凡六，而後積六爻以成一卦，則夫四營成易者，爻猶未及成也，而安得遽云能成重卦之易也。然則其謂成易者，蓋指變易之理而已也。或疑此語太蚤，此泥文無見者也。乾坤之能爲易緼也，爲其奇耦已具，則變化遂且蘊蓄于此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者，以其陰陽既已有象，則變化亦遂有地也。非謂乾坤對列，而羲文之書，遂成乎此也。又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乾坤豈誠有毀也哉。剛柔之用既失其宜，則交應之位，亦紊其常。故曰，易不可見也。變易之道，不可得見，則乾坤無以周旨乎六十二卦之上矣。故易之毀也，成也，必其倣此以求，乃爲有得也。若謂一爻方成，易則隨具，無是理也。劉朱二子，執易有太極一語，而求太極于易書之中，蓋昧此也。

十二　十有八變而成卦

三大揲既足，而隨策畫爻，是蓍之三變，已成一爻也。通卦成卦之後，一卦皆六其爻，故有十八變，乃成一卦也。變即易也，欲異其文，故曰十有八變。十有八變者，猶曰卜有八易也。其例則如掛一之一，即爲歸奇之奇也。一之與奇，名異而實同也。聖人推原三變于四營之初，而總合一八變于六爻之成，語簡而交相發也。

十三　孔穎達說掛扐

正義曰，再扐而後掛者，既分天地，天于左手，地于右手，乃四四揲之，天數最末之餘，歸之合于扐，掛之一處，是一揲也。又以四四揲之，地數最末之餘，又合于前所歸之揲，而總掛之，是再扐而後掛也。程子曰，孔氏命餘數爲奇，謂掛于指間爲扐，固有非之者矣，而吾亦未遽必其言之非也。然既不以奇爲一，則夫掛一也者，求諸易語，未見歸此一于何地，而孔氏元無所據，遂合掛扐爲一，已非易指矣。況蓍並掛扐以爲一義，則夫易謂再扐後掛者，猶曰，再掛而後掛，聖人著語，恐不肯如許也。用張載之說推之，則奇者一也，扐者餘也，揲四既竟，乃始有扐，有扐矣，乃以所掛之一歸之，則易語之謂歸奇于扐者，確乎其有宿也。以此見孔氏之于掛扐二義，既不得其辨矣，而其揲法，又自與其所記策數乖戾也。正義下文，申記策數，謂三變中第一變，是從左右蓍交數已竟者，而名爲一變也，是通三小揲，乃始成其爲一大揲也。而孔之揲法，則遂以左蓍爲第一大揲，以右手爲第二大揲，則其爲第三大揲者，固當再取不扐之蓍，分爲二而數之矣。此既分二，法當先數左蓍，左蓍既竟，則在孔法中，已是第三大揲矣。而其右蓍，猶有一半在手也。不知此之半蓍，其將安歸耶。方欲再數，則三揲已足，無所用數矣。則此半蓍，遂當棄諸不用而已。不知在易名爲何法也。故予詳觀正義三揲所得之數，四數所定之策，皆與義合，而獨于三揲出數之初，全與易戾。孔氏實嘗問蓍知蓍者，其人告以三揲得數之實矣，而其三揲所從出數者，不肯盡以實告，此挾術者之常態也。不然，則孔氏揲法既已先謬，安能以戾易之揲，而出應易之策也。

十四　劉禹錫傳畢中和揲法

右揲蓍數卦從下起，指亦自下始。第一指法地，故益成偶。第二法天，故益成奇。第三法人，故同天。

第一指，遇二・蓍三・并掛一爲五・遇三・井謂之少・與一同・

第二指，掛一一爲四・遇一蓍二・并

第三指，掛一一爲四・遇一蓍二・并

右三指俱遇少，通計十三策，其餘三十六策，四四連之，得九，爲老陽，故易繫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注云，乾爻九，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有六。

第一指，掛一一爲九・遇四蓍四・與

第二指，遇八四・蓍三・與掛一・遇三・亦同

第三指，遇四・蓍二・與掛一・遇三・亦同

右三指俱遇多，通計二十五策，其餘二十四策，四四連之，得六，爲老陰，故易繫云，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謂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四。

右劉禹錫著畢中和揲法，凡七八九六，各立之譜，今姑摘此三者論之，以概其餘焉耳。程子曰，孔之說揲蓍，雖涉而畢又因誤增誤也。蓋其別凡五也，三揲者，四十九蓍，揲而一分之，以暮一卦，揲故六，第一，第二，第三揲也。孔之分左右手爲兩揲，而各出一數，于前已辨其誤矣。畢氏又因扐爲掛，遂並三揲于三指，則其誤全與孔同也。此其一誤也。至于每遇某數，則益以某數，則尤可笑者也。易因陰陽以言天道，故聖人齋戒其心，洗滌其揲之四也，以四時爲期，而本人力以求變也。夫其揲四以五，自然之造化在焉，故得數但，虛己以應，凡卦占也，而自四四全數之內者，則錄之，而用以出策，其溢出四全數之外而餘焉，或一，或二，以及乎四，則若大之，而名以爲扐也。其有其大，或多或少，惟蓍是聽，而未有敢以己意參焉，故得數則爲自然之數，而所告亦自然之吉凶也。易之說，皆曰，問焉而以言，其受命如響，九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夫揲者人也，受人之問而辭應者，蓍也，如畢氏且以意增益，則是雖蓍致問于蓍，而實取決于己也。又其說曰，第一指法地，不問所得奇耦，悉當益使成耦，第二指法天，亦不問所得奇耦，皆當益使成奇，不知何所本而言也。如是則得奇必使成耦，得耦必使成奇，而反本占而異之，全無其理也。此其二誤也。易之掛一象三也者，謂第一大揲也，後兩大揲，則皆不掛，今其譜例，三指皆掛，則三誤也。四十九蓍，若通左右兩小揲，而計扐數，則四十九者，除其一以爲掛，而四十八者之在揲也，左者餘一，則右必餘三，左者餘三，則右必餘一，無有兩遇皆一之理，惟其以右之揲左者，爲第一大揲，而以左之揲右者，爲第二大揲，而又每揲率皆掛一，則或連有三一，然此之兩揲，可以應二指所掛，而其第三指，雖可再取先蓍，以爲揲左之

用，而右蓍之无所歸併，亦由孔穎達之誤也。此四誤也，抑皆取其老陰之謂，而本易語以求之，去其所妄，益，計其所皆遇，則三遇者四，並初揲當有掛一，正十三也，去十三得三十六，正老陽也，今其三指所益凡十，又增易法所无之兩掛，遂成二十有五，去二十五，則策當二十四，正老陰也，夫其實占當得老陽，而以私意增變，遂目轉爲老陰，不既可笑矣乎，此五誤也，而他誤有不必辨正也矣。

易原卷八

論卦二十六篇

（案論卦二十四字，原本在古策論卦篇上，篇反脫錯，目，並前後諸篇多字，自重卦非文王篇，乎杵秋時取卦不以占筮，皆論卦，第餘篇俱佚，僅存一，二，二十，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六篇耳，謹校補錄目，附識于此，原本第二十篇，又誤移第二十四篇後，井校改，）

一　重卦非文王

（列一二等目，謹校正，）

（案所安文獻志，或易原三篇，一河圖洛書論，及五行生克論，其十一篇相次，此篇並不相比，不得河圖，二重卦非文王，今考原本篇目，）

揚子雲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此不然也，世之有杵臼書契，豈其至周始具也耶，夫子言易曰，十有八變成爲卦，夫卦之一爻，即蓍之三變也，十有八變，則六爻矣，策之立也，以三百六十者爲總也，而夫三十六者之得爲二百一十六也，二十四者之得爲百四十有四也，皆六其爻而四乘之也，則易之在策，遂已重爻而六矣，豈待至周而創爲也，（案所安文獻志，作豈待周邪，無至字，而創爲字，也作邪，）周官之紀三易也，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連山夏也，歸藏商也，夏商之世，八卦固已別爲六十有四矣，夏商二易卦名，時有見諸先秦之書者，其名則皆周名也，此又可以見夫八卦之爲八八，已在夏商之前矣，夫易也者，（案原本，夫字上有而字，易字上有周字，謹依新安文獻志校正，）前世必皆略有其辭，特未備耳，至文王周公，相繼補足，而後卦爻之辭始備，故岐山箕子，遂皆列名乎其間，有以見周人能補（案新安文獻志，作裨，）闕而增成焉耳，不曰爻之三者，至周而始六也，其書之以周名也，猶言至周

而成也，蓋繇之七月，其正朔準皆用夏，而序詩者，又已明言其爲后稷先公之詩，則是未有成周，先有此詩矣，今其繫之于豳，乃遂藏周爲名者，誠其入經之世也，予惟周易之繫于周，正此類也，（案新安文獻志，無予惟字，也字，）楊氏因其名之冠周也，而遂以文王名之，恐不審也，（案新安文獻志，其不審故，）

二　設卦占卦之別

陰陽卦之本也，取諸圖書大衍，而著諸爻卦者，皆是也，蓍策卦之寓也，爻卦皆定，而後寫其數于四十九用焉，卦其立數之自矣，夫子之說易也，曰，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以若語而繩其序，則蓍在卦前，變出蓍後，有類乎蓍能生易矣，故後人因用四策，而傳會以爲四象也，特不悟策之有數，蓋其受之于易焉耳，而非能與易立則者也，夫子說易，而蓍先于卦者，正爲明蓍得卦者言之，非其追言伏羲作易之始也，且夫天地事物之理，固其蓍諸卦爻之辭矣，然而皆該言以待擇，非能預主一人而言一事也，世之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如治任適遠者，車馬舟楫，無不畢具，而前途或旱或水，不能預決其用也，必其擇蓍得卦，而後卦當入用者，始有主名也，故夫子將言卦變，而先之以蓍者，此其旨也，如以辭而已矣，則夫生爻之語，徒又後乎立卦也矣，豈其不得有爻，而卦已先之也歟，于是六十四卦，夫子命其德爲聞言，能隨事而出卦也，則夫蓍先乎卦者，是十八變而小成者之序，非伏羲立卦初則矣，（案自第三篇，至第九篇，原闕，）

二十　古筮議卦，无引及三卦，是一重卦止于一變

左氏國語載筮固多，而其論筮亦詳，蓋自令蓍以及得卦，而又及夫測卦也，其所得爻畫，與夫推考之說，歷歷俱在，又有一占兩議，而交相駁正者，凡其所及卦象，與夫相爲議論，皆有可以推想其制度之不存者矣，徧考兩書，獨无援出兩重卦已上者，以是知此時，一占所用，止于一正一變，而正變率皆取決于九六之初遇也，故占法六爻之中，有一變而无再變，不與劉氏所說同也，何謂一變而无再變也，曰，初爻遇九六，則初爻固爲變始矣，二爻方遇，則二爲變始，自三及上，凡九六未出，而創始一出者，皆爲初遇也，既皆一遇矣，則再遇者，皆在初遇之爻，以入變卦，別不更自出變矣，此蓋主易則以求變，而非背易則以主少也，（案自第二十一篇，至第二十三篇，原闕，）

二十四　蓍卦與重卦先後之序

予之折卦而論上下也，則夫知蓍而能取卦者，必有議矣，何者，六爻測義，既自下上，而蓍之著畫，亦自下始也，則是下卦之來，反居上卦之先也，苟下卦而果先乎上卦也，則下卦不可命爲剛來，而予謂剛柔之來，自卦外者，皆非也，此大不然也，有作易設卦之序，有揲蓍取卦之序，予之本象而論卦體也，以易言也，故謂剛柔自下而外來者，是重卦之初，取下卦十本卦之外者也，故外卦得以先據北上，而遂受下卦之來也，至夫蓍策之出畫也，固皆自下而上矣，而其六位已成之後，推測所及，則上卦之當先也，下卦之當後也，仍用重卦之初，未始紊敗也，是理也，亦惟泰卦所著，最爲明盡也，蓋坤上乾下，泰之卦位也，小往大來，泰之卦體也，蓍之累畫成泰也，三奇先焉，而居下，三耦繼焉，而居上，是誠下乾先乎上坤矣，然推測

之際，仍以坤之三耦主卦，而指三奇之乾，以爲自外來重也，故謂坤之以小而上往也，乾之以大而外來也，仍與重卦之先後，秩然相應也。

二十五　聖人不專用占。（案新安文獻志，繫易原三篇，此篇直標三字，今按原本有二十五三字，則此上必有闕簡，謹仍其舊。）

易之尊蓍也，直爲其神可以代易，而聖人得以洗心受成也。洪範之斷大謀也，凡己意之與國論，直不自主，而皆取決于龜筮也。夫其橋骨枯莖，果可信伏以及此乎，蓋聖人尊易，而因以及蓍者也。（案新安文獻志，无者也二字。）蓍尊而後易尊也。易之經秦而得不焚者，竟以此也。若求其本則，是以蓍爲導，（案導原本作尊，謹依新安文獻志校。）而使人向易焉耳。若其卜筮，則未嘗全以主信也。古之聖人之猷爲，悉可考矣。舜之命禹也，禹請枚卜，舜蔽己志以言曰，朕志先定，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豈其專以蓍定也。（案也，新安文獻志作邪。）周公之穆卜國事也，令龜之辭，謂許則歸而俟命，以待其愈，不許則屏璧與珪，以爲不神，亦不以不遂所請而信疾之不愈也。然則聖人之于人事卜筮，其先後固大有序矣。易之爲書，不爲卜筮設，然而无著以出卦象，則臨事不知卦之所擇也。故卜筮爲用易之要也，若聖人立教之道，則常置仁義于陰陽剛柔之間，不專取成乎卦象也矣。（案新安文獻志，先也矣二字。）如曰，師征丈人吉，非丈人而屬弟子，則不吉矣，碩果不食一象也，而君子以之得輿，小人以之剝廬也，沿此類推之，則卦同而人事異，其禍福不專從卦也，故蓍補過者，終以无咎，而悔亡者，乃遂往无不利也與。（案原本无與字，謹依新安文獻志校補。）

二十六　春秋時取卦不以占。

春秋之世，有得易意者，不待致筮求卦，而遂以意說卦，至其事之吉否，率皆如言，則直伏理爲筮焉耳。子大叔知楚子之將死也，以意取復頤二繇而知之也。醫和推蠱以言晉疾也，亦非筮而得之也。知莊子之舉師臨以言晉軍也，史墨之以大壯而言魯難也，卦非出筮而事情出中，則仁義當否，固可以回轉陰陽也。是理也，聖人則既以明言之矣，而人不察也。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象在占前，則得其辭而玩之者，常以仁義爲準，則也，當于仁義，則舉，不當則不舉，此爲深得剛柔節適之妙也。若然者，設使性命大謬，雖不逢吉，亦常无咎也。公冶長邦有道不廢，邦无道不戮，其禍福之制，在己而不在人也。則夫玩占于既動之後，以較玩辭于未動之先者，其賢否智愚，相去遠矣。此卦筮之微旨也。

附一篇（案此篇，應屬論卦二十六篇之上，第原本脫其次第之目，謹附于後。）

連山歸藏不傳，連山歸藏之以不變爲占，別自一法，固不可移而入之周易矣。而又夏商二則，本无變卦，今乃用魯史傳會之言，反周則之不當致變者，而用以爲變，予故重疑劉氏之誤也。蓋左氏國語所載，凡其筮而得八者，嘗三出矣，小白所得，則屯正豫悔皆八也，董因所獻，則泰八也。（並在僖廿五年。）穆姜所得，則艮八也。凡其三出而皆无之卦也，則古謂連山歸藏，以不變爲占者信矣。然嘗即左氏而推所筮，則夏商兩法，不獨无之卦而已。凡其所引繇辭，若非周之易語，則必周之卦法也。然則連山歸藏所爲不傳者，豈非以其徒卦无辭，而難于推用也歟。又非以其有正卦而无之卦，則遂推繹不遠也歟。大率禮文之事，至周而備，若夏商則皆未及也。故周常詳而古皆略，不獨三書爲然也。孔穎達之在唐初，既已不見二書矣，而深疑夫筮吏之傳會，故其言曰，假令二易俱占七八，不知此筮爲用連山爲用歸藏也，是孔氏不以魯史之附會者爲信也。況又有可疑者焉，既已兼用七八爲占，則所得之策，有八亦必有七矣，何由所載二占皆得八也，此皆理推不通，予故欲如孔氏之闕疑也。

辨疑四篇

一　邵鄭復姤生卦

邵氏雍、鄭氏夬，立爲復姤生卦之論曰，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復姤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子雖不見二氏全書，而朱震所傳，亦已略見梗概矣。然予有疑也。乾坤之能生六子也，八卦之能生六十四卦也，以其本无而創有，故得命之爲生也。若夫復姤之得成重卦也，乃其合乾、艮、坤、巽、四初卦，以成其體焉耳。若謂六十四卦，由之以生，則是艮巽反生于復姤也。深求其誤，則有爲而然矣。陰陽消長，形乎爻畫，則少者常先，老者常後。（辨見陰陽六十二卦往來圖。）故二子因之，遂立爲少能生多之則，以至于倒易本原而不覺也。況夫一陽之貴，積而極之，必成六陽，六陽乾也。一陰之貴，益進則必成其六陰，六陰坤也。若謂一陰一陽，能生二生三，以極乎六也，則乾坤亦在所生也。此如譜諜不明，而敘昏會之次，于其父祖之先，則誤不待辨矣，而其間議論，有似經而實戾者，是故不可不竟也。

二　古卦以數同相比，與鄭邵異。

二子同失，在于以爻變言卦變也。既以爻言，則全用奇耦數同，以爲之類，則又展轉牛誤矣。易指生乎奇耦，奇耦同，則其氣類，似若可因之以參求其度矣，而有不可專泥者，爲夫位留稍變，則得失禍福，遽以相反，故數同而類異也。聖人之初重易也，固嘗有取乎此矣，今之卦序，自乾坤以至未濟，凡其對立而聯出者，皆以數同之故也。則夫數之同者，實有至理，差擇不精，或以取其相因，或以參其相反，意似而理又應，則遂堅以相從，不然則否，故六十四卦，凡以同數聯出者，多則四卦，少而兩卦，未嘗踰四也，夫豈不知奇耦數同者，不當卜卦，而其聯出未嘗有及五六者，蓋以取理爲重，而以取數爲輕也。若夫二子，專乎取數爲耳，故予未敢以爲合易也。

三　邵鄭巽同。

鄭氏循六爻以言變，邵氏則極三而止，凡其六也，三也，說雖各異，而其取必十數之齊同，則二子一律也。鄭氏之以六變也，蓋取復姤六爻者，由初及上，而六出其變也，是並乾坤六之卦，而創爲此意也，然而以數少爲陰陽之初，以多數爲陰陽之末，則大父母之六，其奇耦者，反爲小父母一奇一耦之所生，則其論自駁矣，已而沒變无本，則遂去乾坤二卦，而專用復姤已下，各五之卦，則其誤可以見矣。若夫邵氏之主三而變也，不問乎陰之若陽也，而皆以一畫生兩畫，兩畫生三畫，是取一生二，二生三者，以爲之宗主也。世以其言有本，故亦尊之，然予攷其首尾，而不喻者多也。夫其立一二三以爲生次者，爲夫愈出而愈多，故本其所出以爲之原，而謂少能生多也。今臨遯之類，凡二十八卦，而泰否之類，才十有八卦而已，是以二十八而生十八也，是愈出而愈少也，以較初立之則，謂夫二能生三者，全相牾也，此予之不喻者一也。

六十四卦。八八相入。闕一不可。而邵氏于乾、坤、坎、離。乃遂不以入列也。至于既濟未濟。乃于二十四對中。爾出而重著。則予之不喻者二也。乾坤之二索。重卦之八八。中皆有交變之理。爲之原緒。故六子之生乎乾坤也。六十四卦之生乎八初卦也。其中有往有來。迹皆可致也。今徒類聚卦數。而以多少相反。絕无脈絡聯綴。則其謂某類自某卦而來者。亦不見其何以爲來也。此予之不喻者三也。予既因二子之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則遂求理于易。而別有可以發明者矣。而不敢以不量自己也。

四　邵鄭本之卦。而不用之卦。

乾之之卦、則復、同人、履、小畜、大有、是也。此六卦者。皆序受乾爻。以成其體者也。故其一奇之間乎五耦也。于復則在初。于同人則在二。而履三、小畜四、大有五。爲六卦也。是其序之可致者也。故二子類聚卦之五耦一奇者。而直復以爲變始也。其見蓋出乎此也。坤之之卦、則姤、師、謙、豫、比、剝、亦其六爻之以序出者也。其二子類聚一耦之卦。而立姤以爲變始者。所見又皆出此也。故二子論變。雖曰半同半不同。而其蓋異乾坤。尊表復姤。使之可以冠皆十卦者。蓋一意也。二子之創爲此論也。必皆舉其十二卦者之一奇一耦。可以立乎二陰二陽之上。而無乎三陽以下也。故同立此見。而无所立殊也。已而遺見十一卦者。推焉而混。不能通藉一易。則遂減去之卦矣。則而取復姤以冒其上也。故復姤六爻。而爲其偏取其五者。以其本出于乾坤之六爻。六變而強去其一故也。故凡二子立則。推其依並乾坤變卦。則彼來此往。輪承悉有源派。自此以外。輒皆推演不行。故予反本而思。立爲乾坤正變之圖。以明之也。于是先立乾坤兩卦。以該其上。而下復姤兩卦。以加十卦之首。則大之卦。初則遂以昭然而明也。而不審二子別有思與者。但而有深造其蘊者也。則予亦樂聞予誤也。

乾坤之卦圖

乾之六卦

乾 ䷀

姤 ䷫ 離上乾上

小畜 ䷈ 巽上乾上

同人 ䷌ 離上乾上

履 ䷉ 兌上乾上

大有 ䷍ 離上乾上

夬 ䷪ 兌上乾上

右乾六爻之出而爲六之卦也。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六。其次居明。蓋又六爻六變。后由可以缺一。邵鄭以信其已足。定列二姤。別而置之。以爲一陽在陰者之離。今取復之一卦。與姤卦序立。而二子所立之圖。則爲出自六卦者。最明矣。

坤之六卦

坤 ䷁

復 ䷗ 坤上震上

豫 ䷏ 坤上坤上

比 ䷇ 坤上坎上

剝 ䷖ 坤上艮上

謙 ䷎ 坤上艮上

師 ䷆ 坤上坎上

復之六卦

復 ䷗ 坤上震上

坤 ䷁ 坤上坤上

臨 ䷒ 兌上坤上

復姤之卦圖

右坤六爻之出而爲六之卦也。卦序則一復二師三謙四豫五比六剝。是也。餘理在乾下。

姤之六卦

姤 ䷫ 乾上巽上

乾 ䷀ 乾上乾上

同人 ䷌ 離上乾上

履 ䷉ 兌上乾上

小畜 ䷈ 巽上乾上

大有 ䷍ 離上乾上

夬 ䷪ 兌上乾上

右復姤六爻。當出六變。而邵鄭所取。皆始乎再變已下者。正欲表復姤以爲變始。故不得不移乾坤而別置之。以合己說也。此圖既立。而三子傳會之因。按圖可見矣。

乾坤六子圖

乾索坤成三男

乾三來坤二成坎　坎 ☵

乾二來坤三成艮　艮 ☶

乾一來坤初成震　震 ☳

坤索乾成三女

坤二求乾二成離　離☲

坤☷坤一求乾三成兌　乾☰　兌☱

坤初求乾初成巽　巽☴

右乾坤六索。索者求也。以陽求陰。以陰求陽。凡往而有求。則爲索也。坤之初成巽也。純陰而无陽也。乾往求之。而耦初遂變爲奇初。是一索而變陰爲陽也。其曰。震一索而得男者。猶言震之爲卦。是乾之一求乎坤。而遂以變陽者也。自此以外。如乾之再索三索。而變坤以爲坎艮也。坤之三索二索。而成其爲巽、離、兌也。理亦猶是也。此之謂交變也。

誠齋易傳

楊萬里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誠齋易傳二十卷

宋楊萬里譔。萬里字廷秀。自號誠齋。吉水人。官至寶謨閣學士。致仕。韓侂胄召之。不起。開禧間。聞北伐啓釁。憤慨不食卒。後謚文節。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是書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傳以證之。初名易外傳。後乃改定今名。宋代書肆。曾與程傳並刊以行。謂之程楊易傳。新安陳櫟極非之。以爲足以蠱文士之觀瞻。而不足以服窮經士之心。吳澄作跋。亦有微詞。然聖人作易。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之所從。箕子之貞。鬼方之伐。帝乙之歸妹。周公明著其人。則三百八十四爻。可以例舉矣。舍人事正談天道。正後儒說易之病。未可以引史設經病萬里也。理宗嘉熙元年。嘗給札寫藏秘閣。其子長孺進狀稱。自草創至脫稾。閱十有七年而後成。亦可謂盡平生之精力矣。元胡一桂作易本義附錄纂疏。博採諸家。猶不錄萬里一字。所見蓋與陳櫟同。然其書究不可磨滅。至今猶在人間也。

宋臣寮請鈔錄易傳狀

臣寮上言。臣猥以庸愚。誤蒙聖恩。擢寘經筵。使以周易備員進講。自惟固陋。無以仰贊聖學之萬。徒思竭竭以效涓埃。臣竊見故寶謨閣學士楊萬里。有德有言。萬紳景仰。臣嘗見其所著易傳。始於上經。終於繫辭。備行箋釋。其於天人之蘊。事物之理。微顯闡幽。坦然明白。近時易學。未見有過之者。乃深自閟藏。不以輕授。意欲俟後世之知。今遇聖明。理難終晦。臣愚欲望聖慈降付三省。劄下吉州。令其筆札。就其家取本鈔錄。委官點對繕寫投進。以備經筵講讀。豈惟愚臣得沾一滴之益。以仰贊緝熙之明。亦使著書立言之士。得顯行於聖世。實天下學士大夫之幸。取進止。奉旨依。

楊承議申送易傳狀

承議郎前權通判道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楊長孺狀申。準本州公文。備準省劄照對。先父故寶謨閣學士楊萬里生前所著易傳。蓋自淳熙戊申八月下筆。至嘉泰甲子四月脫稾。閱十有七年。而後成書。平生精力盡於此書。然自以發揮其所學。初非徼說於當時。尚未敢云私淑諸人。夫豈望徼聞於上。茲承州牒備準省劄。爰因臣寮之上奏。遂辱君命而下取。惟先父著述之勤苦。乃一旦昭升而顯行。豈爾不肖之孤兒。曩然祗奉於明詔。欣逢聖世。敢匿父書。敬拜給劄之恩。謝世遺編之帙。所有先父易傳一部二十

卷約十五萬字家藏見在乞據寫申發

自序

易者何也易之爲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人與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于今萬事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有憂焉於是幽觀其通而逆紬其圖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爲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正心修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其儀窮其居常其遭變其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立變在彼變在此得其道者蚩可皆屈可溯害可禍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和猶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爲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聖治孔子顏孟之聖學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爲不足以攖吾心舉而捐之於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爲不足以適吾術絜而持之以權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將欲通變於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正於何求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愚老矣嘗試與二三子講之二三子以爲愚之言乎非也愚聞諸先儒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淳熙戊申八月二日廬陵楊萬里序

序

誠齋先生宋人也文章行誼冠絕當世他作往往梓行易傳則否宋人曾以置祕省卒不殖布良慨不廣聞是蓋無聞者三百年矣明守臣尹耕乃爲刻諸開之郡齋尹耕曰往余得是傳于好奇者謂易盡在是矣故樂爲刻之敍曰夫易其可易言哉惟聖人全體至道幽贊神明妙應感形化裁機務是故洩天之精發地之靈會人之極布法立象直指逆數以通能于百姓及夫觀象命辭研理翼傳然後探元極變盡賾賾微其道大備百用不惑由是知庖羲氏至於文周孔三聖人用心動矣故自周之盛時及其季世官不棄職學不廢業史朝惠伯衆曰良醫而穆姜陳文子皆稱善用矣秦焚詩書此賴卜筮得以不毀然簡策雜亂辭意淪失左氏所述繇辭一無可考文言繫辭或者乃疑其不出于孔子況其他乎嗚呼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非聖人述天以教人者乎惟易闡陰陽闔闢之機窮剛柔致用之妙洞鬼神倚伏之情立大中至正之矩以究性命道德之極而曰止于卜筮使學古之士遠遜元宗近稽事應不復指之心身以求所謂蓍策龜筴之外者悲夫余嘗謂易以卜筮存蓋亦以卜筮亡也嗚呼天下有道某不與易待賸接淅鼓琴微服故善用易者莫孔子若克己復禮一變至道用行舍藏曲肱飲水故善學易者莫顏子若是故由之武人求之進退憲之苦節賜之尙口咸乖厥旨而況其他乎而又萬世之下乎粹小子生十歲年受易家君每于指示之餘見家君凝神湛慮遐思永嘆若有及于簡策之外者而不敢請也自得

先生此傳，耳目淵豁，神爽飛越，瞻顧忽後，予望几席，如穴中之蚓，得覩龍變，上下風雲，呼吸宇宙，雖莫測其故，而其在穴之隨，一旦瀟然，故不敢以自私也。又曰：往余在南宮時，讀是書，未覺有入，及以罪下國憲，謫竄移閒，心以迹危，情緣物感，反躬思過，悼改無從，每焚香靜室，展閱是編，至于用晦白茅之戒，先生必前後反復引喻，諄切以明之，辭危理盡，道直思元，未嘗不流汗揮涕，自懼無良，而徵倖于愆者尚多也。思天下豈無病余之病者乎，故刻之益力，若夫句讀簡策之閒，釋詁命字之類，先生所見，閒有異于晦翁本義者，縱者莫之異可也。嘉靖壬寅歲仲春朔，朔野尹耕謹。

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

嘉泰甲子四月八日，萬里後序。

自序 後

六經至夫子而大備，然書非夫子作也，定之而已耳，詩非夫子作也，刪之而已耳，禮樂非夫子作也，正之而已耳，惟易與春秋，所謂夫子之文章與，昔者伏羲作易矣，時則有卦辭，无彖辭，至吾夫子，特起乎兩聖之後，而超出乎兩聖之先，發天之藏，拓聖之疆，梏彼一才之道，而注之於三絕之簡，於是作彖辭，作象辭，又作小象之辭，又作文言之辭，又作二繫之辭，又作說卦之辭，又作序卦之辭，又作雜卦之辭，大之爲天地，纖之爲毫末，顯之爲人物，幽之爲鬼神，明之爲仁義禮樂，微之爲性命，炳然蔚然，聚此書矣，其辭精以幽，其旨淵以長，其道博以崇，是書也，其蘊道之玉府，陶聖之大鈞也與，季札聘魯，見易象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案季札爲輔宣子之子伯厚曰：宣子之賞是時，豈易之書惟魯有之與，抑諸國皆有，而吳未有與，宜其見之而喜也，然札之所見者，羲文之易而已，未見夫子之易也，見羲文之易，其喜已如此，使見夫子之易，其喜又當何如哉，今乃得見季札之所未見，嗚呼，後之學者，一何幸也，子貢在三千七十之中，其科在乙，其名在六，其不在升堂入室之閒乎，然長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之易書，非性與天道之言乎，而子貢獨不得聞者，豈歎之之時，此書未作與，抑已作而未出與，今乃得聞，子貢之所不得聞，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學者每謂聞而知，不若見而知，蓋聞者疏，見者親，聞者略，見者詳也，觀子貢之歎，則見而知者，反不若聞而知者與，然則學者之羨子貢，又安知子貢之不羨學者也。

誠齋先生易傳卷一

宋楊萬里譔

䷀ 乾下乾上

乾，雜卦曰：乾健，說卦曰：乾，剛，又曰：乾爲天，爲君，故君德體天，天德主剛，風雲雷雨日，天之剛也，剛明果斷，君之剛也，君惟剛，則勇於進德，力於行道，明於見善，決於改過，主善必堅，去邪必果，建天下之大公，以破天下之衆私，聲色不能惑，小人不能移，陰柔不能奸矣，故亡漢而以文宗，皆不剛健之過也，然強足和疎，強明自任，豈剛也哉，三、古之天地字也，易由知之，由坎離知之，假之爲三三，立之爲水火，若雷風山澤之字，亦然，故漢書坤字作巛，八字寺回聲碧不可勝窮矣，豈待馬跡哉，後世草書，入字作乏，即三也。

乾，元亨利貞。

此卦辭，說者曰：文王之辭，至高曰天，至健曰乾，天言其象，乾言其性，元亨利貞言其德，象而後有性，性而後有德，德之名四，其實一，一者何，元而已，元出而亨，物始而通也，時春而夏，日日而書，人幼而壯，物動而榮，皆元亨之迹，利人而貞，物成則復也，時秋而冬，日暝而夕，人強而耄，物已而限，皆利貞之迹，故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復者何，復於元而已，元者，貞之初，貞者，元之終，元貞異名而同體，亨

者。物之生利者。物之成亨利異功而同用。渾然而一之謂元。照然而散之謂亨。充然而成之謂利。蕭然而收之謂貞。蕭然而收。則渾然而一矣。一斯散。散斯成。成斯復。復斯入。入斯出。未有已也。天地具此爲天地。聖人具此爲聖人。四德之名立。而天地聖人之蘊著矣。彼異端者。以空言性命爲元。其究竟於亨之用。以詭遇事功爲利。其究賊於貞之體。是豈所謂元而利者哉。儒者之求道。求諸乾之四德。

初九。潛龍勿用。

此爻辭。說者曰。周公之辭。乾、陽也。其數曰九。坤、陰也。其數曰六。何也。天地之生數也。積天數之一三五。不曰九乎。積地數之二四。不曰六乎。乾以龍爲象何也。天地者。其神不測者也。將託至神之物以喻之。舍龍何以哉。初九乾爻之始。而位之最下者也。故爲龍之潛。既曰潛矣。雖欲用之。於何用之。故曰勿用。勿云者。止之也。干寶謂文王在羑里之爻。非也。羑里、聖人之不幸也。非潛也。程子謂舜之側微。是也。或曰。舜窮而在下。未嘗欲自用。孔子窮而在下。未嘗欲勿用。何也。曰。治則聖體其常。亂則聖通其變。舜孔子易地皆然。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初九在下。君德之隱。故曰潛龍。九二居中。君德之章。故曰見龍。見龍在田。物被其澤也。利見大人者。天下以見九二之大人爲天下之利也。程子謂舜之田漁時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乾之六爻。皆龍德也。故曰六龍。九三不言龍。而曰君子何也。言龍者。明而神。言君子者。神而明。皆君德也。九三以君人之德。處下位之上。尊卑未定。危莫大焉。故曰厲。厲、危也。然聖人戒以厲之。未疑而許以无咎之可必。何也。於此有道。終日乾乾然而无息。至夕猶惕若而自懼。動於德而懼於位。則危者安矣。何咎之有。程子謂此爻舜之元德升聞時也。乾乾者。猶曰健健云耳。雖然。九三危而无咎。信矣。亦有危而有咎者乎。曰有。蚩尤、后羿、莽、卓。在上而驕其下。在下而憂其不爲上。驕則有懈心。何德之動。憂則有餒心。何位之懼。故終亦必亡而已矣。或曰。不有操、懿乎。曰。漢一變而爲魏。蓋三世希不失矣。魏一變而爲晉。蓋再世希不失矣。使魏晉不起微。則乾乾夕惕之戒妄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四之與九三。位若同而異。情若異而同。九三居下之上。而方尊。九四居上之下。而已偪。故位若同而異。九三之惕。則懼於進。九四之躍。則向於進。四之躍。其情固異於三之惕也。然聖人未敢輕許之也。故曰或焉。或之者。疑之也。疑之者。未可以必進也。可以躍。則可以躍。則靜。淵靜也。或躍者。試其所養。在淵者。涵其自養。宜動而動。宜靜而靜。斯无咎矣。三之勤而懼。文言以爲君子進德修業。雖危无咎。四雖无三之懼。然亦能躍而疑。文言亦以爲君子進德修業。故无咎。此其情所以若異而同也。程子以爲蓋儒於躍則爲澆之患。元儒危得之。躁於躍則爲商臣。爲元凶。其咎大矣。或曰。晉之申生。漢之蔡彊。非以躍而咎也。何如。曰。易之戒。義也。三子之遭。

命也。命不可逃。而義不可越。使三子越義以逃命。命可逃乎。命不可逃。則執若守義以聽命。三子守義以聽命。雖曰有咎。吾必謂之无咎矣。至泰伯、仲雍、伯夷、叔齊。則躍與否。无咎與否。皆所不能圖也。所謂賢者過之者與。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天德也。龍。象也。五。天位也。飛而在天之象也。德而不位。仲尼以之盡天下之望也。位而不德。癸辛以之失天下之望也。德與位並。二帝三王以之盡天下之望也。故曰利見大人。當其在田。天下猶利見之。而況今在天乎。

上九。亢龍有悔。

五者位之極。上者極之極。故爲亢。居君位而又上焉。將何之乎。此蓋戒舜以罔極于梁。而戒舜以无若丹朱之時也。若志與位俱亢。則有悔矣。梁武帝唐明皇晚年是已。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乾坤二卦。獨有用九用六何也。六十四卦。剛柔之用。於此發其凡也。剛過則競。故欲後而不先。柔過則邪。故欲正而能久。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象辭。所以釋卦辭也。說者曰。孔子之辭。大哉乾元。何大乎乾元也。乾之大者。以元而大也。何謂元。曰。是不可言也。其陰陽未形之初乎。肇而一。謂之元。一而二。謂之氣。運而无息。謂之道。融而无偏。謂之和。天非和不立。物非和不生。莫之命而命其和者曰命。莫之稟而稟其和者曰性。執爲此者。乾之元而已。故萬物乘矣。資取於此而後始。天大矣。總攝於此而後立。性命妙矣。保合於此而後利止。其變也。漸故爲无常。其化也。消息爲无迹。謂有物邪。雲行雨施。莫見所自來。謂无物邪。品物流形。何爲而有是象。莫見其所自來者。其物之始乎。何爲而有是象者。其物之終乎。始而終。終而始。始而復始。終而復終。始終變化而未已。此陰陽不測之妙也。易爲變。易爲化。是不可勝窮也。嘗試觀之。雲行乎。炳而黃。黯而蒼。此雲行之變也。倏而有。忽而亡。此雲行之化也。變者。迹之遷。化者。神之遞。天地造化。皆若是而已。大明於終始之道者。非作易之聖人。孰與於此。是故體此道以居乾爻之六位。則時行時止。而聖德成。執此道以乘乾之六龍。則時飛時潛。而天位正。此其所以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者。聖人之與乾元合而爲一故也。此乾元所以大。象言元。言利貞。而不言亨。非不言亨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即亨也。（雲行雨施。氣之亨也。品物流形。形之亨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此大象之辭。釋卦名乾之一字之義也。亦孔子之辭也。天行健。健、即誠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君子以自強不息。強且不息。亦誠也。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自強。非有使之者也。曰強。又曰不息。強之至也。天

行健。乾之德也。自強不息。君子以己爲乾也。運行不窮之謂健。進修不息之謂強。其義一也。六十四卦。或曰君子。或曰先王。或曰聖人。或曰大人。皆體易道而日用者。健順者。乾坤二字之詁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此小象之辭。釋六爻之辭。與用九之義也。亦孔子辭也。德在此位在彼。初九以陽德而在下。君子以之潛而勿用。是故潛德而非爲我。九二以陽德而出。君子以之施而必周。是故德普而非兼愛。九三知有此而不知有彼。是故反復於道而不敢離。九四知有此而不知有彼。是故旋觀无咎而後敢進。至於九五。不以得位爲樂。而志在大有爲。上九以處高爲悔。而戒其不可久。蓋乾之德不可爲首故也。知乾之德不可爲首。則惟六位所遭而處之焉往而不綽綽。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文言者。象辭之重者也。亦孔子辭也。惟乾坤二卦有之。蓋六十二卦舉矣。元者。萬善之大宗。亨者。百嘉之都會。利者。萬宜之和氣。貞者。庶事之楨幹。此乾之四德。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君子體乾之四德也。法之於天。體之於身之謂體。元者。四德之長。仁者。五常之長。體元无形。體仁有體。聖人欲其近而易行。故變元而謂之仁。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子曰一章。孔子釋爻辭之文也。惟乾坤二卦爲詳。至於餘卦見於繫辭者。如鳴鶴在陰之類。所釋者諸卦十八爻而已。然則謂繫辭非夫子之作。其然乎。初九惟其以龍德而隱也。故以世從道。不以道從世。以智晦名。不以實顯名。內樂存。故不有行於時。必有行於己。所謂遯世无悶。樂則行之也。外憂亡。故不見知於人。必見知於天。所謂不見是而无悶。憂則違之也。其守不奪。其堅不拔。豈躁於用哉。此潛龍之德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有君人之德。无君人之心。此九二大人盛德之事。龍雖見矣。在田。不在天。德雖正中矣。在下。不在上。有君德。无君位也。然則宜若之何。庸信庸謹。久而无忌。閑邪存誠。實而无妄。可謂有君人之德矣。然德足以善一世。方且有而若无。德足以普萬物。方且化而不居。天下歸之。己辭之。曷嘗有君人之心乎。故曰君德也。君德云者。有君德而安於臣位者也。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其九二之謂乎。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終日乾乾。必有事焉。无事而勤。徒勤也。勤於進修德業。則非徒勤矣。雖然。進修必有地。德業必有物。忠信辭誠。所以指其地。實其物也。然知德業所至。而不至其至。非造微之極。知德業所終。而不終其終。非存義之固。知至能至。知終能終。聖智之學就矣。以此居上。高而不泰。以此在下。卑而不戚。惟以得仁爲懼。雖危何咎。二之上。故曰居上。四之下。故曰在下。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恆。猶常也。九四之位偪矣。以上進爲常。則其志邪。以下退爲常。則其德孤。惟及其時以進修。而不干時以行險。疑而无必。則无咎矣。或之者。疑之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同則合。異則離。物之情也。故馬鳴而牛不應。蟲躍而蟻不隨。濕爲火仇。燥爲水憂。雲虎相避。風龍不相比。蔿飛親上。魚躍親下。所謂各從其類也。所謂各從者。一物親一物而已。至於聖人作而萬物咸覩。无一物不親者何也。聖人者。三才之宗主。萬物之天地。所謂出乎其類者。出乎其類。故統乎萬類。象辭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與。夫子此言。因釋此爻飛龍在天之辭。而發雲從龍之義。遂推而極之也。萬物覩聖人。即利見大人。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六龍之首。故曰貴高。非君非臣。故曰无位。剛剛无陰。故曰无民。自四而下。皆從九五。故曰无輔。如是而動。其誰我與。有悔必矣。高貴鄉公以之。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一章再釋爻辭與用九辭也。潛龍勿用。曷爲勿用。以其潛於下也。見龍在田。曷爲在田。以其時可居於田也。終日乾乾。必有事焉。非有事。則爲無益之勤。或躍在淵。所以自試。非自試。必有妄動之舉。飛龍在天。則雲行雨施。而天下平。聖人在上。則德流化洽。而天下治。故曰上治。物窮則災。理數之常。亢之所以有悔。剛而能柔。致治之道。乾之所以用九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一章亦再釋爻辭與用九辭也。時隱則隱。故初九當退。而安於潛藏之幽。時顯則顯。故九二當見。而著其文明之治。天之健。終日而不息。九三之進修。亦與之不息。故曰與時偕行。龍之在淵。革潛而爲躍。九四之上進。亦革卑而居尊。故曰乾道乃革。以龍德宅天位。則德不儉於位。以天位處德。則位不儉

於德。故曰位乎天德。天時之極者。暑極不生暑而生寒。君位之極者。治極不生治而生亂。故曰與時偕極。天不爲首。天之則也。君不專首。君順帝之則也。故曰乃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元言始。亨言通。元亨者。始而後有通。利言情。貞言性。利貞者。情必復於性。雖然。利豈能自利哉。皆出於元而已。故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然止言利。而不言所利。其利大而不容止一事也。若曰利建侯利女貞。利涉大川。皆言所利者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一章亦釋彖辭。所以贊乾之德而歸之道也。乾不可得而贊。極天下萬物而无外。姑強名曰大而已。故既曰大哉乾元。又曰大哉乾乎。何大乎乾也。大其德與道也。元亨利貞。乾之德。中正純粹精。乾之道。道析則五。會則一。正邪爲正。正正爲中。乾之道本於中而已。純者。體之一。粹者。純之美。精者。粹之微。乾之道會於一而已。堯舜禹相傳以惟精惟一。乾之一也。允執厥中。乾之中也。然則舉此道而一之於中。天傳之義。義傳之人。聖者也。曷謂純粹精。請以金喻。不雜者。金之純。不雜而良者。金之粹。良而百鍊者。金之精。精者。不雜之至。故夫正者。道之純粹也。精則未也。中者。道之精也。蓋正猶有偏也。楚、燕、兩北之正也。非中也。洛師天地之中也。夷、惠、吾道之正也。非中也。孔子、吾道之中也。正者中在其外。中則正在其中。道至於一而正。正而中。止矣。雖然。乾之道何以繼此。其惟剛健无息以致之乎。剛健者。乾之性。以剛出健。以健行剛。斯一於中矣。非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其孰能與此。乾陽。故剛健。陽居二。故正。陽正五。故中。六爻純陽。故純粹精。此卦與始而亨爲一章。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一章亦再釋爻辭。蘊於身爲德。形於事爲行。龍德、聖人之事。非賢人事也。初九雖潛。而龍德具矣。潛者位而已。所性不存焉者也。而橫渠子以顏子行而未成當此一爻。恐顏子不敢當也。程子謂未成者、未著也。以舜之側微當之。得之矣。李氏謂學易繫引此文。未著也之下。有曰。人非利見不足顯之處。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以取善。故萬善集。問以明善。故一不善不入。居以寬。故處心大而裕。行以仁。故及物公而普。學問、德之府。寬仁、德之輿。九二之大人君子。府充而輿熟。君德如此。天下幸而見之。其利何如哉。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乘三陽。而在其上。故重剛。下卦以二爲中。三則過之。故不中。非五。故上不在天。非二。故下不在田。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四乘三陽。而在五之下。故重剛。上卦以五爲中。四則不及焉。故不中。非三。故中不在人。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　序。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此贊九五之大人也。天地、造化之主。日月、造化之精。四時、造化之功。鬼神、造化之靈。其體一。其用三。覆載无私之謂德。照臨无私之謂明。生息无私之謂序。禍福无私之謂吉凶。大德之人。兼天地造化之體用。而皆與之合。則其德與天地合其大矣。是故先天天合乎聖。後天聖合乎天。人謀鬼神。皆聖之餘也。堯舜天命未改而禪。先天者也。文之事商。武之退師。後天者也。湯之伐。不先不後。而順天者也。體乾之人。有君子。有大人。有聖人。君子、聖賢之達名。大人、上下之達名。聖人、性天之達名。名則三。道則一。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上九亢矣。病也。亢而不知焉。病之病也。自古亂亡。皆不知者也。知之。斯能處之。故亢者。不知喪亡之幾而不知退者也。聖人唯能知之。故能不失其正以處之。又何亢之有。堯舜是也。嗟乎。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若唐之睿宗。其庶矣乎。曰其唯聖人乎。必申言之者。所以深贊聖人之能知亢也。猶孔子稱賢哉回也。亦先後申言之。

坤。元亨利。句。牝馬之貞。

☷☷坤下坤上

坤之元亨利三德。同乎乾。貞則獨指一事。曰牝馬之貞。何也。乾貞欲剛。故天尊。坤貞欲柔。故地卑。行止惟人之從。馬之順也。牝馬、順之順也。故牝馬地類。安得同乾之貞哉。王弼云利牝馬之貞。非也。

君子有攸往。

往、行也。地之柔順。君子體而行之。

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此以上皆卦辭。乾之卦辭。止言元亨利貞。言其體。自坤以下。併與用言之。坤、地道也。陰道也。母妻臣道也。皆欲以陰從陽。不欲以陰從陽。陰從陰。則造化消。陰從陽。則造化息。母妻臣自從。則亂且危。母從子。妻從夫。臣從君。則治且安。故陰從陽。微。月壯日虧。呂武專而漢唐傾。懿裕強而魏晉亡。此陰不從陽之災也。故坤之陰處先則迷。處後則得。必以後爲利之主也。從其類則非吉。離其類則吉。必以安貞爲吉之地也。皆欲以陰從陽也。西南、陰之方。東北、陽之鄉。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乾稱大哉。坤稱至哉。嚴尊卑之分。陰不得僭陽也。蓋大則无疆。至則有極。乾之元。物資以始。坤之元。物資以生。始者。氣之元。生者。形之元。坤之生物。豈自爲之哉。順以承乎天。厚以載乎物。此其德所以合乎乾之无疆。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英華外發之謂光。坤之用也。博厚中充之謂大。坤之體也。坤道之光大如此。而能含宏而不爛。故能生物而不息。物之所以亨。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此章程子盡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之力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重。君子之德不厚。則載萬民不勝其衆。勢力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乾之初九。陽始萌。坤之初六。陰始生。陽始萌。則曰潛龍勿用。言方隱而未可以進也。陰始生。則曰履霜堅冰至。言雖微而必至於盛也。觀聖人之言。可以知君子之難進而小人之易盛矣。有國者。其亦思所以求君子於隱。而防小人於早也哉。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文言釋之至矣。程子謂二爲坤之主。不以君道處五。而得聖人之意也。坤之六爻。莫盛於六二。而六五爻焉。六二具直方大之三德。得於不習之自然。焉往而不利哉。柔則曲。而六二獨直。柔則剛。而六二獨方。此其所以大也。何以柔而能直且方也。中正故也。不揉而直。不矩而方。不恢而大。六二固不必習也。雖然。不必習而習。不亦進道矣哉。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爲臣不任事。求任事。非一也。不任事。則竊。求任事。則諂。六三含其光明而不衒。或從王事而毋必。此所以光大也。或云者。非不任事也。非求任事也。（何氏權訂詁引此。下有知光大故能含章七字。）程子謂義所當爲。則以時而發。若含而不爲。非盡忠也。其論至矣。无成。謂不居有終。謂不盡。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四居危疑之地。而慎默括囊。可也。若可以言而不言。假六四之義以自文。則爲張禹胡廣。學者審之。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五、君位也。而坤、臣道也。坤之六爻。皆順承乾五之一君者也。故坤之五不得爲君位。雖然。六五不幸而居嫌疑之位。其道宜何如。黃、中色也。裳、下服也。守中而居下。以安守人臣之分。則元吉矣。元吉、吉之大也。聖人許之以能居下。則元吉。不許其遇此也。六二六五。得中均也。然六二則大之。六五則戒之。何也。二中而在下。臣位正也。五中而在上。臣位疑也。臣而疑於君。疑而不已。則僭。僭不可啓也。故戒之。吾於乾坤見君臣之大分矣。程子謂陰者婦道。婦居尊位。非常之變。不可言也。其發明聖人之筆。尤深遠矣。

剛柔雜。爲文。六、柔也。五、剛也。文在中。謂有文德而居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極傷陽。臣盛傷君。六而居上。陰極而臣盛矣。故陰陽爭。君臣戰。兩傷兩窮而後已。趙高篡秦。秦亡而高亦誅。王莽篡漢。漢微而莽亦敗。爲臣者。其勿至於此。爲君者。其勿使其臣至於此也。蓋上六之龍戰。已兆於初六之履霜。小人之可畏如此哉。龍戰者。以坤馬之僭龍而戰。夫乾之眞龍也。血傷也。其血元黃。兩龍俱傷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陰之用。能永守臣道之貞。斯可以爲大臣而令終矣。或曰。用九用六。乾坤七爻。妄也。有位斯有爻。位止於六。而爻乃有七乎。故易曰。六爻發揮。又曰。六位成章。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柔者。坤之道。靜者。坤之體。至於陰陽之回斡。造化之運行。豈專柔而靜哉。動則陽而剛。靜則陰而方。先而不後者。坤之異。後而不先者。坤之常。物收而包含之量。幽。物散而造化之功著。坤之道其大如此。何也。承天之施。而不自生。行天之時。而不自用。一本乎順而已。然則臣道一於順乎。曰。有臣道。有臣節。臣道一於順。故欲柔。欲靜。不順則爲莽卓。臣節病於順。故欲剛。欲方。順則爲張禹胡廣。坤何以動而剛。曰。發生必達。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禍生於一小善。禍起於一小不善。萬者一之積。大者小之積。善可積也。不善不可積也。積斯漸。漸斯極。極斯作。及其作而圖之。其有及乎。弒逆、國家之大禍。聖人不忍言。臣子不忍聞也。深其初。亦止於萌一小不善之心而積之也。傳曰。有无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一小不善之心。在下者不可不察之於己。在上者不可不察之於人。察之早。勿使之漸。則國之禍不作矣。辯、察也。故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馴也。履霜之不戒。堅冰之勿悔。馴而致之也。順、當作馴。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六二爻辭。止言直方。而聖人又以正釋直。以敬釋正。以義釋方。其曉學者至矣。敬以直其內。則養心主一而不分。義以方其外。則處物適宜而不隨。敬、體也。義、用也。體用合而德不偏。故敬義立而德不孤也。

立、謂竝立。不孤、謂不偏。偏於內。則執體而廢用。偏於外。則狥用而忘體。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爲臣之道。有大美而不能含蘊者。矜也。有大美而不從王事者。吝也。從上事而自有其成功者。驕也。聖人於六三。蓋三致志焉。弗敢云者。有懼心焉。功成而能懼。可以爲臣矣。禹之不矜伐。周公之不驕吝。得六三之義。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乾之初九。遠而潛。宜也。坤之六四。近而隱。非宜也。不宜隱而隱者。五之位。君位也。坤之六。則臣也。六五以臣而居君之位。則僭也。臣僭君。則天下亂。是天地閉塞之時也。六四不幸而近之。惟恐去之不速。隱之不深耳。此襲勝所以不仕於莽之朝。蔡邕所以失節於卓之官也。聖人嚴臣子之大分。於六五則深戒之以居下之禮。於六四則力勸之以深身之節。隱之於六五。而發之於六四。其防患深遠矣。使六四

至於潔身，則六五何如哉。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六五之君子，唯剛柔雜而有文錦，故通理，唯得中，故正位，唯位高而心愈下，不失臣禮，故居體，體者，禮也，通理者，通於君臣上下之定理也，知定理之不可易，故正位居體而不敢失也，臣道之美，孰大於是，具三者之大美，蘊於中，斯形於外，故暢於四支而美其身，必无驕主之色，發於事業而美其政，必无專權之紊，所以爲美之至。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雜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坤之陰至於極盛，而疑其爲陽，坤之馬至於極盛，而遁稱爲龍，其僭乾也甚矣，聖人別其嫌，故發其有无陽之心，暴其有僭龍之罪，所以誅其意也，然不曰馬與龍戰，而曰龍戰者，不沒其僭也，不沒其僭，所以深誅其僭也，龍之類有血，血之類有色，故曰未離其類。

誠齋先生易傳卷二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氣始交，未暢曰屯，物句萌未舒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氣始以下廿一字，從董氏說，補會編，學易記所引，第二句作第一句。）物屯求亨，時屯亦求亨，然時屯求亨，其道有三，惟至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故曰利貞，惟不欲速爲能成功之速，故曰勿用有攸往，惟多助爲能克寡助，（元作豪助，從學易記正。）故曰利建侯，漢高帝平秦項之亂，除秦苛法，爲義帝發喪，得屯之利貞，不十之嗣中，而王之獨漢，隱忍就國，而不敢校，得屯之勿用有攸往，會固陵而舊侯不至，亟捐齊梁以王信越，得屯之利建侯，二帝三王亨屯之三道，高帝未及也，而亨屯之功如此，而況及之者乎。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震以初九之陽而下於陰，以六二之陰而上於陽，皆居一卦之始，故曰剛柔始交，以震遇坎，故曰難生，震動坎險，故曰動乎險中，臨險難而不妄動，必正而後動，是惟无動，動則大亨，故曰大亨貞，仗至正以動於險難之中，如天地之動，一動而雷雨盈於天地之間，亨孰大焉，留屯難之世，如造化之初，草而未齊，昧而未明，能動以正，而又得建侯之助，則屯可亨矣，大亨貞，即卦辭之元亨利貞，動而雷雨滿盈，即

勿用有攸往，建侯而不自寧，即利建侯，然卦言勿用攸往，而彖言雷雨之動者，勿用攸往，非終不動也，審而後動也，屯之元亨利貞，非如乾之四德，故曰大亨貞。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天下无事，庸人不庸人，天下多難，豪傑不豪傑，當屯難之時，君子當之，豈可以委然處之哉，非有經綸天下之才，則屯未易亨，郭子和曰，坎在上爲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爲雨，故雷雨作解，雲而未雨，所以爲屯，其說最明。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君子濟屯，患无才，有才患无位，初九以剛明之才而居下位，非二非四，雖欲有爲，未可也，姑磐桓不進，以待時而已，然豈眞不爲哉，居正有待，而其志未嘗不欲行其正也，居而不貞則无德，行而不正則无功，周公言居貞，而孔子言行正，然後濟屯之功德備矣，然則何以行吾志，何以濟夫屯，建侯以求助，自卑以得民，則志可行，屯可濟矣，初九在下而遠君，建侯非我職也，而初九能之乎，賈林合李抱眞、王武俊之誠，而朱滔遁，唐遂以安，林遠君而無位者也，劉琨失王浚、猗盧之援，而幽并亡，晉遂失中原，琨遠君而有位者也，初九患无志耳，有有爲之志，而輔以建侯之助，何職之拘，何位之俟哉，故濟屯者志爲大，初九遠君无位，聖人猶許其有志，而況有志而近君有位者乎，震之初以一陽爲二陰之主，故曰貴，二陰賤而一陽下之，故曰下賤。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屯之六二，以陰柔之德，居大臣之位，非不欲濟時之屯也，然下則偪於初之剛，而乃爲己之寇，上欲親於君之應，而有近之嫌，故邅如而不能行，班如而不能進，然則何以處之，如女子然，與其從寇而字，不若守正而不字，雖未得親於婚，久則寇定而自成其婚，婚而字焉，何遲之有，此王導相晉之事也，上有元明之二君，而下有王敦之強臣，導乃以寬大之度，柔順之才，處強臣之上，非乘剛遇寇而何，惟導守正不撓，而下不比於敦，待時觀變，而上不危其國，久而寇自平焉，君自信焉，國自安焉，此十年乃字，復其常之故也，謝安之於桓溫，初則伐其謀，人之謀，徐而寢其九錫之命，強臣自斃，而王室以寧，亦屯之六二也，雖然，六二之邅如班如者，其病在於陰柔而无剛明之才耳，舜之於四凶，周公之於管蔡，孔子之於少正卯，何邅班之有。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三无剛明之才，而居震動之極，妄意於濟屯之功業，所謂即鹿，然五應二而不應三，三妄動而无上應，无應則无功，所謂无虞，而鹿入林中也，君子當此者，舍而退，則見幾而无悔，往而進，則遇險而必窮，蓋功无幸成，業无孤興，郭林宗所以不仕於漢，管幼安所以不仕於魏，非无斐世之心也，鹿譬則功也，虞人譬則應也，故後世有逐鹿之說，（末句從學易記增。）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居上而陰柔。非濟屯之才。故乘馬而不進。初九在下而剛明。爲六四之鄰。故求助則必往。此六四有自知之明。無疾智之私者也。魏无知、徐庶以之。求婚者。求助之謂。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以剛明之君。居屯難之世。宜其撥亂反正有餘也。然其澤猶屯而未光。其所正可小而不可大。是屯難終不可濟乎。有君无臣故也。六四近臣則弱。六三近臣則又弱。六二大臣則又弱。然則九五將欲有爲。誰與。有爲惟一初九。則遠而在下。賢而在下。則如无賢。臣而在遠。則如无臣。唐之文宗。初恥爲凡主。非不剛也。終自以爲不及赧獻。大貞則凶也。何也。觀近臣則訓、注也。觀大臣則涯、餘也。觀遠臣則度與德裕也。用不必才。才不必用。而欲平閹宦之禍。故曰。君強臣羸。航無楫維。无臣有主。去應得虎。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窮否反泰。極屯反亨。屯之上。難之極也。然非剛明之極。何以亨屯難之極。今乃以六之柔而當之。進无必爲之才。退有无益之泣。求夕亡。朝得之。求朝亡。夕得之。何可長也。唐之僖昭是已。

䷃ 坎下艮上

蒙。亨。

說者以蒙爲蒙昧之蒙。非也。蒙猶屯也。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句而未舒曰屯。釋而未達曰蒙。故蒙有亨之理。果昧也。奚亨焉。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教者无求於學者。然後先王之道尊。學者有求於教者。然後教者之言入。道尊則傳而行。言入則信而堅。故无求非傲。有求非諂。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未達而求達者。一問答而加多。不達而求其達者。百問答而加少。再三。愈加少也。故初筮而告。達其蒙也。再三而不告。亦達其蒙也。一告而達。則悅。再三而不告。則憤。安知憤者之達不深於悅者乎。然則問而答者。愛也。問而不答者。亦愛也。歸於利貞而已矣。蒙而達。達而堅貞。其利益孰大焉。筮者。問而占之之謂。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之險。有險中之亨。蒙之止。有止中之行。險而止者。釋而蒙也。亨而行者。蒙而達也。何達也。達乎中正而已。何爲而達乎中正也。以其求中正之志。就其剛明中正之人。斯達矣。曰時中。曰養正。道之中正也。曰志應。求者有志。則教者必應也。曰剛中。九二剛明中正之人也。始乎蒙。卒乎聖。原乎志而已。何謂志。童蒙求我。是也。瀆之爲言褻也。再三問者。褻也。再三告者。亦褻也。問之褻則昧。答之褻則棄。匪我求童蒙。謂九二。蒙以養正。謂六五。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者。泉之性行。山之性止。此欲行而彼止之。故曰蒙。蒙者。欲行而未達之謂。雖然。豈終止哉。其決也。有不可禦。其積也。有不可測。泉不可禦。君子得之。以果其行。泉不可測。君子得之。以育其德。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蒙在發。發在豫。初者。發之豫也。聖人何以發之。教人大立法。立法大正己。己正於上。人觀於下。迷者覺。蠱者解。如盧得釋。如囚得宥。其何快如之。故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快之至也。刑之爲言法也。如刑于二女之刑。故曰以正法也。然則以言語教者末矣。而況威乎。以往吝者。過是以往則吝也。如威令是也。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刑人之義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善教欲寬。不欲苛。善學欲遲。不欲速。初六、六三、六四、羣蒙。皆陰也。故稱婦焉。九二以剛明之才。當開達之任。受羣蒙之歸。則宜寬以俟之。故稱包納焉。包則有容而无擇。納則有受而无卻。皆寬也。人皆有聖賢君子之質。奈何絕之以苛。三后之化頑民。所謂无忿疾于頑。有容德乃大。是也。然六五之童蒙有求於二。而二匪求於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責難納誨。陳善閉邪。正使致君以堯舜君於天。如伊尹周公。亦臣子分內事耳。亦如子之幹蠱克家耳。非功也。剛柔接者。以五之柔下際於二也。婦、羣蒙。尊教者也。子、九二。尊受教者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女德以順爲正。三仰舍上九之應。而俯從九二之強。是女見利而動者也。非順也。動以利。則身非其身。失其身。則利非其利。是以君子勿取也。何爲勿取。不以順爲正也。陳相下齊而入幽。卽六三舍上而從下。公孫丑學以阿世。卽六三見利而失身。斯女不可取也。斯士竭可用乎。用之。无所不至矣。金夫。夫之挾厚利者。九二剛而乾體。乾爲金。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蒙非教不瑩。教非賢不親。四以昏蒙之資。而遠於上下二陽剛健篤實之賢。宜其困而吝也。窒於通之謂困。嗇於從之謂吝。（從、元作獨、從學易記正。）吝疾者諱醫。吝過者諱師。四之困蒙。而復吝於親賢。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者與。然則聖人眞絕而不教乎。是教也。非絕也。仲尼之於陽貨、孺悲。皆所不見。疑絕也。然嘗亡取瑟。是亦不屑之教誨也。使二子而改。則困而知之。與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一也。如吝何。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有童稚之蒙。有小民之蒙。有學者之蒙。有聖人之蒙。六五以人君之尊。乘巽順之德。自居於童稚之蒙。以下學於九二剛明之賢。此聖人之蒙也。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也。高宗自以其德弗類。而學於傅說。武王自以不知彝倫。而訪于箕子。所以聖益聖與。此所謂蒙以養正聖功者也。晦其中正。而養之以蒙。如露蒙日。乃所以養日。其明不費。故其照不匱。非作聖用功之深。孰能與於此。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初六。發蒙。九二。包蒙。上九。擊蒙。蒙至於擊。則繼之以怒矣。教其未裕乎。蓋包者。容其發之所不迪。擊者。攻其包之所已窮。發之之盡。而包之之極。然猶蒙而不化。至於爲寇。上之人不得已。攻伐而扞禦之。則上之辭順。而天下之心亦順之矣。上下俱順。則彼寇者何利。而此禦寇者何不利哉。厲之三苗。周之三監。蒙而爲寇者也。禹周公之征。擊蒙而禦寇者也。上者蒙之終。故不化。九者陽之窮。故必擊。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者。有所須而動。有所待而發。傳曰。需、事之下。又曰。需、事之賊。言猶豫不決之害事也。而光且亨。且吉。且利。何也。易之需。非不決之需。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孚且貞。故也。孚者。以誠待詐。詐窮而誠自達。貞者。以正待邪。邪詘而正自伸。惟誠。惟正。无敵於天下。是惟无動。動則亨吉。雖大川亦可涉而利也。先生所謂操以詐。孤以誠。操以暴。孤以仁。蓋假之者也。假之者且然。而況性之身之者乎。乾之剛健。誠且正也。坎之險陷。邪且詐也。大川、坎也。（盱眙引誠齋曰。水體至明。光也。坎爲過。詘以坎體。陷光亨也。孚本脫去。孚）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以乾之尊。遇坎之險。而能不陷不窮者。剛健而已。剛則其靜不可動。健則其動不可禦。靜不可動。則能忍以需險之衰勢。不可禦則能決以濟險之窮。我何陷何窮之有。彼无剛健之才。見險而不能忍者。其能免於陷且窮乎。雖然。亦必德與位。而後可以言須也。位乎天位。則有位矣。正中。則有德矣。无位而須者。无濟險之勢。伯夷避紂。是也。无德而須者。无濟險之資。秦末亡而陳涉先亡。是也。以在天之位。秉正中之德。利涉大川。往則有功。文武須暇五年。是也。天位。謂九五乘乾也。正中。兼二五而言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升而未降。則天下望雲而後雨。蘊而未施。則君子藏器以待時。待時者夫何爲哉。飲食以自養。宴樂以自怡而已。此顏子簞瓢陋巷之日。謝安游宴東山之時也。雖然。飲食宴樂。以須其時。惟有德之君子。而後能也。不然。舍哺之氓皆顏。酒荒之士皆謝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坎水爲險。初九去險遠矣。故需于郊。郊遠於水之地也。宅於水而資舟。備難者也。宅于郊而馮河。犯難者也。无難而犯難以求利。不若守常之爲利。无難而不安於守常。若穆公伐鄭。夫差伐齊。其咎何如哉。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落自水出曰沙。需于沙。則去水之險漸近矣。近水者未溺。沙傾則溺。近難者未陷。言出則陷。九二以陽居陰。則寬綽而有衍。以位居中。則正大而不過。寬而不過。則小有言之隙。可以窒而不開矣。吳澂以太子之隙。常出怨言矣。文帝寬而不詰。故終其世而亂不作。所謂終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初需于郊。止而不敢進。二需于沙。進而不敢逼。三進而逼於水矣。泥者。逼於水者也。雖逼於水。未窮於水也。何也。坎之災猶在外也。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狎水者也。狎水死者勿咎。亦致寇敗者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雖然。善備无寇。善禦无敗。既有寇矣。敬慎以禦之。猶不敗也。不敗於寇。不若不致夫寇。不致夫寇。不若不逼夫寇。三居健之極。進之勇。能不逼乎。不然。在外之災。安能寇我。楚非宋寇也。襄公與楚爭霸。而敗於泓。宋致寇而不敬慎也。晉非楚寇也。莊王與晉爭鄭。而勝於邲。楚敬慎而晉舍臧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陰陽相勝。亦相伺也。乾之三陽。所以需而未敢進者。伺坎之衰也。盜伺主人。亦伺主人。故六四亦需三陽之逼己也。雖然。三陽厄於險。故同力以濟險。四以一陰柔之資。而當三剛健之敵。傷於陽必矣。血者。傷也。物傷必避。避必順以聽命。出自穴者。傷於陽而避陽。且聽命於陽也。君子之於小人。不可窮也。三陽彙進。一陰退避。需之險於是濟矣。爲君子者。勿窮小人可也。王允既誅董卓。而不宥傕、汜。光弼垂定河北。而復圖思明。皆不開小人順聽之門之禍也。坎爲血卦。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陽彙而進。陰引而退。九五以陽剛居中得正。而位乎天位。險者夷。難者解。天下治平矣。（學易記引此文。而平矣下。有曰。需于酒食。乃太平之君。以飲食宴勞忠臣。篇賣之事也。貞吉者。特之有禮。而無過不及之謂也。故象曰。以中正也。凡四十三字。疑李氏潤色之辭。非本文也。）於此何爲哉。涵養休息。與天下相安於无事而已。不可移濟險之道爲履中之道也。萬物。需雨澤。人需飲食。天下需涵養。雲上於天。物之需也。需者。飲食之道。人之需也。需于酒食貞吉。天下之需也。酒食者。養天下之謂。成康、文景、得之矣。有險樂險。則媮。周平、晉元帝。是也。无險行險。則擾。秦始皇、漢武帝。是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險至上而終。需至上而極。險終則變。陽極則升。乾之三陽欲進。而坎爲險以阻之。至上六。則終而變矣。三陽雖爲客。其需我之變久矣。我終能遇其來乎。敬以納之而已。主孤而客衆。主雖有危之勢。敬客以及主。主亦有安之理。入于穴者。主安也。桓溫作難於晉。晚而疾亟。猶幸不殺王謝。晉室安而桓氏亦安。此其效也。不當位。陰居上。則僭也。僭而未大失者。小人敬君子。抑亦僭之救也。與不然。殫甚必決。蘊甚必裂。如秦末之法吏。漢李之閹寺。衆所快也。亦在所憫也。君子之於小人亦然。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物有作之而止。止之而作者。民之遲與爭是也。訟者。爭之尤也。故聖人止之不一而足。誠心而无詐者必不訟。窒隙而無仇者必不訟。惕厲而懼刑戮者必不訟。中和而不狠愎者必不訟。如是則吉也。非訟之吉。无訟之吉也。不然。訟至於終極而不反。其凶必矣。利見大人。見九五以決訟也。不利涉大川。犯大

難而與訟也。訟之吉者四。凶者一。利不利者亦各一。曰吉曰利。非勸訟也。皆止訟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常解於相平。而合於不相下。險者狡而工於爭。健者強而力於爭。二人相遭。其冥相下而不訟乎。以坎之險。遇乾之健。訟之所自起也。剛來得中者。九二自外而來。與訟之主也。中正者。九五聽訟之主也。

大川。坎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道上行。水性下注。天左而西。水右而東。相違而行。此訟之象也。止訟在初。聽訟亦在初。故仲尼聽父子之訟。不咎其訟者。而咎上教之不行。此民之訟也。又有大者焉。甘陵南北部之禍。始於其徒之相非。此士之訟也。又有大者焉。牛李朋黨之禍。始於其進之相傾。此臣之訟也。又有大者焉。吳越世讐之禍。始於平城之宿憤。此天下之訟也。不謀其始。於一矢之加遺。此國之訟也。又有大者焉。漢武匈奴之禍。始於平城之宿憤。此天下之訟也。不謀其始。訟之禍何如哉。曷謂始。曰心。故君子必自訟。自訟者。訟心也。訟心者。祥。訟人者。殃。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初六九四。訟之敵也。然六之才弱而位下。才弱者。有慙恐而无遂心。故雖訟而不永。位下者。敢於微愬而不敢於大訴。（大全引此作訟。）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敉。小言則易釋。所以終吉。然六之陰靜。非首訟者也。九四以強躁而挑之。初六不得已而應之。兩訟有強弱。弱者多勝。強躁辭有應。威威者多不勝。應故初與四辯。而初得其明也。豈初之能必明哉。非總之者明。則強者以後罷。勝威者以先人勝矣。要之。不永所事。初六不可不深戒也。虞芮之訟。一入周境。自媿而解。不永所事之效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與訟之主。然初與九四爲敵。非與九二訟者也。六三從上而不訟。亦非與九二訟者也。九五、君也。九二、臣也。臣无訟君之理。亦非九二所敢訟者也。所與訟者。其唯九四上九乎。然九四近君而剛。上九居上而亦剛。九二乃恃其剛以訟二剛。以寡訟衆。以下訟上。其訟不勝。宜也。然能幡然而改。退然而歸。來其邑而逋焉。庶幾无刑戮之眚也。不然。掇禍无敵矣。子玉剛而无禮。陽處父剛而犯愆。所以不免與。

二、柔也。故能逋。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訟之六爻。唯五聽訟。唯三不訟。餘皆訟者也。三介乎二剛之間。能正固而不動。危懼而不爭。從上而不居其成。故能保其祿位而終吉也。食舊德。保其祿位也。從王事。從上九也。鄭廙良之爭。子產兩无所從。齊欒陳之難。晏嬰兩无所助。所以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之訟。初六。以上訟下。挾貴而訟。以強訟弱。挾力而訟。初非四之敵也。然舉二者之訟。質之九五。剛明中正之君。何貴之私。何力之擅哉。故初六之辨遂明。而九四之訟不勝。訟不勝而吉何也。能自反其身。而就於義命。能自改其過。而安於貞固。猶可以吉也。非吉之大也。儻不失於吉而已。渝者。變而改也。不然。如竇嬰之助灌夫。趙廣漢之脅魏相。公孫賀之捕朱安世。欲以免人。乃不免其身。欲以免罪。乃所以獲罪。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以中正之君。臨天下之訟。中而不過。則上无濁魚之察。正而无私。則下无梗陽之賂。直者伸。枉者媿。何訟之有。垂衣冠而不犯。盡圈圈而不式。可也。此天下之大吉也。元大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訟而終凶者也。儻或訟而勝。勝而受賞。猶不足敬。而況衆皆褫而奪之乎。而況未必勝。且未必賞乎。或之者。未必之辭也。故楊惲告霍氏。息夫躬告東平。初以此而侯。卒以此而誅。事也。好還。天道固然。

誠齋先生易傳卷三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也者。投民以器之因。而納民於事之危。奚其吉且无咎乎。爲民禦寇。爲中國攘狄。爲天下除殘。去虐不可也。興師以其道。帥師以其人。斯吉且无咎矣。正者。興師之道。賢者。帥師之人。丈人。賢者之尊稱也。年德俱尊之謂丈人。如荷蓧、漢陰皆曰丈人。師之丈人。指九二也。若黃髮之尚父。元老之方叔。足以當曷之丈人矣。廉頗、趙充國、李靖、抑其次也。王翦、馬援、王元謨、則年焉而已矣。然則用將必年。則周瑜、謝元可廢與。曰何可廢也。然必曰丈人何也。將者。國之司命。必曰丈人。護之之至也。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彼不正而此正。正也。非衆正也。彼之與皆不正。而此之與皆正。衆正也。八百諸侯。三千臣心。皆欲伐紂。則伐紂非武王。諸侯王皆欲擊楚之弑義帝者。則擊楚非高帝。武王、高帝恃得衆心之正。而用之以正彼之不正而已。曰能以衆正。以之言用也。以此王天下。孰能禦之。雖然。有九二剛中之將。而不逢六五之君。則其上无應。有軍師行險之役。而不因天下之順。則其舉无名。任將有應。興師有名。雖曰毒天下。乃所以拯天下。民皆悅而從之。吉又何咎。坎險也。坤順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君子之容民。如地之容水。能容受之。斯能畜聚之矣。故孟子曰。天下莫不與也。天下莫不我與。則寇讎誰與敵。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徒法不可以興師。徒善不可以出師。出師以律。而興師不以正。徒法也。興師以正。而出師不以律。徒善也。正至焉。律次焉。師出不以律。雖臧亦凶。況不臧乎。楚之亂次。晉之爭舟。齊之轍亂。吳之爭舍。皆失律之師也。初六。師之初出也。故深戒其出之之初。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以陽剛之才。專將帥之任。不患其不及也。患其過耳。惟中則吉而无咎。過勇則輕。李陵是也。過智則姦。侯君集是也。過威則離。張飛是也。過強則驕。李光弼是也。過尊則僭。王敦、蘇峻是也。惟中則勇而法。智而慈。威而惠。強而謙。專而順。皇甫嵩、郭子儀是也。承天寵者。稟君命而不專。懷萬邦者。慰民心而不恃。爲將如是。非特才將也。賢將也。功彌高。心彌下。身彌退。將彌進。宜其王三錫命而未已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令出於一。其師整。令出於二。其師瑕。六三以柔懦之資。而居九二賢將之上。才庸而士不服。令紊而下不承。則是衆爲將也。不惟令出於二而已。主之者衆。斯師焉往而不敗。尚何功之有。河曲之師。趙盾爲將。而令出於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爲將。而令出於先縠。皆六三之輿尸者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子謂左次乃退舍之謂也。此說得之。蓋善師者不必戰。以守爲戰。亦戰也。善戰者不必進。以退爲進。亦進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必於進也乎。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渡鴨綠。悔於何有。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禽害田而弋禽。則禽服。寇害民而禦寇。則寇曲。有伐罪之言。則有名之師。此六五之君與師至正之道也。長子帥師。九二也。弟子輿尸。雖貞亦凶。衆陰也。此六五之君用將至要之法也。非童子饋饋黍肉之儺。則征蒐之師不興。非時日曷喪之辭。則升陑之師不舉。興師不以其道可乎。用淮陰爲大將。而三秦定。用魚朝恩爲監軍。而九節度之師潰。用將不得其法可乎。興師有道。用將有法。此所謂師貞丈人吉无咎者與。執言。奉辭伐罪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初六出師而嚴其律。九二帥師而得其人。戒六三之輿尸。而一其令。審六四之左次。而重其進。去天下之害。而不自爲害。奉天人之辭。而不自爲辭。此皆六五之君。得興師之道。操任將之法。至上六而功成治定。師之道終焉。聖人於此。夫何爲哉。行慶賞。功大者命之有國。小者命之有家而已。雖然。聖人猶有憂焉。聖人何憂也。憂其意之所嚮而世之所趨也。故寵命有功。非至正不爲功。登用人才。非君子不爲才。故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又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致其憂於甚喜之後。吝其用於博用之初。然後功成而无後患。武王勝商之日。報功不先於崇侯。位能不先於趙賢。此所以爲武成。不然。拔劍擊柱。方知帝傅。雙瑤陰陽。焉用此物。亦何所不至哉。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君子周。小人比。而曰比吉者。此上下之親比。非小人之朋比也。上親下。則下有歸。下親上。則上有與。有歸則不離。有與則不孤。自生民以來。至于今。未之能易。故曰比吉。然求比不可速。亦不可舒。不可速。故占度必謹其初。謹初必致其詳。原筮者。占度在初也。元永貞者。詳觀上之人三德具。而後比之也。元則可親。永則可久。貞則可象。忽於初。必悔於末。略於擇。必厚於怨。不可舒。故以此之不寧。速來以求彼之寧。則吉也。少後焉。凶之道也。商以離德亡。周以同心昌。故曰比吉。太公避紂。以待文王。曰。吾聞其善養老。馬援舍隗而歸漢。曰。當今非特君擇臣。臣亦擇君。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酈生說田橫。以天下後服者先亡。故曰後夫凶。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下順從。謂五陰從一陽。元永貞以剛中。謂九五。後夫凶。謂上六。夫亦謂九五。九夫道也。君道也。六妻道也。臣道也。上六居一卦之末。故曰後。郭子和曰。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天位爲比。得臣位爲師。天下之吉。莫吉於此。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在澤之中。則聚而相忘。水在地之上。則散而相求。所謂水流濕也。上者不約而就下。隆者不期而集窪。執使之者。故爲比。不曰萬國建后。諸侯親王。而曰王建萬國。親諸侯。蓋上之親下。甚於下之親上。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親在始。始在誠。誠在實。實在質。初六親比之始也。孚言誠。盈言實。缶言質。與物相親之始。必在我者有至誠之心。充實而不虛。淳質而不飾。則在彼之吉。我皆終能來而有之矣。故餘耳之光初隱來。則如勿光。周鄭之信不由衷。則如勿信。惟謹始。故克終。惟盡此之誠。故來彼之吉。他彼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以六二中正之臣。應九五中正之君。上下相比之道。兩得正矣。雖然。君臣相求者也。事君求臣。毋事臣求君。非不求也。秉德以充乎內。而不躁乎其外。守正以俟乎彼。而不自失乎此。如是而已。枉道以求行道。失身以求達身。不可爲也。故程子謂伊尹、武侯。必待禮而後出。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物以相親而益。亦以相親而賊。故與離異同根。閔不涉。與師冕同轍。閔不蹶。仲尼謝鮑。荀卿逐麻。皆戒於親非其人也。上六以无首而凶矣。六三與之相應而相比。非其人也。能无傷已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六二。六三。皆非己之應也。初六。己之應也。而遠也。故六四皆不與之相比。既不下從而內比。則將離親。外比於上而已。九五賢而在上。故六四比之。若六四者。特立獨行。曠一世而无鄰。事一人而无二者與。可謂貞吉矣。崔陳之黨立。而晏子獨從乎公。牛李之朋分。而韓愈獨在其外。可謂貞吉矣。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王者之比天下。去妙巧。捐策謀。昭示之以至正大中之道而已。可以比天下。而不可以示天下。王者不由也。故曰顯比。然有比天下之道。而无比天下之心。可與比天下矣。紂之王畋焉。既圍而不合以逸之。又開三面以驅之。禽之在前者。既驅而失之矣。又且背而去者在所舍。嚮而來者在所取。則去者衆來者寡矣。夫畋者。主於取也。而驅之使去。取之意寡。何也。无取之之心也。无收之之心。則曷爲取其嚮而來者也。驅之不去。而後不得已取之。取我何心哉。自來自去。聽彼而已。夫惟不取禽而禽自至。故爲天子之畋。不誡人而人自親。故爲王者之比。上使中者。上以中正比其下。下亦以中正比其上。非使之使也。不使之使也。易記增九字從學太王去邠。而從之者如歸市。則驅禽而禽不去。成湯征葛。而聞之者怨後予。則不令而捷於令。聖人何心哉。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上六无首。所謂後夫凶也。四陰皆從五而己獨後焉。見之不蚤。從之不先。下則棄於四陰之類。上則絕於一陽之君。凶而无終。必矣。萬國朝禹。而防風獨後。諸侯朝齊。而譚子不至。其凶何如哉。雖然。君子之於時。其從違豈一而足哉。光武興而馮衍不至。桑而不爲愚。高祖興而堯君素不從。死而不爲凶。豈可盡以比之上六咎之哉。學者謹之。

☴☴巽下巽上

小畜。亨。

乾下巽上爲小畜。乾下艮上爲大畜。畜。止也。乾進而上物止之於前。二卦均也。何別乎小大。力有小大也。天下之有力者。莫勁乎風。莫重乎山。二者之力亦均也。而風行天上爲小畜。天在山中爲大畜。何也。制動以靜。不以動。制行以止。不以行。乾欲進。而山遏之。眞能以止止動矣。風自動自行。安能止乾之進。能止之者。僅能巽順以柔之爾。曰小畜亨者。小有所止。而有所亨也。亨。謂乾。公孫宏能止武帝西南夷之役。而不能止其匈奴之師。李勣能守黎陽之節。而不能守立武后之閒。此小畜之臣也。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伐吳之舉。魏徵若在。必能止征遼之行。此大畜之臣也。人臣非有大畜如山之力。其能回人主如天之威乎。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乾爲天。雲者。天之氣。雲之爲物。散則霧。密則雨。今密而不雨何也。自西故也。雲自西。則曷爲不雨。乾西北。雲東南。故也。雲興乎西。而風起乎東。霍然散矣。何雨之望。大抵風從雲。則陰陽和而雨。雲避風。則陰陽戾而雨。韓愈謂風伯曰。雲屏屏兮。吹使滿之。此其驗也。畜。止也。亦聚也。故爲密雲。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六四以一陰居上位。而五陽皆應。故能以柔止剛。然以一弱當衆強。故所止者小。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以巽之順。止乾之健。故乾不爭而暫止。以二五之德皆剛而居中。以五剛之志皆欲進而上行。故乾得進而終亨。此人臣止其君之不善也。若公孫宏李勣是也。雲欲雨。風散之。雲可以止矣。而雲直尚往而未已。此人臣止其君之善而不能止者也。何謂止其君之善。墨上之澤。畫上之心。是謂止善。南僞稼。而楊國忠取善稼以獻。欺其君以不僞。天大旱。而李實怙賦斂愈急。告其君以不旱。此能止其君之善者也。李吉甫請峻威刑。而憲宗以爲欲朕失人心。劉蕡言苗不損。而代宗謂不損猶應言損。此止其君之善而不能者也。止其君之不善而不能。君子慨其臣學力之淺。止其君之善而不能。君子嘉其君聖資之堅。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以風止天。是以動濟動也。君子欲止其君之不善。而反顧在我之德未能无不善。是以不善止不善也。大人正己而物正。推而格君之心非焉。往而不止。故君子於此。不尤其君。而尤其身。曰。必我之文德有未懿也。我德之邁十之。則君德之進千之。故文帝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不及之語一出。而帝自此遠矣。賈生自崖而反矣。見賈生且然。而況小畜懿文德之君子乎。彼曰五帝其臣不及其聖。此不惟不知皋夔。亦不知堯舜。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啓君之善在初。止君之不善亦在初。故伊尹告太甲以蘖厥初。召公告成王以若生子。縱於初。禁於末。晚矣。故小畜必畜於初九。初與四爲應。四止初。而初受之。有不善未嘗不止。止而復。復而歸於道。是雖曰彼之所止。而吾實自復於道也。成王與周召居。故成王化而爲周召。魯侯與哀駘它居。故魯侯化而爲哀駘它。其德義之吉。又何過咎之有。雖然。自道可也。自聖不可也。自道曰益。自聖曰損。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復於初。善之善也。不復於初。而復於二。善也。非善之善也。何也。初安於復。故爲自復。二勉於復。故爲牽復。牽者。勉強之謂。曷爲其能勉於復也。二雖剛。而猶居中。故能勉於復。雖不及初之自復。豈不愈於過剛而不受止者乎。故亦許其不自失。然視何其咎之吉。則不侔矣。若過剛而不受止。則爲商紂拒諫之強。昏惠公復諫之狠矣。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過中。則不正。過剛則不和。不正而昵於六四。愈不正也。昵於彼。必制於彼。愈不和也。不正則不可

行。故有爽說輻之象。身之不正。則不可行於妻子。故有夫妻反目之象。九三。夫道也。六四。妻道也。喪其夫之剛。而昵於妻之愛。其始相昵。其終必受制。蓋身之不正。則不能正其家也。非家罪也。漢成帝嬖趙后。而制於趙后。始於腐柱之僭。唐高宗嬖武后。而制於武后。始於桑塵之汙。豈惟夫婦。君臣亦然。二世之於趙高。明皇之於祿山。是已。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以一柔而止五剛之進。以小臣而止大君之欲。禍之道也。故爲血而傷。爲惕而懼。爲咎而害。六四以柔止剛。以臣止君。而能使其傷之去而不至。惕之免而不遭。咎之除而不作。此獨何道也。以至誠愛君之志。合乎九五至誠納諫之志。上下同志故也。六四九五皆有孚故也。此六四之賢與。抑九五之賢與。九五之賢而已。蓋茅焦非賢於比干。而秦皇賢於紂。惕出。如知箴如實出已之出。是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九五巽體而乾德。故九五之止衆剛。乃健於六四之力。九五之有孚。乃廣於六四之孚。以六四柔順之臣。而上欲止其君。下欲止其羣陽。僅不傷而已。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君。而行巽順柔克之政。故至誠一孚於上。羣陽皆聽於下。以巽止健。實以健止健。故衆陽皆衆而聽其所止。巒然爲善。而幡然不爲不善。攣、縈也。富、善也。鄰、衆陽也。堯舜行德。而民不犯。周民遲畔。而誣自釋。皆富以其鄰不富之義也。四五陰陽皆不失位。故孚。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乾之一陽欲進。而六四止之。故密雲不雨。然六四之力既衰。則羣陽之類復進。所謂尚往而未已。終亦必雨而後已。至於上九。陰陽和而既雨。則可以止矣。故曰既雨既處。至於既處。則陽亦窮而陰終勝。彼五陽者。不期止而止矣。以一陰而止五陽。非止之以力也。止之以德也。何謂德。巽順有孚之謂德。穆宗欲幸東都。以張權輿之諫。則不止。以裴度之諫。則止。度之言巽順有孚。故曰尚德載。又曰德積載。載者。積之充也。言巽順孚誠之德。非一朝一夕之積也。誠之積。積之充。猶盛之難。況誠之不積。積之不充。乃欲以語之末而止其君之大欲乎。雖然。以柔止剛。以人止天。以臣止君。止之可也。過於止。不可也。婦盛抗夫。月盛敵日。陰盛則疑於陽。臣盛則侵於君。故曰婦貞厲。言雖正亦危也。日月幾望。言月勿令至於望也。曰君子征凶。言可止而征不已。君子亦凶也。曰有所疑。言陰疑於陽。臣疑於君也。臣疑於君。君子猶凶。況小人乎。故霍拳之諫。至於兵。趙盾之諫。至於逆。豈人臣之願哉。豈人臣之願哉。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物畜而後有禮。履者。禮也。又履。不處也。不處者。行之謂也。行天下而不擬者莫若禮。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故天下之剛暴莫慘乎爭心。而虎爲下。履一行焉。慢斯恭。悖斯順。爭斯遲矣。若蹈虎尾而亦不噬人矣。豈惟不噬。又且亨焉。大哉禮乎。故曰以禮制心。虎豈在外哉。然其象自六三九四出。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六三以一柔而行五剛。九五以純剛而宅中正。此下以禮而正上。上以禮而自正也。下以禮而正上。故柔順以格其非心。和悅以平其威怒。君一正而臣不傷。上以禮而自正。故身履乎至尊。而不疚於利。德進乎光明。而增益其聖。臣不勞而君自正。陳敬仲以禮而飲齊侯。魏徵以禮而約太宗。豈俟其玷而後磨。疚而後藥哉。九二六三九四合而爲離。故光明。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高地下。天尊地卑。澤又下之下。卑之卑者。此天地之閒粲然有象之禮也。君子則之而已。天下之禍莫大於人欲。人欲肆。則下皆有爲上之心。故君子徐行後長者。而民猶有紾其兄之臂。君子不敢齒路焉。而民猶有犯屬車之塵。禮作而後上下分。上下分而後民心息。民心息而後天下定。故辨上下者。非私其上也。安其上也。安其下也。上下相安於綱常之中。而不淪於禽獸夷狄。大哉禮乎。而或曰起僞。又曰忠信之薄。彼未見禮亡之禍耳。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象象言禮之可行。爻辭言行而不處。其復於禮一也。君子之在天下。非出則處。幼而學。壯而行。初九。履之初也。必有平生雅素之學。然後可以有行。故往而无咎。何也。非利其身也。行其志也。无其素而欲行。欺也。不于其志而于其身。汙也。故古者學而後行。後世行而後學。顏子陋巷之禹稷。仲舒下帷之伊呂。孔明草廬之管樂。不如是不爲素履。願志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以陽剛之才。居下卦之中。可以進爲。而行其道。蓋坦然而无難矣。然猶守之以山林幽獨之操。可謂能正固而不以外物自亂其中者也。居宗廟朝廷之上。而不改簞瓢捽茹之氣。在冠冕佩玉之列。而不忘黃冠野服之心。世之富貴得而亂之哉。張良近之矣。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聖人之於六三。憐其志而恨其才。曷憐乎其志也。以陰居陽。其志非不剛也。曷恨乎其才也。陰柔而不足與有爲也。若眇而自任以能視。若跛而自任以能履。以跛眇之質。柔懦之才。介乎五剛之閒。而欲履天下之至危。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其禍敗也必矣。所謂履虎尾而逢咥也。凶孰大焉。聖人所以恨其才而惜其居位之不當也。若夫其志。則可憐矣。甚武而欲有爲於吾君。甚剛而欲有立於當世。夫何罪哉。故前言其凶。而後止言志剛而已。亦不深咎之也。而浩不出。房琯不相。晉唐君臣之智。庸有既乎。世之君子。欲出而有爲。其亦量己之才而勿冒其位也哉。象與六三。以一卦言也。爻不與六三。以一爻言也。上三陽者。虎也。九四虎尾。六三履之。易以在下爲尾。故遷之初六。既濟之初九。未濟之初六。皆爲尾。而履以九四爲尾。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近剛決之君。履危之道也。然能終吉者。九雖體剛。而四則志柔。愬愬而祇懼。所以吉也。然柔順以承剛暴之君。免禍而終吉。可也。而能行其志者何也。志乎忠愛。而純乎天理。自有以潛感而默悟也。故三老之悟武帝。不如田千秋之一言。五王之復唐嗣。不如王方慶之一對。柔順之服剛暴。遠於剛暴服剛暴矣。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五以乾剛之德。既有能行之資。宅天位之尊。又有得行之勢。德與位相當者也。可以必行矣。而聖人戒其剛決之太過。則雖正而亦危。故去四凶非舜之剛。而莫剛於班。有苗之師。伐匈奴非武帝之勇。而莫勇於秦輪臺之地。得此爻之戒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九居履之極。當履之成。行而不止。其行必跌。成而不去。其成必缺。視其行而不明。成其福而不毀。功成身退。而復反其素履幽貞之初。慶孰大焉。故伊尹相湯之功。不高於告歸之節。子房與漢之策。不警於乘車之智。皆反其初之義也。旋反考成也。履主於行者也。然初尚素履。二尚幽貞。勇於行而三凶。懼於行而四吉。五決於行則厲。上反其初則慶。然則履不處也。而未嘗忘於處也。

誠齋先生易傳卷四

☷☰ 坤下乾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其上古之極治與。不惟後世不可復也。中古其庶乎幾。蓋自有天地以來。非一聖人之力。至是而後有就也。乾坤天地之泰初。屯蒙人物之泰初。有物此有養。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原。亦爭之端。爭一生焉。小者訟。大者戰。師以除其惡。比以附其善。畜以生聚。履以辨治。而後至於泰。（會通引作而後致泰）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故曰。古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鴻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訟師。阪泉涿鹿之世乎。畜履。書契大法之世乎。泰通。堯舜雍熙之世乎。過是而後。泰而否。否而泰。一治一亂。治少亂多。泰豈可復哉。故曰泰其上古之極治與。小往。陰往而外。大來。陽來而內。否泰吉凶之道无它。陰陽邪正外內消長而已。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泰之時。天地交而萬物通。天地之極治也。上下交而其志同。天下人物之極治也。極治之功。幽至於天地。明至於人物。无不泰而通焉。孰爲此者。聖人也。聖人何道而臻此。一言以蔽之。曰。進君子。退小人而

已。消長在彼。內之外之在此。大哉泰之治乎。要哉致泰之道乎。戒曰。小人有才。可終廢乎。猶不可參而用之。御之以君子。且化之爲君子乎。曰。易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又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聖人之言。如是而止爾。若曰參而用之。御而化之。聖人未之言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下之理。大和生於通。大戾生於隔。天本乎上。而其氣下降。地本乎下。而其氣上騰。天地交通。所以爲泰也。聖人所以輔天地。助民人。不過財成天地之道。還以補其不及。合其自然而已。豈更駕而外取哉。天地之道何道也。一言而盡。曰交而已。君民之情交。故鮮寡逢乎旋踵。君臣之志交。故幽側發乎夢卜。天人之心交。故言行感乎日星。大哉交之爲道乎。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一茅拔。衆根隨。一賢舉。衆俊歸。泰之初。惟一陽首進。則三陽類進矣。欲退羣小。固非一君子之力。欲進羣賢。固不可无一君子之力。堯舉一舜。乃得十六舜。舜舉一禹。乃得九禹。吉孰大焉。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六五以柔中之君。專任九二剛中之大臣。此所以致泰之極治也。九二將何以答六五之知。蓋致泰之道。其綱一。其目三。何謂一。曰。包荒以宏其度。何謂三。曰。用人之際。不以全責偏。不以近忘遠。不以羣間偏。剛果之才。偏於勇責。其不全。則天下有廢才。幽遠之士。壅於簡。搜之不博。則天下有逸士。孤立之賢。塞於朋。主之不力。則天下有危賢。是三人者。有一不能。彙容。豈包荒用人之度也哉。九二體其一以行其三。此其所以能合於六五中行之君。而致泰亨光大之治也。尚之爲言配合也。如西漢以列侯尚主之尚。其堯舜野无遺賢之世乎。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平與陂相推。往與復相移。居泰之世者。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掌。九三陽盛極矣。陰將復。泰將否矣。可不懼乎。君臣克艱而守正。庶乎其无咎。儻或不恤此理之必信。則將自食其福而永終矣。食。如食言之食。沒而奪之之謂也。何也。天地交際。陰陽往來。在九三。六四之間也。開元之末。天寶之初。其泰之九三乎。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天下之理。屈之甚者伸。必烈。伏之久者飛。必決。陰以處下爲位之實也。今也三陰升而居上。失位久矣。九三陽盛而衰。六四乘其衰而求復。帥其類而下集。羣飛而來者。翩翩然矣。此其願欲之所同者。故不待結之以富。而其鄰從之者甚於從富。不待戒之以令。而其類信之者速於信令。蕭傅隕而恭。顯薦貫禹。王章誅而欽。永賀。王氏九齡罷而林甫引仙客。國忠。其泰之六四乎。嗚呼。九三之時。猶可爲也。六四之時。不可爲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王姬之貴，不有其貴，而貴其夫，君人之尊，不居其尊，而尊其賢。此六五以柔中之君而下從九二剛中之臣也。言莫予違者，主之威，從諫如流者，君之明，至於如婦之從夫，則有百從而无一違矣。豈特如流而已，此予惟克邁乃訓，爾交修予，罔予棄。高宗所以從諫之聖也。以祉元吉，中以行願者，君任其臣，以致泰之治，則泰之福溥乎天下，君之願欲，孰大於是。六五坤之主，故爲帝妹。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至於上六，則陰盛而陽微，君子消而小人長，泰往而否來，如城之頹而爲隍，於是治化而亂，存化而亡，國化而家，辟化而庶，有不忍言者矣。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是也。天命靡常，至此極亂矣，雖欲用師，孰爲之用，雖欲告邑，孰爲之聽，雖出於正，孰免於吝，其慎、懲、創、石之世乎。嗚呼，聖人之戒，亦不緩矣。

而猶有不懼者何也。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泰之卦辭約，曰泰小往大來吉亨而已。否，君子道而天下治也。否之卦辭詳，曰否之匪人，又曰不利，又曰君子貞，又曰大往小來。痛小人進而天下亂也。元亨利貞，卦之四德，泰得其一，曰亨，而又曰吉亨，亨之至也，否得其二，不曰利而必曰不利，曷爲不利也，用匪其人，小人之利，天下之不利也。曰貞而必曰君子貞，曷爲君子獨貞也，君子之貞，天下之不貞也，泰之君子以一身之亨亨天下，否之君子以天下之正正一身，非不欲正天下也，時不可也，故曰君子貞，言貞固自守而已。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易中極亂之辭，未有痛於否之象者，匪人一用，何遽至於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乎，萬物不通，則舉天下而爲墟，天下无邦，則舉國家而爲墟，小人之禍，何若是烈也。蓋秦亡於李斯上書之日，漢替於張禹談經之時，咸陽之煨燼，始皇之塗炭，秦禹新莽，始于始建國，終于始皇，故曰始皇，何必見而後悟哉。

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陰陽剛柔，不惟君子小人而已，亦氣類應感而自至也。主權不斷，亦陰柔也，女謁通行，亦陰柔也，近習用事，亦陰柔也，是三者有一焉，小人乘而入之矣，故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必先之以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惟陰命陰，惟柔召柔，氣類然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不交者，滯而不流，隔而不達之謂，不交之病，豈一端而已，天不下濟，地不上行，此一不交也，雖然，此天地不交之幽者也，至有澤不下流，情不上通，此一不交也，是亦與矣，豈幽乎哉，雖然，此君民不交之遠者也，至有君猜而不孚其臣，臣忌而不格其君，此一不交也，是已近矣，豈遠乎哉，雖然，此上下不交之外者也，至有一身之中，上炕而陰不洊，下冰而陽不注，此一不交也，是已內矣，豈外乎哉，雖然，此一身不交之隱者也，至有耳不交乎目，目不交乎耳者，唐德宗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耳，不達乎目也，秦二世笑趙高以鹿爲馬之誤，而信其言以關東之盜，无能爲，目不達乎耳也，一身之中，耳目不交，是意願矣，豈隱乎哉，是一身之否也，一心之否也，一心之天地已否矣，而欲上下之情通，天地之氣交，可乎，否至於此，不可爲矣，此扁鵲望見桓侯而走之時矣，君子當此之時，儉德辟難而已，辟難可也，何必儉德，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窮之不忍，而難之是辟，辟之未幾，而誘之者乎，誘之所投，禍之所隨也，惟不可榮以祿，庶乎免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一君子進，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君子必退，非是一小人也，知羣小必以類至也，是故泰之初九，一君子進，而有拔茅之象，此其所拔者蠹也，否之初六，以一小人進，而亦有拔茅之象，此其所拔者莠也，拔茹者，其根不登掬，拔莠者，其根可束，小人之類進，甚於君子之類進也，驩兜入而四凶集，賈充不留而羣小憂，故初六一陰方長，而君子已知其三陰之類從矣，已有引身而退，貞固自守之心矣，曰貞吉亨者，以退爲吉於進，以窮爲亨於亨也，自君子以退爲吉，以窮爲亨，而天下懼矣，雖然，此豈君子之本心哉，彼拔茅茹進，而此貞吉之志未嘗不在君也，猷猷不忘之義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二以柔順之資，居大臣之位，下則拜包羞小，而爲之宗，如林甫得仙客，國忠之助，上則順承於一君，以堅其權，如林甫縱明皇逸欲之樂，當是之時，羣小相慶，可謂小人吉矣，爲大人君子者宜若之何，以否處否，以獨處獨，則身愈否，道愈亨，貞愈獨，羣愈遠矣，羣謂羣小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初六小人之媒，許史是也，六二小人之魁，恭顯是也，六三小人之朋，鄭朋五鹿是也，然小人銳於初，壯於二，窮於三，羣小用事，三斯益，益斯窮矣，九四一陽在外者，將復進矣，六三之勢，安得而不窮，雖然，君子見幾於未窮之先，小人樂禍於已窮之後，包羞忍恥，以苟富貴，而不忍去，不知其位之不當，而身之將危也，思上蔡之犬，悔華亭之鶴，而後已。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濟否在君子，主濟否不在君子，而在君，君子有濟否之才，有濟否之心，而其君无濟否之命，則爲陳蕃，爲曹爽，爲建寧王倫，其君有濟否之命，而君非剛陽之君，則爲魯昭公，爲高貴鄉公，上无剛陽之君，下无剛陽之臣，而君有濟否之命，則爲文宗，爲訓、注，九四以剛陽之臣，受九五剛陽大君之命，以此濟羣小而濟否世，豈惟无咎，又且疇類皆蒙福焉，可以行其志矣，此志即初六之時懷在君之志，乃今得君而行其志耳，非一日之暫，非一旦之驟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濟否之君，不可以有輕心，心輕无威，不可以有汰心，心汰无終，欲濟否有成而能終，其惟有儉心者乎。

九五以剛陽之資，宅中正之位，當否極之世，又得九四上九羣陽之助，可以休息天下之否无難矣。雖然，聖人有憂之，憂之者何，憂其无儆也。惟勿恃其否之可休，勿安其休之爲吉，而常有危亡之慮，則休否之吉可以固如桑本，而不拔矣。光武曰：雖一日以十年爲遠，書黃石，存苞桑，所以能身濟大業，延祚四百也。曰其亡，又曰其亡，儆之至也。不然，如梁武帝、唐莊宗，身得天下，身失天下，休否可恃乎。大人，謂三陽。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上九以剛陽之才，佐九五剛陽之君，得九四剛陽同列之僚友，撥亂而反之正，傾否而復於泰，可以喜矣。上九猶有懼心焉，以傾否爲先，以喜泰爲後，剛制其喜，而不敢先焉。如此，則否終必泰，否不長否矣。君有其亡其亡之戒，臣有先否後喜之心，馮異謂願陛下无忘在河北時，小臣不敢忘中車之恩，郭崇韜謂无忘戰於河上之時，當使煩暑生清涼，得否之九五上九之義矣。

同人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人與人羣居天地中，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乎，而獨與人爲異何也。人異乎人者，物之棄；人同乎人者，物之歸。然同而隘，則其同不大；同而暱，則其同不公。同人于野，公而大也。同乎人者公而大，則天下歸之，故亨。天下歸之，何險不濟，故利涉大川。然則當无所不同乎，曰不然。利在君子以正道相同而已，君子與小人爲同，則君子爲小人，小人與小人爲同，則小人害君子，豈正也哉。故九五可同六二，而九四不可同。九三。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六二以陰居陰，故曰得位。下卦正中，故曰得中。二與五應，故曰應乾。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一柔應五剛，下應上也。五剛應一柔，而九五正應，上應下也。上下相應，其同大而公矣。乾行，上應下之謂。同人曰三字衍。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兩武相戰，兩邪相傾，安能同哉。以乾之剛健，而雜以文明下之，非兩武也。以五之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非兩邪也。所以爲君子之正同也。君子以正相同，則天下之志正者感而通，不正者化而通，焉往而不大同哉。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與火，其性俱上，故爲同人。天火相同於上，萬物相見於下，粲然有辨矣。故君子以之類族辨物。既曰同人，又曰類辨，无乃爲異乎。同其不得不同，異其不得不異，所以爲同之大，所以爲利君子。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門，室之始。初九同人之始，吾與人異當不同，稱之者門也。吾一出門，則天地四方孰不吾同者，何咎之有。此顏子克己之學。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象辭贊六二得中而應乎乾，贊其德之中正也。爻辭吝六二同人而同于宗，吝其才之柔弱也。以同于宗族爲同，則宗族之外，皆蠻而封之於同之外矣。此楚王亡弓，楚人得之之心也，吝蓋甚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三挾初九同剛暴之德，覆之于六二之下，伏戎于林莽之中也。據下卦之極，而居其上，升于高陵也。九三何爲而然也。忌六二應乎九五之君，而欲劫之以同己也。使六二肯同己，則九三奸雄之心濟矣。其如九五之剛而不可敵何。是以久而不能興也。相溫忌王謝之忠，壁人以間之，而不能，此伏戎者也。欲得九錫以升高，而王謝緩其事，未敢死焉，此升于高陵三歲不興者也。安行者，安得而行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三、九四同利相趨，同害相死之人也。二人者，皆有覬其上之利，而有牽其下之害。是故九三恃初九以爲戎，九四恃九三以爲墉，一伏戎於下，一乘墉於上，以仰逼九五之尊。其志賀不利六二之應九五而有牽乎己也。六二皆我同，而後九五之勢孤，九五孤，而後九三九四之援合。今六二乘大臣中正之德，堅與君同心之操，懍不可奪，則九三有兵，九四有城，將何施焉。陶侃握重兵，據上流，此九四乘墉之勢也。外則悍溫嶠之忠，內則倚八天之夢，欲攻其上，疑其不克，欲干天命，知其不可，豈眞曷天下之大義，而自反君臣之天則哉。知困而僅保其吉爾，嗟乎。六二以一柔弱之君子，而能抗九三九四兩剛強之小人，陰消其一，而使之不興，深媿其一，而使之自反者，中正而已矣。人臣苟中正矣，何強之不弱，何弱之不強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三九四之謀，下欲奪六二之上應，上欲間九五之下應，豈惟六二忠而不貳，徵九五中直而不疑，臣亦豈能自信於君哉。管蔡殺旦，燕蔡潛霍光，悲而號也。羣小之黨既殲，周霍之忠益明，後喜而笑也。惟成王昭帝之中直，然後能力主君子，而力勝小人，大師剛而力之謂。故師莫大乎君心，而兵革爲小，克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爲易。君臣同，則人羣同矣。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郊、野、一也。同人于野，爲亨爲利，同人于郊，止於无悔，其未得志者，上九居一卦之外，而无位，雖欲同人，而人皆同乎九五矣。誰我同者，此項羽之衆，一散而不再合，李密之衆，再合而卒不能濟，故曰志未得也。君子之於人，異勿處先，同勿處後。

大有 ䷍ 離上乾下

大有，元亨。

程子謂離乾合而爲卦之才。故能元而亨。又曰。大有。盛大豐有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同人、大有。一柔五剛。均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而爲同人。我同乎彼之辭。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爲大有。我有其大之辭。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皆所以有其大。乾健、離、明。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離爲火。爲日。卦之德有日之明。今也處明不以盈而以虛。乾爲天。爲健。卦之德有天之健。今也處健不自高而自下。此大舜舍己從人。不有其大也。以日之明。行天之健。則天下之善惡內无遁照。外无遁決。然亦豈自用哉。天討有罪。吾遏之亦以天。吾揚之亦以天。吾何與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故曰順天休命。同人明在丁而不敢專。（折中引此明作離而下有離字）故止於類而辨。大有明在上而由己出。（折中引此明作離而下有離字）故極於遏而揚。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九稟剛陽之資。不曰无德。逢大有之世。不曰无時。上有六五之主。不曰无君。下有衆陽之賢。不曰无類。然以无交而害者。孤遠在下故也。賈生明王道。而黜於文帝。好賢之代。仲舒首羣儒。而廢於武帝。用儒之朝。絳灌、公孫。非其交也。此非君子之咎也。咎有所在也。愈難進。君子愈无咎矣。故聖人傷之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非傷初九也。傷大有之世。猶有此遺恨也。雖然。使大有之世。孤遠皆不遇。則釣鰲終不遇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蓋輜輪輻之器。不厚不良者非大車。文武常變之用。不運不博者非大才。惟大車爲能輕天下之至重。運天下之至遐。夷天下之至險。大才亦然。不然。安有重積於中。而不敗於外哉。九二以中正之德。剛健之才。爲大臣。任大事。當大安危。大治亂。而能无往而或咎者。有大才如大車也。故辭聘受聘。事夏事商。相成湯。相太甲。有往必正者。初非二伊尹。出征入輔。作都制禮。相武王。相成王。有往必集者。亦非兩周公。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二、大臣。九四、邇臣。九三位雖高。而非大臣之任。君尚遠。而非邇臣之親。蓋諸侯君公之職也。諸侯之於天子。何以驗其忠與否哉。此心通塞而已。跡遠而情邇。身疏而心親。此通于天子也。不然。源源而賈於外。趨趨而萌於內。可謂忠乎。此所謂小人弗克也。衛身在外。而心王室。朕心朕德。而惟乃知。周之諸侯。所以忠賢也。亨者。通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初九、大有之寒士。九二、大有之大臣。九三、大有之諸侯。九四、邇臣也。孰爲邇臣。殆周之世。外之左右諸大夫。內之侍御僕從。其是與。知政守藩。邇臣不如大臣諸侯。近君用事。大臣諸侯不如邇臣。近君者。勢不震而盛。用事者。權不招而集。權勢所歸。禍敗所隨也。惟明足以辨禍福之機。則能不有其盛。應乎无咎矣。彭者。盛之至。晳者。明之極。不然。爲主父偃。爲董賢。爲宏恭、石顯。爲李訓、鄭注。禍敗可勝言哉。衛青之不薦士。張安世之遠權勢。可謂有匪其彭之明矣。九四、離之初。故明晳。以陽處陰。故匪其彭。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六五爲大有盛治之君。離明而晦之以陰。虛中而執之以柔。專任誠信。故能威發其下之志。魏服其下之心。下威發。則君臣之孚不約而自交。下魏服。則道德之威不猛而自洽。信以發志。以我之誠信發彼之誠信也。易而无備。以我之和易徹彼之周防也。武帝信霍光。託以周公之事。昭烈信孔明。至有君自取之之語。然二臣者。終身不忍負二主之託。又焉用周防也哉。然必如大有之羣賢。然後可。始皇信斯、高、順帝信梁冀。易而无備可乎。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上九以剛陽之德。居一卦之外。而能安然退處於无位之地。澹然不攖於勢利之場。此伊尹告歸。子房棄事之徒與。保其名節。而終其禍祿。自天祐之。吉孰大焉。嗟乎。八卦乾爲首。六十四卦泰爲盛。然乾之上九悔於亢。泰之上六吝於亂。盛治備禍。孰若大有者。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羣賢畢集。无一敗治之小人。无一害治之匪德。生斯時。雖如初九无交而難進。縕袍華於佩玉。飲水甘於列鼎。而況九二之大臣。九三之諸侯。九四之邇臣。上九功成身退之耆舊乎。嗚呼盛哉。

誠齋先生易傳卷五

䷎ 坤下艮上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自天道下濟而光明以下。言謙之亨也。自天道虧盈而益謙以下。言盈之損也。九三以乾下坤。故下濟。一陽。故光明。坤本居下。故卑。今居上。故上行。山高而降於地。謙之尤也。地卑而蘊夫山。謙之益也。舊說謂山能下爲山之謙。郭氏謂非山之謙。地之謙。皆偏也。非山之謙。何以能降於地。非地之謙。何以能蘊夫山。乾自虧而下濟。乃有光明之益。坤自卑而變上。乃有流行之通。曰虧。曰變。謙也。曰益。曰流。亨也。何必中、艮盈食。岸爲谷。谷爲陵。然後爲虧益變流之證哉。神人之道。亦若是爾。害也。禍也。惡也。好也。果自外乎。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君子德彌尊而心彌卑。以保其德乎。非保其德也。進其德也。保者。惜其既足。進者。歉而未止。惟其歉而未止。故德尊而益光。卑而益尊。以此始。以此終。其進德也。庸有既乎。故謙者。君子進德无既之藪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山不能有天地。而地能有天山。君子觀此而得天之理。多或寡之。寡或益之。不稱則慍。不平則忿。君子觀此而得物之理。大取諸天。小取諸物。君子觀此而得謙之理。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初六以至柔處至下。謙之謙也。謙之謙。其過謙乎。曰。益患過。謙不患過。至柔。謙也。至下。養夫謙也。牧。養也。謙何俟夫養。曰。益日鋤日不除。謙日養日不長。此顏子若虛之謙。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位以德濟。德以位資。二以柔順之德。居大臣之位。此君子所甚懼也。是故號鳴咨詢。以請求謙之道。鳴者。請求之切也。柔順謙之資。講習謙之學。所以謙而正。正而吉也。非中心之自得。鮮不爲貴位所移矣。此禹拜昌言之謙。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九三以一陽主五陰。稟剛陽之才。任天下之重。以有大勳勞於天下。勞而不謙。其勞必奪。謙而不誠。其益必廢。所以有終則吉也。萬民服者。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謙。謙而終也。大哉謙乎。大哉謙之有終乎。周公公孫碩膚。上也。子儀功蓋天下。而主不疑。其庶乎。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爻之利。有利於承上。有利於乘下。六四近六五之君。居九三之右。上承謙德之君。非謙則傲。傲者逆承上之則。下乘勳勞之臣。非謙則忌。忌者違乘下之則。違其則者。乖其宜也。惟謙則施之上下无不利矣。撝。施也。此皋陶予未有知之謙。勿臧主。傲也。渾排。濬忌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五以君上之尊。體謙柔之德。欲然不有其崇高富貴之勢。此一卦謙德之發也。推不富之心。納天下之善。則其臣鄰翕然舉衆善以歸之矣。高帝不如三子。故能有三子。兼天下之智。合天下之勇。焉往不利哉。利用侵伐。姑舉其大者。雖然。謙无不利。遂挾之以謙不爲乎。聖人戒之曰。征不服也。不服而征。不得已耳。舜征苗。不得已也。武征徇奴。豈不得已乎。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位愈高。志愈卑。亦如六二號鳴以求謙之益。則衆善舉赴焉。往不利哉。衆人以居高爲得志。上六以居高爲未得志。此善之所赴也。衛武享國百年。而作抑詩以自警。且曰。勿以我耄而舍我。其教戒我。此上六之鳴者與。

䷏ 震下坤上

豫。利建侯行師。

建侯。天下禍福之始。行師。天下禍福之終。天下事有大於二者乎。然勳而順天下之心。理動而人心順。心順而人心說。則二大事一小事其焉往不利。而況小於二事乎。豫說也。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順言理、豫言心、何以知理之當然哉、心之同然是也、觀人心則見天理、鑒人心、天理之集也、循其所當然、斯得天下之大說、故曰順以動豫、理先心而得也、合其所同然、斯行天下之大順、故曰豫順以動、理後心而行也、豫矣、順矣、天地亦如之、而於建侯行師乎何有、何以知天地亦如之乎、大地能順晝夜、而不能以夜爲晝、能順寒暑、而不能以暑爲寒、順之故、三光全而寒暑時、逆之則薄食興而愆伏起、聖人得此、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天下信於動、先說於動、後尚何事刑罰哉、而況建侯行師乎、不然、逆尾大之勢而建侯、必爲漢之吳楚、違衆國之諫而行師、必爲秦之淮淝、何利之有、坤順震動、九四剛、五陰應、書曰、永清四海、言兵疑也、易曰、刑罰清、言刑措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順以動者天理、出而奮者天聲、帥其理以建侯行師、帥其聲以作樂崇德、聖人何爲哉、天而已矣、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九四、豫之主、初六、四之應、當逸樂說豫之時、以陰柔居下之資、而有上下交應之嬖、挾口才以濟狡志、利其身亦因其身、因其身亦因其國、曰鳴豫、小人有口才者也、曰志窮、狡志而極其欲者也、故暴公以讒、鳴伊戾以諛、鳴、儀秦以說、鳴、髡衍以辨、鳴、晁錯主父偃以謀、鳴、江充息夫躬以訐、鳴、王叔文以治道、鳴、李訓以大言、鳴、鳴乎下、應乎上、凶在其中矣、而況極其志者乎、初六地之初、九四雷之初、二者交應、雷聲初出地也、故爲鳴豫、鳴讒則吉、鳴豫則凶、何也、讒可鳴也、豫不可鳴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二以陰處陰、靜而貞也、位乎中爻、中而正也、是豈升盤樂之堂、躋懷安之域者哉、故其處豫如介石、其去豫如脫兔、何俟終日、吉孰大焉、蓋枕衣不能易舜之陶漁、赤舄不能萌旦之麟吝、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有人主之近幸、有人臣之近幸、六三、人臣之近幸也、以陰邪居陽位、據下卦之極高、近九四之大臣、進則盱而仰視其上之豫、方且位已逼而進不厭、此悔之道、故陽虎幸於季氏、則闚季氏、上官桀幸於霍氏、則闚霍氏、季霍幾危、虎桀亦敗、所謂盱豫悔、聖人不許其盱也、退則遲而固戀其豫之寵、方且患將及而退不速、此亦悔之道、故潛若知負阿毋而不能離、賈誼蒯至忠知善宋璟、而不能去公主、客主同誅、交相爲累、所謂遲有悔、聖人非幸其遲也、不許其盱、折其萌也、非幸其遲、衰其成也、長嗣之萌而不悟、樂禍之成而不去、何也、人不稱位、位不當、望而已、吁、小人亦何利於位哉、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動天地之大舉、以規天下之大功、其難有五、有志无位、志則不伸、有位无主、位則不定、有主无助、主則不堅、有助无才、助則不立、九四爲動大舉之主、致天下之豫、我之由也、非兼五得以超五難、吾未見其

動之有濟也、小動納難、況大動乎、九四以剛、賜大有爲之志、果決不疑之才、而居近君大臣之位、主之以六五柔順之君、助之以衆陰上下之朋、小動小得、大動大得、何五難之有、大禹興治水之大役、伊尹任伐夏之大事、周公決東征之大議、是也、故得曰大有得、志曰大行、皆大動也、朋盍簪、五陰合聚而助之也、盍、合也、簪、聚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以柔弱之資、居逸豫之時、耽宴安之酖、所以疾也、有九四剛正之臣以正之、所以貞也、一正君而國定、然其效止於恒疾而不死、終不能去疾爲全人何也、弱也、元帝有望之、望之不能使之爲孝宣、安帝有楊震、楊震不能使之爲光武、正而不死、中而未亡、九四之力已不少矣、自正者、挺而遠、見正者、揉而復、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上六以資之柔、居豫之極、昏冥於逸豫之樂、其咎成矣、而无咎者、極而能變故也、知逸豫之不可長、幡然而能變、安知逸豫之主不爲變動之主乎、渝、變也、豫而能變、則爲太甲、爲齊威王、不變者、小則漢成帝唐明皇、大則太康唐莊宗、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元亨、亨之大、利貞、貞則利、隨而不正、咎必至焉、何亨之有、故聖人有隨之隨、有不隨之隨、堯俞禹拜、隨之隨也、害有在於象恭、則吁僉功之薦、利有在於遷國、則違胥怨之咨、不隨之隨也、惟貞之隨、惟大亨无咎之歸、兌少女、震長男、男行女隨、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剛陵柔則難、柔乘剛則爭、剛下柔則說、說則隨、初九以乾之剛、下於坤之二爻、九四、九五、以乾之剛、下於坤之一爻、三剛自外而來、以下於三柔、故動而說隨也、曰大亨貞无咎、動而貞也、曰天下隨時、說而隨也、孰動而貞也、聖人動而貞也、天下隨時、孰爲時也、聖人也、不曰天下隨聖人、而曰隨時、隨其動而貞之時也、貞者道之體、動者道之用、時者道之迹、聖人以用隨體、天下以迹隨用、故時出於聖人、天下隨聖人、時成於天下、聖人隨天下、大哉時乎、大哉隨時之義乎、震動、兌說、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兌正秋也、收雷之時也、君子觀象而得息之義、日入而息、君子獨能違而不隨乎、而況靜作因革仕止久速之時乎、然則仲尼終夜不寢、周公夜以繼日、非與曰、易之隨時、天也、聖人之兢辰、人也、嚮晦、日將夕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主是事之謂官、隨以動而說爲義也、孰主是動、非震之初九乎、天下之事、不動於常、而動於變、渝者、變

也。初九主一卦之動。當事變之始。其古之發大難。當大變。決大議者乎。主是變也。非有以仗天下之至正。開天下之大公。未見其濟也。故正則吉。公則不失。貞者正也。出門者公也。蕭公進發喪之議。而名項爲賊。故王晁錯決削地之議。而漢有其地。故亂。正則吉。不正則凶也。舍御事艱大之言。而從十夫之謀。故成東征之功。用調注小人之策。而舍裴度、李德裕之賢。故稔甘露之禍。公則有功。私則无功也。爲初九者。其動可輕乎哉。出門而交。謂震出而交兌也。吾動而彼說隨。斯有功而不失矣。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以六二視三四。則六三小子。九四丈夫。六二居大臣之位。偏係於六三。則必失九四。非九四不我即也。隨於暱。則遠者不來而自去。從於邪。則正士不謁而自疎。勢不兼也。故蘧子馮初變八人。而巫臣退避以遠罪。郭子儀初信張晏。而幕僚相率以求去。而況不爲遠郭者乎。牽於彼而吾隨之。曰係。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以六三視二四。則六二小子。九四丈夫。六三之志。舍六二。從九四。惟不失其所隨。故有求而必得。非求在外而可必也。求在我而可必也。求道得道。求仁得仁。孰能禦之。利居貞。貞者。求在我者也。陳相舍陳良而從許行。六二以之。夷子舍墨氏而見孟子。六三以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得天下之心。致天下之隨。君道也。九四處大臣之極。逼君位之近。而得人之隨。雖正亦凶。況不正乎。惟中有愛君之誠。外盡爲臣之道。又全之以明哲之節。可以保其功名。而免危疑之凶矣。程子謂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伊、周、孔明是也。其次則郭子儀。測哉程子之言也。不然。正則爲徐偃王、霍光。不正則爲莽、卓。雖不凶。猶凶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九五以乾之陽剛。居兌之中正。爲一卦說隨之主應。六二正中之臣。此聖君至誠。樂從天下之善者也。吉孰大焉。孚。誠也。嘉。善也。堯之舍己從人。舜之聞見一善。上也。高祖從諫轉圜。太宗導人使諫。次也。堯、舜、聖之隨。高祖、太宗、賢之隨。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以柔順之德。居說隨之極。得民心之隨。固結而不可解。亡以爲喻。若有以拘而係之者。喻之不足。若又從而繫之維之者。是雖逃之有不脫。辭之有不隱。而況可得間而離之乎。二程以爲太王居岐。遷山揚氏以爲文王居西山之事。上窮。上之極。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泰之變。泰之初九。上而爲蠱之上九。泰之上六。下而爲蠱之初六。故蠱亦泰之壞。陽上而不降。陰下

而不升。則上下之情兩隔而不通。巽順而不健。艮止而不行。則上下之才兩弱而不立。天下之事。焉得而不壞乎。蠱。事之壞也。蠱壞矣。而曰元亨。曰天下治。何也。蓋植以無知。興文以里平。霸。故亂爲治根。蠱爲飭源。雖然。亂不自治。蠱不自飭。不植不立。不振不起。故利於濟大難。往有事也。然則其途徑涉而徙往乎。曰否。舉事之始。逆慮其敗。當在事先。追愛其成。當在事後。庶乎其可。甲始也。先後各三日。思之詳也。終則有始者。尤以後甲爲重也。後甲。終也。能體其終。則能保其有始矣。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无事而不動。山也。山下有風。則風薄山而事生。風落山而事壞。君子當有事而壞之時。起而飭之。則將奚先。飭壞在振民。振民在育德。振者。作而起。育者。養而施。風、言振。山、言育。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初六弱於才而卑於位。然當壞之時。爲子而辭其幹乎。能幹。則其父有子。有子。則其父无咎。然弱於才矣。何以能幹。盡惕厲之意。以承其父之意。則吉矣。曰考。則非存。曰意。則繼志。不然。弱才而強決。卑位而高步。涉佗之誅。欲幹脅也。南蒯之叛。欲強魯也。知幹而不知厲者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初六承考。九二幹母。嬢之家。其文亡而母存乎。家有父。則一子而易治。家无父而有母。則衆子而難立。然則九二其孰爲母。六五是也。六五才既柔。體又止。則君非大有爲之主。九二德雖陽剛。資則巽順。則臣非大有爲之佐。事壞於考。主於母。幹於衆子。母倚子者也。衆子倚長子者也。九二是也。而長子又以柔順之資佐其母。此時爲何時也。其幽王之末造。平王之初政乎。故晉文侯非中興之佐。平王非中興之主。東遷之業就。而文武成之業微矣。曰不可貞。不可反之正也。曰得中道。僅得爲中才之事也。雖然。六五。吾有憾也。九二。吾无憾焉。使九二而非順。則爲田常。爲意如。爲莽、卓。爲王敦、桓溫矣。求爲文侯。可得乎。豈惟无憾於九二。吾猶爲六五賀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革弊者。非剛則革不力。過剛則禍必亟。過剛而禍不亟者。九三其庶乎。然亦危矣。九三以剛處剛。過剛也。見天下之弊。不勝其憤。欲一決而去之。此其禍不爲晁錯。則爲景延廣。然能小有悔而无咎者。九三處巽之極。以極順行過剛。故過而不過。小有悔。過剛也。无大咎。極順也。子房之安太子。仁傑之存唐嗣。其蠱之九三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天下之壞。有大壞之壞。有補而未全之壞。大壞。革之可也。補而未全。徐之可也。補壞之才。有革而補之才。有徐而補之之才。革而補之。強於才者也。徐而補之。弱於才者也。六四居下卦之上。上卦之初。當初六九二九三幹蠱之後。事之壞者。亦少飭矣。其未飭者。皆補而未全者也。六四以陰柔之才。居近君之位。此大臣之弱於才而膺補壞未全之任者也。可以徐。不可以亟。可以寬。不可以迫。故曰裕父之蠱。

勸以寬也。又曰往見吝。曰往未得。戒其迫也。高帝革秦爲漢。漢不秦矣。亦未三代也。補而未全者也。惠帝欲有爲。曹參欲无爲。非不爲也。自量其不如蕭何。而不敢爲也。故能成清靜寧一之治。此蠱之六四、寬裕而不敢勇往者與。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以柔德居君位。繼父業。乃能成幹蠱之治者。用其譽髦之臣。承以柔賢之德也。初六之小臣倡其幹。九二之大臣柄其幹。九三之近臣勇於幹。六四之大臣致其裕。六五何爲哉。非已正南面而已。柔賢所輔。君无陰柔。而況剛明之君乎。然則閹宦之弊。文宗曷爲不能革。曰。文宗有六五之柔。无六五之輔。非无輔也。有一裴度而不能用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臣事君。子事父。一也。上九。臣也。而不事王侯。然則爲子而不事父與。蓋上九之不事其君有三。當天下蠱壞之時。君子皆有振而飭之之心。今也有初六九二九三以幹之。又有六四以裕之。又有六五之君。柔賢之幹裕者而用之。則上九不必爲。上九之與九二九三。其德同。其位殊。則上九不得爲。若夫天下大壞。盡賢之力。佐陰柔之主。萬一不振。一木獨能支傾廈乎。則上九不可爲。然則上九之不事王侯。非志也。時也。志在我。時在天。君子不以我違天。亦不以天喪我。舍之則藏。不可則止。時也。於是不事王侯。非不事也。不得事也。非以爲高尚也。人高尚其事也。故曰不以我違天。雖然。猷猷不忘君。江湖有魏闕。志也。曷嘗去於心乎。故曰不以天喪我。此其事雖外爲天下之所高。而其志實爲天下之可法。是許、夷、齊四皓、嚴光、其人也。與荷蓧、晨門、異矣。

誠齋先生易傳卷六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之元亨利貞。非乾之四德也。亨貞而已。故彖曰。大亨以正。至于八月。非必至遯而後爲八月也。陽進上窮。陰生下反。上窮再進。然後爲遯。則猶隔之以泰、大壯、夬、乾、姤也。陽未消。而曰消不久何也。蓋消不在遯。而在臨。臨之消不在初九。而在九二。自坤之初六。爲復之初九。與坤之六爻而七。故曰七日。日陽也。七與初皆陽也。曰來復者。聖人喜一陽之來歸也。自坤之六二。爲臨之九二。與坤之六爻而八。故曰八月。月陰也。八與二皆陰也。曰有凶者。聖人戒四陰之猶盛也。九二以二陽之進。逢四陰之阻。不曰凶乎。六二一陰已在前矣。迫切近矣。不曰消不久乎。二君子方來。而四小人未去。君子可不戒乎。若俟至於遯而有凶。則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舜以一臨四。周公以一臨三。孔子以一臨一。故舜之流放。周公之東征。觀孔子兩觀之役。爲離。自一卦言。則二陽對四陰。爲君子寡而小人衆。自六爻言。則六三一爻爲小人。

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浸而長。說而順。君子之亨也。剛中而應。君子之正也。剛以驟而長。長必易消。剛以狠而進。進必不順。剛

以過而忤，忤必不聽。浸而長則莫之忌。說而進則莫之拒。中而和則莫之違。能此三者，則大亨矣。然必正而後可。是三者有一不正，浸則姦，說則諂，和則流。蓋正者，天之道也。浸，謂二陽未大發，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以地臨水，以上臨下之象也。澤之潤萬物，有與而无竭。君子以之教人而不倦，地之容萬物，有受而不隔。君子以之保民而无外。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君子之學，豈不欲有臨哉。臣之臨事臨民，君之臨天下，均臨也。初九當陽長之初，處位下之極，而其名皆氣志已足，以感動六四近君之臣。此必有不介而合，不沽而售者。初九宜起而從之，不可失也。方且守貞固以爲吉者，蓋士之從人，患不在審，而在於果。近臣賢且正乎，四皓從子房；近臣不賢且不正乎，爾生拒叔孫，不然，有從无審，如國從憲，融從莫，邕從卓，劉柳從叔文，吉乎。故曰志行正也。非不欲行志也，惡不正也。咸，感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初九居下，而不輕從近臣，宜也。九二當剛長之運，感六五之君，得大臣之位，吉矣。无不利矣，何嫌何疑，而未順君命乎。蓋君之於臣，非致敬盡禮，道合志同，則不足與有爲也。可以順命，則赴之如決流，如轉規，未可以順命，則守之如介石，如移山。故武丁一君，甘盤傅說，異去就；武王一聖，太公伯夷，異顯晦。伊尹孔明一身，於成湯、先主異後前。九二之於六五，何必汲汲於合哉。且六五中順之君，虛心以俟九二，而不能必其從，而況強愎之君乎。二陽方長，千載一時也，而初九守貞固，九二未順命，則衆陰可得而忌之乎，忌且不得而忌，而況得而害之乎。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剛長之世，將參之世也。故初九升聞之君子，九二得位之君子，六四好賢之近臣，六五任賢之大君，上六厚德樂善之長者。小人在位者，六三而已。以陰柔之資，據二陽之上，自知其位之不當，自疑夫二陽之見逼，然孤而无與，亦何能爲哉。挾兌說之極，行甘諂之言，容而已。然君子可不憂乎。彼雖甘諂而不獲利也，吾亦憂之，而後咎不長也。不然，子西曜自勝，死於白勝；五子輕三思，死於三思。甘可信乎。故曰言甘誘我也，忘誘者昌。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剛多善，亦不必偏善；柔多不善，亦不必偏不善。士君子何必資稟之同哉。六四之至臨，以己之至柔，臨初九之至剛，而能以柔應剛，相與應感，而惟恐初九之不我從。此其所以柔而无咎，宜聖人贊以位之當，而非藉位蔽賢者與。師德應仁傑，蔚蒿應韓休，應乎臨之六四矣。師德容仁傑者也，嵩非容休者也。師德賢而嵩愚。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六五以柔中之君，臨九二剛中之臣。未嘗自任其聰明睿知也，是宜爲君者也。而曰知臨何也。惟不自任其知，而兼衆智，是以大其智。故曰知臨。又曰大君。二帝三王之聖一也，舜曰大舜，禹曰大禹，好問拜昌言而已。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君子有志不得行，无位也。蓋有有位而不能行其志者矣。竊位之徒是也。然則勿病无位，病无志。有志矣，有位，可行也。无位，亦可行也。臨之上六是也。上六无位，而能以厚德樂善之志從二陽之君子，吉孰大焉。乃无龍任之柄，非有力也，大焉，又何咎矣。故祁奚之免叔向，在於請老之後，非有位也。呂強之庇君子，病无志耳。嗟乎，臨之世，二陽方長，而六五之君主之，六四之近臣應之，上六无位之賢者亦厚之。君子之逢斯世，何其幸哉。下卦爲內，志在內，從二陽也。上六何以從二陽，曰陰從陽，上反下，敦厚也。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上示下瞻之謂觀。下之觀上，其猶觀祭乎。觀祭者，不於其薦，於其盥。當盥而不爲焉，則孚誠有諸中。誠，及薦獻多品之後，乃以一誠託萬物，以誠託物，誠始衰矣。上之化下，必躬之。初不以萬物易一盥酌，必躬之。

而顒肅應於下矣。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教莫大於觀感，而政令爲下。故曰大觀。孰能大觀，九五是也。何大乎九五。以中正也。九五之聖人，以剛陽之資，體中正之德，形於上，觀於下，而天下之不中者中，不正者正矣。孰不內順而外巽，心服而身化哉。何其神也。觀天之神道，而安在哉。中正而已。四時不忒，是天之中正也。運四時而不忒，是天之中正也。惟天之神也，謂九五之中實也。惟天無形者莫如風，此天之神也。謂巽也。感天下而无形者莫如誠，此聖人之神也。謂九五之中正也。故既曰中正以觀天下，又曰下之至誠，爲能立天下之中正。惟天下之中正，爲能化天下之不中不正。故既曰中正以觀天下，又曰有孚顒若，誠也。中庸曰：至誠如神。故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而无不周，故萬物曰見天。王省天下而无不至，故天下曰見聖人。隨其地，觀其俗，因其情，設其教，此省方之本意也。虞周時巡，是也。穆王之游，始皇之巡，武宣之行幸，本意乎。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九五大觀在上，而初六遠之，茲謂童觀。童觀者，蒙而无見也。蒙而无見，在凡民，爲可恕，故无咎。在君子，爲可責，故吝。驩兜之薦共工，四岳之薦鯀，一也。而人不吝驩兜，越人之彎弓，兄之彎弓，一也。而人不怨越人，所謂小人无咎，君子吝也。非无咎也，不足咎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蒙而无見曰童。有見而小曰闚。有見而小。其蔽於无見幾何。六二之與九五。正應也。非如初六之遠於五也。然六二以陰暗之資。亦安能觀九五之大觀哉。不過小有所見而已。故御事以東征爲觀子路以正名爲迂。斯見也。在女則貞。在士則醜。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必進。忘其身。必退。忘其君。皆失其道也。欲進退不失其道。其惟觀我生乎。生。出也。才德自我出者也。我之才德。可以進而不進。是使赤子不得乳其母也。未可以進而進。是未能操刀而裂錦也。六三以柔居剛。其位非正。必進不可也。以順應上。其勢有牽。必退不可也。量己而爲進退。庶乎未失道也。未失者。非深許之辭也。此亦學者事也。若夫聖人。仕止久速。惟其可而已。何必量己哉。六三、九五皆曰觀我生。辭同而德異。六三察己以從人。九五察人以修己。六三假漆雕開。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九五有剛明之德。而四近之。故願仕而觀其光。六四俟明德之君而後進。故其君尊尚之。而賓其人。下不輕一身。則上不輕一士矣。箕子近天子之光。觀國也。王訪于箕子。尚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民之善惡生於君。君之善惡形於民。九五欲觀己之所生。觀於民之君子小人而已。天下皆君子邪。我庶乎无咎矣。天下有一小人邪。其咎將誰歸。故觀堯舜者以比屋。觀文武者以羣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君子身有用舍。志无用舍。上九以剛陽之德。而居一卦之極。當无位之地。而負遠尊之望。故其志未嘗一日不反觀其德之出於己者。吾之德其皆君子耶。乃无過咎何也。吾之身不爲天下之所用。而吾之德爲天下之所仰。豈以身之約而志之安乎。故曰志未平也。子思之在魯。子方之在魏。蘧瑗公之在衛。野。其身彌退。其憂彌重。故君子无位而有憂。小人有位而无憂。

三三 震下巽上

噬嗑。亨。利用獄。

食有梗。治亦有梗。梗食者齧。梗治者決。不齧則味不合。不決則治不通。嗑。合也。亨。通也。曰利用獄。獄。刑人之事也。何利乎用獄。獄廢則梗存矣。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卦形。頤之象。九四。頤中有物之象。三剛二柔。分而不離。明而辯也。震動離明。雷震電耀。明而威也。六五以柔居五。雖不當位。然利在用獄。不過剛也。然則治獄者。明以察情。非矜其明。威以懲惡。非尚其威。一聽於六五仁厚中和之君而已。此先王治獄之本意。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威取諸雷。明取諸電。然易嘗贊刑哉。以此明罰敕法而已。罰者。刑之薄。法者。刑之先。先。故知而不敢犯。薄。故懷而不忍犯。金作贖刑。明罰也。象以典刑。勅法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屨校不懲。必至荷校而械其首。滅趾不誡。必至滅耳而獻其馘。初九之小人。能懲於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貽上九惡積罪大之凶禍矣。故庶頑以撻而格。于駘以凡而賢。朝爲小人。暮爲君子。豈特无咎而已。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自二至五。皆曰噬。何也。三臣分去惡之任。一君當去惡之主也。然六二之去惡。則爲差易。何易乎六二也。及初九之淺也。初與四爲應。四於卦爲校。二能絕其應而不通。則四自孤而无與矣。故吳濞非楚。則反不決。燕旦非上官。則謀不發。膚者。患之淺。鼻者。氣之通。豈惟六二以中之德而去惡哉。亦居大臣之位。乘初九之上也。故曰乘剛。德與位備。又何咎矣。六二、六三、六五。有乘齒上下噬齧之象。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之去惡。視六二則難矣。何難乎六三也。九四爲一卦之梗。若腊之堅而難噬也。噬之則遇毒而傷齒矣。而況齒之弱者乎。六三以柔弱之才。居剛決之位。此弱於齒而噬大堅者也。能不遇毒乎。故曰位不當也。然則欲去惡者。可使才不稱位乎。百揆非舜。則去四凶以安民。祇以危民。司寇非仲尼。則誅正卯以治魯。祇以亂魯。然小吝而无咎者。能度其才而噬其小者。庶乎吝而不至於咎矣。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九四。一卦之梗也。乾胏。有骨之肉。一味之梗也。九四自爲梗。而曰噬乾胏。噬之者誰也。以九四噬九四也。曷爲以九四噬九四也。以九四剛直之大臣。噬九四強梗之大臣也。居大臣之位而近君者。豈一人而已哉。舜與共驩。離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去其驩管蔡之強梗也。故得金矢以鑽乾胏。則骨去而肉可噬。得剛直以去強梗。則惡去而治可通。金言剛。矢言直。剛惡者爲乾胏。剛善者爲金矢。然猶曰利艱貞吉。蓋去惡實難。非正固。則必敗於怯。漏於疎。訓色變。怯也。蓋宜亨。疎也。然有強梗者。天下之不幸。去強梗者。聖人之不得已。故曰未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屯之九五。陽剛之君。而大正則凶。噬嗑之六五。陰柔之君。而噬強梗則无咎。爲有助也。噬嗑之強梗有二。而六五以離明之君。體中正之德。又得九四剛正之助。則去惡何難焉。而況初九強梗之淺。上九強梗之衰。又皆无位而无勢。其近君而逼者。九四一臣而已。而九四同位之剛直者。自足以噬之。至于六三。亦協力以噬之。若夫初九之強梗。則六二已折其肋而噬其淺矣。則六五之君何爲哉。惟一上九惡積罪大之小人。无位已衰者爲主之以六五中正之君。輔之以九四同位剛直之臣。加之以六二六三協力決齧之助。則上九之乾肉何難於噬哉。故曰得當。言勝其任也。霍禹之

兵權已解。李輔國之過惡已極。故宣帝、代宗除之不難也。然猶曰貞固危厲。謹之至也。去蠹梗。除元惡。豈可忽哉。黃言中金言剛。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初九滅趾。故惡不行。上九滅耳。以聰不明。使耳而聰。聰而明。則聞過而改久矣。何至於惡積釁大。而受大戮之凶乎。商鞅不聽趙良之言。蔡至忠不受宋璟之諫。故及。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上卦本坤。而上六之柔來文九二之剛。文雖柔而質剛。又中正。故亨。下卦本乾。而九二之剛。上文上六之柔。文雖剛而質柔。又非中正。故小利有攸往。乾下於坤。而中爻升於坤之上。故爲天文。以乾坤之變言也。離明炎上。而艮止之。則火之氣焰鬱積光華而成文。故爲人文。以離艮之體言也。天文之著者。三辰五行之象。觀之可以察四時之變。人文之著者。三綱五常之典。觀之可以成天下之化。大抵賁者物之辯。文者物之雜。周官畫繪之事。雜五色。曰玄與黃相次。又曰青與赤謂之文。賁天玄地黃。火赤山青。象曰。山下有火。賁。解曰。見上。賁、文明之卦。而大象言明。不及遠。言政。不及獄。明用於政。則文不蔽。明不及獄。則剛不矜明。庶政。離也。无敢折獄。艮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君子。斯文之所在也。達則振斯文以飾天下。窮則卷斯文以飾一身。初九以剛正之資。秉文明之德。而在下无位。斯文其廢乎。亦還以飾天下者飾一身而已。斯文未廢也。賁其趾。飾其身之所行也。何以飾其所行。推義所在而已。義在仕。舍徒而車。義在止。舍車而徒。仕患无其時。今居賁飾文明之時。時患无所主。今近六二文明之佐。然初九舍乘車而從徒行者何也。二吾近。而非吾應也。四吾應。而吾遠也。遠者不得從。近者不強從。何也。義也。夫以初九之賢也。六二又賢也。然初九猶不強從於六二。非其與也。賢而非其與。且不從。而況非其賢者乎。故太公非不賢。而伯夷不從之以事光武。初九賁世之放民也。亦賁世之榮光也。斯世而有斯人。非榮乎。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士有待而後發。未有不待而發。士有求而不應。未有不求而應。非珍身也。珍道也。珍吾道。猶汙吾道。而況貶吾道乎。六二。主一代文明之大臣也。遠自坤之上六。惠然而來。以佐興文明之治者也。然非六五文明以止之君。有化成天下之文。秉中正柔順之志。以求六二之飾己。六二肯輕就乎。故曰賁其須。須。來也。亦待也。意興於上。吾興於下而已。與許也。故曰與上興也。下有禮樂之文。而上未遑。君子惜其不待求而發。上有禮樂之問。而下无對。君子恥其求而不能應。雖然。事取房杜。毋惜賈誼。房杜不能。必有能者矣。至曰未遑。舉吾道而委溝矣。惜也。誼知易之賁。未知賁之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賁德盛在九三。其千載一時乎。其當堯之文章。周之禮樂之世乎。蓋九三處文明之任。聚剛柔之文。二與四以柔而文三之剛。三以剛而文二四之柔。制作備矣。文物著矣。譬之於物。光華潤澤。其如沃而濕之乎。詩曰。六轡如濡。言光潤之至也。夫立君臣父子之分。以爲禮樂法度之文。鴻荒之世。其理具。其法隱。伏羲之世。其法立。其文蠢。堯舜成周之世。其法備。其文著。既備矣。既著矣。又何加焉。曰守之。自天高地下之象。辛廉遠堂高之勢。此百聖之功。千載之積。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文之始難成。而文之成易壞。今賁飾之文如濡之著。夫何爲哉。永貞固以守之。則下不陵上。卑不陵尊。而萬民定。天下安矣。故周禮存則群安。周禮去則周衰。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上九以乾文坤。以剛文柔。六四之柔。從上九之剛。可謂有自受柔之質矣。然隔於六五。而不得親受飾也。賁如皤如。其質可受上九之賁也。白馬翰如。其志願從上九之急也。質美而受飾。志急於從飾。可也。然隔於六五之君。同於柔順。而相親。非寇讎也。故聖人釋其疑。解其尤。而曰。位雖若隔。而可疑。德則相親。而終无尤也。故曰行能使陳相不識陳良。而徐辟能使夷之見孟子。許行、相之寇也。辟、非夷之之寇也。婚媾之親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文明以止之君。秉羣臣藻飾之業。成天下文明之化。六五其遂足乎。曰未也。方且垂裳漢昭回之光。下飾丘園高蹈之士。將以幣帛厚意之禮。招而致之。不使天下有一賢之遺。文治有一毫之缺。此賁之至盛也。然聖人猶曰。吝終吉者。幣有所宜施。亦有所宜吝。吝之於非其人。然後施之。惟其人矣。吝。故榮。榮。故喜。喜。故吉。賢者榮之而畢赴。喜孰大焉。百里人而奉吾。樂克用而輒喜。吉孰大焉。然賁之時猶有士之隱於丘園。非六五之恥乎。且陞丘園者孰哉。初九義不乘六二之車。舍之而徒行者是也。六二不能致初九。而六五之君乃能致之。六二異乎子房。而六五之賢於高祖。可以爲六二歉而爲六五賀矣。六五何恥焉。故曰六五賁之至盛也。六五坤體。坤爲吝嗇。故曰各終吉。嗚呼。六五之賁丘園。其湯之革。高宗之巖。文王之渭乎。

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易窮則變。文窮則質。上九居賁飾之極。文之窮也。救文之窮。其惟質乎。故曰白賁。白者。質素而无色也。上九居賁之世。自下卦之二分而文上六之柔。志在成賁也。不成賁以吝。而成賁以白。然後賁之治成。而賁之敝不作。不敝。故无咎。无咎。故得志。布帛於窮奢之時者。未爲陋。而閭仕非其世。因有假白賁而非者矣。俗者。未爲陋。而齊詐非其人。瓦器於美物之

誠齋先生易傳卷七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落也。自一陰之姤。生而愈長。進而愈上。至於五陽。爲五陰矣。五陰盛而外一陽。小人衆而外一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此君子處剝之道也。然則不利有所往。其遂聽天下之自亂乎。聖人固曰。盍觀諸剝之象乎。坤順艮止。止亂以順。止小人亦以順。故解熏禍者。陳寔之輩。延唐祚者。方處之對。皆順而止之。非逆而激之也。此君子治剝之道也。然天亦豈忍天下之久剝乎。五陽消矣。消極必息。五陰盈矣。盈極必虛。故剝極而七日來復。是以君子尚之也。於是乎知有天道。蓋天道已行矣。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五陰盛而剝一陽。爲小人剝君子。言剛柔也。高山摧而附下地。爲下民剝君上。言坤艮也。厚其地。山不摧。厚其民。上不危。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天下之勢若處屋。屋上庇。牀下承。人中處者也。害人者。先壞其牀之足。害國者。先壞其國之足。君子者。人主之股肱也。非國之足乎。小人之滅正道。消君子。剝牀之足者也。正道滅。而後凶于而國者隨之。王章不誅。漢不亡。任愷不去。晉不亂。故剝始於滅下。其流及上。一柔自下首變一剛。故有剝足之象。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辨。牀之幹也。牀有幹。國亦有幹。大臣。國之幹。二。大臣之位。今二柔進而變二剛。此小人進爲大臣。而退君子之大臣也。其當能九齡相林甫之日也與。五陰一陽。陽孤且外。孰爲之與。故曰未有與也。未有者。蠱人猶待其有也乎。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陰類。不應其類。而獨應上九之陽。內則失上下羣陰之心。外亦未能爲一君子之助。然許其无咎者。勸之之辭也。程子以呂強當之。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五。君位也。其象身也。剝牀及膚。災近於身。小人近尊。災切於君。四陰自下而進。黨日衆。勢日成。災其君必矣。其當莽、卓、盧、冀、林甫、國忠、權盛之日乎。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六五羣陰之類。亦羣陰之主。能總羣陰以聽命。而止其害正。能調羣陰以恩倖。而止其弄權。乃六五柔得尊位。順而止之之道也。魚宮人。陰類也。貫者。總而總之也。寵者。心以倖之也。如是。庶乎羣小不爲害矣。无不利者。言不爲害而已。非蔽世之大利也。其唐之代宗乎。使文宗忍錄過甘露。何由而作。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上九當五陰。並進之日。衆陽剝落之餘。一陽獨存。其猶歲寒有果搖落之後。尚餘一碩大之果。而不爲所食邪。亦危矣。當是時。君子至孤矣。而猶曰得輿。而民所載。小人極盛矣。而猶曰剝廬。而終不可用。何也。陰極生陽。亂極思治。白公之亂。楚幾亡矣。而國人望子高之來。卒安楚者。子高也。此君子得人而民所載之效也。羣小剝正道以覆邦家。如剝牀焉。自足及幹。自幹及膚。猶不已。必剝其室廬。此大廈將顛之時也。有國者亦可以少悟矣。惡來亡商。尹氏亡周。椒蘭亡楚。斯高亡秦。張禹、胡廣亡漢。賈充亡晉。守澄。令孜亡唐。此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之效也。曰終不可用。徹之之至也。五陰一陽。庶五陰。廬之象。坤爲人輿。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何以亨。曰剛反。何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曰動而以順行。何以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曰天行。何以利有攸往。曰剛長。陽窮於剝之上。必反於復之下。反歸也。陽歸爲主。陰去爲客。主安得不亨。故復之亨以

剛之反喜之之辭也。震一陽動而進。坤羣陰順而退。陽既入而處於下。又將出而進於上何。必欲速。疾。速也。復而臨。臨而泰。三陽朋來。則復不孤。何患有咎。故動而以順行。則自然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俟之之辭也。天道之行。消則息。終則始。觀息之出入。物之榮枯。日之朝夕。月之晦朔。歲之冬春。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曷嘗頃刻而息哉。故天行則自然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慰之之辭也。七日者。自坤之初六。一陰生於午。至復之初九。一陽生於子。七月也。而曰七日。猶詩一之日二之日也。陽長則萬物望生息之功。君子長則天下望平治之福。豈得止而不行哉。故剛長則利有攸往。勉之之辭也。聖人極言復之亨矣。无咎矣。利矣。又一言斷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然則孰爲天地之心。動而生物。是天地之心。貴陽賤陰。是天地之心。長君子。消小人。是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不可見也。聖人觀於復而見之。又提之以示人。有天下者。可不求彼之心爲此之心乎。體之聖。失之愚。履之治。舍之亂。聖、愚、治、亂。此心而已。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陽也。地。陰也。冬至之日。陰雖冰於地。冰古薛字。此古義之顯有存者。上一陽已萌於地中。故萬物皆寒。井水獨溫。自閉關以下。皆聖人順天時之一端也。如後世月令是已。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卦義爲君子道長。象義爲承順天時。爻義爲反復於善。易之道无不含羅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下卦震之道也。豈特有悔而已。初九動而即復。不遠而復也。動生於心。復亦生於心。復心一生。動心自寂。君子以此修身。吉之大也。何悔之有。故仲尼以顏子當之。謂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幾者動之微。知者復之微。大哉知乎。故大學在致知。人心之知至。即天地之陽生。陽一生。天地復。知一至。君子復。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九不遠復。復未形之過也。六二休復。復已形之過也。何以知六二爲復已形之過也。初而即復。一過亦无。何形之有。二而後復。已一過矣。動而一過。過而後求休息。以補劓而息黥。非二過而何。雖然。不有初九克己之仁人。則六二无輔仁之友。不有六二降心於仁人。則六二无不仁之益。故微曾子、子夏不聞喪明之非。微子游、曾子不察曼裘之過。故初九已復。六二復。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初九无一過。六二二過。六三三過。是屢過屢復也。故爲頻復。於義則无咎也。（舍遷引此文曰頻復非危。頻過爲危。復義。故无咎。舍黑裙之詞。非本文。）聖人危咎。以勸之。蹇伯玉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非。而具使人亦告不爲伯玉者乎。故曾子一日三省其身。伯玉歲省。曾子曰省。學者時省。其庶乎。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四居上下四陰之間。而處其中。故爲中行。不從四陰。而獨應初九之一陽。故爲獨復。居中得正者。道也。應一陽之君子。亦道也。故曰從道。此如夷之焉。因徐辟而見孟子。視陳相則僕。不可以爲公孫丑、萬章。故未許之以吉、无咎、无悔。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六五當陽長之時。居君尊之位。危可復於安。亂可復於治。亡可復於存。猶逆之掌也。然僅能敦復无悔者。柔而已。惟其柔。故一陽疏遠。而不能援也。四陰強盛。而不警也。則亦僅能成中材之主而已。其周襄王、漢元帝之徒與。考成也。敦。厚也。六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猶其復者。襄王出而復。元帝搖而復。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以陰柔小人之極。居亢滿大臣之位。遂其姦而不改。迷於邪而不復。故凶。于而身。則天災人眚之畢集。凶于而國。則師敗君囚而不振。盧杞是也。害其舉。汨懷光。天下皆以爲姦邪。而德宗獨不覺其姦邪。伐叛之師未反。而朱泚之變已作。奉天之圍未解。而梁州之幸已蹶。自是而後。姑息之政行。殊勢成矣。至于元和。乃始克復。何曾十年而已乎。乾之上九。爲君之亢。復之上六。以其國君凶。則國君者。六五也。以之者。上六也。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曰反君道者。君道在復。今六五之君道。乃爲上六所左右。至於迷而遠之。何復之有。象曰剛反。反、言歸也。寇退。曾子反。是也。上六曰反君道。反、言違也。文簡相反。是也。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程子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此得聖人本意矣。誠者天之道。妄者人之欲。无一毫之妄。誠之至也。无妄所以元亨者。利在貞而已。正則誠。邪則妄。若匪正而動。則動必有眚。而不利有攸往矣。非无妄之不利於往也。不正而妄。則不利於往也。若堯舜之禪。湯武之師。禹之治水。動以天也。子噲之遜。苻堅之師。鯀之治水。動以人也。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下震本坤體。初九自坤之上而來居坤之下。爲震。故曰剛自外來。卦之成以震爲主。震之卦以陽爲主。下卦爲內。故曰爲主於內。震動。乾健。動以天也。故曰動而健。九五之君。以剛健中正倡於上。六二之臣。以柔順中正應於下。其動豈有妄乎。故曰剛中而應。此其所以動而大亨也。動以正也。何爲動而亨也。動以正也。何爲而能動以正也。動以天也。何爲而能動以天也。天實命吾動也。故武王奪師曰。天命文考。蓋將天威。天命文武以動。文武其得不動乎。然則天命文王。而武王何曰知之。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也。八百國。三千臣。億兆人。以天之命紹武王。而武王乃伐商。是謂動以天。舉國之諫。亦以天之命止苻堅。而堅必伐晉。是謂動以人欲。當堅之時。內外无事。可謂小康。是亦无妄之世也。而堅匪正妄動。往將何之。宜其敗亡而天命不祐也。非天不祐也。天亦不能祐也。行矣哉。言必不行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行於天之下、而鼓於物之上者、其雷乎、雷以時行、而不妄行、物與雷俱出、而不妄出、蓋雷宜收而行、則物藏於藏、雷宜行而收、則物滯於達、物之无妄、視雷之无妄、故曰物與无妄、先王之育萬物、亦體雷行及時之義、對越而茂勉之、尚書仲舒引書曰、茂哉茂哉、古茂懋通。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九本乾之體、初居震之始、所謂動以天者也、動以天而无妄、焉往而不吉、不得志哉、雷動於初、而不妄萬物、一歲之盛暢也、聖人動於初、而不妄萬民、一世之盛福也、故伊尹戒太甲以謹厥初、周公戒成王以在厥初、然則高宗三年不言、威王三年不飛、何邪、非不動也、謹於初動也、是惟无動、動而得志矣。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初九動之始、六二動之繼、是故初耕之、二穫之、初菑之、二畬之、爲二者、何必矜其能耕且菑、而妄動以變初之成哉、一矜而動、卽動以人欲、子玉變子文之政、參遵何之法、子玉爲能、參爲不能矣、然能者敗、不能者安、六二順而中、不矜能、則焉往而不利、雖不耕不求、富貴在其中矣、未富者、寧富而名未富。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六三震終而近乾、動以天也、无妄之至也、震卦而坤爻、以靜處動也、動而未嘗動也、吉凶生乎動、今六三未嘗動、而災是謂无妄之災、災自我來、自我得、此有妄之災、非我來、而我得、此无妄之災、既无妄、奚而災、曰、事固有不相及而相遭者、城失火、池魚殃、魯酒薄、邯鄲圍、今有牛繫於斯、問主之者誰、莫知也、故稱或焉、然牛之繫於斯、惟其存於斯、使塗之人夜半取之而去、則主之者與繫之者出而誣之矣、當是時、塗之人不可得而誣、可誣者邑居而已、居者災雖焉、蓋不幸罹災耳、此非无妄之災乎、故仲尼被圍、貌偶似陽虎也、不疑僭、偶與亡金者同舍也、六三无妄而災、亡三可无媿矣、故災至无媿者、聖賢君子之所能也、无妄免災者、非聖賢君子之所能也、災非无妄之所能免、而小人行險妄動以求免、不亦遠乎、楚恭王出游、亡烏號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何必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行人得牛、邑人災也、有得則必有失、何足以爲得乎、塞翁喪馬、曰、焉知其非福、及其得焉、又曰、焉知其非禍、塞翁之於得失、其有見於此乎、楚恭王以下、皆從學齋記增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四以剛居柔、此豈妄動者哉、故許之曰、可以貞固而守此道、則无咎矣、又堅之曰、能貞固而守之、則可以有之而不失矣、此回之擇乎中庸而不失、所以異於不能朞月守者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五以剛健中正而居尊、二以柔順中正而正應、此无妄之至也、无妄之至、而猶有疾、則如之何、聽其自作、信其自愈而已、然則有疾而不治可乎、曰、有有妄之疾、有无妄之疾、犯寒暑、荒酒色、如是而得疾、有妄之疾也、不治者死、耳目聰明、血氣和平、如是而偶疾、无妄之疾也、治者亦死、不治有妄之疾而死者、晉侯公、齊桓侯是也、不治无妄之疾而不死者、仲尼、蘧子馮是也、故无妄之疾不藥、无妄之藥不試、則疾自愈而有喜矣、无妄之疾、无疾之疾也、勿藥可也、无妄之藥、无害之藥也、亦不可試何哉、蓋善養生者、主藥與而藥石、藥固无害矣、吾无疾、焉用藥、藥无害、猶不可試、而況有害者乎、故孔子曰、某未達、不敢嘗、聖人不試无妄之藥、而秦人以未富強爲疾、補之以商鞅之烏喙、晉人以未淸虛爲疾、下之以王衍之甘遂、藥之功何如哉、故有苦疾處、而禹班師、秦和自此充、越人非疾澒、而武帝興師、盧耗自此痼。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之世、六爻皆无妄也、故至上九、聖人亦許之以无妄、然許之未幾、而戒之以行有眚、无攸利者、何也、无妄之爲卦、動卦也、然必動而不妄、乃許其動、動爲物者、莫曾乎天、雷動乎下、雷爲萬物者、莫曾乎天、而非天宰之於上、則雷不發而震、物必有札傷者矣、天下雷行、雷制於天也、初九發造化之始、六二成造化之終、有必不可不動者、是爲動而无妄、故聖人許其往吉往利、造化成矣、譬之農焉、初九耕之、六二穫之、至於六三、處順以麗之而已、九四、安富以守之而已、九五之主人、高拱以享之而已、上九、人此室處、曰爲故歲而已、使上九居无妄之極、而復欲動而有行、幾何不貽窮之災乎、唐太宗高麗之師、明皇雲南之師、是已、故二之前有動而无妄、三之後无妄而无動、然則无妄雖曰動卦、吾必謂之靜卦矣、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畜、聚也、止也、山韞天者、聚之大也、山止天者、止之大也、臣止君以不爲、不若止君以取爲、吾惟正心以及身、正身以及君、雖不止之以不爲、而君自恥爲矣、故大畜利貞、貞者、正也、利貞、臣能賢也、不家食、君用賢也、君臣相遂、吉孰大焉、雖當險難之世、猶濟也、況治平之世乎、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君德剛健、則有進而无息、君德篤實、則有韞而无竭、韞而進、進而韞、韞於中者充實、則溢於外者輝光、輝光而進、進无息、則輝光者日新其輝光矣、日月常初、而終古常新、速而无息故也、吾君之德何爲而臻蠱、能尚賢故也、其孰爲賢、上九是也、其孰能尚賢、六五之君是也、上九以陽剛之賢、六五以柔順之資、上上九而已下之、不曰剛上而尚賢乎、然則上九臣也、居尊位之上可乎、上之者、非上其位也、上其德也、武曾望曰、尚父、康曾畢曰、父師、是也、尚、亦上也、以五上二位言爲君尚臣、以艮乾二體言爲臣止君、乾爲君、艮爲少男、乾健欲上進、而艮止之於下、此臣之止其君之不善者也、故爲能止君之不善、有大人正己之德、而淸治其非心也、凡天下之不善、吾智止而不爲、則不必止其君也、蓋有不止之止者矣、故曰能止健大正也、故軸中之鷂、恥魏徵之見、苑中之游、畏韓休之聞、夫豈得而折禽荒、章交盤遊

哉。不然。三歸之卿。能禁六變之君。貢賢之宰。能任窮奢之主乎。乾剛健。艮遏實。初二三上皆陽明。故輝光天夕則晨。山落則榮。故日新五歷二。故應天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之體小於天。而能蘊天道。人之心靈於山。而能聚天德。君子之畜其德。聚天德也。何以聚之。誦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言。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行。多聞多見而默識心通焉。識其在彼。體之在此。賢一變至於聖。聖一變至於天。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臣止君在初。君受止亦在初。初九陽躁。欲上進之初也。六四以山壓而止之。其必有危言難受。大欲難奪者矣。初九能易其所至。雖知其拂乎吾心。而利乎天下國家。從而已之。則可以不犯天下之災咎矣。舜禹以益之一言。而班征苗之師。受止而能已之也。舟堅以舉國之諫。而不同伐晉之役。犯災也。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輿。所以行也。說輹。所以不行也。二居中得正。而受六五之止。故中而无尤。太宗欲幸東都。畏魏徵之諫而止。輿說輹之義也。它卦二爲臣。此九二乾爲君。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志乎進者乾之性。止其進者艮之力。乾爲馬。志乎進者也。如君子之畜德者。亦志乎進以行道也。九三居健之極。上九居止之極。健極則塞者通。止極則徵者寬。而況九三有初九九二迫其進於下。有上九引其進於上乎。上九艮體而陽德。艮體則止。九三者也。陽德則其志合。九三者也。前一馬以導之。後二馬以驅之。是良馬四之而相逐者也。其進而不可止也。孰御焉。而況於有車輿之堅。有兵衛之衆哉。宜其利有攸往也。然聖人必戒之曰利艱貞者。言必難進而進必以正也。又曰閑輿衛者。言必爲之防閑也。初喜其往。卒變其妄。惟艱惟閑。貞在其閒。畜德君子。行中有止。九二爲輿。乘陽爲衛。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童牛。初九之象也。牿牛在幼。止惡在微。六四居大臣之位。當止健之任。及初九陽之微而止之。則大吉而有喜矣。蓋皆洒掃埽除之濫觴。漆器象箸之履霜。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豕牙傷物。而性躁慾。求其牙之不傷。不若使其躁慾之不萌。豶其躁慾之源。則消其傷物之具矣。堯以心惟危。故遏繁慢遊之過。絕湯以禮制心。故聲色貨利之念消。皆豶豕之牙之義也。吉而有慶。孰加於堯湯乎。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以艮止乾。則爲以臣止君之不善。以二陰止三陽。則爲陰柔止陽剛之羣賢。止君惡者始必止。止羣賢者終必通。而況上九之二陽。與九三合志。與三陽同類乎。良馬相逐。而衢路大通。賢之所以竝進。道之所以大行。善類之所以光亨也。止惡而不止善。是大畜之義也。有一舜在上。有十六相在下。共驩其能止之乎。

誠齋先生易傳卷八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上覆下承。象口森然。卦之形也。（曾通引作艮一陽上覆震一陽下承中四畫象齒之象也。）上止下動。卦之用也。皆類齒飲食之象。故頤養也。頤之時。聖人養賢。君子可仕之時也。然聖人之所養。君子之自養。貞則吉。邪則凶。故上不可輕施其養。下不可輕就其養。上之所施。必觀其所養之邪正。所養者賢而正。則萬民均得其所養。下之所就。必反觀自養之邪正。自養者賢而正。則聖人不失其所養。是養一人而遍天下。不曰養正則吉乎。堯舜不得舜。舜憂不得禹皋。是也。天地養萬物。萬物以天地爲天地。堯舜養賢以及萬民。萬民以堯舜爲天地。吉孰大焉。斯時豈易逢哉。故聖人喜之曰。頤之時大矣哉。自求口實。實而非僞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雷生之。山成之。此天地之養萬物也。言出於口。鳴其身。亦寇其身。故欲愼其出。食入於口。腴其體。亦戟其體。故欲節其入。此君子之自養也。然愼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漢括囊。節食非矯。當其不可。則采薇不羨林肉。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下卦三爻。皆下之自養。初九。未釋之君子也。有賢智之資。而淺於自養者也。故以陽明之智。如龜之靈。非无其資也。然見六四之貴臣。則動頤而求養。其智安在。聖人惜之。未絕之也。故既責其舍己而狥欲。又戒之以必凶。又恥之以不足貴。庶其有改乎。子夏之悅紛華。子路之願裘馬。幾是與。朶。動也。震動初應四。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每凶。行失類也。

六二。君子小人之雜也。居下卦之中。有中人之資。而可善可惡者也。惡從善。賤從貴。猶陰從陽也。六二下近於初之賢。既欲下比從之。以養其德。而初非其應。上觀於上九之貴。又欲上比從之。以養其祿。而上亦非其應。於是猖狂妄行。陷於非僻。而不自反。征凶者。妄行而凶也。所以妄行者。善與貴兩從而不擇。下與上兩比而不應。故失其類也。吳起始師曾子。卒棄其母以求仕。李斯始師荀卿。卒棄其學以滅宗。皆失其守而不能自養。兩從而妄行之禍也。自上下下曰顛。言從初九而遠當也。丘。上九也。艮爲山。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三。小人之雜也。上无初九之靈龜。次无六二之兩從。蓋明然拂違自養之正道。而公然敢肆大悖以干利者也。資本陰柔。一也。居不中正。二也。躁欲之極。三也。挾三不正。不知自養。而躁於求養。其位文八司馬之徒與故溫死於衡宗元死於柳十年勿用。未爲久廢也。六三之所以至此者。干利而已。聖人勵然曉之曰凶。又曰无攸利。拔其本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上卦三爻。皆上之所養。六二顛頤而凶。初九不應也。六四顛頤而吉。初九應之也。六四以近君之大臣。而下求於初九无位之賢者。是倒置也。而初九陽剛嚴正之德。如虎視焉。六四下而親之。亦望而畏之非心邪意。不待初九之切磋而自消。其欲進德何如哉。逐逐。言消去也。以此養德。而佐六五之君以養天下。又何咎矣。上施光也。言六四在上。而所施者光大也。周公下白屋。上也。衛青有揖客。薛宣不敢吏朱雲。次也。初九之於六四。有朶頤之戒。六四之於初九。有虎視之畏。下不輕其就。上不輕其禮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養天下之君也。陰柔之才。不足以養天下。而反求上九之養。已拂其經常者也。上九位臣而德師。六五安居於貞固而无爲。順從於上九而不違。而天下自得其養矣。此眞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也。何必涉險有爲而後爲聖哉。程子以成王賴周公當之。盡矣。艮止。故不可涉大川。六五拂經而凶。以利動也。六五拂經而吉。以道求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一卦二陽。而初九在下。在上而居師臣之位者。上九而已。六五之君所倚信。而衆陰臣民所歸聽者。故

頤養天下。皆由己出。故曰由頤。然位高德重。必惕厲而後吉。果能惕厲而不自恣。以上九之才。犯險猶必濟。況平世乎。故大有慶也。程子以伊周當之。艮止而利涉大川何也。止極必動。

䷛䷲ 巽下震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之時何時也。大廈將顛之時也。下橈將斷。其本弱矣。上橈將折。其末弱矣。此不可爲之時也。而曰利有攸往亨。何也。非天下不可爲之時。无以施天下大過人之才。孰爲天下大過人之才。九五之剛陽。君有斯才矣。九二大臣。又斯才矣。九四近臣。又斯才也。九三羣臣。又斯才也。斯廈也。有九五之梁以主之。有九二、九三、九四、松柏杞梓之柱。森然以支吾之。棟雖橈也。廈其可顛乎。不惟不可顛也。又將扶其顛而起之也。而況四剛雖過於剛。而二五乃得其中。爲下者順而從。爲上者說而行。往安所不利而不亨乎。本謂初六。末謂上六。上六君上。棟也。初六礎也。亦曰棟者。卦之反爲上六。四陽剛過。故爲大者過。陽大陰小。小往大來。是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木在澤下。木可沒而不可仆。君子以之舉大過人之事。則獨立而不懼。故東征之師。周人之艱。乃周公之易。水在木上。水可濡而不可入。君子以之遯大過人之行。則遯世而无悶。故陋巷之窮。乃顏子之達。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六。柔也。初下也。君子當大過之世而在下。柔以順承。潔以白淑而已。林宗曰。大廈將顛。非一木之支。不忤羣小。獨免蒸鬲。故无咎。藉。承也。茅。柔也。白。潔也。柔。故不忤羣小。潔。故亦不汙羣小。巽爲白。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二以剛陽之才。居謙柔之地。以下比於初六。此大臣之能下士而得助者也。持是道以當大廈將顛之世。則廈可興。衰可扶矣。木枯而根生。廢可興也。身老而妻壯。衰可扶也。然則大廈之顛何患於不起哉。故曰无不利。蕭何必薦韓信。鄧禹必薦寇恂。所謂大廈非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略也。巽木也。九二剛過。故爲枯楊。爲老夫。又長女也。故初六爲女妻。初六耦而數散。根象也。故爲生稊。稊。根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棟橈者。上六。初六也。而於九三言棟橈凶何也。九三志過銳。力過勇。將欲輔上六之棟。而適以壞之者也。扶傾者傾必速。支廈者廈必覆。非扶持之罪也。過於扶持之罪也。九三以陽居陽。故不可以輔上六之橈。陳蕃、竇武以之。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大過不厭於過。亦不過於過。以四剛振二弱。不厭於過也。以剛處剛。不爲九三之凶。則爲九五之不可久。扶傾拯橈之盛者。其惟四與二乎。皆以剛處柔之力也。上棟下宇。九四非棟也。而曰棟隆者何也。將

上者必反下。棟折者必易材。九四非棟位也。而棟材也。上六折矣。免反而巽。則上六自外下而爲六四。九四自內上而爲上九矣。大過之棟。其不纖纖乎其隆哉。退章賢、千秋、而相丙、魏、退張說、蘇用、而相姚、宋、退珣、瑜、執誼、而相責裳、漢唐之興也勃焉。此棟隆吉之效也。然四與初隱。有他志而橈於下之一陰。則吝也。戒之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振大過之世。患无剛陽之臣。有剛陽之臣。患无剛陽之君。九五、剛陽之君也。今乃僅能无咎而已。既无譽。又不可久。又可醜。何也。九五不應。而比於初。九三有志。而過於勇。九四有材。而不居棟之位。九五以剛居剛。過於剛而輕於舉。三陽不爲之用。而獨倚上六陰邪之小人以爲助。魯昭公欲去季氏。而倚公衍、公爲。邵陵厲公欲抑司馬氏。而倚曹爽。唐文宗欲除宦寺。而倚訓、注。何可久之驗也。木枯而華。是速其枯也。故何可久。男未室曰士。女已嫁曰婦。士夫、九五。无助也。老婦、上六。居一卦老陰之極也。以已嫁之婦而失節。娶失節之婦而復老邪。无恥之甚。故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程子謂上六以陰柔處過極。不恤危亡。履險蹈禍。是也。孔氏、楊氏、以爲龍逢比干、非也。二子豈陰柔者哉。水溢而過於涉者。不足以濟川。而徒沒其頂。任重而過其才者。不足以濟難。而徒滅其身。爲衍、曹爽、訓、注以之。其凶大矣。而曰无咎。非无咎也。不可咎也。當自咎而已。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尙。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本坤也。乾一陽交其中。而生水。水內陽而外陰。故其明內景。離本乾也。坤一陰交其中。而生火。火內陰而外陽。故其明外景。一陽交於二陰之中。亦陷於二陰之中。故水爲坎。坎、陷也。險也。重險而陷物曰坎。坎用牲。是也。習。重也。習吉是也。上下重坎。故曰習坎。陽動。故曰水流。陷於中而未出。故曰不盈。水惟險則行。故曰行險。中實。故曰孚信。剛在中。心象。故曰心亨。險惟行則濟。故曰往有尙。又曰有功。天險上卦。地險下卦。王九五。公九二。法天之不可升。故設卑高貴賤之殿。法地之不可踰。故設城郭溝池之固。有險之時。不可不濟。无險之用。不可不設。故曰大矣哉。習坎之上。疑脫一坎字。蓋八卦无複名。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一至則易竭。再至則方增。君子法再至之水。以此進德。以此教民。皆方增无倦之意。洊。再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六陰柔之小人。設險以陷君子。猶以爲未。又設險中之險。坎、險也。窞、險中之險也。虞翻曰。坎中小穴曰窞。以坎爲未險。而復穴其中。其陷君子不遺餘巧矣。然穿人者必自穿。險人者必自險。結道而陷善類。未有不自陷而凶者也。故宦者盛而黨錮興。黨人死而宦者滅。初居坎之最下。故爲窞。初一爻。穴之象。通引此云重坎之下。爲窞。偶重穴之象。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其羑里之事耶。以剛毅之德。行中正之道。九二何罪焉。逢二陰之有險。而陷其中。此君子之不幸也。惟以剛居柔。勿以剛競。而以順求。庶乎小濟。可大濟不可小得。未出二陰之中故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三以陰柔之資。處剛強之位。此小人欲爲猖狂之舉。妄意於見用而徼功者也。聖人則曰。新人宜勿用。用之終无功。何也。欲有所來。而退乎下。則入于險中。欲有所之。而進乎上。則犯夫重險。進退皆險。故曰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枕、倚也。入於坎窞。益其險也。訓、注。是已。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濟險者。衆則易孤。則難。九二求出險而未能出。蓋內水所陷者深而不盈也。必外水洊至。則二水合而爲一。賢君亦不勝羣小。九五以剛中之德。而履尊位。又有九二剛陽之大臣以佐下風。可以濟險有餘矣。然而不能出。六四、外水之再至者也。恃再至之勢。而不交於內水。則內无主。九二、內水之先至者也。恃先至之源。而不納夫外水。則外无援。六四之與九二。必也相交以禮。相示以質。相通以信。則庶乎險難之可濟。而終无咎矣。平交構於勢。而漢始安。嶠自結於導。而晉復振。樽酒簋貳。禮也。用缶。質也。納約。信也。自牖。內外之通也。剛、九二。柔、六四。際交際。六四九二非應也。而交際者。九二。內水之主也。六四。外水始至之客也。古語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應。如左右手。其九二六四之謂與。約。如約信盟誓之約。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險難之濟否。視君子小人之衆寡。小人衆而君子寡。則一君子不勝衆小人。羣臣皆小人。而人主孤。則然而僅能无咎者。如水之不盈而未平也。曷爲其不盈而未平也。陷於上六六四之中而未出也。唐之代宗、文宗是也。代宗陷於藩鎮之險而未能出。惟郭子儀可以出之。然子儀自陷於朝恩、輔國、讒波之中。文宗陷於宦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元稹、程异、浸潤之內。然則二君其如羣小何。二臣其如二君何。中未大也。君雖有剛中之德。亦終不能成大功而已矣。九五九二君臣皆陷於二陰。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君臣相正。國之肥。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上六安足以知此哉。挾陰邪之資。藉權勢之重。而乘九五之上。立九五之前。此小人蔽君之明而制之者也。文宗曰。周報、漢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殆不如報獻。此坎之九五。逢四陰之衆。而又制於上六之強者與。然上六豈終免乎。宦寺誅而唐亦以亡。此徽纆叢棘之禍也。三歲執之而不得者。強也。亦三歲而凶者。窮也。其暫雖強。其窮必凶。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者。明卦也。曰利貞亨。畜牝牛吉。何也。明蔽。必察明而養之以正。乃亨。故曰利貞亨。明過。必剛明而養之以柔。乃吉。故曰畜牝牛吉。牛。柔畜也。牝牛。柔之柔者也。離之義。麗也。火出於至无。生於至虛。麗於薪。則无者有。虛者實。薪盡則復。初五在上。君也。天也。二在下。臣也。土也。君臣以明相重。各矜其明。而明无所麗。是猶日月不麗乎天。百穀草木不麗于土也。可乎。君之明麗乎正。即日月麗乎天。其明彌高。而不流於闇。宗臣之明麗乎正。即百穀草木麗乎土。其明彌厚。而不墮於暗。非晁錯之薄。此唐虞三代君臣之明也。其化成天下。宜哉。柔中。謂六五。柔正。謂六二。牝牛。謂二陰。皆坤。坤爲母牛。畜。養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之奇者。其明孤而匱。明之兩者。其明續而久。曷謂明兩。六五不矜其明。而繼以六二之明。是日所不及。而繼以月。君所不及。而續以賢也。故日月之明。終古不忒。大人之明。四方畢照。辨忠邪。知疾苦。燭幽側。慮久長。皆照四方之謂。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初九以文明之德。剛陽之資。居離明之初。如火之始然。日之始旦。雖在下而未升。无位而未進。而其踐履之實。錯然瑞璨於天下。已不可掩矣。學易記曰。此未進下作其文明之德已不可掩矣。非晦其明。則衆之所忌。咎之所集。敬者。曼衍以晦其明也。故无咎。非无咎也。敬畏以辟之也。履錯然。敬。觀猶云踐履盤辟也。履錯以下十二字。從學易記增。夫子之少也。孟僖子已知其聖矣。然聖德彰而衆忌興。晏子、子西之賢。然且疑其害於國。於陳蔡大夫乎何誅。曰聖。則吾不能。聖。則吾豈敢。事君盡禮。爲禮必敬。恂恂閉閉。似不能言。故匡人不能殺。桓魋不能害。不然。何以辟咎哉。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當文明之世。居大臣之位。而能以謙柔之德。體中正之道。此其所以獲甚大之吉。爲一卦之盛也。周公公孫碩膚以之。黃者。中之色。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君子哀樂必類。曾大子聞樂而嘆。君子曰。非嘆所也。故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九三歌未畢也。而嗟又繼之。哀樂不類何也。年過而耋。位過而昏。如日之昃也。其能久乎。免此者其惟衛武公乎。九三下卦之極。故爲日昃。爲大耋。離爲日。九老陽。三不中。故昃。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九四乘離下之上。逼近君之位。而席內外重火之氣燄。故其興暴。然其來突然。若有纔焚之勢而不可撲滅者然。下則九二剛強而不可入。上則六五中正而不可犯。此其火必至若燼而死。若灰而棄焉耳。何也。進退皆无所容也。晉蔡楚子圍晉智伯以之。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以文明之德。履至尊之位。而逼於九四之強臣。亦危矣。然能以柔居剛。晦之以柔。故明之以剛。始之以憂。故終之以吉。涕而嗟。憂之至也。然孰知沱若之涕足以下焚如之威。嗟若之聲足以震突如之勢哉。此成王閔予小子。管蔡難大之時也。宜卒乎三監而吉與。曰離王公者。謂王公惟居離明之時。逢憂危之事。乃可吉爾。居昏世。遇危事。殆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上九以剛明之極而居上。此王者除元惡以大正其國之事也。其成王顯顯令德。四征不庭之時乎。程子謂去其首惡。而非及其醜類。得之矣。

誠齋先生易傳卷九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上經首乾坤。乾坤、陰陽之粹。下經首咸恆。咸恆、陰陽之交。不辨分不殺。不交。情不通。故曰咸感也。坤六三上而兌。乾上九下而艮。故曰柔上而剛下。坤之一柔上矣。二柔復下而艮。乾之一剛下矣。二剛復上而兌。故曰二氣感應以相與。銳斯感。感必止。感而不止必流。故利於貞。而後吉。艮少男。兌少女。艮上兌而己下之。故曰男下女。天地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萬物。皆以情相感而後通。姑舉男女一端觀之。然天氣先降。而後地氣升。男先下女。而後女德隨。君先下臣。而後臣志應。先主見孔明。得男下女之感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受澤。山之虛。心受人。君子之虛。虛故感。感故應。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易者。象也。象者。肖也。如噬嗑之象。則肖乎頤中有物。如咸之象。則肖乎人之一身。初與二、肖乎足。三與四與五。肖乎身。上則肖乎口。故初六爲咸其拇。拇大指也。舉二大指。則足見矣。初六。拇也。咸而感之者

離也。九四也。九四之體。一身之心也。拇也。腓也。股也。脢也。輔頰舌也。總乎心而動靜者也。九四說之初。初六止之初。初與四應者也。九四之咸初六。欲行者也。而初六止而不行。是心行而足止也。尊宜不能食叔肸。季氏不能宰子冉。是也。九四說而不止。曰志在外者。欲外物而心不正也。初內也。四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二與五應。二行五之咸而應可也。而二之體則腓也。故而自動。不待咸而動者也。鐘不叩而鳴。則妖。石非言之物而言。則怪。有不咸而咸而動者乎。秦孝公三不聽商鞅之說。而鞅三變其說以入之。非不咸而動乎。故凶。使鞅順義命而安居焉。安居而不妄動以求入焉。則亦吉而不害矣。伊尹、傅說、呂望、孔明。咸之而不應者有矣。未有无咸而應者也。六二以陰居陰而順者也。其位吉。其體凶。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三爲一卦之股。居足之上。身之下。不自動也。隨人之身而動也。自動則妄。隨人則牽。故九三之與六二。其動異。其失均也。九三執咸而執隨也。咸於上六之說而隨之也。上六。女之說。說之極。極而流者也。而九三躁以隨之。所隨者正。其敝猶不正。所隨不正。其敝若何。如貢禹之從王鳳。五鹿之從石顯。志在隨人。不擇其人。志之所執。每執愈下。豈惟往吝而已。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四在一卦之體如一身之心也。不言心而言思。責惟无物者見物。有物矣。安能見物哉。故虛而照則虛而照。思則索而照。虛而照。見物也。索而照。不物矣。何思何慮。則虛。虛則貞。貞則吉。何悔之有。今也不明。索而照。則昏。仲尼繫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蓋此心然。憧憧焉役思於事物。往來屈伸之變。故思未能感通於事物。而事物萬緒。朋來從之。而不勝其擾。且害矣。非如貞吉无思之時。未感而无害也。以思窮物。適以物窮思。安能窮神知化。而成光大之盛德哉。唐德宗之猜忌以之。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王弼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其膺膈之閒乎。此一身至虛无思之地也。九五當之。宜其爲咸感之盛也。止曰无悔何也。蓋无思而神。則明。无思而不神。則昏。神者。心也。不神者。膈也。膈雖无思。昏憒而已。九五是也。係二說上。不忘其本。而志其末。二與上。皆陰柔不正之人也。而九五係之說之。雖无思也。非昏憒乎。元帝之優柔不斷。似至虛。似无思。而非也。係說恭、顯。故也。九與五。皆陽剛也。而其位在咸。如一身之脢也。脢也不柔。亦无用之剛而已。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上六居說媚之極。有啓口之象。是小人之在上。近君用事。以口才而感動九五之君者也。其公孫衍、張儀、淳于髡、陳賈之徒與。夫吾之一身。感之至易者也。感而非其道。雖一身不能相使。如咸之自拇自頰

是也。蓋血氣流通。精神洞達。則一身輕於一羽。血氣壅閼。精神漂離。則一指重於百鈞。而況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萬民。與夫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乎。故咸之六爻。有不咸而應。有咸而不應。有應咸而失其應。有思咸而不勝其應。有不咸不應而爲无用之感應。有非道之感而不許其應。然則咸感之道豈易乎哉。

䷟ 巽下震上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象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以少男下少女。此男女之新昏。恆以長女下長男。此夫婦之偕老。男下女。則女隨。女下男。則男尊。男尊女卑。尊卑定位。然後天地、日月、春秋、君臣、父子、長幼之常分正矣。正則可久。久則可恆。故曰利貞。剛上。謂乾之初升而震。柔下。謂坤之初下而巽。終則有始。荀爽謂乾氣下終。復升上居四而爲始。坤氣上終。復降下居初而爲始。程子謂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恆而不窮。若夫夫妻反目。父子相夷。君臣罔終。朋友隳末。皆失恆之道矣。天地能變。故三百六十五度之推移。終古而不息。日月能變。故或一月一周天。或一歲一周天。故其明不已。四時能變。故溫涼者繼之以寒凜。寒凜者繼之以溽暑。循環不已。卽是而推。无非由變而恆。恆而變也。天地能變以不變。大全註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終始變化者。恆之道。所以久而不窮。立不易方者。恆之節。所以久而不變。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四應初。理之常。初求四。亦理之常。然不安於義命。而躁於求。挾陰柔之資。持巽入之術。相求之始。不量其交之淺深。而遽深求於其上。雖正亦凶。何利之有。蓋勢利之塗。猶萬仞之淵。深則沒。淺則泥。君子疾趨而避之。且恐不免。而又求深。可乎。賈捐之之薦楊興爲京兆。以楊興之薦己於上前是也。不然。賈誼之說文帝。京房之說孝元。所謂雖正亦凶者與。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以陽居陽。常也。九二以陽居陰。非其常也。宜悔而亡者。二五相應。皆恆久於中道者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三月不違。一善不失。其惟顏氏乎。氏字從學易記增。故擇中庸。无貳悔。仲尼皆以許之。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九三以剛躁之資。處上下之間。當雷風之變。動而无恆者也。其德无恆。不可以作巫醫、爲卜筮。難乎免於羞辱矣。蓋忽忻躁忿。父不能以安其子。初正終譎。士不能以孚其朋。如鄭朋之兩從。呂布之屢叛。人誰納我。宜其无所容身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四以陽居陰。以剛居柔。非其位也。然久居而不去者。貪得而不止。如日纔而不反者。安得禽之獲哉。揚雄久居莽賢之間。官不過侍郎執戟。是也。金門玉堂。非其時。則有道者不處也。顧雄欲之而不得者。作易者其知雄之心者邪。

六五。悔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夫強於婦。其敝猶弱。君剛於臣。其敝猶柔。今也五、君位也。六五、長男之正體也。爲君則柔弱而下從九二之強臣。爲夫子則柔弱而下從九二之強婦。以此爲悔。此婦人之以順爲正。以一守順。則吉也。爲君。爲夫。制義自我者也。而用之。凶於而家。害於而國必矣。其魯哀、晉元之世乎。

上六。振恆。凶。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處靜者如奉盈。懼其動也。處動者如操舟。顧其靜也。處動者猶顧其靜。處靜而顧其動也可乎。上六居守恆之世。當處靜之時。爲在上之臣。謂宜鎮以安靜之治可也。今乃挾陰邪之資。居震動之極。必欲振而搖之者。志於要功而已。聖人探其志而折之曰。大无功也。桓溫枋頭之役。商浩桑山之師。是已。功安在哉。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吾讀易至遯而嘆曰。遯其見聖人之心乎。聖心爲在曰。在天下而不在一身。故曰。遯亨。遯而亨也。遯而亨者。窮於進而通於退。雖然。聖人之通天下之窮也。聖人豈悻悻然決於退哉。五以剛陽當君位。而與二爲應。其時猶可與有行者乎。二陰雖長於內。然漸而未驟。四陽猶盛於外。其勢猶可以小有所正。而未至於大壞也乎。孔子去魯。而行之遲。孟子三宿出晝。而猶曰速。聖人之心在天下如此。故曰。遯之時義大矣。言其進退之時。去就之義甚大。而未可躁也。故小人之於一身。徼幸於萬一。聖人之於天下。亦徼幸於萬一。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卦之名。有以象。有以義。地中有山。謙象也。天下有山。遯義也。何謂義。取二陰長於內。四陽將消於外。三變則爲否也。其義爲陽避陰。君子避小人。故曰遯。遯者。退而避也。退而避者。豈必江海山林然後爲遯哉。大遯遯於朝。小遯遯於野。舜遯其驩。不於歷山。且遯管蔡。不於山阜。孔子於陽貨同國。孟子與王驩同事。故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孔子答貨曰。諾。吾將仕矣。孟子與驩朝暮見。何疾惡之有。見貨亦驩亡。見驩未嘗與言行事。何不嚴之有。惟不惡。故不害。惟嚴。故不汙。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進處後。則遠利明。退處先。則遠害蚤。處遯之世。上九剛而知幾。則最先。遯九五剛也。則又遯。九四剛也。則又遯。故上爲肥遯。五爲嘉遯。四爲好遯。皆喜其蚤也。初六柔而不能決。止而不能行。又居遯之最後。故爲遯尾。故危厲而災。揚雄仕於莽。蔡邕仕於卓。是已。曰勿用有攸往。又曰不往何災。言其往之不蚤。今往无及也。程子曰。它卦以下爲初。遯欲在前。故初乃爲尾。尾在後。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六二不言遯者。二、遯之主也。四陽爲我而遯者也。以陰長之極。居大臣之位。聖人幸其柔順。中人之資。不能爲奸雄之魁也。又憂其執柔順之不堅也。則已未必能亂天下。而无固志以從亂者有矣。張禹從風。孔光從莽。皆大臣之柔順而无固志者。黃中也。牛順也。執與革。皆堅也。堅執柔順。則其順不可勝言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非无剛明之質。而暱係於二。戀戀而不能遯。亦終於危害而已。此紀唐之所以魏徵勝。機雲之所以媿張翰也。暱係非大人之事也。臣妾小人之事也。以己臣妾人。則吉。以己臣妾於人。則危。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遯而誠。爲好遯。隱而僞。爲素隱。好遯者。如好奸色。素隱者。如鄉原德之賊。隱而僞。不若不隱而誠也。九四以乾之初。當遯之世。知遯之早。味遯之腴。宜於好遯之篇也。故聖人許其爲君子。贊其爲吉。又歎其非小人之所能爲也。微隨巷之顏。汝上之閔。舞雩之曾。其誰曾當之。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九五以天德。宅君位。而當遯之世。其將焉遯。而亦曰嘉遯貞吉。又曰以正志。何也。聖人天也。天不能違時。況聖乎。故堯舜遯天歷。伊周遯天經。孔孟遯天意。是六遯者。遯之至嘉。志之至正者與。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上九以剛斷之極。居遯之世。在无位之地。處一卦之外。遯之最先者也。自非道德之豐腴。仁義之膏潤。安能去之无不利。決之无所疑乎。此孔子不脫冕而行。孟子浩然有歸志之事也。

䷡ 震下乾上

大壯。利貞。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惟正。故大。惟大。故正。正則舉天下萬物莫能加。不曰大乎。大則舉天下不正无所事。不曰正乎。正而大。大而正。天地之情。不過是也。而況人乎。天地之情。不可見也。以正大而可見。學者求道。舍正大何適矣。四陽盛強。二陰微滅。大者勝。則小者衰。剛者動。則柔者退。強者長。則弱者消。理之自然也。泰曰。小往大來。是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不有雷在天上之巨力。不能有非禮弗履之至行。蓋以雷震之威。震其私。以天討之師。討乎己。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九以陽剛之資。當陽盛之時。宜其可以強而征也。而征凶。信窮何也。在下故也。在下而用壯。此實誼

欲去絳灌。而蹟欲去季氏。所以因且廢也。有乎者。信其必然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居大臣之位。爲衆陽之宗。當大壯之世。曷不舉一世以大有爲。以慰天下之望乎。而循循然以蹟居柔。以中自守。僅能貞而吉者。陽既壯矣。壯既大矣。又振而矜之。豈不以過中失正而敗吾大壯之勢乎。故四門穆穆之日。舜无復四凶之舉。四海皇皇之後。周公无復三監之功。至魏元忠之再相。依違无所建明。衰度之晚節。浮沉爲自安計。豈大壯九二之謂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強之極也。其強可以果於勿用。不可以果於用。故聖人戒之曰。用之則爲小人。勿用則爲君子。小人如羝羊。奮於鬬而狃於勝。喜於鬬。故技止於一觸之勇。狃於勝。故怒及於无心之藩。然藩无心而能係。角易往而難反。終羸壘其角而後已。羸與壘、古字通也。故雖貞而亦厲。而況不貞乎。陽處爻藩夫之徒。是已。用罔。无所用也。羸其角。鄭玄作壘。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九四居近君之位。得衆陽之助。而能以剛居柔。不用其壯。此其所以貞也。故吉而悔亡。九三觸藩而羸。九四不觸而決者。九三遇九四之藩。而九四之上皆陰爻也。豈惟藩之決。亦无羸角之憂。豈惟角不羸。亦有往進之喜。輿之大。可往而進也。輹之壯。尤可往而進也。三十輻俱壯。而輿可往。四陽俱協。而時可往。此陸賈調和平勃以安劉滅呂之事邪。程子云。輹與輻同。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六五當衆陽盛強于下之時。乃能使衆陽帖然而自喪者。正以柔順和易之德而調伏之也。故无悔。然則六五之才。雖與位不相當。乃所以爲相當也。德踰於才故也。羊卽四陽也。唐代宗以之。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以壯之終。居動之極。故亦有羝羊觸藩之象。不能退居衆爻之上也。不能遂處一卦之窮也。故无攸利。然猶幸其柔也。故艱則吉。君子之進也。揖必以三。其退也。辭止於一。唯其退之詳也。是以進之難也。進之易。則退必難矣。上六之不能遂。非病也。不能退。乃病也。以陰柔之人。超六位之上。眷眷焉而不能退。上不過爲張華。其下商鞅、李斯矣。艱則吉。在初而進之難也。至於其終。譬諸乘虎。下則死。不下亦死。好進而上人者。可不懼乎。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之世。上則天子進乎德。有不已之明。下則諸侯進乎順。有不已之報。進乎德。如日之出於地。愈升愈明。進乎順。如地之承於日。愈下愈高。下順上而不已。故上燭下亦不已。是以錫馬蕃庶。而恩之者豐。晝日三接。而禮之頻也。君進於明。可也。臣進於順。可也。諸侯非在廷之臣也。在外之臣也。在外而不進於順。則尾大而蹠蠱矣。坤爲馬。離爲日。日出於地爲晝。二接下三陰也。柔進而上行。謂六五也。康侯。天子錫撫諸侯以安之也。上下相安。則天下安。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日有掩。則明者晦。心有掩。則明者盲。明出地上。則孰掩夫日。自昭明德。則孰掩夫心。禹之惡旨酒。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徹其掩以自昭也。自昭者。自用其力以瑩之之謂。故日出如躍。昭德如濯。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屹然於進退之初者。不貽凶于身。怡然於疑信之間者。不見咎於人。初六處進爲之初。未受命於上。當

是之時，必進則躁，必退則激，未見信而必其見信，則諂且黷，必也屹然而立，則躁激消，怡然而裕，則諂黷泯，惟初六順而靜者能之。晉如進也，摧如退也，罔孚，未見信也。楊氏以孟子進退有餘裕當之，得之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以柔順之德（學易記：柔順下多中正二字。）逢文明之君，當亨進之位，能居中守正，以進爲憂，而不以進爲喜，若此，可以得吉矣。可以受庶馬三接之大福于其君矣。蘧子馮避令尹之位，蘧謨辭司徒之拜，皆以進爲憂者。王母，君之柔中者也，六五是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六三以陰居陽，下不爲六二之大臣，上不爲九四之近臣，蓋身退而德進，位卑而望高者與。故其志上進，以順麗乎大明之君，志發乎此，衆信乎彼，而其志得行矣。宜其悔吝之亡也。大則如二老歸周，而天下從。小則若一隗人燕，而羣賢至。是三已下二陰皆順上，故曰衆允。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處遷惡後，處晉惡先。九四以剛狠之資，超貴近之地，處羣下之上，躐三陰之前，以康侯則逼乎王室，如鄭莊之逼周，以近臣則僭乎王權，如桓溫之僭晉，故貪夫位而不思釋，畏乎下而恐見奪，如鼫鼠然，雖正亦危，況不正乎。貪者將上僭於六五，畏者猶下忌於三陰，上僭而其進不遂，以其君之明而不可犯也，下忌則其進有牽，以其發之順而從上者衆也。使卜筮如二世，下散如高貴鄉公，九四其孰禦，雖然以剛狠之強臣，居逼近之高位，九四處之，固不當也。處九四於不當之位者，離乎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六五，柔主也，宜不立者也，宜悔吝，宜憂恤，宜非吉，宜不利，而聖人斷然許之以悔亡，以勿恤，以往必吉，必无不利，又勸之以往則有慶，且夫悔則亡矣，六五慶也，恤則勿恤矣，六五又慶也，往則吉矣，六五又慶也。往則无不利矣。六五又慶也，是四慶者，它卦或得其一二，已爲卦之盛，今六五柔主，乃兼此四慶而有之，然則王之不立者，其福固如是乎。曰，主德尚剛，惟晉之一卦，主德不尚剛，曷爲晉之主德不尚剛，曰，晉之主德，如日之出地，此朝日也，天下已服其明矣，初出之朝日，而遲若方中之烈日，天下其不旱熯喝死矣乎，惟柔故明而不虐，燭而不察，淑而不烈，大抵日中非日之盛，而莫盛於朝日，剛明非晉之盛，而莫盛於柔明，蓋日之爲明，朝則升，中則傾，君之爲明，柔則容，剛則窮，六五，晉之盛明之主也，宜其福之盛也，孰謂其柔而不立哉。大則如商高宗之不言，小則如齊威王之不鳴。書曰，柔而立，又曰，高明柔克，六五以之，失得勿恤，謂得與失皆勿憂恤，六五，離也，爲日，爲火，雖柔猶剛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九以剛明之資，進而至於首，又進而至於角，剛之極也，明極者必窮物，剛極者必觸物，故不勝其剛而无所用之，維思攻伐人而已，夫明不自照，而用之以窮物，剛不自攻，而用之以伐人，若反其剛明，而有自危之心，聖人尚許其吉无咎也，或挾其剛明，而自以爲貞固，聖人知其吝未光也，子玉剛而无禮，陽處父剛而干時，所以敗也，晉明卦也，而四陰吉悔亡，二陽厲且吝，德宗以明強自任，其未有得於此乎，厲者，傷厲而自危也。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易之道，有時有人，逢其時，顧其人，用之者何如耳。如明夷之時，明之傷也，孰傷乎明也，地掩夫日，所以傷夫明也，惟能掩而不傷，是明夷之道也，是時也，何時也，紂之時也，是道也，孰能用之，用一卦之道者文王也，用一爻之道者箕子也，文王用一卦，故內焉，離之文明，我則用之，以不失其盛，外焉，坤之柔順，我則用之，以服事商，用是二者，是故以此蒙犯羑里之大難，而紂无所施其虐，此文王掩而不傷之道也，箕子用一爻，故不惟利於居易，而亦利於處艱，艱而利，利而正，蓋不晦其明，則以艱險而傷其生，何利之有，不正其志，則以艱險而傷其明，何貞之有，大難，以天下言，內難，以一家言，紂之難，大能及天下，而不能及文王，小能及一家，而不能及箕子，此用明夷之力也，然彖辭、象辭、同曰，則入地中，明夷，易之例未有也，恐此明入地中四字爲衍。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變而不窮者，易之道，用而不窮者，易之人，如明夷一卦，用之以處險，則爲文王與箕子，則而晦，用之以居易，則爲莅衆之君子，晦而明，明而晦，故全己，晦而明，故燭物，故曰，推而行之存乎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人。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飛者不顧不高，今乃垂其翼，知其不可不退也，行者不能不食，今乃三日不食，知其不可不速也，可以退則退，可以速則速，君子當明夷之初，知其傷之者將至，故決焉長往而不顧，或者見歲而不卹，何也，晦己之明，避上之暗，義當去之之速也，何食之暇，楊氏謂接淅而行，是也，當紂之時，其伯夷太公避居海濱之事乎。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居明夷之時，最不幸者也，何也，當此之時，惟晦者可免於傷，而六二乃有文明之德，此暗主所甚忌也，惟去者乃免於傷，而六五乃居大臣之位，此昏主之所不得去也，以其位之不得去，故有左股之傷，股、左右者，大臣之象也，以其德之文明，故有馬壯之拯，初九、九三、乾馬，用壯之助也，助之者壯，處之者順，所以吉也，非吉之吉也，凶之吉也，既傷股矣，非凶乎，傷而獲拯，非凶之吉乎，當紂之時，此正文王之事也，見囚者，傷股也，伯夷太公歸之，閎夭之徒脫之者，馬壯之拯也，柔而恭，淵而懿，臣罪當誅，而天王聖明者，順以則也，則者，有君人之大德，而乃有事君之小心，順乎君臣之天則也，故詩人歌之曰，

順帝之則而仲尼令贊之曰順以則也詩人、仲尼、其見文王之心乎。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五當箕子。六二當文王。然則孰當紂乎。當紂者其上六乎。上六位之高。暗之極。此明夷之主也。非紂當之。其誰當之。然則孰當九三。程子以爲湯武之事。是也。程子混而言之。媿也。試別而言之。九三其武王之事乎。九三居下卦之上。而體離明之極。膺南面之望。而應上六之敵。是惟无狩。狩一而獲明夷大害之首矣。然則殺其狩而不疾者。昭其至正也。志於得其首。而非志於利其得者。昭其不私也。非武王伐紂之事。其何事乎。故恭行天罰。是南狩也。勝商殺紂。得大首也。須暇五年。不可疾也。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曷敢越志。是志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上六。明夷之君也。六四。明夷之佐也。明夷之時。有昏暗之君。而无陰柔小人之佐。孰與逢昏主之惡而傷君子之明哉。惟六四以陰柔之姦。居近君之位。是故挾左道。用非僻。以中其君之欲。至於深入其腹心。而壞其中。探得其傷害君子之志意。而肆於外。於是聖賢有不免於傷者矣。且暗主之與小人。何仇於聖賢。而必欲傷之乎。蓋上暗不明。惡易以形。此邪彼正。勢難以竝。此其理也。然小人知傷君子以逢其君。不知傷君子以傷其君。故得大首者。九三也。大首之所以見獲者。非九三也。六四也。當紂之世。所謂六四者。其飛廉、惡來之事乎。出門庭者。出而肆於外。六四、坤之初也。坤爲腹。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五君位也。而聖人以箕子當之者。明夷之時。六五以陰居陽。以柔居剛。得中守正。陽剛之君子也。紂不足以當之。當之者舍箕子而誰也。又箕子與紂。同姓之親也。此孟子所謂曷位之卿也。箕子既有此嫌。而又與微子皆疑於商家及王之制。意其當時天下之望。亦或以六五之德與位歸箕子與。此紂所以疑之之深。所謂內難者也。非爲之奴以深晦其明。則居艱而不利。非守其貞而不回其惡。則明滅而或息。晦其明。故全於人。明不息。故全於天。五陽明也。六陰晦也。以六晦五。故爲箕子之明夷。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者。六位之至高。故初登于天。而四國望之照臨。上六者。昏德之終極。故後入于地。而天下失其所法則。是以既曰不明。又曰晦者。甚其昏之辭也。紂之嗣位。聞見甚敏。材力過人。其初登于天照四國之時乎。及其以昏棄失德。而爲獨夫。其後入于地而失則之時乎。

家人 ䷤ 巽下離上

家人。利女貞。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正莫易於天下。而莫難於一家。莫易於一家之父子兄弟。而莫難於一婦。一婦正。一家正。一家正。天下定矣。故家人之卦辭曰。利女貞。大哉女貞之利乎。女正者。女非自正也。蓋有正之者。孰正之。男也。正女以男。正男以父。以身。正身以言行。前之二正在象。後之二正在大象。夷上九。然家人之職二。其道一。婦職順。父職嚴。合嚴順之道存乎正。嚴而不正。獨嚴不行。順而不正。獨順不立。故曰利女貞。曰正位。曰家道正。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天地之義。以男女正爲大。而況天下萬事乎。故曰正家而天下定。女內。謂六二。男外。謂九五。父母。謂上九。六四。尊而在上者。兄。謂九三。弟。謂初九。利女貞。謂巽長女。離中女。正位內外。謂名分。若呂武南面。則男女易矣。名分亂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巽。木也。風也。今舍木取風。離。日也。火也。今舍日取火。蓋火本生於木。木者火之父。風遠出於火。火者風之母。如家人夫婦父子相生无已也。物必有自出。風自火出。教自家出。家自身出。故君子正言行以嚴身。嚴身以家。嚴家以天下。言必有物。言而无物。則欺。行必有常。行而无常。則僞。欺乎言。僞乎行。而能正家者。无之。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婦訓以始。至子訓以始。稱（一以字從學易記增）及其志意純一而未變也。初九處家人之始。初而用陽剛之嚴治。有防閑之遠慮。一日之正。終身之正也。何悔之有。此舜之刑于二女。文之刑于寡妻也。魯桓公、唐高宗、反是。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婦无遂事。必有尊也。言有夫也。婦職饋祀。必有敬也。言有先也。婦而遂事。則僭。僭。則家不齊。時有牝雞鳴晨之禍。婦而不職。則傲。傲。則家必壞。時則有腐木爲柱之禍。六二以柔順之令德。宅壼內之正位。退然无攸遂。以尊其夫。劬然羞饋祀。以事所職。正孰大焉。吉孰禦焉。故聖人贊而譽之曰。順以巽也。順。則安而不僭。巽。則卑而不傲。此二女之事舜。大姒之事文也。褒姒反是。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正家之道。嚴勝則厲。和勝則濡。嗃嗃而嚴。嚴勝也。嘻嘻而笑。和勝也。然嚴勝者。雖悔厲。而終吉。故聖人勸之以未失。和勝者。雖悅懌。而終吝。故聖人戒之以失節。九三剛而過中。嚴勝者也。正家之道。聖人取焉。自九五、上九、上九而降。九三亦家人之長也。其一家之兄與。周公之誅管蔡。訓康叔。得嗃嗃之義矣。莊公之於段。文帝之於長。其嘻嘻者與。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善富家者。不寶珠玉。而以父慈子孝爲珠玉。不豐粟帛。而以夫義婦聽爲粟帛。故六四之富而吉。吉而大。聖人釋之曰。六四之富。非以富而富也。父子夫婦。各順其位。而不相踰越。是謂富矣。易之富家。卽記之家肥也。六四以柔巽而居下卦之上。上卦之內。其家人之母與。思齊、大任、是已。舜母反是。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正家在政。於家作德。正人在法。感人在心。使我正人易。使我愛人難。使我愛人易。使人愛我難。使人愛

我易。使人人交相愛難。非以德睦之。以心感之。安能使之交相愛乎。九五以乾德之剛明。居巽位之中正。爲天下國家之至尊。而愛心感人。巽而入之。此所以感假其家人。以及天下。莫不人人交相愛。勿憂天下之不愛而自吉也。以文王爲君。以太姒爲妃。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武王爲子。以邑姜爲婦。其不交相愛乎。故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交相愛也。仲尼頌之曰。无憂者其惟文王。此勿恤吉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人能不以惡於子者事父。則天下皆舜。人能不以檢於妃者自恕。則天下皆文王。誠意中充。則德教外孚也。上九以過剛之威而嚴其家。未至也。以嚴家之檢而誠其身。斯至矣。此其所以成家而享正家之吉也。九五。君也。上九。君之上。其文王之王季與。故周家之正。有刑于太姒者。有刑于文王者。九乾剛。故威。上巽極。故孚。孚者誠乎身。

三三 兌下巽上

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易通則窮。窮則通。睽者。人物之散也。離之火。兌之水。燥濕俱動而異就。物之散也。離仲女。兌季女。仲季同居而殊姻。人之散也。物聚則朋。散則孤。孤矣。焉得而不窮。然睽孤而小事吉何也。散不可聚。睽不可合。凶不可吉。則无爲貴易矣。兌之說。麗乎離之明。是合睽也。六五進而上行。是合睽也。六五得中而應乎九二。是合睽也。故曰易窮則通。合睽之道。又有大者。天地之判而合。男女之別而耦。萬物之分而聚。非合睽之大乎。故仲尼贊之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故曰易窮則通。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禹顏同道而異趣。夷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爲同而異也。孔子一孔子。而齊魯之去異遲速。孟子一孟子。而今昔之饋異辭受。此同而異之也。乃一人自爲水火矣。君子亦何必好同而惡異乎。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此聖人合初九九四之睽也。善合睽者。與其疏也。寧舒。與其褊也。寧宏。蓋初九之與九四。上下異趣而相叛。水火異性（學易記作情）而相賊。惟相叛。故初九動而下。固不與九四而爲徒。九四動而上。亦舍初九而不與俱。彼舍我而去。故有喪馬之象。初九能聽其去而勿逐。須其定而自復。是以悔亡。此合睽以舒不以亟之道也。相如之感廉頗。子儀之安光弼。是也。惟相賊。故九四之火。值初九之水。則熄。初九之水。值九四之火。則涸。彼變我而我涸。故有惡人之象。且水在火上。則涸。今火在水上。亦能涸。初九（學易記無初九二字）何也。蓋水火相遭。有自下涸上者。鼎。蓋是也。有自上涸下者。實水于中。而盛之以上。預下承之器。環之以上下四方之火。是也。又離日也。常暘能焦大澤者也。初九之於惡人。能不以避爲避。而以見爲避。是以无咎。此合睽以宏不以褊之道。孔子見南子。孟子解子敖。陳臺弔張讓。是也。若非辟咎乎惡人。則无

所事於見惡人。孔子不見陽貨。是也。且初九剛也。而能舒且宏何也。說故也。初與四偕。乾體而同陽德。乾爲馬同。故復。初九降屈以下於九四。（學易記於作與）故爲見惡人。水在火下。故爲辟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此聖人合九二六五之睽也。睽之諸爻。皆睽之睽。惟九二六五乃睽之合。故遇主于巷。曷謂巷。詩曰。誕寘之隘巷。傳曰。行及弇中。一與一。誰能擠我。弇亦狹道。巷者。道路之隘徑也。曷謂遇。傳曰。不期而會曰遇。遇者。邂逅之適然也。今有二人而東西行者。適相遇於隘巷之中。趾之外。无他地。路之外无他歧。雖欲逃之。猶將遭之。雖欲隔之。猶將覿之。是其遭也孰得而竝。是其覿也孰得而分乎。一與一故也。今諸爻皆不遇六五。而九二剛正之大臣。乃得遇六五寬柔之明主。六五皆不應諸爻。而乃應九二。此應之尊而莫之分。遇之獨而莫之竝者。故曰得中而應乎剛。又曰遇主于巷。君臣之相遇如此。而止曰无咎何也。有三不幸也。當睽之時。一也。主弱。二也。諸爻皆睽而寡助。三也。其平王晉文侯之舉乎。此所謂小事吉也。不然。高宗得一傅說。武宗得一鄭裕。无咎而已乎。未失道。道亦路也。必相得而不相失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此聖人合六三上九之睽也。且六三之於上九。正應也。曷嘗睽而不合哉。睽之者。九二、九四也。我欲行而合上九。則九二牽我輿於後。我欲進而遇上九。則九四掣我牛於前。六三以柔居剛。惟柔。故下不能制九二。惟剛。故上進而犯九四。彼阻我而不得進。我犯之而必進。彼在我上。其傷我必矣。天、言上。劓、言傷也。然六三以柔順之德。和說之極。而居二陽之間。處重險之位。位不安而上九之應。力主之於上。故睽於初而合於終也。子產相鄭之初。馴良方爭。而小族大。不可爲也。有欲攻子產者。有欲殺子產者。而子產能焚謗書。賂伯石。叔又力主之。鄭遂以治。得六三之義矣。六三。坤體。爲中、爲輿。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睽者。乖之極。孤者睽之極。九四以獨陽處二陰之間。孤立而无與。危厲之不暇。乃能无咎。此已幸矣。又得行其志以合天下之睽何也。與在下之善士。如初九之同德。相遇以誠。相交以信。是故孤者朋。睽者合。何志之不可行。何難之不可濟哉。舉朝皆武氏之臣。而狄仁傑以一身狥唐。非孤立於睽離之世乎。乃下薦洛州司馬張柬之。薦一柬之。而五王之合與仁傑而六。周復爲唐。仁傑之志行矣。豈惟无咎。又何厲矣。元夫。善士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厥宗者。五與二應。而二爲宗臣也。（十三字從大全增）劍鉅者。其愈遲。傷淺者。其合易。天下睽離之時。此亦劍鉅痛深之病也。六五乃以陰柔之資。而君之。宜其悔。宜其咎。宜其合睽之難也。今也乃能合天下之睽。如傷肌之淺而合之之易者。何也。得九二陽剛之宗臣以佐之之力也。是以悔亡。是以何咎。是以有慶。大哉佐乎。有其人。雖弱君。且能合天下之離。而況得剛明之君乎。程子以成王、周公、劉禪、孔明、當之。得之

矣。噬膚、傷之淺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上九有六三以爲正應。非孤也。而云睽孤者。居離明之極。過於明也。過於明。故過於疑。過於疑。故无往而非疑。見豕負塗。疑其穢己。載鬼一車。又疑其祟己。先張之弧。疑其爲寇而害己。後說之弧。又疑其可親而非害己。疑心羣起。而若不可解者。爲六三者。安得而近之。此上九之所以孤也。然惟天下之至明。爲能生天下之至疑。非天下之至明。亦不能釋天下之至疑。其初離然而疑。其後渙然而釋。以上九之至陽。遇六三之至陰。陰陽相和而爲雨。則羣疑釋然而俱亡矣。當其善疑也。似唐德宗之於蕭復、姜公輔。及其疑之亡也。又似成王之於周公。要之皆不及昭帝之於霍光。先主之於孔明矣。先張之弧。後說之弧。以書卦之象言也。解在下繫蓋取諸睽章。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一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處蹇之道二。曰靜。曰動。濟蹇之道四。曰擇。曰避。曰才。曰德。坎險而艮能止。可謂智矣。此處險以靜也。靜而審。則動而濟。非終止也。靜而終止。是坐敝舟而不求涉者也。動而不審。是暴虎馮河者也。往而得中。此濟險以動也。坤位西南。平夷之地也。求平易而利者往焉。不曰擇乎。艮位東北。坎位正北。皆峻阻之地也。逢峻阻而不利。則止焉。不曰避乎。天下无大事也。天下有大事。不有大人。往必无功。不曰才乎。有大才以經天下。无大正以正天下。蹇得之。必失之。不曰德乎。蹇之時。非小難之時。蹇之人。非小才小德之所可用。故曰時用大矣哉。西南卦多坤。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地上有山。險也。山上有水。險之險也。君子當重險之世。非難不免。非德不濟。反身修德以俟之而已。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初逢難之始作。不幸也。在下而无位。不幸而幸也。往而進。則必罹其殃。來而退。則猶保其譽。宜靜退以

待時之平而已。獲譽於亂世。不若无譽之安也。然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而見也。此申屠蟠、管寧之徒與。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初、上、三、四、聖人皆不許其往。惟六二、九五、无不許其往之辭者。當蹇之世。六二爲王者之大臣。九五爲大君之正位。君臣復不往以濟難。而誰當往乎。蹇蹇者。多難而非一難也。大臣犯天下之多難。而捐軀以求濟。何尤之有。然則以六二之匪躬。而不聞濟難。非尤乎。曰捐軀在志。濟難在才。六二陰柔。知於才也。聖人不尤之者。嘉其志而恕其才也。程子以李固、周顗當之。得之矣。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九三以剛陽之才。居艮止之極。逢坎險於前。說欲往而濟難也。而聖人止之曰。往遇則必蹇。來歸則衆喜。何也。三與上爲應。而上六陰柔。不能主三以共濟也。此劉瑾、陳蕃、勸竇武速斷大計。而武不從之事也。二子往而不反。其濟否何如也。內二陰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初六无位。九三无援。其不可往固也。六四近君而當位。又不可往。然則蹇終不可濟乎。四居上卦之下。當坎險之初。乃以陰柔之資應之。往則上入於坎陷之中。來則下接於无位之初六。進則无才。退則无與。此其實不可強也。不量其无才无與之實。而抱虛以進。以求濟大難。祇以益難耳。此公果與邵孫接連以伐季氏。而昭公出。調與注接連以去宦寺。而唐室亂之事也。可輕往乎。連者。接也。實者。量其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以剛陽中正之君。當天下大難之世。而得六二朋來之助。宜其濟難无疑也。然僅能施其中正之節者。君剛而臣柔也。上不過爲晉明帝、唐宣宗。下則高貴鄉公、皇泰主而已。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六以陰柔之資。居蹇難之極。是安能濟蹇哉。故往則蹇益其蹇。退則其吉乃大碩吉。大吉也。蓋能一退。內則有九三剛陽之助。貴則有九五大君之見。是以吉且利也。然象言利見大人。往有功也。而五爻終无濟難之功。上六利見大人矣。亦无濟難之功。何也。大人。上下之通稱。如言行不必信果。如正己而物正。如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皆曰大人。豈皆指君上而言哉。上六利見大人。謂九五也。上六有剛陽中正之大人以爲君。而九五无剛陽中正之大人以爲佐。則是上六利見大人。而九五未嘗利見大人也。初、上、三、四、或以无才。或以无援。皆不可往。則九五所恃以自助者。六二之大臣而已。而二復陰柔而短於才。則非所謂剛陽中正之大人也。雖與成濟難之大功乎。象之言蓋歎九五之无助也與。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天下有難。常過於爲。天下无難。常不及爲。過於爲。則擾。不及爲。則諭。蹇至解。則難散矣。如西南之坤。安

而靜矣。害已除而无所往。故宜來復。而不可以過於爲。高帝已定天下。而復伐匈奴。過於爲也。利未興而有攸往。故宜夙爲。而不可以不及爲。高帝幸於苟安。安於秦陋。而不求復二帝三王之法度。不及爲也。當解之時。聖人甚喜之時也。如冬閉之久。而忽逢春生。天地之疑者歇。雷雨之靜者作。萬物之句者達。大哉解之時乎。喜哉解之時乎。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天地與物爲新。故雷雨作。君子與民爲新。故赦宥行。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六當患難解散之初。以柔道處剛位。適剛柔之宜。得來復之義矣。何咎之有。此光武謝西城。禮匈奴。却咸宮。馬武之請事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多難既散。有攸往。夙吉。九二以陽剛之才。佐六五陰柔之主。急於有爲之時也。則宜何先。莫急於紀綱。而又有急於紀綱。莫先於法度。而又有先於法度。去小人是也。霍光上官、並受武之託。內魏、恭、顯、雜居宜之朝。則是无難多難之始也。故當解之世。九二欲其獲狐。六三戒其致寇。九四欲其解拇。六五欲其退小人。上六欲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五。然則召天下之多難者果誰乎。君人者。亦何利於天下之難。而何樂於近小人以疏君子哉。狐者。小人之妖。恭、顯是也。拇者。小人之賤。逸、嬖是也。隼者。小人之黨。遂、翼是也。負乘者。小人之僭。祟、卓是也。一卦之中。聖人五致意焉。其防難也。不爲不謹矣。易學記傳 三狐。三陰也。一卦四陰。而指其三者。不指六五。五君位也。田者。力而取之也。矢者。我直則壯也。黃者。中而不遇也。去小人而不力。雖去必來。去小人而不直。雖行必格。去小人而不中。雖甚必亂。三者盡矣。又能貞固以守之。則吉矣。不然。鄭朋得以入望之。封倫得以入太宗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六三以陰柔之資。險詐之極。而位乎大臣之上。是何異於市井負販之小人。一旦乘公卿大夫之路車駕馬。以行於大逵乎。此竊位僭上之甚者也。孰不羞薄而醜之。雖貞猶吝。況不貞乎。其致寇也。必矣。致寇者。六三也。寇至而受其難者。不惟六三也。趙高僭秦。以致董卓。卓至而二豎與漢俱滅。登斯爭之。六三誰咎也。解之君臣。其免登乎。可不大懼也哉。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四以陽剛之賢。居近君之位。當大臣之任。而下比六三微賤。在下之小人。則君子之友。望望然去之。維解散其小人。則君子信其忠正。而朋至矣。故遠子馮比八人者。而申叔時遠之。郭子儀任吳曜。而薛仁貴去之。拇。體之微。而在下者也。小人之象也。而汝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六五當解之世。爲解之君。雖以中和柔順之資。而有解散患難之功者。維得其解之之要而已。孰爲解難之要。維用九二九四。一二大臣陽剛之佐。以解散小人而已。然則天下无多難。有一難。小人者。多難之宗。解難不多術。有一術。君子者。解難之源。故洪水非堯之難。而四凶過於洪水。四裔非四凶之威。而一舜烈於四裔。曰君子維有解吉。言解之吉者。維用君子一事而已。程子云。孚。驗也。用君子之驗。驗之於小人退而已。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隼。六三也。高墉。六三之負乘而竊高位者也。射而獲之者。上六也。公者。大臣之稱。即上六也。六三之悖亂。遇上六。射而獲之。則天下之悖亂。渙然解散而无餘矣。此解之終也。其周公歸自東山之時乎。

三兌下艮上

損。三。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

損之爲卦。以澤之深。益山之高。此損下益上之象也。以乾之上九降而爲六三。以坤之六三。升而爲上九。此損剛益柔之義也。然損之道。有損奢以從儉者。有損不善以從善者。有損己以益人者。有損己而取人之益者。有損之損者。有損之益者。有不損之損者。其損七。其所以損者一也。二簋可享。損奢以從儉也。大象之懲忿窒欲。六四之損其疾。此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九之益六四。九二之益六五。六三之益上九。此損己以益人也。六五之虛己以從諸爻之益。此損己而取人之益也。初九以己益人。而又酌損。此損之損也。六三以一人之損而得友六五。爲損之主而得益。此損之益也。九二上九之弗損。此不損之損也。故曰其損七。然知損而不知其所以損。則損者僞也。漢文卻千里馬。而終之以儉。得其所以損也。晉武焚雉頭裘。而終之以奢。不得其所以損也。曷謂所以損。曰誠是也。文王曰。損有孚。仲尼曰。損而有孚。言損之不可不誠也。故曰所以損者一。然損不益上。是剝下以厚上也。損剛益柔。是消君子而長小人也。可乎。曰。非是之謂也。損下益上者。不於其貨。於其德。損剛益柔者。不於其道。於其政。記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此損下益上之義也。傳曰。政猛則施之以寬。又曰。寬以濟猛。此損剛益柔之義也。聖人之言。豈一端而已哉。然聖人之所謂損。不出於聖人之意。而出於天下之時。聖人何容心焉。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故曰二簋應有時。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故曰損剛益柔。有時不然。因歲不祭肺。施之豐年則隘。平國用中典。施之亂國則弛。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卦形頤腹虛。有二器上覆下承之象。故曰二簋。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此所謂損不善以益其善也。觀兌之說。君子得之以懲其忿。艮之止。君子得之以窒其欲。人之一性。如山之靜。如澤之清。其忿也。或觸之。其欲也。或誘之。豈其性哉。深戒其觸之之端。逆閉其誘之之隧。損之又損。則忿欲銷。而一性復矣。

初九。巳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巳事遄往。向合志也。

此損己以益人。損下以益上之事也。六四以陰柔而居上。非初九陽剛之賢應而助之。而誰也。然必盡之而不有其應之之迹。助之而不居其助之之功。損之損。善之善者也。故事已則速去之。又從而酌損之。則可以无咎。而上合六四之志矣。魯連卻秦而辭其封。四皓安漢而不居其位。庶幾初九之義矣。若至於宣帝之背負芒刺。宣宗之毛髮洒淅然後去。則无及矣。況不去乎。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此損下益上而有不損之損也。九二以剛陽之賢。而佐六五陰柔之君。所以益於君也。然以兌說之資。而濟剛陽之德。此非所以爲中正也。若非復損其剛。則流於不正不中之域矣。故戒之以利貞。戒之以征凶。戒之以中以爲志。皆使之不得損其剛也。不損其剛。斯足以益其君矣。故曰弗損益之。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濟。裴度晚節而安於浮沈。皆損其剛者也。征凶。謂行之以兌說則凶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此六三損下益上之事。聖人慰存六三以損中之益之辭也。天下之理。消與長。聚門。損與益同根。六三本乾三之陽也。與初九九二三陽同行者也。而六三獨指而爲陰。所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也。聖人則慰存之曰。爾謂天下有損而不益者乎。免三爻而六三一陰。則所謂一人行矣。一人行。必得其友而不孤。故上九應之。是得其友也。六三在下。能損己以益上。九上九在上。亦降心以交六三。君臣相得。咸有一德。而莫或二之者。此舜得堯之事也。孝於父母。不得於父母。弟於兄弟。不得於兄弟。非三人行則損一人乎。然无鄰於歷山而堯爲之鄰。无侶於河濱而堯爲之侶。非一人行則得其友乎。三人同行其衆可喜也。而見疑於二人。一人獨行其孤可弔也。而得友於一人。豈惟損益无定形哉。親疎衆寡。亦无定與矣。聖人因一人之行。而得致一之理。故仲尼繫之曰。言致一也。天地之化醇。男女之化生。亦若是而已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此聖人勸六四損己以從人。損不善以益其善也。去疾必醫。去過必師。六四之有疾。不醫之以初九之師。何能損乎。然故過去疾而不速。猶在客與咎之域也。速改。則可喜而无咎矣。然則六四何爲而有疾也。六四以陰柔之資。居下卦之上。宅近君之位。富貴誘於前。欲動於中。此其書盲也。不有初九剛方之師友。其孰從而切磋救之哉。子產容國人之議。己以自藥。而不毀鄉校。可謂能損其疾而懲忿。魏獻子聽閻沒女寬之諷諫。以自警。而辭棫陽人。可謂能損其疾而窒欲。然曰亦可喜者。亦之爲言。亦之辭也。无疾。上也。有疾而損之。次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此聖人贊六五之損己從人。有損中之益之盛德也。六五以山嶽配天之德。宅大中至正之位。爲損卦之君。而其中空洞寬廣。謙柔挹損以從在下之羣賢。天下之有善者。所以皆說而願增益其高大也。或益之者。或之爲言。非一人可指之謂也。一人益之。十人朋而從之。龜筮亦皆從而弗違之。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此所以爲大吉而自天祐之與。此大舜舍己從人之盛德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聖人贊上九不損之損之盛德也。上九居損之終。位艮之極。居損之終。則必變之以不損。位艮之極。則必止之以不損。當節損之世。下皆損己以益其上。上又能不損其下以益其下。宜其无咎。宜其貞吉。而天下无飢民。文王卑服。宜其利有攸往。宜其得臣无家。无往而不得志也。故曰大得志也。大禹菲食。而天下无凍老。漢文集書囊。罷露臺。而天下有煙火萬里之富庭。皆損之上九也。得臣。蓋得天下臣民之心。无家。謂无自私其家之益。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之爲道。以損人者施諸己。則約而豐。以益己者施諸人。則散而聚。民說无疆。不曰豐且聚乎。以卑人者施諸己。則卑而不可踰。以尊己者施諸人。則謙而尊。其道大光。不曰不可踰而尊乎。得此道者。是惟无動。動罔不利矣。是故天下无事。則下令如流水。事焉往而不行。故曰利有攸往。天下有事。則涉險如夷。其行也。或先之。其濟也。或後之。難何向而不濟。故曰利涉大川。事必行而難必濟。夫豈吾一人獨能之哉。以此道而示人。至矣。猶曰咸左右之。何也。道光而民悅。故也。何也。損己而益人。卑己而尊人。故也。聖人也。又曰何以動而罔不利乎。卑巽以動故也。震以動者動必迅。巽以動者動必進。故曰益動而巽。日進無疆。豈惟人哉。天地且然。天氣降而施諸地。然後地氣騰而生夫物。天且況於人乎。故夫益人之道。非人爲也。與天時偕行而已矣。惟聖人以己益人。惟聖人以天益己。大哉乾之四在上。乃損陽而爲陰。坤之初在下。乃益陰而爲陽。此卦之損上而益下。自上而下下。益下也。乾之初九在上。乃遷坤之初六於己上。而己下之。此卦之自上下下也。震能動。巽能巽。故爲益爲地生。中。謂九五正。謂六二。木道。謂震巽皆木。施生。謂天地生木。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雷相資而相益。程子言之盡矣。君子體之。以風之長萬物而長一己。故見善則遷。以雷之威萬物而威一心。故有過則改。風以長之。則益一善而爲萬善。雷以威之。則振不善以益至善。然則君子損己以益人。未至也。損己以益己。斯至矣。顏子服膺於一善。見善而遷者也。有不善。必知。知不善。必不行。有過而改者也。改過。故克己。遷善。故復禮。爲仁。次哉益乎。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有益天下之大才。不可以任益天下之大事。不有益天下之大德。不可御益天下之大才。初九以陽剛之才。爲震動之主。得六四近臣之應。是故位一卦之最下。而利於作益天下之大事。然聖人喜其才發其心。何也。大事者。非常之事也。如唐虞之禪。湯武之革。伊霍之廢立。且息姑之攝是也。有利用爲

大作之才，而无至善之德，且挾專權自厚之心，是於天下國家能吉而无咎乎。元者，善之長也。夫惟有天德之人，爲衆善之長，且有不自厚其事之心，斯可以作天下之大事，興天下之大利，爲天下之大益。吉而无咎矣。不然，子之即堯舜，臾讙即湯武，桓溫即伊霍，王莽即周公，魯隱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此損之六五之爻辭也。而益之六二亦云，皆致柔虛中自損有受之益也。然六五曰元吉，而六二曰永貞吉者，程子謂六五以柔居剛，六二以柔居柔，故戒六二以常永貞固則吉也。夫惟六二能虛中以有受，一或人益之矣，十人之衆，又朋而益之，龜筮鬼神，又弗違而益之，宜其爲吾王所用，興之享上帝，而天亦益之以吉也。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籲俊尊上帝，皆王用享于帝吉之謂也。曰，或益之，自外來，中不虛，外敢來乎。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柔體也，然居下之上，處剛之位，據勁之極，見有可以益天下之事，則決然自我而益之，果於益而忘其專也。故聖人戒之不一而足，曰用凶事无咎者，惟危難不得已而用之，則无咎，非危難，則有咎矣。若穰苴之斬莊賈，用之平世則專，紀信之乘王車，用之治世則僭，是也。曰有孚者，惟有愛君益國之誠，則可，不然，則行詐以益亂矣。若王莽之居攝，而假周公之忠，是也。曰中行者，惟果於爲益，而不爲過甚，則可，不然，則亂常以濟姦矣。若王敦之疾劉隗，而舉兵內向，是也。曰告公者，吾力可爲，而必告之君，若孔子欲討田常，則不敢專，而請於哀公，是也。曰用圭者，祭祀朝聘，无不用圭，勳必以禮也，不然，非禮而勳，雖益而不許，若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天王狩于河陽，是也。聖人之五戒，可不懼乎。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則又寬其四而嚴其一矣。若曰惟凶事則固有是舉，不然則否，然則有可以益天下之事，君子皆坐視而不爲乎。曰益之而益，則奚而不可爲。益之而損，則奚而可爲。故陳賈之益漢，劉注之益唐，蓋益也，不如其已。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六四以柔居柔，又巽之下，以順居卑，必遜之於中，乃可有行也。然柔順之極者懦，不能以自行，必告於公，上而見從，乃可行焉。弱不能以自立，必舍其故國而用遷，乃可立焉。力不能以自遷，必得其與國以相依，乃可遷焉。故周遷依晉鄭，邢遷依齊，許遷依楚，皆弱故也。若盤庚之遷亳，高祖之遷長安，光武之遷洛陽，何依人之有，以益志者，六四非无益人之志，才不足耳。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九五以剛陽之才，中正之德，居益之時，爲益之君，惠萌於心，天下不問，而蒙其益之吉，益被於人，天下信之，而懷其德之惠，九五何道而臻此哉。有至誠益人之心故也。有孚惠心，上之誠也。有孚惠我德，下之信也。上下交孚，而九五之志得矣。二帝三王至矣。以仁率天下，而民從之，成康文景其庶乎。損之六五言益而不言損，損之至也。益之九五言惠而不言益，益之盛也。程子云，陽寔在中，有孚之象，王輔嗣云，益莫大於信，惠莫大於心。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以善益己，己益而人不損，以利益己，人損而己不益。上九居益之極，位益之亢，而剛以上人，此非以善益己也，利而已。利之所在，可均而不可偏。上九不均之以益人，而偏之以益己，偏之以益己，而爭之者至矣。故人皆莫肯益之，豈惟莫肯益之，有擊而奪之者矣。惟其立心之偏利，而不知均利之常理，此其所以凶自外來也。中不偏，外敢來乎。鹿臺鹿場是已。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二

☱☰ 兌上乾下

夬，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於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以五陽而決去一陰，以五君子而決去一小人，此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周公與十夫去三監之時也。宜其甚易而无難矣，而聖人於此有懼心焉，謂勿專倚乾之健，必濟以兌之說，然後小人可以決去，而天下國家可以和平而无傷也。古者執有不以存小人而傷君子，不以去小人而傷國哉。漢之去宦官以袁紹，而漢亡，亦以紹。唐之去宦官以崔昌遐，而唐亡，亦以昌遐。去小人可易言哉。故以其有乘五剛之大罪，我是以聲其罪而揚之於王庭，以其有不可忽之危機，我是以信其令而警之以惕厲，以其有不可恃之剛武，我是以告其徒以尚武之必窮，以其有一陰之猶存，我是以勉其往以必至於純乾，而乃終夫揚庭之未既，惕厲之已至，乃有勇中之怯，健而說，決而和也，尚武之方戒，利往之復進，又有怯中之勇，說而健，和而決也。聖人之去小人，豈一端而足哉。告自邑，猶言告我家也，言偏告五陽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卑則鍾而聚，高則潰而決，澤上於天，高矣，安得而不決，君子觀其決而及物之象，故不專利於己，而

必施之以及下。觀其高而必濟之象。故不敢居其聖。而必戒之以爲忌。忌。如道家所忌之忌。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九。陽壯之初。位乎四陽之下。趾之象也。而決然行乎四陽之先。前趾之象也。倚一陽之壯。而不待四陽之長。銳於行而躁於往。欲以孤力而決去小人。一小人雖微矣。（學易記引此作一小人雖微而在上。）其易勝乎。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況不勝在往先者乎。故周公言往不勝。而仲尼斷之曰。不勝而往。宜其咎也。此陽處父抑趙盾。宋義排項羽。所以皆爲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二以剛陽之才。當夬決之時。得大臣之位。遇同德之君。有衆陽之助。可以決而无疑矣。而能居柔以晦其剛。得中而戒於遇。雖與四陽之盛。而決一陰之衰。乃惕然若臨大敵。諄然若警夕揮。有備如此。雖有兵戎之驟。至亦勿憂恤矣。此狄仁傑從容存唐之事也。不然。无仁傑之志。而竊仁傑之跡。則爲張禹孔光、胡廣、趙戒、遵養時賊矣。莫夜句絕。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壯于頄。王輔嗣謂上六。是也。頄者。頰之背也。體之在上者也。九三外列乎五陽。衆君子之林。而內爲上六一小人之助。此小人之諜而君子之家寇也。雖然。不可疾而可曉也。聖人曉之曰。來汝九三。取凶在汝。取无咎亦在汝。汝。君子徒也。舍君子從小人。凶之道也。舍小人從君子。无咎之道也。壯于頄。是從小人也。獨行遇雨。是從小人也。君子夬夬。是從君子也。若濡有慍。是從君子也。居下而壯乎上。處陽而應乎陰。非壯于頄之象乎。舍羣陽而子與之同志。離一陰而任己以獨行。不惟應之。又與之和合。若陰陽之和而雨焉。非獨行遇雨之象乎。棄同而卽異。叛正而附邪。天下其孰能說之。此其所以凶也。汝曷不決而又決以絕上六之交。汝曷不決而又決以協羣陽之志。夬夬者。決而又決也。若濡者。若上六之濡己而汙己也。有慍者。以上六爲羞惡而慍見也。去汙以自潔。舍故以自新。天下孰不與之。此其所以无咎也。段紀明助閹尹而害忠烈。壯于頄而獨行遇雨者也。溫太眞舍王處仲而歸朝廷。君子夬夬而若濡有慍者也。爲九三者。其亦謹所擇以從聖人之曉己哉。九三與九四。皆有君子小人兩從之嫌。而九三獨无咎者。九四聞言不信。而九三君子夬決也。何也。九三以陽居陽。九四以陽居陰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兌爲羊。九四。兌之初也。臀。下體。九四。兌之下也。羊者。性之狠。陽者。德之剛。九四以狠濟剛。宜其與羣陽並進。以決去一陰。今乃不然。九則陽之質。四則陰之位。以陽處陰。以剛居柔。於是百鍊爲繞指。夬決爲不斷矣。欲止而不進。三陽進之於後而見傷。是以有臀无膚之象。欲進而不止。則不當剛夬之位而弗果。是以有其行次且之象。欲從九五之牽于前而有行。則不能忍狠愎之性而必違。是以有不信悔亡之言之象。劉牢之既從朝廷。復背朝廷。既從靈寶。復背靈寶。從順。順者不納。從逆。逆者疑之。既不得爲君子。又不得爲小人。哀哉。以陽處陽。九二九四同之。所以異者。九二中正。九四媚說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莧陸。草之脆。夬夬。決之強。中行決之和。无咎。決之安。未光。決之慽。九五爲決小人之主。合衆陽君子之助。以決上六一陰之衰。如拔莧陸之草不留也。而何至煩吾君夬夬之極力哉。既決之極力而不遺餘力矣。而反行之以中。而又僅能无咎。而又有未足爲光大之慽何也。易中有難。夬中有牽故也。一陰易去而去之。何難。強君易決而決之。奚牽。曰。惟小人易近而難遠。非難遠也。近之則難遠也。近則寵。寵則尊。尊則僭。僭則強。強則難遠。李輔國者。其初一家奴。而其晚號尚父。貫盈罪大。而代宗不敢顯戮之。至遣盜以竊其首焉。殺之者。夬夬也。遣盜者。中行也。誅一小人而无變者。无咎也。然陰竊殺之。而不明正邦刑。亦可羞矣。是足爲光大乎。九五其初近上六。而其終不得不去上六。上六特寵而上其君矣。可得而去乎。九五忍恥而以中道去之。幸於无咎。變而已矣。何光大之有。程子云。莧陸。馬齒也。故至脆。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夬之上六。見聖人之仁心如天。（學易記引此天下有地字。）之大也。何也。不惟憂君子。而深所以弔小人也。易爲弔小人也。小人亦受中於天。與我同類者也。特不能克其利心以復其良心耳。上六以一陰而乘五陽之上。自以爲得矣。不知五陽長而已必消。及其消亡而後號咷也。聖人曰。汝至於此。其勿號咷乎。其終有凶而不可久長也乎。庶其未至於此者。猶可有改乎。詩曰。覯其湑矣。何嗟及矣。其夬之上六乎。李斯父子。潘岳友朋。臨刑之時。正如此解。

䷫ 乾上巽下

姤。女壯。勿用取女。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陰陽之相爲消長。如循環然。剝者陽之消。然剝極爲復。不旋踵而一陽生。夬者陰之消。然夬極爲姤。不旋踵而一陰生。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爲君子而喜。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人已爲君子而憂。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既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申戒五陽以勿輕一陰之微而視嚴之也。遠之且不免。而況親暱之若同室之人乎。此聖人所深憂也。文王之卦辭云爾。而仲尼釋之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言五剛不幸而與一柔相遇也。一陰方壯。而五陽遇之。其勢豈可久長哉。壯而不已。必至於剝也。姤遇之時。若是其大。可不戒哉。然則相遇之道。遂可廢乎。曰。柔遇剛。不可長也。若天地相遇。剛遇中正。何可廢也。天地不相遇。則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道不行。五陽乾也。一陰坤也。故曰天地。二五皆剛且中正。故曰剛。曰中正。遇之義。若是其大。其可廢哉。不以一柔五剛之相遇而不戒。不以一柔五剛相遇之可戒。而廢天地君臣之相遇。此易之貴於變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以風誥物。后以命誥民。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初六一陰始生，如豕之弱者，人之所忽也，不知其中心未嘗忘躊躇而顧躍也。惟於其方弱之時，繫之於大車之金柅，繫之則有牽而不得遽，繫之於柅，繫之固也，繫之于金柅，固之固也，如是則一陰止而不得上進，貞正之君子可以安吉也。若不有以繫而止之，或聽其往而進，則凶矣。高祖之封漢，明皇之不殺祿山，是已。且繫于金柅，繫何物也，羸豕也。先言金柅，而後言羸豕，不先得其繫之之地，則逸其繫之之物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仲尼於彖辭，發明遇之時義甚大，今觀之九二以後，則見其時義之大矣。九二，君民之相遇得其時義者也。上九，君臣之不相遇者也。九三九四，君民之不相遇，不得其時義者也。九五，君臣之相遇得其時義者也。上九，君臣之不相遇，相遇而不欲速，則失時，相有而不欲速，相有而遇後，其時義者也。大哉遇之時義乎，人之與物相遇，欲速則失義。魚者，衆漁之所利也，衆漁求魚，一漁先得而有之，則魚不可得而有矣，何也。取之必有其器也。大則網，細則筍，然後有以包而舉之，不然，急於取而徒手以往，則亡其甚矣。魚豈爲我有乎，故必有以包之，斯得而有之。包者，緩辭，有者，堅辭，取之緩，則有之堅矣。後雖有他人善漁者至，利亦不彼及矣，何也。吾遇之之時蚤，而取之之義緩也。賓者，它人之謂也。高祖先得關中，遇之之蚤也，漢先得之，楚後至而奪之，不惟奪之，反王我於蜀，我徐起而定三秦，天下卒爲漢而不爲楚，此包有魚而利終不及賓者也。又何殃咎之有，初六陰而在下，民之象也，魚亦陰類，古者以魚比民，九二以剛陽中正之德居下卦君主之位，而首與初六遇，此遇魚之最蚤者也，其德足以包有之而无咎。九三九四二賓，其至已晚矣，安得利以及之乎。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一卦五陽而一陰，五陽必爭，起於一陰，一水衆漁而一魚，衆漁必爭取於一魚。初六之一魚，此九二九三九四之所爭取者也。九二最近初六，最先遇初六，則初六之魚已爲九二所得矣。九三居九二之後，而必爭，爭則必傷，傷則欲進而不敢進，自危而不力爭，能不遽而自危，雖不得魚，亦无後災，故无大咎。曰行未牽者，猶幸其不牽於魚而必進也。孔明說先主，謂中原已爲操所得，而江東已爲吳所得，吳不可圖，而可以爲援，此次且而无大咎也。三居二後，故曰臀，爭魚而傷，故曰无膚。夫之九四，與巽之九三辭同，而九三无大咎者，九四以陽處陰，故柔而不決，遂坐次且之累，九三以陽處陽，故止而不行，乃得次且之力。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九四非无剛陽之德，以包納初六，然曰包而无魚者，四與初遠而不相及，一也。四以陽處陰，又无中正之德，二也。四无君主之位，三也。四與初宜相應者也，宜應而不應，三失故也。无德以得民，无位以臨民，而又遠民，宜吾民之歸九二而去我也。君而无民，无民而舉事，安得不凶，起者，舉事之謂。子干、子比、自晉歸取楚，而見殺，而蔡公棄疾乃得楚，二子遠而蔡近，二子庸而棄疾賢故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此九五九二之君臣，剛遇中正之盛也。九五以剛明之德，乃含其耀而不矜，以下遠九二中正之臣，如杞葉之高而俯包瓜實之美，九二以剛正之德，亦奉君命而不舍，以上承九五中正之君，如命從天降而洪起盡歸之志，君臣相遇之盛如此，一小人雖壯，何足慮也。堯下逮舜之側微，以杞包瓜之象，舜遇堯爲天人之合，有隕自天之象，何憂驩兜，何畏孔壬，固其理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九之吝，而不遇者，時之後，道之窮也，非上九之咎也。何也，上九以剛陽君子之德，而自處於高亢不屈之地，是將何所遇哉，以我之高，遇彼之剛，而已遇其角，遇其觸也，天下之情，順則合，乖則離，遇其觸矣，何遇之冀哉，其爲悔吝宜矣。雖然，上九何咎，遇之有吾道也，窮而已安之，可也。既曰无咎，聖人慰之之辭也。又曰上窮，聖人歎之之辭也。仲尼之道大，天下莫能容，是也。孟老子行，荀燎齒陵，亦然，而況賈誼、仲舒、馮衍之徒與。大壯九二之羸其角，晉上九之晉其角，角在我也，姤上九之姤其角，角在彼也，角在彼而我遇之也。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者天下生聚全盛之極也，天地聚而陰陽和，萬物聚而食貨充，君臣聚而大道行，萬民聚而天下熙，此豈一人一日所致哉，聖人於其時也，前必揆其所從，後必稽其所終，不揆所從，其散孰聚，不稽所終，其聚復散，昔者天下之散也，何從而聚也，刑錯不試之治，生於反商政之日，燎火萬里之富，生於除秦網之時，是可忘哉，王假有廟，用大牲吉，所以報萃之所從而不敢有也，今者天下之聚也，誰得而散也，永熙之祺，生於平吳之功，天寶之亂，生於開元之治，是可懼哉，稱見大人者，必求大人之助，屈己以見之，利貞者，必守以貞正之道，无逸以終之，所以持萃之所終而不敢恃也，順坤也，說兌也，剛中而應，九五與六二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息者，消之初，盈者，虛之始，聚者，散之原，澤水之聚也，澤上於地，聚之聚也，物有聚而不散者乎，君子所宜防也，防澤之聚者以防，防治之聚者以備，除戎器，戒不虞，言有備也，此亦治之防也與。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其萃之初六乎，初六與九四正應也，而九四君子之剛陽者也，初六與六二六三同類也，而二三陰柔之小人也，始欲從九四，則遠於君子，而隔於二三，欲不從二三，則暱於小人，而私於同類，欲從君子者，其始有孚也，復欲從小人者，有孚而不終也，聖人曉之曰，爾何擾擾爲志之亂，而妄欲與小人羣聚乎，九四雖遠，爾曷不號鳴以求應乎，爾與九四雖不終，然九四察爾初心之孚，

固將舍德而開新。與爾一笑而釋然相聚矣。爾何恤於自新而不往乎。其无咎決矣。此聖人開初六自新之塗也。不開人以自新之塗。是驅天下之人而霄爲小人也。魏舒初欲從欒盈之亂。既而乃歸范宣子。召伯盈初已從王子朝之僭。既而乃從劉文公。君子與之。是聖人開萃之初六之義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君臣之聚會。始於相求。終於相信。臣固求君也。然君之求臣。甚於臣之求君。觀湯之於伊尹。先主之於孔明。則見矣。然則何道以求之。星辰非能自高也。引而高之者天也。賢臣非能自進也。引而進之者君也。六二之進。非九五引之而誰也。故曰引吉无咎。此相求於初之道也。及相得相信之後。則如骨肉如一體。豈復事於外飾哉。中未變者。蓋六二所守之中道。不以爲上所引而有所變也。（中未變者以下。從學易記增。）故禴唐之對文帝。張元素之對太宗。初以爲廷辱。卒盡其說。馬援謂光武脫略邊幅。魏徵告太宗不事形跡。皆心孚而文薄者也。禴者。祭之薄而无文者也。故以喻焉。此相信於終之道也。然六二德則中正。而才則陰柔也。自非陽剛如伊尹。孰得五步禁哉。如九五之引六二。幸及其中未變之時而引之。則得之矣。不然。如丁公之事楚。呂布之事魏。雖引之。何吉无咎之有。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陰柔也。三不中不正也。挾陰柔不中正之資。其誰納我。故進而求聚於九四之君子。則四非其類。而不答。退而求聚於六二之大臣。則二非其應。而不與。萃聚之不合。則戚嗟而无歸。又何所利哉。聖人憐之曰。爾盍往從上六巽順之正應乎。庶乎无咎。然終不免於悔吝也。此商鞅出走而諸侯不納之時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以剛陽之資。居近君之位。下與民爲聚。則盡得三陰之衆。上與君爲聚。則已偪九五之尊。此如陳氏之得齊民。司馬氏之得魏民也。故聖人戒之曰。九四。必也柔順謙退。如未居其位之時。有不敢當其位之意。則大吉而无咎矣。四幸而居陰柔之位故也。不然。非凶于而國。則害于而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以剛陽中正之德。當萃聚之時。爲萃聚之主。豈不盛哉。然有其位而无咎矣。又曰匪孚。又曰志未光。乃若未盛者何也。蓋卦辭有利貞之戒。象辭有聚以正之戒。爻辭又有元永貞悔亡之戒。非萃聚之難也。永其萃聚之難也。非永其萃聚之難也。永其貞正之難也。當天下之已孚。而惕然懷匪孚之憂。當志意之光大。而歉然有未光之志。可謂元永貞矣。宜其久安長治。有聚无散。而悔吝銷亡也。此伯益克艱之戒。周公无逸之規也。元者。善之長。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聚不極則散。不生治不極則亂。不萌。上六以陰柔之資。說樂之尤。而居萃聚治安之極。此開元之末。燕游之所由興。元和之季。宮室之所由侈也。故聖人戒之曰。隨至樂以至憂之心。處已安以未安之慮。庶

乎无咎矣。齎咨涕洟。憂之至也。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有位之升。有德之升。升位則足以行道。升德則足以進道。又曰。升之道必由大人。故升於位。由王公。升於德。由聖賢。又曰。升位而見大人。故无附麗小人之失。升德而見大人。則日入於君子之塗。南征。前進也。此程子之言。得之矣。然舜大人也。能升禹稷。射亦大人也。能升飛廉。孔子大人也。能升顏子。荀子亦大人也。能升斯。四者之升。必有所分矣。君子之求升者謹之。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棟梁。拱把之積也。聖人。小善之積也。在積之有漸進而不已耳。而異端者曰一起直入。欺哉。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六柔而旁散。在一卦之最下。木之根也。九二九三剛而上進。在初六之上。木之幹也。然初六在下。而曰允升大吉者。木與土相信而相得。則木之升也必銳。士與主相信而相得。則士之升也必達。故曰上合志也。然則初六與誰合志哉。非六四而誰哉。初六與六四、正應也。而初六、木之始生也。六四、土之最下而生夫木者也。六四爲文王岐山之事。則初六其呂望渭濱之事也與。允信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當升之世。羣賢升於位。君德升於聖。天子升於治之時也。然六五柔順謙退之君。力歉然若有所未遑也。爲之臣者。不濟以陽剛之才。可乎。惟六五得九二之臣。君臣交孚。是以盡其誠以大有爲。而盡去外飾之虛文。臣有所當爲。則遂事而不爲專。上有所重發。則衡命而不爲悖。皆用禴之義也。用禴已見萃之六二。文王之在岐山。內文明而外柔順。召之而至。幽之而聽。非閎散陽剛之臣。盡力於外。吁。其危哉。故曰繼于而山立。武王之志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其升之九二乎。如此。而後无咎而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九三。木之生而出地者也。其長也。孰禦之。九三以陽居陽。進而近岐山之王。其升也。亦孰禦之。如升无人之境耳。故曰升虛邑。又何疑焉。其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之時乎。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四。侯伯之位也。而文王以上聖之德處之。天下方歸往以爲王。文王乃柔順以事商。文王遜之愈力。天下歸之愈堅。此其所以亨于岐山之一隅。而有天下三分之二也。吉孰大焉。又何咎矣。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升之時。龍升而爲治。君升而爲王。然則六五升之主也。其孰當之。文王既當六四。則六五其武王乎。文王柔順也。故爲六四。武王放伐也。何亦爲六五之陰柔乎。六五剛也。中正也。觀兵而退。須暇五年。

故詩人頌之曰。遲遲時晦。非以柔晦剛乎。夫惟盡天下之貞固。從文王之容德。不得已而後放伐也。故自君而升爲王。如歷階而升也。宜其吉而大得志與。垂拱而天下治。是吾志也。拯民於水火之中。是吾志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豈吾志哉。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易變也。變則通。上六以陰邪之小人。乘一卦之上。居升進之極。繼冥然冒昧求升而不已。宜其消亡而不富也。若進德之君子。變而通之。反而用之。移小人貪得不息之邪心。爲吾求道不息之正心。何不利之有。大哉易之道乎。豈一端而已乎。故設之終凶。用之自設則吉。隨之說隨。用之說隨則凶。乾之初九。有勿用之戒。而仲尼歷聘以愛日。咸之上六。有滕口之規。而孟子好辯以明道。晉之初。未可以速進。故貴於摧如之退。然顏子最少。而進未止。益之上。不可以過益。故忌於或擊之傷。然大舜已老而謙得益。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若夫陰邪而在上。在上而冥升。終消亡而不富。非紂其孰當之。

澤之爲澤。以有水也。今水在澤下。是无水之坳堂爾。此其所以爲困也。君子居之以其莫之致而困者安之命。以其所得爲之義者遂其志。彼有所安。此有所遂矣。志乎堯舜。遂之。斯堯舜矣。志乎孔顏。遂之。斯孔顏矣。孰能艱之。困之所以亨與。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小人之揜君子。聖世所不能无也。況困之世乎。當困之世。不必得位之小人而後能揜君子也。雖在下无位之小人。亦囂然有揜君子之志矣。初六是也。所幸者進而求四之廉。則四自厄於困之中。如枯株之不能庇。退而伏於二之下。則已自墮於坎之底。如幽谷之无所覿。此其所以欲困九二之君子而不能也。其叔孫武叔、公伯寮之徒與。初者。卦之下體。故爲臀。欲困君子。而自困。欲揜君子。而自幽。小人亦何利哉。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小人之困君子。何仇於君子哉。不過如雞鶩之爭食。鴟鳶之嚇鼠爾。小人所茹。君子所吐。九二陽剛之君子。爲初六六三二小人所揜。九二吐而去之。簞食瓢飲。有方丈之不如。草耕木茹。有五鼎之不易。所困者酒食之末而已。吾利困哉。然戶庭之不出。紱冕之自來。桑蓋之弗設。精誠之自通。有吐食脫服而不得逃者何也。時雖困也。身雖揜也。上有九五之君。有剛中之德。與己同德。而不與小人同道。故也。然則小人能終揜君子乎。雖然。專君己先。毋己君先。自我求焉。自我往焉。則凶又誰咎。非其事凶也。其道凶也。枉己正人。非凶而何。中有慶者。言不與小人爭食而剛中自守。所以有朱紱之慶也。利用享祀者。以精誠通乎君。猶享祀通乎神也。使左右能止卽墨之封。關張能間孔明之密。則困之九二不足徵矣。齊、蜀、霸者也。而況不爲霸者乎。然則君子病不困爾。困何病哉。坎爲赤。故爲朱紱。朱紱方來。言自來。非往求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月揜日。則日食。日揜月。則月食。陰陽消長。如循環也。天下豈有小人專揜君子之理哉。初六與六三。夾九二而交揜之。小人長矣。不知夫六三者。進則困於二陽。如石之壓其上。退則乖夫一陽。如棘之刺其下。下將奔初六之鄉。則閉於一陽。而不得出其所含。上將求上六之援。則隔於二陽。而不得見其所親。於是外敵交至。而反爲君子之所揜。親戚皆叛。而盡失小人之所助。其管蔡陷周公。燕上官陷霍光之事邪。妻。謂上六。與己親也。三陽上陰。故三以上爲妻。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各從其類也。易之相應。豈必以位哉。四與初應者。位也。困之九四。其應不在初六而在九二者。類也。九四爲上六所揜。其望九二之應。如乞師於鄰國。以解入郛之圍也。而九二徐徐而來者。隔於六三之間。其前。如金車之堅而不可卻也。然陽進而不止。陰止而不進。吝於始。必通於終。蓋四雖困于三之隔。然四之志乎二。則不渝也。二雖不當初之位。然二之與乎四。則必應也。當困之世。爲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三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坎一陽陷二陰之中。兌一陰蔽二陽之上。坎兌二字。从會意。增。皆剛揜於柔也。剛揜於柔。君子揜於小人。能不困乎。然困而亨何也。亨不于其身。于其心。不于其時。于其道也。逢乎坎之險。處以兌之說。身雖困也。心未嘗困也。困而不失其所亨。惟君子能之。故曰。亨不于其身。于其心。心曷爲而亨也。說也。曷爲而說也。貞也。曷爲而貞也。中之剛也。剛於中者。百險不能隕其正。正於己者。千變不能喪其說。烏往而不亨乎。此大人之事。故曰。亨不于其時。于其道。君子之說樂而亨。大人之剛貞而吉。其困亨一也。又何咎之有。若處困而求亨。求亨而尚言。將以求通。乃所以得窮也。聖人恐人不深味困亨之旨。而好徑求困亨之蹊。跨以亨其說。佞以亨其競。媚以亨其合。其讒信之。信於人。亦必不免於天。儀衍斯軼是已。故又戒之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然則困亨之義。於此乎。於彼乎。而王輔嗣曰。窮必通也。處窮而不能自通者。小人也。信斯言也。則甘藜藿。樂陋巷。皆小人矣。二五皆剛中。兌爲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君子者，類苟同矣。應不在近，志苟通矣，來不在遠。期於終不爲小人所揜而已。陳平交絳侯以誅諸呂，仁傑薦東之以誅二張，近乎困之九四矣。三在下，故爲車。剛，故爲金。又坎爲輿。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當困之世，而不能拯也。小人揜夫君子，而不能去也。君子揜於小人，而不能白也。則何貴於易哉。易有道焉。存乎其人而已。執爲其人。上有拯困之君，下有拯困之臣，則柔可消，剛可長，困可亨吉矣。九五以剛中之才，正大之德，爲困世之君，則上有拯困之君矣。九二之大臣，又有剛中之才。九四之近臣，又有陽剛之志，則下有拯困之臣矣。君臣同德，患不爲爾。一有爲焉，執爲小人，刑之以劓刑，刑之以刖，執爲君子，錫以紱冕，享以精鍼，小人去而君子伸，始乎困而徐乎說，脫天下於困窮之淵，而躋天下於巍巍之域。是易之道也。志未得，謂未刑小人之時。中直，即中正。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之一爻，有處一卦之上者，有處一卦之外者。處上則爲尊高之極，乾之上九是也。處外則爲吉凶之輕，困之上六是也。九五九二九四之君臣，以陽剛之才，具中正之德，刑小人，用君子，拯一世之困，而天下受福矣。上六以一陰之孤，處拯困之後，出刑戮之外，亦適有天幸也。雖有揜君子之志，亦何從而遏哉。然始則爲二陰之所縈，如困於葛藟之蔓而不得脫，終則乘二剛以自危，如據于臲卼之几而不得安。動亦懼禍之及，故曰有悔。聖人於此，開其三面，可也。遇其歸師，不可也。故許其征吉，又許其吉行，皆繼其去而不追其窮也。夫惟開小人之去路，免小人之禍，是故拯困之道，莫上乎征吉而劓刖爲下策，汜氾之事，可不戒哉。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人非水不生活，水非井不甘潔。然井德盛而功艱何也。求與嗇兩忘，德也。惠與怨兩消，功也。有遷邑以就井，无遷井以就邑。井何來焉，不爲汲者喪而虛，不爲不汲者得而盈。井何嗇焉，汲而往者，其欲充，汲而來者，其望切。愈養而愈不窮。井何惠焉，汲者之力有強弱，則綆有入而未出，瓶有繫而不反。井何怨焉。堯舜之世，以禹稷爲井。春秋戰國之世，以孔孟爲井。然禹稷能濟天下之饑溺，而孔孟不能者，德盛而功艱也。齊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齊宜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非汲者之弱於力乎，功之艱，斯人之凶而不幸也。井何心哉。繘，綆也。汔至者，綆幾至泉而未出也。羸，繫也。古羸縲通用。剛中，謂二五。惟剛中，故不改巽入也。巽乎井，入乎井也。入乎井而能上乎水，則井之功行。入乎井而不能上乎水，則井之功廢。故凶。今巽下二爻二，初六、九二，在坎之下。若瓶之墮而入井之象。九三、六四二爻二，若井中之瓶墮者，復仰之象。而坎之九五隔其上，若繫縲其瓶而不能上乎水之象。坎爲水，巽爲木，木者汲之器也。器入水而復上水者，井之象也。九五、上六，坎上二爻二，有瓶仰而出井之象。韓信以木罌缶渡師，其古之

汲瓶之類與。羸、繫字已解在大壯。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水下有木，汲器之入也。木上有水，汲器之出也。汲器入而水德行，汲器出而水功著。此井之象也。勞之實之，君子所以法井之德，勸之相之，君子所以法井之功。勞實與也，勸相助也。水言與，器言助。有水无器，井能自活，斯人乎。故汲引之功，不下於洌泉。勸相之惠，不隆於勞實。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居下流者歸衆惡，安爲習者絕新功。初六在一井之底，居於下者也。宜其泥之不澄也。處幽陰之極，安於舊者也。宜其泉之不新也。井之可飲可食，潔清故也。今也泥而不潔，舊而不清，衆禽且无一食之者。而況人乎。人之棄而不食，時之舍而不用，將誰尤乎。養人者必自養，用世者必可用。故顏之樂退，曾之詠歸，漆雕之仕未能信，不知者以爲眞忘斯世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水一也，其地則不一。曰井，曰谷，是也。地不一，則功亦不一。故谷之水以注而下爲功，井之水以汲而上爲功。注而下者，其功及魚鼈。汲而上者，其功及百姓。今九二雖有微陽，生微水，非如初六之純乎泥也。然亦在泥之上，井之下。其所注射，僅下及於泥中之蛙鮒耳。是井不爲井，而反爲谷。不上出，而反下注。止及於蛙鮒之殆細，而反不及於魚鼈之盛多。曾谷之不如也，譬之一漏甕。下注而无養人之功，何足以爲井哉。二下比於初六，初六陰潛而細微，有小人之資，有鮒魚之象。既下比小人，則上之君子无我與者矣。上无我與，則上无我汲者矣。子常信无極，而國皆怨。子馮暖八人者，而君不安，是也。谷下注，甕漏亦下注，皆不上出之義。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九三以陽明之質，居井下之上，當一井之半，則泥者去，注者浮，淺者深，此渫治之井，甘潔之泉也。可食而莫之食，可汲而莫之汲者，以其猶未出井之上也。渫可用之才，當在下之地，而枉其養人之才德，故爲之惻然於心，而歎其上之不我燭也。可食者井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惻焉，井不自惻，而人之行而過者惻之。井不求上之我燭，而人爲之求其明者以燭之。此作易者所以爲井歎也。非爲井歎也，爲有才德之君子不見用於上者歎也。非爲君子之不見用者歎也。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奚井无渫汲，則如无井。有君子无明王，則如无賢。仲尼曰，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然則九三之惻也，井云乎哉。君子云乎哉。在下之君子，如九三之泉，在井之半，揜於物，遠於人，非明之至者，不能燭其幽也。故微明揚之堯帝，則大舜市澤之漁父，微四哲之高宗，則傅說巖野之胥靡。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治國欲新，爲學欲新，進德欲新。曰作新民，治國欲新也。曰溫故知新，爲學欲新也。曰德日新，又日新，進德欲新也。六四之井甃，其進德之新乎。甃者，甃而脩之也。井一脩，則舊井爲新井，德一脩，則舊學有新

功。大哉井之有功於斯人乎。大哉脩之有功於斯井乎。井至六四。則泉溢而將上出之時也。不患人之莫己汲。而患己之莫己脩。井之不脩。井之咎也。脩矣。或汲焉。或舍焉。或食焉。或否焉。井何咎哉。故德之不脩。足以憂孔子。學不能行。足以病子貢。六四一。有兩甕接連之象。故爲甕。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一井主乎泉。天下主乎君。泉有德。一邑汲之。君有德。天下汲之。洌而寒者泉之德。中而正者君之德。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大君之位。猶泉以甘潔清寒之德爲一井之主也。天下之人。酌而歆之。（書易經。歆作飲。）若渴者之於井也。孰能禦之。泉而不洌不寒。君而不中不正。人有吐井泥羹汙君而去之耳。故傳說非其后不食。伯夷非其君不事。君天下者。可不懼哉。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至於上六。則瓶之入者出。水之虛者盈。井之功用。收其成矣。雖然。功之未成。其患在不成。功之已成。其患在成。非功成之患也。功成而倦之患也。功成而倦。是井泉既上而復幕其井也。夫惟勿幕。然後天下信其吉之大。天下信其吉之大。然後聖人許以成之大。此大禹之勤儉。周公之吐握也與。上六一。開而勿幕之象。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易之道至於革。聖人其喜於革乎。抑懼於革乎。曰。懼於革也。何以知之。曰。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何以知其不得已也。曰。火逢水則滅。水逢火則竭。二女居則同而志則別。是可以不革乎。天下之事。苟不至於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得已而不已乎。故戒之曰。已日乃孚。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言革之而非大亨。非大利。非大正。皆革而不當也。其能无悔乎。革而不信。革而有悔。則如勿革。故曰聖人懼於革也。然則何以能革而信。革而當乎。曰。彼之所以失。見此之所以得。灼知其理於未革之先。當如離之文明。未革而民顯之。將革而民從之。相慶其舉於既革之後。當如兌之說。如是者。可以革而信。革而當矣。天地得此理。故革而四時成。湯武得此理。故革而天人說。革之時豈細故哉。可不懼哉。秦之變法。趙之胡服。莽之革漢。鼎實之革晉。豈曰革而信。革而當也乎。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火者。就燥之物也。今在澤中。是以水革火之象也。物窮必文。寬窮必猛。革之爲用。豈特治歷之一事哉。食者人之天。歷者食之天。舉其大。它可推矣。歷貴乎革者。三辰有差。歷亦萬變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觀六爻之辭。益知聖人之懼革也。初九戒革之蚤。六二戒革之專。九三戒革之躁。九四戒革之疑。上六戒革之過。五者之戒詳矣。然後九五不待占而決也。初九。革之初也。當革之初。遽可以革乎。曰。未可也。當固執之。堅忍之。如黃牛之革焉。不曰未可以有爲。而曰不可以有爲者。戒之之嚴也。以此戒之。猶有晁錯削七國之禍。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以六二中正文明之臣。遇九五陽剛相應之君。此時而不爲。何時而可爲。今曰已日乃革之。然後征吉。然後无咎。然後行有嘉慶者。不有所倡。不可以和。不有所主。不可以贊。必也吾君已有革之之日。而主之。吾乃可以贊而革之。乃者。緩辭也。後而不先之辭也。中正文明而濟之以陰柔。故也。惟其緩而審。故以征則吉。以行則慶。故季孫問二邑之叛。然後孔子可以陳墮費之言。趙鞅无君命。而逐君側之惡人。則齊秋以爲叛。六二獨得而專於革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三居下卦之上。位亦高矣。接上卦之交。權亦近矣。爲離卦剛明之極。才亦全矣。可以革矣。今又曰征凶貞厲者。往則必凶。雖正亦危也。何其戒之之太詳也。聖人蓋曰。九三不患不剛。患在太剛。不患不明。患在太明。何也。剛明而過中故也。必也如革卦卦辭之三言者。然後可以成就而信於天下也。曷謂三言。曰大亨也。大利也。大正也。大亨无塞。大利无害。大正无邪。以此而革。何革不就。以此而行。何行不達。曰又何之矣。言焉往而不可哉。故伊尹相湯革夏。必以五就。其敢躁乎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初九戒蚤。六二戒專。九三戒躁。然則天下之敵。終不可革乎。曰。當革在敵。可革在時。故曰革之時大矣哉。當而亦可。其賊曰果。可而或違。其賊曰疑。革至九四。蚤者遲。專者雜。躁者衰矣。而又不爲。不以疑而賊大謀乎。聖人勸之曰。可以革矣。旗之既詳。其悔必亡。既謹其圖。天下已孚。當是之時。舉君命而革之。可以吉也。君命未安。吾改君命而革之。亦可以吉也。君制命。臣承命者也。臣而改命。改命而吉也。可乎。曰。事君在志。行志在事。志然而事亦然。君子不以志違事。志然而事不然。君子不以事違志。君命曰可。君事曰可。奉命可也。君命曰可。君事曰否。改命可也。吾既信吾矣。君獨不信吾志哉。豈惟君信之。天亦信之。天信之。君信之矣。君信生於天信。天信生於自信。雖然。改命不可詐也。非誠有其志者。不可改也。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而革之九四曰。信志也。志不在於興滅。則罷兵縣下之役。韓信不可以改命而伐齊。志不在於厚楚。則致田鱉樂之命。子躬不可以改命而卻鄭。然則九四何以得自信其志。而聖人許其改君命也。曰。九四。兌說之初也。人能以陽剛而處四之柔順也。此其改命。豈犯上而侵君者乎。故許之也。然則九三有爲。而聖人沮之。九四不爲。而聖人勸之。何也。曰。九三。所謂由也。兼人者也。九四。所謂求也。退者也。革以改爲義。臣改君命。亦革之一也。故於九四發之。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可革不革。是以敝濟敝。既革悔革。是以敝易敝。革之道亦難矣。蓋舉國之欲止。不能止苻堅之行。舉國

之欲動不能動虞文之靜雖然與其輕也事重與其喜也事懼今也革至於九五聖人獨決之以未占而有孚是龜筮有所弗詢鬼神有所弗謀也无乃輕於革乎蓋天下无灼然之理則聖人无決然之舉革之道初戒其早二戒其尊三戒其躁其可革未灼然可革也四戒其疑已灼然可革矣九五以陽剛之資居兌說之上當大君之位象四爻之助其可變可革之理灼然如虎文之炳也尚何恃於占乎此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之事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革至於九四可革也至於九五能革也至於上六從革也雖然可革在理能革在己從革在人聖人盡其所能革而不盡其所從革君子革心蔚然如豹文之不可掩小人革面勉然順吾君而有所從是亦足矣復欲進而未已然其革面而必強其革心凶之道也故曰征凶惟安而居焉正而守焉斯吉矣故苗民七旬而乃格舜尤以爲速商民三紀而乃變康王不以爲遲憂其革之盡也非憂其革之盡也憂其革之過也會通引此傳曰不得舉位大中而變者其文蔚然非若虎變之炳也上六居過中之位時位不及於九五故所變者革面而已與此文異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鼎象也象者卦之形肖鼎之形也以列足而載一腹以一鉉而貫耳非鼎之形乎六爻實而鼎之形以具二卦合而鼎之用以行以巽之木入離之火而烹飪之用著矣會通引此傳有曰鼎象之象者初鼎之足二三四鼎之腹五鼎之耳上鼎之鉉承鼎在足實鼎在腹行鼎在耳舉鼎在鉉鼎至於鉉之舉厥功成矣今傳無此文古者聖人之制鼎豈自舉口體而已哉有鼎之用有鼎之德亨上帝養聖賢乃其用也體巽之順以順於義理體離之明以達其視聽體六五之柔中以應剛陽之聖賢乃其德也全其德以施其用焉往而不大亨乎故曰是以元亨且夫革去故鼎取新去故取新何獨鼎哉食者生民之大本鼎者火化之元勳革鴻荒而新萬法執爲革故取新之初乎執有大於革茹毛爲火化之初乎一初既立而萬法類從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程子謂君子居處必正命令必重蓋取諸鼎然又有一說焉革之湯武革命謂天命也革以革之必鼎以定之易之凝命即書之定命也又古之傳國以鼎猶後世之璽也故傳曰禹鑄鼎象物其後鼎遷于商于周又曰武王克商遷鼎洛邑又楚子問鼎于周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此亦正位凝命之一說然必曰君子者不惟其器惟其人故鼎以紂輕以武重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去惡不盡良庖无潔清之鼎去敝不盡聖人无新美之治是故不有傾寫不可以盡去一鼎之惡不有滌蕩不可以盡去一世之敝鼎之初六天下草昧陰閉之初猶宿昔滓濁之鼎也將欲去其故以取其新可不傾寫滌蕩使无一毫之不盡乎故爲鼎者顛覆其趾以盡出其否惡爲治者滌蕩其舊以盡徹

其晦冥否惡盡而賓珍之賭來晦冥徹而陽光之治起湯之革夏必代虐以寬高祖之入關必除秦之苛布漢之寬也初在下故爲趾六陰而虛故顛覆巽爲長女而初六居下故爲妾妾者陰閉晦冥之象六雖陰而初爲陽故爲子子者陽剛光明之象物忌顛覆惟鼎每覆則每潔故未悖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鼎者宗廟之重器賢者聖人之鴻鼎非重夫鼎也重夫鼎中之實也鼎有實則可薦諸上帝可薦諸聖賢可飽夫天下九三以陽剛之才德居大臣之正位上遇六五離明謙柔之主下得三四同德之助此鼎之有美實天人上下所同恃以爲享者也然寇陽者陰雖正者邪初六與吾近而吾仇也寇我而能我卽則此必受其卽仇我而能我動則彼必乘其動今也初六以一陰之孤而壓於衆陽之庭故有疾我之心而无卽我之使九二以陽剛之才而充以美實之德故有不動之志而无可乘之隙大哉九二之實德乎壯哉九二之不動乎一鼎不可動則萬夫廢一心不可動則萬議息故流言不能動周公刺客不能動裴度而周唐遂安愼所之者言謹審而不動也我一有所之彼斯乘之矣惟愼所之故吉而終无悔尤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實一而味殊其下者重而沉其上者輕而浮其中者粹而美曷粹而美也間乎輕重清濁之中也初六鼎之足六五鼎之耳上九鼎之鉉孰爲鼎之實三陽是也孰爲實之中九三是也故謂之雉膏雉者肉之珍膏者雉之珍此鼎實粹美之至也然味成而莫之食何也九四塞之於前而六五改之於上也萬物以足行鼎以耳行六五離明之君而不食九三之雉膏非九四塞之而誰也其行也或塞之其食也或間之六五用九三之意所以改也上之意改則下之行塞矣魯平公見孟子者樂克啓之也不見孟子者臧倉改之也雖然晴君用賢之意可改而明主用賢之意不可改六五明主也九四其能終改之乎一旦而悟如雨之沛然而下矣始若虧損而可悔終則潤澤而逢吉豈終不食九三之雉膏也哉破斧九罭之詩是也鼎耳革革言改也其行塞耳不從則鼎不行也失其義謂君臣之義爲九四所間而相失於始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有實至於四鼎之盈實之重也持盈者必有高天下之德然後能无傾任重者必有過天下之力然後能不踣九四以陽處陰德已薄矣以近君之大臣下應初六陰柔之小人力已小矣與小人而同事必興小人而同禍此其所以折足覆餗而霑濡其身也焉得不凶乎元顯與反覆之牢之以圖經寶袁粲與惜身之褚淵以圖蕭道成晉宋之亡覆公餗也顯粲之誅其形渥也信如何者言信任小人其禍何如哉深以戒之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挈一鼎者聽於耳挈天下者聽於君耳者一鼎之主猶君者天下之主也然主鼎有二道鼎實中則正

過中必溢。鼎鉉剛則舉。不剛必墜。主天下有二道。持盈以中正。則爲天下之利。不中不正。則驕心生。明皇之季是也。用臣以剛直。則爲天下之利。不剛不直。則諛臣進。元帝之賈、薛、韋、康、是也。黃、言中。金、言剛。貞、言正。利、言爲天下之利。六五一分布於上。故有鼎耳之象。六五本坤體。故黃中。得九二爲大臣。故爲金鉉。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雨既洟而雲歸。鼎既鬻而鉉逸。鼎至於六五之持盈。鼎之功成矣。至上九之鉉。乃既鬻而安逸之時也。然則上九其功成身退之大臣乎。有犯无隱。在位之大臣也。有犯有隱。不在位之大臣也。非隱也。寓直刺於旁諷之中。藏而折於忠愛之表。隱之犯有甚於犯之犯也。季康子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是時仲尼不在位也。故仲尼不對。非不隱也。既而私於冉有。告以周公之籍。非隱也。此鼎之上九。玉弦在上之義也。九陽也。剛也。上。隱也。柔也。九二在位之大臣。故爲金鉉。粹於剛也。上九不在位之大臣。故爲玉鉉。玉者溫剛而德柔。溫潤故也。故曰剛柔節也。言剛而非剛。柔而非柔。皆中節也。夫如是。豈不大吉而无不利乎。然九四以剛處柔。則爲折足。上九以剛處柔。則爲玉鉉者。在位不在位故也。上九乾體。乾爲玉。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四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震所以亨者何也。動而懼。則亨也。懼非恇攘失守之謂也。懼而敬也。惟懼。故敬。惟敬。故无懼。无懼者。非不懼也。懼始乎來。終乎散也。當天下之大事。震動而來也。吾虩虩然必爲之恐懼而顧慮焉。必求其所以禦之。使大事爲无事焉。斯可以轉禍爲福。移懼爲喜。而笑言啞啞矣。故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匕鬯於主祭之才。羑里能難文王。而不能傷文明於柔順之聖。蓋執匕鬯以祭者。一敬之外无餘念。一鬯之外无餘知。當是之時。白刃前臨。猛虎後迫。皆莫之覺。故震雷驚百里。亦莫之聞。敬有所甚。懼有所忘也。能如是。天下可懼之大事。孰能驚之者。其出而主宗廟社稷。優爲之矣。高祖當項籍。光武遇尋邑。是已。震爲長子。故言主祭。又震爲雷、爲動。曰出者。猶曰明天子出矣。說卦曰。帝出乎震。劉備聞迅雷失匕箸。託也。舜之烈風雷雨弗迷。震之祭主不喪匕鬯。敬也。出字上脫不喪匕鬯四字。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震者。雷也。一雷已威矣。況洊而重乎。天之雷。以驚夫不敬者也。不敬者猶驚。而況敬者乎。君子。敬者也。

一雷已驚矣。而況洊雷乎。然君子非徒驚也。有功用焉。聞雷而恐懼。驚也。驚而已矣。過則舍之。徒驚也。君子則不然。恐懼以先之。脩省以繼之。脩省者。恐懼之功用也。脩其身。省其過。則恐无恐。懼无懼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彖辭已言之矣。爻彖二辭同。或者其一重出。後有則者。喜而不失節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時有險易。則勢有詘伸。故天下无常險。亦无常詘。險過則易。詘甚則伸。以六二之柔。乘初九之剛。險也。以六二之靜。應初九之動。詘也。方震之始。初遇九之猛厲。勃然而動。駭然而來。何可當也。六二才與位俱柔。若不勝其憤。起而逐之。奚而不喪。惟能以柔避剛。以靜馴動。遠避而勿逐。俟之久而剛自衰。則吾无喪而有得矣。險者易。詘者伸。非有得乎。高祖避項而入漢中。光武避更始而出河北。得震六二之義矣。厲。猛也。躋于九陵。避之遠也。億。度也。貝。其所有之資也。度其逐之。則喪其所有也。七日。久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不患无位。有位患也。非患位也。才儉於位之患也。六三以柔懦之才。逢震擾之世。居下卦之上。非位之不當乎。君子所以爲六三懼也。蘇蘇。懼之至也。然則奈何。曰。行而去之可也。辭難避事。臣子之義乎。曰。是臣子之義也。不才云才。隕身。細也。隕國。細乎。吾才不稱吾位。吾去之。天下獨无才稱其位者乎。鮑叔遜夷吾。子皮遜子產。去无才得有才。豈惟无災眚乎。國之福。身之福也。蓋子𥡴不爲令尹。縶談不拜司徒。可以无眚矣。抑可以爲吹矣。學易記引此文。蘇蘇懼之至也。辭去其位。以謬簣者可以无當盛纍之福之閱。非本文。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以一陽之孤。陷四陰之內。處至陰之位。百鍊化爲繞指。一齊咻於衆楚矣。以此居震擾之世。安能致遠而不泥。光大而有濟乎。劉向、恭、顯、雜處漢朝。珣、瑜、伾文、並居唐位。是已。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六五。震之君也。當震動之世。爲正位之君。宜其憤起奮發。撥亂反正。以大有爲於天下也。今戒之曰。毋進而往。往則爲上六之震極。是往亦危也。毋退而來。來則乘九四之至剛。是來亦危也。必也深思長慮焉。億之於心。度其得中。而无喪其所有焉。斯足矣。然則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曰。治人者必自治。料敵者必料己。五雖震之君也。六則陰柔而无陽剛之才者也。當動之時。无動之才。與其動而喪吾之所有。不若靜而不喪吾之所有。其周平王、晉元帝之事乎。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立弱子于千仞之上。而觀人與虎鬭于其下。其氣豈不索然而盡。其視豈不矍然而愕乎。震之上六似之。六以柔怯之資。居震懼之極。下臨五爻之動。其索然矍然宜也。然聖人一則以驚。一則以安。曰征凶。言往則凶。驚之之辭也。曰无咎。言不往則无咎。安之之辭也。奚而往則凶。往則犯九四之剛。奚而不往

則无咎。我躬遠於關。而我之鄰六三實當之也。然聖人雖安之。而終以再三警之曰。汝雖无咎。而鄰之蔟蔟。亦不可不畏不戒也。天下之鵠。莫大乎于其鄰。而于其身次焉。何也。身者必防。鄰者必玩也。虞受晉寶以滅虢。不知乃所以自滅。楚聯秦略以伐齊。不知乃所以自伐。玩故也。江亡而秦稱僭。吳亡而晉圖弔。其知所謂雖无咎而畏鄰戒者與。震之六爻。一言以蔽之。曰、君子以恐懼脩省。婚媾有言。亦謂鄰也。中未得。謂懼而不自得也。三與上應。曰鄰。說者以五爲鄰。五君也。非鄰也。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山也。不動如山。止之至也。曰艮其背。何也。易者。象也。象者。狀物以明理也。故頤如人之噬。噬嗑如人之噬。背如二人相重背而立也。二陰虛而柔者。耳目手足也。一陽實而孤者。背也。艮之貞。面內而背外。是艮其背。不自復見其身也。其脩。亦面前人之背而不見後人之面。是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也。君子觀貞之象。於是得忘我之學。觀脩之象。於是得忘物之學。忘我則中不出。忘物則外不入。中不出。外不入。止之至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艮其背不獲其身也。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得志而弗爲。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何咎。貞內。故艮其背。脩外。故艮其庭也。艮其背之上。疑脫一艮字。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止也。非止而不行之爲止也。時止則止。止也。時行則行。亦止也。非行之爲止也。時乎當行。道乎可行。吾斯行焉。吾雖行。然止乎道也。時乎當止。道乎可止。吾斯止焉。非吾止。亦止乎道也。行止聽乎己。耦而耕。踰而避。君子不以爲止。行止聽乎道。聘列國。見齊梁。君子不以爲不止。何也。彼之止。非止乎道也。此之行。亦止乎道也。如北辰焉。杓建无定指。而北辰有定居。故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而孔子亦曰。北辰居其所。君子之止其所。卽北辰之居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者。前一人面內。而不自見其背。況見己之面乎。後一人見前人之背。而不見前人之面。況見後人之面乎。所以釋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之卦辭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山也。山。不動之物也。一山已不動。況二山相重乎。山象重而二焉。止而不動之至也。君子體之以思不出其位也。典禮。以禮閑。典樂。以樂閑。亦止其位也。前二者出位而思。不惟不得弄樂。併禮文而喪之矣。後二者出位而思。不惟不得狐貉。併緼袍而喪之矣。大哉止乎。有止而絕之者。有止而居之者。有止而約之者。艮其背。所以絕人欲而全天理。此止而絕之也。時止時行。必止乎道。此止而居之也。思不出其位。而各止其分。此止而約之也。大哉止乎。夫止。一端而已乎。

初六。艮其止。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止。未失正也。

止不善者必在初。止之於初。猶不能止之於末。而況肆之於初者乎。顏子之不遠復。止一己之不善於初者也。顏爲幾乎聖。而初者也。漢文卽位之初。專意夫之辨捷。而張釋之梅言其害。止其君之不善於初者也。文爲七制之主。止於初之效也。艮。止也。初六。止之初也。居脩之下。偶而散。趾之象也。以六之柔而靜。此趾之止而不行者也。聖人猶有憂焉。曰。汝能止其初。猶宜止其終。曰利永貞者。止其終之謂也。然六止而初動。故但言未失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六二。一卦之大臣也。大臣者。以道卑君。不可則止。今則不然。居大臣之位。迭其上之剛。必有順柔之忠而後可。當之一身。以己下九三。則猶腓也。九三在上。則猶背也。九三陽也。六二陰也。陽倡則陰必和。背動則腓必隨。以六二之柔。而欲止九三之剛。以六二之腓。而欲止九三之背。其能與否。已昭昭矣。然必觀其心。而後君子小人可判也。古之人於其上之不善。有拯而不隨者。有先拯而後隨者。有不拯而隨者。有不拯而隨。而心不然者。龍逄比干拯而不隨也。楚靈王之問子革。先從而後拯也。伍被之答淮南。先拯而後隨也。桀紂惡來不拯而隨也。君曰好色。亦曰大王好色。君曰好貨。亦曰公劉好貨。不拯而隨。而心不然也。六二艮其腓。非不欲。其背之動也。而柔不勝剛。下不勝上。故曰不拯其隨。非樂隨也。外不得不隨。而中不得已也。故曰其心不快。言其不得已而隨也。又曰未退聽也。言其雖不得已而隨。亦未肯退聽其上之輕動也。九三非君也。而居六二之上也。六二不得不隨也。君子於艮之六二。察其隨而哀其心。六二居背之下。偶而立。腓之象。腓。脛肉也。六二中正。故不快。故未退聽。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君子之學。至於止其所。而如山之不動。可以免矣。故初與四皆无咎。五悔亡。上吉。二惟小不快而已。今九三曰厲。曰危。曰薰心。何也。蓋三居物我之交。內外之際。而九三以陽處陽。剛而進。躁而動者也。人有夜行而遇子都者。己先焉。子都後焉。不惟子都不己見。己亦不子都見也。旦而一揖焉。則喜子都之美矣。喜生於見。見生於不相背也。九三下卦之背。所以背六四而面內者也。惟剛而進。躁而動。則有時回面而外向矣。此內慾之所由出。而外邪之所從入也。故聖人戒之曰。爾幸能艮其背矣。今而列其夤之脅。自危其心。使之有定列而不亂行也。爾幸能行其庭。不見其人矣。今宜艮其闕之限。自危其心。使之不踰閑而不出戶庭也。昔也行其庭。今也不踰閑。則併與庭而不行。昔也艮其背。今也列其夤。則併與背而不動。何九三之能然也。亦九三剛而進之力也。惟其剛。故反躁而靜。如百鍊之金。而不可革。惟其進。故反動而止。如介然之石。而不可轉。九三之剛者。質之美也。九三之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者。學之功也。然則學顧可少哉。故益不以舜之聖而忘逸樂之戒。周公不以成之賢而廢遊田之規。大哉學乎。夤。亦背也。厲。亦危也。危薰心者。操心至危。若有薰蒸其心者。九三奇而橫。有門限之象。艮爲門闕。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四居大臣之任，上欲止其君之不善，下欲止天下之不善，惟不止諸人，不咎諸人，而自止諸躬，則得之矣。楚莊王好獵，而樊姬不食禽獸之肉，太宗喜武功，而魏徵不覩七德之舞，此其事也。王吉之賢，能疏昌邑之獵，楊綰之清，能減汾陽之樂，此其效也。四居艮之半，身之象也。

六五艮之君也，其言如絲之至微，其出如綍之至大，成王一言而天反風，景公一言而妖星退，可不謹哉。與其言而未善，寧止其輔頰而不言，止而不止，非不言也，審而後言也，審而後言者，是惟不言，言必有序矣。何悔之有。故高宗三年不言，一言而四海咸仰，威王三年不鳴，一鳴而齊國震驚。艮之六五，所以能艮其輔而言有序者，以其德之中正而已。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五居止，而偶有口吐而不合之象，故爲輔頰。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上九以德之剛，居止之終，其高風勁節，剛健篤實，如泰山喬嶽之顛，其止豈可搖，其厚豈可移哉。此伊尹將告歸，仲尼不踰矩之事乎。敦厚也。上九亦背之象，故厚。

三三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臣從君如女從夫，女之從夫聘則漸，奔則速，漸則正，速則邪，正則妻，邪則妾。臣之從君可速而不漸，邪而不正哉。漸而進，則獲乎上而有功，正而進，則正其身以及國，漸而進者誰也。初六、六二、九三、六四、上九也。獲乎上者孰爲上也。九五也。九五以剛中之盛德，居天下之大位，故曰其位，指而言之也。諸爻得乎有位之大君，故曰得位，以此得彼也。艮止，巽順，止則靜，順則謙，既靜且謙，其進豈不正而漸哉。有不動，動斯達，何窮之有。長女歸少男，故曰女歸。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木在山，木因山而高也。山有木，木非人所植，而固有也。非人所植，則聽於天，而无所用其力。因山而高，則浸以長，而不驟至於高，所以爲漸也。君子體之，以此處己，則不自賢其德，而居於賢德者之間。故賢德者推而高焉，以此處人，則不速責其善，而俟其人之自善。故風俗化而善焉。又豈獨進得位，進以正一端而已哉。或以女，或以木，或以鴻，其象亦非一端已。巽爲長女，又爲高，鴻象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鴻，雲飛水宿之物也。當其水宿而進於飛，必有漸也。故始進則漸升于水涯之江干，如初六之君子在下，而始進，亦或自抱關擊柝而升，或自乘田委吏而升也。匹夫匹子，如燕雀焉，安知鴻之志哉。或欲厲而危之，或有言以毀之，安知君子之不卑小官，少安无躁之節哉。爲君子者，付之莞爾，勿深咎焉可也。非不咎也，其義不足咎也。如足咎，則孔子慍武叔，孟子怨臧倉矣。艮初，山之麓，故爲干。又偶立，有江干

兩岸之象。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鴻自干而漸進于磐石之上，則高而安矣。此六二漸進而居大臣之位之象也。然居大臣之位，食吾君之祿，豈曰素餐乎。亦欲治國家於磐石之安，納人民於衎衎之樂而已。故傳說之志，在中興有商，而非后則不食其祿。孟子之志，在平治天下，而食方丈則得志不爲。艮二，山之石，故爲磐。艮爲小石。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止極者，進必銳。伏久者，飛必高。九三居於艮之終，止之極也。壓於巽之下，伏之久也。以陽居陽，進必銳，飛必高也。是故自干自磐，一飛而登于高平之陸，知進而已耳。好高而已耳，知進而已，故其類離羣。豈復回而顧，好高而已。故非類在上，亦必合而從。初六、六二、九三之羣類也。九三知進，則往而不反，決焉棄其羣類而離絕之矣。六四非九三之耦也。九三好高，則比而相悅，覥焉孕而不育，亦不知媿恥矣。聖人戒之曰，汝胡不正汝心，則汝目而察之乎。初六、六二，汝之類也。六四，汝之寇也。汝盍亦和順於汝之類，而相與扞禦於汝之寇乎。如是則汝與初六、六二，可以相保，而免爲六四之所囚災矣。豈惟无凶，又且利焉。故曰利禦寇。故鄭寄舍祿產而從平勃，利禦寇也。蘧至忠舍明皇而從太平公主，婦孕不育凶也。醜，類也。夫，九三也。婦，六四也。艮三，山之平，故爲陸。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六四漸進而登于木，則又在陸之上矣。以九三之剛，而漸于陸，今六四乃超九三而出其上，此危道也。惟降而棲于可椽可桷之卑枝，則庶幾无咎與。漸于木者，飛而至也。得其桷者，順以巽也。君子之漸進于高位，不幸而在剛暴小人之上，非順而巽，巽而降，未有能免者。故子文下子玉而安，陽處父上趙盾而見殺。三禦四，陰寇陽也。四順三，柔巽剛也。四出艮之上，爲木，爲風，故乘風而升于木。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君，居崇高富貴之位，此鴻之進于丘陵最高之地之象也。下有六二柔順中正之大臣，九五與之合志一德，以大有爲於天下，此如鴻之遇順風橫四海也，何難之有。然猶三歲而不合，不合而无成者，何也。五欲親二，而九三在旁以間之，如蒯通之說韓信，二欲親五，而六四近上以間之，如管蔡之毀周公。此其所以婦三歲不孕也。惟君臣皆有中正之德，故九三間臣之計不行於六二，六四間君之計不行於九五，終不爲其間之所勝，而底於吉也。彼不能勝此，則此之志願得矣。君之志願得，則豈惟位之高如丘陵哉，功業之高，亦如丘陵矣。雖然，豈一日之致哉，亦三歲之漸而至也。漸于陵，非進於位之漸也，進於功業之漸也。故文皇之治，不見於貞觀之初，而見於三年之後，開元元和亦然。君臣遇合之艱也，成就之不易也。如此，而或者欲一言而悟，朞年而化，或者不安，則易安矣。婦謂六二不孕，謂功无成，五出山木之上，故爲陵。鴻漸而至於陵，乘巽之風故也。又巽爲高。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九三漸于陸。上九復漸于陸。何也。漸之進至于九五之漸于陵。高之極也。不可踰矣。踰則僭。故九三下卦之極。上九上卦之極。其進也。皆至于高平之陸而止矣。然九三之漸于陸。安於進也。雖高而平。何也。自于自磐。而至於陸。則其高爲驟。自陸自木自陵。而復至於陸。則其進爲退。上九以剛陽之德。乘謙巽之極。名居一卦之上。實出一卦之外。其位彌高。其心彌下。其進彌徐。其退彌速。此其羽翼翔集。截然而不可亂。豈不足以高出一世。而爲天下之儀表乎。故良平安劉之策。不妙於四老人。寇鄧重漢之功。不宏於一客星。然則學者欲學漸之一卦。將學其進乎。將學其不進乎。巽爲進退。又巽爲風。至上九。風之衰也。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故鴻復反于陸。艮巽皆上實而下散。鴻舒翼之象。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歸妹者。嫁女之家。非娶婦之家也。何以知其爲嫁女之家。漸曰女歸。自彼歸我之辭。此娶婦之家也。今曰歸妹。自我歸彼之辭。婦人謂嫁曰歸。此嫁女之家也。曷爲不曰歸女。而曰歸妹。女者。愛之鍾也。妹者。孤之窮也。何以知妹者孤之窮也。妹之爲言。幼少之辭也。无父而有兄之辭也。豈有父在而女稱妹哉。敵兄之辭也。无父而歸於人。孰歸之也。兄歸之也。孰爲之兄。震是也。故兌者少女。震之妹也。震者長男。兌之兄也。曷爲歸妹。征凶无攸利也。不待兄以己歸於人。而自往焉。是淫奔也。淫惡之大。奔行之醜。聘則妻。奔則妾。非凶乎。又何利之有。舜之從堯。四嶽歸之堯也。孔明從先主。徐庶歸之先主也。伯姬之歸宋。魯成公歸之宋也。此夫婦君臣之大義也。非夫婦君臣之大義也。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萬物熄。男女不交。萬世熄。君臣不交。萬化熄。故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嫁者。女之終。娶者。男之始也。說以動者。兌說而震動也。伯兄三夜不息燭。不亦動乎。少妹之孤。身有所依歸。不亦說乎。惟不待兄之命。而自征行以往焉。則凶。則无攸利。而況位不當。柔乘剛乎。王輔嗣以爲少女與長男交。是誤以嫁爲娶也。上下卦言歸妹者四。初无取女之辭。如咸亦无女歸之辭。如漸何從而知其交。又以妹從姊而爲媵。愈失之矣。巽爲姊。經有兄而无姊。然則震之嫁其妹將焉歸。少女歸于少男。咸是已。柔乘剛。謂三陰皆乘三陽。陰位乎陽之上。故位不當。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興雨。則澤益滋。兄娶禮。則妹有歸。此歸妹之象也。傳曰。昏姻者。禍福之始。故姜任興周。文姬禍魯。叔姬辱身。蠆祁愬夫。夏姬滅國。君子於歸妹之始。必慮永久之所終。必知其歸之所敝也。豈惟昏姻。忠敝必野。文敝必僿。一代之敝也。革俗必弱。從俗必強。一國之敝也。清必隘。和必不恭。一行之敝也。兼愛必無父。爲我必无君。一學之敝也。豈惟婚姻。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九之跛能履。能履則非跛也。九二之眇能視。能視則非眇也。非跛言跛。非眇言眇。眇言昧。跛言弱也。幼孤之妹。昧若不振。待兄以振者也。初九在下。非妹也。妹之娣媵也。故虞姬之娣生卓子。戴己之娣生惠叔。皆媵也。非匹也。然卦辭言歸妹征凶。而初九爲娣。則征吉何也。征凶者。不待兄之命而自往。貞吉者。待女君之命而已往也。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今曰歸妹以娣。是娣聽女君左右之也。初九以妹媵之卑。剛貞之德。而能體昧弱之柔。承女君之尊。所以吉而相承也。恆者。能安其分之當卑也。歸妹以娣。其猶素茅之茹乎。非娣之賢也。故君子不賢管仲、子產。而賢鮑叔、子皮。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初九、六三、九四、六五、皆言歸妹。而九二獨不言何也。九二之位。下卦之尊者也。卽妹之身也。妹之身。而言利幽人之貞。所謂幽人者誰。幽人者。男女賢德之通稱。履之九二。曰幽人貞吉。言君子之幽貞也。歸妹之九二。曰利幽人之貞。言少妹之幽貞也。九二以孤幼昧弱之身。而有視遠之聰明。以女子无父之訓。而有幽閑中貞之賢德。體陰而陽其性。質柔而剛其德。故也。幽則至靜而不可動。貞則至堅而不可渝。堅一作渝。皆剛陽中正之常德。而不變者也。故曰未變常也。九二其女夷齊乎。其宋伯姬、陳孝婦之儔乎。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九二言幽貞未變之德。而不言其所歸。此未嫁而待禮也。故曰歸妹以須。須者待也。然方九二未嫁以待禮。而六三欲躐出於九二之上。此已挾綠衣上僭之心矣。故聖人從而正其分曰。汝曷不反而歸於娣媵之列乎。又曰未當者。深貶其僭之不當也。其在外。則皇父卿士、番維司徒之時乎。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四以少妹之兄也。而歸妹愆期而不嫁。有待而後行何也。待嫡兄之命也。夫九二以少妹之孤。視聽明。斯已賢矣。剛陽得中。此又賢也。幽貞不變。此又賢也。歸而須禮。此又賢也。嫁而愆期。此又賢也。其三聘之尹、三顯之蔿也與。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九二之少妹。在二則幽貞而不變。至三則須禮而不輕。至四則愆期而未行。然則何時而歸於人乎。待六五之命而後行也。六五以帝乙之賢。居至尊之位。體中正謙柔之德。而九二之賢女爲之妹。以是兄歸是妹。豈不光華焜燿于而國而家哉。於此而下嫁於諸侯。又能自謂我雖女君也。娣雖吾姜也。不以己爲過之。而自以爲不如。位高而志益卑。身貴而行愈謙。此帝妹之所以愈賢與。推而放諸君道。高帝不如三傑。文帝不及賈生。其庶幾乎。彼謂五帝其臣不及其聖。豈惟五帝之罪人。亦歸妹之罪人也。月與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遲日也。婚遲夫之象也。故吉。觀帝妹之遲其夫。知帝乙之訓其妹。觀帝乙之

訓於妹。知帝乙之孝於親。蓋吾親有遺愛。吾能解其憂。吾親有所託。吾能副其託。不曰孝乎。故帝妹之遜可能也。帝乙之訓難能也。帝乙之訓可能也。帝乙之孝難能也。大哉帝妹之遜乎。大哉帝乙之孝乎。至於武王集文王未集之統。成王終武王未終之功。抑又歸妹之大者與。袂。袖也。假衣以明其人。而不斥其人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六。陰也。故虛。虛則无德。居上。尊也。尊則爲兄。尊而无德。其少妹不令之兄與。故九二之爲女。奉承之於下。如奉虛筐而无幣帛以實其筐。上六之爲士刲羊。告廟於上。如執虛器而无血幣以實其器。少妹嚬依焉。儻无六五以主少妹之昏禮。前人日不瞑矣。一妹不足託。託宗廟社稷乎。易者。象也。上卦☱有虛筐之象。兌爲羊。曾通引此云。震有虛筐。兌羊象。上與三皆陰。无實。故有承筐无實。刲羊无血象。上六而在外朝。爲許靖。爲王衍。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五

☲☳ 離上震下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者。豐盈盛大之時也。聖人於是時。其喜乎。其憂乎。曰。此庸君之所喜。而聖人之所憂也。豐亨王假之。豐之亨。孰致之。吾王致之。而至於此也。有以致乎此。必有以憂此。吾王曷爲而致乎此也。明而畢照。動而有爲。是以致之也。致之奚曷爲而憂乎此也。吾王之明。宜如日之方中。方中者。日之至盛也。然吾王之勿憂。止於日中之時而已。何也。豐則尚宜大也。中則尚宜照也。勿謂方中。其中將昃。勿謂宜照。其照將夕。蓋日中者昃所倚。月盈者食所伏。盈者虛之原。息者消之根。天地也。日月也。鬼神也。四時也。所不能逃。況於人乎。況於天下之治亂安危存亡乎。晉武知憂。必无身後之亂。明皇知憂。必无末年之變。知憂者。其惟堯舜之儆戒。禹湯之罪己。三宗文王之无逸乎。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有電之明。乃可折獄。有雷之斷。乃可致刑。斷至而明不至。則獄辭不能折而照。明至而斷不至。則威刑不能致而果。故必雷電皆至而後可。豈惟刑獄哉。高帝无離之電。則蹈足而怒不解。无震之雷。則剝印

而銷不隨。折獄致刑。姑舉其一。以見其萬。且人命至重故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禹稷當平世。君子之幸也。顏子當亂世。君子之不幸也。其有當豐盈明盛之世。而伏中炎盈虛之機者。其君子幸不幸之難也與。初九以剛明之賢。當明盛之世。遇九四同德相應之遷臣。爲己之所主。己往而從之。其功業成就。必有卓然可尚者。豈非初九之幸也哉。然幸未久而災至者何也。時雖明盛。而六五柔暗之君也。初九在下之遠臣。與九四在上之邇臣。安能以己之昭昭。啟君之昏昏乎。故四老能從子房以安惠帝。而不能振惠帝之柔。劉更生張猛周堪能從望之以傅元帝。而不能開元帝之暗。諸君子豈不遇明盛之世哉。然明未久而昧生。盛未久而衰至。大則災于而國。小則災于而身。故漢再衰而望之死。惟子房四老幸免者。子房退而四老去也。故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旬者。旬時。言雖无咎。而未久也。過是。則災及矣。初與四。皆陽也。同德相配。故曰配主。曰主者。四爲遠臣之所爲主。初以邇臣爲所主。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至昏不可瑩。至明不可揜。故蔽不可以爲鏡。晝不可以爲夜。可揜者非至明也。其實根乎暗也。世无不霧之晨。而霧不能以晨爲昏。世无不雲之晝。而雲不能以晝爲夜。蓋青天白日之清明。非雲霧所能揜故也。今日中至明至盛之時而見斗。是能以晝爲夜也。意者无日而晝晦與。意者非无日。其有日而食之既與。然則日中見斗。非其明之可揜也。以其日之至昏也。豐者日中之時也。蔀者有物以揜之也。物揜日而見。非揜之者之罪也。故曰日月晝于外。其賊在內。六二爲離之主。而居中。宅大臣之位而居正。此明盛之至而中正之至也。以此事君。致之堯舜之上可也。然往而事君。動而見疑。舉而見疾者何也。有小人以揜吾君之明而蔽之也。小人者誰乎。上六是也。上六何以揜君之明也。六五柔暗之君也。无上六。猶暗也。況加之以上六乎。其陸贄事德宗之事。德宗根於柔暗之資。而力爲強明之跡。夫君道之所在。強不在於折敵衝。而其強於折邪佞。明不在於察淵魚。而其明於察姦欺。德宗強不足以折盧杞。而以剿薄爲強。明不足以察延齡。而以猜忌爲明。故怒公輔。疑蕭復。仇陸贄。皆日中見斗。往得疑疾之類也。雖然。臣子之道。不以君之明暗而二其心也。一於至誠乎信。以發吾志而已。盡吾之誠心。而君不疑不疾。罔吉也。疑焉疾焉。亦吉也。故梁州之行。求贄不得而帝泣。贄不以爲己悅。忠州之貶。終其身而不還。贄不以爲己凶。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君子之道。不用則已。用矣。而止以小事塞焉。猶不用也。何以答天下之望乎。答天下之望者。其必有濟天下之大事乎。致君澤民。舍此事。無大者。九三以剛明之德。居下卦之上。君子有德而得位者也。是故下則欲豐其民之澤。如陂池沛澤之洋溢。上則欲增其君之明。如日之方中。皆大事也。然欲爲大事而不可爲。欲用其道而終不可用何也。六五柔暗之君。非吾一人所能扶持也。所恃者同列之相應也。而

今也不幸與上六之小人爲同列。先之而後者誰與。左之而右者誰與。同列不應。其有左臂而无右臂也。一手不能舉鼎。一臂不能推大車。天下大事。而以一人爲之。惟見民蚤槁而不蘇。君蚤昧而不明。九三拱手太息而已。又誰咎哉。无咎。言无所措手。亦无所歸咎也。沬。卧昧也。三與上應。故平无物不濟。元龄无如歸不決。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九四居近君之地。處動卦之初。有陽剛之德。此亦君子之剛而有爲者也。其如上六之小人。拚六五之暗主。而不可以有爲乎。六二之大臣。且不能發其蔽而啟其明也。而況九四乎。然猶幸其下有初九之賢。來主於我。而我爲之主。吾道其庶幾可行乎。故吉。曰夷主者。同德相應。而爲等夷也。如夷於九鬃之夷。曰位不當者。以陽居陰也。九四高則顏鑠。由司城貞子。次亦不失爲魏无知、常何。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天下有不可爲之事乎。天下有不可爲之事。則賢不足尚矣。夫以豐大之時。而柔暗之六五爲之主。宜其傾覆非一木之支。決河非捧土之障也。而下有六二大臣之賢。近有九四通臣之賢。外有九三羣臣之賢。遠有初九小臣之賢。六五能虛心謙德。以招來衆賢之章。知初九之剛明可尚。身雖在遠。而不忘君也。我是以用之於先。知六二之中正孚信。雖疑疾而不改度也。我是以用之於佐。知九三之志於致君澤民。而欲立大事也。我是以用之於佐。知九四之在左右前後。能勢招初九。以協恭於君也。我是以用之以自近昔也。天下以吾君爲柔。今則慶之譽之以爲剛昔也。天下以吾君爲暗。今則慶之譽之以爲明。何其吉也。舍己之剛。用人之剛。卽己之剛。舍己之明。用人之明。卽己之明也。其小猶爲齊威王。而況不爲威王者乎。然則其致豐大明盛之治。非幸也。夫以羣賢輔一柔暗之君。猶足以致豐大之慶譽。況得剛明果斷聰明勇知之君而事之。其所就豈小哉。故曰天下有不可爲之事。則賢不足尚矣。六柔暗。五剛明。故有慶譽吉。六陰柔。亦謙虛。故能用人。又六五陰爻而當質。雖柔而實剛。君當而佐當。雖暗而亦明。與它卦六五異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自古小人拚其君之明者何也。君明。則必憂危亡。憂危亡。則己疏左右矣。故必拚之以娛樂。君明。則必動繳攬。動繳攬。則己无權勢矣。故必拚之以逸遊。君明。則必親君子。親君子。則己失恩寵矣。故必拚之以姦諛。此仇士良之所以傳心術之祕於其徒也。故聖人發其心之至隱。而睦以禍之必然。曰。汝之拚君之明。不過欲豐乎己之屋而已。不知豐其屋者。適以拚其家而不光。又不過欲高其位而際天而已。不知高其位者。適以空其門而自藏。家之拚也。門之空也。自此三歲而熠爍行於室。麋鹿游於臺矣。豈復覩汝家之有人跡乎。凶莫大焉。凶又有大者。飛廉之誅不足弔。而弔成湯之不祀。季逑之斃不足痛。而痛昭宗之罔終。爲人主者。可不戒哉。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山內而火外。內爲主。外爲客。山止而不動。猶舍館也。火動而不止。猶行人也。故艮下離上爲旅。旅非不亨。而曰小亨何也。旅者。人之失其居而寄於外者也。在下卦之爽人。在上卦之蒙蠱。亨猶不亨也。又曰旅貞吉者。居家而不貞。尚非吉之道。況寄於外而不正。則上交必諂。而主人莫之敬。下交必瀆。而徒御莫之尊。取而不正則褻。留而不正則濫。去而不正則遽。故旅貞則吉。孰爲旅道之貞乎。以爲客則柔。亦不過於柔。必順乎剛。乃爲得其中。仲尼不答靈公。是也。以所主而止。則所止亦不妄。止必麗乎明。仲尼不主彌子。是也。此皆旅道之貞也。曰柔得中。謂六五。曰得中乎外。謂六五在外卦。曰順乎剛。謂六五順九四九三之二剛。曰止而麗乎明。謂山與火也。柔而在外。故爲旅。

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者人之寄。何大乎時義也。時在彼。其繫在遇。義在此。其繫在守。遇非我所能爲也。守我所能爲也。聖賢君子。不幸而爲旅。盡其所能爲。雖其所不能爲而已。夷吾、重耳、俱寓於秦。无異寓。有異時。仲尼、陽虎、俱去於魯。有同去。无同義。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刑不明則寃。故欲明。過明則察。故欲謹。過謹則滯。故欲不留。艮止。故離。火行。故不留而明。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初六以陰柔之資。宅卑下之地。此小人之衆逐而在旅者也。上之不能如仲尼在陳。而弦歌不衰。下之不能如鍾儀在晉。而樂不忘舊。方且經營瑣細之鄙事。以自封植。此其所以致災也。故慶封奔吳。而致富。君子知其及殃。息夫躬寄丘亭而祝盜。或者告其祝詛。蓋小人无道義以養其志。得志則驕溢。失志則困窮。故瑣瑣以取災也。然在旅而爲鄙事。有志窮而爲之者。有志大而爲之者。故關羽種菜於魏。志不在於菜。蘇武牧羊於匈奴。志不在於羊。必有能辨之者。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六二。公侯大臣之顯者。喪而在旅者也。然能柔順以下人。中正以立己。故所至有次舍。安焉卽之而不危。所挾有資用。退然懷之而不露。所從有臣僕。弇然得其心而不離。雖曰爲旅。而无悔尤矣。晉文公之奔也。見秦伯則拜。見野人亦拜。不曰柔順以下人乎。文而有禮。好學而不貳。凡十九年。守志彌篤。不曰中正以立己乎。廣而儉。懷安而能遷。不曰懷其資而不露乎。其貞正如此。故至楚。楚饗之。楚送之。至齊。秦。齊秦妻之。秦納而歸之。可謂旅卽次矣。腹心則子犯、子餘。股肱則魏犨、賈佗。紀綱則秦之三千人。可謂得童僕矣。豈惟在旅而无悔尤哉。旅而歸而霸。孰禦焉。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三。亦公侯大臣之顯者。喪而在旅者也。爲客依人。而以剛處剛。又在下卦之上。有多上人之心。宜其大則焚其次舍而无所歸。小則喪其童僕而莫之助也。魯昭公孫于齊。齊不禮焉。而饗以大夫之禮。公

遂如晉。將如乾侯。子家羈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其造于境。弗辭。是剛而不能下人也。使請逆於晉。而晉又不答。是焚其次也。魯之歸馬者。公執之。魯自是不歸馬。季孫將如乾侯見公。而與之歸國。而公不見。自是不歸國。是喪其童僕也。雖貞猶危厲。而況不貞乎。近離。故焚。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九四在下卦之上。上卦之初。亦公侯大臣之在旅者也。有剛明之才。而能居柔以下人。故旅于內地而有處。非至如外地之次舍也。得其資而猶能富貴人。得其斧而猶能威御人也。然雖在內地。而猶未得位。雖得資斧。而猶未快心。其鄭厲公在櫟、衛獻公在夷儀之時乎。非二五未得位。然已近乎五。故旅于處。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六五。王者之蒙塵而在旅者也。王者无外。而何旅之有。少康逃虞思之國。宣王匿召公之家。是亦旅也。所謂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其旅之六五乎。六五爲離。一卦之主。明之至也。有坤六五之文德之盛也。有文明之德。居至尊之位。而收之以謙柔。如射文明之羽而不再發。言發无不中也。此其所以下得乎人之譽。上得乎天之命。自旅寓而復歸其天下國家與矣。其文德。宣之文也。明明天子。宣之明也。側身修行。宣之謙柔也。小雅美之。則禍隕、庭燎。大雅美之。則雲漢、崧高。至烝民、韓奕。則又美之。江漢、常武。則又美之。民譽不盛哉乎。天監有周。保茲天子。詠於詩。上天佑之。爲生賢佐。載於傳。天命不隆哉乎。其中興也。孰御焉。故有德。則少康宣王。自旅人而爲天子。无德。則太康厲王。自天子而爲旅人。有天下者。可不懼乎。上逮。謂德上達天也。離爲雉。爲戈兵。故曰射雉。曰一矢。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上九。亦王者之蒙塵。終於旅而不歸其國者也。位一卦之上。居離體之極。恃其高亢。而肆其剛強。至於失高位而爲旅人。自取之也。既毀其家。如鳥焚巢。又辱其身。如先笑後慟。又失其大物。如喪牛而甚易。此晉末帝信景延廣之言。挑契丹之歡。至於覆宗祀。遇虜庭。而亡天下與。凶孰大焉。然則有天下者。高亢可恃。剛強可肆乎。堯之恭遜。舜之溫恭。湯之寬仁。文王之徽柔。武王之容德。高亢之餘。達大度。光武之柔理天下。此帝王之盛德也。初二三四皆言旅。而不言旅人。在旅而非旅人也。有歸其居之義焉。上九獨言旅人。則在高位之時。已有終身旅人之理矣。惟六五當旅之時。而不言旅。非不言也。不忍言也。故沒其辭於爻。而列其爻於卦。始乎旅而非旅。終乎歸而爲主也。故六五獨不言旅。所以有王者无外之大義也。上九高亢。如鳥高飛。故象之以鳥。又離之極。故象之以焚。牛大物也。喪牛。失天下之象。終莫之聞。高亢自信。不聞其過也。或曰。公卿大夫士民有旅。固也。王者亦有旅。聖人盧患。不亦甚乎。曰。王者有旅。非甚也。求爲旅而不可得。斯甚矣。衛莊公示戎州人以璧而不受。胡亥請爲黔首而不許。旅何可得與。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亨而小何也。析二卦而言。則一陰巽爲主。以不能獨立。而順二陽。合一卦而言。則初與四皆在下。而順在上。得位之二五。蓋无往而不順。是以利見大人而无阻。惟其在下而不立。是以雖亨而小也。然巽之爲卦。爲曲。爲巫。爲苟合。爲詭隨。爲導諛。其於人也。爲妾婦。非全德之卦也。然則聖人焉用巽。其惟用之於命令乎。上順下而出命。則罔咈乎民之心。下順上而承命。則罔逆乎君之政。故曰重巽以申命。申命者。一再而申之也。剛巽乎中正。謂二五。柔皆順乎剛。謂初與四。皆以陰而順陽。大人。謂九五。重巽。謂二卦皆巽。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一風先之。上卦也。君出命之象。一風隨之。下卦也。臣民從命之象。二風相重而不息。申命行事之象。故舞萬物。萬民而莫之違。風與命令之象。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天下之理。可進則進而不爲躁。可退則退而不怯。初六陰柔在下。而過於卑巽。是小人也。進退皆疑。而莫之適從。其不死石反覆而賣人之國者幾希。其封倫、裴矩之徒乎。然則巽之初六。无所可用乎。其惟利武人之貞乎。蓋陰柔一也。弱者用之爲邪。強者用之爲正。卑巽一也。怯者用之爲諂。勇者用之爲謙。故李愬之拜裴度。正而非邪。上下之大分也。韓信之師廣武謙而非諂。師資之大義也。以謙恭柔遜之德。而御其剛強武勇之氣。此其貞而利與。易窮則變。變則通。顧用之何如耳。故巽之初六。用之進退。而其志疑。用之武人將帥。而其志治。說卦。巽爲進退。故疑。又其究爲躁暴。故武。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巽德之順也。善則爲謙。爲恭。爲遜。過則諂矣。諂躬不已。將及俯僂。俯僂不已。將及牀下。九二、大臣之位也。抑其陽剛之德。而自處於陰柔。此已卑巽矣。不惟自處於陰柔。而又處於卑巽。此又過於卑巽矣。不曰巽在牀下乎。大臣、君之股肱。國之棟幹。民之表極也。今若此。豈所望於大臣乎。其孔光、張禹、胡廣、趙戒之徒乎。然則巽之九二。又无所可用乎。其惟用之以祭祀。則吉而无咎乎。其大。上下神祇。其次。山川社稷。其親。祖禰宗祧。用祝史。用巫覡。奉牲以告。奉盛以告。順其時。盡其禮。紛然有事。穰焉降福。百拜而不爲諂。駿奔而不爲卑。何也。事神不嫌於卑巽也。然聖人猶戒之曰。得中而不得過。況事君而過於諂乎。然則過於卑巽者。用之爲史巫。則吉。用之爲大臣。則凶。用之於事神。則无咎。用之於事君。則有咎矣。學易者。當以聖人所言。逆其所不言。下卦二陽覆上而橫。牀之象也。一陰承下而對峙。牀足之象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以剛處剛。非能巽其身。以剛乘剛。非能巽於人。然雖出乎九二陽剛大臣之上。亦能詘乎六四柔巽。遜臣之下。是有時而屢不巽。有時而屢巽也。其所謂人而无常。不可作巫醫者邪。故雖巽而吝且窮。

何也。得之於六四。而失之於九二也。廉以不巽而辱簡。簡乃以巽而辱廉。九三其廉之徒乎。九三頻巽。猶復六三之頻復。頻屢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以柔處柔。以順重順。居上卦之下。上則順乎一陽之君。居下卦之上。下則順乎二陽之臣。順上者。上亦順之。順下者。下亦順之。以一順而獲三順。猶蒐田而獲君庖、賓客、乾豆之三品也。九五。君庖之象也。九二、九三。賓客、乾豆之象也。是爻也。丙吉有焉。以厲精之宜帝爲之君。而賢吉之不伐。以嚴毅之魏相爲之同列。而善吉之寬厚。獲三品而有功之驗也。豈推悔亡而已乎。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以剛處剛。宜其非巽也。而爲巽之君者。以純剛之德。宅至尊之位。而能回其剛以巽乎中正。是之謂貞。惟貞。故吉。故悔亡。故无不利。一貞立而百順隨。然猶无初有終者。有始有卒。其惟聖人。自非聖人。與其有初而鮮終。寧无初而有終也。所以无初者。非守常。乃應變也。事有不得已而變更者。民未孚上之意。必未從上之令也。聖人其敢求民之驟從乎。事之未更。先喻之以利害之詳。事之既更。復喻之以利害之久。使民曉然知利害之實。則欣然順上之令而樂從之矣。是以有終。故盤庚遷都。先之以上篇之書。後之以中篇下篇之書。成王化商民。先之以召誥洛誥。後之以多士多方。背先庚後庚之義也。甲者。事之始。庚者。事之更。甲於四時爲春。於五行爲木。巽之下卦巽也。巽爲木。故言甲庚。於四時爲秋。於五行爲金。於五色爲白。巽之上下卦皆巽也。巽爲白。故曰庚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九二在下而卑。故爲巽在牀下。上九在上而高。亦爲巽在牀下。何也。上九巽之極。過於順者也。在上而過於順。何巽於在下之卑而順。然上九之巽與九二同。而九二則吉无咎。上九則凶。何也。九二中正之順。上九姦邪之順也。何以知上九姦邪之順也。上九位極乎人臣。身極乎崇高。愛其所有之富貴權勢。而患失之心生。故必極其巽順阿諛。以保其所有。不知順愈過而身愈危也。故小則喪其資用。大則喪其權勢。雖正亦凶。況不正乎。李斯憂蒙恬之代其相。則順趙高廢立之邪謀。懼失其爵祿而求容。則順二世之欲而勸之以逸樂。將以順易位。而以位易宗。故司馬遷論之曰。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可謂洞見其肺肝矣。斧。謂權勢。上窮。謂高極。正乎。謂不正。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勸民勸矣哉。

兌。巽而亨。天人說也。大人巽而說。說利貞也。聖人巽而利貞。剛中以正己。柔外以說民也。惟民說。故天說。惟利民。故民說。惟不利己。故能利民。惟正己。故能不利己。湯之寬仁兆民。自不殖貨利始。不殖貨利。自不遁聲色始。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今兌之彖亦云。革言天人之說乎湯武。兌言天人之所以說也。天人俱說。是惟无事。有事而與民趨之。則勞而忘勞。是惟无難。有難而與民犯之。則死而忘死。好逸惡勞。好生惡死。人之情也。勞而忘勞。死而忘死。非人之情也。非人之情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曷爲而說也。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說而自勸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大之曰。說之大。民勸矣哉。勞而忘勞。禹之治水是也。死而忘死。湯之東征西怨是也。

象曰。麗澤。君子以朋友講習。

天下之可說者。莫小於聲色臭味。而莫大於義理。天下之求益者。莫狹於資思夜虔。而莫廣於朋友講習。不觀兌之象乎。兩澤相麗。則水泉相益而不涸。二友相講。則義理相益而不窮。而況九澤與衆友乎。是以君子說之。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當兌說之世。天下人說於下。君臣相說于上。而聖人所甚不說也。必有疏遠在下之士。負特立不倚之剛。獻可替否。以相濟而不疑。其庶幾不至於容悅之朝乎。所以吉也。初九是也。以陽居陽。至剛也。在下无附。至疏也。至疏則大利不能慌。至剛則大戮不能懼。斷而行之。何疑之有。故成帝燕安之餘。非朱雲莫能斬佞臣。神堯平定之初。非孫伏伽不敢諫戲。晏子曰。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兌以說爲說。和兌以不禮不說爲說。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說人。君子難說。故妄說人者。小人也。易說者。尤小人也。九二居大臣之位。當兌說之世。天下觀其所說。而赴焉者也。惟九二以剛正之德。居中正之地。見其誠正可說者說之。其佞僞妄說人者。絕之。又曰。悔亡。贊之之至也。故周誠正者至。而佞僞者遠矣。惟其孚誠者說之。此其所以吉之吉矣。於兌之九二者也。然仲尼猶刁協之佞。而仲智責之。張九齡喜蕭誠之軟美。而李泌譏之。皆愧戒之曰。謂彼之誠信。亦必察其出於志。蓋恐其色仁而行遠也。佞僞取說之小人。其亦難防也哉。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聖人之誅。嚴於盜竊。兌之六三。不當是也。夫兌之六三。其陰柔邪佞。挾舊己之交。而求說於上。懦而不來之。又此以來。而求說於上。懦而不位之于下卦之上者。可咎也。位小人于上。可謂位之而不當矣。位之而不當。一佞來。萬佞集。不凶于而國乎。故廉來之得位。凶于廉來。亦凶于商。恭顯之得位。凶于恭顯。而凶。豈六三之罪哉。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兌悅一也。而所以說者二。有事君容悅者。有以安社稷爲說者。九四。近君之臣也。故於兌悅之時。徬徨

焉。蹻蹻焉。商搉而謹擇焉。其心安得而自寧也。何也。惟容悅之小人。有以妄說而病吾君之心也。君心勤政。彼病之以逸豫。君心憂亂。彼病之以燕樂。君心褫民。彼病之以聚斂。君心靜治。彼病之以威武。六三之來兌。卽容悅之小人也。非九四之剛正介而隔之。使不得近於九五。其不爲疾者鮮矣。六三者。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者。君心之箴規也。故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天下國家之大慶也。故魏徵用而封倫沮。李絳入而承璀去。春秋傳曰。介在東都。介。隔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小人得志。疾也。不得志。亦疾也。得志。則中其疾以疾其君心。不得志。則移其疾以疾其君子。是疾一移。則陰剝陽。邪剝正矣。雖以九五之剛明中正。難說於其上。三陽之可否。誠正介隔於其下。然六三以兌說而來焉。上六以兌說而引焉。九五萬一輕信二陰而孚焉。則剝之胎具矣。安得不危厲而祗懼哉。九五居此位也。則必當此責也。可不懼乎。堯且憂驩兜。畏孔壬。況不爲堯者乎。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賢人在上。引其類。小人亦然。物各從其類也。故上六兌說之小人。必引六三來兌之小人。然舉而无成。發而不中者。上有九五之剛明。以剝爲懼。下有三陽之衆正。以隔其來。又以上六在一卦之外。无位以昌其黨。此小人之道所以不至於光亨而亂天下也。驩兜薦共工。而堯吁。僉言薦鯀。而堯咈。皆引兌而未光者與。六三下卦兌說之極。上六上卦兌說之極。位皆陰柔。故上者引下者來。

三三 坎巽 渙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濟大難者存乎才。散大難者存乎德。既濟既散而不居者。存乎道。渙。散也。其爲卦坎下巽上。坎。水也。險也。難也。下卦內也。坎下者。難在內也。膏肓內痛。非膏理之藥所能達。禍亂中起。非都鄙之政所能排。當是之時。孰能濟此難而散之者。其惟巽之君子。蓋濟難者。才也。散難者。非才也。項羽能亡秦。而不能散漢以爲楚。曹操能平羣雄。而不能散吳蜀以爲魏。項挾勇。操挾智。皆才也。非德也。欲天下之難永散而不再合。惟德足以服人心而後可。巽之才。木也。其德。風也。水之殘能溺萬物。然乘一木則悠然而濟。水之怒能決九山。然遇一風則欣然而散。才以濟之。德以散之。天下之大難。一朝渙然而不復聚。渙之所以亨通也。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言王者之才足以濟大難也。曰利貞。又曰王乃在中。言王者中正之德。足以散大難也。然天下之大難。濟之易。散之難。散之易。散之而不居難。平吳亡晉。平陳亡隋。居之而驕也。武王一戎而天下定。難已濟矣。散牛馬而不復用。難已散矣。武王方且祀於周廟。大告武成。曰。此惟先王后稷之功。此惟太王王季之功。此惟文考文王之功。至於在我。則曰予小子其承厥志而已。退然无自功之色至此。然後見才不足爲武王。道德不足爲武王。言非有道。孰能讓巽而不居其功乎。不居。斯不驕。不驕。斯不敗。故巽之才在木。而不在木。巽之德在風。而不在風。象天地人之謙者。其惟巽之

有道與。故曰。既濟既散而不居者。存乎道。此渙亨所以首之以王假有廟。然後及濟難散難利貞之辭與。剛來而不窮。謂九二。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謂六四。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卦辭言王假有廟。舉其略。象曰享于帝立廟。舉其詳。言不獨歸功於祖考。又當歸功於天。享於帝。昊天有成命是也。立廟。濟廟是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逢險難之時。屈卑下之位。而挾拯難之志。是黔婁言善賈。叔山无趾言善舞也。將焉拯。是不然。拯不在獨而在從。不在從而在擇。不在擇而在蚤。初六今何從。從聖明之君乎。在下而莫我達也。其次從吾君之大臣乎。從之又不可泛也。莫若擇其賢而有力者。九二者。大臣之剛正。所謂賢而有力者與。其賢如驥之德。其壯如驥之力。初六從之。順乎其吉。沛乎其拯也。所從而不擇。擇而非有力。有力而非賢。賢且有力。而從之不蚤。非所以據拯難之志也。擇所從而得九二。而從之於初。吉何疑焉。信從何。乎從无知。諸將從鄧禹。秦府之士從元齡。拯難之功何如哉。六。順也。初。蚤也。九二。乾爻。乾爲馬。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君子當平世。爲鷙中之豹。爲淵中之龍。如酣寢而不聞。非楊也。君子當亂世。爲決川之禹。爲救火之儒。雖焚溺而不避。非墨也。吉凶與民同患。當其可而已。九二以剛中之才。當險難之世。就使无大臣之位。然而改。尹奔湯以濟內溝之難也。舍鑿而起。說奔高宗以濟大川之難也。机者。君所憑也。不言君而言机。不敢斥所尊也。雖然。有似之而非者。石厚之奔州吁。荀爽之奔董卓。淫奔也。非奔机也。學者審諸。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險難之世。非一端也。有基難。有作難。有濟難。有遭難。有免難。褒、妲、斯、高。基難也。勝、廣、元、咸。作難也。湯、武、伊、周。濟難也。河橋、白馬。遭難也。二老、四皓。免難也。六三在坎之外。體柔之德。居无位之地。柔則不競。外則无險。无位則无施。雖不能濟難。其散於難而免其身。何悔焉。志在一世之外。舉世不能濁其潔。志在萬物之表者。一物不能傷其生。故商山无斯高。白馬无園綺。人之或出或處。各言其志。聖人所不能齊也。不然。仲尼以景公輕夷齊。以曾點重由求乎。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六三之渙其躬。散一己之難也。六三居險之外者也。六四之渙其羣。散天下之難也。六四近君之大臣者也。六三而爲六四。僭矣。六四而爲六三。媮矣。何也。六四逢險難之世。居大臣之位。當濟難之責。不能散天下羣彝之難。非媮而何。然散其大者。難如山岳。而其小者。尚如丘陵。散猶不散也。不忽其丘陵之小。而懷匪夷之思。必盡平夷之而後已。然後元吉而光大也。嘉容紹宗之不追侯景。僕固懷恩不平河北。皆有丘而不思夷之者也。巽爲高。故有丘。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渙之六爻皆无凶悔吝者。惟六三世外之君子。无與於濟難。其餘諸爻。皆奔走而爲九五之用。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德。謙抑卑巽之度。爲一卦之主。用羣臣之賢。將何以大慰天下之望。盡散天下之難乎。不有大號令。大建立。大更革。未見其可。蓋天下有大險難。如一身有大疾病也。除大疾病者。非一汗則疾不解。排大險難者。非大號則難不散。何謂大號。發號施令必大焉。先小者碎者。雖多无補也。商民所大病者。其政貪。散財發粟之令一出。而四海服。秦民所大病者。其政酷。約法三章之令一下。而萬民悅。大者舉矣。何必多乎哉。然除疾有二。疾而不汗者。死。汗而復反者。亦死。散難有二。无大號者。民弗從。有大號而復反者。民亦弗從。令之以薄斂。而行之以重賦。是反也。令之以輕徭。而行之以勞役。是反也。令之以省刑。而行之以峻法。是反也。令出而民從之。令反而民去之。天下之難。何時而散乎。故又曰。渙王居。无咎。居之爲言。執之以金石之堅。行之以四時之信。固守而不遷之謂也。如是。斯可以正位凝命。而永无災咎矣。故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散大難者。必去其源。除大疾者。必絕其根。疽之爲疾也。能殺人。而不善療疽者亦能殺人。何也。知療疽而不知消其根也。蠱之毒而非氣之正者。疽之根也。愛其血而不聽其去者。存疽根者也。去其血而不與之盡者。留疽根者也。二者之禍。其一醫之罪也。其一豈醫之罪哉。上九居渙之終。能爲九五之渙其血矣。必去之盡而出之遠。則天下之難。其害自遠日亡矣。不留者在上九。聽與否。不在上九也。非九五剛明中正之君。執能一聽上九之所爲哉。可不懼乎。孫武之誅隊長。穰苴之斬莊賈。上也。楚子常之殺无極。陳元禮之殺後妃。次矣。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六

節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厥初生民。无窮民也。民之欲无窮。而財之生有窮。以有窮奉无窮。民於是乎始窮。聖人憂焉。故受之以節。節者。約侈而歸節也。節則裕。裕則通。故曰節亨。亨者。通也。然有財之窮。亦有節之窮。財之窮。自不節始。節之窮。自過於節始。過於節。則人情苦之。而不可久。於是節之說又窮。聖人憂焉。故受之以中。中者。非不節。亦不過於節。故曰苦節不可貞。又曰其道窮也。又曰中正以通。中則通矣。雖然。中无形也。无形則難守。於是中之說又窮。聖人憂焉。故受之以制。先之禮。後之法。禮以立。則彝然不可踰。法一立。則凜乎不可犯。上下有分。名器有等。然後財不傷。民不害矣。非必上之虐取。然後爲傷害也。下无制度。則財以侈自傷。民以侈自害也。下侈且然。況不止於下侈乎。大哉聖人之制度乎。其如天地乎。天地節而四時成。聖人節而天下富。坎陽兌陰。故曰剛柔分。二五皆以陽居中。故曰剛得中。兌說坎險。故曰說以行險。二陽當君臣之正位。故曰當位。冬閉不固。則春生不茂。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水之在澤，益則溢，平則歸，此節之象也。兌說坎險，說過則流，險以節之，此節之義也。二陽盛，二陰節之，一陽盛，一陰節之，此節之理也。故曰澤上有水節。民侈，受之以節，節苦，受之以中，中无形，受之以制。蓋人之防人欲足矣乎，曰未也。約民以制，以制爲制也。先民以身，以身爲制也。故曰制數度爲未足，必反而驗吾身之德行焉。嗚呼周矣。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君子將有以節天下，必始於節一家，節一家，必始於節一身。顏子之節，非求之外也，節性而已。不遷怒，喜怒節矣。不貳過，過愆節矣。一簞瓢，奉養節矣。不出戶庭之間，而制數度，議德行，不傷財，不害民，節之道具矣。何咎之有。塞則行之戶庭而準，通則行之四海而準。而況爲邦乎。初九窮而在下，故不出戶庭。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不出戶庭，不出門庭，一也。以初則无咎，以二則凶，何也。初、處士，二、大臣也。身爲大臣，上逢九五陽剛中正之君，謂宜佐其君，制數度，以節天下之欲，議德行，以節其君之欲。此其時不可失也。今乃下同初九處士之節，私淑門庭之內而已，一何不廣也。故凶。故公孫宏之布被，節則節矣，於窮奢之主，虛耗之民，何裨焉。九二說之主容說之臣故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六三以兌說陰柔之極，而在人上，挾其說豫充益之勢，極侈泰以自奉，而不知節。至於人怨其益，鬼瞰其室，天收其聲，然後戚嗟慨歎，亦何及矣。自取之耳，又誰咎哉。鄭伯有晉石崇是已。至見逐於國人，追圍於白首，而不悟也。三居澤之極，故溢而不節。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六三之不節，不及於節。上六之苦節，過於節，无過焉，无不及焉。節而中，中而安，其惟六四乎。六四在坎之下，居水之趾，安焉自節，而斷然不溢者也。方九五之君，以甘節先天下，乃得六四之大臣，安節以承其上之道也。此天下所以蒙不傷財，不害民之福也。故亨。非六四之亨，天下之亨也。代宗欲致太平，而楊綰以清德相，會不崇朝，而黎幹、崔寬、郭子儀、翕然而承之。非承綰也，承代宗之道也。使綰之清節不出於安，而出於強，是三人者，肯心服而承之哉。幹與寬可強而服也，子儀可強而服也乎。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九五以剛德爲節之主，宜其過於節也。然甘而不苦者，以其位乎中也。中則不過，不過則可美而易從矣。禹是也。宮室卑矣，衣服惡矣，飲食菲矣，何其節也。然致美黻冕，致孝鬼神，又何華也。此其所以无往而不可，尚天下皆受其吉康與。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上六居節之極，故爲苦節。苦節非不貞正也，而奚其凶。果凶矣，夫吉凶悔吝，大者凶，小者悔，小者尚亡，大者奚有焉。悔无凶，亦无矣。今也繇曰凶，後曰悔亡，是凶而不凶也。學者至此，宜罩思焉。蓋君子之行，

或過或不及，故聖人之言，或抑或揚。上六在一卦之外，此世外之士也。世外之士，過於節而行，一概苦節，亦何惡於人。然厲其節，極其苦，以爲眞正之操，而不屑一世，此世之所疾，故有凶之道焉。伯夷隘是也。然人苦其苦而已，甘其苦，不怨不懟，不臧不偷，又何悔焉。聖人憫其人，而深戒之以凶，又嘉其節，而深許之以悔亡，悔且亡，況凶乎。是不許其一而許其百也。聖人之意章矣。又哀之曰：其道窮也，豈不曰斯人也，而有斯窮也。不以非道而窮，蓋以道而窮者與。孔子曰：君子固窮，固之爲言，固當然也。又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然則上六之凶，何知非吉。而其窮，何知非通與。嗚呼，上六之道，其使人悲也，雖然可悲也。而上六則榮矣。貞凶悔亡，乾辭，學者勿以其一廢其一。則上六之窮，未爲終窮也。說者乃以上六爻象之辭，與卦辭所謂苦節不可貞之辭，象所謂其道窮也之辭，比而同之，使其一意而申言，則易贅矣。夫卦彖之辭，聖人不以苦節繩天下也。上六之辭，君子以苦節繩一身也。以苦節繩天下，不可。以苦節繩一身，又不可。是退夷齊而進伯有石崇也。豈惟易贅也，節之卦可廢矣。

三三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之爲卦，二與四二柔在內，則中虛。中虛則无我，二與五二剛得中，則中實。中實，則有物。中庸曰：不誠无物。心如器焉，誠之在心，如物之在器焉。器虛然後物得而實之，心虛然後誠得而實之。若有我之心先立，則吾心先爲有我之私所實矣，將何地容此誠哉。心者神明之舍，舍不虛，神明將何居焉。夫惟此心洞然而虛，則至誠充然而實矣。充然者發於中而孚於外，此所以爲中孚也。中有玉者外必煜，中有誠者外必孚。孚之爲言，此誠於彼，彼信於此之謂也。是故中孚之所發，上行之則順，下信之則說。故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孟子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中孚所動，至微而信豚魚，至危而蹈水火，至顯而化邦，至遠乎天焉。柱而不動哉。海客之機心，海人未知，而鷗鳥先知。中孚之至信所以及豚魚，燕客之忮心，秦人未覺，而白虹先覺。中孚之利貞所以應乎天，然則涉危化邦，有不足爲者。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无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无象，而能動天地，感人物。此澤上有風所以爲中孚。心一誠而誠萬用，用之大者，其惟好生不殺乎。故中孚至誠不殺之心，首用之以議獄緩死，好生洽民，舜之中孚也。不犯有司，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則萬心一心矣。烏與可窺。況豚魚乎。无他，不殺之心，孚于烏耳。使无誠愨好生之心，巢中之烏，不爲海上之鷗乎。中庸曰：誠不可揜。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至无罪大姦，不在是與。故四凶无議法，少正卯无緩理。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邪不閑，不可與言存誠。僞不去，不可與言著誠。是故中孚之誠，不可不防其有它也。然賁子在初，閑家

在初。防心亦在初。若生子。在初生。見於書。賣子之法也。閑有家。志未變。見於家人之初九。閑家之法也。虞吉。志未變。見於中孚之初九。防心之法也。虞之爲言。防也。儆无虞。戒不虞。是也。元無防也二字。據作虞虞測度。亦防也。書敷戒无虞。萃戒不虞。是也。不及其初志之未變而防之。俟其亡而追。炎而撲。曲而揉。決而隄。則噬臍矣。一貞之外无非妄。貞元作身。從學易記正。一誠之外无非僞。妄與僞。皆所謂有它者也。如禦寇賊。如避風雨。察吾心一毫有它。則惕然而不安。則防之周矣。不忠不信不習。當如曾子之所省者三。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當如顏子之所克者四。其庶矣乎。不燕不安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九二以剛正誠實之德。而遇九五剛中誠實之君。進而居大臣之位。其孚何先。其惟以賢事君。以心感賢。孰不響然而和之者。蓋有此爵祿者。我九五之君也。不私此爵祿於己。而樂與羣賢共之者。九二中心之至願也。出於中心之至願。而无一毫之忌疾。同類何疑。而不孚。何畏而不應乎。彼有實忠仲舒之經術。而薦之以相悍藩。不悅眞卿之剛正。而薦之以使叛臣。豈中心之孚也哉。鶴、祥禽也。以喻九二之賢也。在陰。以陽處陰也。其子。同類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水之爲物。深則靜。淺則動。深則融。淺則結。六三。澤水之最上。淺而未深之水也。今夫澤水之遇風也。其上則波。其下未必波。其遇寒也。其淺則冰。其深未必冰。何則淺則易搖。深則難撓也。六三爲澤水之淺居柔說之極。故一與物遇。鼓之則動。罷之則止。結之則泣。融之則歌。安能有守而自信哉。人必自信。然後人信之。六三已且不自信。又何孚於人。无它。柔說躁動。而在人上。其位不當故也。饑、蔡、軫、緩、在在反覆之人是已。物我相遇曰敵。風水相遭亦曰敵。澤遇巽。故曰得敵。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爲臣者不能誠其身。則不能誠於君。六四以陰居陰。以順居下。處己而不盈也。不曰誠其身乎。以一陰承九五。孤進而不黨也。不曰誠於君乎。人知以盈自滿。莫知以盈自仆。人知以黨自助。莫知以黨自盡。六四不盈如月之近於望。不黨如馬之亡其匹。其中心之誠。人信之。若信之。又何咎矣。張良蚤師黃石。晚從赤松。月幾望也。韓愈前不汙伾文。後不汙牛李。馬匹亡也。絕類上也。謂絕黨以承上。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至誠如中孚。可謂道盛德至矣。然五爻不言孚。而九五獨言有孚。豈不曰。誠之至。孚之盛。其惟九五之所獨有。而二三皆莫望其末光乎。曰然。然則九五之孚。不以其化邦則民斯從。威物則物斯信。涉險則險斯夷。應天則天斯動乎。曰是未足爲九五有孚之吉也。九五以剛健中正誠實之德。來天人萬物之應。方且惕然如拘攣而不少肆。歉然自氣退而不敢居。若不足以受大人萬物之歸。己而不足以當天下之正位者。此九五有孚之至也。曰攣如者。九五之心也。曰位正當者。非九五之心也。天下之心也。至此所以爲中孚之主也。卦辭吉而此无咎。亦九五之謙也。九五雖剛。而爲巽順之主。故攣如。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天下之理。德之小者。不可以僥大任。才之下者。不可以蔡高位。无其資者。不可以過其望也。上九處中孚之外。非中孚之徒。无中孚之實。爲中孚之聲。此妄而盜眞。詐而盜誠者也。而乃挾其聲之善。鳴以動夫衆。上欲以動夫君。而躐取高顯之位。求之亦不可得。得之亦不可久。雖正亦凶。況不正乎。此如樊籠之雞。乃欲一飛而登天。可乎。夫一舉千里者。鴻鵠也。翔于萬仞者。鳳凰也。怒而九萬者。鵬也。何也。彼誠有其才德也。竹謂一雞而能登天乎。晉之王衍。唐之謝注。是也。上九、巽之極高者。故曰登天。巽爲雞。故曰翰音。

三三 震上艮下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之世。何時也。用靜吉。用作凶之時也。曷爲靜吉而作凶也。君臣俱弱。一也。上動而下止。上作而下不應。二也。陰盛而陽孤。邪衆而正寡。小人長而君子消。三也。可以不靜而輕作乎哉。當是之時。君臣必有所就。則宜高有所舉。則不宜。如飛鳥焉。有所飛。必有所歸也。飛而无歸。因孰大焉。是故飛有山可棲。則不可以排空而飛也。若下舍其艮之山。而欲上窮乎震之大空。至於无歸而遺音哀鳴。則何及矣。是以聖人首戒之曰。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言小者過。則亨。則利。然必正乃可也。有所爲。則不可也。猶恐其不量才力。不度時宜。而輕動也。又戒之曰。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言无若飛鳥薄山棲。羨歩飛。始乎躁。卒乎悔也。維卑飛則吉。則順。則宜。高舉則逆。則不宜。周平王之伐鄭。魯昭公之伐季氏。東晉之北伐。石晉之挑契丹。是已。柔得中。謂二五。剛失位而不中。謂三四。上逆。謂五上以陰乘陽。下順。謂初二以柔承剛。內二陽。外四陰。有飛鳥舒翼之象。聖人因其飛之象而戒其飛之過。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澤滅木。爲大過。蓋澤亦沒於林木之上。此過之大也。山上有雷。乃爲小過。雷之聲。其收以仲秋。其發以仲春。艮山也。爲東北之卦。居寅丑之間。今也。山上有雷。是季冬孟春之間。而雷聲已發。是反時爲災也。故亦爲過。然已近於發生之時。故其過小。過與不及。皆德之累也。亦皆君子進德之地也。小過。過矣。君子用之。則過於善。故爲過恭。爲過哀。爲過儉。說。然是三者。豈君子獨能之乎。小人亦能之。爲過傲。爲過易。爲過奢。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飛鳥不宜上。宜下。大吉。初六。下也。宜吉也。而曰飛鳥以凶何也。卦之形有飛鳥之象。內二陽之實爲身。

外四陰之散爲翼。而初六、上六、又翼之銳者也。翼之銳者、不量其力之微、不飛則已、一飛則有高翔遠遏、一舉千里之意。初六陰柔之小人、常有進躐高位之心。故聖人戒之曰、飛鳥以凶。又曰、不可如何。言高位必疾顛、如高飛之必速墮也。蓋小過諸爻、皆患於過、不患於不及。而初六之小人、一過則進居於二、而爲大臣矣。豈不凶于而國哉。凶于身、不足道也。故陽城欲壞白麻、而德宗不相裴延齡、李甘欲裂詔書、而文宗不相鄭注。此得聖人戒初六之旨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六二以陰柔之小人、居大臣之高位、常有過其分之心。故常有弱其君之心。然徬徨而不敢進、窺覦而不得僭者、有二陽以振其前也。過其一、又遇其一、進則九四鞏其腹、退則九三要其背。故其僭不及於六五之君、非不欲及也。遇二臣之振己、不可越而過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二剛失位、而其有益於君猶如此。使其得位、宜如何哉。周勃有驕主色、而折於袁盎之一言。淮南有反謀、而寢於汲黯之死義。陶侃有坐觀危亂之意、而忌於溫嶠義旗之見指。皆遇其臣、故不及其君也。九三以陽居陽、故稱祖。九四以陽居陰、故稱妣。過其祖、遇其妣、豈惟六二安而无咎哉。天下國家實无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君子之進、不可過、惟防小人不可不過。防之不過、有時不幸而從之矣、非必升其堂、嚌其胾、如永從鳳光從莽、固從溧、篡從卓、然後爲從也。不防而信之、斯爲從之矣。從之、斯受其戕賊之禍矣。國人皆知白公將爲亂、以告子西、而子西獨不信。曹操之篡漢、路人皆知之、而荀彧獨不疑、至九錫而始有異議、故皆受其禍。六二有進而僭其君之心、故聖人戒九三之迫切如此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當小過之世、逢陰柔之君、有羣陰用事之黨、上六之小人居高位矣、六二之小人爲大臣矣、初六之小人則又飛翔而趨進矣。當是之時、君與國其殆哉。不幸而二剛皆不得位、一居下卦之外、一居上卦之下、皆非從要地者、又幸而剛分處於內外、以遏羣小行來之衝。二君子者、豈以失位而不勉乎。聖人既戒九三以過防小人而勿從之矣、則又重告九四曰、爾雖失位不當也、爾雖恬退而弗過於進也。然爾既遇六二之欲越爾而卜僭、而往從之、則必厲、勿用往也。必戒可也。永守爾之貞正可也。能是、則无咎矣。彼陰柔之小人、終不可使之道長也。此聖人戒九四之至也。天下多難、得一君子、猶可恃之以安。而況九三與九四同志而分處乎。一蔽遮王室於外、一扞衛吾君於內。雖六五之弱、庸可覬乎。故周公居東不可无召公之爲保、良平從行、不可无蕭相之留中。此愛莫能助之詩所以一倡而三歎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六五弱矣、然九一、九四、相與協力、或推之、或挽之、宜其能大有爲而澤潤天下也。然密雲而不雨何也。天地之氣、陰陽和則雨。今乘陰寇二陽、二陽戰乘陰、陰陽不和、一不雨也。陰陽均則雨、今陰盛而陽微、二不雨也。陰陽交則雨、今震動于上、而艮止於下、上下不應、陰陽不交、三不雨也。雨露、發生之母、雷霆、

肅殺之主、震與艮、皆東卦也、生卦也、西郊、殺地也、卦爲生卦、而雲興於殺地、安得雨。四不雨也。六五之君、何爲其然也。一陰不能主二陽、亦不能勝羣陰故也。大而澤潤天下、既不能卓然立、沛然施矣、乃欲力其大弱、以矜其小強。如初六上六之飛鳥而不能射也。如初六之逾越而不能止也。則亦乘其棲宿於巢穴者弋而射之、不知夫弋不射宿、聖人不乘物之不虞以爲己之能也。乘物之不虞以爲己之能、亦可羞矣。昔明帝戮王敦之尸、唐代宗縛輔國之首、是足爲天子之威也乎。六五之公、弋取彼在穴、是已。六五以陰處陽、故雖弱而猶有所弋以爲強也。然則古之弱主、亦曷嘗无有爲之志哉。六五、震之主也。然自九三九四等而上之、至於六五、則爲兌。兌、正秋也。故曰西郊。雲降則雨、升而不降則不雨。已上者、升而不降也。公弋、言王公之弋也。易有辭同而旨異者。故履之幽人爲男子、而歸妹之幽人則爲女子。歸妹之跛眇爲女子、而履之跛眇則爲男子。然則小畜之與小過、同於密雲不雨、中孚之與小畜、同於有孚攣如、豈可比而同之哉。董子曰、易无達吉。詩无達詁。春秋无達例。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上六以陰柔之資、挾震動之才、豈惟不與諸爻相遇而已、直超而過之。必出其上、極其高、如飛鳥焉、亢滿如此、豈不罹災眚之凶乎。上自其驟下、暨斯高、其禍敗一轍也。而後之小人好進者、爭趨之而未已、哀哉。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出多難而入无難、是爲既濟之世。當是之時、小者亦亨、況大者乎。蓋无一人不亨、无一物不亨、无一事不亨也。如濟川焉、舍川而陸、舍舟而轂、危者安、險者濟、何憂之有。然人皆徹於洪流、莫或徹於夷塗、人皆懼於覆舟、莫或懼於覆車。是以初吉而終亂也。秦滅六國、而秦自滅、晉平吳亂、而晉自亂、隋取亡陳、而隋自亡。惟聖人能外內无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此鄢陵之勝、范文子所以憂晉之必禍也。蓋人之常情、多難則戒、戒則憂、憂則吉、无難則驕、驕則怠、怠則亂。聖人見其初吉、而探其終亂、惟能守之以貞固而不移、持之以憂勤而不息、則可以免終亂而不窮矣。故戒之曰、利貞。又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剛柔正、謂六爻剛居剛位、柔居柔位、柔得中、謂六二、終止、謂上六。柔怠自畫、非克終既濟之才。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泰、天地之明交也。既濟、水火之明交、而天地之互交也。故泰者既濟之純、既濟者泰之雜。曰泰之外、孰有如既濟之吉亨者。火炎上也、降而居下。水潤下也、騰而居上。此水火之明交也。初與三五皆乾也、分而下於三陰、二四與上皆坤也、分而上於三陽。此天地之互交也。天地通氣、水火濟餉、此其爲既濟與、當是之時、固衆人所喜而君子所懼也。見其吉、思其亂、先其患、豫其防、可以保初吉而无終亂矣。此堯舜徹戒无虞之道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初九。濟難之初。將去危亂而之吉亨也。惟初九以剛居剛。有濟難之才。又能濟濟難之力如良馬焉。駕大車。涉大川。川將離而未離。岸將登而未登。自非竭力以曳其輪。至於濡尾而不之輒。何以能濟乎。宜其无咎也。此周公東征之事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以陰居中。婦象也。九三在前。爲婦車之蔽。茀象也。然九三之火。逼近六四之水。火將進而隔於水。喪茀之象也。婦車有蔽。而後可行。喪其蔽。不可行之象也。六二有文明中正之德。太平之賢臣也。當險難既濟之後。太平之盛時也。上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太平之聖君也。以賢臣當盛時。遇聖君。行吾道以守盈。成吾見其易易也。然一有小隔於其間。則此道梶而不得行。此衆人之所躁而競。君子之所靜而俟者也。躁而競者。勝負未可知。靜而俟者。不久而自定。故曰勿逐七日得。然非以中道自處而不躁。安能如此。故曰以中道也。故管蔡之謗周公。公不辯而王自悟。燕王上官之譖霍光。光不言而帝自察。二與五爲七。六二與九五相應。故爲七日得。詩有霍茀。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未濟求濟者事。既濟求過於濟者。傾。九三當既治之後。挾重剛之資。居炎上之極。有求過於濟之心。此小人之好大喜功而不可用者也。雖以中興之賢君。一入其說。輕用軍師。以伐遠方之小夷。猶久而後勝。既勝。而中國之民亦憊且困矣。以賢君伐遠夷。宜易而難。宜速而久。宜暫而勞。而況其餘乎。武帝承文景之後而伐匈奴。太宗當貞觀之隆而征高麗。皆此類也。善處既濟者。其惟光武卻戚宮、馬武之請乎。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陵於居者。牆以寇退。立水於宅者。舟以水濟。蓋此四夫匹婦之愚所能知也。當無難之時。而不爲多難之備。有天下國家者。猶不是之知乎。六四居水之下。火之上。是燥而潤之時也。宜喜而憂。宜安而危。方且皇皇焉求敝衣之袽。爲窒隙之具。以備蓋舟之用。又且終日而戒焉。疑焉。無頃刻而不戒。不疑焉。常若夜半而水驟至焉。夫惟湯之旱所不能懈。故堯之水所不能溺。此有備無患。傅說所以戒高宗也。曰繻有衣袽。有之爲言。不至於求而無之謂。虞翻曰。繻。衣也。袽。敗衣也。繻。或作襦。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君。撫既濟無難之運。思患豫防。此將奚先。其惟濟心寡欲。恭儉無逸乎。祀。國之大事也。過於豐。不曰傷財。厚於神。不曰過制。然猶以爲用大牲不如薄祭之福。俟備物不如急時之勤。而況於奉己也乎。以此坊民。然文王之游田未嘗。而八駿之轡已駕。孝文之二臺不作。而萬戶之宮已新。此聖人所以爲九五而深慮也。殺牛。大牲。禴。薄祭也。西鄰之時。言急時而不懈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六以柔懦之資。懷亢滿之志。居治安之極。（十七字從大全增。元作上六既濟之極六字。）如已濟大川。自謂沒世无風濤之虞矣。不知濟其一又遇其一。求載而无宿舟。求涉而无菁游。乃欲囊裝而馮河。此必溺之道也。危而不可久生也。明矣。此晉武平吳之後。明皇天寶之末也。可不懼哉。濡至於首。則溺其身。可見矣。坎水。故濡。上六在上。故爲首。此聖人所謂初吉終亂者與。然猶有不信者何也。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易之卦六十有四。其辨邪正。其防消長。其儆勤怠。其戒治亂安危存亡。其變不知其幾也。幸而至於既濟矣。而其終猶未濟。然則事何時而濟。濟何時而定乎。蓋天下國家之治。如人之一身。如天地之造化。一身毀必有噓。天地晝必有夜。天下國家治必有亂。其變无息。聖人處之亦无息。此易之道也。是故泰復變爲否。既濟復變爲未濟。處既濟者。在於有持守克終之心。處未濟者。在於有適爲克終之才。心不克終。故既濟爲未濟。才而克終。故未濟爲既濟。濟斯亨矣。故曰未濟亨。非未濟之亨也。未濟而能濟之亨也。既曰亨矣。又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何也。三陽失位。而弱於才。如狐之能濟。而恨其小也。惟其才之能濟。而恨其小且弱。故狐幾濟而竟。力不能以舉其尾。如事之幾成而敗。才不能以舉其功。蔡宏、晁錯、房琯、是已。柔得中。謂六五。未出中。謂未出於險中。剛柔應。謂六二五皆一陰一陽。自相應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在火上。則成烹飪之功。故爲既濟。火在水上。反是。故爲未濟。然君子觀未濟之象。而得慎辨物居方之理。何也。六位皆一陰在下。一陽在上。物各有辨。居不亂方。則類聚羣分之理得矣。故舜與共驩難處堯朝。非辨物居方也。進二八。退四凶。辨物居方也。可不謹乎。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既濟之初九濡其尾則无咎。未濟之初六濡其尾則吝。何也。初九強於才者也。已濟而濡其尾。賀其濟而後濡也。故无咎。初六弱於才者也。幾濟而濡其尾。憂其濡而不濟也。故吝。管仲之三歸反坫。絳侯之有驪主色。初九之濡尾也。桓溫至洛陽而復敗。劉裕得關中而復失。初六之濡尾也。亦不知極。謂才之小且弱者。其極終无成。而不自知也。然雖不知其終極之无成。而能力其弱以濟難。其濟。爾志也。其不濟。非爾志也。故聖人惜之曰吝。吝者。力不足之辭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既濟之初九曰曳其輪。濡其尾。則乘者人。曳者馬也。未濟之九二。止曰曳其輪而已。則一人而乘且曳也。人乘車而馬曳之。或兩或四或六。則其車輕。其濟易。吾乘之。吾曳之。則其車重。其濟難。故九二視初九可以爲難矣。自非九二以剛健堅貞之才。居大臣中正之位。受九五孚信之知。安能以一身莫助之力。而獨濟大難之險。以底於中正之吉乎。一蕭何。而助者二人。一鄧禹。而助者二十有七人。一元龜。而

助者十有七人焉。曳輪也。羽既死。飛又死。而孔明自將以出祁山。身曳輪也。哀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三以陰柔之資。當險難之極。而位下卦之上。位浮於才也。若獨行以濟難。得不凶乎。然下有九二剛健之大臣。上有九四剛明之近臣。六三能柔順以親附之。亦可因人以成事。涉險以濟難矣。其丙吉、王導之徒與。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臨難而坐觀。履險而不欲濟。无志者也。有志而无才者。欲濟而不能濟。有才而无位者。能濟而不得濟。備斯三者。其惟未濟之九四乎。懷剛正之資。其志立矣。奮震動之威。其才果矣。居近君之地。其位親且重矣。是惟无動。動而用之。以伐遠夷。則有大功。受大賞必矣。宜其志之得行。吉而悔亡矣。然未濟之九四。聖人喜其伐鬼方之賞。既濟之九三。聖人憂其伐鬼方之憊。何也。既濟之世。利用靖。未濟之世。利用動也。然未濟之九四。亦必曰三年者。戒其欲速。讓之至也。雖許其動。可輕動乎。馬援請行征蠻。於建武之隆。李靖請行伐狄。於貞觀之盛。既濟之九三以之。宣王興衰撥亂之世。而吉甫伐玁狁。召虎伐淮夷。方叔伐憑荊。未濟之九四以之。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六五遠未濟之世。爲濟難之主。而應之以陰柔之才。宜其如周平王、晉元帝之弱也。今也以貞正而吉。以孚誠而又吉。以光暉而又吉。又許之以无悔。何其反也。蓋未濟之六五。其體離也。在天爲日。在地爲火。日與火。雖柔猶剛。雖弱猶強。故日之在夏。曝之益熱。火之在夜。宿之彌壯。六五文明之至盛。而養之以晦。剛烈之至猛。而揜之以柔。方且虛其中以臨照百官。正其身以正天下。堅其誠以信任羣才。故初六之在下而弱才。乃最先濡其尾。以爲之用。九二剛健之大臣。則又自曳其輪。以爲之用。六三之弱才。則又親附二陽。以爲之用。九四剛明之近臣。則又奮伐遠夷。以爲之用。安得不一埽大難爲无難之世。一變未濟爲既濟之時乎。備三吉之盛福。而无一毫之悔尤。又何疑焉。其湯、武、高帝之創業。少康、宣王、光武之中興事邪。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未濟至於六五。已變而爲既濟矣。至於上九。則周文武終於逸樂之時也。上九於此。夫何爲哉。燕兄弟。燕朋友。燕羣臣。嘉賓。推孚誠以待下。以與天下樂其樂而已。故曰有孚於飲酒。无咎。然治亂同門。憂樂同根。天之道也。故又戒之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又戒之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其明皇末造之事邪。既濟上六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上九之濡首者。非水也。酒也。水之溺人。溺其一身。酒之溺人。溺其身以及其天下國家。故降水之害。小於儀狄之酒。禹惡旨酒之功。大於平降水。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七

繫辭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章言作易之本始也。蓋易有二。有未畫之易。有既畫之易。未畫者。易之理。既畫者。易之書。曰天尊地卑。曰卑高以陳。曰動靜有常。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此未畫之易也。易之理也。有聖人作。仰觀俯察。於是制此之畫。寫彼之理。羅彼之理。歸此之畫。而易之書生焉。是故因彼之天地。定吾二卦爲乾坤。因天地之卑高。列吾六位之貴賤。因天地之動靜。判吾九六之剛柔。因天地之間萬物之聚散。生吾八卦之吉凶。因天地之示形象。見吾六十四卦之變化。畫卦之推輪。作易之濫觴。於是乎書。此既畫之易也。易之書也。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何謂也。曰。易之未作。乾坤在天地。易之既作。天地

在乾坤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何謂也曰地之位卑臣道也子道也婦道也地既隤然示人以卑則二者臣位也安得不自卑而位於賤天之位高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天既隆然示人以高則五者君位也安得不惟尊而位於貴夫惟上貴下賤既位焉而不可踰如天高地下一定焉而不可易於是君臣父子之大分始立由上古以迄於今萬世共由其道而莫之能改也故乾坤者禮之祖而易之門也入室始於門入易始於乾坤人本乎祖道本乎禮老子曰失道德仁義而後禮者知之乎曰動靜有常剛柔斷矣何謂也曰天地之道陽動而剛陰靜而柔九陽也動也故斷然知其得天地之剛六陰也靜也故斷然知其得天地之柔天地本靜也靜極生動動極生靜一動一靜至誠无息茲謂有常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何謂也曰南方之人喜聞楚語北方之人喜聞燕語方以類聚也鵠之巢无烏之子馬之廐无狐之穴物以羣分也善惡之分聚亦然聚散異轡好惡相攻由是吉凶生焉故泰之道君子聚而吉散而凶否之道小人聚而凶散而吉自八至六十四皆然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何謂也曰有物可見无物可執之謂象有物可見有物可執之謂形日月在天象也山澤在地形也天垂日月之象故易之坎離可見天之變化地出山澤之形故易之艮兌可見地之變化變化者天地之至神也孰得而見之者形象著而變化不可隱矣大哉易乎大哉作易之聖人乎天地且不得隱而況於人物萬事之變乎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謂也曰此言天地斡流而成萬化之神乾坤錯綜而生六子之妙也以乾之剛而錯摩坤之柔以坤之柔而錯摩乾之剛一剛一柔相推相盪鼓之以雷霆而爲震巽之鼓而鼓也潤之以風雨而爲巽坎離之潤而潤也日月運行夫寒暑而爲坎離莫之運而運也然得我之剛者爲長男爲中男爲少男得我之柔者爲長女爲中女爲少女成男成女莫之成而成也三才之天地人易之乾坤其神矣乎其妙矣乎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謂也曰此贊乾坤之功雖至溥而无際乾坤之德實至要而不繁也始萬物者乾之所知也知其始莫知其成成萬物者坤之所爲也爲其成莫爲其始此其功之溥而无際也然乾道不在多言一言而盡之曰易坤道不在多言一言而盡之曰簡乾因物之自然故易坤因乾之自然故簡易則有不知之知簡則有不能之能此乾坤之德至要而不繁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何謂也曰此贊聖人之德始乎法天地終乎參天地也聖人法乾德之易故天下皆可以易知聖人法坤德之簡故天下皆可以易從易知則有親樂其中之无險也若德宗之猜忌人亦猜之何親之有易從則有功信其成而爭先也若苻堅之妄動人皆危之何功之有有親則天下附之而不可解故可久有功則天下成之而不知倦故可大聖人之德業於是爲至而乾坤易簡之理吾自得之矣乾坤易簡之理得而聖人成位乎乾坤之兩間而與天地參矣夫聖賢以易簡成而昧者以智巧敗易簡之理无它因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順之耳因曾卑以定乾坤於是天地之理不在天地而在易因乾坤而得易簡於是天地之理不在易而在

聖人大哉易乎大哉體易之聖人乎然不曰聖人之德業而曰賢人此之所謂賢如記所謂某賢於某之賢如孟子所謂賢於堯舜之賢如史所謂三王臣主俱賢之賢非賢者過之之賢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章言君子學易者必先會易之象辭以爲用易之功效也象者何象也六爻之象也辭者何辭也爻辭與象辭也者聖人之設卦也有卦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辭辭也曰陽在下也者象辭也象泯則卦隱辭廢則象晦卦以象立象以辭明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謂觀其有是象而吉凶之理已具繫之以是辭而吉凶之象始明也何也晝之奇者九也陽也剛也晝之耦者六也陰也柔也純陽无吉凶純陰无吉凶或以陽雜之陰或以陰雜之陽順則合逆則戰逆順相推合戰萬變而吉凶生焉陽非位无吉凶陰非位無吉凶或以陽居陽或以陽居陰或以陰居陰或以陰居陽當位則安不當位則危當否相推安危數化而吉凶生焉故既曰明吉凶又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蓋謂某卦之吉凶生於某晝之變化某晝之變化生於陰陽之推移何謂象物有事有理故有象事也理也猶之形也象也猶之影也不知其形視其影不知其事與理視其象是故欲知事之得失也如何卦爻象之以吉凶事之憂虞也又如何卦爻象之以悔吝者憂虞之影也欲知理之進退消長也如何卦爻象之以變化理之晝夜往來也又如何卦爻象之以剛柔盈變化者進退之影也剛柔者晝夜之影也有失得則吉凶隨有憂虞則悔吝隨此事之形影也可得而象者也陰陽之進退至神而无跡曷爲象之以變化晝夜之往來循環而无端曷爲象之以剛柔乎獨不觀之剝復夬姤乎夬以五陽決一陰陽進極矣進極必退於是一變爲復而陽進焉剝以五陰剝一陽陽退窮矣退窮必進於是一變爲姤而陽退焉吾之變化一出而彼之進退无跡者有跡矣又不觀之坎離乎月往則日來日昃乎晝則卦爲離人見其炤乎外而不知一陰之精已娠於其中蓋至剛之中涵至柔也日往則月來月昃乎夜其卦爲坎人見其清乎外而不知一陽之精已娠乎其中蓋至柔之中涵至剛也吾之剛柔一陳而彼之晝夜无端者有端矣進退无跡者有跡晝夜无端而有端曷爲不可得而象乎是故六爻之象一動而天地人之道畢陳於易矣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君子學易者因辭求象象不能外乎辭因象求道道不能外乎象然學易必有序有致知之學有力行之學其先後之序不可紊也故曰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由其序則自得之而居之安矣居則宅乎易而无外安則悅諸心而非強何謂致知居而靜則觀易之象玩爻之辭以自樂玩其辭者愈味之而愈無窮樂而玩其辭愈樂之而愈有得此致知之學也何謂力行出而動則觀象之變玩爻之占而後動如乾之初九居下卦之下其象以潛爲主也至九二則見而見矣故其占曰德施普也宜見而潛此爲楊如坤之六三居下卦之上其象以發爲主也至六四則變而默矣故其占曰謹不害

之賢如記所謂某賢於某之賢非賢者過之之賢

也。宜默而發。則爲墨。吾不自動。動必以時。吾不自爲時。時必以易。此力行之學也。其知以易。其行以易。有所不動。動罔不吉矣。非吾動也。以易動也。非易動也。以天動也。故曰。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蓋言君子所居而安。如居仁由義之居。後言君子居則觀其變。如出入起居之居。三極者。三才也。極中也。至也。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此章言易有卦有爻。是故有卦辭。有象辭。有爻辭。有象辭也。若元亨利貞者。卦辭也。若大哉乾元者。象辭也。若天行健者。大象之辭也。若潛龍勿用者。爻辭也。若陽在下也者。小象之辭也。卦辭所以釋一卦之義。象辭所以釋卦辭之義。大象之辭所以總釋卦象之義。爻辭所以釋一爻之義。小象之辭所以釋爻辭之義。象者言乎象。何謂也。乾之象辭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夫卦辭止言元亨利貞而已。未嘗言龍也。今象辭以龍而象君。故曰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何謂也。巽以一陰而變乾。震以一陽而變坤。此以一爻而變一卦。乾初九之潛。至九二則變而爲見。此以一位而變一爻。它可類推也。故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何謂也。易之道不違人也。自人而天。自身而人。不外乎言動之善否而已。言動之間。盡善之謂得。盡不善之謂失。小不善之謂疵。不明乎善而誤入乎不善之謂過。盡善則无禍。吉孰禦焉。盡不善則自禍。凶孰逭焉。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卦、象、爻、象之辭。言吉凶者。皆此類也。覺其小不善。非不欲改。而已无及。於是乎有悔。不覺其小不善。猶及於改。而不能改。或不肯改。於是乎有吝。與其吝也。寧悔。蓋悔者。濟善之權與也。吝者。長惡之膏肓也。然聖人猶許其改也。謂之小疵。恕之之辭也。故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卦、象、爻、象之辭、言悔吝者。皆此類也。吾身之過。猶吾衣之破也。衣有破。補之斯全。身有過。補之斯還。還者何。復之於善也。補不善以復之於善。何咎之有。故曰无咎善補過也。卦、象、爻、象之辭、言无咎者。皆聖人善其補過之辭也。言吉凶。不若悔吝之輕。言悔吝。不若无咎之平。言无咎。不若言吉之顯。此應之者有輕重之辨也。言失。不若言疵之淺。言疵。不若言過之微。言補。不若言得之善。此感之者有淺深之殊也。失者。疵過之積也。凶者。悔吝之積也。得者。補過之積也。吉者。无咎之積也。今也盡善至於得而吉。盡不善至於失而凶。此豈一念之致。一日之積哉。此君子所以謹其獨也。謹其獨者非它。察天理之本善者而存之。察人欲之不善者而去之而已。列貴賤者存乎位。言六爻之位。上者貴。下者賤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爻者言乎變也。齊小大者存乎卦。言陰陽之爻。陽者大。陰者小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象者言乎象也。辨吉凶者存乎辭。卽卦、象、爻、象之辭。某卦吉凶。某爻吉凶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吉凶者言乎失得也。憂悔吝者存乎介。卽卦、象、爻、象之辭。某卦悔吝。某爻悔吝也。言憂之在於察乎纖介之幾微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震无咎者存乎悔。卽卦、象、爻、象之辭。某卦无咎。某爻无咎也。言震懼悔媿。則无咎也。此又申言上文所謂无咎者善補過也。一言之不足。必再言之。聖人之辭人。使之避不善以趨乎善。避凶以趨乎吉也。詳矣。猶恐其未諭也。又終之曰。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讀謙復之辭者。如行夷途。如逢陽春。如對堯舜周孔。何其氣象之和樂也。其辭夷易。而指人以所之之得且吉也。讀遯剝之辭者。如涉風濤。如履雪霜。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慘栗也。其辭艱險。而指人以所之之失且凶也。嗚呼。易其至矣。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道。本乎天地。而天地之道。本乎陰陽。聖人用易之道。顯乎天地人物之間。而歸乎一性之內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何謂也。曰。易之米作也。法天地之道。以爲易之道。故曰準。準之言、法也。如太元準易之準也。易之既作也。還以易之道而理天地之道。故曰綸。綸之言、經理也。如君子以經綸之綸也。彌之言、滿也。經理之而該徧也。惟其準則乎天地。故能徧經乎天地。非以易而理天地也。以天地理天地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何謂也。曰。此聖人觀天地陰陽顯晦之理。而得天地幽明之事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何謂也。曰。此聖人觀天地陰陽消息之理。而得人物生死之解也。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何謂也。曰。此聖人觀天地陰陽聚散之理。而得鬼神造化之用也。何也。天文顯矣。所以運是文者。則不可知。地理顯矣。所以具是理者。則不可測。謂其幽也。文可觀。理可察也。謂其明也。孰運乎是。孰具乎是也。然則聖人何以知幽明之故也。以陰陽之顯晦而知之也。陽靜而晦。則明者幽。陰動而晦。則幽者明。故曰。聖人觀天地陰陽顯晦之理。而得天地幽明之事也。生。好物也。孰知其所以生。死。惡物也。孰知其所以死。然則聖人何以知死生之說也。以陰陽之消息而知之也。氣始而息。息者。生之徒。物有始而不反其終者乎。原其初。知其反。不足怪也。春必反秋。晝必反夜。旅必反家。生必反死。死者。物之復也。故曰。聖人觀天地陰陽消息之理。而得人物生死之解也。至於鬼神也者。无聲无臭。何爲而有狀。狀且无也。何爲而有情。聖人又何以知其情狀也。以陰陽之聚散而知之也。陰陽至精之氣。聚而有形。之謂物。散而无形。之謂魂。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記曰。魂氣歸於天。物者。具是形者也。魂者。使是形者也。魂止則物存。魂游則物亡。游者。止之變也。亡者。存之變也。觀其聚散。則鬼神之情狀可知矣。然則鬼神之狀何如也。記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孔子曰。祭神如神在。此其狀也。鬼神之情何如也。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此其情也。故曰。聖人觀天地陰陽聚散之理。而得鬼神造化之用也。夫惟聖人觀於天文。察於地理。原

始而反其終。見物而知其變。知其如是而爲幽明之故。如是而爲死生之說。如是而爲鬼神之情狀。舉是道而書之於易。則易之道卽天地之道也。故曰。聖人作易之道。本乎天地。夫惟聖人作易之道。卽天地之道。則易與天地相似。而不違乎天地矣。由是舉而措之天地之間。孰能出乎易之外哉。是故萬物衆矣。易之知可以周而徧之也。天下廣矣。易之道可以濟而利之也。用易於一身。可以樂天知命而不憂。用易於衆民。可以安土敦仁而能愛。用易於天地。可以範模運量天地之化。用易於萬物。可以致曲成就萬物之生。用易於幽明。可以通達陰陽晝夜之運。皆不得遁吾易之道矣。然知足以周萬物。過之則爲鑿。道足以濟天下。過之則爲衆愛。惟易之道則不過。旁達博及之道。流焉則爲失其本。惟易之道則不流。明天理者樂於內。知天命者輕其外。內樂而外輕。此顏子所以樂而不憂者。用易於一身之功也。民情安土。我則因其安而无拂。民情欲生。我則厚其生而不薄。安民而厚生。此孔子所以答問仁以愛人者。用易於衆民之旨也。妙莫妙乎天地之化。聖人能範之模之而運其化。大莫大乎天地之化。聖人能圍之量之而測其化。然範圍而過焉。必入於元虛。惟聖人則不過。何也。用易而已。至不一者。萬物之生。至不齊者。萬物之情。將欲成物。未必致曲。不能致曲。安能不遺。惟聖人則不遺。何也。用易而已。至於天地之速。日往月來而爲夜。月往日來而爲晝。孰能測其所以然哉。聖人乃能通而知之者。蓋往者、屈也。來者、信也。晝夜者。一日之屈信也。寒暑者。一歲之屈信也。死生者。一世之屈信也。古今者。萬世之屈信也。聖人何以通而知之。用易而已。夫衆而萬物。廣而天下。近而一身。遠而衆民。大而天地。運而晝夜。惟易之爲用。隨用而爲應。此易之神所以无方。而易之用所以无體也。无方則不可指。无體則不可執。故曰。聖人用易之道。顯乎天地人物之間。然易之道何道也。天地而已矣。天地之道何道也。一陰一陽而已矣。陰陽未分。謂之太極。太極既分。謂之陰陽。其爲天地之道一也。合陰陽以求太極者。无太極。舍太極以求天地者。无天地。天地可一息而无陰陽乎。陰陽可一息而不動靜乎。故曰。天地之道。本乎陰陽。夫陰陽之爲道。安在哉。在乎生物而已。生物者。善也。所以生物者。道也。故繼道謂之善。然善在天下。有其善者。在人之性。故道者善之宅。性者道之宅。然有之而能成之者。聖人也。自非聖人。有有之而得其一二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也。有有之而不自覺者。百姓日用而不知。是也。此君子之道所以知之者鮮也。故曰。用易之道。藏乎一性之內。然則孟子言性善。有自來矣。荀之惡。楊之混。奚白哉。嗚。大哉易乎。至哉易乎。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章重贊天地陰陽德業之妙。聖人作易德業之由也。發育萬物之謂仁。造化无迹之謂用。仁可見也。故顯。用不可見也。故藏。此天地陰陽之德業也。民可使由之。之謂仁。不可使知之。之謂用。由之。故顯。不知。故藏。此聖人作易之德業也。然聖人之與天地。有可同者。有不可同者。可同者。顯仁藏用之德業也。不可同者。天地无心。聖人有心也。有心。故憂一物之不蒙其仁。无心。故聽萬物之自生自遂。聖人仁萬物而編任其憂。天地鼓動萬物而不與聖人同其憂。聖人有憂。而天地无憂矣。大全引幽句作聖人有心。則有憂。天地无心。何天地之无憂也。有聖人以當其憂也。至於德業之盛大。則天地聖人一而已矣。其業之富有。則溥博而无外。何其大也。其德之日新。則悠久而方增。何其盛也。萬物盈天地。不備於我。不曰聖人之富有乎。已往者故。方來者新。不曰天地之日新乎。今進乎昨。後進乎前。不曰聖人之日新乎。天地也。聖人也。何以能然也。易而已矣。易者何物也。生生无息之理也。是理也。具於天地。散於萬物。聚於聖人。形於八卦。合而言之。命之曰易。別而言之。自无象而之有象。則謂之乾。法乎乾而效學之。則謂之坤。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窮其極以知方來。則謂之占。通乎易之理。以應乎物之變。則謂之事。乾也。坤也。占也。事也。此易之陰陽可得而知也。至於陰陽之妙。不可測而知者。其易之神乎。非易書之神也。易道之神也。非易道之神也。天地之神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章聖人所以贊易之道。其極至於廣大之二言。其原生於乾坤之二卦也。以易道爲近乎。其遠无外。莫之限而禦也。以易道爲遠乎。其近无內。止於靜而正也。遠則莫之禦。易道廣大之體也。靜者。正之舍也。正者。靜之主也。以止處靜。以靜出動。是惟无動。動罔不正矣。自邇而遠。天地之間。人物之理。天下國家之事。皆備乎此矣。孰能限而禦之。此易之道所以廣大也。大則盛大而无儔。廣則廣博而无量。其爲无窮无極一也。然易道之所以如是之廣大者。其原安出哉。出於乾坤二卦而已。乾何物也。陽之異名也。坤何物也。陰之異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一乾一坤之謂易。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八生六十四。非奇則偶。皆乾坤也。一奇一耦。一貴一賤。一分一合。一順一逆。而天地人物。君臣父子。仁義禮樂。由是生焉。故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此易道之廣大所以生於乾坤也。乾坤之廣大。其原又安出哉。生於靜而正而已。其靜也專。乾靜而正也。其靜也翕。坤靜而正也。惟其靜而正。是以動而罔不正。其動也直。乾動而正也。其動也闢。坤動而正也。然則乾何爲靜專而動直也。專言一。直、言達也。易爲一而達也。不見夫炊乎。水火之氣。一而蒸焉。則氣達而物熟。分則否。乾之爲陽也亦然。故曰。行衢路者不至家。坤易爲靜翕而動闢也。翕、言斂。闢、言散也。易爲斂而散也。不見夫囊籥乎。閉之彌盈。則機之彌怒。不閉則弛然耳。坤之爲陰也亦然。故曰。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然則乾言大。坤言廣何也。孔子曰。惟天爲大。孟子曰。廣土衆民。乾。天道也。故以大言。坤。地道也。故以廣言。夫惟易道之廣大生於乾坤。故乾坤之廣大配乎天地。然則四時之變通。日月之陰陽。天地至德之易簡。皆天地廣大之用者耳。易與之配合。皆乾坤之餘也。故易之道。一言蔽之。曰靜而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此章聖人所以贊易書之極其至也。非贊易書之極其至也。贊易道之極其至也。前章言廣言大。此章言至。皆无以加之謂也。易之道何道也。天理而已。本然之謂理。當然之謂義。因其本然而行其當然之謂道。天地人物。均具此道。之謂性。聖人得此道者也。體之以成身。之謂德。用之以成事之謂業。蓋天地人物之性。得天地人物之道。以此成其德業。德安得不崇。業安得不廣乎。何也。聖人之德業。非聖人之德業也。天地之德業也。非天地之德業也。易之道也。天地非具易之道。不得爲天地。聖人非得易之道。不得爲聖人。故道也者。天地聖人席上之珍也。天地聖人不能爲夫珍。而能有夫珍焉耳。雖然。藏珍在室。入室在門。聖人之得此珍也。獨能不由夫門而求之哉。然則孰爲此道之門。一曰知。二曰禮。由知則崇。由禮則卑。崇則效乎天矣。惟天爲崇故也。卑則法乎地矣。惟地爲卑故也。且天固崇矣。知何足以擬其崇。地固卑矣。禮何足以擬其卑。蓋明此道之謂知。履此道之謂禮。知之至者極高明。不曰崇效天乎。履之至者極卑遜。不曰卑法地乎。崇也卑也。非聖人也。自天地設位。卑高以陳。而易之此道。已行乎兩間矣。聖人之知與禮。因之而已。何也。吾之性與天地之性。均具此道。而固存者也。固存者。性之生。存其固存者。性之成。生者天也。成者人也。惟能盡乎人以成乎天。斯能由知與禮以入乎道義。惟能由知與禮以入乎道義。斯能得乎道義以成其德業。故知也。禮也。入道義之門。而成性而成德業之物也。觀天地之崇卑。而易之道在天地。觀聖人之德業。而易之道在聖人。易之道在天地。則易之書不可无。易之道在聖人。則易之書无之可也。有之亦可也。然則易之道何道也。天理而已。是理也。在天地爲陰陽。在日月爲晝夜。在四時爲生育長養。在鬼神爲吉凶。在人爲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此易之道也。異端之所謂道。非易之所謂道。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蓋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蓋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章所以贊作易之聖人。立卦象繫爻辭之妙也。象者何也。所以形天下无形之理也。爻者何也。所以窮天下无窮之事也。何謂形。天下无形之理。今夫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雨露之潤。人皆可得而見也。未離夫物之有形故也。蓋於其所以高。所以厚。所以明。所以潤。人不可得而見也。其理无形故也。人不可得而見。則誰見之。見之者。聖人也。聖人見天下有至幽至賾之理。將與天下形其所无形。使天下見吾之所見。獨何說也。是必取衆人之所同識。以喻吾之所獨識。不識仲尼。使見有若。不識伯喈。使見虎賁。蓋擬彼之形容。以象此之物宜也。是故乾道无形。聖人獨見乾之賾。於是取龍以象乎乾。言健而神也。坤道无形。聖人獨見坤之賾。於是取馬以象乎坤。言順而載也。故曰象者所以形天下无形之理。何謂窮天下无窮之事。今夫卦有六爻。爻有一事。六十四卦。其事至无窮也。爻之動故也。至於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其變亦无窮也。爻之動无窮。則誰得而見之。見之者。聖人也。聖人見天下萬事之變有无窮之動。將有以處其事之得失。而遂斷其報之吉凶。獨何說也。是必得一卦會通之至要。行典禮法制之當然。事之得者繫之以吉辭。事之失者繫之以凶辭。如表取影。如聲召響。蓋典禮之得失。即事變之吉凶也。是故乾君道也。其會要在上。不得其法制。則爲亢龍之窮。坤臣道也。其會要在初。不得其法制。則爲堅冰之漸。故曰爻者所以窮天下无窮之事。夫理无形而有形者。吾易有象也。事无窮而有窮者。吾爻有辭也。然固有言天下之至賾而可惡者矣。異端之虛元寂滅是也。易則不然。龍血元黃。雨於何地。日中見斗。災於何世。載鬼一車。證於何人。然衆不以爲陋。君子不以爲怪。何也。其象也。非實也。固有言天下之至動而可亂者矣。諸子之堅白同異是也。易則不然。一卦五陰。陰不少矣。一陽令之而必從。一卦五陽。陽至雜矣。一陰主之而必聽。何也。有要也。非蕩也。聖人何以能言天下之至賾而不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蓋未言至賾。先翻可惡之賊。未言至動。先彌可亂之訟。擬至賾而後言至賾。議至動而後言至動也。皆在一比擬反覆論議而後發也。唯其護審而不輕如此。豈唯不可惡不可亂哉。用之而成變化。變涉而隱化。愿而淑。猶運之掌。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自此以下。皆仲尼舉七卦之爻辭。以明聖人立卦象象爻辭之旨。以見六十四卦爻象之凡也。鶴鳴子和。此中孚九二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在陰者。鳴鶴隱微之地也。居室者。君子隱微之地也。在上之君子。以吾居室之至隱而忽之乎。胡不觀鶴之在深林陰翳之間乎。不鳴則陰。鳴則无陰。不鳴則不應。鳴則无不應。是故一身之榮辱。生於天下之從違。天下之從違。生於一言之淑慝。一言之淑慝。生於一念之敬否。一念之敬否。生於一室之隱微。以一室之隱微。而忽心生焉。至於一言之不善。明則千里之遠違之。幽則天地之大動焉。災危至而憂辱集。是榮辱不在天地之間。而在千里之外。不在千里之外。而在一室之內也。大哉在陰之戒乎。昭哉居室之釋乎。仲尼釋之。其昭如此。然猶恐其不切也。又合之以言行。行尤大於言者也。又喻之以樞機。機尤速於樞者也。又斷之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發之者誰與。主之者又誰與。在上之君子。試思焉。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同人九五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君子之道。於其心。不於其跡。心同跡異。君子不以跡間心。心異跡同。君子不以心混跡。故同人之先。悲後喜。與君子之甲出乙處。此默彼語。皆所不許也。出處同道。則禹顏晦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而蘧卷同一意。心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可裂。金可折。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異心也。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薰蕕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闌。離之北山之麓。十黃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所謂魯君之聲似宋君之聲也。故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大過初六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不愼謂之苟。不苟謂之愼。天下之事。將由夫苟者爲之乎。舉是物錯諸地。斯以爲可矣。然坐身於地。非席則寒。履足於地。非履則傷。无以藉之故也。錯物於地。无以藉之可乎。將由夫愼者爲之乎。薄莫薄乎於茅也。然重莫重於藉也。有茅以藉是物。則茅雖薄而用則重矣。故非幣不姻。非贄不見。非百拜不行酒。皆有以藉之也。愼之至而无失。无咎也。秦欲盡去先王之白茅。而行一切之政。苟則可矣。如咎何。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謙九三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人之謙與矜。繫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无盈色。德薄者无卑詞。如鐘磬焉。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推至厚者能之。其德愈盛。則其禮愈恭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解已見乾之上九。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此節初九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處世事者戒漏言。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以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失臣失身。可悼也。幾事不密。唐幾爲周。漢遂爲魏。尤可悼也。然則謹密而不出。遂忘世乎。曰。仲尼不云乎。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孫。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解六三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人皆知小人之致盜。莫知小人之爲盜。蓋小人之致盜有三。其爲盜亦有三。一曰盜位。二曰盜勢。三曰盜貨。小人身負販之役。而僭乘君子之車。此盜位也。既得君子之位。而公行暴慢之惡。此盜勢也。以負販之賤。而盜亦將盜其三。己以盜而得。盜亦將盜其得。是故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己之有也。司馬氏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爾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故仲尼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所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者之盜也。故又終之曰誨盜。曰盜之招。非幸小人之過盜也。所以深懲小人之爲盜以教盜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此章言易道尙占揲蓍之法也。其法有所謂數之用。有所謂數之本。有所謂數之終。何謂數之用。大衍之數五十。是也。五十者。天地之成數也。程子曰。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爲十。大衍之爲五十。呂氏曰。參天兩地而爲五。故十者兩其五也。五十者。十其五也。二蓍得之矣。故天地之數。不過於五。然其數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者。虛其一也。虛其一者。復歸於一也。所謂易有太極也。分而爲二者。取四十九枚之蓍。以左右手无意而中分之爲二也。象兩者。兩儀也。卦一者。初揲必卦其一也。象三者。三才也。揲之以四者。四四揲之也。張子曰。奇者。卽所掛之一也。扐者。一揲之餘也。歸奇於扐者。以所掛合所餘也。猶閏者歲之餘也。此數之用也。何謂數之本。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是也。五十有五者。天地之積數也。天數二十有五者。一、三、五、七、九之積也。地數三十者。二、四、六、八、十之積也。自一至九。天數五也。自二至十。地數五也。以地六合天一。五位各有合也。此數之本也。何謂數之終。乾坤二卦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也。揲之而得四者九。是爲老陽之數三十有六。從而六之。不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乎。揲而得四者六。是爲老陰之數二十有四。從而六之。不曰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乎。二篇之策。凡陽爻百九十有二。皆乾之九也。陰爻百九十有二。皆坤之六也。不曰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乎。此數之終也。分二掛一。揲四。歸奇於扐。營之有四。而後有爻。有爻而後有卦。故曰四營而成易。揲之三變。而成一爻。遇九爲老陽。遇七爲少陽。遇六爲老陰。遇八爲少陰。三變者六。而成六爻。小而成八卦。伸之長之大而成六十四卦。易之能事於是畢矣。成變化者。十有八變是也。行鬼神者。卦成而知吉凶也。其道甚顯者。象兩儀。象三才。當萬物。而天地人物之道著也。其德行甚神者。分而爲二。莫知其數之多寡。揲之以四。莫知其爻之奇耦也。筮則告。占則應。故可與酬酢。行吉凶在神。知吉凶在蓍。故可與祐神。祐助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仲尼贊聖人作易之妙。先之以總言聖人易道之神。復別言君子用易之神。申之以別言君子用易之神。復總言聖人易道之所以神也。夫神者何物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此天之神也。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此聖之神也。既曰不可測知矣。何自而知神之所爲乎。求之變化。其庶矣乎。何謂變。何謂化。變者。有之故。化者。无之復。物壯而老。世盛而衰。變也。物生而死。世存而亡。化也。孰爲此者。神也。故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曰其知神之所爲乎者。疑辭也。雖仲尼亦難於指而定之也。此所謂總言聖人易

道之神也。易道之神如此。君子將欲推而用之。何從而用之。其道有四。內焉用之於一身。吾之一言一動。非尊夫易之辭與變不可也。外焉用之於萬事。吾之一器一疑。非尊夫易之象與占不可也。尚者尊之之謂也。此所謂別言君子用易之神也。君子於此。惟能於一言一動一器一疑之間。將有爲有行之時。用易之四道。而不敢須臾離之。則有吉而无凶悔吝矣。吾將一言乎。不敢以私意言也。必問在易之辭可言與否。易之道可以言與。吾受易之命。而後言也。易之道不可以言與。吾受易之命。而不言也。吾受易之命。如響應聲之速。故物之方來。其吉凶吾能逆知之。亦如響應聲之速。无遠无近。无幽无深。吾有不知者乎。何也。非有奇謀也。言善則物必應。言不善則物必違。此易之辭也。吾能精於其辭。此其所以前知其應與否也。精於射者。知百中於未發。精於醫者。料十全於垂死。而況精於易之辭者乎。非精於辭也。精於理也。故曰。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此以言者尚其辭也。吾將一動乎。不敢以私意動也。必觀易之卦與卦之爻。或以三而變。或以五而變。或吉變而凶。或凶變而吉。其從其吉者而動焉。則日星亦爲之光明。山川亦爲之導。天地之文。罔不用成。而況於人乎。故曰。參伍以變。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又曰。非天下之至變。孰能與於此。此以動者尚其變也。吾將制一器乎。不敢以私意制也。必觀易之數。或其數錯而雜。或其數綜而統。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如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極易之數。定易之象。如制鼎之器者。象鼎卦之形。一器猶然。況天下之事有大於一器者乎。故曰。錯綜其數。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此以制器者尚其象也。吾將決一疑乎。不敢以私意決也。必卜筮於易之占。蓋吾有思也。有思則惑。吾有爲也。有爲則妄。至於易之道。隱於天地之間。而著於聖人之書。无思无爲。而寂然不動。然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其理固存也。吾將以吾之疑。質易之占。有質則感。有感則應。天下萬事吉凶之故。嚮然而應。渙然而通。如撞鐘。如啓鑰。无毫釐之差。无頃刻之緩。孰爲此者。易之神也。故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此以卜筮者尚其占也。凡此四者。所謂申之以別言君子用易之神也。然易何爲而神也。聖人窮極天下萬物之理。而得其深。研究天下萬事之微。而得其幾。聚於一心之精。而謂之神也。惟其深。故以吾先知達彼後覺。自一心而通天下之志。惟其幾。故來亂知亂。易亂爲治。來亡知亡。轉亡爲存。自一心而成天下之務。合深與幾。而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此其所以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夫天下之理。惟疾故速。惟行故至。未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蓋不如是不足以爲神也。然則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也。豈惟心之能神哉。物理亦有之。銅山東傾。而洛鍾西應。東西異地。傾應同時。此一物之理相感。有不疾而速者也。豈惟物理哉。人氣亦有之。其母齧指。而其子心動。母未嘗往。子未嘗來。此一人之氣相同。有不行而至者也。而況聖心之神乎。是故範圍天地。而一念不踰時。豈假疾而後速。經緯萬方。而半武不出戶。豈假行而後至。何爲其然也。心之神也。聖人聚天地之神於一心。推一心之神於大易。此易道之所以神。而君子之用易所以神也。故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此所謂復總

言聖人易道之所以神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程子曰。自天一至地十。當在天數五地數五之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此說得之。自子曰夫易何爲者也以下一章。竊意亦有脫簡。蓋編者。如曰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此二語上下皆與前後之文不相聯屬。別釋於後。姑試詮次之曰。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子曰。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此一章。仲尼贊聖人之作易。所以周天下之用。又言聖人之用易。所以致天下之用也。昔者聖人之作易。果何爲而作乎。有以作之。必有以用之。作而无用。則如勿作。開達物理。成就世務。以權冒天下。此其道之用也。如斯而已。言不外乎此也。然易道之用有四。尚其辭。尚其變。尚其象。尚其占。是也。四者之要有二。尚其變。尚其占。是也。何謂尚其變。乾坤闔闢。易之變也。乾。陽也。陽主乎開。坤。陰也。陰主乎閉。先言坤。後言乾。靜而後動也。坤。閉也。閉極必開。乾。開也。開極必閉。閉者開。開者閉。變而未已也。惟其靜而復動。動而復靜。變而未已。是故已往者故。方來者新。此易道之所以通而不窮也。於是物生而有象。物成而有器。制作百度。以適於用。而百世守之。其正名曰法。出入萬化。以利其用。而百姓不知。其強名曰神。易道之尚其變者如此。何謂尚其占。蓍卦圓方。易之占也。蓍運於四營之初。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可以逆知。故圓而神。卦成於十有八變之後。其初上二五之位。一定而不易。故方以知。神言天。知言人也。以蓍之神。得卦之知。故六爻之義可推。吉凶之告可獻矣。貢者。獻也。作來獻卜。是也。蓍聽乎方來之迎。故曰知來。卦貢乎已往之書。故曰藏往。易道之尚其占者如此。故仲尼贊聖人之作易。所以周天下之用。夫惟易道尚其變。是故聖人以之洗心。則洞照天人之理。夫惟易道尚其占。是故聖人以之齋戒。則益尊蓍卦之德。且夫衣垢則洗。器塵則洗。聖人之心。如止水。如明鏡。已同乎天也。何俟乎易之洗哉。蓋聖人之心同乎天。而聖人之憂患同乎人。何聖人之憂患同乎人也。民之吉凶。聖人之吉凶也。民无吉凶。聖人何患。雖然。聖人亦豈弊弊然以民之吉凶憂患自擾其方

寸之地乎。有時而同乎人。有時而同乎天也。易爲有時而同乎天也。出而與民同患。退而以易洗心也。方其退而潛乎靜密穩濟之中。樂而玩乎卦繫爻象之辭。默而觀乎乾坤闔闢之變。如是而爲變爲通。如是而爲象爲器。如是而爲法爲神。當是之時。金石奏乎側。而耳不聞。黼黻張乎前。而目不見。天人之至理。豁然睹乎冀慮。而參然倚於輿衡也。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信乎其明且察也。若夫祭必齋戒。卜必齋戒。將以勵天地。感鬼神也。三日戒焉。以遠夫外物之干。七日齋焉。以專夫一念之敬。故祭則受福。卜則受吉。何也。蓍者。神物也。卜者。鬼謀也。吾之一心。能神明夫蓍之德。則蓍亦神明而應之。吾之一心。將草芥夫蓍之德。則蓍亦草芥而應之。曰神明其德者。尊之之辭也。故記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蓍無情性也。而有應之與否者。皆吾心之所召也。何也。心之所在。理之所在也。聖人與神物以前民用。可不敬乎。與神物者。有擧而无廢。前民用者。先占而後事。天文之理明。所以能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蓍卦之德尊。所以能斷天下之疑。故曰。仲尼盲聖人之用易。所以致天下之用。大抵繫辭之文。皆有凡例。如曰。非天下之至變。孰能與於此。又曰。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言變言神。則有所本也。今此章於知以藏往之下。言其孰能與此哉。則前无所本。如曰古者王天下。必指犧黃。又曰易興於中古。必指殷周。言古。則必有其人也。今此章於孰能與此哉之下。言古之聰明神武不殺。則猶无其人。竊意其爲仲尼釋易之辭。而有脫文。又求易中神武不殺之君。惟既濟九三之爻辭。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惟不殺。故三年而後克。惟小人好殺。故勿用。或可以當仲尼神武不殺之辭。姑試補之曰。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子曰。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易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章極言易之所以大者。天地出於易。而易非出於天地。聖人作夫易。而易不作於聖人也。易有太極。何謂也。曰。○元氣渾淪。陰陽未分。是謂太極。當是之時。易之道已具矣。故曰易有太極。然則非太極之能有夫易。而易能有夫太極也。是生兩儀。何謂也。曰。元氣既分。一陰一陽。於是生焉。兩儀生四象。何謂也。曰。二兩儀之陽。一生二。是陽之二象也。二兩儀之陰。一生二。是陰之二象也。合而言之。是爲四象。四象生八卦。何謂也。曰。三四象之二陽。重兩儀之一陽。其卦乾生焉。☳四象之二陰。重兩儀之一陰。其卦坤生焉。☴兩儀之一陽。降於四象二陰之下。其卦生震。☲兩儀之一陰。降於四象二陽之下。其卦生巽。☵兩儀之一陽。交於四象二陰之中。是生坎之卦。☶兩儀之一陰。交於四象二陽之中。是生離之卦。☶兩儀之一陽。升於四象二陰之上。於是艮之卦生矣。☱兩儀之一陰。升於四象二陽之上。於是兌之卦生矣。是謂生八卦。蓋太極者。一氣之太初也。極之爲言。至也。兩儀者。二氣之有儀也。四象者。重兩儀而有象也。何也。陰陽不測。至幽至神。无儀无象。太極是也。有儀。則幽者著。著而有儀則矣。陰陽是也。有象。則陰陽之著者。形而有物象矣。五行是也。儀者。極之著。象者。儀之形。故一氣者。二氣之祖也。二氣者。五行之母也。二氣分而純者。爲乾。爲坤。二氣散而雜者。爲震。爲巽。爲坎。爲離。爲艮。爲兌。乾。天也。坤。地也。震。巽。木也。坎。水也。離。火也。艮。土也。兌。金也。故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无極也。周子所謂无極者。非无極也。无聲无臭之至也。然則易出於天地乎。天地出於易乎。繼然。易之末作。易在太極之先。易之既作。易在八卦之內。八卦蓍而吉凶定。吉凶定而大業生。大哉易之聖人乎。大哉易之聖人乎。大哉易之聖人乎。大哉易之聖人乎。何大乎易之事業乎。何大乎易之事業也。以言乎法象之大。則有易中之天地乾坤。是也。以言乎變通之大。則有易中之四時震巽六子。是也。以言乎著明之大。則有易中之日月坎離。是也。以言乎崇高之大。則有易中之富貴日新之盛德。寓有之大業。是也。以言乎利用之大。則有易中之聖人。或神道而設教。或順動而民服。是也。以言乎深遠之大。則有易中之蓍龜。某爻吉亨。某爻征凶。是也。是皆易中之大業也。非聖人立卦而作易。孰能備天下之物。致天下之用。成天下之器。若是其廣大悉備乎。謂易不作於聖人。不可也。然易中之蓍龜神物。孰生之也。天生之也。聖人不過則之而已。易中之變化。孰爲之也。天地爲之也。聖人不過效之而已。易中之吉凶。孰見而示之也。天垂象以見之也。聖人不過象之而已。易中之圖書。孰出之也。天於河洛而出之也。聖人不過則之而已。故四象八卦也。聖人不過因天地之陰陽。畫之以示天下而已。繫之以辭也。聖人不過因某卦與某爻。言之以告天下而已。如是而吉。如是而凶也。聖人不過因陰陽之逆順。從而斷定之而已。聖人何與焉。使聖人之作易有秋毫與於其間。則是易之書乃聖人之私書。易之道乃聖人之私術。何以先太極而有初。後天地而无終乎。謂易不作於聖人。亦可也。然則聖人可无乎。曰。聖人何可无也。韓愈曰。如古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矣。王通曰。通於夫子。受問極之恩矣。其與太極合德乎。故此章先之以易有太極之辭。又申之以法象莫大乎天地之辭。又申之以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之辭。然則易也。太極也。天地也。聖人也。爲四乎。爲一乎。爲大乎。爲小乎。故曰。聖人何可无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何謂也。曰。此仲尼將欲言聖人作易之意。既歎其言之之難。又歎其見之之難。故自言之。自問之。以發下文之自答也。夫言无窮而書有止。以有止之書載無窮之言。故書不盡言。意无形而言有聲。以有聲之言述無形之意。故言不盡意。聖人之作易。其書且不盡其言。其言且不盡其意。而吾欲以吾之言盡彼之意。可乎。此仲尼所以歎聖人作易之意。吾欲言之之難也。非言之之難也。見之之難也。見之也真。則言之也親矣。故又自問曰。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此仲尼所以屢歎聖人作易之意見之之難也。然則孰見之。仲尼見之者也。惟其見之。故又自答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神者無方。而不測者也。易一作而神且盡。而況聖人自言其易之意。自書其易之言乎。立象以盡意。何謂也。曰。以一卦言之。天地交者。泰之象也。不交者。否之象也。通塞之象立。而治亂之意盡矣。以一爻言之。初而潛者。勿用之象也。上而亢者。不知退之象也。上下之象立。而潛退之意盡矣。孰謂言不盡意乎。繫辭焉以盡其言。何謂也。曰。元亨利貞者。卦辭也。大哉乾元者。彖辭也。潛龍勿用者。爻辭也。天行健者。大象辭也。陽在下也者。小象辭也。繫之以卦辭。不足。又繫之以彖象之辭。繫之以爻辭。不足。又繫之以小象之辭。孰謂書不盡言乎。爻象之辭具而卦成。卦成而天地萬物之情可得而見。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知。而況於人之情偽乎。故曰。設卦以盡情偽。易窮則變。泰否是也。變則通。剝復是也。通則久。既濟未濟是也。故曰。變而通之。以盡利。古之聖人。用易之道以利天下者。變通而已。故棟宇生於巢居之窮。舟楫生於車馬之窮。變而通之。所以鼓之舞之也。穴居病而得棟宇。孰不鼓舞於棟宇。車馬阻而達舟楫。孰不鼓舞於舟楫。何則。困於所窮。必快於所變也。變而通之。則天下之利皆可得而盡。鼓之舞之。則聖人之道皆精入於神。非聖人之神也。易道之神也。故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此所謂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也。曰。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何謂也。蓋六十四卦。其陽爻皆乾之自出。其陰爻皆坤之自出。故乾坤二卦。乃六十四卦之奧府。三百八十四爻之寶藏也。乾坤立。則易立。乾坤壞。則易壞。非乾坤有毀息之理也。言易與乾坤不可以相无也。雖然。乾坤者。何物也。謂天地。則非天地也。謂非天地。則天地具此者也。其陰陽之異名而健順之異詁與。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又曰。乾。健也。坤。順也。易之道。一陰一陽而已矣。此所謂聖人作易之意。其聚在乾坤之二卦也。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形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何謂也。曰。此仲尼所以別言易道之體。極言易道之用也。何謂體。曰。道。器。是也。何謂用。曰。變。通。事業。是也。今夫籩豆。器也。所以秩籩豆者。道也。吾身之手足。器也。所以使手足者。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未離於器者也。所以陰陽者。道也。道不自立。以器而立。器不自行。以道而行。故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子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適樂。皆其具也。韓子曰。博愛之謂仁。行而

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董子之所謂具。卽仲尼之所謂器也。仲尼之所謂由斯。孟子之所謂若路。韓子之所謂由適。韓子之所謂由是之焉者。卽今仲尼之所謂形而上者也。形而上云者。以无形而使有形也。形而下云者。以有形而使於无形也。所謂變通。所謂事業。皆自此道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舉而措之耳。易之道豈不大。而聖人之用易其用豈不大哉。此所謂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何謂也。曰。賾動已見於前。化推再見於後。疑其衍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何謂也。曰。易有三。一曰天易。二曰竹易。三曰人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易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易也。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人易也。有聖人焉。能得易之道。神而明之。則易不在天而在人。能體易之德。默而成之。則易不在竹而在聖。神明在我。德行在我。則言之可也。不言亦可也。體易成德。至於不言而信。則書不盡言也。繫辭盡言也。言不盡意也。立象盡意也。仲尼皆遺之矣。此所謂聖人用易之道。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八

繫辭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此章言聖人繫易之辭。本乎爻象之剛柔。以明天地之道德。又言聖人用易之意。體乎天地之道德。以爲聖人之仁義也。八卦未畫。萬象在天下。八卦既畫。萬象在易。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卦之未重。象備而爻未備。卦之既重。爻始備矣。故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乾者。剛之粹。坤者。柔之粹。剛柔未相推移也。何變之有。及乾之初爻一推移焉。則變而爲巽。坤之初爻一推移焉。則變而爲震。故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乾之初九。未可以動者也。故聖人繫之爻辭則曰。潛龍勿用。象辭則曰。陽在下也。命之以勿動也。乾之九二。可以動者也。故聖人繫之爻辭則曰。見龍在田。象辭則曰。德施普也。命之以動也。

故曰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可以動而動焉凶悔吝之所從生也未可以動而動焉凶悔吝之所從生也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然衆人所以召吉凶者三而聖人之所以處吉凶者一曰本曰時曰變此三者所以召吉凶者也吉凶何從而來哉本乎爻之剛柔而已此之謂吉凶之本故曰剛柔者立本者也在彼者有可否在我者有靜作此之謂吉凶之時時未可見故初九之剛變通而趣乎滯不滯則凶時可以見故九二之柔變通而趣乎見惟見則吉此之謂吉凶之變故曰變通者趣時者也聖人有一道以處吉凶者何道也曰貞而已貞者何也一於正而已惟天下之一正爲能勝天下之萬變非吾求勝於彼也彼自不能入也故貴爲天子不能樂堯舜之憂以正勝吉也在陳畏匡不能憂仲尼之樂以正勝凶也夫天地之道唯貞爲能觀日月之道唯貞爲能明而況區區天下之羣動乎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蓋正者天地之道也非聖人之私器也此所謂言聖人繫易之辭本乎爻象之剛柔以明天地之道也然則孰爲天地之德乎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雲行雨施品物流行此乾之所以示人以易者生也其易確然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此坤之所以示人以簡者生也其簡隤然也確然者確乎不可拔也隤然者隤乎其至也三百八十四爻其一百九十二之陽皆乾爻也其一百九十二之陰皆坤爻也陰陽之爻非它皆效法天地生物之德而已故曰爻也者效此者也至於六十四卦之象非它也皆形像天地生物之德而已爻象一動則其外者見而爲吉凶其變者見而爲功業聖人之情欲天下之人避凶而趨吉以各成其功業而已故繫之以辭以命之焉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所以愛天下之生亦如天地愛萬物之生也故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此所謂言聖人繫易之辭本乎爻象之剛柔以明天地之德也雖然明天地之德者在聖人得天地之道德者不在聖人而在至尊之位有斯道也有斯德也而位斯位也天下之人所以喜之貴之而目之曰大寶也然得位之難又未若守位之難何以守之曰仁而已何以爲仁曰財而已雖有仁心仁聞而天下不被其仁恩之澤者奪民之財爲己之財而已故鹿臺聚而商亡鹿臺散而周王財散則民聚此仁之實也然仁不孤立必有義焉何謂義救民理財義也蓋己出令亦義也元作蓋以出入從舉易記正禁民爲非亦義也此所謂言聖人用易之意懼乎天地之道德以爲聖人之仁義也然則易之爲道爻象云乎哉繫辭云乎哉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此一章至蓋取諸夬言易之未作聖人取藉天地人物以作易易之既作聖人復取諸易以制器也昔者易之未作非无易也有易而散在天地人物之間也然則其有也孰聚之得之於心而聚之於易者其惟包犧氏與是故包犧者易中之高曾也文者易中之祖也孔者易中之父也易在天地其理具其名隱至包犧畫之而名始立易在包犧其名立其道微至文王重之仲尼繫焉而道始

章然則包犧氏之畫孰示之也天示之也天以何而示之在天有象在地有法在人有一身之靈在物有鳥獸之文有萬物之宜若爲雷爲風觀象於天而得之也若爲山爲澤觀法於地而得之也若左股右肱取諸身也若鶴鳴鴻漸取諸物也八卦既畫幽而神明之德顯而萬物之情皆具見於易而不得遁矣故曰易之未作聖人取諸天地人物以作易昔者厥初生民何以相生相養以至於千萬世而不息不滅也人非物不生物非器不獲聖人將欲制器以獲物假某範於何人也措某器於何施也取諸易而足矣自網罟至於書契皆其大略也聖人制器何以取諸易也仲尼曰易不易人之道四焉以制器者尙其象是也是故網罟之象生於離☲☲六爻縱橫錯綜而網罟之象備矣故曰易之既作聖人復取易以制器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教民肉食自包犧始教民粒食自神農始耒耜取諸益者☳☴震巽上郭子儀曰震巽二木之象而其象曰木道乃行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韓氏曰噬合也殺法以合物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所謂衣裳即舜所謂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是也蓋始於黃帝備於堯舜韓氏曰衣裳以辨貴賤則乾尊坤卑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郭氏曰渙木上而水下故其象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兌下震上隨之上卦牛二角之象下卦反觀之馬四足之象又上六云拘係之乃從維之絡首穿鼻之象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韓氏曰取其備豫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小過艮下震上上動而下止此杵動而臼止之象也耒耜耕稼之始杵臼脫粟之始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離上兌下睽之上九曰先張之弧謂下卦初爲弧二爲弦而相附也又曰後說之弧謂上卦之弦不附於四之弧也三與五皆二矢象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乾下震上。大壯上二陰。其上六。覆者之象也。其六五。橈撓之象也。其下四陽。柱之象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巽下兌上。大過中四爻實而長者。棺上下左右象也。其兩爻缺而短者。棺之前後象也。巽。入也。兌。說也。

夫見狐狸食之以爲戚。則見棺槨入藏以爲說矣。非生者說其死者也。以死者入藏爲慰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夫乾下而兌上。乾爲天。爲首。兌爲口舌。昔吳人問蜀使曰。天有口乎。曰。有。帝謂文王。是也。此雖一時應敵之言。未多爲无理也。書契者。其代天之口舌乎。故曰取諸夬。楊雄曰。天常爲帝王之筆舌。史曰。斗爲天之喉舌。吾亦曰。書契爲天之口舌。嗚呼。鴻荒之世。民之初生。非若今日之備器用。便起居。具服食也。自斯人之飢而未知佃漁也。聖人於是乎作網罟。自斯人之肉食而未知粒食也。聖人於是乎作耒耜。自斯人之食貨或有餘或不足之偏匱也。聖人於是乎作市易。自斯人之蹇而衣皮。未知織紝之製也。聖人於是乎作衣裳。自斯人之出入阨於川隔而道斷也。聖人於是乎作舟楫。自斯人之疲於負擔而憚於遠塗也。憚。畢易紀作斯。聖人於是乎作輪轅。自斯人之苦於寇攘而懈於守禦也。聖人於是乎作門柝。自斯人之知有耕耨而未知舂揄也。聖人於是乎作杵臼。自斯人之无爪牙以自衛而疊於搏噬也。聖人於是乎作弧矢。自斯人之穴處而病於溼蟄也。聖人於是乎作宮室。自斯人之死而戚於藁梗之掩也。聖人於是乎作棺槨。自斯人之窮於結繩而相欺无籍也。聖人於是乎作書契。然非聖人之私智也。歌諸十三卦之象而後成。亦非一聖人之能爲也。歷乎五聖人而後備。蓋斯人生生之道若此。其難而盡人所以生生斯人者若此。其勞也。故韓愈曰。如古之无聖人。人人之類滅久矣。又曰。今吾與汝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事可不知其所自邪。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韓氏曰。象。言成卦之才德。以統卦義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陽卦宜其多陽。而反多陰。陰卦宜其多陰。而反多陽。故仲尼自問曰。其故何也。於是自答曰。陽卦奇。陰卦耦。故也。蓋衆者以寡者爲之君。寡者以衆者爲之民。一卦二陰而一陽。則二陰相率而君一陽。故陽卦奇。謂二耦以一奇爲君也。一卦二陽而一陰。則二陽相率而君一陰。故陰卦耦。謂二奇以一耦爲君也。王弼曰。陰爻雖賤。而爲一卦之主者。處至少之地。是也。仲尼又自問曰。如此。則陰陽二卦。其德行何也。於是又自答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蓋一者奇之異名。二者耦之異名。陽一君而二民。謂以奇爲君。以耦爲民也。如此。則陰陽之理順。而君民之分正。故曰君子之道。陰二君而一民。謂以耦爲君。以奇爲民也。如此。則陰陽之理悖。而君民之分亂。故曰小人之道。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上繫仲尼既舉七卦之爻辭。以發明六十四卦之微矣。此復舉十卦焉。憧憧往來。此咸九四之爻辭也。咸。感也。感應當以虛受。而九四以陽剛之資。居上下二卦出入往來之會。方憧憧然。勞思以應之。不知一思動。百思從。不勝其應矣。故仲尼疑之曰。天下何思何慮。惟觀其歸。執其一。以應之爾。吾觀其歸。彼塗雖殊。而不能違。吾執其一。彼慮雖百。而不能出。又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丁寧之也。夫天下之事。往來无窮。然不外乎屈信相感而已。吾觀諸日。今夕之往。所以爲來朝之來。吾觀諸月。今夕之來。所以爲來朝之往。蓋前之屈。乃後之信也。吾觀諸寒暑。折膠之寒。不生於寒。而生於烈日。流金之暑。不生於暑。而生於堅冰。蓋今之信。乃昔之屈也。吾觀諸物。尺蠖之屈。以屈爲信。龍蛇之蟄。以蟄爲存。知屈信之一致。則知往來之一致矣。死生之說。幽明之故。治亂之幾。皆若是而已。然則聖人之應感。既曰何思何慮。則何修而臻此與。曰。精於義理而已。精於庖者。其刀入神。精於射者。其矢入神。苟入神矣。其致用於庖與射也。何有。精於技者猶若是。而況精於義理而入神者乎。是故以之致用。則用必利。以之安身。則身必安。以之崇德。則德必崇。過此以往。推而上之。皆如破竹。如解凍。聖人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於此。則窮極陰陽之神。周知造化之妙。所以爲德之至盛者與。而又何思何慮之有。然則思曰。睿非與。曰。睿者。潛心而神憧憧者。勞思而擾。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此困六三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困窮者。人之所不能免者也。有君子之困。有小人之困。困所以致之者何如。曰。君子有不幸之困。无以致之。適遭之也。在陳。畏匡。是已。故名不辱而身不危。小人无幸免之困。爲不善以致困也。以其非所據而據。是以非所困而困。爲不善而求幸免。是據于蒺藜而求不刺也。其困彌堅。如石之不移矣。尚可得而保其名。保其身。保其家。保其妻子乎。咸、乾、陽虎之事、是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此解上六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君子之於天下。不患无獲。患无時。不患无時。患无器。不患无器。患无權。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此噬嗑初九上九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爲懲惡在初。改過在小。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此否九五之爻辭也。仲尼釋之。謂前三人者以興敗。後三人者以憂昌。能一再憂其亡。則其固如繫于桑本矣。桑本物之至固而不可拔者。況又繫之于木本乎。由乎前者。明皇晚年是也。由乎後者。堯舜之儆戒。三宗之寅畏。宣王之懼是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此鼎九四之爻辭也。德之薄者。尚可積而厚。知之小者。不可強而大。力之少者。不可勉而多。聖人亦豈實天下之人皆德厚而不薄。皆知大而不小。皆力多而不少哉。實其貪位而不量己。過分而不勝任爾。量力而負。其人不跌。量鼎而受。其足不折。今也鼎足之弱。而鼎實之豐。有不折己之足。覆人之餗。敗己之身者乎。足之折。身之敗。自取之也。餗之覆。彼何辜焉。此仲尼釋之之意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此豫六二之爻辭也。夫微莫微於天下之幾。妙莫妙於天下之神。是故難知者。幾也。難至者。神也。今仲尼曰。知幾其神乎。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乃止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一、何小也。蓋天下有大患。有大欲。富貴、天下之大欲也。動心、天下之大患也。吾心一動。諂瀆生焉。諂瀆者。其富貴之捷徑。而禍敗之胚胎也。與李斯之誅。不在於具五刑之日。而萌於諂二世之書。彈湯之敗。不在於對入使之時。而兆於靡誘者之足。斯之諂。自以爲取容之深計。湯之瀆。自以爲託私之至謀。然取容乃所以不容。自託乃所以自敗。然則上交於吾君而不諂。下交於吾與而不瀆。謂之小也可乎。謂非知幾之神也可乎。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所謂動者何物。而所謂吉者何事也。天下之動。莫小於雷風。而欲心一動爲至大。天下之吉。莫重於不失其身。而崇高富貴爲至輕。然其心之動也。其初至微也。能於其至微而審之。求其所謂瀆者而絕之。天下之元吉。人莫之見。而吾獨先見之矣。不曰至神而何哉。雖然。君子所以能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亦必有道矣。易之豫曰。介于石。不俟終日。貞吉。是也。夫石者。至靜而无欲。至重而不動者也。今也君子介然如石。天下之可欲者。何物能動之乎。其見幾也。寧用終日。而後斷之乎。推是心以往。舉天下之萬事。見微則知其彰。見柔則知其剛。此天下所以仰之。爲萬夫之望也與。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學有以知爲貴。有以行爲貴。大學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此以知爲貴也。傅說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此以行爲貴也。然則知而不行可乎。曰。是離婁而跛也。行而不知可乎。曰。是瞽而眇也。若顏子。可謂兼之矣。有不善未嘗不知。此大學之致知也。知之未嘗復行。此傅說之行其所知也。故仲尼稱其近於知幾。又許之以當復之初爻。殆庶之爲言近也。知幾則聖。近幾則賢。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此損六三之爻辭也。天下之事。一則精。二則粗。天地人物皆然。而況於萬事乎。故舜曰。惟精惟一。而仲尼亦曰。言致一也。致者。力至之之謂也。舜致力而一於射。故精於射。王良致力而一於御。故精於御。使舜而欲爲良。良而欲爲舜。則兩喪其國能矣。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治仁義。黃老之治清靜。孫吳之治兵。其道不同。其致一則同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此蓋上九之爻辭也。安其身而動。則其名正。易其心而語。則其辭翼。定其交而求。則其助多。此立心有恆之人也。周公東征。作鴟鴞以悟成王。作大誥以曉庶邦。是也。危以動。則无名。懼以語。則无辭。无交而求。則无助。此立心勿恆之人也。楚公子比、乘亂以自立。然去晉而不從。歸楚而不逆。卒死於棄疾之手。是也。此仲尼所謂傷之者至。而易所謂或擊之者與。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上繫言乾坤其易之緼。此章言乾坤其易之門。皆所以深贊易之道。其本在乾坤之二卦。使學易者知其關鍵之會要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然則學易者何莫由乾坤二卦乎。蓋乾坤者。六十四卦之祖也。六十四卦者。乾坤之別也。不明乎乾之陽。坤之陰。則无以知陰陽如之何而合德。剛柔如之何而有體。如之何而體天地之撰。如之何而通神明之德。明乎乾之陽。則知舉六十四卦之物本乎陽者皆乾也。明乎坤之陰。則知舉六十四卦之物本乎陰者皆坤也。乾坤交錯而爲六十四卦。然後陰陽之德合。陰陽之德合。然後剛柔之體立。知易之陰陽合德。剛柔有體。則知易之道所以體天地之所爲。而與天地爲一體。通神明之德。而使神明无遺情矣。然則乾坤二卦。豈非易之緼易之門乎。然乾之所名。或爲龍。或爲馬。或爲金玉。其所稱雖雜。而不越乎陽物也。坤之所名。或爲牛。或爲牝馬。或爲輿釜。其所稱雖雜。而不越乎陰物也。即其名。考其類。豈止於衰世之意而已哉。造化之往者。屈也。其屈无跡。唯易能彰之。使无跡者有跡。造化之來者。伸也。其伸无形。唯易能察之。使无形者有形。世之所謂百姓日用之顯者。唯易能微之。使幽。若曰神德行。若曰藏諸用。是也。世之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幽者。唯易能闡之。使顯。若曰顯道。若曰顯諸仁。是也。至於開明陰陽剛柔之道。其名當。其物辨。其言正而无偏。其辭斷而无疑。其稱名雖若甚小。其取類不勝其大。其旨遠。使人思而得之也。其辭文。使人玩而得之也。其言曲而中。故不欺。其事肆而隱。故不窮。皆非易之私言也。因斯民之行有失得之貳者。而告之以天理吉凶之報。所以濟斯民人欲之陷溺。而措之安吉之地也。豈止衰世之意而已乎。天地之撰。如三子之撰。撰之言、爲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曰中古。曰有憂患。仲尼指文王而言之者與。所以衰文王。所以德文王。所以慶天下後世也。自易之既作。有憂患者。可以處。可以忘。无憂患者。可以備。可以消。學者受文王罔極之恩矣。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此章言聖人取諸易之道。以成乎己之德也。學易而不以易成己。則易自易。我自我也。易何補於我。我何資於易哉。墉无基則圮。故以踐履之充實爲吾德之基。本无本則槁。故以歸復其初性爲吾德之本。基既立矣。屬或溺其基。則又圮。不持守以謙。可乎。本既植矣。怠或塞其本。則又槁。不固守以恆。可乎。德既持矣。亦既固矣。遽足矣乎。曰未也。吾豈无一不善之也。吾豈盡善。見善則遷。又取諸益。所以裕吾德也。裕者。裕而豐之也。雖然。是皆所以居常也。未臨乎變也。居常而修且裕。或一旦臨變而失之。可无懼乎。遇困而不失其亨。然後吾之德益辨而明。遇井而不食惻。然後吾之德清而不改。聖人之德。至此大成矣。然聖人之心猶曰未也。卑巽以自制。退然若无能焉。此大禹之不矜。周公之不驕。仲尼之仁聖豈敢也。始則持之以謙。終則制之以巽。嗚呼。聖德其至矣乎。六十四卦。備於身矣。九卦其要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巽稱而隱。

此章聖人既取諸九卦以成德。復贊九卦之德以示人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此章聖人既贊九卦之德以示人。復發九卦之用以示人也。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此章言易道之用存乎變。易道之體存乎常。易道之行存乎人。又曰道不虛行者。人也。夫易之於人。如水之於魚也。魚不可離於水。人不可遠於易。君臣父子。无非易也。視聽言動。无非易也。治亂安危。无非易也。取舍進退。无非易也。魚離水則死。人遠易則凶。仲尼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此之謂也。非易書之不可遠也。易之道安在哉。曰變而已。是故屢遷而不居。周流而无間。乾之初九。忽上而居於坤之上六。於是坤變而爲剛。坤之上六。忽下而居於乾之初九。於是乾變而爲柔。此易之變。上下无常者也。乾之一陽。與坤之一陰相易。而巽生焉。此易之一陰。與乾之一陽相易。而震生焉。坤之一陰。與乾之一陽相易。而巽生焉。此易之變、剛柔相易者也。是皆不可拘之以典常。繩之以要約也。惟變之所適。雖得而禦之者。故曰易道之用存乎變。然易之道。有體有用。其變而无常者。用也。其變而常者。體也。君子之學易。能通其變而得其常。極其用而執其體。是可謂善學易之書。而深明易之辭。力行易之道者矣。易道之體安在哉。曰敬而已矣。乾曰夕惕若。敬也。坤曰敬以直內。敬也。易之道千變萬化。而歸於一敬。大哉敬乎。其入德之捷徑。作聖之奇勳與。故曰易道之體存乎常。今也學易而得乎敬之一字。則出入起居。非度不由。外內屋漏。惟懼是知。曰度曰懼。罔不夙夜。以此應世。則遇憂患而自明。遇世故而自達。以此謹獨。則无師保而自律。遠父母而自嚴。君子何容何飾而臻此哉。其初率循乎易之辭。而不敢違。揆度乎道之方。而不敢離。玩味於變動不居之中。探索其典常不變之要。在此而不在彼。於是執而有之。躬而行之。故易之道爲實用。不爲虛言矣。仲尼稱之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深贊之、深嘉之之辭也。故曰易道之行存乎人。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此章指示學者學易之法。有三。一曰初爻。二曰二五。三曰彖辭。初爻者。易書一卦之性質也。至於六爻。或各因其時。或各指其事而已。非若初爻爲一卦之要也。原其始。自可以約其終。知其初之難。自可以知其上之易。初者。本也。上者。末也。初辭擬議以定一卦。上爻成其終而已。故首告之以學初爻之法。若夫雜陳一卦之物。論撰一卦之德。如是而爲是非。如是而爲存亡。如是而爲吉凶。如是而爲居位之當否。又非止初爻所能盡也。其惟中爻二五乎。觀二五。則是非備矣。存亡吉凶。與居位之當否。可得而知矣。故又告之以學二五之法。至於統論一卦之體。非彖辭何以盡之。如乾之彖曰。大哉乾元。坤之彖曰。至哉坤元。包兩儀於二字之中。括六爻於數語之間。知者觀之。乾坤之道。盡在是矣。曰過半。盡之之謂也。故終告之以學彖辭之法。聖人之教人。蓋如此其詳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此章言二四三五居位遠近。貴賤安危之分也。臣欲柔而中。柔過則諂。爲張禹。爲胡廣。君欲剛而中。剛過則苛。爲漢宣。爲顯宗。九二以剛居柔。此柔中也。六二以柔居柔。此柔過也。曰二多譽。亦未必盡多君子也。譽之者多耳。六五以柔居剛。此剛中也。九五以剛居剛。此剛過也。曰五多功。亦未必盡成功也。有功者多耳。故二則曰其用柔中。許其柔而不過也。五則曰其剛勝。許其剛而過也。與其爲元成。寧爲孝宣。與其爲安順。寧爲明帝。至於四遍大君之下。三乘大臣之上。宜其懼而凶也。居此位者謹諸。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此章言重卦之旨。及六爻之文。所以極言易書廣大之備也。易之未重。三才各處其一。初爲地。二爲人。三爲天。時則大而未廣。孤故也。易之既重。三才皆合而兩。初與二爲地。三與四爲人。五與上爲天。於是大且廣矣。蓋故也。大則有量。廣則无際。三才大矣。兼而兩之。是一三才爲兩三才也。不亦廣乎。故曰廣

大悉備。備乎其備而罔缺也。三才之道備矣。然分上分中分下。則有三才之別。合爲一卦。則陰成居上。安知地之不爲天。陽成居下。安知天之不爲地。五爲君。則天道爲人道矣。二爲臣。則地道爲人道矣。道有變。則爲六爻矣。爻有尊卑。則有等差矣。爻有等差。則有物象矣。剛柔相錯。則有成文矣。文物不當其處。於是吉凶生矣。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前章言易興於中古。作於憂患。仲尼之意。已盡之。文王矣。以爲未足也。此章又明言易興於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猶以爲未足也。又指而明之。曰當文王與紂之事。則无復秋毫隱情矣。嗟乎。千載之屈。有幸逢一朝之伸。一家之私。有不沒天下之公。文王无遇於紂。而有遇於仲尼。其千載之屈。一朝之伸。與紂殷王也。仲尼殷後也。而仲尼貶殷爲末世。褒周爲盛德。指紂之名而不諱。稱文王之王而不抑。其不以一家之私沒天下之公與。大哉文王之聖與。大哉仲尼之公與。大抵无寇言備寇者。不若遭寇言備寇者之爲周。无虎言防虎者。不若遇虎言防虎者之爲工。何者。當之者不若履之者也。文王遭紂羑里之禍。而演易。不以己之憂患忘天下後世之憂患。乃推己之憂患。慮天下後世之憂患。其於憂患。可謂親履而備嘗之矣。其心危。故其辭亦危。此无它。以吾身之危。欲使後世之危者平。以吾心之不懼易。恐後世之易者傾。其慮患之道甚大。故其取喻以物也甚詳。曰炎月盛。蓋取諸天。山泉水風。蓋取諸地。右肱左股。蓋取諸身。金矢玉鉉。蓋取諸器。蒐牆瓜瓞。蓋取諸草。棟隆脉下。蓋取諸木。鶴鳴鴻漸。蓋取諸禽。牿牛獲狐。蓋取諸獸。天下之物。苟可爲得失吉凶之象者。有一物之廢者乎。後之觀吾易者。以百物求大道。以危辭求安平。懼之於始。懼之於終。則其要歸於吉。而无咎矣。然則文王以易之道免一己之憂患。未聖也。以易之道免天下後世之憂患。斯聖矣。故仲尼贊之曰。此之謂易之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謀。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此章申言乾坤健順之性。易簡之德也。天下之理。健而不息則易。息而不健則難。故乾之至健。其德行恆易。順而不拂則簡。拂而不順則繁。故坤之至順。其德恆簡。德之簡者。生物不息。故无難也。德之簡者。成物不拂。故不繁也。然易簡則无作爲。險阻則有情僞。今也易而能知險。簡而能知阻。何也。蓋兩險相疑。兩阻相持。是故險不能知險。知天下之至險者至易者也。阻不能知阻。知天下之至阻者至簡者也。夾谷之詐。不能敵仲尼之禮。蹻臾之對。不能欺仲尼之辯。蓋聖人得乾坤易簡之理。而齊侯之險。冉求之阻。遇之而敗也。惟其得乾坤易簡之理。而執之以照天下之險阻情僞。則如日之逢蔀屋。如燭之炳幽潛。孰得而遁之者。是故其心和說。而不憂天下之至險。其慮研精。而不惑天下之至阻。以定天下之吉凶。以成天下之亹亹。皆易簡之緒餘耳。見辭斯知吉。見象斯知器。見占斯知來。又何疑焉。蓋辭者。吉之萌也。象者。器之影也。占者。來之訊也。故天地以易簡而設位於上下。聖人以易簡而成能於兩間。謀之卿士庶人而暴從。謀之鬼神卜筮而皆協。俾萬姓咸曰聖人之能者。无它。易簡而已。能研諸侯之慮。侯之二字衍。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既言乾坤之性與德。又申言八卦之象與爻象也。以象告者有六。而未有辭也。以情言者。有爻辭而又有彖辭也。剛柔雜居者。六子之卦也。其餘皆八卦諸爻所有者。未易概舉。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言學易而有得者。可以知言矣。孟子曰。我知言。蓋得乎此。大抵歉於中者。必愧於外。秦武陽色變。而荊軻爲之辭謝。是也。故曰將叛者其辭慙。將有言於人。而逆疑其不售也。必左右其說以售之。此不有售焉。則彼必售矣。商鞅之說孝公。是也。故曰中心疑者其辭枝。直情无所煩言。至正无所揺撓。申公之對武帝。是也。故曰吉人之辭寡。人惟无躁競也。人而躁競。則危言以蠱世。而无所忌。強聒以撼人。而不能已。能令人厭。亦能令人喜。厭者察其空空。而喜者意其有挾也。淳于髡之見梁惠王。連語三日三夜。是也。故曰躁人之辭多。小人之疾君子也。而欲毀君子也。必深匿其毀之之迹。疾之愈甚。則毀之愈緩。戚頡譽其人。而陰寓其忮。或泛爲之說。以旁見其意。故毀行而人不悟。公孫宏之譖仲舒、汲黯、是也。故曰誣善之人其辭游。人之心未有无所主者。所主者義。乎攻之者愈銳。而主之者愈堅。所主者不義。乎外必周爲之防。而內必深窒其隙。幸而遇庸人。雖欲攻之。莫知其所以攻之者。不幸而遇智者。先得其隙而入之。逆奪其防而據之。則一語而折。夷之之見孟子。是也。故曰失其守者其辭屈。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九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此章言聖人之作易。始因蓍以成卦。終因卦以盡道也。天下莫愚於有知之知。而无知之知爲至。神蓍是也。天下莫隱於有易之易。而无易之易爲至。蓍是也。今夫蓍之未分。其數五十。人皆知之。及其既分。左手若干。右手若干。人不得而知也。非惟人不得而知也。吾亦不得而知也。非惟吾不得而知也。蓍亦不得而知也。非惟蓍不得而知也。鬼神亦不得而知也。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贊之言、助也。非蓍之神也。助神明之神而已。今夫一、三、五、天數也。三積之而爲九。二、四、地數也。兩積之而爲六。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倚之言、依也。天地之道。不在數也。依於數而已。然數寓於蓍。而蓍非數。故得數者忘蓍。卦託於數。而數非卦。故得卦者忘數。數既形矣。卦斯立焉。爻斯生焉。聖人因其數之陽。而發明其爲爻之剛。因其數之陰。而發明其爲爻之柔。聖人无與

也。特驗而明之。揮而散之耳。故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卦之陰陽既設。爻之剛柔既生。自八卦而爲六十四。自六爻而爲三百八十四。伸之長之。天下之是非失得萬事於是乎備。天下之吉凶悔吝萬變於是乎出。天地人之道。皆聚於易之書矣。所以和順道德而理於義者。在是。所以窮理盡性至於命者。亦在是。大哉易之道乎。其道之淵林乎。學者求道而舍易。是舍淵而求珠。舍林而求玉也。蓋天之授人者曰命。人之受天者曰性。在物情之所具者曰理。在人事之處物者曰義。會義理而行之通者曰道。體斯道而充乎己者曰德。命非通塞短永之謂也。天以道德義理之性而授之於人之謂也。猶父之命子。君之命臣也。命令而付授之也。然則理與義有辨乎。曰理者。物情各具其所本然之謂也。義者。人之處物各宜其所當然之謂也。今有二器於此。其一樽也。其一盞也。問樽奚事。曰其器酒也。問盞奚事。曰其器飲也。此物情之所本然者也。斯之謂理。今有人焉。見其爲器。而不知其用。或寘飲於樽焉。或寘酒於盞焉。是得爲處物而宜其所當然者乎。若易置之。則宜其所當然矣。斯之謂義。然則理若何而可窮。性若何而可盡。命若何而可至。理也。性也。命也。爲三乎。爲一乎。曰理、譬則路也。性、譬則足也。命、譬則家也。人有自百里之外而歸其家者。或十里而止。或五十里而止。或九十里而止。是能至其家乎否也。夫百里之近也。而家不可至者何也。非以其路有所未窮而足力有所未盡乎。是故家无不可至。路无不可窮。而足有不能盡也。性有不能盡。而理无不可窮。命无不可至也。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說也。理於義。謂治於義之理。非窮理之理。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此章言文王重易之旨也。伏羲之易。畫而未重。初爲地。二爲人。三爲天。當是時。三材之道。奇而未耦。孤而无鄰也。文王之易。畫而既重。初與二爲地。初、剛也。二、柔也。剛柔以質言。三與四爲人。三、義也。四、仁也。仁義以性言。五與上爲天。五、陽也。上、陰也。陰陽以氣言。當是時。三才之道。耦而不奇。鄰而不孤矣。夫德不孤。必有鄰。道亦然。故敬義立而德不孤。陰陽立而天之道不孤。剛柔立而地之道不孤。仁義立而人之道不孤。天下之理。未有孤而能立者。有日必有月。有山必有澤。有父必有母。至於晝夜寒暑也。前後左右也。耳目手足也。靡不然者。故曰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然乾坤二卦。畫雖六矣。猶分陰分陽。未成章也。至於六子五十六卦。陰陽錯居。剛柔迭用。然後六位成章焉。章者。剛柔雜而成文也。周官。書績之事曰。亦與白。謂之章。故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然則易之重卦何爲也哉。以順性命之理而已。曷謂性命之理。陰陽也。柔剛也。仁義也。是性命之理也。順之。則聖。則賢。則君子。則无咎。則吉。逆之。則愚。則鄙。則小人。則悔。則凶。故仲尼首言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此章言八卦剛柔錯綜。然後得失吉凶可得而前知也。所謂前知者。易之道也。非特占事知來之謂也。占特易之一端而已。易之道无它。其於已往之得失吉凶。既旋觀而順數。故其於方來之得失吉凶。亦

遠睹而前知。見履霜而知堅冰之必至。以已往之徵。知方來之著也。見離明而知日昃之必凶。以已往之徵。知方來之衰也。且以往知來。未有不可逆知者。腊肉不至。孔子行。醴酒不設。穀生去。晉勝鄢陵。士燮懼。與會黃池。子胥憂。而況易之道乎。故曰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章言天地六子造化萬物之妙用也。天地。猶一人之身也。雷風水火。猶一身之血氣也。雷者。天地一身之腎欬也。風者。天地一身之噓呵也。雨者。天地一身之膏液也。日者。天地一身之煖氣也。今夫人之一身。腎欬嗜焉者死。噓呵絕焉者死。膏液竭焉者死。煖氣冰焉者死。天地亦然。夫惟腎欬足以鼓動萬物。故潛者見。隱者數。噓呵足以揮散萬物。故翔者挺。鬱者舒。膏液足以潤澤萬物。故槁者滋。癉者脫。煖氣足以烜燠萬物。故幽者晰。沍者蘇。四者大和。萬物並育。秋而成焉。物所以說。兌者。秋之正也。冬而肅焉。物所以止。艮者。冬之將也。造化至此。歲功成矣。天何爲哉。主之而已。君者。主也。地何爲哉。牧之而已。牧者。收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此章前言帝出乎震之八者。所以發八卦妙萬物之神也。後言萬物出乎震之八者。所以釋前言也。夫物芸芸。造端乎春。故曰萬物出乎震。震。春卦也。風之被物也。飄忽汎濫。何穢不蕩哉。唐遇之而清焉。暑遇之而冷焉。雷實遇之而響焉。潔齊典物。莫潔乎風。故曰齊乎巽。天地非日。孰與炳耀。萬物非日。孰與晦照。日一出矣。然後物與物相覩也。不然。宇宙之間。其不冥爲大幽之室乎。故曰相見乎離。役物以養己者。物也。役己以養物者。地也。人皆知之。猶乎母。莫知其疲於乳哺。故曰致役乎坤。諺云秋矣。萬實既成。萬生既登。嗜不說乎情。故曰說言乎兌。乾。西北也。乾陽而西北陰。陰陽相逢。不戰則攻。其戰不力。其生物不殖。故曰戰乎乾。水之爲用也。象足萬物。未嘗德其德。不舍晝夜。未嘗不力其力。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也。北者。冬也。物所終而止。東者。春也。物復動而始。動而復止。止而復動。物莫窮其用。始而復終。終而復始。物莫知其際。艮也者。其造化循環无端之樞與。然則造化之仁。庸有既乎。天地大德曰生。吾於艮見之矣。孰爲此者。蓋有妙萬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也。孰妙萬物。蓋天地造化之至神。亦不知其所以然者也。神難言也。而仲尼屢言之曰。神无方。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惟神。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非仲尼不能窮天下之至神。非仲尼不能言天下之至神。噫。歎天地於八卦。不見其有餘。散八卦於天地。不見其不足。其天地之神乎。其易之神乎。

由帝出乎震。至於成言乎艮者。帝之所乘也。由萬物出乎震。而至於成言乎艮者。又萬物之所主也。帝

乘之。萬物主之者。悉皆由乎八卦也。聖人象八卦而爲治。故南面而治。取諸離。離者。陽明之卦。萬物變相見之時。其象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以之而垂拱。豈不宜哉。然聖人不獨取諸離以爲治。至於援乾符。開坤維。與震巽坎兌之治。无非取之也。易舉其一。則其他可以類推矣。抑嘗觀之。帝與萬物所乘者。皆八卦也。於帝猶言致役乎坤。而萬物言致養。何邪。曾不知坤於帝言致役者。蓋坤。臣也。帝。君也。君之於臣。役之而已。於萬物言致養者。蓋坤。母也。萬物。子也。母之於子。養之而已。至於他卦不言戰。而乾言戰。則乾西北之卦。九十月之交。陰盛陽微之時。故不能无戰。何則。陰疑於陽。必戰。不然。則坤之上六。十月之卦也。何以言龍戰于野。由此而觀。則言陰陽相薄之語。不爲虛設矣。（此注錄大全增）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章言六子變化萬物之功。而不言乾坤。非不言乾坤也。六子之功。即乾坤之功也。故以五人治。文王以多士寧。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章述八卦之訓詁。狀八卦之性情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此章言八卦。蓋取諸物也。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此章言八卦。近取諸身也。首。言肇。腹。言容。水內景。有耳。內聰之象。火外麗。有目。外明之象。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此章言乾坤生六子也。一索得男。初爻得乾之一陽也。一索得女。初爻得坤之一陰也。其餘次第推之。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苽蔓。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善鮮。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此一章又統言八卦之作、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其道甚大、百物不廢也、然引物取類、有不可一一強通者、強通焉、鑿且妄矣、

誠齋先生易傳卷二十

序卦上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序卦下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程氏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雜以恆也、楊氏曰、乾坤、萬物父母、咸恆、人之父母、

雜卦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恆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夫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易說

呂祖謙撰

易說上

宋 東萊呂祖謙伯恭著

乾

乾元亨利貞如堯欽明文思爲堯舜濬哲文明爲舜

上九亢龍有悔健而无息之謂乾九極於上則疑於有息矣故聖人於上九而戒之以亢使人不可輕進蓋常留一位在前則有不息之意若處亢而止則息矣非乾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非謂兩儀既生之後无太極也卦卦皆有太極非特卦卦事事物物皆有太極乾元者乾之太極也坤元者坤之太極也一言一動莫不有之學者須玩乾元二字方見得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氣象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彖元之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彖亨之義也西銘亦有此句氣象大明終始者非謂止言一卦終始如初九上九之終始當大明乾道之終始既知乾道則六位已成於吾胸中矣故曰六位時成六位非特卦中六位凡事中皆有六位時乘六龍以御天者言體乾道以作用也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蓋保合天地之大和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他卦象中皆言卦名如地勢坤雲雷屯之類獨此卦不言乾而言健蓋非健不足以盡乾道之大君子體乾正在自強不息當看自之一字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乾乾不息也乾道反復如環之无端故无息也蓋謂進退皆在道也

利者義之和也老蘇之說不合分利義爲兩塗蓋義之和處即是利也苟有徒義徒利之辨則非矣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世人分爲二故君子體而爲一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既行此四德即是乾也非止體乾也

遯世而无悶者疑處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遠復者未免於有念慮也故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則之一字須子細詳看凡人當樂當憂或爲利害牽制或爲私意所奪如何便行得違得惟聖人則便行便違也則便也此見聖人所爲无滯礙處

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庸者常也惟常言常行自得正中之義

閑邪存其誠誠者中所固有但當於邪字上用力防之而已懲忿窒慾閑邪存誠身德性也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善世而不伐凡人之功有相敵者則矜伐之心生惟其己之善超邁於世人莫己敵如此自然不伐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二臣位而言君德古人言君不獨有天下謂之君凡可以濟世長人者皆曰君可也

乾之九三九四皆有進德之意蓋九三九四皆重剛而不中處不安之地所以能進德修業凡人之爲學者若自以爲安且足則終不可以求進惟君子自處於不安故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是以德可進業可修孔子推明其義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大抵爲學之道當先立其根本忠信乃實德也有此實德則可以進德修業根本不立則德終不可進業終不可修譬之播種有一粒之種潛萌於地中故春可生夏可長秋可成人但患無忠信若有忠信則德何患不進業何患不修故忠信所以立本也修辭立其誠此乃下工夫處大抵人之於辭當謹其所發辭之所發貴出乎誠敬修於外而不修於內此乃巧言令色非所謂修辭所謂修辭立其誠立之一字學者最當看人之於道須當先立其根本苟根本不立則遷流轉徙必爲事物所奪必不能存其誠此辭之所發所以貴立其誠而使之內外一體然後可以居業也君子居業猶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事之所以成繇百工之居肆君子進德修業安可無所居乎又曰忠信本也人能本夫忠信而端慤不欺則德業當進修矣業至大也居之必有自惟修辭立誠則爲居業之所凡人有所作爲必先見乎辭故疾人者有忌辭怒人者有忿辭辭既修則其中可知矣誠所以立也此正學者下手處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所見无毫髮不盡然後可與幾所謂義者乃當然之理須全體是義乃可與存義若以義爲善而求爲之亦不可與存義矣此乃聖人始終之學如自十五而志于學便見得七十不逾距地位自可欲之謂善便見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地位此皆致知力行之所致也學至於此可謂盡也聖人方且曰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自當情觀此數句以聖人處之爲甚易不知聖人處之實難如中庸所謂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乃曰居上不驕爲下不悖蓋聖人始終之學既盡方知其爲難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此亦自然之理論聖人終始之學雖曰甚難要之皆自不安中得之　在下位而不憂憂私憂也因其時而惕惕所宜惕也憂與惕兩不相關

九四一章須看故无咎三字凡人規行矩步自然无失若進退無常豈能无咎相九四或躍或潛或進或退乃无咎者以其進德修業之及時也蓋進德修業不可先時不可後時須識得時中之義

大凡聲不同則不相應氣不同則不相求物各從其類聖人與萬物非相類然聖人一作而萬物皆覩蓋聖人萬物皆備於我故一作而萬物皆覩言萬物各以同聲同氣相從如水不流燥火不就溼雲不從虎風不從龍以其聲氣之異也聖人通天下之聲爲一聲不見有異聲故無一聲之不應通天下之氣爲一氣不見有異氣故無一氣之不相求所以一出而萬物咸覩彼本乎天者親上不親乎下本乎地者親下不親乎上豈若聖人備萬物於我徧爲萬物之類乎故聖人作而萬物覩若

以爻體觀之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至上下皆親固其當理然此何預學者事學者須詳體此意廣而推之吾胷中自有聖人境界吾能反而求之則當有應之者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意是也

過中則亢中不可過上過五故亢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亢之理也賢者過之亦是道術之亢若清虛絕滅之學所見非不自高然至於無位無民無輔則皆不可用易無所不載故此亦可以言亢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天也元聖人也天無時而不用九而天下有治不治者繇居其下者無用九之聖人耳聖人與天同德則天下治矣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四去五爲近

象與文言論上九一爻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又曰動而有悔又曰窮之災也又曰知進而不知退皆言亢之不可極至於所謂與時偕極蓋諸處已說盛滿之當抑故此章中此義謂時方盛滿道亦與之盛滿何適而非道也

坤

乾下象元亨利貞止四字而已坤下象自元亨利牝馬之貞以下凡數十言此乾坤之所以異

君子有攸往人皆言坤體靜不知靜而有動乾動而坤當順乾故體易之君子當攸往

大哉乾元至哉坤元物无兩大之理然於此又可以見天高地下君尊臣卑上下之分自然如此

理一而已矣理雖一然有乾卽有坤未嘗無對也猶有形則有影有聲則有響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凡人多不達此意所爲之事當作

十分只作五六分多懷不須作盡之心如此乃是无成无終也君子則不然雖不居其成功而其所爲不以小大遠近未始有一毫之不盡一毫不盡則失有終之義矣无成有終者雖不居其成而不敢有一毫不盡之心乃可

六五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此最難在中

坤之初六一陰始生之時聖人所以發明見微知著之理大抵善者陽之類惡者陰之類也凡小人女子夷狄皆是陰之類初六一陰初生初長之時在人一身論之則邪志初萌之時在天下事勢論之則小人女子夷狄初生初長之時當其初生初長正如九月肅霜去堅冰之時甚遠然而履霜須便知堅冰之必至須是早爲之戒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履霜時陰始凝聚大抵邪心惡念與小人女子夷狄之類不可使凝聚將萌將長時便斬絕消蕩才凝聚便漸漸馴致直至堅冰地位欲觀此又須看履字蓋纔踏便覺也看得履字則非心邪念發時便覺看得凝字則非心邪念便須消散看得馴字則知履霜堅冰勢所必至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本是至親至義至於弒君弒父時雖甚惡人安能一日作成皆繇漸漸養成積久貫熟然後有弒君弒父之事使辨之早何繇至此所以幾微之間十分當辨辨之不早便是弒君弒父之漸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順也此一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順養將去順養去時直至弒父與君如飲酒初時一兩杯順而不止必至沈湎殺身如鬬毆初時只是忿疾若順忿疾將去必至操刀殺人今世俗所謂縱性者卽順之謂也在大有所謂遏惡揚善在損所謂君子以懲忿窒慾不順之

之謂也大凡非心邪念若順將去何所不至懲治過絕正要人著力

屯

易之爻大抵隨步換形如屯初九剛正之人本自是好在六二看九則以陰柔爲剛陽所逼卻看得九是寇此隨步換形也至六四與初九是正應得初九剛陽之助卻看得是婚姻此又隨步換形也

九五與六二是正應既是有應而九五之爻卻云屯其膏其辭反不美何也蓋易變易也初无定體五雖有二之應然二是陰柔之質豈能濟屯難譬如人君得剛明之臣相助乃有益苟不得剛明之人雖有柔弱者千百輩相助何益於事此所以屯其膏也又不可拘於有應

蒙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上九擊蒙師嚴然後道尊故始終皆以嚴

需

君子以飲食宴樂易傳曰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此二句極有意味蓋君子於未遇之時涵養成就一旦有用則無施不可此非口體之養而已也

剛健者多陷溺蓋躁進而不待時故也惟剛健而有所需則無陷溺之患矣

天下有一等自好之士不肯輕出但併與己分工夫皆廢又非所謂吾斯之未能信君子雖不輕出不妨作立事業工夫故謂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

初九剛健之物不能无動需于郊則去險尚遠也利用恆无咎非謂去險雖遠而常行之事亦可爲但能用其常以應天下之變則无咎矣不謂之守常而謂之用常此言亦可以意會

九二去險漸近雖無大害亦有小傷又而以九剛陽而居二之柔雖有言語之傷我能含垢忍辱而不較蓋寬裕居中善處患難者也其終吉也固宜

九三近坎之陰故有災謂之在外者九三是內卦之終過近於坎之外卦也故災在外也

六四以內卦觀之固厄於險而不得進以外卦觀之又懼爲三陽所逼六四居險之下而見逼於三陽其傷可知幸而六四以陰柔之質出穴以避故需於血而已耳不然則大有所傷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九五一爻在坎陰之中也常人之情處至險之中必皇懼迫迫無所聊賴五處至險而從容舒緩飲食宴樂是知險難之中自有安閑之地也此卦卜體阻於遠而需待是見險而止猶在險之外人之所可能也九五一爻入於險中而不害其爲安閑人之所不可能也

上六六與三相應更不須避故入於穴然應於一陽則三陽皆進不速之客謂此三陽不速之而自來也上六以陰柔之才處險之極又當三陽之進惟至誠盡敬以待之而不與之較庶幾可以免悔吝曰終吉者卽象之所謂未大失也

訟

凡訟之道當以誠實爲先誠實則利見大人事不實則不利見大人而利見昏迷之人矣雖誠實而不利涉大川恃其實而訟則訟極而陷溺其身矣

比師

比與師當作一體看且以大體看既有衆則必有比君道善羣苟无善羣之德則强陵弱衆暴寡人將不能自安以小言之比卦當與師相表裏始見三代兵農井田之所起師除九二一陽而五陰卽五人爲伍之象也比除九五一陽而五陰卽五家爲鄰之象也此是兵農爲一當天下有事出則權專在將更无牽制之患天下無事入則權便歸君更無尾大不掉之患

比吉相親比卽是吉道歡欣交通安得不吉比吉大繫言比也原筮元永貞无咎此言獨立孤陋固是凶道然比而不推原卜度是有此三德之人苟始相親比不得其人則終不能免咎必有此三德然後與之比古人所以不肯輕以身比人蓋爲此當看伊川說

不寧方來古人灼見天地之間無獨立之理故必皇皇汲汲往求親比如堯舜孜孜稽于衆舍己從人之類蓋謂天下非一人所爲故必以天下之耳爲耳以天下之目爲目如學者亦當親師取友然後可後夫凶易之義大抵舉輕明重非不往親比特後往卿凶猶及之況于然自足傲然獨立者乎

顧從也九五以一陽在上羣陰顧從以剛中也此指言相親比之狀剛而不中則失之暴便是偏既剛且中所以能具此三德上下應也君能親比上下皆相應初无彼此其道窮也人之一身能幾不能親比其道之窮也宜

地上有水比見得比親切處浸潤滋灌流行未嘗相離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是人君比天下之綱目建萬國所以比民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蓋君之於民豈能家至戶到而比之惟撫諸侯使乎吾德意於天下卽是比天下也若只是以一人比天下則天下不可得而比矣

初六以柔處初有順之理比之始以誠信爲本至於盈缶無一毫虧損自然終來他吉象比之初六排一比字在初六上此見聖人筆法與作春秋解詩一同斡旋一字便見意全且如孟子舉孔子說詩天生蒸民只就中添一故字與一必字其理粲然甚明後世雖千百言而不足

六二比之自內伊川曰士之修己乃求上之道求非干祿之求也緣其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

六四外比之貞吉四最近君遂比於君五剛明賢君故聖人以從上言之然當看伊川三段之說相須不可偏九五伊川說最要熟看邑人不誡雖切近者亦不丁寧之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緣自處得正中所以能盡顯比之道若使自立身偏處不可謂正中

上六比之无首凶聖人因上六之无終故推原其所以无終之繇所謂无首卻不是指初六說大凡无終者皆緣无始今人言无終者以爲初開本好只後來有少不好殊不知終之所以不善者只緣初不善使初開有一分未是處在當時卻未見到後來不善時皆自此一分發出

此卦人抵以五爲主二與五正應切近故正无疑四外比亦吉三惟不比故可傷若初只說比之始又況以大居初其體本順故亦吉也

小畜

或問小畜一卦如何看曰以卦觀之柔以巽順之道畜剛以文覲之陽不受畜在人分言之卒之畜尊下之畜上固當以巽順之道然有剛明之才者亦豈可受畜於人邪

履

物畜然後有履言物惟畜之多故好譬如水積畜多故波瀾自然成文又如燈燭若一燈一燭固未見好唯多後彼此交光然後可觀

履德之基也履之爲卦上乾下兌所謂以柔履剛兌柔也乾剛也兌以柔見履於剛是卑順自處得其分所以履之爲義學者踐履其用最切孔子彖辭履虎尾不咥人亨天下之至危者莫如履虎尾今則履虎尾而无吞噬之患自此以往何所不可所謂履者凡履踐之道皆在焉聖人係之以辭獨舉最危者言之何也大抵學者踐履工夫須於至難至危之處自試驗過得此處方始无往不利若舍至難至危其他踐履不足道也先難之義也說而應乎乾惟易簡始知險阻若欲履虎尾之至危以剛狠不可以機械亦不可惟以柔順和悅則雖處至危之地亦无所不安矣彖又推究其本意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孔子蓋以君位言之凡孔子之彖易多是發其大者以示人天下之至危者无過於履虎尾天下之至尊者无過於履帝位舉二大端以示人凡履踐之事莫不在其中矣九五以剛而居中得正然而申之以不疚之辭何也蓋緣天位至難雖以中正之德若非慄慄危懼用剛之過則夫履貞厲惟是履帝位而不疚然後光明學者當深玩夫子之彖辭自履帝位推之自尊及卑自履虎尾推之自危及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時位莫不皆在其中矣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天處上澤處下尊卑各得其分大抵尊卑貴賤本皆有定位爲尊者處尊爲卑者處卑雖萬鍾之祿不自以爲多抱關擊柝不自以爲寡若是上下無辨宜賤者處貴宜卑者處尊民志便不定何者才能相若德業相若而一貴一賤安得不生叛逆之心乎君子之辨上下本非強以私意安排上天下澤物各付物各隨尊卑之分而已然而尊卑分明無如天地天尊地卑最是上下之辨之大者上天下地反爲否何也取象之義又須識所謂上天下澤與上天下地不同上天下澤所謂山澤通氣氣升於天辨位之中自有融通之理此其所以爲履若上天下地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則雖辨而無接此其所以爲否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言人當件件守初心如自貧賤而之富貴不可以富貴移其所履惟素履故無咎蓋不爲地位所移也此最是教人出門第一步法

泰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此最宜詳味履所履也履而不安則俯仰有媿安得泰

內陽外陰內健外順則兩得其處使陽在外則迫陰在內則暗弱矣內君子外小人則小人趨事赴功反爲君子所役初不必去小人也蓋內外止隔一壁在處之如何耳

天地交泰正極治之時也又何必裁成輔相爲聖人則不然方且兢兢業業盡其裁成輔相之道蓋天地交泰雖有時而不可久惟聖人自有胷中之天地胷中者交泰則有形之天地不期而自交泰是聖人未嘗有所待也

初九伊川說雖是但有未盡意當泰之初賢人彙征人君不能徧識必首先用一大賢則天下之賢人自然牽

連而進如舜之選於衆舉皋陶則八元八凱皆進湯選於衆舉伊尹則旁招俊乂如仲虺之徒皆進象曰志在外也謂上三爻是外卦初言在外者蓋否之時斂志在內今時既泰所云志在外將以行其志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伊川作兩句說亦好今只作一句包荒則既能包容雖馮河勇力之士亦能用也不遐遺言大抵人當否之時自然憂深思遠至泰時人民安富國家閒暇所失多繇慮之不遠殊不知亂每基於治危每基於安詎可遐遺乎若朋亡言惟亂世智者效其謀勇者效其力不暇爲朋黨當泰之時人臣各有朋黨是以漢之朋黨不起於高帝光武創業之時而起於文宗之際後唐之朋黨不起於高祖太宗之時而起於文宗之際此泰所以貴於朋亡也惟能盡二者事庶得中道惟得中道故光大也雖然此卦六五君位九二中位治泰之道盡具於二而不言於五何也蓋以六五中順之君既能委任九二則中正之大臣則人君之職果不必自爲也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无巽之謂同如同乎鄉閭則不能同乎州巷同乎州巷則不能同乎他州之州巷如此則不謂之同野者曠遠无蔽之地惟同人于野則非昵比之同可見其大同惟同人于野然後能利涉大川大同故能濟大難小同則可利涉小事而已乾居五柔居二乾與柔似乎異惟如此相應乃所以爲同非如以水濟水之同也同人于野利涉大川斯能與天合德乾行謂天之无私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學者宜理會此八字其要雖在乎正之一字就此中亦大有事執夫正之一字而直情徑行非所謂正也須是知得委曲精詳之道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乃可謂君子正也

天與火同人天在上火炎上故謂之同易之有象與春秋同下一與字精神都在上須是詳看便見得是眞同若云火在天下便不見同蓋君子以類族辨物大抵同之中自有異不必求其異如天同一天而日月星辰自了然不可亂地同一地而山川草木亦了然不可亂道同一道而君臣父子自了然不可亂此同人類族辨物之謂也謂之同矣而又謂之辨者常人以同爲同如以剛遇剛以柔對柔則謂之同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則謂之同殊不知剛柔相應水火相濟乃爲同

初九所謂出門同人極有說大抵天下之理本无閒惟人自以私意小智限隔如居小屋之中未出溪雜牆壁若纔出得門外便是大同然若欲出門必有其道如遊陸必具車馬涉川必辦舟楫伊川已指出門之路與人甚分明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无已故能盡大同之道此四句道理當詳味體認使灼然可以出門方是

謙

易六十四卦皆有凶惟謙卦六爻无凶以能謙故也大凡學者要看謙卦當味伊川兩句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此兩句乃入謙道之門蓋天命所在自有定分初无一毫加損君子達其理則知求勝者徒然耳要之初無增損於其閒也人惟中無所有則必誇人以爲有譬如貧賤者恐人輕其貧賤必外以富有自誇無文學者恐人輕其無文學必外以詞采自衒實有者卻不如此

聖人言天地鬼神人道無不好謙然人多不能好謙何也不能捨己故也不能捨己則好勝人之心生欲求其尊必自高大欲求其光明必自眩露欲求其不可逾者必自高抗不知求尊者當自下求高明者當自隱求不可逾者當自卑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常人之所謂謙乃易之所謂尊而光也常人之所謂卑乃易之所謂不可逾也君子之終者君子能達謙之理至於終極也

初六凡事不可太甚惟謙無窮極故謙而又謙雖涉大害亦吉卑以自牧人之病莫盛於有矜心勝心必欲醫此病須用謙譬如病之深者用藥過多亦無害欲救矜勝之心雖謙而又謙亦無害故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須著意看此四字牧如牧牛馬之牧牛馬不牧則蹊人之田傷人之稼人不以謙自牧則矜勝之心必爲害

六二鳴謙是謙之發於聲音者也然而謙之鳴當觀其所發處其發也出於眞心則吉使其不出於眞心而發於聲音笑貌則有凶

九三居下體之下甚高之處大抵人自有驕矜之心又加之以功勞必益自尊安能謙惟君子雖有功勞而謙則有終此所以爲吉民之所以不服者以上之人求以勝之故也今君雖有功勞尚以謙自處宜萬民之服也

六四無不利撝謙聖人作易只是教人處事且如今人方且難處之地而人教之以處之之道其幸如何四當大臣之位上有謙順之君下有勞謙之臣而己居其上須有處之之道如撝謙乃可如漢之楊敞車千秋當霍光上官事惟聽光所爲卻不足以當之蓋敞千秋乃無能而已

六五利用侵伐須先有不富以其鄰蓋我處人既盡而猶有不服方可用侵伐

上六此一卦兩鳴謙在六二則好在上六則不好六二處得中正上六謙之極發於聲音故宜以剛武自治大抵謙固美事若一向只見於聲音卻不濟事須就內以剛武自治如自治其邑國則可六五上六利用字須子細看

豫

豫利建侯行師序卦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謂人處富貴榮顯之地須是得謙然後和豫夫當天下無事時則建侯有事之時則行師事之最大者若非和豫何以舉此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此一卦五位是陰獨九四位是陽剛陽也今以一位之陽應五位之陰則志遂行非和易何以得此又天下之事須順理而動則豫如君子坦蕩蕩作德心逸日休此順動之謂也小人長戚戚作僞心勞日拙此不順動之謂也天地以順動則日月躔次四時代謝自然不過不忒況聖人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則為无妄雷在地上則為豫天地之間只有一順字順卽行其所无事

豫之時義大矣哉此是大矣哉之最先者

地中先有雷然後能出而發聲胸中元無樂如何作樂夫雷本發於地則奮然而震驚此亦順動之象也故先王體此作樂夫樂者亦本諸人心發而寓諸金石鐘鼓之間令人須看雷之所自發處及樂之所自起處則豫之義可知不然則徒見震驚之聲則謂之雷論其清濁調其宮角則謂之樂此不足與語雷樂之義也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大凡天下事不知其理不可使言其無有如柳子厚言樂不能殖財只為自不見此道理

初六鳴豫凶一爻備極小人之情狀小人一得意於上便盡得意滿易傳言輕淺兩字最好

六二介于石處豫樂之中不有其豫樂故能見幾而作人多在順中壞了惟六二便能覺象言以中正也蓋豫得中正則不為豫樂所移

九四由豫大有得四是大臣之位又多懼之地也今人處多懼之地一向就危疑上猜防自為疑阻惟由豫之道但推誠於上下不復自為疑阻所以大有得而志大行周公當攝政之際外則四國流言內則王不知周公只是推誠而已不惟大臣如此而朋友之道亦只是推誠相與自然勿疑而朋盍簪

六五貞疾恒不死傳曰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若以豫自處則權必移於下既逸豫雖云久不死亦終於亡而已如人氣血耗散而膚革僅存亦終於死而已九四一爻在九四觀之則為權臣故遂爻取義不同

上六冥豫今人當冥豫之極便謂不可救藥不知一念才正卽是好人易傳曰不言冥成之凶而言有渝无咎聖人勸人遷善之意深矣

隨

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

人之性本同一有所隨便分善惡如堯之朝舜禹為善人之宗共鯀為惡人之主方未有所隨則同此人也一步隨舜禹則為善人之歸一步隨共鯀則為惡人之黨是為善為惡為正為邪皆在舉步間不可汎有所隨蓋隨人不是小事須元亨利貞乃无咎如比之親輔人必須原筮元永貞乃无咎

彖大凡隨雖小隨大柔隨剛陰隨陽下隨上必是上有以先之天下之理未有無感而應故剛來而下柔然後柔動而悅如堯舜之聖只是捨己從人必須我有可隨之道然後能使人隨我至於變時雍則人來隨我矣隨時之義大矣哉不曰隨君子而曰隨時者蓋君子與造化為一隨時所以隨君子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先輩謂易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只是一時字如孔子大不可名孟子只以聖之時目之如中庸只說一時中易傳曰見贊之名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只教人玩味時字

澤中有雷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隨之至也震者時也澤隨震而動猶人之隨時然澤中有雷則時本自有而初非外物也凡隨者必與之為一始為隨之至孔門弟子善隨夫子莫如顏子至奔逸絕塵瞠若乎後猶未能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畢竟有顏子之步又有夫子之步有顏子之趨又有夫子之趨亦未為隨之至嚮晦宴息曉便起晦便息飢便食渴便飲堯舜便禪讓湯武便征伐人元便舉四凶便逐姑舉一事以明之則知事事皆如飢食渴飲晝作夜息不費思量本無一事祇為見得理明時到自應天下之理既如渴飲飢食晝作夜息理甚明白初無難知惟人自見不明往往求之至難不可卒曉之處故多辛苦憔悴而無成味不知天下本無事所以然者以其不善推之故也此之謂不受命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則交有功官主守也大率隨人必胷中先有所主宰若無主宰一向隨人必入于邪至於

變所守以隨人尤非小事若所隨不得其正則悔吝而不得其吉矣此隨人之初尤不可忽故聖人教人以隨之本言人先內有所主然後可以隨人或變而隨人惟正而後吉也出門交有功非特處事如此學者爲學亦如此今之爲學自初至長多隨所習熟者爲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後有功象又贊以不失也者常人多謂親暱之言必不誤我隨之必可無失殊不知親暱蔽於愛其爲我謀也必不盡公且如與親暱論官職則必多勸我進少勸我退從之豈不失乎如與親暱論財利則必多勸我受少勸我辭從之豈不失乎惟利害不相及之人往往說得依公合理吾能隨之所以多有功而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凡人既要隨君子又要隨小人終必爲小人之歸故象曰弗兼與也伊川云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此數句最當朝夕看且如宣政閒蔡京爲相有一給事中封駁稍多以是罷黜所親或問蔡曰是亦相門出也何故罷之蔡曰彼既欲爲好官又欲爲好人此雖姦人之言然正合弗兼與也之意可以爲世戒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此爻卻與六二政相反六二隨小人失君子六三卻是隨君子失小人蓋六三之失小人乃是得處所以言隨有求得如病以去爲得猶以潰爲平利居貞者今人多言諂媚君子無害不知諂君子與諂小人無異古之人親附君子之心雖切而守道之心甚堅使其一向直前則君子亦未必與我蓋君子難事而易說玩味利居貞之義則知君子不可苟隨也六二既失君子隨小人固不足論至六三既能隨君子而聖人又教之以利居貞蓋隨君子而不能利居貞則君子所見於我無預以是知隨人者不可無所主也邵堯夫所謂君子不可以強合此正得利居貞之意孔門弟子最得此三字如孔子欲正名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子路所見雖未至然亦不肯遽捨所疑而從聖人大抵孔門問答多爾易傳上隨下隨之義最好今人能上隨則一步高一步下隨則一步下一步如修身如爲學一向隨上則高明如飲酒如佚樂一向隨下則卑陋矣又言利居貞正象言志舍下也能決志舍下則能上隨矣

九四天下皆隨於己當危疑之地雖正亦凶惟至誠於道自然无咎所以至誠无咎者爲其自誠而明故也伊川所以引伊尹周公孔明皆以其明哲而誠故可處危疑之地然又如燕之慕容恪亦當主少國危之時內有強臣外有強宗惟慕容恪能以至誠自守故能全燕之社稷而無纖毫之咎正得有孚在道一爻之象象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處此危疑之地本自當凶然君子處此自有轉移換易之理此所謂吉人吉其凶凶人凶其吉又曰居大臣之位處多懼之地若有心於得民之說此固姦臣所爲不可論至如中正之大臣爲民心所隨雖貞猶凶要必有處之之道有孚有道以明何咎是也有孚在道此一句最好看蓋有孚誠於中即所爲合道見善又明則何咎之有何咎與無咎不同乃伊尹周公孔明事也有孚在道以明董仲舒曰爲人臣而不知春秋必將篡弒之禍爲人君而不知春秋必被首惡之名其始莫不自以爲善而不知其罪自以爲善則似有孚不知其非則不能在道以明又如釋氏之湛然不動道家之精神專一亦近於有孚只爲無在道以明

九五孚于嘉吉此正當以六二六三參看大凡物有蠱有細六二一爻隨小人固不足道六三既知隨君子又不可以非道隨之必居正然後可然六三一爻病蠱者易見九五居中正之位則隨用皆嘉善又惡隨之太過伊川云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此正病之細者最難看此數句學者當玩味置之座右蓋人只言能從君子便是趨向已正此外無事殊不知雖所從得君子猶自大有事在六三之隨四九五之隨二所隨者皆得君子也然三所戒者以謂不能自守其正而欲苟悅君子則便與諂媚無異此其失猶易見至於九五所戒則謂雖無諂媚之心而慕用君子之心太過見得君子無事不善件件隨之則亦非得中矣此其失則難知也傳所謂中實者九居五之中則爲中實蓋隨善而不中實則名爲隨善何益於己如人爲學見前輩若不中實則見如不見中實乃爲學之根本

上六拘繫之乃正民隨君學者隨賢拘繫而不可解隨之極者也太王去邠民隨之者如歸市正合此爻所以亨于西山也非特太王如有客詩言有客宿宿有客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白駒詩言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亦合此爻

蠱

蠱之爲卦取事爲論乃取蠱壞之義何也天下本無事惟其蠱壞修治整頓方是有事聖人所以以蠱而繼之以有事示天下本無事之義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

事也在文爲皿蠱使天下之器服不爲蠱所壞則不必修整以此看惟壞亂然後有事元亨者天下之事常相對有一病則有一治法當蠱壞之時元亨乃治蠱之法爲卦艮上巽下剛柔既不偏有所止而巽順行之不失其當如此治天下自然大亨雖險難無不濟是以利涉大川惟其蠱壞所以卻有亨涉大川之理蓋易亂虛消長成敗常相倚伏正如路溫舒所謂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蓋當壞亂之極自然必有開通之理上如湯武下如高光皆曰蠱壞之後然後大業以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推原事之終始聖人舉事不獨去一事上看事之前後卽事之終始也甲者事之始每有事先三日而慮其所以蠱之根本然後爲之既爲之又後三日而慮其將然然後其利可久聖人爲事詳審如此此二句皆事未出之前而非事見之後也以喜隨人者必有事傳最好看以君子小人言之小人以喜隨人者必利達之事君子以尊隨人者必修己之事

剛上而柔下當萬事蠱壞之時下巽順而從上上之意惟欲止亂下既順而上卽止不復過當窮治此所以能治蠱也又有一義此卦上止下巽天下之事所以不治者在上常患主宰不定在下常患人各有心若上之止如山岳之定下之順如水之從何蠱之不可治又其卦上剛而下柔上剛則果決而有行下柔則易使如此而治蠱則元善大亨而天下治矣若是上柔下剛君弱臣強安能治天下之事巽而止舉事皆然既巽順曲折不逆人心又須中有所主確然不可變若是中無所主但只止而不巽無巽以出之之道亦是拂人心處既智中有所定而柔順以行之始是大亨以此見處天下之事

必其勢順其才全剛上而柔下其勢順矣巽而止其才全矣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往則有事天下之事向前則有功不向前百年亦只如此蓋往則有功也天下之事方其蠱也皆有可畏之勢如大川之洶滔然於此而往焉則有事而可治矣如憲宗武宗平淮蔡澤潞當時朝臣沮者甚多以謂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二君惟斷然而往故克濟然天下之事無窮必須量度其才可以涉大川當風濤洶湧若能操舟楫便自有無窮事當春秋時惟夫子盡此若季路之於季氏冉有之於衛皆是未到濟大川處須是知才出去了事漸漸多終則有始天行也先甲後甲若只以人求之自不知其所以然之故須明天行終始之理言天下之事有終則有始乃天道如此君子知之故每事先甲三日而慮之常人不知臨事只於一事而思不知終始之道乃天行也孔子釋彖推原先後之意事之終始不是人安排爲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天下之消長盈虛文質剛柔如環之無端乃是天行若是要得自窮智慮探事先料事後不知消息盈虛只是臆度

象山下有風山下有風之時震搖播蕩萬物皆錯亂若無震蕩動搖萬物如何會錯亂大凡天下自有定分不必用人安置緣其擾亂以至蠱壞如山下之草木自生自死何必整理一爲風所鼓以至蠱壞方用整治天清日明則無所事矣天下本無事惟蠱壞之世如風遇山而回物皆擾亂而事乃出如卦之象則爲蠱如卦之才則治蠱之法已蠱之矣君子振民育德蠱事也天下事只有治己治人更無他事然振民便是育德治人便是治己雖名兩事元非兩事無事則內欲自育其德臨民

振之而已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蓋終日所行若不入此兩事則皆非吾所當事矣今人所作不是無益於己無益於人卽有害於己有害於人

初六幹父之蠱置父於無過之地人稱之爲有子亦可以無憾矣然必屬終吉此三字須子細看蓋不知戒懼則自以爲事父之道足矣意承考也所謂意承考者從父之意而已譬如人君之繼志是也祖宗之意只欲天下安我措置得天下安便是承祖宗之意不必事事要學也

九二人只知幹母之蠱須是婉順不可太剛便道此是不得已爲母故少屈其道殊不知只此便是中道貞之一字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尊常用工夫五六十年未必到得惟於六二卻不可貞蓋須識用處若用貞以幹母之事則證父攘羊之直也傳曰君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何能使之大有爲乎夫貞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於九二卻如此說此須要看此是伊川晚年更練世變故見得到此

九三以剛居剛而承父之事必至爲厲過當然卻有小悔无大咎蓋下卦全體是巽於巽體而用剛所以小有悔无大咎須看巽體乃可傳曰小有悔已非善事稍也此極好看巽如一正人其間雖有小過亦不害其爲正但要事上放教紆迴曲折使無大過聖人教人既與已到者爲地又與未到者爲地若只與已到者爲地則是未到者無一人得道理

六四過近於五正如子過近於父只是就父之事調停致三字疑有脫誤從容寬裕始得若欲專輒徑往自任必見吝

也又以陰居陰柔弱之才無應則至誠不能感通所處之地如此若往幹父之事必有悔吝惟優游寬裕以處其父之事乃可

六五幹父之蠱傳云有就爻求意者有求意於爻之外者六五當幹蠱之任自能用譽亦何不可須求意於九二者蓋度六五才質陰柔必不能獨辦此也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九二雖有剛陽之才若非六五之君異顧以求之安能委曲承之而用譽也須看此一句說命曰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尋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人須是辦得此一著方作得事蠱卦專爲治事故以此爻終之諸爻皆以當天下之事爲己任至於上九卻取意於事外

臨

序卦有事而後可大須看此句天下之事若不向前安能成其大如士人爲學有志伊尹事業也須是向前去至于八月有凶說者謂五月諸陽方盛一陰已生卽能知戒此未爲知幾蓋一陰已生此二陽方長卽知二陰之生是求對法例卦體便可見蓋只是反掌間爾

臨䷒遯若能見此方是知幾象剛浸而長正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若知此理便識一陰一陽之謂道消不久也人自以爲久且自建子至建未八月之道卻言消不久也此句最好看蓋只是反掌間事耳學者能常思消不久之戒他日臨事必不失枝落若持八月尚久之心事到面前必無措置

象曰澤上有地臨爲人上者須細玩澤上有地臨之象此不可只以上臨下之象觀之水地相浸漬而臨其上便自有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意

初九有感於四爲四所說在下位而爲上所說要須以貞則吉志行正也蓋其志在於行正道以利天下也蓋初以下位而感於上也

九二初以下位而感於上而二以大臣而感於君故亦云咸臨然下之感上須守其正臣之感君須戒於順

六三以陰柔在上處位不當卻有兩路若知處位不當強煦煦說人則無攸利若知處位不當戒懼自守則可無咎耳臨求諸人既憂之求諸己

六四臨道上近故以比下爲至伊川於象又發明三句蓋上得乎君身得其正下得其助臨之至也

六五以中順居尊下應九二剛中之賢謂之知臨大君之宜者此與後世所謂知臨不同後世之君自任一己聰明以臨下適足爲不知蓋用衆人聰明以臨下此乃大君之所宜也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之意

上六無應然陰之志必求陽下之二陽本不應乎上而上之志常在於內之二陽此所謂敦臨也敦厚也彼應我而我厚之者常也彼不應我而我猶厚之非常也敦也敦過厚之義上與三正應本當相厚未足爲敦惟與初非相應而厚之所以爲敦大抵在上臨下須看敦臨下雖未應在上不可不過厚以臨之如堯舜之世上厚於下下厚於上上下相應固盡善矣若盤庚遷都胥動浮言下不應上如此盤庚三篇之戒諄諄告諭如此亦敦臨之意

觀

二陰生於姤二陰遯三陰否四陰觀五陰剝姤勿用取女剝不利有攸往否之匪人皆是不好相觀四陰在下二陽爲觀於上卻與諸卦不同蓋治中有亂亂中有治觀卦體可見盥而不薦有孚騂若上下交孚氣象

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五居尊位以中正爲天下所觀須看順而巽一句蓋專中正而不巽順則亦非爲上之道

象風行地上觀風行地上無所不徧先王體之爲省方之制如虞之巡四岳周之巡狩此卻是據象取義聖人深居法宮之中精神所運無不到豈待省方而後觀民設教蓋精神無所不到而省方之體自不可廢老氏言聖人無爲只見一邊事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辭雖指小人意卻勵君子小人則可君子則不可

六三居下之上又接上體觀是則向是不是則退而修正

六四須看觀莫明於近蓋觀近則見得親切洪範曰以近天子之光蓋惟近乃見其光華此卻不論地之遠近乃心之遠近志異道殊雖近而遠尚友千載雖遠而近孔子之於陽貨堯舜之於驩兜近而遠者也孟子之於孔子文王之於舜遠而近者也

九五居人君之位故須觀我之所生德教刑政之類事事合於君子之道人人歸於君子之域方始無咎且九五陽剛中正之德處於尊位觀之極盛者也不謂之元吉无不利只謂之無咎者蓋使天下皆爲君子是人君本分職事才得恰好故只謂之無咎人君居尊位最難自觀蓋左右前後阿諛迎合然卻自有驗得虛俗之美惡時之治亂此其不可掩而最可觀者也

噬嗑

利用獄須是去其閒所以言獄者又須是推究病源所在不曰用刑而曰用獄者蓋獄者察其情也當察其何處閒隔然後治之譬如人同是被私意閒隔處各不同苟不察見閒隔所在則枉用力噬嗑緣有物閒隔故須用明與威治之然後無閒不特治天下如此且如人身本與天地無閒只爲私意閒之故與天地相遠苟見善明用心剛去私意之閒則自與天地相近

初九受刑者也大抵爲惡先從發足處制之則惡必不能長矣屨校滅趾禁之使不得行也既不入於惡必自進於善矣所以无咎也者周公治商之頑民不急於他事乃切切在於禁其羣飲之患大何故商民染紂之沈酣遂致頑而不淳周公察其所從來自其所以爲惡之本原而制之豈後人區區制其末流之比哉

六二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强之人剛强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無咎也二居中正之位用刑之峻如此得非過於中乎治剛强而用嚴刑正如病深者用藥猛方且適宜乃所謂中也居中得正用刑之君子也乘初九之强暴而用刑以制之故不得不下毒手也人皆謂刑平國用中典卽謂君子之中道殊不知以深刻之刑制强暴之惡正聖人之中也觀孔子溫和之氣象在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處鄉黨則恂恂似不能言一旦見原壤之箕倨則以杖叩其脛見冉求之聚斂則鳴鼓而攻之聖人以嚴御惡政所謂中也

六三以陰居陽處不當位自不正而欲正人難矣哉然而彼有罪惡之可誅則當誅之而不肯在我亦自无咎聖人言此直有深意存乎其閒何者噬腊肉而遇毒當於此知正己之道雖各面無咎小人有惡從而治之在

我則貢無罪聖人不長小人之惡之意也聖人之言譬如倉公扁鵲用一藥而治二病立一言而正彼己其意深矣

九四此爻爲閒最大大凡噬乾胏乾肉皆去閒之理也

九四爲閒既大須用力深則所得亦大大抵人情當患鄉未平之時則克艱其事及患難既平之後則忘其艱貞故聖人特於此致戒後漢董卓爲漢大閒王允誅之至其終而不能艱貞漢遂復亂正此爻之所戒也

六五剛在四則爲直而已五得中則爲剛中大抵剛直中正之道本自我有患不能去其爲閒者耳閒既去則所得非自外來

上九爲惡之大一至於此爲桀紂爲盜跖皆以不能聽人之言也

賁

伊川曰合而後有文此說甚好小利有攸往當看小字雖如賁之文章亦止於小利有攸往而已

彖天下之人先須看其基本如何剛本强也文之以柔故無不亨柔本弱也文之以剛則小利有攸往文者文飾之也因其質之厚薄而加飾耳文王聖人也得尚父佐輔之故爲大聖人之事業周公伊尹聖人也所佐者太甲成王而已則亦止於太甲成王之事業日月星辰雲漢之章天之文也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人之文也此理之在天人常昭然未嘗滅沒人惟不加攷究則不見其爲文觀此一段當看觀字唯能觀察此理則在人者可以知時變在人者可以化成天下也

象山下有火賁火在山下山上草木皆被其光彩是以謂之賁賁文也山下有火山上方有光輝猶文章必從

根極中來聰明不可恃人多恃其聰明以折獄故失之於過君子雖聰明而不敢自恃其明故於獄無敢折大抵無敢折獄者非謂延淹退縮也乃周詳審察常若不明者之所爲故曰無敢折獄

初九大抵人皆以外物爲光華而君子必思所以久遠之道初九一爻本當從二之甚近不以二光華可慕而遠從四則知久遠之道在此矣夫舍車而徒非謂有車而不之乘以義之不當故也象又恐人以道義自負驕富貴羞王公故又曰義弗乘蓋曰吾非輕富貴車服爲不足道但義不當乘之耳義當乘則乘之矣若義之所在而乘之則亦足以光華此可以見君子不有外物之意

六二大凡有本則有文夫人之須不離於頤頷文生於本無本之文則不足貴

九三居內卦之極又有離體故爲文明之極故曰賁如濡如然又曰永貞吉何也蓋文之極須當守以正大凡有文之人自爲人所重而此象乃曰終莫之陵者此蓋有說文士雖爲人所愛而亦爲人所薄若唐之王楊盧駱雖有文采終爲人薄者以不正故耳若孔子孟子非不文也而後人仰之莫不肅然而敬者以其永正也六經之文亦然

九四白馬翰如此一句須當看且四與初爲正應爲九三之剛閒隔故未婚媾初四雖爲九三閒隔然其從正應之志如馬之飛故後必合凡人之於事其所當合者終不爲人所閒然亦不可以爲當合而不思慮也必如馬之飛翰而後可

六五大凡居君位者當使我裁制于人不可受人之威

制今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故求上九之賢而資比之故云吝然自知其才柔弱不足有為而資求於人與不求者固異矣故曰終吉

上九伊川曰惟能質白其賁則無過飾之咎此一過字須當有

易傳於賁卦論取象卦變之義甚詳恐讀者未易遽曉今擇其可關者隨文釋之

傳曰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需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

復是陽長剝是陽消所以名為復者陽復名剝者陽剝

又曰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為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

䷩巽上震下益上本是乾下本是坤損上體四之陽將來益下體初之陰此損上益下也故四變為陰初變成陽

䷨艮上兌下損上本是坤下本是乾損下體三之陽將來益上體上之陰此損下益上也故三變為陰上變成陽

又曰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

䷪兌上乾下夬夬五陽決上之陰是剛決柔

䷫乾上巽下姤陰始生於下與陽相遇故曰柔遇剛

又曰鼎又以卦形為象

䷱離上巽下鼎

又曰有以形為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

䷚艮上震下頤上下二物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頷之象

䷔離上震下噬嗑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有剛爻為中有物之象也

又曰訟無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坎上乾下訟彖曰剛來而得中也謂之剛來者謂下體本是坤卦剛自外而來變二之爻為坎也剛爻只是從外而坤卦非從上體乾卦來蓋上體乾三陽自足元不移動豈自上體來乎

䷘坤上乾下无妄彖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謂下體本是坤卦剛自外而來變初之一爻為震此剛爻亦非從上體來與訟卦同

又曰先儒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繇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

先儒說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伊川程氏說

䷊坤上乾下泰䷕艮上離下賁中爻變

上二爻本泰九二之剛分此上爻本泰上六之柔來

䷕艮上離下賁䷖艮成離成䷕艮上離下賁䷢變爻上

又曰乾坤變而為六子

䷀乾為父䷁坤初求於乾得長女曰巽䷁坤再求於乾得中女曰離䷁坤三求於乾得少女曰兌

此三卦是乾體坤來變之也

䷁坤為母䷀乾初求於坤得長男曰震䷀乾再求於坤得中男曰坎䷀乾三求於坤得少男曰艮

此三卦是坤體乾來變之也

剝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以致飾為亨則其亨盡矣譬如花開方其未開之時固有無窮之意及其一開之後則殘謝而已豈復有餘蘊哉

六三居羣陰剝陽之時乃衛與上相應則必與上之羣陰相失也然謂之无咎者處小人之羣必與小人相失然後於君子之道無咎得小人之心必失君子之心得君子之心必失小人之心無固立之理

六五居羣陰剝陽之首義本當因然為有一陽在上陰必從陽故五率羣陰順序從陽如貫魚獲寵愛於陽如宮人蓋五陰雖小人上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階級

復

復小而辨於物當初一下豈曾不完具只是上面大有

復卦一陽生雖五陰之盛不能抑遏猶人善端之生雖習氣豈能昏之猶筍迸於石自然發生豈有障礙故曰復亨然善端初生全在愛惜保護不可戕損方能德聚而不孤所以繼之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

剝之後繼之以復蓋陽無剝盡之理剝窮上反下纔到窮則必復此自然之理積惡之極則必思復善積邪之極則必思復正積陰之極則必思復陽且以剝之上九一爻觀之曰碩果不食譬之植果實既蕃必須採而食之餘果雖皆剝落其中須遺一兩顆不能盡食便自有發生意天地生生之理元不曾消滅得盡此剝之後所以必有復也夫復自大言之則天道陰陽消長有必復之理自小言之則人之一心善端發見雖窮凶極惡之人此善端亦未嘗不復纔復便有亨通之理且以卦體之爻觀之初九一陽潛伏於五陰之下雖五陰積累在上而一陽既動便覺五陰已自有消散披靡氣象人有千過萬惡叢萃一身人之善心一復則雖有千過萬惡亦便覺有消散披靡氣象是纔復便有通亨之理蓋天地發生之初最是於萌蘖始生之時要人營護保養且如草木萌動根牙初露易被摧殘惟能於將生之際遽覆蓋護則枝枝葉葉漸漸條達人之善端初發亦多為衆惡陵鑠惟是於出入將發之時養而無害然後自然朋來朋謂助也如所謂德不孤必有鄰凡善類皆朋也萬善會聚於吾身自然无咎自復亨下數句次序節目整然不亂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此是天道消息盈虛自然之理如自一陽之復積而至於二陽之臨三陽之泰四陽之大壯五陽之夬六陽之乾皆反復其道人於善心發處便充長之自可欲之善積而至於聖而不可知之之神亦是性中所固有故出入無疾入者謂剝之上九一爻來入於復之初九故謂之入出者謂初九一爻漸出而為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故謂之出利有攸往此一句最是作工夫處天道到一陽始復時便自此浸浸而往人於善心發處便自此迤邐充長去亦何所不到只為入纔到善心發處又為人欲障蔽不能利有攸往人善心悔處日用甚多或聽言而於心有悔或因觀書而於心有動或於應接事物而有警悟於心日用間復處甚多雖大姦大惡之人亦然惟其不能利有攸往故至於頻復爾彖者聖人言一卦大體之意也剛反二字最要看天道至於復時何故都無障蔽為天能剛反剛反二字見得天道復處人惟其不能剛反雖動而又以逆行故不能利有攸往惟天道能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天行是解上兩句所以如此者是天道自然之運用也學者最要就天行上看天道之有復乃天行自然之道理人之善心發處亦人心固有之理天道到復時便運行無閒人何故於善心發處乃不似天之順動而善心又多泯沒蓋為天以無心運用人以私意障蔽人雖以私意障蔽然秉彝終不可泯沒便是天行無閒之理利有攸往剛長也惟剛長便能利有攸往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一句最不可以言語解而可以身反觀天地以生物為心人能於善心發處以身反觀之便見得天地之心

象復自十一月觀之嚴霜暴雪正萬物摧挫時無有生意安得有雷不知雷聲已自潛於黃鐘之宮但雷代在地下雖無朕兆之可見無聲音之可聞人自不知其所謂復蓋積陰沍寒之後而陽氣發生之理其在地中不輕發用者甚有力如人雖為窮凶極惡之事積於一身自外觀之若終無悔過之心然固有之良心亦自具在或有動於中誰得知之先王以至日閉關前人之說多以為保養此善端先王知天地之心如此故以體法此說固不礙理究竟未是此皆聖人實事聖人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隨天時之動靜而應之當復之時靜以處之則盡裁成輔相之道苟不靜以處之則擾亂天地之性術數家以為厭禳之法固為鄙陋若只作故事看亦非須知先王以天人為一體人有善心不能充長蓋人以天人為兩體故也

六二下諸初也聖人指復處為仁此正與答顏子之問克己復禮為仁相似蓋聖人之語只是一理

上六君道莫大於改過復善一不改過則非君道矣易臨傳曰至于八月有凶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又剝傳曰一陰長則一陽消至建戌則極而成剝又復傳曰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曰七更猶七月也今總以圖明之

子復一月
丑臨二月
寅泰三月
卯大壯四月
辰夬五月
巳乾六月
午姤七月

未濟八月
申否九月
酉觀十月
戌剝十一月
亥坤十二月

无妄

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所謂復則不妄矣聖人終日乾乾純剛不息何自外來之有易所以告學者也苟不知復則流於妄而不自知矣

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而初九則曰往吉六二則曰利有攸往蓋既曰无妄則已上別無去處動著便錯才涂纖毫則妄矣此卦辭所謂不利有攸往也雖動著便錯然又非塊然不行也此理元自流行而不息故兩爻皆以往爲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　不耕而穫

不菑而畬蓋无妄天理也才耕穫菑畬則是有意作爲非天理也象曰未富也蓋天然五穀我强以人力耕穫之是認以爲己有而私其富也不耕穫前輩言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正此爻之謂蓋述是循其天理自然无妄也作是人爲人爲則妄矣易傳言心有欲而爲者則妄也最好玩味

六三或繫之牛觀此爻人之徼求幸得之心皆可息也象辭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其指示人九爲薪切蓋无妄之得失必隨之初不會得也

五以剛居中正之位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爲无妄此猶可識也四以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亦謂之无妄此最難識譬如爲屋長短之中則易見輕重之中則難識蓋四地位既偏聖人所以戒人可以正固守之也此有二義以九居四剛柔相濟爲中中則无妄

九五居无妄之至惟能自信則勿藥而有喜易傳言惟戒在動動則妄矣蓋是極正之理增分毫則爲贅過分毫則爲過既已无妄而復動是亦以妄爲无妄之疾也象言不可試也試字最要看蓋疾則无妄而猶欲試嘗其藥則已不自信矣卽妄也如目疾者以青爲紅以白爲黑色初未曾變也今惟當自治其目而色自定卻無改色以從目之理

上九无妄至理也而上九則至理之極也至理之極不可加一毫人僞於此而猶有行焉則乃妄而有眚矣天理所在損一毫則虧增一毫則贅无妄之極天理純全雖加一毫不可矣孔子稱顏子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未止則有所進既止矣雖少進亦不可故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蓋窮極則過過則反爲无妄之害言无妄之窮而又行所以災也

大畜

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畜養也若无此理又何所養有无妄然後可畜此最爲學之要无妄則有誠誠立方可涵養畜聚也使誠不立則涵養者何物將何以爲畜也伊川曰止則聚矣纔止則自然有聚書曰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允誠也懷于茲者已止於此矣然後道始能積又中庸曰不誠無物惟誠然後有物惟无妄然後內充實而有主故可以畜於內若有妄安能畜哉惟无妄然後中有主自是畜之至於篤實輝光可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我所養既大然後可以受爵祿當患難若未有所養而欲出爲世用亦危矣所畜者既大而不正則反爲學者之害所謂學非而博者也言語足以動人文章足以聳衆不正則反爲害不如空无所有之人雖欲害物亦不能爲大害故利於正有如是之人所畜者大而又正則是道全德備充足飽滿可以有爲於世而亦天下之所仰望者也故不家食則吉而利涉大川以濟險也是聖人教人斟酌量力然後進而有爲畜既正而家食則凶畜不正而不家食亦凶惟有正故不家食則得其位行其道致君澤民而天下被其利故吉涉大川則其才能可以濟危難而天下安故利

彖剛健篤實此四字最爲根本惟剛健篤實故能輝光日新其德自有光輝之理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大畜者莫難於至健之物若柔弱之人則易爲畜矣是以止健必先有其剛健篤實及尚賢之德然後可也惟其止得在是大正也乾之健天下之至健也無一物能加之今也爲上九所止者以其所尚者賢而大正也大正者理也天下之健物莫能止惟理可以止之不家食吉食賢也此與卦之繇辭不同卦言有如是之人不家食而出於有爲則吉蓋以其人所畜者大則可以施爲也凡人有餘於己則可以施於世矣故乾之初九則勿用聖人於彖恐人以不家食爲賢者之吉則必求所以不家食者故又從而發明其義夫賢者之進就自有

時命本无可喜可憂者若以不家食便爲吉則非賢者之所養矣故繼之曰養賢也言此者係國家之吉也非賢者之吉也以爲如是之人能使之不家食舉而在位此人君所以養賢而吉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常人之濟危難必用私意小智以求濟也聖人則不然順天理之自然而已湯武是也若涉難而不順天意是取敗之道也

象天在山中大畜天至大也而在山中此大畜也以形迹論之山安能畜天今且以近者論之則知有此理如人之一心方寸間其編簡所存千古之上八荒之間皆能藏則知天在山中爲大畜有此理也君子觀此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於古聖賢之言行攷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如是而後德可畜也不善畜者蓋有以物喪志者矣

初九陽欲上進爲六四所止是知有厲則利在已而已已則不犯患難也以剛健之才而處於初又乾健在下其欲向前而上進者何如哉然當大畜之時爲艮四所止則是屈抑而不能伸也故有厲凡人之有剛健之才則其向進之心毅然有不可犯者今爲艮四所止則其心愈躁而不能堪且將決裂四出而後已故聖人戒之以利已凡人在我雖剛而時之所不可苟不顧而强求之則其犯災也必矣

九二與六五爲正應然九二特剛陽之才必於上進是剛健之人正欲放縱有爲之時也然上爲六五制之而不得去是與說輹之義也有所畏而止之以免災者初九是也九所畏知其不可過剛而止者二也二以剛而居乎中見其時之不可而自止焉以居乎中故曰與說輹言能度其宜見其不可自說其輿輹而不行也故象曰中无尤

九三夬初九與九二欲上進有爲爲上所制畜然後知止固自爲易九三與上九爲應正是二陽相得有爲之時如良馬馳逐於道路之間也當正得意之時上又无人止制而知艱貞固守不敢放肆防閑與衛使無傾覆之患故九三之難者也惟其知艱貞而閑與衛故利有攸往

六四制惡於未萌之時也六五制惡於已形之後者也夫於惡之未萌而制之不使有是牿童小之牛角則其角終无見矣何必於角蓋角者牛以之觸物如人之惡念也及六五惡已形之後吾則於其惡之起處從而制之可也夫制已形之惡不於惡之關要處去之非得制惡之道夫豕之能噬齧者以有牙也今猶其牙是制其要會處也

上九大抵畜極則散如伊尹樂堯舜之道居畎畝之中其畜可謂大矣必佐湯以發其所蘊是得時如天之衢也故象曰道行得時行道之謂也

頤

易傳曰无養則不能存息此一句最當看凡人未嘗无良心良知也若能知所以養之則此理自存至於生生不窮矣息生也

頤貞吉頤須是正得正如堯舜禹湯文武則吉如邪說養之則凶

彖繇辭既言貞吉而孔子復彖之曰養正則吉疑若贅也殊不知聖人一字之閒自有无窮之意學者若識則之一字庶乎知之矣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觀我之所以自養正與不正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人皆知萬物之自生自息而不知天地有以養之聖人德與天地合故養賢以及萬民然萬民之多安得人人而養之惟得其要會則所養甚約而所及甚博其要先在於養賢而已

象伊川曰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爲養之象凡人之言天地養萬物不過於雨露之澤而已而此言雷者其義甚深故易傳有發動之意此意當自體會

初九觀我朶頤凶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六三拂頤征凶頤白初至三皆震體也震動也頤養也動而求養故三爻皆凶是知躁動以求富貴利祿无時而不凶也

六四居大臣之任而才質柔弱似不勝任惟六四到此知自柔弱下有初九陽剛之賢屈己就養是亦吉也內既陰柔必資人以養其威嚴固非色厲內荏徒有外貌之威嚴也以其有所養然也其欲逐逐无咎常人資人養以有能既得之則必認爲己有而忘夫人是未必无咎也惟到此一節其欲賢好下之心逐逐然相繼不已庶幾无咎也象上施光也者譬如天之雨雖本興於山川至其及下則是自天而下也六四本資初九而有能至其有爲乃自六四下施也

易傳所謂柔順而正者以陰居陽謂之正以陽居陰亦謂之正六五當人君之位天下所望而養者也今也六五以柔弱之資上資於上九以頤是拂君之常經也然人君既知柔弱及任用大臣須是正一不變乃吉如漢之元帝任蕭望之所宜居貞者也惟任不專故恭顯得

以陷之而卒亡漢室大抵資人以有爲可小事而不可大事故曰不可涉大川

上九以剛健居師傅之任人君資之以有養是繇剛健以養者也然既有剛健之才又須有戒懼之心兩者兼備然後可以涉大川使有剛健之才無戒懼之心則是暴虎馮河徒勇也有戒懼之心無剛健之才則是兢兢畏懦亦不能有爲也惟兩者兼備故用天事而天下蒙其利又六五不可涉大川上九利涉大川六五君也上九臣也君當量力臣當盡力君當畏難臣當徇難君之志常在於太自任臣之患常在於不自任

大過

大過兌上巽下兌說也巽順也爲非常大過人之事自常人論之必須剛毅勇力之人乃能辦此不知辦此事者卻是巽順和悅元不須聲色

象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蓋大過雖本於理不過然其事皆常人數百年所不曾見必大驚駭無一人以我爲是非有大力量何以當之若見理不明者見眾人紛紛安得不懼見理明者見理而不見人何懼之有我所行者左右前後縱橫顛倒無非此理又何嘗獨立乎彼眾人紛紛之論人數雖眾然其說皆無根蔕乃獨立也至此則我反爲眾眾反爲獨矣

習坎

坎陷也陽居陰中則爲陷離麗也陰居陽中則爲麗是知小人猶可以依附君子君子於小人羣眾中快無容身之地

常人言險必以爲凶德坎所謂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用乃如此蓋易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若惡險而棄之是廢一物廢一物不足爲易

九五凡水火以常論之水屬陰火屬陽至以爻論之天一生水水中有陽故坎卦上下二陰中央一陽故水屬陽也夫水之流行必先盈滿而後流出若澗而盈則能出澗之類是也坎之未至於盈非坎深之故但水未能盈滿耳九五君位也如德未至於堯舜必求至於堯舜是坎而止於盈也九五一爻特患未至於盈耳此君子所以釋之曰中未大也

上六此一爻否極必泰屯極必通坎極必出險理之自然也然而若知否極而泰不知致泰之道則不能去否屯極則通不能爲致通之理則不能去屯上居坎之極必能出險然以陰柔之質居之則不知所以出險故三歲之久至於凶也

離

序卦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蓋言人居坎陷之地欲出其險必有所附麗乃可

利貞亨言人有所附麗不可不附於正人如孔子微服過宋乃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則所附得其正可知故必貞乃亨畜牝牛吉畜字最要看大抵人欲附麗人必恭順和柔乃可故曰禮恭然後可以言道之方然人之恭順豈一朝一夕所可致必畜養有素乃可

象大抵人不可須臾離於正如日月之不麗乎天則失其所以明百穀草木之不麗乎土則失其所以生然則麗乎正者非明者莫能也欲附麗人必先知其正乃能附麗不知其爲人安能附麗乎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離卦蓋言人欲出險難不可獨立然必求附麗於人以一卦觀之一陰居二陽之中故上下相輔所以爲麗然六五君位而以六居之似乎非正殊不知六雖柔弱得五則爲剛以六居五正所謂柔麗乎中正象不曰二明乃曰明兩此以明繼明之義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正如堯舜之相授受文武之相繼如曰重華協于帝此是以明繼明如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此亦以明繼明大抵天下道理本自相續以明繼明自是常事後世徒見堯舜禹湯之後有太康文武成康之後有穆王遂以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以明相繼爲異殊不知以明繼明卻是常事至于太康穆王昏亂乃是異常事雖不見而理常在

初九大抵人之念慮雖未發於外要當制之於未動之先蓋離是火九是剛火則炎上剛則欲進火與剛在乎用之如何耳善用之則火爲明不善用之則爲炎上剛善用之則爲正不善用之則爲躁進故必敬於先然後能无咎

六二以文明剛中之才居下體之中故曰黃離元者善之長元吉蓋无以復加之吉然六二之所以吉者正以得中道大抵才過乎中則是智者過之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致廣大而不能盡精微者也

九三居下體之上前明將盡後明將繼之時是猶死生之際也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者彼畏懼者其凶固明至於鼓缶而歌者雖自謂達死生之際殊不知死生乃常事耳初无可樂才鼓缶而歌則亦爲死生所動矣故皆凶也象曰何可久也此一句最要看日之既昃自然傾沒雖千數萬計亦不能留此何可久也之義

九四處近君之位聖人於此一爻嚴其義峻其辭正天

下之大分明君臣之大閑謂九四大臣苟侵君位突然而來則受莫大之罪焚者古之極刑然六十四卦近君之位皆不明此意獨於離一卦言之何哉蓋離有相繼之義九四以剛强之才上逼君下繼下體之上大抵人臣之繼君必如舜繼堯禹繼舜乃可无舜禹之心即是莽卓

六五以柔順文明之才居君之位自可怡然燕處然位雖高而理實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苟恃其尊則必底於敗故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惟離之六五能泣涕戚嗟而不敢安若書謂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所以致告

上九一爻正如成湯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然上九以剛毅奮發之才是天錫之勇也以離而居上是聰明睿智出於天錫以之出征則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是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亦如成湯伐桀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其時罪惡非不覩湯但放桀而已書曰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則其餘皆無罪象曰以正邦也此亦表正萬邦之義

易說下

宋 東萊呂祖謙伯恭著

咸

咸恆二卦須合看咸卦說中有正恆卦止中有說何故咸兌上艮下兌說艮止故說中有正恆震上巽下震動巽順故正中有說咸卦少女少男故爲說恆卦長女長男故爲正

咸亨利貞取女吉天下之理有通有塞以誠相感无所不通一或不誠則雖近而一家亦閉塞而不通故交相感乃亨然交相感三字言之甚易曉其所以交相感之理則難知也若我至誠必待彼至誠然後謂之交相感則是有待於外彼或不誠則不能相感矣此說甚未安我苟至誠則天下自然相感初无待於外也然人之交相感易得不正故必利貞然後亨

彖咸感也止取女吉也君尊而臣卑夫倡而婦和上天下地理之常也然下天而上地則爲泰男下女則爲咸蓋以位言則上下之分一定而不可易以交感之道言則必在上者先感下則在下者斯應如君必屈己以下臣男必屈己以下女是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各有所感而無不應如行不著習不察之人徒見人心感而天下和平而不知各有所觀感其所感一句最要看蓋聖人巍然在上百姓林然在下須是看觀其所感一句

象山上有澤咸山高而上有澤焉是山澤通氣也君子觀象然後能以虛受人谷虛則有應伊川解虛以受人最當玩味若心不虛而中有私主所主者在官職則山林之言不受所主者在山林則應世之言不受惟无所主故泛然无不受且如一江之關只受一江之水如受兩江之水則溢矣今之人只說與正人處全邪人已不能與處惟聖人无限量故不擇合无邪无正皆能受之所以然者以其中心虛而无不受也夫凡天下之理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受伊川云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此六句最當看

初六雖與四相感然感之初者也感之初信未孚志未交此一爻只如此看甚分明當玩味志在外也一句今人與朋友親戚交感但責人而不責己只說我誠意已孚而彼不應不知己之誠未孚如足指之方動安能感人此一爻不以誠已孚而責人不應但以志尚在外而不能自足又曰六處咸之下是感之淺者也故以拇言象曰志在外也者常人之感人感之不入即止初六則不然謂感其拇是在我者微未足感人也故急在於外无自己之心求爲感通而後已

六二一爻大抵君臣上下貴賤之閑君當求臣臣不可先求君上當求下下不可先求於上貴賤之理亦如此爲二與五正應五在上二在下六二柔順說於上有如腓之好動動不知止凶之道也若不待五求而先自動則不能安分諂諛冒進惟能居守而不好動則可以吉象復明其順不害者言長沮桀溺之徒乃與君相忘但不可先動使君倡而臣和可也蓋上下君臣之間又不可隔絕而不通要得其求則順而從之毫釐之間不可不察

九三觀頤之初九可見九三之義頤之初九有剛陽之才不自知其剛陽之貴反與九四爲應如人自有靈智

之德反舍之而觀其人之朶頤所以謂之觀我朶頤咸之九三亦如此以九居三不自知其剛陽之才可貴以自處反慕上六舍陽從陰舍上從下是不能自貴反屑隨於人之動其各可知故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謂不能以貴自處而感於卑下也又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謂九三以剛陽之才而不知自信不能使人從己而反從人也今之學者然亦如此吾之性本與天地同其性吾之體本與天地同其體不知自貴乃慕爵祿不知一體之中自有廣大之道所謂舍酡薑龜觀我朶頤咸其股執其隨者也

九四居咸之中正是心虛中虛感應之天者所以咸之一卦九四之爻最大貞之一字最好看伊川云貞者虛中无我之謂虛中无我四字固是貞只認此四字但識虛中无我又不識貞字貞之一字果判虛中无我地位方見在易謂之貞在大學謂之正心此心一正則其所感者无有塞過之患自然无往而不吉悔自亡若夫憧憧往來之人心既不正則往來不息乍刑乍滅乍起乍伏本心既失已是私心則是隨其朋類方始思得此思卻有限量有思則有无思則无若到貞吉悔亡則窮天下之事无不感通繫辭於九四一爻推廣何思何慮一章指教學者何思何慮當如伊川說然前說皆是心之正體未曾說下手處至于屈伸相應以崇德也卻是下手處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所以貞吉悔亡由其思不出位未爲外物所誘故正正者其良心良知之所在固无交感之害也局於小智憧憧起伏所以未光大以其无所有之光大反逐於物而私應蔽之葷心本光大至此則光大皆不見

九五咸其脢大抵爲學最要識向背若仔私心而行私心所喜則感不喜則不感所見者咸所不見者不感如此則所感淺狹六五雖咸其脢然所感不大止无悔而已曷足爲咸感之人君哉故象言志末也

上六至誠方能感人上六以陰柔居卦之終專以口舌感人譬之巧言如簧其口雖不能辨其心終不感且如二帝未嘗无典謨其所以感人者乃在典謨之外三王未嘗无訓誥其所以感人者乃在訓誥之外孔孟未嘗无答問其所以感人者乃在答問之外若无誠意而徒有典謨訓誥答問未免爲滕口說也

恆

震以長男在上巽以長女在下故夫先婦後男上女下理之常也大抵易合者必易離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且如閭巷之交其初非不欲常其終必變者何哉以其不知久敬之道也凡人之交際皆然

无咎利貞利有攸往通乎古今行乎天下而後謂之常行於今不可行於古行於彼不可行於國則不可謂之常通乎古今則不可改矣行乎天下則不可違矣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閨門之常也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一身之常也其曰恆亨終咎利貞者常行之道利在於正體未曾說下手處至于屈伸相應止以崇德也卻是下手處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所以貞吉悔亡由其思不出位未爲外物所誘故正正者其良心良知之所在固无交感之害也局於小智憧憧起伏所以未光大以其无所有之光大反逐於物而私應蔽之葷心本光大至此則光大皆不見

不通利有攸往者乃變通不息之理也如天地之道寒往暑來不已不息所以爲天地之常

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恆之一字最難看可以見六十四卦之妙非獨可以見六十四卦之妙又可以見易之全體蓋乾坤者易之門也外乾故剛上內坤故柔下雷動而風發此相應常久之道故恆云巽而動初與四爲應二與五爲應三與上爲應皆以剛柔相應而爲恆曉此四字則六十四卦皆具見矣剛上柔下乃尊卑定分之常雷風相與乃運用變化之恆巽而動者天地萬物未嘗不順理而動也剛柔相應天下之理未嘗无對也此四者乃天地之常經大易之正義也

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也大抵通天下萬世常行而无弊者必正理也若一時之所尚一人之所行則必不能久故恆之亨利於貞亦如漢文帝好黃老至文帝之後則黃老之道不行梁武帝好浮圖至武帝之後則浮圖之道不行蓋非正道則必不能常久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不已兩字最要玩味天穹然在上使其無不已之道則久而必陷惟是有不已之方道能久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終則有始如人之一身自少至老爪髮皮膚未嘗須臾不變者就終身不變則失其所以爲身亦如水若止而不流則日涸惟其常流不息所以不窮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止與中庸所謂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

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之理同當玩味所恆二字人但見日月久照四時久成聖人久道而不知所以久照所以久成所以化成處故所之一字讀易者當深體之

象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以雷言之或在南山之陽南山之側南山之下風或起於南海起於北海二者初未見其爲常君子於此乃立不易方若與雷風之象不相關涉蓋立不易方乃立其所當立之地故也人於立處立猶雷風於起處起也且彖因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象則曰立不易方此理雖新新不息然不曾離元來去處一步此所謂立不易方也如始乎爲士只是在此終乎爲聖人亦只是如此雖是立不易方又不可久非其位此全要人體會

初六相應而相親者此常理也恆之初與四時位不同則不可以常理論何者初在下而賤四在上而貴而又有二三間於中當自安分可也初六不達夫勢利之分區區責人之應己而以常理待人四又以尊貴居上而不與之應此其所以凶也交遊亦然始也相親相應亦固其常自夫一貴一賤之分而勢位異矣苟不知勢之異勞精神以求其應則亦有求深之凶然始字最當玩味大抵人情責己輕責人深不知勢位之既分而以始交之心求之故言始求深也

九二大抵天下事惟得中則可以无悔九二以陽居陰非中也何以謂之悔亡蓋得形之中不若得理之中形之中上下之中也譬如屋之中央有定所若理之中則无往而不中也九二以陽居陰以中而處於下又應五之中居中而行中雖非得形之中而處中應中有理之中所以悔亡也是中也亘古今而不易歷萬世而無弊然悔亡兩字尤要看天下事本无致悔之道不須言悔亡亦由本无致咎之道不須言无咎恒三非得形之中自本當有悔今也處之而得理之中故復云悔亡也大凡道无不常亦无不中在乎處之如何耳象曰能久中也中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又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九二所以悔亡由久於理之中也觀此則見時中之義

九三事有未是則當去之已到是處則當守之故有正者必當居其正有其正而不能居則失其所以爲正矣三以陽居陽得其正矣不能固守而又求於陰乃反更暴上六是已正而不能居故羞惡或承之雖正而亦吝也象曰无所容也學者於此一句要看可以容身之處而不容將何所復容其身以九居三本自有容推其不常故翻一身亦无容是捨可容之地而反至无容之地也大抵常之道在乎中正而已九二本非正而居中所以雖悔而亡九三雖居得正乃捨是而從非捨正而從邪故曰无所容也二爻須參看

九四天下之事居得其正雖終身而不可捨苟居非其正雖一朝而不可居四以陽居陰處非其地是居不正不可一朝居者亦猶田獵必於廣澤大山乃有所得苟於田野之閒求之雖使王良之善御后羿之善射亦終无所得故象言久非其位謂以九居四不得其正故也不得其止苟泥其常久居而不易終无禽之可獲也此一爻學者尤宜看如人爲學不得正當門戶則雖伏几案廢寢興勞神弊志亦終无所得而已矣

六五乾健也天以剛爲德五居尊位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宜發強剛毅以爲尚今反以柔居上雖使常永貞固然古婦人則占蓋婦人之道專在於柔順居閨門之內常常守其柔順之德而不變今六五以君之尊反以婦人之德柔懦卑弱而不變又安足以濟事故在夫子則凶

上六膠固純一故謂之常振動躁擾非常也上六以陰柔居上不能守常而振動是以不常爲常所以凶也大抵立天下之功必悠久膠固然後能成若振動躁擾暫作易輟安能成功故曰大无功也

遯

象遯亨遯而亨也彖所以發明前意遯本不可謂之亨然屈於道而自附小人之列身雖亨而道則未嘗亨也全道以自遯身雖遯而道未嘗不亨也故當小人方盛之時亨者道者是如遯故曰遯而亨蓋君子之所謂通塞與世俗之所謂通塞異也四陽在上非不強盛二陰在下亦自微弱君子何故便遯君子見幾察微知小人浸長必消君子於此預退乃君子之亨遯亨者身退則道亨也俯就則屈己道急退則忘天下故雖二陰浸長君子愛民之深愛民之切惓惓有不忍忘之意尚欲有爲以安生民定社稷雖不可大用而猶可以小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易變體不同以一卦言之二陰在下固小人也四陽在上固君子也此以勢論五爲君子二爲小人本不相應以爻言之五居中而適當其位而應於二二雖小人至得九五乃反應助於五此以理論二居中是輔九五爲善之臣也故度時觀理猶可小有所行君子愛君深憂民切故其處位未嘗敢遽去雖小人方盛理之所不可不遯然必盡己之道資二之輔而

思有以拯其難見於小有所爲如孟子三宿出晝猶不忍去亦是意也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時未可去君子固不違去時可去君子亦豈强留然豈如潔己好名節者知不可爲遂超然忘情於天下乎聖人於遯之義亦曰大哉蓋以此也然遯之時義尤爲難識學者看此須別白得此理十分分明乃可以處進退之際矣

當遯之時尚可小利貞若否之時則不可爲矣至剝之時則順止而已雖然遯否消長所爭不多時節最難看不可輕易處須是人意盡後時節方可見

象天下有山勢不相附之象君子觀小人消長之時勢不可相附也不惡而嚴大凡小人之情近之則僭遠之則怨當待之以不嚴之威則自然遠矣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要當思其所以處之之道夫不惡而嚴最人之所難蓋常人不惡則不嚴苟欲其嚴必作意而爲之亦如恭而安尋常人恭敬者多拘束才安肆則不恭矣惟性情涵養則自然嚴恭苟內不足則必待造作威而不猛亦其類也

初六一爻如獸之遯則尾在後衆賢皆去而己不去遯之尾也大抵君子見幾而作當小人道長之時固當奉身而退若羣臣就遯之後方欲去則不可去矣故有畏正如蔡邕當獻帝時董卓擅權君子皆去獨邕未能遠遯其後卒爲卓所用竟不能免然君子當遯之際雖無所往亦有道以處之能居下而爲祿蓋可也易云何災而蔡邕卒被戮者以其爲卓顯用不能居下故也初以陰居下乃在微下者也不當柄用故但有厲而已他卦上爲尾以其進而來也遯則初爲尾以其遯而去也

六二大抵人情當屯難遯逃之際最易相親譬如魚相忘於水及其在平陸則相呴以溼相濡以沫當遯之時正人情相親之時以六二之才與九五相應其附麗固結若黃牛之革不可得而比喻正以其情易親故衛之北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又曰攜手同歸此亦相親密之意序言衛國並爲威虐莫不相攜持而去者則亦遯之時矣

九三大抵遯者當遯即遯苟滯戀顧惜而不能則害於遯矣以九居三居下體之上位之尊顯處遯之時是當去者也今保戀顧盼下切比六二之陰又非正應乃牽制而不能決其遯是當遯而不能遯者也若以此道畜臣妾則吉若欲成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非有決斷之志者必至於疾憊危厲而後已君子之遯可如是乎所謂畜臣妾吉意不專在畜臣妾上但言如此係戀乃畜臣妾之道據臣妾之情常有戀戀之意耳亦如闚觀利女貞不在利女上

九四以剛陽之才而遯雖有所好亦必決而遯矣曰好遯者謂九四與初爲應雖有應好亦遯之而不顧惟君子則能是也然以九四之剛爲君子者惟是見善明用心剛乃可小人溺於所好豈能果決而遯哉故以九居四應初六之陰必有小人否之戒不然則言君子吉足矣此一爻伊川說甚分明但有未盡處曰君子吉小人否者何哉蓋以陽居陰一消一長未可必苟君子進則小人必消小人進則君子必消正如學者用心非不剛然資質尚柔懦當此際有兩塗苟用力於剛湯之地則爲君子用力於卑柔之地則爲小人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以四剛柔相半故也九之剛勝便爲君子四之柔勝使入小人君子小人无兩立之理此一爻最要理會所以兼君子小人言之

九五象曰以正志也正之一字須當詳看常人多言求進須理會邪正若退遯則雖有不正亦不害殊不知大抵人臣之進固不可不正遯亦不可不正貪位慕祿而不知退固是不正之行若輕世絕俗而亟於退亦非正矣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但有一毫之不正皆不正也故曰以正志也正字須要看得定

上九司馬相如云列仙之儒居山澤閒形容甚曜若隱遯而未能與物相忘遲疑不決二者交戰安能心廣體胖故惟无所疑然後能肥遯也子夏出見紛華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于胷中則不能無疑及其戰而道勝所以肥而樂也此子夏所謂始之難終之肥也肥遯之肥蓋亦如此

大壯

天下事必有對盛者衰之對强者弱之對遯既極矣不可以不壯故以大壯繼遯乾極乎高而雷動乎上其爲壯也可知

象壯利於正不正而壯者乃血氣之壯耳剛以動由天德而動至誠不息故謂之大壯天剛也陽也用壯於血氣者是蔽於私慾小智反所以自狹自弱也人情每恃其能而欲大其已然卒不能成其大者蓋不明致壯之道欲己之壯乃狹己之爲烏能致於壯哉惟夫擴吾一己之大則自然而壯矣故曰大者壯也剛者天之道以天之道而動則无一不合於天理此所以爲壯故曰剛以動故壯常人每恃己之强以爲壯大抵皆失正理故大壯必利於正惟知以正道爲壯便與天地同其大蓋褊狹者不足以見天地才去私意小智則便見天地正

大之情矣天地之情不外乎正吾能盡克一己之私以正而大則天地正大之情亦不能外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此一句全要看正大兩字人與天地三者初無輕重緣卑汙塞淺所以自小之耳今世學者病不在弱只是小

象天下至難克者莫如己大抵外物雖至堅然有力者能克之惟己之私慾雖賁育之勇克之猶難雷在天上大壯聲既高且大自常人處之必以此壯乎四夷伐鬼方惟君子於此則用以克己故非禮弗履乃爲眞壯蓋務自勝者乃壯之大也務勝人者非聖人之所謂壯也能於一身上下工夫最爲壯也

初九以九居初二者皆是陽又居乾體三陽同居若以其壯勇敢躁進則必致乎凶此有孚與他卦有字不同貞凶有孚謂其凶無疑也然既以壯名卦則三陽正合卦體何故凶蓋體既壯能用以自治克己復禮則吉若用此勇銳躁進安能不凶趾者如足趾之在下而好動大抵在上之人有勢有位猶可以有爲既處卑下居貧賤而恃其强壯躁於求進信乎其凶也猶人始學之初稍有剛强制遏不定便欲奮然作爲見於行事其往而得凶蓋理之必信而無疑者也故謂之有孚蓋不能自制其壯遽欲作爲是反爲壯之所使矣此弱也非壯也

九二之爻聖人不加一辭而直謂之貞吉者蓋直指大壯之體以示人也人見說大壯將謂直是猛厲卻不知只在柔中處二柔也九剛也以九居二是君子所謂剛者只在柔中處二與初皆九資質略同何在初則凶而二則吉蓋二雖是以剛居乾體其所以異於初九者二用壯以中居中而立是學而有成者也學者當以初九

九二二爻參看譬如雖兩人其剛決氣質雖同一人剛而不知處中一人剛而能處中則吉凶分矣九既居二之中能明理以自裁其過所以正吉（觀此二爻剛知人之氣質雖同要當明理方可）

九三以陽居陽又處於乾體之極是極於壯者也然所謂壯則一所以用壯則二小人居三則惟恃力向前君子則高視一世无所顧忌小人則恃其强暴以犯上而躁於有爲固不可也君子亦恃其强壯蔑視天下之事尤不可也以此爲固守之正厲也大抵經傳稱君子有二以賢愚言則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類以貴賤言則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之類此爻之君子小人是以貴賤論雖貴賤不同其剛陽太過則一大凡用剛太過則必折三以剛遇四是以剛遇剛譬如羊之狠恃其角以觸藩籬未有不羸者也三之觸四二者皆剛三暴進而四設籬以禦之二者鬬而三獨傷者以其有以創之也天下之理始之者鮮不受害亦如用兵爭訟先犯者必凶

九四在三陽之上處陽之極壯道之盛者也大抵天下之事惟壯然後有所濟四居壯之盛所以貞吉而无悔然亦當與九三參看三亦陽也而羸其角此則不羸何也蓋三雖以陽上進遇四陽之剛所以羸其角九四四陽就進上二爻以陰柔之質爲能禦剛强之陽哉故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此君子道盛之時蓋在下之三陽皆不言往此獨言尚往非取其道之盛而可往乎上六以六居上是以柔而居壯之極大凡居壯貴乎陽剛則能有濟進亦有所成今上六以陰柔居壯之極如羝羊之觸藩進則傷其身退則羸其角進退不能无往而利然天下未嘗有不可必之事若看上六一爻進退不利是聖人於此有不可用力處然聖人於不能退不能遂之時又自有以處之惟艱難自處不爲玩易則復可獲其吉故象曰艱則吉咎不長也言能艱難處之而不敢玩易則前日无攸利之咎必不長也

晉

晉者進也所以次於壯者蓋言進之道必先有其壯然後可進以卦體而言明出乎地光輝發也所以爲晉盛也然以爻義而言晉以柔順之臣附麗乎大明之君則道德之化被乎四表所以爲盛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是爲晉之盛也然康侯於君錫馬之蕃庶至于日三接是爲晉之盛也然康侯二字最當玩味常人之情徒以進而受君之寵居君之位爲甚殊不知惟康侯方足以爲盛大康侯者懷才抱藝足以安天下若非康侯而虛受其寵適以自媿何者康者盛之本而外此皆其末也今之學者誠能修康安之業先有以盛於己則雖不期於皆盛而錫馬之蕃庶自不能遽然退而受寵此特君之盛不言君者何哉蓋君以能用賢爲盛能以蕃庶之馬而錫安康之諸侯則爲盛矣田野闢人民治侯之康者也

彖晉之爲義惟在下之賢以柔順麗乎大明之君而得以上行所以謂之晉盛大抵君臣之間惟降志以相接則治可日彰德可日明若在下者方命在上者驕亢則治與德俱退矣惟是上柔順以接下下柔順以輔上則爲晉盛故柔順二字最當玩味非特君臣之間如然學者欲進德修業亦必於柔順上求若不柔順則矜己自大德日益晦矣故傅說戒高宗曰惟學遜志遜之一字

其入道之門乎

象之義學者最當體會且如日出乎地烜赫光明凡舟車所至無不照臨人之一心具光明若是若能攝而充之則光輝榮爛亦日之明也然人有是明而不能昭者非人昏之是自昏之也故曰自昭明德蓋昭之於外亦是自昭非人昭之也大明出於地而昭於四方容光必照萬物皆被於光輝在常人必炫耀而不收正視反視其身若熒爝之光君子則知此明之不在外本自具足故自昭明德而已

初六君晉之始大抵天下之理有進必有退有榮必有辱不待進極而後有退當進之初已有退之理不待榮極而後有辱當榮之初已有辱之理故曰晉如摧如然常人之情進則牽制於富貴退則隕穫於貧賤於此之時多不能以正故處晉之初惟正然後吉罔孚裕無咎人之始進於其上誠未孚意未交惟是不急迫然後能免於咎象獨行正也獨字最有深意進亦守此正退亦守此正不為所牽裕无咎未受命也孟子言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此之謂也

時未可退安其位而不妄動亦裕也伊川曰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此最是伊川會看易處意在言外學者須識時字蓋不識時則未受命時優游寬裕受命後便急迫蓋理會時字不得

六二以陰居陰而自進上無正應當此之時最難於進六二乃以柔和恬淡自安於位故人見其有進之才而居於下乃為之愁大以柔而居中正本非所以有愁此愁乃人愁之非六二自愁晉如愁如為六二之爻位而發也然又謂之貞吉者蓋凡人處憂愁恤迫之時未有不變其所守而失其節今六二知柔懦不能進故守正而不貪進所以吉然雖懦弱在下无所應惟自守於正不充詘於富貴不隕穫於貧賤而六五終亦自與之為應而受福於六五矣王母乃六五也以陰居尊位乃王母之象象曰以中正者蓋言受其介福只緣能居中而守正著貞吉二字當困阨之時最切要當困阨而不貪進終有進之日何者正道无不通之理苟不安所守終不能得進之之道

六三欲上進輔乎大明之君下二陰以類而順從之此眾允所以悔亡也爻驗之以眾象折之以理此一爻最難看以訓詁言不過曰當晉之時得眾之允者斯可亡悔殊不知所允者何人且如陳仲子廉眾皆與之鄉原之德一鄉與之又如王莽在漢闕下之人皆謂周公再出使從當時之人則安得无悔然不可如此看當於允字上看允者志之至當者也當則可以亡悔傳云眾所允者必至當也允之一字非見其確然自信乃人心所同然虛若虛聲相鼓非所謂允

九四此一爻最見小人貪進患失之情狀蓋以九居四不當其位小人之象也然居近君之位是得寵之小人也夫以小人而見寵於君才不勝位下又為三陰所迫常懷憂懼惟恐其進蓋小人貪寵之心切故也然則處四之時當如何曰去一己貪進患失之私心擴招賢進能之公道則可矣

六五既得尊位又為離之主明之盛者也其明如此其處必无一毫之悔但恐用明太過處事太詳恤其失得而凡事遲疑故聖人教之曰以爾所見一九可悔不須更顧慮得失但據所見而往則吉无不利也以柔在上能接在下之賢而在下之賢又能順輔所以能亡其悔大抵人君之體若屑屑親細務而恤其得失以此為明察安能无不利惟夫儼然在上總其大綱委任大臣而失得勿問使在下者得盡心力為之則无往而不利故書稱文王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皆是失得勿恤而委之賢能者也宜其當時无往而不利

上九以剛居剛處卦之極而用剛健之初剛之大甚者也故无施而可蓋大剛非道之中以之治人則失於酷以之事君則失於訐以之干祿則失於躁惟以之自治則可故伊川曰剛極則守道愈固進盛則遷善愈速此乃用剛自治之道也然猶曰正吝者蓋進道之體本當寬裕優游待其自進非剛強也若剛躁而速其進急其成則失貞正之道惟放乎四海盈科而後進方合道之體此失之剛所以言未光也

明夷

其卦離下坤上離文明也坤柔順也文明在下而上為柔順蔽塞不得光明所以為傷之象也

利艱貞夫當太平之時上下相通君子道長上為君所信下為人所歸故正則易惟是艱難之時小人道長君子不見信於上當此之時欲守其正所以至難故明傷之時利艱貞也

象明入地中明夷坤上離下明入於地也人皆視明入于地而明自此滅殊不知明本不能滅特暫入于地而已人皆以君子之道見傷而道滅殊不知本不曾滅何者正道本不可无如日入地中其明初未嘗絕觀於渾大之法則可見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

之離內文明坤外柔順夫當見傷之時若外恃其文明則必見忌於小人何以蒙難哉惟是內藴文明之德外以柔順而行則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兵无所投其刃藥无所投其毒斯可蒙大難矣故文王當紂昏亂之時雖囚於羑里而以柔順處之終不能害己柔順文明本非二事內之文明則外自然柔順外之躁動者即內之无文明亦非韜光埋彩之謂也日之在地中世上无不覺有日文王之在殷紂元不覺有文王此所以能蒙大難也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當患難之時須艱守正道所以爲晦其明聖人恐人錯認晦其明之義以爲和光同塵故又以內難而能正其志明之以見所謂艱貞者乃艱難而正志者也凡處患難昭昭若揭日月而行與夫隨波同塵者皆不足道惟能正志然後可謂晦其明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彖言文王及箕子至于爻則獨言箕子而不言文王何也蓋箕子之行隱六五一爻而已至于文王則一卦之全體皆文王之用也豈可以一爻指名之乎何以知之明夷爲卦坤上離下離之在內即文王之內文明也坤之在外即文王之外柔順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是知明夷一卦全體皆文王之用也

象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此君子養明之道日至暮則入乎地人皆見其入于地而不知所以養其明故不有虞淵之入烏有暘谷之明故古人曰雖有千丈淸不如一尺渾无其渾不足以養其淸且如舜之時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觀此則舜之賞罰猶未盡明若漢宣帝信賞必罰截然无差則是舜不免於疑而宣帝乃能辨察則謂宣帝賢於舜可也而後世論舜則以爲聖人之盛宣帝乃雜伯之君其所以異必有所在矣學者須子細玩味

初九乃明之初見傷之始也方小人道長亦未爲君子之害而君子必見幾而去正如鳥雀方飛爲人所傷其翼雖垂亦未至於墜地君子於此時雖未至大傷便有所行蓋君子見幾而作才有小傷便去雖前有三日之至險亦不顧主人有言主人在朝之人凡去者爲客則居者爲主君子于行在朝必咎君子之輕動象曰義不食也義字不可不精看其好安惡佚君子小人同然君子棄富貴而就勞苦亦義不得不然耳義之在人如影隨形義當去則去故不食乃義當然

六二凡人之情害已迫患已至奔而避之者常也惟患未迫害未至小有所傷能疾驅而避者非天下之至明不能六二居下體之中爲明夷之主明之極者也方傷其左股而拯其壯馬疾去而避之可謂明也已矣拯者策馬言去之疾也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最要看順以則也一句蓋所以疾去者非爲避患以求安乃順其法則義所當去也

九三以下之明攻上之暗此爻在下而伐上者也下之伐上聖人不得已而爲者是湯武革命之象也湯武革命固非有心如此蓋上受天命之傳下迫民心之歸猶且徘徊有不忍意如湯必使伊尹五就桀然後有鳴條之誅武王必五年觀政于商然後有牧野之誓皆非一舉而得待彼不能遷善改過然後征之蓋所以正君臣之分存忠厚之心故曰南狩不可疾貞象所謂大得者蓋有成湯武王之志然後大得應天心順民心也無湯武之志則篡矣

六四大抵君子之攻小人當攻其根本苟不攻其根本見小人在於聚斂則攻其聚斂見小人在於諂諛則攻其諂諛見小人在於開邊則攻其開邊則終不勝夫小人蓋小人所以爲根本以其先能以左道壞人君之心術故人君深信之而不疑今之攻小人若但攻其門庭而不攻其內此君子所以常不勝而小人所以常勝君子之攻小人蓋亦反其本矣本者何在正君心也孟子曰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

六五上六爲明夷之主昏昧之極而六五近之最爲難處方欲毅然剛强既不可隨波逐流又不可須是如箕子之正夫箕子爲商舊臣紂之叔父乃佯狂爲奴可謂能守正故此爻特發明其處傷之道大抵當顯明之中而用正正最易見惟是當暗傷之時用其正則難矣自常情觀之箕子甘心處於奴莫不謂其明已滅殊不知暗中自有正處箕子雖處暗弱之時甘心爲奴而箕子自靖人自獻先王一念之正初未嘗息象言明不可息也以此

上六處傷之極最是不明處夫居離之上本當明而反不明蓋始雖明而其後入于地所以晦其明也此一爻唐明皇當之當開元之初姚崇爲相而致太平可謂明照四國及後用李林甫楊國忠至於竄身失國是入于地也象曰失則也則字最當看乃是開人君自悔之道蓋言始固明矣後所以晦者以其失夫初之軌則也若常守其則何由而暗故曰其則不遠人君當自思之

家人

大抵人之困窮當反於內故明夷之後次以家人蓋傷於外者必反於家自昔聖賢所以成就如孟子所稱傳

說膠漆之流皆自憂患中來後世人處憂患所以不能成就者只以其但知憂愁蹙迫而不能反於內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者也伊川云正倫理篤恩義此兩句最當看常人多以倫理爲兩事殊不知父子有親夫婦有別所謂倫也能正其倫則道之表裏已在矣常人多以用私爲恩施公爲義殊不知能恩其所恩卽是義也若正篤二字尤當玩味蓋倫理在彼正之在我恩義在彼篤之在我倫理初未嘗亂人自不正耳恩義本未嘗虧人自不篤若看得正篤兩字可與論學矣

利女貞大抵正於己其正尙未至惟及於人方謂之正故曰利女貞伊川曰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正不獨身而能及人則家道成矣

彖以卦才言二居內卦之中女之正也九五居外卦之中男之正也然正位二字最當看天下事如器用若去合頓處頓便无一事所以乖爭陵犯緣於不合頓處頓了故男本當在外女本當在內知其在內而位之於內知其在外而位之於外則一家自然无事矣天之所以上地之所以下其義亦不外此也推而言之爲君者止於仁爲臣者止於忠各止其所當止則天下無餘事矣

象火燃則風生火既燃則不患風不猛德既盛則不患家不化故君子觀象治家惟善於言行而已知風化之行在己不在外故自反之於身夫身之所出者不過於言行故言有物而行有常物者有事之謂常人信口而發及究其實更无一事故君子有事而後有言故曰有物常人之行行之於始而不能行之於終惟君子終始如一故有常夫言之无物猶可以欺外至於在家之人則必究其實故在家之言尤不可以无物行之无常猶可以飾一時至于在家之人則必暴露故在家之行尤不可以无常

動不可易也不可易三字最當看人能懷不可易之心則言自然有物行自然有常凡看易傳須當細看且如看家人傳正家之本在正其身須是體我正身如何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須是體我不可易者如何如巽順於事而由正道常人讀此等處只平讀過若要實看須是深體

初九司馬溫公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正家須正之於始乃易爲力故王弼言當治之於始也伊川言羣居必有悔夫羣居相聚則忌克疾害无所不有故於羣居之時最見悔處若不常自檢點則乖急陵犯无所不有須防之於始而後可亡其悔象曰志未變也伊川云於正志未流散之前而閑之正之一字最要看夫人之心本正迨夫流散然後失正於其正未變之前而用之何往而不正哉

六二女正位乎內者也女之處乎內必有所聽命而不敢專故无得自遂然此一爻伊川則以爲二以陰柔之才而居陰无所爲而可朱子發之說則以爲女在內无所遂如大夫无遂事之類若以彖辭看當從朱子發說

蓋九五一爻在外專說男子則此爻專爲女子說

六三以陽處陽是以嚴治家者也夫治家之道與其失於寬甯失於嚴嚴則无寬裕雍和之道而有悔厲然未至於有失故終則吝寬則失治家之節大節既失縱溢放肆何所不至故雖見其寬裕終必吝矣大抵禮與其奢也甯儉喪與其易也甯戚治家之道主乎嚴故與其嘻嘻甯若嗃嗃此爻如對兩家而言且如入一家見其父子夫婦濟濟有禮則可以知其必興見其嘻嘻然以歌舞爲樂則可以知其必敗

六四以六居四是以陰居陰順也又是巽體亦順也富者人之所忌當家道富盛之時最是難處既爲富家又迫近九五剛暴之君正在多難之地惟六四則可免蓋无好勝之心而以和易處富自然得吉何者人道惡盈而好謙六四乃處富之道以其巽順而已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然子臣可以免富而能位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此六四之謂也

九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男正位乎外者也夫男正者必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治家之道无一不至然後爲至如堯舜文王是也故曰王假有家太王者之治天下必先正其家故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齊其家文王刑于寡妻其於治家之道无纖毫不至家道既至則天下不勞而自治矣故曰勿恤吉若家道未至則安得而不憂乎伊川云有家之道既至則勿恤而吉既之一字寓意深矣象曰交相愛也言有家之道至則內外相愛而无一毫之不吾矣夫所謂勿恤吉者非謂放怠而不理也蓋家道未成則朝夕之間警懇畏懼未嘗少甯家道既成則勿恤可知矣

上九專於恩則失之偏故濟之以威則得其中然吾之威嚴不出於爭戰則亦剛暴之威而已故必出於至誠則其威乃威也故得其家道之終吉治家而无威嚴則不能常久威嚴而不孚信則人不服故有孚威如則吉也在我者不先有孚信而以威嚴率人則人將曰夫子欺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何以致家之齊乎象曰反

身之謂天下之事无過反身必曰反身者謂爭自我出不當任　觀吾之誠否可也因是而推之則凡施政　千條萬緒无過自反而已

睽

睽易之序最當看家道一失節不正必至於睽乖故家人之後次以睽爲卦離上兌下火之性炎上則愈動而愈上也澤之性潤下則愈動而愈下也一上一下初不相親所以爲睽睽既孤離猶有吉者有二五也夫當睽之時本不能吉惟其卦才有吉之道雖不能大有所爲亦可彌縫而致小吉也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譬如君子與小人同室而處本未嘗睽而其志已相去不啻千里之遠此居雖同而志則不同也所以爲睽之義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僅能小事吉

處睽者其可易邪九二居下體之中是說而麗乎明也六五居上體之中下應於二是柔進而上行又得中而應乎剛君降志以應乎剛明之臣臣盡道以輔乎柔順之君君臣之間盡道相與於睽乖之時雖不能大有所爲亦可以小吉大抵天下之治患君臣之不相與今也君臣上下相與如此乃止於小吉何哉蓋天下之治主乎君睽之時六五爲君其質本弱雖欲強之一歸於治有所不能亦如伊尹一人耳在成湯時則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格于上帝蓋太甲資質本弱不及于湯故也天地睽止時用大矣哉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睽之時用大矣哉時用二字最當看伊川云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合之一字尤當看夫萬物之異如此而欲合之將如之何曰予一以貫之正合睽之道也

象世之所謂相反者无如水火而其理初未嘗有異故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一陰一陽互爲其用君子須是得同而異之理方可以盡睽之義然象言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三句則自異而同此則言同而異蓋聖人使人於同之中觀其異異之中觀其同非知道者不足識此

初九處睽乖之初本當有悔而反能亡其悔者以其得九四之應也二爻皆九本不當相應而此獨相應者蓋皆處於患難之地譬如有兩君子當患難之時而相與也夫睽乖之時與小人相處則未免於禍惟初與四之九皆是君子相與此悔之所以亡馬者行之物蓋君子未嘗不欲行道於世所以取馬而爲比夫處睽乖之始而无應是不得行其道故曰喪馬難不得行其道若區區求以自試則在我者愈喪矣惟安靜以處之則終得九四之應向之不行者今自然而行矣此所以言勿逐自復此四字最當玩夫當睽乖之時小人浸盛本不當見惟九以剛陽之才其所以見之者非有所求望於己蓋欲化之而使歸於善故才如初九見惡人方可无咎若他人見之則必有所求望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避咎兩字最當深看東漢末小人在位如張讓者可謂惡人矣而當世之君子皆疾之未有一人見之者惟陳寔見之故黨錮之禍寔獨得免蓋寔之見讓非苟合也所以避害而已然見惡人无咎必如初九承陽之志而後可

九二大抵直情徑行而不失正道爲甚易委曲宛轉而不失正道爲甚難夫當睽乖離散之時上下志皆不相合若以直攻曲以正攻邪君臣之間相與爲敵非特有害於身又且有害於國惟當宛轉以入之故曰遇主于巷于巷者非枉道以合君乃務引其君於當道故曰未失道也大抵委曲而不失其道若處和協之時則易若處睽乖之時則非剛明之才不可故遇主于巷苟非以九二剛陽中正之才爲之雖不後吾不信也

六三有所謂天合有所謂人合雖寡不能勝衆弱不能勝強然天合者終不可以人勝陰陽之合天合也六三之陰應上九之陽是天合也九二九四之阻隔是人力也彼以人力而阻己亡又以人力敵之則必見傷必也固守以待天理之自合則始雖有難終實无害故伊川曰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守固

九四當睽之時以剛陽處二陰之間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可謂孤矣然四與九爲相應之位九四以剛陽而處上卦之下初九又以剛陽處下卦之下其德同其志應故曰遇元夫謂初九以剛陽之才故謂之元夫當睽乖之時又處卑小之中不能自立必有同心同德之賢相與共立則消者必復孤者必衆苟二賢不相孚焉足以合天下之睽交孚厲无咎交孚二字尤當玩味四以剛陽之才在上初以剛陽之才在下其志自同矣然必言交孚者蓋四處羣陰之中苟惑於小人則不能以誠信交相孚感何以能濟惟是上下交孚無毫髮可間則雖居危可以无咎且如陳平周勃爲漢相當諸呂擅權之時可謂睽孤矣當是時平勃雖爲二君子初未嘗相協後因陸賈之言始交歡合謀將相和而十餘附故能取諸呂定漢室使平勃不因陸賈之言以交歡則二人雖皆是君子未見其能濟是故定漢室之難必在平勃之交孚處睽之時合睽之用惟在四與二之交孚

六五厥宗噬膚宗者親黨也謂九二也九二爲六五之正應能以誠信之心固結而深入故云噬膚此一句最當看二五如一家人故能深入今之事君者往往欲入人之深而不知厥宗之義夫厥宗者上下交信若一家人方可用我之誠意深而入之則雖有悔而可以亡有咎而可以無苟不知厥宗之義必至未信而諫君將以爲謗己矣

上九居剛之終處睽之極在離之上如剛暴苛察之人雖正應在所當親而反疑之視三如豕之穢如鬼之妖常見其可惡見其可怪大抵父子之恩天性也兄弟之義天倫也以至夫婦朋友莫不有天秩其恩義交接固無可疑苟有剛暴苛察之心則視之皆爲寇讎矣其所以如此者特私欲蔽其天理耳然天理所在雖以人欲蔽之其終必還上九之疑六三在六三苟能解其猜忌之心及其既悟則親愛之念油然而還故始欲射之終必親之始以爲寇終以爲婚雖上九之剛戾暴很終必有可還之理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此最當看蓋剛戾暴很之人千猜萬忌如山之積其情之既通則如煩歊蒸鬱之遇雨胷中頓然融釋蕩滌無一或存知此理則知百年之嫌隙可以一日解終身之蒙蔽可以一語通滔天之罪惡可以一念消

蹇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夫患難者人之所同畏然知其患難之可畏而不知患難之本原睽乖者患難之本原也今人處患難而常懷乖異不平之心汩汩不反是猶惡熱而增焚惡醉而强酒何往而非患難哉故欲去險難必先去險難之本可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大抵天下之理相反處乃是相治水火相反也而救火者必以水冰炭相反也而禦冰者必以炭險與平相反而治險必以平此聖人於蹇之卦所以特發明濟險之義西南坤位平易而順者也東北艮位艮爲山險也遇險必以平易之道而濟則險難可治苟以險濟險則其難益甚矣貞吉者謂人之處蹇守正則吉也吉之一字最當看今人處患難往往不能固其所守又見古人亦有守正而身不免於難遂以爲此義不足信殊不知所謂吉者非免於難爲吉乃順理之吉也伊川說是以吉也一段最當看家夫當患難之時必有處蹇之道坎爲險在上是險在前也艮爲止在下是見險而能止也坎卦本是坤卦只因第二爻變遂至於險使第二爻知坤順之可從而復歸於坤則無復蹇惟第二爻不肯變故止於蹇難也知矣哉知字最要看當平易之地則縱步至險危之地則駐足則又何以爲知惟其預知其難而遂止所以爲知也然所謂見險而能止非畏其難怠惰而一無所爲也故大象以君子反身修德明之

六爻初六曰往蹇來譽九三曰往蹇來反六四曰往蹇來連上六曰往蹇來碩皆以冒蹇而往爲戒以知難而退爲美至於六二九五兩爻一言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一曰大蹇朋來與四爻之義不同何也蓋五與二相應是君臣相與戮力以濟蹇難者也安得袖手而不爲乎

解

大凡患難之極必須解散解者患難已散天下已平天下初定之規模也以卦體言之坎爲水震爲雷雷之震驚雨之灑潤則無有不解散者利西南西南坤位柔順平易也如武王之勝紂則必垂拱而天下治高祖之滅秦必用蕭曹之清靜光武之誅莽必閉關不用兵是皆以平易處之也雖然必如湯武之伐罪救民以致太平則其用大而可以盡坤道之順若兩漢之君以智力持之又不可以當此也無所往者當天下之初定患難之方解又不可復有所往也如秦之并天下而欲有所往故築長城平百粵而終不免於難隋之兼南北而欲有所往再伐高麗而亦不免於難故解貴乎無所往然豈皆無所作爲邪故又欲知來復之象有攸往夙吉者當解之時不可有所往然必有所往者又當不終朝而爲之夙夜以進則吉如晉武帝平吳之後固未嘗興兵生事然而君臣之間因循苟簡清談廢務坐視而至于弊故二者不可一偏一於有所往則不知利西南无所往之象一於無所往則又不知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之象自與不往之間其間不能以寸故不可執一偏也此象又有一說西南坤方也坤柔也天下之難初解當以柔治天下和緩安靖不須躁急促迫欲民服我民心不歸於彼必歸於此彼既無所他往自然歸我矣其者指人之辭大爲規摹寬以待之天下既在我規摹之內已无所往捨我將安之乎吾之所謂柔道者又非綏弱之謂其所當往者赴之不俟終日此所謂有攸往夙吉也豈特解國家之難爲然哉治心者亦然心之惑初解不必汲汲驅迫此心使歸於道但順而治之此心都无所之則自然來復矣雖順而治之亦非任之如枯木死灰其不息之誠元未嘗頃刻停滯也

象當險難之時必有動作施設然後可以出於險苟无所爲而坐視其弊則終於險而已尚能免於險乎凡當

解散之際天下初平必須用廣大平易之道與民安息如是則可以得民之心而民歸附矣雖用平易廣大之道而不生事然必須克復先王之政教法度則來而得中如周禮所謂刑新國用輕典是利西南之象至刑平國用中典則所謂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凡天下之機會不可失苟處解之時有所當爲者必夙爲之然後可以有功苟一於无所往則安能建大事立大業成大功哉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此數語當以意會无可解說但會得解之氣象如此則知大矣哉之義

象當解之時天下初定正當與民休息還定安集施恩布惠以及其民故君子觀解之象赦過宥罪自漢以來至於今日皆如此過有過誤而犯也故君子赦之罪者其出於本心的然有罪故君子雖寬宥之亦不赦其罪大凡仁與義本是一事而今人作兩事看殊不知仁而无義乃婦人之仁爾故先王有不忍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赦者止於過若有罪則義所當刑自漢以來皆不知此惟知赦過爲仁而不知有義至於元惡大憝得肆其志而善良之民或被其害以是知仁義之道本非兩事

初六无咎易之爻最簡者惟此一爻蓋解之初始出患難當用簡易之道不可復擾六以陰柔處解之初上與九四爲應陰陽相濟俱務安靜故无事則自然无咎象云剛柔之際又發无咎之義蓋當解之際君臣俱以簡易之道相接方无咎如漢之初使高祖欲休息天下若蕭曹以剛勇生事安得无咎使蕭曹欲清靜而帝好大喜功亦安得无咎故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九二在解之時與六五之君相應是君子處賢君之右君子輔人君之道去小人最當先大抵去小人須當盡除其根本如去之不盡則必流衍復盛以害正道故曰田獲三狐大抵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解之爲卦有四陰六五一爻是君位其餘三爻皆是小人今田獲三狐是盡去其三小人小人盡去則中直之道得既得中直之道則正而志矣凡人之情皆以盡去小人爲失之過殊不知盡去小人乃中道也昔元祐君子在朝至元祐末小人之大者如章子厚呂惠卿之徒固已遠竄不在朝廷然尚有未盡去者至紹聖之後君子之道不明黃矢之道不行蓋緣去小人不盡至建中靖國初欲用正人當時朝廷之論以爲元祐時人亦當用紹聖時人亦當用殊不知君子小人參用乃非中道是以其後蔡京之徒復用中道復不行蓋不知此爻之義也

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解利西南

西北乾天　北坎水

東北艮山　東震雷

東南巽風　南離火

西南坤地　西兌澤

損益

損之卦損下益上故爲損蓋上雖受其益殊不知既損其下則上亦損矣然其下爲兌兌悅也又下三爻皆應於上是下樂輸以奉上人君固可以安受之何名爲損乎蓋損下益上人君之失也樂輸于上人臣之義也兩者自不相妨又艮止兌悅凡上有取於民皆謂之損合上下二體而觀之下當樂輸而不怨上當取於民有制不可無所止也

象山下有澤爲損以澤之氣上升滋於山也雖山在高无假於澤之滋潤然而澤既通上氣脈自損此損下益上所以爲損也風與雷相發相益者也風烈所以助雷之威雷震所以助風之勢更相激揚之義所以爲益也推山下有澤之象若以勢論之則山澤本不相資山高澤深固自爲損以氣論之則山澤通氣本自有相資之理譬如上之於下若征斂侵取基本固自有損若以在下論之自當悅而奉上如澤之滋山並行而不相悖至於風雷之爲益則當知更相激發如風助雷之威雷助風之勢方能有益天下萬事皆然羣居相與默默循循安能有益故君子之觀象觀損則懲忿窒慾觀益則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二事在學者分上最切大抵聖人言近而旨遠最明白親切天下最損无如忿與慾最益則无如遷善改過此二象若甚易知然推到精密雖爲聖爲賢亦不外此然於此兩句又自有工夫懲窒是也懲者以治刻削之義窒者閉塞止遏之義蓋忿慾方興其力甚壯用力稍慢便爲所移所以懲之與窒正是著力處如敵人相攻必有堅甲利兵高城深池方能禦敵否則見困於敵必矣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工夫雖在

遷改上尤在則字上見善便遷更无停待有過便改更无執吝若雖知善遲滯而不能遷雖知過蓋覆而不能改便爲小人學者須要看則字若總而論之在損所謂懲與窒在益所謂遷善改過皆用力勇猛之義

損六五益六二損下益上爲損損之爲卦上受其益六五居上體之中受益之主也損上益下爲益益之爲卦下受其益六二居下體之中受益之主也故爻辭多同然損之六五弗克違之下止曰元吉益之六二弗克違之下曰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其辭煩簡不同者君臣之地不同也損君也以人君而受天下之益可也益臣也以人臣而受天下之益其地至難居故須長守正而歸功於君不可私其善於己故雖受衆人之善合衆善而守之確然不移然衆善本非我有又當聽人君所用以治天職豈可認爲己有哉此所謂王用享于帝吉也益九五有爭人君但誠心恩民不須問民之感如此然後元吉民皆交爭而惠君之德也苟惠民而先問民之感與不感是計功利非誠心惠民者也安能使民之樂應乎梁惠王徒有移民之小惠乃遽問孟子以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此不知勿問之理也

夬

不利即戎盛有攸往夫五陽決一陰之時君子之勢盛小人之勢衰常人當此時多欲極力誅鋤小人絕其本根其間有識者謂君子已盛小人已衰事不可作盡不如且止殊不知恃君子衆多便欲誅鋤小人以即戎窮兵者固非矣若徒知不利即戎便以爲事不可發止而不爲者亦非也小人固不可窮治无已至於在我之德教政事愈進則向上愈有事豈可止而不往乎此所謂

利有攸往也

彖剛長乃終也夬五剛若能不已而更進則其剛長而爲乾剛極於此矣所謂剛長乃終也至於乾果終乎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理未嘗有終也

九二治小人者若能兢惕而出號令常爲防備則小人雖欲不測而害君子如莫夜之戒兵亦不必恤蓋我常有備不問其何時來皆有以待之象所謂得中道者蓋治小人兢懼戒備乃是本分事初非過當故以中道明之

姤

女壯勿用取女一陰何以謂之壯一念初發善惡蠢莫不皆甚壯也

夬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姤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陽雖多猶恐其少陰雖少猶懼其多

萃

敬德之聚无如王假有廟利有攸往不可以久聚聚順天命時當廟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治道當寬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所以无窮以其聚散也凡物之聚最可觀衆人之觀如觀士於庠序觀商於市廛觀農於畎畝觀山野則知鳥獸之所聚觀河海則知魚龍之所聚固皆能觀物之聚矣而不能觀其所以聚則天地萬物之情未可以畢見也伊川曰凡有者皆聚也有無動靜終始之理聚散而已學者能玩味此語則太極之妙可以默喻且以老子論之老子之論有無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所謂有無也至於其所以有所以無豈能知之學者當觀此

象君子除戎器戒不虞聚而無防則衆生心土注說好

九四上比九五下皆羣陰是得上下之萃者也以臣居多懼之地故必大吉然後無咎

升

象木自根本長至于枝德得自小長至于大所謂順道也上達謂之順下達謂之逆

九三以陽剛之才而上升上三爻皆虛無所阻礙夫何疑哉故曰升虛邑無所疑也

上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冒利進而不知止所謂冥升也若移此心用於正道進而不息所謂利于不息之貞也至於象亦有二義彼昏冥而嗜進者固曰有消而无富若用之於正道至誠无息則所過者化如物之在爐盡皆消釋无所係累此亦所謂消不富也

困

象君子以致命遂志人多謂困窮不能遂志往往言有其志而无其命此不能致其命者也故分命與志爲兩事而其志每爲命之所妨是烏知命之極哉惟致其命而後知命然富貴而致命遂志者易窮困而致命遂志者難富貴則所爲者成所欲者得命與志偶合而不見相違人但見其偶合則遂以爲眞合豈暇思其所以然哉惟窮困之時所爲者不成所欲者不得其志每爲命之所妨正君子用力進步之地此致命遂志所以獨言於困之象也

兌

兌亨利貞兌以說爲義人情變則抑塞說則流暢所以亨也然人情相說則易於流其所順利者苟非正則必入於淫僻所利者正則說之正體也聖人彖說之義而指正體以示人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以卦體論之

上下卦中爻皆剛而外爻皆柔夫柔和樂易固爲可說
僅其中无所守則其所謂樂易可說者必易流動故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正則至公无偏而上有以順乎天
歡欣浹洽而下有以應乎人此則兌之大體也自說以
先民而下則兌之用也大抵當過意時而說與處安平
時而說皆未足爲難惟當勞苦患難而說始見眞說聖
人以此先之故能使之任勞苦而不辭赴患難而不畏
如文王之作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則以忘其勞也
楚莊王伐鄭軍士多寒王循而撫之三軍之士如挾纊
此雖未足以望聖人之師是亦三代使民忘勞之遺意
也至於說之大民勸矣哉又指說之正體而結上文也
彖之言王者之事象之言乃學者之事此又聖人舉一
隅以示人欲學者以三隅反而見易道之無窮也在王
者觀之如此在卿大夫觀之如此在學者觀之又如此
各隨所觀而見其義主於說之體則一也故易之觀象
有指一卦之義而言之者如民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
位之類是也有兼他義而言之者如革之治歷明時是
也觸類而通則兌之象固可見矣麗澤兌兩澤相竝之
象大凡兩澤相麗則水氣相通浸潤浹洽兩有所資正
如朋友之交相琢磨也大抵事皆不可過於悅和易而
過於說必入於淫邪愿義而過於說必至於煩瀆至於
朋友講習最天下之可說雖說之過亦無害也講習之
益朝夕相處不惟切磋琢磨之際有益也其意氣相浹
洽如兩澤相竝浸潤漸漬雖不言之中而更相感發者
固多矣不惟就問能者然後有益雖不能者問於我亦
可因以自覺無非有益於我者也今之學者惟其不專
意於講習故羣居相與多至於爭是非較勝負使其一
意講習則我見處眾之可樂而不見其多事矣學者欲
自驗爲學之進否觀其處眾之樂與否可也

繫辭

理會得生生之謂易則理會得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
也蓋生是新鮮變動之意
太極生兩儀所謂理必有對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
或問範圍天地伊川訓爲模量何也曰只緣天地無外
爻象皆卦畫之義疏也伏羲文王既是始作無所祖述
不得不倣夫子後始有解經夫子象辭多是拈掇出來
恐學者看偏了如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拔茅貞吉志在
君也之類

東萊易說二卷
舊本題宋呂祖謙撰朱彝尊經義考亦列其名今
勘驗其文實呂喬年所編麗澤論說集錄之前二
卷晉賈沙出以售偽非祖謙所自著也

東萊呂氏古易

呂祖謙 撰

重刻古周易序

吾郡先賢呂成公以博學魁儒踵濂洛諸賢而起於羣經之微言大義咸有發明垂為著述而其最有功於先聖者則古周易一卷尤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後之學者取其便於誦習而古本遂束之高閣先生穿搜遠絡因嵩山晁氏之舊參互考訂定為上經下經彖上傳彖下傳象上傳象下傳繫辭上傳繫辭下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十二篇坿以音訓而古本易遂還其故今從通志堂經解中錄出重梓匪獨為吾鄉道學光也抑亦海內窮經之士所快覩而欽寶者夫同治八年秋八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胡氏求恕齋

原序

世之為士者貴於立言然言不可以徒立也必依乎經史而為之辨證雖或未遑竭其終始而具釋全書所以發越其光晶而疏通其晦塞者其為來學寤疑辨惑之助而功不既多矣乎漢魏以來藝文之流伸其獨見而成一家言者亡慮數百原其所志亦未必不由於斯道也奈何俗學紛紜而莫之有定騖高遠者涉恍惚而談虛尚靡麗者騁浮辭而矜縟製譬諸金貝珊瑚木難火齊可珍之物出橐而分葩升槃而回榮非不煜煜可觀也然而寒焉不足為之衣飢焉弗能為之食求其若菽粟布帛之濟於用者曾何如哉嗚呼弊也久矣金華侍講黃公溍以文辭冠于一代藏諸金匱勒於彝石既已播歌中外既又出其緒餘隨筆志之號曰日損齋筆記凡經史奧旨昧者顯之譌者訂之雖優柔不迫而難決之疑久蔽之惑皆渙然而冰釋其據孔氏之傳而以八卦為河圖辨僧瑩之妄而知熙陵為仁君此尤超然自得之見揆之於用殆猶布之與帛菽之與粟者歟奇異可珍之物名雖貴而實有不足者歟非攬之於至博而約之於至精者不可以與於此歟昔者宋景文公祁嘗著筆記一編以釋俗考古雜說析為三門而上虞李衡指其瑕疵者七條近代紫陽方公回亦著筆記一百六十餘則而河南張恆時斥其非二公素稱該洽而其所失有如斯者無他博焉而不及精之故也嗚呼必若公之此書然後庶幾無遺憾哉所可惜者公之胷中所存宜不止此而耄年之加厄於求文者之膠葛竟不能有以盡筆之也雖然味滄海者一滴而知

鹹宋鄧林者一章而知材苟能因公之所嘗言而推見其所不言斯可謂善學者已濂從公游者最久既受此編以歸迺私序卷端寘諸篋衍而擇善學者授焉至正甲午春正月望日門人同郡宋濂謹序

後序

剛也不敏獲受經於宋太史先生之門研窮義理之餘先生出一編書示剛曰此黃文獻公之所著筆記也公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要之於至理閒嘗侍函丈共讀新修宋史無一傳無訛者非官制地理郎歲月事實甚至連氏名亦或舛誤觀公辨駁之精若此則其平昔攷古之學爲何如哉覽此記之大略蓋已知之矣雖中有一二條摘言其事而不寘品評似若無所繫者而洪文敏公作容齋五筆凡四十七卷亦往往有如此者或公別自有見今不敢略去汝其受而藏之剛退而伏讀焉見其文婉而義深諦玩日不釋手初公之爲此書隨筆而錄未及詮次剛因忘其僭踰以類相從分而爲三曰辨經曰辨史曰雜辨既已繕書成卷又以讀其書者不可不詳知公之爲人遂以中書參議危公太僕所撰神道碑及太常博士傅公子通定謚等文以附其後共爲一書夫雜著之有其書尚矣自漢以下各統萃羣見而發一義故博雅可觀者眾至唐而纂述者爲尤盛惜乎多雜於荒誕虛誕而閭巷淫褻荒穢不經之語亦厲其中而大雅君子有所不道逮宋而文奎啟宿諸老奮興見於論述灼可以詔後學而傳來世若陳后山之談叢沈存中之筆談宋文道之春明退朝錄孫君孚之談圃洪景盧之隨筆史虞長之學齋佔畢或發明經中奧旨或紀事足以補史氏之闕逸嗚呼盛哉公之此書蓋可與之並傳者也公之所著有詩文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並以刻梓流布於士林閒而筆記獨未遠行乃命工而刊之于梓功告完遂以平昔所聞次第序之於末簡至於是書所以有功於學者先生於前序中已備論之矣里後學蕭漢劉剛再拜謹書

古周易目錄

上經　下經
彖上傳　彖下傳
象上傳　象下傳
繫辭上傳　繫辭下傳
文言傳　說卦傳
序卦傳　雜卦傳

東萊呂氏古易

宋呂祖謙撰　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刊

上經

下經

案前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顏師古曰上下篇及十翼故十二篇杜預春秋左氏傳集解後序曰汲郡汲縣有發舊冢者大得古書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而未播之於遠國也然則戰國時易固分上下經矣繫辭上傳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篇即上下二篇也然則孔子時易固分上下經矣以此考之易經之分上下必始於文王作周易之時近世晁氏編古周易乃合而爲一且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辨何其考之不詳哉

象上傳第一

象下傳第二

卦下之辭爲彖唐孔氏曰卦辭文王所作漢上朱震曰文王卦下之辭謂之彖孔子序述其彖之意而已故名其篇曰彖使文王卦下之辭不謂之彖孔子何爲言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子自謂如此非遜以出之之義也經文王周公所作也傳孔子所作也司馬談論六經要指引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班固謂孔子晚而學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傳即十翼也前漢六經與傳皆別行至後漢諸儒作註始合經傳爲一耳今王弼注本首卷題曰周易上經乾傳餘

卷亦有泰傳噬嗑傳咸傳夬傳豐傳之名蓋弼所用者鄭氏本鄭氏既合彖傳象傳於經故合題之耳漢上朱氏曰魏高貴鄉公問博士淳于俊曰今彖象不連經文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康成合彖象於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則鄭未注六經之前彖象不連經文矣自大哉乾元以下彖之傳也自鄭康成合彖象於經故加彖曰象曰以別之諸卦皆然

象上傳第三

象下傳第四

爻下辭謂之象唐孔氏曰爻辭多文王後事升卦六五王用亨於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也故諸說皆以爲爻辭出於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大象卦畫是也天地水火雷風山澤觀卦畫則見其象也大象之辭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類小象釋周公之辭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之類皆象之傳也

繫辭上傳第五

繫辭下傳第六

易始有卦畫而已文王繫之以卦辭周公又繫之以爻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至於孔子所作則繫辭之傳也案陸氏音釋文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此蓋鄭之未合經傳前標題之舊也

文言傳第七

漢上朱氏曰王弼以文言附於乾坤二卦案淳于俊謂鄭康成合彖象於經不言合彖象文言於經則朱氏之說是也

說卦傳第八

序卦傳第九

雜卦傳第十

周易本義考

御製周易折中凡例云易經二篇傳十篇在古元不相混費直王弼乃以傳附經而程子從之至呂大防晁說之呂祖謙諸儒以爲應復其舊朱子本義所據者祖謙本也明初程傳朱義並用而以世次先程後朱故修大全書破析本義以從程傳之序今案易學當以朱子爲主故列本義於先而經傳次第則亦悉依本義原本庶學者由是以復見古經不至習近而忘本也

御製周易述義序云詩義既竣爰從事於周易舉向所闡繹者命詞臣條次其說日一二卦一如詩義之例仍從朱子本義用晁氏本以應十翼之舊編成復爲之序

漢書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顏氏師古注云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

孔氏穎達正義云十翼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二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

魏志云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傳鄭元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彖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元合彖彖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元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宏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

晁氏說之古易跋云周易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謹第如上案晉太康初發汲縣舊冢得古簡編科斗文字散亂不可訓知獨周易最爲明了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无彖象文言繫辭杜預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象象文言八卦中者自費氏始初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方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奈何後之儒生尤而效之杜預分左氏傳於經宋衷范望輩散太元贊與測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証也揆觀其初乃如古文尚書司馬遷班固序傳揚雄法言序篇云爾今民間法言列序篇於其篇首與學官書不同槩可見也唐李鼎祚又取序卦冠之卦首則又效小王之過也劉牧云小象獨乾不繫於爻辭尊君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係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也嗚呼他人尚何責哉

呂氏祖謙書古易後云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眞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元皆爲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列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巋然獨存豈非天哉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晁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舊而其刊補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爲未安祖謙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定爲十二篇篇曰卷帙一以古爲斷其說具於音訓云

朱子書晁山古易跋後云按晁氏此說與呂氏音訓大同小異蓋互有得失也先儒雖言費氏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然初不言其分傳以附經也至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則魏志之言甚明而詩疏亦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註乃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註馬鄭相去不遠蓋倣其意而爲之爾故呂氏於此義爲得之而晁氏不能無失至晁氏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并繫卦末而卒大亂於王弼則其說原於孔疏而呂氏不取也蓋孔疏之言曰夫子所作彖辭本在六爻經傳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爲彖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彖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此其以爲夫子所作元在經辭之後爲夫子所

自定雖未免於有失而謂輔嗣分爻之象以附當爻則爲得之故晁氏捨其半而取其半也其實今所定復爲十二篇者古經之舊也王弼註本之乾卦蓋存鄭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自分也呂氏於跋語雖言康成輔嗣合傳於經然於音訓乃獨歸之鄭氏而不及王弼則未知其何以爲二家之別而於王本經傳次第兩體之不同亦不知所以爲說矣豈非闕哉（跋周易會通）

朱子書臨漳所刊易後云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熹嘗以謂易經本爲卜筮而作昔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畧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天下之故若是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爲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亡書甫畢而伯恭父沒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爲之別見于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庚子朔旦新安朱熹謹書

朱氏鑑呂氏音訓跋云先公著述經傳悉加音訓而於易獨否者以有東萊先生此書也鑑既刊啟蒙本義念音訓不可闕因取寶發臨漳鄂渚本親正訛誤六十餘字而併刊之如豫爻之

晉晁作哉發漳鄂本作歲損象之窒晁作眷發本作眷漳作眷鄂作眷則有未詳者然非有害於文義已足爲善本矣至於嵩山古易跋語先公嘗折衷晁呂之說於其後今三本所載不同而文集中乃有曉歲書諉鄂教滕珙以改換最後兩版者其爲後出無疑云鑑謹誌

薛氏瑄讀書錄云朱子本義依古易次序自爲一書不與程傳雜最可見象占卜筮教人之本意後儒摘以附程傳之次失朱子之意矣

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周易自伏羲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謂之經經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謂之傳傳分十篇彖傳上下二篇象傳上下二篇繫辭傳上下二篇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各一篇自漢以來爲費直鄭元王弼所亂取孔子之言逐條附於卦爻之下程傳因之及朱子本義始依古文故於周易上經條下云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子之舊云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爲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淆亂彖卦文王所繫之辭上者經之上篇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放此此乃彖上傳條下義今乃削彖上傳三字而附於大哉乾元之下又削去上者經之上篇六字彖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乃彖上傳條下義今乃

削彖上傳三字而附於天行健之下此篇中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傳條下義今乃削文言傳三字而附於元者善之長也之下其象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所無復依程傳添入後來士子厭程傳之多棄去不讀專用本義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頒不敢輒改遂即監版傳義之本刊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爲朱子之次序相傳且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書竟不得見於世豈非此經之不幸也夫　程傳雖用輔嗣本亦言其非古易咸九三咸其股亦不處也傳曰云亦者蓋象辭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辭也　今四書版本每張十八行每行十七字而注皆小字詩書禮記並同惟易每張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而本義皆作大字與各經不同明爲後來所刻是依監版傳義本而刊去程傳凡本義中言程傳備矣者又添一傳曰而引其文皆今代人所爲也

陳氏廷敬午亭文編云程子作易傳因王弼本未暇更正嵩山晁說之攷定古經蓋爲八卷東萊呂祖謙則定爲經二卷傳十卷朱子本義從之故朱子曰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詞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按朱子此言載於本義篇端蓋幸古經之

復正也明永樂時修五經大全易則從程傳元本而本義則以類從夫以程子未及更定之經取朱子從古經說易之辭割裂參錯於其間使古經已正而復亂其最繆戾者簡首仍載朱子幸古經復正之說而又不言其從古經之故是則所謂復孔子之舊者果安在乎至使前賢之意乖剌不明蓋於今三百年未有能正之者成化間奉化學教諭戊矩謂世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遂獨刻本義行世今家傳戶誦者成矩之書也夫朱子因古經作本義明初以本義參附於傳而一之仍從今經已失朱子之意矣然猶曰未專朱子之書也今矩所訂儼然朱子之書而不攷其本末顛錯淆亂則尤爲朱子之罪人矣矩之陋無足深責然以一俗士亂聖經而舉世人莫有正之者豈不可慨也哉

朱氏彝尊經義考云按程子易傳依王輔嗣本朱子本義用呂伯恭本原不相同自克齋董氏合之移朱子本以就程子之書明初兼用之取士其後學者多置程傳專主朱義於是姑蘇成矩叔度爲奉化教諭削去程傳乃不更正以從朱子之舊當新鋟時楊文懿守陳序之有云是編異朱子元本亦以便士也好事者何容喙哉文懿蓋心非之而不能奪也今用之三百年習易者茫然不知本義元本若矩者豈非朱子之罪人與王氏懋竑朱子年譜考異云按古易經二篇傳十篇後爲王輔嗣鄭康成所亂至宋晁呂始正其失朱子本義從呂氏其見於論說者

詳矣乃朱子沒未幾而門人師齋蔡氏已變其例至度宗咸淳時天台董氏乃合程傳（傳用王輔嗣本）本義爲一書元文宗天歷時鄱陽董氏從其說而小有不同至明永樂大全依兩董氏例而又一以程傳爲主反以本義附焉坊刻則去程傳而改本義從程傳本於是朱子已正之古易遂淆亂而不復可見矣果齋作譜時節齋本亦未出後來改訂至永樂大全而極若坊刻之妄亦不足置辨也　易記疑云呂氏音訓一書今不傳今所刻會通附見於中宜別出之朱子明謂朱子於他經皆有音獨易無之以有呂氏音訓也則此書當以附朱子本義無疑矣

古周易跋

朱　熹撰

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某嘗以爲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于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某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爲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若訓則妄意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歿是則固宜然亦未敢輒補也爲之別見于篇後云

董眞卿曰呂氏古易十二篇一卷上經第一下經第二彖上傳第一彖下傳第二象上傳第三象下傳第四繫辭上傳第五繫辭下傳第六文言傳第七說卦傳第八序卦傳第九雜卦傳第十

胡一桂曰伯恭與徽仲編次一同而徽仲自一至十二之序小異矣又吳氏所載費氏易已自不能不小有變動而東萊謂費氏經眞孔氏遺書豈吳氏考之猶未盡歟

古周易一卷

宋呂祖謙編祖謙字伯恭金華人隆興元年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官至直敷閣著作郎國史院編修事迹具宋史儒林傳古易上下經及十翼本十二篇自費直鄭元以至王弼遞有移撮孔穎達因弼本作正義行於唐代古易遂不復存宋呂大防始考驗舊文作周易古經二卷晁說之作鍾古周易八卷薛季宣作古文周易十二卷程迥作古周易考一卷李燾作周易古經八篇吳仁傑作古周易十二卷大致互相出入祖謙此書與仁傑書最晚出而較仁傑爲有據凡分上經下經彖上傳彖下傳象上傳象下傳繫辭上傳繫辭下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爲十二篇宋志作一卷書錄解題作十二卷蓋以一篇爲一卷其實一也朱子嘗爲之跋後作本義即用此本其書與呂大防書相同而不言本之大防尤袁與吳仁傑書實論之然祖謙非竊據人書者稅與權校正周易古經序謂偶未見大防本殆得其實矣書錄解題又載音訓二卷乃祖謙門人王莘叟所筆受又稱朱子嘗刻是書於臨漳會稽益以程氏是正文字及晁氏說此本皆無之殆傳寫者遺之歟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

呂祖謙編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卷上

東萊呂 祖謙 編

上繫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illegible]

[illegible]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illegible]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illegible]

[illegible]

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illegible]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illegible]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illegible]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illegible]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illegible]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illegible]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illegible]

子曰作易者其

36A

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illegible]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illegible]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卷上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卷下

東萊呂　祖謙　編

下繫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illegible]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illegible]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illegible]

包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illegible]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illegible]

[illegible]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illegible]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illegible]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

[illegible]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illegible]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illegible]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illegible]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子曰小人不取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子曰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子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illegible]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illegible]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illegible]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illegible]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illegible]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illegible]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illegible]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illegible]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illegible]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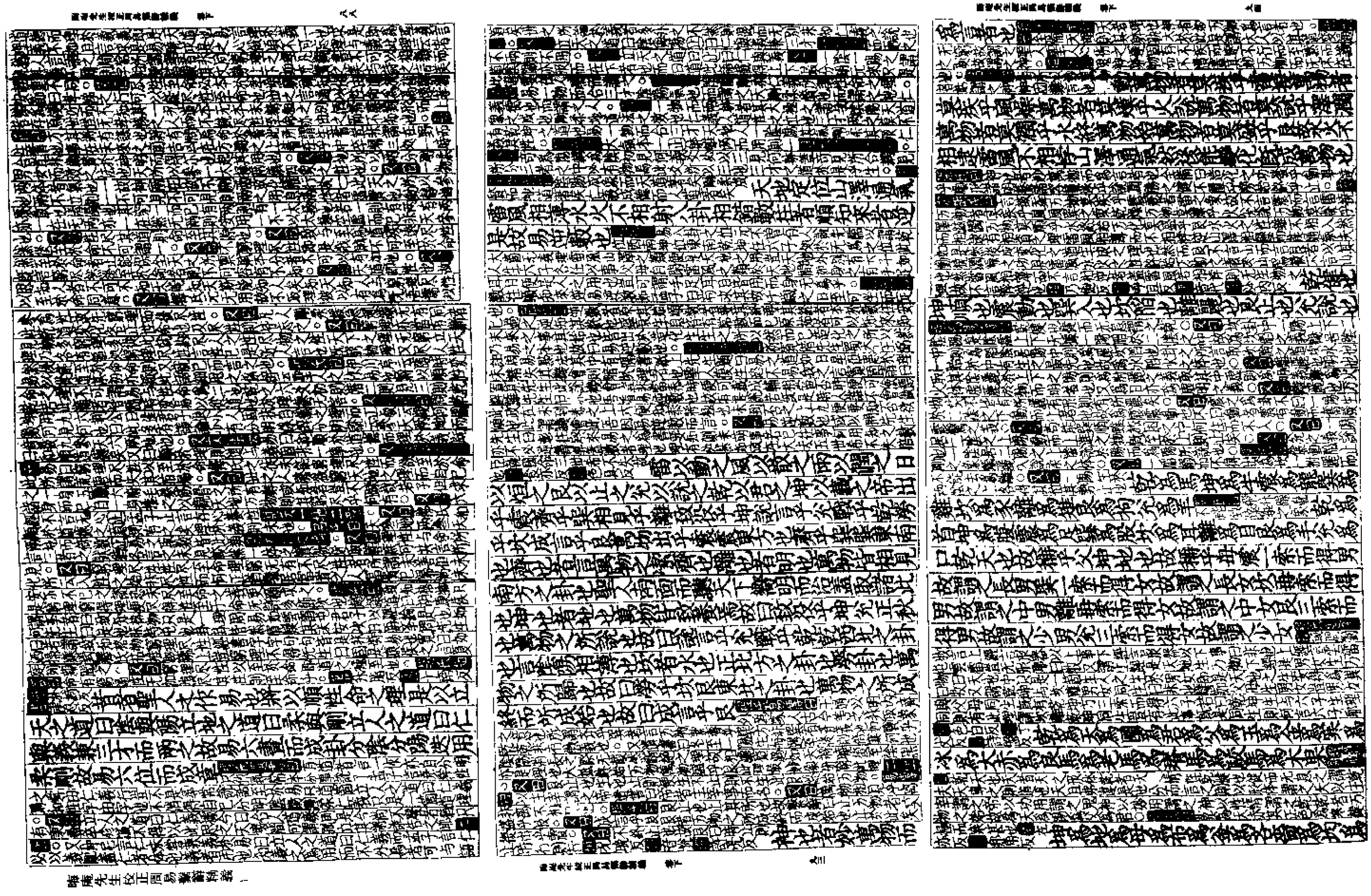
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illegible]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illegible]



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illegible]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illegible]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illegible]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illegible]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illegible]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illegible]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illegible]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illegible]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illegible]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illegible]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illegible]

雜卦

乾剛坤柔[illegible]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也[illegible]屯見而不失其居[illegible]蒙雜而著[illegible]震起也艮止也損益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illegible]謙輕而豫怠也[illegible]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illegible]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illegible]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illegible]咸速也恆久也渙離也[illegible]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illegible]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illegible]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illegible]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illegible]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illegible]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illegible]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illegible]

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卷下

直齋書錄解題

伊川易解六卷

崇政殿說書河南程頤正叔撰止解六十四卦不解大傳而以序卦分置諸卦之首蓋唐李鼎祚集解亦然伊川平生著述惟易傳為深而亦不解大傳

繫辭精義二卷

呂祖謙集程氏諸家之說程傳不及繫辭故也館閣書目以為託祖謙之名

讀書敏求記

程伊川易傳六卷

有宋談易諸家尚占者宗康節以義理為虛文尚辭者宗伊川以象數為末伎義畫周經判然兩途矣晦庵曰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蓋得程子之深者也經籍志載十卷吾家所藏宋刻本止六卷今攷程朱傳義後二卷小序曰程先生無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全解東萊精義載先生解并及遺書今并編入續六十四卦之後題之曰後傳庶程朱二先生皆有全易云則是予所藏六卷為程氏原書而後傳乃據精義遺書攙入者端臨通攷亦未為核也尋討伊川本旨為之撫卷憮然

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者獨易傳爲成書傳摹浸舛失其本眞學者病之祖謙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註皆和靖親筆近復得新安朱熹元晦所訂讎校精甚遂合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參合其同異兩存之以待知者既又從小學家是正其文字雖未敢謂无遺恨視諸本亦或庶幾焉會稽周女能堯夫鄭山樓鍔景山方職教東陽迺取刊諸學官乾道五年十月既望東萊呂祖謙謹書

宋董楷有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坊賈遂以朱子所定之古文從程傳而以程傳之卷第從本義又刪其所載異同（作明廣東崇德堂刊本載異同而音義亦刪除）而二書皆失本眞後來各析爲書而二書又互相攙奪近世本義有重刊吳革本始復朱子之舊而程傳原本終不可見此本仍爲六卷又異同兩存其爲東萊定本無疑至繫辭精義書錄解題稱館閣書目以爲託祖謙之名今按所載諸家之說翦截失當謂爲僞託似不誣然此書流傳尤少其中所載龜山易說久已失傳存之亦未必不無攷證焉光緒癸未嘉平月宜都楊守敬記

右元至正己丑積德書堂刊本中缺宋諱當爲重翻宋本唯首載朱子九圖又精義題晦菴先生校正悉皆是坊賈所爲其東萊一跋此本亦遺之據董鼎周易會通補入按東都事略書錄解題並云易傳六卷而文獻通攷及宋志均作十卷（宋志稱九卷繫辭解一卷）二程遺書則併爲四卷惟錢遵王敏求記載有六卷本其參差之故或謂當時本無定本故所傳各異而其實非也余謂遺書之四卷爲明人所併端臨之十卷蓋據當時坊刻程朱傳義合刊云然而宋志因之非別有所據傳鈔本也日本昌平學藏有程朱傳義十卷元延祐甲寅孟冬翠巖精舍刊本（余未得攷本二冊）亦缺宋諱則其根源於宋本無疑蓋自

易說

趙善譽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易說四卷。宋宗室趙善譽撰。善譽、字靜之。乾道五年試禮部第一。累遷大理丞、潼川路提刑轉運判官。事蹟見宋史宗室傳。是編載陳振孫書錄解題。振孫稱其每卦爲論一篇。蓋爲潼川漕時進呈之本。今考其書。於各卦名義之相似者。多參互以求其義。如云頤、井、鼎皆有養人之利溥。故多取象以示人耶。又云三卦義雖不同。皆以上爻爲吉。故頤之由頤。井之勿幕。鼎之玉鉉。皆在上爻也。至於各卦之六爻。亦往往比類以觀之。如乾卦云。初九之辭決。戒之切也。九四之辭疑。則與之適也。九三之辭詳。猶可勉也。上九之辭直。則不可爲也。聖人之言。纖悉委曲。一至於此。亦惟恐其過剛之或偏而已。論坤卦云。乾、坤二卦。惟二五兩爻爲善。而他爻皆有戒之之辭。又云。履霜戒於一陰之生。括囊戒於多懼之位。三猶可以含章而從事。上則至於龍戰而道窮。亦乾卦爻辭不同之意。論頤卦云。頤以養正。而不妄動爲善。下卦震體。有動而求養之象。故三爻皆凶。上卦艮體。有靜而知止之象。故三爻皆吉。論革卦云。內明則見理必審。外說則無疑於人情。不如是而能革者。未之有也。論節卦云。六四一陰柔而處於初。又上承九五之陽。能安於節者。安則無所往而不通。故曰亨。承上遺也。九五居尊得位。剛健中正。節之當者也。當則無所往而不可。故曰甘節吉。往有尚。以其在臣。故曰安。曰亨。言已能安之。則亨也。以其在君。故曰甘。曰吉。言施之天下。人皆美之。然後爲吉也。其論皆明白正大。朱子謂其能發先儒之所未明。淵穎易學亦多取之。謂其能本畫卦命名之意。參稽卦爻象彖之辭。以貫通六爻之義而爲之說。蓋不虛矣也。自明以來。外間絕少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注云已佚。今永樂大典具載於各卦之後。僅缺噬嗑、無妄、大壯、晉、睽、蹇、中孚八卦。因搜輯成編。實說易家之參考。宋史藝文志本作二卷。今以其文頗繁。釐爲四卷焉。

原序

昔者熺之先公喜易。早歲集諸公書而錄之。晚以禁從侍筵。乃得光堯御書乾卦以冠篇首。遂爲世寶。熺幼而肄業。於他經皆略通瑰義。其於易蓋亦成誦。至究其說。則茫然如繫風捕影。莫得窺測。時於文字疑復援證。而實不了然也。年三十餘。乃似有所入。嘗以叩親舊之治易者。曰。以卦爲時。以爻爲位。而觀易。其可乎。則笑而應曰。某但作時文耳。初不窮經也。熺雖不得問。而自此亦稍能措意。遇易家書。得以覽觀。有言之者。得以應酬矣。然止於涉獵。終不能究極有所論著。去歲假守安陸。而武陵故人舉希簡叔文寄示恕齋易說一篇。伏而讀之。犂然會心。簡而備。婉而通。深而不晦。奇而不鑿。渾渾乎其純也。原原乎其正也。是誠可與同志共之者。獨患板大非。書生市衒所宜。欲易爲小本久矣。適方開鄱溪集。未暇及茲。舉工則有餘板。乃俾鋟之。庶以廣傳。非特與學易者得爲指南。雖從事科舉。而用是馳騁。敷揚於場屋間。亦足以策勳矣。時恕齋既繇本路倉使改持東蜀祥刑之節。嗟乎。推是道也。亦安往而不爲民福哉。淳熙丙午秋九月辛亥。建康秦熺書。

易統論

易之作也。所以示天下爲君父者也。其數以天包地。容而象之者。君父之道也。玄之作也。所以示天下爲臣子者也。其數以地承天。奉而行之者。臣子之道也。是故易用四象而不用五行。用六爻而不用九位。與夫爻用九用六。而六位以二五爲中者。皆虛容而不充。以待續終之事也。此君父之道也。地有四方。玄用三方。存北極以爲玄。老陽有三十六策。玄用三十三策。虛地三以併天。與夫春年日不書月。而九位以一五爲中者。皆尊奉而不敵。以推造始之原也。此臣子之道也。玄本地道而作。故首與之卦。準易緯之用。而不準易經之體也。或曰。緯非經也。子雲雖準之。其可信乎。曰。卦氣圖。冬至始於復。夫復者。一陽之生也。先之以中孚者。七日來復也。夏至始於姤者。一陰之生也。先之以咸者。亦七日來姤也。孔子贊易。上繫者天道也。其舉七爻而先之以中孚之九二者。冬至起中孚之理也。下繫者地道也。其舉十一爻而先之以咸之九四者。夏至起咸之理也。夫中孚、咸皆感應也。中孚九二。無心之感。先天之生陽也。咸之九四。有心之感。後天之生陰也。大抵陰陽皆由感應而生。故卦氣圖以復證中孚。而以姤繼咸之義。孔子實言之矣。說說。非出於子夏、商瞿之所衍述乎。子雲準之。豈妄也哉。

易說卷一

宋 趙善譽撰

上經一

乾坤

乾卦說

卦之始畫也。奇耦而已。一與一爲二。故有奇則有耦。二與一爲三。故三畫而成卦。奇、陽也。三畫皆奇。純乎陽者也。名之以乾。謂其健也。耦、陰也。三畫皆耦。純乎陰者也。名之以坤。謂其順也。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易雖生於陰陽奇耦之畫。然奇耦不相錯。則乾、坤判然二物。何以見陰陽剛柔之用哉。是以純乎陽則偏乎陽。純乎陰則偏乎陰。其純也。固其所以爲偏也。況重乾爲乾。重坤爲坤。六位皆純。而健順之至。聖人作易。得不爲之虛乎。故令乾、坤二卦諸爻。皆有惕懼警戒之辭。而惟二五之中爻則否。誠慮其或偏也。古今說者。往往直以乾、坤爲天地。而不少致思。亦不復玩味其辭。以求消息盈虛之理。胡不以未有十翼之前觀之乎。乾、坤卦下之辭。與六爻之辭。及用九用六之辭。凡二百十七字。自飛龍在天一字之外。皆未嘗以天地爲言。至孔子作彖、象文、言。乃始詳陳天地之理。特舉其得乾、坤健順之大者以明之耳。豈可直謂之天地而不深玩其辭哉。先儒亦曰。爲君爲父。在人之乾也。爲玉爲金之類。在物之乾也。乾、坤之理。无乎

不在。而謂乾、坤二卦卽天地。可乎。初九在下乾之下。九四在上乾之下。皆未進於中者也。故初有勿用之戒。四有或躍之疑。九三在下乾之上。上九在上乾之上。皆過乎中者也。故三有夕惕之戒。上有亢龍之災。惟二五各居一卦之中。而不偏不過。則中正合德。而皆有利見大人之辭。其所以紹天下後世者。甚明白矣。至如初與四。雖皆未進乎中。而初最在下。其剛健尤戒於輕進。故曰潛龍勿用。曰勿用云者。言其必不可用也。四則出於下卦之上。有時而可進。故雖或躍在淵而无咎。三與上雖皆過乎中。而上處一卦之極。則健之過甚者也。故曰亢龍有悔。曰有悔云者。言其當有悔也。三則猶在上卦之下。其過未至於甚也。故惟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則可以无咎。初九之辭決。戒之切也。九四之辭疑。則與之進也。九三之辭詳。猶可勉也。上九之辭直。則不可爲也。聖人之言。纖悉委曲。一至於此。則亦惟恐其陽剛之或偏而已。用九曰見羣龍无首吉。正謂陽剛易過。所以用之者。要不可爲首也。六十二卦皆无用九用六。而獨於乾、坤言之。於其純者而戒其偏且過也。六十二卦之九六。卽乾坤之九六也。

坤卦說

乾、坤雖以陰陽之純而成卦。然純則乾、坤不變而失之偏。偏則過矣。故乾、坤二卦。惟二五兩爻爲善。而他爻皆有戒之之辭。至於用九用六。又必各有其道。其詳已論於前。今觀坤之卦辭。與夫用六之辭。益甚昭晰。如曰利牝馬之貞。惟恐其順而不貞也。又曰安貞吉。惟恐其不安於貞也。又曰利用貞。惟恐其貞而不能久也。貞而安。安而久。則陰柔庶幾其不偏乎。初六在下卦之下。故有履霜之戒。六四在上卦之下。故有括囊之戒。皆以陰柔之不得中也。六三在下卦之上。故曰无成有終。戒其須倡乃應也。上六在上卦之上。故曰龍戰于野。戒其盛而侵陽也。皆以其陰柔之過中也。惟二五各居其中。故二之直方大。不必習而自无不利。五之黃裳。能處中一順而獲元吉。亦如純乾之二五焉。若夫履霜戒於一陰之初。括囊戒于多懼之位。三猶可以含章而從事。上則至於龍戰而道窮。則亦乾卦爻辭不同之意也。由是觀之。乾、坤之畫雖純。要必相濟而後可。一失其中。則聖人必爲之慮。學易者可不玩味於消息盈虛之際哉。

屯卦說

易始於乾、坤者。陰陽之純也。而繼之以屯者。九六之初交也。乾之畫。初交於坤而爲震。再交於坤而爲坎。所謂一索再索而得長男中男者也。畫卦必自下而上。今震在下而坎在上。則乾坤之交。莫先於此矣。故曰剛柔始交。震動於下。而坎險陷之。故曰難生。此所以名之曰屯而次於乾坤也。剛柔既交。則造化之功見。故大亨。屯難之世。惟正能處之。故利貞。所謂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者。深以輕犯險難爲戒。而利在於求輔於濟斯世也。故初九爻辭。亦曰利居貞。利建侯。蓋拯難之道。惟剛健而能謙下者乃克有濟。初九以陽剛居動之始。又在五爻之下。直濟難之才也。一卦之義。實具於此。是以卦下之辭。與初爻之辭皆同。卦辭曰元亨利貞。此則曰利居貞。卦辭曰利建侯。此亦曰利建侯。卦辭曰勿用有攸往。此則先之以盤旋不可輕動之戒。聖人之意。豈不明甚。故五雖以陽剛得位。而在坎險之中。雖有六二之正應。而陰柔非濟難之材。故猶屯其膏。不免於凶也。處險而无輔。又不能以貴下賤。宜不足以有爲。六二上六皆以陰居陰位。而

乘初五之剛。非惟柔弱不進。實有乘馬班如之象。而亦有邅如漣如之咎矣。就二爻而言之。六居二爲得中得位。故爲女子之貞。雖應於五。而五在險中。不能字之。屯難之極。必至於十年反常而後得正應。乃字實其中正猶可以俟時。亦利居貞之義也。上六則柔過於中。而居險之極。豈長久之道哉。故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六二曰匪寇婚媾。六四曰求婚媾。往吉无不利。皆指初而言也。初之下二。雖非其應。而當屯之時。陽下陰。有求附婚媾之義。非寇害之者也。六四雖以陰居陰位。而正應在初。有舍己從人之象。故如班馬之退。以求婚媾。往吉而无不利也。二不應初。則十年不字。四能從其正應。則往吉。而孔子謂之明。蓋可見屯之六爻。惟以剛健而能謙下者爲一卦之主也。至如六三。當震動之極。而以陰居陽位。无濟難之才。而躁動者也。故有卽鹿无虞之戒。君子必貴於知幾而能舍。苟不度己之不可動而妄進焉。安得而不吝。此亦勿用有攸往之義也。

蒙卦說

剛陷於險。又在艮止之下。所以爲蒙。謂其有所蔽而未發也。卦辭專言童蒙。而六五爻辭亦言童蒙吉者。謂其渾然固有。本無所蔽。莫如童子之蒙也。蒙之所以亨而可以養正者以此。說者皆曰。九二爲一卦發蒙之主。專蒙資之以明者也。其說原乎初筮告以剛中之語。殊不知卦之所謂初筮告者。爲初六而言也。象所謂以剛中者。爲初六之近於九二也。當蒙之時。陰爻必求陽爻。以發其蒙。然惟切近於陽而下之者。則有發蒙之望。六三以陰居陽位。而乘九二之剛。非能謙下者也。雖見上九陽剛之配爲可應。而不知在已者无其質。亦上九之所不與也。故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六四上下爲二陰所間。而其爻又獨遠於二陽。困之道也。故曰困蒙吝。惟六五切近上九而下之。有謙恭下善之意。而又下應九二。故曰童蒙吉。而象亦曰順以巽也。初六之於九二。亦如六五之近於上九。故有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之辭。而象亦曰初筮告以剛中也。若夫九二雖以剛中而有發蒙之資。然猶在坎險之中。不過能自涵養其蒙。以納陰爻之比與應者而已。未能盡去諸爻之蒙。僅如子之克家。非可盡專其事也。故有包蒙納婦。子克家之象焉。其實蒙之一卦。惟上九能盡發蒙之道。以其艮止之陽。超乎諸爻之上。能定能應。有以出乎其類。而後足以去衆人之蒙也。故不曰發蒙。而曰擊蒙。言能盡去其蒙也。古今解者。但見此爻有不利爲寇之語。因疑其未盡善。而獨取於九二之剛中。亦未之思也。發蒙之道。不過啓其未開之明而已。明固彼之所自有。非發者所能損益也。既已啓之矣。則蒙去而明自生。非於擊蒙之外。復有明以與之也。不然。蒙已去而更求焉。是告子之欲戕賊人性以爲仁義者也。故曰利禦寇。言利於去人之蒙也。曰不利爲寇。恐其用心之過。而反以害其天也。亦因艮止之義而爲之戒也。發蒙之道。无大於此。豈九二所可比也。卦辭曰。初筮告。言童蒙求發於我。當決於其疑之初也。曰再三瀆。瀆則不告。言疑已決而瀆告之。非徒无益。適以瀆夫蒙也。初六所謂利用刑人。用說桎梏者。言發蒙如施刑於人。既刑則說其桎梏。刑既施而猶桎梏之。則非君子用刑之本意。故曰以往吝。言過此則吝也。初筮則告。刑人則說其桎梏。所謂利禦寇者也。再三則瀆。以往則吝。所謂不利爲寇者也。聖人既於卦辭詳陳此理。而又於初上兩爻推明此理。學者尙何疑

耶。

需卦說

需之爲卦。不特以乾剛遇險而致須待之戒。九五之剛。雖居中得正。三陽又自下而進爲己助。然五方在險。亦不可不須也。故曰君子以飲食宴樂。而九五亦曰需於酒食貞吉。言吉所以爲九五之戒明矣。其曰晏樂飲酒云者。言當涵養以俟時。非謂晏安以自怠也。蓋純乾上進。往則有功。不患不能出險。但患不能俟時而失輕重爾。此聖人所以于四陽爻皆致戒也。初九去險尚遠。故戒以需于郊而利用恒。二則漸近于坎。故戒以需于沙而小有言。三則切近于坎矣。故言需于泥而致寇至。曰郊。曰沙。曰泥。皆以去坎水之遠近取象。曰利用恒。曰小有言。曰致寇至。皆因其遠近之殊而爲之戒。曰不犯難。曰衍在中。曰敬愼不敗。又所以明三陽處需之道也。初則謹之于始。二則中而裕。三能敬謹。猶不至于敗。則其爲純乾剛健之戒。豈不委曲詳盡哉。若夫陰爻則欲其弭去。而不可以需。故六四曰需于血。言陽剛方進。陰或需而不去。則必爲陽所傷也。曰出自穴。言當亟出以避陽也。上六曰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言三陽方來。亦惟入穴以避之可也。此兩爻皆言陰之不可以不需也。四居坎下。故言出穴。上居坎上。故言入穴。其爲敬愼以避陽剛。則一而已。

訟卦說

訟、上剛下險。有訟之理。天水違行。有訟之象。世皆知之矣。然九二之剛。蜜於二陰之間。而與九五不相應。亦所以爲訟也。剛而居中。則爲有孚。遇窒而惕。則中斯獲吉。孔子曰。剛來而得中。蓋謂此一爻也。曰終凶者。言雖有孚信。而又能惕懼。猶不可以終訟。則訟其可以成乎。故六爻之間。以六處初。以六處三。皆陰居陽位。非健而欲訟者也。故初有不永所事之吉。三有貞厲之吉。以九處二。以九處四。皆陽居陰位。雖欲訟而不能者也。故九二不克訟。必至于失衆。知懼而後无眚。九四不克訟。必能自反。知變而後有安貞之吉。惟九五居中得正。爲聽訟之主。所謂利見大人。尙中正也。故獲元吉。上九則健之極。處訟之終。所謂終凶者也。故雖以訟受服。而不免三褫之辱矣。需之九二。陽居陰位。非健而進者也。其位應乎坎之中。而其爻剛不應。故曰小有言終吉。取其在中而能需也。訟之初六。陰居陽位。非健而訟者也。雖已在坎體。而近乎中矣。然陰柔決不終訟。故亦曰小有言終吉。取其能謹於訟之初也。坤之六三曰。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以其陰居陽位而戒之也。訟之六三亦曰。或從王事。无成。而不言有終。則以其訟之不可終也。事易者要以順遂之。

師卦說

坎、險也。坤、衆用。亦順也。兵凶器。戰危事。險莫甚焉。衆行險上。師之象也。行險而順。師之道也。此坤上坎下所以爲師也。卦辭所謂師貞者。師以正爲本也。所謂丈人吉者。丈人、長者之稱。必不嗜殺人者能吉而无咎也。夫五陰而一陽。則一陽固事陰之所宗。然陽居五則爲比。大君得位而上下應之也。陽居二則爲師。人臣處此。惟行師用兵而後可也。故象曰剛中而應。言二以剛居中。而得六五之正應也。九二又曰王三

錫命。而象亦有承天寵。懷萬邦之辭。言二雖以中而獲吉。亦惟天子有以委任寵嘉之爾。九二任帥師之責者也。又以陽處陰位而得中。然聖人必諄諄推明六五正應之吉。以紹天下後世者。於以見人臣有權得衆。皆其君寵任之所致也。不然。剛中而不應。則惟估兵自大。其不陷于背叛滅亡者幾希。安得師中之吉哉。聖人不特於此爲人臣之訓。又於六五爲人主之訓。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言禽之犯田。執之爲有辭。如弔民伐罪。而師出有名者也。故可以无咎。蓋六五以柔居尊位。決非好大喜功之君。所謂丈人之无咎是也。古今說者。皆以丈人爲主九二而言。殊不思帥師之權。雖在乎將。而興師之權。實出乎君。帥師固貴乎剛中。而興師當出於不得已。此六五之所以爲丈人而吉无咎也。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則因六五爲將將之訓也。既不得已而用師。又得剛中之臣以任之。則帥師之權。俾二專之可也。不然。任之不專。而衆或得以主之。則稟命不一。取敗必矣。故雖正亦凶。此又以六五之柔。而恐其易惑也。在下四爻。惟六三以陰居陽。處非其位。而又在坎險之極。乘九二之剛。有出位犯分之象。故爻辭先有輿尸之戒。而于六五加辭焉。聖人之意。亦何明哉。若夫初六出師之始。惟戒失律。六四陰柔之至。以自知其不能。而左次爲无咎。上六用師之終。而策勳行賞。戒以小人勿用。凡師之道。始末盡矣。然惟六五一爻言執言之利。而餘爻終不言亨利。其曰吉者。又必繼之以无咎。謂不如是則不免有咎也。嗚呼。兵其可以輕用哉。

比卦說

一陽得中得位。而五陰從之。有比之象焉。陰之從陽。雖不可以苟合。亦不可以後時。故原筮元永貞无咎。謂再三卜度其長人之仁。能久而不失其正。則比之方可以无咎。明九五之剛中爲可比也。不事方來。後夫凶。謂羣陰不能自安。方當就陽以求安。而以獨後也。烏得而不凶。明上六之乘剛爲不知所比也。是故易中六爻。貴於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必應者也。惟比之諸爻。則不論其應之正否。而專以比於五爲吉。蓋陽剛中正。得時得位。可以爲天下之主。則天下之人。捨九五將安歸乎。今夫六二之於九五。正應也。故曰比之自內。貞吉。言二自內以比於五。非五之求比於二也。六四當應於初。兩陰不相應。獨取其近而能比於五。故曰外比之貞吉。言外有可比。則爲正吉。不必應初於內而後爲正也。初六曰有孚比之。无咎。非特相比之始。貴於誠信。亦言九五之中。實爲有孚而可比也。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誠信苟充。雖如缶之盈。終來相比而吉也。然而必曰有它吉者。它之爲言。在彼而非必於一者也。謂初能求有孚者而比之。固不必偏於所應。而謂它之必不可也。深言其當舍四而從五也。以二比五。則爲自內。以四比五。則爲外比。以初比五。則爲它吉。諸爻之義。斷可知矣。惟上六乘乎九五之剛。而不知比乎五。又在比之終。坎之極。所謂後夫者也。衆陰皆有所宗。而已獨無之。是无首也。其无所終而凶。宜矣。六三應乎上六者也。故亦有比之匪人之傷。則當比之時。可不惟九五之從哉。又嘗論之。九五之所謂顯比。以其陽剛中正。而顯然爲天下之所比也。然必曰王用三驅失前禽。而後邑人不誡吉。陽剛獨用。恐其或過於剛也。知三驅之禮。舍前禽而不敢盡取。則用九之道。庶乎其盡善也。大有之卦。柔居尊位而能大有者也。聖人於六五必曰威如吉。亦恐其過於柔也。于比之剛。而曰失前禽。于大有之柔。而曰威如吉。聖人之以中道詔天下後

世也如此哉。

小畜卦說

世之言易者曰。艮在上而乾在下。以艮止而畜乾也。艮、陽卦。易以陽爲大。故曰大畜。巽在上而乾在下。巽、陰卦也。易以陰爲小。故曰小畜。雖然。乾健上行。而遇艮止。謂之畜可也。今遇巽而亦謂之畜。何也。如曰畜止剛健莫如巽順。則兌說亦可以畜乾乎。嘗試思之。乾之一陽。初交於坤而爲震。故謂之長男。坤之一陰。初交於乾而爲巽。故謂之長女。巽者坤之初交。而乾之初變也。故易乾上巽下則爲姤。而聖人有女壯勿用取女之戒。巽上乾下則爲小畜。而聖人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戒。蓋六十二卦雖皆乾、坤六子交錯而成。惟乾、巽之成卦。則坤體之初交於乾者爾。其在下也爲姤。其在上也則爲小畜。曰小畜云者。爲三陽方長。而六四居上卦之下。以限隔之。下之三陽。不得以進於上。而上之二陽。不得以接於下。六四獨以陰居陰。而在二卦之中。此其所以能畜夫陽也。非巽之能畜乾也。坤之一陰。初來變乾。而居於四。其柔爲得位也。故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然五陽而一陰。一陰豈能中間乎陽哉。第如西郊之雲陰。徒唱而不雨爾。況乎二五皆以剛得中。而乾健上行。其勢亦安得畜。故曰剛中而志行乃亨。今夫乾者陽之極也。復者陽之初也。小畜之時。雖以乾之剛健。亦未可以輕進。故初九欲其復之自道。九二欲其牽以復于中。皆自反之象。陽雖盛而退託於不足者也。至九三則處乾之極。而迫近於四矣。故有輿說輻。夫妻反目之象。與而說去其輻。言不能以有行也。夫妻反目。言陰陽之必相傷也。九五曰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言剛實在中。與九二爲類。有孚者也。小畜之時。雖有陰以間之。而二與其鄰皆陽剛富實。而同爲乾體。其勢必相連移進。謂小畜之不能久也。上九曰既雨既處。尚德載者。言五以有孚下接於三陽。而上九又以剛在上。則是尚德而能有成者也。與大有、大畜之上九所謂尚賢同義。向以乾陽被畜而不雨。今五陽交孚。則陽唱陰和而自雨矣。既雨則陰陽各得其所矣。曰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言小畜之極。如歸之用事。雖正亦厲。如月之幾望。必至與陽爲敵。君子亦不可有行也。故詳戒之。欲九五知尚德之有成。而與上九下應於三陽。無使陰得以先唱而不雨也。若乃六四之所謂有孚。非言四之有孚也。謂二五皆具剛實有孚之德。已雖欲間之。而終不能。乾陽上進。徒自傷而已。惟傷而知去。惕而知出。以避三陽之進。則與上二爻合志而可以无咎。正如需之六四。所謂需於血。出自穴。亦戒其避乾陽之進也。說者但見彖言柔得位。遂以有孚爲六四之義。而一卦之意益以不明。其末之思乎。大抵小畜以一陰居五陽之間。又在乾陽之上。聖人虛乾陽之輕於上行也。故於下三陽皆有自反不輕進之辭。又虛九五上九之親夫四而不知接乎下也。故于上二陽皆有陽剛交孚同德之意。惟六四則戒其皿去惕出。以見小畜之必不可久也。嗚呼。大易之旨。其深矣乎。

履卦說

履之成卦。本以一柔履二剛。而上承三陽。介乎兩卦之間。其所履似危矣。而其實兌說上應乎乾。非如小畜一陰之在乾上也。故曰履虎尾不咥人亨。然六三爻辭。乃曰履虎尾咥人凶。則與卦辭不同。何也。蓋卦論乾上兌下之體。故以說應乎乾爲善。而有不咥之亨。爻論陰居陽位。而又承乘皆陽。則有不能自量而躁動之象。故有咥人凶之戒。既取其說之能亨。又戒其失位之見咥。聖人作易之意深矣。何以言之。六以陰柔而居三之陽位。又上承九四。而下乘九二。皆陽也。好剛之過。則必忘其六之本柔。故不自量而妄以親履爲能。其不過陽而取禍者幾希。故曰武人爲于大君。言如武人志存剛暴而在人上。必不可者也。六三雖履二陽之上。猶在乾陽之下也。而深戒好剛之志。惟恐其不量而妄動也。初九曰素履往无咎。言君子之所履。貴乎有素。則當謹於其初也。九二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言陽剛得中。則所行坦然。而無險怪之失。上雖无應。不害其爲幽人之正也。九四居近君之位。而下有失位之陰。不可不畏也。故惟愬愬恐懼。而後可終吉。九五剛中得位。而下皆說以應之。不可以莫予違而肆志也。故雖剛可決柔。而正固不能无危厲。至上九則履道之成。可以視所履而考祥矣。然在一卦之終。處乾剛之極。苟非知所自反。則亦未能盡善。故惟其旋而後元吉。然則君子之踐履。其可須臾不謹哉。故夫履之爲卦。因柔之履剛。以爲萬世踐履之訓也。而孔子之象尤爲詳切。初九之象。言獨行願也。則雖无應而獨行其所願。九二之象。言中不自亂也。則不以无應而汨厥中。九四之象。言志行也。則不以處多懼之地而乖其素志。皆踐履之難。而反求諸已者也。由是推之。所謂履虎尾者。豈特以柔履剛爲喻哉。欲君子知踐履之難而不敢忽焉耳。非說應乎乾而樂循天理。何足以盡此。

泰卦說

以陽爲大。陰爲小。故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如小畜之六四。與乾之三陽。上應九五。故曰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謙之六五。與六四上六皆坤體。故曰不富以其鄰。則又以陽爲富也。如蒙之六四。獨遠於二陽。故曰獨遠實。鼎之九二。陽剛在中。故曰鼎有實。則又以陽爲實。今泰之成卦。乾在下而坤在上。有天地交之象焉。故於陰陽消長之理。言之爲最詳。曰小往大來。曰內陽外陰。言陰往於外。而陽來於內也。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又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言來者長而往者消也。六四陰也。六五上六。同坤體也。故曰翩翩不富以其鄰。上卦俱陰而无陽。故曰皆失實也。曰小。曰大。曰君子。曰小人。曰富。曰實。皆具於此一卦之內。則所以發明陰陽之理。豈不明白詳盡哉。大抵泰之爲卦。不特取其乾下坤上爲乾坤之交。而三陰三陽。內外六爻。實交相爲應。初九上應於六四。故三陽同升。而有拔茅彙征之象。六四下應於初九。故三陰翩翩同降。而不戒以孚。此初與四之交相應也。九二上應於六五。故引其類爲有道。而得尚乎中行之君。六五下應於九二。故下下以成其政。而得帝乙歸妹之吉。此二與五之交相應也。惟九三上六各居二卦之極。故雖相應而皆有警戒之辭。九三處乾之極。天地之際也。所以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之戒。上六處坤之極。泰之終也。所以有城復於隍之戒。九三之時。尚可爲也。故能艱貞而无咎。勿憂其孚。而盡其在我。則可以享其福。上六之時。不可爲也。故雖自邑告命。而其命益亂。而不免於吝。此聖人所以貴於制治於未亂。而保邦於未危者也。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先儒之說非一也。然多牴牾而不通。其實謂九二得時引類之道。如此而已。人材有不及者容之。所謂包荒也。其或勇爲之過。則亦取之。所謂用馮河也。不以其遠

而遺之。不以其朋而私之。所謂不遐遺朋亡也。皆所以引類而配于中行之君也。過與不及。皆无所棄。而疏與親。皆无所偏。誠朋人之要道。而極治之世。尤不可不留意也。此九二之責也。

否卦說

泰、否雖以乾、坤之交與不交爲義。然泰則三陽在內。有君子同升之象。陰雖在外。而六五下應九二。有柔得尊位而能下賢之象。故泰之六爻。專以交相應爲善。否則三陰在內。有小人方進之象。陽雖在外。而九五居中得位。有剛健中正以興衰撥亂之象。故否之六爻。惟三陽爻爲善。各因其爻而取義。固與論成體之卦不同也。在否之初。陰雖相連。有如茅茹之拔。然非如泰之可以彙征也。惟守正則吉而亨爾。象曰。志在君也。言有志於事君。非正不能也。六二以陰居陰。而又承乘皆陰。陰柔之甚者也。故以包容承順爲小人之吉。若大人則寧身否而道亨。豈以承媚爲吉乎。六三居非其位。而在順之極。其所以包容苟且益可羞矣。故曰包羞位不當也。此三爻。皆以陰之方進而爲小人戒也。至於九四雖陽不當位。然出於下卦羣陰之上。與二陽同德。而近九五剛中之君。苟得君而有所承命。則可以无咎。而使儔類咸附麗其福也。九五剛健中正。有能休否之理。故言大人吉。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言當時時警懼危亡。以爲安固之道也。上九處乾之極。當否之終。乾極則變。而否終則傾。故先否而後喜。此三爻皆言陽之在上。否極必泰。而爲君子勸也。泰之三陽。君子在內之象也。而九二不忘包荒朋亡之戒。否之三陰。小人在內之象也。而六二乃有大人否亨之辭。泰至於上六。極治也。而城復於隍。若不可以一朝安。否至於上九。極否也。而先否後喜。必有可爲之理。消息盈虛之不常如此。宜乎序卦有物。不可以終通終否之說也。

同人卦說

同人卦惟一陰。乘陽之所同歸也。一陰在五。則是柔得中而居尊位。上下之所同應也。故爲大有。一陰在二。則是柔得中而有謙下以同乎人之象。故爲同人。正如一陽在上卦之中則爲比。在下卦之中則爲師也。曰同人于野。亨。言遠无不同而後爲亨也。曰利涉乎天理。則非私意之同也。是故一卦之爻。惟初九居六爻之下。有捨己從人之義。故如出門同人而可以无咎。六二雖以成卦言之。有中正謙下之美。然以爻言之。則正應惟五。而所同有限。故有同人于宗之吝。九三以陽居陽。又在下卦之上。而不應上九之剛。非能謙下者也。故伏戎于莽。升其高陵。有疑其所應而欲在人上之意。安得與人同哉。此所以三歲不興而无所往也。曰安行者。言其安所往也。自是以上。三爻皆乾體。尤非能謙下同人者也。故九四之乘剛。有乘墉之象。惟弗克攻而能自反則吉。九五亦先號咷而後笑。雖以剛中下應六二。非九三九四二陽所間。如大師可以必克而相遇。然係應惟二。所同未大。此所以不言吉也。上九以陽處陰。以能同人於郊。庶幾同人於野者矣。然陽在六爻之上。又居乾健之極。終非謙下而能與人同者。僅能无悔而已。象言志未得也。言陽剛自高。終未可以得志也。然則同人之道。其惟執謙守柔而忘己之私者乎。

大有卦說

大有不惟五陽一陰。柔得尊位。有不自滿假。可以持盈守成之義。而離明在上。亦天下之所同歸也。故六爻雖或不應。而皆有亨吉无咎之辭。初九九四。皆陽爻而不相應者也。然當大有之時。上有柔明居中不自大之君。諸陽之所同歸。而不在於應。固非相害而爲咎也。故曰无交害匪咎。惟大有之初。能思所以有大之艱難。則无咎。故又曰艱則无咎。九二與六五爲正應。君能體明執柔以接下。而君能剛中以任重者也。故曰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九三居下卦之上。雖重剛不中。然當大有之時。羣陽並進。亦能自通於柔明之君者也。故曰公用亨於天子。其曰小人弗克者。言此時此位。必惟陽剛君子而後能得乎君也。九四處近君之位。當大有之時。而能以剛居柔。則亦不敢有其大者也。故曰匪其彭。彭、盛多貌。言不自以爲盛也。非明哲之君子。孰能深知乎此理。故曰明辨晳也。六五之柔明。固五陽之所交孚。然柔不可過也。故必有威可畏而後爲吉。夫子又慮後世不知所謂德威之威。而或作威以傷夫大有之盛也。故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備。言平易而无防閑擬備。自然之威。人自敬之。非爲高亢崖岸以絕乎其下也。既曰孚矣。又曰威如吉。既曰威矣。又曰易而无備。聖人之爲天下後世慮。何其諄復切至哉。六五以柔得位。而下有九二剛實有孚之應。所謂履信也。以六居五。得坤黃裳之元吉。所謂思順也。上九以剛在上。而已以柔居下。所謂尚賢也。故於上九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言六五之能尚賢。所以爲大有之美也。然則坤之卦辭曰元亨。大有亦曰元亨。坤之六五曰元吉。而大有推言六五尚賢之美。亦曰上吉。嗚呼。微哉。

謙卦說

說易者曰。地體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下。謙之象也。然謙五陰而一陽。初在艮止之下。五得柔順之中。二與四皆當位而比乎三。上六又下與九三相應。五柔皆有卑順從陽之義。故其卦爲謙。況九三一爻。雖以陽居陽。而在上卦之下。又艮陽以止爲體。亦有謙退不進之象。此謙之爻所以皆吉而无凶也。以六處初。而在艮下。謙之又謙者也。故曰謙謙君子。六二上比於九三。柔得中正。而有求陽之意。故曰鳴謙貞吉。上六與九三爲正應者也。故亦曰鳴謙。皆謂其自鳴以求陽之應也。解者不知鳴謙之義。又惑於上六所謂志未得之辭。乃以六二之鳴謙爲善。而以上六之鳴謙爲非。是隨爻辭而妄爲之別也。象之所謂志未得者。言上六謙之極。猶未以爲得志。而下求乎陽也。非以其爲未善也。至如九三以陽剛而知艮止。其勢而能謙者也。故曰萬民服。六四陰柔得位。而下比于三。爲撝布其謙者也。故曰不違。則六五以柔順居尊位。其鄰皆陰。而无自盈既富之意者也。故利用侵伐无不利。皆所以言謙之美也。雖然。師卦不言侵伐行師之利。而謙之六五上六乃詳言之。謙豈用師之道哉。蓋惟謙之柔順知止。而无好大喜功之心。況六五上六處謙順之極。其于用師。必有不得已之意。不然。未見其利也。師之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亦以其坤順之中。而後可以言利也哉。

豫卦說

隨卦說

易說卷二

上經二（蠱至離）

蠱卦說

蠱自泰來。大往小來之初也。故蠱以敝壞爲義。而治蠱惟陽剛中正。乃克有濟。初、陽位也。以六居之。故雖可以幹父之蠱。而厲然後吉。二、陰位也。以九居之。故可以幹母之蠱。而不可貞。九三陽居陽位。故可以幹父之蠱而无大咎。其所以小有悔者。爲陽剛而不中也。六四陰居陰位。陰柔之至。非能有爲者也。徒增益其蠱而已。故裕父之蠱而往見吝。六五雖陰而居陽位。柔得中居尊。而下有剛中之應。亦可以有爲者也。故曰幹父之蠱用譽。上九陽居陰位。處蠱之極。有能爲之資。而不可有爲者也。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四爻皆取幹父之蠱爲義。而九二獨曰幹母之蠱。故曰剛上而柔下。言其自泰來也。否極則必變而之泰。故隨有隨時適變之意。泰極則有復否之理。故蠱爲治敝之卦。設卦命名之義。豈苟然哉。大抵適變不能不隨。而隨常患乎不正。當隨之時。而不知適變。則失時。徒知適變。而不能守正。則失已。二者皆非也。故六爻雖專取其相比相隨。而不必其應。陽居陽位。則必有戒之之辭。至陰爻則惟取其能比於陽而隨之。蓋惟恐陰柔之不能正也。初九陽居陽位。爲動之主。於隨之初而能有立者也。故曰官有渝。官言其守也。有渝言其變也。惟其有守也。故能貞而吉。惟其有渝也。故能出而與物接。故又曰貞吉出門。交有功也。六二當隨之時。而近比於六三之陰。係于小子者也。上係陰。則下不能彙與乎初九之陽矣。故曰係小子。失丈夫。言隨乎上則失乎下也。六三當隨之時。而近比于九四之陽。係于丈夫者也。上係乎陽。則下舍六二之陰矣。故曰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言隨乎陽。則可以求而有得。惟在于居正也。六三陰也。而比于九四。故求于陽而有得。謂陰之得于陽也。九四陽也。而比于九五。故能隨九五之中正。而有獲於下之二陰。謂陽之能得陰也。此求有得隨有獲之義也。六二六三之二陰。上而隨乎陽。莫如九五之尊也。而九四以陽剛之才。居近君之位。二陰比之。蠱以其在內卦之中也。五爻皆取人子幹蠱爲義。而上九獨曰不事王侯。以其在外卦之極也。其在內。則所幹爲有限。其在外。則不事不失爲高尚。其實隨自否來。有變而爲泰之漸。故上六曰王用亨於西山。所謂小往大來吉亨者也。蠱自泰來。有積而爲否之漸。故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所謂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亨者也。先甲後甲之說。先儒謂甲者事之始也。先甲則先於此。而究其所以然。後甲則後於此。而盡其將然。又曰。復稱七日。自姤經六爻。至復初九而七也。臨稱八月。自復經六爻。至遯六二而八也。先甲後甲。亦六日之義。其說得之。若論甲庚而及於辛丁。巫史之言也。仲尼之所不道也。

臨卦說

一陽爲復。陽始生也。二陽爲臨。陽浸長也。陽剛方長。有進而无退。故序卦曰。臨者大也。言陽之方盛也。舊註曰。相臨之道。莫若說順。亦臨之義也。當臨之時。剛浸而長。莫能禦也。內說而外順。无所忤也。九二剛得中而應乎五。不可固也。舍是三者。上下內外彼己之間。无一毫之逆境。人情之所易忽也。故卦辭言元亨利貞。而繼之以八月有凶。於其陽盛之際。而先戒之以陰之將然也。自一陽生而爲復。長而爲臨。八變而得遯。遯者陰之長也。陰長則陽遯矣。故曰有凶。惟能於方盛之時。而預知其將有凶之理。庶乎其盛而不驕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泰之九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于姤卦一陰之生。又曰勿用取女。皆聖人先爲之戒也。臨之六爻。雖以相臨爲義。其實二陽方長。在上四爻。惟與陽爲應者。然後足以爲吉。初九九二兩爻。皆以陽在下。而與上卦六四六五爲正應。是上有以臨之。而下有以感之也。故六四居近君大臣之位。則曰至臨无咎。而初九曰咸臨。貞吉。六五柔得尊位。則曰知臨。大君之宜吉。而九二曰咸臨。吉。无不利。以其應于四。故曰貞吉。以其應于五。故曰吉无不利。然皆感於臨而應之。故皆曰咸臨也。至于六三上六。无陽以爲應。故六三曰甘臨。无攸利。言處兌說之極。以佞說姑息臨下。不足以爲利也。上六曰敦臨。吉无咎。言處坤順之極。以敦厚接下。雖无應而无咎也。此又各以其兌、坤之體言之也。惟九二之象曰未順命也。最爲難解。說者或曰。若順于五。則剛德不長。其能无不利者。必未順命也。或曰。其順之實。已見于未命之先矣。或曰。未順命者。有猷可替否之義。非獨順命而後利也。其說皆有理。而未盡其實。咸臨之吉。本於剛柔中正之相感。非上之所能命也。

觀卦說

臨以二陽方長爲義。故在上四爻。惟與二初相應爲最吉。觀以二陽在上。而取羣陰觀仰爲義。故在下四爻。以其去陽之遠近爲辨否。初六以陰柔處觀之始。去陽爲最遠。所觀仰者淺。童蒙之觀。小人之道也。故曰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六二以陰柔在內卦之中。而去陽亦遠。如闚而觀之。婦人之道也。故曰闚觀。利女貞。六三去陽漸近。可以觀仰于上也。然六以陰居陽位。而在坤順之極。有欲進而不能之象。故雖能觀于陽。而未免於進退。故曰觀我生。進退。六四陰柔得位。而切近陽剛中正。而有六二之正應。上九雖无位。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皆以去陽之遠近而爲之等差也。九五以子。則可以无咎。故皆有觀生之辭。既能觀而下有四陰。非如乾上九之无民也。惟觀己之剛德。尤協于君先儒釋六三之觀我生。謂動作施爲之出我陽剛之德。則可以觀陰之必應。故九五之象。又有觀民之辭。賢辭。要之陽爲德而主生。羣陰之所觀仰于己者。釋九五之觀我生。謂時俗政化之出于己者。其說殊爲也。故陽以生爲言。陰爲彼則陽爲我。故生以我爲言。至上九不曰我而曰觀其生。則有高亢作爲之意。象所以云志未平焉也。說者謂臨與所臨。觀與所觀。皆有與求之義。或有與无求。或有求无與。皆非臨、觀之義。蓋因兩或字而爲之說也。其義雖通。而考之卦畫。則未盡然。其實臨二陽方進而在下。專以陰陽相感應爲義。故曰與。觀二陽在上。則以陰求親于陽爲義。故曰、求。強註未爲不然也。

噬嗑卦說

否一變而爲隨者。上九之剛。下于坤柔而爲初九。初六之柔。上於乾剛而爲上六。下卦爲震。而上卦爲兌。震動兌說。則否之象變矣。故爲隨。時當乎隨。物必說而從之。然不能皆隨也。有強梗以爲吾之間。聖人不能不去之。故隨一變而爲噬嗑。九四陽非其位。而在中虛之下。震動之上。頤中有物之象也。噬而嗑之。則非正之剛。不得而間。故噬嗑必亨。而利于用獄也。否之變隨。不過初上兩爻升降而已。剛柔未相間也。至噬嗑則初六之柔。上而入于二陽之中。九五之剛。下而處于二陰之下。六爻之剛柔始分矣。故曰剛柔分。又曰柔得中而上行。震得陽而動。離得陰而明。故曰動而明。又曰雷電合而章。用獄之道。莫大乎威與明也。說者皆曰。噬嗑專以除間用獄爲義。初九雖陽爻。而在六爻之下。則取下民受刑之象。上九居无位之地。亦爲受刑之人。惟二三四皆言噬。蓋用刑除間之爻。且九四以卦言之。則爲間者也。以爻言之。則居大臣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是皆隨卦爻之辭而爲之說。則不免自相矛盾。以初九上九爲受刑之人。固非易之本旨。既以九四爲間。而又曰任除間之責。尤非通論也。初九首履狡滅趾者。謂懲當于其初也。上九言何校滅耳者。謂不幸有極惡之人。則亦不得已而治之也。其惡積罪大。則當深懲之。故噬不足言也。要之九四爲間於頤中者也。不可不噬而去之也。初九六二六三六五皆噬之者也。此四爻所以皆言噬也。其實自九四之外。初二三五與上九五爻。皆當用刑之寄者也。六二以柔處中。宜用刑者也。雖在震。乘剛。而幾於躁動。其去惡如噬膚之易而沒鼻。然柔中必不過於剛。可以无咎也。六三以陰居陽。而在震之極。動不量力者也。故有噬臘肉遇毒之戒。臘謂小物之全乾者也。然亦不過小吝而已。五居中。故曰黃。五陽位。故曰金。黃言其中。而金言其剛。所謂得黃金也。然六居之。終非其材。故有噬乾肉之戒。惟守正若厲則无咎也。獨九四爲間于一卦之內。處非其地。又剛而不中。雖欲噬而去之。而其實難噬者也。故有乾胏之象。胏肉之有骨而最難噬者。雖噬之而得剛直之道。又必克艱守正而後吉。甚言其噬之難也。

賁卦說

隨自否變。故隨則无故既隨矣。其不隨者。不可不去也。故又變而爲噬嗑。噬嗑自泰變。故噬則必飾矣。不可以无文飾之也。故又變而爲賁。上六之柔。來居乾陽之中而爲離。九二之剛。上處坤陰之上而爲艮。剛柔相交以爲文也。然柔文剛則曰亨。剛文柔則曰小利有攸往者。柔來而居二。得中得正。故亨。剛上而居外。又否之漸也。故小利有攸往而已。賁之六爻。專以剛柔相比相應。而後足以爲文。初九近六二也。而有六四之應。故雖在下。亦能賁飾其所行。苟非其義。寧舍車而徒觀。以其才剛而有離之明也。六二也麗乎中正。而上下二陽賁之。其所以爲飾者美矣。然正應在五。而六五不能相應。必有待而後興也。故曰賁其須。須者待也。惟得時得君。而後足以致文明之化也。九三居六二六四之間。賴二陰之相濡以爲賁者也。然處乎陰柔之間。常患乎不正而易流。故曰永貞吉。能永貞則終莫之陵矣。六四雖有初九之應。而乘九三之剛。故疑九三之寇已。而不獲陽剛之賁。曰賁如皤如者。言其白而不受飾也。曰匪寇婚媾。言當賁之時。柔剛相比以爲文。雖乘剛。亦婚匹而非寇也。六五下无其應。而比於上九之陽。有賁於在外之賢之象。故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客。終吉。非謂幣聘當客也。謂其獨賁於上九。則客而未廣也。然不失爲好賢下士。故終吉也。上九居賁飾之極。而在艮止之終。故惟反之質素。而後无咎。故曰白賁。无咎。深言其不可過于文也。此雜卦所謂賁无色者也。

剝卦說

柔變剛則剛剝落。故曰剝。剝自下而上。至于五。則陰柔之盛也。故曰不利有攸往。惟君子觀坤順艮止之象。故當剝之時。不過順而止之而已。五陰一陽而爲剝。君子所宜忿疾也。而曰順而止之。五陽一陰而爲夬。君子所宜頭決也。而曰孚號有厲。聖人之爲君子盡。何其戒謹而不敢忽如此哉。剝之諸爻。所有剝牀以足。以辨。以膚之別者。以其自下而上也。足者牀之足也。當剝之初。陰來剝陽。大往小來。而滅沒於正道者也。故曰蔑貞凶。辨者牀之幹。以其分隔上下而謂之辨也。剝牀而以辨。則陰柔浸長矣。故亦曰蔑貞凶。六四之爻。則將滅其身也。故曰切近災也。若乃六三在六四之下。不言剝牀而曰剝之无咎者。以其上應於上九之陽。小人之知歸乎君子者也。故許之以无咎。而象亦言其失上下同類之故也。六五居剝之極。亦不言剝。而曰貫魚。以宮人寵者。以剝及君位。難於有言。故但言人主所以待羣陰之道。必防微杜漸。當如貫魚。便之順序。以宮人之寵寵之。而不假之以權。則終无尤也。上九以陽剛而在艮止之上。陰之所不能剝者也。故如碩果之不食。將有復生之理。艮反爲震。剝反爲復。則君子可以有行。故曰君子得輿。震陽動于復而極於夬。則小人將无所庇矣。故曰小人剝廬。所以深戒夫小人之進。而爲君子地也。

復卦說

姤者陽之始消也。消則必復。故震之一陽動于坤下而爲復。曰復亨者。下動上順。既復則必亨也。曰出入无疾者。言陽之消長皆以漸也。曰朋來无咎者。言一陽之生甚微。必得其朋類之來。然後爲臨爲泰而无咎也。曰反復其道者。言消而復長也。曰七日來復者。乾一變爲姤。二變爲遯。三變爲否。四變爲觀。五變爲剝。六變爲坤。七變而陽始復也。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者。坤靜而震動。一陽動于下而爲生物之始也。先儒或謂動靜見天地之心。或謂生物爲天地之心。要之非靜則何以能動。非動則何以生物。其實一理也。雖然。陰極則陽生。陽極則陰生。陰陽消長若循環。而一陰之生止曰姤。一陽之生乃曰復。何也。復以來復爲義。謂其本有也。所以幸夫陽之生也。姤若始相遇然。所以惡其陰之逢也。此聖人任德不任刑。進君子而退小人之意。初九以陽剛爲震之主。在復之初。其失不遠而能復者也。故爻辭言无祇悔元吉。而象曰以修身也。六二柔順中正。而下比于初。其復美矣。故爻辭言休復吉。而象曰以下仁也。六三上无其應。而以陰居陽位。有欲善而資不能之象。故頻失頻復。厲而後无咎。六四柔得位而下有初九之正應。故居四陰之中而能獨復。象亦言以從道也。六五柔得尊位。而下无其應。然居坤體之中。其敦厚足以自成而已。故曰中以自考也。上六以陰居陰。而在坤之上。復之極。下无陽以應之。陰柔之至。不能自強者也。故迷而不能復。則行師取敗。以其君凶。久而至于十年。猶不可以有所往也。然則陽剛之德。君子其可一日无哉。此卦五陰在上。而下惟一陽。初九之復。既可以修身矣。六二比之。則有下仁之美。六四應之。又有從道之善。曰修身。曰仁。曰道。皆謂在下之一陽。嗚。此其殆庶幾夫子所以獨歸顏子歟。

无妄卦說

大畜卦說

艮在上而乾在下。乾健上進而爲艮所止也。故有畜之義。艮陽卦也。曷以陽爲大。故曰大畜。以別於小畜。然初九九二。乾體之陽也。六四六五。艮體之陰也。他卦雖以陰陽之應爲正。此則專取艮止畜陽爲義。六四六五畜乾者也。初九九二。受畜者也。惟九三與上九合志。然後利有攸往。考之六爻之辭。斷可識矣。初九曰有厲利已。言健而上進。則有危厲。惟利於己而不進也。蓋以乾遇抗。故初九之象曰不犯難。大畜以乾遇艮。故初九之象曰不犯災。皆所以爲乾陽之戒也。至六四則畜初九者也。故曰童牛之牿。元吉。言畜初九之剛。如童牛未有角而先牿之。則易制也。九二曰輿說輹。言艮止在上。乾健不可以上進。如輿之說去其輹可也。小畜之九三。逼近于陰。故先言輿說輻。而又戒以夫妻反目之相傷。大畜之九二。則在下卦之中。故止言說輹。則可以无尤。其言如輿之不可以進。則一也。至六五則畜九二者也。故曰豶豕之牙吉。言畜九二之剛。如豶其豕。則牙雖存而无害也。九三以陽居陽。而與上爲類。故爻辭曰良馬逐。又曰利有攸往。而象又有上合志之辭。言三陽之進。如良馬之相逐。利有所往。而與上九陽剛之志合也。上九處畜之極。而下引三陽。畜極則通者也。故曰何天之衢亨。而象又曰道大行也。言道之大亨。无往而不行。何時衢路而後亨也。然而九三之辭。必言利艱貞。曰閑輿衛者。以其居健之極。雖有艮陽在上。而不可不戒也。輿所以行也。衛所以自防也。既利艱貞矣。又必自警曰。閑習於輿衛。而後有攸往。則无輕進犯災之失矣。

此亦乾之九三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之意也。

頤卦說

先儒言六二之顛頤。曰下求於初。則爲顛倒。至六四之顛頤。則曰以上養下。其施光矣。言六二之拂經。則以違經爲非。至六五之拂經。則以違經爲吉。歷考六爻之義。諸家之說。或通於此而礙於彼。或牽合其一二而牴牾諸爻。恐非通論也。要之頤以養正爲吉。正以不妄動爲善。下卦震體。有動而求養之象。故三爻皆凶。上卦艮體。有靜而知止之象。故三爻皆吉。雖其爻之剛柔位之當否。爲義不同。然吉凶之大概可決也。初九居震之下。動之主也。故有舍爾靈龜。觀我朶頤之戒。六二陰居陰位。又在震體之中。其動而求養于陽必矣。故反而從初九。則爲顛頤而拂經。上而從其應。則六五亦陰也。故曰于丘頤。征凶。丘在上之象。謂六五也。六三以陰處陽。在震動之極。非頤之正也。故不特凶而已。且有十年勿用无攸利之戒焉。凡此皆爲震而言也。六四當艮止之初。陰得位而正應于初九。是能止震動而養正者也。故顛頤吉。虎視眈眈而不用其威。其欲逐逐而私欲不留。養正之始也。六五以柔居尊位。下无其應。而比於上九。亦拂經也。然居艮體之中。居正而吉也。雖止而不能涉大川。不害其爲柔順。而能尚賢。故曰順以從上也。上九以艮陽居一卦之上。華陰由之以養也。故曰由頤。然不可以亢也。故厲而後吉。至於利涉大川。而象以爲大有慶。則以其艮止之陽。凡此皆爲艮而言也。由是觀之。頤之貴于止而不貴于動明矣。君子所以謹言語節飲食而不敢妄動者。其養正之要歟。

大過卦說

卦惟六爻。而四陽在中。大者過也。陰爻惟二。而分于初上。本末弱也。本末皆弱。故有棟橈之象。剛雖過而二五皆剛中。又內巽而外說。故利有攸往而亨。要之大過之時。不患其不能有爲。而患陽剛之太過。初六以柔居下。故如藉之用茅而无咎。九二九四。皆以陽居陰位。剛柔之相濟者也。故二則无不利。四則棟隆吉。九三九五。皆以陽居陽位。剛之過者也。故三則棟橈凶。五雖无咎无譽。而象有何可久。亦可醜之辭。惟上六雖陰柔。而處大過之極。故有過涉滅頂之凶。无非以太過爲戒也。九二之陽。下比於初六之陰。故言老夫得其女妻。九五之陽。上比于上六之陰。故言老婦得其士夫。初六柔下而吉也。故九二下比。如枯楊之生稊。稊根也。上六過而必凶也。故九五上比。如枯楊之生華。言其必不久也。九三重剛不中。而所應上六。亦失于太過。故直言棟橈之凶。九四剛而能柔。又有初六之正應。故直言棟隆之吉。說者謂九四剛柔得宜。而志復應初之陰。是有它也。有它則累于剛矣。故曰有它吝。殊不知大過之剛。惟恐其不能柔也。九四與初六爲正應。以六居初。亦剛柔得宜也。安得有吝。況易中所謂有它者。未有以正應爲它者也。比之初六。專比於五而不應四。故曰有他吉。今九四既取其剛柔得宜以爲吉矣。而又曰有它吝者。以其下近于九三。恐其同類相比。而舍正應。則至于棟橈之凶。故復戒之以此也。不然。九三之象。何以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九四之象。何以亦曰不橈乎下哉。

坎卦說

一陽陷于二陰之間。故曰坎。然剛實在中。有孚者也。外雖爲陰所揜。而心實亨。況重坎之卦。二五爻皆剛中而合德。則陽動而比。必得其類。而可以出險矣。此卦之所以獨曰習坎。而謂之行有尚者也。先儒多疑八純卦无增字。往往以習字爲衍。蓋坎之爲險。非重之則剛中不能有尚。而无以見出險之理。此所以加習字而別乎不重之坎也。初六以陰柔在下。則爲坎之深。上六以陰柔終不足以出險。則爲坎之極。故初有入于坎窞之凶。而上有三歲不得之凶。六三柔不當位。未能出乎下坎。而又在上坎之下。故來往皆不免于坎。而有勿用之戒。九二在下坎之中。有得亨之理。然以九之陽。而居二之陰位。則未能獨亨也。故不過求小得而已。惟九五陽居陽位。又在上坎之中。剛實而中正者也。故雖如坎之不盈。未能出險。然陽剛得位。終底于平而无咎也。若夫六四柔得其位。已出于下坎之上。而上比乎九五之陽。當險之時。剛柔交際。君臣相須之象也。故雖酒簋之微。瓦缶之器。自牖納此至約。不必階序行禮之地。而其誠意已接矣。深言濟險之功。必在乎君臣之交孚也。大抵天一生水而爲坎。一者陽也。坎雖以陷爲義。而乾陽在坤險之中。實萬物胚胎之始。故易始于乾、坤。而屯、蒙、需、訟、師、比六卦繼之者皆有坎。非偶然也。屯、蒙以乾之一索再索三索於坤而爲卦。故震下坎上爲屯。坎下艮上爲蒙。皆以陽卦之合而成也。然後以乾遇坎而爲需、訟。以坤遇坎而爲師、比。莫不有自然之序焉。嗚呼。此乾之所以居西北。而坎居正北者歟。

離卦說

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間而爲坎。離以一陰麗於二陽之間而爲離。坎雖陷於險。然剛實在中。故有孚維心亨而行有尚。離雖麗而明。然柔在中。故必利貞而後亨。能如畜牝牛則吉。此坤之所以利牝馬之貞。而用六坤之道。必在于利永貞者也。是故以六居五。柔之麗乎中者也。五陽位而陰居之。非正也。況承乘皆剛。不可以不懼。故必出涕戚嗟而後吉。言出者不特其文明。而求公輔以爲己助也。故象曰離王公也。言六五有此而後王公相附也。以六居二。亦柔之麗乎中也。二陰位也。而陰居之。正也。既中且正。故黃離元吉。而孔子以爲得中道也。言柔惟處正。而後可以盡中道也。履卦以陰履陽爲義。今初九在下。而六二麗于上。所謂履也。附麗之始。所履之邪正善惡。分錯而未知適從之時也。不敬則妄動而獲咎矣。故履錯之敬。可以辟咎。上九明之極而陽之亢也。附麗之極。不能无未服者。而以太察之明。過亢之陽臨之。其不用兵者幾希。故聖人以王者之師而戒之。言王者之出征。非樂于毒天下也。所嘉者在於折取其渠魁。而非必盡獲其醜類。故无咎。蓋不如是則未免于咎也。孔子從而釋之曰。以正邦也。知所正邦。則豈察察而剛暴者哉。若夫九三陽剛不中。居下離之上。又在六二中正之上。過乎中而不常其德者也。故不鼓缶而歌。則有大耋之嗟。言其哀樂之不常也。九四陽非其位。而居下離之上。又在近君多懼之地。不量力而忘進者也。故雖如離火之炎。突然其來。而適足自焚。不免於危亡棄絕之禍也。然則先儒謂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麗也。可不謹哉。

易說卷三

下經一 咸至蹇

咸卦說

咸、說者皆曰感也。六爻雖有不當其位。而陰陽皆相應。所以爲咸。殊不知艮下兌上。內止而外說也。內止則其感爲无心。外說則无感而不通。以其本於无心。故爲感之至也。是以艮之三爻。皆以有應而不能止爲戒。九四上六。皆以不中而有應爲戒。惟九五剛健中正。在兌之中。而與艮之六二爲正應。然後有咸其脢无悔之辭。則以其應之本于中正。而无心于咸也。易之爻象。或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發明一卦之義。惟上艮下艮。與此下艮上兌之卦。則專取一身以爲況。艮自趾、腓、限、夤、身以至于輔、頰、舌。其爻皆有自然之序。而皆以艮止爲主。則聖人所以曉天下後世者亦切矣。何謂拇、足之大指也。何謂腓、足肚是也。股在腓上。故先言腓而後言股。皆行而動者也。心則思而動者也。輔與頰舌。則言而動者也。咸雖以相應爲感。要不可以動而有心也。惟脢之在背。非有欲之意也。九五剛中得位。而下與艮體之中爲正應。非如九四初六之皆不當位。又非如上六陰柔之至而下應。九三不中之剛。其所感中正。必无私與。故曰咸其脢。言在背而非所見者。亦感之。則可見其无心之

感爲至也。象所以言志未也者。謂有志于感則未也。初六之象曰志在外。九三之象曰志在隨人。皆惡夫志之動也。初六以陰柔居艮止之始。而上應九四。則是不能止而欲動者也。故曰感其拇。言其有動足之漸。而所感者淺也。六二以陰柔居艮之中。而上應九五。亦非能止者也。故其動而求感。如腓之行。則先動安得不凶。故曰感其腓。凶居吉。言求感則凶。惟靜而不動則吉也。九三居艮之極。而上應上六。有止極而安動之象。故曰感其股。執其隨。往吝。言不能止而如股之隨足。則往必吝也。此皆因艮體之有應而爲之戒也。九四以陽處陰。既非其位。而在兌之初。下應初六。未能至於无思之域者也。故惟貞吉而後悔亡。不然。則凡隨其所感。憧憧往來。而未嘗暫已者。物各以其朋類而從爾之思矣。知物之來各因其思。則一心之間非正。安能吉而无悔哉。孔子從而釋之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言當正心於未感利害之先。則湛然不爲物役也。上六以陰柔居兌之極。而下應不中之九三。誠之不足。而欲以言語說人者也。故如感其輔頰舌。徒滕揚其口舌而已。此又以其兌體所應不中而爲之戒也。聖人於九四先言貞吉而後悔亡。至九五則直言其无悔。既於九四戒其有思之失。又于九五明其无心之理。則感其可以有心爲哉。

恒卦說

說卦曰。震、動也。巽、入也。巽入而靜。未足以盡常久之理。惟動而不失其常。斯能久於其道。故曰巽而動。剛柔皆應。恒。又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皆因動而見其常也。象亦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雷風所以鼓舞萬物也。雷屬風飛。可謂動矣。而其所謂恒者。未嘗變也。故君子體震之動而出與物接。體巽之靜而入與道俱。動靜出入。未嘗不易。而所立之方則不易也。方猶所也。不易其所。則于易之中而有不易者存也。此所以爲恒也。艮、止也。若无與于感也。然惟艮在內而說于外。斯足以爲感。以是知相感之至。不必動而求感也。巽、入也。若可見其恒也。然惟巽在內而動于外。斯足以爲恒。以是知有恒之至。必於動而後見也。此皆以感卦言也。非必專取男女長少之上下以別感、恒之義也。若夫以六爻言之。則內外之卦。有宜言應者。有不宜言應者。有爻雖應而位不應者。此感之六爻所以有凶吝。而恒之六爻亦多凶也。初六九二九三。皆巽體也。初六在巽入之下。求恒而過深者也。雖有九四之應。而以陰居陽位。說於初而不能恒也。故正固則凶而无攸利。九二在巽之中。雖不當位。而上有六五之應。能合乎中者也。故悔亡。九三雖有上六之應。而重剛不中。居巽之極。重剛則不能退。巽柔則不能進。或進或退。不恒其德者也。故或承之羞。而貞固亦吝。九四六五上六。皆震體也。九四在震之下。動之主也。然以九居四。又與初六爲應。非可恒者也。故如田而无禽。雖動而无益也。六五在震之中。動而不違乎中者也。故曰恒其德貞。然以陰柔而下應九二。則是尊從卑。陽從陰也。故又曰婦人吉。夫子凶。上六在恒之終。而居動之極。又下應九三。不中之剛。是以妄動爲恒者。振奮不已。勢矢其恒。凶之道也。嗚呼。知震、巽之義。然後可與論恒矣。

遯卦說

先儒曰。遯卦以下爲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遯。故初反爲尾。尾在後之物也。遯在後而不及。是以危也。諸家之說。往往如此。然易于初爻。或曰感其拇。或曰壯于趾。或曰艮其趾。皆以初爲義。未有以爲在後者也。惟既濟之初九。曰濡其尾。未濟之初六。亦曰濡其尾。則以初濟與不能濟爲喻。亦未嘗以初爲在後之象也。況遯之爲卦。以二陰浸長而陽當遯爲義。初六陰之方長也。何預于陽。而以爲遯之在後者哉。其實遯之六爻。于九三九四九五上九。皆以遯爲善。所以爲君子慮也。于初六六二陰之浸長。則皆有戒之之辭。所以爲小人戒也。泥夫一卦之名。而不察其六爻剛柔之異。此學易者之通患也。何以言之。首者初也。尾者終也。初六當遯之時。而一陰方長。其勢甚壯也。聖人慮其乘時而不已。于是爲之戒曰。遯尾厲。言當遯之初。陰柔雖可進。而終則危厲。如于二陽之長而先戒之以八月有凶之意。故曰勿用有攸往。而象亦曰不往何災也。黃、中色也。牛、順物也。革則固也。六以柔順居二。又在下卦之中。所謂黃牛也。執之用黃牛之革者。謂有此中順之德。執之當固也。六二陰既浸長。而逼近九三。所以戒其中順而固守也。勝、升證切。說、吐活切。曰。莫之勝說。言惟執中順如革之固。則莫能勝莫能說也。象亦曰固志也。甚言陰柔之不事妄進也。自是以上。則皆言陽之當遯。宜知幾而遠避。故九三近乎二陰。則君子有好遯之吉。九五以剛中正去二陰爲益遠。故曰嘉遯貞吉。上九以陽剛超乎六爻之上。去二陰爲絕遠。故曰肥遯无不利。六爻之義。豈不甚明哉。初六九四。剛柔之應也。六二九五。剛柔之應且正也。他卦多以有應爲善。而遯之九四。乃以好遯爲君子之吉。則是不必應于初也。九五又直以遯爲嘉且吉。則是不必應于二也。聖人于遯。皆不欲陽之應于陰如此。而象辭又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亦謂五之當位。雖與二應。而與時偕行。當遯則遯。不必專于應也。亦嫌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也。嗚呼。何其戒懲于君子小人之際哉。

大壯卦說

晉卦說

明夷卦說

先儒言。凡卦皆以五爲君位。惟明夷之君。貴而无位。高而无民。故以上六當之。而五爲切近至暗之人。因以六五當父師之任。以明處之之道。是未免以六五之言箕子。而併以上六爲君位也。且其說既以六四爲近君之大臣矣。而又增父師一爻于大臣之上。其可哉。上六之所謂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者。以其處明夷之極。故原其初之能照四國。而深惜其後之失則。蓋取日爲喻。以見明夷之極雖如此。然非其本不明也。六五之言箕子者。不欲於君位而言明夷。故言君子所以處明夷之時者。當如箕子之正其志也。大抵明夷之卦。最爲難說。故古今解者。往往有大礙理處。如九三一爻。自王氏以至近時程氏、楊氏、濮上朱氏諸家。皆以爲去關主湯、武之事。且以南狩爲前進而除害。得其大首爲獲其昏闇之魁首。嗚呼。聖人忍言之哉。易更三聖。將以爲天下萬世大訓。安得有此言哉。夫離在坤下。有日入地中之象。故謂之明夷。九三居下卦之極。在離之上。其明有復出之漸焉。故曰于南狩。言當在于離方也。得其大首。言復向于明方。則將得其端緒之大者也。然猶在坤之下。而未能遽出。惟當守正俟時。而不可以欲速。故曰不可疾貞。凡去昏而復明者。皆若此。非必專爲人主言也。而直謂之湯、武之事。何哉。要之所謂明夷者。不特遭時之昏闇。

人有蔽於物汩于情者。皆足以傷吾之明也。初九明夷之初也。故君子見幾而避之。六二離明之中正也。故傷不至于甚。而用拯馬壯。吉。馬者健順之物。健則能正其志。順則能晦其明。其爲吉也何有。初九六二九三。同離體也。故皆言明夷之可以復。自六四以上。則坤體所以傷此明者也。故于六五言利貞。于上六言失則。唯六四在坤之初。近明夷之君。故言能獲其心意。則當出門庭以避之。聖人惓惓爲明哲之慮也如此。學者其无惑于傳註之說哉。

家人卦說

家人之卦。不惟九五六二兩爻各得其內外之正位。而六四一爻亦當其位焉。同人之言柔得位得中。謂六居二也。小畜之言柔得位。謂六居四也。今卦惟二陰爻。而一居二。二居四。可謂陰柔各得其位矣。此彖辭所以言男女正。而卦辭繇曰利女貞者也。豈惟卦辭然哉。六二以柔明居中。故遂无所事而在中饋貞吉。可謂惟酒食是議也。六四以柔居巽下。故能富家大吉。所謂家之肥也。夫子釋六二之吉。既曰順以巽。而釋六四之吉。又曰順在位。豈非女子之正莫大乎順哉。嘗試論之。正家之道。莫若以嚴。彖于父母皆謂之嚴君。而王假有家。必歸于剛健中正之九五。欲其嚴也。家人過嚴嗃嗃。則雖悔厲而獲吉。婦子嘻嘻而失節。則必至于終吝。欲其嚴也。初九正家之始。必防閑而後悔亡。上九家道之成。威如終吉。亦欲其嚴也。嗚呼。嚴則是矣。其所以嚴者。不可不知也。風自火出。風化自內及外之象也。言有物而行有恒。則風化之實。係乎己之言行也。上九先言有孚。而後言威如。誠信足以感之。而後足以服人也。夫子從而釋之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威豈剛嚴以求人之畏哉。則亦在於反身之誠而已。然則言行之不謹而自反之未至。聖人固无取夫嚴也。世固有嚴于處家。而未知所以反身者。或至于上下睽怨。而父子亦不用其情。豈易之所謂嚴哉。

睽卦說

蹇卦說

解卦說

解。震在上而坎在下。動而出乎險也。故爲患難解散之義。言利西南坤方之得衆。而不言不利東北者。解則无所不利也。先儒曰。无所往。其來復吉。謂難已解。无所爲則當修復治道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其言大略與舊註同。然求之彖所謂得中之辭。則似有未盡其實。所謂无所往其來復吉。爲下卦之坎言之也。有攸往夙吉。爲上卦之震言之也。方其在險而无所往。故來復于中而吉。以其陽剛之在中也。及其出險而之震。則有攸往矣。故動宜早而往有功。以其陽之初爻而可以動也。其未解則來復。蹇之所謂來反也。其既解則有功。蹇之所謂利見大人也。蹇發其端。而解言其詳。不可不詳玩而深思也。夫當既解之時。已出乎險而動乎上。故坎之三爻。必有應于上爲吉。而以无應于上而有咎。蓋无應則不能出乎險也。震之三爻。則以動之初終爲崚登。雖動至于極而无不利。蓋已出乎險。非動則不足爲解也。易言吉凶悔吝生乎動。以其自坎而適于震。經歷險阻而後動。則其動必不妄也。初六當解之時。以柔而上應九四之剛。剛柔之相際也。故无咎。九二當解之時。以剛中而上應六五之君。羣陰之所歸附也。故如田之獲三狐焉。狐、陰類。謂初六六三上六三陰爻也。得黃矢貞吉。則以其得中直之道也。六三當解之時。而上无應。又以六居三。陰柔不能解難。而僭居陽位者也。故如小人乘君子之器。適足致寇而已。此下坎三爻之別也。九四當解之時。而在震之初。宜其足以解難也。然以陽處陰。其位未當。僅能出乎坎。而又下應初六。但能解而拇。言所解者在下而微也。陽剛而動。故進而不已。則朋類自孚。故又曰朋至斯孚。六五去坎既遠。又以柔在震之中。下與九二之剛中爲應。則動協于中而能有解者也。雖小人亦交孚而退聽。故曰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上六以陰柔之至。而在震之極。當解之時。動而不過者也。隼高飛之禽。又在高墉之上。似未易獲也。而君子待時而動。雖射隼高墉而獲之。則其能動而有成可知矣。此上震三爻之別也。夫子于此。所以詳言君子待時而動者。正所以發明震動之爻。爲天下萬世訓耳。

損卦說

陽實有餘而陰虛不足。故損、益之卦。皆以損陽益陰爲義。損自泰來者也。損三之陽以益于上。故下乾變而成兌。上坤變而成艮。所以謂之損。以其損下而益上也。益自否來者也。損四之陽以益于初。故上乾變而成巽。下坤變而成震。所以謂之益。以其損上而益下也。莫吉于泰。而益上則損。莫凶于否。而損上則益。則是上可損而不可益。下可益而不可損明矣。損下益上。固非聖人之所欲也。然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養君子。則損下有時而不能免。此損之名所以不厭於易也。許行謂滕有倉廩府庫。以爲厲民而自養者。知損下之不可。而不知易之所謂損也。損之一卦。雖以下卦之陽益于上卦爲名。然艮體在上。有知止之義。兌體在下。有說順之義。上知止則无過取。下說順則非強從。上止而下說。然後可以爲損。則夫非止而說者。烏可以損下哉。益之彖曰。損上益下。民說无疆。今損下而下亦說。則損之道。豈剝下奉上之謂哉。故損之所謂有孚。以三陽三陰之相應而交孚也。上下交孚。則元吉而无咎矣。所謂可貞。以二五之正應也。九二剛中。則能應乎上。六五柔中。无求於下。斯可以有攸往矣。是亦以其上知止而下說順爾。曰易之用。謂在上而知止。无所用于益也。曰二簋可用享。謂在下而說順。雖二簋之微。亦以享于上也。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言陽在上有以先之也。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言說應于下。其損有時。而非過于損也。此卦象之大意。若夫六爻。雖以損剛益柔爲義。亦各因兌、艮二體而爲之辭。初九陽居陽位。在兌之始。而應于六四。其損下以益上必矣。損不可過。故戒之以已事則當過往。酌而損之可也。九二以剛中而應于六五。亦損下以益上者也。說而應乎正則利。過此則凶。故不損而益之。則爲不失其中矣。六三在兌說之極。居損剛之位。故曰三人行損一人。言下爻三陽而損此一爻也。一人行則得其友。言九居上而六居三。則一陽上行。六三有應。爲得其友也。象曰三則疑者。言三陽之盛極必損。故疑之也。此皆以兌體言之也。六四以陰居陰。在艮之始。而下應於初。知止而不妄求者也。故初之益上。其損雖疾。而此无過求焉。則彼已己事而遄往。此亦无咎而遄有喜矣。舊註。古者元龜直二十大貝。雙貝曰朋。故曰十朋之龜。六五在艮之中。柔得尊位。下應九二。又剛上而尚賢。故或益之多。雖十朋之龜。弗能違也。象曰。自上祐也。而不

時。以柔而上應九四之剛。剛柔之相際也。故无咎。九二當解之時。以剛中而上應六五之君。羣陰之所歸附也。故如田之獲三狐焉。狐、陰類。謂初六六三上六三陰爻也。得黃矢貞吉。則以其得中直之道也。六三當解之時。而上无應。又以六居三。陰柔不能解難。而僭居陽位者也。故如小人乘君子之器。適足致寇而已。此下坎三爻之別也。九四當解之時。而在震之初。宜其足以解難也。然以陽處陰。其位未當。僅能出乎坎。而又下應初六。但能解而拇。言所解者在下而微也。陽剛而動。故進而不已。則朋類自孚。故又曰朋至斯孚。六五去坎既遠。又以柔在震之中。下與九二之剛中爲應。則動協于中而能有解者也。雖小人亦交孚而退聽。故曰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上六以陰柔之至。而在震之極。當解之時。動而不過者也。隼高飛之禽。又在高墉之上。似未易獲也。而君子待時而動。雖射隼高墉而獲之。則其能動而有成可知矣。此上震三爻之別也。夫子于此。所以詳言君子待時而動者。正所以發明震動之爻。爲天下萬世訓耳。

言九二之應者。益上之爻。止以上九爲主也。上九雖在六爻之極。而實艮止之陽。非過亢者也。損終必益。而又爲益上之爻。故不損而益之。非特无咎貞吉而已。且利有攸往。而无有內外。无不臣服。宜矣。此皆以艮體言之也。

益卦說

損之卦辭曰。有孚元吉。无咎。又曰。可貞。利有攸往。又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諄諄於訓戒之際。蓋如此。至益之卦辭。乃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兩語而已。是知當益之時。上以順而益下。下以動而應上。上損而下益。自然无所往而不利。所以其辭寡也。損以下卦之陽。而爲上卦之上九。則上九者損之所由以成也。故龜。弗克違之吉。象所謂自上祐者。言自上九以益之利有攸往。而六五比於上九。乃有十朋之龜。弗克違之吉。象所謂自外來者。言初九之陽本自外卦來而爲益也。或曰益于六五也。益以上卦之陽。而爲下卦之初九。則初九者自上祐。或曰自外來。其言損陽以益陰。則一也。然損之六五。謂之元吉。而益之六二。謂之永貞吉者。益以六居二。陰柔之至。故戒之以永貞也。易中諸卦。或言利有攸往。或言利涉大川。未嘗併是二者而言也。卦辭雖言利矣。而爻辭或未必曰利。則利固未嘗輕言也。惟此卦辭既併言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而初九又曰利用爲大作元吉。六四又曰利用爲依遷國。至於六二則利乎。九五則健中正。位乎天位。又以巽體而得六二之誠心。勿問而自然元吉。下亦懷我之德。而大得其志。此蓋无已之意。外卦之陽。既以下益而爲初九。則上固不可復求益也。故莫之與而傷之者至。而象亦推言益之來本自于外也。是以初九六二六三皆震體而在下卦。初九。則初九震之主可以有爲者也。故在益之時。則利用大作。六二居震體之中。而近初九之陽。得十朋之益者也。而又上應九五。故有享帝之象。六三居震體之極。幾於躁動而凶。然有上九之正應。則是有孚也。六雖居三。而應於巽。動必以順。是中行也。是以告于公上而達其誠。上下之所固有也。雖用之凶事。以濟大利。亦无咎也。四本陽爻也。損其陽而下益于初。故爲益。則四者損剛之位也。又下有初九之正應。故六四雖柔而不失于中行。是以告公上則九五之所樂從也。四本陽而移于初。有遷徙之象焉。故曰利用爲依遷國。亦以其志之在于益下也。然則損上益下之位。其本發于九五有孚之心。而其效見于大作享帝救難遷國之際。有天下國家者。其可一日不知此理哉。

夬卦說

舊注曰。揚於王庭。其道公也。故先儒因之曰。小人衰微。君子道盛。則當顯行于公朝。然象釋揚于王庭。乃曰柔乘五剛。何也。蓋大壯四陽也。君子雖道盛。而九五之德猶未同也。故戒其利貞。而未足以決去小人。夬則五陽也。四爻以陽剛之德進于下。而九五以陽剛之德應于上。有剛中之君以爲之主。然後可以出命而決去小人也。曰揚于王庭。謂必有君命而後可也。曰柔乘五剛。謂必有五剛而後可以決柔也。自昔君子恃其公論之勝。說於誅斥小人。而不量其君之不足以有爲。未有不召禍者。不知易之過也。曰孚號有厲。言雖君命。又當至誠誠號于衆。俾知決去小人之難。而戒有危厲也。曰告自邑。言當自治以盡其在我者也。曰不利即戎。言不勝其忿。而以兵戎。則適以趣亂也。唯知其難如此。然後可以決去小人。故曰利有攸往。此乾下兌上。聖人所以默寓健而說。決而和之意也。使徒健而不說。決而不和。何足以成事哉。大壯之初九曰。壯於趾。征凶。戒乾陽之輕進也。今夬之初九曰。壯於前趾。往不勝爲咎。當夬決之時。戒之尤切也。大壯之九二曰。貞吉。陽居陰位。而在乾之中。剛而不過。故言其正則吉也。今夬之九二曰。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言當夬決之時。尤戒於陽剛之過。故必惕懼誠號。而後可以无憂也。大壯之九三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以其處健之極。重剛不中。故詳言用壯不用壯之得失。以戒其剛之過也。今夬之九三曰。壯於頄。有凶。頄。顴也。壯於頄。則怒之見於面者也。欲決小人而輕發易怒。取凶之道也。是小人用壯也。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言君子當其可決而決之。其處已雖已特立獨行。而其待小人未嘗不和。雖若爲小人所濡。而可以有慍。然決之而和。何咎之有。亦所以明用壯之得失。爲君子訓也。大壯與夬。皆陽盛之卦。而下卦皆乾。故其爻辭略同。而于夬戒之尤至。可見聖人之心。惓惓于君子小人之際也。九四陽居陰位。又以兌體而乘乾陽之剛。乘剛則不能安。故有臀无膚之象。陰柔則不能進。故有行次且之象。宜其有悔也。然能牽引下卦之三陽。以助九五之決。則可以无悔。故曰牽羊悔亡。亦大壯以羊喻剛之義也。聞言不信。則以其兌陰之體也。九五剛健中正。而下有諸陽之助。故其于柔也。當決而決。如莧陸之易去。要必中行而後无咎也。象所謂中未光者。亦恐其決之過也。上六處決之極。小人必去。不必誠號。而小人之凶可必也。故曰。无號。終有凶。又所以深爲小人戒也。

姤卦說

臣嘗于復卦論立卦之名。以爲聖人于一陽之生曰復。謂本有而復來。有幸之之辭。于一陰之生曰姤。則若始相遇然。有惡之之辭。蓋聖人進君子退小人之意也。今觀姤之卦辭。則此意益可知。何則。陽至于四盡。而後謂之大壯。陰始一畫爾。而卦辭已曰女壯。又戒之以勿用取女。象又繼然釋之曰。不可與長也。則聖人防微杜漸之意。爲何如哉。姤之初六。即坤之初六也。坤一變于乾而爲巽。故有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之理。然方來之陰。漸長則爲遯。又長則爲否。極而至於六五。則爲剝矣。剝則其凶有不可言者。故聖人于其微而戒之。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而姤之卦辭曰。女壯。勿用取女。其意一也。柅、止車之物也。以金爲之。固之至也。豕。陰躁之物也。當羸而猶躑躅。則其性然也。初六之辭曰。繫于金柅。貞吉。言一陰之長。當固止于初。則吉也。有攸往。見凶。言浸長不已。則爲凶也。羸豕孚蹢躅。言雖應于九四。有剛柔相孚之意。然其中實躁動。不可謂陰之微而忽之也。既言固止之爲貞吉。又言其不止而往。則凶。其爲小人之戒明矣。猶恐常情忽于其微而不戒也。復言羸豕之蹢躅。以當姤之時。小人固不可使之進。爲君子之計。亦不可无。以畜小人也。故聖人既戒初六之不可往。而又於九二九四九五皆言所以包制陰柔之理。魚、陰類也。九二比于初六。故言包有魚。則无咎。九四遠于初六。故言无魚。則起凶。杞、高木而大葉。瓜則生于地者

也。九五剛中在上。而初六在一卦之下。故有以杞包瓜之辭。九三重剛而不中。在下卦之極。近於驕亢而不能畜下者也。故居不獲安。而進亦不果。惟自知危厲。則可无大咎。上九以陽剛而居一卦之終。尤高亢而不能畜下者也。故如角之窮。而不免于吝。幸其去陰之遠。可以无咎而已。皆所以爲君子待小人之訓也。雖然。九二之言不利賓。何也。賓者主之配也。爻之陰陽。固欲其相配。惟姤之時。則惟恐一陰之長。故義在包制柔而預防之。不可與之爲配以引其進也。與卦辭所謂勿用取女之意同。獨此時爲然也。故曰不利賓。又曰義不及賓也。九四之言遠民。何也。文言論乾之上九。曰高而无民。謂下无陰也。繫辭論謂陽卦之奇。陽一君而二民。謂二陰畫爲民也。今五陽而一陰在下。固非无民。九四當與之爲應。而近已爲九二所包。故曰遠民也。九五之言含章。有隕自天。何也。含章者。坤順之道也。九五之制一陰。能如以杞包瓜。則陰必不至于剝陽。而有坤順之美。不然。陰長而無以包制之。則剝道將成。而九五非所利矣。故曰有隕自天。所以豫爲戒也。象曰志不舍命者。雖當五陽之盛。可以包制一陰。而必立制自我。恐懼修省。而不敢忘辭禍之命也。說者或謂有隕自天爲天之生賢。或謂天降之祥。或謂有隕越者自天隕之。豈未思之乎。

萃卦說

陽居五而五陰從之。故爲比。陽居五與四而四陰從之。故爲萃。二卦若相似也。然聖人于比之彖。止言下順從。以明下卦坤順之美。又言剛中。以明一陽之在五。而殊不及坎險之義。至萃之彖。乃曰順以說。剛中而應。則併兌說坤順二體言之。何哉。比者衆陰始附之初。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時也。以一陽之在尊位而上下應之。故專以剛中下順爲言。而不及于坎險。非无取于坎也。方其剛中未出于險。則可以見天下之始附。雖不言險。而坎險之實寓焉。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又曰不寧方來。後夫凶。又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皆始附之意也。萃者二陽相比。羣陰聚而歸之。君臣同德。而萬物盛多之時也。非下順而上說。則不足以爲萃。豈止二五相應而已哉。此所以必兼言二體也。所謂利見大人亨。利貞。言君臣陽剛同德之利見也。所謂王假有廟。用大牲吉。萬物盛多而後能備禮也。所謂利有攸往。順天命者。上說下順。則動无迷於天理也。是故六爻之義。皆以陰陽相應相比爲吉。蓋當說順萃聚之時。說極則易變。順極則易乖。聚極則易散。君子所當警戒不虞。而有惡於不相親也。當萃之初。陰必聚而歸于陽。今初以六居之。則是陽位而陰爻也。故有孚而不終。陽實不足也。志亂而若號。陰柔而不能无疑也。然而上有九四之應。遇而相遇。則握手一笑可矣。无憂而往則无咎。此言初六雖不當位。以有應而无咎也。九四以陽居陰位。而應于初六。故亦曰大吉无咎。象又曰位不當也。六二陰柔得中得位。而應于九五者也。故能引初六之陰以享于上。故曰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禴、祭之簡薄者。言誠意足以享上也。升之九二。亦應於六五。則亦有孚乃利用禴之辭。其義一也。九五陽剛得中。得位而應於六二者也。故其萃者正應之位。不待相孚而无咎。惟元永貞則悔亡也。比以九五一陽爲主。故卦辭有元永貞之言。萃有兩陽爻。故元永貞獨歸之九五。亦可見易中卦爻彖象之辭。无非一理所貫也。六三陰不當位。處順之極而上无應。其乖易致。故萃而嗟。无有所利。然當萃之時。而上比于二陽。爲可親也。故又言往則无咎。小吝。而象亦曰上巽也。上六陰柔之至。處

說之極。而下无應。其憂易生。故至于齎咨而涕洟。然當萃之時。而下比于二陽。終得其親也。故卦辭曰无咎。而象亦曰未安上也。雖然。九五之萃有位。而象以爲志未光。何也。九五萃之主也。九四之所比。而象陰之所由以萃也。而其應獨專於六二之一爻。則是有位也。所應爲有限。其志爲未光。豈易所以爲萃乎。聖人慮後世泥于剛中而應之辭。而不深察夫順以說之理。故于九五之象發之。

升卦說

艮、止也。坤、順也。艮有不自滿之意。故內艮外順而爲謙。巽、入也。坤、順也。巽有不自高之意。故內巽外順而爲升。以其謙也。故曰地中有山。以其升也。故曰地中生木。其爲自卑自下則一也。謙之六爻。言吉者三。言利者三。而无凶悔吝之辭。升之六爻。言吉者三。言利者二。九三雖不言利與吉。而亦无凶悔吝之辭。雖以上六之冥升。亦利于不息之貞。則內巽外順之效。雖然。巽在坤下。不言地中有木。而曰地中生木者。巽有漸進之義。木之生于地。則亦以漸而已。故又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然則非巽而順。安得謂之升哉。初六以柔居一卦之下。又巽之主。合于上卦之坤。柔宜升者也。故曰允升大吉。言其必可升也。九二在巽之中。而以剛中應于六五。故曰孚乃利用禴。言其誠之足以享上也。與萃之二五相應而曰孚乃利用禴同義。九三以陽剛居巽體之上。而正應于上。六往无所疑也。故曰升虛邑。言其莫之違也。六四與初六。雖非其應。而以巽柔上合于同類之坤。非无民也。故如太王之享于岐山。六五雖柔居尊位。而下有九二之正應。故貞而獲吉。如升階之易。夫子于諸爻之象。曰上合志。曰有喜。曰无所疑。曰順事。曰大得志。无非以其上下巽順之相應也。上六以坤順之終。而在升之極。專于進而不知止者也。故曰冥升。然進德則不厭于升也。故又曰利于不息之貞。坤柔惟患不能永貞。今貞而不息。則何不利之有。象所謂消不富者。如不富以其鄰之類。言坤之陰虛也。冥升而不知止。則消矣。欲其弗消。唯不息之貞乎。

困卦說

陽剛陷于二陰之間。故曰坎。卦惟三陽。而皆爲柔所揜。故曰困。雖然。坎上巽下。亦柔揜剛也。而必兌上坎下乃謂之困。何哉。天下无常困之理。君子有處困之道。困雖君子之所不能免也。而不失其所亨。則必有道也。坎、險也。兌、說也。在險而能說。則无入而不自得矣。其于處困也何有。此聖人名卦乘訓之意也。故夫成卦雖以柔揜剛爲義。而六爻惟陽剛而後爲善。蓋非陽剛則不足以出乎困也。初六以陰柔在坎險之下。故曰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言不足以出險也。六三以陰柔在坎險之極。而又承乘皆剛。故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言進退皆不可。而上六亦不應也。九二以剛中而合九五。然陽居陰位。在坎之中。未能出險。故曰困於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困於酒食之意。言未可以有爲也。朱紱、王者之服。利用亨祀。言其剛中有合。足以亨上也。可以待上之來求。而不可以求合于上。故又曰征則凶。而无所矜。此皆困坎體而爲之訓也。九四以陽居陰。其位既不當。而下有初六之應。其柔又不足以出險。故有來徐徐困于金車之吝。然而曰有終者。則以其體之說才之剛也。上六以陰柔之至。在困之終。說之極。故困于葛藟。于臲卼。然而曰動悔有悔。征吉者。言動而能悔。其有悔。則往而可以出乎困也。亦以其在

險能說。而困極則通也。唯九五以剛健中正。居說之中。爲卦之主。而下有同德之九二。等處困者也。故雖上下皆揜于陰。如劓刖之傷。而不失其說。而利也。赤紱人臣之服。在困而乎赤紱。則君能下下者也。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言君臣相說。則其中受福也。此皆因兌體而爲之訓也。九二言朱紱方來。利用享祀。而九五言困于赤紱。利用祭祀。于以見當困之時。唯君臣交孚而後足以有爲也。要之五爻皆不言吉。而獨于上六言征吉。處困之道。要俟當時。而不可欲速也。聖人于九二曰征凶。于九四曰來徐徐。于九五曰乃徐有說。而于上六始有征吉之辭。則處困而求出乎困。其可以欲速哉。

井卦說

坎與乾、坤、震、艮、巽、離、兌交而成七卦。反對而成十四卦。坎又自重而爲一卦。然坎上之卦凡八。惟比取五陰之附一陽。既濟取水火之相交爲義。其餘震遇坎則爲屯。乾遇坎則爲需。艮遇坎則爲蹇。兌遇坎則爲節。坎遇坎則爲習坎。皆取遇險之義。至於巽遇坎乃獨以爲井。何也。井亦坎陷之義也。以巽入而在坎陷之下。其陰柔不足以濟險也。故聖人不言險。而特取巽木上水之象。以明巽之亦可以出險而濟物也。孔子于屯曰。動乎險中。大亨貞。于蒙曰。剛健而不陷。于蹇曰。見險而能止。于節曰。說以行險。于坎曰。行險而不失其信。皆示人以處險之道也。于井雖不言險。而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是亦出險之意也。卦既以巽能出險爲義。而井又以上出爲用。此井之六爻。所以惡下而欲上。其次弟皆可得而言也。初六以陰柔居巽之下。而无上應。入而不能出者也。故有井泥不食。舊井无禽之象。九二居中无應。而比于初。趨下而不能上者也。故有井谷射鮒。甕敝漏之象。九三陽剛得位。而在巽之上。又有上六之正應。故雖井渫不食。而可以汲。能求王明。則受福矣。至于六四。陰柔雖不能濟物。然出乎外卦之上。而又柔得位。故如井之甃。能自修而可以待用。九五陽剛中正。雖未出坎。而爲坎之主。所謂天一生水者也。其餘濟萬物。實本乎此。故如井洌寒泉之可食。而象有中正之辭。上六居坎之上。又在一卦之上。水已上井而可濟物之象。故曰井收勿幕。言汲取之不可覆幕也。雖然。上六言井收勿幕。而繼之以有孚元吉。則又何也。天一生水而爲坎。坎、陽卦也。故井之六爻。每于陽爻則言水。如九二之射鮒。九三之可汲。九五之寒泉。皆以水爲言也。初六在下。而乃曰井泥。六四雖當位。而第曰井甃。皆言井而不及水。則以其二爻皆陰也。上六雖亦陰爻。而下與九三爲應。陽實有孚而應在于上也。水之上出。莫此爲吉。此所以爲元吉。而孔子以爲井道之大成也。嗚呼。知有孚之辭爲九三而言。然後可以論井養不窮之理矣。

革卦說

難哉革道之難也。兌、澤也。水也。坎、險也。亦水也。革之爲卦。既取水火相息爲義。然不取坎上離下。而取兌上離下者。以變革之難。非內明而外說則不可也。內明則見理必盡。外說則无咈於人情。不如是而能革者。未之有也。卦辭曰。巳日乃孚。言革之初未必孚也。曰元亨利貞。悔亡。非元亨利貞則必有悔也。孔子從而釋之曰。革而當。其悔乃亡。則革而不當。未有无悔者也。當革之際。求信之難如此。求其无悔之難。又如此。則革其可以易言哉。卦之六爻。唯二五中正相應。所謂大亨以正者也。故六爻之中。唯此二爻爲善。蓋

以六居二而在離明之中。則所見不偏。必无過舉。故曰巳日乃革之。可以征吉而无咎。以九居五。而在兌說之中。則所存剛實。必无不信。故一時不變。如虎文之炳著。雖未占而有孚。下言征吉。上言有孚。則中正相應之辭也。當革之時。而必在於內明外說。居中得正。而又上下相應。則革道之難。益可見也。是故初九以陽剛當革之初。未可革而革者也。故曰鞏用黃牛之革。而象曰不可以有爲。言當固守中順之道也。上六以柔順而當革之終。從九五而革者也。故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而象亦曰其文蔚。又曰順以從君。言革道之成。君子從上之德。如豹文之類虎。而小人亦革面以從君也。其曰征凶。居貞吉者。又言革之不可以過也。至如九三陽剛而不中。故有征凶貞厲之戒。必革言三就而能從衆。然後可以有孚。九四以陽居陰位。故必悔亡而後有孚。可以改命。皆所以明革道之難也。噫。後世好名喜功之說勝。君臣往往厭于持循。易于改作。而不復知聖人所以賚卦垂訓之意。雖欲无悔。得乎。

易說卷四

下經 鼎至未濟

鼎卦說

易中以象取象命名者唯三卦。頤也。井也。鼎也。其取象雖不同。而皆有養人之義。豈非養人之利博。故特取象以示人邪。頤取諸身者也。故以艮止震動爲卦。井與鼎取諸物者也。故以木巽水則爲井。以木巽火則爲鼎。其取義雖不同。而皆以上爻爲占。豈非致養之道。必于其終而後見也。就三卦之中而別之。唯井、鼎之義最爲相近。水以汲而出井爲用。故上六勿幕而元吉。食以享而出鼎爲用。故上九玉鉉而大吉。井以陽實爲天一之水。故九五言井洌寒泉食。鼎以陰虛爲耳受鉉之象。故六五言黃耳金鉉利貞。皆以在上爲吉也。井以初六爲泥。鼎以初六爲趾。皆以在下爲言也。井之九二无應。故言谷射鮒而甕敝漏。鼎之九二有應。故言有實而終无尤。井之九三有應。故言井渫不食。而可用汲。鼎之九三无應。故言雉膏不食而其行塞。井之六四不應于初。故爲井甃无咎。鼎之九四與初爲應。故爲折足覆餗。此則以其剛柔之應否而異其辭也。要之鼎以虛受物。耳以虛受鉉。皆惡夫實而自滿也。九二九三九四。鼎也。皆陽實也。故二以有實而招殃。三以行塞而不食。四亦折足而覆餗。皆以其不虛也。以九處二。陽非其位。而比于初六之

陰宜其招仇而見疾也。鼎雜雷之中，而上有六五之正應，初之所不能害也。故能謹所之，則終无尤。以九處三而上无應，陽剛之過，不唯如鼎之已實不能有容，其耳亦實而不行矣。故必如方雨而和，則悔虧而終吉。以九居四，陽亦不當位，而在重剛之上，又下應初六之陰柔，不唯剛實自滿，而且折其足矣。故至于覆餗而形渥。三爻之位雖不同，其戒于實則一也。六五耳也，宜虛而受鉉者也。宜虛而以陰居之，又下有九二陽剛之應，是黃耳而得金鉉也。象曰中以爲實者，以其居中而虛，所以能納剛中之實也。上九鉉也，以九處上，居陰體柔，而在鼎之終，故剛柔得宜，而有玉鉉之象。此鼎道之成，而養人之功博也。故曰大吉无不利。而象亦曰剛柔節也。若夫初六之在下，趾也，以陰柔而居之，弱而顛之象也。然在鼎之初，則爲出否取新之時，故雖顛而將以有用。如得妾以其子而无咎也。及其鼎已有實，則不可顛矣。故九四應之，則有折足之凶。義各有取也。

震卦說

一陽動于二陰之下而爲震，故震有亨之理。雷薄至則威益加，故震有恐懼之義。震之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一涉于動，而吉凶悔吝隨之，則動豈可以不懼乎。虩虩、恐懼貌。啞啞、笑而不敢出聲之貌。震來虩虩，言其動而知懼也。笑言啞啞，言其懼以致福。雖喜而不敢肆也。此君子處震之道也。初九一爻，震之主也，又在一卦之初，故其辭與卦下之辭相同。蓋可見動之不可不謹也。陽剛而動，猶在所戒，則以陰爻而居震體，可不戒乎。六二陰柔也，在動而乘剛，危之道也。故曰震來厲，以柔而動，鮮能無失。故曰億喪貝，以其乘剛之危，故有躋于九陵之象。以其七變而下卦爲艮，則知止而不至于妄動。上巽下艮，其卦爲漸，則動而不窮者也。故有勿逐七日得之辭。言必至于艮而後可以无失，所以深戒之也。六五亦陰爻也，來則乘九四之剛，往則動極必危，故曰震往來厲。然以六居五，爻雖陰而位則陽也，陰陽相濟，而居尊得中，亦可以无失而有爲也。故曰億无喪有事。言非在中則不可以有所事，亦所以深戒之也。蘇蘇、神氣驚惕散緩之貌也。六三在下震之上，妄動而未至于甚者也。故必震蘇蘇而後可以有行而无眚。索索、自失之貌。矍矍、不安之貌也。上六在上震之極，妄動而不已者也。故雖震索索，視矍矍，而有往則凶。其曰震不於其鄰，言未及其身則當先戒也。婚媾有言，以其在動之極，雖驚懼之早，猶不免於小有言也。甚言動之不可不戒也。若夫九四雖以陽剛在上震之下，然以陽居陰位，又承乘皆柔，陷於陰柔而不能奮動之象，非初九之比也。故曰震遂泥，而象亦曰未光也。嗚呼，孰謂君子之動而可以不戒懼乎。

艮卦說

先儒之言曰，艮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于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爲艮也。或曰，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又曰，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艮其背，止于所不見也。不獲其身，謂忘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謂不交于物也。艮之取義，備于此矣。雖然，重艮之義，則未之詳也。易以上下卦而分內外者也。下卦爲艮，止於內也。上卦爲艮，止於外也。止於內則私欲不動，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止於外則私欲不行，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卦之六爻，二陽四陰，而皆不相應，

內外兼止，艮之至也。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无非爲重艮而言之也。是故爻之次序，雖以趾、腓、身、輔爲象，其實下三爻皆以止於內爲言，而上卦四五兩爻，皆以止於外爲言。唯上九在一卦之終，處重艮之極，則有內外兼止之辭焉。初六之艮其趾，止於未動之初也。六二之艮其腓，則不能自止而隨物以動者也。九三之艮其限，列其夤，不能止於初，而力止於終者也。然初六之象曰未失正，謂止之未萌也。六二之辭曰其心不快，九三之辭又曰厲薰心，則三爻皆以止於內者爲言，无疑也。六四其身，謂船之所行也。六五之艮其輔，謂口之所言也。言行、見於外者也。故能止之，則於四爲无咎，於五則吉。曰敦艮之吉以厚終者，言艮止之極，斯能敦厚而有終也。上九則吉，此內外兼止之極至也。然則艮學，要必明乎重艮之義哉。

漸卦說

生木謂之升，以其巽而順也。故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山上有木謂之漸，以其止而巽也。故曰漸之進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巽貴卑退，而與坤順艮止相遇，又有地中生木之象，故曰利貞。其曰利貞者，以二五中正之相應也。六爻皆言鴻漸，有序，皆漸之義也。卦之明漸，以女歸言。象之明漸，以木言。爻之明漸，則又以鴻言。以此知易之取象，皆艮體，不妄進者也。故初則漸于干，小子以爲危厲，且有言，而君子之義則无咎也。二則漸于磐，飲食衎衎，以其居中知止，而又有九五之應，故可樂也。九三在艮之極，而以陽居陽位，止極而動，不能自止者也。故如鴻漸自水，而遠之于陸，无上而比于六四，非其配也。故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之凶。曰利禦寇者，言九三六四雖不可以爲配，然艮巽順，可以相保而无害。六四自艮而之巽，自下卦而之上卦，如鴻之自陸而之木也。柔得位，而在巽之下，无所往而不安也。故雖漸于木，而或得其桷，无咎。九五自木之陵，則其漸益高矣。剛中得位，而下應六二，故雖有六四九三之間，而終莫之勝也。九三比六四，故以夫征婦孕而言。九五應六二，而中有間，以婦三歲不孕爲喻，皆因卦有女歸之象，而爻有陰陽之配，而已升之，故自下而上者也。至上六則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以其進而知退也。上九雖居升，終其升而不已也。漸亦自下而進也。至上九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以其進而知退也。上九一卦之極，而在巽之上，巽非好進者也。故雖如鴻之自陸已漸于木，而復漸于陸，則進退可觀矣。嗚呼，君子所貴于巽者如此哉。

歸妹卦說

歸妹、少女也。以少女配長男，故曰歸妹。然兌下而震上，非男下女之義。故曰征凶。无攸利。聖人於

漸曰女歸吉。於歸妹曰征凶。所以垂訓者明矣。大抵兌、陰卦也。陰柔而說。則常患乎不正。故兌下之卦。離爻多吉。而陰爻多凶。如臨、如睽、如兌、如中孚等卦皆然。而履之三爻。尤與歸妹之三爻相似。皆恐其陰柔之過於說也。履之初九曰往无咎。此則曰征吉。履之九二曰幽人貞吉。此則曰利幽人之貞。履之六三曰眇能視。跛能履。此則於初言歸妹以娣。跛能履。於二言眇能視。而三則曰反歸以娣。亦以六三之柔。不如在下之陽爻也。履爲君子踐履之訓。而歸妹爲女子從人之訓。其恐過於陰柔以求說則一也。雖然。初二兩爻皆陽也。而謂之跛眇。何也。歸妹之時。上下卦皆陰爻爲主。初二雖陽爻。而在下。實娣之象也。況在兌體。亦不盡專其事。故不過如跛能履。眇能視而已。在君子之踐履。則以跛眇爲非。故併言於六三。在歸妹之娣。則以跛眇爲當。然故析言於初二。其實皆因兌體而爲之戒也。六三陰不當位。而處兌之極。柔邪以求說。賤者之事也。古者謂賤妾爲須。歸妹而以須之事。豈婦人之正哉。故曰反歸以娣。言不若初九九二之娣爲正也。九四在震之初。動之本也。婦人以靜正爲德。動而求歸。則非正也。故雖歸妹愆期。而不可不堅其持時之志也。六五雖在震體。而居中得尊位。上卦之主也。又下有九二之正應。帝乙歸妹之象也。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言其柔中之德。不事乎飾也。月幾望。吉。言必如月之幾望。則不至與陽敵也。上六陰柔之至。在歸妹之終。而處震之極。夫婦失道之象也。故所承无實。刲羊无血。而不足以奉祭祀。此皆因震體而爲之戒也。震上兌下。雖有歸妹之象。而兌說震動。皆不可以不戒。此所以征凶而无攸利者也。

豐卦說

夾泰、時之盛也。初四二五。皆以剛柔相應爲吉。而九三在下卦之極。上六在上卦之極。則皆有戒之之辭。蓋其泰之極也。豐大亦時之盛也。初四二五。剛柔雖不相應。而以明動相應爲吉。至九三上六。亦以明動之極而有戒之之辭。蓋其豐之極也。豐之初九九四。皆剛也。剛則不相應。然以明之動。則无嫌于同類也。故以初遇四則爲配主。以四遇初則爲夷主。夷、等夷也。亦配之義也。曰雖旬无咎。往有尚。旬、均也。言雖均爲陽爻而往。則有尚也。曰吉行者。亦往有尚之意也。此初四明動之相應也。六二六五。皆柔也。柔則不相應。然以明之動。則亦无嫌于同類也。故以二應五。雖其往有不應之疑。而六二中正。上合六五之柔中。則二五交孚矣。故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以五應二。雖六五柔在尊位。而能下接六二含章之柔。則柔來而有慶矣。故曰來章有慶譽。吉。九三離明之極也。明極則暗。故至于豐其沛。曰中見沫。折其右肱。而无所昏。沛謂幡幟之屬。沫謂星之小者也。上六動之極。亦豐之極也。豐極則暗。動極則凶。至於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而三歲不覿凶。蔀者覆蓆而致闇之謂。豐大其屋。謂滿假也。蔀其家。謂昏暗也。滿假而昏暗。則人无助己者矣。宜其无所覿也。曰天際翔者。言其高亢也。曰自藏者。言其自取之也。大抵豐卦六爻。唯初九六五。不言豐而皆吉。六二九三九四上六皆言豐。而有見斗見沫闚戶无人之戒。以是知居豐之時而有其豐者。皆非善處者也。故卦辭曰。勿憂。宜日中。非中則有憂也。彖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則豐固不能常也。雜卦又曰。豐、多故也。則无事之時。實多事之基也。可不畏哉。

旅卦說

離下震上。明以動也。其卦爲豐。豐之上六曰。闚其戶。闃其无人。豐大者失其居也。故豐之反對。則其卦爲旅。以其止而麗乎外也。山止而火行。則有旅之象。止而麗乎外。則有旅之義。豐極而失其居。則有旅之漸。此所以名之曰旅也。豐、震在上。陽用事也。故曰豐大。旅、離居上。陰用事也。故曰小亨。處旅之道莫若正。故曰旅貞吉。六二柔中得位。旅之正者也。故有卽次之安。有懷資之用。又有童僕之助。則以其正而已。六五柔得中而合於二。亦旅之正也。故能一發而中于離明之德。下以得人之譽。而上以得天之命。則以其居離之中。能自上以逮於六二之正也。其他如初六九四。皆不及于中者也。故初則瑣瑣取災。而四則其心不快。九三上九。皆過于中者也。故三以陽近離。而有旅焚其次之言。上以陽處高。而有鳥焚其巢之象。三言喪其童僕。則視夫得童僕者異矣。上言先笑後號咷。則視夫終以譽命者遠矣。牛以負重致遠。亦旅之所資也。今以陽亢太過之故。而喪牛于易。豈復知所以處旅之道哉。故卦辭曰。喪牛于易。凶。而象曰。終莫之聞也。嘗試推之。噬嗑之利用獄。豐之折獄致刑。皆以有震之威離之明也。然噬嗑之後。繼之以旅。則離明如故。而震爲艮。止明矣。明无時而不然。威有時而尚止。故聖人于賁之象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于旅之象曰。君子以明慎用刑。不留獄。知聖人无敢之辭。又知聖人慎而不留之辭。則知震變爲艮之義矣。易言用刑之卦。反對相繼者。唯此四卦。而其象辭切至如此。則用刑之際。可不謹哉。

巽卦說

以卦言之。則上下皆巽。取其上以巽出命。而下以巽順命也。以書言之。則二陰爻皆在一卦之下。而順乎陽。取其從命之順也。以其重也。故有申命之辭。以其二五皆剛也。故有志行之辭。巽以柔用事。故曰小亨。然而剛中也。故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大抵巽以柔順爲用。在上而巽。則可以接下。在下而巽。則可以事上。然皆不可過也。初六居巽之下。卑退而不中。故疑而進退。然以六居初。非專於柔也。故曰利武人之貞。九二陽不當位。而最在四陽之下。巽之甚也。故曰巽在牀下。然剛而得巽之中。不失爲事上之道。故曰用史巫紛若。吉。言如祭祀之用史巫。可以遠誠也。九三處下卦之極。而又以陽居陽。位雖巽體。而不能巽者也。故頻巽。吝。言其類失而頻巽也。此爲在下之巽言之也。六四以柔陰之至。而出乎下卦之上。能以其柔巽而接下者也。故悔亡。而下卦之三爻。亦皆順之。如田而獲三品也。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之中。盡巽之道。得位得中。而能行權者也。故貞吉悔亡。无不利。雖其命令初有未善。亦先後推究。極其終始而後革之也。故无初有終。又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上九陽不當位。在一卦之極。亦巽之甚也。故亦曰巽在牀下。非如九二之猶得中也。故喪其資斧。貞凶。則凶。此以在上之巽言之也。世言甲庚之說多矣。惟先儒所謂甲者事之始。庚者有所革也。自甲至戊己。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其說至當。不可易也。嘗試推之。當巽順之時。有申命之善。宜其出令之不无善也。亦不无從也。而聖人于九五剛中之爻。必及於終始變革之說。豈故于此以啓天下後世變法之患哉。蓋惟其巽而後足以行權。非巽而後足以行權。則自是矣。惟巽而中正。然後足以更變。非巽而中正。則生事矣。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又曰。九五

之吉。位正中也。夢觀易者。要必詳味于此。

兌卦說

巽、兌皆陰卦也。巽曰小亨。而兌不曰小亨者。兌之柔在外也。剛中而柔外。則其說不失于正。故曰兌。亨。利貞。其所以重兌爲兌者。上以說使下。而下以說應上也。兌蒙坤之三爻而成卦。陽剛實爲主于中。故六爻之吉者。唯在于陽爻。九五亦陽爻也。而有孚于剝之戒。則以其居尊位而下无應也。以卦言之。則上下皆說。有相應之義。以爻言之。則六爻皆不應。此兩陰爻所以皆非吉。而四陽爻獨於九五致戒也。初九陽居陽位。而在兌之初。剛而不過者也。故曰和兌。吉。九二陽居陰位。而在兌之中。剛實而有孚者也。故曰孚兌。吉。悔亡。六三陰柔而不當位。非正以求說者也。故曰來兌凶。此以在下之兌言之也。九四陽居陰位而不中。又下比于六三之陰。雖欲商度以說接下。而位非所安也。故曰商兌未寧。然能剛介有守。疾其陰柔。則有慶矣。故曰介疾有喜。九五雖剛健中正。而下與九二不相應。非能得下之說也。下无其應。而比于上六。信于陰柔小人者也。故曰孚于剝。有厲。上六以陰柔居兌之極。以不正之說而接引于下者也。故曰引兌。未光也。此以在上之兌言之也。上下之說雖不同。其貴于剛中則一也。六爻之剛柔皆不相應。而九五君位。獨以在下無應爲戒。作易之意可見也。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渙卦說

前言論比卦。一陽居五。而未出乎坎。故爲天下始附之時。萃卦二陽相比。而下皆從之。故爲萬物成聚之時。今渙之爲卦。巽順出乎坎險之上。而二五皆剛中。雖未至于萃聚之盛。而觀九五之猶在坎中者有間矣。渙、散也。言能散夫險難也。天下之難。非陽剛得位則莫能濟。故其下之始附也則爲比。其難之散也則爲渙。及其君臣同德而下皆順從也則爲萃。固自有次第焉。比雖吉而未至於亨。渙則亨矣。渙之亨不過四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而已。萃之亨則曰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矣。渙之言亨者一。而萃則再言之。渙之言利者二。而萃則三言之。渙言王假有廟。而萃則加以用大牲吉之辭。以是知比而後渙。渙而後萃。誠有其序也。坎在巽上。以巽而遇坎也。柔巽不足以出險。故聖人不言險。而取以木巽水之象以爲井。巽在坎上。巽而出乎坎也。則險難可出矣。故聖人取濟險之象。而言利涉大川。乘木有功。聖人所以爲天下後世處險之訓者。蓋可見矣。初六以陰柔居渙之初。又在坎險之下。不足以渙難者也。故不言渙而曰用拯。馬壯。吉。言必賴乎陽剛。而後足以有濟也。象亦曰初六之吉。順也。以其比乎九二之剛中。故言順也。九二在坎體而陽剛得中。可以少安而俟時也。故曰渙奔其机。悔亡。机所憑以安者也。六三陰居陽位。在坎之上。而與上九爲正應。有出乎險之象焉。故曰渙其躬。无悔。以其猶在坎體。故所渙惟其躬。以其有應于上。故象曰志在外也。六四在上卦之下。而居近君之位。巽而出乎險矣。故能渙其羣元吉。謂渙而後得衆也。然以陰居陰。柔巽之至。非能盡任渙難之事。故有丘匪夷之思。言未能盡平其難也。九五陽剛得位。而在巽之中。故能渙散其難。而使號令如汗之洽。非如六四之猶有匪夷之丘。以其居王位而无咎。故曰王居无咎。正位也。上九當渙難之終。陽亢自高。而乘九五之剛。則傷之者至矣。故曰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言當已渙之時。功成身退。則可以无咎也。巽之三爻。皆出乎坎險者。于六四曰渙有丘。匪夷所思。于上九曰渙其血。去逖出。而王居无咎。獨歸之九五。則渙難之道。非剛中之君。孰能盡哉。

節卦說

人有所說。則往而不能止。以其順境在前也。說而遇險。則知止矣。故兌下坎上。其卦爲節。恐其說而至于過也。以爻言之。則二五皆剛中。亦節之意也。雖然。渙亦剛柔分而剛得中也。而彖獨言之于此。何哉。渙自否來。九四之陽來居于二。而六二之陰往居于四也。陽來居內。故曰剛來而不窮。柔往居四。故曰柔得位而上同。節自泰來。九三之陽升而居五。六五之陰降而居三也。陽升陰降。而三陰三陽之分始均。故曰剛柔分而剛得中也。否變則泰。渙則將泰之漸也。故於剛言來。而於柔言得位。泰變則否。節則制之于未否也。故于剛柔言分。而幸其剛之得中。義各有在也。節之爲言。制而不敢過也。于節而又過之。則亦非正也。故曰苦節不可貞。初九在兌之下。而有應于上。不可出而不出者也。故戒以不出戶庭則无咎。九二在兌之中。而无應于上。可出而不出者也。故戒以不出門庭則凶。不可出而不出。則不昧於通塞。故象曰知通塞也。出而不出。則爲不知時。故象曰失時極也。六三在兌之極。陰居陽位。而又乘剛。不知節者也。說極則愆。故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言皆自取之。无所咎也。上六陰柔之至。居坎之上。而又在節之極。過乎節者也。太過則苦。故苦節。貞凶。悔亡。言貞固則凶。悔則无凶也。孔子以又誰咎也釋三爻无咎之辭。而先儒以悔則凶亡釋此爻悔亡之辭。與他卦殊不同。蓋其文義如此。不可得而同也。初則戒之以出。二則戒之以不出。一處一出。各有宜也。三則戒其不節。上則戒其太節。過與不及。其失均也。唯六四以陰柔而應于初。以坎水而就于下。又上承九五之陽。能安于節者也。安則无所往而不通。故曰安節亨。承上道也。九五居尊得位。而剛健中正。節之當者也。當則無所往而不可。故曰甘節。吉。往有尚。以其在臣也。故曰安。曰亨。言已能安之則亨也。以其在君也。故曰甘。曰吉。言施之天下而人皆美之。然後爲吉也。六三言嗟。而六四言安。上六言苦。而九五言甘。則節之道。其可過而至於傷人情也哉。

中孚卦說

小過卦說

四柔在外。而二剛居中。柔過于剛也。故曰小過。以全體言之。則剛中。故亨。利貞。以二體言之。則剛不中。故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不宜上。宜下。謂飛鳥之遺音。能順而下。不能逆而上。雖因六實有飛鳥之象而言之。要之。爲上艮下在小過之時。宜過于止。而不宜過于動也。祖、始也。謂初也。六二以柔在內卦之中。此也。二在初六之上。而柔中。過其祖而遇其妣也。君謂五也。二、臣位也。六與二皆柔。而不如六五。柔居剛位。不及其君也。以柔而居臣位。遇其臣也。柔雖過于初。而得妣之中。六與二雖皆柔。不及於五。而在臣之位。故雖小過而无咎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陰唱而陽不和。陰之過也。弋而取其在穴。隱伏之物。弋之過也。六五雖亦小者之過。未能澤物。而居尊得中。動亦可以有獲。所謂可小事不可大事也。初六在小過之初。艮

上之下。過而未形者也。故先有飛鳥以凶之戒。言其初之不謹。則其終末如之何也。上六在小過之終。靡勤之極。无所過而過之甚也。故終之以飛鳥離之凶之辭。言其離于凶災。蓋自取也。若夫九三九四兩陽爻。非過者也。故皆以弗過言之。九三雖弗過。而應于上六。當小過之時。不可以不防也。不防則或爲陰所傷。故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九四雖弗過。而應于初六。初雖未至于過。而將過也。故惟知相遇之有應。而戒之則勿用。而永守于貞矣。故曰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然則聖人于陰爻言過。而于陽爻言弗過。且有防之戕之往厲勿用之戒。其爲君子慮也。豈不切哉。

既濟卦說

坤上乾下爲泰。以天地之交也。坎上離下爲既濟。以水火之交也。以天地水火之象言之。則既濟若未可以同於泰。以乾、坤之靈觀之。則乾蓋居坤之中而爲坎。坎者乾之中也。故乾居西北。而坎居正北。坤蓋居乾之中而爲離。離者坤之中也。故坤居西南。而離居正南。乾、坤不居正位。而坎、離居之。則坎、離者、乾、坤之大用也。故泰之六爻雖相應。而二五處非其位。既濟不唯六爻相應。而柔剛之位。无一之不當。以是爻而居是位。則其應者皆正也。水火相交。而剛柔正應。則其爲既濟也。豈不大哉。易中諸卦。六爻皆應者凡八。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然其當位而應。則惟既濟而已。此所以小者皆亨。而有初吉終亂之戒也。知小者之亨。則天下无不可爲之事。知初吉終亂。則天下有不可勝窮之憂。以其剛柔之應。過於交泰之時。故既濟卦下初吉終亂之辭。早于城復于隍之戒。此聖人所以不畏多難而畏无難者也。初九六四。剛柔之相應也。故初以陽剛當始濟之時。雖曳輪濡尾而无咎。以其有應而可以濟也。曳輪謂其勇於行。濡尾則初濟之象也。四當水火之交。雖有新舊。而不棄衣袽之敝。以其不忘濟難之始也。繻謂繪采。衣袽、敝衣也。六二九五。亦剛柔之相應也。二以柔中。故雖有喪而勿逐自得。五以剛中。故雖薄祭而可以受福。言當既濟之時。中正相應。則无往而不利也。唯九三以陽剛在下卦之上。居離之極。有甲冑戈兵之象。特其既濟。而欲以威服人者也。故雖克鬼方。而不免三年之憊。泰之九三類也。上六以陰柔在既濟之終。居坎之極。有窮而遇險之象。特其既濟而終亂者也。故濡沒其首。危厲可必。亦泰之上六類也。

未濟卦說

未濟不特坎、離之不交而已。三陰三陽。俱不當位。又濟難之材。非陽剛不能。而其陽爻一極於卦外。二陰于三陰之中。皆不足以有濟也。故曰无攸利。又曰未濟、男之窮也。然而猶曰未濟者。柔得尊位。而剛柔相應。今雖未濟。而終必有濟者也。初六在坎之下。而以陰居陽位。不量其材。而妄欲求濟者也。故曰濡其尾。吝。言其不能有濟也。在未濟之初。而妄以爲可濟。不能要其始終也。故象曰。亦不知極也。六三在坎之上。而亦以陰居陽位。亦不自量而妄求濟也。故曰未濟。征凶。言往則凶也。然將出乎坎。而上有上九之應。終亦有濟者也。故又曰利涉大川。六五雖柔不當位。而處中居上。有九二剛中之應。上以謙光接下。下以孚實應上。雖未濟而可以有濟者也。故曰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也。九二以剛中而應乎五。可以有濟也。然以陽居陰位。則有不能濟之象。故曰曳其輪。貞吉。所以勉其行也。九四陽剛出乎坎險。亦可以有濟也。然陽不當位。而下應于初。則亦有不能濟之象。故曰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亦所以勉之也。上九以陽剛居未濟之極。而下有六三之應。時之將濟。變乎無衍。而可以有濟者也。然剛柔皆不當位。則燕樂之過。至於牽惑沒溺。雖有孚而不足以乘時濟難矣。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此皆惜夫剛之失位。而爲之訓戒也。未濟於初六言濡尾之吝。而于九二言曳輪之吉。當未濟之始。柔不足以有濟。而剛中可以有行也。既濟于初九則併言曳輪濡尾之无咎。當既濟之初。剛能有行以濟難。尾則雖濡而无咎也。因濟而言濡尾則同。其未濟既濟則不同也。既濟于九三言伐鬼方。小人勿用。恐陽剛之過而戒之也。未濟于九四言震伐鬼方。有賞于大國。爲其陽不當位而勉之也。因離之甲冑戈兵而言伐鬼方則同。其戒之勉之則不同也。既濟之上六。陰雖當位。而在既濟之極。故有濡其首之戒。未濟之上九。陽不當位。而在未濟之極。故亦有濡其首之戒。陰陽之爻雖不同。其一卦之極則同也。未濟、既濟、坎、離反對而成也。未濟則必濟。既濟則至于未濟。消息盈虛之理。循環无窮。此所以爲易也。

易說跋

趙靜之易說二卷。卦爲一篇。合離論。計六十五篇。今本四卷。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重編。凡闕豫、隨、无妄、大壯、晉、睽、蹇、中孚八卦。其疊卦說頗有錯簡。大抵適變不能不隨云云。至二陰比之。三百八十一字。當隨卦說殘文。不知何以誤入。故曰剛上而柔下。至豈苟然哉。五十五字。當在大往小來之初也句下。故疊以敝壞爲義。因故曰之故而衍。疊以其在內卦之中也。疊字亦涉上而衍。此句正與而九二獨曰幹母之疊文氣緊接。然原書已佚。無可徵信。今仍其舊。不復刪易。姑識之以質善讀書者。道光壬辰秋季。金山錢熙祚謹之甫識。

郭氏傳家易說

附總論

郭雍撰

郭氏傳家易說目錄

卷首
自序
總論
卷一
上經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卷二
上經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卷三
上經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卷四
下經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卷五
下經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卷六
下經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卷七
繫辭上
卷八
繫辭下
卷九
說卦
卷十
序卦
卷十一
雜卦

臣等謹案易說十一卷，宋郭雍撰。雍字子和，洛陽人，父忠孝，受學于程子，著兼山易解，靖康中，爲永興軍路提刑，死難。其書散逸，雍遭亂後，隱居陝州長楊山谷，著爲此書，乾道中，守臣薦于朝，旌召不起，賜號沖晦處士，後更賜稱頤正先生。遺官受所欲言，乃以傳家易說進，雍是書，雖云本其父說，而實多出于自得。朱子云，象山易，溯于象數之學，今觀雍書，大抵剖析義理，與程傳相似，非溯象數者也。雍之言曰，易之爲書，其道其辭，皆由象出，未有忘象而知易者，如首腹馬牛之類，或時可忘，此象之末也，其說如此，殆與其父意，不必盡同。雍又不以卦辭爲彖，而謂觀乎彖辭者，即孔子自謂其彖傳，是悅爲世所非，蓋循王弼本之誤，不識古本，故至于此，要其學爲程子之支流，而其平生自處，亦有合幽人坦坦，履道之吉，可謂無媿于立言者已。乾隆四十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編修臣翁方綱

郭氏傳家易說自序

易道冥昧于鴻荒之世。包犧氏始畫而明之。歷數千年。顯見于聖人行事。而述作無聞焉。文王重之。然後煥然成章。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迨春秋時。大道不行。獨卜筮行于世。孔子于是作傳。大明其道。然後天下復知文王之易。爲大道之書。故自開闢以來。力舉斯道而明之者。三聖人而止耳。觀三聖人之爲心。所以曉天下萬世者。亦可謂至矣。自孔子歿。微言復絕。至秦漢間。斯道大否。漢興。諸儒傳記。舉大義。或復歸于陰陽家流。大失聖人言易之旨。正始中。王輔嗣一切革去。易以高尚之言。然輔嗣祖述虛無。其辭雖美。而無用于天下國家。于是易爲空言矣。又非三聖人所謂易之道也。虛無之學。流弊至今。卒無以正之。茲大道所以不明歟。大抵自漢以來。學者以利祿爲心。明經祇欲取青紫而已。責以聖人之道。固不可得而聞也。宋興百有餘載。有明道伊川二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出焉。監前世儒者之弊。力除千餘載利祿之學。直以聖人爲師。斯道爲己任。豈非古之所謂豪傑之士也哉。其于孟氏之功。聖智巧力之間而已。先人受業伊川先生二十餘年。雍始生之時。橫渠明道。久已謝世。甫四歲而伊川歿。獨聞先人言先生之道。其所學所行。所以教授。多見于易。與春秋、中庸、論語、孟氏之書。是以門人率于此盡心焉。且自周公歿。大道不行。五百餘歲。而得孔子。孔子歿百有餘歲。而得孟子。去聖人世如此未遠。而道之難明。亦已甚矣。況于孔子歿後。千五百餘年。而三先生欲力復聖人之道。其難矣哉。夫先知先覺之士。曠世無有。將使百世

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豈非三先生之力也歟。雍不肖無聞。甘與草木同腐久矣。重念先人之學。殆將泯絕。先生之道。亦因以息。惟懼無以遺子孫。于是潛精易象。以遺書聞。用傳于家。使毋忘先生之業。道雖不足。志則有餘矣。孟子所謂拳拳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者。其庶幾歟。紹興辛未歲仲夏望日。河南郭雍謹序。

郭氏傳家易說

總論

易

上下二經。自序卦已分。其來尚矣。傳者。謂今之周易。乃孔子所傳文王易也。易者。體常變。其用不窮之義。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蓋言常道之窮。必繼之以變。是以通久。故易以變通爲義。大抵道變則可用。可用則通久而爲易。未適變則不可用。非易也。太極之道。初不可有。而易能有而用之者。包犧文王之力也。是故易者用也。用之之書也。舉而用之。大小不同。斯則在人。然則變而通之。然後盡其利。是以論其道。則未始繫于聖人及書之有無。推聖人憂患後世之深。恐不復聞也。故明其道而載之于此。自包犧畫八卦。而卦之名立。文王重之爲六十四之後。然後易之名出焉。易之名出。然後謂是道爲易之道也。是則卦名始于包犧。而易名始于文王。卦也爻也。聖人能畫之、賁之、名之耳。因其畫之、重之、名之。故爲作易之聖人。作易者。作是書也。是書之道。具于未有天地之初。非包犧文王所能作也。後世聖人。又因文王之易。以周題之。所以別夏商二代。夏曰連山。商曰歸藏。而不名曰夏商易者。時未有易之名故也。連山以艮爲首。主名山川。禹之功也。歸藏以坤爲首。成湯黜夏命。造攻自鳴條之義也。故孔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周易以乾爲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履事殷之道也。故繫辭首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繫文王周易之辭也。

卦

皇之道。備于帝。帝之道。備于王。非聖人有意于其間。時焉而已。書契之作。始自八卦。而後世不勝其繁者。蓋惟天地。有萬古不易一定之體。而人則生生無窮。故自備至繁。是爲人事必然之理。上古之時。天道勝人。人知有天。而不知其他也。故包犧氏始畫八卦。其意若曰。是道之一。列而有三。如是而天。如是而地。如是而人。天道主覆。故畫于上。地道主載。故畫于下。人道財成輔相。故畫于中。于是自任以財成輔相之道。而配天地焉者。包犧畫卦之道也。然天道不以天高而大于地。地道不以地廣而大于人。人道不以人微而小于天地。故三畫皆無差殊。變其至也。混而爲一。復于太極。故名曰卦。然則卦者。太極之一耳。或八或六十有四。曰道。曰事。大小不同。其于太極。名異而實存也。非若三才之分太極。名實俱易矣。是以聖人經以三才。而太極分。緯以八卦。而太極復。一經一緯。而六十四象。由之以備。天下之能事畢矣。所以太極爲易之體。而易者用太極之名。太極之道。方其混然一成。物莫能破。人安得而用之。及乎包犧判而三之才之。雖爲八。文王重而六之。雖爲六十四。然後天下後世。以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始可得而議矣。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于此。

八卦之時。天道純全。故其名卦。必備三才之義。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爲八卦之名。與八者之名。所以總謂之卦者。凡九字。不可以常義膚淺訓釋。蓋出于上古之言。文王孔子。能通之者也。雖因孔子。以卦之才德言之。知爲乾健、坤順、震動、巽入、終莫能究其義。而後世或謂卦者卦也。其言如此。豈能盡聖人之意哉。大抵易之爲義易通。而卦之爲義難得。卦也。畫也。象也。蓋自道而一變爲畫。因而成象。畫象且而成卦。使萬世之下。復由卦以知象。由象以知畫。由畫以明道。此聖人之意也。然終莫知上古之時。卦爲何訓。乾坤八字。出于包犧。卦之一字。出于包犧之後。聖人名之。其餘五十六卦。及易與元、亨、利、貞。皆命于文王。凡六十一名。可以意義訓釋。其卦名。或具三才。或在人物。或以道德。或寓時事。命名不同。皆可致而知。蓋中古之言。後世之所通也。上古中古之名。于是較然可見。則知包犧之畫八卦而已。而文王重卦。又何疑焉。包犧氏之前。有聲而無畫。包犧之時。有畫無字。三即乾也。文王之時。畫字具有。六十四卦之畫。即六十四卦之字。後世以易字明。故于畫之下。重字以明之。且包犧氏。以天地人之三。而其道一。故一畫而成一卦。畫有奇偶。故有乾坤。窮則盡變。故有六子。乾坤六子。包犧初不能加損益也。天以是示之。因以是明之耳。故包犧之畫。得于天而明天。文王之重。得于人而明人。得于天者。亦知地道人道之一也。是以三奇爲乾。而地道在焉。三偶爲坤。而天道在焉。一奇一偶。終不可以成卦也。得于人者。知太極生天地。天地生人。有天而無地。人無得而生也。故以包犧之畫。在上。爲天。文王之重。在下。爲地。天地設位。而後聖人成能于其中。天有氣。地有形。人得天之氣以生。得地之形以成。必兼三才而兩之。然後人因天地以生矣。此文王重卦之義也。揲蓍者。分而爲二以象兩。然後卦一以象三。蓋因于重卦之義。且包犧之畫爲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爲君。文王之重爲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爲臣。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則三四皆人道也。是之謂中爻。繫辭曰。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故聖人舉之變。以二三四五爲主。初上終始之而已。然終始之亦位也。故曰。六位時成。六位成章。

爻

包犧氏畫卦之始。其畫雖具三才。而卦之天地未判。無九六六位之別。文王重卦之後。然後天地判而有九六。人道成而著六位。此周公明六爻之義也。何謂天地判而有九六。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此天地之生數也。合一三五爲九。天數也。天本乾。故乾稱九。合二四爲六。地數也。地本坤。故坤稱六。此列六爻之後。聖人稱九六之旨也。是以揲蓍之法。老陽三十有六。揲以四象而得九。老陰二十有四。揲以四象而得六。故九爲乾爻。三十六爲乾策。六爲坤爻。二十四爲坤策。此後世聖人衍九六之道也。包犧畫三才之微。獨畫天卦。方知三才爲一道。故必文王重卦之後。天地上下二卦既具。而後九六可生焉。九六既生。而後大衍之法。立此聖人作易之序也。何謂人道成而著六位。一卦之象。雖備三才。而六畫之後。聖人道在成能。欲用于天下萬世。故舍天地而獨明人道。是以六爻皆人位。其辭皆人事。故文王之治。同天之載。而周公之禮樂法度。粲然具備者。蓋人道也。此聖人著六爻之義也。繫辭曰。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此後世聖人。以人道明六爻之說也。是則有畫而後可重。重而後有九六。有九六而後有六位。有六位而後可繫辭、彖、象、文言。故方畫重九六之際。皆統明三才。及六位繫辭、彖、象之後。一以人道爲主。人道至此而後明矣。此四聖成始成終之道也。然而乎周公畫卦之時。爻其于畫。不復重見也。至周公列之于下。而繫以辭焉。易于是始備矣。而明其道。傳其教者。孔子也。故必一聖人畫之。一聖人重之。一聖人列于爻。一聖人垂其教。則道無餘蘊矣。使包犧重之。非包犧也。三王之道也。使文王爻之。非文王也。周公之道也。聖人隨時之義。蓋不然矣。故自太極之始。包犧象三才之道。文王盡三才之義。周公列三才之事。孔子著三才之教。皆隨時之義也。然孔子之于文王。猶文王之于包犧也。周公特終文王之一事耳。故古人猶稱三聖者。以此。

彖

繫辭曰。彖者。言乎象者也。又曰。彖者。才也。乾之象六奇是也。乾之彖。言六奇之義也。乾之才大而健是也。乾之彖。言大健之義也。故觀乎彖辭。則一卦之義。思過半矣。然先儒以文王卦辭爲彖辭。蓋以孔子不常自言。觀乎彖辭。則思過半也。此大不然。孔子之彖。正論一卦之象。及釋文王之辭。非孔子之彖。則卦象與文王辭。不可通矣。蓋文王之辭。旨意深隱。出于憂患之言。雖使知者觀之。豈能思過半哉。必觀孔子彖辭。然後一卦之義。有思過半之理。孔子作彖。本以垂法後世。欲學者先盡心于彖。然後可明重卦之象。及通文王之辭。則思過半之言。乃孔子自明作彖之意。及示學文王易之要法也。

象

繫辭曰。易者象也。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蓋以易之意。不可得而盡。故有象以盡之也。意不可盡。徒玩

其辭。皆空言耳。如是則不可以訓天下後世。而作易之道絕矣。此聖人立象之旨也。經曰。見乃謂之象。然則使斯道之可見者。無非象也。故象非一義。四聖人之象不同。卦之三畫。包犧之象也。重之爲六。文王之象也。次爲六位剛柔。周公之象也。在乾。則自天行健。至于天德不可爲首。孔子之象也。三六之象。以卦爲主。六位剛柔之象。以爻爲主。孔子之象。以辭爲主。所主不同。其爲盡意一也。故辭有不能盡者。求之爻。爻有不能盡者。求之卦。則易之意無餘蘊矣。然則象也者。豈爲天、爲地、爲馬、爲牛而已乎。天地牛馬。有乾坤之象者也。非乾坤之象。止于天地牛馬而已也。故知易之爲書。其意其辭。皆由象出。未有忘象而知易者。如首腹馬牛之類。或時可忘。此象之末者也。

歐陽文忠公言。彖象文言。雜人卦中者。自費氏始。王弼爲注。亦用彖象相雜之經。考費氏傳曰。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觀今之易十篇。未嘗盡入卦中。則非費氏明矣。孔子象辭。在六爻繫辭之後。及王輔嗣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猶如杜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觀此則小象固已先在卦中。弼又雜之爻中也。其象與大象文言。終莫可考。

文言

易有象。所以明成卦之才。有象。所以盡作易之意。又爲文言。所以釋一卦之辭。然獨著于乾坤二卦者。言辭在聖人。道之易明者也。學者考諸彖象。智之可及也。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又謂賜也告諸往而知來。蓋有不勝其言者。言之終不可盡。學者觀乾坤二卦文言。觸類而長之可也。

（案是書舊有夾漈士潛校讎本。未詳主潛名字。其校讎此條。謂脫觀乾坤二卦文言句。按補之。今此本亦脫。與所校補符合。別詳卷一。卷十一。小註。）

繫辭

包犧畫卦。初無繫辭。文王孔子之言。皆繫辭也。故孔子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繫辭焉以盡其言。則卦爻之辭皆是也。今獨以此上下二篇稱繫辭者。蓋卦辭爻辭。文王周公之繫辭也。此上下二篇。孔子之繫辭也。又于十翼之中。獨此二篇。泛論大道。爲諸卦之統要。與彖象文言之辭異。故獨曰繫辭。所以尊崇孔子之辭。與文王等也。觀其言廣大而備。變通而神。无思而精。皆彖象、文言、序卦、說卦之所不能盡者。非聖人孰能與于此哉。微此則易道絕矣。

何氏謂上篇明元。下篇明幾。或以上篇論易之大理。下篇論易之小理。孔穎達言。上下無異義。直以簡編重大。是以分之。今觀上篇曰天尊地卑。至存乎德行。篇章相次。事理大小。皆有條理。不可紊亂。次章之言。皆前章所未盡。至存乎德行。則易道備矣。下篇復起其說。前後相次。復如上篇。是則初爲二篇。非後人妄分也。

諸儒分章不一。孔穎達定以上篇十二章。下篇九章。然章有甚大甚小。有可分不可分者。似不止此二十一章。故有文意未斷而章分。有才一二句。而文意斷不相續者。豈能拘以二十一章也。說見于後。

上篇所言。多易道之大者。與其精微神變之用。下篇多卦義。及上所未終粗顯之說。又不可不明之者。

則上下二篇。略有辨也。且上篇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以其有是言。故下篇可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也。上篇言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至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以其有是言。故下篇可言。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也。孔穎達謂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此豈復爲易之小事。然貞觀貞明。特引天地日月。以明吉凶貞勝之辭。非在易之義。又不若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爲易之道也。觀此數義。則二篇精粗。略可見矣。

說卦

說卦論八卦之道德。與其象義情性也。然則六十四卦。亦有是乎。蓋六十四卦。各具于文言、彖、象、雜卦之中矣。至萬物象類。如雁之爲虎。漸之爲鴻。中孚之鳴鶴。小過之飛鳥。井之爲井。鼎之爲鼎。皆是也。其象不可盡言。故于是數卦略明之。繫辭曰。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斯其所以難言也。故曰。書不盡言。

序卦

孔穎達曰。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屯、蒙、需、訟之類。皆是也。變者。反覆惟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八者皆是也。此蓋卦變反對之象。先天之學詳矣。雖出于變象。豈無其序哉。故聖人所以序之也。八卦之序有二。帝出乎震一章。八方之序也。乾天也一章。成卦先後之序也。先序八卦于上。故序六十四卦于此。八卦序包犧之道。六十四卦序文王之道也。道不難明也。聖人判之爲三才。離之爲八卦。使有目者可見。有耳者可聞。亦云至矣。于是又爲之說。爲之序。三才八卦之道。纖介不遺。而言易者。尚或滯于空言。而乖亂正道。或溺于術數之用。不明三聖人之大旨。斯學者所宜深戒也。

雜卦

卦之性情。與其爲德之不同。八卦則見于說卦。六十四卦。則見于雜卦。孔子于包犧之道。詳盡于說卦。皆文王所未嘗明之者。故不得不詳也。于文王之道。則具于序卦雜卦之中。其象則見于諸卦大小象。而繫辭上下。則兼統之。

（案原本自論繫辭至論雜卦。頗載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各卷篇首。始因舊稿大互異者。或文義未定。不皆從辭言。或據以增入。則註明本文下。今已校刪。至各卷有與辭言所載以增入。則註明本文下。）

郭氏傳家易說卷一

上經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乾上乾下

乾、元、亨、利、貞。

包犧名卦。必備三才之義。故自太極離而爲八。名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至文王重卦之後。然後三才八卦。不一而足。而天地人之道或分矣。獨八卦之名。因之不改。是以其義獨異于諸卦也。說卦曰。乾爲天。故世之說乾者止于天。不得其道。又以天爲體。乾爲用。夫以乾止于天。則乾象當一畫。不當有人道地道而備三才也。孔子曰。乾、陽物也。自道言之。乾坤天地人。无非一物。則是三才陽物。皆乾之道。故說卦曰。乾爲天。在天之乾也。爲圜。在象之乾也。爲君。爲父。在人之乾也。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馬。爲木果。在地在物之乾也。以乾能備三才萬物之象。而三才萬物之一物。不能盡乾之象。故不得獨名曰天。而必名曰乾也。又況乾坤道也。天地物也。得是道而後爲物。故天得乾之道而爲天也。八卦之名。皆與此同義。文言之初言四德。後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又觀餘卦利牝馬之貞。利君子貞之類。別疑其以元亨二德爲一。利貞二德爲一矣。蓋自易論之。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之一卦論之。則元與亨陽之類也。利與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由陰陽觀之。則春夏爲陽。秋

冬爲陰。是以四德或爲二義可也。且四德者。在卦則爲天地人。而言之曰。元、亨、利、貞。在天地人別而言之。雖亦曰元、亨、利、貞。然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是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是也。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與義之類是也。天地人陰陽剛柔仁義。皆可謂之元、亨、利、貞。而卦之元、亨、利、貞。不可謂之陰陽。不可謂之剛柔。不可謂之仁義者。以卦得兼三才。而三才之一物。不得以象卦故也。是以乾之道。天得之而爲天。君父得之而爲君父。圓得之而爲圓。木果得之而爲木果。大小不同其具。四者則一而已。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其道一也。文王之易。乾卦六畫之下。惟元、亨、利、貞。四字而已。至周公發六位爻辭六十二字。而易道備。孔子彖象文言。成今之易。而後世明。觀文王之易。則知周公事業。所謂郁郁乎文者也。亦見文王無聲無臭。同于上天之載。天不已。文王亦不已之義。由文王以觀包犧之畫。則知包犧範圍天地之道。同于太極至矣。

初九。潛龍勿用。

爻辭皆以人道爲主。龍雖非人。而萬物皆人道之內。又取以象聖人。故乾爻稱之。乾不爲龍。而稱之者。有聖人之德。不必拘以乾象也。初始也。聖人之始。果行育德。未可爲時用。或時亦未能致聖人。皆潛可也。此舜耕稼陶漁之時。必至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故潛之時。宜勿自用。伊尹耕于有莘。傅說隱于巖野。二者避于海濱。亦皆是道。或愉漠祖。及後世之隱者。皆不足以當潛龍之義。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然後仁以行之。至于仁以行之。道大成矣。故龍之潛也。有必見之理。聖人之學也。有必行之道。舜之相堯。伊尹之就湯。太公伯夷之歸文王。皆利見九五之大人者也。人臣地道也。故見而在田。人君天道也。故飛而在天。大人者。其道甚大之人也。故德合天地。明合日月。其序合四時。其吉凶合鬼神。不如是。豈足以有天下之大。而贊化育參天地乎。君臣俱有大德。而小人勿用。此二帝三王之所以興也。乾德以大爲主。故不言聖人。而曰大人。然則聖人之法。乾法其大而已矣。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三居臣道之尊。當興事造業之任。故終日乾乾。法乾之健。不遑休息。此大禹三過其門不入之時。然天下之理。高則危。滿則溢。必戰戰兢兢。然後无危溢之患。是以九三位極之君子。能朝夕惕。然則雖處危地无咎矣。若厲者。雖危也。禹曰。予思日孜孜。舜稱其不自滿假。孟子稱其聞善言則拜。皆夕惕之意也。乾之道。堯舜得之。大禹得其健。雖欲不爲帝王。不可得已。故堯舜禹之授受。係乎道之自然。聖人无心于其間焉。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初居下體之下。潛之也。潛則行而未成。故不可用。四居上卦之下。猶有淵義。雖潛道已革。而无在田之位。進退惟時。固不可躍而進也。然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居近君之位。時其可失乎。是以疑于可進而

自躍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所謂或躍也。六爻之義。大率以初爲未仕。四爲已仕。二爲廣君之臣。三爲人臣將極之位。蓋下卦以漸進。而四爲近君矣。故二多譽。得君也。四多懼。近君也。三多凶。危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則大人莫大于堯舜也。然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蓋堯舜之大。其憂尚如此。此九五大人之君。所以利見九二大人之臣也。天位不可階。而升也。故稱飛龍焉。二帝三王。未有不得大人以興者。漢唐之際。雖莫不然。然皆權謀變詐。小人之徒。爭雄竊國而止耳。安知所謂利見大人之道哉。

上九。亢龍有悔。

九三過而惕。故无咎。上九過而亢。故有悔。然則龍德莫善于惕。而莫不善于亢也。亢則貪夫位。慕夫祿。不知進退存亡。其悔宜矣。堯老而舜攝。舜亦以命禹。伊尹復政厥辟。周公復子明辟。君臣之間。皆有是道。故知進退存亡者。其惟聖人乎。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九天德也。用天德者。襲覆包含。无所不容。其于見羣龍而容之。有餘裕矣。夫是之謂大人。大人有容天下之德。而无長天下之志。至于天下樂推。首出庶物之際。一以无心應之而已。象言天德不可爲首。爲者自爲之辭。无首者。戒其无自爲首也。是以堯無能名。舜有天下而不與。文王三分有二。而事殷。皆无首之道。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知此。然後盡用九无首之吉也。乾坤純備天地九六之道。故稱用九用六。他卦雜而不純。雖有所用。亦乾坤之九六也。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位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乾之四德。元爲大。元爲始。象論一卦之才。故首言乾元。元之在乾。猶人之有首也。萬物之所以資始者在此。且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之長育萬物。健而亨之道也。而乾元則統之。聖人知此。故大明乾元。終始一卦之道。得所謂潛見飛躍。各以其時。而成六位矣。此周公繫爻之義也。六位既以時成。則聖人可以乘此而用天道。或潛。或見。或惕。或躍。或飛。或亢。亦各因其時而乘焉。此聖人法乾用九之道也。故孔子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且乾道之變化也。蓋非物物而生之。大賦資始之戶。使萬物无一物之不和。是之謂保合大和。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者。以此。是乃乾之所謂利貞也。聖人知乾之利貞。在此而不在彼。故法各正性命之道。以出庶物。法保合太和之道。以寧萬國。則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矣。此有聖人法乾用九之道也。故孔子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昌之象。非獨統論一卦之辭。蓋以人事變明之。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天有乾之象也。君子像天與乾者也。天有乾之象者。以乾健。而天行亦健故也。君子能像天與乾者。以天行健。而君子自強不息。可像之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在下非獨處微。亦陽未動。而時未至故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時至而出。兼善天下。膏澤下于民之時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乾乾自強不息也。自強不息。則反復皆天道。造次顛沛。必于是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四爲有位之臣。與二同功。雖有進退之義。而義在有爲。故進亦无咎。聖人懼其近而必進。故或之。亦盡其退而失時。故曰。進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大人體乾行健。不爲小道也。故飛龍見大人之爲。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亢不知變。其能久乎。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善用天德者。用其大。不善用天德者。用其強。強无不及也。處衆則欲長。有功則欲伐。故聖人于是戒之。

乾。贊于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其知用天德者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元、亨、利、貞。固不止于在人者。則善之長。嘉之會。義之和。事之幹。非獨人事而已。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君子體乾之仁。故足以長人。體乾之嘉會。故足以合禮。體乾之利物。故足以和義。體乾之貞固。故足以幹事。此君子行此四德之道也。君子行此四德。亦同乾之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道與世合。則出而見。道與世違。則隱而潛。惟有德者能之。古之人。邦無道至死不變。又曰。邦無道則愚。豈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者歟。遯世无悶。獨善其身者也。不見是而无悶。人不知而不慍者也。行其所可樂。違其所可憂。此顏子所以不改其樂。而人不堪其憂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初九。潛而勿用。故孔子言其隱德。九二。見而在田。故孔子言其龍德之著見者。由二爻以觀之。中庸所

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之序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言行之見者。安行之也。惟正故能閑邪。惟中故能存誠。閑邪所以存其誠也。有善世之功。而不自伐。故天下莫與汝爭功。有正中龍德。博而物化。故能盡性。盡人物之性。豈閑邪存誠之所致歟。君之德正中而已。九二所謂成有一德者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乾、健也。乾、乾健之至。其自強不息可知也。蓋不如是。不足以進德修業。大有爲于天下也。德、在我者也。非內盡忠信。則德不可進。事業、措諸天下者也。其修辭外見者。未見其所以盡成己成物之道。皆不足以居業也。事之方來。可至者至之。君子知動之微。作事謀始也。事之已往。當終者終之。君子存謹終如始之義也。卦至于三。其道革矣。自初至三。可終之德業也。自四以往。可至之德業也。既盡善始善終之道。故居三之尊而不驕。任五之事而不憂。雖在危地。何咎之有。夫內以忠信而進德。外以辭誠而居業。知至之幾。知終之義。不驕不憂。皆兢兢而夕惕者也。修辭立其誠。如皋陶矢厥謨之類是也。發號施令。皆修辭也。以誠爲主。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上下進退。皆貴有常而不變。而此无常者。上下進退。係乎時命也。孔子嘗爲委吏乘田矣。豈捨正道而爲此哉。亦豈離類敗德而爲此哉。不得其時而已。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是以不忘于或躍也。孟子以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爲聖之時。而文言以或躍爲欲及時。其義一也。由是爲魯之司寇。或躍之義存焉耳。九四之處不以正。疑其爲邪也。故言非爲邪。龍德在下而已。達之。疑其離羣也。故言非離羣。孔子權進不以道。而退不以義者。故以及時釋或躍无咎之義。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大哉君臣之道。各從其類。如是之至也。故湯使聘之。幡然而改者。商之一德之臣也。聞文王興而盍歸乎來者。周之同德之臣也。雖求之于上。應之于下。在人事如此。而有必應必親之道者。係乎龍德之同耳。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貴而非其位。不知退也。高而无其民。不知喪也。賢人謂九三也。九三之德。知幾夕惕。與此異矣。德既不同。則在下不應。不爲輔也。動不知止。其悔宜矣。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下也。猶言微也。如有據在下也。時舍。時可進。故隨時而舍。明有正中君德。亦必待時。前言位之人也。後言爻之時也。案前言以下。原本在時舍句上。今據謝主簿校本移正。行事。興事造業。大有爲也。自試。君子謹失時之戒。故或自試。上治。以天德位。天位治。所從出。病之災。鄰不知變。故災至。天下治。知乾元之義。而用天德。則治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則閉塞未亨之時。天下文明。君子出則道文明。與時偕行。時可行。健。君子應時行之。行剛用也。乾道乃革。潛龍之義。至四而革也。乃位乎天德。有天德而得天位也。與時偕極。乾道極矣。時不復矣。而不知止。故與偕極。乃見天則。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觀用九之義。見天之可則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元亨者。乾之始也。利貞者。乾之性情也。乾之始。大是也。乾之性情。健是也。惟其大。故元亨。而健。故利貞也。利天下者。始于乾元。故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可言所利。則其利小矣。不言所利。无所不利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剛健中正。純粹精。乾之德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乾之業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乾之用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乾之功也。有是德則有是業。有是用則有是功也。然精者德之精。情者卦之情。乘六龍用九也。天下平。致美利也。乾之大如此。聖人之法乾也。剛健中正以崇德。發揮旁通以廣業。時乘六龍。崇德以致用也。雲行雨施。廣業之功成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隱而未見。時之未至也。行而未成。德未大成也。是以確乎其不可拔也。成德者。時成之龍德也。言之信。行之謹。善世不伐。德博而化。皆可見也。初之潛。未足以與此。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聚、問辨、寬居之者。期于仁以行之耳。故潛龍勿用。知其成而未成也。見龍在田。知其君德大成。而可行也。是以利見大人。惟仁以行之。爲九二之事。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在天爲君。在田爲臣。皆中正也。三乘重剛而過中。故爲危懼之地。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四承重剛。多懼之地。上不爲中正之君。下不爲同德之臣。中非與事造業之任。故于進退懼而或之也。

或之則毋必。是以可進則進。可退則退。故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天下至大也。非有天德者。不能有天下。惟有天德。故其德有容。无私于覆載。其明无不及。无私于照臨。其序有常。无私于生養。其言凶有感。无私于賞罰。是以能同于天。言无相違之道。況于人鬼乎。蓋與天道同者。不係乎先天後天也。究觀乾之一卦。則包犧之畫明人配天地。文王之重明聖人成天地之能。周公之爻明有天德則居天位。孔子之辭明合天地則可以治神人。乃知君道不可以不大也。故堯則天之大。舜能有大。禹爲大禹。皆九五之大人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孔子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孟子稱爲聖之時。大哉隨時之義也。一失其正而爲亢。則于進退存亡、得喪之際。尚不能周知。況天下國家乎。聖人釋爻至于四五者。蓋其道雖以一義盡也。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乾、健也。坤、順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則乾坤元亨皆一也。利貞之體異者。坤以順爲正也。牝馬順而健者也。先順而後健。坤之道也。利牝馬之貞。所謂言所利也。言所利則不名爲大。故彖曰至哉坤元。坤德至順。待唱而應。不爲物先。故君子有所往。在物之後。則得其道。得其道。斯能成其所利矣。西南坤之類也。故得朋。東北反坤之類也。故喪朋。世有以得爲吉者。堯之得舜是也。有以喪爲吉者。坤之喪朋是也。得朋則以順濟順。可小事不可大事之道。喪朋則以健濟順。天下無不濟矣。坤道以喪朋爲正。君子安此。則吉孰大焉。上言元亨利牝馬之貞。蓋坤之繇辭。自君子攸往之下。皆人道也。凡言吉凶。皆人道之辭。餘卦同。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大則无不至。至則有所極。此乾坤之異也。始則未生。生則成形。坤之資生。順承之道。是爲坤之至也。一順未足以盡坤之道。其能合乾无疆之大德者。厚載萬物而已。元者。四德之首也。故統天爲乾之元。而厚載爲坤之元也。无疆之德。健是也。剛健中正。此乾之所以大。含弘光大。此坤之所以至。含弘、言其靜而翕也。光大、言其動而闢也。萬物資生而得咸亨者。本于含弘光大而已。乾爲馬。非坤也。而坤有取于牝馬者。欲合乾德无疆。故有取于馬也。合乾而非乾。故曰牝馬。牝馬柔順而行健。坤道至柔而動剛。故能合乾之德。而行地无疆也。君子法坤之道。行此柔順利貞而已。柔順至柔也。利貞。則動剛在其中矣。且乾健坤順。道之常也。逆之則失其道也。故坤先則迷而失常道。後則順而得常道也。然一陰一陽之謂道。坤本陰。而西南與類行。是不知坤有剛柔動靜之道。一于陰者也。東北喪朋。則得至柔動剛之理。坤道乃備。是以乃終有慶矣。聖人出庶物而寧萬國者。法天之行健也。安于後順喪朋之正。而終于吉者。應地之无疆也。坤合乾德之无疆。馬行類地之无疆。聖人應坤之无疆。此三言无疆之別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得乾道之大者。地得坤道之大者。聖人從其大者。故乾坤皆言天地。而六子之象。亦各舉其大者明之也。乾言天行健。則知天得乾之健也。坤言地勢坤。則知地勢得坤之順也。故君子法之。厚其德而无不載焉。古之人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以此。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陽主生。陰主殺。故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而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坤之初六。陰生之始。而言履霜之漸。以見聖人好生惡殺。辨君子小人之分。防微杜漸。戒之于其早也。霜之始殺。未至于堅冰。馴致其道。有必至之理故也。禍亂之作。莫不由此。是以大禹之戒。言不見是闕。而成王毖之于小。宣王慎之于微。詩書有取焉。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臣道以順爲正。得順之至者。其六二乎。六二蓋牝馬之道者也。蓋牝馬之道。而言直方大者。疑于陽德也。蓋不有是德。則一于柔順而已。又豈能以北喪朋。而行地无疆乎。故象以直方爲六二之動。而文言亦以其動也剛稱之。然牝馬順而健。性之自然。非習之而後能也。蓋君子盡在己。直方大之德。而外物之來。雖不習而可應。猶所謂素富貴貧賤者。以誠明也。臣道得此。則動靜之際。无所往而不爲利。雖非乾之不言所利。亦蓋坤之利矣。繫辭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闢則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所以爲地道之光也。地道之光。非以其動而光乎。舜曰重華。禹曰文命。皆地道之光者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坤以六二爲一卦之主。三非任時之責者。雖有美德可明。含而固守之可也。或從王事。謂從天下大務。无成天之功。終地之德而已。然含章則不茹。終於必吐而後已。此待時之義也。待時者。從王事之時也。知固守含章。以待從王事之時。則含弘光大之義得矣。三居下卦之上。其位非不尊。雖有從王事任天下之道。而六二中正。已當其位矣。故或之含章可貞。非小道也。故知六二之外。三之德可以任重。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五之君。柔弱在上。而四又以柔德獨近之。其道危矣。惟六四知幾之君子。一以柔德自處。既絕直方之動。又異含章之發。括而絕物。斯无咎矣。善惡括而不形。故无譽。好惡括而不萌。故不害。天下徒知毀之爲害。而六四又知夫譽之爲害也。不其慎之至歟。孔子言賢人隱。非隱其身也。隱其德也。善夫知幾君子之隱乎。然則括囊果爲臣之道歟。曰時使之然耳。非得已也。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坤雖臣道。而五實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爲君也。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亦不害其爲臣。故乾有兩君德。而无兩君。坤有兩臣德。而无兩臣。皆一義也。六二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

以其善下之也。下下本坤之道也。黃、中色也。色之美者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德而下人也。昔堯有允恭克讓之德。而後能得舜。舜有溫恭允塞之德。而後能得禹皐陶。文王有徽柔懿恭之德。而後能得閎夭泰顛。然則黃裳之德。其爲元吉宜矣。元、大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之吉也。二五之爻。蓋聖人明直方之臣。非有黃裳之君。不能致也。文在中者。言美德在中。故暢于四肢。發于事業。皆天下之至美。是以天下蒙其福也。六四。明柔德近君。著一時之變。與六五辭不相通。不可符合。易之辭　類如此。觀之爻象文言。斯得之矣。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道柔順。待陽唱而後動者也。故陽不唱則陰不動。君不唱則臣不和。有不待唱進而干陽者。上六之道也。進而干陽逼也。則疑而戰矣。野者在外之地。言陽之拒陰。必使不侵其內也。龍戰于野。則爲臣之道既窮。而在君之義亦闕矣。其血玄黃。蓋君臣兩傷之謂也。觀二帝三王之時。君臣一體。如元首股肱。夫人無尺寸之膚不愛。豈自傷其元首股肱哉。漢唐之君。屠戮臣下。如異類。其臣罔有得罪者。而彰君之惡大矣。非特玄黃而已。嗚呼。上无黃裳之君。下无直方之臣。幾何不道窮而龍戰哉。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柔順而動剛。坤之德也。可久之道也。用六之義。用此而已。用此可久。能勿大終乎。用九。非獨君也。臣亦可用。九二是也。用六。非獨臣也。君亦可用。六五是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坤雖以柔靜爲主。苟无剛方之德。不足以含弘光大。後得主而有常矣。含萬物含弘也。化光、光大也。所謂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也。然而要坤之至。以順承天。而行以時而已。此重明卦象之意。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坤之初六。非積善之象。而文言先及積善者。因明善不善皆在所積。知不善之不可積。則善爲可積矣。聖人貴夫早辨者。慮馴致之易長耳。所以坤之德。以柔而剛靜而方爲至。蓋非剛非方。則一于順。皆馴致之道。必不能早辨故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以言六二之正也。方以言六二之義也。以敬爲正而直內。盡處中之道矣。又以義而方外。是以能居與事遊業之任也。直內則中立不倚。君子所以正其心。方外則和而不流。君子所以措諸事業。內外並立。則大德不孤矣。虞舜夔夔齋慄。直內之敬也。溫恭允塞。方外之義也。五典克從。百揆時敘。无所往而不利。故不疑其所行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陰能含美。則能從事。蓋坤之德。含弘爲先也。地道。妻道。臣道。皆坤之道也。无成代終。含美俟用而已。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天地交感。則賢人出。而萬物亨。天地閉隔。則賢人隱。而萬物不遂。此自然之理。非必天地不交。否之時爲然也。君臣之道。不合則爲閉矣。賢人之德不彰。則爲隱矣。括囊、蓋欲其自謹之耳。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君子有至美之德。能通天下之理。故可以正君之位。居君之體。而德與位稱也。是以近而暢于四支。大而發于事業。見于四方萬里之遠者。無非在中之美德也。充之足以保四海。是爲美德之至。夫聖人治天下國家之道。必本于正心脩身之微。是以六五君子之發于事業者。蓋由在中之美。能通天下之理而已。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上六之戰。无龍以明之。則不知其與陽戰也。爲其嫌于无陽。而言戰也。故稱龍焉。蓋俱陰无戰故也。因其稱龍。故稱血。因其稱血。故稱玄黃。從其類而言。此周公爻辭之大法也。天玄而地黃。蓋天地陰陽。兩傷之意也。

䷂ 屯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雖以剛柔之分。其言則三才之道也。天地人雖均爲三才。獨人道雜而多端。无天地之純全。故純剛爲乾。而盡天道。純柔爲坤。而盡地道。至于人事不齊。一卦不足以盡。故自屯至未濟。其爲人道。以配乾坤。是以諸卦所載。人事爲多。而人道自此明矣。然則人道以六十二卦。而後能配乾坤。所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歟。天地无屯。人與萬物皆有之。物之始生。及其末亨之時。皆屯也。故爲人道之始。乾坤之四德。所以生萬物而康屯者。故屯有得于乾坤之四德也。然四德非一于屯也。屯之所得者。屯之時。屯之事而已。觀乾之象。萬物資始。元也。品物流形。亨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利貞也。是則天地之道。始終在于萬物。而萬物以人爲首。故屯爲人道之始。具四德。而繼乾坤也。人道始生。而未成未可用。有所往先于建侯者。聖人配天地之德。生萬物而康屯。莫先此大公之道故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乾剛坤柔。至屯而始交。交則人道乃著。然純陰疑于陽則戰。況剛柔之交。能无難乎。以是知人道之患。與天地異。故繫辭言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是聖人不能无憂也。屯之時。處險而不可動。故言勿用有攸往。屯者也。而天下草昧。聖人不得不動之時。故言利建侯。康屯之主也。利建侯則動乎險中。亦聖人所不得已也。惟動則得天地大亨。萬物之利道。苟一于勿用有攸往。則非康屯之主也。雷雨之動滿盈乎天地之間。此天造草昧也。建侯而不寧。聖人法天而造草昧。蓋人法天繼天而造草昧。此屯之所以繼乾坤之道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坎在上爲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爲雨。故雷雨作解。雲而未雨。所以爲屯。經綸者。經綸天下之事。建侯而不事之謂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屯之時。興事當盤桓。盤旋未決也。居屯之道。則當居貞建侯。如是之利。可免盤旋矣。剛柔始交而難生。則居屯者。有不可動之勢。而天下萬物。方資于濟屯之才。則濟屯者。爲不可不動之時。以不可動之勢。而遇不可不動之時。此所以盤旋也。初九以剛明之才。濟屯之難。居正而靜不違勢。建侯而動不違時。其于屯也。何不利之有。故雖盤桓。而不失康屯之道。故曰。志行正也。況以陽下陰。大得民乎。聖人經綸建侯。非自爲也。爲民而已。爲民而得民。其難濟矣。夏商之季。湯武其盡之。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屯之世。動在險中。非陰柔之所宜也。況六爻之中。莫柔弱于六二。故爲在屯之邅者。而有女子之象焉。馬班如。欲進而見逼。非爲寇則婚媾耳。六二居中待應。不爲苟合。寇婚不從。故云不字。至于十年。屯難反常。終從正應。則六二之處屯。可謂女子之貞者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虞謂掌獸。以鹿爲獸。先人曰。如逐鹿沙鹿之鹿。故知從禽非專鹿也。雍曰。孟子言從禽獸而无厭。書言外作禽荒。則從禽禽荒。皆謂田獵。則此不止于鹿明矣。六三以陰柔之才。非中正之位。居動之極。貪于有獲。非處險之道也。曾不自度可動之利。雖即鹿也。不過入于林中而已。豈能有濟哉。惟君子知幾。不如舍之爲得矣。往則遇險。其道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居屯之時。有濟難之志。而无濟難之才者。六四也。无其才。則必資剛明之才。與其濟難。此所以班如有待于初九也。初九正應以陽下陰。得婚媾之義。彼求而我往。是以吉无不利也。六二不與初九。而待正應。是之謂貞。貞則正道存焉。六四不近比九五。下待初九。求而後往。是之謂明。明則事業興焉。此伊尹伯夷之所以辨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伊川先生云。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于其名位。非有損也。惟其施爲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己也。威權去己。而欲糾正之。求凶之道。禹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脩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以道馴致。爲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昭也。不爲。則常屯以至于亡矣。雍曰。九五位非不尊也。處非不正也。德非不中也。見揜于二陰。而有屯膏之象者。蓋五方自屯于險中。豈能膏澤下于民哉。然女子小人。皆陰之類也。能揜君之德者也。能屯君之澤者也。人君之

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施豈能光哉。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屯之道。莫大于建侯不寧。非優柔不斷之所能濟也。上六處屯之極。乘馬班如。同二四之道。可謂優柔不知變者矣。故進退猶豫。終以自傷。非可久之道也。二之班如。待正應也。四之班如。待求而往也。上六班如。獨无所待。進退不決。而自傷耳。屯爲柔弱待濟之時。故乘馬班如。皆欲待而有所之也。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屯之所以爲屯者。險而動也。蒙之所以爲蒙者。險而止也。屯者物之始生。生而後稺。卦之序也。物稺有必亨之理。聖人發蒙。有致亨之道。此蒙之所以亨也。童蒙處蒙者也。我所以發蒙者也。一德以筮之。則我一德以告之。彼二三其德。是以不能告也。蒙之時行。此爲利貞耳。筮者。問而決之也。蓍之稱筮。義蓋同此。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險而止。蒙。艮而止之者。童蒙也。安而止之者。聖人也。童言物之稺也。物稺則求亨。求亨有亨之道。患不以亨之道行耳。九二處得其中。應得其時。是亨之道也。我有治蒙之志。童蒙有求我之志。故云志應。初筮告者。剛中之性。无二三也。再三不告。蓋以瀆我。而亦所以瀆蒙也。瀆則愈惑。是以望者不復通。晦者不復光。非所以治蒙也。蒙之道。養正者則不惑。而不取于二三。養正不已。終成聖功。是以不失赤子之心。爲大人。養正。猶孟子言以直養而無害。蓋正直皆謂天之所命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先人有言。蒙之爲蒙。可以達材。可以成已也。雍曰。山下出泉。行之所以果行。止之所以育德。非以泉行而山止也。蓋山下之泉。必養其源。然後決而爲江河。君子必育德深厚。然後可以果行也。其所以利生萬物者。所謂達材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先人曰。人之生。不知學問之可成。不知習援陷阱之可避。凡以蒙故也。雍曰。初六發蒙。是使之知學問之可成也。利用刑人。是使之知陷阱之可避也。聖人懼民性之易邊。故欲辨之于初也。雖舜之刑期无刑。不過于此。豈非說桎梏之道哉。不知此道而以往。能无吝乎。或以用刑爲發蒙之道。疑聖人先刑後教。非也。發蒙所以教之也。用刑所以輔教也。此舜戒臯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之意。聖人豈有先刑而後教化之理哉。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以剛中之德。爲治蒙之主。所謂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者也。故雖昏愚之蒙。包而容之。柔道

之善。取而納之。長幼之節不廢。而君臣之倫不亂。是雖爲治蒙之主。而上下之分嚴矣。是以吉也。然包蒙者。包衆蒙而爲之主。以陰陽言之。九、夫道也。六、婦道也。以尊卑言之。五、父道也。二、子道也。包蒙納婦。必子克家而後吉。苟无子道。獨能包而納之。是爲強僭不制之臣矣。故二者皆以克家爲吉。包蒙納婦。剛克也。子克家。柔克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其九二之謂乎。剛柔接者。謂二之剛中。上接于柔。五之巽順。下接于剛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三不正之女。捨應從二。見利忘身。與貞不字者異矣。何所利哉。易于有應言婚。无應言女。捨應從二。行不順矣。稱女可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先人曰。上下遠于二剛。无所資焉。謂之困蒙。是以君子憤其獨也。雍曰。遠于二剛。无所發蒙。則困。陽實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何困之有。夫苟不好善。則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是其所以困也。故以此居上。則失道而寡助。以此務學。則孤陋而寡聞。然則困蒙。抑亦自取之歟。伊川以吝爲不足。謂可少之也。然有審而可鄙之意。

柔順居尊。下應九二。學焉而後臣。此童蒙之吉也。太甲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是也。太甲克終允德。高宗克邁乃訓。皆順以巽之義。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先人曰。不利爲寇。利禦寇。彼我賓主之辭。非有時而利爲寇也。雍曰。既利禦寇。則彼來寇者。不利明矣。夫不能戒之于早。終至于過。而後擊之。亦非特教之不至也。蓋有積惡不移之資。如何校滅耳者也。上九剛過之才。發蒙則不能容。以之禦寇則利矣。能禦寇。亦去衆蒙之害。上下得不順之乎。

☵☰ 坎下乾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天地之大。倘不能无所需以生萬物。況人道乎。有孚者。充實之美也。光亨者。輝光之大也。有是德衆之所需也。需之亦以成是德也。貞則吉。需之道也。利涉大川。乾之健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以卦言之。乾猶需于五。以爻言之。五猶需于物。故曰。需須也。以乾之剛健。其遇險也。止于不陷不困窮而已。則險之爲義大矣。能无需乎。有德以待天下之需者。九五也。故言位乎天位。以正中爲需之主。宜矣。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先人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而始于燕羣臣嘉賓者。需之道也。雍曰。序卦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朝夕之需也。人无飢渴之害。則飲食无需也。屯蒙之後。天下之所需者在君。而君之所需者在賢。雲上于天。欲雨之象。萬物之所需也。飲食宴樂。所以養賢。賢澤將以及民。亦天下之需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以乾之剛。猶有畏難之義。則險其可犯哉。初九遠于難者也。故言于郊。于郊不犯難矣。勿以遠而妄動。乃盡畏難之義。是以利用恆。无咎。可需則需。不可需則勿需也。可應則應。不可應則不應也。此需時用常之道。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沙近水。近難也。近之必不能无難。故小有言。離明之才。居柔守中。小言之傷。不爲大損。是以終吉。欲无小言之傷。則遠于郊。而以寬裕居中。是雖有言而吉終也。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其何傷于日月乎。終吉之謂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于泥則有難矣。不能于郊而于沙。不能于沙而于泥。則于泥之寇。自我致之也。災自外來也。敬慎而不敗者。君子責己反身之道也。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何敗之有。是以君子居易以俟命。敬慎也。小人行險以徼幸。鮮不敗矣。然君子雖因接物而有敬。而敬當在物先。故坤之直內。言存于物先也。需之九三上六見于用以接物而已。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以陰柔之資。處衆剛之下。不能違而避之。反出自穴。是自求禍也。故需于血。然應于初九。自上應下。能順以退聽。故雖傷而无凶。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先人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人有士君子之行。詩之所謂太平。需之所謂貞吉也。雍曰。飲食非自養也。養賢而已。養賢以及萬民。所謂應天下之需也。鹿鳴之君。蓋得需于酒食之道。天保之福。所謂貞吉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先人曰。上六不當有事之地。至于三陽彙征。不能退聽以違之。雖敬之終吉。未大失而已。乃若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上六坎也。故不足以進此。雍曰。上六據非其位。不能退聽。徒知入于穴以避焉。俾免夫需血自傷而已。故曰。未大失也。天道上行理之常。來而敬之。終凶也。夫需之時。天下如飢之需食。渴之需飲也。故于郊。于沙。于泥。出入于穴。獨五自然。是爲需之主。然水行需舟。陸行需車。莫非需也。卦特言其大者耳。

☰☰ 乾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體訟一體也。相親而需則爲需。相違而訟則爲訟。性情之異耳。然性情之異。而有孚則同者。親而无孚。猶之妄也。訟而无孚。訟之妄也。窒者塞其源而不流也。惕者謹其事而知懼也。得其中則吉。成其終則凶。如此則知訟之爲道矣。非特訟者爲然。聽訟亦如之也。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窒之也。欽哉。欽哉。唯刑之恤哉。惕之也。呂刑曰。簡孚有衆。又曰。獄成而孚。輸而孚。有孚也。故乃明于刑之中。中吉也。舜典之疑唯輕。呂刑之疑有赦。不成其終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不親也。不親而健。健而陷。此所以爲訟。剛來居二而得中。故二爲成卦之主。用中則吉也。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无私之大者。況訟乎。是以利見之也。險欲陷健。遠之可也。故不利涉大川。涉之則自入于淵矣。需之利涉大川。險在前也。訟之不利涉大川。險在下而必陷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大不親矣。作事謀始。剛无訟也。邦无道免于刑戮。在下之謀始也。刑期无刑。必也无訟。在上之謀始也。此謂窒惕之道。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訟之初。未始不小有言也。永其事。則有成終之凶。不永所事。是以終吉。言于初者。戒之于始也。初四在訟之廳者。是以其辯易明。二五在訟之不廳者。是以不克而撥患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撥也。

先人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則三百戶不爲小矣。雍曰。二五有君臣之位。上下之分。非可訟也。訟之義不克也。不克則當三百戶之邑而歸逋竄之中。可无眚矣。蓋以下訟上。其患自取。苟不違其邑。是速誅伐之禍也。九二以剛中之才。一陷險中。而不克訟。其取患如此。況无其才者乎。是以聖人貴夫窒惕。而不利涉難也。伯氏駢邑三百。管仲奪之。而沒齒無怨言。豈有訟上之患者乎。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以陰柔而介二剛之間。危懼也。能不以訟爲事。所謂窒惕者也。故能保舊德之祿。而固守勿失。與逋其邑而喪者異矣。雖介二剛。爲危道。而終獲吉者。能窒其訟故也。介二剛有道乎。捨二之訟上。從乾道代終而已。從其大體者也。故吉。六三不以訟爲事。上從乾吉之大。可謂德與位稱者矣。然僅能食舊而已。

九二。自下訟上。掇患已至。又豈能保其舊邑哉。逋竄宜矣。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剛強之才。未嘗下人。非得位必多訟。九四居上訟下。爲初辨明。既不克訟。復即初之命。變而安于貞。是以獲吉。復即初命。捨訟而應初也。應初所以爲正也。是以不失舊德之道。苟非復即命。渝安貞。殆亦逋邑之流乎。九四蓋嘗有訟。能變而獲吉。故不言舊德。而象但言不失也。既云不克訟。則无德可言矣。論

訟則四優于二。論德則三優于初。其訟者上九乎。亦盡于二之犯上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中正大人也。聽訟之主也。天下之長也。爲天下之長。以中正之德。聽天下之訟。人之所利見。其爲吉也大矣。蓋非一人之吉。實天下之吉也。訟獄之歸虞舜。虞芮之質文王。其九五之謂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先人言。鞶大帶也。男子帶鞶。婦人帶絲。蓋爵命之服。非所以賞訟也。雍曰。上九以訟而錫之鞶帶。其招褫不足貴如此。況自下訟上。義不克者。奪邑宜矣。是不若六三不言訟。而守舊德。又不若九四復即命。而不失也。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爲衆。九二之師之象也。貞。正也。師之道正于一者也。故師以貞爲先。丈人。尊嚴老者之稱。故能盧善以動。无輕敵貪利危國喪師之患。所以惟丈人爲吉也。與武王唯師尚父。宣王方叔元老同義。兵凶器。戰危事。爭逆德。无全吉也。故以丈人无失律喪師爲吉。以善補過爲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剛中而應九二也。行險而順。師之義也。師道必正而後動衆。正于九二也。能用衆正之九二。則可以王。

六五是也。師者。凶危行險之道。故曰。毒天下。而必以順動者。蓋有義存焉。則民從之。毒如藥石之攻疾。毒之所以除害也。所謂誅其君而弔其民。東面而征西夷怨者。可謂善補興師動衆之過者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先人言。地所以容民。水所以畜衆。大司徒有比閭族黨州鄉。容民之道也。小司徒有伍兩卒旅師軍。畜衆之法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之勝負。上則繫國家安危。下則繫億兆人之命。利害之大者。无踰于此。故戎爲國之大事。而洪範八曰師。聖人戒謹之意。爲至深矣。可无律以妄動。而蹈至險之機乎。禁暴誅亂。雖不得已而用之。不可无律也。故師之初六。言師出以律。以明用師莫先于律也。猶卦辭首言師貞。以明師之道。莫先于貞也。然失律否敗。其凶固宜。或幸而勝。雖臧亦凶者。蓋聖人明師之吉凶。于有律失律之際。不在于否臧幸不幸之間也。否臧幸不幸。小人之事。非丈人之道。故聖人不取也。漢武窮兵以討匈奴。僅有獲焉。而天下戶口減半。非臧凶歟。計其所獲。曾未補于萬分之一。安知所謂中吉无咎之道哉。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以至剛之才。爲一卦之主。其行師用兵之道。宜一以剛濟矣。而能用中焉。此蓋丈人主師之道也。用中則吉而无過。何咎之有。是以王三錫命。以寵其无咎之吉。非攻戰之功也。昔禹之徂征也。苗民逆

命，而班師振旅，文王之命將也。曰薄伐西戎，宜王之北征也。曰薄伐玁狁，嘗以用中爲貴也。用中故无過之可補，又何必有戰勝之功，而後爲吉乎。春秋無義戰，聖人貶之久矣。後世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辭而闢之。其言有曰，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而況殺人以求之乎。又曰，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觀此，則知殺獲之功，固非聖賢所尚矣。是知中吉之觀，爲懷萬邦之道，不然，以王命三錫民賊，則天下被不仁之害，適足以糜爛吾民，尚何懷萬邦之有。是以古之仁賢之將，率以安民和衆爲先，恥爲孫吳小人變詐之技，視殺獲首虜，初无意焉。其安疆場之功，後世蒙其利，而人无知者，師卦所謂丈人之徒歟。史氏既不能暴白于天下，徒誇大匹夫悍卒，與夫權謀狙詐之士，以資委巷之談，識者悲之，安得以師中之道，發潛德之光哉。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師道尚專則正，故五陰一陽，成爲師卦，師臣道也。故九五爲比，而九二爲師，觀師之成卦，則師之義得矣。六三以柔居正，非其才也，位不中正，非其任也。欲衆主師，凶之道也。師或有功而凶，或无功而吉，六三，衆主无功之凶也。師之尹善，无以加此，春秋遷延之役，郟戰之類是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賢哉，六四之左次也。師之進退，理不可必，可進而進，可退而退，則常道也。六四以陰居柔，力不能進，而左次得其常也。何咎之有。故師之凶，在內則傷財害民，在外則覆軍亡將，內外无是焉，雖左次无功，亦謂之无咎可也。彼不度德，不量力，而喪師者，六四之罪人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自古帝王興兵動衆，蓋未有無名之師也。故六五言田有禽，利執言，田之有禽，害稼也。故獵取之，豐戎寇，賊害民也。故執言以伐之。執言，奉辭也。以興師則无咎矣。此論在師之君道，非將帥之事也。故雖鳴條之師，牧野之戰，湯武必執言誓師，明告其罪而後舉也。長子九二也，以行師得其道者也。弟子六三也，貞凶，蓋言輿尸之凶，長子帥師，无凶也。然則師之君道无他焉，執言專任而已。師道貞則吉，卦既言得丈人而後吉，又于此又明弟子雖貞亦凶，聖人之意其慎如此。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先人曰，武成之終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又曰，敦信明義，崇德報功，則蓋上六之義者，其武王乎。雍曰，雖大君有命，而小人不得開國承家者，以小人无容秉居上之德，此武王所以必崇德而報功也。崇德，則小人勿用矣。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伊川曰，原筮者，推原占決相比之道也，非以蓍龜也。上之比下，必有元永貞之三者，下之比上，必求此

三者，則无咎矣。又曰，夫剛立之稱也。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我非夫剛立者，猶囚，況柔弱乎。雍曰，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天位則爲比，得臣位則爲師。天下之吉，莫吉于此，故比直言吉，治天下之衆，莫急于貞，故師先言貞，帥師有君道，而不得如是之大，是之久也。故无元永之貞，昔成湯之初征也，東征西怨，奚獨後予，所謂不寧方來，而无後凶者矣。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伊川曰，卦之辭泛言比道，而彖言盡比道之善，惟五而已。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爲安。凡生于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又曰，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矣。雍曰，天下之吉生于順，而凶生于逆。下之順從，天下无異意，不寧方且來，非吉乎。後之凶，无順意故也。不寧方，如初六六四是也。後夫上六之不我比也。上下應者，上而六四，下而初六，非正應而來比也。然易之道窮則變，不知變則失易之道，故乾有窮之災，坤則其道窮。況後夫乎。聖人于道窮之際，每致意焉者，明易之道初无窮，人自失之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伊川云，建萬國所以比民，親諸侯所以比天下。先人曰，民之有君，諸侯之有王，非先王創治而有之，皆出于自然之勢。此先王封建之本也。梁襄王曰，天下惡乎定，孟子曰，定于一。一者王也，方地上有水，非鄰之所盡，散而相親，則各有所比，先王以是建萬國，親諸侯，王道之本也。觀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周成王時，助祭者千八百國，春秋之時，見于經者，止百二十四國，其後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卒并于秦，數百年間，吞噬屠滅殆盡。凡以天下无王故也。故易之有比，春秋之書王，其義一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廣大乎比天下之道，見賢則比之，不必有應而比也。然有應而比者，比之易，二四是也。遠而非應者，比之難，初六是也。然遠而非應，柔弱不能自達，有待于人者也。缶之爲器，有物盈之，則有用也。无以盈之，盡器也。是缶之有待于物，猶初六之不能自用也。初六以誠信之道，自充于中，所謂有孚盈缶矣。何患其无用乎。中孚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蓋誠信感人，有必應之道，故終使六二自內與之同比于五也。雖非其應，而比其道，蓋益賢于求應者矣。何咎之有。他吉，本非我有之吉，因人而得之者也。初六才位不足，直以誠信得他吉也。故比之道，雖吉，而比之始，又以孚爲先。古之人因人得用者多矣。惟誠信充于中，能終他吉，不然，吉未終而凶矣。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比以九五爲主，而六二正應，爲主于內，蓋率天下而比五者。故自內之外，率天下以歸王也。二之比初，非欲親初也，欲與之比五也。終能同比于五，是不失己道之貞言也。觀初六他吉，六二自內之辭，可明其義。蒙之六三，亦舍應親二矣，而有不有躬之象，蓋蒙與比異道，而三與二異位，義不同也。故彖言不自失，以見非如蒙之不有躬也。夏商之季，天下諸侯相率以歸湯武，或三千，或八百國，所謂六二貞吉，

初六他吉者衆矣。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三不知比賢而比于上上非正應而有凶比非其人則自失其身矣是其所以可傷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四與初非正應故舍遠比近外比九五之賢亦自知才位非可兼人從上保身而已故得貞而吉比或自內或外比以明比道之大不可拘于常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先人曰洪範五皇極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凡上之所以示下者如此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下之所以從上者如此也方顯比建大中之道逆者不追順者不拒无恤于去來无間于小大邑人之不誡特爲其徼者言之至于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蓋有九思而不中者矣可勝言哉雍曰九五之君非以力假仁者也蓋有大中至正之道以昭示天下天下自從而比之故曰顯比王田不合圍三面而驅故所失者前禽而已是猶上六之不我比也夫以大中至正之道昭示天下无容私焉是以逆則舍之順則取之故上言不寧方來後夫凶皆自來自後之辭非聖人有以強之也聖人以大中至正舍逆取順必无侵伐之虞邑人又何誡焉是則顯比之吉爲天下之至公也求其所以然實建大中以致之耳故曰上使中也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其使中之謂乎由是知商之三千周之八百亦舍逆取順而已或謂顯比之道狹不亦異乎。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上六非天下之所比又不能比人爲臣而无君與无元首何異哉是以凶而无所終也三有匪人之傷上有无首之凶皆逆比之道聖人捨之者也四也初也其知幾乎故能非其應而獲吉以是知比者必求大中至正而比之斯无不吉。

☴☰ 巽上乾下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剛德天德也天德畜之則止不能畜則失聖人之所以爲聖以能畜天德而已然畜有二道有止而畜之者畜之大也故爲大畜有入而畜之者畜之小也故爲小畜捨是皆不能畜矣能大畜天德則理非不亨小畜疑于未亨故言亨也密雲不雨言畜之而未及用也自我西郊明其自我畜之也自我畜之而未及用君子成己之道未至于成物所以爲小畜。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初之應四而曰上下應者陽道過盛喜于從陰雖非其位而其志皆應之也剛中二之天德也志行四之巽志也剛德居中而巽志行是以亨也尚往者其道方行行猶未已也施未行也澤未下也密雲尚往則澤有必下之理君子成己有必能成物之道蓋其道則爲大畜施未行則爲小畜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文德美德也坤言文在中而文言曰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然則畜之道必先畜美德以成己而後可見于事業也大畜之以畜其德則天德之大皆止而畜之矣乾之不言所利猶大畜以畜其德坤利牝馬之貞猶懿文德也風行天上是爲巽入之道是我入而畜之也天在山中則爲來畜于我大小之辨如此。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天德之大而人畜之雖曰小畜亦已艱矣惟早辨者易爲力而不能早辨者難爲功故小畜雖同而有初九九三之異也易爲力則復自道復自道則鮮失焉是以其義吉而无咎也然小畜之道何與于復而初九九二曰復何哉蓋大畜畜而无失无失故无復小畜未能无失是以不免有復也學者不能大畜則有小畜不能小畜則有復雖初无異道蓋力行有淺深耳。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不能辨之于早至二尤艱矣故牽而後復也牽者強勉之義雖无自復之易然強勉能復猶爲吉也非二有剛中之德亦將自失矣。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大畜有止畜之義說輹則止而不行也小畜人而畜之有復之象焉復貴早辨過中則危矣此牽復之後所以言說輻也說輻則害于行道故又有夫妻反目之象夫妻反目道不行于一家何以正天下是如輻壞而車不能行也孔子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意與此同求其所以然蓋本于不能正室不能正室者其身不正故也是以君子必篤于成己而後可以成物爲是故也大畜與說輹止于二也良馬逐行道于三也小畜牽復于二求爲成德故說輻于三不能行也輹可說者也輻不可說者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以人畜天以柔畜剛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于此此六四有孚之道也六四以有孚之道主于中又且惕然知懼此其所以免害而血去且无咎矣蓋一柔五剛有害而傷之之理故也上合志者合九五有孚之志故志行者惟其上合志是以能畜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九五合六四誠信之志攣象剛而畜之是富以其鄰者也富以其鄰則以畜衆爲富不以獨智爲富矣此明畜之君道如大舜善與人同取諸人以爲善者也易言富以其鄰者乾之象也不富以其鄰者坤也乾大也坤各備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小畜。密雲不雨之象。至上九。畜道成而後既雨也。既雨。則小畜之道盡矣。是安于畜者也。故曰既處。君子于成終之際。未嘗不思戒焉。戒而尚德。則无顛覆之憂。婦人以順爲貞。不知尚天德之大。以持守之。是以危也。幾望將盈也。將盈之時。居位之極。知進不知退。是以征凶。有所疑者。盈滿皆有疑之時。故君子戒之。孔子言知及之。仁能守之。所謂尚德者如此。夫畜德既成。尚戒其失。況畜之未成者乎。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者。行道之義。乾在上。天道也。天道至大。天下之所難履而行之也。故有履虎尾之象。履虎尾。直取其難。非取其爲害也。然履虎尾者。有咥人之患。履乾之道者。雖難。而无咥人之患。惟有亨之理也。孔子言博施濟衆。則曰。堯舜其猶病諸。言修己以安百姓。則曰。堯舜其猶病諸。信乎。天道之難履如此。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之所以難者。以六三之柔。而履天之剛德。是以難也。說而應乎乾。則與乾合德。是以能履。而有不咥人亨之象。剛中正。九五也。履帝位而不疚。然後其道下濟而光明。疚。則不能光明也。剛德常過。過則疚。剛而不過。斯不疚矣。故允恭克讓。堯所以光被。溫恭允塞。舜所以文明。皆剛而中正也。謂之不疚者如此。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伊川曰。後世士夫公卿。曰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曰志于侈富。此蓋民志未定。欲其不亂難矣。蒙曰。上天下澤。言天道居上。則澤必下及也。君子之澤无他焉。使斯民各安其分。无乖爭之變而已。故曰。辨上下。定民志。上下既辨。則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覦。又安有不定之志哉。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素有先定于內之義。素定于內。則隨事之來。履而往之。又何咎矣。素富貴則可以行富貴。素貧賤則可以行貧賤。故孔子曰。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素富貴貧賤之道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孔子之素履也。素履行己之義。非澤民之道。故曰。獨行願也。伊川曰。若欲貴之心。與欲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居君位而得中。九五也。居臣位而得中。九二也。剛中之道。自非大人。難于兩立。此九二所以爲幽人之象也。履得其道而坦坦。平易也。幽人之履如此。何適而非貞吉乎。孟子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履道坦坦之謂也。故惟孟子。然後有餘裕。不然。雖周公大聖人。亦有跋疐之患。不得爲坦坦也。幽人辨中。處道深遠。非富貴貧賤所能移。大丈夫也。況己志素定。豈有中亂之道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有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六三以陰居陽。无中正之道。又以一柔介五剛之間。勢无全人。故有眇跛之義也。以是而視。以是而履。所以遇咥人之凶矣。夫居五剛之中。履于上。則不能履于下。視于前。則不能視于後。常有不足之道。故眇也。跛也。遇咥也。皆以不足故也。位不當者。豈以非其所居歟。武人三軍之勇者。視不勝猶勝。則其視一于進而已。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則其履亦一于進而已。此所以惟武人可用是道。以有爲于大君也。夫武人可用有爲于大君者。以其志剛也。故爻辭于咥人凶之後。繼以武人可于大君。而象言志剛。不言其凶吉者。明武人可用也。履之爻。六三九五。皆有二義。亦如否之小人吉。大爲否亨。恆之婦人吉。夫子凶。皆難以一義明矣。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近剛決之君。處多懼之地。而能愬愬恐懼。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淵履冰者也。豈有不終吉者哉。此聖人居危難之道也。志行者。不失其所志之謂也。舜之志孝也。文王之志仁也。父頑母嚚。而克諧以孝。舜居難而志行也。出羑里而請除炮烙之刑。文王居難而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夬。決也。剛決不已之辭也。以陽居陽。剛之過也。剛過而自任其剛。宜爲致凶之道。然以居位正當。故特貞厲而已。非所謂履帝位而不疚者也。系論中止。故發其光明之義。爻言夬。故不以剛決之戒。道之常變如此。位正當者。猶以用剛而爲。則知位非正當者。凶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先人曰。視履。猶洪範之五事也。考祥。猶念用庶徵也。其旋元吉。猶嚮用五福也。蒙曰。視履而考其祥。則其動容周旋之間。元吉著矣。所以大有慶也。大有慶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

郭氏傳家易說卷二

上經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臨 觀

䷊ 坤乾下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泰。通之大者也。通不足以盡之。故曰泰。小大云者。乾爲大。坤爲小。陽爲大。陰爲小。君上爲大。臣下爲小。君子爲大。小人爲小。總衆類而言之。故曰大小也。三陰外而往。三陽降而來。故曰小往大來。陽來故吉。道交故亨。天地交。萬物之泰也。上下交。人道之泰也。其志同者。君臣同心同德。以泰大下者也。內陽而外陰。天地之道泰也。內健而外順。乾坤之道泰也。內君子而外小人。天地國家之道泰也。消長者。有漸之辭。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有復姤。然後有隨遯。有隨遯。然後有否泰。復姤臨遯。陰陽之偏。得其正者。其泰否乎。正故交。偏則不交也。故曰。天地交泰。六十四卦之中。陰陽得其正而交者。獨泰一卦而已。此泰之時所以爲難遇也。泰之時萬物嚮極。而人不知有節。故欲財成輔相焉。蓋聖人體天地交泰之道。財而制之。以成人道。又因天地生萬物之宜。爲之播殖收斂。東作西成。以輔相之。是以天地交泰之道。左右吾民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君子小人。各從其類。不能相入也。故言拔茅茹。彙征則得志。故吉。志在外者。君子以獨善爲內。而以澤加於民爲外也。昔堯用舜。而野無遺賢者。其拔茅茹之謂乎。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尙于中行。以光大也。

泰之道甚大。有三才成能之事。故象言財成輔相。非小人可居。必大人君子。用天德者。可以主之。九二之臣是也。九二得乾剛中之大德。故荒不治者。包而治之。馮河之勇者用之。幽遠之士不遺焉。是有含容之度。而无忿疾之心者。非大德之臣。不能至也。如是則大者自來。而光幽遯之志。小者自往。而无干進之心。善惡各安其分。而天下之朋比亡矣。蓋一于大公而无私心。則天下有朋者未必用。而无朋者未必遺。君子小人。率包而容之。而其用者必有德。遺者必无德也。天下聽然知有德必用。而无德必遺。雖有朋何益也。是爲朋亡之道也。此九二所以得尙於中行之君。尙猶配也。中行者。六五爲中以行願之君也。洪範以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爲皇極大中之道。則象以九二爲光大。不亦宜乎。九二以君德而爲臣。觀爻象之辭。蓋坤含弘光大之義矣。所謂大人之事也。而不言大人者。以否之辭可互見也。故乾之九二。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而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近之。坤之六五。黃裳元吉。而泰之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近之。非得于乾坤用九用六之道。不足以成泰也。九二所謂見羣龍无首者也。六三所謂永貞以大終者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於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否泰之道如循環。終則有始。可不豫戒乎。城復于隍。則无及矣。九三。下體之上。位已過中。故以平陂往復。而思戒也。艱若周公之無逸也。貞若成王之持守也。能艱能貞。則无咎矣。君子能爲可信之道以无咎。何恤人之必信否也。艱貞无咎。邦有道穀之時。是以于食有福。況太平之世。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則于食有福明矣。九三。六四。是爲天地相交之際。天道終矣。地道之始。故曰。天地際也。過此以往。則未之或知。故君子思必陂必復之戒焉。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介以孚。中心願也。

翩翩。飛之疾也。疾飛而趨下從陽。蓋見幾之君子也。陽道常饒而爲實。陰道常乏而爲虛。乏而從饒。虛而從實。理之必然也。故翩翩從陽。以不富而失實也。皆者。三陰同志之辭。鄰者。五也。上也。不戒以孚。則不約而從也。不約而從。以三陰中心之願同故耳。不富主坤。言與謙同。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泰之時。有乾德剛中之臣。而上无飛龍之君。不幾于不能用乎。然泰之所謂天地交者。以臣有乾德而居下。君有坤德而居上。是以謂之交也。兼具乾坤之體。而不得其全。所以爲聖人參天地之卦。故象言財成輔相之道也。六五以謙尊自居。用坤之六。得黃裳之道。下下以成其政。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有是君。有是臣。所以能福天下。以元吉也。元吉非一人之吉。天下之吉也。所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也。以祉者。以福天下也。六五之志。在于用柔。今之下下。行用柔之顯而已。乙用柔也。妹柔之至也。非柔之至。不足以盡黃裳之道。故歸妹黃裳。皆稱元吉。蓋一道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極必否。故上城復于隍。方是時也。紀綱法度。頹毀將絕。雖自治且不暇。又安能行師以治人之罪乎。故直曰。勿用師。然號令雖宣。亦且寒而不通。不過于告自邑。止于近者小者而已。雖固守是道。亦可鄙也。自泰之過極。則有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之象。故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所以戒臣之剛也。上六。城復于隍。所以戒君之柔也。城之所以爲城者。以有立也。城反于隍。君道圮矣。上下之命。能无亂乎。觀此。則宜戒于城隍未復之時也。不言凶者。何哉。泰有持守之道故也。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閉也。塞也。天地閉塞而不通。人道何從而立乎。故否之時。非人道也。人道配天地而言。聖人之道是也。聖人之道絕。故曰否。是知城復于隍。亦有未絕者存。爲否之始而未否也。不利君子貞者。非不利于固守己道。蓋不利于固祿位也。故象言不可榮以祿。而初六言君子貞吉亨也。大往小來。皆反泰之道也。天下所以爲邦者。以有君臣父子人倫之道。上下不交。則人倫之道絕。謂之无邦可也。此之謂匪人矣。匪人猶曰无道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先人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故君子得以爲君子。小人不肯爲小人。君子則事道。屈身而行道者有之。小人事事。屈道而信身。无不爲也。況否之時。小人非唯屈道信身。又將惡直醜正。協比讒言。以害君子者多矣。詩云。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覯而目。覯人罔極。是也。孔子稱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方其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固有不可去之者。而儉德辟難。發于早辨。與疎且遠者言也。孟子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故醴酒不設。穆生去之。曰。國人將鉗我於都市。何必見吾之已然。而後避之。不亦晚乎。雜曰。禮言蒙因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因年尚殺禮如此。況否之時乎。此君子所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也。以无難言之。邦無道。穀爲恥。況有難之時乎。故直曰不可也。太公伯夷之避紂。是也。夫君子小人之際。思亦多乎。君子雖未嘗有意于害小人。而小人嘗忍于君子何哉。蓋方泰之時。君子急進。以小人亂邦。必不容于其間。不過遠而勿用也。小人得志。則以君子爲害己者。必欲窮其陷害。務快私忿。誅絕之而後已。爲君子者。可不避哉。漢之黨錮。雖有以致之。在君子未爲無罪。然小人忍于誅戮。一至是耶。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先人曰。先大夫有言曰。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蓋泰言志在外。否言志在君之意也。雜曰。君子當否之時。有亡九進。固守且吉。而道不隱于自亨也。亨。如顏氏之響是也。卦象以內爲小人。而爰以初爲君子。伊川所謂隨時取義。變動无常也。志在君者。君子儉德辟難。豈忘君者哉。如伊尹樂堯舜之道。其愛君至矣。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故荷蓧之徒。聖人无取焉。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太人與天地合德。其于含容固有餘矣。然六二之包。承則異於是。蓋枉己屈道。以承媚于人。小人固能之。非大人之事也。故大人亨亨。亨者身之否。而道則亨矣。孔子曰。薇非于夫。無所將也。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大人之不能包承也。如此。不亂羣者。如鷹鸇烏雀。必不可同羣。伯夷不立于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是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三居下體之上。過中思變之時也。泰之九三。能艱貞以守之。故无咎。否之六三。不能變以有爲。而輔休否之君。尸祿素餐。所謂包羞者也。孔子曰。邦無道穀。恥也。其六三之謂歟。書言沈潛剛克。六三包羞。无剛也。九剛而處三五同功之位。故曰。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四以剛健之才。居近君之位。可以輔其君以休否者也。然臣道无成。有終而已。必君命之。斯无過舉矣。故有是臣。有是命。又非特九過而已。其疇類。亦將附麗而進禍也。湯之命見于湯誓也。又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則有命九咎之人。伊尹是也。武王之命。見于泰誓也。又曰。予小子既獲仁人。以遏亂略。則有命无咎之人。太公之徒也。湯誓曰。予其大賚汝。周書曰。大賚于四海。豈非疇離祉之謂歟。嗚呼。商周之民。非伊呂則无休否之祉。伊呂非湯武之命。將老死于莘渭間。尚何志行之有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九五以剛中之才。而居尊位。爲休否之主。湯武是也。商書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此湯之休否也。周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此武王之休否也。湯武休否。大人吉也。其亡其亡。存不忘亡也。繫于苞桑。則爲悠久無疆之道也。聖人之意。蓋亦深矣。湯之書曰。慄慄危懼。若將殞于深淵。仲虺又爲之誥曰。慎厥終。惟其始。此湯其亡苞桑之義也。武王之書曰。乃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召公又訓于王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此武王其亡苞桑之義也。位正當者。有其德而有其位也。易于否稱大人。而泰不言者。則知泰之九二。否之九五。皆得乾二五大人之道。可互見也。否疑其非。則言之。

䷍ 離下乾上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志行於四。否休于五。上九之傾宜矣。滿而傾覆。自然之理也。且處泰而泰則終否。處否而否則終泰。先否者。乃所以爲後喜之道。故曰。何可長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名卦。不曰同者。同大同也。大同則三才无不同矣。聖人明人道得失。必有所指。故名曰同人。不曰同也。然聖人雖行人道。而其道未嘗不同天者。蓋由同人則同天矣。人道以同人爲大故也。故爲君臣父子。爲兄弟夫婦朋友。至于臨民爲政。處己接物。凡有見于外者。無非欲盡同人之道。子思之所謂盡性。孟子之所謂盡心。其說一本于此。然天无事于人也。聖人亦同其无事于人。則不期同天。而大自同矣。大舜善與人同。孔子稱其無爲而治。則同天矣。孔子曰。予欲無言。是亦同其无事之義也。野者。遠于有事。又其廣大无際。同人之道。至于野。則廣大无不同矣。六爻之才。皆不及此。利涉大川。天道之大且健也。利君子貞。廣大非小人之事。言惟君子可得同人之道也。夫不能同人。而欲人同己者。小人也。能同人。則君子矣。君子言其德之盛大。蓋不以才言。以是知同人之道。在德不在才也。中庸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此同人之道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同人之成卦。以六二爲主。故言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以成卦言也。同人于野。非六二之事。獨卦辭言同人之道。故稱同人曰。以別之。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彖言以乾道而行。是爲天道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彖言二五之才。君子之道也。同人之所以同乾之行者。无事而已。至大且健而已。君子之所以貞者。明健而已。中正而已。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此言君子之事在也。子思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可以贊天地化育。與天地參矣。夫盡人物之性。則盡同人之道也。盡同人之道。則同天而配天矣。故贊化育。參天地。夫如是。天下之志。其有不通者乎。通天下之志。則人物之性盡矣。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先人曰。陳相道許行之言。使市賈不二。國中無僞。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故須族辨物。乃所以盡同人之道。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同人之始。未足以及遠。故言于門。知出而同人。无我者也。則无咎矣。出于門。則一東。一西。一南。一北。或達於大道。究四方萬里之遠。或困于窮途。止于五十步百步之間。是皆未可知也。吉凶悔吝。隨動以生。豈能究言之哉。此特能知出門之同。則无咎于其初也。誰咎者。人无咎我者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在卦論之。六二文明之性。固知同人之義。自爻觀之。其才至柔。不足與立。安能大同于物。是蓋知之。力有所不能也。故彖之所論者。卦之德也。六二之所言者。爻之才也。然知同于五。不失上下之分。又以中正同中正。亦何異于宗黨。同于所尊者哉。然以同人之道論之。則小而吝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有得同人之道者。于野是也。郊庶幾焉。失其道者。大師相遇是也。伏戎居矣。九三之爻。居下卦之極。性剛而炎上。其暴可知也。然同人有道。力不能強。雖使伏戎升高。經時累年。肆其強暴。雖二之柔。終不可得而同也。況九五之剛敵乎。故至于三歲之久。而不能興也。宜矣。安行者。行將安之也。伏戎不敢肆發也。升高崖而瞻望之意。伊川曰。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然小人欲以此道同人難矣。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同人之時。以一陰欲同衆陽。而衆陽亦欲同于二也。三四居二五之間。故有爭奪之象。亦已見君子志于大同。而小人私于同己者也。說者謂。九四乘其墉。而欲攻五。或謂欲攻三。不克而困。反于則乃吉。夫三可攻者也。弗克攻反非吉也。謂攻五者。其理尤悖。且乘墉之過。過于伏戎于莽之遠也。弗克之攻。過于升高陵之不興也。是則強暴悖逆。過九三遠矣。況君臣大分。一有犯焉。困而反。則何吉之有。而曰。弗克攻吉者。何哉。蓋九四近君之地。聖人言其地近易攻。如在其墉間。非若于莽之遠。不能攻也。弗克攻者。言其勢可攻而不攻也。勢可攻而不攻。知君臣之大分也。知君臣之大分。是以吉也。然九四无應。居三五二剛之間。爲多懼之地。困窮且矣。窮斯濫。小人之常情也。九四雖困。而反能守則。君子固窮者也。異于小人之情矣。豈所謂利君子貞乎。不然。一乘其墉。終身无可吉之道。故知乘墉。如升堂入室。皆親近之意。非必與乘其墉而攻之。四爻言此。深罪三之伏戎也。然伊周示大信于天下萬世。必无乘墉弗攻之議。觀漢帝驂乘之憚。蜀主臨終之言。則霽光與亮。不幾於乘墉弗攻之人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九五之君。能盡于野之道。則亨矣。而其私在于六二。安足以盡同人之道哉。故九三伏戎升高。亦有以致之也。然方其爲三所間。則憤抑而號咷。及其克而同也。則懷然而笑。以此見其私于一人。非大有爲之道。所可取者。特斷金之利。同心之言而已。終以大師克之。而後相遇。則其于同人之道。亦未優乎。故象言二五之同。其先本以中直之道。而反至于大師相遇。以失于野之亨也。九五之君。私其應如此者。无他焉。蓋乾剛在上。而離明在下。剛有餘而明不足故也。與大有之君異矣。爻辭所以垂戒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郊之與野。其庶幾乎。然上九非有爲之位。其自爲則善矣。所以同天下之道。則未大也。故无悔者。言自爲也。志未得者。不能同天下之大也。上九遠于有事之地。故言于郊也。夫同人之道甚大。六爻皆非其才。自卦觀之。以人同天。以陰同陽。以有爲同无事。則同人之義可得矣。謂之于野者如此。

䷍ 離上乾下　大有。元亨。

伊川曰。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而有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亨也。又曰。諸卦具元、

亨、利、貞、則彖皆釋爲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敍利貞、則釋爲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與善二義故也。又曰、元之在乾、爲元始、爲首出庶物之義。他卦則爲善爲大而已。又曰、元之爲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于成也。興而後有衰。衰固後于興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无失也。至于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爲先也。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雖曰、乾坤四德。諸卦有具之者、皆自乾坤中得其一時一事。非全有之也。雖使彖釋大異辭、亦不得與乾坤同。如屯爲屯之時、元亨利貞。臨爲臨之時、元亨利貞。屯之元亨利貞已不得施于臨。臨之元亨利貞、亦不得施于屯。又安得如乾坤四德。天地長久。其用无窮哉。故知四德支分派別、散爲諸卦。合則爲乾坤矣。譬之水焉。澗、溪、沼、沚、江、淮、河、漢、以至于海。皆水也。其功皆能潤。其德皆能生。其力皆能載。而大小相遠。則有間矣。乾卦言不言所利大矣哉者。正所以別坤也。諸卦不必辯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同人之六二、不能大同者也。非其位也。非其才也。大有之六五、能有大者也。有大者、包衆陽而有之。其道孰大于此。故大有者、非獨有賢也。无所不有也。孔子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則履信思順而又尚賢。不獨以尚賢爲主也。是以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皆堯之有也。虞舜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皆舜之有也。然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則堯之有。則天而爲大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則舜之有。以人同天之大也。故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者。若舜之事是也。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者。若堯之事是也。其爲元亨。則一而已。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明之爲德也大矣。聖賢之所甚重。而後世未之思也。堯之巽位大事也。曰、明明揚側陋而已。臯陶賡歌君德曰、元首明哉而已。伊尹論終始、慎厥與曰、惟明明后而已。商臣之諫高宗曰、明哲實作則而已。泰誓言元后曰、聖聰明而已。是以古人稱君德、率曰、明王明后。則明爲君德之大也。故堯典稱堯曰、欽明。舜典稱舜曰、文明。五子稱禹曰、明明我祖。仲虺言于成湯曰、惟天生聰明時乂。詩人以大明稱文王。非獨知明爲君之大德。亦以見不明爲君之大惡也。伊尹放太甲于桐。非有桀紂之多罪也。以不明而已。由不明以充其惡。是亦桀紂耳。故伊尹懼而放之。太甲亦曰、予小子不明于德。是知君之大惡、莫大于不明也。大有之象、在天爲日之明。在地爲火之明。在人爲德之明。今也火在天上。又爲人君明德之象。安得不大有于天下也。故象言火在天上、以見至明居至尊至高之位。而臨照四方。雖衆陽之剛、非資其明。則冥行而已。故天下之動、盡行夜伏者、無他焉。其動以明爲主故爾。是知大有之卦、以五陽而歸于一陰者、非歸其柔也。歸其明也。人主明德、天下歸之意也。乃若同人之象、火在天下。雖火爲至明、潛而在下。不復有君德尊明之象。是以同人則可語以大有則未也。遏惡揚善、明于人道也。順天休命、明于天道也。堯授舜而舜受之。明休命也。舜舉十六相而去四凶。明善惡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賢者當進之時。而己獨在下。以无交爲害。疑于有咎矣。疑于有咎而匪咎者。以无交之害、非己自致。故匪咎也。大有尚賢之君。將使野無遺賢。何患于不進哉。難進易退、士之常也。不失是道。則无咎矣。故曰、艱則无咎。叔孫之毀仲尼、臧倉之沮孟子、无交之害如此。而孔孟未嘗枉道以干之。所謂艱則无咎也。大有之時、不以无交爲害。而初九最爲卑遠者。故獨有无交之害也。邦有道、戲之時、恥于无交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伊尹也。大車以載、非伊尹不足以當之。以此而往。就湯可就桀可也。相湯伐桀可也。放太甲于桐可也。歸太甲于亳可也。又何咎之有。蓋聖人道積十中。无所往而不利。故如大車之不可敗也。九二有剛健之才、柔謙之德。居中而无過。其積于中者如此。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三居下卦之上。爲臣之尊位。方之九二之權或不足。是爲諸侯之尊大者矣。先儒多以亨爲享。獨王輔嗣曰通也。且天子饗諸侯、皆于祖廟。上公備九獻之禮。其爲禮也、莫加焉。小人安能勝此享哉。小人享之。則其桀也。適所以爲害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賢者居近君之位。特立獨行。自進于君。而无外交者。九四是也。故雖九三之剛德、亦不與之親附而進焉。此所謂匪其彭也。如是則其明足以辨晳。何咎之有。九四離之初。故知其有明德。子夏傳、彭作旁。伊川云、如詩行人彭彭、駟馬彭彭。皆盛多之貌。蓋匪其旁者盛多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賢者居近君之位。特立獨行。自進于君。而无外交者。九四是也。故雖九三之剛德、亦不與之親附而進焉。此所謂匪其彭也。如是則其明足以辨晳。何咎之有。九四離之初。故知其有明德。子夏傳、彭作旁。伊川云、如詩行人彭彭、駟馬彭彭。皆盛多之貌。蓋匪其旁者盛多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蓋君臣相與之誠。故曰厥孚交如也。凡爲臣者、皆以誠交。非一臣也。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大有之君、以柔居尊。而有衆賢。雖盡相與之誠。苟无克愛之威。亦且未爲吉也。交如、親之也。通誠信之道也。威如、尊之也。嚴君臣之分也。誠信之道已通。君臣之分已嚴。故能消患于无形矣。非明君盡惟幾惟康之道者。不足以與此。君臣上下、信以發志。孰爲猜嫌之患。是以易而无備也。且初九之艱遇。九二之積中。九三之克享。九四之匪彭。各以其道而來。親而尊之。可謂有賢之極矣。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終至于無爲而治。君臣廣歌都俞而已。其六五易而无備之吉乎。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繫辭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六五之君、實踐此。而言于上九者、非上九之才能得此也。蓋言大有之吉、以此終也。故象曰、大有上吉、則知此吉、大有之吉也。非止上九之吉也。與小雅樂得賢之詩、每章必終以壽考同直。然大有之時、不以无交爲害。獨初九卑遠。有是患焉。故象曰、大有初九、如言大有之初九、獨有是患也。上九之吉、大有之吉也。故象曰、大有上吉。則知此吉、大有之吉也。蓋大有之極、則終有是吉也。聖人變文立義如此。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繫辭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故謙爲不居其德之稱德且不居則富貴貴高皆餘事矣孔子不居聖顏淵顏無伐善無施勞之謂也終有德而不居亨在其中矣小人弁能伐功曰揚之道君子德日進而謙不已是以有終也終一卦而有四事一謙而有四益是以君子舉事而弗失之矣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先人曰天之虧盈日月是也地之變流山川是也鬼神害福吉凶是也人之好惡得失是也以此居尊則益光以此居卑則不可踰故惟有德君子能終之伊川曰以地勢而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雍曰四者非天地鬼神人有心如是其道自然如此故皆曰道艮之一陽即有天道下濟之象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謙地類也故象以地見其義地卑而山高理之常也今地在上益之也山在下損之也非以山居地中爲山謙也乃以地謙而致益也是爲變盈流謙之義裒多益寡者損有餘補不足之道也稱物平施者裒多益寡之道也裒多益寡見于彼者也稱物平施行乎此者也天地鬼神莫不皆然故君子法之以此此君子有爲之道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卦之六爻三言吉三言利是知謙之爲道天地人鬼之所貴也謙謙者謙而又謙也謙而又謙是爲有終惟君子能之昔舜戒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曾子稱顏淵曰有若無實若虛是知謙謙非君子不能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是謙爲滿之反亦有虛之象也泰本身虛故用涉大川吉易於乾健之才多言利涉大川如謙與中孚皆以虛而有濟耳卑則謙之道也卑以自牧昔又能自變其謙以至謙謙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則鳴者聲必遠聞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則聲之有聞必有應焉六二得位得中謙德著聞而貞吉者也得位得中則非在陰之幽近于九三又非于天之遠況九三方以功下人如謙之近而有聞者尤不應矣中心得者非有心于鳴以感人于外者也蓋修德于內而自然有聞者其得自于中心故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九三以一陽而爲衆陰之主衆陰宗之而俱與之有終則其爲勞也大矣勞而不伐是曰勞謙非君子能之乎故君子有終吉唐虞之際能盡勞謙之道者其禹歟克勤于邦而至于九功惟敘所謂勞也不自滿假而拜昌言所謂謙也至于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則天地人鬼莫不從有終之吉大矣萬民服者

特其一而已然卦以一陰爲主者難以一陽爲主者易陰常失之不足非有至明之德不能也大有同人是也陽常失之太過非有至中之德不能也師比是也謙豫近師比而德不同者非中故也故謙以德下人則民服豫以順合衆則得志皆不失損剛從柔之道于中爲近矣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六四以柔順之德兼四益之道天地人鬼何所不利哉故曰无不利然有近君之權能撝而不有以尊勞謙之臣可謂得謙之道者矣合謙之道而无過焉故曰不違則也觀帝堯曰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有鰥在下曰虞舜若四岳者可謂撝謙矣伊川曰撝如手之撝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先人曰孟子有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雍曰謙之爲卦五陰一陽陰虛之象以乾坤之策言之亦已耗矣故爲不富不富非足也與泰之六四同義而六五尊位大中謙以居之德盛禮恭之主是以爲衆所歸而能有其鄰也以其鄰故多助多助則戰必勝故利用侵伐也征不服者蓋有不服則征无不服則勿征也昔禹之徂征苗民逆命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蓋謙以德爲主有謙之德則无不利其于侵伐用與不用在上之人耳非必于用師也六五坤道不足而不富故容有不服之征九三陽道有餘而有終故萬民无不服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之鳴異乎六二之鳴也六二之鳴非有求于應而欲人之聞之也其聲之自聞而人自應之也所謂聲無遠而弗聞行無隱而弗彰者也上與三爲應也有應而鳴以聲感三也九三止而不求又且爲衆陰之主而无私焉此上六所以志未得也終以其應而言助故可用行師征邑國而已邑國小也非无不利之師也可者僅辭也謙道本亨六爻无凶咎悔吝危厲之變以此知德盛禮恭之事天地人鬼无不宜者矣然謙之爲德非有挾太山超北海之難能而人每患其不能行者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故卦爻皆以君子爲言君子无大過人者特能行之耳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馬氏王氏以豫爲樂從釋詁也闕氏曰豫備也備豫則安逸也孔氏以爲逸豫又爲悅豫亦釋詁之義程氏言動而天下順應爲和豫蓋取彖義諸儒之說不同如此大率易之名卦兼備衆義固非一字可訓故豫得兼和悅逸樂備豫爲名而和悅逸樂不可以一字盡豫之道故伊川既曰和豫又曰逸豫爲得之矣考之于卦獨七備豫之義而闕子明言之者蓋因繫辭言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意也且豫之爲卦上動而下順惟動不應後志者也以此建侯則內无不服之人以此行師則外无逆命之敵周封同姓五十而不以爲私順故也所謂利建侯也湯東西南北之征而天下不以爲怨順故也所謂利行

師也。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三才一理也。順之則易。逆之則難。行于一身。尚不能違。況有天下國家。如建侯行師者乎。故得其理而順動則豫。離天地于日月四時。尚不能外此。則人道固不能違也。是以聖人刑罰清而民服。所以爲順也歟。夫順坤道也。貫通三才。非止人事。故論其時則建侯行師。論其義則天地如之。不亦大乎。卦以九四爲主。言剛應而志行者。義陰應剛。得行其志。順動而已。伊川曰。既言豫順之道。其旨味淵永。言盡而意有餘也。故復贊之云。豫之時義大矣哉。欲人研味其理。優柔涵泳而識之也。時義。謂豫時之義。諸卦之時與義。用大者。皆贊其大矣哉。豫而下十一卦是也。豫、遯、姤、旅。言時義。隨、言隨時之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言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先人曰。雷出地。蓋帝出乎震之時。于夏則仲春之二月。於周則孟夏之四月也。又曰。大司樂以圜鍾爲宮。雷鼓。雷發。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圜鍾、夾鍾也。夏時二月律也。則雷出地奮。豫。而作樂崇德。其在于斯時乎。帝者。生物之宗。祖考者。人之始也。故推以配焉。雍曰。雷出地奮。夏之二月。天地萬物悅豫之時也。作樂崇德。治定功成。君臣萬民悅豫之時也。樂之出虛。蓋本陰陽之氣。自无而生。有故因器而成聲。器可見者也。聲可聞者也。氣不作焉。聲不聞矣。雷之收發。何以異此。故陰陽者。雷之氣也。而雷者。陰陽之聲也。春秋者。又雷之器也。非鐘鼓則樂无作止。非春秋則雷无收發。以是知雷之與樂。非特取象而成。其實一氣同類。特大而作于天地者曰雷。小而作于人者曰樂。此見先王法象乎天地之道也。故祭義曰。君子合論天道。奉禮秋嘗。此言夏商之時也。又曰。論有樂而嘗無樂。以見先王作樂之道。因雷之收發。其微如此。蓋春秋者。天地之闔闢也。一闔而雷奮。于是乎作樂。以通陰陽之氣。一闔而雷收。于是乎不作樂。以順陰陽之理。此所以論有樂而嘗無樂。合于豫之作樂崇德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六之鳴。如謙上六之鳴。或其應而有求也。上六之鳴。蓋鳴而求豫。豫而知裁。尚或有失。況知其悅逸而鳴以求之乎。且鳴而求謙者。志猶未可得。況鳴豫乎。其志窮凶也宜矣。夫履霜之始。未堅冰也。馴致其道。則堅冰也。鳴而求豫。未至于凶。馴致其道則凶矣。聖人知幾。故欲早辨也。志窮凶也。窮其求豫之志則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雪齋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又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是以聖人貴夫知幾者。以此豫之六二。知幾之君子也。知逸豫之道。必凶而後已。故不爲逸豫。中正自居。介如石焉。守以貞固。是以吉也。

觀其上爻不諂。是不與上爲豫也。下爻不渎。是不與下爲豫也。上下无與應。不得變其志。故中正之道常存。而貞固之守益堅。非介如石之象乎。終日則失于不能早辨。不終日。所以爲知幾也。古之人行此道者。其惟文王乎。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文王之治也。至于不敢盤于遊田。以燕邦惟正之供。故能享國久長。而得介于石之吉也。則此道者。其惟周公乎。觀其作無逸以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故成王能持盈守成。爲太平之君子。亦得介于石之吉也。不然。則盤遊無度。太康尸位之逸豫也。酗于酒德。商王受之迷亂也。故孔子曰。知幾其神乎。惟文王周公其盡之。然有初六之鳴。故有六二之介。

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處豫之道。戒在于不能自立。而優柔无斷。是以馴致必至于凶。故六二以介如石爲得。而六三以盱遲有失也。夫睢盱視上而悅之。非介如石者也。遲遲疑而有待。非不終日者也。視而悅之者。失于不立。遲疑有待者。失于無斷。與夫鳴而求之者。過猶不及耳。宜其皆爲有悔之道。欲无悔者。无他道焉。介然不動以守之。斷然不疑以行之。惟此見六二之貞。可謂能知能行者也。孔子之不惑。顏子之弗失。孟子之不動心。亦皆六二介于石之道歟。再言悔者。一盱一遲。皆各有悔也。

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九四。以一陽而總衆陰。爲豫之主。以順動自任者。方是時。上无剛健之君。則衆陰不得不由之以豫也。由之以豫。則天下少安。所以大有得也。然處由豫之道。在于信立而勿疑。勿疑。故朋盍。朋盍。則總衆智力以安上。其序如此也。昔齊晉之霸也。歸魯三敗之地。示原三日之圍。可謂信立矣。會于葵邱。會于鞌。士。可謂朋盍矣。總諸侯以尊王室。非安上乎。此雖霸者之事。然孔子嘗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蓋是所以由豫之爲大有得也。伊川曰。簪。聚也。簪之名取聚髮也。

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伊川曰。居得君位。貞也。受制于四。有疾也。五居尊位。權雖失而一剛爲豫之主。六五不能正爲君之道。求其所以然。蓋失于好逸。不知文王周公之戒。馴致于君弱臣強。而不能振也。其由平王東遷。下堂而見諸侯之時乎。君德微既衰。疾亦甚矣。僅得常不死而已。中未亡者。終亡之象已見。特其中未盡亡而已。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上六豫極之時。冥昧耽樂。迷不知反。豫之凶將成矣。或有變焉。亦且无咎。蓋豫雖必至于凶。而上六知變之位。聖人皆其能變。故不言冥之凶。而言渝之无咎也。且初六之鳴。未凶而言凶。上六之冥。當凶而曰无咎。何哉。蓋鳴于終者。則未必凶。鳴于初者。馴致于終。則其凶必矣。冥于終者。變則无咎。冥于初者。雖變亦有咎。其凶又有甚于鳴矣。故上六之冥。始勤而終怠者也。非若鳴之怠于初也。是以其爲凶咎。

係乎初終，而不與于鳴冥之輕重也。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有隨之主，有隨之者，有隨于內，有隨于外者。隨之主大哉，而隨之則小也。隨于內小矣，而隨于外則大也。以隨之成卦言之，剛來隨于內，而柔上隨于外，二三得剛，而隨以動，四五得柔，而隨以說，此隨之義也。六爻无不隨者矣，然謙卦一謙而得四益，爲吉，隨卦一隨具四德而无咎，非无咎不足于吉也。蓋謙之得失在人事，人事以吉爲善，隨之得失在道，道以无咎則不失，不可一概論。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先人曰：隨不止于人道而言，震東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生，兌西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成，其出入也，孰不隨之，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藏之，隨也。聖人東作西成，亦隨也。五載一巡狩，亦隨也。隨之大，豈一端而已也。伊川曰：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率命，學者之徙義，衆人之隨己，己之隨人，與臨事而擇所隨，皆隨也。雍曰：隨之成卦，以初九上六來往成震兌，動說而有隨，王輔嗣以震爲剛，而兌爲柔，是剛下柔，如咸卦男下女之說，不言初九上六之義，若如王氏言，則剛來下柔之卦，居易之半矣，何獨于隨言之也。且天下之理，不動則无所隨，不說則不能隨，所以致動而說者，初九上六之力也。聖人論上下卦，則言男女陰陽，及論爻則言剛柔，論彖二卦，不以初上之變論之，則剛來下柔，與剛上柔下之義，終不可明也。然隨之道，大而天地，小而人民，細而蟲、魚、草、木，无不有隨，不能以言盡，要其歸則隨時而已。至如堯舜隨于揖遜，湯武隨于征伐，伊周隨于致君，孔孟隨于設教，以聖人之隨，其不同已如此，況天地萬物之隨乎，蓋道與時會，則聖人隨之，易地皆然也。是以聖人所任者道，而不能違者時，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伊川曰：禮書不居內，夜不居外，亦隨時也。雍曰：夫君子一動一靜，至于宴息，猶有隨焉，大者可知也。此蓋因其小者，足以見隨之大，不然，君子之道，宴息而已乎。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剛來隨于內者也，在內之隨，主于初九，夫以乾剛之性，豈能變乎所守哉，能變而從動，雖未至隨之大，已爲動之主矣。易曰：變則通，此隨之成卦，所以有取于初之變也，能變其所守，是以得貞而吉，二三得剛而後動，剛亦得二三而後動，剛柔相須以動，故出門交而有功也。出門交兌，然後隨道成，而不失隨之大也。蓋初雖爲主于內，特動之主，未爲隨耳。伊尹幡然而改，是爲出門交有功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六二，初不能動，今居動之中者，得初九而後動也，故捨應從，初非得已也，亦隨之小者耳，是以有係小子失丈夫之象，方其未動之時，雖欲應五，豈可得哉，然終九絕五之志，以急于赴初之動，未能兼與，故

也，與夫急而好自用，疑而好自專者異矣，是以所係雖小，而无凶咎。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六三，隨于內者也，六三，隨于外者也，隨之道貴知變，知變故能隨時，非六三之智優于六二也，時之不同耳，方其不能動之時，則不得不隨于初，及其居動之極，則不得不隨于說，此六三係丈夫失小子之義，蓋盍初九出門交有功之說也，雖小有失于內，而其隨之大者，蓋有得也，故曰隨有求得，有得則利，居正以守之，故利居貞，然初自守而變，而三自變而守，易地觀之，皆一道也，志舍下者，六三于斯時，志在于隨，而不在于動，故舍下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四居尊近之位，有剛健之才，天下之所說隨，亦足以致人之隨者也，故爲隨之有獲者，六三，隨有求得，蓋隨人而有得者，九四，隨有獲，蓋以得人之隨爲獲也，夫尊近之臣，勢疑于君，又獲天下之隨，守此爲貞則凶矣，是必有至誠之道，大明于天下，足以使天地人鬼，萬世無疑焉，斯无咎矣，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謂有獲矣，方且以服事商，不融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是以萬邦作孚，而天下萬世，稱其德焉，非有孚在道者乎，其義凶者，非九四誠有是凶也，若貞固守之，其義有得凶之理也，明功者，有孚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九五之于隨，所謂信以成之者也，亦所謂安而行之者也，故能無事于隨，不優不迫，居中履正，孚于嘉而已，嘉，美德也，美德孚于天下，无外內之限，豈堯所謂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之德哉，豈舜所謂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之德哉，位正中者，天下之人，莫知其有爲之迹，所可見者，位正中而已，孔子言堯無能名，舜恭己南面之意也，或謂孚于六二，則與屯其膏，同人號咷，无以異，安足以見隨時之大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先人曰：舍己從人，不咈人以從己之欲，隨民之道也，隨民之極，則民之隨也，亦如是而已，方文王之三分天下有其二，固有不隨者也，至于其化，自北而南，皆有德以維其心，此亨于西山之道也，故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方是時，民歸之，若自拘係，乃從而維之也，必也文王，有以拘係，有以維繫，豈文王之道哉，而上六所言，乃上窮之民，將從文王之維，無子遺者也，大哉隨乎，舍己從人，隨也，達則兼善天下，亦隨也，不當時命，而獨善其身，亦隨也，故始之言父子、夫婦、朋友之隨，而終之以文王之成王道，皆隨時之義也，雍曰：上六隨道之成，盡動而說隨之義，故如水之就下，獸之走壙，各從其類，拘係而來，莫之能禦也，爲之主者，乃從而以道維之而已，觀二老之歸文王，孟子曰：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夫其歸也，如父子相拘而來，豈非拘係之謂乎，至于虞芮之訟，亦非文王有以拘之也，然文王發政施仁，必先于鰥寡孤獨，視之如傷，使无凍餒，是爲維之之道，蓋非文王有心于其間，隨時之義，當然耳，孟子言朝覲、訟獄、謳歌之歸舜禹，亦由是也，說者謂有不從者，必拘係之乃從，此宜齊桓、晉文之所不

爲而謂文王爲之乎。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伊川曰。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又曰。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是也。有始必有終。有終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始終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謂先于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于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敎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菁敎則蔀弊可革。菁儀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又曰。甲者事之首。庚者變之首。制作政敎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稱庚。猶更也。雍曰。甲庚之說。自古失之。甚至于論及辛丁爲巫史之言。獨伊川先生。最爲得也。且蠱者事也。事之盡弊者也。故傳曰。則蠱爲蠱。天下之事如循環。新故治亂。相因而不留也。故亂則將治。弊則將新。理之必然者也。是以蠱爲已弊。而大亨居前。勢甚易爲也。利涉大川。言其有爲之易也。易言利涉大川。非剛健之才。則虛中有濟之象。而蠱特言其易于有爲也。觀易之爻。兼三才而兩之。故六。是以陽不過六。陰不過六而盡矣。復稱七日。自姤經六爻。至復初九而七日。臨稱八月。自復經六爻。至遯六二而八也。蠱之先甲後甲。亦六日之義。先甲三日者。蠱之先也。新之終而弊之始也。至中而大新矣。是爲蠱之反也。以言乎治。則不治之時也。後甲三日者。蠱之後也。弊之終而新之始也。至中而大弊矣。是爲蠱之反也。以言乎治。則治之時也。故治爲蠱之反。而蠱爲治之反。二者之象。參于先甲後甲之中。相與循環而已。甲卽蠱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否泰反其類者也。而蠱之于泰。亦有相循之義焉。然泰之道大。蠱之事小。雖不能如否之反。而泰之後。先蠱而後否。聖人關雎于其易。爲大于其細。是以有治蠱之道。使不至于否。此商宗、周宣之所以興也。先儒謂蠱自泰來。剛上而柔下是也。知蠱之極而治之。則有治无亂。故後甲三日之後。元亨而天下治也。蠱之時。事爲易圖。宜往有事。故利涉大川。先甲後甲。則天行終始之道。循環然耳。易于泰言其命亂。于蠱言天下治。皆先甲後甲之常也。故聖人于蠱弊之時。未嘗憂其不治。特患幹之无其人耳。知其道。得其人。治天下可運諸掌也。觀傅說之戒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人之美宣王曰。復古也。天下喜于王化復行也。復文武之境土。復會諸侯于東都也。觀是二者。則知治蠱之道。特在于除前人之弊。復先王之法而已。蓋无創業垂統之多難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先人曰。女惑男。風落山。爲蠱。長女從少男。惑也。風在山下。落也。以人事言。則風俗敗也。故必有振德之術焉。雍曰。蠱自泰來。是泰之道。弊而爲蠱也。夫泰之所謂地。今弊而爲山矣。所謂天。今弊而爲風矣。天地之道。弊而爲山風之事矣。道弊于事。大弊于小。君子弊于小人。安得不振而起之也哉。此君子所以振民育德也。能振而起之。以復于泰。是以元亨而天下治也。不能振之。日入于頹弊之域。此所以否而不反矣。振民風象育德山象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蠱非創始之事。蓋嘗作之而弊者。弊而改爲。則治矣。非若屯難之難濟。否塞之難傾也。故雖初六柔弱之才。亦能幹焉。蠱實家道。蓋承父已基之事。父非去故而鼎新也。能幹父之蠱。則有子矣。有子則考乃无過。雖有涉川之危。亦終吉也。況非危事者乎。考无咎。若武王言。惟朕文考無辭同意。而初六非武王之才德耳。意承考者。蓋繼父之志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初六以陰承陽。故言幹父。九二以陽應陰。故言幹母。然九二以剛強之才。而幹陰柔之事。方之初六。有餘力矣。不可固守剛強。以盡用其才也。惟九二能得中道。故克幹焉。貞本幹事之德。而九二不用者。蠱之時易爲力。適中足矣。不可過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幹蠱之道。欲知其弊而順治之。固不必經綸之大才也。不順其弊而治。反更張作新。未嘗不至于變亂也。詩曰。不忘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九三之才已過矣。然不至于大悔。而終无咎者。蓋所幹之蠱。遵前人之法而已。宣王之詩有籠規。是爲小有悔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幹蠱之爻。多无大才。以弊事順治。不用過也。過則有害。非幹蠱也。然才之過者。九三而止耳。亦无大過也。其不及者。六四是已。以六四陰柔不及之才。猶能裕父之蠱。則知治蠱不爲難也。裕父非幹也。能因其基而增益之耳。或往幹之。則見吝矣。蓋才力太柔。未可往故也。體守文之治似之。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以柔順中正居尊位。盛德之君也。幹蠱有餘裕矣。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而蚤有譽于天下者。以德不以力故也。觀成王之時。作詩者。嘉美之。喜樂之。安樂之。其詩有曰。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問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所謂用譽承以德者也。幹蠱之美。不可以有加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先人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故曰。伯夷聖之淸者也。當蠱之時。非其德可以忘世。其道可以高人。不爲事窮。不以物累。不如是。曷足以振之哉。雍曰。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三王非故爲異也。救一時之弊耳。知此。故足以與道。不知此。雖歷舉三代之政。其治道愈遠矣。孟子言伯夷之淸。伊尹之任。柳下惠

之和。爲行不同。而同歸于聖者。所以救弊之方。在時有不同故也。蠱之時。天下事弊。人知幹治爲急。而不知幹治之弊。又有甚焉。是以捨本源。猶末流。風俗頹靡。委靡而不振。去運日已遠矣。此不事王侯。高尚之士。所爲作也。高尚之士。豈直以不事王侯爲高哉。蓋必有其道焉。非捨簞食豆羹之義也。方蠱之時。大道不明。王侯之賢者。知趨事赴功而已。非獨不知道之大全。而用之也。亦有以道爲不切時務。而不用者多矣。如是則高尚之所守。乃當世之不用。而王侯之所務。或高尚未嘗容心焉。故高尚之士。既不能屈道伸身。則王侯不可得而事也。王侯不可得而事。而人謂之高尚其事。亦宜矣。在君子則蠱用舍行藏之道。夫何容心于高尚哉。是以天下既又弊于幹蠱。非夫人孰能振之。蠱之上九。既无絕物之過。又无屈道之累。其用舍行藏之志。是可爲法于天下後世矣。此孟子所以稱伯夷爲百世之師也。不然。雖不仕如荷蓧。狂歌如接輿。放蕩不法如莊周。爲我無君如楊氏。皆流浪不反。其自爲高尚。以欺世俗耳。目則有之。君子未嘗有取焉。故孔子不能爲素隱行怪。而孟子深鄙陳仲子之爲廉也。非夫伯夷之聖。使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又安能振蠱之風歟。易于否有蠱貞之君子。在蠱有不事王侯之士。其道同而時異者也。

䷒ 坤上兌下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以大臨小上臨下爲義。序卦曰。臨者大也。蓋臨爲大。而所臨者小故也。元、亨、利、貞。天地生物之大德。澤下于地。施生物之德。故臨具四德也。自一陽生而爲復。長而爲臨。凡八變而得遯。遯、臨之反也。有臨之大亨。是以知遯之有凶也。有凶不必凶至。蓋有凶之理也。與隨有變其義凶同意。易于臨言月。于復言日者。日月皆一也。論天道則稱日。論人道則稱月。從其類也。堯典言日中日永。稱日也。仲春仲夏。稱月也。日之所次。月之所周。皆爲一月。故後世爲月令者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雖別言之。合而言之。其義皆同。

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自一卦之象言之。二陽之生爲臨。其生不已也。故曰。剛浸而長。不言陽而言剛者。以初九九二二爻言也。自內外二卦之象言之。則曰說而順。自九二成卦之爻言之。則曰剛中而應。順者。順天之道。而說萬物也。九二剛中之德。足以有臨。其有不大亨以正者乎。且剛柔之義。相反以相生。故泰中有復。否中有臨。而臨之中。有八月之凶也。君子知幾之義。欲其辨早。而思其亡之戒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天之澤謂之澤。地之澤亦謂之澤。皆以及物爲功。故澤爲說也。猶坎之水在上爲雲。在下爲雨。在地爲水。具三者之義。斯爲坎矣。坎之爲水。本周流轉注。淵深莫測而已。及其爲澤。皆兌之功也。然其道亦相須焉。此坎爲險。而兌爲說之意也。觀雲雷爲屯。雷雨作解。澤地爲萃。地澤爲臨。則知臨之及物至矣。是以有元、亨、利、貞之德也。君子法之。以教思无窮。充澤之利也。保民无疆。充地之容也。不如是。則不能大。

不能大。則不足以有臨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先人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故初九九二六四六五。皆有焉。雜曰。咸、感也。感之而應也。初九以此道正而吉。无他求焉。可期行正之君子。諸卦皆感而應也。獨臨觀具與求之義者。蓋臨者求也。臨之者與也。蓋闕求也。大觀與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剛中有應。爲一卦之主。方剛長之時。權獨在己。而能感中順之君。以求應焉。斯吉无不利矣。未順命者。有獻可替否之義。非獨順命而後利也。蓋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故舜之戒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六五中順之君在上。故九二。以未順命爲吉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以柔而居不中不正之位。是以不正之道。甘而說人者也。安足以有臨乎。无攸利者也。剛長泰來。又豈容小人。以邪說輕民。而充塞仁義也哉。能知時之變。懼而憂之。可以補過矣。咎不長者。憂則其咎不能久也。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之居四。柔之至也。初以至剛而感。四以至柔臨之。以至柔臨至剛。无爭爭之變。是爲至臨。然位則當然也。知當然而然。則不失剛長之道。故无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聰明睿智。足以有臨。聖之事也。大君之宜也。何往而不吉也。舜之大智是也。舜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行中之謂乎。非行中。蓋不足以爲大君之宜矣。中庸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洪範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皆行中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有感而應。理之常也。无感而志在內者。蓋二陽方進。爲君子道長之時。不以尊高自居。而有下賢之志。是厚于君子。而薄于小人。能之盡者也。其有敦臨之吉宜矣。以一身言之。則可獲吉。以臨之道論之。是无咎也。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鬼神至幽也。人至明也。聲臭之所不能交也。聖人設爲祭祀。寓之誠心。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謂也。天地鬼神。尚且弗違。況人乎。故盥而不薦。一示于上。則有孚顒若。必見于下。觀而化也。馬氏曰。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郊特牲言。周人既灌然後迎牲。祭統曰。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與重于灌。祭必先灌。而後薦腥。薦熟。方灌之時。其道一于誠而已。非若薦之託物也。灌者。祭之本也。薦者。祭末也。籩豆

之事。則有司存。是爲有司可備之禮。故自灌而往。孔子不觀。蓋君子惟誠之爲貴之義也。夫誠之感人。不行而至。故方盥之時。欲誠于求神。初非有意于化天下。而天下觀之者。感其誠而顒肅之心自生焉。惟其不期化而自化。此所謂大觀之道。使聖人有意于化民。是教以化之。非大觀之意也。記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豈非誠之所感。天地鬼神不能違。況人也哉。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大觀在上。以巽順之德。居中正之位。初未嘗有心于示人也。其誠明之著。昭然見于面。發于背。施于四體。有不可揜者焉。亦猶聖人有以示之也。觀之者。至于不期化而自化。是之謂神道。神道之謂大觀。且觀之天。則天亦无所示也。特四時不忒而已。因四時不忒。而萬物自生自化。故知四時不忒。是爲天之神道。由人君之。亦曰。天之大觀也。聖人大觀。其道同天。則下觀而化也宜矣。曰。設教者。天无教。聖人主教。雖以不教教之。亦曰設教可也。帝堯之則天。孔子欲無言。皆是道也。乾卦言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天之神道。其及物如此而已。然彖因卦辭。盥而不薦。明一卦之全體。盡巽順之道。以居中正。故曰大觀。九五言一爻之義。能巽而已。故反諸其身。爲觀民之道也。卦辭象辭。明其大者。象與爻抑又次焉。是亦取義不同也。卦之名。不曰大觀者。以上下大小之觀。无不覺統而言。故彖曰觀。而象則首明大觀之義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之爲物。初不知其生化萬物也。而風行地上。萬物自生自化。猶大觀在上。下觀而化。故爲觀之象也。省方、觀民、設教。伊川謂。如春則示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禮王制。言巡狩之禮。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此省方觀民設教也。象言神道設教。天下不知所以然而然。觀民設教。則其迹可見矣。所以爲王者之事。非盡象之義者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在觀之初。以柔自處。未見其有立。童觀是也。童則蒙而无知。小人道也。小人能用童蒙。則內无剛戾之性。外无強暴之行。惟知觀人而效之者也。何咎之有。君子以設教立道爲事。反同小人之觀。不亦鄙乎。故曰。君子吝。初六。小人之觀也。六二。女子之觀也。三四。君子之觀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闚者。觀之小道也。六二柔順居中。女子之象也。而見應焉。故利女貞。所謂可醜者。非女子之醜也。君子爲闚觀。則醜也。男女吉凶不同。故復卦曰。婦人貞吉。夫子凶。則此利女貞者。固知爲君子之醜也。故初之象言小人道。則知君子必吝。二之爻言利女貞。則知男子可醜。不然。柔順居中。得其正應。在女子何醜之有。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三順而應上。可以進也。柔不當位。可以退也。觀我道之可進而進。可退而退。則爲不失進退之道矣。

蓋孔子用舍行藏。孟子得志不得志之說。不過如是而已。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先人曰。古之人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孰无賓之義乎。雍曰。君之光。莫光于有德。國之光。莫光于用賢。六三遠君。方且自觀其身而謀進退。四則近君之地。已進而觀國者也。國有光焉。非利用賓于王之時乎。蓋无進退之疑也。或謂賓有不純臣之義。夫忠臣嘉賓。賢有德之稱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九五。尊位大中。居大觀之位。未嘗責天下以必化。唯觀我道之何如耳。天下人于君子之塗。我之道得也。故无咎。是觀民所以爲觀我生也。中庸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又曰。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皆九五觀民之道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皆天下爲君子之時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道之已成。處觀之極。不當其任者。非若小人女子之童闚。又无進退之疑。无賓王之利者也。故觀其生。九五之君。六三之臣。皆在所觀也。志未平者。上不能忘君。下不能忘民。猶有心于觀焉。故君子居之則无咎。是以聖人置于在上之觀。必觀天而設教者。以此。

郭氏傳家易說卷三

上經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頤
大畜　大過　坎　離
三三三　震下
三三三　震上

噬嗑。亨。利用獄。

噬嗑之名。有二義。合而言之。則噬而後合。嗑而後亨。事之序也。別而言之。則方噬者未合。既嗑者不噬。噬爲始也。嗑爲終也。終始之義分焉。文王之辭兼始終。故言亨。謂噬之始也。言利用獄。謂噬之始也。噬之始。立卦之義也。嗑之終。成卦之義也。周公論立卦之始。故爻辭言噬而不言嗑。非无嗑義也。舉一以明之耳。孔子于彖從文王。蓋釋文王之辭也。于象從周公。蓋釋周公之辭也。于繫辭極其終。蓋明文王周公之所未言也。故言曰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皆以嗑爲義。而不及噬也。如是。則知方立卦之始。主于噬。而成卦之後。主于嗑矣。主于噬。故利用獄。嗑亨之時。非利用矣。是以聖人于道德仁義。无時不用。刑獄雖設。而其用有時者。蓋本噬嗑之義故也。唐虞之民不犯。成周刑措不用。方是時則不以用獄爲利也。故知利用。特在于有聞之時。易之爲辭。其旨遠哉。然頤中有物。事之至小者也。而名卦之義。有取于此者。蓋易之道。觸類而長之。雖大而天下莫能載。小而物莫能破者。其道皆一也。又況頤中至小。猶須震之動離之明。而後可斷。矧有大于此者乎。是以聖

人欽慎之而不忽也。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先人曰。噬嗑自否來。否乾剛而坤柔。初六外而爲離。柔也。九五降而爲震。剛也。雖曰剛柔之分。蓋以乾之三剛分一以成震。坤之三柔分一以成離也。否泰二體。乾坤之純。故噬嗑與賁。皆稱分焉。噬嗑之象。蓋具三義。自已成一體論之。合六爻而言。有頤中有物之象。自乾坤之變論之。則有剛柔分之義。自震離二體而言。故曰。動而明。雷動也。電明也。雷與電合。則天威于是乎章。動而且明。則聖人之威。於是乎立。此聖人法天之道而用獄也。柔得中六五也。上行則法天。動而必明之意也。故雖无剛健之才。以當其位。亦可爲噬嗑之主而用獄矣。由是知聖人用獄无私情。一本天道而已。然則虞唐之興。卒无三代之治者。不明法天故也。其惡之大。尤見于用獄之際。不知雷電之必合。以蓋動全明之義。復蹈秦皇慘毒之政。其傳祀數百年。亦已幸矣。是以游聖門者。羞稱之。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先人曰。噬嗑先動而後明。初未明也。故不敢折獄致刑。豐則先明而後動。初已明也。故不待明罰勅法而後用也。雜曰。二卦先後之象。蓋于此矣。然噬嗑方動以期于明。必先明其罰勅其法。以示天下。使天下知所避。然後犯于有司者。可以麗其罪。若周官大司寇垂刑象之法于象魏。小司寇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至于士師。又憲禁令于國及郊野。此之謂明罰勅法也。豐則已明而動。是已布刑也。已令憲也。動則麗之刑矣。若大司寇。邦典定之。邦法斷之。邦成弊之。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士師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此之謂折獄致刑也。是皆聖人之政。見於有迹者也。若其至仁內充。推恩四海。蓋不可得而見焉。特于聖人之言。得其大槩而已。觀舜戒羣后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其戒臯陶曰。惟明克允。又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刑期于無刑。而臯陶稱舜。亦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知此。則蓋噬嗑之用獄矣。然舜之命臯陶。必先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然後曰。汝作士。蓋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利用獄之時也。由是知非噬嗑之時。聖人未嘗以用獄爲利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伊川曰。初最下。上過尊位。皆无位也。无位受刑者也。王弼謂无陰陽之位非也。雜曰。觀輔嗣傳文曰。无位而已。伊川謂无陰陽之位者。以略例言。初上无陰陽定位故也。易之于爻。以二三四五爲人道之著。初上雖爲始終。然既居六畫之內。安得謂之无陰陽之位。若謂非有位用事之象。則可也。以在噬嗑爲受刑之人。夫以聖人仁覆天下。于小罪輕刑。固宜赦宥。而此初九。履校滅趾。不以爲過。何哉。蓋小懲于早。所以大誡于後。使惡不進。是爲无刑之本。此聖人之大仁也。不然。姑息不忍。長惡孰甚焉。校者。械之通名。在足之履。校之而沒其趾。大其桎。而使之不能行也。乃所以戒其惡之使不行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二三四五皆言噬。蓋用刑除間之爻也。膚柔脆之物。易噬也。夫以六二柔順中正之德。宜其用刑无過舉矣。今噬膚之易。而有滅鼻之深者。蓋六二以柔乘剛。患在不及。能勉于用剛焉。乃能乘剛。故此噬深亦无咎也。古者刑亂國。用重典。豈非噬膚乘剛之義乎。四爻必假腐、腊、胏、肉。見義者。以噬嗑之名。本取頤中之象故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二。雖乘剛而能噬深者。中正故也。六三之爻。又非中正。其噬難矣。而能擇乾物之小者噬之。猶如治小獄。決小罪。可謂度德而量力者也。然其威德。終不足以服人。適足以招怨讟。而致悔吝。以其刑既小。是以止于小吝。而无大咎也。鄭氏周官注。以小物全乾爲腊。馬氏以有骨謂之胏。其義最得之。毒。害也。猶人不勝其噬。而疾作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先人曰。胏、骨之乾。堅強難噬者也。噬嗑皆以柔。而四爲頤中之間。上下一陰。三五之所同欲以噬者也。故在訟則爲難聽之訟。在獄則爲難折之獄。而九四以剛明而聽之。能得其情者也。古者以兩造禁民訟。以兩造聽之。而无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禁矣。入束矢于朝。不直。則入其矢。所以懲不直也。以兩劑禁民獄。而无偏信。則不信者自反。而民獄禁矣。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不信。則入其金。所以懲不信也。方九四之聽訟也。既得其矢。則不直者自反而服其非。又得其金。則不信者自反而服其辭。則難折之獄。既折而得其情矣。尚且曰。利艱貞吉。則人之于獄訟。其可易言之哉。故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言一成而不可變也。故于聽之始也。如此之審。于其成也。則又可知矣。雜曰。九四有至難之噬。而得束矢鈞金。猶曰。利艱貞吉者。曾子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蓋聖人明審欽恤之意也。雖然。刑期于无刑。必也使无訟。如是。則得金矢亦安足以爲聖人之光哉。所謂聽訟猶人者也。帝堯之光被四表。文王之光于四方。其道有大于此者矣。故孔子之象。以九四爲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先人曰。噬嗑之義。有審克之斷。无五過之疵。可以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者也。故噬乾肉。得黃金。亦庶幾居中之得也。又曰。六五之貞厲。才得當而已。較之虞芮質厥成。其亦未優乎。雜曰。乾肉之噬。易于乾胏。六五柔而用中。有可噬之道。故得黃金。然猶貞厲者。蓋未能盡爲君之道故也。觀舜命臯陶作士。而戒以无刑。孔子予仲由折獄。而自任以无訟。蓋君道无事于獄。不必有乾肉之噬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小人不精小善。不去小惡。終至于不可揜不可解之際。故有何校滅耳之凶。則其聰之不明可知也。蓋能明善惡安危之戒。必无是凶矣。然初六滅趾。六二滅鼻。上九滅耳。或以滅爲刑而疑之。獨孔氏以爲滅、沒也。蓋屨校、何校、則刑也。屨校。桎其足也。桎大而沒趾也。何校。械其首也。械大而沒耳也。噬膚之易而深噬焉。自沒其鼻。用力之過也。此皆沒之義也。若以滅耳爲刖。滅趾爲刑。則上九復不爲

凶。而初二又不爲无咎也。書注剕刖輕刑也。考之呂刑。刑辟爲重。故漢重斬趾。同于棄市。方初六小懲。固不當斷趾。上九罪大。復不當輕刑。以是知三者言減。皆非刑也。初二无咎。上九則凶。蓋戒之于早。故終爲无咎。上九已極。雖戒亦晚矣。然則械其首者。安知終不麗于大辟乎。故爲重刑也。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伊川曰。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能加之文而已。又曰。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自然之理也。一則不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凡卦有二體之義。及二象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夫天與水違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于地。剝。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變者。風雷益。又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又取損下益上是也。有以二象成卦。又取爻義者。夫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有以形爲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皆成卦而言。非謂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非謂自上體而來也。凡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居尊位。是進而上行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先儒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乎。雍曰。賁自泰來。雖取六二上九之變。其實主文明之道者。六二而已。故彖釋賁亨。則曰。柔來文剛。其文有異于噬嗑所謂剛柔分也。小利有攸往。以上九之變。無非主卦之爻。是以小利而已。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先人曰。鄭康成。謂離爲日。天文也。艮爲石。地文也。天地二文。交相飾焉。成賁。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无一物不相文。今纔得之二象而已。故釋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則凡麗乎天地者。无非文也。惟人則內之于一身。外之于庶物。因其理而節文之。所謂文明以止是也。故君尊臣卑。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立。兄先弟後。夫唱婦隨。上行之以爲教。下化之以成俗。一本于上下相文。自然而止耳。故觀乎天文。則日中星鳥。宵中星虛。而知東作西成之序。時變可知也。觀乎人文。則二南之道。麟趾騶虞之應。化成可知矣。故謂水、火、土、石、風、雨、露、雷。不如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爲博也。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不如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之爲約也。故君子惟易可以盡心焉。雍曰。王氏有言。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至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此言卦變不可用也。及觀輔嗣釋賁之象辭。則曰。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如此。則賁自泰來。乃卦變也。故正義曰。今謂此卦本泰卦故也。是以隨。蠱。噬嗑。賁。之象。皆以卦變爲主。臨川則云。艮乾德之所成。離坤道之所成。如此則亦可爲旅。亦可爲諸卦。蓋諸卦皆自乾坤索而成。今獨言于離下艮上之賁者。以自乾下坤上之泰來。不得與諸卦同也。且賁飾也。交相飾謂之賁。柔來而文剛。則剛爲質而柔爲

文也。以剛爲質。而柔文之。得中得正。此六二所以亨賁也。分剛上而文柔。則柔爲質而剛爲文也。以柔爲質而剛文之。又非中正之位。可小事而已。此上九所以小利有攸往也。然由二卦之變論之。則以六二上九二爻爲主。是爲乾坤之變文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則是地來文天。天往文地。皆以天爲主。地在其中耳。故獨曰天文也。由一卦之成論之。則上體爲艮。下體爲離。是爲艮離之成文也。故曰。文明以止。人文也。天文主二卦之變。人文由一卦之成。故觀乎天文者。以察時變。觀乎人文者。能化成天下。此聖人觀賁之卦。以用賁之道也。以是知乾坤相文。而獨歸之天。蓋包犧畫乾之道也。艮離因變無得人文。蓋文王重卦之道也。天人之分見矣。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本乎天者。親上。火之性也。本乎地者。親下。山之德也。山在上而親下。火在下而親上。是又相飾成文之象也。聖人之德。无加于明。文明如此。故可以明庶政。然无敢折獄者。有其象而无其才故也。噬嗑以離明而明罰。豐以離明而折獄。賁之文明。是有其象也。噬嗑動而明。豐明以動。而賁文明以止。是无其才也。且噬嗑與賁者。有頤中有物之象。而賁无除開之義者。蓋動則間。當除而止。則不能除間也。洪範曰。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卦作內。亦猶爲明雖一。而有動止不同之義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趾在下者也。徒行。賤者之事也。皆初之象也。君子以義爲榮。而不以徒行爲辱。舍生取義。尚有之。況車徒之間乎。是以古之人。祿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受。一介不以取諸人。惟義所在而已。故初九以卑自居。舍車而徒。所謂辱不失義者矣。雖徒行也。乃以義飾其趾者乎。二之虛中。猶載我者也。舍二應四。義弗乘也。若夫小人不義而乘。蓋之招也。雖慶氏之車。何有于我哉。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孟子曰。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于我何加焉。无舍車而徒之義。則義不可勝用。然後孔孟之學可得而至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先人曰。安定先生謂。須。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也。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麗乎下。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致飾者。雍曰。以王輔嗣之清談。猶以須爲上附之物。獨安定以爲須待。然後賁之六二。可得而言也。六二。文明之主也。有待而興。智之事也。然其須也。乃所以爲賁歟。與上興者。柔而无應。故須九三剛爲之助。則可興于君矣。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三以剛德。居文明之極。其不待致飾而賁于自然者。故曰賁如也。濡如有相與之義。二是以師三。而三亦所以飾二之須也。賁之時。上下相文。二三既以剛柔。盡須濡之義。得賁之道矣。能永保而固守。何吉如之。終孰得而陵之哉。相與非其道。多致陵。此言致飾。故終莫之陵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賁離剛柔相文。然陽道常饒。故足以兼人。陰道常乏。故有受飾之理。四雖自失矣。亦有皤如之賓。將受物之飾。猶六二之須。丘園之賁。皆虛己持物之象也。初九以剛強之才。飾其趾而來。翰如之馬也。馬之來。所以飾四之皤。四亦以飾馬之白。皆有受飾之賓。而交相文也。此其所以爲賁也。凡剛自內進。柔必疑之。蓋力不足而居上。常懼人之逼己也。初以剛下柔而來應。匪寇也。婚姻之道也。六四雖多懼懷疑。終何尤哉。伊川云。翰從之疾也。

六四。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爲賁之主。及于丘園。所飾還矣。非若二三之須濡。初四之私慝也。其道豈不廣且大哉。聖人不遺遺之義也。遠且不遺。況邇者乎。丘園尙及之。況朝廷之上乎。故商之賁也。及于耕築。周之賁也。及于漁釣。賁于丘園。乃所以飾天下國家。非特下飾窮士而已。束帛戔戔。幣聘之禮。湯聘伊尹。文王聘呂望。實幣帛箱篚之意也。子夏傳云。三元二繒。象陰陽。爲束帛。或以戔戔爲多何哉。馬氏云。戔戔委積貌。許叔重以戔從二戈。蓋謂有相次不一之意。四方聘賢。前後相望于道。如有次。非一所也。然以幣聘賢。猶爲吝道。故孟子言。仁人不可以貨取。而在禮不廢。蓋賢者至而終吉也。人君與天下之喜。莫喜于得賢。故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而詩人于得賢與賢育材之際。未嘗不以喜樂爲考終之。蓋六五之吉。有喜之義也。先儒多以賁于丘園爲聘士。獨王氏孔氏以爲國之道。不尙華侈。而貴儉約。其說不同。然書言野無遺賢。詩有考槃在澗在阿之刺。則丘園宜爲賢者窮處之地。必曰賁于丘園。蓋示无遺賢之意。爲國之道。孰大于此。孰美于此。天下之治。孰不本于此。故在賁之時。爲君道之至廣大也。在易言于野、于郊、于陸、于陵之類。皆誠爲郊野陸陵。何獨假丘園以爲質素也。況質素爲上九之事。六五正當賁之盛大之時。言賁之盛大。无過于得賢及遠。爲國之休光。若從王孔二家說云。黃飾于束帛珍寶。則賁素之道乃隕落。若設飾于丘園質素之所。則束帛戔戔衆多。此務在積帛之多。卽管墨喜利之學。實鄙小道。豈足以充賁之六五之義乎。在節之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聖人之崇尙節儉。恐傷財害民而已。非有望于束帛珍寶之多也。聖人所寶惟賢。尙有意于束帛戔戔之多。又安足以爲聖人之道。故非聘賢之君。不足以當六五之位。王氏之言害義。孔氏膠于爻象。无待士之文。丘園之義。幾不復聞矣。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先人曰。賁之文。陰陽上下之相文。自然之文也。至于文明而不以止。人爲之僞也。人爲之僞。殆不若白賁之爲得也。禮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孔子曰。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此之謂也。故三代之王。忠質相先。救時之弊也。方賁之時。文既勝矣。白賁无咎。其救僅之道歟。然則人之文也。率歸之僞可乎。詩云。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未有不知止者也。知止則誠而无僞矣。雍曰。大哉白賁之義也。立德之始也。治天下之本也。且以一性言之。天命之謂性也。聖人懼其賁而近于禽獸。故假賁飾以文之。文之不已。于是乎窮人欲而滅天理。是豈人之性也哉。知白賁之義。則知天命之性。知天命之性。則知率性之道。知率性之道。則知脩道之教。此中庸之道。所以立也。以天下言之。則忠之弊救以質。質之弊救以文。文之不已。其弊孰矣。大者驕奢佚于其上。小者放僻邪侈于其下。是豈聖人之教哉。知白賁之道。則救僅以忠。于以繼周。雖百世可知。此三代之治。可以復也。不然。則君臣上下。沈湎淫佚。卿士師師。非度從流。忘反。尙何化成天下之有乎。故彖言文明以止。所以止其初。上九言白賁无咎。所以復其終。其義一也。方未賁之時。則白賁爲非。既賁之後。乃无咎矣。此獨上九之事。故象言上得志。蓋得上九之志也。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剝有二道。有民剝君。小人剝君子。民之剝君。不過厚百姓以自薄。爲安宅順止之道。小人剝君子。則勿與爭利。藏器待時而已。潛龍勿用。內文明而外柔順。觀正時其明。儉德辟難。遯之時義。皆君子遇剝之義也。剝之卦辭。獨言不利有攸往者。遇剝无他說焉。擯君子以直道自任。與小人校也。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

伊川曰。山附于地。圮剝之象。雜曰。剝、落也。剛過久而柔落之。卦之所以爲剝也。自初至五。剝五剛而爲柔。剝之極也。一陽順于下。而止于上。僅足以避害而已。故不利有攸往。然衆剝剛。其害爲難避。君子觀順止之象。而行順止之道。故能處剝之時也。消息盈虛。天道之運。君子所尙之道也。當陽消陰息。進盛而剝。是爲天道自然之運。君子何尤焉。不過于觀象順止。俟時而已。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以剛柔言之。則天道盈虛消息。所以有剝。自卦才言之。則順而止之。爲處剝之道。由象言之。則山附于地者。剝也。厚下安宅者。處剝之道也。象象之義。不一而足。象言上者。非獨君后也。凡居上者。皆當然也。雜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是亦厚下之道。厚下所以安宅也。夫知幾君子。未必至于剝之時也。不幸而至是。不過厚下俟時而已。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剝自下與也。故初言剝牀以足。剝以厚下而安牀。雖僅可安身。亦非厚下之道。況剝其足者乎。既失厚下之道。則下已滅矣。然剝之初而未甚也。所以幾貞則凶。言貞固不蔑。則无凶矣。詩曰。載緻之牀。故處牀爲求安之道。剝言牀。亦見道之无乎不在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伊川曰。辨。牀之幹。所以分上下也。輔嗣謂足之上。孔氏謂牀身之下。足之上。分辨之處。義皆一也。剝牀以辨。則其剝進矣。未有與者。遠陽而无應。无以止之也。或近陽而有應。有以止之。安有蔑貞之凶哉。天下之患。未有不自小至大。自微至著。苟不能辨之于早。未有不至于凶者。剝之初二。有凶之漸。而非凶

者。三以應而无咎。四則凶矣。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剝之時。小人道長之極。羣衆剝君子。獨六三舍其羣類。于上下。而應乎陽。是捨小人而從君子也。所以在道爲无咎。然則六三之失其類。乃所以爲有得歟。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剝牀而後及其身。及其身自膚始。六四上體之下。居牀之上。膚之象也。初二。先剝其所安。而後有及身之漸。不能止之。至六四。災及其身。故直云凶也。繫辭言窮上反下。于此可見。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六五。柔得尊位。大中。爲剝之主。能御衆陰以承陽者也。魚。陰類也。六五未免其類。是以能聯而貫之。制于我也。雖制于我。而在剝无剛決之義。故以宮人寵之。宮人。宮中之人也。女子小人皆是也。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然則女子小人爲同類。御小人以宮人之道宜矣。方剝之時。小人進長。六五知不可決而寵之。所謂順剝之時。而爲止剝之道者也。雖然。貫衆陰而寵之。疑非聖人之道。而曰无不利。終无尤者。蓋消息盈虛。天之所行。君子之所尙。雖聖人不能違時。特于其間。既順以從時。而又有止之道。以救時耳。非若一于順而寵之。不知濟時者也。安定先生曰。以宮人寵。但厚之田宅。不使竊天下之權。則无不利。然此謂根蔕之難去者。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果者。易食之物也。在剝之時。君子易傷之象也。果之碩大。易食而不食。君子居剝。易傷而不傷者。以君子觀剝之象。有順而止之之道。足以厚下。故終不食也。且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君子小人。蓋相須也。興所以載君子。小人之象。廬所以庇小人。君子之象。君子得輿。爲民所載。則有厚下之道故也。小人之性。自下窮上。必剝其廬而後已。剝其廬。則无以自庇。終失所安之象。以見小人不可用于天下國家也。唯其終不可用。而遽時未復。故以宮人寵之宜矣。能貫之則可寵。而寵之亦可貫。所以柔服其心。毋使爲患而已。此孔子所以嘆其難養也。然君子之剝。非自取也。小人剝之也。故其剝也有漸。小人之性。不能有物。處剝之極。必自剝矣。是以其亡也忽焉。蓋自取之速也。易于小人女子。有順止貫寵之道。非達時變者。不足以知此。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乾坤剛柔。相爲消長。陰剝陽盡。至復而剛反。在卦之中。其義爲大。幽微難言。故因七日以言之。即復之義易明。非復之義。盡于七日而止也。陽道方復。爲泰之始。故亨。疾。猶不疾而速之疾。陰陽消長有漸。其出其入。任道自運。无迎速于其間。與天之行健。无以異也。方剛長之初。陽未能用。必得其類。斯无咎矣。是以朋來則有臨有泰。而後爲復之无咎也。此皆陰陽剛柔大義。微而難言者。欲觀復道反復。无若歲功之易明。故繼以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也。自夏至陽始剝。而于卦爲姤。建亥剝盡。建子。而一陽來復。在天之日。蓋自鶉首以及星紀。凡更七舍。在人之月。亦七易矣。人之月。即月之周天也。從天道與日而言。故云七日。猶堯典言曰永星火。日短星昴。詩言一之日二之日。皆是也。剛長之初。利動而往之時。蓋自易言之。不動而往。无以致臨泰。自天地言之。不動而往。无以生萬物。自聖人言之。不動而往。无以治天下。其利有攸往。皆一也。然陰陽剛柔皆一道。自天與氣言之。則曰陰陽。自地與形言之。則曰剛柔。在易之卦。爲震。震上形矣。故六爻以剛柔言。而復謂之剛反也。

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先人曰。先儒謂易以靜爲復。天地以无心爲心。觀其自古以固存。未有不由乎順行。周旋之必信者也。且卦之二體。靜以法坤。動以象震。震已復于下。雷已復于地中。惡在其靜而已也。然謂靜之終。動之始。斯可矣。雜曰。復以剛反而亨。則天地萬物。皆有待于剛者也。剛故動。柔故靜。物久于靜。不能自動。是以有待于剛。然後動而亨。如此。則復主動而非靜。姤主靜而非動。動靜之義。係乎剛柔之反也。有震之動。有坤之順。以是行焉。則上順天地之道。下順萬物之理。是以出入行于自然。无遲速之異也。且剛柔反復。其運不停。自其小者觀之。四時日月可見也。故在易之中。一陽爲復。遇而爲隨。爲泰。爲大壯。爲夬。爲乾。一陰爲姤。進而爲遯。爲否。爲觀。爲剝。爲坤。皆其出也。陽出則陰入。陰出則陽入。陰陽出入。反復如此。執爲遲速。故无疾而有常也。朋來之後。然後道大亨而成功。故言无咎。天行者。自天道以言之。七日之復是也。由七日之復以觀。則三才萬物之復。莫不皆然。其見天地之心者。天地固无心于萬物也。而萬物有心于天地。因其有心于天地言之。故曰天地之心。然萬物資天地以有生。故天地于是乎生萬物。則天地之心。无他焉。生物而已。是以繫辭言天地之大德曰生。以有生故有德。有德則有心矣。復爲生物之始。是所以見天地之心也。然復之時義大矣。而象不言大矣。雜者。蓋復非小道。不待言而可知也。姤遇之事。有至小者存焉。聖人欲人遺其小而玩其大者。故姤言大矣哉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坤爲靜之終。復爲動之始。雷在地中。則動已萌矣。而未奮也。然天地萬物之理。得陽則舒。得陰則慘。故人喜陽之復。而畏陰之剝也。先王至日閉關。助陽道也。喜陽之復。懼其微。而人溺之。以先奪陽氣。則陽愈微而不進。是以閉關。而固其氣以助之。蓋三才一氣耳。方天地欲動。而人爭先之。是爭天地之動。以損天地之氣也。聖人欲奉天時。莫不先天地。而後人從之。是所以閉塞人事。以助天地之發也。後世爲月令者。于仲冬之月。塗闕庭門閭。築囹圄。以助天地之閉藏。蓋假此以爲義。誤以至日閉關。爲天地閉藏之時也。夫至日。日至也。天地至復。則動而將發生。先王至日閉關。正爲陽氣方動而微。懼人道分奪其氣。先動以世之。故至日閉關。以奉人動發之氣。是所以助天地生生之義也。何閉藏之有哉。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卦辭言出入无疾朋來无咎。統復道而言之也。至于七日來復。則指天行而言。是復道之一也。爻象言君子脩身。蓋亦復也。凡易之一卦。其義象皆不可窮。蓋聖人卦爻象象之外。不能悉言者多矣。就其所言之中。已具數義。學者當觸類通之。以極廣大而已。如乾象爲天爲馬。豈能居于大小之間哉。故昭昭之多與天同。一撮土之多與地同。一卷之石與山嶽同。一勺之水與河海同。道无間于小大。故觀復之初九。顏子盡之。能不貳過。故不遠而復于道。苟貳過。則遠矣。雖然有不善未嘗不知。則蓋嘗有過也。有過則有悔。唯不貳過。故其悔小。而无大悔也。凡充有悔之極。則有大凶。充无悔之極。則有大吉。以其不遠復。故知无祇悔。以其无祇悔。故終知其元吉也。此顏子克己復禮之道。故象言脩身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孟子稱樂正子好善。優于天下。又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性。充實之謂美。休、美也。充好善之實。孟子之所以爲美。盡下仁之道。復之所以爲休。其義一也。不遠之復。克己者也。克己復禮仁也。故六二之下初九。所以爲下仁也。然古之人脩身者。豈徒然哉。所以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始也。聖人之治天下。仁之而已。孟子所謂推恩保四海是也。夫欲仁天下者。必先仁其身。是以中庸言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而復以初九脩身。六二爲下仁。不亦宜乎。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先人曰。先儒皆以頻爲頻蹙之頻。不得已而復也。獨王昭素謂爲頻數之頻。頻蹙不得已。則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何厲之有。與孔子所謂義无咎者。爲不侔矣。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唯君子能久于其道。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故道有至于數失。亦有知其數復。得失之間。不能一寸。是以危也。然而義无咎者。知復故也。是以子夏之徒。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蓋頻復也。與夫回之爲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固有間矣。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位不得中。而居四陰之中。獨從初九之道而應焉。是以捨其類而獨行其志者也。故曰。中行獨復。七十子于衰周之際。從夫子于洙泗之間。豈是道歟。剝之六三。與復之六四反對。其義相類。故在剝則取失上下。以應乎陽。在復則取其獨復。以從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五以陰居尊位。在坤之中。有厚德之象。故言敦復。中以自考者。能以中道自厚而已。自厚。則所以成己者至矣。雖未足以盡爲君之道。亦可以无悔矣。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蓋成己成物之道。則君道盡。二帝三王是也。六五爲一卦之主。其才有所不足。故僅能自成。與在下君子脩身无以異。然初九既无大悔。予其初。馴致其道。則知其終爲元吉矣。六五居尊極之位。方同在下之道。雖敦復優于不遠之復。而以時位初終論之。是未足以致人君之元吉也。故特中以自成而已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處復之終。迷不知反。孔子所謂下愚不移者歟。夫天道人事皆貴復焉。迷不知復。則上逆天道。下乖人事。其凶宜矣。言有災眚。則得之天得之人者。其凶非一也。迷復无所不失。故其凶至。亦无不有之。況行師用兵之道。尤爲危事。是以自用之則大敗。佐其君以用之。則十年不克之凶。十年極矣。十年不克。則自敗可知。是其國君凶也。且復有自復者。有不能自復而從人者。有失而頻復者。皆復也。上六居一卦之上。有君之道。君道以能從人爲善。坤之六五。黃裳元吉是也。上六。自不能復。又不能從人之復。可謂反君道矣。或謂迷而後復非也。苟能復矣。雖迷何凶。太甲是也。冥豫成有渝是也。

䷘震下艮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自太極函三論之。則无有妄无妄之別。自三才之判論之。然後有妄无妄分焉。天之于覆。地之于載。皆无妄也。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者。亦无妄也。无妄天道也。盡天道。故具元、亨、利、貞也。諸卦具四德者。各見其義。无妄則以天道得之也。匪正則妄矣。妄故招眚。匪正而有眚。非无妄之災也。災眚之義。其說不一。以无妄觀之。則自天至者爲災。由人自致者爲眚。无妄之動。貴其止于天道。不知所止而往。是以窮人欲而滅天理也。故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論卦之所以。无妄者。主于震也。動而健者。動以天不以人也。剛中而應。九五也。大亨以正。妄无之道也。无妄之道。天也。非人也。故言天之命。與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有命焉。君子不謂之性。義皆同。然止于无妄而不往。則天道常存。不止于无妄。而有攸往者。是以人而滅天者也。故彖之意。以謂捨无妄而往者。又何之焉。一捨无妄而往。則爲匪正矣。是以人滅天。以僞襲誠。乖于天道。此天命所以不祐也。天非有心于祐不祐之間。蓋其道不與天合。天何由而助之。故孟子言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所以事天。蓋知天事天。爲天所祐。皆必與天合德也。曰動而健。時動而與天合德矣。不與天合德。則與天非其類。故非天之所助。如是行而有往。又何之乎。蓋聖人欲人之著誠去僞。而明其天也。伊川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此之謂也。輔嗣于此卦。尤不曉聖人之旨。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運乎上。雷行于下。无適而非天。故爲无妄。然雷之收發有時。疑其有妄也。蓋收發非雷也。天之所運。是雷无妄也。物之生死。又應乎雷。以從天之所運。則物亦无妄矣。故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茂對時。育萬物者。聖人以至誠任天道。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于无妄者也。其茂對也。育物也。自然馴致之耳。聖人初无容心焉。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伊川曰。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者。謂既无妄。則不可復往。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之吉也。以是知伊川之得于无妄也深矣。蓋卦之辭。以天下之誠。未有不以僞喪者。故欲守正而不往。顏子拳拳服膺弗失之義也。爻之辭。欲以无妄之道。見于有行。既盡己之性。如是而往。其爲得志大矣。是以吉也。言于初者。初震也。震之動以天故也。卦爻之言。相爲終始。與中庸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及成己成物之義皆同。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无妄之卦。不利有攸往。而六二利有攸往。何哉。蓋盡天理而動。則利有攸往。與无妄往吉之義同。其匪正。則不利有攸往也。且耕而穫。菑而畬。天之理也。苟不耕可穫乎。不菑可畬乎。以是爲思而後動。則利有攸往矣。未富者。未能足乎己也。誠欲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是未能成己之事。而遂及物。非无妄之道也。无妄與中庸同。必先成己。而後成物。爻象之辭。互爲發明。蓋非一意。禮于坊記稱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其辭義皆異。蓋果欲不耕而穫。不菑而畬。皆妄也。故凶。既云凶矣。何利有攸往之有。而象亦不當言未富也。蓋不耕穫不菑畬之義。自昔難通。故當時傳授。有如是之疑者。然爻辭言利有攸往。必曰。則利有攸往。象不曰不富。而曰未富。觀此二者。然後得聖人之旨。乃知不當有凶字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關子明曰。无妄而災者災也。有妄而災。則其所也。非災之也。運數適然。非已妄致。乃无妄之災。自妄召災。所宜也。災亦不能妄近人也。子明之言无妄之災。最近之。然曰。運數適然。又非也。无妄。无運且无數也。輔嗣以六三行違謙順。无妄之災。失之矣。行既違。則非无妄。況六三有妄乎。何則。六三非中正之位。居震動之極。不知過于動而求止。反欲躐于上九。妄行窮災之爻。是亦妄行之人也。匪正有眚之道也。然亦有行之而无災者。孔子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爻辭因六三有眚之道而无眚。因以明无妄无致災之道而有災也。故于无妄之災之後。以繫牛行人邑人重明之。行人六三也。妄行之人也。邑人止其所者也。止其所者。知不利有攸往故也。孟子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六三知初之往吉。二之利有攸往。而以動爲利。不知初往之吉。二往之利。蓋有无妄之道存諸已。而六三獨欲以妄得之。是窮人欲而滅天理。小人徼倖之道。雖得之。君子不貴。蓋其所得。不過于物之利而已。于道无有也。殆不若邑人寧災。而其得多矣。故有或繫之牛者。爲行人之得。而邑人受其災。夫行人得牛。則所得者牛。而所失者无妄。是得于人而失于天也。邑人之災。則所受者災。而所守者无妄。則得失一于天矣。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邑人也。小人行險以徼幸。行人也。行人雖得牛。騙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矣。可不戒哉。六爻无邑人之象。能與行人之道相反者。皆邑人也。故因行人而邑人可明焉。然由其小者言之。則得失一牛耳。由其大者言之。則堯湯水旱。皆无妄之災也。與道何損焉。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四爲乾體之下。震動之象革矣。動革則止。止則能固守天道而不失。是可固有无妄者也。于道何咎之有。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顏子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皆九四之謂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易以乘剛爲疾。豫之六五是也。乘剛之疾。自取之也。非无妄也。九五以剛乘剛。居中得正。无自取之道。故爲无妄之疾也。人之有疾也。或以藥石攻去其邪。而復其正。或損益有餘不足。以適其平。然此治豫之貞疾則可。治无妄之疾則不可。蓋疾以无妄而攻我。我以有妄治之。則天理滅矣。是所以勿藥有喜。藥者。有妄之物也。而孔子又言不可試者。蓋深絕之。戒其必不可用有妄之藥也。災于疾。其理相類。无妄雖有災。而有有妄无災者幸也。无妄雖勿藥。而有有妄勿藥者。亦幸也。皆小人之道也。凡足以害无妄者。皆謂之疾。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居卦之極。而不知止。于是猶欲行焉。行則失无妄之道。所謂无妄之往者也。是爲有眚之道也。何利之有。初之往吉未過也。二之攸利得中也。三之行人之得幸免也。上九有眚。窮之災也。窮之災自取也。非无妄也。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健、天德也。能止天德。其畜大矣。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堯之止健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止健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孔子之止健也。能止之。則畜而有之矣。爲大利。爲大貞。上合天德。內之所畜也。不家食以養賢。外之所畜也。外內止健而畜之。其于濟難也何有。无妄動以天。大畜止天德。畜之所以能動也。而序卦言有无妄。而後可畜者。是亦无妄言不利有攸往之義也。然則畜之而後能動者。又大畜言利涉大川之義也。二卦相終始。而後其道大備。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卦之才能止健。故內能成剛健篤實之德。發于事業者。又輝而日新也。剛健篤實。猶中庸所謂至誠。輝光。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也。日新。所謂悠久无疆也。好剛者。常不能下人。蓋有剛強不撓之才。非有德。故也。大舜樂取于人以爲善。所謂有德者也。書以玄德稱之。玄德天德也。故剛上而尚賢者。必止健得天德之大正者能之。非有天德之大者不能也。賢不家食。祿之也。書曰。惟賢非后不食。蓋古之人不仕无祿。則耕。耕而食之。家食也。仕而得祿以代耕。則不耕。不耕。則不家食也。至于孟子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皆養賢大烹之道。不必人君蠶桑舂磨之也。二五之應。以艮應乾。止乾之健而畜之。其于涉大川爲餘事。蓋有剛德可以涉難。尚賢可以涉難。大畜蒙之。故涉大川。優爲之矣。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高高在上者。天之體也。而天道无乎不在。其在人亦莫不有之。皆自失之耳。且以山言之。一山必不能畜天之大也。而畜天之道。則爲有餘。在人亦然。故君子欲多識前聖之言。以知天之德。如是而可畜也。

欲多識往聖之行。以見天之德。如是而可畜也。是以稽其言。考其行。如是而畜之。則天德盡在是矣。故能畜其德也。其德者。謂剛健、篤實、輝光、日新之天德也。此所以爲大畜也歟。且論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知天之德。以是而畜之也。識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則見天之德。以是而可畜也。故知帝堯孔子之言行如此。是爲多識前言往行矣。所以能畜其德也。然自其不可名而言之。則曰天道。自其可名而言之。則曰天德。其實一也。畜以德爲本。故大畜言畜其德。小畜言懿文德。能畜天德。斯能行天道矣。此盡性盡人性之說也。

初九。有厲利己。象曰。有厲利己。不犯災也。

天道上行。今居下焉。有蓄畜之象。唯聖人則安而畜之。賢人則利而畜之。中人之才。則勉強而畜之。必不使有失于天德也。失天德。則納諸陷阱。其危可立而待。然人雖知危可畏。而不知危之爲利。知危之可畏者。不知反身脩德之道也。知危之爲利者。蓋以危而脩德。則无犯災之理。反所以爲己之利也。故古之人以宴安爲酖毒。知此。則有厲爲利己明矣。畜德之初。蓋有出于勉強。知之而未必好之者。故因有厲而畜其德也。如艮之九三。爲力止之道。則曰厲。熏心同意。夫若聖人。則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蓋其脩德。不繫乎有厲无厲。是以其身常安。而國家可保。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初九不足以與此。利己者。非若利吾身之利。蓋誠利于治己也。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人心操則存。舍則亡。古之人必求其放心。而後謂之學者。以不能操其心而止之。則不能畜德故也。畜之初。未能力也。畜之中。則不得不力止之矣。故九二有輿說輹中无尤之辭焉。輿說輹。蓋必止不行之象。止而說之。則不失其中。故无尤。不能說而止。雖中亦尤也。孔子絕四。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雖孔子之聖。亦必絕而毋之。然後天德可存。而孔子乃能配天。況衆人乎。故貳過遷怒。皆放心之小者。顏子未嘗有焉。亦可謂庶幾畜天德者矣。此中庸所以言謹獨。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然後天命之性可使不失。不然。則物交物而引之。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矣。至孟子則曰。我四十不動心。蓋亦說輹之道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能止健而畜德。无若九二說輹之道也。說輹止健而有之。夫欲何爲哉。蓋欲施之天下國家。非獨善其一身而已。此中庸之道也。大畜之健。中庸天命之性也。止健率性之道也。九三。良馬逐。脩道之教也。故中庸言能盡其性。則盡說輹之義矣。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此良馬逐。利有攸往之義也。良馬逐。利有攸往。蓋言用道也。聖人之畜德。確乎不可拔。及其用也。推而放諸四海而準。雖有良馬逐之象。亦未嘗其至也。至于何天之衢。則放諸四海。與天同道矣。故良馬之逐。所以上合天衢之志也。良馬正爲乾象。言良馬則知九三畜乾之德。至于用九矣。然自輿說輹之止。至于良馬逐之用。中庸之道已備矣。蓋參天地贊化育之時。上右天地之志。猶曰利艱貞。閑輿衛。蓋懼有失焉。此中庸始言戒懼謹獨。終言不愧

于屋漏之義。不然。則渴之慄慄危懼。文王小心翼翼。詩書何取焉。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四任上卦之初。蓋知早辨而止之于初者。止于初。則天理不失。而人僞不萌。故能全其天。童牛全其天者也。亦猶人之赤子也。自童牛而後角。角而充之。其狠戾鬬爭之性。斯无不至。自赤子而充之。放其良心。亦无不至。牛豈无童牛之善。人豈无赤子之心哉。皆以其放不知止。故人欲日窮。而天理日滅也。孟子言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童牛之牿之象也。言執大于是哉。牿牛之也。童牛不必牿而牿之。君子戒懼乎其所不睹也。赤子之心。良心也。中庸天命之性也。誠是已。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不能止之于初。如童牛之牿。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或至于有害。當如九二說輹之道。故言豶豕之牙也。牛之所以爲害者角也。豕之所以爲害者牙也。童牛則止于角未生之初。故其止也易。豕既有牙。期不可止。必除其牙。則不爲害矣。是猶君子必盡去人欲。然後天性良心可得而復也。童牛未嘗失天性。无欲可去。故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似之。牙豕已有失矣。蓋已陷于人欲者。故求其放心之論。似之。能求其放心。是以吉而有慶也。復之不遠。復顏子之克己復禮。其義皆相近。有喜者。自得于一心而已。有慶者。喜之廣大及物之實。蓋五爲君道。與四不同。能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其慶豈不大哉。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孟子曰。聖人之于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如童牛之牿。豶豕之牙。如不失赤子之心。求其放心。豈非其性哉。能盡是性。是以至于天之衢也。何天之衢。聖人止于天道矣。止于天道。然後萬物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是以道大行而亨也。以在上言之。則蕩蕩乎。民无能名之時也。以在下言之。則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時也。方是時。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攸久无疆。雖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其上九之謂歟。究觀大畜上下卦三爻。各相類。童牛之牿。則知利己之厲矣。豶豕之牙。則說輹矣。良馬逐。則何天之衢矣。蓋艮之所止者。乾之健也。乾之健爲艮之所止也。是以三爻各相類。特君臣之道不同耳。然尙賢之義。六爻有之乎。曰。止健與止賢。畜德與畜賢。其義皆一。反求尙賢之義。于六爻之中。亦猶止健畜德之道也。特尙賢爲大畜之一耳。止健畜德。足以象之。

䷚ 震上艮下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之爲象。上下二陽。中含四陰。虛中而實外。上止下動。飲食之象也。頤、養也。飲食所以自養也。天下之養自養生。養心。養德。養人。其養雖不一。然非如頤之虛中。則口實无自而致養。必有虛以容之。斯足以受養矣。故卦辭祇以觀頤口實爲言。以明頤之道。以虛中爲主故也。況飲食之養。朝夕有常。不可變者如此。然後盡頤養之道。所以必取飲食之象。而頤非止于飲食而已也。聖人立象以盡意。故言簡而理

明如此。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人與萬物。莫不有所養。然有養之以正。養之非其正者。養之以正。則得所養。養之非正。則失所養。是以養正則吉也。然觀天下之所養。必觀口實自養之義。則得頤之道矣。莫非天下之所養也。雖大至于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皆是也。以其頤之大者。自求于口實頤養之中。皆得之矣。則頤之時。非止飲食口體而已。豈不大矣哉。卦言觀頤。彖稱其大。皆謂不可以飲食小者爲盡頤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山附于地。其養物以形也。雷動于天。其養物以氣也。此天地致養萬物之道也。在人之養。亦无異此。故天地以形氣而養萬物。而人亦受養于形氣之間。是以君子謹言語而節飲食也。然頤以虛中爲主。雖以言語飲食爲致養之道。而爲虛中之患者。亦言語飲食也。言語出于虛者也。飲食入于虛者也。出而爲患。于是謹之。入而爲患。于是節之。頤養之道。斯爲至矣。蓋君子知言語飲食之不能无也。使不爲養之之患者。其唯謹而節之乎。天下之虛。其患皆如是。所以去其患者。亦莫不然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頤之善者。莫善于龜之爲物也。蓋言語飲食。人所以致養。亦所以爲頤之患。遠取諸物。獨龜不以是而壽。舉頤之患息矣。不亦善乎。初九。在頤之初。可求善道自養。而舍之。反觀朶頤之患。是失其所守之貞者也。頤之道。貞則吉。非貞則凶。初九之凶。自取之也。然初九于六四爲應。捨陽求陰。捨善求不善。是捨君子而爲小人。又何足貴乎。頤之取龜。亦猶艮之取背。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天下之理。陽足以養陰。而陰則受養而已。蓋陰道不足。无及人之力也。二五相應者也。二陰不足。而求養于五。五陰不足。无以致養。失頤養之道。故曰顚頤。若是。則二五又違經常相應之理矣。故又曰拂經。五艮也。艮爲山。而曰于丘頤者。山之養物之道不足故也。是爲五之象也。必欲征行求養。徒凶而已。二五類也。不得其養。故言失類。先儒謂頤征凶。當作于丘頤。蓋言丘之所養。異乎山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二言拂經。謂違二五相應之常。此言拂頤。則違頤之道矣。故象言其大悖也。六二之凶宜矣。六三有應而凶者。蓋上止下動。爲頤之道。今居上下之際。過于動而不知止。以動爲貞。則凶矣。是以十年勿用。无所利也。易每以十年然後反常。則人之一失。必十年而後復。可不畏哉。

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顚頤之吉。上施光也。

居下而求養于下者。亦失養頤之道。故謂之顚頤。顚頤一也。所以爲顚頤則異也。經曰。頤。養正也。又曰。養正則吉也。故知求養正于下者。是能養其德也。故吉。不知求養正于下。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故凶。此其所以異也。六四所居者正。所應者正。獨得養正之道。故一爻之中。具求養、自養、養內、養外之義。是以吉且无咎。而爲上施之光也。且顚頤求養也。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自養也。虎視眈眈。所以養威容于外。又逐逐然。去其多欲。所以養心于內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故古之人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此顚頤求養之道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所謂虎視眈眈。以養其外者。如此。顏子克己而非禮勿視是也。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所謂其欲逐逐。以養其內者。如此。孔子絕四。而毋意毋必是也。象曰。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觀六四之所養。則顚頤求養是也。觀六四之自養。則虎視養其外。逐欲養其內是也。六四雖无養賢及萬民之位。而其養德之政。亦可謂大人之事矣。不然。則不知養正之道。而失顚頤之吉。其求下也。不過上下征利。養口體而已。所謂觀我朶頤凶者也。若是者。外安得有可畏之威。而內安能无欲哉。上施光者。易以謙爲光。以益爲光。謙卦曰。天道下際而光明。又曰。謙尊而光。益卦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六四求下養德。亦庶幾謙益之光者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五爲一卦之主。其才不足。非徒无以養天下。雖六二之應。亦不能致養。非養賢以及萬民之道也。故亦曰拂經。苟能以柔道自居。守正不失。足以自養其身。凶禍亦无自而至。是以吉也。然柔道不可以有爲。故不可涉大川。柔道好從人。故順以從上。上九有剛陽之才。而知止者。皆以得其所從。而成己之吉也。

六二。拂經。蓋違相應之理。六五拂經。以遠大君之道。其言雖同。而各有所辨。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豫之由豫。以九四之剛德也。頤之由頤。以上九之剛德也。初九非不剛也。在頤之初。未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此天下之養。所以必由于上九也。上九居人臣之極位。以養天下。其事危矣。知其危而不忘。是以吉也。不知其危而安其位。則凶矣。利涉大川者。由頤之才也。大有慶者。天下得其所養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伊尹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納之溝中。周公思象三王。以施四事。由頤之道。蓋自任天下之重者。如禹、稷、伊、周。爲能盡之。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頤之虛中。虛故受實。實則剛。剛而後過。二卦之象。相終始也。故頤以虛爲主。而過以剛爲義。過非人之失也。過于用剛也。過于用剛。所以爲大者過也。當本末弱而棟橈之時。非過于用剛不可也。夫大厦將顚。梁棟傾橈。不可扶持。是以必當大過治之也。亦猶衰亂之世。天下蕩蕩。无綱紀文章。非聖人大過常道以治之。豈能復治哉。利有攸往亨者。大過棟橈之時。利于聖賢大過治之。然後亨也。由此觀之。大過之時。亦非不可治之世。特疊弊之大者耳。患无剛過而中之德。以行大過之事也。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伊川曰。聖賢道德功業。大過于人。凡事之大過于常者。皆是也。又曰。堯舜之禪遜。湯武之征伐。皆由此

道也。又曰。立天下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雍曰。象言大者過也。蓋明大過之義。非言小者之過也。棟橈大過之時也。大過之時。外則棟橈。故宜用剛。內則剛過而中。是以其剛可用。所以成大過之象。然剛過而中。非剛德過中也。乃剛過之德。又不失中者也。剛過之德。既不失中。又巽而說行者。問咈百姓。以從己之欲也。所謂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者也。以是而有攸往。事无利亨乎。大過之時大矣。非大人孰能當之。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上而木下。滅木之象也。滅木、澤之過也。君子于大過之時。有二道。或進則大有爲。或退則窮處而已。遯而大有爲。則反天下之衰弊。獨立不懼可也。退而窮處。則遯世无悶可也。禹之治水。伊尹之相湯。伯夷之諫武王。皆大過之事。可謂獨立不懼者矣。孔子反魯而刪詩書。繫周易。作春秋。顏子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亦皆大過之事。可謂遯世无悶者矣。若接輿、荷蓧、長沮、桀溺。皆失德之人。非遯世之士也。遯世无悶。繼于乾道之潛二者。蓋聖賢出處之大致。非止于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而已。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大過之初。未可大有爲。而初六既柔。既下。又不可以有爲者。故特可用于過厚而已。此藉用白茅之義也。藉用白茅。在初六則无咎。二則失之不及矣。上六不知柔道之難濟。是以凶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澤潤養木者也。木之枯者不可復生。其澤之潤養至于枯楊生稊。生華則潤之大過可知。故二五取以爲象。然則聖賢當棟橈之世。其用剛也。必如澤之潤養枯木。使之生榮。而後可。豈不大哉。且枯楊不可復生。猶老夫之不能復妻也。今枯楊生稊。有實之漸。潤澤之力也。老夫女妻。有子息之理。過以相與之致也。用剛如是。何所往而不利哉。九二下比初六之柔。故有女妻之象。蓋大過之得其道者。稊之字。他書无見。王輔嗣曰。稊者。楊之秀也。爾雅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如此。則秀主草言。且楊一木也。既言其華。又不得兼不榮而實之名也。虞翻曰。稊、稚也。說文云。稊幼禾也。後世作稚。稚皆同音。如虞言。則爲稚可矣。鄭氏作荑。陸云。謂山楡之實。如此。則爾雅所謂荑、荑、稺、稺也。釋文又有黃華。卽詩之柔荑。亦无稊義。獨伊川曰。稊、根也。稊字之釋。終不可明如此。以爻當推之。則老夫女妻。有實之象。而老婦士夫。徒華而不實也。實則可久。華不可久也。然稊字之疑。其來尚矣。今從根義。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木之所以能任重者。剛之材也。君子之所以任重者。剛之德也。欲剛必以柔守之。是以能成其材與德也。九二之生稊。得其女妻。有柔以輔之也。九三之棟橈。无柔以輔之也。上應上六。而无柔以輔之者。蓋卑不能有輔以爲輔故也。且任重雖在我。而輔我之任者在人。是猶一棟之強。不能獨任室屋之用。必資衆材之輔焉。无以輔之。則棟橈矣。能无凶乎。象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是爲柔輔剛之義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九三之應上六。卑不能有輔。是以无輔。初六之應九四。得居下輔上之義。是以九四之棟隆。而不橈乎下也。在大過之時。九四非大有爲之才。僅足小用。任重不橈其隆而已。它用之則吝矣。故九四之不能有它。雖愈于三之不能有輔。其于大過之道。亦未優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三四之應同。故皆曰棟。而其應有棟隆之異。二五之道同。故皆言枯楊。夫婦。然五之承上。二之乘初。尊卑上下之位不同。而老少夫婦之情自異也。三、下體也。是以不能有輔。五、尊位也。故得夫婦之道焉。然上承于陰。不如下比之順也。上六之過。不如初六之謹也。二五之辭。二爲優矣。華見于外。數榮而已。不若稊之可久也。老婦之得士夫。反婚姻男女之正。方之女妻。爲可醜也。觀象之辭。蓋言不若初二之相與也。无咎无譽者。僅得无咎幸矣。何譽之有。二之枯楊。謂老夫也。五之枯楊。謂老婦也。老夫女妻。則剛爲主。而柔輔之。大過之得者也。故无不利。老婦士夫。則柔爲主。而剛輔之。大過之失者也。故无譽。而象曰何可久。亦可醜之意也。然大過之道。在臣下爲多。故象言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而九五亦不以君道責之。亦猶君道之无明夷也。曰。人君亦有大過如此者。其義何如。曰。人君大過如此。則九五休否之君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上六以柔道居過之極。不知以濟剛爲己任。而欲自同剛德以有爲。是以有過涉滅頂之象焉。其凶自爲之。不可咎于人也。易于諸卦皆无咎者。以百數。獨大過上六无咎。先儒之說大相反。王輔嗣謂處大過之極。涉難過甚。至于滅頂。志在救時。不可咎也。如是。則取義于卦之時。與震之上六。雖凶无咎之義同。伊川先生曰。上六以陰柔處過之極。爲小人過常越理之事。履險蹈禍。過涉滅頂。其凶自爲之。无所怨咎。如是。則取義于爻之才。以其才不足而過涉。與節之六五。又雖咎之義同。使上六果以救時而滅頂。則輔嗣之言爲得。使非救時而自爲之。則伊川之言當矣。且大過之時。固大矣。卦辭言利有攸往。象言獨立不懼。謂其救時。亦可。然未免有不度德量力之失。至于六爻俱无濟時之義。猶有自爲之文。而上六乃以陰柔之才。致過涉之凶。故伊川之言。由是而發。大抵大過六爻。其義皆難通。上六特甚。雍于此義。誠不能決。第考諸卦之爻。有才不足而自任者。如鼎之九四。直以折足而致凶。夫之初九。直以不勝而往爲咎。竊意伊川先生。取義于爻者以此。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易中蓋卦。于卦上无加字者。獨此稱習坎。孔氏正義云。以坎爲險難。故特加習名。王原叔先生。引徐氏新義。謂習坎字上脫卦名一坎字。而易中卦名之下。亦无重言卦者。故離卦不曰離重離。巽卦不曰巽重巽。其重言卦名者。皆孔子彖辭也。或者云。本无習字。緣坎卦六爻漫漶。正如習字。故傳寫者。誤以漫漶之卦爲習字文。于上澤雷一卦。是坎字上十二爻矣。然雖以習字漫漶。觀之。僅有六畫之象。如此。

則其說在彖古既出之後。而彖象皆已先言習坎。則此說又非矣。大抵坎加習字。學者迷盧。終不能得。不可更附會穿鑿也。坎離等六卦。卦辭并彖。皆只以三畫取義。坎以剛中而實。故稱有孚心亨。有剛中之德者。未有不能濟難也。故行有尚。如頤、大過、噬嗑、中孚之類。皆六畫取象者也。坎以三畫取義。是一卦之中。其象再見。故云習坎。豈乾坤不可稱習。而六子之序始于坎。故坎獨稱歟。其義則六卦俱有之矣。疑當闕之。未可深辨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象言重險。正釋習坎二字。則習之爲重明矣。先儒謂便習非也。水流而不盈者。坎之險无窮已也。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坎之德有孚也。夫以一陽而拚于二陰。非亨也。然終不能陷者。剛中也。剛中則所守至固。雖非亨而心亨矣。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也。故孔子亦謂根也慾。焉得剛。剛中之德。用以有行。何往而非功。其本則自于有孚心亨之微。推而及之天下也。君子正心誠意。而能治天下國家者以此。故中庸之學。不離乎一性之內。其失則爲習獲陷阱。而君子每謹其獨。所以守剛中之德。爲心亨之道也。天非險也。而人不可升者。豈天之大險歟。地非險也。而山川邱陵。豈地之大險歟。天地之大。尚未離乎坎險之道。是以王公內則治教政刑。外則城郭溝池。皆所以象天地之險。以守其國也。故象又曰。險之時用大矣哉。蓋人知用險于小。而不知險有大人之事。孟子所謂王請大之者。是亦孔子大矣哉之意也。坎无時。險有時。故曰。險之時用。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者水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放乎四海。故言洊至。洊至。則其來不已。險陷亦不已。是爲習坎之義也。君子法之。以常德行。習教事。曰常。曰習。皆不已之義也。常德行。所以行險而不失其信。習教事。所以設險而固其國。造次顛沛必于是。斯爲常矣。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斯爲習矣。常德行。故能有孚維心亨。習教事。故能行有尚而往有功。二者其可一日廢乎。亦猶君子自強不息。以法乾之健者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習坎。重險也。初六以陰柔之才。居重險之下。陷于坎險而不能出者也。不能出者。无剛中之德。而失處險之道。是以凶也。若從便習之義。則初六不爲坎窞之凶矣。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以一陽拚于二陰之中。不能无難也。故曰。坎有險。然剛而得中。有心亨之道。故可以求小得。而不至于與其良心也。一離乎中。則失之矣。故象言求小得。以其未出中也。求得之際。道之所以失也。以九二剛中。尚且小得而已。況无剛中之德者乎。是以君子。戒懼乎不睹不聞之際。誠非用心之過也。聖人所謂求小得。不過如明哲保身而已。異乎小人之求之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三居重險之中。當上下之際。進則遇險。退亦險也。又履非其位。所處亦險矣。既无濟險之道。終陷于坎窞而已。宜其勿用也。又安有行有尚往有功之義哉。是知其終无功也。來之、猶來住也。進退之象。坎之下卦。言處險之道。上卦言用險之道。枕言處險之上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有孚者坎之德。君子行險而不失其信。所以法其德也。觀乎六四。蓋可見矣。且一樽之酒。貳盈之食。瓦缶之器。至微物也。苟能盡中盡誠。以通交際之道。君子不以微薄爲失禮。亦猶自牖納約。其誠已至。不必階序行禮之地。是以終无咎也。坎之六四。在上體之下。與五爲比。當剛柔交際之地。所謂能用有孚之道者也。傳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汗、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者。无他焉。交際之道。以誠爲主故也。春秋之時。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蓋申約言而已。終二公之世。未嘗相征伐。雖二君未賢于當時之君。胥命未爲得禮。亦猶自牖納約之事。而聖人有取焉。傳亦言其近古近正者。蓋其信爲有餘也。孔子不以人廢言。況屬盟長亂之世。有約言近古之事乎。是亦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之義也。由是觀之。則樽酒簋貳。足以盡交際之道者。主于習坎有孚而已。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水之來終不可盈。而不失其平者。水之常也。守其常而不變。固可以无咎矣。然九五以剛中之才。而居君位。當法天地。設險以守其國。蓋思有濟險之道。以二陰見拚。无應以助之。僅能守常而已。非大人之事也。故象曰。中未大也。與屯膏小貞之義相類。謂雖得中。而未大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坎之爻。以近中爲得。初與四是也。初居重險之下。失道而凶。獨四能行其志。是以得納約自牖之道。其過中而失之也。三與上也。三處險而不能有功。上用險之過。亦已失矣。蓋刑法坎險之象。而非用坎之道。故用徽纆叢棘。爲坎之道者。上六之過也。雖使三歲之久。亦將不得其情。能无凶乎。是上失其道而終凶。其道如何。有孚維心亨是也。以是行之。斯有功矣。古之聖人。任德不任刑。故孔子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上六之失。其在茲乎。

䷝ 離上下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坎爲險。爲水。離爲明。爲火。險與明。足以見坎離之情。水與火。不足以盡坎離之象。而論坎者。必先水。言離者。復先明。何哉。蓋坎險難明。而水易見。由水以知險。由險以知坎。斯得坎之義矣。離明易見。不必因火而後知。故直言其明也。離之道柔。柔中失之无守。故必利貞而後亨。牝牛性順而從人。柔中之道也。然其強力。足以有守。復有貞固之象。是以吉也。離之與坤。道雖不同。而性略相類。故坤之牝馬。自順而健。離之牝牛。自柔而強。馬、乾象也。故坤之黃裳元吉。見于六五。牛、坤象也。故離之黃離元吉。見于六二。君臣之辨。觀二五之象。斯得之矣。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附麗也。萬物莫不有所麗。在天之日月。在地之百穀草木皆是也。舉日月百穀。則萬物在天地之中。有形有象者。其麗皆一也。推而上之。雖天地聖人。不能不麗乎道。而道亦不能不麗乎天地聖人矣。離之爲義亦大矣。而彖不言者。蓋坎險難明。而離明易見。不待言而知也。是以坎以險而陷。離以麗而明。重明麗乎正者。在卦爲二五在人爲君臣。以明相繼。是以化成天下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康哉。則化成天下矣。柔謂二五也。麗乎中正者貞也。貞故亨。此畜牝牛吉之義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先人曰。堯曰放勳。舜曰重華。君臣也。而並。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父子也。而繼。此所謂繼明。雍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盡而止耳。不必同也。坎之險難明。故象言水洊至。因水而知險也。離之明易見。故直言明兩作。離。蓋不必因火而後知其明也。大人者。與日月合其明。故論繼明。必以大人爲言。大人非必君父也。總君臣父子。有是明者。皆兼言之。如乾之二五。皆爲大人是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先人曰。文明之初。錯然者也。不敬何以行之。子入太廟每事問。亦履錯之敬歟。雍曰。履下道也。故爲離之初。錯然之文。過則有弊。敬所以救其弊也。使文之弊。无自而生焉。非辟咎之道歟。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離之六爻。二五爲美。五得中而非正。柔麗乎中正者。惟六二盡之。繇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則黃爲中之色。而德之至美者也。美德在中。故能暢于四支。發于事業。極美之至。是以元吉也。六二之美。雖未及乎天下。而黃中之理。有必至焉。故曰元吉。其義之美。與坤六五相類。而其道則中庸之教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先人曰。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若孔子者。又安有大耋之嗟乎。雍曰。離。日也。三已過中。是爲日昃之時。以人言之。則衰矣。于斯時也。不能忘憂而從樂。則大耋之嗟至而凶矣。衆人以歌爲樂。故此爻從衆言之。血氣既衰之時。使絕滅衆念。惟鼓缶而歌。以待終焉。則良心可復。誠日著而僞日去矣。是所以逸其老也。聖人感人之意深矣。然聖賢之樂。亦豈鼓缶而歌哉。孔子不復夢見周公。而述作六經。是聖人之樂也。顏子不以簞瓢陋巷爲憂。而不改其樂。是賢人之樂也。聖賢之樂。其心與衆人同。其所以爲樂則異。故接輿歌而過門。林類歌而拾穗。莊周之鼓盆。二子之鑄尸。雖狂蕩不法。以極其矯枉之心。終不異于衆人日昃之歌矣。蓋未能安之者也。是以孔氏之門。皆无有焉。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火性炎上。而九四近君。當傾側危懼。如臨深淵可也。反肆其剛暴。突如其來。若火之焚。不能自制。速死之道。无踰于斯矣。自臨禍機。離三尺之書。亦知其毒而棄之矣。故雖至于死地。而人无傷怛之心焉。方其突然而來。烈如猛火。人人將望而畏之。其有見容者乎。故象曰。无所容也。古之君子。于邁也必有漸。是以有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之義。況居近君多懼之地者乎。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五離得中而非正焉。又麗乎二剛之間。未足以致六二之臣。以大明德于天下。故自傷而出涕。以至憂戚嗟若也。夫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方其不得爲己憂也。豈六五出涕戚嗟之時歟。天下之急務。莫急于斯也。人君之明德。莫明于斯也。其爲吉也。亦孰大于是焉。是惟離明之君。乃有戚嗟之吉。聖人廣學者。不知戚嗟之明。又曰。離王公也。言六五之戚嗟。蓋王公思欲相麗之意也。孟子又言堯舜急親賢。所謂親賢。其離王公之義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聖人以離明之德。繼照四方。天下无不仰其化成。又豈爭地爭城。而欲威強天下也哉。蓋有不得已之師出焉。且征者正也。各欲正己也。謂之出征。正己而已。必不得已而至于戰。不過折獲。非其善類者耳。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蓋非玉石俱焚之師也。謂之有嘉。在此而已。非嘉其勝敵之功也。故知舜征有苗。啓攻有扈。成王伐淮夷。皆非得已之師。用以正邦而已。推出于不得已。故无咎。若得已而不已。則過矣。正邦者。非利人民土地之師也。

郭氏傳家易說卷四

下經 咸 恆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易卦六爻皆相應者。有泰、否、咸、恆、損、益、既濟、未濟、八卦。雖名義各有所主。而其爲道始大。咸以感爲義。蓋无所不感。故謂之咸。感而无不通。是以言亨。咸无不亨上也。利貞以感次也。夫婦之感。人倫之始。人道之大也。是以以咸取女。則无不吉。然序卦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皆有咸之道者也。聖人明人道。故卦辭以男女爲言。而彖并天地萬物言之。所以盡卦之象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伊川曰。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故曰。柔上而剛下。雍曰。咸自否來。六三上而成兌。是柔上也。上九下而成艮。是剛下也。柔上而剛下。謂二爻之變也。變所以成艮兌二氣。感應相與之道。止而說。咸感之情也。男下女。內外之象也。自咸感至男下女。同釋文王之辭。自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所以盡明一卦之象。夫天地非感不能生萬物。聖人非感不能平天下。則咸之爲感。雖天地不能外。是又豈止男女夫婦而已哉。故由所感以觀之。大而天地。細而萬物。其情皆可得而見。此咸所以通三才而无間。不獨以感人心爲道也。然文王之辭。舉其微而著者。孔子稱其大與幽遠者之。然後咸之道備。孔子曰。文不在茲乎。信不經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生物也。澤利物也。天地之大。亦相感而後萬物化生。況山澤乎。是宜交感而後生利萬物也。君子法之。以虛受人。唯虛故受。受故能感。不能感者。以不能受故也。不能受者。以不能虛中故也。充虛中之道。故至于无所不感。无所不通。然後盡咸之道矣。聖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本諸此。言虛者。本山澤有容之義。蓋卦无虛之象。而咸有虛之義也。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咸之名卦。蓋取六爻无不相感。故合一卦論之。則足以見天地萬物之情。自六爻觀之。則所遇所感不同。其咸分矣。不足以見其大全。猶耳目手足之用不同。又安足以識人之大體哉。各言其手足耳目之一用可也。故咸之諸爻。皆不能盡充咸之義。各舉其一偏言之也。初之感四。其感未深。有志于感而已。故曰。志在外也。外四也。易之六爻。上爲首而初爲足。故初言拇。而上言輔、頰、舌也。然天地男女。皆以二氣相感。而六爻言拇言腓。雖一物。亦有感而後用。于此見萬物之情。无所不感矣。又非特天地男女二體而已。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咸之道至難言。故文王明之以男女夫婦之道。而六爻又以人之一身取義。蓋因其易明而可言者也。然自拇而腓。腓而股。股而心。心而脢。脢而頰舌。自下而上之象也。腓。腨腸也。在足之上。股之下。腓動則足舉。而股隨之。足之力本諸此。爲下情之要。下卦六二之象實似之。二居止之中。腓爲動之主。吉凶之實在此。是以吉凶之義。特在失動止之間耳。雖涉妄動之凶。苟能居而止之。亦不害順感之道。咸之六爻。雖其應皆順。然妄動求感。失居正虛受之義。尤非艮止之宜。聖人戒其違時。是以不若居吉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足之力在腓。而行之用在拇。股无所事。隨之而已。所總在上。所隨在下。以是而往。能无吝乎。九三居止之極。亦以隨人。尚不能處。是其所執愈下者也。以其不能自動而隨人。故特曰吝。苟自動則凶矣。君子于行止之間。有道存焉。孔子可以止則止。至公山佛肸之召。欲往而不往。是以无九三執隨之吝。有六二居中之吉也。然則咸腓之動。往吝之隨。不得不深爲之戒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四失位過中。非吉之象。而成道利貞。九四之感。初出于貞。又以說道感人。人之所順從。故吉也。吉則悔亡矣。許叔重以憧憧爲意不定。此言憧憧。則其感无定也。朋從爾思。言其類從而感也。然思之所及者。能感而從之。思所不及者。朋未從也。且天地之間。往來者非一。豈志意之所能盡。虛己聽之可也。而

欲皆以心思感之。是以憧憧无定。蓋不知咸之大有在于何思何慮者也。象言貞吉悔亡。未感害者。言九四本无貞吉悔亡之道。而在咸則未爲害者。咸道利貞故也。憧憧固不足以盡往來相感之道。故未爲光大。往來之道。繫辭言之詳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子夏傳曰。在脊曰脢。蓋感于不思不動之地。其道淺矣。是以无悔。然不能捨脢之感。而志夫體之大全。未足以盡君人之道。故曰志末也。君人之道。如之何。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先人曰。易稱近取諸身。獨咸艮二卦。言之爲詳。而其成終者特異。豈非咸極于說。而艮終于止而已耶。觀艮其輔。言有序。爲可見矣。雍曰。咸之六爻。莫善于脢。莫不善于頰舌。口舌咸人。小人之道也。故中庸言聲色之化民末矣。是以聖人不爲也。然咸之道。以身觀之。以男女觀之。以聖人和平天下觀之。以天地萬物觀之。皆可得而見。特舉其至近而易明者。則莫若人之一身也。故六爻取象如此。

䷟ 巽下震上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咸恆二卦。六爻剛柔皆應。而名義不同者。咸以男下女。交感之義也。恆男上女下。夫夫婦婦之常道也。交感時焉而已。故曰取女吉。夫夫婦婦。可久之道也。故曰恆久也。其道可久。斯无不通。无不通。則无過舉內利以固外。利以行。此其所以爲恆也。王輔嗣曰。恆而亨。以濟三事也。後之諸儒。竟分三事。其說不一。然恆之卦辭。止有二義。輔嗣誤以爲三。以彖觀之。恆亨无咎利貞一也。久于其道之謂也。利有攸往一也。終則有始之義也。久于其道。天地同也。終則有始。日月四時同也。是孔子以爲二義也。

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恆自泰來。故伊川以乾之初上居于四。坤之四下居于初。二爻剛上柔下。成爲震巽。蓋非謂震爲剛。而巽爲柔也。若以上下二卦爲剛柔。則易之柔上剛下。剛上柔下之卦。居其半矣。不當獨于咸恆言之也。是故剛上柔下。言初四二爻。成震巽之始也。雷風相與。言震巽可久之象也。巽而動。言震巽可久之才也。剛柔皆應。言六爻可久之道也。有是四者。是之謂恆。恆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之所致也。雖天地之大。不能外此。故必恆久不已。然後爲天地。利有攸往者。恆道无終窮。无終窮則往无不利。猶日月久照。四時久成。皆終則有始之道。聖人之道。天地恆久不已之道也。其所以化成天下。亦如日月四時是已。使有終无始。則日月亦不能久照。變化亦不能久成。聖人亦不能化成天下矣。故彖言所以爲恆者四。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是也。又言恆之所以爲道者二。久于其道也。終則有始也。久于其道。雖天地亦如之。終則有始。雖日月四時亦如之。此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矣。咸恆六爻之才皆

不及。疑二卦之義非大。故孔子于彖。皆以天地萬物之情終之。使後世學者。不以小道觀之也。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方猶道也。君子所立不可易。易則不可常矣。是以顏子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也。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進道有漸。而後可久。在恆之初。浚而深求。非其道也。孔子曰。欲速則不達。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是豈可久之道乎。以是爲貞則凶矣。不進退速之道。何所利哉。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可久之道无它焉。中而已矣。過猶不及。皆非可久也。故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九二位雖失正。非无悔之象。能久于中。則其悔亡矣。九二无他辭。特曰悔亡。蓋見止于守常。无他事也。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人之于德也。過中則不恆。不恆則曰入于小人之域。是以爲機變之巧。无所用恥焉。雖或承之羞。亦忍而固守。方自以爲得計。而不知恥。是可鄙也。孔子曰。人而无恆。不可以作巫醫。蓋言不能容身于巫醫之賤。況事君治民之職乎。故曰无所容也。伊川曰。或承。謂有時而至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居可久之地。故能成可久之功。居非其位。而望其功。是以沒世窮年。而終不可得也。其九四田无禽之謂歟。初六以柔求深。自用之過者也。九四剛而不中。居非其位。不能自用以有獲者也。皆非恆道。語之聖人久于其道。則失之遠矣。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先人曰。柔而在中。位有餘而才不足稱也。能恆其德。婦人則吉。夫子則凶。何也。婦人從一而終可也。夫子制義。從婦之義可乎。是以伯夷聖之清。孟子謂之隘。宋伯姬守禮而不去。孔子取其恭。于此可見矣。

上六。振恆。凶。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先人曰。居震之極。以動爲常。窮而不知變者也。是以言其得失則凶。語其道。則終无功矣。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古之人有大德而无其時。則遯。方二陰浸長。進而之否。不利君子之時。進則否。而遯則亨也。乾。健也。艮。止也。有剛健之德而止于上者。大畜也。有剛健之德而止于下。此其所以爲遯也。孔子之德。與天同矣。而可以止則止。遯之義也。小利貞者。可小事也。是以孔子乘田委吏。中都司寇。皆屑爲之。至孟子爲齊卿。其道皆止于一國、一邑、一職之間。在聖賢皆謂之小事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常人之亨。以得位失位言。聖人之亨。進退皆以道言。道不必位亨。雖遯亦亨也。故曰。遯而亨也。剛當位

而應五之應二也。與時行者。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是爲遯之義。雖聖人亦不能自必也。小利貞浸而長者。陰浸而長。不可大事之時也。不可大事。而象言大矣哉者。蓋有天德而止者。謂之遯。不然。困窮逃難而已。非聖人所謂遯也。此遯之時義。所以爲大也。雖堯舜授受。亦不過于遯而已矣。聖人懼人之不知天德之大。徒以逃難避仇。遠迹山林者。皆謂之遯。則遯之爲義小矣。故特曰。遯之時義大矣哉也。遯之小利貞。蔽之小事吉。不知者。遂以爲小而不思也。故孔子明其大。而後知小利貞者。有大義存焉。小事吉者。有大用存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遯之爲象。取二陰浸長而消陽。君子見幾而作。故卦謂之遯。天下有山。蓋儲二體之象。非是名卦之意。易如此類者亦多矣。君子當遯之時。畏小人之害道。志在遠之而已。雖山林江海。爲遠害之地。然亦有以道遠之者。遠之之道何如。不惡其人。而嚴其分是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疾之則惡也。不惡則不疾矣。孔子曰。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又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皆嚴之語也。自古山林江海。遯世之士多矣。獨遯以道者。孔孟而已。若夫君臣授受。亦有遯之道者。蓋臣道上行。君不得不爲之遯也。知其道而遯者。堯舜也。不知其道而固有者。桀紂也。然非舜、禹、湯、武而遯。則無矣。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易道貴早辨。而君子欲知幾。故自履霜堅冰之後。早辨之道。言于初者多矣。而遯之初六。獨止而不知去。不能早辨者也。故曰遯尾。厲。遯尾者。遯之後時也。爲遯之尾。是爲難之首也。其危宜矣。勿用有攸往者。言處遯尾之道。雖危。而災猶可避也。蓋往之義在我。能止而不往。則无災矣。用靜吉之時也。止而不往。則何災之有。故止而不退則爲厲。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可謂得君之臣矣。而猶執用黃牛固志。何哉。方遯之時。小利貞不可大事。勿用有攸往。雖應于君。而遯之志。不可不固也。是以孔子于定哀。孟子于齊梁。非无應也。而其道不可少貶。以從時好者。所謂固志也。六二爲下體艮卦之主。知時止而止。故稱執焉。柔順。牛之象也。中正。黃之象也。不能執用黃牛。則見利忘義。終不可大有爲于天下。而自喪其德多矣。勝說。或如字。或作脫。易以說爲脫者有矣。此義實近之。而其言似膚淺。故先儒有不從者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遯以艮止。故六二止于下以固志。九三過于止。而係于遯也。係于遯而不知變。是以疾困而危。其江海避世之徒歟。畜臣妾吉者。是道也。施之于家則可。施之于天下則不可。若是者。君子謂之隘。其可大事乎。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遯自九四而上。其遯皆美。蓋乾德剛健中正。何適而非美乎。九四好遯。所謂遯世无悶者也。潛龍之義也。君子安之。故吉。小人汲汲于富貴。戚戚于貧賤。一不得志。將自經于溝瀆。而其之知。又豈能好遯而安之哉。故曰。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先人曰。堯授舜。舜授禹。曾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其爲嘉遯之志。則一也。故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其是之謂乎。雍曰。九五剛健中正。道全德備。舉遯之世。莫美于斯。故曰。嘉遯貞吉。以正志者。道至于此。與時爲對。隨而不流。无係也。无執也。无好也。不事于外。正其在我者而已矣。此其所以爲嘉也。上非堯舜。下非孔子。皆不足以與此。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肥者。道之充實也。道之充實。放諸四海而準。孟子所謂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間者。何所往而不利乎。以是道而處遯世。故无所係好。其于進退。綽綽然有餘裕矣。夫何之疑有。當遯之極。所謂知變之大人也。遯之時義。觀九五上九可見。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泰之辭。言小往大來。而象則言天地上下。陰陽德順。君子小人。以極大小之類。大壯之象。四陽遇中。名卦之義。實取于大也。雖天地亦大者之壯。非獨人事而已。與泰言大來。无以異也。故象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凡天地萬物。大者之壯。俱爲大壯。徒用壯而已。非大壯也。德之大者。无踰于天。自人道言之。人得天德而動。壯之所以大也。且彊梁以動者。雖无不壯。其或窮人欲而滅天理。則性善梏亡。天德于是失之矣。雖壯而非大也。故必得天之剛德而動。而後謂之大壯。大壯利貞者。大者之正也。大者天也。正則天之德也。天地之情。于斯可見。況人道乎。孟子謂齊宣王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惟孟氏深明大小之義。諸子末之或知也。故言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所謂大者之壯歟。若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何其小哉。聖人以羊譬壯。深見小人之情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天下雷行爲无妄。雷在天上爲大壯。无妄之動以天。則天德及物之時。故象言茂對時。育萬物。大壯先天而後動。在人則蓋心知性。則知天之時期。不失中庸。所謂天命之性者。故象以非禮弗履爲言也。且壯者。君子所以勝己。而小人所以勝人。孔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勝己之道也。既勝己之私。則无適而非天矣。是爲壯之大者也。小人不知勝己。至于窮人欲而滅天理。何大之有。是以九三祗以用壯言之。然有大壯之弗履。以成己。然後有无妄之育物。以成物。二者之道。相爲終始。亦猶中庸言天命之性。率

性之道，而後曰脩道之謂教，蓋性與道或已也，而教所以成物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壯于趾者，用壯之始也，始而用壯，必終于凶矣，有孚者，信其必以凶窮也。凡爻辭獨言壯者，謂小人之壯，皆非大者壯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卦辭言利貞，然得其貞者，九二也。九二之貞，謂固守大壯之道也。天之德以剛中爲正，九二以剛居中，是以能固守而貞吉也。居卦之下位，爲不足，未能究天德之用，故特曰貞吉而已。蓋非禮弗履之士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剛至三而壯矣，小人務勝人，故喜壯而用之，君子務在勝己之私，不失天命之性，是以勿用壯于外也。以用壯爲正則危矣，羊很而喜觸，用壯之象也，觸藩羸其角，用壯而厲也，其厲如此，凡以小人不知壯有天道之大故也。君子用罔者，君子罔以壯爲用也，先儒或爲羅罔之罔，失之矣。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尙往也。

剛至四而愈壯，而曰貞吉悔亡，何哉？蓋四居上體之下，能捨柔剛而與上，有承柔載上之志，是以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也。然九四之壯，雖非大壯，特用得其宜耳，輿輹，當用壯之物也，又況大輿之輹乎，壯于大輿之輹，是爲得其宜也，得其宜，故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君子之所以能任重者，以此。

伊川曰：輹，輿輻，同，虞翻爲腹，非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羊之用壯，无異于小人，不務勝己于內，而欲觸物于外，一往若此，其害深矣，是以非禮弗履之人，務在克己而喪其羊也，克己喪羊，亦人之難能，而六五初无甚難，則其无悔宜矣，位不當者，德不足而位有餘，不能究天德之大，以成堯舜三王之治，徒喪羊无悔，僅能成己而已。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居動之極，以柔用壯，雖无羸角之厲，而進退不能，何所利哉，不能遂者，進不足以勝人也，不能退者，退不足以自勝也，此豈不能審于度德量力之事者歟，故曰不詳也，聖人兢兢業業，其難其慎，以不矜不伐爲己任，又安有用壯之厲乎，是以艱則吉也。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伊川曰：晉以其明盛，故不言亨，順乎大明，故不戒以貞，不待言而其德可知。雜卦曰：晉、進也。雜卦曰：晉，晝也，則知晉之義，不止于進，蓋言明以進，故曰晉，漸以進，不謂之晉也，晉卦取名之義，與大有略相類，大有火在天上，君道也，故爲大有，晉明出地上，臣道也，故爲晉，君臣天地之義備，不窮其欲以明德居上，則一而已，且以人臣之進，猶備一卦之義，則臣道之至大者非康侯安足以當之，易之卦辭，唯晉爲異，專以康侯爲義，是以不及其他也，康侯如是，其亨利貞可知。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明出地上，二卦之象也，順而麗乎大明，晉之義也，柔進而上行，成卦之序，康侯之德也，其德柔順而明，故下能康一國之民，而爲之主，上能致王之寵，而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車馬重賜也，三接，數接乎上也，在國能康一國之民，則進而麗乎大明，斯足以康天下矣，古之人文王是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自古以明爲君德之大，堯舜文王皆是也，而晉爲臣道，自昭明德，何哉，蓋侯有君人之道，有明德自昭，而柔順上行，然後備晉之義，可以謂之康侯，不如是，雖使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亦非晉進之道，不得謂之康侯矣，古之人莫不務明明德于天下，爲君爲臣，亦豈有二德哉，是以伊尹言成有一德，武王言同心同德，則晉之象言自昭明德，不爲過矣。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在卦之初，爲進之始，有可進可退之義，能不以進退爲慮，唯固守明德，柔順上行，爲臣若此，能无吉乎，罔孚者，雖以明德自任，而初之時，名實未加于上，上未足信于人，當是時也，進退之際，既已處之裕然，何咎之有，若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是也，獨行正者，獨以明德上行，而固守爲正，不以進退爲慮也，未受命者，无官守言責之時，孟子所謂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柔順中正，爲臣之道，莫美于斯，而曰晉如愁如者，蓋小人以進爲喜，而君子以進爲憂，故召公爲保則不悅，正考父三命而傴俯，蓋其所以順而麗乎大明歟，是以既貞且吉，受介福于其王也，孔子言諸侯長守富貴之道，則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則晉如愁如，而受茲介福也宜矣，此爻之義，與卦辭相類，蓋言侯之受錫福于王者，母字无別義，亦衍字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在晉之初，名實未加，未孚于人，至三，則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也久矣，于是乎衆允之也，雖非中正，疑于有悔，及衆允之時，則悔亡矣，三之上行，有衆明之志，所謂順而麗乎大明者，是以衆不爲疑而允之也，故曰志上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離以明爲德，而火以暴爲失，故離之九四，有突如其來如，焚如死棄之象，晉之九四，與離同位，雖順德在下，不至于焚如之暴，然當晉之時，不免有貪位慕祿之失也，鼫鼠貪而畏人者也，守此道以事上，能无危乎，位不當者，既來進六五之間，又過三離之順，以圖自進，故不當也，晉之六爻无凶，獨四以貪而圖上，以伐而吝，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豈若初二三五之昭明德也哉，是以聖人德之爲貴。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君道无他焉。在中與明而已。六五居中。何悔不亡。又唯自昭明德。而一己之失。得勿恤于外。蓋君子失諸正鵠。反諸其身之道也。如是則何往不吉。何行不利乎。象言往有慶者。人君勿恤一己之失得。獨以離明自昭。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矣。孟子告滕文公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失得勿恤之意。強爲善也。謂之強爲善。亦自昭明德之義。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角上窮之物。位進而上窮。亦危矣。然晉非止于進而已。明順之義存焉。是以可用伐邑也。然自危則終吉。自危者。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義。不得已而用之。非好攻戰而樂殺人也。是以无咎。不然。則既伐邑而厲。不亡幸矣。何吉之有。至于伐邑。則明德之昭。已或虧蔽。故象言道未光也。固以伐邑爲貞。不知明德之虧。非吝而何。是以春秋大義。戰彼善于此。聖人无取焉。然則齊晉之霸。方之康侯。其未優乎。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聖人之德。惟明爲大。有明德以在上。大有之君是也。有明德以居下。晉之臣是也。明夷者。明傷也。故爲明德遭難之時。非聖人其難其慎。用晦而明。殆且傷矣。所以利艱貞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在易卦象之辭異者。獨晉言康侯。明夷言文王箕子。革言湯武是也。蓋康侯能蕃晉之義。故文王言之。以見卦之德。與人之德一也。孔子明文王之意。故繼以湯、武。文王、箕子爲言。然明夷之象。自分二義。文王箕子之道。蓋不同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明。言文王有明德。所謂內文明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外柔順也。文王蓋坤離之義。所謂得明夷之大者矣。箕子用晦而明。得其艱貞而已。此文王箕子之辨也。觀其與微子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也。自爲之奴。卒陳洪範。所謂艱貞用晦而明矣。明夷大象。獨爲聖人明德遭難之事。初无衆人之象。故正言文王箕子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離。日也。方其明出地上。晉晝之時也。及其日中照天下。則爲豐矣。至于明入地中。而後爲明夷。夷之爲傷。非毀其明也。晦其明而已。晦其明則有終明之道。是以艱貞之君子。所以能用晦而明也。然日所以照臨下土。故君子之莅衆者。其象似之。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卦之初爻。皆有進无退。而明夷之初。聖人三釋之。其辭皆不能果于進者。以明傷之時。其義不可果于進。而其勢亦不得進也。何謂三。明夷于飛。垂其翼。一也。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二也。有攸往。主人有言。三也。且譬之焉焉。欲進則飛之疾。而今言垂其翼者。以明明傷之時。義不可進也。知義不可進而不進。是爲初九垂翼之道也。此戒于未進之前也。君子當斯時而欲有行。是自取困窮之道。象言義不食者。君子于行義。有不得祿食之象。然則三日不食。自取之也。此言勢不得進。而自取困辱也。苟不知勢之不得進。而終欲有所往。是以至于主人有言。主人主我者也。主人有言。則難將作矣。故聖人欲垂其翼于前。不欲主人有言于後。斯能用晦而明矣。是以辨之于初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離之所以爲明者。以二也。明夷之時。初則以進爲傷。二則不進亦傷矣。不用其明。則其傷淺。故有夷于左股之象。雖傷于左股。而有用拯之道。用拯之道。健順則吉。故言馬壯吉。馬壯。猶明夷于飛也。順以則者。猶垂其翼也。以是知明夷之道。固不能一于明。亦不可一于悔也。六二。以柔順中正至明之才。是以能順時不違。則以盡用拯之道。而獲吉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伊川曰。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進。上六。坤之上。闇之極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湯武非和人之天下也。去其害而已。南在前。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也。大首。謂闇之魁首。上六也。三與上相敵。應爲至明克至闇之象。不可疾貞。謂誅其元惡。蕩染汙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故酒誥云。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是也。雍曰。初九。其傷未至。六二。其傷已至。九三。則其傷已過矣。濟之以剛明上進之才。是所以南狩而大得志也。不可疾貞者。離之性。失之過則暴。故戒之。以此。伊川謂九三爲湯武。則夷于左股者。其文王乎。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伊川以六四爲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順于君者也。雍曰。小人之事其君也。務引其君于不正之道。然後能獲其心意。而作威福于天下也。大學之道。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正心誠意。而後可以治國治天下。是以明君務知本。而後小人不得啓其邪心。又烏有入于左腹。獲心意之事哉。明夷之君。暗主也。暗主不知正心誠意。故小人得以不正之道。乘間而入。以獲其心意。適所以喪其君之明也。好大喜功者。以攻戰入之。好貨財者。以聚斂入之。好奢侈者。以土木文繡入之。好淫佚聲樂者。以鄭衛聲色入之。故入于左腹。言投其不正之道也。明夷之心。暗主之心也。于出門庭。作威福于天下也。君子務引其君于當道。而格君心之非。小人則務投其不正之道。而得其心意。以作威福。君子小人之事君。其辨如此。是以爭臣多君子。而功利之臣多小人。此爻蓋言小人以不正之道。傷君之明爲義。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君子以正道處己。而以道之權濟時。明者。聖人之正道也。用晦而明者。權也。雖權而其明未嘗息者。箕子之明夷是也。當明夷之時。不知用晦而明。則見傷必矣。此箕子所以爲利貞也。五爲尊位。以君臣之分言之。則君也。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君子也。故君子處晦。與人君處晦皆同。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明夷之極。一于晦也。故言不明晦。不明而晦。則非若于飛垂翼者也。又非用拯馬壯之道也。其明息矣。聖人原始要終言之。故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入于地。所謂不明晦。而明之道失矣。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大學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故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則一家之治。所以爲治國治天下之本也。而家人之道。亦與治國治天下之道。皆一也。齊家自夫婦始。故舜觀厥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然則利女貞者。又家道之本也。此與詩首關雎。言后妃之德同意。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之名卦。以二五也。二五正男女之位。而曰天地之大義者。由人事言之。則男女所以爲家人。自道言之。則天地男女一也。故男女正。有天地之大義存焉。然聖人畫是卦。而名以家人者。豈眞一家之事而已哉。內之修身。外之治國。治天下。大而至于天地之義。舉家人皆足以明之。道之要者。在以易此。此聖人名卦之義也。且家人之義。以正家爲主。正家之主。尊而嚴者。父母也。父母蓋尊嚴之道。以正一家。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家正則國治。國治而天下定。其道一也。故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善推其所爲。斯足以究正家而天下定之義。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風。外也。火。內也。風自火出。由內而之外也。修身內也。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是猶風自火出之道也。言有物而行有常。君子之修身也。非禮勿言。則言有物矣。非禮勿動。則行有常矣。是以乾之九二。自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終至于盡君德。家人自言有物。行有常。終至于正家而天下定。其義一也。故孟子言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也。其是之謂乎。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聖人防微杜漸。早辨之道也。苟亂而後治之。危而後保之。不亦晚乎。家人之道。能閑于初。故能有家而悔亡。象言志未變者。治家之道。志于家道未變之初。所謂制治于未亂。故能終无變也。有家如此。有國者。亦无以異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象言夫夫、婦婦。六二所謂婦、婦者也。婦人從夫无遂事。婦之道也。居中主饋。婦之職也。詩所謂无非无儀。唯酒食是議是也。二者。六二之所以貞吉也。然正家者夫也。從夫者婦也。故以順巽爲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嗃嗃。剛嚴之意也。嘻嘻。歡悅之情也。剛嚴之道。悔厲由生。雖非中道。而終吉无凶。歡悅之情。因人所喜。而以恩掩義。分日以亂。情愛雖隆。終吝之道也。九三過中。故或悔厲。然聖人之道貴有終。與其失家節而終吝。固不若終吉而悔厲。未爲失也。由是而言。則閑家之道。當以嚴分爲先。此家人所以稱嚴君歟。然有嗃嗃之嚴。使无悔厲。雖王假有家之道。不過于此。是雖非九三所能盡。實自嗃嗃。積而致之耳。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君子修身齊家。由內出外。至于巽體。家道成矣。故六四富家大吉。九五王假有家。上九威如終吉也。六四之富。豐金玉布帛而已哉。蓋必有其道矣。其道何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是也。家道之富。无以加于此。故其爲吉莫大焉。然得其吉謂之順。失其道謂之逆。父父、子子。道也。父不父。子不子。逆也。象言家人。家道正。則父子、兄弟、夫婦、各安其分而无逆焉。故曰順在位也。在禮亦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易之所謂富。猶禮之所謂肥也。禮以人之肥。家之肥。國之肥。天下之肥。是謂大順。象言順在位。則禮之大順是也。齊景公曰。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夫有國有家者。以有粟爲國矣。而有不得而食者。其富有甚于粟也。孔子于家人之彖。言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及對景公則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知家人之道。推之國。則治國。道一而已。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九五父道也。父母爲嚴君。故父與王。其道一也。況家國之治。事有二乎。是以非王道之至。不足以有家。非有家。未見其能正天下也。此家人之道。所以正家而天下定矣。勿恤吉者。王假有家。毋憂天下之不定也。天下定。則吉孰大焉。然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同大順而无逆焉者。交相愛之義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家人之始在于閑。及其能成在于信。究終始不可變者。威如之吉而已。威自我出也。孟子曰。家之本在身。故威如之吉。克保其終者。非反諸其身。蓋不能也。象既明言有物而行有常。而此又言反身之謂者。家人之道。所以成始成終者。修身而已。且恩愛人之常情。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所不能无。而過之者多矣。至于明信嚴分。或爲情愛所奪。則家人嚴君之義。未盡其道。故上九以有孚威如終之。威如之吉。未備。君子必自反也。然是道也。內之則可以正心修身。外之則可以治國治天下。惟明家人終始之義。允執其中。而內外之道至矣。是以詩首關雎。則見文王化天下之道。所謂王假有家者也。聖人序詩之意。蓋亦深矣。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有睽之事。有睽之時。睽本小人事。而大人有睽者。遇睽之時也。遇睽之時。大有爲亦難矣。是以小事吉。蓋睽之常也。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

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火澤无相得之性。二陰有難和之情。所以爲睽。火性上今動而上。澤性下今動而下。方之天水違行。蓋其小者。雖不成訟。亦爲睽也。然澤中有火。謂之革。上火下澤。謂之睽。革以不相得之性。上下相交。火自下而上。澤自上而下。其勢必遇而相息。又不若睽之相違而不遇也。小事吉者。自卦論之。初說而終明。其道非睽也。自爻論之。六五上行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其事非睽也。其爲吉也宜矣。凡卦皆二義。睽之象。先言睽之所以爲睽之道也。後言睽之時用。則聖人用睽之時也。睽非大人事。故上言小事吉。而聖人有用睽之道。故下言大矣哉。蓋王文言其常。而孔子稱其用也。非孔子不知其大也。天高地下睽也。男尊女卑睽也。萬物散殊亦睽也。天地雖睽。不害于同事。男女雖睽。不害于通志。萬物雖睽。不害于事類。蓋睽之道。必體睽而用合。然後有濟。孔子懼人不明其大。故特曰。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異之象也。聖人用睽。有道存焉。然用同者。用睽之道也。故大舜善與人同。同也。有天下而不與焉。異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同也。而曰。爾爲爾。我爲我。異也。故君子以同而異爲用。睽之道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蓋言同于道也。故言同雖一。而爲事道則異矣。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初九无應。有悔之象。居睽而說。道存焉。故悔亡也。喪馬初睽也。逐之則成其爲睽。不可合矣。勿逐自復。用同而復也。惡人與己異者也。見之。所以同而異也。能同而異。何咎之有。柳下惠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象所謂同而異。而初九見惡人。其義一也。見者。遇之而勿絕之辭。非必欲見之也。子見南子之見是也。孔子初不見陽貨。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先也。在魯衛之禮不同。非不見惡人者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在睽諸爻。皆以見遇爲言。是以君子貴夫同而異也。二五正應。雖睽易合。蓋男女通志之義。故遇主于巷也。說文言。巷。里中道也。里中之道。出門則遇之。言遇主之易也。方睽之時。遇主之易。而无咎者。不失正應之道故也。古之君子。難進易退。況睽之世乎。孟子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苟不由其道。則其進易矣。九二。遇主于巷。若甚易然。疑其類于不由其道者。故象特言。其未失道也。初九之无咎。異于時。九二之无咎。同于道。故不待喪馬勿逐。而後自復。亦不待見惡人。而後可辟咎也。同人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睽之九二實似之。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六三。陰柔居二剛之間。當睽之世。欲求速合。蓋亦難矣。故有見輿曳。其牛掣之象。見輿曳。欲從而求合也。其牛掣。則違而致睽也。時之方睽。勵輒乖異。豈人力也哉。天道然也。然六三致牛掣之睽。豈六三之

歸耶。時使之然。故曰。其人天且劓。譬猶无妄之災。非人所致。孟子亦曰。行止非人所能也。无初者。遇二剛而不得進也。有終者。睽道終極。則反而從應也。象言位不當者。以陰位柔。急于求濟。故見輿曳而欲從焉。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天下之勢。合則衆。睽則孤。凡睽皆然。而獨于九四上九稱睽孤。何哉。蓋上居睽極。四近君而不得。非若初之自復。二之遇主。三之有終也。故稱睽孤焉。處孤之道。不過于求人以自助而已。故求善上而相與以誠。則雖危无咎矣。所謂德不孤也。王輔嗣以初亦无應。獨立同在體下。同志者也。故交孚无咎。其志得行。伊川曰。元夫。猶云善士也。初九悔亡。則處之至善者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處睽之世。已爲悔矣。六五以柔自將。又悔之道也。得其正應。能下賢焉。故悔可亡。厥宗二也。二之應五。若噬膚然。言其易也。故二稱于巷。五稱噬膚。其義一也。君臣道合則非睽。以是而往。將有大慶。又何咎之有。睽之道。用合而體睽。二五盡之。故象言天地睽。男女睽。象言同而異。皆一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處睽之極。故曰睽孤。然天下之睽始于疑。疑故睽。不疑。則交孚而无睽矣。疑者。小人之道也。聖人无疑也。睽之戒卦。本自二女。則小人之象明矣。故上九繫言其疑也。見豕負塗。有之疑也。載鬼一車。无之疑也。有之疑。疑之始也。无之疑。其疑甚矣。有无无所不疑。是以張弧以禦之。其道乖矣。三之應上。何寇之有。其應甚正。婚姻之道也。故後有說弧之象焉。往遇雨則吉者。陰陽和則雨。往而和。則有无之際。羣疑自釋。睽道革矣。是以吉也。六三陰也。上九陽也。陽氣下降。陰道上行。故言遇雨。見豕負塗。猶詩言誰謂雀無角。无之疑也。

䷦ 坎下艮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難也。見難而知止。謂之蹇。故蹇爲智者之事。蹇之時。得人則濟。故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西南。得朋之地也。東北。喪朋之地也。大人足以濟大蹇者也。得人之道。先在反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故貞吉也。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險而止。蒙者之事。見險而能止。智者之事。蹇之與蒙。用智不用智。雖不同。其于待人以濟險。則一也。猶屯解不同。其于日動以濟險。亦一也。震之動、剛。其才足以自濟。艮之止、柔。其才不足以自濟。故蒙蹇必止而待人也。蹇利西南。往得中者。謂九五也。九五朋來而中節也。不利東北。其道窮者。寡助之至。至于親戚畔之。道窮可知矣。利見大人。往有功者。大蹇之時。雖多善士。亦不能有濟。必大人而後有功也。當

位貞吉者、所處知所止、則无不當位之失、无不當位之失、則其身貞矣、是以吉也、古之聖人、莫不先于治己、故大人正己而物正、當位貞吉、則正己者至矣、所以爲正邦之本也、蹇之時用、以見大人爲主、蹇乾龍飛見、不過利見大人而止耳、顧不大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古之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獨善之道无他、修德而已、蹇也、皆君子遇險獨善之時也、故蒙曰、果行育德、蹇曰、反身修德也、蹇利得而朋反身修德者、君子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故得朋之道、莫大于反身修德之要也、屯之難濟以動、故君子以經綸、困之難濟以說、故君子致命遂志、蹇之難在止于至善、故曰反身修德、難非一也、故所以濟難、亦不能同也、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蹇爲智者之事、見難而止智也、見難而往非智也、故往則蹇、而來則譽也、夫知止而止、則安榮、知止而不止、則危辱、故言來譽、來譽雖美、未足以究蹇之實用、故宜有待以濟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六二當位得中、上應九五、不私其身、涉己之難、以濟君之難、非同德興王之臣、不能至也、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夫畜君之德、濟君之難、其志皆同、无尤宜矣、初六以往爲蹇、六二以蹇蹇爲无尤、

蓋九五大人也、初六非見大人則當止、不止則失身、六二見大人則當往、不往則失君、此其所以異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蹇難之際、非見大人則皆當止、故往蹇之義皆同、反者、既往復反之辭、蹇自觀來、九三復反于內、故內喜之也、初二陰爻、故見剛反則喜之、伊川謂反猶春秋之言歸、九三之反實歸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馬氏以連爲難、故輔嗣謂往來皆難、伊川曰、來則與下同志、衆所從附也、雍曰、往來皆蹇、何取當位、惟其來而能連在下之志、故曰當位實也、六四之位、實以接下爲職、今得其實矣、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君道居蹇、則天下難矣、故云大蹇也、九五以中正之道、致匪躬之臣、蓋所謂求諸己、而天下歸之者也、故曰朋來、大蹇朋來、所謂西南得朋之利也、故象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以中節者、以中自反、而致朋來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居難之極、難將革矣、猶能以往爲戒、慎之至也、故有來碩之吉、利見大人者、以居難之極、志當濟難、徒謹失身之戒、則乖正邦之義矣、故利見九五之大人也、志在內者、謹失身之戒也、以從貴者、明得君之義也、內外兩盡其道、宜其來碩而吉矣、蹇自二至上、五爻皆當位、故彖言當位貞吉、其曰、來譽、來反、來

連、來碩者、碩、大也、反身修德、至于盛大則至矣、譽則次之、反者、衆之所喜、連則當其實而已、方險難之時、无悔吝、固咎、而有譽、反、連、碩、无尤中節之得、斯其所以爲智之事歟、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者、難之解也、故動乎險中爲屯、動乎險外爲解、解與屯爲內外、亦與蹇爲反復、故蹇利西南、而解亦利西南、雖止與動不同、其險難則相接跡矣、復者來之漸也、難解之時、无所往而復于道、難作之際、速于往、而緩難各盡其宜、是以皆吉也、先言无所往、而後言有攸往者、安不忘危之義也、亦猶先秦後否、先既濟後未濟也、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遇險而止者、才之不足也、遇險而動者、才之有餘也、以有餘之才、故能動而免乎險、所以爲解也、解利西南、往得衆者、西南得朋之地也、得朋而動、乃能濟險、故蹇之大蹇朋來、與解之朋至斯孚、皆一道也、其來復吉、乃得中者、險難既解、而來復不爲太過、乃得中也、所謂獲三狐而得黃矢者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者、以有餘之才、故往則有功、如射隼于高墉之上者也、夫有難則有解、解終復于難、故解緩之時、復存夙吉之義、亦休否其亡苞桑之道也、解之道、雖天地亦如之、天地之解以雷雨、故百果草木皆甲坼、然則豈止人難解散而已乎、故曰、解之時大矣哉、王輔嗣曰、難解之時、非治難時、故不言用體、蓋于解之名、无有幽隱、故不曰義、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之作、无間于大小美惡、皆解其難、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聖人法天、以解大難、亦无所不及、雖過失罪戾之人、亦有赦宥以緩之、是所以能盡解時之大、非私己自謀而已也、古者、罪有寬宥而无赦、赦而釋之者、惟過失耳、此過罪之不同也、故康誥言、人有小罪非告、而曰、乃不可不殺、謂罪也、乃有大罪非終、而曰、時乃不可殺、謂過也、觀解之象、與康誥之言、可見先王用刑之意、赦過宥罪、亦解之一耳、語蓋解之大則未也、象言解時之大、故象復明其小、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處解之初、以柔居剛、以陰應陽、得无所往其來復吉之義、故无咎也、其爲无咎、蓋于剛柔之交際、盡其所處之道、理必无過矣、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狐疑之害、不足與有成、況難解之時乎、九二以剛陽之才、田而獲之、以去其害、然後中直之道、可得而守、貞吉矣、狐陰類也、解有三陰、故云三狐、黃中也、矢直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小人六也，負之事也。君子三也，乘之器也。居非其位，以負而乘，致寇之至，不亦宜乎。吝而固守，益可鄙也。凡來寇己者，皆曰寇，不必盜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輔嗣以三爲拇，伊川以初爲拇。九四拘于應初，不知朋至斯孚之大，故必解而拇，而後朋可至。此難之所以解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六五之君，以柔居中，下應忠直之臣，无所不緩，故曰維有解吉。不言所事，解之大者也。其解之至有孚于小人者，不私己以解難，如天雷雨，无間于草木之微，是以小人亦信之，而退安其分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六三負且乘，悖亂之道，隼之象也。高墉三之位也。乘非負之所當乘，墉非隼之所當處，在三致戎，猶負乘在上，能獲，猶射隼也。夫以上六解悖之道，以獲六三負乘之醜，是以无不利也。孔子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解悖有道，所謂器也。高墉之上，則其時也。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名卦之義，以一損无復謂之損，損而復益謂之益，故二卦皆有損義，而其名則異同也。世以損有損下厚己之意，故以損爲非美，然損善損惡，損上損下，損其過與不及，或損而爲君子，或損而爲小人，一治一亂，莫不有損之謂也。文王取損惡益善爲昔，孔子因之至益，則象言民說无疆，然後知損亦有損下厚己之意也。聖人之旨深矣。損惡之至，至于有孚，是以元吉，无咎，有可貞之道，亦利于有行也。曷之用，二簋可用享，猶言何必用多儀，所以損其過也。且禮者中也，過則爲僞，不可謂之禮，是以可損也。禮以時爲大，故損之時，雖二簋亦可用享，不以微薄廢禮也。與坎樽酒簋貳同意，故象曰，與時偕行。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不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自泰來，乾之九三，損而成兌，坤之上六，益而爲艮，在卦之象，以剛變柔謂之損，以柔變剛謂之益，故曰，損下益上，以義言之，則下流惡也，上善善也，損惡益善，則道日進，故卦言利有攸往，而象言其道上行也。或不知居尊之義，損天下以奉一人，則善日消而惡日長矣，迂儒方究多儀備物之享，不知損過復禮之義，則天下不勝其僞矣。伊川曰，享祀之禮，以誠敬爲本，儀物所以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爲僞矣。斯言盡之也。祇事在所損，則其他可知。二簋應有時者，當末俗繁文之世，二簋可享也。時方得禮之中，則二簋爲不及矣。所謂可用享者，蓋欲著誠去僞，損其末節，事儉之意也。可、催辭也，非中禮之享也。損剛者，損乾之三也。益柔者，益坤之上也。損剛益柔有時者，亦猶二簋之享，剛亦有時而不可損也。故損益盈虛之道，又有時焉，遇其時，則道與偕行矣。以此見聖人非固爲損益，皆因其時而已。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山澤言二卦之體，損之所以爲損，象言損下益上而已。忿欲，小人之道也，惡之所積，僞之所生也，必先懲忿窒欲，以去小人之道，然後君子所以爲一損不復，而繫辭曰，損德之修也，然欲者，平居无時不生，故直欲窒之，忿有時而作也，遇作之時，則懲之而已。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繫辭曰，損先難而後易，已事，謂舉先難之事也。遄往後易也，以其道先難，故言之于初也。已事遄往，則无咎，以明難事未已，往則咎矣，以象觀之，損下爲先難之事也，以象觀之，懲忿窒欲，爲先難之事也，酌損之者，酌其宜而損之，過與不及，皆非酌損也。象言已事遄往，尚合志者，蓋損下益上，則其道上行，是以上合六四之志，顏淵問克己復禮，孔子告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請事斯語，所謂已事酌損也，所謂懲忿窒慾也，所謂先難也，修德也，損之道，如是而已。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初能已事遄往，故二有可貞之道，可貞而言征凶者，三損于上，足以致益，二復損之則過矣，故以征爲凶而弗損也，弗損所以益德也。九二得中，故曰中以爲志。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三人三陽也，三陽彙征，而損一人，謂六三之損也。一人行者，上九之行也，上九行，而下得六三爲應，故云得其友也。以泰之乾坤論之，則三乾也，上坤也，乾坤交變，故繫辭言天地絪緼也，以三人　人言之，則六三兌女也，上九艮男也，故繫辭言男女搆精也，三則疑者，損之成卦，由六三上九之變，得其友也，三爻雖皆應，而非艮兌成卦之主，不可言得其友，故一人行則可，三則疑也，三陽雖極必損之道，故于六三言此。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疾害己者也，先損其害己者，然後遄有喜，猶已事遄往，皆先難後易之義也。先損其疾，至于遄有喜，是以无咎。初九六四之辭，略相類者，上下皆爲損之初也，亦可喜者，能損其疾，雖未至于道之大成，已可喜矣，意必固我，人之疾也，孔子絕之，遷怒貳過，人之疾也，顏子去之，謂之損其疾者如此，故曰，損以遠害。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當損之時，下損上益，故居尊之位，无不益也。十朋之龜，元龜也，益之至，豈獨人事而已，雖元龜之靈，弗能違，此其所以元吉也。洪範曰，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六五之元吉，猶洪範之大同也，自上祐者，所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龜之弗違，鬼神從之也，先言或益之者，由人益之而言也，先儒皆以十朋爲十龜，神龜靈龜之屬，非也，大貝十朋之龜，謂元龜也，六五之辭，與益之六二同者，損至六五，疑于益矣，又其反對之義同也，或益之，謂來益之不一，以見人從之多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一人行而得其友者上九也故无咎貞吉利有攸往是由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之所致也得臣无家者天地男女君臣皆一象也得臣即得友之義无家者致一之臣象言大得志者修德而至于无咎貞吉居上而得臣无家在損之時大得志者无踰于此矣上九爲損道之成益且至矣无家之臣謂六三也損之道五得其元吉上得其无咎貞利也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損益實一道相須以成德有損而後有益故聖人先求損修德之序也損而致益損之得也損而无益損之失也得則爲善爲君子失則爲惡爲小人此損之道有二也益一而已然損主止益主動止故有孚元吉无咎而後利有攸往益繼止以動故利有攸往而利涉大川也益象巽中而上下二卦皆木所以利涉大川損益之道相爲終始故二卦之辭其義相繼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自否來乾之九四損而成巽坤之初六益而爲震是損上之四益下之初也民說无疆者言其爲君而厚下也損不以君民爲言者蓋其所損或善或惡其道皆上行耳損惡而上行則德日進矣損善而上行是以自厚私己之道故與益爲異也然自修德言之則先損以遠害後益以興利是以其道大光也利有攸往言往而興利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斯天下有慶矣木道乃行者益之卦象與中孚相類中孚之利涉大川以乘木舟虛也益之震巽皆爲木道雖求若中孚之舟虛亦木道行而利涉矣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取諸益者亦木道之行也益動而巽則无益滿之累故曰進无疆顏淵有若无實若虛終日不違如愚所以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孔子曰益長裕而不設故益裕道也雖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亦長裕不設之大者耳聖人法天地是以中正有慶也損言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則并損益言之益言凡益之道至是損爲已事則无損矣惟有益而已與時偕行以言其日進而不已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子夏傳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益也故天施地生所以益萬物者莫盛于雷風也損之象言懲忿窒欲蓋言修德之始務損去其惡也其惡既損則見善自遷矣然猶曰有過則改者非謂懲窒忿欲之末盡也蓋遷善之際猶或有失焉有之又當不憚改也過謂過失耳非若忿欲之爲惡也顏子三月不違仁則亦有違矣不遠復則亦有未復之時矣所謂過也是以顏子克己之始于視聽言動之非禮者皆勿而絕之所謂懲忿窒欲也及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又弗失所謂見善則遷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孔子以謂殆庶幾所謂有過則改也論語亦以不遷怒不貳過言之不遷怒則所

遷者善矣故懲忿窒欲始也見善則遷中也有過則改終也知此則損益之道盡矣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損爲益之始益爲損之終損益者終始之道也在損之初言當已事至益之初則遠往之時矣故言利用爲大作而繫辭言益以興利其義一也自益之一卦言之則初九爲益之始自損而至于益言之則初九道已成矣先難之事已矣言乎得失則元吉論其修德則无咎當興利之初故利爲大作也損益二卦終始相通故其辭意相接損之上九曰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而象言大得志益之初九言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蓋所以終利有攸往之辭亦知其大得志也猶之卦辭損自有孚終于利有攸往而益之卦辭以利有攸往爲始也下不厚事者益之初九非先難之時故雖在下而不必厚于事是以直以長裕之道大有爲以益天下自然元吉无咎也事如德忿窒欲損惡之事固當厚而不敢忽然德既有成當利澤天下非厚事之時也何以知其德之成蓋方忿未懲欲未窒之時非獨无以致元吉亦且未能補過而无咎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損益本一道相須以相成以二卦反對言之則損之上益之初損之五益之二也故損上益初其辭相屬而損五益二又大同矣自損五之下去益既遠于益爲不及自益二之上去損復遠其辭爲已過矣六二柔順中正人之所與故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也或者來益而不一之辭損之六五曰元吉自然之吉也此曰永貞吉久而有守斯爲吉也君臣之道不同故其吉亦異或益之人益之也十朋之龜弗克違鬼神益之也王用享于帝吉天益之也益象巽中而六二謙以象之是以致益之多大且弗違況于人與鬼神乎在謙之象言天道益謙鬼神福謙人道好謙益之六二皆得之伊川曰人之爲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己而益之者自外來是也苟爲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來益之極擊之者自外來是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居動之極爲益之過者過于益下雖不爲凶而用于患難之際則得其宜而无咎也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者信以行之貴于得中而後可以告公用圭也告公用圭治世之禮也益之過厚用于患難則固有之苟欲用之平世非有孚以中道行則不可矣此明時有不同其用亦異也伊川曰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然則孟子謂拯民于水火之時又如周官行人有賻補、賙委、槁賵、襚賵、哀弔之禮皆是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三四失中故皆以中行戒之四非有爲之地居巽之下不能自動以益人故欲有行也告公而已欲遷國也依人而已不能自用也告公者以益天下之志告之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天下之能致益者君也而求其益者天下之民也有孚惠心則所以致益者有至誠之道焉此其所以

元吉也。有孚惠我德。則天下之民。求益而得益。至誠懷我之德矣。此其所以大得志也。益之道于是爲至。損之上九。言大得志。蓋自損得益。而爲得志也。此言大得志。蓋君有惠天下之志。至于天下信而懷其德。是爲大得志之時也。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九五之謂也。勿問者。有孚惠心。无所擇也。猶象言天施地生。而曰无方。繫辭言益之長裕。而曰不設。皆无限極之意。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天下之理。高極者必危。滿極者必溢。是以益贊于禹曰。滿招損。謙受益。詩人美成王。言能持益守成。則知益滿之戒。古人深懼之也。益之上九。益道既極。其損將至。故莫益之。莫益之者。莫之與益也。莫之與益。則惟傷之者至。是以至于或擊也。夫以乾之健。猶有姤。以坤之順。猶有復。物之所不能免者。當是時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尚懼不免于擊。況立心勿恆之人乎。其凶宜矣。偏辭者。言莫益之之辭。謂一偏于求益不已。不知持滿之戒。故至于極而莫之與。是所以謂之偏也。持滿之道何如。孔子所謂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是也。且方益之時。天地人鬼。无或不致益焉。及其極也。外來之擊。斯亦衆矣。謙言天道虧盈。鬼神害盈。人道惡盈。益而至于盈。其害必至。與豐之上六。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其義皆同。

郭氏傳家易說卷五

下經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以剛決柔謂之夬。剛柔者。君子小人之象也。小人之害君子也。以喜怒之私心。往往陰爲之謀。以行譖害。君子之去小人也。以天下之公義。是以暴揚于王庭。孚號其有自取危厲之道。而決之也。以一柔而乘五剛。自危之道也。不能退聽以遠之。是其可決也。告自邑者。始自王庭。孚號其有厲而決之。然後自邑國告之。及于四方。以見盡天下之公義也。夫威天下者。不以兵革之利。況君子決小人。有道存焉。豈假威力以強之乎。是以不利卽戎也。利有攸往者。乾道將復。雖君子不得自已。往而決之。隨時之義也。此舜所以必先去四凶。然後天下可得而治矣。

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象明剛決柔謂之夬。非剛決柔。不名夬也。然有乾之健。故能決。有兌之說。故能和。小人既決。合天下之公義。故天下說而和。所謂四辟而天下咸服也。柔乘五剛。不得不正其罪。是所以必揚于王庭也。其危乃光者。明信宣布。其所以自取危亡之道。則君子之公義乃明矣。所尚乃窮者。以威力爲尚。而不知有道存焉。適足以致小人之辭。是自窮之道也。剛長乃終者。五剛既盛。必復于乾。而後已。柔不去。則剛不長。剛不長。非終道也。小人不去。則君子之道不長。君子之道不長。非君子之終也。剛長乃終。必決之義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今澤上于天。有必下之勢。在萬物有必說之理。君子法之。所以施祿及下。是不以富貴自有。而與天下共之也。施祿及下者。君子之所以澤物也。居德則忌者。君子之所以處己也。所處在德。不踰法禁之中。躬己之厚也。子夏所謂大德不踰閑之義也。惟躬己厚。故可以澤物。而天下說之矣。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故人君未有不正心誠意修身。而能治天下國家者也。或謂忌者。禁民爲非也。夬之象以說下爲主。无法禁之義。蓋夬之取名。本于五剛一柔。卦象論全卦六爻之象。故以剛決爲主。而象則分兌與乾之二象論之。故以說下爲主。是以其義不同也。輔嗣又以則忌爲明忌。失之矣。忌猶自有忌憚之思。故亦通不踰法禁之意。謂之居德。則知在我自居之德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四剛過中。已爲大壯。況夬之五剛乎。故大壯初九曰。壯于趾。而夬曰。壯于前趾。則又欲速進其壯矣。然初九居剛長之初。力未能決。有必不勝之理。必不勝而往。其咎宜也。此復所以有朋來无咎之義。而夬之初九失之。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初九過于用剛。而不知不勝之咎。九二處中居陰。則无過焉。是以有兢愼戒不虞之義。惕、知懼也。號、明戒也。有備无患。故雖莫夜有戎。非所憂也。得中道者。以剛中自治而已。非如初九之過于用剛者也。大壯以初九九三用壯。而二則貞吉。皆與夬同。惕號。鄭氏晉號令之號。而作呼號者。非其義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夬與大壯內卦三爻相類。故初九九三皆言壯。壯者。小人用剛之事。非大者之壯也。二卦九三。皆具君子小人二義。故大壯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而此則曰。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是也。以小人用壯言之。則知壯于頄者。小人事也。頄、面顴也。上體也。三往用壯于上。而不知有時焉。是以凶也。君子之剛。則異乎此。當可決之時。則決之。君子之道也。是以九五之決。有莧陸之易。小人獨行用壯。雖遇雨之和。猶濡而有慍。況非和乎。故其爲過。實自取之。无所歸咎也。唯君子明夬夬之義。則終无咎矣。故象言終无咎。非釋爻辭也。蓋言小人之有咎。不若君子終无咎也。九三雖用壯。而上六爲應。故遇雨之象。夬夬者。上之夬夬時也。下之夬夬決也。得夬之時。而後夬決也。大壯于君子用罔之下。復言小人事。故曰。羝羊觸藩羸其角。此于君子夬夬之後。言獨行遇雨。其義同也。皆言君子小人者。九三之位。有上下之義。然小人之歸者多矣。故聖人皆重明小人之戒也。胡安定以君子夬夬居若濡有慍之下。伊川以獨行遇雨。

在君子夫夫之上。皆以下有无咎二字難釋。然義亦可通。不必疑也。至諸家非大失其意。則不明釋之。皆疑故也。案自需可決之時以下。原本脫簡字句甚多。今據大易粹言校補。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五剛之中。九四獨非中正之位。故爲不明之象。蓋有因循苟安之心。且當三陽並進之時。已獨居其上。則不得其安矣。故臀无膚。初无果敢有爲之志。故其行次且。能自勉以從陽。亦可亡其悔矣。羊猛而无知。九四之象。牽、如牽復之牽。勉強之意也。然有見善不明。聞言而不信者。其悔亦未能亡也。陽喜進而陰喜退。其位不當。則進退不一。是以次且。君子聰思聰。故聞善言則信。九四不足以與此。

九五。苋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剛長至于五。所謂可決之時矣。君子于是決之。如決苋陸之易。无所用力焉。故曰。苋陸夬夬也。初之爲咎。三之有凶。皆非知時者也。九五得其時。得其位。用衆剛之力。有決之過无不及焉。是以用中行之道則无咎。過則咎也。然九五尊位。大中居光。宅天下之任。其道豈決小人而已哉。決小人。臣下之事也。雖得中道。亦未光也。未光有終光之義。能充其道則光矣。取象于苋陸二物者。如言摧枯拉朽之易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伊川曰。夬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雍曰。上六之凶。適當五剛進決之時。不可苟免。故言无號終有凶也。不可長者。又言終凶之遠也。然號有長號之意。卦有三號字。王氏以一爲號令。二爲號呼。或皆爲號令字。猶伊川以二爲號令。上六爲號咷字。最爲當理。

三三 巽下巽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夬之一陰。將消之陰也。姤之一陰。方長之陰也。其陰雖同。所以爲陰則異。故夬姤卦象反對。其義正相反。夬以五剛爲義。姤以一柔爲義也。陰之方長。女壯之象也。自以一陰方長。而陽道向消。无與五剛之志。欲獨以一柔遇之。用壯之甚也。是以不可取也。觀一陽之復。猶曰。朋來无咎。而姤以一陰之遇。不待得朋。是以知其壯也。陽至四五。而後言壯。姤一陰方長。即爲壯者。亦見君子小人之情不同也。是以陽爲君子。而陰爲小人。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以柔遇剛謂之姤。遇之爲事。天地萬物不能无也。无則萬物不生。教化不成。故地之遇天。臣之遇君。主于一。則可。而以一遇五。則不可也。遇不主于一。豈長久之道哉。故貞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是以姤之女壯。勿用取也。卦辭止于女壯。勿用取女而已。聖人懼學者止以女子之道而言姤。故極天地明教化。而言其義之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章。剛爲天柔爲地也。剛中之臣。非得中正之君。則教化

不能盛行。姤之時義。其大如此。象辭前言姤之象。後明姤之德。剛得中正。謂五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下風行。无物不遇。后王法之。可以施命誥四方。夫姤之道。最爲難用。聖人用于施命誥四方之際。所謂善用易之道者矣。非聖人明之。則姤道廢矣。伊川曰。象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若建國、作樂、省方、勅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所爲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則王公之通稱。雖竊謂先王王者之事。后則凡有君道者皆同之。君子大人。通上下有德之稱。大人則又德之大者耳。故雖匹夫亦可爲君子大人。顏淵柳下惠是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陰之始生。雖有方長之漸。而柔弱未可有行。故利在堅固自制。繫而不動。以待其時。斯可矣。柅、止車之物也。能以固止爲貞。則吉。有攸往則見凶也。苟不能堅固自制。以待時。譬如羸豕躁動。信能蹢躅而已。安能有爲有行哉。動而不能有爲有行。徒有見凶之患。所謂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者。是以必繫于金柅。不動可也。柔道不能獨立。初六之繫。蓋爲柔道所牽耳。夫遇有必動之理。而初居不可動之勢。以見遇之初。猶將有待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初六以陰居下。魚之象也。九二包而有之。得相遇之道。故无咎。初當應四。疑九二之包有爲非。蓋姤遇之時。遇爲先也。是以言也。有魚无咎也。賓者。外來之陰也。初六之陰。二能包之。二陰之來。不能包也。故九二不利賓之來也。不利其來者。以義不能包及二陰故也。且初六柔道方長。必有繼來之陰。三四尚遠。二當先遇。故言不利賓也。惟其不能包有二陰。故賓之繼來。則九二退而成遯。時運已化。姤遇之道息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三不能安其位者也。當遇之時。无遇之位。可以止矣。當止不止。是以至于臀无膚。其行次且也。至是則危矣。且初六得遇之位。以柔道不能獨立。苟不能自制以有待。亦有羸豕蹢躅之患。況九三非遇之位。其危宜矣。二之遇。四之應。爲有其事也。无事而行。九三也。无膚次且之厲。本非九三所有。蓋未嘗牽勉而妄行焉。是以至此。然无大咎者。三居二四之間。雖行不能越二。則終无妄遇之事。故亦无大咎。夫之九四。辭相類者。夫姤三四。反對之爻也。與損益二五同。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四與初應。爲有魚也。當姤遇之時。初六見九二而先遇焉。是九四失其正應。故言无魚也。夫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此无魚所以起凶。蓋言凶之起。自无魚始矣。魚民象也。爲君而不得其民。能无凶乎。四之與初非遠也。而曰遠民者。視二爲遠耳。他卦正應有間。多爲終吉。獨姤之時。以遇爲急故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五尊位中正。爲道甚大。其爲遇也。宜異夫在下包茅之微。故言以杞包瓜也。杞、大木也。人君之象也。瓜、緜緜相繼之實也。民象也。高其木。大其隱。緜緜之屬。託其本而有生焉。是其爲包也大矣。含章。九五之德也。有隕自天。志惟天命之遇也。志不舍命。循天之理也。以杞包瓜。則盡養民之道。有隕自天。則无妄遇之災。是其所以爲含章之美也。含章非含而不發也。內有含章之美。故見于外者如此。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居姤之終。不知道之變。道既上窮。猶欲遇焉。是其所以吝也。无咎者。姤以妄遇則有凶。上九雖不遇于君。又進則无所遇。非能得无咎之道。幸而居无咎之位耳。與九三无大咎同義。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聚之世。既庶既富之時也。故萃有亨之道。孔子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聖人設教。必于富庶之後。而設教之道。莫先于孝享。以爲天下先。故觀之神道設教。亦必以盥而不薦爲首。與萃之時。王假有廟。致孝享之意同。利見大人亨者。天下萬物萃聚之時。主之者不得其道。則亂由以生。故非見大人。則萃不能亨也。大人爲道之大。足以容民畜衆者也。所以利見大人者。利貞故也。正故能亨。不正則不亨矣。始言萃亨。王假有廟。統言之也。自利見大人下。詳言其事也。見大人則正。正則得主萃之道。故天下可以用大牲而致孝享。因萃之盛。足以有爲。是以利有攸往矣。由是觀之。萃非大人。適足以致亂也。故卦辭先言萃有亨之道。而後言見大人則亨也。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其道不順。其情不說。則无萃聚之理。剛中而應九五也。萃之主也。非剛則不能爲衆聚之主。非中則不可爲主。苟无其應。又不能爲之主也。是以順以說。爲物聚之理。剛中而應。爲能聚之道。致孝享者。嘉會之時。禮在所先也。萃之致孝享。亦以身化天下也。聚以正者。見大人則聚以正道。非大人則聚以不正之道。故大人所以爲時利見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因時而可有爲也。時則所謂天命也。當可爲而爲。所以順天命也。然天地萬物之情。所以聚者。不過順說而已。其道不順。則无由以聚。其情不說。亦不能聚矣。故天地萬物之情。既不過順說。是以象言可見也。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聚于地。萃之象也。然天下之理。順極者必逆。說極者必怨。聚極者必散。乖爭陵犯。莫不由此以生。所以萃之時。君子豫爲之防。除戎器而戒不虞也。除謂除弊惡而新之。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與四爲正應。誠信之應也。而初六捨應從類。不終其道。乃惑亂相聚。非聚以正之道也。雖有一握爲

笑之暫。何可長也。故必勿恤其類。往從正應。以終有孚。則无咎矣。何以知初六之不終。蓋陰柔不能有立。當萃之時。見其類則必聚。今二陰在上。故知其捨應從類也。其志亂者。其志惑于其類而失應。故云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二雖陰柔。而有中正之德。猶牽于羣類。不能自達。必九五引而後應。以見柔之不能盡萃聚之道也。應而得吉。吉乃无咎。則得聚之道矣。得聚之道。則既庶既富。是以可薦誠而用禴也。禴祭簡薄。以誠爲主。苟誠不至。則不可以禴。故以孚先之。中未變者。柔道好從而易變。如初六改應從類是也。二之所以引吉。蓋以得中。故未變也。二以用禴故。知得萃之道。初之乃亂乃萃。知其失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三以其類在下。常失所聚。故有嗟如之歎。无應无類。何所利乎。然與其上无應。而下失初二。不若往從上六。雖非正應。而萃之時。或復以同類而可聚也。是以无咎。然求之非其道。能无吝乎。上巽者。以上六有柔巽之德。故有可往而從之之理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之言大吉无咎。道之至美者也。而注釋之家。皆反其意。未以爲美。故伊川亦以象言位不當。疑其所爲未能盡善。故云必得大吉。然後无咎也。且以卦爻觀之。萃之六爻。獨有二陽。下當有應。四又上比于君。得其所聚。莫吉于斯。故言大吉无咎也。位不當者。四得上下之聚。有大君之象。而位非君位。不充其德。故言不當也。以萃聚而得吉之大。固其所宜。而又曰无咎者。以臣而有君聚之象。其位不當。疑于有咎故也。萃之成卦在九四。故爲萃之主。與豫之九四同。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居萃之時。得位之當者。九五而已。然有其位。斯有其事。主天下之萃。則其事也。能充其道。故爲大人。不能充其道。則僅有其位。无過亦幸矣。湯之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豈有位无咎而已哉。故九五爲匪孚也。匪孚者。未能大信于天下也。不能信于天下。則將有悔矣。惟元永貞可以无悔。元者。盡君長之道也。永可久也。貞正也。得位而孚。充是三者之道。則大君之能事畢矣。湯文是也。得位而匪孚。未能信于天下。故特悔亡而已。此象所以言志未光也。九五宜能充其道。而爻象弗與。何哉。蓋九四下比羣陰。非其位而有其道矣。萃聚之權。獨在九四。凡以九五未能孚于天下故也。此爻辭弗與之義也。必曰萃有位。又見徒有其位而已。所以甚言无其道也。然九四大吉无咎。而象曰位不當。九五萃有位。而象曰志未光者。以見九四得萃聚之道。而无君位可行。九五雖有君位。而其志未光大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衆陰可與之聚。則遠而在下。二陽可從之而聚。而已獨乘之。當萃之時。失其所聚者。上六也。故有齎咨涕洟之象。然能齎咨涕洟。不敢自安于上。猶爲知懼之人。故雖失其所聚。亦无咎矣。

䷭ 坤巽上下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天地萬物皆有升。在人則位之升謂之升。德之升亦升也。升位則足以行道。升德則足以進道。是以元亨之理在焉。升位而見大人。故无附麗小人之失。升德而見大人。則日入于君子之塗。故用見大人。可以无憂而有慶也。南爲明方。陽之位也。君之所也。君子之類也。故南征无不吉也。惟見大人。故可勿恤。則害己者去而无憂矣。故可至南征。南征斯无不吉。蓋升之有序如此。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柔道不升。則沈潛无以自達。其德與位。日入于卑汙陷溺之域。故書謂沈潛剛克者。亦柔以時升之義也。升以坤巽成卦。二陰相附。其體難升。故必須時而後可升焉。巽有人之道。坤有順之義。二五剛中而應。故可升而大亨也。用見大人勿恤者。見大人。則在己者无憂。在己无憂。則害己者去矣。位日可進。德日可成。故爲有慶之漸。慶者。澤加于民。天下之慶也。然則南征。則志无不行。明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萬物之升。其象則皆如地中生木也。自毫末以至合抱。人莫見其升之之迹者。以順積而致之耳。順則不逆于德。積則爲之有漸。故能升而不已。以極高大。不然。則逆德暴行。來能升而困及之矣。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初六居象爻之下。沈潛而難升者。能自信之篤。確然不移。終自拔于沈滯之中。故言允升而致大吉也。上合志者。二三之陽。其升爲易。初六能上合九二。九三之志。與之同體而升。所謂用見大人勿恤者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書曰。沈潛剛克。故升之道。亦以剛中而應。而後大亨。九二是也。九二能以誠信之道。孚于上下。其進而有喜。不亦宜乎。必曰利用禴者。事天地鬼神。與事君一道也。禴祭簡薄。惟以誠爲主。苟有誠信。雖天地鬼神。无嫌于簡薄。況人道乎。是以无咎。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自下而升至于三。其來不可禦也。況有剛陽之才。足以自致乎。是以如升无人之虛邑。其行无所疑矣。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孟子言。太王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又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則岐山爲太王文王之所治也。太王文王。其道皆亨。是以吉且无咎。然所以亨者无他。順事而已。觀其狄人侵則事之。欲土地則去之。又曰。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此太王之順也。故邠人從之如歸市。而肇基王迹。所謂亨吉而无咎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之順也。故二老來歸。而天下歸之。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所謂亨吉而无咎矣。謂之順事。不亦宜乎。升之道以順積爲主。獨六四得之。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升之道在上爲易。在下爲難。在上以順而可升。在下必有剛德。而後可升焉。故六五之升。獨无所事。以貞自守。不失其吉。如歷階而升。有進无退。況九二以剛中而應之。其大得志宜矣。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在下升之難。故初六必合陽剛之志。而後可升。在上升之易。故上六有冥升不知止之辭焉。利于不息之貞者。冥升于祿位。則失知止之戒。苟能自強不息。以進于道。其爲利貞。孰大于是。消不富者。冥升不已。則極于升而困矣。困則消至焉。是以不富。蓋冥升不富。故也。易于坤體。多言不富者。陰道常乏也。泰之六四。謙之六五。皆是也。

困。䷮ 坎兌上下

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天下之時不同。而所以處之之道。不能一也。困爲難處之時。惟君子反諸其身以修德。不繫于困否。故不失其亨也。大人之貞。寬裕有容。如天地然。何物足以困之。是以吉而无咎。以見小人既正。不能處困。而因咎必至也。處困尚德而不尚言。雖君子之言。人亦未之信。況衆人乎。

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困之所以成卦。以剛揜于陰。不能自伸。故爲困也。險陷而能說。不失其所亨之道。人之難能也。故惟君子能之。君子亦大人也。言其成德曰君子。語其德之大。則曰大人。大人以貞而吉者。有剛中之德也。尚口乃窮者。君子有德。則以德濟身。尚德也。小人无德。則以利口辯辭濟其身。故云尚口也。尚辯則不失其所亨。尚口則終窮矣。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小人。惟困乃見。故繫辭曰。困德之辨也。

澤水一物也。語其爲功利之名曰澤。論其爲功利之物。則曰水也。澤必資水而利萬物。澤无水則困。而无以資物矣。君子得位。而後能澤加于民。无位則困而窮處矣。君子知命者也。當其困也。豈復怨天尤人哉。一歸之天命而已。故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而孟子則曰。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則孔孟之困。皆致之天命而无怨也。

變窮亦是道也。通亦是道也。故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遂志者。君子所志者道。道不以困窮而天下亦遂志也。遂志。是以不失其所亨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臀困。內自困也。困于株木。外困于物也。處困之初。內不能自安。至于三歲不覿。則困益甚矣。是以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也。幽谷。不明之所。愈不能自安。至于三歲之久。无所見焉。又不能自困。不能庇初。故如株木不能庇物也。然則處困之道何如。惟君困于株木之有物也。既困于株木。而處之非其道。故有人于外。內外皆困。而欲以柔濟之。修德以致命遂志而已。凡卦之初。居下

體之下，故爲臀，爲趾，爲拇，爲尾，皆一象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象曰，困，剛揜也。謂九二之剛，揜于二陰，所以爲困，非止三之揜二也。然九二剛中之大人，困而不失其所亨者，特君臣未遇，天祿未食，君子困于家食之際，无飲食宴樂之奉而已，其道不可得而困也。朱紱王者之象，九五之君，方將以同德而來求，則困于酒食，非所患矣。利用享祀者，天下之至難致者，君之求，至難通者，鬼神之德，而九二剛中之德，至誠感物，故无或不通，以之待君之求，則朱紱方來，以之交鬼神，則利用享祀，是其至誠之道，无所感而不通也。苟不知是道，而欲妄邁以求用，則先自失其所亨，凶之道也。中有慶者，大人以道自任，豈以口腹酒食爲困哉。蓋酒食以見君臣相遇，交際之道，不得乎此，雖如伊尹樂堯舜之道，不過老死莘野而已，終无享天心革夏正之事也。是知酒食之間，有天下之大慶存焉。故需卦于九五，言需于酒食，而詩人于鹿鳴言燕樂，蓋一義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石之爲物，堅不可犯，知不可犯而不犯，則无困焉，知不可犯而犯之，是以遇困也。六三之柔，不能以柔道自安，反欲用剛，上干二陽，困于石也。下乘九二之剛，據于蒺藜也。宮者自安之所也，妻者所安之主也。以進則非所困而困，以退則非所據而據，上下失自安之道，雖有宮有妻，將皆失之矣，是以凶也。象曰，不祥也者，其不能自安，則不善之幾也。至于不見其妻，則不善之明應也。故知處困而不自安，終必至于名辱身危，死期將至，而後不祥之效終焉。至于不能保妻子，則他人可知矣。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各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當困之時，以陰求陽者无他焉，求濟而已。初六之困甚矣，而九四正應，不能以濟者，以九二剛中在下，力足以有濟，而初六近而可從也。故有金車之象焉。金有堅剛之象，車有積中之德。謂九二也。來徐徐者，初六既從二，而于九四之應，則徐徐其來也。當困之時，九二得濟難之權，四不當位，非其敵也，故不能濟初之急，而致徐徐其來也。不能濟初之急，是困于九二之權也。困于九二，而未能應初，各也。雖各而有終者，正道終復而應也。故初六百三歲，以見雖久而有期，非若終凶者也。與九四有終之義相符。象曰，志在下者，彼雖徐徐其來，而四則未有忘初之志也。有與者，雖不當濟困之事，以初六正應，而有當與之道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困之象，上下皆揜于陰，在常人處之，受其困而已。在有爲之君，必思所以去之，是亦有用刑之象。劓刖者，上下皆刑之也。刑小人而去之，所以進君子。故九五劓刖，以困于赤紱故也。赤紱，君子之服也。病君子之不進，故刑及小人也。君子進則善者勸，而不仁者遠，何困之有。且君子難進易退，不求而致之，不可得也。故九五患赤紱之不進，而九二有朱紱方來之辭，以見九五之求之也。九二中直之臣，至而後有說，故曰乃徐有說。必曰紱者，紱，蔽膝也，與黃裳之義同，取其識下之道也。朱紱，君也。赤紱，臣也。九二以謙而不敢自進，九五以謙而不求之，故皆曰紱也。君臣相與，至誠而已，其道雖鬼神可交，況人乎。故以九二事君之道，用于享祀，則利用享祀矣。以九五下賢之道，用于祭祀，則利用祭祀矣。此亦見其君臣同于至誠之德，用于人，用于神，皆可也。如是，則天下其有不治者哉。志未得者，非樂于用刑也。君子未進，人君志未得之初，不得已而用之也。受福者，與孔子祭則受福之義同。蓋是道也，用于君子，則必得賢，用于鬼神，則必受福，人神雖不同，其交感之道，則一而已。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以柔居困之極，不能脫困，有葛藟纏糾之象，復欲安而居之，又甚危不可安也。是處困之不能退不能遂者，故曰困于葛藟，于臲卼也。曰動悔有悔者，畏懦之過，徒知悔吝生乎動，不敢動乎悔中，如是則必有悔至，不知當困之極，征而脫困則吉，是未可與權之士也。未當者，處困之道未當也。吉行者，謂悔雖生乎動，而困之上六，吉在于行，時有不得同也。此爻蓋聖人明處困失時之戒。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井之爲物，水在下也。今坎水居上而爲井者，水在下則未用，在上則出而有功，乃能盡井之義。故卦辭合德與用言之。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皆井之德也。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言井之用也。井言其因者，以見雖有德而不及用，非井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又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故中庸之一，皆終于用，盡井之義，則中庸之道得矣。然井辭不言其功，獨言其因者，蓋深以不克終其功爲戒也。能終其功，則吉可知，亦猶中庸言，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之謂也。井字本取井鉻之象，而井田又取井字之象，故卦名非井田之義。改邑不改井者，邑有變而井无變故也。取之不能竭，勿取不能盈，故无喪无得，往者謂已應而往者也。來者謂方來而應之者也。往者以此，來者以此，雖應物无窮，而其德未嘗改也。幾至未盡綆而羸其瓶，與无井德者何以異。是以因也。能克終其用，則无因矣。孟子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此論適與井之義同。是以聖人貴夫有用，而中庸之德爲至焉。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順入水性而能上水，是之謂井。蓋井以靜爲德，以動爲功。動而出，故能致養于无窮。不能動出，特止水而已，非井之義也。由是言之，則井之道，其猶人之性乎。人性本靜，及其盡之也，又足以盡人盡物，而至于參天地贊化育。井之德亦本靜，及其出而應物，則致養而不窮。故中庸自天命之性，至脩道之教，而後其道終。井自其德以及于有用，而其道亦終焉。改邑不改井，剛中之德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致養之功，功用未成，而羸其瓶，非凶而何。不言无喪无得，往來井井者何，蓋皆繫乎剛中之德。聖人舉一以明之耳。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飢渴之害甚矣。人能无飢渴之害者。井養之功也。民之勞苦亦甚矣。使民忘其勞。而服田力穡者。君子勞民勸相之道也。勞民勸相之道无他焉。盡其性以安之而已。因其性以利導之而已。皆所以致養也。故勞民勸相。可以配井之功用。則井之功用博矣。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井泥在下之物也。井以潔而食。泥則汙穢不食矣。舊井无禽。汙穢也。禽尚不至。況人乎。初六。知守下而不知動出之功。故爲時舍也。亦猶人之性。不能自修。偽惡日生。則性失矣。安能有及物之功乎。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巽之性順而入。不能自舉。以趨有用之地。故九二亦失井之道。而莫見其功也。井以上出爲功。不能動而上。反如谷水旁流。足以射鮒。不足以養人。其德既非美矣。語其用。則甕且敝漏。雖有動出之名。而无上水之實。是以爲衆所不與也。敝漏近于羸瓶。无與近于時舍。若是者。安知有用之大乎。許氏云。甕、汲瓶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知井以上出爲用。而能自治以待用者。九三是也。渫治之而不食。則不見知者衆也。不見知者衆。故有知之者。爲我心惻也。心惻。傷之也。傷其可用汲而不食也。猶之修德之士。不見用者。王不知之也。王不知之。王之不明也。王明。則達而兼善天下。而天下受其福矣。象言井渫不食。行惻也者。蓋言渫治而不見用。其行可傷惻也。爻言王明。而象言求王明者。君子難進易退。蓋求明王而事之也。故古之人。有非其君不事者。所以求王明也。欲見爻言王明。爲九三之未遇。故曰求王明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九三。有其才而未得其時。故有求王明之辭。六四。近中正之君。非无其時矣。而其才不能濟物。足以自修而已。故有井甃之象焉。雖不能濟物。苟能自修。則无咎矣。未爲失也。易之言无咎。于有疑之爻多言之。其不言者。或明見其无咎。或明知其有咎。如井之初六九二。雖未至凶。皆有咎之爻也。九三雖未吉。知其无咎矣。六四之才。疑于有咎。故明言无咎以別之。聖人之意。或見于有言。或見于无言。是以人難得之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九五。剛德中正。才德與位兼得之。井道莫善于斯。故言井洌寒泉食也。洌、潔也。寒者、水之性也。寒泉既不失其性。又修潔之。食之美者莫善于斯。猶人能自脩。不失其性。則德全矣。天下之性。初未失也。皆以不中不正則失之。其能自脩。更不失其性者。无他焉。中正而已。寒泉之食。亦猶是也。然言洌又言寒者。洌言井之脩潔。主人事而言也。寒言泉有自然之性。主天理而言也。人事學也。天理命也。所得之斯爲至矣。繫辭論九卦皆言德。德未有不能脩性而得者。此井之道。所以與性通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无他道。特以上出爲功用耳。故至上六。爲功用大成。而元吉也。收者、功之成也。勿以功成。而遂吝其博施濟衆之德。故云勿幕。戒其勿幕。所以終井道也。其功既成。其施愈博。天下信之。是以元吉。象言元吉在上者。非上六之元吉也。井道至上。可大成。蓋元吉之道也。

革 ䷰ 離下兌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甚哉。革道之難也。天下之事。不和則革。和則无革。是革之繫乎時者也。聖人以道論之。乘于道則革。不乘于道則不革。是革又繫乎聖人也。然方革之初。固不能使天下之盡信。俟其盡信。則失時矣。故聖人觀當革之時。盡其在我所以革之之道。雖衆所未孚。革巳則其孚必矣。蓋得革之道故也。故卦辭首言巳日乃孚。以明革道之難也。革道如之何。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天德也。无欲也。革之而不失天德。是可革也。故革之而當。巳日可孚。其悔亦亡矣。革之而失天德。是不可革也。不可革而革。則革之不當。巳日不孚。必有大咎。不止于其悔不亡而已。悔亡者。凡欲革者皆有悔。是以革之當。則能亡其悔也。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息、滅也。非生息也。水火之性。以勝相滅。然有相違者。則不息也。不幸如二女同居。而不能相違。其志復不相得。則必革而息矣。巳日乃孚。言革而後信之也。文明以說。大亨以正。然後革而當。其悔乃亡。非文明以說。大亨以正。則知其革必不當。其悔不能亡矣。文明、故見于未革之先。說、故孚于巳革之後。大亨、故能終革之道。正、故能明革之公。以是爲當而悔亡。則革之道其難矣哉。然天地尚有革而不能廢。況人道乎。此湯武革命。所以不能自已也。惟順天。故元、亨、利、貞。惟應人。故巳日乃孚。上乃順天。下能應人。故悔亡。能此則爲湯武。不能此是簒也。且桀紂之君。上則得罪于天。下則結怨于民。湯武知當革之時。盡所以革之之道。以順天應人而已。曾无私欲焉。此革之道也。是以革通天道。非止人事改更而已。故曰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革、天道也。非人力也。天道謂之革。人力爲之。則曰算也。惟革本天道。故卦具四德。而象言治歷明時。聖人所以明天道而欽授之。此革之所以爲大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革。有革者。有革之者。有從革者。有輔君之革者。諸爻之義不同。初九在下。非能革人。亦非人所革者。從革而已。故固用黃牛之革。黃、中色也。牛、順物也。戒其用中而順從。是以不可有爲也。不可、戒辭也。初九雖非可爲之爻。聖人之辭。又所以戒不知革道者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六二。得君得位。柔順中正。可以革矣。而臣道不當先君。故君已革。而後乃革之也。已日乃革之。非從君之革也。謂終君之世。而革天下也。是以進則吉而无咎。已日革之。則盡臣道。故其行有嘉。君未革而革之。則失君臣之道。非嘉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革之爲卦。上則九五。下則六二。爲革之主。三不中而用剛。非革之主也。故以革道進則凶。以革道守則厲。不知革不可妄爲。有天道存焉。非九三用剛炎上之性。可自任之時也。首言征凶貞厲。蓋九三之象如此。下言革言三就有孚。則明革之耳聽言三就之道也。三就有孚者。謂元亨利貞悔亡。及已日乃孚也。三者皆得之。是爲三就也。故進則无凶貞則无厲。九三既非其位。又非其人。而捨革言三就之道。則又何之乎。宜其征則凶。貞則厲。是誠不若初九鞏用黃牛之革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近君而用柔。輔君之革者也。輔君之革。非自用也。故其悔可亡。而上下信之。是以有孚改命吉也。不曰革而曰改命者。四不若二之中正。不能行已日乃革之大。特可奉行改命而已。猶之出納之臣也。書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然則出納王命。以信爲主。此九四所以有有孚信志之辭。信志者。志可信乎人者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嚴矣哉。九五之革也。大人之道也。且虎之文。炳然而易見。大人之道。文明而可觀。使天下曉然知大公至正。革命之當。无陰謀可疑之事。以順天應人。則天下不必占決而信之也。昔湯征自葛。而天下信之。其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之道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上六革道既成。君子小人。皆從九五大人而革者也。君子彌中彪外。至誠以從君。故其文蔚然以成豹變。炳者。文之著明也。蔚者。文之茂密也。豹與虎相類。蓋言從君之德也。詩所謂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是也。小人雖无德自將。亦能革面從君。不失順從之道。此所以爲革道之成也。革道既成。則无革矣。猶欲以革進。則凶。惟能居守其貞。是以吉也。書曰。夏迪簡在王庭。豈豹變之君子乎。

䷱ 離巽下上

鼎。元吉。亨。

易以器物名卦者。井鼎二卦而已。聖人名卦必以道。獨二卦以器者。以明道器皆一也。由道可見器。器可推道也。井以不改爲德。以勳出爲功。井之道也。鼎用以享上帝。養聖賢。鼎之道也。伊川謂吉爲美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故彖辭无吉字。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巽。鼎。皆物也。彖于鼎言鼎象。而于井不言象者。蓋井之象水在下。今取于巽乎水而上水之義。非象也。鼎取以木巽火亨飪之象。故曰鼎象也。聖人之亨。豈曰腹之奉而已哉。享上帝。養聖賢而已。享上帝。交天也。養聖賢。交人也。交通天人。則亨飪之用大矣。巽而耳目聰明者。人君之視聽。以大而其明四目達四聰也。以人能享上帝養聖賢。則其耳目聰明之用廣大矣。故可以乘旒充耳。而聽天下也。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五之德也。自聖人亨以享上帝。以至得中而應乎剛。皆致元亨之道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能革物而已。君子法之。何取于正位凝命哉。究鼎之用。上足以享上帝。下足以養聖賢。雖人君垂旒充耳。而聰明无不及焉。故君子正其位以凝命。以成垂拱无爲之治者如此。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趾。下道也。凡物之顛趾皆悖也。惟鼎之用。初必顛趾。利于出敗穢以致潔取新。故在鼎獨爲未悖也。妾。下人也。使妾有子悖也。子足以奉祭祀。承先祖。亦未悖之道也。是以无咎。以從貴者。否爲賤。而潔新爲貴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凡陽爲實。而陰爲虛。九二剛中。故爲有實。明鼎之方用。非虛鼎也。仇爲我之害者也。虛則方有容。故害我者不來。實則盈滿之時。故害我者必至。必使我仇不我能卽。然後吉。此聖人持滿之戒也。古之人爵高祿厚。不免因禍者多矣。皆仇能卽之故也。仇非一也。既滿而仇人。則人爲仇。既滿而驕。則驕爲仇。既滿而貪。則貪爲仇。凡能害我者。无彼无此。皆仇也。是以古之君子愼之。欹器之戒。以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九二之仇。不我能卽者。用中故也。象言愼所之者。方是時。尤當愼其所之也。之怨耦之驕。之貪。皆所之也。有所之則有所致。鼎既有實。何致之有。是求益也。益而求益。損之道也。故害且至焉。是以君子戒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者。仇雖有害我之理。然我能用中。則仇自病之。而不我能卽。故終吉而无尤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以虛中故能受。耳以虛中。所以納鉉。九三居下體之上。有鼎耳之象。以陽居陽。其實甚矣。不能虛中以待。是所以鼎道革。而其行塞也。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故以耳。耳實則其行塞。其行塞則不爲用。雖有雉膏。烏得而食之。雉。文明之物也。離之象也。膏祿食也。上有文明之君。至美之祿。其行既塞。不可得而食也。必待陰陽之和。然後虧其悔而終吉矣。豈高明柔克之戒乎。失其義者。失鼎耳虛中之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二與四同功之爻也。二方有持滿之戒。愼其所之。故四以近君。而任天下之重。曾不自量其力。至于喪身敗事。沾汙狼藉。其凶甚矣。信如何者。言力小任重之理。信當如何。曾必至于敗覆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六五。文明之主。柔順居中。故有黃耳金鉉之象。黃、中也。中虛故能納鉉。金、堅剛也。故足與有行。能如是焉。鼎道備矣。固守是道。終无革耳折足之憂也。中以爲實者。六五陰虛。以黃中之德爲實也。亦猶坤之六五。美在其中之道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九。鼎道大成。剛柔適宜。故得玉鉉之象。上剛而溫。非一于剛者也。是以大吉无不利。與井之上六。元吉在上之義同。剛柔節者。以剛節柔。以柔節剛。相與以和濟。猶所謂欲剛必以柔守之之意也。九三。剛過于中。无節也。九四。用剛自任之過。无節也。故獨上九得剛柔之節。而盡玉鉉之美。以成鼎道之吉。斯爲至矣。

䷲ 震上震下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自乾坤而來。變之始者。莫先于震。故爲動之始。然乾坤震動之始。其來方興莫測。是以有震動之象。曰亨者。天下之理。不動則不亨。故天地萬物。待震而後亨也。自震來虩虩。皆主人事而言。虩虩恐懼之貌。啞啞和樂之意。因震動而恐懼。則長慮卻顧。終无危亡之失。是以後獲笑言和樂之吉也。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雖有大震。恐不失主祭之道。蓋知恐懼修省而已。主祭。長子之事也。然則文武始于憂勤。終于逸樂。其亦震來虩虩。笑言啞啞之義乎。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震來虩虩。因恐懼而致福。笑言啞啞。和樂而不失則。驚遠懼邇。言震之大。遠邇皆及之也。震之爲卦。內外重震。故有遠邇大震之象。遠邇大震。而能不喪匕鬯。此其所以可守宗廟社稷。爲祭主也。匕者、撓鼎之器。所以載鼎實而致之俎。鬯香酒。所以灌地降神。皆主祭之事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洊、重也。上下皆震。威益盛也。當是時也。知恐懼畏天修德省身。故可以无過。而不至于危亡。苟不知恐懼修省之戒。則危亡必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恐懼修省于前。則必獲和樂笑言之吉于後。理之必然也。初九震動之初。恐懼修省。不可緩也。過此則危矣。故于初言之。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震之動。自下而上。在震之初。猶欲恐懼修省。況二之乘剛乎。故震來則危厲。而喪失隨之也。躋于九陵。避其來也。不知修省而避。非其道也。故不待逐。而七日可得。言不可避也。七日一卦之復。復則自來矣。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震自初動。六三遠于動者。而能蘇蘇然。畏懼不自安。是以行而无過眚也。不敢自安者。知位之不當。亦所謂知懼者也。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處多懼之地。陷于重陰之間。无中正之德以自將。故不能有行。而遂泥也。滯溺不自振。又安有光亨之道乎。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二以來厲而喪貝。則五之往來皆厲。宜其大有喪也。得无喪有事。亦幸矣。有事者。其事也。謂六五之君事也。象言危行者。往來皆厲。行則危也。六五。往而上則卽柔。來而下則乘剛。皆喪有事之道。是以知其危也。六五位雖不正。而用中焉。其事既不失中道。雖涉危行。可以大无喪矣。以无喪爲大。則知喪之亦大也。億者。恐懼憂歎之辭。說者或爲辭。或爲萬億。或爲億度。其義頗不能通。爲辭近之。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居震之極。无中以自守。內積虩懼。失所處之道。是以志氣索索然。而其瞻視。亦矍矍然不安也。能止而守。不過驚懼而已。以征則凶也。震驚之來。未及其身。方及其鄰。能畏懼而戒之如此。則无咎矣。蓋先時而懼。未至于極故也。婚媾所親也。有言失之小也。處震之極。得无大咎足矣。小有言。蓋不可得而免也。象言中未得者。以失中道。故索索然也。震卦言虩虩、啞啞、蘇蘇、索索、矍矍。與二五之言億。諸卦皆无其義。雖彖爲恐懼之貌。亦于爻義各有辨也。

䷳ 艮上艮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伊川曰。艮與畜止之義何異。曰畜止者。制畜之義。力止之也。艮止者。安止之義。止其所也。雍曰。艮止之義。最爲近道。而知之行之者鮮。且天下之欲无窮。而人每患于不能止者。蓋不知无欲之地而止之也。有欲而止之。大畜是也。故有說輹童豕之象。伊川所謂力止之者也。止于无欲之地。所謂艮其背也。人之有目。欲于色者也。耳欲于聲者也。口欲于味者也。鼻欲于臭者也。至于背。則无見无知。故无欲。常與物背馳而不相向。使欲无自而生。故得安于止之道。一身且不獲。況外物乎。內欲不動。則外境不入。是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不獲其身忘我也。不見其人忘人也。忘我者。在止之止也。忘人者。在行之止也。以止而忘我之止。施之于行。施之于人。皆一也。內外兼止。則人欲自滅。而天理固存。是以无咎。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與艮其背之義正同。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止有止之止。有行之止。其行止之間。又有時焉。蓋行止繫乎時。而不繫乎止也。止所以應行止者也。時

所以爲行止者也。是則艮止之止在我。而行止之止。則在彼矣。行止爲時。則艮止爲道矣。故彖言時止則止。又曰。艮其止。所以彖明有二義也。且艮之道。時方止。則止其止。時方行。則行其止。行止在時。艮止在此。在時者不可必。在此者可必。不以在此之可必。而易時之不可必。則止道盡矣。是以艮止之中。復有行。而行止之行。復有艮之止。是所謂行其道者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是皆以止道應時也。莊子曰。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于塗中乎。二大夫往矣。吾將曳尾于塗中。是爲知止不知行。有我廢時者也。欲孰甚焉。且天下之欲。常生于必。而无欲生于不必。孔子所以毋必者。止其欲也。莊子不知必之可止。而欲必其生之樂。是以失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之義。老氏有曰。絕聖棄智。絕仁棄義。莊子又曰。焚符破璽。剖斗折衡。彼時有之。而我絕之。欲不在時與物。而在我也。易在彼之欲。而爲我之欲。其惑甚矣。故雖艮止之道。聖人不能廢時。老莊氏未之思也。動靜統言之也。行止亦動靜也。動靜俱不失時。其道至矣。故光明也。道大成則明。故中庸曰。誠則明。其道光明。則艮道大成矣。艮始于止。施之于行止。又施之于行止之時。此其所以爲大成也。止其所者。又言止无他義。知其所而止之耳。上下敵應。不相與者。艮之六爻皆敵也。敵所以成艮也。知敵而相與。則爲交戰之道。失艮止之義遠矣。知敵而不相與。則與敵背馳。情欲自遠。是以能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无咎也。无咎者。于道无失。其爲義大矣。

象曰。彖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之爲卦。上下皆艮。故曰彖山。下卦內也。內爲身。上卦外也。外爲人。變內外而統之。所以有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之象也。止无他義。止其所而已。以君子之位言之。則思不出其位者。亦止其所也。位非獨爵祿而已。所守之分皆位也。必曰思者。未有事之時也。未有事之時。則无欲矣。待有其欲而止。則非艮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然則艮之爲止。其在茲時乎。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趾。初象也。凡動之先。莫先于趾。止于動之先則易。而止于既動之後則難。止于其先。故得无咎。止于既動之後。不能无得失也。利永貞者。利在久于其道。而固守之也。中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是不知利永者也。又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是能利貞者也。象言未失正者。止于未動之先。未有失正之事也。小畜于復自道言吉。復于不遠復言元吉。艮之初六。有過于二者。而不言吉。蓋吉凶者失得之象。二卦之復。雖與止相近。然有失而能止。則謂之復。凡言復。皆先失後得。復則吉。不復則凶。吉凶可得而言也。艮其趾。則止于未失得之前。吉凶失得。皆在所止矣。是以不言吉也。然則艮之无咎。豈不足于小畜與復之吉哉。蓋不使累于得失而已。故象言未失正。則止于无失。止于无失。則未嘗有得矣。然世多以吉爲過于无咎。是不知吉與无咎。自爲二道。論有爲則莫善于吉。論守道則无咎爲大。是以易辭。或言吉。或言无咎。或吉而无咎。或凶而无咎。不可同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腓。腨腸也。下體之所主也。上而股。下而足。皆隨之。故爲六二之象也。六二。下卦之主也。初六九三之所隨也。六二雖居中得正。得止之道。然以柔用柔。才有不足。是以不能舉其隨。而其心不快也。方止之時。忘我忘人。而六二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何哉。蓋六二有爲之臣位也。君子正心誠意之初。故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及其道之大成。施之于天下國家。欲天下各安其所止。蓋伊尹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孟子欲正人心之時。而不能拯其隨者。是以其心不快也。此謂其隨。失隨之義。故君子其心不快。象言未退聽。謂隨者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不能止之于初。至于三則難矣。九三用剛。有力止之象。猶大畜說輿輹。豕之道也。限、所以制內外也。內欲不生。外境不入。所謂艮其限也。亦猶列身之夤。而制其左右也。厲熏心者。常以危亡之憂。熏爍其心。使不忘者。所謂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者也。曰熏者。與詩言憂心如熏同意。凡此者。皆以九三之止失于早辨。故必極于用力以限止之。方之初六。則甚難矣。然艮止之道。行无不善。是以六爻終无凶危。特有難易之別也。雖然。止而言厲何也。中庸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君子失性之危。中庸謂之陷阱。則艮之言厲。一道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以初論四。則初爲早辨者也。然有初之艮其趾。然後四能艮其身。先後之序。理亦宜然。艮其身。則一身之內。合于自然。无不止也。是以无咎。止諸躬者。謂能成己而已。未能成物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六五君位。一卦之主。蓋主天下之止者也。天下命令之所由出。可不慎乎。故艮其輔。言有序。而後悔亡也。輔、頰車也。言之所出也。有序、中節也。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有序者。固如此也。是以其悔可亡。惟中正之君。故能慎而止之如此。庸主忽其言。故天下亦共違之也。觀舜命九官。則知艮其輔言有序之道。而商紂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无益。謂暴无傷。蓋有間矣。豈孔子所謂喪邦之言哉。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居止之極。止之過中者也。過中則疑于有失矣。然慎厥終。惟其始者。古人之戒。有始有卒者。聖人之事。能過于止。是厚于終也。又安有失哉。故言敦艮吉。

䷴ 巽下震上

漸。女歸吉。利貞。

漸之進不速。而不已也。天地之道。進皆有漸。況人乎。舉人道而言之。則進之漸者。无若女之歸也。女歸不以漸。則奔也。漸則爲歸。速則爲奔。故女歸以漸爲吉也。凡天下之進。如女歸之漸。无不吉也。利貞者。女歸之道正也。固守之。无不利矣。然聖人制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之節。其禮爲尤備。是以

所以爲行止者也。是則艮止之止在我。而行止之止。則在彼矣。行止爲時。則艮止爲道矣。故彖言時止則止。又曰。艮其止。所以彖明有二義也。且艮之道。時方止。則止其止。時方行。則行其止。行止在時。艮止在此。在時者不可必。在此者可必。不以在此之可必。而易時之不可必。則止道盡矣。是以艮止之中。復有行。而行止之行。復有艮之止。是所謂行其道者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是皆以止道應時也。莊子曰。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于塗中乎。二大夫往矣。吾將曳尾于塗中。是爲知止不知行。有我廢時者也。欲孰甚焉。且天下之欲。常生于必。而无欲生于不必。孔子所以毋必者。止其欲也。莊子不知必之可止。而欲必其生之樂。是以失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之義。老氏有曰。絕聖棄智。絕仁棄義。莊子又曰。焚符破璽。剖斗折衡。彼時有之。而我絕之。欲不在時與物。而在我也。易在彼之欲。而爲我之欲。其惑甚矣。故雖艮止之道。聖人不能廢時。老莊氏未之思也。動靜統言之也。行止亦動靜也。動靜俱不失時。其道至矣。故光明也。道大成則明。故中庸曰。誠則明。其道光明。則艮道大成矣。艮始于止。施之于行止。又施之于行止之時。此其所以爲大成也。止其所者。又言止无他義。知其所而止之耳。上下敵應。不相與者。艮之六爻皆敵也。敵所以成艮也。知敵而相與。則爲交戰之道。失艮止之義遠矣。知敵而不相與。則與敵背馳。情欲自遠。是以能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知其漸也。鴻之進也。有于干、于磐、于木、于陸之漸。豈不猶女歸之禮乎。故卦辭言女歸。而爻明鴻漸。其義一也。伊川曰。諸卦多利貞。而所施或不同。有涉不正之疑。而爲之戒者。損之九二是也。處陰居說。故戒以宜貞也。有其事必貞。乃得其宜者。大畜是也。言所畜利于貞也。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漸是也。言女歸之所以吉而利者。以如此貞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彖言漸之進。如女之歸則吉。所以明卦辭也。蓋世俗多失漸進之道。獨女歸有漸存焉耳。進得位者。先明女歸之漸。而後言人之進也。凡人之進。以漸得位。則往有功。蓋其進銳者。其退必速。是以无功也。進既以漸。又能以正。則可以正邦。所謂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也。凡進以漸者。必不失正。進不以漸。而失正者多矣。孔子于漸進之時。又并進以正而言之也。其位剛得中者。言五之德也。止而巽。動不窮者。言漸以止巽而動。是以其進不窮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則木之生。未嘗不以漸也。有山之高。而木生焉。故其高无窮。猶漸之進。其進有道。故亦不窮也。進之道何如。止而巽是也。先有所止。不爲妄進。巽而入之。則有漸矣。居賢德。先有所止也。善俗巽而入之也。德非一日可成也。俗非一日可善也。居賢德善俗。又漸之義也。居賢德而後善俗。蓋先自治而後治人。象所謂進以正。可以正邦之道也。易以巽主風教。故此言善俗。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易以象言之。則一卦一爻之內。天地萬物。无不具焉。聖人或取諸身。或取諸物。惟能舉其一以明之耳。理不能盡也。如艮則取諸身。漸則取諸鴻。非艮之象不在物。而漸之象不在人也。故卦言女歸。象言進位。爻言鴻漸。互相發明。无嫌于不同也。世之論象者。率拘于說卦。已言八卦之象。其所不言者。不能明也。況六十四卦之象。古人未嘗明言之。且震爲龍。而乾稱龍。乾爲馬。而坤稱馬。坤爲牛。而離稱牛。皆非說卦之象。八卦无鴻。而漸稱鴻。故知易之取象。天地萬物。无不具。聖人亦不能盡言。姑舉八卦之略。使後世知所謂象者如此。貴夫觸類而長之也。鴻漸于干者。鴻。水鳥也。干。水涯也。言進之漸。未遠于水也。君子能安于漸也。小子細人也。志務速進。故以漸爲厲。危之而有言。是不知在漸之初。未能遠進者。其于君子之義。无咎也。何危之有。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磐。石之可安者。自干而磐。已獲安矣。飲食衎衎。蓋君臣相遇。安而和樂也。與詩所謂爲賓式燕以衎同意。漸進之道。見于得君之祿。安樂飲食。雖小子亦无危厲之言。是以吉也。不素飽者。不素餐之謂也。伊川曰。不素飽者。君子漸進于上。將行其道。以及天下。豈徒空飽飲食而已乎。而王輔嗣謂本无祿養。進而得之。其爲歆樂。顧莫先焉。孔氏因之曰。素故也。故九祿養。今日得之。故顧莫先也。觀此益見伊川先生。造次不忘于行道。二子所養。如此而已。昔孟子謂樂正子曰。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飲食之事。疑于餔啜。故孔子言不素飽之義以明之。而二子以得祿養爲歆樂。豈不異哉。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初二之進也有漸。而三則自任以剛。其進欲速。失漸之道。是以致凶。爾雅。高平曰陸。自水而至于陸。進之甚遠。故有夫征不復之象。進而比四。不正之婦也。故曰。婦孕不育。凶。然九三之才。有進无退。患在失中。獨用以禦寇則利也。離羣醜者。捨初二同體而進也。失其道者。比四之不正。失漸之道也。非所謂進以正。可以正邦者也。順相保者。禦寇所以保其類也。初二陰柔。順九三之相保也。與蠱之上九利禦寇同義。蓋他无所用。獨可禦寇而已。蒙之象言上下順者。以己獨處上。衆皆順之也。此言順相保者。初二順而相保而已。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六四陰柔。才有不足。乘九三之剛。從而比之。非所安也。故有于木之象。桷、平衡之柯。或得則可安矣。安則无咎。象言順以巽者。當不安之際。惟巽與順。可得安寧故也。巽、櫛進退也。繫辭曰。巽以行權。然六四順以巽。終爲无咎之爻。而先言于木不安之象者。蓋六四之象。有失有得。獨言其得。則人將莫知其失。而不慎始者多矣。聖人雖取其善終。又欲人之善始。是以兼明其失得也。漸之爲卦。平明慎始之義。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得所願也。

陵。高阜也。君之象也。二五正應。君臣同中正之德。宜其吉矣。然猶三歲不孕者。以三四爲之間故也。四不能間五。而能間二。九三。禦寇之才。足以間五。然君臣同德。有間終合。故終莫之勝也。雖九五之智。猶有一歲之久者。亦爲之以漸故也。三言夫征不復。五言婦三歲不孕。以卦辭言女歸吉。故以夫婦爲言。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先人有言。陸當作逵。逵者。九達之衢。雜曰。漸進之吉。至是无所不通矣。安與樂皆不足以盡之。漸之六爻。其辭皆聲音相協。故初則干、言。二則磐、衍。三則陸、復、育。四則木、桷。五則陵、孕、勝。如此。則上九爲逵、儀、明矣。其羽可用爲儀者。九逵之地。非止一日所視而已。通道大都。人之瞻仰者衆。莫不以爲儀表也。漸進之吉。孰大于是。羽者。外見之美。故人可則而象之也。不可亂者。至美外見。獨異于衆人。故人莫得而亂之也。

三三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歸者。女子之嫁也。妹言少女也。少女從長男。非正之道。樂于自進則凶也。何所利哉。卦辭言征凶者。獨歸妹一卦。然而非樂于自進。亦无凶矣。王輔嗣以歸妹爲娣媵。故其言曰。雖與長男交嫁而係娣。是以說也。孔氏因之曰。以妹從姊而嫁。謂之歸妹。誤矣。娣媵謂之媵。非歸也。孔子言天地之大義。謂夫婦也。娣媵豈能具此義哉。諸爻言娣。義自不同。輔嗣以初九有歸妹以娣之辭。故以妹爲娣媵耳。六五曰。其

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孔子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以見妹稱君。而娣爲媵矣。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有乾坤則有六子。有天地則有男女夫婦。天地夫婦之義一也。繫辭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故象以歸妹爲天地之大義。蓋主夫婦生化之道而言也。歸妹人之終始者。夫婦生化之道。終則有始。猶天地之无窮也。說以動。所歸妹者。孔子先言女嫁。皆曰歸。至此論歸妹之卦。所以征凶无攸利也。關雎之義。樂得淑女。蓋以德爲主。而此長男。以所歸者妹。遂說以動。則不以德矣。彼既不以德而說。此又不以德而進。是以征凶。位不當者。卦爻皆不當位。是以有不以德進者矣。以少女而歸長男。非以柔乘剛而何。宜其无攸利也。或謂少女說而動。如此。則去淫奔不遠矣。孔子曰。說以動。所歸妹也。觀此。則說動者男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衛人作氓詩。蓋言男女无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此所謂男女不終之敝也。歸妹之義。雖非奔誘。然以長說少。志在容色。失夫婦之大義。其去奔誘不遠矣。是以君子于此。欲思永終偕老之道。而戒不終之敝也。禮曰。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所謂永終者如此。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在下賤者之位也。上无正應。无所歸焉。娣之象也。自无所歸。因人之歸而爲娣媵。故言歸妹以娣也。跛能履者。娣雖非正。亦足以有行。猶跛者之能履也。故進而佐其君則吉。恆者。可久之道也。娣媵古之道。非妄爲也。故可久。吉相承者。言娣以進而承君爲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九二剛中賢女也。長男說少女而動。則夫之非賢可知矣。女從男者也。夫之不賢。女不能制也。一賢一否。眇之象也。眇而能視。以見九二之獨賢也。然夫之不賢。豈可變常而從之哉。守其幽獨之操。不爲不賢之人奪其志。可謂女子之貞者矣。斯其所以爲利也。故曰。利幽人之貞。九二。蓋能獲其利者。非才不足而戒之也。幽人。亦女子之象。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六三之女不正也。不正之女。人之所棄。故難其歸而有待也。雖有待而終難其歸。固不若反歸妹之義。而從娣媵之事也。未當者。居位未當。是以不能有所歸而待也。下卦惟九二得中。有歸妹之象。初居下位。三失正德。故爲娣媵。義殊不同。而謂一卦皆爲娣媵之象則非也。娣媵非天地大義。安足以盡歸妹之象。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三之與四。其不當相似。而辭有不同。何哉。蓋六三以柔用剛。又爲過中。而九四以剛用柔。有未中之義。是其所以不同也。以其不當。无應。亦不免愆期有待而已。其歸終有時。故无反歸之事。象言有待而行者。行如詩言女子有行是也。又以見所以愆期者。在我有所待。非人不來之也。以是知過中與未中。用剛與用柔。其不同如此。所以繫辭言三多凶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六五以柔居尊。得謙下之道。故爲帝乙歸妹。與泰之六五同意。此王姬下嫁之象。帝而稱乙。亦言其謙柔也。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者。君謂妹也。妹以德自飾。不以服飾爲事。故不如其娣之袂良也。詩序言王姬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則詩人所美者。繫乎肅雝之德。不獨取乎車服也。月幾望者。不自滿假之意也。其娣袂良。猶能謙下。而无嫉妒之心。蓋樛木逮下之義也。帝乙歸妹。下于其夫也。月幾望。下于其娣也。夫如是。吉孰大焉。故樛木之詩。每章必以福履終之。是亦月幾望而繼以吉之義也。月。陰類也。小畜上九曰。婦貞厲。月幾望。則月爲女子之象矣。其位在中。以貴行者。天下未有不得中。而能謙下于人者。六五之位在中也。以尊歸卑。是爲以貴行也。惟在中。故能不失貴行之義。聖人之意。尚德而已。

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居一卦之極。失謙下之義。无以奉祭祀。則非夫婦之道矣。故稱女士焉。未嫁曰女。未娶曰士。筐所以載實也。承筐无實。失婦道也。禮云。血祭爲氣也。親割牲而无血。失夫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所利哉。是以夫婦之道。有不能永終者以此。聖人貴其知敝。故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言无實。无血。无攸利。于上六之爻。皆不能永終之敝也。

郭氏傳家易說卷六

下經 雷火豐 震上離下 中孚 震下巽上 小過 既濟 巽下坎上 未濟

䷶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者盛大之名。蓋大所以亨。極天下之盛大。惟王能至之。蓋王者有道之主也。然物極太盛者。憂必將至。惟用中道自持。則可无憂。故欲勿憂。則宜如日之方中也。日過中則昃。豐過盛則憂。一道也。聖人欲持滿以中。故言宜日中。然噬嗑與豐。皆明動之卦。噬嗑先動。而求明得明。而後可亨也。豐已明而後動。則不期而自亨矣。故噬嗑亨。繼以利用獄。利于求明故也。豐无不亨。故特曰王假之而已。亦猶乾之不言所利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非動則不能致豐。不明以動。又无自而豐。惟明以動。是以豐也。豐之爲道。尚也。大也。非盡王之道者。不至之也。日未中則不及。既中則過。皆偏照也。惟日中无偏照。故王者宜法是道。以照天下。是以聖人貴夫持之而不失也。日中而後有昃。月盈而後有食。皆有憂矣。蓋以其道失中故也。此再明勿憂宜

日中之義也。豈特日月而已乎。雖天地盈虛。尚與時爲進退。如春爲陽中。秋爲陰中。過是皆陰陽之極矣。況在人與鬼神者乎。孔子作彖。略及豐大。而言中爲詳者。大其時也。中其道也。詳其道所以垂戒。亦見豐之時。非易處者矣。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噬嗑動以求明。故雖爲雷電。而求極其至。豐先明而後動。則動无不善。是以極其至也。故曰。雷電皆至。蓋明之至。而動亦至也。折獄斷弊也。致刑麗于刑也。方動而有明有不明。故明罰勅法。以申戒之。求于明也。既明而後動。則无疑矣。是以斷弊而致之刑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有爲之世。所莫先者。明動而已。豐者。有爲之時也。明與動。相配之道也。初之遇四。以明遇動。故言配主。非遇配主。則不能有爲矣。輔嗣曰。旬。均也。配主雖均。而可與有爲。故雖均亦无咎。而往則有尚。是宜往配以有爲也。過旬災者。才力既均。則當相資以有成。一欲偏勝。則爲災矣。是以初以四爲配主。四以初爲夷主。洗自爲賓。而莫適爲主。斯无過旬之災矣。王氏以旬爲均。均者。以初九九四。均陽爻也。非正應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六二爲離明之中。而有豐蔀之關者。以陰居陰。才位不足。上非正應。所以有從闇之象也。蔀者。覆屋而蔽明。是以聖人之辭兩及之。然有爲則在人耳。故人守德不妄動。則吉。舍德而妄動。則疑。理之必然也。有孚發若。內也。主在己之德言也。豐其蔀。外也。主在外之事言也。是以君子不明則不動。終无豐蔀見斗之患。唯智者能之。然日中无見斗之理。是之謂疑疾。猶暗之載鬼一車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王氏謂沛爲幡幔之屬。然凡偏蔽之象。皆謂之沛。非必幡幔之類也。沫。昧也。隱昧不明之象也。自蔽其明。至于隱昧不明之地。則傷其明矣。人之有爲也。日有所見。而後手足可爲。今自傷其明。至于幽昧。无所見焉。是不能有爲也。故有折其右肱之象。无咎者。猶雖凶无咎之義。蓋言折其右肱。疑于凶而无咎也。（案自无咎者以下。原本脫去二十字。今據大易粹言校補。）且豐居盛大之際。最爲大有爲之時。非天下之至明。不足以盡其道。今自損其明。如豐沛見沫。則其才不可以有爲也。自知其才不可以有爲。而强爲之。則其爲過甚矣。知其才不可以有爲而不爲。亦可謂自知之明矣。是所以折其右肱无咎也。象言不可大事者。既失其明。不可有爲故也。必言折者。蓋絕其有爲之資。示終不可用也。九三過中而從陰。故有是象。右肱。偏體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二之豐蔀見斗。以重陰而非正應也。而有孚發若吉者。中正也。四之豐蔀見斗。非中正也。而遇其夷主吉者。應初之來而有遇也。反復參考之。則二爻之義實相類。故其辭同。而皆終之以吉。有爲之時。明動必相濟。然後有成。故初謂四爲配主。四謂初爲夷主。夷等也。等亦匹配之義。迭稱主者。均爲陽剛。特明動相須。不能專任以有爲。莫適資主。惟足乎明者。知求動以爲主。居乎動者。知求明以爲主。故也。象言位不當者。非中正也。遇其夷主。則行斯吉矣。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觀豐之世。以无所豐爲大。不知此而徒欲務豐于外。是蔽于豐者也。蔽于豐。故惟見斗見沫而已。非處豐之道也。猶爲之君者。居豐盛之世。上欲豐于朝廷。下欲豐于民物。或欲豐其貨財。或欲豐其土地城邑、宮室、車徒之類。是不知豐之世。蓋大无以加。又求豐之。是无厭也。故必有一偏之蔽。然後從而損其明。則向之欲豐。今反損矣。聖人貴夫持盈守成。而不以豐大爲務。故譽有滿招損之戒。而易著豐蔀豐沛之失。且卦辭言王假之。又言勿憂宜日中。則知能行道者。乃能極其至。而恃之以中道者。又所以无憂也。是以六爻之中。稱豐者。皆无善道。而六五不言豐。獨爲可尚也。來章、章之也。所以章豐之盛大也。豐在彼者也。豐之來。我能章之而已。苟豐之來。我亦豐之。是二三見斗見沫之不明也。章之之道何如。待之守之。保而弗失。使豐之道。久亨于世。无加損焉。是爲章之之道也。此五所以獨能至之也。不知出此。而有一偏之蔽。則所豐者小道。而損豐之大。所豐者末務。而忘豐之本。是日中而求昃。月盈而求食。非聖人章豐之道也。來章如是。則其處其譽。何時而已耶。是爲六五之吉也。不然。苟務豐。而不知善終之道。聖人无取焉。故豐其屋。蔀其家。固非有期于闚其戶。闃其无人。而其爲應。必至是而後已。可不戒哉。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屋之覆障。非特蔀沛而已。而豐其屋。蔀其家。又爲自厚于一身一家之事者也。于豐之道。豈不小哉。然天下之理。有謙益之異效。雖欲自厚。其如天地鬼神何。故豐屋蔀家者。固非有期于覘其戶。闃其无人。而其爲應。必至是而後已也。久而无所見。其凶甚矣。見斗見沫。猶有見焉。上六既極。故不覿而凶也。天際翔者。天際之高。不可極也。高不可極。猶欲至而翔焉。是不知豐大之无以加。遂窮无厭之欲者也。故爲豐其屋之象。自藏者。其无人也。非由人致之。實自致之耳。序卦曰。窮大者必失其居。其是之謂歟。班固言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靡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豈闃其无人之謂乎。

三三離長下上

旅。小亨。旅貞吉。

旅者。失其所居也。序卦曰。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是以豐之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而旅之象已形焉。旅雖失其所居而未困。故亦有可小亨之象。然自亨之道論之。則旅得其小者耳。自貞吉論之。亦不能人全。獨得旅之貞吉也。故在亨得其小者。在旅得其貞吉。是以言小亨。又曰。旅貞吉也。由是觀之。則小亨未必不大于貞吉。而旅之貞吉。未必不小于小亨也。諸卦亦有是義。因旅可明之耳。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自否來。以六五爲成卦之主。六五柔得中也。自否三而爲旅之六五。是柔得中乎外也。上承上九。順乎剛也。艮、止也。離、明也。止而麗乎明。則止不失其所者也。是皆所以小亨而貞吉也。旅之時義。所以爲大者。居柔得中。順剛麗明。安得不爲大義乎。故大有之所以爲大。火在天上而已。旅之所以爲大。義亦以山止有火故也。以火在天上。而爲元亨。則山上有火。又宜爲小亨矣。觀此則知君人之道。其以明爲大也如此。是以詩人于闇亂之世。則思古明王。蓋下民之至情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易于火在天上。明出地上。山上有火。離象有大小不同。其爲至明則一也。君子法之。是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也。獄者。天下之至難明者也。以舜之聖。猶至于再三訓戒。有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有曰。惟明克允。有曰。明于五刑。由是觀之。則明慎用刑。宜聖人之致意也。留獄則爲不明矣。聖人深懼其不明。故又申言之。旅之明義見于卦象。而不見于卦辭。故孔子于象明之。此蓋義之大者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旅雖有失其所居之義。而卦象之中。至明存焉。故君子之處旅也。必思其至明。而法以行事。然後足以得旅之大義。此象所以言明慎用刑之意。不知出此。反致意于瑣瑣細末之務。則闇于大義。是其所以爲取災之道歟。夫窮志畢力于瑣瑣之務者。終不能大有爲于天下也。初六陰柔之才。自居于卑。故无高遠之見如此。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旅之大義。與其瑣瑣。皆在人自養之而已。可不審哉。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伊川曰。次舍旅所安也。資財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確曰。旅雖于困者也。不得其安則困。不得其資則困。不得其助則困。今安即其次。懷其資。又得童僕之助。則處旅之善者矣。是所以不能困也。童僕以助上爲正。得其貞則得其助矣。終何尤哉。六二柔順中正。故其善處如此。語之以大義則未也。

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旅以致明爲大。而柔順中正。亦足小亨。九三剛而不中。俱失亨大之義。故不能安旅。失助而危也。旅焚其次。則失其所安。斯亦可傷矣。然二以旅自處。故得童僕貞。三以剛暴之才。不以旅自居。反欲自脫于旅。而以旅道居童僕。宜其失衆心而喪也。童僕以助爲貞。既喪則失助。是以貞爲厲矣。夫旅豈與人之道哉。君子惟己安人。自卑自厚而已。故終无以旅與下之事。焚亦言其剛暴也。旅有火之性也。

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九四居上體之下。无高亢不屈之義。蓋亦安于旅者。方之即次。亦庶幾焉。雖得資用。徒能自修。畏夫衆

僕之助者。是以其心未快也。君子之快何如。使是君爲堯舜之君。是民爲堯舜之民是也。不然。則雖得賚斧。適足以獨善其身而已。何所快哉。故九四之我心不快。孟子所謂窮也。所謂不得志者也。日爻辭言于處。而象言未得位。亦以見六二即次爲得位。而于處未得位者。窮處而未得志者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六五君位。又爲成卦之主。且自否三升而爲文明之君。豈非射雉一矢亡之象乎。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後動。故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也。終以譽命者。終譽以致天命也。譽在人者也。命在天者也。天聽自我民聽也。上逮者。其道登聞于天也。蓋言人君修德于身。終致文明之盛。下得百姓之心。而上受天命也。猶文王受命。作周之詩。而言分聞不已。蓋未有不得于人。而能受命者也。六五射雉。有由艱危以致治之象。豈非人君作旅之義乎。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旅不可窮也。而上九窮之。是以失其所安之甚。如鳥之焚巢。將无依焉。旅之道易入而難出。未嘗不先笑而後號咷也。其于得失之際。則得之甚艱。失之甚易。牛大而難失之物。亦易喪之。三者。究其終。皆无變吉之理。是以凶也。象言其義焚者。窮旅于上。必焚之義也。喪牛于易。方自失不暇。終无譽命之得。故莫之有聞也。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伊川曰。巽與兌。皆剛中正。巽兌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爲也。巽、陰之爲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雜卦曰。巽、入也。故能亨。然柔弱自居。其小宜矣。能入故利有攸往。居柔小亨。故利見大人。聖人權小其志。而欲養其大體也。是亦沈潛剛克之意與。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上下皆巽。是爲重巽。上以巽人而化下。下以巽順而從上。是以命行无違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上以巽入而化下。是剛以巽而无太過也。柔皆順乎剛者。下以巽順而從上。是柔以巽而无不及也。上下之巽如此。故亨而利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君子之德風也。有風之德。而下无不從。然後其重巽之義。故象言隨風。巽、則知重巽隨風之義。君子上下而言也。君子有是德。下民如是而從。其于申命行事也。何自易于巽。其教命。猶詩之言也。故觀則省方觀民設教。如則施命誥四方。觀則振民育德。皆二巽而言也。由是觀之。則巽之命。可順之命也。命或不可順。而欲以剛強之。亦難矣哉。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卦以居柔而不能決。初六。又以柔而不能決。是以有進退之象。武人。二剛之所資。不屈撓。不自逃。其志決于進者也。初六疑于申命行事之際。則敗且至矣。宜以武人之貞。自治其志可也。治己以武人之貞。斯无進退之疑矣。孔子語冉求。以聞斯行之是也。然道雖不一。于進而此利在行事。是亦行權之義。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二有剛中之德。巽无不行矣。而猶過于恭。巽在牀下不安之象者。此其所以可交而受驅。況人乎。然過于巽。在聖人之道。疑若有咎矣。而當巽之時。九二所以无咎也。故象言紛若之吉。得中也。然惟九二剛中。故有巽在牀下之美。不然。殆且過矣。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過于剛而不中。是以或巽或失。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也。非吝而何。其志終不能以有行。是以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近君。志決于進。无初六之疑。既无羣疑。則悔亡矣。是以有田獲三品之功也。六四柔。不當有田獲之功。而此以順乎剛。故得之。由是觀之。則剛以巽而无太過。柔以巽而无不及。則巽之爲道。豈柔弱畏懦之義哉。是其可與有行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五居尊中正。爲巽之主。固守是道。吉无不利。猶曰。无初有終者。巽之爲象。以柔而用剛也。惟以柔。故有初六進退之疑。惟用剛。故有九五正中之吉。是爲无初有終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者。九五人君之位也。出命人君之所先也。慎乃出令。君人之道也。故必先後三日。而申命之。順之義。風行草偃。象易于斯時。猶且先後三日而申命之者。慎之至也。慎之至者。命令出。惟行。弗惟反。故也。命令之出。有必可行之善。而无不可行復反之失。是以吉也。上曰貞吉。九五之吉也。下曰吉。蓋命令以是爲吉也。庚。即命令也。先庚。謂未出令之前。已申命。後庚。謂出令之後三日。而後行事也。伊川曰。甲者。事之始也。庚者。變更之始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九二。有爲之臣也。以巽用剛者也。上九。巽之極者也。巽極不知變。而欲同九二之道。則其過也甚矣。過則失。故喪其資斧。貞凶也。巽之道。剛柔用之。皆獲其利。今喪其所資之利。猶乎剛。故巽在牀下。上用乎上窮之時。喪其資斧。殊乖悔亡之利。彼以悔亡而吉。則此以喪失正乎凶矣。觀此則知。同之資斧者。非行權之義乎。是不可先者也。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兌之爲說。非有意于說人。亦非有意于求說。天下有說之道。在上者。不逆是道以臨人。在下者。得其志

而自說耳。使有心于其間。非兌也。兌之所以亨者此也。何謂說之道。即王道是也。然使有心于其間。則爲常人私欲之情。非天下之公說。是以利貞。惟貞則无私矣。故兌因貞而利也。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之爲象。剛居中而柔在外。剛居中則无私。柔在外則足以說物。无私則貞。足以說物則亨。此兌之所以亨利貞也。順乎天而應乎人者。兌說有道。得其道。則能順天而應人。以盡天下之大公。失其道。則不能順乎天。而溺于私心。是亦不能應人之望也。昔湯之征也。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此得兌說之道者也。武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亦得兌說之道者也。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若湯武是已。孟子論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中心悅而誠服。兌之道也。是能應乎人者也。能應乎人則順天矣。其應人也。非塞而衣之。飢而食之。又非有矜憐撫奄之言。使之聞之也。聖人惟知道耳。故聖人知道而不知說。天下知說而不知道。道行有必致之說。初非有期于民者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非聖人固如是以說人也。在道論之。則非民情之說。聖人有所不敢爲。必說在事爲之先。則民可忘勞。說在患難之先。則民可忘死。民或未說。而欲覬其忘勞忘死。雖聖人不能也。是以聖人乎居无事之日。使民飽食煖衣。養生送死无憾。所謂說以先之也。故文王事紂。非不能說民也。武王卒伐功。非能說民也。順天應人之道。聖人不得私焉。昧者允私情。故勞而日拙。聖人明公道。故逸而日休。天下可以无事處之矣。說道之大。有至于此。是以視民之自勸。皆可見說之大也。孟子嘗謂齊宣王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若孟子者。所謂知說之先民者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麗者。附著相連之意。亦見上下之說。誠意交而連結也。說之大。有見于順天應人。而其徵。有見于朋友講習。蓋順天應人之說。與朋友講習之說。大小不同。其情一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朋友講習。所以爲說也。況天下大說。又有在于朋友講習之間乎。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初九。固未知道者之事。而知兌說在和。其去道不遠矣。是以得兌之吉也。夫知和爲說。不和爲非說。則上不諂媚以從人。而下无私情示人之失。是則用和爲貴。何所疑乎。疑者。上不知說之在道。次不知說之在和。既惑于說與不說之際。是以其行不能无疑也。吉亦无自而至矣。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九二有剛中之德。蓋賢者之能自治者也。故知說之在我。不在于天下。不求說于天下。而孚兌之道。自信其志。彼天下之說。有不期而自至者矣。是以吉而悔亡也。使有心求說于天下。而不知信其在我者。則徇外忘內。物我兩失之。剛中之賢。固如是乎。有賢如此。未有事是君爲容說者也。昔成湯克寬克仁。

彰信兆民。蓋信在我。而信之者在人。雖君臣之道不同。其與九二孚兌信志之理。一也。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來兌。求說也。說自有道。其可求乎。失道求說。是以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當兌之時。處上下之際。不妄從說。而擬議不遠。是知所擇者也。爲臣如此。賢矣哉。故終有介疾之喜也。介然自守。外患不能入。故能全兌說之喜。喜非獨一身而已。終亦有及物之慶也。昔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而改。所謂商兌未寧者如此。至于享天心。革夏正。所謂有喜有慶也。且陰者陽所說也。捨所說而比五。故爲商兌之義。然兌之象。剛中柔外。其象上行。九四捨三而比五。上行也。至于九五比上。失在小人。蓋亦上行之象。雖其性均本乎象。而得失之異。則係乎爻。伊川曰。兩間謂之介。介。分限也。故人之守節者。謂之介。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當兌之時。居九五中正之位。宜其天下心悅誠服。而此有厲何哉。蓋兌之象。上行。不知擇賢而比之。反上親容悅小人之徒。是以危也。夫既得其位。又得其時。不能孚兌之道。而比小人。故孔子惜其得位而先道。則曰。孚于剝。位正當也。剝者。小人之事。安足與酷說之大乎。古之人君。或以小人之術自任。嫌苟一時之譽。終不能究大人之遠者。孚于剝之謂也。孟子曰。舍其梧檟。養其楓棘。則爲賤場師焉。惜乎。

九五之末。通此道也。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說有引之而說者。從人也。陰柔不足以有爲。引之則從人而說。蓋上六不當有事之象。无譽无譽。特不能光大而已。于道固无得。而亦未至于失已。故吉凶悔吝。无得而言焉。

䷺ 渙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者。離散之義。天下離散爲渙。而散天下之離亦爲渙。居渙得散而亨。散天下之離亦亨也。王道至而有廟。則離散矣。萃與渙其義相類。離渙則萃。萃則渙離。故當萃聚離渙之時。宜莫先于有廟。以致孝享也。利涉大川。木行水上之象也。利貞者。渙離以是爲德之先也。經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王者有廟孝享。必至于嚴父配天。而後其道盡。故象又言享于帝立廟。所以終王假有廟之義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之成卦自否來。故剛自四來而爲二。柔自二升而爲四。剛來得中而不窮。柔自內升位乎外而上同。此言成卦之義也。王乃在中者。以王居渙離之中。故離散而後假有廟也。大川難也。乘木濟難之方也。濟難有功。則離散矣。此渙之所以亨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水難也。風行水上。則无不散矣。此渙難之象也。享于帝立廟者。天地祖考。王祭之大也。難渙之時。莫急于此也。能此。則治天下可運諸掌。不能此。則亂將復矣。是以先王不敢後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難之始也。方難之始。而能竭其至健之才以拯之。則難无不濟矣。是其所以吉也。天下之事。辨之于早。則順而易舉。故象曰。初六之吉。順也。卦以初二四五。皆爲渙難者。初能比二。四能比五故也。三與上私于其應。能免其身幸矣。明夷用拯馬壯吉。曰。順以則也。此言順也。是知馬以健順爲義。故坤之象。有取于馬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九二之剛。自外來而得中。得去危就安之義。故有奔其机之象焉。剛不得中。則不可有爲。而其道窮。道窮則其志失矣。惟得中就安。故象所以言不窮。而象言得願。此悔之所以亡也。言奔與悔亡。皆去危之義。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難之時。六三知應于上。而不知有所擇而比之。以行渙難之志。是其志之小者也。故其爲道。止及其身而已。終无濟時之義。然不失正應。終亦不爲悔也。志在外者。志應上九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六四之柔自下而升。故有上同之義。夫以柔道上行而輔君。爲臣之至美。故君臣相濟。能渙天下之難也。羣者。天下羅于難者也。能渙天下之難。則其道大矣。非止于其躬而已。故元吉。難雖渙散。猶若有丘焉。勿謂難之小而弗戒也。有丘則匪夷矣。有丘匪夷之思。其可一日忘乎。此雖已濟難。不敢忘難之意也。是亦其亡荀桑之義。昔禹平水土。成湯伐夏救民。皆渙其羣者也。成王懲而毖後患。所謂匪夷之思也。元吉光大之義。于夏商可見。然易之卦變。屢見于彖。至渙。尤明見于二爻之辭。不然。則九二剛中。自无奔机之象。而六四至柔。豈能具渙羣之吉乎。惟究成卦之變。則二爻之辭可得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令出惟行弗惟反。則號令之出。其猶渙汗乎。一出不反之義也。是以王者重慎之。四五君臣合德。以渙天下之難。其號大矣。故渙之大號。則王居之。渙羣之功。則六四主之。王居渙號。則正位以合天下。得君道也。故无咎。六四主渙羣之功。則宜力四方。盡臣職也。吉孰大焉。故无吉。此君臣之義不同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難不能散。則傷之者至矣。上九知見傷之變。故渙其血。去逖出。而後无咎也。逖。遠也。遠難必遠。乃可免害。此與渙其躬者无以異。蓋止于一身之謀。非天下之大計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二爻之應。亦其志同耳。然渙之六爻。皆无凶悔者。以皆知濟難及保身之道也。苟不能有道。以濟天下之難。又不能明哲。以自保其身。是皆凶悔之徒歟。此蓋不必六爻有象。而後知之。故易之辭。觀吉可以知凶。由凶可以

見吉。斯得知微知彰之義矣。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天下之理。有過則有節。不及无節也。過而不知節。則傷害隨之。節无傷害。是以亨也。節之過與无節同。非亨之道。故苦節不可貞。如是。則節无他道焉。中而已。然節獨以過爲主。中由過與不及言也。此其所以異者。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之成卦。自泰二五而來。剛柔分而上下剛。上而得中故爲節。且貞之與節。皆自泰來。其義相類。貞則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節則柔來而節剛。剛上而節柔。夫泰爲天地純剛柔之卦。貞以剛柔純者而无文。故文之。節以剛柔過盛而无節。故節之。象言剛柔分而剛得中。則知節之名卦。以剛柔皆過盛爲義也。是以泰之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而節則終其義者也。然天下之理。中則可久。不及與過。皆非可久之道。苦節過中。是以其道易窮。而不能久也。說以行險。非苦節也。中道也。九五居尊位。有能節之此節亨之義也。人知過盛之可節。而不知天地非節。亦不能有成。是非獨人事而已。故聖人因明天地節而四時成。爲君者必法之。以制度。故不傷財。不害民也。天地節者。剛之節柔。柔之節剛也。剛節柔。猶冬之有春。柔節剛。猶夏之有秋。不然。則大冬大夏而已。安能成四時乎。泰之六五。以剛節之而成坎。少陽也。春之象也。泰之九二。以柔節之而成兌。少陰也。秋之象也。天地之節。于此可見。故易之卦變。于節爲尤詳。然易卦雖以人事爲主。亦未有不本于天地而來者。蓋上下二體三才。亦皆具天地之象。聖人明人道本于天地。故彖之所言。或取變。或取二體三才。其稱天地。亦非一道也。革節是已。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无水。困。則爲不足。澤上有水。則爲有餘。不足則爲困。有餘則當節。理之常也。在人之節。則制數度。所以節于外。議德行。所以節于內也。爲國爲家。至于一身。其內外制節。皆一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六爻惟初爲有願。而曰。不出戶庭无咎者。所以節之也。不知有節。則出入九時。而失慎密之道。且通則行。塞則止。當出則出。初不係于有應九然也。然者助其外而已。而在我之節。其可廢乎。故象以不出戶庭爲知通塞。而繫辭又明慎密不出之義。聖人之旨深矣。節之義。德行。于此可見。伊川曰。戶庭。戶外之庭也。門庭。門內之庭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初爲不當有事之地。而二以剛中居有爲之位。其道不可同也。故初以不出戶庭爲知塞。而二以不出

門庭篤不知通。知塞故无咎。不知通。則有失時之凶矣。極至也。有初故可以節二。有二則可以節初。二者。亦相濟之道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自成卦之初論之。則六三所以節剛也。自生爻之後論之。則六三居不中正。乘剛履險。不知節者也。不知節則傷嗟。且至成其自取。又誰咎乎。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以陰比陽。以柔從剛。安行承上之節。而无勉強矯爲之意。此六四所以亨也。亨自亨也。未足以及人。古之所謂守節之士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尙。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安節自安而已。而人未必安。甘節則施之于己。施之于人。皆不以爲苦。故无往不可。所以爲人君之道。九五居中履正。以甘節節天下。上下同之。其吉宜矣。蓋節之大者。是以往有尙也。詩所謂如月之恆。如日之升者。其往有尙之意歟。蓋言日進而无已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上六居節之極。蓋節之過者。以苦節人固不能。于以自節。亦非可久之道。如是爲自取凶矣。夫苦節不可貞。而上六固守之。故凶而道窮也。伊川曰。上六之悔亡。與他卦異。蓋言悔則凶亡矣。

䷼ 巽下兌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離卦曰。中孚信也。夫信者。孚之一也。孚者。其道之大全也。以信不足以盡孚。故必曰中孚。然有信之而信者。有作也。有未嘗信之而信者。无作也。无作中孚是也。故自人之爲德論之。則曰信。又其小者。則信于言而已。自道論之。則曰孚。或未見于有爲。而其道可孚。或无其人焉。而是道爲可孚。皆曰有孚也。故孚之道。有无心于信天下。而天下信之之意。无不感也。无不通也。亦无不受而容之也。无作也。无止也。亦无損益盛衰之理。有孚于一身。于一家。于一國。于天下。遠近大小衆寡之不同。其孚一也。然易之卦皆道也。而爻則人也。在卦辭言之。則主道也。在爻辭言之。則言乎其人也。而中孚又以名卦者。以信不足以名卦也。且道有誠、有孚、有信。人或未之別。蓋信者。孚之一也。孚者。誠之一也。道之所至。誠亦至焉。故道大誠亦大。而孚爲道之信。信爲人之德。是其別也。自二帝以來。言信者蓋寡。至成湯而後言。彰信兆民。文王演易。復稱孚。詩人亦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故道之盛者。後世莫若文王也。至武王而後復言惇信明義。及乎世衰道微。人不知孚之爲道。獨知信而已。孔子作易。所以曉天下萬世。欲其明而无惑。故爲言曰。中孚信也。是使後世。由信而可得中孚之道也。學者于此。卽以信爲孚。以孚爲信。不知孚之有別。斯失聖人釋經之旨矣。夫中孚之象。中虛也。虛己而對物。則无物在物先來則應之。不來則无應。此中孚之爲信。所以進乎誠也。苟實其中。則先物有物矣。先物有物。則不誠在物。如豚之魚。是而已。使有聲臭。實其中。非天道也。有物以實其中。非聖人之道也。可信及豚魚。蓋天地以生爲德。而无私于豚魚。以生爲德。故豚魚以是道而生。信、及也。使有心于信及豚魚。則孚于天下可知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物。

象曰。涉大川。中虛之有濟也。利貞者。中虛之德也。中虛之德。天德也。

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乃應乎天也。

孚之象。二陰居內。而二五剛中。下說而上巽。故孚。聖人法此。所以化邦也。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豈非化邦之謂歟。豚魚。物之至微。而无知者。信之難及者也。信及豚魚。況于有知者乎。又況于人乎。觀此則邦可知矣。巽。木也。木而中虛。所以難可濟也。利貞。乾德也。虛中而利貞。其孚所以應天而大也。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獄聽訟。虛中爲先。實其中則有闕。此中孚之卦。君子所以議獄緩死也。議獄亦舉一端言之也。凡天下之治。皆議獄之謂也。觀舜與皐陶之所專任以治天下也。知此。則知虛中之道矣。不知此。則刑罰先實其中。道无自而入焉。是其爲治。无所不至。而非刑也。安得議獄緩死之事哉。如書言宥過无大。又言罪疑惟輕。皆議獄之謂也。觀舜與皐陶之治。然後知聖人之刑。舜之戒皐陶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卽五刑者。正所以弼五教。故命皐陶作契之務。當虛中者。皆如治獄。用中孚之道也。且聖人之爲治也。有道以爲之本。刑罰助治而已。非聖人之道。可信及豚魚。蓋天地以生爲德。而无私于豚魚。以生爲德。故豚魚以是道而生。信、及也。使有心于信及豚魚。則孚于天下可知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其孚所以應天而大也。

象曰。化邦也。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豈非化邦之謂歟。豚魚。物之至微。而无知者。信之難及者也。信及豚魚。況于有知者乎。又況于人乎。觀此則邦可知矣。巽。木也。木而中虛。所以難可濟也。利貞。乾德也。虛中而利貞。其孚所以應天而大也。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獄聽訟。虛中爲先。實其中則有闕。此中孚之卦。君子所以議獄緩死也。議獄亦舉一端言之也。凡天下之治。皆議獄之謂也。觀舜與皐陶之治。然後知聖人之刑。舜之戒皐陶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卽五刑者。正所以弼五教。故命皐陶作契之務。當虛中者。皆如治獄。用中孚之道也。且聖人之爲治也。有道以爲之本。刑罰助治而已。非聖人之道。可信及豚魚。蓋天地以生爲德。而无私于豚魚。以生爲德。故豚魚以是道而生。信、及也。使有心于信及豚魚。則孚于天下可知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其孚所以應天而大也。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孚之虛。无物闕其中。故其孚最爲近願。虞吉者。審度吉道而有行也。度吉而行。固善道也。然已爲有它。非中孚之虛矣。故言有它。有它則中實。非安于中孚之道。象言志未變者。言虞吉有它之志。未能忘此。則中孚矣。初九中孚之始。未能盡其道。故尙有虞吉之志。盡中孚之道者。无適而非吉。又何虞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孚之道。與物无閡。況于交感之際。爲感通之易者乎。是猶鶴鳴于幽陰之中。而其子和之。必至之理也。

也。有好爵以與爾靡之。又其子之願也。是其所以和之。好爵。猶美道也。吾與爾靡其道。虛己以容人也。蓋言中孚之美道。其能感人也。虛己而已。然中孚本應物之道。二得之。而三失之。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自一卦論之。則三四爲虛中。自爻言之。則六三之不當位。又不若六四之能虛己也。且中孚之道不立己。何得敵之有。得敵。則有已甚于虞吉。故物或怒之則鼓。或困之則罷。或悲之則泣。或樂之則歌。四者有感于外。而動于中者也。感于外而動于中。不能忘敵也。不能忘敵。有我之過也。惟中孚虛己。无與爲敵。外物之來。如投虛然。或怒之則无鼓也。或困之則无罷也。或悲之則无泣也。或樂之則无歌也。舉无得敵之理。則其道全矣。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六四處得其正。蓋有中孚之道者。月幾望。居當位而不盈也。馬匹不亡。則有鼓能泣歌之累。今馬匹亡。則安行上道。終无得敵之理。是以无咎也。匹亦敵之類也。得敵匹亡。其道相反也。象言柔在內。而爻則其道相反。蓋卦爻取義。有不得而同者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孚之道无不通。亦无不感。可以通天下之志。至于固結攣如。是以无咎。九五君位。足以感通天下。又无私應之累。故直曰有孚攣如。位正當而已。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中孚虛己也。虛己者。道之虛也。道之虛。故足以應天下之實。而无不通焉。是以聖人尙之也。翰音登于天。聲之虛也。聲之虛不足以有爲也。以是爲貞則凶矣。虛聲无實。非可久之道也。九五知虛己而用道于中。故足以通天下之志。上九獨務虛聲。而事于外。不知其道已與于中矣。故凶而不可久也。

䷽ 震下艮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大過四剛二柔。剛過之象。小過二剛。亦曰過者。蓋剛實其中。則爲過矣。是以聖人貴夫居柔而用剛。故中孚而後有小過。頤而後有大過也。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之亨。蓋以小者過則亨。是以可小事也。過以利貞。故能與時偕行而无違。非利貞。則雖小過。亦不能有行矣。此小過所以與先于利貞也。可大事者剛也。柔可小事而已。二五柔中。故小事則吉。三四剛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凡剛非二五。皆非得位。故言剛失位而不中也。中孚虛中而實外。舟虛之象也。小過中實而外柔。飛鳥之象也。飛鳥遺音。能下不能上。上則逆也。下則順也。逆則无適而非凶。此順所以爲大吉也。由是言之。則小過之義。可過于下。不可過于上。可過于順。不可過于逆。可過于柔。不可過于剛。故不及其君。遇其臣。所以爲小過之无咎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凡物之過者。非其物也。事之過者。非其事也。過則其象變矣。如泰之過不爲泰。否之過不爲否也。惟行之過恭。不失其爲行。喪之過哀。不失其爲喪。用之過儉。不失其爲用。是則爲可過之道。所謂宜下大吉也。故凡可過者過之。則不爲失。不可過而過之。斯爲過矣。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此其所以爲可過也歟。自道論之。三者猶爲道之小者。故稱小過。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卦象言飛鳥之象。飛鳥之音。而初上又明飛鳥之凶。中實外柔。飛鳥之象也。上逆下順。飛鳥之音也。迅疾多過。飛鳥之凶也。別而言之。固不同。合而言之。則飛鳥皆有是三者之義也。初六以柔居下。其道順也。從剛而應四。則舍順而從逆。飛鳥上逆之過也。是以有凶。飛鳥之過。一往不及反。雖欲救止之。末如之何矣。故曰。不可如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伊川曰。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于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爲祖。又曰。五陰而尊祖。妣之象也。雍曰。過其祖而遇其妣。謂二之遇五也。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五之遇二也。過祖之妣。尊妣也。不及之臣。自卑也。尊妣而自卑。則二五雖俱爲陰柔。而君臣之分不亂。所謂行過乎恭也。是以无咎。二五非正應而相從。故言遇。遇則所謂小過。非大得志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聖人之所以爲防者。禮而已。惟禮足以防人。亦足以防己。遇人而不知防。則從或戕于內。傷害既至。其凶如何。信不可逃也。君子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所以防之耳。九三以陽居剛。爲道過矣。過而不知防。是以凶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四以陽居柔。无過也。故无咎。无咎。无過。遇之而已。遇之者。下順乎柔。不以剛自居也。若舍柔用剛。以是而往。危之道也。故必戒焉。勿用永貞。貴夫知時而已。時不可過而過之。故有往厲之戒。時可小過焉。又不可以期道永貞也。此過之與時偕行者也。位不當者。所謂剛失位而不中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弗過而遇之也。或得位而中。期爲大有爲之君。尙何往厲之戒乎。故往厲之戒。特處九四之道耳。終非可久之貞也。觀爻辭之義。則遇爲小事。而過爲大事。故上六弗過遇之。所以爲亢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雨之潤澤萬物。非小道也。豈小過柔中之君。能盡其道哉。雖與二爲過。亦可小事而已。故言雨則密雲自我西郊。方興而未有潤澤之功。蓋見其不可大事也。公弋取彼在穴者。弋取小事。故能有在穴之獲。

在穴之獲。謂二之遇也。君臣之遇。固非小事。然未能大得君。未足以澤及天下。故爲小也。若乾之二五。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謂大矣。已上者。言陰道已上行而未雨。蓋若臣俱柔之象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知不可大事而遇之者。二四之无咎也。知不可大事而過之者。上六之災眚也。鳥之飛也。多失之過。鳥飛之過。則離凶焉。非獨天災。亦自取耳。上六當過之時。不知處過之道。至于亢極。其凶宜矣。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其斯之謂與。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已濟難爲既濟。方將濟難爲未濟。名卦之義甚明。然則既濟之亨可知矣。易六爻有應者八卦。既濟未濟居其二。而未濟不能濟難者。以既濟六爻皆得位。未濟六爻皆失位故也。六爻皆應皆得位。在六十四卦之中。獨此一卦而已。以是知欲濟者。必在有應。必得其位。然後可也。既濟亨小者。小爲衍字。蓋緣未濟亨之下有小字。故亦誤書于此。又孔子彖言。小者亨也。因此遂不能去。六十四卦。无亨小之義。如旅小亨。巽小亨。是誠小亨也。既濟亨之大者也。然則孔子言小者亨也者。蓋濟難大人之事。故未濟言小狐汔濟。以明小者不能濟。故爲未濟。若既濟。則雖小者。亦有濟。故孔子彖言小者亨也。所以別未濟之義也。小者如小道小德。亦有濟也。又如大事難濟。小事亦濟也。是皆爲小。如是則知舉无不濟矣。使卦辭有小字。則孔子彖辭。當以既濟亨小者爲句斷。下句獨曰亨也。殊无義理。必以既濟亨爲斷句。則見既濟亨。爲文王辭。小者亨也。爲孔子釋之之辭也。且大人于難。无所不濟。故既濟未濟。不必論大人。惟既濟之後。雖小道小德。皆可亨。未濟之時。非小道小德所能亨也。故必以小者亨。小狐汔濟是爲別也。孔子于小亨增者也二字。即文義與旅異自不同矣。初吉者。既濟无不吉也。道窮則變。未濟終焉。故終亂也。既濟有初吉終亂之象。未必濟者皆亂也。終亂不亂。則在人耳。故聖人慎終如始。所以復濟終亂之道也。昔成湯黜夏命之後。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武王大告武成。乃偃武修文。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若是者。豈有終亂之道乎。是以商周享國久長。由湯武有以濟終亂之道也。有其象則卦言之。而亂與不亂。在人事者。非卦所可盡言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小者皆亨。故曰既濟。小或未亨。非既也。既者皆盡之辭。利貞者。既濟以六爻剛柔皆當位而濟。以是知其利貞也。使不當位而可濟。則非利貞矣。六二柔得中也。初二皆卦之始也。故爲初吉。終止則亂者。止謂難止。則亂至也。猶上六濡首之厲是也。難止則亂至。有不至者。何也。蓋難止則亂至。有不至者。聖人維持之力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性下而居上。火性上而居下。交則相濟。是爲既濟也。既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思必生于既濟之後。故

君子思患而豫爲之防也。成湯之危懼。成王之小慈。皆思患豫防之謂也。故卦言終亂。象言豫防。爻有濡首之厲。非義一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既濟之初。方出難矣。是以有曳輪濡尾之象。曳輪。所以出難也。濡尾。以曳輪而濡也。曳輪而濡尾。則身出而難在後矣。是以知其既濟也。既濟。故義无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柔而得中者也。當既濟之時。在我者。得其位。則不失己。在人者。得其應。則不失人。內外无失。又何患于喪乎。有喪亦有復。故勿逐七日得也。如是則六二之象。有得无失。而辭言婦喪其茀者。蓋得失者。消長循環之道。方得之際。失在前也。猶既濟之終必復于難。君子思患而豫防之。勿謂其无喪。而遂忘其喪也。此六二所以言婦喪其茀之義。柔中婦之象。爾雅謂輿革後謂之茀。而詩有簟茀魚服。鄭氏謂茀之言蔽也。故伊川曰。婦人出以自蔽者也。而馬氏王氏。皆爲首飾。未詳其旨。伊川曰。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謂時變也。雖不爲上所用。而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高宗。中興之賢君也。鬼方。至遠之伐也。高宗之中興。其爲政事。豈伐遠方而已哉。故知鬼方之伐。在高宗爲小事也。小事猶克之。以見小者亦亨也。猶有三年之憊者。既濟之難。未至大亨也。高宗中興。所謂既濟之大亨矣。鬼方小事。猶且小人勿用。則大者可知。此其所以中興歟。九三當既濟方興之時。故有高宗之象。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既濟思患豫防。而六四又爲多懼之地。近君居險。是以有繻有衣袽之戒。袽、敝衣也。說文謂繻爲繒采。蓋其意以謂。勿以新繪而忘敝袽。亦猶勿以既濟。而遂忘未濟之難也。終日者。言无息時也。有所疑者。雖未有患。以多懼而豫防之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大難既濟。爲之君者。何所事焉。惟祭祀爲先耳。與萃渙二卦。王假有廟同意。牛祭。祭之盛者也。禴祭。祭之薄者也。祭之盛者。非无誠也。然以物爲上。祭之薄者。非无物也。然以誠爲主。物過于誠。則物勝誠。而誠日以衰。誠過于物。則誠勝物。而誠日以著。鬼神惟誠而後通。物亦因誠而可薦。則祭祀之道。誠在所先。而物在所後明矣。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也。象言西鄰之時。蓋君子誠之爲貴。方既濟之初。未能備物爲享。是得其時也。吉大來者。既濟亨矣。其吉方興。而未艾。是猶天保之詩。言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其卒章言。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謂之大來者如此。伊川曰。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六。處既濟之極。當終止之亂。是以有濡首之危。非可久于既濟之道也。既濟之極。難之始而未深也。故但濡首而已。推聖人通其變。而不至于極。則无是危矣。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易六十四卦。終于既濟未濟者。凡人事之終始。惟曰。濟與不濟而已。故以是二卦終焉。先既濟而後未濟者。猶泰之與否也。泰極則否。既濟窮則未濟。天道人事。莫不然也。聖人之爲戒深矣。既濟曰亨。未濟亦曰亨者。既濟之亨。已然之亨也。未濟之亨。將然之亨也。既濟言濡其尾。而未濟亦言濡其尾者。既濟之濡其尾。以曳輪既濟而濡尾也。未濟之濡其尾。以小狐幾濟而濡尾也。夫濟難。大人之事。豈狐疑小人之所能哉。宜其濡尾而无攸利。此其所以爲未濟也。幾濟而濡尾。不喪其生亦幸矣。何所利乎。若夫飛龍在天。大人之造。何難不濟。是以有不言所利之大。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未濟知其亨者。以六五柔中。知其有濟。是以亨也。小狐幾濟。未能出險之中。故濡其尾。无攸利。未能終其濟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是以續終之事。固非狐疑小人之所能也。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相應。雖處已有失。然亦未嘗失于人。故得人之助。是以有終亨之象。而小狐之濟。亦止于无攸利而已。不然。則凶及之矣。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火性炎上而在上。水性潤下而在下。二氣不交。不相爲用。是以爲未濟。亦猶天地不交而爲否也。物之有可辨者。如水火之性是也。居方者。猶居上居下是也。君子觀未濟之象。而愼于辨物居方者。欲其所居。各得交濟之道。无若火在水上。而不相爲用也。不然。則物自各止其所。在君子何懷之有。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初六。陰柔在下。居險之中。而上應九四。是則小狐欲濟之象。然不能有終。而濡其尾。是陰柔不足以有濟。故吝也。極。至也。度可至而至之。智者之事。不度才力。而妄欲有濟。是不知可至之道也。无因而止于吝者。得其應以爲之助耳。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曳其輪者。將以有行也。九二。以剛中之才。居險難之中。剛而有濟。故曳其輪貞吉也。夫六五之君。柔中未能有濟。必得九二剛中之臣。相與爲應。乃可濟矣。是以有曳輪濟難之漸。固守是道。无不吉也。中以行正者。其曳輪也。所以輔其君以有濟。道之正也。以九居二。中之德也。以中之德。行道之正。故曰。中以行正也。既濟初九。曳輪而已。濟者也。未濟九二。曳輪而將濟者也。夫濟者。宜有用舟之象。而二卦皆言曳輪者。以見濟難之時。用力甚艱。而後有濟故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三非中正之才。不足以有濟。必欲力征而有濟。斯取凶之道也。然二卦謂之濟者。非獨濟其身而已。有載上濟下之道。故皆有曳輪之象。苟濟其身。則爲小狐之事也。非濟之大者也。六三。雖非中正之才。而處險之上。險不能害。以之自濟則可。濟衆則不可。是以雖征凶。而利涉大川也。征凶。以其濟衆也。利涉大川。自濟也。必曰。未濟征凶。言欲以未濟之道而征。是以知其欲大濟也。征凶。固不若九二曳輪之吉。而利涉大川。復傷于小狐濡尾之吝。以此見六三之才。居初二之間。特以不當濟難之位往濟。則凶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四居近君之位。有剛強可濟之才。而能固守居柔之貞。是以吉也。吉則未濟之悔亡矣。故可以震用伐鬼方。震用伐鬼方。則其才足以遠濟。非獨自濟其身而已。故其君報能濟之功。是以三年有賞于大國也。必言三年。以見未濟之時。艱于有爲也。自古觀之。舜有大功三十。而後爲天子。禹八年于外。而後平水土。湯十一征而天下信之。文王九年而大統未集。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未濟之難如此。則九四之三年有賞。未爲久也。志行者。上有六五虛明柔中之君。故九四得以行其志。而有鬼方之伐。不然。則自濟不暇。又安能濟遠人乎。既濟九三。與未濟九四。皆有伐鬼方之象者。二卦三四爲反對。故其象同。與損益二五。言十朋之龜。夬姤三四。言臀无膚。其行次且。同義。稱高宗則知伐鬼方爲大事矣。係乎其人。大小不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六五。柔中文明之君。虛己而有容。故賢者樂爲之輔。以濟天下之難。是以九二有曳輪之吉。而九四有鬼方之伐也。人君不以尊位自居。而樂于虛己待賢。固守是道。宜其吉而无悔矣。貞吉而无悔。是以未濟之悔。可亡于九四也。爲君之德。孰有光于是者乎。此其所以爲文明之君。有孚虛中也。虛中故能尊賢而容衆。是以吉也。上言貞吉。始之吉也。下言有孚吉。終之吉也。此所謂能續終者也。昔文王之爲君也。徽柔懿恭。所謂柔中也。光于四方。顯于西土。非君子之光乎。至于得賢而用之。則有若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适之徒。以爲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故在詩。則文王獨稱大明。而在易。則未濟六五。亦獨爲君子之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六五。有孚于賢者。故爲君子之光。上九。有孚于飲酒。適足自戕而已。安能有濟哉。然自養者。獨善其身。雖无大咎。至于難將及己。濡首而不變。是不知進退存亡之節者也。向之謂有孚。今則失是矣。上九剛明之才。可用而不知變。故聖人之辭。戒之如此。昔伊尹始則耕于有莘之野。終則幡然而改。所謂知進退存亡之節者。又安有濡首之失乎。

郭氏傳家易說卷七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繫辭首一章之義。當先辨天地非乾坤。乾坤非天地。及明道之乾坤。易之乾坤。三才之天地。卦中之天地。然後其義可明。若直以天地尊卑。便爲乾坤。孰不知天地尊卑之理。如此。則于道。于易。于卦。皆失意義。若非聖人之言也。聖人之言。豈苟然哉。此章蓋明作易聖人。首畫乾坤二卦之義。此謂易之乾坤。卦中天地之象也。且无形者道。有形者物。乾坤道也。天地物也。故道有乾坤。而无天地。物有天地。而无乾坤。及乎觸類而長之。然後乾爲天。坤爲地。非本无分也。此乾坤天地之辨也。凡象則道也。有象則卦也。道之乾坤无象也。有其道而未見于書也。易之乾坤有象也。畫而爲卦。見之于書者也。三才之天地。天地也。卦中之天地。上下二卦。又三才之象也。孔子繫辭。繫周易也。周易以乾坤六畫爲首。故首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蓋言文王重卦。得天尊地卑之象。而後乾坤之卦定也。若論乾坤之道。則乾坤定而後天尊地卑。其義不同。故包犧之畫。在上爲天。尊道也。文王之重。在下爲地。卑道也。尊包犧而自卑之。是爲得天尊地卑之道矣。天尊地卑。然後卦象形。六位著。剛柔分。其始則乾坤二卦先定。故曰。乾坤。其易之門邪。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卑。地也。高。天也。天地高卑以陳。則人位乎兩間。而人道著矣。貴賤人道也。天地純一。故一高一卑。人道不齊。則或貴或賤。而位有分焉。此六位之所由以立也。有六位而後剛柔生焉。故位爲一定之體。而剛柔則變矣。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乾。陽也。陽爲動。坤。陰也。陰爲靜。爻之變本乎動靜。觀動靜常理。則六爻剛柔。斷然可知。動以變爲常。靜以不變爲常。易稱剛柔。皆謂九六也。上言乾坤定者。由上下二卦也。貴賤位者。六位也。此言剛柔斷者。六爻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乾坤畫卦之始。本无吉凶。因人而生也。方。所也。物以方而聚。言其大致也。類聚羣分。皆在物也。物動則有吉凶。而其幾則見于易。故易之吉凶。因物之類聚羣分而生。初未之有也。易之所有者。卦與爻位而已。前三者是也。因三才而生見者。吉凶變化也。論乾坤卦位。六爻吉凶變化如此。則諸卦可知。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此章論乾。先言卦位生爻。以盡設卦之道。繼言吉凶生。變化見。以見乾坤之致用。變化之道。至微難見。因在天成象。以見乾之變化。因在地成形。以見坤之變化。故曰變化見矣。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變化之見。在易則見于剛柔八卦。在天地之間。則見于雷霆。風雨。日月。寒暑。在人則見于男女。皆乾坤變化之道也。剛柔者。六爻之九六也。乾坤九六。剛柔相摩而變。故八卦因之相盪。而六十四卦生焉。此見于易者也。雷霆風雨之鼓潤。日月寒暑之運行。皆八卦變化之象。見于天地之間者也。雷霆風雨。鼓潤萬物者也。日月運行寒暑者也。乾道成男。在易則震、坎、艮、是也。在人則男也。坤道成女。在易則巽、離、兌、是也。在人則女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自天尊地卑。言乾坤之設卦。卑高以陳。言乾坤之六位。動靜有常。言乾坤六爻之剛柔。繼言因方物而吉凶生。因象形而變化見。則乾坤之義略備矣。繼又明變化之見。有見于易者。有見于天地之間。及人道者。雖各不同。而其象一也。自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之下。大明乾坤之德。而終之以聖人法乾坤之道。則乾坤之義畢矣。繫易之義。莫大于此。故以是首章也。且自易言之。則易始于乾坤。而乾又爲坤之始。是爲大始也。自物言之。則萬物始于坤。坤始于乾。是爲大始也。大始以氣言。乾爲天。天先始物而已。非生也。坤爲地。地成形。則生而作成之也。此地道之代終也。然乾之大始。以易而知。知始而已。亦非生也。坤之成物。以簡而能。能則作成之義也。非易則不知。非簡則不能。乾坤之道。不過于此。況人

乎。是以聖人之道无他焉。法乾坤易簡而已。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乾道易。故人亦易知。坤道簡。故人亦易從。人能法乾坤之易簡者。以易知易從而已。以易知之道接物。故物輻而相親。以易從之道有爲。故人歸而有功。有親樂其易也。易則可久之道也。有功成于簡也。簡則可大之道也。且乾以无不覆爲易。坤以无不載爲簡。人思无不覆之道。則天下萬物。不能外其親。此其所以可久也。思无不載之道。則天下萬物。不能外其功。此其所以可大也。法乾坤之易簡。至于可久可大。則賢人之德業至矣。原始要終。雖天下之理不同。皆以易簡而得之。此所謂知其所本者也。天下之理得。則與天地合德。是以成位乎其中。而參天地。且乾以易知。天亦易也。坤以簡能。地亦簡也。聖賢之德業。以易簡而成。天下之理。以易簡而得。天地與人。其德一歸之易簡。非合德參天地而何。此章前言設卦之道。而後言賢人可久可大之德業。則知易不徒設也。將以其道用于天下耳。昧者未之知。故務爲艱險以去其易。務爲繁蕪以去其簡。徇目前之利。而不顧方來之弊。則德于是乎不可久。作聰明。窮奢欲。矜權術。滋法令。則業于是乎不可大。天下之理。既不能得。于是上下乖離。而天下始亂矣。漢唐之弊是也。安能知成位乎其中。本于至簡至易之道哉。聖人憂患後世。不知君人之有道。此文王之易所以作。而孔子復繫辭以明之之意也。然乾坤易簡。與人道易簡。本非二道。故孔子論易簡自乾坤。終以人道。相馴而致。无少間也。此章始自天尊地卑。終于易簡。乾坤之義盡矣。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此章明聖人設卦之道。卦所以觀天下之象。象在彼者也。聖人像之于卦。故觀于此而可得也。有畫而无辭。則吉凶不可得而知。繫之以辭。所以明吉凶也。剛柔不相推。則止于乾坤而已。變化无自而生。變化不生。則六十四卦不能成也。然吉凶變化。雖各有所主。究其實亦皆象也。易以象爲主。而象爲難明。故復詳言之。彼有失得。則卦以吉凶象之。彼有憂虞。則卦以悔吝象之。彼有進退。則卦以變化象之。彼有晝夜。則卦以剛柔象之。彼所有之象。聖人莫不觀而象之于此。此作易之道也。六爻之動。動則變。所以象三極變化之道也。既象進退。又象三極者。進退特人事耳。由卦全體而言。天地人之道皆具。豈獨人事而已哉。曰明吉凶。則悔吝可知。然剛柔變化。自爲易之二道。相因而生。故各有象。獨辭无象。故不言也。剛之極則柔。晝之極則夜。所以剛柔象晝夜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言聖人。謂作易之聖人也。此言君子。謂玩易之君子也。有聖人作易如彼。故君子玩之如此。非獨明作易之道。亦所以垂玩易之法。又以見非聖人不能作易。而君子之成德。玩易之所致也。然玩易有二道。一則所居而安者。易之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是也。一則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也。易之序者。卦之序也。序有時在其中。故君子居其時而安之者。得其序也。如居否之時。則儉德辟難。居既濟之時。則思患豫防之。是以安也。爻之辭。所以明道也。道非樂玩其辭。則不可得而見。故因介于石。而有得于知幾之神。因鳴鶴在陰。而有得于樞機之慎。舉爻辭尚樂而玩。則卦辭爲可知矣。此其一也。其二則聖人又明居處動作之有異。不可以一塗盡其道。方居之時。无所營爲。故觀易之象以明時。玩易之辭以探道。及動之後。悔吝攸生。故觀其變以知善惡。玩其占以明吉凶。是以君子常吉。而天祐之者。蓋于所居所樂。一動一靜之際。莫非以易道自處。非天私君子而祐之。實自致也。占不獨蓍龜也。凡極數知來皆占也。謂占于易之道也。前章終于天下之坤。得而成位乎其中。謂在上尊位之聖人也。不曰聖人。而曰賢人。謂能法乾坤易簡。非獨聖人可得天下之理。賢者亦可修而得也。此章終于君子玩易。蓋兼上下貴賤之君子。其玩易皆一也。稱君子。兼聖賢言之。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前章言卦之象備矣。此章又明玩辭之法也。象之辭。所以言一卦之象也。象非爲天爲地而已。八卦之義。變動不居。皆其象也。爻之辭。所以言一卦之變也。卦由爻以變。爻之辭。又明其變之所以也。吉凶言其失得之大。悔吝言其所失之小。无咎稱其善補過。此五者。皆易辭之道也。君子樂玩在此而已。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上而貴。下而賤。係乎六爻。故曰。存乎位。乾坤之大。井鼎之小。皆卦也。故言齊小大。繫辭焉而明吉凶。是存乎辭也。憂悔吝者。方悔吝未至之時。先明于幾微。則无疵。故存乎介。亦由思患而豫防之也。知畏過咎。常自震悔。則可補過。故存乎悔。亦由恐懼修省者也。人有貴賤。而位列之。人有小大不齊。而卦齊之。介躁所以憂悔吝。而悔又以震无咎也。能知辭之所言如彼。又知理之所存如此。樂而玩之。是其所以爲君子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觀卦之象。而卦有小大之異。君子所居不可同。玩卦之辭。而辭有險易之辨。君子所樂不能一。各指其所之者。之于常。則其辭易。之于變。則其辭險。是非辭无以示其所之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自此至知鬼神之情狀。別爲一章。天地至大也。人居其中。則備三才。易之爲書。三才之道也。是以一卦之中。皆備三才之象。故與天地準。準則其道彌綸。周滿天地。而无有餘不足之差。故天地人鬼。无或不知者。以不能外乎易故也。言天地。則人在其中矣。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由易之道。仰觀俯察。則天地幽明之故无不知。幽則天地之道其隱者也。明則天地之道其顯者也。在人則原形氣之始。反形氣之終。其死生之說。尤爲易知。故謂幽明之故者。以事理言。至死生則可說者

也。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萬物出于天地者也。人與萬物皆一也。由天地至精之氣，變而爲物，物散而變，則復于天地，是鬼神之情狀，雖極幽隱，不過于人物聚散而已。蓋可得而知也。故文王之易，于卦具天地，而爻具人位，是人由天地精氣而生，雖有參天地之道，而无同天地之體也。卦以用事而終窮，窮而變，亦猶鬼神也。故人鬼之象，與卦一也。上言幽明之故，天地也，死生之說，人也，精氣游魂，鬼神也，辨天地人鬼之理，宜其同章。先儒別鬼神于下章，未詳其旨。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自此別爲一章。論聖人之道，至无方无體而終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與天地相似，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是以天地无違于聖人，聖人亦无違于天地也。或謂易與天地相似，易非特相似而已，相似者，謂人道也。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聖人以周物爲知，以濟天下爲道，未嘗私一身而周濟之也。故能與天地相似，其道雖大而不爲過者以此。上言與天地相似，猶中庸所謂參天地也，此言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猶中庸所謂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案原本脫參天地也，毛中庸所謂二十一字，今據大易辨言校補。

旁行而不流。

聖人應天下之變，一以易道而已，故雖委曲旁通，而未嘗逐物流移，適則用之，過則棄之而已，所以和而不流也，蓋亦曲能有誠之義。

樂天知命故不憂。

聖人不能无憂，而此言不憂者，蓋聖人之憂在道，而其所不憂者在身。樂天則无僞，知命則无欲。憂者，僞欲之所生，无僞无欲，无適而非天，則憂无自而至也。此言天者，孟子所謂知性，則知天之天也。此言命者，孟子所謂有命焉之命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亦是道也。故此言樂天知命，說卦言窮理盡性至于命，及中庸孟子之言，其道皆一致。中說竊聖人之言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其言似也，其道非也。且言樂天知命吾何憂，雖未大失，然其意以窮通爲命矣，至言窮理盡性，其失遠矣。夫窮理盡性，聖人之事，非特去疑而已，其與樂天知命，相爲終始，未易以憂疑爲辨也。語曰，知者不惑，不惑則无疑矣。況窮理盡性，聖人之事乎。聖人之无疑久矣，至于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又豈无疑而已哉。文中子不明此，務爲心迹之說，反覆其言，不過于一身憂疑而止耳。蓋不知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以窮理盡性之說者也。故區區于心迹之間，終不能遺一身而觀之，是之謂不知道。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安土常人之情，聖人之治，因之而已，固不能從己之欲也，能因其所安而安之，而後可以敦乎仁，敦乎仁，則愛道廣矣。所謂仁者愛人也，愛者好生之德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聖人以一人之身，固不能範圍天地之化，然所謂範圍者，爲之有制而已。天地之化，有時而過者在彼，聖人範圍之制，无傷財害民之失，則所過在彼，而制其過者在聖人，是猶泰所謂財成天地之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者，蓋人之性，盡物之性，生成而无夭傷，无所遺焉，所謂輔相天地之宜也。易言晝夜之道，最爲難明，夫幽明隱顯也，晝夜之道，非幽明之故也，昏極則生晝，明極則生夜，猶陰之生陽，柔之變剛，動極而靜，皆有道以運之，而變于是乎生，變者有象，運者无形，由有象則可以知无形，由晝夜陰陽剛柔動靜，則可以知道。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乎晝夜，則陰陽剛柔，其類舉可知也，以人事言之，則盛衰、治亂、進退、存亡、得喪、執非晝夜之道乎。故有範圍之道，以參天地，有曲成之道，以育萬物，通乎晝夜之道，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非聖人極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先儒或以範圍爲犯違，誤矣。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經言神，易道聖人，凡有四者之異，且神无自神，其在道，則道之神也，在易，則易之神也，在聖人，則聖人之神也。神寓于道、易、聖人，而道、易、聖人，各有其名，不謂之神，此神所以无方也。易之有體者書也，書之爲體者卦象也，書以卦象爲體，卦象未立，而是道具有，及其既立，則曰卦也，曰象也，不得復謂之易，如此，則易爲无體矣，然聖人範圍曲成，通乎晝夜，豈无自而能然哉，蓋用易无體之道，以盡无方之神，而後能之也，如是，則神也，易也，託聖人以爲方體耳，故以是終之。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繫辭言道，此章爲甚著，蓋惟道兼統三才，三才不過二象，陰陽是也，天地人皆具陰陽，故六是之謂一陰一陽之道也。繼之者有自然之善，成之者有在人之性，大其性者，于此成其大，小其性者，于此成其小，仁者見其仁而得之，謂道爲仁，知者見其知而得之，謂道爲知，故自古聖賢，雖各有得，而未嘗同者，其性之所成異故也。然謂仁知非道，則不可也，特非道之大全耳，仁者知者，猶有見而得之，斯民之愚，又日用而不知矣，凡日用而順成者，皆道也，百姓不知有道，故性之所成者鮮，此聖人所以明之也，明之則天下後世皆知其一陰一陽爲具三才之道，繼之者有善，而成之在人，使仁知不爲獨見之異，百姓用而知之，此聖人明道之意也，然則聖人何如其明也，包犧以八卦，文王以六十四，孔子以彖象繫辭是已，故易之爲書，所以明易之道也，易之道，三才之道也，三才之道，一陰一陽之道也，一陰一陽之道，道之大全也，道之大全，天得之而天，地得之而地，人得之而人，又成于性者，有仁知聖賢之異，道盡于斯矣，然經自成之者，性之後，主人事而言，其言繼之者善，則與道同體，不獨在人之善矣，經所謂易簡之善，配至德之善也，能充孟子性善之說，則可以明此，爲善惡論者，不知有此也，此舊天道也，天道

无不誠。故至善存焉。中庸論誠。首言天命之性。孟子。良心赤子之心。與性善之說。雖本諸此。又加詳焉。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此章明易與聖人之同用也。易之道无體。故隱顯无常。當用則顯諸仁。已用則藏諸用。顯也。藏也。皆有所託。故知易之无體也。方其用也。雖鼓動萬物。使之化育。而无道不行之憂。是不與聖人同憂矣。

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易有盛德大業。聖人用易之道。亦見于德業。故盛德大業。不獨主聖人言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易之盛德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此易之大業也。然富有則无外。无外大之至也。聖人用此。故有可大之業。日新則无窮。无窮則久。聖人用此。故有可久之德也。前言易道之不與聖人同憂者。此言其所同者德業也。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章先明易與乾坤體用。後言聖人之效法也。自易而生乾坤。自乾坤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而後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所謂生生之謂易也。自易之主。乾爲成象之始。坤則效法于乾。此乾坤之義也。能盡天下之數。以前知者。易之占也。通其變而周流无窮者。易之事也。惟神无方。无乎不在。故以陰陽不測言之。此論易與乾坤之體。以及于不可知之神。皆體也。自此而下。易與乾坤之用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易道廣大。彌綸天地。故遠不可禦。而无不及。近无所遺。皆靜而正。天地之間。或道或事。在人在物。无不備于斯。此易道之用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也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乾爲陽主動。坤爲陰主靜。一于動則不能生。大无其體也。一于靜則不能生。廣无其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靜專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動直也。坤之含弘靜翕也。光大動闢也。故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此廣大所由以生也。乾坤之廣大。足以配天地。其變通足以配四時。其爲陰陽之義。足以配日月。其易簡之善。足以配至德。至德主聖人中庸之德而言。蓋中庸人道之至德。則可久之德。可大之業。皆至德也。配者。非乾坤不足于是四者。而曰配也。以言乾坤之一。足以配其全德。則天地四時日月至德。皆爲乾坤之一象耳。是以乾坤。以廣大之一。道足以盡天地。而天地不足以盡乾坤者。此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

前言易與乾坤之義。故此復歎美易之至。而言聖人用其道。以崇德廣業也。崇德故德盛。廣業故業大。盛德大業。非用易之道。則不能至。故聖人先歎美易之至。而後言法效也。至謂前所言。易與乾坤之事也。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之廣大。備于天地之間。故舉天下之事。莫不皆有易之道。凡其天地之象者。易已在其中矣。故聖人无適而不用易。非獨崇德廣業而已也。且知以崇高而後明。禮以卑遜而後著。知崇禮卑。宜無與于易矣。然崇者天之道。卑者地之德。知崇效天。禮卑法地。則天地之位已設矣。天地之位已設。則易已行乎知禮之中。此聖人所以大而德業小而言行。至于天地人鬼之變。无適而不用易者。此也。惟成之以性。存存不忘。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道義之要。皆由此塗出。故易爲道義之門也。法乾坤簡易。以崇德廣業。特其大者耳。故此又言知崇禮卑。以見其小者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章明擬議爻象之道。至盡之招也而終。且賾者天下之至隱。不可得而見也。聖人或擬其形容。或象其物宜。易于是乎有象矣。天下之動。變所由生。觀時會通。以行典禮。則爻之動。爲觀時之要也。繫之以辭。斷其吉凶。則爻之辭。言凶之證也。謂之爻者。如此。二者蓋作易聖人立爻象之初意也。象爲天下之至賾。勿遂惡其賾而忽之也。爻爲天下之至動。蓋因時有宜。而不可辭也。所以然者。君子于一言一動。必以爻象擬議之。而後能成變化之道。則所樂而玩者。極其至矣。上言聖人立爻象之本意。下言君子擬議爻象。而後言動。亦猶前言聖人設卦觀象。終之以君子觀象玩辭之說也。能明此。故知爻象之用。是以君子玩易必擬其象。而議其辭可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自此以下。皆言擬議爻象之道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初非有及于言行也。聖人擬議之。則見言行之不可不慎。既得其道。則言行之間。所以成其變化也。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初非有及于出處語默也。聖人擬議之。則見其同心之利。同言之臭。既得其道。則出處語默之際。所以成其變化也。聖人憂患後世。不知爻象之用。故明擬議之道。如此而已。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

負且乘，致寇至，蓋之招也。

此五者，當與鳴鶴在陰、同居爻象擬議之終，蓋皆擬議之道也。咸別爲一章非也。擬議者，聖人用易之道，蓋觀象玩辭，所以反諸其身也。然不曰用，而曰擬議者，爻象必先擬議而後可用，方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必從其事物象類，以探作易聖人之意，是以必至于擬議而後可也。古之君子，以擬議爲學易之要務，而世多略而不言，或言之，復失擬議之道，是以易終不用于世也。且玩易之辭，有曰，藉用白茅无咎，則知无所失之慎，有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則知以功下人之恭，有曰亢龍有悔，則知貴高不可以无輔，有曰，不出戶庭無咎，則知言語不可以不密，有曰，負且乘，致寇至，則知非所乘而招盜，是皆擬議而知其變化也。五者之下，各繫以孔子之言，蓋孔子擬議之辭，所謂擬之而後言者也。能觸類而長之，則三百八十四爻，能事畢矣。天地之間偏矣，聖人存其大法，得此七者已足用，蓋雖盡爲之言也，聖人初已盡言于象象文言，以謂擬議之學未明，故復繫于此，其憂後世，所以垂教至矣盡矣。後世欲務空言誇世，則不必深明其說，苟欲爲力行之學，歸于君子之懼，則擬議之道，宜先盡心焉。其言作易者，其知盜乎者，蓋聖人歎易之道无不備也，盜之情不必知也，宜其无所見于易也。尚且深明于此，則天地之間，舉无遺矣。擬議之道，其可忽乎，故盜而歎之，有是言也。觀此則知崇禮卑又无足疑者，繫辭自天尊地卑之後，至此章終，凡言重卦、設卦、易道、易辭、爻、位、象、象、乾坤、神聖、及聖賢之所法則，君子之所觀玩、與夫事者擬議之道，略盡于斯，其所未言者，變化之道，故繼之于後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案原本此節當置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此之謂也後，故說曰，蔚官天數五地數五者此說，今從程子朱子移此。）

前言天數五地數五者，此也。漢志言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故或謂天一至天五，爲五行生數，地六至地十，爲五行成數，雖有此五行之說，而于易无所見，故五行之說，出于蔚官數之學，非易之道也。（案原本云，此二十字，當在天數五之上，蔚官下此，今已移正，附識之。）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案原本此節在故再扐而後掛句後，故說易本論移此。）先大衍，而天地次之，今從朱子本論移此。

一三五七九，天數之五也，二四六八十，地數之五也，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合也，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積一三五七九之數，凡二十五，故曰，天數二十有五，積二四六九十之數，凡三十，故曰，地數三十，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天地所以能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莫不有數存焉，成變化，行鬼神，所謂幽明之故也，變化見于萬物者也，鬼神務于四時者也，易數以大衍爲宗，天地之數，大衍之所合也，故先大衍，而天地次之。

大衍之數五十。

聖人易數之學，不傳久矣，今粗能通者，天地之數，大衍之數，乾坤二篇之策而已，捨揲卦之外，亦莫知其用也，世之言易數者，皆出于緯書、星曆、災異之學，流爲陰陽末技，非聖人之道也，然大衍天地謂之

數，乾坤二篇謂之策，則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爲已定之數也。孔穎達謂于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中，獨取五十策爲用，是則數反出于策，大衍反出于二篇，其倒置甚矣，豈不思積數之揲，而後有策，由大衍而後有二篇乎。京房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爲五十，馬融以太極、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爲五十，荀爽以八卦六爻，加乾坤用九用六爲五十，皆妄相傅會，非學者所宜言，至鄭康成、姚信、董遇，皆取天地之數，以減五六，義雖近之，而鄭氏謂五行減五爲五十，姚董謂六畫減六爲四十九，五六當減則減，又何必傅會五行六畫，此儒者之蔽也，韓氏取王弼之言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夫何賴焉，顧歡云，立此五十數，以數神，又何立焉，夫數本于自然，數之所始，聖人能知而明之耳，安能以私意加毫末于是也，故大衍之數五十，是爲自然之數，皆不可窮其義，窮之愈切，其失愈遠，惟毋意毋必，斯得之矣，故曰，至賾如神，自其用四十有九之後，聖人得以用之也，若是則大衍之數五十，猶數之天也，其用四十有九，猶數之人也，天人之道既立，則用與不用生焉，此之謂易之數也，然近世歷家，多稱出于大衍，蓋傅會其數于其始，名是而實非，及一變用，則其數支離，終不可復得，何大衍之有，皆妄人之說也，歷數之學，傅會甚易，且以五十爲始，四十九爲始，五十五爲始，八十一，六十四，皆可首數，至其窒不能通，則小小遷就，亦无大失，是如顧歡之言，可立之數也，儒者往往不明乎此，肆爲術士所歎，然自漢以來，太初四分，猶爲近古，故其數多本乎自然，是以歷家有言曰，古之六術，並同四分，以遷史致太初，亦四分也，而亡失特甚，歷之疎繆，有古以來，莫甚于三統，班氏不復討論太初，而備載三統，至其傅會歎妄之言，一語不遺，良可歎也，後世皆謂一行王朴之術，出于大衍，二者亦皆術士之學，第能文飾之耳，欲如太初四分近古之數，尚未之有，況易乎，故易數與歷，不可同論也。

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五十者，數之本也，四十有九者，數之用也，此聖人用數揲蓍之法也，揲蓍之法，自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儀，就兩儀之間，于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儀，以備三才之象，故曰掛一以象三也，揲之以四，象四時也，奇者，所掛之一也，扐者，左右兩揲之餘也，得左右兩揲之餘，寘于前，以奇歸之也，歸奇象閏也，五歲再閏，非以再扐象再閏也，蓋閏之後有再歲，故歸奇之後，亦有再扐也，再扐而後復掛，掛而復歸，則五歲再閏之義矣，凡一奇再扐三變而成一爻，十有八變，則一卦成矣，然併奇與扐計之，初揲非餘五則餘九，再揲三揲，皆非餘四則餘八，世俗以八九謂之多，四五謂之少，故有三多三少之言，其數雖不差，而其名非矣，且初揲餘五，再揲餘四，三揲餘四，以四十九數計之，去此十三數，則左右兩手之中，得四九三十有六，老陽之數也，故陽爻爲九，而其策爲三十六，初揲餘九，再揲餘八，三揲餘八，以四十九數計之，去此二十五數，則左右兩手之中，得四六二十有四，老陰之數也，故陰爻爲六，而其策爲二十四，至于世俗所謂兩少一多者，去其十七，則得四八三十有二，少陰之數八也，俗所謂兩多一少者，去其二十一，則得四七二十有八，少陽之數七也，揲蓍之法，本无二致，因或者誤以扐爲奇，又好

以三多三少，論陰陽之數，故異說從而生焉。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策者，揲蓍所得之數也。乾坤之策，皆取老陽老陰之數，老陽之數三十有六，六之則乾之策，故二百一十有六。老陰之數二十有四，六之則坤之策，故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凡陽爻百九十有二，皆乾之九也。陰爻百九十有二，皆坤之六也。合爲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象萬物之數也。乾坤之策三百六十，而曰當期之日者，三百六十中數也。二十四氣過之，故曰氣盈。十二月不及焉，故曰朔虛。氣盈朔虛，積而爲閏者也。聖人舉中道言之，故曰當期之日。乾坤二篇之策，皆一定之數，出于大衍者也。故大衍之序先天地，而乾坤之策又次之。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四營謂分而爲二，卦一象三，揲之以四，歸奇于扐，其營有四也。四營而後有爻，爻而後有卦，故云成易也。一卦再扐，其爲三變而成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矣。自八卦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重爲六十四卦，合三百八十四爻，爲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天地之間，无不備矣。乾坤策數之後，復繼以四營成易之道者，以明易之作，始于數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此言聖人能顯易之道，神易之德行而用之，故可以酬酢天下之變，而贊天地之化育也。祐，助也。祐神所以贊化育也。緊辭自首章至天下之能事畢矣，皆聖人顯道神德行，酬酢祐神之事，故以此終之。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變化即蓍神也，故由變化可以知神。天下之變化，或不得而知，則由易之變化以知之。知神之所爲者，知神之所謂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言則用其辭，動則用其變，制器用其象，卜筮用其占。聖人用易之道，又有是四焉者，故言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也。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君子有爲有行，問言受命，蓋言求其道于易中，如問之以言，求而得其道，如響應，以見易之无乎不備，可與酬酢也。无遠近幽深，見幾知來，非易爲天下之至精，孰能如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凡天下之變皆變也，凡天下之數皆數也，而易又參伍之，錯綜之，蓋變與數之所自出，又制其變數不可窮盡者也。雖天地之文，必成于其變，天下之象，必定于其數，則知易之變數，不可窮盡如此，故爲天下之至變也。凡天地之道，顯而可見者，皆曰文。天下之物，可見者皆曰象。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皆爲天地之文，或陰陽晝夜，以變而運，或生長融結，以變而成，皆是也。或謂天地之文，如青赤之文，非也。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易无思无爲，宜其不能與人事相感，而反能通天下之故者，是易爲天下之至神也。至于聖人用易，以易簡之道，得天下之理，亦可謂通天下之故矣。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上言至精、至變、至神，皆謂易之道也。此言聖人用易之道，以極深而研幾也。天下之事，至深難測也，幾微難見也，用易之道，則能極其不測之深，研其難見之幾矣。然極易之深，則天下之志无不通，是能得其至精也。研易之幾，則天下之務无不成，是能得其至變也。又盡易之神，故得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謂感而遂通者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前言聖人之道四，四者本于人事，由人而言之也。繼以至精、至變、至神，三者易之道，由易而言之也。又繼以惟深、惟幾、惟神，言雖聖人猶極深研幾如此也。復以聖人之道四焉終之者，蓋易之道，其精變神如此，聖人用易，極深研幾又如此，則天下後世，子言動制器卜筮之間，豈可任其私智，以他求哉。必當尚易之辭變象占也。此衆人當尚之事，而曰聖人之道者，以言聖人猶尚此道也。聖人尚此者，以易爲至精，至變，至神，天下无以加焉故也。此之謂者，猶言謂是故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易之道難窮，不可以一言盡，故此章又明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易无不備，故能冒天下之道，蓋言天下之道，无不具于其中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孔子言易道于上，必繼以聖人用易于下，以見聖人无適而非易也。此章先言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繼之以通天下之志，本乎易之開物也，以定天下之業，本乎易之成務也，以斷天下之疑，本乎易之冒天下之道也。故聖人有爲有行，未嘗不本于易。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

蓍卦六爻，各言其德，固非易道之大全，聖人用之，亦所以通志定業，斷天下之疑也。圓而神故能通志，方以知故能定業，易以貢故能斷疑，聖人之于易也，取而用之，左右逢其原矣，貢，猶告也。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以此洗心者，以易洗心也。聖人之用易也，隨用隨取，隨取隨足，故能无思无慮，以滌其心，蓋其酬酢雖

變、在易不在心、則心无留事、亦无應變之方、非洗心而何、故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莫不一本于易、微而至于耒耜、舟楫、臼杵、弧矢之用、亦必取諸益、取諸渙、取諸小過、取諸睽、聖人皆无容心焉、是所以能洗心而退藏于密也、彼愚而好自用者、雖竭精神、逞智力、而天下之志、未必能通、天下之業、未必能定、天下之疑、未必能斷、又安知聖人通天下之志者、用易開物之道也、定天下之業者、用易成務之道也、斷天下之疑者、用易冒天下之道也、天下之事、不過乎志、業、疑、三者而已、聖人用易、亦不過三者之道也、所謂洗心用易者如此、雖聖人吉凶之患、不得不與民同、然无心受之、亦无妄之道也、夫何患焉、若是者、非神之妙、足以知方來、非知之崇、足以藏已往、又安能與于洗心之道哉、古之聰明叡知之君、神武不殺、而天下治者、蓋得洗心退藏之道也、是知心之爲物、用之則塵滓、不用則清明、衆人不知不用之病、而聖人獨明不用之道、故聖人洗心在此、而衆人莫之知也、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聖人明天之道、察民之故、无或不通、故興神物、以前民用、則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聖人初无異焉、是以能齋戒其心、休休然以神明其德也、神物易也、前言聖人用易、而不自用其心、故曰洗心、此又追本而言聖人作易之時、亦无容心焉、因神物固有獨能興之而已、故既興神物、以前民用、是乃所以齋戒神明其德、夫齋戒所以洗心也、洗心所以神明其德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繫辭論變通、最爲易之要道、而人多略之、變通者、易之道也、用易之道也、故孔子于繫辭、二致意焉、蓋其義微而難知也、因其微而難知、故以闔戶闢戶言之、蓋聖人舉近人而易曉者、莫若戶之爲用也、闔戶闢戶以明變通、則又并及象、器、法、神、而言者、以見乾坤變通、以至制法盡神之妙、舉一戶之義、足以兼明之、則聖人所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如是其至也、然一戶至末也、猶必盡此道、而後可用于天下、後世則聖人所以治天下者、其可不盡變通之道乎、故易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然則變通之道、是乃黃帝堯舜氏得之以治天下者也、可不務乎、且坤陰物也、故有闔戶之象、乾陽物也、故有闢戶之象、既能闔復能闢、是所謂變也、朝闢之、暮闔之、日復一日、往來闔闢不窮、是所謂通也、通者、通其變也、至于其戶之可見、則曰象也、其有形、則曰器也、制而用此者、則曰法也、利于出入之用、而天下之民、无不用之者、又其所以爲神也、如是則一戶之設、豈苟然哉、故治天下之道、无他焉、如制一戶之法、使之變通可久、斯得之矣、雖黃帝堯舜之治、不過乎此、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太極者、三才未分之名、統三才之道者也、兩儀猶曰二象也、謂有乾坤天地之二象、而未爲乾坤天地也、四象者、九八七六、陰陽老少之象、此與大衍之序同、大衍太極也、分而爲二、兩儀也、揲之以四、四象也、四象既生、然後太極分而爲三才、兩儀定而名乾坤、八卦以成、凶吉以定、而大業生焉、吉凶者、八卦之所有、而非八卦之所生、大業者、聖人之所造、吉凶定、則易道成矣、易道成、故聖人用之、以崇德廣業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自論乾坤變通、至天生神物四事、皆首以是故爲言、蓋因洗心齋戒、用易而有是四事、明文義相屬也、聖人洗心齋戒、用易以應天下之務、蓋用易不用心、故用乾坤變通、而至于利用出入之神、用太極兩儀之道、而至于生大業、由聖人用易、備物致用、爲天下利、故與天地、四時、日月、蓍龜、同爲莫大神明之德、終言聖人效象天地神物、皆不自用其心、有所則象、亦洗心用易之道也、且天下物理、有形名氣象者、固不可槩舉也、然有法象者非一、而莫大于四時、縣象著明者非一、而莫大于日月、崇高者非一、而莫大于富貴、備物致用者非一、而莫大于聖人、探賾索隱者非一、而莫大于蓍龜、富貴、謂人君之勢位、道必假此而後行、故位爲大寶、聖人亦人也、以能用易、故莫大也、然法象變通、蓍則崇高、備物致用、探賾索隱、皆易之道、而天地、四時、日月、富貴、與聖人蓍龜、得之皆成莫大之德、又以見易之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无乎不備、如是之大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聖人用易无他焉、欲不自用其心耳、蓋自用其心、則是有心于成敗好惡、皆私心也、不自用其心、則酬酢萬變、皆取諸易、成敗好惡、聖人无容心焉、此所謂洗心也、聖人不獨用易以酬酢萬變也、凡天地萬物可則象者、皆則而象之、故天生神物則則之、天垂象則象之、河圖洛書則則之、以見洗心之道、皆有則象、未嘗自用其私智如此、河圖洛書、先儒之說多不同、至于取緯爲證者、尤非學易之事也、蓋河出圖、而後畫八卦、洛出書、而後定九疇、故河圖非卦也、包犧畫而爲卦、洛書非字也、大禹書而爲字、亦猶箕子因九疇而陳洪範、文王因八卦而演周易、其始則肇于河圖洛書、書盡于八卦九疇、成于周易洪範、其序如此、（案原本此節說詳有脫誤、今據大易粹言校正、）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四象所以示變、繫辭所以告得失、吉凶所以斷行事、自易有四象之下、與前文不相屬、又非別章、疑其錯簡、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已順、故天助之以順、已信、故人助之以信、大有之君、履不失信、下足以感人、思不失順、上足以動天、又以尚賢、是以吉无不利也、橫渠張先生、謂此章宜在立心勿恆凶之下、亦疑與前文義不相屬也、若然、則當在易曰憧憧往來之前、蓋自易者象也、至小人之道也、結語助辭多稱也、與所以示也、所以告也、

所以斷也。皆相知。自悼悼往來。困于石。公用射隼。皆稱易曰。故自天祐之。宜在其前也。上篇擬議七爻。自鳴鶴在陰。皆不稱易。下篇十一爻。自憧憧往來。皆稱易曰。與自天祐之文意同。案自亦疑與前文義以下。原本少十數句。今據大易釋言校補。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聖人作易。所以盡言意。易之一書。爲言亦備矣。爲意亦盡矣。猶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言意豈彷然哉。所以明乎道。上以見道之難明也如此。若是。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蓋夫子又欲明言意之盡也。且意不可以言盡也。故立象以盡之。情偽不可以徧舉也。故設卦以盡之。言非一說可盡也。故卦爻、彖、象、文言。互爲之辭以盡之。若是則易道明矣。于是乎極其變通。又盡其美利。窮其鼓舞。又盡其至神。則易之爲道。无遺蘊矣。然立象、設卦、繫辭、皆聖人作易以盡道者也。變通鼓舞。又明聖人用易之盡其道者也。變而通之。則經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之意。鼓之舞之。所謂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聖人以書。必不能盡其所欲言。言必不能盡聖人之意。故立象繫辭。智者觀之。則見其可盡也。昧者亦未之知。案自意豈苟然哉。以上原本少數句。今據大易釋言校補。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乾坤與易。其名雖異。其道一也。易之道蘊于乾坤。故易之書成。則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如是則乾坤有體。而易无體也。有體則成毀從之。故上言成列。下言乾坤毀。易以无體託于乾坤。故乾坤之卦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之道。亦因以息矣。此蓋言易之道。固不係于有書无書。而无書則易不可見。而乾坤之道亦息。以明聖人不得不作易之意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道无形。故言形而上。器有形。故言形而下。形而上者。杳然而難知。形而下者。炳然而易見。其不同如是。其爲變渦則一也。化而裁之。譬如一闔一闢。不執一也。推而行之。謂可運行无窮也。如是則可以舉而措之天下矣。前言乾坤變通。自言易道之變通也。此言道器變通。言聖人用易道之變通也。曰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聖人之事也。下言象爻卦辭。言易書之中。象爻辭卦。各有變通也。其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言用易之象爻卦辭。亦在乎聖人之變通也。曰大而天地。細而萬物。物物各具變通之理。天地不變通。則不能長且久。人與萬物。不變通則死矣。故舉人而言之。朝而作。闢之道也。暮而息。闔之道也。一作一息。變也。與曰无窮通也。爲朝而不能作。暮而不能息。非死則病矣。然則聖人尚象、制器、制法。以利天下。不知變通之道。其可乎。故包犧、神農、黃帝、堯、舜之于天下。所以大過人者。无他焉。能通其變而已。是以聖人以此洗心。不敢自用其私智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象爻卦辭。易之書也。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神而明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直曰。謂之變。謂之通。易之書。擬諸而後可用。故言存乎變。存乎聖人用易也。易之道。知之則可用。故之辭。自吉凶辭首章。以及于此。莫不以用易之道終之。以是知易之爲書。用道之書也。然易道廣大。只言乎天地之間无不備。故聖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可取而用之。以成日新之德。富有之業。又何必焦心勞思。任一己之獨智。而不以有爲于天下乎。夫是之謂洗心。

郭氏傳家易說卷八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上篇始于乾坤之成卦。繼以易簡賢人之盛業。下篇始于八卦成列。繼以乾坤示人易簡。其道雖相類。然上篇言所未盡者。見于下篇。是相爲終始之道也。象非重卦而後有也。蓋始于八卦成列之初。三奇三偶皆象也。爻因重卦而後有。六位剛柔是也。觀此則知象始于包犧畫卦之時。而爻立于文王重卦之後。故聖人設卦觀象。則易之爲書。以象爲本矣。是以成列。則有自然之象。重之。則有自然之爻。有剛柔。則有自然之變。有繫辭則有自然之動。皆非聖人之私意也。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有象而後可重。重而後有爻。有爻則有剛柔。剛柔推而有變。剛柔相推。以此易彼。迭蔭迭衰。猶日月相推之義也。象爻易見。而變爲難知。故聖人必又繫辭而明其吉凶。以命之也。因動則生吉凶。因吉凶則聖人繫之以辭。故繫辭雖本于明吉凶以告人。而君子必觀吉凶而後動。是繫辭所以命之。故曰。動在其中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上言繫辭焉而命之，而動之說未詳，故繼言吉凶悔吝生乎動，所以終其言也。孟謂聖人繫之以辭者，所以明其吉凶悔吝以告人，使人知吉凶悔吝莫不生乎動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

剛柔者，爻之剛柔也。爻有剛柔，則可相推，相推故變，變故自乾坤而成八卦，自八卦而爲六十四，所以剛柔爲易之本也。變通謂剛柔之變通也。一剛一柔即變也，相推不窮即通也。剛柔相推，所以明時之異，故曰趣時也。吉凶者，繫辭之所明也。君子玩易之辭，而知吉凶，故以貞勝也。貞、正也。吉凶之道，正則勝而常吉，違正則弗勝而常凶。如是則吉凶在夫正與不正之間，故惟貞可以勝吉凶也。上言爻在其中，故此復言變通趣時，上言動在其中，故此復言吉凶貞勝，皆所以明在上未終之意。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上言吉凶以貞勝，故此復以天地日月、天下之動，明貞之義也。天地之所以示人，日月之所以常明，皆正也。天下之動，所以貞夫一者，亦以一則止，二則非正也。吉凶貞勝之道，亦若是而已矣。然聖人之辭，所以盡意，意盡則辭止，意之未盡，則再三言之，所以復言貞之義，于以見聖人之情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乾之示人以易也，確然不易，坤之示人以簡也，隤然无變。是爲天地貞觀之道也，由乾坤示人易簡觀之，則八卦六十四爻不有所示，故效其所示之謂爻，像其所示之謂象，于是雷風、水火、山澤之異，與夫震動、巽入、坎陷、離麗、艮止、兌說之情，莫不具于爻象矣。爻象動乎卦中，而吉凶見于人事，聖人用其道，故觀變以成功業，學者究其微，則由辭以知聖人之情，能事畢矣。然自八卦成列，以及于斯，與上篇首章互有發明，其歸一致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天地以生物爲德，故人以大德歸之，聖人得崇高之位，然後成位乎中，而贊化育，故以位爲大寶也。大寶者，亦非聖人自以爲寶也，天下有生，幸聖人之得位，以蒙其澤，故天下以爲寶也。然位唯仁可守，不仁則失之，故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曰足以資人之生者，皆曰財，得其所資則人聚，失其所資則人去，斯民一日不可以去者也，聖人理財，非自用也，生聚人而已，又正其辭以出號令，禁民爲非，以明法禁，此五教五刑之用，有義存焉，然天地易簡，一于生而已，聖人法天地，亦一于生，曰仁、曰財、曰義，皆所以生斯民者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易之道，道之大全也，有古以來，聖人用之，未嘗絕也。自包犧畫而有卦，文王重而有書，于是斯道明矣。

故世言易始于包犧者，蓋言因易之書，而後其道明也。故繫辭論卦，亦以包犧爲始，然聖人必察天下之象，而後畫卦，故包犧觀象于天，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細大无不察也，近則取諸身，遠則取諸物，內外无不取也，如此而後能畫卦，八卦既成，則神明之德，于是乎通，萬物之情，于是乎類，所謂通于天地，繫于物類者也。前乎包犧，未之有也，故言始作八卦，然爲天地、雷風、山澤、水火者，皆包犧法象于天地也，動物之屬，馬、牛、雞、雉，皆鳥獸之文也，植物之屬，木果、竹葦、及生果蓏，皆地之宜也，爲首、爲腹、爲髮、爲顙、心病、耳痛，取諸身也，自身之外，皆取諸物也。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自以類萬物之情已上，言包犧所以畫八卦，自作結繩之下，言取諸離之義，八卦者，道之大全也，作之所以明道于萬世也，離者道之一也，聖人遭時用道，以利天下，趣時者也，聖人不能獨盡天下之時，故亦不能盡用天下之道，是以謂天全之道十方來，而其遭時所立，不過一二而已，故用與不用，又係乎時焉，雖聖人不能必也，包犧之時，未有犧牲，故作結繩爲罔罟，以佃以漁而已，當時之人，知爲罔罟佃漁，不知有所取也，孔子以易道觀之，然後知是道有取于離，故曰，蓋取諸離、離麗也，罔罟麗道也，然包犧始作八卦，所謂係乎聖人者也，作結繩而爲罔罟，所謂係乎時者也，此聖人道與時之辨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包犧有犧牲而未耕，實炎帝氏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故號曰神農，然則時食自神農始也，取諸益者，益以重震巽，二木成卦，故有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之象，而其象則曰，木道乃行，耕食本類也，耒耜本教也，故言取諸益，然則益以益下爲道，又以天施地生，日益月力之義，耒耨之利，亦益下之道也，亦非益无方之道也，皆備易之三義。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古之聖人，所以利天下者，非自用其私智，皆有取于易，聖人洗心之道也，爲市以合民，取諸噬嗑者，嗑、合也，凡合之道，皆本于噬嗑，此言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易又合之大者，故曰，取諸噬嗑也，力神農時，有八卦而已，文王未重，未有益與噬嗑也，而此言取諸益取諸噬嗑者，蓋六十四卦之書象，皆始于文王，而六十四卦之道，未嘗无也，百世之下，獨有孔子能明其道，若曰，耒耜之教，雖始于神農，考其所取，蓋益道也，爲市合民，亦雖始于神農，考其所取，蓋噬嗑之道也，于是而爲言曰，蓋取諸益，蓋取諸噬嗑，以明雖未有易之時，而自古聖人所用之道，亦不過六十四者而已，天下之道，不能外是，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是道固有久矣，文王知而重之，爲書，故曰，取諸噬嗑者，孔子之辭，則知文王之所作者，易之書也，易之道也，以書言之，神農之時，未有益與噬嗑也，以道言之，神農之時，蓋有益與噬嗑也，先儒惑于二卦，故謂神農重易，謂文演卦，皆同，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

時異則事異。于是乎有變。唯聖人能通其變。則民不困于事。是以不倦于有行也。故雖聖人神道設教。不過宜斯民而已。宜民則非甚高難行之道。亦不過爲舟車、臼杵、弧矢、宮室、書契之類。凡可以利斯民後世之所不能易者。皆是也。知道之人。固以是爲聖人之道。不知道之人。謂聖人之道。變化超忽如神。豈在舟車臼杵之間哉。故聖人先言宜民。而知後之制器。皆宜民之道也。然自易道觀之。道窮則必變。變而後通。通則可久。況用之于民者乎。故自包犧、神農、黃帝、堯、舜氏。皆能通其變者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非天私此數聖人也。天之所祐。民之所宜。皆在夫通變之間耳。易凡三言自天祐之吉。蓋謂如是之祐。皆聖人有以自致。則无不利。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垂衣裳而天下治。謂无爲而治也。能无爲而治者。无他焉。法乾坤易簡而已。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渙之爲卦。木上而水下。是以有舟楫之象。故其象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致遠之道。人之所難也。不有所隨。安能有所至哉。故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所以取諸隨也。且聖人之所用以致遠者牛馬也。故象人之所隨。牛馬而已。然舟車者。皆人所恃以致遠。故隨渙皆言致遠之利。使天下之民。得舟楫牛馬之用。知舟楫牛馬之利。又安知聖人取諸隨渙哉。此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豫。備豫也。備豫之義。蓋非一也。此獨舉重門擊柝者。黃帝堯舜之世。獨有此耳。不若後世防禁備豫之密也。以黃帝堯舜之世。猶設是焉。則後世之君。可不豫爲之防哉。觀之一卦。本无備豫之義。而孔子又明備豫于此者。以見諸卦之象无窮。不可以一義盡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小過有實中之象。而臼杵故實中之利。自神農氏興耒耜之教。杵臼之制。不可无也。故黃帝繼之。萬民以濟。此皆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睽無弧矢之象。而弧矢取諸睽者。非謂物乖爭。而弧矢足以威之也。蓋弧矢之用。以睽而發也。弧矢相睽。則發而爲用。睽之至。則爲用亦至。故弧矢二物。有至睽之道存焉。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同而異者。其唯弧矢。異物而同功乎。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宮室之制。上棟下宇。有覆物之象。天之道也。大壯有天之道。而動則人事。故爲宮室之象。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未結繩之初。結繩所以爲治也。結繩之後。書契所以爲治也。結繩書契。皆所以防小人之僞。非待君子也。夬之爲道。以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書契所以取諸夬者。亦以決去小人之僞也。自離至夬十三卦。與本卦之義多不同。以見卦之象義。皆不可一例窮盡。能變而通之。則其利亦无窮于天下矣。此之所言。亦其一也。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故易之爲書。卦象莫知後先。雖聖人觀象以設卦。卦立而象復見于後。故易之爲書。象而已。象也者。所以像天下之有象者也。彖爻皆出于卦象已立之後。彖所以內明一卦之材。爻所以外效天下之動。爻立然後吉凶生而悔吝著。此成易之序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陽宜其多陽也。陰宜其多陰也。今則反是。其故何也。陽以奇爲主。陰以偶爲主。陰陽德行又何也。此聖人設問之意也。凡陰陽二卦。皆以陽爲君。一君而二民者。其道順也。順故爲君子。二君而一民者。其道逆也。逆則爲小人。其故其德行。以是而知也。橫渠先生曰。一其歸者。君子之道。多以御者。小人之理。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自憧憧往來。至莫益之十一義。皆明聖人所以玩易之辭。蓋將致用于天下。以終上篇擬議之道也。道以用爲大。故聖人以中庸爲至者。道之用也。自一心之正。推而及乎天下。自一性之靈。推而至于盡物。皆用也。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者。此也。且以感卦論之。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言其志意未定也。孔子于此。雖論何思何慮。而極天下往來之理而論之。則知爻辭往來二字。非徒然也。是所謂玩辭也。且往來理之常也。有往必有來。有來必有往。理勢之相感然也。往而不來。來而不往。理无是也。知往來之說。則凡憧憧往來。相感无定。因有理存。不必皆從爾思也。推知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則天下何思何慮矣。蓋朋從爾思者。據所感也。不從爾思者。非爾所感。其往來自相感也。日月寒暑是也。所以屈信相感者。

尺蠖龍蛇是也。有以精義相感而致用者。聖人是也。此雖殊塗而同歸于感也。又何必朋從爾思乎。故日月往來則明生。寒暑往來則歲成。尺蠖之屈。知其必信。龍蛇之蟄。知其必神。然則聖人精義入神。豈用以寂默而已哉。必將致用于天下。利用安身。豈用以私一己而已哉。必將崇德而廣業。是皆往來屈信相感而利生。出于自然者也。然非往則不來。非屈則不信。非精義入神。則不能致用。過此以往。皆非聖人致用之道。是以聖人未之或知也。蓋謂繁而見于事業者也。若是則窮神之妙。知化之極。非聖人盛德。孰能與此。觀乾之初九。潛龍升用。至九五而後飛龍在天。此所謂屈信相感。精義入神。以致用者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當困而困。當據而據。道之正也。非所困非所據。失道之正。是以名辱身危也。太甲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也。妻者至親而易保。入宮必可見者也。非所宜爲而爲之者。終至于不能保其妻子。尚安能保四海乎。此所謂失道者寡助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君子以道存諸己。而困于外者。在時。是以藏器于身。猶有待也。括。結也。結則有閡。凡无其道則括。非其時則括。動而不括。然後出而有獲。此章蓋語成器而後可動。動亦必有時焉故也。藏器于身。有其道也。

高墉之上。斯其時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小人非不知天下之所謂善惡。亦非不知天下之禍福也。蓋昧于善惡幾微之際。故積而至于大惡。以受天下之大禍者多矣。聖人憫其愚而受禍也。于是制刑以小懲之。懲其小而誡于大。則終无大惡大禍之虞。是豈非小人之福哉。此所以屨校滅趾于初。然後終无咎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善惡之道。皆積而至。非一朝一夕之故。積惡不已。能无終凶乎。明善惡之積。知所當爲。知所當去。斯謂之君子已夫。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安危、存亡、治亂。蓋相代相生之道。是以聖人居安慮危。故終无危亡之患。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道之用无施不可。自一身至天下。其可用者一。安有不勝之患哉。此論不勝其任者。蓋因鼎而言也。鼎、器也。于人才器之象也。才器限量不同。猶若鼎然。故有不勝其任之凶。君子不器。則无限量矣。則形而上者爲道。形而下者爲器。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人有君子小人之辨者。以君子知道。知道則知幾矣。小人不知道。不知道則不知幾矣。是以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皆以其不知幾故也。且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言吉則凶可知。君子由幾而趨吉也。故此獨言吉。方豫之時。其介如石。有无逸之戒。居上居下。无與爲豫者。是以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而爲知幾之君子也。曰諂瀆乎微也。而鳴豫之凶。有由諂瀆而生者。是其所以爲幾也。君子極深研幾。則能盡神。故曰。知幾其神乎。知微知彰。自微而知著也。知柔知剛。由一而知二也。是皆知幾之道也。知幾則能成天下之務。是有長人之道。故爲萬夫之望。橫渠先生曰。常易故知險。常簡故知阻。豫之六二。常不動。故能得動之微。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顏子亞聖之道。未能无過。故論語稱不貳過。未能无得失。故中庸言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由此則知。庶幾于聖人矣。故此言其殆庶幾乎。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天地男女之化生。皆由致一以交感。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以交感也。損自泰來。由乾坤而爲艮兌。故有天地男女之象。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君子慎于持滿之戒。脩此三者。以保其常全。蓋儆益之極也。益道未極。則人必與之。人與之則益日至。益道既極。則人必莫之與。莫之與。則莫之益也。故傷之者必至。此固損益常理。況立心勿恆之人。事无凶乎。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此章論易之爲書也。乾坤二卦。在易之書。猶易之門。學者首當明乾坤之義也。自道言之。三才之內无非物。乾坤雖非天地萬物。以類言之。亦陽物陰物也。況在易之乾坤。見于卦象者乎。乾坤合陰陽之德。而後有剛柔之體。蓋言先得乾坤陰陽之道。而後見于象者。剛柔之體具焉。剛柔之體具。則六十四卦由之而生。故觀其象。則可以體天地之撰。明其義。則可以通神明之德矣。六十四卦。稱名雖雜。而不越乎乾坤剛柔之一道。稽其言之類。不過于幾微、禍福、吉凶、悔吝。豈皆衰世之意邪。是亦聖人之情見乎

辭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易之爲書也，所以彰往聖之道，察方來之變，而垂教于无窮。其微顯闡幽，所謂顯道神德行也，開明大道，至于六十四，其當名辨物，正言斷辭，无或不備。雖其稱名小者，其取類大也，旨遠者，道具于旨也。辭文者，道顯于辭也。其言屈曲而發无不中，其事肆直而理无不精，開明失得之報，以濟民之所行。故曰因貳，貳者失得也。斯道得，則吉報之；斯道失，則凶報之。故吉凶所以爲失得之報也。前言當名謂卦也，辨物謂象也，正言，爻象之辭也，斷辭，繫之以吉凶者也。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始于包犧，而興于文王，故曰中古。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謂文王也。說者謂既有憂患，則須脩德以避患，故明九卦爲德之所用，誤矣。夫聖人脩德，又豈係于憂患乎，而孔子言此者，蓋以聖人居崇高之位，道行于天下，爲帝爲王，參天地，贊化育，則易行乎其中矣，固不必有作也。及其道不行于天下，而憂患天下後世之深，欲力以斯文昭示來世，則不得不作矣。此文王所以蒙大難而作易也。然則孔子道不行而繫易，其亦所謂憂患者乎。故憂患者，蓋憂患後世之不復興開斯道也。

是故履、德之本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聖人用易，上篇言之詳矣，而脩德之事，或未盡也。故舉九卦以明之。夫擇可履而履之，故爲德之基；謙以持之，爲德之柄；復以反之，爲德之本；恆以可久，爲德之固；損其害己之欲，故爲德之脩；遷其益己之善，故爲德之裕；困而不失其所亨，故爲德之辨；改邑不改井，井猶性也，故爲德之地。（案原本脫此句，今據大易粹言校補。）巽以申命行事，故爲德之制。此聖人以九卦成德于內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和而隱。

履而應乎乾和也，辨上下定民志至也。尊而謙，益光之道也。復之早辨，不遠復也。剛柔皆應，恆是以難而不厭也。懲忿窒欲，先難後易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長裕不設也。不居于一方也。困窮而通，人窮而道亨也。井居其所而能遷，其不窮之養也。巽之申命其稱也，順而入之其隱也。此九卦之性情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聖人因履之和以和行，因謙之遜以制禮，因復以自反于道，因恆以不變其德，因損以去其害己者，因益以遷善，因困而亨道，則无怨尤于天人，因井以辨勞民往來之有義，因巽以行申命之概，是皆聖人用九卦以見于有行也。稽者，反于古而宜于今，道之權也，非小人之狙詐也。堯舜傳賢，而禹傳子，權也。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亦權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人之于道，不可須臾離也，故于易不可遠，可離者非道，可遠者亦非易也。易之爲道，數遷而變動未嘗止，周流六爻，或初下而升上，或由上而降下，以剛易柔，以柔易剛，不可以常道拘也，唯變所適而已。此之謂易之道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人之學道，能不遠易，則出入行藏，必謹其度，外焉知懼，則懼其失于有行，內焉知懼，則懼其失于脩身，憂患者一己之憂患也。故者，天下之務也。明于憂患與故，則自一身以及天下，无或不明也，人能明此，以不遠易故也。雖无師保教誨，常如父母之臨，豈无因而然哉。知易之道，須臾不可遠，離而已，且如臨父母，則敬易之心存焉。易之言敬有二道，有接物之敬，需所謂敬之終吉是也，有先物之敬，坤所謂敬以直內是也。接物之敬，有作有輟，直內之敬，雖造次顛沛，无時而非敬。故常如父母之臨之也。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者，聖人言學易之道也。學者初循其辭，以探其道，而後可以得其典常，典常、大要也。（案原本句上脫典常二字，今據入易粹言校補。）苟非其人，能盡學易用易之道，則易道安能有行于世哉。然君子之于學也，有二道，有率其辭者，自外入也，故易之爲書不可遠，有率其性者，由中出也，故中庸之道，不可須臾離，書不可遠，則道不可遠矣。道不可離，則書不可離矣。明乎此，然後善學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前曰，易之爲書，蓋明易之道，此言易之爲書，蓋論卦爻之要，皆終以學者之事，且自一卦論之，原始要終，上下不遺，爲一卦之質也。卦名之義，名其質而已，如乾之爲乾也，原始要終，知乾之質爲健，故名其卦曰乾，至于潛見飛躍，則非質也，六爻之義，剛柔動靜，吉凶悔吝不之同，各從其時與物之異而已，是則潛見飛躍之謂也。此卦爻之義，不能一也。爻之初爲難知，及其上則易知者，本末之不同也。初者事之始，事之微，其辭則擬之而已，故爲難知。上者事之終，事之成，其辭无隱，故易知也。若夫雜辨天下之物，論撰衆人之德，明二者之是非，則非其中爻不能備矣。蓋言初上本末，不能具也。說者以二五爲中爻，此章論六爻相雜之道，既言初上本末于其上，則下言中爻者，二五三四皆是也。蓋二五三四，皆爲人道，雜物撰德，辨是非，人事也。故中爻以三四爲中，而王輔嗣亦疑初上之无位，此言雜物撰德，則象天下之物與德爲言，非止二五君臣而已，故知捨初上之餘，皆中爻也。而其辭言不備者，謂非此四者，不能備天下之象也。學者要中爻之存亡吉凶，以考其所有得失，皆可以自知，此所以不可遠也。象辭明一卦之義，物德是非，存亡吉凶，未能論辨者，觀乎象辭，則思已過半矣。此又言學易之要，在夫象也。

先儒或謂彖辭爲文王卦下之辭。非也。直今之彖耳。

二與四同功爲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二四陰也。三五陽也。陰陽之功同而位則異也。二之多譽中也。四之多懼近君也。此其善之不同也。二四宜以柔居之。而柔之用近不利遠者。則六二何其多譽乎。然要其終。所以无咎者。六四不若六二之用柔中故也。三之多凶。五之多功。其貴賤不同位。有當不當也。三五皆宜以剛居之。而九三多凶者。賤而失中也。五柔則危而剛則勝者。貴而得中也。上言中爻。而此論二四三五。蓋其同功而異位者。皆中爻也。王輔嗣不辨四者爲中爻。而反以初上爲无位。不知以六位言之。則初上不得爲无位。以中爻言之。自无初上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易之爲書。廣大无不備者。蓋有三才之道焉。故六畫非他也。兼三才而兩之之道也。一卦之道。各有變動。因其變動而別言之。故爲爻。此言六位之辨也。爻有貴賤上下之等。故曰物。物謂二四三五之類是也。物雜九六。則以剛柔相文。故曰文。文之當其位則吉。九之于五。六之于二。是也。文之不當其位則凶。六之于三。九之于四。是也。大致如此。故曰吉凶生焉。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文王遭紂之世。蒙大難而演易。是故其辭危。危、懼也。懼斯道之不聞于天下後世也。後世得其言。則危者可平。失其言。則易者可傾。其道甚大。天地之間无不備。是以天下无廢物。懼人以終始。則使人愼終如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要其歸。終使无咎而已。此所謂易之道也。說者或以危爲逃憂危之事。使後世危懼避患。或以危爲微不正之辭。二者皆非聖人之道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橫渠先生曰。恆易故知險。恆簡故知阻。又曰。易簡故能說諸心。險阻故能研諸慮。或者言亹亹勉也。以意逆之。則謂天下之事功也。定吉凶。成亹亹。皆由乾坤之易簡故也。諸侯之慮。侯之爲衍字。故王輔嗣曰。能說諸心。能研諸慮。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凡人道變化云爲之間。吉事則先見其祥。象事則先知其器。占事則知方來。皆言人事不能先見。是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設位于上下而已。不能自成其能也。惟聖人成其能。以備三才之道。此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也。聖人亦豈自謂其能哉。人謀鬼謀。百姓與其能而已。所以致是者。有道存焉。道者易也。既曰人謀。又言百姓者。猶洪範之言卿士庶民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八卦有象而未有言。故以象告。六十四卦之後。有爻彖之辭。故曰以情言。剛柔相雜。而後有得失。故吉凶可見。是三者。皆卦所具之情也。變動以利言者。聖人變而通之以盡利。故變動主于利也。吉凶以情遷者。卦之吉凶。因人善惡而遷也。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

六爻剛柔。各因其愛惡相攻。而後有吉凶。遠或相應。近或不相得。則有悔吝。此皆言爻之情也。亦猶在人。情僞相感而生利害。與爻一也。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凡易之情。與人之情。何以異哉。自六爻觀之。相近而不相得。則凶矣。雖无不相得。或少害之。亦悔且吝也。人之情蓋亦猶是。此益重釋上言。吉凶悔吝利害之說。以先言人之情僞相感。故此復言凡易之情。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六者之辭。宜无與于易焉。然由六者觀之。則易之辭。蓋无是也。然聖人作易。所以无是六者之辭者。以聖人之辭出于道。未嘗出于胸中之私也。六者之人。所以有六者之辭者。各因其心之私。而不自知其爲是言也。以是知衆人之所任者心。而聖人之所任者道也。凡心善惡皆私也。惟道爲天下之大公。故足以洗心。知言如此。然後可見聖人之情。

郭氏傳家易說卷九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說卦。論說八卦之道。而此極重卦而言者。明八卦六十四。終始一道耳。或者言聖人謂包犧也。然以八卦六十四卦言之。則非獨包犧矣。聖人以道幽贊神明。故生用蓍求卦之法。猶繫辭言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蓋是道本于神明。聖人能生之。是爲幽贊之道矣。故有神明之道。有幽贊之道。有生蓍之道。以道合道。故能生是道也。此言變化之始也。自蓍道生。而後數可倚。數可倚而後卦可立。卦可立而後爻可生。作易之道終矣。易成而後道德理義有所寓。聖人窮易之理。盡萬物之性。復于天道。故曰以至于命。此章自幽贊之始。至以至于命。蓋明以此道始。復以此道終。有无循環。實由一道。非聖人有私意以作也。微顯闡幽而已。天地者。數所由生。陰陽者。變所由生。剛柔者。萬類所從生。故參兩觀變發揮之也。易于道德无遠也。和順顯發之而已。于義无作也。明辨之而已。蓋言象辭之間。其道德與義。本諸自然。聖人因之而作易。特載以明之而已。故聖人于玩易之際。復用此道。以窮理盡性至于命也。窮理者。窮天之理也。盡性者。盡天之性也。然後不失其所謂天之命矣。是知聖人由道以生易。由易以復于道。非聖

人則无生无復。謂之聖人作易可也。然異乎衆人之所謂作者矣。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前章自作易生蓍終于性命而止。此章復因性命之說。而詳言之。以見易之爲書。所以能至于命者。以本乎性命之理故也。性命之理。卽天地人之道也。性命本一。故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君子不謂性命。因天地人而言之。則天道之謂命。人道之謂性。于是乎有別矣。是以陰陽、柔剛、仁義。各異其名也。陰陽者。天之二道也。柔剛者。地之二道也。仁義者。人之二道也。天地人之道各二。所謂三才兩之也。易能兼三才。則皆兼其兩之之道。此易之畫所以六而後成卦也。然則文王之重。不得不作矣。蓋出于三才自然。非文王之私意者。自六畫成卦。而後三才陰陽之位具。于是乎迭用柔剛之爻以居之。則變化見矣。故曰六位而成章也。章者。變化之道。明見之謂也。分陰分陽。非謂立天之道陰陽也。言三才二道。皆一爲陰。一爲陽。見于六位也。迭用柔剛。非謂立地之道柔剛也。言三才陰陽。分爲六畫。迭以九六柔剛居之也。故三才二道。不兼九六言之。則曰六畫兼明。九六柔剛。而後謂之六位。是以六畫成卦。特有其象而已。至六位成章。而後道大明也。方包犧未分三才陰陽。故卦止三畫。文王重之。以備三才陰陽。故六畫具。由此言之。則三畫之道。不爲不足。六畫之道。不爲有餘。孔子言立天、立地、立人。言包犧之道也。言陰陽、柔剛、仁義。言文王之道也。包犧立其始。文王成其終。孔子明其終始。三聖人實出于一心。是爲同道。道同故其書同。一聖人不作。則斯道不明。後世不復有聞矣。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天地之位定。然後山澤、雷風、水火相與爲用。或巽體而交通。或同氣而相沛。或不相入而爲用。此八卦所以必相錯之道也。八卦不相錯。則道雖立而不及于用。是以聖人重之。重而後可以數往知來。人之道。數往者順而易。知來者逆而難。易之逆數。未見其難者。非止卜筮之用。蓋由其道之始。必知其道之終也。是亦原始可以要終。知微知彰之義。故孔子以知幾爲神。衆人獨知卜筮而已。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天地雷風。功用與八卦同。故或言象。或言卦。其實一也。動、止、說、又其性也。散、潤、晅、又其功也。君其道也。藏其德也。互言之。知其互備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天道始于震。萬物從之皆出。而有生。生而齊。齊、畢出也。至離而明。明則可見。至坤而養。養而後物成。物

成則說。乾以純陽居陰地。故陰陽相薄。而戰自出。至戰久。勞于外必歸。而有以休息之。故勞乎坎。息之而後終。終則有始。此雖萬物之情。實天之道也。故言帝以先之。自天地定位之後。皆論八卦。此章獨異。復有重釋之辭。蓋上論八卦之位。未明言其所故。下復明言之曰。震、東方也。巽、東南也。如是則无嫌于重釋之也。雖絜齊之義。雖通。求其意則齊一而已。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道則道也。易則書也。聖人則人也。獨神爲无方。而三者皆有之。故道亦有神。易亦有神。聖人亦有神。神非別一物。惟以其道之見于用。而妙萬物者。名爲神也。易與聖人之神皆一也。因妙萬物而言之爲神。故曰妙萬物而爲言也。觀易則知神之爲貴。究神之爲言。則知道以用爲大。此孔子所以言中庸其至矣乎。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章論象。其序與前八方之卦同。獨不言乾坤者。乾坤妙萬物之神。在六子而已。莫疾乎雷。莫疾乎風。其神也。萬物无以加之也。故易皆取神物。以爲八卦之象。至乾坤之神。又不得而見之矣。橈、散也。澤上爲天。澤下爲藪。澤故莫說乎澤也。天地之間。山之養物爲多。故能終始萬物。上言雷風。則艮與山同功矣。下言艮。則雷風震巽同功矣。其義互見。非艮獨異也。六子之象。雖有動、橈、燥、潤之功。而或各專其用。獨動獨橈。不能變化。亦不能成物。必水火相須。雷風相從。山澤相通。于是乎變化而畢成萬物。況易之于卦。坎、離、震、巽。豈能獨用也哉。此聖人所以重卦之義也。重之故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章言乾坤之德。與六子之性情。所以釋八卦之名也。八卦之名。出于包犧氏。上古之言。止于八者而已。文王能明之。而不訓其義。孔子訓之。故後世可以學易。非健順八字。則易不復能讀矣。故乾坤八字。蓋三才之道。健順八字。蓋八卦六十四之道。然則文王不載之簡編。孔子何由而得之。夫是之謂聖人。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遠取諸物。皆此類也。說者或以巽主號令。雞能知時。義猶近之。其言豕處汙濕。狗善禁止。鄙矣。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乾。元首之象也。坤之含弘腹也。陽動于下。足也。順于下而動于上。股也。坎幽利聰。離明利視。艮具動靜而下垂。兌爲口舌而上向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乾坤、天地、父母。皆一道也。此論父母男女之象。故乾坤主父母而言。六子之變。自下爲先。震自坤變。而

得陽畫于初。巽自乾變。而得陰畫于初。故皆曰一索而爲長男長女也。坎自坤變。而得陽畫于中。離自乾變。而得陰畫于中。故皆曰再索而爲中男中女也。艮自坤變而得陽畫于上。兌自乾變而得陰畫于上。故皆曰三索而爲少男少女也。一二三之義。取于三畫之初中上也。王氏云。索、求也。自坤而求陽皆男也。自乾而求陰皆女也。卦變之義。蓋始于此。文王之重亦无以異也。故說卦首章曰。觀變于陰陽而立卦。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繫辭言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皆所謂類萬物之情也。乾之于八卦。天之于三才。君之于臣。父之于子。金玉之于土石。皆一道也。是之謂類也。乾之道。天之形。人之首。皆圜也。寒冰、西北之位也。大赤、乾剛之色也。馬、行健也。良則善于其道也。老則久于其道也。瘠馬、駁馬。未詳其旨。先儒或以瘠爲柴瘠非也。孔氏又謂駁馬有牙如鋸。能食虎豹。雖古人有說。亦謬矣。未有蹄物能搏虎豹者也。或言有獸名駁。食虎豹。事非經見。亦非馬類。疑无其字。借用駁耳。非駁馬也。又言果實蓏木。如星之著天。如是則果爲星象。非天象也。乾元爲萬物之始。居羣物之上。萬物之所資焉。而果者木之始也。木以果爲始。亦猶物以乾爲始也。然聖人言此。使學者知其道。无乎不在也。此亦舉其大槩耳。安能盡言。天下萬物之象哉。觸類而長之。斯可矣。自人言之。則千夫長。百夫長。夫之于妻。長之于幼。亦皆乾也。自物言之。宮室之覆。車蓋之象。亦皆乾也。麒麟之于走獸。鳳凰之于飛鳥。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亦皆乾也。山河勝坎艮之象。方其于丘垤。于行潦。則乾也。至于虎狼有父子之仁。螻蟻有君臣之義。孰謂乾之道。又有在于虎狼螻蟻之間者乎。故知其道无乎不在。特知而用之者鮮矣。八卦之象皆然。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于地也。爲黑。

布均皆猶地之德。釜猶地之化。吝嗇、陰性也。子母牛、蕃生也。大輿、厚載也。物離則生文。數偶則衆。柄爲化權。純陰之色黑。大赤之反也。八卦之義最難通。故聖人詳其所象。亦立象盡意之謂也。詳其一卦所爲之象。然後可通一卦之義。不然。則乾坤八卦。非親質之三聖人。終莫知其爲義矣。惟八卦有象。如此其詳。故雖百世之下。亦可聞而知之也。聖人反覆言八卦于前。又列其卦言之于後。得无深旨耶。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專。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于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于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乾爲純陽。坤爲純陰。自乾坤相索。一索而得震。故震爲陰陽交變之始。其去乾坤未遠也。是以震備乾坤之象。爲具體而微者。錯而言之。則其色玄黃。玄黃、天地之色也。別而言之。則龍、乾畜也。決躁、乾剛也。專與大塗。坤之道也。其于馬者。因乾而言也。其于稼者。因坤而言也。其究爲健。乾也。爲蕃鮮。坤也。蒼筤萑葦。反生。皆盛生之物。雖爲陽卦。陰道盛也。善鳴。動而有聲也。馵足作足。陽動于下也。卦以白爲陰。的顙。陰在上也。此亞乾之四馬也。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于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木爲曲直。曲直爲工。白、陰也。長、高、木象也。進退風性也。臭以風而傳。物以進退而不果。陰卦多陽。是以其究爲躁。寡髮、剛上也。廣顙、重剛也。爲多白眼。近利市三倍。未詳其象。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于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于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于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于木也。爲堅多心。

江、河、溝、澗、皆水也。溝瀆人所爲者也。隱伏、水性也。矯輮、弓輪、方圓曲直之易也。加憂、心病、耳痛、血卦、陽陷于中也。坎再索以中爲主。中得乾之剛。故爲赤。震坎皆有馬象者。得乾德之餘也。美脊、亟心、陽在中也。下首、陰居上也。薄蹄、下亦陰也。流物故爲通。流不能止。故多眚。離日而坎月也。盜小人之隱伏也。木堅多心。剛中也。于輿之義。疑當作其于輿也。爲曳。易曰。見輿曳。又曰。曳其輪。故輿有曳。而馬无曳也。乾震之馬四。而坎之言馬五。亦知曳爲輿矣。屯以坎爲雲。解以坎爲雨。而于此不言者。于以見八卦之象。不能盡言者多矣。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于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于木也。爲科上槁。

離、麗也。火、日、電、皆麗物而明者也。坎陽爲水。而離陰爲火者。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故也。坎艮不言中男少男。離兌言中女少女者。互見也。甲冑戈兵。剛在外也。甲冑自衛。戈兵以外向也。于人爲大腹。虛中之陰也。乾卦燥也。鱉、蟹、蠃、蚌、龜、介物也。介物、甲冑類也。孔氏云。科、空也。科木上槁。陰中而无實也。與堅多心之義反矣。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爲堅多節。

震自坤變。故爲大塗。艮其小者。則爲徑路。艮大爲山。其小亦爲石山與小石。如坎水溝瀆之義。門闕閽寺。性之止也。果蓏、亦乾之餘陽也。指、亦手也。陽遇而在上。无中下之剛。是以陽卦之中。獨艮不言馬。其剛在上。所用益小。故于獸畜之類。无行健之功。徒有噬齧之象。狗鼠黔喙之屬皆是也。震之剛動于下故言足。坎之剛動于中故言心。艮之剛動于上故言喙。皆因所索爲言也。且坎之爲隱伏也。在賢者爲隱。在小人爲盜。艮之爲利。則爲狗。爲害斯。爲鼠。皆一義而二象也。堅多節者。剛不中也。中則爲心。不中則爲節。心則利用。節不利于用。二卦之辨也。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于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兌藪澤之象。亦爲天澤。雨有潤澤之功。故雨亦名澤。別而言之。雨其物也。澤其功也。故坎與兌。義不同也。唯言其功。故凡可以澤物者。皆爲兌。又不止雨之爲澤而已。八卦之中。三索而成者。皆動于上也。以陽動者艮也。以陰動者兌也。陽動則有口之義。而未見其象。陰動則卦具口象于上。故直言其爲口舌也。巫之通神。以口舌而致精誠也。古之巫與今之巫異。古之巫誠人也。今之巫妄人也。誠故可用以通神。妄非聖人之所用也。口舌之用。非止辯論是非毀譽而已。或附或決。或用以毀折也。附猶誓命。使天下之比附。決猶號令之決小人。毀折猶咀嚼之用獄。除閑以去天下之害。則口舌之用大矣。非小人之所謂口舌。類舌之間而已。是以天下說之也。剛在下爲剛。陰在上爲鹵。蓋亦澤之象。妾爲女道之下者也。兌雖二剛在下。而卦以上之一陰爲主。故无良馬行健之功。而有羝羊羸角之患也。附決之意。與詩之疏附同。

郭氏傳家易說卷十

序卦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蓋天地之間者。唯萬物。

三才之序。先天地而後萬物。萬物蓋天地之間。人居萬物之中。聖人之道。周萬物而濟天下。則萬物復附于聖人。故聖人與天地相似。是以萬物蓋天地。聖人之道。亦蓋則聖人之道蓋。孟子所謂塞乎天地之間者也。

故受之以屯。屯者。蓋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易卦三才也。乾坤爲天地。惟人事不齊。故自屯以往。皆爲人道。然後可配乾坤。以見乾坤之大。非諸卦比也。屯爲人事之始。故次于坤。物之始生。屯之始也。其究則蓋也。卦或有一義。或二三義。言于此者。或取其一。或二三取之。不必皆同。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

上蒙、卦也。下蒙、物之蒙也。物以稚而蒙也。

物稚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物稚不可不養。故无地待聖人以成。能養人爲事也。（案原本作養爲人事也。今據大易粹言校正。）飲食欲也。欲爲訟之始。

謙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畜德、畜賢、畜君、畜衆、皆畜也。是以比必有所畜。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衆必有比。比必有畜。畜而有禮則安。无禮則危。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履之而通者安之。道不通則不安。非所宜履也。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泰、否、時也。同有益謙。皆在人事自取之耳。能盡同人之道。則否傾矣。舜文是也。物不可者。猶云。物不能終通終否也。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如器之容物。盈則不能有。故有大者同天无物。可以盈不盈爲謙。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以謙有大。則絕盈滿之累。故優游不迫而暇豫也。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豫猶中庸所謂素也。素有富貴之道。則可行乎富貴。素有貧賤之道。則可行乎貧賤。行則隨矣。富貴貧賤。其所隨者也。統言隨義。不必皆爲隨人。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隨善道也。喜隨人則失于无所擇。故必有弊蠱者。已弊之事。弊而知改。爲則可大。故有事復。爲大之義。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天地可觀者也。聖人與國皆可觀也。而聖人又觀乎道。故可觀皆大物。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凡合在觀之後。未有无所見而合者。不獨大觀而後有合也。

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人之合則有上下長少。非禮以飾之則无分。无分則亂。故不可苟合。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自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嗑、賁。聖人所以履泰傾否之美道。備盡于斯。其道極盡。則有剝矣。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剝窮則降。而必復于道。復于道則不妄。以見小人之剝皆妄也。是以小人无忌憚。而君子惟誠之爲貴。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大畜、畜无妄之道而已。无妄之道。天道也。有无妄之道則可畜。猶有天命之性。則可率而循之。是以君

子存其心。養其性。使不失赤子之心者。以此。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有所畜。則天道止于我矣。不有以養之。將復失其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无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者也。

不發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大過之動。非常動也。不能大養其德者不可動。養大過之德。如養枯楊。使之生稊。蓋亦難矣。豈可失所養而妄動哉。此孟子所以養浩然之氣也。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所離。離者麗也。

過越非常。則蹈陷害。何所謂陷。必有麗也。或麗于險。或麗于阻。皆爲陷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有天地然後生物。人出其中。則有男女。男女人道之大。夫婦人道之始。父子君臣。相因以生。至于上下分定。而後禮義有所錯。舉禮義而錯諸上下也。人道以此爲急。无此則亂矣。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日月久照。尚有昃食。況萬物乎。久居其所而退者宜也。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遯以陰侵而遯。大壯以剛長而壯。消息往來之理。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剛過則柔至。進極則必傷。

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治國治天下而不治者。必反于家。治自近始。實一道也。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治道不可窮極。有家、有國、有天下。皆一也。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合則有飾。乖則有難。理之宜也。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難必思戒。思戒故可緩。緩則不知懼。不知懼則必失。損極則益。益極則決。皆理勢之常也。

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人之于性。決去其惡。則德可遇。其在國也。決去小人。則君子可遇。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相遇則道合而聚。不合亦散矣。故利見大人貞。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聚而上進于道則曰升。升不知止則遇困。遇困而後反下。其常理如此。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動極而止。止極復進。進極必傷。進以漸則有歸。歸得其所則大。窮其大則必失。蓋非有大以謙故也。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窮无所容。其入必決。入然後感。感則說。不入則无感矣。

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說而後事疑可散。散而无節。則乖離矣。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有節故可信。如人之言无節行无節者。曾不可信也。信故可行。行則有濟。濟之極則復于未濟。然自屯至于未濟。雖皆相受之道。而君子居而安之者。又必有其道焉。是以履泰則不至于否。居豐則不至于旅。又非常道相受之所能拘也。故繫辭言吉凶。則曰貞勝。稱君子則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郭氏傳家易說卷十一

雜卦

乾剛坤柔。

六子之剛柔。禀于乾坤。六十四卦之剛柔。重于八卦。故卦中之剛柔。皆乾之剛。坤之柔也。是以獨乾坤爲剛柔。

比樂師憂。

比以比輔從順爲樂。師以相須行險致憂。是天下可久比。而不可久師也。故比有永貞。而師无之。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與所臨。觀與所觀。二卦皆有與求之義。或有與无求。有求无與。謂非臨觀之道。有舜在上。必有戴舜者。是爲臨觀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旅皆近困。旅困于已窮。故失其居。屯困于始生。故不失其居。而利于有爲也。蒙未有所知之時。中无所執。則雜而著見。故發之。屯之難。見于象者也。蒙之稱。著于形者也。

震起也。艮止也。

隱動起于震初，止于艮終，蓋震爲一索之始，艮爲三索之終也。

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己必盛，故爲盛之始。益己必衰，故爲衰之始。消長相循，在道當如是也。

大畜、時也。

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然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亦以待時也。

无妄、災也。

无妄之謂災，其餘自作孽而已，故无妄匪正有眚。

萃、聚而升、不來也。

不來、不知反也，故至于困。來、則知止无困矣。

謙、輕而豫、怠也。

謙、輕己，豫、怠己也。以樂豫故心怠，是以君子貴知幾。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頤中有物則必斷，故噬嗑利斷，猶人之食也。賁以白賁无咎，故无色，无色則質全，有天下之至飾存焉。

兌、見而巽、伏也。

其道見則說，其道伏故入。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之道在此，事在彼，所隨有道，不爲事變，故曰无故。蠱繫事，特加整治因飭之而已，言非大有作也。

剝、爛也、復、反也。

小人之道，必害于物，君子必反于道。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晉與明夷，朝暮之象也，故言明出地上，明入地中，誅、亦傷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往來井井，則其道通，困遇剛揜，所以爲困遇者，柔遇剛之遇也，遇其困我者也。

咸、速也、恆、久也。

咸爲天下至速之道，所謂不疾而速者也。

渙、離也、節、止也。

散則離矣，有節故可止。

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

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

否、泰、反其類也。

發本于外疑，家人本于內治，故治家者必先其身，治天下者必先其家。

否泰反類，而相駟致之道，故休否之道，復反其類，類謂陰陽之類，如君子小人是也。否反其類，得君子則傾也。泰反其類，得小人則亂也。在人道言之，則曰君子小人治亂而已，合三才言之，故云類也。案謝主簿校是書第八條，謂脫故休否之道六十六字，按補之，今此本脫脫，前脫條亦然，無須校補，舊以謝主簿校證八條原文，案列卷末，既謝似贅，且溢補恐，今附識于此。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壯不知止，小人之壯也，君子之壯，則有止，遯之退，大壯之止，皆克己之道。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其有非一故衆，衆則大，能同乎人，則天下親之，易知則有親，同人之親，其得乾之易乎。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革鼎之義，相爲終始，是以去故取新，其成一道。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因豐則多事，无親而後爲旅，旅則我之親寡也，非天下皆寡親也。

離、上而坎、下也。

上下猶水火之性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寡則不能大其施，履以行爲義，非處之道。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需有待，則不能自進，訟進行，相親之道絕矣。

大過、顛也。

中之四剛，大難之象也，有大難而本末弱，故顛。

姤、遇也、柔遇剛也。

柔之遇剛，曰姤，剛之來復，不可謂之遇也。

漸、女歸待男行也。

待男而行，其行漸也，是以吉。

頤、養正也。

養其正所以去其非，正謂之頤。

既濟、定也。

濟則難定。

歸妹、女之終也。

女以歸爲有終。

未濟、男之窮也。

剛柔失位。男道弱而窮矣。柔失位則以賤居尊。剛失位則以貴居賤。是以窮也。

夬、定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姤、遇。夬決。始終之道異也。聖人貴于行道。每致意于君子小人之際。故以是終之。雜卦前皆二二相耦。至大過之後。獨各言一卦。觀歸妹未濟之辭。又非聖人之旨。莫可詳究。豈雜卦從變而言。其序有不同歟。

郭雍、子和。家傳伊川先生之學。初示予彖山先生。中庸解。易說。四學淵源論。久之。子和又以所著中庸易說二書。及彖山九圖相授。其道則子思孟軻。一出于誠。廣而充之。求爲聖賢。皆有益于德者也。舉而措之事業。可以迪哲爽邦。則濟靜簡易。悉本諸人情。可无爲而有成功。是書之傳。豈曰小補之哉。伋承乏宜春。奉詔書搜羅逸遺。伋不揆。輒以雍之學行。薦于朝廷。今又以其書傳諸學者。苟有隸髮之益。則愚之志願足矣。伋以斯言寄子和。乃報云。何爲者耶。吾將與書俱隱。幸勿廣也。隆興甲申六月十五日。右奉直大夫。知袁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紫金魚袋。曾伋書。

易傳燈

徐總幹撰

四庫全書提要

易傳燈四卷

易傳燈一書，諸家書目，俱不著錄。朱彝尊經義考，亦不載其名。惟永樂大典，散見於各卦之中，題其官曰徐總幹。而不著名字。又載其子子東序，謂其父嘗師事呂祖謙、唐仲友，考宋史徐僑嘗受業於祖謙，著讀易記，尚書括旨等書，祖謙門人，又有徐侃、徐倬，序無明文，不能定其爲誰也。傳燈本釋氏之語，乃取之以名經解，殊爲乖剌。又謂繫辭下傳易之爲書三章，皆漢儒易緯之文，謂爲夫子之作，以誑後世，亦沿歐陽修之誤。又謂聖人觀河圖有數有象，以從橫十五之妙，配乾坤九六之數，白紫者吉，黃黑者凶，是直以易數爲五行家言，尤未免於駁雜。然其八卦總論十六篇，參互以求，頗能得易之類例。如曰大壯、大有、夬、乾、乾在乾、兌、離、震之下者也，乾九三曰君子，而餘卦九三，皆有君子小人之詞，以君子在重剛中，君子則吉，小人則凶，故分別言之也，其處於巽、坎、艮、坤之下者，曰小畜、大畜、需、泰，凡九三上遇陰爻，皆有畏敬之義，剖析更爲微細。又謂易之取象，該三代制度，如比九五，言王用三驅，見王田不合圍，三面而驅之禮，巽九二，言史巫紛若，見古有太史男巫女巫之制，論易與之相通，亦有證據，蓋一知半解，可取者頗不乏，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固說易者之所旁采爾。

原序

先君總幹幼年習聲律，自後喜經術而厭雕蟲，由是再更六典，紹興初，嘗師東萊呂先生祖謙、說齋唐先生仲友，從宋先生眞卿書堂，因見壁間伏羲先天八卦圖象，篤志學易，佩服師訓，蚤夜究心，嘗應試漕闈，兩預薦書，皆以是經。先君從道義而輕利祿，薄奔競而安恬退，隱居易堂，精研先天之學，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係國家興衰治亂之時用，寶慶間，遂作周易大義，繼作衍義，續作傳燈，究先哲之微言，期後學於同歸，去爻應互體等說，越數十載，方脫稿。先君初意爲子孫衆多，皆欲淑以斯文，故作是書，非欲自修其學也。恐不敢私，卽取而公之，悉鏤諸梓，不惟不秘先君之志，而先君之學，亦於是乎傳矣。寶祐丁巳仲春既望，季子徐子東敬繫。

易傳燈卷一

宋　徐總幹　譔

易爲聖人明天命之書

周易一書，聖人明天命之書也。國家之興衰治亂，君子小人之消長，莫不關乎天命。故易書之序之象之爻之辭，非明乎天命者，莫能通其旨也。夫子有云，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茲夫子年未至於五十之言也，年近五十，上徹天命之妙，由是學易，與易无間，故夫子發明卦象，有及乎天命者，未始不究言也。乾之先天天勿違，後天奉天時，坤之承天時行，大有之順天休命，无妄之天命，中孚之應天，萃之順天命，大畜之應乎天，兌之順天，蓋聖人通乎天道，知天命之關繫若此，故顯言于書也。聖人作象，或言時義，時行者，皆明天命所臨之時也。易之序象爻辭，皆所以示天命，蓋文王泄天機以示於書，夫子通而明之，繼周百世可知也。夫子寤寐義文於千載之上，其窮理盡性至命久矣，固天縱之將聖，何待加數年而後學天命之秘，不可得而聞，故寧自貶以尊其道，其曰加我數年，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易言人事

周易與春秋，皆聖人言人事之書也。春秋言人事於已然，而有褒貶誅賞之旨，易言人事於未然，而有吉凶悔吝之文，其體雖異，其爲世教同也。春秋之關於世教，以一聖人作之而有餘，雖有三傳之異同，不失

聖人慈勤之大義也。易之關於世教，以三聖人成之而不足，自漢迄今，屢更大儒，爲書萬人，而莫窮易之閫奧，其殆盲人事於未然者，其旨爲難明與。蓋易之作，聖人託於八卦奇耦之畫，剛柔大小，言君子小人之情，以先後反對，言消長盛衰之數，无非國家歷代之計，故卦之六十有四，言六十有四之天時也，爻之三百八十有四，言三百八十有四之人事也。聖人設卦觀象，其要旨不出於此，而後之儒者，以易道神妙廣大，不可以淺近求也，卦外立義，爻外立變，或言爻變，或言互體，而易之垂世立教，所以爲歷代國家之用者，於是諸家異說而不明矣。

三代制度

文王作易，該三代制度以爲易象，如比九五、言王用三驅，茲見王田不合圍三面而驅之禮，同人九三、言伏戎于莽，以見伏兵之制，如姤九三、言包有魚，以見有包苴之禮，巽九二、言用史巫，紛若吉，以見古有太史男巫女巫之制，巽六四、田獲三品，茲見古禮一曰祭祀、二曰賓客、三曰君庖之禮，既濟、言婦喪其茀，以見古者婦人出行之禮，既濟、言殺牛禴祭，以見古者祭祀有大小之禮，井卦、言改邑不改井，以見在昔井田有井邑之法，此皆文王作易用三代制度爲象也。又如既濟九三、以商高宗伐鬼方爲象，如泰六五、歸妹六五、皆以帝乙歸妹爲象，如隨上六、言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言王用亨于岐山，又如明夷之六五、言箕子之明夷，茲易象之該古今，彰往察來，其道甚大也。

後學差誤

夫子作十翼，而發明易道，其卦象之幽微，剛柔之變化，要旨妙義，廣大悉備，易无餘蘊矣。夫子既沒，微言已絕，後學淺陋，莫聞天道之妙，至有不明卦義，而臆駁爲甚者，奚啻百家，如訟乃羣剛要君之卦，而例作獄訟釋之，如比乃羣柔立君之卦，而例作朋比釋之，未濟彖言不當位，謂離之六五也，蒙隱者謂三陽皆不當位，恐未爲穩也，困彖言剛掩，謂坎之九二也，朱漢上諸先輩謂三陽皆見掩，亦恐未爲穩也，屯初九、利建侯，言震體初九，行正得民，宜建爲侯也，非坎體九二降初，爲以貴下賤，得民建侯也，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九五辨小人六四之求君固位，不如九三君子之輕於進而得時，非謂東鄰之紂，不如西鄰之周受福也，又如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朱以坤爲鬼方，坎爲憊，上六之三爲小人也，朱之取象，亦煩碎矣，故有枝離牽合之病，或以爻應，或以互體，或以位爲陰陽，或刪削經文，或顚倒辭理，雖諸儒之解，亦有任智臆之患，如乾爻之見大人，如坤象之後得主，未免失於破碎經旨，而況淺學者乎，略舉數端，以覺後學，其詳則見於大義一編也。

先天八卦

伏羲初畫八卦，因而重之，神農氏作歸藏，初經，更本包犧八卦，八卦成列，而六十四貞焉，神農氏因之，茲邵康節王豫所傳，以爲得之歸藏初經者，遂有圓圖方圖示於人，嘗觀六十四卦之圓圖，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序，其淺學者，以其圓而難知，卦序之義，若方圖之爲圖，其直言八卦所重之上體，各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序，其橫言八卦所重之下體，亦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序，余因其圖之直而言

所重之上體。實爲八卦上體所重之旨矣。余又因其圖之橫。而言所重之下體。亦實爲八卦下體所重之旨矣。茲其方圖橫直之所示。伏羲神農作易。於天下後世。用亦既詳矣。夫子既沒。漢魏諸儒。莫能卽此圖以明伏羲神農之敎。而外爲爻應卦氣互體等說以釋易。予竊爲易喟嘆也。

後天八卦

後天八卦。非與先天成列同也。其八卦分方。本於洛書五行之數。爲之排列也。蓋五行成數。六七八九。本於五行之生數。成於十數之五也。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五數居中。而一二三四。皆藉土以成體。故六爲水之成。七爲火之成。八爲木之成。九爲金之成。故水居坎。生乾。火居離。生巽。本居震。生艮。金居兌。生坤。土居四正。而生乾坤艮巽。其成八卦。故劉牧言金木水火土之成數。生乾坤艮巽四維之卦。然不言六七八九所生之甚。蓋水數六。居坎生乾。其六除三守本宮。卽以三畫轉乾。而畫☰連☱爲乾。火數七。居離生巽。其七除三守本宮。卽以四畫轉巽。而畫☴爲巽。木數八。居震生艮。其八留三守本宮。卽以五數轉艮。而畫☶爲艮。金數九。居兌生坤。其九留三守本宮。卽以六數轉坤。而畫六斷☷爲坤。茲六七八九生乾坤艮巽。其成八卦。蓋本乎水火金木之四正。推其數以爲四維之卦畫也。洛書五行之數。生後天之卦。其神妙矣哉。然則羲畫八卦之象。與洛書五行之數。相爲表裏。非虛言也。

經卦別卦

易之經卦八。其別六十有四。自聖人以兩卦反對爲序卦。而天下學者。遂不知八卦之別。其別爲何卦。蓋每卦有八。八八則六十有四也。其每卦之八。有本於乾者。有本於坤者。故聖人有乾坤易門之言。且乾之八。其別爲何卦。坤之八。其別爲何卦。如坎之八。如離之八。如兌之八。如艮之八。如震之八。如巽之八。其別各有八卦之目。蓋震離兌乾四卦之八。皆本於乾。以乾爲門。巽坎艮坤四卦之八。皆本於坤。以坤爲門。蓋乾之八。乾乘乾爲乾卦。其別則乾生姤、訟、遯、否、无妄、同人、履也。坤之八。坤乘坤爲坤卦。其別則坤生復、明夷、臨、泰、升、師、謙也。震乘乾爲大壯。其別則大壯生恒、解、小過、豫、震、豐、歸妹也。巽乘坤爲觀。其別則觀生益、家人、中孚、小畜、巽、渙、漸也。坎乘坤爲比。其別則比生屯、既濟、節、需、井、坎、蹇也。離乘乾曰大有。其別則大有生鼎、未濟、旅、晉、噬嗑、離、睽也。如艮乘坤曰剝。其別則剝生頤、賁、損、大畜、蠱、蒙、艮也。如兌乘乾曰夬。其別則夬生大過、困、咸、萃、隨、革、兌也。八卦各以乘乾坤爲主卦。其乘乾者。則行於震、離、兌、乾。而後之巽、坎、艮也。八卦各乘乾坤爲別卦之八。予昨以八卦上體爲八卦所生之卦。則知其別六十有四之旨義矣。夫以六十四之廣大。而會之於八。又會而歸之乾坤。則知易有要領。默識心通。易無餘蘊矣。

乾上八卦 乾 姤 訟 遯 否 无妄 同人 履

乾重於乾。二體皆乾。爲積陽之卦。陽極生陰。故乾處於巽、坎、艮、坤之上者。爲姤、訟、遯、否四卦。皆陰生長於內之卦。姤者。乾上巽下。巽一陰生而遇陽曰姤。遯者。乾上艮下。艮二陰長而陽遯曰遯。否者。乾上坤下。坤三陰盛於內曰否。訟者。乾上坎下。坎一陽自上而來。不克訟而歸通。曰訟。若失乾處於震離兌之上者。爲无妄、同人、履三卦。皆乾處陰於內之卦。无妄乾上震下。初九自上而來。爲主於內。所以處陰。陰不爲妄。故曰无妄。同人者。乾上離下。乾處陰於下之中。而與之同。爲衆陽所附。乾興大師克之。得遇六二。故曰同人。若履者。乾上兌下。乾處陰於下體二陽之上。爲柔履剛。兌六三。柔不當位。而致咥人之凶。茲乾處陰之卦曰履也。

乾下八卦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乾體皆剛。其處於下者。莫難於九三。蓋乾處乾、兌、離、震之下。曰乾、夬、大有、大壯四卦。其九三爻辭。皆有君子小人之言。在乾九三。有君子之文。不言小人也。夬九三。有君子之文。然先之曰。壯於趾。征凶。則知爲小人也。大有九三。有小人弗克之文。然先之曰。公用亨于天子。則知爲君子也。大壯九三。則兼言小人君子。蓋乾、夬、大有、大壯四卦。九三上承九四。其九三在重剛中。以君子則吉。小人則凶。故乾卦九三。獨言君子者。以別小人也。書不盡言。若此之類也。若夫乾處於巽、坎、艮、坤之下者。曰小畜、需、大畜、泰四卦。九三上遇陰爻。皆有艮謙之義。坤上乾下爲泰。九三欲進也。而曰艱貞无咎。言不汲汲於進也。艮上乾下爲大畜。九三九二初九。皆爲六四六五所畜矣。而九三曰利艱貞。言不苟於隨從也。坎上乾下爲需。九三欲攻六四矣。而敬慎不敗者。不輕於犯難也。巽上乾下爲小畜。九三爲六四所畜矣。而脫輻反目者。雖爲所畜。義不從陰。故反目不和。所謂密雲不雨也。蓋上遇坤、艮、坎者。陰道至盛。陽未能遽進。非艱難敬慎以俟之。必至悔吝。若巽體六四爲力不足。故至反目。此小畜大畜之分也。君子所宜詳考。

坤上八卦 坤 復 明夷 臨 泰 升 師 謙

坤重於坤。上下皆坤。爲積陰之卦。陰極生陽。故坤處於震、離、兌、乾之上者。爲復、明夷、臨、泰四卦。皆陽生長於內之卦。復者。坤上震下。震一陽反於下爲復。臨者。坤上兌下。兌二陽長爲臨。明夷者。坤上離下。離九三攻陰爲明夷。泰者。坤上乾下。三陽盛於下爲泰。坤行於巽、坎、艮之上者爲升。師、謙。皆坤處陽之卦。升者。坤上巽下。巽下體二陽一陰。皆遂其升曰升。師者。坤上坎下。坤用一陽帥師。師用衆爲師。謙者。坤上艮下。艮之下體。與坤上三爻。无不尙謙曰謙。茲升、師、謙三卦。坤用陽之卦也。

坤下八卦 否 萃 晉 豫 觀 比 剝 坤

坤體皆陰柔。其處於下體。莫難於六三。三處體之曾。其上承乾、兌、離、震之陽者。曰否、曰萃、曰晉、曰豫。四卦之上體皆九四陽也。故否之六三。當乾陽在御之時。其志欲進。故所包者爲可羞也。萃之六三。當萃聚之時。見畜於下。而嗟其失已。故无攸利也。豫、震體在上。九四當國。六三近四。故盱豫有悔。若晉、當離明在上。六三欲求進也。衆允其進。得上行矣。若夫坤之上乘巽、坎、艮、坤四卦。爲觀、比、剝、坤。上體六四。皆陰也。當觀之時。六三稍近於上。而觀我生進退。其志不堅決也。剝當小人正盛之際。六三與上下相失。故在剝爲无咎。比當推戴撦君子時。六三乍賢乍佞。爲比之匪人。故可傷也。獨坤之六三。稍近於上。臣位近上。則懷畏心。故含章可貞。明不專也。

震上八卦 大壯 恒 解 小過 豫 震 復 頤 無妄

先天八卦，其震、離、兌、乾，皆陽卦，皆本乎乾，爲易之門。故震乘乾曰大壯，震挾震主之剛，乘乾有行剛以動，故曰大壯而行。巽、坎、艮、坤之上者，爲恒、解、小過、豫，皆震在上而陽長於下，所以處震之壯也。恒者，震上巽下，剛上柔下曰恒。解者，震上坎下，解退震剛於九二曰解。小過者，震上艮下，柔得中而剛不中，爲小者過。豫者，震上坤下，三陰下蹙而震乘之爲豫。若夫震行於震、離、兌之上者，爲震、豐、歸妹三卦，皆震在上而處陰之卦。震上震下曰震，上震已泥而下震來而有則爲震。豐者，震上離下，震處陰於離之中，日中見斗曰豐。歸妹者，震上兌下，兄在妹反，妹終於此，永終知敝爲歸妹。自大壯而至恒、解、小過、豫四卦，陰所以處壯也。震、豐、歸妹三卦，震所以處陰也。

震下八卦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震位於坤陰之左，坤陰既極，震陽以生。故陰極而一陽生於下者，震、屯、頤、復是也。有陽自上而來者，如益、无妄、隨、噬嗑是也。陽生於下，皆持正守己，不敢過爲，屯之行正，復之修身，益不厚事，震之虩虩，无妄之艱貞，隨之渝從正，皆賢君子之所爲也。獨頤初九之朵頤，噬嗑初九之屨校滅趾，皆用心過當，犯聖人之所戒，不无凶咎也。然六二以柔乘剛，其有難者，噬嗑之二，震之二，屯之二，皆據剛處上，不能免咎。復二之下仁，隨二之係小子，无妄二之不敢妄爲，益二之勿克違，皆得其吉。惟頤二之顚頤，求養於初，故爲失類之凶。

巽上八卦 觀 益 家人 中孚 小畜 巽 渙 漸

巽、坎、艮、坤皆陰卦，皆本乎坤，爲易之門。故巽乘坤曰觀。巽六四得位於上，觀光尚賓，故曰觀。巽自觀始，而行震、離、兌、乾之上，爲益、家人、中孚、小畜四卦。蓋巽在上爲陽，處巽之道也。巽上震下爲益。巽在上而初九自上來，損上益下曰益。巽上離下爲家人。離之初九、九三、處六二，以正家，故曰家人。巽上兌下爲中孚，柔內剛中，孚誠化邦，故曰中孚。巽上乾下爲小畜。六四得位而畜陽，故曰小畜。自小畜轉行巽、坎、艮三卦，上爲巽所乘，爲巽、渙、漸三卦。巽上巽下爲重巽。初六、六四，皆順剛有爲，明巽之功也。巽上坎下爲渙。九二剛來而柔上，明巽陰之蹙也。巽上艮下爲漸，剛上柔下，明巽之進有功也。故曰漸。夫巽之處上始乎觀，而爲益、家人、中孚、小畜四卦，所以處巽也。巽行乎巽、渙、漸三卦，以明巽功之道也。

巽下八卦 姤 大過 鼎 恆 井 蠱 升

巽，入也，一陰在下，以巽順之道入乎陽。其卦凡八。學者當觀初六，何道以進，二陽在上，何道以處。蓋巽之處於乾、兌、離、震之下，爲姤、大過、鼎、恆。如自乾來者曰姤，一陰之始遇陽也。繫身於剛正之物，而得所依，故曰繫于金柅，貞吉。從夫來者曰大過。初六能自謹以免咎，故曰藉用白茅，无咎。自大壯來者曰恆。初六之始求於陽，始有所求，而望之深，故曰浚恆，貞凶。自大有來者曰鼎。初六能出否以從貴，故曰鼎顚趾，利出否。鼎大過之初六，賢於姤恆之初六矣。若巽處於巽、坎、艮、坤之下者，爲巽、爲井、爲蠱、爲升。蓋自小畜變爲巽卦，小畜之三陽有下復者，故巽卦初六利武人之貞，以制陽也。自大畜變爲巽卦，乃益之三陽爲上更所畜矣。蠱上更二字疑有誤，前言大畜三陽，爲六四六五所畜矣，故蠱卦初六，幹蠱以承考也。自泰變曰

升，泰三陽志在於進，故升之初六，與陽同升也。自需變者曰井，需之三陽攻坎，爲坎所處，故卦曰井，言畜水於井，不與汲用也。井初六泥不見食，德不足取也。四卦初六，皆自上來，爲志於內，隱時以處者也。

易傳燈卷二

坎上八卦 比 屯 既濟 節 需 井 坎 蹇

坎上坤下。衆陰推戴一陽，處九五之位曰比。坎九五剛中在上，衆陰下戴，无一人敢後者，故爲比。比本乎坤，爲易之門，行乎震、離、兌、乾之上，爲屯、既濟、節、需四卦。皆坎在上而陽進之卦，故屯者坎上震下，其上之坎六四上六輔九五，膏澤不流，爲陰所害，下有震初九居正得民，宜建爲侯。若既濟者，坎上離下，下離攻坎，三年克之爲憊也。坎上兌下，兌二陽攻坎，若節。故曰節。坎上乾下，乾三陽需兌以攻坎六四，案需兌二字疑，需血出穴，故曰需。坎二小人得君于上，爲下陽所攻，至需極矣。自需轉而行巽、坎、艮，爲井、坎、蹇之三卦。坎處陽之卦也。故井者坎上巽下，言以井蓄水，不汲用爲廢井，故繇辭無喪無得，往來井井，汔至未繘井，未有功。巽下二陽，皆無與行惻，殆如東漢黨錮之禍，不見用於君。此坎處君子，像舊井之不用也。若坎上坎下曰習坎，重險也。上坎上六失道，下坎初六失道，坎之爲患，九二九五，皆被患者。九二坎有險，九五坎不盈，其爲小人患明矣。若蹇者坎上艮下，上坎九五爻爲大蹇之文，坎爲君患，雖得朋來，而未能免咎也。下體之艮，皆見險能止以爲知，故九三往蹇來反，爲內所善，故曰蹇也。坎體二小人夾輔陽君於上，亂政害國，讒毀君子，易以井、坎、蹇卦序之，學者可不考哉。

坎下八卦 困 未濟 解 渙 習坎 蒙 師

坎、陷也。一陽陷於二陰之中。二陰則爲陷者也。其卦凡八。凡坎處於下體者。九二皆自上來陷。故聖人有剛來得中之文。訟之彖曰。剛來而得中。故九二爻有歸逋之象。困之彖曰剛掩。言九二見掩于陰而致困。九二能以酒食自養。故朱紱方來。言人君以臣服起用者也。茲九二所以爲貞大人吉也。初六六爲困於九二。故六三非所困。而困又處於剛上。所以致不解之凶。解九二自震九四而來。因小人致解。九二直已自明。故曰獲三狐。得中直之道。六三處非其分。貪且乘。故致寇至。未濟九二自五而來。能曳其輪而不行。所以貞吉。初六不知極而咎。六三未濟征而凶。皆害二者也。訟、困、未濟、解四卦。坎處於乾、兌、離、震之下。其皆九二自上來陷者也。若坎處於巽、坎、艮、坤之下者。爲渙、坎、蒙、師、夷前一義也。然坤上坎下爲師。五陰用一陽帥。師則師九二非有上來陷者也。渙九二彖言剛來不窮。蓋六四本六二也。六二上奪九四之位。故九四下爲九二。有渙奔其机之文。言處於二。得所安也。初六之順於九二。六三則志在外。故曰渙其躬。若習坎之卦。上陷人君。而又下陷君子。故曰重險。九二在陷中。故曰坎有險。求小得。初六六三爲陷者也。初六失道既凶。六三來之坎坎。爲下石之計。終无功也。小人之陷君子。雖能陷其身。而自小人視之。何功之有。濟議所不容。必不自免其凶也。師九二在下得中。帥師之主。六三處九二之上。又欲爲掌兵之權。權不出於一。所以致凶。蒙九二以童蒙求我。而爲包蒙納婦。子之克家者也。而六三行不順。不有其躬。而依於九二。聖人所戒也。

離上八卦　大有　鼎　未濟　旅　晉　噬嗑　離

離中女。陰卦也。先天八卦。二陽夾輔一陰於中。權藉二陽也。離乘乾爲大有。六五得位。上下應之曰大有。自大有本乎乾爲易之門。行乎巽、坎、艮、坤之上。爲鼎、未濟、旅、晉四卦。若離在上而陰進之卦。故離上巽下。諸爻未有用也。離上坎下爲未濟。九二男之窮。故曰未濟。離上艮下爲旅。離之九三。焚之喪僕。故曰旅。離上坤下爲晉。晉下三陰。未遂其晉也。若離行乎震、離、兌之上。爲噬嗑、離、睽三卦。離處陰之卦也。噬嗑之卦。離上震下。有位者皆用噬。而初上則受罪者。離明在上。威勦於下。用刑獄以徵於有位。非如乾命震而陰不爲妄。此噬而後合。幸柔得中而上行也。離上離下爲離。上離九四上九。輔六五以離王公致吉。其下離六二。黃離元吉。故畜牝牛吉也。若睽者。離上兌下。離體二陽夾輔陰君於上。多疑寡合。忤疾小人。故六三與曳牛掣爲睽也。上下睽異。故九四上九。孤立於朝。爲小事吉也。

離下八卦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離處下體。六二皆自上來。麗乎兩陽之間。兩陽所以處此陰也。當隨卦而言其義。同人之離。乃乾處陰於下之中。而與之同。乾爲九四九三之間。乾與大師克之。得與二遇也。革之下離。乃兌之處陰也。革六二在離體二陽之中。革服乎陽。已日乃革之。故征吉也。若離之離。乃上離之處陰也。六二依於二陽。柔麗中正。得所麗矣。故曰黃離元吉。畜牝牛吉也。豐下之離。乃震處陰也。六二在離之中。爲二陽所處。當豐之時。幽暗不明。不可以往。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家人之離。巽處陰也。離體在下。初九九三。嚴於己以正家。六二柔順。不能有立。无所遂。但在中饋則吉。既濟之離。陰失位於上。今處於下。故六二婦喪其茀。喪其爲飾。无

以爲容。勿逐七日。得以中順之道。得所離也。貞下之離。君子小人、往來爲文。故六二在兩陽間。得所離爲貞。明夷下離。當陽剛誅陰之時。九三南狩得其大首。而六二自上而下。順於二陽。故用拯馬壯吉。順以則也。茲離在下八卦。各有旨也。

艮上八卦　剝　頤　賁　損　大畜　蠱　蒙　艮

艮重坤。上一陽乘五陰爲剝者。陰剝陽也。陽非可剝也。五陰恃衆而剝之。故艮乘坤曰剝。剝本乎坤爲易之門。故艮行震、離、兌、乾之陽也。爲頤、賁、損、大畜四卦。皆陽生於下之卦。若頤者。艮上震下。艮一陽上窮。震一陽下生。四陰中成而主欲頤者。陰陽交泰之卦。故聖人有觀頤自求口實之文。初九不能自求。爲小人所誚。致有觀我朵頤之凶。賁者。艮上離下。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君子小人之相爲賁也。損者。艮上兌下。損下益上。損三益上。損剛益柔爲損。大畜艮上乾下。乾三陽爲艮所畜。曰大畜。若艮處於巽、坎、艮之上者。爲蠱、蒙。艮三卦。爲陽爲陰用也。艮上巽下爲蠱。剛上柔下。與之幹蠱。艮上坎下爲蒙。九二爲發蒙也。艮上艮下爲艮。下不求於上。故不獲其身。上不求於下。故不見其人。茲爲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所以爲艮也。

艮下八卦　遯　咸　旅　小過　漸　蹇　艮　離

艮者。止也。陽止於二陰之上。非陰止也。二陰長於下。一陽止於上。學者當究二陰何以爲進身之計。一陽何以爲處陰之計。而或者以爲陽止陰。非也。故艮重於下者凡八卦。其六二皆有進志。九三皆有溺二之意。然究象辭。聖人每非三之與二也。蓋六二用中順之道。固執於陽。莫之能解。六二依陽以進也。九三繫於二。故聖人以爲畜臣妾則吉。而謂其不可自大也。咸六二之咸其腓。望陽之來感。而貴於居吉。則不失矣。然九三隨人以爲威。聖人以爲客道也。旅六二之即次。進得所安。而九三在旅爲與下之道。聖人所以傷以喪童僕也。小過六二遇其臣。不及其君。得所過於九三矣。而九三以陰過盛。而乃防之。故致從或戕之凶。四卦艮重於乾、兌、離、震之下者也。若艮處於巽、坎、艮、坤之下者。曰漸、蹇、艮、謙。漸之六二。鴻漸于磐。言進得所安也。九三之夫征而不復。致六二之孕而不育。而聖人爲三之離羣醜也。蹇六二蓋進窮之節。而九三來反爲內所喜。而聖人有貞吉與无尤之辭。艮六二不拯其隨。未退聽於九三。而九三之艮其限。自以止爲道。不復顧於二也。謙六二之鳴謙。心中自得。而九三亦以謙自處。然其相得之情。觀於鳴謙義可知矣。

兌上八卦　夬　大過　困　咸　萃　蠱　萃　兌

兌重乾。上一陰乘五陽爲夬。決柔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非可決也。五陽恃衆而決之。故兌乘乾曰夬。夬本乎乾爲易之門。故兌行乎巽、坎、艮、坤之陰者。爲大過、困、咸、萃四卦。皆陰生於下之卦。若大過者。兌上巽下。兌之一陰上窮。巽之一陰下生。爲本末弱。陽蓋於中。而本末弱。爲棟橈之象。故曰大過。若困者。兌上坎下。坎之九二。乃上剛掩於二。爲困。困之九二。自上而來揜於二也。剛掩有言不信。初六六三。乃爲困於九二者。九二以酒食自養。故能有慶。若咸者。兌上艮下。爲咸。柔上剛下。咸應相與曰咸。萃者。兌上坤下。坤三陰下處。言人民萃聚也。大過、困、咸、萃皆陰生長之卦。兌行於震、離、兌爲隨、蠱、兌三卦。皆處陰上之卦。兌上

震下爲隨。初九乃剛來下柔。得衆陰之隨。故曰隨。兌上離下爲革。離之二陽處陰。而陰革服也。兌上兌下爲兌。言陰說諂也。兌重於震、離、兌之上。爲隨、革、兌三卦。言陰之隨而革且說也。自夬生大過、困、咸、萃。皆陰生於下之卦。以至爲隨革兌。而陰隨革且說。易序兌於後。言順天應人。厥有旨矣。

兌下八卦體　兌　睽　歸妹　中孚　翻　損　臨

兌者。說也。一陰處於二陽之上。處非其所。故求說乎陽。貴得所安也。故兌體重於八卦之下。六三多求說於陽。二陽在下。難乎其處此也。履六三履剛而處上。六三能說而應乾。故免匹人之凶。而論其才則不足處也。兌六三則曰來兌。來說於陽。所以凶臨之。六三以二陽之長。則甘臨亦求說於陽。故无攸利。歸妹六三反歸爲妾。禮以從人未當也。損六三當得友之時。无所損也。節六三當君子艱貞之際。案經要字疑衍本亦如是據象解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此或是數度二字之誤不節而嗟。無所歸咎。以爲君子所誅也。說時上下不相和同之際。六三疑爲欲行而興。曳。欲順而牛掣。雖无初而有終。終則過剛也。身處危疑。據剛之上。處非所安。故疑懼如此。若中孚則不然。疑其攻己。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始欲攻之。終安其所。蓋處位不當故也。

上下二體

文王之重卦。必嚴於上下二體之辨。上爲何卦。下爲何卦。而後立之卦。觀其卦象。繫之繇辭。以明吉凶。其剛柔相推之變。先後反對之序。無不該于本卦二體之內。然後發揮於剛柔而明其爻。非於本卦六爻之外。而卽復、姤、臨、遯、泰、否六卦爲之附。以論外變也。非以互體動爻之外。取象而爲辭也。如需後有訟。需、乾三陽在下。攻坎出穴之卦。訟、乾三陽在上。一陽歸逋之卦。蓋八卦成列。乾有有孚、坎、艮三卦。其坎者乾之上陽。來陷於二也。故訟卦有剛來得中之文。爻有不克訟歸逋之文。朱漢上不究八卦成列之圖。象在其中之語。遂因訟曰。剛來得中。无妄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朱以訟者遯三之二。无妄者遯三之初。九言外者。皆自外來上。謂初二兩爻。視三則外矣。朱蓋以復、姤、臨、遯、泰、否言變。而不知非易之變象也。愚未見內體三爻。自分內外也。若无妄卦乾上震下。其初九有剛自外來。爲主于內之文。蓋乾之甫卦。凡八卦。乾、姤、遯、否、无妄、同人、履。皆乾在上。所重之卦。其下體所乘訟、遯、无妄者。皆乘三男。其陽皆自上來。而處於內者也。朱漢上不以乾重卦爲无妄之所本。蓋无妄自否來也。否、坤之三陰。內乘乾而命震。以一陽爲主於內。故震之一陽。自乾外來。爲內之主。由是陰投震威不爲妄。而邪惡屏息矣。蓋天之命震爲主。自乾而來。而非遯自三之初。爲无妄之初九也。可重卦之上下　體。卽有上下。剛柔相推之象。本於八卦之成列。而後有八卦之相錯。數往者以順而數其往。知來者以逆而知其來。非可指復、姤、臨、遯、泰、否六卦爲之母。而忘爲卦變之往來。後之學者。不能於每卦上下。論相成相感之理。而推聖人觀象之旨。不得其要領。而於卦外立說。或言爻應。或言世變。或言互體。或言變體。自以爲立論出於三聖所見之表。蓋自漢以下。爲人一律。吁。易道爲異說所汩。可勝嘆哉。宜于通氏謂九師興而易道微也。宜于鄭之有陰謂也。

元亨利貞

易言元亨利貞。凡七處。乾坤元亨利貞二處。彖謂之四德。聖人无所增損其義也。自屯而下。彖皆作大亨以正釋之。而於利之一字。不連本文也。然後知元亨利貞。卦中自有元亨貞之德。而文王於貞上。斷之以利於貞而已。此夫子所以不連利於貞。爲卦中之義也。屯曰大亨貞。隨曰大亨貞。无妄曰大亨以正。臨曰大亨以正。革曰大亨以正。皆不連利字者。乃知利者文王之斷辭所加也。今而後讀元亨爲一句。利貞爲一句。庶得孔氏之意。

貞者事之幹

易有安貞、艱貞、居貞之辨。又有女子貞、幽人貞、婦人貞、武人貞、牝馬貞之別。其安居與艱。皆以字義爲貞也。其女子幽人婦人武人等貞。皆以人物爲象也。貞於安。如坤卦安貞、訟九四安貞吉。貞於居。如屯爻利居貞。貞於艱。如泰九五艱貞无咎。明夷利艱貞。如大畜九三利艱貞。如噬嗑九四利艱貞。此以字義爲貞也。其女子貞者。屯六二爻言女子貞。又幽人貞者。履九二爻。利幽人貞者。歸妹九二之爻。貞婦人吉者。恒六五之爻。貞丈人吉者。困之彖。謂九二也。貞丈人吉者。師彖。謂九二也。蓋以事義爲貞者。當詳安居艱難之義。以人物爲貞者。當詳婦人女子幽人丈人武人之義。外有利君子貞、丈貞、小貞。皆可詳也。貞者事事之幹。能詳究聖人立貞文多等之理。則知利貞貞吉貞厲貞吝者。其義輕重。皆可沿而知之矣。

其血元黃

易爻以血爲象。皆以有所傷爲義。非以坎卦爲血也。坤上六其血元黃。言上六與陽戰。兩有所傷也。此豐坎卦故需六四需于血。言六四爲三陽所攻。有所傷而去也。小畜六四言血去。以六四結知于君。免爲三陽所害。渙上九言血去。以九陽明。能遠害全身。免爲六四所害也。小畜與渙皆巽體。豐皆坎卦。故諸解者以坎爲血卦。見諸爻以血爲象者。牽強附會。以坎爲說。可亦誣矣。

十年三年三歲七日

易以十年、三年、三歲。爲爻象者。以爻之吉凶輕重。爲久近之數。然十年爲數之至重也。如屯六二、女子貞十年乃字。言六二有乘剛之難。義不從寇。故久而後反常乃字也。復上六、迷復。行師。自取其凶。十年不克征。所以爲凶之至重也。又如頤六三、拂頤。其顚養之道。貞久於拂。大悖於道。雖十年弗用。故皆以十年爲象。已外以三年三歲爲象者。比之十年爲凶之輕。而數至於三。亦罹罪之重也。如同人伏戎敵剛。知其義不可與大師爲敵。故至三年不敢興戎也。坎上六、失事君之道。徽纆叢棘。凶至三歲不得免也。困初六、坐受其困。致不明之災。有言而爲困於人。自罹其困。雖三歲不覿也。豐上六、豐大其屋。蔽於家。失道無助。雖三歲亦不覿也。蓋易以三年。言得凶之重也。外既濟以三年克鬼方爲憊。未濟以三年伐鬼方爲志行。隨爻取象。各不同也。然易象以三數爲重。王三錫命。示賞功之禮。蓋且三接。示康侯之寵。田獲三品。示得功之多。三日不食。示于行之義。易以三爲貴。審矣。易象又以七日言者。復之七日來復。聖人以爲天行。而子見、胡安定、伊川、蘇氏諸解。皆以坤極六位。而反於坤之復。其數七日。凡歷七爻。以一爻爲一日。故云七日也。而震六二、喪貝勿逐七日得。旣濟六二、婦喪其茀。亦曰勿逐七日得。小象以七日得爲以中道也。聖

人於復言天行。於既濟言中道。則七日象數。易固有則也。奚容以私意度論。

利涉大川

文王作卦下辭。多以利涉大川爲象。或言不利涉大川者。或以爻辭中亦言利涉大川者。蓋聖人觀卦象之難。如需下三陽。上藉坎險。其事至難。如大川之難涉。必勇往有爲。則事遂。故以利涉大川爲象。故需之彖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又如蠱弊難拯。如大川之難涉。必勇往有爲。則事遂。故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如訟之孚剛希塞。非望。如涉川之難。非可勇往利涉。故曰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若夫同人之利涉大川者。以九五與六二之同。多有難阻。乾與大師克之。得與二遇。故彖言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乾用大師克相遇。故以利涉大川爲象也。大畜利涉大川者。大畜君子當朝廷養賢之時。不家食致吉。雖勇往求君有爲。亦所利也。九三爻言利有攸往。與上合志。卽涉川應天子旨也。後益卦利涉大川。渙卦利涉大川。中孚利涉大川者。三卦皆巽體在上。六四有功。故三卦彖辭。益言木道乃行。渙言乘木有功。中孚言乘木舟虛也。木卽巽。六四也。六四有功。故言木道乃行。乘木有功也。外爻辭、謙初六、謙謙卑以自牧。難事之難。君子亦可勇往用涉也。頤上九、既由我頤養。於天下難事。如涉川之難。亦利涉也。若夫未濟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蓋六三當未濟而上征。則凶。雖上征之難。亦可勇往有爲而利涉也。故未濟征凶。而利涉有爲也。若夫頤六五、拂經爲頤。居貞則吉。則不可涉川爲難事。故言不可涉大川也。聖人以涉川爲象。皆以卦爻事詳之。難者立文取譬。有利有不利。其旨深矣。後之學者。當自考之。

甲庚先後

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言前治後治也。未蠱之前。前可爲大治矣。既蠱之後。後尤爲大治也。先甲三日。言承前治之統也。後甲三日。言垂後治之統也。故彖辭謂終則有始。天行也。前治已終矣。後治今始也。蠱所以爲元亨。而天下治也。巽卦先庚三日。言申天命未已也。旅君失國之先。天命已久矣。巽君中興之後。天命方新也。先庚三日。天始命於國家者。其歷數可謂長矣。後庚三日。天復命於國家者。其歷數尤爲長也。故彖辭謂重巽以申命於三日之先。知天命之未改也。申其命於三日之後。知天命之尤長也。巽所以行命行事也。或者立爲甲庚之圖。則非矣。

臨八月消

周建子爲正月。一陽生爲復。二月丑爲臨。剛浸而長。三月三陽泰。四月四陽大壯。五月五陽夬。六月乾。七月姤。一陰生。至八月遯。二陰浸長則陽遯。君子道消。故聖人於臨言八月有凶。消不久也。後至否。三陰盛也。觀四陰盛也。剝五陰盛也。至亥月坤。純陰用事。陰之消陽。至此極矣。然後至周建子爲陽生之月。聖人于臨言八月有凶。一臨二陽長之時。至八月當二陽長之卦。陰長則陽消。故至遯時八月有凶。聖人戒之於早也。吁。聖人立陽長卦名有六。曰復、臨、泰、大壯、夬、乾。又立陰長卦名有六。曰姤、遯、否、觀、剝、坤。蓋託陰陽消長之序。爲君子小人進退之候。當二陽之臨。長可不存二陰之遯。於八月哉。聖人爲君子慮者切矣。

夫婦老少

卦以震巽之長。坎離之中。艮兌之少。可爲夫婦。而質之易爻不然。蓋卦爻以上下二體。所屬剛柔陰陽。爲夫婦之象。如漸九三爻言夫征不復。婦孕不育。蓋夫征言九三也。婦孕言六二也。九三之征不復。而離華醜。故六二之婦孕不育也。又漸九五爻言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言謂九五之君。不屈於六四。故六四之婦三歲不孕也。又如蒙卦六三爻言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言六三之陰。下求九二。以九二爲金夫。不有躬而相從。故小象以爲行不順也。金夫言剛夫也。前輩諸解。作人之多金。六三說而從之。恐聖人取象之意不如是之屑。如金夫金柅。皆以剛取義也。又如大過卦諸爻言老夫女妻老婦士夫。有老少之別者。以大過卦則過爲象。故於爻有老少之辨也。九二爻言老夫者。言九二也。女妻者。言初六也。九二老夫。得初六柔在下而陰生。是女妻也。故有老夫女妻之象。九五爻言老婦士夫者。士夫言九五也。老婦言上六也。上六老婦。得九五士夫。爲可醜也。蓋夫婦取象。又以陰陽老少爲象。學者又當詳之。

賁斧

易自中興之後。國家亦多變故矣。聖作巽後爻辭。言國家時變不一也。雖更歷千萬代。其應如響。蓋天命所係。聖人豈隱於易哉。巽上之喪其賁斧。言中興之君。太阿倒持。優游不斷之象也。兌五之孚于剝。言中興之後。信讒佞。遠忠直。而得位於上。如漢元帝信許氏、殺蕭望之之類也。渙五之渙王居。蓋後世東遷之象也。渙上九、血去逷出。蓋秦時望夷宮中、唐憲敬遇害之象也。遂致節九五、甘節往有尚。得位中之吉。如唐稱國舅國舅、甘言免患之類也。傳至屯蒙。屯九五、位於小人之中。膏澤不流。蒙之童幼順巽。幸免至於需之興戎。而小人出穴。小人竄穴甫除。而訟之華奸。已睥睨於旁。蹇後大變極矣。幸而師比之眞人勃興。師之用衆。比之推戴。明陽之建極。未變同人之陰君。大有之柔位。明陰之建極。由巽而訟。歷數可推。陰陽建極。而天命延長。不可測矣。

无咎

易之卦爻。言无咎者多矣。聖人謂无咎者。善補過也。如睽初九、見惡人。以避咎也。離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履錯之敬。以避咎也。蒙補過而免咎者也。有何咎何其咎者。小畜初九、履自道。何其咎吉。隨九四、有孚在道。以明何咎。睽六五、厥宗噬膚。往何咎。蒙其過咎之必无者也。有義无咎者。復六三、頻復之厲。義无咎也。解初六、剛柔之際。義无咎也。漸初六、小子之厲。義无咎也。既濟初九、曳其輪。義无咎也。至大有初九、則曰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然有不可歸咎於人者。如同人初九、出門同人。又誰咎也。解六三、自我致戎。又誰咎也。節六三、不節之嗟。又誰咎也。然大過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過涉之凶。不可咎也。蒙取凶之不可怨咎者也。有自取其咎者。如夬初九、往不勝爲咎。不勝而往。咎也。有无大咎者。如蠱九三、小有悔。无大咎。姤九三、厲无大咎。有終无咎者。如習坎六四、納約自牖。終无咎。夬三之象。君子夬夬。終无咎也。易言无咎多端矣。非可一義爲言也。雖均曰无咎。易爻變易以貢。神而明之。則存乎人焉。乾九三、雖危而无咎。九四、或疑而无咎。茲善補過而无咎。異乎前之无咎多等者矣。

易傳燈卷三

六位貴賤

六位之列，言貴賤也。易首章言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又言列貴賤者存乎位，則知爻以位言者，明貴賤也。常敍於易，易言成卦，則曰六爻，易言剛柔相推，則曰六虛，易言列貴賤，則曰六位。故知位者，明貴賤之等也。今卽乾卦言之，文王畫乾之卦，分乾上乾下之體，蓋有上位下位之辨，夫子彖傳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亦以龍有潛見惕躍飛亢之殊，於是列爲初二三四五上之位，貴賤之等，該於六位中矣。然有下而勿用，貴而无位者，茲爲貴賤之變也。若夫他卦六位，无非以六爻位卑，爲貴賤之辨。故有位不當、不當位之言，如噬嗑離六五、爲不當位，未濟離六五、亦爲不當位，需坎之上六、爲不當位，履兌之六三、爲位不當。餘卦言位不當者亦多矣。皆以剛柔所處之非宜，而有位次失當之象。聖人繫爻之辭，所以斷其吉凶也。且屯初九、以貴下賤而得民，六二、以柔剛而有難、案柔當作乘，蜀本亦誤，困九二、剛中得貞大之吉，而六三乘剛，有非所據之凶，易明貴賤之分，豈不嚴哉。

設卦觀象

聖人於大傳首章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設卦者，謂重卦也，謂序卦也，蓋八卦皆三畫以立象，於是乎重之，則有上下之象，又於是乎序之，則有先後之象，聖人觀重卦上下之象，則繫辭以明吉凶。

如屯卦坎上震下，坎卦在上，二陰爲五患，而下體震初九，有君天下之德，見而不失其居，則繫辭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蓋爲觀象繫辭明吉凶也。聖人又序其卦，使不紊亂，則先後有序，如屯序於蒙之先，蒙序於屯之後，序需於先，序訟於後，師後有比，小畜後有履，皆不可移易，如小畜六四得君，畜制羣陽，其卦居先，迨六四出而爲履之六三，爲柔履剛，於是繫辭曰，履虎尾，不咥人亨，所以明吉凶，茲聖人序卦有先後之象也。後學不究設卦有重卦序卦之蘊，又豈知觀象繫辭明吉凶之理哉。此章之後，言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正謂卦有先後之序，君子居而安之也。又曰，居則觀象玩辭，謂觀卦象而玩所繫之辭，又言動則觀變玩占，此謂君子因剛柔相推之變，而玩極數所占之得失，其居處變動，無不推易象變易從事，則天必祐之矣。

小大險易

大傳曰，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蓋大言陽剛君子，小言陰柔小人，易於君子也，其辭易，易於小人也，其辭險，易各指其所適之情也。如大過、小過、大畜、小畜，皆小大之卦也，大過剛過也，彖言利有攸往亨，其辭易矣，小過小者過也，彖言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其辭險也，大畜大者畜也，傳言尙賢止健，小畜小者畜也，彖言密雲不雨，皆卦有小大，辭有險易也，易之所該，豈止此哉，夬五剛決柔，利有攸往，大者卦辭也，剝柔變剛，不利有攸往，小者卦辭也，蓋言女壯，勿用取女，小者卦辭也，臨剛浸長，大也，遯小浸長，小也，泰大來吉亨，大也，否小來不利君子貞，小也，其辭之險易，皆可推也，又如大有，有大也，乘陽應陰，彖曰元亨，辭易也，比小也，乘陰比陽，彖曰比吉，後夫凶，辭險也，卦六十有四，雖乾坤莫不有大小之象，其辭所指，雖乾坤莫不有險易之指，易於大小，則齊於卦，非偏有所惡也，其辭險易，則各指其所之，非偏有所隱也，君子蓋可不明其理哉，自漢迄今，莫有一人推明小大險易之理，有能暢而明之，則聖人讀易之旨，豈不備哉。

極數知來

大傳曰，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蓋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以卜筮者尙其占，君子將有爲將有行也，問焉以言，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于此，又曰，占事知來，夫觀變玩占，非極數何以爲占，蓋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此極數通變之言也，成文定象，皆本於此，當時聖人，不於大傳詳參伍錯綜之目，後世無傳，迄今之人，不曉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之法，遂啓後世學者妄爲之說，蓋占事本乎參伍錯綜之極數也，漢京房闡子明諸儒，別爲法以爲占筮之學，非聖人極數之本理也。

大衍五十

聖人言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四十有九爲用，則五十之內，虛一不用，何所象乎，苟用其四十有九，則聖人亦不必言衍數之五十也，自聖人書不盡言，遂啓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董遇、顧懽、劉牧諸人，各立一說，言五十之數，初无的當之論，又或者以天地五十五之數，用之爲四十有九者，而五十之旨，遂

爲聖人之虛言。若韓康伯言衍天地之數。所賴五十。用四十有九。則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四十九數總爲一者。太極也。散爲四十九。卽太極在其中矣。故分而爲二以象兩。卦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四時者。坎、離、震、兌。則六七八九之數也。韓又言虛一以象虛无之氣。朱震謂一者體也。太極不動之數。四十九者用也。總之則一。散之則四十九。非四十九之外復有一。而有一不用也。發夫謂大衍之數五十。總四十有九之成數。合而爲一也。此蓍之體也。用四十有九者。自分而爲二言也。此蓍之用也。以蓍之體。合蓍之用。四十九則五十也。故一爲虛數。四十九爲實數。而一者四十九之所生也。然李泰伯駁康伯遞輔嗣之旨曰。衍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聖人以五行天五之數。特減其五。則未知不減之時。如何揲也。愚以爲王弼韓康伯言衍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雖聖人於大衍章。言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行鬼神。而不曾明言於天地數減五。爲大衍之五十也。蓋大衍者。爲衍易用蓍言也。四營成易。十有八變成卦。伸之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其言易變化神妙如此。蓋嘗求之說卦生蓍之章。卽參天兩地倚數之言。研求其理。則知大衍五十之蘊矣。非可外求其義。合於五十之數也。如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諸人。皆立異說。求異於聖人。而不卽參兩倚數。而求其理。豈知參天兩地。所以爲五十哉。然聖人雖不言虛一數。但言其用四十有九。則知此一者。常周流於四十九之用。其四十九數已用畢事。而元數五十。未嘗不合也。其用四十有九者。蓋四營十八變之餘。計老陽老陰少陽少陰之策。无不合於四十九之用數也。如三揲九八八外。有二十四策。豈豈非四十九乎。餘皆同也。聖人卽策數。分老少陰陽。其六九之老者爲動爻。而七八雖不動。其策與乾坤當期當物。无以異也。

再扐後卦

四營成易。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謂每爻三變。六爻十有八變。蓋初揲不五則九。次揲不四則八。三揲亦不四則八也。其三揲謂三變。初揲之變。分二、掛一、揲四、歸奇。非五則九矣。至於再變。聖人以五歲再閏。故再扐者。仍前分二、掛一、揲四。再歸奇於扐。故曰再扐。此則非四則八也。至於第三變。聖人以爲後掛者。仍前分二、掛一、揲四、歸奇於扐。此亦非四卽八也。三變則一爻成矣。自五歲再閏而下。聖人一言曰。故再扐而後掛。此聖人爲再變及三變立文。故曰再扐。又曰後掛。其文意周足。蓋再歸於扐。其後復掛一。以成一爻。三變之法明甚。豈於再變不再扐。三變不掛一哉。先輩劉牧諸公。以初揲分二象兩。掛一象三。卽先將左手揲四歸奇。又將右手揲四歸奇。謂之再扐後掛。其二變三變。卽无四營之數。其差誤殊非聖人衍易之法也。更程伊川張橫渠諸先輩。知其不通。又變其說。又非聖人四營三變之理。故愚糾其失於此云。夫聖人言歸奇於扐。以象閏者。蓋初變之揲。不五則九也。先將兩手蓍四四數之。歸其奇餘於扐。并掛一或五或九也。又聖人言五歲再閏。故再扐者。蓋謂次變之揲。不四則八也。除先得或九之外。猶有四十之蓍。又二分。又掛一。揲四歸奇。今此再扐。不四則八也。又聖人言而後掛者。蓋謂第三變之揲。仍前掛一也。第三次又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今第三揲。亦不四則八也。此則三變成一爻矣。今諸解謂第一變之揲。四四數之。歸奇於扐以象閏者。更不歸奇於扐。更亦不掛一。有違後掛之言。豈可將五歲再閏再扐後掛之言。所以爲第二揲第三揲者。更不掛一乎。今皆自立一說。不主聖人再閏再扐後掛之言。但自初揲左手蓍了。其次揲三揲。只以右手蓍。合于左揲一處。使爲揲了。違背聖經甚矣。卽不再扐後掛。无再變三變之法。然則三變成一爻。十有八變而成卦。聖人之言非乎。先將左手之蓍。四四數之。其餘者合於掛一處。又將右手之蓍。四四數之。其餘者亦合於掛一處。此方是不五則九也。若聖人言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者。蓋與第二第三變立文。非謂將右手蓍之餘。合於掛一。而謂之再閏再扐後掛也。

九八八計二十五外。有二十四策。係四六數。六老陰。
五四四計一十三外。有三十六策。係四九數。九老陽。
兩少一多計一十七外。有三十二策。係四八數。八少陰。
兩多一少計二十一外。有二十八策。係四七數。七少陽。

九六七八

易以九六七八爲陰陽老少之象。今易畫三百八十四爻。陽爻一百九十二。皆以九爲象。陰爻一百九十二。皆以六爲象。聖人卽无一爻言七八者。先輩亦不曾論及此。獨陸績謂陽在初稱初九。去初之二稱九二。則初復七矣。陰在初稱初六。去初之二稱六二。則初復八矣。卦畫七八。經書九六。七八爲象。九六爲爻。四者互明。此左氏所記卜筮者之某卦之說也。陸績雖據卜筮者言七八九六互明之義。而易書稱九六不稱七八者。其旨未明也。大傳大衍章言四營十八變。其於七八九六之策。无遺策也。然策之當期當物。只言乾坤。則知易爻言九六者。只言動爻也。聖人見天下之吉凶悔吝。皆生於動。則六爻以徵其動。故知易之九六。无非動爻。所以稱九六而不及七八。易豈以七八爲變動之爻哉。

動爻之卦

易六十四卦。每卦一爻。動之一卦。如一爻動。凡六卦。二爻動。凡十五卦。三爻動。凡二十卦。四爻動。凡十五卦。五爻動。凡六卦。不動自一卦。全體動自一卦。至六十四之卦。計四千九十六卦。當以本卦之體言卦象。之某卦論吉凶。羲文聖人。不曾作此所之卦象。遂致後世占卜者。添入八卦納甲五行四獸世應之類。擅測休咎。殊非聖人作易本理也。若夫大衍蓍數。蓋卽蓍求易之法。四營成易。十有八變成卦。八卦小成。引伸觸類。天下能事畢矣。非以此爲占事知來之學也。如之卦有不動之爻。則如左傳載穆姜占遇艮之八。是謂艮之隨。蓋艮體上五四三與初皆動。只二爻不動。以不動爻爲占。故爲艮之八也。易道變動不窮。君子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則之卦四千九十六卦。所以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極深研幾。開物成務。舉在易之一書也。若易之設卦。聖人只言本卦事理。如之卦爲之動爻。如乾爻初九。動爲姤卦。蓋乾爲巽也。乾爲巽。於天之下。有吉凶休咎之象。如左傳周太史所論則可也。

極儀象卦

理之無形者難言也。聖人每從其實然之形，而明其無形之理，使天下有所據依，而信其言。故乾坤難定也。聖人卽天地之体卦，而明乾坤之定，剛柔難斷也。聖人卽動靜之有常，而明剛柔之斷，變化難見也。聖人卽象形之所在，而明變化之見，蓋據實然者言之。則無形者可信也。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茲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也。聖人探易之初，會生生之理於太極，而明易之本於有。聖人究易之終，推生生之理於大業，而明極之成乎業。太極一氣也，兩儀陰陽分太極也，四象五行分兩儀也，八卦吉凶分四象也。一氣渾涵，故曰太極。陰陽既分，斯曰兩儀。兩儀運而四象行焉，是爲四象。四象有五行所屬，而八卦成列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吉凶生於八卦之相形。變化推移，著於大業之六十有四。其極斯有實理之可言也。自極而儀，自儀而象，理無形也。至於有卦，則成列已定，斯可推吉凶而生大業也。大哉易也。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自有而入，生物無窮，成謂自無而有。使其中空虛無實，而能生極儀象卦，闡於大業，而有實理之可信乎。

易有四象

前章聖人設卦觀象，繫辭而明吉凶也。其所爲象者，何象也。卽後章言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其四象謂老陽、老陰、少陽、少陰也。老陽老陰，乾坤也。少陽震坎艮也。少陰巽離兌也。言四象，則包八卦矣。苟非此之謂，則前後兩卦之四象也。蓋聖人設卦，非說一卦而止也。其卦兩兩反對，如屯蒙相連，需訟相離，小畜之與履，師之與比，有如離卦所言兩卦之義，每兩卦上下反對。故聖人言四象以示，繫辭以告，定吉凶以斷也。如屯卦坎上震下，及爲蒙則艮上坎下，茲有四象所示。又於每卦繫辭以告，定吉凶以斷，以全四象卦義。或者不此之思，莊氏謂易六十四卦中，有實象，有假象，有義象，有用象，非也。何氏謂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一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二也。天垂象，見吉凶，三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四也。此四事易外別有其功，非專易內之物。何得稱易有四象。劉敞云，易有四象，所以示者，若繫辭云，吉凶者得失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四也。既繫辭所陳，則與爻卦正協其義。孔疏復爲兩儀生四象，七八九六，所以示之四象，則失之甚也。七八九六，乃少陽少陰老陽老陰之位，生八卦之四象，非易所以示之四象也。然則易有象示，及繫辭以告吉凶以斷，必別有易書，韓宣子聘魯見易象，其易之爲象，必別有書也。後學不究聖人設卦觀象之旨，但隨文泥辭，見經有兩儀生四象之文，又見大傳有四象之目，則援引曲解，然則大衍章亦有四象之目，書不引據以釋經乎。

河圖洛書

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或者以爲聖人因圖書之出，則之而作易，非也。河圖之數，戴九而履一，左三而右七，二四之居上，六八之居下，而五居於中，管攝諸數，爲五十之縱橫也。洛書之數，一合五而成六，二合五而成七，三合五而成八，四合五而成九，茲一二三四五行之本，無非統於中之五而成體也。聖人觀於河圖，有數有象，以縱橫十五之妙，配乾坤六九之數，其象之白紫者吉，象之黃黑者凶，此聖人則其圖之用也。聖人觀於洛書，有數有法，以一六爲水，居坎而生乾，二七爲火，居離而生巽，三八爲木，居震而生艮，四九爲金，居兌而生坤。本金木水火土正位，而明乾坤艮巽之卦，乾君坤藏，出震齊巽，更迭變化，既成萬物，茲聖人則其書之用也。圖九宮以示道，書五行以垂法，圖書相爲經緯，相爲表裏，生成之數，合而爲五行，象數之妙，闡而爲後天，羲文闡易於前，圖書爲則於後，其致一也。世固有以九宮之所示，體爲貪巨文武九星之名，推測地理之幽，其休咎吉凶，驗若符契，河圖亦妙矣，亦有以五行之理，明於五事之應，而咎證變見，有水不潤下、火不炎上等性，五行亦神矣，然則河之出圖，洛之出書，爲聖人之所則，端有用於作易之後也。

乾坤成列

乾列於上，坤列於下，成列不紊，易從是而運。故聖人也，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矣。乾之右有易，曰巽坎艮列於右，遂至於坤。坤之左有易，曰震離兌列於左，遂至於乾。茲所謂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矣。使乾坤之體毀而不見，則易安從生。而有六子分列於左右哉。聖人所以先之曰，乾坤其易之蘊，繼言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聖人的因乾坤而見易之蘊，灼見其易立乎乾坤成列之中也。後學者未講究乾坤之成列，遂不知易在何處，亦不曉八卦因此而成列也。故列乾坤成列之圖，而知易立乎乾坤成列之中也。

易傳燈卷四

八卦成列

夫子於下繫首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蓋伏羲作八卦，當時風氣始開，文籍未具，八卦之作，謂爲先天八卦。夫子當三代之末，晚而學易，嘗以書言不盡，聖意不可見，得八卦之象，爲聖意之已盡，故其象隱於八卦，妙矣。八卦之成列，非分方也。先天八卦，具有成列，列於左右，其體不同，雖每卦三畫以象三才，其成列位次，有往來消長之理，故乾三畫在上，坤三畫在下，而曰乾坤成列，坤之左，曰震離兌，乾自震之離之兌之乾，而後巽坎艮坤，遊八成列，有往來消長之象，此象也。有妙理存焉，茲所謂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又曰，八卦以象告，又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又曰，立象以盡意，及其重也，則曰設卦觀象，凡所謂象，非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物爲象也。蓋八卦之畫耳，乾三連，坤六斷，巽下穴，兌上闕，離中虛，坎中滿，震仰盂，艮覆盌，此伏羲所作八卦，八卦既成，有象存焉，乾純陽也，陽極生陰，巽一陰生，艮二陰長，坤則三陰盛也，坤純陰也，陰極生陽，震一陽生，兌二陽長，乾則三陽盛也，茲陰陽左右之長盛也，然乾之右，巽艮之中而有坎，乾陽有坎險之難也，坤之左，震兌之中而有離，坤陰有離阻之難也，且坤之處下，有坎艮震三男，列於坤側，乾之處上，有巽離兌三女，列於乾側，蓋乾純陽也，巽離兌本乾體也，陽下降而爲坎艮震之三男，乾純陰也，震坎艮本坤體也，陰上升而爲巽離兌之三女，有陰陽升降上下之象，故重卦有剛柔相推

之變。蓋本諸此。使八卦不成列。何由見此變哉。八卦皆三畫以象三才。卦各三畫而成體。各成列於乾坤之左右。其序不紊。左右對偶。不可移易。茲所謂象。故因而重之。遂八八重卦之理。後學不究講成列之圖。豈知左右消長上下益虛之象。說卦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聖人以言先天八卦之成列也。後學豈知此爲成列之八卦哉。所幸陳希夷先生。以先天之圖而示人。人猶未能盡明其象。則羲皇之畫。可謂神妙矣乎。

八卦重卦

重卦始於八卦之成列。使八卦不成列。適雜亂而重之。何由知重卦有八卦一體之義。故聖人於八卦成列。象在其中之下。繼以因而重之之語。天下但知文王設卦。言某卦上某卦下。豈知重卦之理哉。蓋八卦成列。定體不易。有象在中。則因而重之。遂有八卦一體之義。其所謂因者。因其成列之定體。遂以八卦各重於成列之上。其上體之重。雖有其序。而下體則八卦成列。定體不易也。如以乾重於八卦成列之上。則乾重而在上體者。乾、姤、訟、遯、否、无妄、同人、履。茲八卦一體也。如以坤重於八卦成列之上。則坤重而上體者。坤、復、明夷、臨、泰、升、師、謙。茲八卦一體也。又如兌重於八卦成列之上。爲夬、大過、困、咸、萃、隨、革、兌。茲八卦一體也。又如艮重於八卦成列之上。則爲剝、頤、賁、損、大畜、蠱、蒙、艮。茲八卦一體也。震巽坎離之重。準此推之。蓋因先天之成列。互以八卦重於上。皆爲八圖。非如唐人世應歸魂遊魂之說也。然因而重之。則曰爻在其中者。蓋卦已重。遂發揮於剛柔而生爻。重則六畫成卦。六位成章矣。天下後世。但曰象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豈知因而重之之妙哉。重則有上下君臣之分。有內外出入之變。其爻之變動有等。曰物曰文。從此可致。皆重爻所致也。文王始於此而言某卦上某卦下。有兩體之象。爲設卦盡情僞之理也。

剛柔相推

八卦成列。既因而重之。卽有剛柔相推之變。蓋巽離兌三女卦。從乾而處上。震坎艮三男卦。從坤而處下。其震坎艮之陽畫。皆是巽離兌之陽下降。而爲震坎艮也。巽離兌之陰畫。皆是震坎艮之陰上升。而爲巽離兌也。蓋乾位乎上。巽離兌无非乾體。陰上升而爲巽離兌也。故如隨卦。兌上震下。其上九初六。剛上柔下。无妄卦。震初九自乾來。爲主於內。訟九二自乾來。得中也。又如渙。巽上坎下。其九二自上而來。六四自下而上。故曰剛來不窮。柔得位乎外。上同也。他卦言相推者多矣。蓋八卦既重。有上下內外之體。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茲爲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聖人又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蓋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无非重而有此變也。後學不究卦爻有剛柔相推之變。別指二氣爲剛柔之相推。釋經遠矣。

奇耦君民

陽卦多陰。其陰之多。不以爲陰卦。而以爲陽。陰卦多陽。其陽之多。不以爲陽卦。而以爲陰。蓋陽卦畫奇。震坎艮之體雖多陰。而畫爲奇。故曰陽卦也。陰卦畫耦。巽離兌之體雖多陽。而畫爲耦。故曰陰卦也。聖人論

卦之陰陽。以明多陰多陽之故。而斷之曰陽卦奇。陰卦耦。聖人又卽奇耦而明其德行。遂有陽一君二民。陰二君一民之辨。而明君子小人之道。蓋陰陽卦畫皆不離于三。陽畫之三一爲君道。二爲民道。聖人以一君二民。君尊治衆。爲君子之道。陰畫之三二爲君道。一爲民道。聖人以二君一民。君雜治少。爲小人之道。蓋君子事君之一。治民之二。故陽畫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也。小人事君者二。治民者一。故陰畫二君一民。小人之道也。卽陰陽奇耦而明德行。有君子小人之道存焉。由是而知陽卦之震坎艮。其畫之一君二民。主一而治衆者。非君子之道而何。陰卦之巽離兌。其畫之二君一民。主雜而治少者。非小人之道而何。夫卦畫有君民之分。聖人卽奇耦而論德行。分君民。其明卦辨物正言。深得易之蘊也。

乾坤易門

乾坤奠位於上下。故乾坤爲易之門。吾八卦成列。震、離、兌、乾。爲陽生長之卦。茲四卦之門。皆以乾始。巽、坎、艮、坤。爲陰生長之卦。茲四卦之門。皆自坤始。故乾乘乾曰乾。自乾而姤、遯、否。以至於无妄、同人、履。茲乾之八卦。其門始於乾也。巽乘坤曰坤。自坤而復、明夷、臨、泰。至於升、師、謙。茲坤之八卦。其門始於坤也。其震乘乾曰大壯。自大壯而恆、解、小過、豫。至於震、豐、歸妹。茲震之八卦。其門始於乾也。巽乘坤曰觀。自觀而益、家人、中孚、小畜。至於巽、渙、漸。茲巽八卦。其門始於坤也。離乘乾曰大有。自大有而鼎、未濟、旅、晉。至於噬嗑、離、睽。茲離八卦。其門始於乾也。坎乘坤曰比。自比而屯、既濟、節、需。至於井、坎、蹇。茲坎八卦。其門始於坤也。兌乘乾曰夬。自夬而大過、困、咸、萃。至於隨、革、兌。茲八卦。其門始於乾也。艮乘坤曰剝。自剝而頤、賁、損、大畜。至於蠱、蒙、艮。茲艮八卦。其門始於坤也。其始於乾者。歷巽、坎、艮之陰。而至於坤。又由坤歷震、離、兌之陽。而至於乾。始於坤者。歷震、離、兌之陽。而至於乾。又由乾歷巽、坎、艮之陰。而至於坤。八卦之門。自乾坤而入。故乾坤爲易之門也。易者。乾坤生生之理。乾陽物。坤陰物。陰陽雖合德。而剛柔則有體。故其所生之卦。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皆謂所生之卦名雜雜。而不越乎序也。由是而知乾之四卦。始於乾。而生三十二。坤之四卦。始於坤。而生三十二。豈非易生生之道。從乾坤之門而始哉。

九卦之德

九卦之德。聖人獨於九卦言之。而不以他卦者。蓋九卦君子在下。不達其皆之用。因時制行。聖人美之。故於九卦各言德。而又重復讚之也。履之初九、九二。處六三柔履剛之下。初九、素履以往。九二、幽靜守正。故美其德基於履。而又讚其履和而至。以和行也。謙之初六、六二。處撝謙勞謙之下。初六、謙卑自牧。六二、鳴謙守正。故美其德執於謙。而又讚其謙尊而光。以制禮也。復初九、七日來復。能不遠修身。致六二之下仁。六四之從道。故美其德本於復。而又讚其小而辨於物。以自知也。恆、當君子立不易方之時。九二、能久中而悔亡。故美其爲德之固。而又讚其恆雜而不厭。以一德也。損、當損下益上之時。初九、遄往酌損。九二、中以爲志。故美其爲德之修。而又讚其損先難而後易。以遠害也。益、當損上益下之時。初九、大作不厚事。元吉无咎。故美其盛德之裕。而又讚其益長裕而不設。以興利也。困、當剛掩有言不信之時。九三、剛中自守。酒食自養。故美其困德之辨。又讚其困窮而通。以寡怨也。井、當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之時。九二、雖无與。

九三、雖不食、而九二剛中不變、九三行惻受福、而致六四之井甃、上六之勿幕、故美其爲德之地、而又讚其井居其所而遷、以辨義也、巽當小人武治小亨之時、九二、遇於用巽、紛若其言、以免咎、九三、頻於用巽、至於志窮而致吝、故美其爲德之制、而又讚其巽稱而隱、以行權也、九卦先後殊時、制行不同、聖人均論其德、前有基柄本固修裕之殊、蓋明其時之可爲也、後有辨地及制之別、蓋明其時之難處也、基培於履、柄執於謙、本反於復、固守於恆、修爲於巽、裕充於益、茲其處於平時者、德爲可與也、困窮而能通、井居其所而能遷、巽稱而能隱、君子處於難居之時、其德重爲可嘉、故九卦之序、後有困井及巽、茲聖人所以作易有憂患也、

初上中爻

聖人作易、六畫成卦、最下一爻曰初、最上一爻曰上、言初則知上爲終、言上則知初爲下、故乾初九潛龍、聖人以爲下也、井初九井泥、聖人以爲下也、否上九傾否、聖人言否終也、艮上九敦艮、聖人言厚終也、雖卦象初上有本末之論、其難知於初、易知於上、何哉、二三四五有中爻之稱、其二四爲陰、三五爲陽、何哉、王弼亦言初上無陰陽定位、其初上固非可定陰陽之位、豈无初九初六、上九上六之辨乎、後之儒者、遂以二四爲陰位、陰居爲得位、陽居爲失位、三五爲陽位、陽居爲得位、陰居爲失位、其後章有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之文、釋者遂謂二四同陰功、三五同陽功、而不知易非於初上二爻、而分難易之象也、易非於中爻、而分陰陽之畫也、且乾之九二、陰位也、陽居二爲失位、今九二見龍在田、非爲失位也、坤之六五、陽位也、陰居五爲失位、今六五黃裳元吉、非失位也、以二四三五分陰陽者、其爲臆說誤人矣、愚以爲下繫易爲書三章、皆漢儒易緯之文、說爲夫子之作、而誑後世、彖有若夫與噫之言、與魯論不類、信非夫子之筆也、若夫子贊易之文、典雅醇正、辭旨貫通、豈三章之可擬哉、

兼三爲兩

易有三才之說、蓋三畫象三才、一畫象天、一畫象人、一畫象地、迨其重也、而曰兼三爲兩、自兼三爲兩、六畫成卦、而一卦六畫、遂有剛柔雜居迭用之說、故道有變動曰爻、爻有等曰物、物相雜曰文、文不當爲吉凶之生、且爻者、效其道之動、其爻不无剛柔相乘而生吉凶、使聖人兼三爲兩、每於六畫中分陰分陽、迭用柔剛、立爲爻物文之用、以示於六畫卦體之中、不亦難而勞乎、當觀聖人於下繫首章、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愚以爲此與文王設卦之正也、其兼三爲兩一章、疑漢儒作易緯、亂於大傳中、以惑天下耳目、自乾鑿度易緯、以兩其三才、而言爻應之說、專言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謂之爻應、以剛應柔、柔應剛、爲得應、剛剛柔柔、爲不得應、其說臆度誤人、雖前輩諸解、猶守其說以釋易、蓋以三畫爲三才、雖以道言也、然不如三男三女之畫、有三陽動陷止之別、三陰入麗說之殊、兼乾坤之健順、爲八卦成列之象、因而重之、遂可因上下所重之卦、明上下相感相乘之理、而知吉凶之生、茲乃文王設卦觀象之本旨也、若兼三爲兩一章、其名甚雅、其究非畫善、疑非文王所以設卦也、豈惟乾鑿度立爻廟之說、漢京房又立世廟之說、邵子亦曰、有變必有應、變乎內者應乎外、變乎外者應乎內、變乎下者應乎上、變乎上者應乎下、變之與應、常反對也、故卦一世者四應、二世者五應、三世者上應、四世者初應、五世者二應、六世者三應、朱漢上亦言在易言應者一十有九、昔之言應、如子太叔論迷復凶是也、至虞翻始傳其秘、然未盡善、繫辭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世應者、相易之一也、故曰兩則化、一則神、此朱漢上惑於兼三爲兩之說、遂臆度爲世應之說、而不知非文王以易觀象設教、爲國家皆用之道也、

乾坤險阻

八卦之成列、其象不勝窮也、莫大於坎離、爲乾坤之用、蓋陰藉坎以陷陽、陽藉離以陷陰、陽之被陷於坎、陽非不健也、故聖人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陰之被阻於離、陰非不順也、聖人曰、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乾以易知險、則無坎險之難、坤以簡知阻、則無離阻之難、聖人繼之曰、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皆德行易簡所處之妙也、故知乾有諂卦、諂卦下坎也、乾以易處之、故諂九二歸逋无眚也、坤有明夷卦、明夷卦下離也、坤以簡處之、故明夷六二吉順以則也、夬有困卦、困下坎也、困九二以易處之、故九二中有慶也、剝有賁卦、賁下離也、賁六二以簡處之、故六二得與上興也、大壯有解卦、解卦下坎也、解九二以易處之、故得黃矢貞吉也、觀有家人卦、家人下離也、家人六二以簡處之、故在中饋貞吉也、以此而推、乾處險以易、坤處阻以簡、德行易簡、所以說心研慮、聖人謂乾知險、坤知阻、其有以哉、後學不講究八卦成列之圖、乾有坎、坤有離、豈知乾知險、坤知阻、其理在易簡哉、八卦成列、其象無窮、大哉伏羲之作八卦也、

百物

易道甚大、百物不廢、凡易爻言魚豕牛之類、如黃牛、童牛、豶豕、羸豕、牝牛、豚魚、喪牛、包有魚、包无魚、貫魚、牝馬、豕負塗、月幾望之類者、皆象陰柔物類也、凡易爻言羊馬之類、羝羊、喪羊、牽羊、乘馬、喪馬、斷鼠者、皆象陽剛物類也、其他以物爲象、介于石、困于石、繫于包桑、懷于疾蒺、困于葛藟、皆以物之剛柔爲象也、故姤初六繫于金柅者、言繫身於剛、得所依也、解九二得黃矢者、言九二田得中直之道也、噬嗑九四得金矢者、噬得剛直之道也、噬嗑六五得黃金者、噬得中剛之理也、易道廣大、近身遠物、皆取爲象、反乾明君人之道也、而言龍之變化、有田淵與天之辨、漸明君子之道也、而言鴻之漸進、有磐木陸陵之別、易之稱名取類、言曲事隱、自非化而成之、神而明之、豈能觸類而長、旁通其情也哉、今說卦之後、有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八章、未必夫子所斷之八索也、其言物理、各從卦類、君子烏可不以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研窮其旨哉、

蓍數卦爻

說卦一章、言用蓍求易之法、蓍者神物、不能自生、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卽神物以求易、當先明數、聖人參大兩地而倚數、天一、天三、天五、倚而爲九、地二、地四、倚而爲六、倚者、言偏倚于天地之數、取其生數、非取成數、三天爲九、兩地爲六、言九六、則七八在其中矣、倚數已定、然後觀陰陽之變而立卦、如少陰之變、

兩少一多、少陽之變、兩多一少、老陰之變、三揲俱多、老陽之變、三揲俱少、陰陽之變、既觀以設卦、然後卽卦體而發揮其剛柔以明爻也、剛柔之爲物、具於卦體之中、有以發揮之、則知剛柔相推之變、蓋六爻變易以貢、上下无常、剛柔相易、變動周流、出入外內、文物位事、皆爻之所發揮也、著數卦爻、能事既畢、于是作易、始則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終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蓋物其由之謂道、得乎已之謂德、物咸宜之謂義、言本乎道德義、而不違其用也、窮理者、格物致知之學也、盡性者、成性存存之境也、至命者、窮神知化之妙也、言造乎理性命、而无間於天也、作易至此、貫天人而一致矣、學者能卽卦辭爻辭而推明之、則知聖人作易、極其神妙、豈苟而已哉、

往來逆順

聖人於說卦曰、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蓋相錯者、互爲君臣上下、互爲往來出入也、其言往來逆順者、如泰否二卦、言大來小往、小來大往之理也、以外卦爲往、數往者順、則是四五上之三爻順數、而知其往也、以內卦爲來、知來者逆、則是三二初之三爻逆察、而知其來也、外體三爻從下而往、故曰數往者順、內體三爻從上而來、故曰知來者逆、大抵自上而下曰來、自下而上曰往、自外而內曰來、自內而外曰往、自上而下曰逆、謂之逆以知來、自下而下曰順、謂之順以數往、蓋自初而二而三而四、以至於上、此爲順數往也、自上而五而四而三、以至於初、此爲逆知來也、如无妄卦剛自外來、爲主於內、遯之剛來、隨之剛來、渙之剛來、逆知其自何而來、故曰知來者逆、又如噬嗑之柔上行得中、損之損下益上、上行益柔、渙之柔得位乎外而上同、順數其往、往居於外、故曰數往者順也、蓋八卦相錯、其體既分、上下內外、順以數外卦之往、逆以知內卦之來、則本卦之上下兩體、順數其所往之自、逆知其所來之因、要知大易之本、本在乎知來之逆數也、故終之曰、是故易逆數也、朱漢上以震、巽、坎、艮、坤、地之四象也、乾自震左行、坤自巽右行、數往者以順而數、知來者以逆而知、邵子曰、數往者順、順天而行、左旋也、皆已生之卦、知來者逆、逆天而行、右行也、皆未生之卦、夫易之數、由逆而成、聖人說易、故先言易之本、易逆數也、故六爻自下而起、朱漢上言乾自震左行、坤自巽右行是也、言順天左旋、已生之卦、以已生爲往也、言逆天右行、未生之卦、以未生爲來也、順數往、逆知來、以往爲已生、以來爲未生、則未爲穩也、聖人設六十四卦、豈有未生已生哉、彼曰知來者逆、以來爲未生之卦、則否也、其卦之已生爲何卦、卦之未生爲何卦、彼亦未之思耳、

八卦名義

八卦名義、聖人於說卦曰、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蓋乾生三男、乾道成男、坤生三女、坤道成女、乾剛健正直、坤柔順便佞、震稟乾剛之才、而扼於重陰之下、始懼而怒、終動而出、故震曰動也、巽稟坤順之性、而扼於重剛之下、巽懦柔弱、順諛便佞、巧謀用計、以求入於剛、故巽曰入也、坎之一陰、稟剛直之才、而陷於兩陰之中、故坎爲陷、言剛之正直、而陷於陰中也、離之一陽、稟坤順之性、而麗於兩陽之中、故離曰麗、言陰之柔順无恥、而麗於陽中也、艮一陽而止於兩陰之上、其才剛健

正直、剛止於上、故艮上有止剛於兩陰之義、兌一陰而位於兩陽之上、其性巽順佞說、說而在上、故兌上有諂溺於二陽之義、此六子各稟父母之才性、而爲本卦本爻之質、故震動巽入、坎陷離麗、艮止兌說、皆言本卦本爻之理、及六子之卦、重而在上、則本性見矣、重而在下、亦莫不然、後儒者但以全體言其理、如震則曰、初九、震之初也、六二、亦震也、六三、亦震也、而豈知震則在初九一爻也、如巽則曰、初六、巽之初也、九二、亦巽也、九三、亦巽也、而豈知巽則在初六一爻也、其言坎則曰、初六、坎之初也、九二、坎之中也、六三、坎之三也、而豈知坎在中之一爻也、以至於離、兌、艮卦、无不以全體而言、豈知每卦各有所屬之本爻哉、八卦每義、各有本爻所屬之理、學者當以是求之、思過半矣、當以八卦所重於上下體者、各言其理、其爲八卦名義、豈不坦然明白哉、

序卦反對

易之序卦、有天命存焉、聖人卽所重卦象、推反對之畫、明先後之時、蓋卦體有乾坤坎離者、其體相禪、如前震爲後之艮、前艮爲後之震、前巽爲後之兌、前兌爲後之巽、若乾坤坎離、易以上下爲先後也、考之於易、始其坎上震下爲屯、及易變艮上坎下、則爲蒙、始其坎上乾下爲需、及易變乾上坎下、則爲訟矣、始其坤上坎下爲師、及易變坎上坤下、則爲比矣、始其巽上乾下爲小畜、及易變乾上兌下、則爲履矣、卦變不窮、時變亦不一、皆八卦變化推移、相爲上下、聖人遂以卦畫反對、序其先後、故離有屯、蒙、後有革、鼎、前有需、訟、後有晉、明夷、前有師、比、小畜、履、後有同人、大有、謙、豫、前有泰、否、隨、蠱、後有咸、恆、損、益、前有臨、觀、後有遯、大壯、前有噬嗑、賁、後有困、井、前有剝、復、无妄、大畜、後有夬、姤、萃、升、前有震、艮、豐、旅、後有巽、兌、渙、節、前有家人、睽、後有蹇、解、前有頤、大過、坎、離、後有中孚、小過、既濟、未濟、茲聖人分二篇之卦、每以兩卦反對爲先後、明國家治亂盛衰之時用、君子於此、可推序卦之蘊矣、□能卽序卦以推、在□歷代之世變、雖繼周百世可知也、愚謂序卦該天命、信言也、案原本能上在下俱闕一字、

易象意言

蔡　淵　撰

易象意言提要

臣等謹案易象意言一卷、宋蔡淵撰。淵、蔡元定之子、蔡沈兄也。嘗從學于朱子。故闡易理者居多。而不廢漢儒互體之說。則象言象數。又其家學矣。夫易卽象數以寓理。京焦諸家流爲術數占候之學。固失聖人之本旨。自王弼之易既行。儒者遂置象數于不講。而所謂理者。亦漸流爲空談矣。淵是書。以易象爲名。而所言皆卽象以窮理。蓋易學之能酌其中者。世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以爲已佚。永樂大典所載。首尾完具。猶當時祕府舊本。謹錄而傳之。俾學易者有考焉。乾隆三十八年六月恭校上。

易象意言

宋　蔡　淵　撰

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一者、偶也。陰之數也。古者伏羲氏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偶之數。故畫一以象陽。畫一以象陰。見陰陽之中。各復生陰陽。故再倍而三。爲卦者八。所謂小成者是也。因而重之。故三倍而六。爲卦者六十有四。下三畫爲貞。而上三畫爲悔也。

卦有六位。初、二、三、四、五、上也。二氣消息。自下而上。故卦自下始。

爻有四象。少陽、少陰、老陽、老陰也。少陽之數七。少陰之數八。老陽之數九。老陰之數六。老變而少不變。聖人取變者爲用。故陽爻曰九。陰爻曰六。

六七八九者。陰陽之用數也。陽以進爲用。故少于七而老于九。陰以退爲用。故少于八而老于六。

凡爻位俱陽、與爻位俱陰、爲當位。或陽爻位陰、或陰爻位陽、爲不當位。

三畫之卦。有上中下之位。以上遇上。以中遇中。以下遇下。則其位同也。故六位之卦。初與四爲應位。二與五爲應位。三與上爲應位。陽爻遇陰爻。陰爻遇陽爻。則爲有應。若陽爻遇陽爻。陰爻遇陰爻。則爲无應。

六位之卦。其初難知。其上易知。爲本末者也。三與五爲陽。二與四爲陰。陽以升爲用。故進成乎五。陰以降爲用。故退成乎二。五者陽成而得中也。二者陰成而得中也。故皆吉。三陽剛未成而不中。故危。四陰柔未成而不中。故懼。

凡兩爻相比在下曰承在上曰乘以陰承陽、以陽乘陰、爲順陽承陰、陰乘陽、爲逆。案陽乘陰之乘、原本誤作承、今並改正。

凡三爻之卦剛柔雜者皆主一剛一柔故震巽主初爻坎離主中爻艮兌主上爻六爻之卦剛柔雜者亦多取剛柔少爻爲主

凡卦中陽爲大陰爲小陽利君子陰利小人大畜、小畜、大過、小過皆取陰陽爲義

凡六位陰陽多以志言

陽實爲富陰虛爲貧陰能有陽亦爲富小畜謙之五皆以四能有陽而稱富也

凡剛進而上遇柔則利遇剛則不利如大壯之四曰藩決不羸大畜之三曰良馬逐皆前遇乎柔也大壯之初曰征凶三曰羝羊觸藩羸其角大畜之初曰有厲利已皆前遇乎剛也

陽在上之物陰在下之物六位惟二五得陰陽之正中則不失乎善偏則流爲惡八卦相錯惟二五得中

夫陽動于二陰之下則爲震陰伏于二陽之下則爲巽至于爲坎艮爲離兌無非有取于陰陽相錯也故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有是事此自然之理也且六爻之卦擬議變化于一爻之中遠近相取初不可以內外三爻之卦而拘也故賞之三上下皆陰也而聖人繫之以鼫鼠之象又豈非有取于艮象歟至于屯之三曰入于林中是兼上下二四下乘二陰也而聖人繫之以鼫鼠之象又豈非有取于艮象歟至于屯之三曰入于林中是兼上下二陰而取也復之四曰中行是兼上下四陰而取也觀是四者聖人擬議之旨亦可以類推矣陰陽相錯或趨之理自然而然亦非聖人心思智慮之所能爲也後世互體之說不可謂全無義理特其附會穿鑿而流于術所以不可用也彖傳言剛柔上下往來者八卦隨、蠱、賁、咸、恆、損、益、渙也止言剛來者、訟、无妄二卦在八卦者或曰柔上剛下或曰剛上柔下或止曰上下然其爲卦皆三陰三陽本其乾坤之體而上下交往來也乾剛交坤而成震坎艮坤柔交乾而成巽離兌故言剛來剛下者明乾剛在上而下交坤言柔來柔下者明坤柔在上而下交乾也若剛上之與柔上則又乾剛在下而上交坤坤柔在下而上交乾者也是皆本諸乾坤之交而互取之耳至于訟與无妄則止言剛來剛自外來蓋其爲卦皆四陽二陰非乾坤上下之交者故乾體居上不動而所以爲坎爲震之剛者皆自外來也夫子言卦變之義于此可見其兩端焉

本一氣也生則爲陽消則爲陰易之道生道也震艮陽卦震取初、艮取上者理當然也巽兌陰卦與震艮爲對者也乃不取初上之陰而取二五之陽也至于復姤夬剝之類莫不取陽爲用焉是知陽能生陰不能生易之本也非聖人特賤乎陰而不取也

乾坤體純坎離體交而其用皆在中故乾坤坎離之用皆在二五也至于乾坤相錯則爲泰否坎離相錯則爲既濟未濟亦皆主二五爲用也

坎者陰陷陽而陽難離者陰麗陽而陽明是坎雖陽卦而陽不得用離雖陰卦而陽猶得用故既濟未濟名義主坎陽卦也其亨主離以離陽得用也

文王周公所繫之辭有以理言者如元亨利貞、直方大之類是也有以事言者如觀盥而不薦、師出以律之類是也有以象言者如履虎尾、見龍在田之類是也有以占辭言者如利建侯行師、利用爲大作之類是也有以斷辭言者如征凶无攸利、悔亡吉无咎之類是也卦爻所繫大略不出乎此矣

三百八十四爻之義有取之于本爻者如乾之初曰潛龍勿用屯之初曰利建侯是也有取之于下近爻者如姤之二曰包有魚大過之二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是也有取之于上近爻者如大過之五曰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小過之四曰弗過遇之是也有取之于應爻者如解之四曰解而拇蹇之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是也有取之于應位者如乾之二五曰利見大人豐之初曰遇其配主四曰遇其夷主是也有取之于一卦之主爻者如姤之五曰以杞包瓜比之初曰終來有他吉是也有取之于往來爻者如賁之二曰賁其須損之上曰得臣无家是也有取之于上下二近爻者如賁之三曰賁如濡如屯之三曰惟入于林中是也有取之于五爻之中者如復之四曰中行獨復艮之三曰艮其限是也有取之于六爻之中者如益之三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四曰中行告公從是也有取之于本卦變極者如坤之上曰龍戰于野否之上曰傾否是也以是推之則諸爻之義皆可得矣

乾坤屯蒙卦之名也健順動說卦之性也天地風雷卦之象也陰陽剛柔卦之才也中正危懼卦之位也

剛柔遠近卦之情也上下乘承卦之體也元亨利貞卦之辭也剛柔往來卦之變也

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乾者太極之動故釋彖不言陰陽剛柔坤主質故以柔言否泰交不交氣也又具乾坤之體故皆以陰陽言否類于坤故又以剛柔言訟卦不潛乎事則潛乎物故皆以剛柔言

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易與變本一事也未入用則謂之易已入用則謂之變蓋易无體而變有體也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陰陽剛柔皆畫也未入用則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之剛柔蓋陰陽氣而剛柔質也故夫子釋乾坤圖闢曰變而不曰易釋卦爻之用曰剛柔而不曰陰陽

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陰无首而從陽者也先陽而動則迷從陽之後則得故曰先迷後得主利

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陽无終代其終者地也故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天地主體四時日月主用富貴主體聖人蓍龜主用

伏羲八卦之序以二氣消長成文王八卦之序以萬物盛衰成

伏羲八卦是造化生物之理文王八卦是造化運行之理

天地者其體也四時者其用也日月所以爲四時至德所以生天地

易之道有已正而他爻取之以爲邪者有已凶而他爻得之以獲吉者屯之初非不正也而二近之則以爲寇旅之上非不凶也而五承之以得譽命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故知者乾道作者坤道夫子于乾則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乾能兼坤故知與行無不盡也至于坤則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坤承乾而行者故特言行之而已程子謂乾是聖人之事坤是

學者之弊。蓋乾能藏知與行。而坤則但能行之而已。此所以爲有間也。

或謂河圖與卦畫不相似。伏羲則之而畫卦。若之何而則之。夫河圖之數。自一至十。一三五七九爲陽。二四六八十爲陰。一者陽之始。二者陰之始。故聖人取一以畫一。（乾取二以畫一。坤造化之道。氣有二而行有五。一三五七九者。陽之行也。二四六八十者。陰之行也。二非五則不能變化。五非二則不能自行。故夫子總天之五數得二十五。總地之五數得三十。蓋言陰陽之所以成變化行鬼神者。在乎五也。五行在易。子扑變爲方用入用。）

天地之間。對待流行而已。對待者體靜而生。流行者體動而成。伏羲八卦。對待者也。體靜而生。則吉凶悔吝由乎我。故曰先天。文王八卦。流行者也。體動而成。則吉凶悔吝奉乎天。故曰後天。

易中之言仁。或爲陰。或爲陽。仁者見之謂之仁。仁陰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陽也。蓋自智仁而言。則智先而仁後。智動而仁靜。自仁義而言。則仁先而義後。仁行而義止。此陰陽之所以異也。

易有太極之易。未生兩儀之易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生兩儀後之易也。其理則同。其時則異。故易在兩儀之先。其易无體。在兩儀之後。其易則有體矣。

藏諸用。有兩義。有在顯仁之前者。有在顯仁之後者。在顯仁之前。則所以顯仁者爲用。以其不可見。故爲藏諸用。在顯仁之後。則既顯而爲物矣。一物又各具生生之用。故亦爲藏諸用。

寒暑也。晝夜也。生物之陰陽也。氣形也。魂魄也。物生之陰陽也。生物之陰陽也。生物之陰陽。則屈伸相推。無不變也。物生之陰陽。則陽能變而陰不能變。故易大傳曰。游魂爲變。而不及魄者。物生之陰陽也。

易中言變化者。剛柔之窮皆變。變則化也。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在化之先。故爲陽。化在變之後。故爲陰。蓋以先後爲陰陽。非謂陽動爲變。陰動爲化也。

大傳言易有三。易有太極。易无體。易无思无爲。言易之本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蓋易之用也。易與天地準。易有聖人之道四之類。言易之書也。

易有太極。形而上之道也。儀象八卦。形而下之器也。自道而言。則器雖未形。而器之理無不具也。自器而言。則道雖不可見。而道之妙又無不在也。

繼善。陽也。成性。陰也。此以天命之序而言陰陽也。仁者。陰也。智者。陽也。此以物受之性而言陰陽也。然陽之所以爲陽者。皆動而无體也。陰之所以爲陰者。皆靜而有體也。

坎之陰爲陽所得。則升而爲雲。陽淺則爲霧。坎之陽爲陰所累。則降而爲雨。陰淺則爲露。

陰在外。陽不得出。則爲雷。陰固則爲地動。晝陰在內。陽不得入。則爲風。陰固則爲大風。（巽陽包陰則爲散。）

離陽和陰則爲雪。（離交坎。）陰包陽則爲霧。（坎陰入陽則爲霧。）坎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爲日爲月。（離坎陰陽相戛則爲電。）陰陽失位則爲雷。凡卦柔近剛。則柔爲得剛。剛近柔應柔。則剛爲柔累。

易者。知變易之道而无體也。其以陰陽之變言易者。陰陽非易。陰陽變易而无體者易也。猶形而上者謂之道。其以一陰一陽之謂道者。陰陽非道。一陰一陽運而无形者道也。夫易者所以生陰陽。兩儀卽陰陽。

今指陰陽而言易者。欲明无形虛无。雖无形无體。而有陰陽變易之理也。

易有太極者不可見。動而生物者可見。不可見者。形而上之道也。可見者。形而下之器也。聖人學其可見者。而達其不可見者。故夫子曰下學而上達。

吉凶悔吝。具四象之義。悔者。吉之未成也。吝者。凶之未成也。猶少陰少陽。未成乎陰陽也。

貞吉、貞凶、貞厲、貞吝。其所繫雖若不同。然皆一理也。其得本卦本爻之正者。則曰貞吉。其失本卦本爻之正者。則曰貞凶。其失之淺者。則曰貞厲曰貞吝。

无咎有五義。師之彖。吉而无咎者也。節之三。過由己作。而无所歸咎者也。大過之上。凶而不可咎者也。晉之初。善補過而无咎者也。萃之四。變吉乃能无咎者也。

无悔有四義。咸之五。安于无事而无悔者也。復之五。自修而免悔者也。大壯之五。理之必至。而无所可悔者也。渙之三。急于成功。不以悔爲悔者也。

吉无咎有二義。如師之二。晉吉而又无咎也。如姤之初。萃之四。言當變吉而後无咎也。

乾、坤、屯、隨、臨、无妄。皆有元亨利貞。乾主造化。全體无所不備。坤承乾以成化。故加牝馬字。其餘卦。則或主一時。或主一事而已。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神也。道乎晝夜之道而知。易也。此章之神。指蓍而妙萬物者爲言也。易指欲發者爲言也。无思无爲。寂然不動。易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神也。此章之易。指未發者爲言也。神指初發者爲言也。蓋易者神之本。神者易之用。以寂感言之用矣。然寂之中又有感。而感之中又有寂。故夫子之言。不一而足也。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言太極具于形器之中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言太極在形器之中。復動而生也。

咸閒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爲寂中有感。固得之矣。而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爲感中有寂。則未之見也。曰範圍天地之化。卽乾道變化之序也。曲成萬物。卽各正性命之事也。周子以爲誠之復。朱子以爲太極之體。所以立明其曰復曰立之義。則其寂然之義可見矣。

大傳中以易與神對言者有三。生生之謂易。至陰陽不測之謂神。就易書而言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至易无體。易无思无爲。至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于此。就人心而言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一章。言聖人盡神而本于易也。易无思也一章。言君子學易而至于神也。

感而動者。發于中而無次序。坎離是也。動而運行者。始于下而有次序。震巽艮兌是也。

夫子以仁義禮智爲元亨利貞。然仁義禮智之在人心。其發于情也。不以序而見。（與坎離同義。）元亨利貞在天時。則運于氣也。必以序而行。（與震巽艮兌同義。）不以序者。感而初發也。必以序者。發而後運也。理雖同而時有先後。此又不可不察也。

乾坤者。對待之時也。坎離者。對待之交也。咸恆者。對待之行也。既濟未濟者。對待之離也。

氣化者。有生之始而初生也。故上經始乾坤。形化者。運行之終而復生也。故下經始咸恆。（震巽艮兌。雖而運行者也。）然皆終于坎離者。運行當止于對待。乃能復生也。既濟未濟。雖非坎離。坎離之交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象者。像天下之賾也。拘乎卦。則易之所以爲易者偏矣。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爻者。效天下之動也。拘乎辭。則易之所以爲易者滯矣。夫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既知觀象玩辭。又知所謂極與鼓之義。則卦非止所設之卦。辭非止所指之辭。其于易之賾也無不備。易之動也無不周。豈世之所謂忘言忘象者。可同日而語哉。程子易序。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既曰從道。則所謂易者非易之理。乃指易書也。

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夫子豈欺我哉。世儒乃欲忘象忘言。果聖人作易之意乎。聖人之意。正在乎言象之間也。惟變而通之。則象可以盡其利。鼓之舞之。則辭可以盡其神。本末一貫。皆實事也。欲忘末而求本。是乃老聃之學。豈聖人作易之意哉。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觀夫子立此數語。則知所以生者。不皆在未生兩儀之太極。故先師謂一每生二。一者太極也。太極生兩儀。則太極便在兩儀中。故曰兩儀生四象。及生四象。則太極便在四象中。故曰四象生八卦。及生八卦。則太極便在八卦中。以是推之。則太極隨生而立。若無與于未生兩儀之太極也。但人之爲學。苟惟守夫物中之太極。則或囿于形。而不得其正。必須識得未生兩儀之太極。則雖在兩儀、在四象、在八卦、以至在人心。皆不失其本然之妙矣。此夫子明卦象之所由。所以必原易有太極之本。而子思之所謂大本者。亦正在乎此。學者不可不識也。

漸、進也。坤上爻進居乾下位。故曰漸。歸妹、退也。坤下爻退居乾上位。故曰歸妹。皆主柔爻進退爲義也。

咸以神交。恆以神運。一滯乎形。則咸恆之道不全矣。故其六爻非不相應得者。亦不過悔亡而已。夫子所以特詳咸恆之道。于彖象之下者。正以此耳。

離、陽止乎內。豫、陽動乎外。然皆以順爲用也。

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之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先甲後甲。先庚後庚。皆所以號令也。巽爲號令。蠱之巽初卦也。爲號令之始。甲、始也。蠱又爲事。故繫之于蠱彖焉。巽之巽重巽也。申號令也。庚、更也。故繫之于上巽焉。命令者。君之所出。故又以五言之。

乾、漸。以一物之次序明爻象。咸、艮。以一身之次序明爻象。井、革。以一卦之次序明爻象。

小畜者。巽畜乾也。大畜者。艮畜乾也。巽之主。柔爻也。艮之主。剛爻也。故小畜主四。柔畜剛也。大畜主上。剛畜剛也。

凡陽包陰。則是陰麗乎陽。事之常也。震下艮上爲頤。頤、養正也。言陰求養乎陽。正也。故曰養正。兌下巽上爲中孚。中孚、信也。言陰必麗乎陽。故曰信。（與離同義。）凡陰包陽。則爲陽陷于陰。過常之事也。大者爲陽。巽下兌上。則兩陰包四陽。陽數過焉。故曰大過。小者謂陰。艮下震上。則四陰包兩陽。陰數過焉。故曰小過。（與坎同義。）

臨與震同。觀與艮同。大壯與兌同。遯與巽同。

天地之道。在氣者當交。在位者不可易。觀否泰兩卦。陰陽往來。則可知氣運之通塞。觀大過歸妹漸數爻。剛柔上下。則可以知居位之吉凶。

易有太極。兩儀各具一太極而生。生與氣化形化之事。同一義也。易有太極。理也。兩儀。氣也。形化。形也。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本一道也。故兩儀雖各具太極而生。生而易有太極之妙。無不在也。形化雖各以種類而生。生而氣化之理。無不在也。但以形而言氣。則形易見而氣難見。以氣而言理。則氣易明而理難明。今且以形化之事明之。天下之物。各以種類而生。則氣化之事。宜若無矣。而聚水之蟲魚。積土之草木。皆自然而生。又豈可謂無氣化之事耶。蓋形化即氣化。似二而非二也。非知道者。其孰能識之。

天數一。一中有三。以象言之。則圓者徑一圍三。地數二。二中有兩。以象言之。則方者徑一圍四。此天地之所以分也。縱而數之。一中有三。橫而數之。一中有四。三之中各有四。四之中各有三。此天地之數。所以同十二也。故四十八蓍。以十二約之爲四。存一以爲體。分三以爲用。故天數體一而用三。存二以爲體。分二以爲用。故地數體二而用兩也。

天道之常。先陽而後有陰。先始而後有終。先生而後有死。今易所言。而曰陰陽、曰終始、曰死生者。皆降一等而取其變也。蓋自其常者而言之。但見其先後兩事而將焉。自其變者而言之。則窮而復通。未嘗已也。生生之道。萬古不息者。實于兩言之間盡之矣。豈特如世之所謂文從字順而已哉。

元亨利貞。乾道之則也。其本不可得而見。夫子所謂萬物資始。品物流形。各正性命者。將因其運行之迹。指以示人耳。學者不可便謂元亨利貞。如此而已也。或問文言曰。君子行此四德。而先後不同。何也。曰。仁者生物而未見。貞者幹事而无形。故夫子先言體。因物之文而禮可見。因物之分而義可明。故夫子先言物。

天地之間。對待流行而已。易體天地之撰者也。故伏羲八卦圓圖。（天地定位。至水火不相射。）以對待而作也。文王六十四卦橫圖。（始乾夫天終觀否泰坤。）以流行而作也。伏羲六十四卦橫圖。（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以流行而作也。是知主對待者。必以流行爲用。主流行者。必以對待爲用。學者不可不察也。

或問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與變數象之所繫。先後義未明。何也。曰。夫子之言。曲而無不中。今且舉其一二例以明之。如渙之剛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所謂參以變也。賁之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所謂伍以變也。如揲蓍之法。分二之後。置右揲左。復置左揲右。左右者。所謂錯其數也。置揲而復置揲者。所謂綜其數也。故通其上下往來之變。則于賁遂成天之文。于渙遂成水之文。極其歸奇之數。則得十二者。遂定老陽之象。得二十四者。遂定老陰之象。得十六者。遂定少陽之象。得十六者。遂定少陰之象也。

貞、固也。以貞固足以幹事取之也。貞、正也。以君子正也取之也。蓋貞者隨在各有也。立乎事物之中。各得其正之謂貞。固、在剛則曰大貞。在柔則曰小貞。在君子則曰君子貞。在女子則曰女子貞。以至在武人。在畜僕。在牝馬。莫不皆曰貞焉。又以其永久者言之。則曰永貞。以其不息者言之。則曰不息之貞。又自夫用

貞者言之。當安則曰安貞。當居則曰居貞。當其可則曰可貞。當其不可則曰不可貞。當艱則曰艱貞。其利則曰利貞。其不利則曰不利貞。不可疾也則曰不可疾貞。又至于貞之爲用。則有吉焉。有厲焉。有吝焉。有凶焉。有疾焉。有亨焉。有勝焉。有觀焉。有明焉。其端不可得而窮也。惟善易者。隨在玩之。則其義莫不皆得其當。學者不可以正固兩義而拘之也。

易者。神之本也。神者。易之用也。貞者。易之位也。

易者。以變易无體而言也。神者。以妙萬物者而言也。貞者。以萬物各正性命者而言也。易則神。神則貞。乾之彖曰。元亨利貞。貞則當復爲元矣。貞元之間。其易之復乎。故大傳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兼貞之理也。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兼元之理也。易神貞同一理。而殊于時。學易者當識之。

或問仁柔義剛。柔爲陰。剛爲陽。以此而觀。則仁當屬陰。義當屬陽矣。曰。仁主生發。生發者。陽之所爲也。義主收斂。收斂者。陰之所爲也。凡物有性有質。故以性而言。則仁陽而義陰。以質而言。則仁柔而義剛。所以然者。陽動生柔。陰靜生剛也。

或問兩儀雖各具太極而生。生而易有太極之妙。無不在。以氣化形生之事明之。似未分曉。如何。曰。此理之自然。凡有生者無不然也。但氣化形生之事。前賢之所未言。今更請以前賢之所嘗言者言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稟受之性。或流爲惡。性一而已。所稟之性。雖有不同。而天命之性。無不在也。故人雖各以其性而生。生又豈可謂天命之性不存焉。有能于此克而復之。則天命之性卽存。初非別取一性。換此一性也。試于此而察之。又何疑焉。

或問大傳之首。捨健順而言易簡。必有深意。不知如何。曰。健順是乾坤之性。易簡是健順之發用也。不言易簡。則健順之情狀不可見。又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詳此。則必知其情狀之所爲。而天下之理可得矣。

或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其先後之序。不可易也。而大傳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乃坤先乎乾。靜先乎動。何也。曰。此章之義。主變通而言也。靜而復動之時。變通之義始著。故以一闔一闢言之。其他如陰陽死生之所以先後者。皆此義。不可不察。

智字有兩義。若以義智爲言。則智當屬陰。若以智仁爲言。則智當屬陽。蓋智前一半方收斂。而後一半復開發也。

或問朱子罕言所以生陰陽之太極。至于陰陽中之太極。則屢言之。何也。曰。自太極而陰陽。自陰陽而萬物。皆是一貫。但時有不同。則理氣有異耳。未生陰陽之時。所謂太極者。無聲臭儀象之可求。專以此時爲言。則淪于虛無。無所底止。及其生陰陽之後。始有儀象之可觀。則其本然之妙。動靜之機。生生之道。眞實无妄。有可得而言者。以此爲言。則學者有定見。而免淪于虛無之失矣。故孟子言性。亦只就惻隱羞惡之端而求之也。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而朱子嘗謂捨愛不可以言仁者。皆此義也。蓋仁之理不可見。苟不自其發動處求之。則仁之情狀。豈可得而言耶。須于此等處熟思。當得朱子之意。然而善學者。

又當以此通神明之德也。

以柔得剛而居君位者。皆曰大君。謂其爲大者君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大德曰生。生者陽也。陽盡卽復。故于復之時。可以見天地生生不息之心。

大壯、言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大壯四陽。三陽居內卦。一陽出外卦。情見乎外者。故曰天地之情可見。

咸、恆、萃、言天地萬物之情可見。咸恆感應而萃聚。于此之時。則天地萬物之情狀皆可見。

豫、遯、姤、旅、言時義者。言當其時。處其義也。

坎、睽、蹇、言時用者。言當其時。而妙其用也。

隨、大過、解、革、言時者。言當變其時也。

隨、言隨時之義者。言當隨時爲義也。

或問既曰先有理。後有氣。又曰有則俱有。何也。曰。先有理後有氣者。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之謂也。有則俱有者。道卽器之謂也。蓋不分先後。則理氣不明。不合理氣。則判爲二物。如性之與情。未發已發。自有先後。固不可道性情同時也。然情之本實具于性。非先有此性。而後別生一情。是有此性。卽有此情也。故曰有則俱有。須著如此兩說耳。非知道者。其孰能通之。

理卽氣之微。氣卽理之著。性卽情之微。情卽性之著。皆一貫也。但其時有不同。故因其發用而立名有異矣。

或問乾之文言。可與存義。與坤之文言。義以方外。兩義字有別否。曰。義只是一義。但存義之義。是乾之聖人。已發在事物之上存之。可爲法于世者。方外之義。乃是坤之君子。從心發出。以裁制于外者。細而審之。亦不能無始終次第之異耳。以學者言之。須是先集聖人所存之義。積之于中。所積既多。自然生得心中所發之義。以方于外也。以此而分。則集聖人所存之義。屬乎知。而從中所發之義。以方外者。屬乎行。其義之爲義。雖不可爲二。恐必須如此次第分看。然後可識用力之地也。

或問死生之說。若以爲死而復生。則是佛氏之輪迴。若以爲死卽斷滅。則百世之祖。又安能致享。若以爲一氣相通。則山川鬼神。與己不屬。古人以何道而祭之。不知所謂原始反終之說爲如何。曰。易有太極。是于化原將發而爲言也。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是于成物之後分言也。此蓋平鋪正說。至于原始反終。乃是于流行終始之端。可見不可見之際。指示大本所以生生之妙。最爲親切。今以人之死生觀之。死而復生。則有近乎佛氏之輪迴。生而接死。則于古人之祭未盡達。問難反復。似明復晦。是皆惟末之求。所以紛紛擾擾。千言萬語。終不能通也。不知夫子謂知死生之說。正欲人原今日之所始。反前日之所終。卽其終而復始之間。察其所以然之本耳。苟自其本者求之。則生生不息之機紐。大而彌綸六合。久而貫徹古今。無一事一物之不該。聖人具此。所以贊化育。質鬼神。俟百聖。與天地並立而三也。大本所以生生不息。有感必通。自然而然。終始死生。特其變化有形者之兩端耳。無可疑者。聖人既正說以明其理。又反說以著其機。委曲詳盡。可謂至矣。學聖人者。可不于此而致力焉。神而思之。靜而體之。必有可得而言者矣。使

1445933 381·18 0022

21101000161640

其所存之本無愧于聖人則于感也亦將如聖人無所不通矣若夫佛氏之輪迴變怪之間有乃游氣紛擾萬化中之一二非理之正何足道哉

或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其說如何曰天命之性正性也心具正性心之正也爾之敬者戒慎恐懼保其正也謂之直者言心發于內亭亭當當無一毫私曲于其間也如此則靜時固正動時亦正也是敬以直內之說也謂之義者裁制于中事物各得其宜而不失其正也謂之方者止之于外左右前後各有定則亦不失其正也如此則中之制者固正外之止者亦正也是義以方外之說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一五
作者=
页数=712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